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二三二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二三二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illegible]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illegible]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1.2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 子部第二三二册目次

## 子部・類書類

# 行年錄不分卷（二）

〔清〕魏方泰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十七年家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行年錄無卷數》提要



廣昌魏方泰魯峰氏纂輯

四十餘歲

魯穆叔會晉歸告孟孝伯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成二年趙孟死文子始生至襄三十年會澶淵蓋年四十七八互見老年

漢公孫弘四十餘方讀春秋詳見老年顏氏家訓

漢桓鸞字始春以世濁不仕年四十餘時太守向苗有名迹乃舉鸞孝廉

漢鄭玄戒子益恩書曰吾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互見六十七十歲



漢楊雄字子雲年四十餘自蜀來遊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召以爲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賦爲郎給事黃門與王莽並其後卒爲王莽臣而死於其勢是其進也以王氏終也以王氏大節之虧有自來矣讀書鏡

東漢崔瑗年四十餘始爲郡吏以事繫東郡發干獄獄掾善爲禮瑗間考訊時輒問以禮說其專心好學雖顛沛必于是互見十八

後漢茅容字季偉年四十餘耕于野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容獨危坐郭泰見而異之因留寓宿旦日容殺雞食母餘半庋置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泰曰卿

賢哉遠矣郭林宗猶减三牲之具以供賓旅而卿如
此乃我友也起對之揖勸令就學卒以成德
漢末𡰥累字伯重年四十餘隨育牛先生遊學得其術婦亡遂不復娶獨居道側吟詠內書閉口不言至嘉平中年八九十歲藏若四五十者
晉謝安字安石少有時名弟萬爲中郎將安雖處衡門
其名猶出萬右朝命敦逼皆不就及萬黜廢始有仕
進志時年已四十餘矣桓溫請爲司馬朝士送於新
亭高崧戲之曰卿高臥東山諸人言安石不肯出將
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何既到溫甚喜及出溫
問左右頗常見我有如此客否或作四十一互見四歲二十四十歲
晉魏舒字陽元年四十餘郡上計掾察孝廉宗黨以舒



無學業勸令不就可以爲高耳舒曰若試而不中其
負在我安可虛竊不就之高以爲已榮乎于是自課
百日習一經因而對策升第除澠池長
晉王舒字處明以天下多故不營當時名潛心學植年
四十餘州禮命太傅辟皆不就
晉孫楚字子荊少欲漱石枕流年四十餘始參鎮東軍
事自負才氣見石苞不拜但長揖曰天子命我參卿
軍事
晉孔瑜字敬康與張偉康丁世康齊名號會稽三康瑜
獨寢歌吹自稱孔郎年四十餘始應安東命百姓謂
有道術爲生立孔郎廟

晉杜夷字行齊寓汝潁間十載足不出門年四十餘始
還鄉里閉門教授生徒千人
南齊劉瓛字子珪性至孝母孔氏曰阿稱卽今世曾子
年四十餘未有婚對太祖與褚淵爲娶王氏女王氏
椓壁挂履土落孔氏床上孔氏不悅瓛卽出其妻
梁吉士瞻字梁容或勸以經學因誦鮑照詩云堅儒守
一經未足識行藏拂衣不顧年逾四十忽忽不得志
乃就江陵卜者王先生計祿命王生曰君擁旄仗節
非一州後一年當得戎馬大郡年逾四十始事武帝
梁賀琛年已四十餘始應臨川王宏辟補祭酒從事武
帝聞其有學術召見文德殿與語悅之謂徐勉曰琛



殊有門業互見童幼二十餘歲
陳張昭字德明弟乾字玄明以父母服杜門十餘年兄
弟並因毀成疾年並未五十終于家
北魏高允神䴥三年爲陽平王杜超從事中郎年四十
餘矣超以方春而諸州囚多不決乃表允與呂熙等
分詣諸州共評獄事熙等皆以貪穢獲罪惟允以清
平獲賞互見十餘歲
北齊王大司馬母魏夫人性甚嚴王在湓城時爲三千
人將年踰四十少不如意猶捶撻之故能成其勳業顏氏家訓
唐裴寂家貧走京師過華山祠祈神其夜夢老人曰君

年逾四十當貴後果驗

唐源乾曜始仕已四十餘歷官皆以清愼恪敏得名爲相十年與張嘉貞張說李元紘杜暹同秉政居中未嘗廷議可否唯務爲寬平惇大時稱得相度云

唐哥舒翰任俠重然諾縱蒱酒長安市年四十餘遭父喪不歸不爲長安尉所禮慨然發憤遊河西事節度使王倕倕攻沂城使翰經畧稍知名

唐高適詩百年將半仕三已五畝就荒天一涯

唐孟郊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既得即去間四年又命來選爲溧陽尉迎侍溧上去尉二年而故相鄭公尹河南奏爲水陸運使從事試協律郎親拜其母于門內母卒五年而鄭公以節鎭興元軍奏爲其軍參謀試大理評事挈其妻行之興元次於閿鄉暴疾卒年六十四昌黎作墓誌銘



唐李輔國以閹奴爲閑廄小兒事高力士年四十餘使主廄中簿最王鉷爲使以典禾豆能檢擿耗期馬以故肥薦之皇太子得侍東宮

唐陽城有寡妹依以居其子四十餘痴不知人城常負以出入

唐元延祖亨之子年過四十不仕親姬強之乃調舂陵丞輒棄官去曰人生衣食可適饑寒不宜復有所須每灌畦掇薪以爲有生之役過此吾不思也五見三歲

唐白居易詩衰鬢蹉跎將五十關河迢遞過三千　又栽松詩栽植我年晚長成君性遲如何過四十種此數寸枝得見成陰否人生七十稀

唐王徽字昭文宣宗詔宰相選可尙主者或以徽聞徽本澹聲利聞不喜往見宰相劉瑑曰徽年過四十又多病不應在選瑑爲言乃罷

唐薛戎字元夫客陽羨山年四十餘不仕江西觀察使李衡辟幕府三返乃肯應福建觀察使劉冕辟佐其府冕欲除馬總以附倖家使戎擿刺使按置其罪戎曰以是待我耶我始不願仕正爲此耳堅不從

唐王質字華卿力耕養母講學不倦諸生從授業者甚衆年逾四十偃蹇無進取意姻友苦勸以仕乃舉進士中甲科

唐李藩字叔翰家饒財好施與姻屬有持去者未嘗問居數年畧盡年四十餘困廣陵間不自振妻子追咎藩晏如也



僞王蜀葉逢少明悟以詞筆求知嘗詣術士馬處謙問命通塞馬曰四十以後方可圖之苟或先得于壽不永時州府交辟以多故參差不成其事後克湖南通判官未除官之前夢見乘船赴任江上候吏旁午而至迎入石窟覺後語于廣成先生杜光庭次忽報敕下授檢校水部員外郎廣成曰昨宵之夢豈小川之謂乎自是解維覆舟於犍爲郡青衣灘而死北夢瑣言

宋趙普爲盧多遜所毁謂初無立太宗意普自陳預聞昭憲太后顧命及前朝上表自訴等事帝發金櫃得

謦書及覽普前表因召見謂曰人誰無過朕不待五十已知四十九年非矣乃拜普爲司徒兼侍中（普字則平）

張安國守撫州時年未五十其父總得老人在官一日老人在齋中索紅筆發書來有兩吏人來聲喏拱立總得問爲誰對云書表司遣閣遲使發書來祗應總得遣而去却呼安國來曰撫州書表司見伏事汝我如何使汝當伏侍我發書安國侍立候總得修書封題遣發乃退（宋曾三異同話錄）

宋魏羽字垂天強力爲吏幹尤小心謹事太宗嘗謂左右曰羽歷劇職十年始逾四十鬚鬢盡白亦可憐也

杜正獻公自少清羸若不勝衣年過四十鬚髮盡白雖



立朝孤峻凜然不可屈而不爲奇節危行雍容持守不以有所不爲爲賢而以得其所爲爲孝（宋葉夢得石林詩話）

宋趙抃除夜泊臨江縣言懷詩未報君恩踰四十青春還是一番增抃年四十餘擯去聲色繫心宗教日親佛慧慧未嘗容措一詞後典青州政事之餘多宴坐忽大雷震驚即契悟作偈曰默坐公堂虛隱几心源不動湛如水一聲霹靂頂門開喚起從前自家底慧聞笑曰趙閱道撞彩耳公臨終遺書慧曰非師平日警誨至此必不得力矣

宋邵堯夫年四十始娶

宋龔鼎臣論燕安靜年未五十不應趍押班仁宗從之

宋胡瑗字翼之讀書泰山十年不歸得家書見上有平安字即投之澗中不復展閱年四十餘累試不第范文正公薦之以白衣對崇政殿授校書郎改湖州教授弟子數百人時有四真之目富公真宰相包公真御史中丞永叔真學士翼之真先生（史載瑗以經學教授吳中年四十餘景祐初更定雅樂詔求知音者范仲淹薦瑗白衣對崇政殿與阮逸同較鐘律）

宋陶岳知瑞州父老言前後刺史不求硯者惟包孝肅及岳二人年四十餘五爲郡守

宋王益柔勝之爲館職年少意頗張掞叔文亦新貼館職年長而官已高每羣聚輒居上坐王寄於屏風題云四十餘年老健兒乃唐徐州節度王智興自詠



句也翼日會食張正座詩下衆無不哂（劉貢父詩話）

宋鄒極登進士第元祐初提點江西刑獄事官滿乞祠未幾致仕時年猶未五十日與方外異人逍遥烟霞泉石間故園急流勇退仙風道骨中人也（西江志）

宋劉子翬字彥冲秋意詩百年未半老相逼四序平分秋獨悲

宋周常字仲修進士第以養親求教授揚州年未五十即致仕（後以薦起）

宋郭義重字處仁早遊太學以孝稱年四十餘客錢塘徒跣奔母喪每一慟輒嘔血家貧甚故人有所饋皆不受聚土爲墳手蒔松栢而廬于其傍甘露降于

墓上烏鵲馴集一作郭義見六十歲　互
宋郝戴字伯牙調通山令時年未五十以父樵老不第
上書請致仕爲父求官執政諭使赴官而後請曰如
是則可升朝籍遇恩及親矣于是留妻子於家獨奉
父行踰歲竟謝事上官耆老固留不得得太子中允
以歸
宋劉貢父嘗言人之戲劇極有可人處楊大年與梁周
翰朱昻同在禁掖大年年未三十而二公皆高年矣
大年但呼朱翁梁翁每以言侵侮之一日梁戲謂大
年曰這老亦當留與君也朱于後亟搖手曰不要與
衆皆笑其捷雖一時戲言而大年不五十而卒宋王暐道



山清話互見初生童幼七歲十歲十一二十三十七歲
宋劉邦美字才卿年過四十即棄去人間事時時從方
外談說內外丹間取松栢啖之互見七十餘江西志
宋劉學箕字習文恬於仕進年未五十即南山之下居
焉扁曰方是閒堂若將終身
宋廖琮官至朝儀大夫年未五十思及其親即致仕歸
教授鄉閭多所成就縉紳高之
宋唐叟字元老授徒養母年四十餘不娶爲海康令蘇
軾南遷過之握手道舊叟時年及五十軾嘆曰元老
行雖孤高唐氏豈容無嗣力勉之娶江西志
宋李明字壽甫質魁磊宏面如頳玉年逾強仕值江西

有變遂取古之不仕二姓者書于屋壁自號林泉隱
求子人稱林泉先生江西志
遼蕭蒲离不被召不應與親識遊獵山水奉養無長物
僕隸欣欣如也或曰公胡不念以嗣先世功名答曰
自度不足以繼先業年逾強仕安能益主庇民累徵
皆以疾辭
金蒲察琦字仁卿崔立變令易巾髻琦謂元好問曰琦
襲兄世爵安忍作此今以一死付公然死則即死付
公一言亦剩矣因涕泣而別至家母方晝寢驚而寤
琦問阿母爲何母曰適夢三人滑伏梁間故驚寤仁
卿跪曰梁上人鬼也兒意在懸梁阿母夢先見耳家



人輩泣勸曰君不念老母歟母止之曰勿勸兒所處
是矣即自縊時年四十餘
元徹徹担古思氏父母歿祭祀哭泣常如袒括時年四
十餘思慕猶如孩童每見人父母則嗚咽流涕人問
其故曰人皆有父母我獨無是以泣耳
元周古象兵掠至薊贅蒙古氏既生子未嘗喜娶詢其
故曰有母在欲得歸省妻許之囑曰母在當奉養勿
以妾故復來及歸母尚無恙古象年四十餘奉養盡
孝母歿廬墓妻亦終身不嫁
元李度字孟容元統間見一全真道士年五十餘相貌
魁偉嘗坐東省茶肆中所言輒有驗因訪其寓所以

出處叩之全眞曰汝仕不在北方且宜南歸四十後
方可食祿臨別偶問及時事全眞曰此後當改至元
至元後改至貞天下亂矣度曰國初已有至元全眞
曰汝第識之度南還至間河間改至元心益信之及
改至正則知貞者正也四十後方補饒州府史（輟耕錄）
元邢安國少以詞賦名年踰四十即不應科舉以詩歌
自娛（山西武鄉縣志）
明何喬新祜古齋記南豐余君公理好古篤學所居沙
溪幽巘怪壑有盤谷之勝奇花嘉植有嵩洛之風公
理隱居其中年甫四十餘即以家政付其子非有事
未嘗至城府搆居數楹以爲講習之所凡經史子集



之書琴劍觴豆之器山鑱冢刻之遺文具藏其間公
理日孜孜討論恒若求而弗得或展卷會心又欣然
若獲希世之珍者今年踰知命而嗜古之心益篤乃
扁其齋曰祜古邑弟子因揜其姓字稱爲祜古先生
云（西江志　祜音楛以衣貯物而執其衽也）
明章懋諫張燈左遷尋陞僉事年未及艾即力辭官歸
力田自給四方學者雲從家貧刈蔬脫粟而餉之或
諷爲文章曰弗暇或請著述曰先儒之言至矣盡矣
刪其繁蕪可也（出耿定向先進遺風　互見四十一八十餘八十一八十六歲）
明劉秉鑑字進教初學于甘泉尤篤志于陽明之學沒
時年未及五十（西江志）

明陳棫字仲方官大理寺以讞獄不右中官劉瑾惡之
罷歸瑾誅起知台州府不赴年未五十士論高之（廣東志　又作陳文輔）
明馬一龍嘉靖七年發解居二十餘年成進士年四十
餘矣選庶吉士乞歸養母無以養也外家貸以百金
墾荒大熟家以大富歲冬郡舉行鄉飲禮一龍集其
田間年八十上下者爲耆會會二十四人則請講說
五十年前所記一事各爲一龍言而一龍記之
明黃卷字景文一字萬峰嘉靖己丑進士歷官憲副年
踰強仕即拜組歸服犢鼻褌躬督田事與奴僕同甘
苦嘗從鄰舍借耒耜鄰人負笼卷曰但借足矣豈可



復荒汝工自負去又嘗以隻雞尊酒候邑侯比造去
復曰遊飛尊可見還侯笑與之其淸樸如此
明鄭敬轉山東副使食少事繁方踰四衰而髮盡白自
陳致仕歸卒于家年五十八幾無以爲殮（廣東志）
明王叔果字育德擢廣東按察副使引疾歸時尚未五
秩屛居鄉廬精研六經性理之學（浙江志）
明張光宙父潘起補滇南叱馭勤勞目瞕病篤光宙隨
侍時年幾五旬衣不解帶日夜進藥嘗糞籲天願以
身代父逝萬里扶櫬號泣毀形終身不茹葷（河南府）
明陳錫爵時御史楊春茂疏上請擢爵僉憲爵遂飄然
掛冠年未五十也（廣東志　互見九歲）

明張執中號歷山爲戶部主事失權相惟而歸時甫踰強仕家居孝友折衷經書子史勒成一家言爲諸子姪後生先資至老不倦壽八十二部使者表爲人瑞

明海州節婦侍小花年十六許嫁而夫亡歸家成喪持服養姑送終剪髮自誓守節不二洪武間採訪使上其事所司以年未五十不合例徐宗實上言曰隨事處中始爲合義守文執一豈曰得宜厥婦既能哭夫於么嫁之初又能剪髮於葬姑之後雖剜目截耳亦無以加自當與卓異同科豈與尋常比例廷論韙其言下郡邑旌之





廣昌魏方泰會峰氏纂輯

## 四十一歲

漢桓麟字元鳳蚤有才慧母終麟不勝喪未祥而卒年四十一 歸德志

漢京房字君平治易事焦延壽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後與石顯五鹿充宗不協徵下獄棄市時年四十一

漢胡碩字季叡遭疾上印綬詔書聽許以侍中養疾其年七月被尚書召不任應命詔使謁者劉悝齎印綬即拜陳留太守碩聞使者至加朝服拖紳使者致詔碩以手自挈陳辭謝恩其明二十一日遣吏奉章報謝意氣精朗是日疾遂大漸刻漏未分奄忽而卒時年四十一天子憫悼詔使者王謙送塟以中牢具祠賜錢五萬布百疋贈穀三千斛同位畢至赴弔雲集生榮未艾沒有餘哀 開封志 蔡邕撰碑

晉魏舒年四十一舉孝廉

晉卜珝字子玉少好讀易郭璞見而嘆曰吾所弗如也奈何不免兵厄珝曰然吾大厄在四十一位爲卿將當受禍耳不爾亦爲猛獸害子亦未見令終也璞曰吾禍在江南甚營之未見免兆珝曰子勿爲公吏可免璞曰吾不能免公吏猶子之不能免卿將也後鎮

聰署翊使持節平北將軍將行謂妹曰此行也死自
吾分後愼勿紛紜敗奔爲元帥所殺

晉郄超字嘉賓年四十一卒嘗黨桓氏以父愔忠王室
不令知將亡出小箱付門生云本欲焚此恐官年尊
必傷愍爲斃我亡後若大損眠食則呈此箱愔後果
慟悼成疾門生如超旨愔見皆與桓溫往反密計大
怒曰小子死恨晚後不復哭

晉陶淵明年四十一倦遊作歸去來辭序云風波未靜
心憚遠役

唐白居易詩下有獨立人來年四十一

宋石介以七月某日卒於家享年四十有一友人歐陽



修哭之以詩以謂待彼謗焰熄然後先生之道明矣

宋蘓子美謫居姑蘓以詩自放一日觀魚滄浪亭有詩
云我嗟不及遊魚樂虛作人間半世人識者以爲不
祥未幾果卒年四十一歐陽公序其文而悲之

宋司馬康居父喪寢于地得腹疾且殆猶具疏所當言
者以待曰得一見天子極言而死無恨使召醫李積
於兗積老矣鄉民往告曰百姓受司馬公恩深今其
子病願速往也積遂行至則不可爲矣年四十一而
卒公卿嗟痛於朝士大夫相弔於家市井之人無不
哀之（互見童幼）

宋趙逵字莊叔初遷著作佐郎帝命逵見上殿帝[illegible]
曰卿知之乎始終皆朕自擢秦檜一語不及卿以此
知卿不附權貴眞天子門生也及除起居郎帝又曰
秦檜時不附者惟卿一人逵曰受陛下爵祿而奔走
權門臣不惟不敢亦且不忍後以疾求外帝以國醫
視疾卒年四十一帝爲抆淚嘆息（陝西志）

遼耶律幹特剌久不喜官祿年四十一始補本班郎君

金完顏彝三峰山之敗走鈞州城破殺掠少定乃出自
言曰我忠孝軍總領陳和尙也大昌原之勝者我也
衛州之勝亦我也倒回谷之勝亦我也我死亂軍中
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時
欲其降斫足脛折不爲屈割口吻至耳噀血而呼至



死不絕大將義之酹以馬湩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
當令我得之時年四十一（互見四十餘歲）

金禹顯爲元將所擒不忍加害以鐵繩鈐之既而遁去
追兵至匿飯山寺中僧走報爲被執不屈死時年四
十一

元揭來成年三十三始爲進士四十一而宋亡築室義
荷山之陰笥陂之下授徒自榮暇則率子弟灌蔬薙
草講習畦間暮則拾薪蘓以給爨其配日夜蠶績佐
之以具婚嫁喪祭存老恤孤（西江志 互見十七七十餘歲）

明李善長黨胡惟庸惟庸死羣臣請幷誅善長上謂吾
年二十七識善長于兵間善長年四十一所言多合

遂挈簿書贊計畫爲功臣爵以上公女女其子此吾
微時股肱腹心其勿問
明鄧愈以征西將軍討吐蕃諸部捷聞上悅使使召還
至壽春而卒年四十一上聞訃哭之慟輟朝三日
明王紳字仲縉洪武間蜀王禮聘教授痛父褘遺骸未
返白王走雲南慟哭行求不得即萬死所仰天慟絕
滇人咸憐稱王孝子卒年四十一
明胡子昭字仲常建文初爲刑部侍郎死之臨刑詩曰
兩間正氣歸泉壤一點丹心在帝鄉年四十一
明章懋字德懋擢福建按察以考績赴部堅乞致仕冢
宰尹旻慰留之曰按君之年四十有一耳不罷軟不



貪酷不老病如何可退對云古人正色立朝某之罷
軟多矣古人一介不取視民如傷某之貪酷多矣年
雖未艾鬚髮早白亦可謂老病矣尹旻憮然嘆爲
奏得請（互見四十餘八十餘八十一八十六歲）
明劉珹字玉儔號淦溪年四十一夢人以羅衣遺之曰
此第二服也有一人先服矣遂登榜眼
明翁正春字敬東號青陽鄉薦後就教龍溪郡守李公
見紫雲起學宮意滒士有取冑元者起送科舉日命
粧蟾宮折桂極覽期以先入見者卜之俄而先登者
翁也父亦任教延平元旦夢人贈彤帳上題以姊元
吉四字郡守周解曰以姊乃易帝乙歸妹文辭元吉
爲狀元吉兆郎君首唱奚疑時上夢老子進一春字
覽進呈卷見翁正春名遂擢爲第一時年四十一
明丁積字彦誠知新會先是民苦賦外月供錢吏胥緣
而爲奸貧者至鬻子女積論丁均派令歲輸畢即歸
農民歡若更生卒年四十一百姓哀之有嫗哭于家
人問故曰丁令公死里胥復橫索妾無死所矣其感
人類如此（廣東志）
明許郊母王孺人疾至廢食息祝天自代母疾遂愈夢
神告曰爾齡僅三十上帝鑒其至孝增壽一紀注名
桂籍後中隆慶庚午鄉試年四十一卒

四十二歲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孔子年四十二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illegible]

漢郭泰字林宗蔡邕作有道碑文云辟司徒掾又舉有道皆以疾辭將蹈鴻涯之遐跡紹巢許之絕軌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二以建寧二年正月乙亥卒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悼靡所寘念乃相與維先生之德以謀不朽之事 邕云吾銘人多矣惟郭有道碑無愧

晉溫嶠既滅蘇峻將留輔政固辭還武昌先有齒疾至



是拔之因中風至鎮未旬而卒年四十二江州士庶聞之莫不相顧而泣 西江志一作四十三又見四十三歲

劉宋謝莊字希逸家世年無五十者莊年四十二祖四十七曾祖四十三高祖三十子朏瀹並知名 談藪父徵祖思 按莊卒年四十六此未確詳見三十五五見七歲

宋謝弘微卒年四十二文帝嘆惜甚至謂謝景仁曰謝弘微王曇首年踰四十名位未盡其才此朕之責也弘微性寬博無喜慍末年與友人棊友人西南棊有死勢復一客曰西南風急或有覆舟者友悟乃救之弘微大怒投局於地識者知其暮年之事果以此歲終時有一長鬼寄司馬文宣家言被遣殺弘微弘微疾每劇輒豫告文宣及弘微死乃別文宣去

南齊世祖夢着桑屐行度太極殿階庾溫云屐者應運木也臣按桑字爲四十而二點世祖年過此卽帝位謂着屐爲木行也屐有兩齒有聲是爲明兩之齒至四十二而行郎眞矣

隋薛濬爲兒時戲渭濱見黃虵有角及足召羣童共視了無見者以爲不祥歸大憂悴母問之以實對時有胡僧詣宅乞食母以告之僧曰此言應此兒早有名位然壽不過六七耳言終而出忽不見後終於四十二六七之言驗矣

唐陳子昂方丁父憂屬本縣令段簡貪暴殘忍聞其家



有財乃附會文法將欲害之子昂惶懼家人納錢二十萬而簡意未已數與曳就吏子昂素羸疾又哀毀杖不能起外迫苛政自度氣力恐其不全因命著自筮卦成仰而號曰天命不佑吾其死矣於是遂絕年四十二 盧藏用作傳一作四十三互見十八二十一歲 四川志

唐貞元十八年天水趙公矜年四十二客死於柳州官爲殯壟於城北元和十三年孤來章始壯來求其墓不得筮五月甲辰於秦誗兆之曰金食其墨而火以貢其墓直丑在道之右南有貴神冢上是守乙巳於野宜遇西人深目而髯其得實因七日發之乃覲其神明日求諸野有叟荷杖而東者問之曰是故趙丞

兒耶吾爲若言是邇吾墓意今則平矣直社之北二
日舉武吾爲子葬焉辛亥啟土有木焉發之緋衣衾
凡自塚之物皆在州人皆爲流涕誠來章之孝神付
是叟以與龜偶不然其協焉如此哉（廣西志 誦直 廉切 泰謝卜
者姓名）

五代王仁裕知貢舉王溥爲狀元時年二十六後六年
遂相周世宗及宋以太子太保罷歸班年纔四十二
在具慶下前此所未有也溥初拜相仁裕猶致仕無
恙嘗以詩賀溥云一戰文場拔趙旗便調金鼎佐無
爲白麻驟降恩何極黃髮初聞喜可知跋勅按前人
到少築沙堤上馬歸遲立班始得遙相見親洽爭如



未貴時溥在位每沐浴必詣仁裕從容終日盡歡以
來座主門生之禮尤厚（宋葉夢得石林詩話 大千 云字齊物 互見三十二歲）

宋竇儼字望之嘗謂盧多遜楊徽曰丁卯歲五星聚奎
自此太平矣二拾遺見之儼不與也已而年四十二
果卒恐如其言

宋蘇軾詩我今四十二衰髮不滿梳　次韻王鞏顏復
同泛舟詩沈郎清瘦不勝衣邊老便便帶十圍踐蹀
身輕山上走謳呼船重醉中歸舞腰似雪金釵落談
辨如雲玉塵麈憶在錢塘正如此回頭四十二年非
軾年四十二知徐州七月十七日河決澶州曹村埽
八月二十一日及徐州城下先生治水有功至十月
五日水漸退城以全朝廷降詔獎諭作河復詩（又別見）

宋趙師旦知康州儂智高攻城急或請少避師旦曰職
死與戮死何如城破無一人逃者矢盡與監押馬貴
還據堂坐賊入脅師旦大罵曰餓獠朝廷負若何事
乃敢反耶天子發一校兵爾無遺類矣遂與貴俱遇
害時年四十二

宋張宋卿字恭父母方娠父夢人贈詩曰白蓮池上白
蓮兒一舉成名天下知四十二年開富貴滿船空載
月明歸及宋卿卒於官年四十二舟還初殯僧刹名
白蓮軒既趍于羅浮麻姑峯前有小池號曰白蓮夢
之驗如此（廣東志　已見初生）



宋陳東字少陽上疏乞留李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會
布衣歐陽澈亦上疏言事潛善遂以語激怒高宗書
獨下潛善所府尹孟庾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
區處家事字畫如平時已乃授其從者曰我死爾歸
致此於吾親食已如廁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
畏死即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吏曰吾亦知公安敢
相逼頃之東具冠帶出別同邸乃與澈同斬於市四
明李猷贖其尸瘞之東初未識綱特以國故至爲之
死識與不識皆爲流涕年四十有二

元丞相脫脫儀狀俊偉器識宏遠功高不伐好賢禮士
皆出天性事君不失臣節而惑於羣小急于私怨年

四十二爲哈麻矯詔所殺

元董士元在揚州與宋兵戰泥淖馬不能馳乃棄馬步戰至四更敵衆始退及旦行省阿里來視戰地見士元臥泥中身被十七槍甲裳盡赤有舆至營而絶年四十二互見童幼二十三歲

明彭教字敷五天順甲申狀元時張昇歸省餞以詩云何用有才如董賈不愁無命到公卿或云上去二字可爲教輓詞未幾卒年四十二人以爲讖云

明彭時字純道英宗復辟召至榻前問出身若其年齒是時年四十有二矣上曰正是方剛命賜酒飯尋召入內閣上上皇太后尊號時請李賢宜及此推恩賢疑一年不宜再赦時曰優老爲恩非謂赦也



如朝官父母年七十者予誥勅百姓年八十者予冠帶此明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矣賢稱善聞上上悅

明舒芬正德丁丑狀元授修撰未幾以諫南幸謫外召復官卒後萬曆丁丑狀元沈懋學授修撰未幾以上書諫張相丁憂不合移病歸卒二公才氣畧同而修撰皆無滿任壽皆四十二明史業載舒卒年四十四互見初生三十四十四歲

明勞濟字本仁自幼穎敏長而苦學通五經尤長於詩年四十二始舉鄉薦教人以存心不欺爲主江州士大夫多出其門卒年五十人皆惜之

明霍恩字天錫知上蔡縣正德六年冬十有一月賊鈔上蔡恩增埤濬隍繕甲實廪申令嚴約懂邏謹諜泣而誓師曰今日有死而已退而决諸妻妻泣而曰脫城破妾焉死恩曰起臺衙屋後賊至汝登而望之濟汝則死之已而賊果一騎來勸降曰大王至矣亟辦牛酒犒軍恩鬭之怒執而燹之徇於師曰吾不盡磔諸狗奴决不共戴此天賊聞之乃大怒悉衆而圍之恩奮之力竭而潰賊執之妻見其潰也下臺而經不死脅諸心拳之入死恩之被執也訴罵嗔蹙怒髪上指罩賊駭顧失色氣爲之慴將釋而用之恩不屈以刃插諸口脊之恩奮罵愈厲遂遇害頸斷無血白氣縷縷若騰龍乃其面猶生也死年四十二妻劉氏死年三十並返荆輌山而壟祠則春秋祀之賜額曰愍



節云汝寧府志

明賀錦標生於紈袴性癖詩書累舉不第托酒自放其爲詞賦不讓元白而臨池有鍾王之遺行年四十有二竟爲馮夷所祟不知其傳書于橘潭抑赴詔于玉樓乎悲夫

明梁廷振字伯綱連丁內外艱號慟屢絶年四十二髮已班白廣東志

隋柳氏裴倫妻大業末倫仕渭源令城爲賊薛舉所陷倫遇害氏年四十有二女並兒婦三人皆有美色氏謂曰汝父已死我自念必不能全家門素清白義不受辱與汝同死何如女婦泣曰惟母所命柳氏遂自

投井女與婦相繼死井中 山西志

明胡貞婦曾氏名靜貞十七歸胡原長原長坐鄉人連累徙邊死後與子婦劉抱其孤弱孫旅邸中弱孫會病卒劉郎自經死貞婦亦自縊爲人所救甦慨然曰吾夫亡不死者尙憐此孤弱故忍死與長養之今復死矣而劉亦能以年少死義吾何用生爲卽嚼舌三日不食死時年四十二 其子紹歸自邊始葬之石屋山之原未葬時水嚙山畔幾陷既葬乃曰就平復水潔洞如帶豈非其貞烈使然歟 西江志

明劉端習女擇配蕭東鑑未數歲東鑑卒子瑀半歲繼卒門內外婚姻慮其少寡而無子也以語覘之劉泣曰夫吾天也天可二乎吾足一移異日何以見亡人



於地下哉舅姑難其志命冢嗣之子徵濟繼爲劉氏視猶已出配其兄劉庶績之女徵濟卒劉氏年四十二撫遺孤曰存性姑婦相依衣食寢興凡視姑爲節鄉士大夫表其堂曰雙節 西江志 羅倫雙節堂記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 四十三歲

晉重耳以驪姬之讒獻公使宦者履鞮趣殺重耳重耳踰垣宦者逐斬其衣袪重耳遂奔狄狄其母國也是時重耳年四十三從五士及其餘不名者數十人至狄 互見十七二十一歲

孔子年四十三時季氏強僭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

晉溫嶠字太眞至牛渚磯有云下多怪物乃燃犀照之見水族異物夜夢神謂曰與君幽明隔別何意相逼



也嶠意甚惡因齒疾而卒時年四十三 已見四十二歲

晉陸機與孟玖有隙譖於穎使牽秀密收機其夕機夢黑幰繞車手決不開天明秀兵至嘆曰華亭鶴唳可復聞乎遂遇害年四十三

晉王廙字世將奏中興賦疏曰臣犬馬之年四十三矣未能上報天施而愆負屢彰恐先朝露填溝壑令微情不得上達謹竭其頑獻中興賦一篇雖未足以宣揚盛美亦是詩人嗟嘆咏歎之義也

元魏王由字茂道善草隸工摹畫有名士之風罷郡寓居穎川天元初洪威構逆大軍攻討爲亂兵所害時年四十有三名流悼惜之 開封志

唐許王素節被逝赴都道聞遭喪哭者謂左右曰病死
何可得而須哭哉至龍門驛被縊年四十三
唐柳宗元年四十三有詔追赴都至霸亭上詩云十一
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歸人
唐白居易詩若爲重入華陽院病髮愁心四十三
宋程頤年四十三代呂公著上神宗書謂當省己之存
心考己之任人察己之爲政思己之自處然後質之
人言
宋王禹偁寄杭州昭慶寺省常上人詩夢幻吾身是偶
然勞生四十又三年任誇西掖吟紅藥何似東林種
白蓮云云



宋蔡傳通判南京留守司年四十三即上章乞致仕奉
親以歸著述頗多互見二歲
宋蘇軾年四十三在徐州任值春旱城東二十里有石
潭置虎頭其中可致雷雨作起伏龍行二月有旨改
築徐州外小城創木岸四以獎諭敕記併刻諸石爲
熙寧河防錄廼即城東門爲大樓堊以黃土名曰黃
樓以土實勝水故也子由作黃樓賦
宋唐庚示蟠詩先君捐館年六十畸三筭我今四十三
始得幼子蟠餘齡幾前躅蟠也幾及冠兄復未可知
孝章積憂歎
宋孔武仲渡江集序元豐六年歲暮入京師自九江驛
至安上門凡千六百里自巳亥至乙丑凡二十七日
時冬春之際寒溫交爭陰風悉號霰雪橫作川草初
茁堤柳始芽藍輿獨行無朋友談笑之樂郵舍孤寓
無子弟兼隨之助或長沙遠水極目無人或折椽敗
壁臥見星斗其荒寒闃寂無可告語念非寄翰墨章
句之間無以散其湮鬱而寬其寂寞也故覽觸風物
登涉山川弔往念昔感今懷古以道途之蟠直險易
氣象之風雨晦冥皆發之于詩敘而錄之得六十篇
以覽觀焉是時予四十有三矣西江志互見三十六歲
金李獻能字欽叔避元兵奔陝西行省以權左右郎中
值趙三三軍變遇害年四十三嘗謂人云吾幼夢官



至五品壽不至五十後竟如其言
元張弘範病甚沐浴易衣冠扶掖至中庭面闕再拜退
坐命酒作樂與親故言別出所賜劍甲命付嗣子珪
曰汝父以是立功汝佩服勿忘也語竟端坐而卒年
四十三互見二十歲
元劉因被詔徵爲集賢學士嘉議大夫以疾固辭且上
書宰相曰因生四十三年未嘗效尺寸之力以報國
家養育生成之德而恩命連至因倘敢偃蹇不出貪
高尚之名以自媚以負我國家知遇之恩而得罪于
聖門中庸之教也哉因素有羸疾自去年喪子憂患
之餘繼以痁瘧服藥百至暑無一效乃令學生李道

恒納上餉馬聖旨望闕下俯加矜憫曲爲保全書上朝廷不强致帝聞之亦曰古有所謂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歟至元三十年夏四月十有六日卒年四十三無子聞者嗟悼　互見初生三歲六歲七歲二十歲

明姚善字克一靖難兵起詔善督五郡兵勤王爲麾下許千戶等縛見文皇詰善曰若一郡守乃敢舉兵抗我耶善厲聲不遜死年四十三

明徐可大幼讀書觀音閣偶回見黃冠道士與父坐談不揖而入道士問此子爲誰父答曰小兒士曰好個舉人但榜首未全耳耳可大年已二十爲郡名士聞言甚怒後數科至四十三歲中庚子鄉試榜首張文星亦同里人年二十二歲追昔榜首未生之言始信道士爲仙也貴州志

明黃尊素字真長別號白安汪文言之獄意在左魏尊素爲理刑出之羣小忌甚逮旨下尊素投獄圜土中與同難者講道云破得生死方是喻義逆奄使許顯純誣賍拷掠一日李應昇困甚尊素拷竟次及應昇尊素復就拷顯純詰之尊素曰吾忍見李公負病受楚毒乎顯純憫然爲之改容臨害北向叩頭謝君南向叩頭謝父母賦詩一章而卒年四十三浙江志

明劉大啟嘉善知縣署象平瀨撫字勞瘁得疾卒卒之時惟以君親之恩未報爲終天之恨絕口不言家事



溢任五閱月年四十三無子歿後橐無一錢學士錢升推所具官轉以殯之百姓爲罷市者五日廣東志

行年錄

廣昌魏方泰會峯氏集輯

四十四歲

漢李密字令伯養於祖母侍疾日夜未嘗解帶蜀平晉主徵為太子洗馬密上表陳情曰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帝覽表曰密不空有此名（互見九十六女類）

晉徐邈字景山下帷讀書不遊城邑謝安舉以應選年四十四始補中書舍人帝宴酣之後好為手詔詞章邈每應時收斂還省刊削皆使可觀經帝重覽然後



出之

唐白居易四十四歲佐江州有老婦低眉拜舅姑之句

已年四十四又為五品官　面瘦頭斑四十四涼謫江州為郡吏　自誨云人生百歲七十稀設使與汝七十期汝今年已四十四却後二十六年能幾時汝不思二十五六年來事疾速倏忽如一寐往日來日皆瞥然胡為自苦於其間

裴洎入相之年纔四十四發鬢盡白（宋錢希白南部新書）

唐杜牧自齊安移守秋浦時四十四所謂使君四十四兩佩左銅魚者也時妾有姪出嫁長林鄉正杜筠而生荀鶴擢第年四十六矣

宋歐陽修續思潁詩序皇祐二年予方留守南都已約梅聖俞買田於潁上其詩曰優游琴酒逐魚釣上下林壑相攀躋及身強健始為樂莫待衰病須扶攜此蓋余之本志也時年四十有四其後丁家艱服除還朝遂入翰林為學士忽忽七八年間歸潁之志雖未遂也然未嘗一日少忘焉故其詩曰乞身當及強健時顧我蹉跎已衰老蓋歎前言之未踐也時年五十有二自是僥被選擢叨塵二府遂歷二朝蓋自嘉祐治平之間國家多事固非臣子敢自言其私時也而非才竊位謗咎已盈賴天子仁聖聰明辨察誣罔始終保全其出處俯仰十有二年今其年六十有四蓋



自有蹉跎之嘆又復一紀矣（江南志）

宋周敦頤與安石語獨移時安石退而精思至忘寢食時安石年四十茂叔年四十四

宋蘇軾年四十四言事者指湖州到任謝表以為謗七月二十八日中使皇甫遵到湖追攝已而獄具十二月二十九日謫授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按東坡上文潞公書云軾始就逮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相隨其餘守舍皆婦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書州郡望風遣吏發卒圍船搜取長幼幾怖死既去婦女恚罵曰是好著書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焚之）

宋黃庭堅年四十四歲入史局

宋王禹偁楊州池亭即事詩吾生四十四結佩呼郎官掌吉入綸閣待詔直金鑾匪謂得祿少所嗟行道難

宋錢若水精術數知年壽不永故懇避權位上謂左右曰朕觀若水風骨秀邁止疑其算部歷陛果至大用恐愈廹之後病足數月始赴朝謁因與僚友會食僧舍假寢而卒年四十四贈戸部尚書賜其母白金五百兩于延年甫七歲錄爲太常奉禮郎（互見十歲四十歲）

宋賈黯字直孺以病求出知陳州未行卒年四十四口占遺奏數百言猶以濮王議爲請

宋楊邦乂字晞稷金帥完顏宗弼入建康時李棁以戸部尚書董軍餉陳邦光以顯謨閣直學士守建康皆具降狀迎之十里亭惟邦乂不屈膝以血大書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爲他邦臣翼日宗弼等與棁邦光



宴堂上立邦乂于庭邦乂叱棁邦光曰天子以若捍城敵至不能抗更與共宴樂尚有面目見我乎有劉團練者以幅紙書死活二字示之邦乂奪筆書死字金人相顧動色然未敢害也已而宗弼再引邦乂邦乂遙望大罵宗弼大怒殺之剖取其心年四十四（江西志）

宋朱熹寫照銘云予生四十有四而容鬢彫瘁遽已如此然亦將修身以畢此生而已無他念也

宋趙師民字周翰淳靜剛敏舉止凝重幼喪父哀戚不育婢妾年四十四始婚志尚清遠專以讀書爲事（互見五十歲）

宋陸秀夫字君實厓山破秀夫走衛王舟而世傑劉義各斷維去秀夫度不可脫乃仗劍驅妻子先入海夫人趙氏挽舟未卽下復諭之曰爾先去怕我不來旋卽負帝赴海死年四十四從官諸臣并將士感於秀夫忠義從死者十萬餘人（山南志。互見童幼）

宋太學博士劉君天資超特人物偉然自宜居當世之第一流年十七而登陛子之門二十四而入學二十九而釋褐四十四而遽終予深惜其達之太早不得久於親師又惜其逝之太速不得竟其務學是以所學但如是而已（西江志　元吳澄作金谿劉太傅文集序）

周以德字是修洪武間爲霍邱訓導入見高廟問曰汝



年幾何對曰年四十四又問曰家居何事曰導人爲善而已高廟喜擢周府奉祠正（張芹遺像）

明胡廣年四十四卒上諭侍臣曰天生人才實難得廣速折乃爾慟悼久之（江西志）

明舒芬字國裳正德十二年進士第一授修撰諫武宗幸宣府帝怒命跪闕下五日期滿復杖之三十幾斃嘉靖時帝欲尊崇本生復偕同官楊愼等伏左順門哭爭帝怒下廷杖奪俸如初旋遭母喪歸卒於家年四十四世稱忠孝狀元學者稱梓溪先生萬曆中追諡文節先是修撰羅倫以諫謫福建提舉踰六十年而芬繼之與倫同官所推地與官又同福建士大夫

遂祀芬配倫云明史兼西江志〇互見初生三十四十二歲

明馮經綸字主一通州人罷秩後卜居村墅杜門掃不夲不碁亦不能蕉葉飲終日誦讀如書生言笑俱悭動移亦簡乙巳疾作正容端坐而逝年四十四卒之日州人罷市巷哭曾令肥城肥城人千里來弔北直志

明萬元吉字吉人贛州城破部將擁元吉出城元吉嘆曰爲我謝贛人使闔城塗炭者我也我何可獨存遂赴水死年四十有四西江志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 四十五歲

三國蜀法正字孝直卒時年四十五先主爲之流涕者累日

晉王子猷子敬俱病篤而子敬先亡年四十五耳子猷問左右何以都不聞消息此已喪矣語時了不悲便索輿來奔喪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徑入坐靈床上取子敬琴彈絃既不調擲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慟絕良久月餘亦卒

劉宋宗室秉字彥節與袁粲謀攻齊王而死時年四十五秉妻蕭氏思話女也以朝廷危殆常懼禍敗每謂秉曰君富貴已足故應爲兒子作計年垂五十殘生何足恡耶秉不能從

唐元結別王佐卿序云癸卯歲京兆王契佐卿年四十六河南元結次山年四十五時次山須泿游吳中佐卿須日遊西蜀對酒惜別此情易耶在少年時握手笑別雖遠不恨以天下無事志氣猶壯今與佐卿年近五十又逢戰爭未息相去萬里欲强笑別豈可得乎

唐白居易詩行年四十五兩鬢半蒼蒼

唐陳嗣字弘嗣養母以孝夏不避暑冬不避寒烝烝服

事行年四十有五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無餘力也以是內優于道遠親終没春秋高矣從仕不可以養矣乃輟干祿之學修養生之道山壑高居農野永歲 互見八十五歲

宋韓琦初鎮定武時年纔四十五德望偉然中外莫不傾屬公亦自以天下爲已任遇事不僤勤勞

宋梅堯臣謝王待制勸飲酒詩公復遺我詩責我詞甚毅指以年齒衰非酒何養氣春飲景可樂夏飲暑可避秋飲心忘愁冬飲煖勝被醉歌人不怪醉言人不忌在酒功實多止酒酒何罪假如壽九十今子已半世不飲徒自苦未必止爲利云云



宋呂祖謙年四十五卒謚曰成學者稱東萊先生

宋陳塤臥疾戒其子抽架上書占之得呂祖謙文集其墓志曰祖謙生於丁巳歲没于辛丑歲塤曰異哉我生于慶元丁巳今歲在辛丑於是一甲矣吾死矣夫遂卒年四十五 互見四歲

宋魏勝字彥威拒金軍於淮陽自卯至申勝負未決金增生兵來勝力戰遣人告急于劉寶寶在楚州相拒四十里堅不發兵勝矢盡救不至猶依土阜爲陣謂士卒曰我當死此得脫者歸報天子乃令步卒居前騎爲殿至淮陰東十八里中矢墜馬死年四十五事聞贈保寧軍節度使謚忠壯官其二子郊昌没劉寶家貲貶瓊州死

宋劉士英字仲發通判太原金兵大入與將官王稟堅守歲餘城中食既王稟赴火自盡士英力戰死之時年四十五 浙江志

宋蔡樞字子歷年四十五丐致仕榜所居堂曰世懸

金郭蝦蟆堅守會州元兵併力攻之蝦蟆集金銀銅鐵雜鑄爲砲擊攻者殺牛馬以食戰士又焚積聚曰無至資兵積薪州廨呼家人將校妻女閉諸一室將自焚之其妾欲有所訴立斬以徇火既熾將士於火前持滿以待城破鏖戰既久士卒有弓盡矢絕者挺身入火中蝦蟆獨上大草積以門扉自蔽發二三百矢無不中者矢盡投弓劍于火自焚城中無一人降者蝦蟆死時年四十五



元黃澤始嘗夢見夫子以爲適然既而屢夢見之最後乃夢夫子親授所校六經字畫如新其家無一畝之殖而絕意歸休以六經絕學爲已任蓋深有所感發也時大德甲辰先生年四十五矣 後至正六年卒年八十有七 四川志

明高察字汝哲仕廣西布政使以不赴江陵父喪詿年老休致時方四十有五察歸儲書虛白樓蒔花種竹不問戶外事論者謂其淵博似子長汪雅似叔度清約似淵明云 四川志

明冦永清字湛若汾州同知免官歸時年四十五卜縣邑東龍灣之陽建知足山房搆小月山堂布衣蔬食彈琴著書足不入城市二十餘年陝西志



行年錄

四十六歲

廣昌魏方泰會峯氏纂輯

漢蔡邕自陳書曰臣年四十有六孤特一身得託名忠臣死有餘榮恐陛下於此不復聞至言矣

漢姜肱字伯淮與徐穉同徵不應桓帝下詔彭城使畫工圖其形肱卧於幽闇以被韜面竟不可見時年四十有六漢記

漢桓郴字彥林拜尚書郎時中常侍曹節婿馮方亦爲郎郴厲志操與左丞劉歆右丞杜希同好交善未嘗與方共酒食之會方深怨之遂章言郴等爲酒黨免



官禁錮郴遂以廢卒於家年四十六諸儒莫不傷之歸德志

漢田疇曹操封爵不受以死自誓年四十六卒淵明詩聞有田子春節義爲士雄

晉王坦之與沙門竺法師共論幽明報應便要先死者當報其事後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虛惟當勤修道德以升濟神明耳言訖不見坦之尋亦卒時年四十六

南齊張欣泰少時有人相其當得三公而年裁三十後屋瓦墜傷額又問相者云無復公相年壽更增亦可得方伯耳死時四十六一作三十六

梁侯景既懷反計上言曰臣行年四十有六未聞江左
有佞邪之臣一旦入朝乃致讒謗寧堪粉骨投命讎
門請乞江西一境授臣控督如其不許即領甲臨江
上向閩越非唯朝廷自恥亦是三公旰食
唐白居易詩四十六時三月盡芳春爭得不慇懃一我
今四十六衰醉臥江城
唐權皐字士繇辟召皆不就曰吾潔身亂世以全吾志
欲持是受名耶自中原亂士人率渡江李華柳識韓
洄王定皆仰皐節與友善卒年四十六洄等制服行
哭 江西志
宋朱昭爲靈武兵馬監押攝知城事夏人攻城將陷昭



集諸校謂曰城且破妻子不可遺汚幸先戕我家然
後背城死戰勝則東鄉圖大功不勝則暴骨境內大
丈夫之事畢矣因令盡殺之乃與戰殺獲甚衆馬蹶
墮塹敵欲生致之昭瞋目仗劍無一敢前旋中矢而
死年四十六 陝西志
宋楊大年傳得錢若水相法故有知人之鑒謝希深爲
奉禮郎楊大年喜其文每見則欣然延接既去則嘆
惜不已鄭天休怪而問之大年曰此子官亦清要但
年不及中壽爾希深官至兵部員外郞知制誥卒年
四十六皆如其言 歐陽公歸田錄
宋杜杞字偉長廣西區希範誘白崖山蠻蒙趕反杞誘

降誅之杞性强記通陰陽術數之學自言吾年四十
六死矣曰據廁見希範與趕在前訴冤叱曰爾狂僭
叛命法當誅尚敢訴耶未幾卒
宋吳瑛字德仁仕虞部員外郞年四十六即上書請致
仕公卿大夫挽留不聽皆嘆不可及相率賦詩飲餞
于都門歸蘄有田僅足自給臨溪築室種花釀酒家
事一付子弟賓客至必飲飲必醉或困臥花間客去
亦不問有臧否人物者不酬一語但促奴益行酒人
莫不愛其樂易而敬其高 又見八十四歲
金馬慶祥字瑞寧元兵攻鳳翔慶祥奉行省檄捎野將
行命畫工肖其貌付家人或曰君方壯何乃爲此不



祥慶祥曰非汝所知也明日遂行遇元先鋒戰不利
且行且戰將及城會元兵邀其歸路度不能脫令其
騎曰吾屬荷國厚恩竭力効死乃其職也諸騎皆曰
諾人殊死戰良久矢盡元兵擁以行欲降之詞言往
復竟不屈而死年四十有六
金商衡字平叔爲奉監總帥府經歷官爲元兵所得使
招洛陽衡曰我洛陽識何人爲汝招之耶兵捽其巾
衡瞋目大呼曰汝欲脅從我耶終不肯降望闕瞻拜
曰主將無狀亡兵失利臣之罪責亦無所逃但以一
死報國耳遂引佩刀自刎年四十有六
元不忽木病帝遣醫治之不效乃附奏曰臣孱庸無狀

叨承眷渥大限有終永辭昭代引觴滿飲而卒年四
十六帝驚悼士大夫皆哭失聲（互見十六歲）
元吳澄西陽宮記西陽宮者歐陽子之親之墳墓所托
也昔韓子二歲而孤先世墳墓在河陽時或往省歐
陽子四歲而孤二親俱葬吉永豐之瀧岡終身不能
一至葢其考崇公官於綿而生子官於泰而遽終妣
越國太夫人鄭氏以其子依叔父隨州淮[illegible]雖一年
崇公歸葬于吉葬後還隨歐陽子年二十[illegible]州貢
年二十四登進士科歷仕多在江北及留中朝年四
十六而太夫人喪次年祔歸崇公之兆葬後還潁崇
公之葬距越國之葬踰四十年越國之葬距文忠之
薨又二十六年六十年間欲如韓子之一省墳墓而
不可得其墳墓之托幸有西陽宮焉（西江志）
明李文忠字思本疾革時上幸其第撫摩久之揮涕而
別卒年四十六贈岐陽王謚武靖
明王愷字用和胡大海戍婺被賊害愷亦及于難當難
作時苗帥多公恩欲擁之而西愷正色叱曰吾天子
大吏設不幸義當死寧能從賊反邪賊初縮手不敢
犯拘繫一日而罵賊聲逾厲命左右取酒引滿竟日
達夜旁若無人賊知不可屈乃遂刃之壬寅二月七
日享年四十有六上駐蹕江西聞愷死爲嗟悼良久
親爲文祭之（明王凝齋撰 皇名臣錄）



明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文皇以姚廣孝言召用孝
孺不屈上曰余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
在上曰渠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文皇曰
國賴長君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文皇又曰先生無過
勞苦此朕家事耳置之左右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
生草不可孝孺投筆於地大哭且罵曰死卽死詔不
可草文皇大怒命磔諸市孝孺爲絕命詞曰天降亂
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
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兮庶不
我尤時年四十六宗族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典史
魏澤藏其幼子以故孝孺尚有後謝文肅詩孫枝一
葉是君恩
明楊守謙字允亨仇鸞潛與寇通譖謙名雖勤王實按
兵觀望縱賊焚掠逮詔獄棄市年四十六臨刑自若
曰臣以勤王及禍讒賊之口實蔽聖聰皇天后土知
臣心臣死何恨得與岳武穆于肅愍同遊矣無何鸞
謀逆未就而死詔剖棺戮尸妻子闔門棄市先是謙
之及禍以八月二十六日鸞就戮亦以明年是月日
人以爲天報不爽云（陝西志）
明馬汝彰字存美歷山東按察使所至聲稱蔚然轉雲
南左布政使累疏乞休時年甫四十六純厚和易與
物無忤優遊林下者十有六年當道列薦以十餘忩

白晦約無進取意衛輝志
明桑拱賜崇禎甲申李自成渡河聞其名力招致不應
遂不食於六月十二日設帝位正衣冠拜畢乃死年
四十六歲世稱松風先生平陽志見十五歲 五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四十七歲

周書文王受命惟中身漢孔氏曰文王九十七而終卽
位時四十七言中身舉全數也
孔子年四十七爲中都宰　是歲定公五年季桓子嗣
立穿井獲羵羊問於仲尼仲尼辨之
孔白字子上年四十七雜詆諸子百家非聖人之道者
請於子思
三國魏司馬朗征吳到居巢遇疾卒時年四十七遺命
布衣幅巾斂以時服州人追思之懷慶志



晉劉居鎭尋陽問戴洋曰我病當差否曰不憂使君不
差憂使君今年有大厄使君年四十七行年入庚寅
太公陰謀曰六庚爲白獸在上爲客星在下爲害氣
年與命并必凶當忌十二月二十二日庚寅勿見客
是歲果爲郭默所害
梁元帝從劉景受相術因訊以年答曰未至五十當有
小厄禳之可免帝自勉曰苟有期會禳之何益及魏
師克江陵四十七也
梁袁昂初仕齊齊滅獨拒境武帝屢寬喻之尋爲吏部
尚書帝謂曰齊明帝用卿爲黑頭尚書我用卿爲白
頭尚書良以多愧對曰臣生四十七年於茲矣四十

以前臣之自有七年以後陛下所養七歲尙書未爲
晩達帝曰士固不妄有名 互見五十五歲
唐白居易浩歌行天長地久無終畢昨夜今朝又明日
鬢髮蒼浪牙齒疎不覺身年四十七
唐柳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 韓昌黎文。
平蜀志
王師伐蜀孟昶出兵拒之其勢旣蹙始自齎表詣王全
斌請降奉其母逮官屬沿峽流而下至江陵上遣使
勞之有司始候昶至闕令街壁獻俘于太廟一皆罷
之車駕親勞于郊近止令素服待罪於兩觀之下預
詔有司直右掖門東葺大第五百楹什用器皿悉賜



焉封昶爲中書令秦國公給巨鎭節旄拜命六日而
卒年四十七發哀輿贈祝三公之秩母不哭以酒酹
地曰爾貪生失理不能納疆于眞主又不能死社稷
是誰咎乎吾以汝所以忍死至今今汝旣死吾藉其
生耶遂數日不食而卒 宋釋文瑩玉壺清話
宋周濂溪年四十七作愛蓮說
宋楊億卒年四十七 詳見三十七歲
宋蘇軾年四十七在黃州寓居臨臯亭就東坡築雪堂
自號東坡居士 堂以大雪中爲之因會雪于四壁之間無容隙自書東坡雪堂四字榜之
是歲作前後赤壁賦
宋王安國以呂惠卿諂事安石惡之一日安石與惠卿
論新法於其第安國好吹笛安石諭之曰宜放鄭聲
安國曰亦願兄遠佞人惠卿深銜之乃因鄭俠獄陷
安國坐非毀其兄放歸田里歲餘而卒年四十七 江西志
宋吳玠字晉卿屢却金人年四十七卒於仙人關
宋王十朋字龜齡年四十七魁天下以書報其弟夢齡
昌齡曰今日唱名蒙恩賜進士及第惜二親不見痛
不可言嫂及聞詩聞禮可以此示之詩禮其子也
宋黃友同种師中解太原圍明日大軍進十里止友急
白師中地非利將三面受敵不聽友仰天嘆曰事去
矣廹曉兵果四合友被執勒降友厲聲曰男兒死耳



罵不絕口敵怒以脂蠟塗其身倒豎焚之年四十七
居平許國嘗語子弟曰馬革裹屍吾素志也異日收
吾骸當以足心黑子爲誌其忠誠天植如此 浙江志
金石抹元毅授撫州刺史會邊將失守元毅率吏卒出
州經畫軍餉卒與敵遇州倅從吏堅請還元毅曰我
輩責任邊守遇敵而奔其如百姓何縱得自安復何
面目見朝廷乎遂執弓矢令衆衆感其忠爭爲效死
元毅力戰射無不中敵去而復合元毅氣愈厲鏖戰
久之衆寡不敵遂遇害時年四十七
元主疑宋文丞相有變召天祥入諭之曰汝移所以事
宋者事我當以汝爲相矣天祥曰天祥爲宋宰相安

事二姓願賜一死足矣帝猶未忍遽麾之退左右贊從其請遂詔殺于都城之柴市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向再拜死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唯其義盡是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其妻歐陽收其屍面如生江西志作四十九○互見童幼二十及三十七歲

明王度字子中靖難兵至與方孝孺相誓以死坐語不遜夷三族年四十七

明張学敬七試春官不利將爲吏部選人御史蕭鳴鳳得学敬干支而異之屈指曰從此三載當成進士郎與人主若一身又有王御史奇其相助之資斧乃强歸及成進士年四十七矣



明沭琮生百鳥喧集卒之夕星隕光芒亘天春秋四十有七將塟坐前掘有石人雲南志

明倫文敍癸酉主考應天試事竣還得病卒于京師年四十有七廣東志見五歲互

明焦顒舉人韓王府教授年四十七謝官歸築居於泌水之陽郎芳之祖南陽志

元周克復之官山東道值盜起妻子奔竄有女甫八歲背母失所向天下既定亦聲跡不聞洪武間鄱商人往來於濡者告曰公女㬎以兵革流濡幸故契張元弼擇嫁許明道生子三人元弼且訓以孝傳女則克家有成立甫長知求父矣克復驚駭悲惻久之已卯秋二甥彥升某竟走鄱迎養克復且愕且喜詢其母年已四十有七明道早卒以節自勵與偕往焉父子相去數十年有死生之隔感慨流連道說故舊聞者莫不異而悲越踰年還鄱西江志張宇初孝節堂記

明金貞女名汝安少以孝聞及笄人慕其賢爭致聘氏以父母老且病卒不許迨後父先卒母繼亡及終喪年已四十七遂不嫁史官危素傳其事爲之贊曰楚大夫屈原之忠過乎忠者也汝安之孝過乎孝者也然其行可以愧丈夫矣浙江志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集輯

## 四十八歲

孔子年四十八爲司空

漢黃憲得年四十八天下號曰徵君

三國魏管輅字公明精易學兼通占相之術言輒奇中嘗自嘆曰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兒娶婦也若得免此欲作洛陽令可使路不拾遺枹鼓不鳴但恐至太山治鬼不得治生人如何弟辰問其故輅曰吾額上無生骨眼中無守精鼻無梁柱脚無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壬皆不壽之驗



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

三國蜀何祗字君肅夢桑生井中趙直占曰桑非井中之物會當移植然桑字四十下八君壽恐不過此祗笑言得此足矣祗後至犍爲太守年四十八卒如直所言　晉陳壽益都耆舊傳

晉張茂字成遜兄死攝涼州牧臨終執兄子駿手泣曰吾先人自漢初來世執忠順今雖華夏大亂皇輿播遷汝當謹守人臣之節無或失墜吾遭擾攘之運承先人餘德假攝此州以全性命上欲不負晉室下欲保完百姓然官非王命位由私議苟以集事豈榮之哉氣絕之日白帢入棺無以朝服以彰吾志焉年四十八

晉卞壼討蘇峻戰於陵西爲峻所敗峻進攻青溪壼力疾苦戰死之時年四十八二子眕盱見父沒相隨赴賊同時被害妻裴氏撫二子尸哭曰父爲忠臣汝爲孝子夫何恨乎

晉劉琨爲段匹磾所拘王敦密使殺之琨聞敦使至謂其子曰處仲使來而不我告是欲殺我也死生有命但恨仇恥未雪耳因歔欷不能自勝匹磾遂收琨殺之時年四十八

晉陶淵明年四十八荅龐參軍詩云我實幽居士無復東西緣



南齊褚彥回少時嘗病篤夢人以卜著一具與之遂差其一至年四十八而卒　淵以宋之近臣爲齊佐命淵死時年四十有八齊主受禪至是纔三年耳苟三年之生乃遺萬年之臭較其所得失孰爲多哉　從父弟炤嘗嘆曰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是一名士耶名德不昌遂有期頤之壽　互見十餘歲

梁劉孝標辨命論曰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實海內之名傑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施何其寡歟

北齊劉晝字孔昭以六合賦見嗤邢魏求秀才十年不得發憤撰高才不遇傳冀州刺史酈伯偉見之始舉

晝時年四十八
北齊陸卬字雲駒母喪哀悴遂泣篤伏枕弟搏遇疾臨
終謂其兄弟曰大兄尫病如此性至慈愛搏之死必
不得使知之哭泣聲必不可聞徹致有感動家人至
於祖載方始告之卬聞一慟而絕年四十八
前秦符堅時童謠云河堅連牽三十年若後欲敗當在
江淮間堅在位二十七年因壽春之敗其國大亂後
二年姚萇縊堅於新平佛寺中時年四十八
唐馬周字賓王有機辯能敷奏深識事端動無不中岑
文本見之曰吾見馬君令人忘倦然鳶肩火色騰上
必速但恐不能久耳數年官至宰相後爲吏部尚書
病消渴彌年不療年四十八而卒追贈右僕射高唐
公



唐韓愈文云余生四十有八年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
搖者日益脫聰明不及于前時道德有負於初心作
五箴以訟其惡
宋石允中致仕時年四十八丞相文潞公而下皆賦詩
餞之既歸於第之西南開圃種花木與賓客工詩
尤善奕棋後轉太常丞優游二十年卒年六十八
宋石曼卿卒年四十八其友歐陽修表其墓云若曼卿
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所施亦其不幸而不得至
於中壽其命也夫

宋蘇軾年四十八在黃州記承天夜遊云十月十二日
夜至承天寺尋張懷民相與步于中庭庭中如積水
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又夢中作祭春牛
文云元豐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天欲明夢數吏八
持紙請祭春牛文予取筆疾書其上
宋王禹偁出知黃州境有二虎鬬食其一殆半羣雞夜
鳴經月不止冬雷暴作上詔日官云守土者當其咎
上惜禹偁才命徙蘄州禹偁上表謝有宜室鬼神之
問不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止期身後之語上異之
果至郡未逾月而卒年四十八互見九歲
宋張栻字敬夫號南軒病且死猶手疏勸帝親君子遠



小人天下傳誦之年四十八卒朱熹曰吾道益孤矣
宋向子諲字伯恭知廣州年四十八即致仕後復召用高宗親書
薌林二大字賜之
宋王嚞字知明號重陽子體貌雄偉美鬚髯倜儻尚義
不拘小節嘗醉於甘河會二人授修真口訣時年四
十有八所遇者唐呂純陽化身也再遇于醴泉嚞趨
拜之邀嚞飲嚞問其鄉閭年姓答曰濮州人年二十
一而不告其姓留秘語五篇令嚞讀畢焚之且曰速
去東海投譚捉馬俄失所在乃捐妻子行丐鄠杜終
南間擧止亦若狂者人莫測也陝西志
元張楨字彥威蚤起被執擁至渠魁前楨直趨據榻坐

與之抗論逆順其徒捽桓趣跪桓呼詈叱亟賊猶不忍殺謂曰汝但一揖亦恕汝死桓瞋目曰吾恨不能手斬逆首肯聽汝誘脅而折腰哉賊知終不可屈遂剌之年四十八賊後語人曰張御史眞鐵漢害之可惜

明沐英哭懿文太子極哀吐血卒年四十八上聞訃慟賜葬觀音山追封黔寧王謚忠靖侑享太廟

明羅倫字彝正以修撰引疾歸遂不復出居金牛山人跡不至築室著書其中四方從學者甚衆卒年四十八 江西志

明王績宗字繼志流賊攻羅山宗同衛指揮沈鐙與賊



對壘方合陣鐙忌功私遁孤兵血戰衆寡不敵誓死報國賊見其驍勇重圍誘降許立主帥宗叱之曰吾朝廷臣子奉命勦賊肯從狗彘同生賊怒遂剖腹挫屍時年四十八歲事聞封義陽侯立廟羅山復賜田供祀 陝西志

宋張慶妻袁氏年四十八染疫而斃已三日矣尙未殮也忽然而坐不語踰時遍體流汗遂甦因告其家屬曰我始行一所穢汚所聚不覺身在其間念欲得一清凉處忽見一白衣端嚴修長謂曰汝不當在此何爲而來急去急去汝夫陰功甚多子孫當有興者汝今尙未有嗣胡爲來此言未終乃以手提袁氏足抛出穢汚遂乃復甦明年生子亨 互見四十九男類

# 行年錄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 四十九歲

孔子四十九歲進位司空 山東志

孔白字子上卒年四十有九 山東志

三國夏侯威從朱建平相曰君四十九位爲州牧而有厄若得過可至七十後威是年十二月上旬得疾下旬轉差三十日日昃請紀綱大吏設酒曰吾所苦漸平明日鷄鳴年便五十建平之戒必過矣客罷合瞑疾動夜半遂卒

晉郭璞字景純精卜筮王敦舉兵使筮曰無成敦大怒



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在雙柏樹下既至果然初璞經越城遇一人呼其姓名因以袴褶遺之其人辭不受璞曰但取後當自知至是果此人行刑時年四十九 璞素善桓彝每遊或值璞在婦間便入璞曰卿他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廁上相尋必客主有殃也彝後因醉詣璞正逢在廁掩而觀之見璞裸身被髮銜刀設醊璞見彝撫心大驚曰吾每囑卿勿來非但禍吾卿亦不免天實爲之將以誰咎故璞終嬰王敦之禍而彝亦死蘇峻之難

晉謝靈運爲臨川內史遊放不異永嘉有司糾之遣使收靈運于是興兵叛追討禽之詔以謝玄勳參徽管宜宥及後嗣降死徙廣州或告靈運令人買兵器結健兒欲於三江口篡取之不果詔于廣州棄市臨刑作詩曰龔勝無餘生李業有終盡嵇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殞時元嘉十年年四十九 廣東志互見少壯葉一作業

晉阮孚字遙集除廣州刺史假節鉞未至鎮卒年四十九

南齊顧暠之卒年四十九疾時高宗手詔與王思遠曰此人殊可惜思遠與暠之友善竝屬文章後卒年亦四十九

梁任昉卒於新安太守唯有桃花米二十石無以爲斂遺言不許以新安一物還都吏人咸以百餘年未之有也武帝聞訃方食西苑綠沉瓜投之於盤悲不自勝因屈指曰昉少時常恐不滿五十今四十九可謂知命卽日舉哀哭之甚慟



梁劉仁恭徵將曾夢佛膽於手指飛出占者曰君年四十九必有旌幢之貴後如其說果爲幽帥焉 北夢鎖言

北齊慕容紹宗年四十九私謂左右曰吾自年二十已還恒有蒜髮昨來蒜髮忽然自盡以理推之蒜者算也吾算將盡乎與劉豐圍潁州堰洧水灌之忽風起舟纜斷徑飄向敵城紹宗自度不免遂投水而死 蒜音歷髮疏也

北周盧景裕少好閑默馳騁經史不以榮利居心時號居士焉初頭生一叢白毛數之四十九莖故偏好老易爲注解至四十九而卒故小字白頭 談藪廣記

唐李適字子至爲工部侍郎年四十九夢與人論大衍

數篇而曰吾壽盡此勑其子於霸陵原西營塋樹松
未病衣冠寢石榻上

唐趙元字貞固武后朝調宜祿尉到職非公事不言彈
琴蒔藥如隱者之操自傷位不配才卒年四十九其
友魏元忠孟詵宋之問崔璩等共諡昭夷先生衛撰志

唐李白潯陽紫極宮詩四十九年非一往不可復

唐張巡與許遠守睢陽逆黨尹子奇敗遁復攻圍益進
或請棄城而東巡遠與計曰睢陽江淮保障棄之去
賊乘勝前驅是無江淮也且我饑羸卽走必不達不
如堅守以待救兵于是日賦士米一勺雜茶紙食之
茶紙盡乃食馬馬盡羅雀掘鼠煮鎧弩以食已乃食
人巡乃出愛妾殺以饗士城中婦女食且盡人知必
死終莫有叛者所餘纔四百人賊登城士病莫能與
巡西向拜曰臣力竭矣生無以報陛下死當爲厲鬼
以殺賊城遂陷與遠被執子奇好謂巡曰聞君力戰
大呼皆輒裂嚼齒皆碎何至是也巡罵曰有之吾
欲氣吞逆賊顧力屈耳子奇怒以刀抉其口齒存者
僅三四巡罵不絕口南陽志子奇又以刃脅降南霽雲
霽雲未應巡呼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霽
雲笑曰欲將有爲也公知我者敢不死乃與姚誾雷
萬春等三十六人俱遇害巡年四十九

唐白居易詩明朝四十九應轉悟前非　四十九年身



老日一百五夜月明天

宋太宗於宮中得趙普所上章並發金匱得普所書太
后命傳位晉書遂大感悟召普謂曰人誰無過朕不
待五十已盡知四十九年非矣

宋李宗諤卒年四十九帝甚悼之謂宰相曰國朝將相
能以聲名自立不墜門閥唯昉與曹彬家爾宗諤方
期大用不幸短命深可惜也

宋周敦頤年四十九三月同宋復古遊廬山大林寺行
至山巓吟詩

宋蘇軾詩吾今四十九賴此一笑喜。送沈援赴廣南
詩嗟我與君皆丙子四十九年窮不死。冷齋夜話
子由在筠州雲庵居洞山聰禪師亦蜀人居壽聖寺
一夕三人同夢迎五祖戒和尙拊手大笑曰世間果
有同夢者異哉久之東坡書至曰已至奉新旦夕相
見三人同出二十里建山寺而東坡至各追繹所夢
坡曰軾年七八歲時常夢其身是僧往來陝右又先
妣方娠夢一僧來托宿瘠而眇雲菴驚曰戒故陝右
人失一目暮年棄五祖來遊高安終於大愚逆數蓋
五十年而坡時年四十九矣。又作滿庭芳與劉達
序云余年十七與仲達往來于眉山四十九相逢于
泗上晦日同遊南山話舊感嘆。紀年錄七月十八
日幼子遯病亡于金陵作詩哭之曰吾年四十九羈

旅失幼子

蘇軾和李太白引云李太白有潯陽紫極宮感秋詩紫極宮今天慶觀也道士胡洞微以石本示予蓋其師卓玘之所刻玘有道術節義過人今亡矣太白詩云四十九年非一往不可復今余亦四十九感之次其韻玉芝一名瓊田草洞微種之七八年矣云更數年可食許以遺余故記之詩云寄臥虛寂堂月明浸疎竹冷然洗我心欲飲不可掬流光發永嘆自昔非予獨行年四十九還此北窻宿緬懷卓道人白首寓醫卜謫仙固遠矣此士亦難復世道如奕棋變化不可覆惟應王芝老待得蟠桃熟 西江志



蘇軾跋太虛辯才廬山題名云某與大覺禪師別十九年矣欲一見之恐不可復得會與參寥師自廬山之陽並出而東所至皆禪師舊跡山中人多能言之者乃復書太虛與辯才題名後以遺參寥太虛今年三十六參寥四十二某四十九辯才七十四禪師七十六矣此吾五人者當復相從乎生者可以一笑死者可以一歎也 西江志

宋趙抃字閱道和易長厚氣貌清逸人不見其喜慍年四十九即不御肉自號知非子

宋江隣幾善為詩用事精當嘗有古詩云五十踐衰境加我在明年論者謂莫不用事能令事如已出

宋鄭剛中云蘭臺先生常宿潯陽天慶觀有行年四十九還此北窻宿蓋其地乃唐之紫極宮也李太白年四十九時宿其宮嘗有詩云四十九年非一往不可復異哉先生其謫仙之後身耶先生遊戲斯文談笑化為珠玉誠不是塵網中來其德行文章倘非太白所敢望蓋太白死垂四百年矣英爽之氣太空開陶鍊許久通明圓悟自應過之因為詩云天遣長庚下碧空再將太白作坡翁不然安得四十九還宿潯陽紫極宮 西江志

宋楊萬里醉樂堂記歐陽紹之自未冠在縣庠弟子員中已嶄然角立讀書五行俱下試文屢中甲乙至鄉



舉輒不售乃拜王父滕州使君門子之蔭非其好也四轉而為永州錄事參軍於是年四十九矣慨然太息曰大丈夫不為鳳翮九霄之鵬則當豹隱南山之霧耳安能作韓退之判司簿楚之酸語乎昔朱買臣曰吾年五十當貴吾亦曰吾年五十當隱於是上書北闕願致為臣挂其冠即日自駕柴車歸安福東門外秀峯之西麓開三徑壘九畹垣一圃罫千畦畫爾于行胥爾于營某所高寒亭之榭之某所深筐沼之沚之某所演迤花之竹之其芰其蘭尸祝盡均其菊其松尚友淵明其石其泉佳招游巖日與方外之士賡詠其間乃作一堂奄有萬景揭以醉樂師我醉翁

堂成與客樂之客曰醉翁之樂不在酒而在山水[illegible]
間子之樂何如紹之笑曰我醉欲眠姑俟他日紹之
名似得謝今十年矣 西江志
宋程端蒙字正思朱門高弟也年四十九病革遺書晦
菴曰端蒙死不恨特恨不得卒業師門耳文公慟其
任道勇而用志專親爲表墓像贊取其遺書性理字
訓學則等編校閱之且親爲之序跋蓋嘉其教足以
啟來學而振末俗也 西江志
宋陸九齡字子壽調全州教授未至得疾一日晨興坐
床上與客語猶以天下學術人才爲念至夕整襟正
臥而卒年四十九



宋張洞嘗夢人稱敕召者既出如拜官然顧視旌旂吏
卒羅於庭後復夢之如初自以年不能永教諸子部
分家事未幾卒年四十九 互見[illegible]
宋張佛子名慶司獄有陰德生子亨三日有一道者丐
於慶之門慶因延入不復詢其誰何既坐謂慶曰若
本無嗣今乃聞嬰兒聲非子乎慶曰今四十九歲止
有二女三日前偶得一子道者曰信乎陰功未易量
也汝必積累善事非一朝一夕聽嬰兒聲不獨汝之
有嗣又喜子孫有文學者相繼而出也汝善保之飯
訖乃去 互見四十八歲女類
金段恒字完貞素以德誼才學聞應詞賦進士舉廢[illegible]
至御試輒蹉跌金南渡之歲詔會三赴廷試不中選
年五十者賜同進士及第人多冒濫求進公獨曰吾
實四十有九將求入仕欺君可乎終不陳 平陽志
元泰不華往招方國珍過其戚黨陳仲達覺其心異手
斬之搏賊殺數人賊攢槊刺之中頸死猶植立不仆
投其屍海中年四十九
元管祖英洪武徵授建平知縣祖英上表曰臣九歲失
怙惟慈親鞠育向經事先朝幸已逃誅臣今年四十
有九而臣母八十有一矣陛下誠孝治天下仁懷遠
人憐西日之短期矜北堂之私歡臣母子拭目清平
謳歌日月上俯從之



元唐琮奉詔與安南戰於塩場之三江口琮率衆先入
手殺數十人歿于陣年四十九訃聞朝廷歎惜部曲
至有割股肉祭者 南陽志
明周是修名德以字行燕兵渡淮與蕭用道上書指斥
用事京城失守宮中火發留書別友人江仲隆解縉
胡靖蕭用道楊士奇付以後事具衣冠爲贊繫衣帶
間入應天府學拜先師畢自經于尊經閣年四十九
初與士奇縉靖幼孜黃淮胡儼約同死惟是修不負
其言後士奇爲作傳 或言不順天命請加追戮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勿問
明危素雲林圖記余高橋書室正面諸峯簡天碧爲作
雲林圖至正十年十有二月寄居城南頭陀寺雪下

盈尺道無行人夜展圖玩之忽憶去家十有四年左親戚棄墳墓竟何爲哉在令式中歲之後亦許致仕明年四十有九距納祿之年固非遠矣幸而清朝從其早退歸與樵夫野叟嬉遊山間上下雲月歌詩公之詩亦足以自樂也 西江志

明劉儼二十四領鄉薦中乙榜不就潛心二十五年慨然有魁天下之志自嘆曰道可行矣爲文根據義理登春闈廷對簡切擢第一時年四十九歲亦晚達也邵進殿甲尾劉東自稱年末或謂邵云劉公譏子邵怒劉但笑解以詩云狀元本是龍頭選龍尾分明屬邵卿龍尾掉時天必雨龍頭未必敢相輕邵聞之亦解顏



明余鐵字懋器巡按廣右地多瘴毒父老遮道請勿遍歷鐵慨然曰吾不忍慮土瘴之自病而坐視人瘴之病民也因出瘴說以遺之還京以疾卒於途年僅四十有九 浙江志

明李承恩著述甚富有河濱日錄劄記存稿總若干卷方類編成集而承恩卒年四十九 開封志

明錢竹廉字陛石巡按陝西內捍賊氛外飭邊防焦勞成疾遂嘔血卒於官年四十九上憫其忠勤加贈太僕寺卿

金州推官毋王氏朱道誠之妻也日誦十句觀音心呪時年四十九病篤家人方治後事王氏恍然見青衣人曰爾平生持觀音心呪但復少十九字增之當益壽王曰我不識字奈何青衣曰隨聲誦記之乃曰天羅神地羅神人離難難離身一切災殃化爲塵久之而醒疾亦尋愈後至七十九 朱王肇聞見近錄

唐昌魏方泰晉峯氏纂輯

五十歲

記曲禮五十曰艾服官政　服官政者爲大夫以長人與聞邦國之大事者也註艾老也疏四十九以前通曰强年至五十氣力已衰髮蒼白如艾也五十是知天命之年堪爲大夫服事也大夫得專事其官故曰服官政也鄭康成注孝經云張官設府謂之卿大夫即此之謂也熊氏云案中候運衡云年耆旣艾注云七十曰艾言七十者以時堯年七十故以七十言之又中候準纖哲云仲父年艾誰將逮政注云七十曰



艾者云誰將逮政是告老致政致政當七十之時故以七十曰艾

五十不致毁六十不毁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　五十始衰故不極毁註致極也居喪許有毁而不得極羸瘦（餘解入各歲後倣此）

檀弓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諡周道也　疏曰凡此之事皆周道也朱子曰儀禮賈公彥疏云少時便稱伯某甫至五十乃去某甫而專稱伯仲此說爲是如今人于尊者不敢字之而曰幾丈之類註二十有爲人父之道朋友等類不可復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年至五十者艾轉尊又舍其二十之字直以伯仲別之

五十爲大夫有位於朝非特人不字父與君亦不字焉

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　始衰之年不可以筋力爲禮也疏越疆則道路遥遠弔人又悲感哀戚恐增衰故不許也

王制五十養于鄉六十養于國七十養于學達于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使人受　鄉鄉學也養老之禮諸侯通得行之無降殺也疏此謂子孫爲國死難而王養其父祖也五十始衰故養于鄉學

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



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　粻音張糧也異者精粗與少者殊也（餘解入各歲）

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

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　杖所以扶衰弱五十始衰故杖未五十者不得杖也

五十不致毁六十不毁七十飲酒食肉皆爲疑死　疑死恐其死也

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　方氏曰力政力役之政也力

政事之常者故五十已不從矣從謂行其事也與
與之而已及則傍有所加之謂註力政城道之役也
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唯衰麻爲喪
內則五十命爲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事　註服官政統
一官之政也
玉藻五十不散送親没不髦　喪禮啟殯以後要絰之
麻散垂葬畢乃絞此言五十始衰不散麻以送葬也
髦象幼時剪髪爲髾之形父母在則用之故親没則
去此飾註不髦去爲子之飾疏始死三日之前要絰
散垂三日之後乃絞之至葬啟殯已後亦散垂既葬
乃絞五十既衰不能備禮故不散垂及親没不髦



雜記五十者從反哭　同鄉之人五十者始衰之年故
隨主人反哭疏待主人窆竟而孝子返哭鄉人助葬
老者亦從孝子反也
喪大記五十不成喪七十唯衰麻在身　不成喪謂不
備居喪之禮節也註成猶備也所不能備謂不致毀
不散送之屬也
祭義古之道五十不爲甸徒頒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
獀狩矣○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君田獵則
起其民爲卒徒故曰甸徒五十始衰故不供此役也
頒猶分也隆猶多也田畢分禽則長者受賜多于少
者舉獀狩則夏秋可知註不從力役之事也疏長者

謂四十九以下正義曰案王制文云謂竭作未五十
者案小司徒云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
唯田與追胥竭作若田與追胥竭作之時此未五十
者猶任田役故頒禽之時多此長者
鄉飲酒義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
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
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　坐者坐于堂上
立者立于堂下豆當從偶此但十年而加一豆非正
禮也舊說此是黨正屬民飲酒正齒位之禮非賓興
賢能之飲也疏每十年加一豆非正禮故不得爲邊
豆偶其五十者亦有豆也但二豆而已



儀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詳二十歲冠內）
釋名五十曰艾治也治事能制斷及刈無所疑也
白虎通所以五十乃稱伯仲者五十知天命思慮定也
能順四時長幼之序故以伯仲號之禮檀弓曰幼名
冠字五十乃稱伯仲論語曰五十而知天命
諺五十不造屋六十不種樹七十不製衣
史記舜年五十攝行天子事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
十而慕（互見初生二十三十五十八六十一百歲百十歲）
韓詩外傳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年七十屠於朝歌
九十乃爲天子師則遇文王也（說苑同路史衛有棘津有賣漿臺）
說苑成王處襁褓而朝諸侯周公用事也趙武靈王年

五十而餓死于沙丘任李兌故也（大戴禮保傅篇同）

周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王道衰微閔文武之道缺

乃命伯䍐申戒太僕國之政作䍐命（䍐伯冏名也）

五十五年崩（紀年自武王至穆王享國百年晉書作穆王壽百歲也　互見百四歲百五歲）

國語晉文公問元帥於趙衰對曰郤縠可行年五十矣

守學彌惇夫先王之法志德義之府也夫德義生民

之本也能惇篤者不忘百姓也請使郤縠公從之（元帥上卿也）

淮南子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何者先者難

爲知而後者易爲攻也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

九年之非至其使人告仲尼亦以爲寡過未能伯玉

且然而況不爲伯玉者乎（故曾子曰三省其身伯玉歲省曾子日省學者時省其度乎　誠齋文膾古今玄屑）

或曰蘧伯玉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信乎曰何害其然

也古之君子好學者有垂死而知其未死之前所爲

非者況五十乎夫道如山也愈升而愈高如路也愈

行而愈遠學者亦盡其力而止耳自非聖人有能窮

其高遠者哉（司馬光迂書）

孔子年五十爲司寇

孔鯉卒年五十歲（山東志）

檀弓子思之母死子思哭于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

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遂哭於他室



註云伯魚卒其妻嫁于衛之庶氏以子論之伯魚先

孔子卒時年五十其妻之年必與之相似且上有聖

人爲之翁下有大賢爲之子況年已及艾矣何得再

嫁庶氏此子之疑已久（黃溥言閒中今古錄）

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

孟子曰五十非帛不煖

羊殖年五十爲邊城將遠者復親（詳見十五歲）

牧犢子齊處士湣宣時人年五十無妻出薪于野見雉

雌雄相隨而飛意動心悲作雉朝飛操以自傷（古今注）

（一云衛女傅母所作）李白詩隴麥青青二月時白雉朝飛挾兩

雌錦衣綺翼何離褷牧犢採薪感心悲又云枯楊枯

楊雄生莫我獨五十而無妻（貧士錄）

荀卿字況趙人年五十始來遊學於齊田駢之屬皆已

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齊尚脩列大夫之缺

而荀卿三爲祭酒焉（已見老年互見十五）

漢朱買臣字翁子家貧讀書賣薪給食妻羞之求去買

臣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汝苦日久待

我富貴報汝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

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後爲會稽太守乘傳入

吳界見其故妻妻夫治道買臣呼令後車載其夫妻

到太守舍給食之居一月妻自經死

漢杜欽字子夏時上即位采良家女欽說大將軍王鳳

曰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侍于未衰之年而不以禮爲制則其原不可救而後來異態後來異態則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間適之心

漢孔奮字君魚除武都郡丞隴西賊隗茂等夜攻府舍殘殺郡守賊畏奮追急乃執其妻子欲以爲質奮年已五十唯有一子終不顧望遂窮力討之吏民感義莫不倍用命焉

漢朱穆爲侍御史時同郡趙康叔盛者隱于武當山清靜不仕以經傳教授穆時年五十乃奉書稱弟子

漢周勰字巨勝梁冀專國前後三辟卒不降身託疾杜



門十餘年强禦不能奪其守王爵不能滑其慮至延熹二年乃更闢門延賓享宴娛樂及秋而梁氏誅滅十二月勰卒然則識幾知命可覩於斯矣享年五十不登期考遐邇歎悼痛心失圖乃相與建碑勒銘以旌休美（蔡邕汝南周巨勝碑　汝寧府志）

漢楊震字伯起時稱關西孔子有鸛雀銜三鱣魚集講堂前都講進曰蛇鱣者卿大夫服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年五十乃始仕州郡大將軍鄧隲聞其賢而辟之

三國魏曹操令曰孤在濟南違迕諸常侍故以病還去官之後年紀尚少顧視同歲中有五十未名爲老內自圖之從此却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與同歲始舉者等耳故以四時歸鄉里於譙東五十里築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絶賓客往來之望

三國魏張茂字彥林時錄奪士女前已嫁爲吏民妻者還以配士茂上書切諫且曰臣年五十常恐至死無以報國是以投軀沒身冒昧以聞上顧左右曰張茂恃鄉里故也以事付散騎而已

三國魏荀彧字文若操餽食發之乃空器于是飮藥而卒年五十謚曰敬侯

晉褚䂮初爲縣吏事有不合令欲鞭之䂮曰被棰之材不合以爲藩落也願明府垂察乃捨之家貧辭吏年



垂五十羊祜與䂮有舊言於武帝始被升用（䂮音略）

晉潘岳字安仁作閒居賦曰僕自弱冠涉於知命之年八徙官而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不拜遷職者三而已矣雖通塞有遇抑亦拙之效也

晉陸機百年歌五十時荷旄仗節鎭邦家鼓鐘嘈囋趙女歌羅衣綷粲金翠華言笑雅舞相經過清酒將炙奈樂何

晉陶淵明遊斜川詩開歲倏五十吾生行歸休念之動中懷及辰爲茲遊　又雜詩昔聞長者言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忽以親此事求我盛年歡一毫無復意

劉宋文帝欲伐魏魏主與書曰聞彼欲自來彼年已五十未嘗出戶雖自力而來如三歲嬰兒與我鮮卑生長馬上者果何如哉

劉宋劉道憐武帝弟也裕以廬陵王義眞刺揚州蕭太妃謂裕曰道憐汝布衣兄弟宜用爲揚州裕曰寄奴於道憐豈有所惜揚州根本所寄事務至重非道憐所了太妃曰道憐年五十豈不如十歲子耶裕曰車士雖爲刺史事無大小皆由寄奴道憐年長不親其事則于聽望不足矣太妃乃無言道憐愚鄙貪縱故裕不肯用 陸龜蒙小名錄同

劉宋卞說之行年五十未有子息婦爲娶妾復積載不孕將祈求繼嗣發願誦觀音經千遍其數垂竟妾便有娠遂生男時元嘉十四年也 冥祥記 太平廣記 已見初生

梁武帝溺信佛道日止一食身衣布衣自五十外便斷房室

梁陸襄字師卿爲太子家令母憂去職襄年已五十毀頓過禮太子憂之日遣使戒喩 互見二十歲

梁劉霽母明氏寢疾霽年已五十衣不解帶者七旬及母亡廬墓哀慟過禮常有雙白鶴馴翔廬側處士阮孝緒致書抑譬霽思慕不已未終喪而卒 互見九歲 十四歲

梁張種字士苗仕梁爲中軍宣城王府主簿時已四十餘家貧求爲始豐令母卒時年五十而毀瘠過甚又迫以凶荒未獲時葬服制雖畢居處飲食恒若在喪

北魏文帝嘗登逍遙觀望嵯峨山因謂左右曰望此令人有脫屣之意若使朕年五十便委政儲宮尋山餌藥不能一日萬幾也

北周李孝貞字元操遷蒙州刺史不復留意文筆人問其故慨然嘆曰五十之年倏然已過鬢垂素髮筋力已衰宦意文情一時盡矣悲矣

榮陽高苟年已五十爲殺人被收繫頓地牢分意必死同牢人云努力共念觀音苟云我罪至重甘心受誅何由可免同禁勸之因始發心誓當捨惡行善專念觀音不離造次若得免脫願起五層浮圖捨身作奴



供養衆僧旬日用心鉗鎖自解監司驚懼語苟云若佛神憐汝斬應不死臨刑之日舉刀刃斷奏得原免 宣驗記

隋盧思道著勞生論指切當時其詞曰莊子曰大塊勞我以生誠哉斯言也余年五十咸老云至追惟疇昔勤矣厥生乃著茲論因言時云爾 又孤鴻賦序云余志學來京弱冠登朝而才本駑拙性實疎懶勢利貨殖淡然不營雖籠絆朝市且三十載而獨往之心未始去懷抱也作守東原有離羣之鴻爲羅者所獲野人馴養貢之於予予五十之年忽然已至永言身事慨然多緒乃爲之賦 互見十五 五十 六二十歲

唐太宗問羣臣今何事尤急褚遂良曰今四方仰德誰弗率者唯太子諸王宜有定分帝曰有是哉朕年五十日以衰怠雖長子守器而支子尚五十人心常念焉自古宗姓無良則傾敗相仍公等爲我求賢者保傅之

唐明皇潛龍時見僧萬廻曰五十年天子願自愛五十以後果有祿山之變

唐宣宗晚歲好長年術驛詔徵羅浮山人軒轅集至歲餘放歸臨別上問理天下當得幾年集曰五十上聞之慰悅及過密之歲春秋五十（盛定錄　東觀奏記畧同）



唐徐王元禮疾姬趙有美色子茂逼烝之元禮切責茂恚屏侍衛藥膳曰爲王五十年足矣何服藥爲以不食薨

唐辛讜居揚州五十不仕而慨然常有濟時意值龐勛反攻泗州讜與刺史固守再請兵死戰賊潰凡十月乃解卒全一州（江南志）

唐賈夷字師道少官河南尉五十歲棄家隱伊陽小水鄉和樂村鳴皐山中著書二十卷號鳴皐子後不知所終山中人竟言仙云

唐張說詩念我勞造化從來五十年　岳州夜坐詩息心觀有欲棄知返無名五十知天命吾其達此生

唐李適之在相位日會賦詩曰朱門長不閉親友恣相過今日過五十不飲復如何及罷相作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啣杯借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及爲李林甫所陷死非其罪時人寃嘆之（明皇雜錄）

唐高適字達夫年五十始爲詩詞即工以氣質自高每一篇已好事者輒傳布

唐常表徵字子明擢進士授監察御史不樂曰爵祿譬滋味也人皆欲之吾年五十拭鏡剪白冒游少年中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將爲松菊主人不愧淵明足矣

唐崔元翰舉進士年五十矣于邵以其文擢異等曰後當司詔令已而果然



唐李白雪寃詩嗟予沈迷猖獗亦久五十知非古人常有

唐杜甫詩憶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黃犢走復來庭前八月梨棗熟一日上樹能千廻即今倏忽已五十坐臥只多少行立強將笑語供主人悲見生涯百憂集

唐元結字次山大曆四年夏四月拜左金吾衛將軍兼御史中丞上深禮重方加位秩不幸遇疾中使臨問者相望夏四月庚午薨於永崇坊之旅館春秋五十朝野震悼焉（顏真卿元次山墓誌　汝州志　互見十七歲）

唐張嘉貞天子許以入相嘉貞曰昔馬周起徒步謁人主血氣方剛太宗用之能盡其才甫五十而没向使

用少壯則無及矣陛下不以臣不肖必用之要及其
時後衰無能爲也
唐韓愈潮州表曰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
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遠惡朝無親黨苟非陛下
哀而念之誰肯爲臣言者　愈與張籍書曰古人得
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爲書爲書者皆所爲不行乎今
而行乎後世者也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則
俟五十六十爲之未失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
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
唐段洪古剛峭寡合不事產業人或交之度非義輒去
以故五十不能祿



唐孟郊字東野年五十成進士作詩云昔日齷齪不足
嗟今朝放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
安花（河南府志）調溧陽尉縣有投金瀨平陵城林薄蒙翳
下有積水郊閒往坐水旁裴回賦詩而曹務多廢令
白府以假尉代之分其半俸
王播年五十始登第同年陳通方年最少因戲拊播背
曰王老王老奉贈一第言日暮途遠便同贈官也播
曰擬應三篇通方曰一之爲甚其可再乎王銜之及
爲相通方竟爲所困而終（黃璞閩川名士傳　詳見陳通方二十五歲事內但
王年作五十六與此異）
唐司空圖五十詩閉身事少只題詩五十今來覺陡衰

唐白居易詩青山舉眼三千界白髮科頭五十人　從
途氣味已諳盡五十不休何日休　五十江城守停
杯忽自思　莫學爾兄年五十蹉跎始得掌絲綸
五十未全老尙可且懽娛　聞行簡恩賜章服喜成
長句寄之云吾年五十加朝散爾亦今年賜服章齒
髮恰同知命歲官銜俱是客曹郞榮傳錦帳花聯萼
綵動綾袍雁趁行大抵着緋宜老大莫嫌秋鬢數莖
霜
唐沈千運濮中言懷詩一生但區區五十無寸祿　汝
墳示弟妹詩云今日天氣暖東風杏花坼筋力久不
如却羨澗中石神仙杳難信中壽稀滿百近世多大



傷喜見鬚髮白杖藜竹樹間宛宛舊行蹟豈知林園
主却是林園客（汝寧府志）
唐翟楫年五十無子繪觀音像以祈子其妻夢白衣婦
人以盤擎兒遂生男
唐杜牧夢人告曰爾應名畢復夢書皎皎白駒字或曰
過隙也乃自爲墓誌悉取所爲文章焚之卒年五十
唐御史中丞薛存誠再入亞臺及廳吟曰捲簾疑客到
入戶似僧歸後月闕吏晝寢夢見僧童數十持香
花幢蓋作梵唱入臺吏呵之一僧自稱識達是中丞
弟子來迎本師吏曰此中丞本非僧侶奈何入臺門
識達曰中丞原是須彌山東峯靜居院羅漢大德

謏與天人言意涉近俗謫來俗界五十年今足合歸
故來迎耳閽吏將馳報遂驚覺後數日薛公遇疾而
薨其年正五十矣（續玄怪錄）
唐寧王傅袁嘉祚年五十應制授垣縣縣丞門素凶爲
者盡死嘉祚到官而丞宅數任無人居屋宇摧殘荆
棘充塞嘉祚剪其荆棘理其墻垣坐廳事中邑老吏
入皆懽勸出不可既而魅夜中爲怪嘉祚不動伺其
所入明日掘之得狐狐老矣兼子孫數十頭嘉祚盡
烹之次至老狐狐乃言曰吾神能通天預知休咎願
舍我我能益於人今此宅已安捨我何害嘉祚前與
之言備告其官秩又曰願爲耳目長在左右乃免狐



後祚如狐言秩滿果遷數年至御史狐乃去（紀聞）
南唐陳貺有詩名被召獻景陽宮懷古詩官之不受賜
粟帛還山五十方娶有慶之者曰處士新婚燕爾樂
乎答曰僕久處山谷莫預世事不知衣裾之下有寧
馨事
五代唐趙鳳病足居家疾篤自筮投著而嘆曰吾家世
無五十者又皆窮賤吾今壽過其數而富貴復何求
哉
宋太祖嘗與道士混沌者游道士飲醉歌曰金猴虎頭
四眞龍得其位至醒詰之則曰醉夢豈足憑耶及受
禪乃庚申正月初四日也自御極不再見開寶乙亥

上巳幸西洛見之喜邀中人密引至後掖語曰我久
欲見汝決尅一事無它我壽還得幾多在曰過是年
十月二十日夜晴則可延一紀不爾則當速措置留
之後苑或見宿木末鳥巢中數日不見至朝上御太
清閣望氣晴明心喜俄而陰霾四起急下閣召太宗
至對飲悉屏宦妾但遙見燭影下太宗時或避席上
引玉斧戳雪顧太宗曰好做好做五鼓周廬者寂無
所聞帝已崩矣時年五十（宋張淏雲谷雜記）
宋李璨自蘇州常熟縣令赴調初父嵩漢末被誅至是
李昉爲訟其寃且言周太祖已爲昭雪贈官還其田
宅錄璨而官之然璨年幾五十尚淹州縣之職臣昔



與之同難豈意叨遇聖明儻推一視之仁澤及衰微
之祚則已往之寃獲伸于下而纔絕之恩永光簡册
矣詔授璨著作佐郞（松與昉同宗且同里時謂松爲東李家昉爲西李家）
宋孫復字明復退居太山之陽枯槁憔悴鬚髮皓白家
貧不娶故相李廸守兖就見之嘆曰先生年五十一
室獨居誰事左右不幸風雨飲食生疾奈何吾弟之
女甚賢可以奉先生箕箒先生固辭廸曰吾女不妻
先生不過一官人妻先生德高天下幸壻李氏榮貴
莫大于此先生于是曰宰相女不以妻公侯貴戚而
以嫁山谷衰老藜藿不充之人相國之賢古無有也
予不敢不成相國之賢名遂允娶之（李氏亦甘淡薄事其夫盡禮）

宋王闢之澠水燕談已見四十

宋趙師民字周翰九歲能文舉進士第年五十來京師近臣張觀宋郊王堯臣龐籍韓琦明鎬列薦爲國子監直講兼潤冀二王宮教授互見四十四歲

宋邵堯夫無名公傳無名公生於冀方長于冀方老于豫方終于豫方年十歲求學于里人遂盡里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一二矣年二十求學于鄉人遂盡鄉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三四矣年三十求學于國人遂盡國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五六矣年四十求學于古人遂盡古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七八矣年五十求學于天地遂盡天地之情欲求已之滓無得而



去矣

宋歐陽修年五十二月使契丹還進北使語錄

宋歐陽修序梅聖俞詩云予友梅聖俞少以蔭補爲吏累舉進士輒抑于有司困于州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爲人之佐鬱其所畜不得奮見于事業

宋劉渙字凝之爲潁上令以剛直不能事上官棄去家于廬山之陽時年五十同年歐陽修高其節作廬山高詩以美之一作五十餘語異兩存之又見五十餘互見八十一歲

宋王安石用事賢士多謝去楊繪言老成之人不可不惜當今舊臣多引疾求去范鎮年六十有三呂誨五十有八歐陽修六十有五而致仕富弼六十有八而引疾司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散地陛下可不思其故乎

宋蘇軾與李公擇書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慳耳而文以美名謂之儉素然吾儕爲之則不類俗人眞可謂淡而有味者

宋秦觀陳令舉妙奴詩主人藹藹邦之良少年射策謁未央天欲文彩老更昌故使歛翮寬翱翔五十僅補尙書郞互見十二歲女類

宋黃庭堅荅元輿詩君不能入身帝城結子公又不能擊強有如諸葛豐法當憔悴百寮底五十天涯一禿翁



宋米芾十紙說越陶竹百杵在油拳上緊薄可愛余年五十始作此紙謂之金版也

宋鄭俠字介夫觀孔義甫與謝致仕詩有感云古人蒞官政五十曰艾服公年未五十愬請竟從欲稱彼服與輌進退遺佳躅三揖就恩榮一辭託岩谷由公仕以觀其庶無愧恧

宋王禹偁北樓感事詩甘貧絕誅求易退無羈縻五十擬歸耕何必懸車朞

宋侯延廣寧州被病上遣御醫馳驛視之醫至疾已亟延廣謂中使李知信曰延廣自度必不起家世受國恩今日得死所矣但恨未立尺寸功以報上耳言訖

而卒年五十上聞之爲出涕（互見童幼）

宋孔武仲信州學記云所謂人倫者豈他乎哉其分見於君臣父子之間其守寓於仁義忠信之際其文禮樂詩書其聲籥鼓琴瑟士之志於道者不憚歲月以游心於其間至於四十年焉則可以仕矣此聖人所謂不惑之時也涵之益廣濟之益深又十年則性命之理較然於前若數一二則可以爲大夫矣此聖人所謂知天命之時也然則知天命當在四十之後而學之所教者未成材之士也（西江志）

宋彭天益大觀初上封事力言權奸誤國年五十即致仕居司空山脩然有物外意



宋張夔五十登第七十致仕卒年九十有三夔自茂名宰遷知新州高宗嘗書名於屏曰南有張夔北有周昕（廣東志）

宋歐陽守道云子孫爲先世保墳墓固不當以禍福報應論然予行年五十觀人間興廢絕續亦多而所謂禍福報應者理出於此甚昭昭矣詩曰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書曰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詩書言禍福未有不歸之祖先蓋其氣脉至親與泛言鬼神不同也（西江志）

宋孫承祐少時嘗夢人以蓍草一本增其一而授之既寤以語所親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今增共一我壽止於此乎果五十而卒

宋程俱字致道題張太丞男園亭張侯翰林客金龜著朝班五十未云老幡然歸故山歸來謝奔走治此五畝園

宋葛密仕至太常博士天性恬靖年五十忽上章致仕姻黨交止之笑曰侯罪疾老死不得已而休官者安得有餘裕哉即退居號草堂逸老（年八十四乃終子書思仕至朝奉郎）

（亦告老父子歸休皆不待年卒年七十三）

宋范成大字致能乙未元日用除夜前韻書懷今年五十矣詩云浮生四十九俱非棲上行藏與願違縱有百年今過半別無三策但當歸定中久已安心竟飽



外何須食肉飛若使一坵井一壑還鄉曲調盡依稀

宋林光朝字謙之送別使君黃中易守延平詩三千儀禮非綿蕝五十行春尚絲衣

宋李孝基字伯始累官光祿卿與父東之同謝事幾年五十士大夫美之以比二疏

宋陸游舟中作云詩人無復同盟在酒債何時一洗空已迫耄年宜易感人生五十即稱翁

宋葉適送王通判詩左原冢孫產巴東山靈地異兼長雄自小赤心天與通可惜五十方治中

宋袁昇爲郡小吏夫妻俱近五十無子其妻貲遣之往臨安置妾既得妾察之有憂色且以麻束髮外以絲

飾之問之泣曰妾故趙知府女也家四川父歿家貧故鬻妾以爲歸葬計耳郎送還之其母泣曰計女聘財猶未足以給歸費且用破矣將何以酬汝徐曰賤吏不敢辱娘子聘財盡以相奉且闘其家尚不給盡以囊中資與之遂獨歸妻迎問之曰妾安在告以其故且曰吾思之無子命也我與汝周旋久若有子汝豈不育必待他婦人乃育哉妻亦喜曰君設心如此行當有子矣明年生韶（後爲浙西使孫洪官郡司馬）

宋趙蕃字昌父年五十猶問學於紫陽既耄猶患末路之難命所居曰難齋（卒年八十七 西江志）

宋竇從周字文卿志尚冲雅年五十偕弟澄從學朱子得操心之要（及歸築室講道一夕盜入其宅睥睨久之知爲從周居謂其徒毋驚此公相率去）



宋陳準字正臣星子人以父蒙蔭補官年五十郎掛冠歸號清隱散人有別署在石屋間文公爲扁石屋書堂後孫畦以通直郎致仕祖孫相望皆盛年納祿云（江西志 父蒙字思文志一作五十餘歲）

宋莫伯鎔字器之少有高志年五十郎歸休

宋黃琮字子方爲福州方田指教官時號循吏年五十以母老丐歸傳崧鄉薦不起母喪哀瘠不食甘露降於總帷三日郡縣廉訪琮曰豈敢以冥莫要人欺君耶

宋陳去非詩老夫五十尚可凝憑軒一賦會真詩（黃修職附中送芍藥）

宋楊輔世字昌英達齋其自號也終官左宣教郎得年五十誠齋序其文哭曰賢如吾叔父文如吾叔父而止於斯既不位而不年天歟人乎雖然斯人無遇於今斯文當有遇於後也（西江志）

宋包恢三陸先生祠堂記象山自其幼時已如成人淵乎以道能定能靜嘗謂學問惟有一實一實則萬慮皆碎使假以年聖域固其所優入而過化存神上下天地同流之功用亦其所優爲也孰謂其年僅止知命哉（西江志）



宋趙孟僩宋宗室文天祥見之曰瑚璉器也後天祥赴闕孟僩留吳中僅五十宋亡元欲官之固辭以疾遂去吳依親交以居絕口不談宋事（浙江志）

金張潛年五十始娶譽山孫氏亦有賢行夫婦相敬如賓負薪拾穗行歌自得不知其貧也嘗行道中拾一斧夫婦計度移時乃持歸訪其主還之

元康希憲年五十寢疾十一月十九日夜有大星隕于正寢之旁流光照地久之方滅是夕希憲卒（五見九 歲十九 三十歲）

元王文翰性至孝家貧備書養親年五十母目雙瞽翰每夜默禱於天母目復明人以爲孝感（太原志）

元范梈題皮野逸亭方丈新亭隱叢篠下有長風蔭新沼杖間白日漏遊絲空外青烟送飛鳥人生百歲今半之更百千歲將奚爲麻姑自是好風骨按行蓬島歸何時 西江志

元唐義橋三十喪父母五十猶衰麻

元劉德孝事後母何氏傭工取值寸錢尺帛皆上之四弟竝何出德撫愛尤篤年五十未娶稱貸得錢悉爲弟求婦諸弟亦化其德一門藹然鄉里稱爲劉佛子 陝西志

明王禕學海齋銘盱江吳尚志先生名其居之齋曰學海志爲學也揚雄氏曰百川學海而至於海夫海之



爲物鉅矣百川細流也學海而至於海無亦由其不息之功歟嗟乎君子爲學苟不息也聖人之道雖大其有不至者哉百川學海惟其不息而至於海君子學道惟其不息而至於道其理一耳尚志志於學者也年已及艾而學焉之功罔或少間吾知其至於道也必矣故爲銘以諗之 西江志

明顧恂餘年五十生子鼎臣既壯每夜焚香表祈父壽願以已壽益親一夕夢黃鶴從天飛來近視之郎所焚表也後一大院字有硃批字數行末云自此以後閒田單火牛遍行無滯至乙丑登狀元父年八十猶及見云

[illegible]方獄夫晉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參預機務以病乞骸骨不許少傅李時爲請始許暫歸調治詣時謝曰吾得稅駕公之賜也異日主上問及幸爲道癈疾不堪用狀時日公以台鼎爲桎梏耶何避之深也復命乘傳歸治第西樵山麓讀書談道優游十載卒獻夫年僅五十輒辭樞筦其急流勇退世所罕覩 廣東志 互見遺腹七歲

明楊博字惟約別號虞坡年十七舉於鄉二十成進士未四十而御史中丞甫五十而宮保其爲御史大夫也尊人舜原公無恙三掌邦政再掌邦治子以文武魁天下六卿一品父子生得者國朝才兩家而公居



一焉 生正德己巳五月二十四日卒萬曆甲戌八月二十三日壽六十六 平陽志

明焦竑字弱侯從耆學耿公楚侗聞道甚早耿稱此生宿學懿行當魁海內諺云文德成梁金陵發祥是橋乃公首義創也年五十登狀元果應其讖

明韓忠定文年五十時喪其閫夫人子輩數以再娶并納妾爲勸言及輒怒云我年已至此復何爲哉卒獨處唯一室雖使婢亦不容入過冬寒命小孫溫足教其念書作對句雖處極貴自奉甚薄其清心寡慾如此 崔銑後渠雜記 一云老而形神堅壯百歲 有光年八十餘卒 互見初生八十六歲

明厲金年五十遂獨居未嘗畜媵妾至七十四卒

明王軒字敻臣經術精專以貫爲松谿教諭年五十無

子棄去不赴陽明為賦當年一詩　家本饒中落晚
年藝菊後圃號曰肥香道人年八十三卒
明王琦字文進督學致仕歸年五十在官清介門無私
謁居閒值歲杪冬雪偃臥不能出門戶却餽不受竟
以饑寒卒
明婁堅字子柔經明行修為學者所宗年五十貢於春
官不仕而歸詩文爾雅工書法人爭傳購之晚與唐
叔達程孟陽為練川三老江南志
明卜璠字樸菴行年五十即不關家務日以施藥掩骸
放生修路為事子鐘孫履吉皆擢巍科壽八十有七沐浴端坐呼家人羅拜而逝三日就殮面光如生江南志



明吳宗兗字魯於慕披裘翁故處為蒹葭莊居之年五
十自為棺號大歇龕鐫名其上古稀有餘乃卒江南志
明邵濟字濟時同知廣州府五十輒投簪曰瘴鄉南荒
豈可戀戀以繫母思
明胡文泰事母極孝膳必躬視冬夏必溫凉寢桄糞便
必親驗之自五十後寢食未嘗少離母側
明高槃楚字問南性孝年五十見父色不怡輒跪而受
教
明丁禧襲父指揮年五十猶無嗣息人有勸其禱祀者
禧曰人受命於天而得生於祖與其乞靈土木曷若
乞靈於親乎歲時伏臘必走謁塋下具牲牷申誠悃

雖風雨寒暑未嘗愆期一日冒雪而往拜謁竟瞻視
隴上故有楲樹方隆冬見碩果一如拳異而攜歸與
室人啖之遂有娠生子弘潮得世襲江南志
明劉本用字汝玉登進士年已五十同籍或諷稍隱其
年本用曰始入仕而欺君賢者不為後以引例致仕歸囊蕭然自適其齋柱曰心性無虧千古快兒孫莫怨一官貧江西志
明柯春早字梅賓母卒每一哭嘔血數升年已五旬尚
嗷嗷孺子泣不久竟嘔血卒
明王汝濂孝於母屢舉不第第時年五十矣曰一羈職
事即不得時時奉慈顏於膝下即托疾拂衣歸養遇
有時物母未嘗不以入口母卒時方隆冬旦夕號哭忘寒患鶴膝遂終身不仕平陽志



明紀純鼓鸞晨征詩云三千道路憐金劍五十功名笑
布衣彰德府志
明高明乞終養疏云臣之父母止臣一子竟使隔離情
豈堪處且臣雖弱病年方五十父母癃體俱將八旬
臣如未死委致之日尚遂父母縱安生存之時能幾
將欲就以奉養江流險阻豈暮年事將欲數以書問
忉忉兒語徒割老懷使臣今以往倘罔回期臣悲父
母之喪父母思臣之疾兩地一情牽纏曷已是必各
傷心志泣愴肺肝心肺漸傷性命可慮若臣因父母
喪生百死何論脫父母因臣致斃死有餘辜臣是以

再滴血誠塵瀆天聽伏乞皇上大推孝理特降慈仁
察臣微誠允臣歸養臣亦豈敢釋然長往也且養且
藥益進益修誓當再竭駑駘以俟驅策甘心隕首用
報殊恩西江志

明朱元旻事母至孝母性嚴年五十嘗受笞退而擊鮮
池上寒僵誤墮水母疑其受笞而慍益大杖之旻終
不敢辨妻被譴不悅於姑旻屏不相見者十載後母悟始召其妻還浙江志

明史五常父萱任廣東按察司僉事卒於官五常始七
歲母以幼且無資不能歸葬遂權厝之携五常北返
每諭之曰汝父棺中有大錢可驗待汝長成時尋骨
歸葬則汝可報父恩而我可盡婦道矣後母歿五常



年五十乃往至殯所求焉既至弗獲旦夕泣告於天
路人憐之遺以飲食數日憲幕張珪知之為白于臺
馳簡巡司李斌多方物色果得所殯遺骸大錢猶在
五常以禮歛櫬當道重其孝給以舟車路費贈以詩
文既返葬結廬墓側居三年廣東志

明陳兩湖先生官翰林抗直忤貴人意飄然解組歸臥
龍津之上時年僅五十耳而鄒文莊羅文恭先後以
言事奪官還里公歲時往來兩公間論心講業悟日
益徹蓄日益邃西江志互見二十七歲

明王時槐字子植師同縣劉文敏及仕徧質四方學者
自謂終無所得年五十罷官反身實証始悟造化生
生之機不隨念慮起滅學者欲識真機當從慎獨入
年八十四卒西江志

明龐嵩字振卿守曲靖地故雜彝難治嵩曲加訓誨彝
風漸變居二載以老罷而年幾五十蓋忌者中傷云
廣東志互見老年

明顏璞字伯璋任沛縣知縣北兵來攻急璞呼弟珏暨
次子有為曰孤城無援事不可測倘有難汝脫身還
家白大人璞既為人臣子職弟克盡矣又名為士臨
難豈容免乎賦詩題察院壁曰太守諸公鑒此情祇
因國難未能平丹心不改人臣節青史誰書縣令名
一木豈能支大廈三軍空擬作長城吾徒雖死心無



媿望采民艱達聖明漏下二鼓兵入指揮王顯迎降
璞具冠帶升堂南望拜雖縊死年五十有為自刎以
從

明邱瑜聞李自成兵至書絕命詞云百歲春光强過半
匡時力短愧鳴珂詩書萬卷都無用惟有先賢正氣
歌因死晷遲遂被執後閉目縊死

明吳偉業贈冒辟疆序余獲交于賢士大夫不為少矣
流離世故十不一存幸與辟疆生長東南年齒相亞
君方始衰吾已過二昔人所謂遺種之叟吾兩人足
當之耳江南志

凡九歲而下女御以上未滿五十者悉皆進御五十則

止后及夫人不入此例五十猶御故內則云妾年未滿五十者必與五日之御則知五十之妾不得御矣卿大夫士妻進御之法亦如此（小星志 檀几叢書）

白虎通禮內則曰妾雖老未滿五十必預五十之御滿五十不御俱爲助衰也

正字通姆音母女師也婦人五十無子出不復嫁以婦道教人者

晉壽張女子張雨蚤喪父母年五十不肯嫁留養孤弟二人教其學問各得通經皆爲聘娶成善士謝夷吾爲令薦于州府使各選舉表復雨門戶（蘇士潛蘇氏家語 山東志載張明女）



元曹處女名雪字玉英年十三善鼓琴十五工詞翰母歿竭力躬營葬年五十不嫁嘗自誓曰死作處女塚至正間錢塘喪亂處女閉戶三日餓而死楊廉夫弔之以詩曰曹處女白雪霙抱玉眞珠擎十三善鼓琴不作濮上聲十五弄彤管不作花草情叮嚀媒與妁必嫁與公卿英英馬上郎貂帽織衣裳官家挺處女願作處女郎昨日交處女幣今日催處女粧貯以黃金屋薦以白玉床大珠連理帶七寶合歡囊大珠五十萬七寶百萬鑑黃羊尾如扇文雞若鳳凰置酒結高宴長跪起行觴處女誓慈母有死不下堂慈母莫敓志皎節如秋霜嗟嗟曹處女處女節獨苦事母終母喪母墳成負土白髮五十秋五十終處女誓作處女墳南山華表柱荒城兵火交三口不開戶生作獨月娥死作黔婁女我作處女辭用激城中三嫁婦（浙江志）

明陳和妻高氏和卒教子奉翁姑翁姑歿以禮殯葬年五旬嘗流泣謂所親曰妾葬翁姑於心頗盡妾父洪武間舉家流移河南之虞城不幸父死旅葬城北母乃以褁木小車輞同埋識之比還家母亦死弟幼且儒慈欲舁父遺骸歸合葬焉乃卜日遂抵虞城至葬所墳塚纍纍不能辨哀聲不絕乃以髮繫於轂上遊行自朝及夕至一小塚覺轂重不行卽開其塚其所



識輞宛然知爲父骨無疑矣遠近來觀者咸驚異之贍遺以歸既卒事孀居煢然人稱爲節孝云（直隸志）

明林廷妻陳少松女年十七適廷未踰年廷病劇製木主授氏而卒氏自縊壞戶救之仆地遂血貫雙腑年五十病且死爲棺自題曰復主廬遺命與主俱瘞故篋中有橫江詞云日落孤帆盡江流片石徵千秋明白水不逐海風吹此言志之作然生前無一字示人（湖廣志）

明高澄祖母五十目雙瞽澄傷之因素食不去左右久之目復明（湖廣志）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 五十餘歲

漢楊震孤貧好學通達博覽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教授二十餘年不答州郡禮命衆人謂晚暮而震志愈篤鄧隲聞而辟之時震年已五十餘綱目

趙秋字子武輕財好施鄰人李立度母死家貧無以葬秋曰赴死生救不足吾之本心也家有二牛遂以與之立度得以葬母他年秋夜行見一老母與秋金一餠曰子能葬我是以相報子五十以後當富貴不可言幸勿忘立度也後果如母言官至極品衛輝志



三國賈洪字叔業曹操以其爲超作露布不卽敘病亡時年五十餘仕不至二千石時人爲之恨

晉羊祜九世以清德稱爲兒時遊汶濱有行父止而覩焉嘆曰處士大好相善爲之未六十當有重功於天下卽富貴無相忘遂去莫知所在互見五十八歲

晉王祥字休徵事後母三十餘年母終乃出仕年過五十矣後仕至太保封睢陵公年八十九薨

王羲之十七帖云吾年垂耳順推之人理得爾以爲厚幸但恐前路轉欲逼耳人年五十不爲夭六十則稱下壽

晉雷次宗字仲倫南昌人與子姪書曰吾少多病又性好閑雖在童年志棲物表弱冠入山事釋和尚於時師友淵源務宏聖道玩心佛理夜以繼日樂而忘憂二十餘載淵匠既傾良朋凋喪積以釁逆心慮荒衰遂與兒曹歸耕壠畝山居十年甫踰知命前途幾何及耄未至昏倘可厲志成來生之津梁偷樂空閑宿心所至汝等冠娶已畢吾復何憂但願守全以保令終自今家務大小一勿見關子平之言可以爲法江西志巳見二十歲文稍節

晉陶淵明與子疏曰吾年過五十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游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已必貽俗患僶俛辭世使爾幼而饑寒按五十當作三十蓋從此十一年閒自潯陽至建業再返又至江陵再返故云東西遊走及四十一歲序其倦遊於歸去來云心憚遠役若年過五十時投閑



十年矣尚何遊宦之有

晉時劉聰僭國號漢國臣陳休卜崇爲人清直宦官王沈郭猗等深疾之卜幹謂曰沈等勢力足以回天地卿輩自料親賢孰與竇武陳蕃休崇曰吾輩年踰五十職位已崇惟欠一死耳死於忠義乃爲得所安能俛首低眉以事閹豎乎

劉宋宗愨爲豫州刺史吳喜爲典籤每多違執愨怒曰宗愨年將六十爲國竭命止得一州如斗大不能復與典籤共臨之喜稽顙流血乃止初皇子爲方鎮多幼時主皆以親近左右領典籤王是雖長王臨蕃素族出鎮皆以典籤出納教命刺史不得專其職

劉宋何子平事母至孝爲揚州從事月俸得白米輒貨

市衆麥人或問之答曰尊老在東不辦常得米何容
獨食白粲母喪年將六十有孺子之慕晝夜號叫暑
避清凉冬不衣絮五見少壯
劉宋孫道德奉道年過五十未有子息有沙門謂曰必
願有兒當至心禮誦觀世音經此可冀也遂投誠歸
誦觀世音少日之中而有夢應婦即有孕生男冥祥記
太平廣記已見初生
北魏張湛字子然弱冠知名凉土仕至兵部尚書凉州
平入國年五十餘矣賜爵南浦男加寧遠將軍
北魏陽固丁母憂號慕毀瘠杖而能起練禫之後酒肉
不進時固年踰五十而喪過於哀鄉黨親族咸嘆服
焉
隋韋世康刺絳州有止足之志與子弟書曰吾生因緒
餘夙霑纓弁四紀於茲今耄雖未及壯年已謝霜早
梧楸風先蒲柳祿豈須多防滿則退年不待暮有疾
便辭子弟報以事恐難遂他日休暇謂子弟曰吾獨
功遂身退古人常道今年將耳順志在懸車汝輩以
為云何子福嗣贊之因侍宴再拜乞骸骨于是出拜
荊州總管
隋李密致書於唐高祖呼為兄請與合從殪商辛於牧
野執子嬰於咸陽高祖覽書笑曰密陸梁如此吾方
定京師未能東略報曰天生烝民必有司牧當今之



牧非子而誰老夫年踰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
鱗附翼惟冀早膺圖籙以寧兆庶宗盟之長屬籍見
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殪商辛於牧野所不忍言執
子嬰於咸陽非敢聞命密得書大喜曰唐公見推天
下不足定矣顧天下無可慮者鴻書賓錄談
唐宗室則之嗜學年五十餘尚執經太學嗣曹王皋薦
之
開元二十五年鄭虔為廣文博士有鄭相如者年五十
餘自隴右來應明經以從子謁虔虔待之無異禮他
日復謁禮亦如之相如因謂虔曰叔父頗知某之能
否夫子云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某亦庶幾於
此若在孔門未敢躋於顏子如言偃子夏之徒固無
所讓虔大異之因詰所驗其應如響虔乃杜門累日
與言狎因謂之曰若然君何不早為進取而遲暮如
是相如曰某來歲方合成名所以不預來者時未至
耳虔曰君當為何官曰後七年選授衢州信安縣尉
秩滿當卒虔曰吾之後事可得聞乎曰自此五年國
家當改年號又十五年大盜起幽薊叔父此時被玷
汚如能赤誠向國即可以免遷謫不爾非所料矣明
年春相如果明經及第後七年調改衢州信安尉將
之官告以永訣涕泣為別後三年有考使來虔問相
如存否曰替後數月暴終於佛寺至二十九年改天

寶十五年安祿山亂東都遣僞署西京留守褒遁僞
至長安驅百官至東洛度至東平僞署水部郎中乃
思相如之言佯中風疾擄市令以自汚而亦潛拜章
疏上肅宗肅宗卽位靈武其東京平令三司以按受
逆命者罪度以心不附賊貶台州司戶而卒唐鑑略前定錄
唐杜甫暮歸詩年過半百不稱意明日看雲還杖藜
唐張仲武爲雄武軍使遣吳仲舒入朝請以本軍擊回
鶻時陳行泰殺留後史元忠邀節制未報張絳攻殺
行泰求帥軍李德裕因問仲舒北方事仲舒曰行泰
絳皆遊客人心不附仲武舊將張光朝子年五十餘
通書習戎事性忠義願歸欵朝廷舊矣德裕曰卽以



爲帥軍得毋復亂乎答曰仲武得士心受命必有逐
絳者德裕入白帝乃擢兵馬留後絳果爲軍中所逐
唐韓愈送諸葛覺往隨州讀書詩鄴侯家多書插架三
萬軸一一懸牙籤新若手未觸爲人強記覽過眼不
再讀偉哉羣聖文磊落載其腹行年五十餘出守數
已六京邑有舊廬不容久食宿臺閣多官員無地寄
一足
宋徐積元祐初近臣合言積養親以孝著居鄉以廉義
稱道義文學顯於東南今年過五十以耳疾不能出
仕朝廷方詔舉中外學官如積之賢宜在所表乃以
揚州司戶參軍爲楚州教授互見三歲

宋程頤哲宗初司馬光呂公著共疏其行義曰伏見河
南府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
禮法年踰五十一作五十三不求仕進眞儒者之高蹈聖
世之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卒年七十五張載稱
其兄弟從十四五時便脫然欲學聖人故卒得孔孟不傳之學以爲諸儒倡　互見十四十八三十四五
十五五十六七十五
宋孔平仲送謝仲規致仕詩公年五十餘鬚髩黑如漆
朝廷方進用未是掛冠日又非力不任數以自身乞
人疑狗虛名今也踐其實蕭然巢許姿臭腐視冕紱
東南富人材卿相近間出急流能勇退千古未有一
宋宋祁筆記云余年過五十被詔作唐書精思十餘年



盡見前世諸著作乃悟文章之難也雖悟于心又求
之古人始得其厓略因取視五十以前所爲文赧然
汗下知未嘗得作者藩籬而所效皆糟粕芻狗耳詳見
二十四歲
宋楊萬里夜雨詩憶年十四五讀書松下齋寒夜耿難
曉孤吟悄無儕蟲語一燈寂鬼啼萬山哀雨聲正如
此壯心滴不灰卽今踰知命已先十年衰不知後此
者壯心肯更回
宋劉珙字共父喪繼母卓氏年已踰五十盡哀致毀
宋楊大異字同伯提點廣東西刑獄廣海幅員數千里
道不拾遺報政爲最未六十卽丐致仕不允章四上

得請卒年八十二

宋王襄經術登科年未六十請老事孀嫂如母養孤甥如子教誨後進賙恤鄉里以學行稱詔賜號處士

宋劉渙字凝之年五十餘爲潁上令郎致仕歸隱于廬山築室種蔬而食之無求于物人皆師尊焉已見五十五見八十一歲

宋李寅請老年未六十母尚無恙子虛已通判洪州僕轝迎侍寅至豫章樂其山水曰此可以終吾身也遂臨州之東湖築第宇以居虛巳分司以歸年六十九

宋葛洪登淳熙進士時方禁道學爲考試官獨以不背師學對既足舉員又以不登權門遲回下僚年垂六



十始除籍田令守盱眙陞提點江東刑獄按吏不法一章十七人雖親友不免浙江志

宋趙汝價字仲和仕永興縣丞眞德秀嘗以固窮之節許之年未六十棄官結廬於縣南蛟坑之帶山西江志

宋湛俞字仲謨爲轉運判官年五十餘休致居於閩之館前鄉人因名其地爲旌隱坊

金宗室勗剛正寡言海陵方用事朝臣多附之者一日大臣會議海陵後至勗面責之曰吾年五十餘猶不敢後少年强健乃敢如此海陵跪謝互見十六歲

金張汝弼字仲佐爲尚書右丞懷表乞致仕世宗使人止之曰卿年未老未可退也進左丞與族弟叅知政事汝霖同日拜族里以爲榮有年未六十而乞致仕者上不許汝弼曰聖旨嘗許六十致仕上責之曰朕嘗許至六十者致仕不許未六十者且朕言六十致仕是則可行否則當言卿等不言皆此類也

元吳澄送程鼎實序云月巖先生程公志行清峻嚴恪不苟合不輕進而溫然四海爲春之意行於萬仞礫卓之間使公而展所蘊名公卿也被其澤者幾千萬人而嶔崎歷落年餘五十乃擢乙科官至經府元僚而止歷數挙始以康寧壽考終西江志

元兩浙都轉運使康希貢沈默寡言樂善有守至元二十七年七月末旬下血適其兄叅政公以事來杭八



月日疾革沐浴易衣冠而逝家人擧哀久之忽搖手止哭者謂叅政公曰吾與兄生同胞相離十餘年今幸會于此謂必能接杯酒之歡數月而別豈一病至此今將永訣寧無一杯飲之相餞乎時久不飲酒叅政公手斟酪漿一杯飲之且謂曰吾父母去矣大兄去矣平章兄去矣五弟六弟又去矣吾二人年各五十而上死不爲夭汝勿以妻子之故亂汝心汝之妻子吾竭力以恤之汝去之後吾繼汝去矣公手止曰有囑其弟端及其子可忠侍勉以忠孝促令鞴馬既告辦復臥而逝身後家無一錢行臺賻楮幣五十疋乃得歸中山鈎玄

元朱元宇子虛舉茂才以奉親辭年踰五十乃就官垂二十載致仕歸蕭味清齋行不用杖江南志

元有李總管者官三品家巨富年逾五十而無子往卬術者曰祿壽不必言但推有子否術者笑曰君有子矣何爲紿我李曰我實無子豈紿汝耶術者怒曰君年四十當有子今年五十六矣非紿我如何同坐皆軍官見二人爭執甚訝之李沉吟曰吾年四十時一婢有娠吾以職事赴上都比歸則吾妻鬻之矣莫知所往若有子則此是也術者曰此子終當還君時坐中一千戸邀李入茶坊告之曰十五年前吾亦無子因置一婢則已有孕適吾妻亦孕兩月間各生一男



今皆十五六矣豈君之子也兩人各言婦年貌相同李歸告妻妻素悍妒至是見夫無嗣頗慚而憐之翼日盛享千戸於家千戸先歸南陽李以實告乞假於所管大官大官曰此美事也我當與汝奏聞既得旨給驛行費皆官辦李至厚餽千戸設宴其宅千戸命二子出拜風度不殊衣冠如一莫知何者爲已子致請於千戸千戸曰君自認之李諦視良久天性感通前抱一人曰此吾子也千戸曰然於是父子相持而哭坐皆墮淚舉杯交賀大醉而罷明日千戸答禮會客謂李曰吾既與君子矣豈可使母子分離今并其母以奉李喜出望外同都携見大官大官曰佳兒也引之入覲遍籍宿衛後亦官至三品輟耕錄

元進士程養全兵亂死國事其臨危自祭文曰幼學卅行剛直自任非腐儒也出身科第官至七品非賤夫也寧國龍游粗著廉介非污吏也年踰五十爲國而死非正命猶正命也程文憲中州野錄

元陳謙字子平年三十始受室踰五十父病革思食鱖而父歿謙終身不食鱖見三十歲江南志　已

明建文君少子文世者建庶人也生二歲而建文失國幽中都廣安宮英宗復辟感南內事出之聽其婚娶出入庶人二歲幽五十餘乃出出不辨牛馬竟卒謚文太子絕一作五十六又見五十六歲



明金幼孜洪厓山房歌揭來屆從金臺北載筆還爲兩京客漸覺奔馳筋骨衰纔過五十頭俱白西江志

明胡儼玉笥白雲圖詩序云余弱冠時先君携上塚拜某塋則曰某祖也又某塋則曰某祖也今歲月雖久猶歷歷在耳目徒以竊祿無補不得展桑梓之敬而祖宗塋壠未嘗敢忘年過半百浸尋就衰引領南望徒有慨然永嘉謝庭循善畫爲余作玉笥白雲圖余時展玩遙岑列岫寸碧千里寄遐思於丹青對白雲之縹緲情不能已繫之以詩西江志

明王禕贈陳伯柔序云伯柔之學爲經則推本於吳文正修辭則取法於虞文靖蓋庶幾立言以通二公之

跳躑而今年幾六十亦既老矣前哲日遠斯文之墜
緒猶千鈞之一髮續而承之其不在於人乎西江志
明楊璉爲戸部員外郎廉愼自將年逾五十郎引病歸
室常如磬或勸之官璉歎曰人生幾何官豈可常居
耶若爲貧而仕吾親既不逮是身與妻子計也心竊
耻之乃以卜自給廣東志
明曾彥字士美成化戊戌進士第一時年幾六十祭酒
邱濬書歸第綵旗對云江右賢科十回虎榜魁天下
西昌文運三應龍洲過縣前都人榮之西江志
明鄭旲字祖欽年踰五十始獲一第不以日暮爲自徇
計官六轉歷二千石歸囊無餘貲廣東志



明王世懋云年踰五十娛生之具都絕唯政事多暇一
弄筆硯便爲佳境耳第三子士駪年十四從老妻侍
官邸檢錄舊事數條付之二酉委譚
明謝緝字維熙知處州府宅心寬厚政尚平易有古循
吏風年未六十即乞去作去思錄
明吳逵母病瘧不解帶者數旬比卒壽九十有一逵年
五十餘互見七歲
明沈瑛字孟溫鄉人延爲經師年幾六十目青端坐辨
說蚤暮無間後郎其授徒處爲學官江南志
明簡紹芳年幾六十西歸泰山楊升菴送之詩金蘭意
氣昔論文宴坐朝霜竟夕曛千里驅馳來爽道十年

羇旅共滇雲交遊落落晨星散蹤跡悠悠逝水分江
北江南從此別何時何地再逢君因大慟不已簡歸
數年卒四川志見二十歲互
明衞登强家非素饒心存利濟一相士曰某相無子乃
有陰隲文顯必當有子五十後果生子平陽志
明陳肅字秉常年踰五十親友强之仕釋褐荊門州同
知蒞任五日不能隨時俯仰輒拂衣歸足跡不履城
市廣東志互見八十六歲
明熊汝達字德明工部侍郎乞歸養時年已望六孺慕
夔夔封君色稍不和則長跪請不命之起不敢起西江
志



明陳善未六十引年獲予告歸講明理學郡中推爲大
師浙江志
明岑萬字體一官福建左布政使萬壽節御史曾佩拜
於上萬引却之曰拜下之禮按臣何獨不然御史卿
之論謫復遷河南右布政前御史仍不解嗾言萬老
勸致仕年甫踰艾云廣東志七十三卒年
明荊州任字彌予以副榜貢授長治教諭倉吏王俊以
糧數萬額逋累瀕死乃捐俸二十兩與之俾生俊感
欲以其女侍爲側室拒不納曰吾衰爾代人受過故
捐俸救爾若以市私惠受而女非義也仍付十金遣
之隨中己卯鄉試年逾五旬由教職擢高第人謂陰

德之報云歷山東東平知州平陽志

明唐夢鯤字化鄉吏部尚書鄭三俊嘉其能擢知陝西寶鷄縣寶鷄爲三秦劇邑或謂夢鯤曰公年垂耳順遠宦嚴疆爲公危之夢鯤笑曰爲朝廷臣子安所避時流寇已至潼關夢鯤即星夜交馳甫入境而潼關失守西安諸邑俱陷賊欲取道寶鷄夢鯤力禦之岐山隴州殺掠甚衆而寶鷄得以無恙後三秦陷沒不能獨完乃憤痛自縊廣東志

明徐賢字遂良官廣東按察司副使綽有政聲年未六十即引疾致仕鄉人高之廣東志

宣德中簡太學生年五十以上放回田里而儒士應賢良方正舉者輒得八品官尹翰林岐鳳有詩曰五十餘年做秀才故鄉依舊布衣回回家及早養兒子保了賢良方正來楊循吉蓬軒別記

章霖登第時年垂耳順眇一目厥狀頗醜及引見希木天之選惟恐不得當也於是盛服飾冠佩甚都并剪紙爲睛粘於目內遠望雙眸炯然既至上前不覺脫落見者皆匿笑唐小說載施肩吾與趙嘏同年不睦嘏失一目以假珠代肩吾嘲之曰二十九箇人及第五十七隻眼看花尊鄉贅筆

明劉魁以諫止徙雷壇太液池西與楊爵周同坐繫時年五十餘矣

明御史陳良謨聞變痛飲作詩爲繯于梁欲自繫妾時



氏方娠謂妾曰吾年踰五十無子幸有娠倘生男可延陳氏血食勉之妾曰主人死妾將誰依與其死賊受辱不如無子請先死以絕君念遂投入繯良謨大服其言即別作繯與之同縊一作張良謨

明阿寄淳安徐氏僕也徐氏兄弟別産而居伯得一馬仲得一牛季寡婦得阿寄阿寄年五十餘矣寡婦泣曰馬則乘牛則耕踦跛老僕廼費我藜羹阿寄嘆曰噫主謂我力不若牛馬耶廼畫策營生示可用狀寡婦悉簪珥之屬得銀一十二兩畀寄寄則入山市漆碁年而三其息謂寡婦曰主無憂富可立致矣又二十年而致産數萬金爲寡婦嫁三女婚兩郎齎聘皆千金又延師教兩郎既皆輸粟爲太學生而寡婦則阜然財雄一邑矣頃之阿寄病且死謂寡婦曰老奴牛馬之報盡矣出枕中二楮則家計鉅細悉均分之曰以此遺兩郎君可世守也言訖而終徐氏諸孫或疑私蓄者竊啟其篋無寸絲粒粟之儲焉一嫗一兒僅敝縕掩體而已田汝成阿寄傳

檀几叢書載喪禮雜說云訃書滿六十以後者方稱享年幾十幾歲其自五十九以前者不稱享年也雖不見於古制然相沿已久亦可從之

漢館陶公主號竇太主陳午尚之午死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近幸董偃

元柳氏趙野妻未成婚而野卒柳哭之盡哀誓不再嫁其兄將奪其志柳曰業已歸趙氏雖未成婚而夫婦之理已定矣雖凍餓死豈有他志哉後寢疾不肯服藥曰我年二十六而寡今已逾半百得死此疾幸矣遂卒

明蔡璪女胡允寧妻事姑孝盥饌必親奉少不懌必更之以進姑卒哀毀踰禮年五十餘歲時設祭猶泣如初喪

明蕭森妻吳氏森歿氏年二十有五撫遺孤芳成立氏年過五十有疾芳刲胸以汁進氏知之泣曰會須見爾父於地下兒何苦自戕踰年疾復作豫戒芳曰人



生皆有死愼勿復然遂卒 湖廣志

明井氏高冲斗妻年二十三守節歷三十餘年闖賊陷城已五十餘歲矣嘆曰我守節一生不意遭此投井死 襄城縣志

明戚氏易應龍妻年二十龍歿誓死不二遺一女適人亦死進退無依而堅貞如故年且望六矣流賊犯境戚同羣女奔走山谷間出門半里許見執曰老婦往爲我炊氏叱曰老寡婦少喪夫無子女苦節三十餘年不幸入賊手命也死不爲賊炊賊恚甚刃於石渠下至死罵不絕口 汝寧志

明葉桂芳女適冷逢泰中年舉一子甫免懷卽教以端方不率輒笞之一日子從外見薦紳者盛車馬過里心異之急入告氏且呼其名氏曰車馬何足榮且小子呼長者名彼雖不之聞爾則已慢矣遂鞭子背後子遊泮閭里中溺愛者皆化之年六十卒 四川志

廣昌魏方泰晉峯氏纂輯



五十一歲

孔子年五十一歲定公以爲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爲
魯司寇誅少正卯（釋史作四十七歲事世家云年五十六攝相事誅少正卯）

晉孔愉年五十一始應召爲叅軍討華軼有功封餘不
亭侯少嘗得一龜放之餘不溪中龜左顧者數及封
鑄印而龜皆左顧愉始悟

晉孟嘉字萬年年五十一以疾終於家或問劉眈嘉若
在當已作公否荅曰本是三司人爲時重如此　陶
淵明贊曰孔子稱進德修業以及時也君清蹈衛門



則令聞孔昭振纓公朝則德音允集道悠運促不終
遠業惜哉仁者必壽豈斯言之謬乎（陶潛孟府君傳汝寧志互見二十歲）

前秦王猛疾篤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陋吳越乃正
朔相承親仁善隣國之寶也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爲
圖鮮卑羌虜我之仇也終爲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
稷言終而死時年五十一堅哭之慟曰天不欲使吾
平一六合何奪吾景畧之速也

梁徐陵使北被留致書楊遵彥曰謝常侍今年五十有
一吾今年六（梁書譌作四）十有四介已知命賓又杖鄉計
彼侯生肩隨而已（詳見六十四歲）

唐白居易曲江感秋詩元和二年秋我年三十七長慶
二年秋我年五十一中間十四年六年居謫黜云云
自序云元和二年三年四年每歲有曲江感秋詩今
遊曲江又值秋日風物不改人事屢變况余中否後
泓昔壯今衰慨然感懷復有此作噫人生多故不知
明年秋又何許也

唐李吉甫年五十一出鎮廣陵五十四自郡入相及德
裕帥揚州後大拜一如父之年時謂異數也（互見五十四歲）
（李德裕事年歲有異）

宋周敦頤素貧年五十一初入京師鬻其產以行擇留
美田十餘畝畀周興任之以灑掃其父郎中之墓



宋蘇軾年五十一除中書舍人又除翰林侍讀

宋曾修睦進士知泉州恬於仕進年五十一即致仕人
以是賢之

宋孔仲宇經父爲中書舍人同知貢舉時有寒疾晝夜
不廢職同院以其形瘵勸之先出或居別寢謝曰居
官則任其責敢以疾自便乎於是疾益甚還家而卒
年五十一士大夫哭之皆失聲蘇軾拊其柩曰世方
嘉軟熟而惡崢嶸求勁直如吾經父者今無有矣

宋李泰伯先生卒年五十一葬鳳凰岡之麓至明成化
三年郡守謝士元夢先生對浮太白飲覺而異之翌
日有白於府曰盜發先生墓矣太守具棺衾將易塟

爲啟壙視之二太白宛然夢中見者於是議詩刻如故事蓋距四百十三年而精神感通有如此西江志互見

初生五歲 三十八歲

宋謝枋得上程雪樓書某三十一而入仕五十一而休官平生實歷不滿八月俸祿無一毫歸家養親已不可言孝矣唯黽勉送死或可以贖前過西江志

明黃子澄名湜以字行事敗被執至成祖親詰問之抗辨不屈磔死年五十一族人無少長皆斬姻黨戍邊一子變姓名爲田經遇赦家湖廣咸寧正德中進士黃表其後云西江志

明岳倫字厚夫別號雲石美髮遲顏身長七尺偉然一



驍雄丈夫謂當遠到而官止郎署年僅五十有一論者惜之

明張原字士元別號玉坡以諫大禮被廷杖死闕下先是公有停司禮監請乞一疏中貫入銜之所以廷杖獨重竟自不起年僅五十有一時禁方嚴吊客無敢至者獨都給事安磐與公同杖幸不死而爲之經紀其後事因哭之以詩曰七載炎荒謫三年諫議班家聲續臺史封事動天顏吊客何人至秦州有櫬還不才同放逐後死淚潺湲陝西志

明沈鍊字純甫爲嵩客楊順路楷搆死其死于丁巳之十月十七日得年五十有一

明羅洪先跋顏魯公帖云公祭季明時年五十一耳骨肉凋殘親黨離散犯難得禍執不舍悲公幸脫於虎日使稍有所贍顧尚能留佘世事耶而希烈之難乃出於二十六年之後齒近耄矣英英如壯夫不失挫折此豈無其故哉江西志

明王懋德字敏中歷官皆著卓異歲五十一疏乞歸不允勇決而行至將樂卒遺書不受奠賻及故官銀兩後其父艮弼竟不受祀鄉賢。廣東志

明沈泰聘胡氏合巹有期而泰遘父難繫獄久之得釋遂病血服闋始婚胡年已二十七踰六月泰將不起呼胡曰吾累汝吾累汝胡曰有命自天何言累也泰



亡胡哀泣日夜不絕聲如此者二十餘年晚得疾家人將延醫胡告其父曰未亡人豈可以手令他人視哉遂卒年五十一浙江志

明李遇陽妻董綠娘夫董史也遊江湖二十年方歸歸數月復去夫兄不事生業舅姑之養皆自綠娘十指出舅沒夫兄詐爲夫書囑之改適綠娘痛哭自縊姑憐而止之姑歿典衣襄事依兄嫂居或日不爨爨亦不飽也萬曆中知遇陽贅馬湖府富人家挾貲至千金前一歲物故綠娘號泣曰死吾不愧矣遂不食死年五十一

行年錄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五十二歲

孔子年五十二相魯定公會齊侯於夾谷　齊歸魯侵地

漢班彪字叔皮年五十二卒

漢孔融與曹操書曰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然已至公爲始滿融又過二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會稽盛孝章尚存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復永年矣（孝章名憲）

三國杜恕字務伯爲幽州刺史時征北將軍程喜挾殺胡事欲恕折節謝已恕不可曰僕以年五十二不見廢棄頗亦遭明達君子亮其本心若不見亮使人剖心著地正與數斤肉相似何足有所明故終不自解說喜於是深文劾之

劉宋劉瑜七歲喪父事母至孝年五十二喪母三年不進鹽酪號泣晝夜不絕聲勤身力以營塋事（服除二十餘年布衣蔬食言輒流涕）

唐太宗崩壽五十二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

唐李義府僑居於蜀袁天綱見而奇之曰此郎貴極人臣但壽不長耳因請舍之託其子謂李曰此子七品相願公提挈之義府許諾因問天綱壽幾何對曰五十二外非所知也義府後爲李大亮劉洎等連薦之召見試令咏烏立成其詩曰日裏颺朝彩琴中伴夜啼上林多少樹不借一枝棲太宗深賞之曰我將全樹借汝豈但一枝自門下典儀超拜監察御史其後壽位皆如天綱之言（定命錄咏烏事高林作八歲已見）

唐陸贄貶忠州別駕順宗立召還詔未至卒年五十二諡曰宣

唐白居易生日詩二月五日花如雪五十二人頭似霜（又池上早秋詩過潘）○老校於君合先退明年半百又加三（二十歲何必更悲悲亦五十二也）

唐彭玆憲宗時進士爲進賢令三子伉偶維岳皆進士而偶登第在德宗貞元七年父玆登第在其後蓋玆十七生伉十八生偶偶登第時年五十二相去十六七年耳子以年少榮升而父差池晚達世固嘗有此也（解縉彭氏族譜序　西江志）

後唐馬處謙病瞽鬻筮自給有一人謁筮謂馬生曰子之筮未臻其妙我有秘法子能從我學乎馬生乃隨往郡境有陶仙觀受星算之訣凡一十七行因請其爵里乃云胡其姓而恬其名誡之曰子有官祿至五十二歲幸勿道我行止於王侯之門馬生得訣言事甚驗馬生官至中郎金紫五十二而殞（北夢瑣言亙見七十二歲）

宋歐陽修五十二歲有思穎詩詳見四十四歲

宋梅堯臣字聖俞與蔣秘別二十六年相見作詩云我今五十二常苦離別煎屈指數離別正去一半年

宋蘇軾贈寫眞道士李得柔曰五十之年初過二衰顏記我今如此

宋陸游詩五十忽過二流年消壯心

宋朱熹呈清叟詩五十行過二雙鬢颯秋草平生素心人誰與共茲抱今年廬山下得子恨不早歲月幸同庚詩書復同道惟應山南北雲母夜堪擣獨 生仙朔廻崖詎難到丹經不我誑白髮不一掃看公鬢肴蒼仗鉞督征討又見同生



宋楊萬里感秋詩今歲五十二豈爲年少人荷京欣署退蟬苦怨秋新淡慮翻成感彤詩不著塵小兒知得句欲掉小烏巾

宋趙士嵎九江距李成城破衆號呼曰無殺我趙鈐轄賊欲授以僞職不屈陰裂帛書使示諸子曰賊不殺我義不苟活汝輩得出爲我雪耻仰藥而卒年五十二互見五歲

宋安世通青城山道人也吳曦反獻書成都帥楊輔曰士大夫皆酒飯囊不明大義倘云少屈以保生靈是棄父而救子且曦所忌者惟公今悠悠不決所謂停四長智凡舉大事者成敗死生皆當付之度外[illegible]

臨行年五十二矣古人言可以生而生福也可以死而死亦福也决不忍汗面戴天同爲叛民也

宋廖應淮字學海性奇放無書不讀遇蜀人杜可久授以康節易數年五十二攜一青衣自隨死先三日謂之曰一月後有山姓鳥名人來召我及傳立立當過我可出所藏書付之汝可得官田養老皆如其言所謂召使則崔鵬飛云江西志

金楊沃衍三峯山之敗走鈞州元遣降將劉勝招之沃衍善言慰撫使前拔劍斫之曰我起身細微蒙國大恩汝欲以此汚我耶遂遺語部曲後事望汴京拜且哭曰無面目見朝廷惟有一死耳即自縊部曲舉火



并所寓屋焚之從死者十餘人時年五十二

明胡深字仲淵奉命征陳友定馬蹶被執友定頗加禮遇深具道天子仁聖授實融故事感之友定初無殺深意會元使至督迫之遂遇害年五十二時太史劉基見日中有黑子奏曰東南當失一大將深果敗歿上痛悼不已親撰文遣官祭之追封縉雲郡伯浙江志

明王禕字子充奉命往諭雲南梁王欲降匿公民間元使脫脫詣之不得已出公與脫脫相見脫脫欲屈公公罵曰天訖汝元命我朝實代之汝如爝火餘燼尚欲與日月爭光耶顧梁王曰汝朝殺我大兵旦夕至竟被害瘞地藏寺年五十二

明陳于陛病胃既劇意欲解而西歸顧獨念受國恩厚
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首丘矣故雖疾猶强視
事卒以分獻南郊不任風寒疾作卒年五十有二天
子爲哀悼輟朝四川志生十七二十四歲互見初
明楊啟允字于大督餉榆林以侃直忤當路致政歸時
年五十二官橐蕭然無異諸生陝西志
明王微年五十二成進士無論識與不識咸相慶以爲
是科得大儒矣陝西志
明景星値闖逆强委節僞縣令邪呈瑞廹之曰新法不
仕者斬星大罵曰汝賊也欲使我爲賊吾寧受戮賊
衆齟齬去星返謂妻子曰此余死時也遂絕食七月
囑其子曰我死當題我墓曰明處士景星之墓外此
不及一言而逝時年五十二歲平陽志見三十歲互
明魏令望字于野令太康李自成賊登城令望手刃二
賊自投火不死賊復好言諭之曰自古有興郎有廢
朱氏今當廢亦數耳且若不過郎官非大臣比能從
我且用若令望瞋目叱曰賊奴爾何知興廢爾本天
朝子民一旦聚徒犯順如魚遊釜中不日即族滅也
吾堂堂邑宰誤爲汝所執當速殺我我死當訴諸上
帝祈天兵誅汝遂遇害年五十二季子與及家口二
十餘人同日死山西武鄉志
明凌義渠字駿甫號茗柯闖寇陷京城門人李森奔告



公公號泣踴地舉首觸柱血淋漓沾襟李牽衣力持
援古曲喻願佇其身以有爲公毅然曰我與若道義
之交奈何效兒女子語哉李出戶公易緋袍設香案
正笏向北闕拜復南望遙拜援毫上父書曰盡忠即
所以盡孝男視死如歸含笑入地下矣云云擲筆而
起以書授僕僕皆環跪泣請遺命公恬然曰死後可
書我柩云死節孤臣凌義渠之柩終無他言遂揮出
掩扉投繯而逝年五十有二浙江志本傳
歐陽學書在半百外王右軍書家之聖者也嘗以天成
目之亦至五十三乃稱成書予年五十有二學書未
成不敢以遲鈍自棄每以才老自勉語曰物當聚於
所好事竟成於有志或將然乎棠泉雜言
雲南大理府李智夢人語之曰君與省城張輝同科及
應試偶見此子尙幼稚再往見其髮漸長後果同登
而李智年已五十二矣張誼宦遊紀聞
明萬一洵妻丁氏年二十二夫歿遺孤週歲貧薄無依
以女紅博粒食哺姑與兒而自啗糠覈姑老病篤剪
髮辦藥餌及卒氏一慟而絕年五十二湖廣志
明唐氏女許字蔣文粹粹以事戍義不更適至年五十
二粹還始歸之江南志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五十三歲

漢鄧訓字平叔爲護羌校尉年五十三卒吏人羌胡愛惜旦夕臨者數千人戎俗父母死恥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訓卒莫不吼號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賜策追封謚曰平壽敬侯南陽志畧同

漢竇融字周公光武時數辭爵位因上疏曰臣融年五十三有一子年十五質性頑鈍臣融朝夕教導以經藝不得令觀天文見讖記誠欲令恭肅畏事恂恂循道不願其有才能何況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諸侯王國哉帝不許

晉王羲之少學衛夫人書自謂大能及渡江北遊名山比見李斯曹喜等書又之許下見鍾繇梁鵠書又之洛下見蔡邕石經三體書又於從兄處見張昶華岳碑始知學衛夫人書徒費年月耳羲之遂改本師仍於衆碑學習焉遂成書爾時年五十有三或恐風燭奄及聊遺教于子孫耳可藏之石室千金勿易羲之題衛夫人筆陣圖

唐韓愈年五十三上疏論佛骨貶潮陽刺史

唐司空圖知唐室將亂棄官隱中條山及昭宗播遷圖以密邇卽時奔問復辭還山故詩曰多病形容五十三誰憐借笏趨朝參



唐裴某年五十三爲三衛當夏季番入京至滻水西店買飯一老人謂曰貴人裴曰某今五十三尙爲三衛何謂貴人老父笑曰君自不知耳從今二十五日得三品官言畢便別乃張冏藏也裴至京當番已二十一日屬太宗氣疾發動良醫名藥進服皆不效坐臥寢食不安有詔三衛已上朝士已下皆令進方裴隨例進一方乳煎蓽撥而服其疾便愈敕付中書便與一五品官宰相逡廵未敢進數日太宗氣疾又發又服蓽撥瘥因問前三衛得何官中書云未審與五品文官武官太宗怒曰治一撥亂天子得活何不與官向若治宰相病可必富日得官其日特恩與三品正員京官定命錄與獨異記張實藏七十事畧同

宋蘇軾年五十三在翰林知貢舉會大雪士坐庭中噤不能言公寬其禁約而邏捕內臣過爲凌辱傷動士心奏捷而逐之士大悅服　有與李方叔詩序云僕與李廌方叔相知久矣僕領貢舉事李不得第愧甚作詩謝之　和子由元日省宿致齋詩白髮蒼顏五十三家人強遣試春衫

宋秦觀字少游一字太虛年五十三自雷州放還至藤州出游華光亭爲客道夢中長短句索水欲飲水至

笑視之而卒先自作挽詞其語哀甚讀者悲傷之
安方爲壬子春盤詩五十三翁日落山三百六旬車轉
轂不妨細雨看梅花且喜春風到茅屋
宋林景熙字德陽哭德和伯氏詩草枯霜白泣原鴒五
十三年老弟兄風雨對牀緑未了荆花重合在來生
宋呂夏卿字縉叔得奇疾身體日縮卒時纔如小兒年
五十三
宋臧丙字夢壽弱冠好學年五十三卒初名愚字仲回
旣孤嘗夢其父召丙偶立於庭向空指曰老人星見
矣仰視黃明潤大因望而拜旣寤私喜曰吉祥也以
壽星出丙入丁乃改名焉至是無驗丙於禮不當更



名古人戒數占夢無妄喜也
宋李涓字浩然金人圍京城涓以所募六百鋭然勤王
合蒲圻嘉魚二縣兵至蔡追殺游騎十餘里大與敵
遇飛矢蝟集二縣兵亟舍去涓血戰大呼叱左右負
已遂死焉年五十三
遼耶律制心爲南院大王或勸奉佛對曰吾不知佛法
惟心無私則近之矣一日沐浴更衣而臥家人聞絲
竹之聲怪而入視則已逝矣年五十三 遼制南北院大王分掌部族軍民之政有太師太保司徒司空郎君等官官視戶部
元郝經字伯常以翰林侍讀學士使宋館留眞州十有
六年及宋以禮歸經世祖聞嬰疾在途醫問絡繹旣
至錫燕路朝以張翼聽隱其葬於廬事也詔治疾於
家病遂殆不起以聞天子悼焉經歸以至元十二年
四月卒以是年七月春秋五十有三 盧摯郝公神道碑 依慶府志
明孔克堅來朝太祖從容慰問曰爾年幾何對曰臣年
五十有三太祖曰爾年雖未耄而疾嬰之今不煩爾
官但爾家先聖之後爲子孫者不可以不務學克堅
頓首謝即日賜宅一區馬一匹月給米二十石 互見五十五歲
明張汝濟卒年五十三歿之日援筆爲書以授諸子曰
開府非卑僚半百亦長世惟生我之劬勞吾慚負於
天地



明陸深謫延平過蘭溪謁章懋嗣其家甚寥落八十歲
外生一子時年已十五初深卒業南雍極蒙器待時
年二十六今五十三矣賦詩云大明啟運接虞唐成
化初年士氣昌歲晚舊京施木鐸日長過客奠椒漿
蓋棺論定知消長節惠恩深識播揚青眼門生今白
首敢於初志負升堂 出陸深儼山餘稿
明楊起元嘗執贄羅先生大居曰乃今如客得歸矣毋
卒於官舍扶櫬還營葬事躬荷畚鍤哀毀之餘感疾
疾以八月十九日卒年五十有三
明汪思湛字元淵父孝廉應奎年五十三歲賚志而歿
思湛痛前緒未竟發遺書讀之輒泣泣已復讀歷來

者饑渴不移（江西志）

元莊聖太后有疾命許國禎治之刻期而愈乃張宴賜坐太后時年五十三遂以白金鋌如年數賜之（國禎字進之）

明曹氏吳一中妻一中卒子女復殤舅姑目繼殁遂居兄家靜坐一暗室中懸蘇武畫像以勵晩節日所食不問美惡雖童稚不得踰其閾有纖塵必汲水滌其地而言笑罕聞面色如土久之神思瑩澈暗室中能覩蟣行已又知其死期一日偕其兄往尼菴謂其兄曰吾殆死矣吾夫家子姪流落不知所歸死於兄家非禮也遂止不歸兄駭其語而未之信也及明日再



往則果逝矣時年五十三兄爲之備禮合葬於一中之壙（汝寧府志）



廣昌魏方泰魯峰氏纂輯

## 五十四歲

魯定公十三年孔子年五十四使仲由爲季氏宰墮三都取其甲兵齊歸女樂孔子行（一作孔子年五十五墮三都）

子求行年五十有四而病傴僂脊骨高於頂腸下迫頤兩髀在上燭營指天匍匐自闚於井曰偉哉造化者其以我爲此拘拘耶此其視變化亦同矣（淮南鴻烈解）（子求楚人也　燭營讀曰括撮　腸音歇）

漢李固字子堅質帝暴崩固欲發喪冀進鴆事冀恐因議立蠡吾侯舉朝唯唯固獨與杜喬勸立清河王蒜



激怒冀遂誣固下獄害之時年五十四京師諺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封公侯冀露固尸於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汝南郭亮南陽董班相繼上書乞收葬太后憐而許之（互見四十歲）

三國諸葛亮屯五丈原疾病上使問誰可代者亮曰公琰其宜也文禕可以繼之八月卒前一夕大星墮營中時年五十四謚曰忠武亮嘗表於上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四川志）

晉殷仁美素曉三命能自知官祿壽常語人曰余官不

過邑長壽不過六十歲今吾五十四矣其不遠也有
日者過謁因話令之祿壽如其言令曰某亦自知耳
然有一女未適人急選壻未得先爲覓一女僕忽一
日命掃庭涕淚問故曰某姓王父嘗爲此邑令某生
此縣中因喪父母不覺涕淚交下問其父名德麟思
之乃親戚又曰何至如此曰丱角之時因兵亂被掠
賣至斯因憮然謂其妻且輟已女粧奩之具先嫁之
一日善相人復謁見大駭曰昨覩君容其命將殂今
日觀之福祿與壽未可言也莫是在政別有異能不
然雪冤亂之事方獲此報令曰某別無能因話嫁僕
之事答曰郎此便是更何求之因賀曰此祿壽長未
可測也（搜神記）



唐李德裕自潤州年五十四除揚州五十八再入相皆
如父吉甫之年縉紳榮之（感定錄　宣室志作五十六甍　互見五十一歲）
唐杜甫年五十四歸溪上有作簡院內諸公曰白頭趨
幕府深覺負平生
唐韓愈在潮州年五十四有一老僧號大顛聰明識道
理乃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及祭神海上遂造其
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爲別
宋程顥字伯淳哲宗徵還世方冀大用未赴而卒士大
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年五十四潞公採衆論題墓
曰明道先生（北直志）

宋程頤五十四歲至京師王巖叟朱光庭言頤乃天民
先覺聖世眞儒有經天緯地之才制禮作樂之具旨
授秘書省校書郎入對宣仁皇后面諭爲崇政殿說
書辭不獲遂上奏經筵三事云若不可行不敢就職
如不可用願聽其辭（互見七十二歲）
宋蘇軾年五十四知杭州謝表云江山故國所至如歸
父老遺民與臣相問以去杭州十六年故有是語耳
宋李僑登第年五十四調成都司戸參軍自以祿不及
養乞以一官回贈父母帝嘉其志特詔以本官致仕
父母皆與初品官封
宋解元字善長能百步穿楊號小由基累功封太原郡



公保信軍節度使見朝廷專主和議屢表諫上不聽
知大功不建感激發病薨年五十四（西江志）
宋張田字公載知廣州廣舊無外郭民悉野處田始築
東城環七里賦功五十萬兩旬而成其東南徼陷往
視之暴卒年五十四（廣東志）
明徐達疽發背帝憂之爲延致名醫禱於山川社稷城
隍之神願假大將軍息數載以寧萬姓吾他日與之
同往竟不起年五十四帝袒跣奔哭贈中山王諡武
寧封三代手書其功於墓道且曰婦女無所愛財寶
無所取忠志無疵昭明日月惟大將軍一人而已
明曾彥爲諸生七黜於有司既而歲貢南雍始中鄉試

又連屈禮闈前後幾三十年至五十四始魁天下闈
老萬安欲矯時弊救文以質見彥對簡約擊節嘆賞
遂置首選又先一日唱名過覩之美而頎長也及傳
臚老而多髭且短萬意憪然再閱策平平耳信有神
助云

明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年五十四臨終作詩生在陽
間有散場死歸地府亦何妨黃泉若遇好朋友即當
飄零在異鄉擲筆而逝

明曾魯引疾歸舟至南昌謂次子圭曰吾命止明日不
能至家矣然吾以一介韋布之士受國寵恩位躋法
從又得守正而斃死復何憾所憾者不見二孫之成



立也即趣觚翰爲書戒之次日大石政潭遂斂衽而
逝年五十四（互見七十九歲）

明董天錫字壽甫進士歷官貴州左轄以疾再疏引歸
時年甫五十有四（越子。江西志）

明茅誧字大方爲秦府長史燕王纖統遽赴京師不屈
而死時年五十四

明楊復亨年五十四授長治諭遷昌樂令自矢曰一不
剝民肥已二不緩德尙刑三不徇情枉法（陝西志　互見十一
歲）

明陳垣汝府長史上疏乞歸養王諭留不得已乃請分
祿既而乞歸益力王復留且請考績請封可以悅母

氏乃弗果歸已而憂念成疾既革諄諄語惟曰我不
孝我不孝卒年五十有四（浙江志　互見童幼）

明龔禮字肖父號洛環拜御史正蘭谿柄用日具疏責
以大義削籍歸林下二十年無何伯子紫旋公遠以
兵部車駕奉欽命出使道過里門疾不起體哀傷不
自遣亦病卒年五十有四（黃汝良撰公墓誌　彰德府志）

明馬瀚如字抒之任山西副使持身方嚴居官恬退年
五十四即解組歸里教子睦族爲里人推重優游詩
酒門無雜賓（閩封志）

明謝省爲寶慶知府逾乞養病不許三載考績至中途
上疏徑歸時年五十有四當道交章薦之竟不赴或



問其故則曰士方好進吾當勇退以風之耳（浙江志）

明項少司馬景襄年五十四官京邸與幼子淞步庭中
自言平日爲人長厚將來無疾而終遂詩一几上云
三十年前得意時如今不進鬢如絲一生衾影元無
愧曾學先賢稟四知十月初八日武闈監試將登輿
頭暈曰吾將逝矣醫診脉已絕距登第年恰三十年
矣先是族叔厚同館讀書嘗問叔功名何如叔云必
拜相笑曰不能也我位必八座但壽止五十四耳後
居官亦相忘殁時果符其言（[illegible]志）

明毛文龍落魄時向于墳祈夢夢于授以一帖曰欲效
淮陰老了一半好個田橫無人爲伴後建功海上威

鎮蘇方年五十四歲為袁崇煥害於皮島適與韓信之年相倍事類田橫昭然不爽（陸次雲湖壖雜志）

宋史母程氏携家下峽江以橐金腰纏之兵暴至伏林莽與隣嫗謀曰輸金果可生吾兒無貲不復能出蜀史宗無噍類矣縱得生旦夕兵復至亦奐死均死死以全兒誠不恨嫗見身死為吾出腰中金告兒使速走須臾兵果執母謝以實無金遂遇害異日嫗語於隣告史氏兒兒甫十三從草野得尸如其言乞以歸且亟圖其象識曰史光母年五十有四嘉熙二年十月二十七日申時死兵難遂東南來占籍湖州焉（四川志）





廣昌魏方泰晉峯氏纂輯

## 五十五歲

孔子年表五十五適衛蘧之如魯

說苑趙簡子問羊殖於成摶對曰臣摶不知也其為人也數變云云其年五十也為邊城將遠者復親今臣不見五年矣恐其變是以不敢知簡子曰果賢大夫也每變益上矣（詳見十五歲）

漢孔融書云五十之年融又過二

晉張光字景武在漢中賊李運勢盛光嬰城固守自夏迄冬憤激成疾衆勸光退據魏興光按劍曰吾受國厚恩不能剪除寇賊今得自死便如登仙何得退還



遂聲絕而卒時年五十五百姓悲泣遠近傷惜之

唐杜甫年五十五移居夔州郭詩云伏枕雲安縣遷居白帝城春知催柳別江與放船清

唐白居易花前嘆前歲花前五十三今年花前五十五歲課年功頭髮知從霜成雪君看取

宋周敦頤年五十五以正月九日領提點刑獄職事甚進退官吏得罪者自以為不冤

宋程顥為崇政殿說書一日講畢賜茶帝起折柳枝顥曰方春萬物生榮不可摧折哲宗心不平年五十五乃罷經筵差管勾西京國子監具奏臣草萊之人因

說書得官既罷說書獨取朝官而去極無謂乞納官歸田里不允五見十四十八三十四五十餘五十六七十五

宋韓國華字光弼出知泉州天子封太山擢爲諫議大夫召歸道病卒於建陽驛泉人聞之傾一州來會哭久不忍去國華年十九時已入官壽雖止五十五而其間從政者幾四十年富弼韓公神道碑彰德府志

宋曹光實破李繼遷給以勢窘朔降於葭蘆川光實信之且欲專其功不與人謀從數百騎往繼遷先設伏遣迎光實繼遷前導北行至其地舉手麾鞭而伏兵應之光實遂遇害卒年五十五

宋何執中第五徵時從人筮窮達其人曰公必第五何曰然其人拊掌稱奇絕因云公後遇五卽有吉慶後何以熙寧五年鄉薦余中榜第五人及第五十五歲從龍崇寧五年作宰相每遷官或生子非五年卽五月或五日朱朱或可談

宋聶冠卿字長孺弟世卿監延豐倉掘地得古磚有隸書字半漫滅其可辨者有云昭王大丞相聶又云水龍夜號夕鷄駭飛其年九月十二日卒年五十有五冠卿始見而惡之後校所卒歲月及其享年無少異者

遼太祖天贊三年詔詞有曰升降有期去來在我三年之後歲在丙戌時值初秋必有歸處闍者莫識其意



天顯元年征渤海歸次扶餘府上不豫是夕大星隕於幄前越七日平旦于城上見黃龍繚繞可長一里光耀奪目入於行宮有紫黑氣蔽天逾日乃散是日上崩年五十五天贊三年之詔至是乃驗

金世宗謂唐括安禮曰朕今年五十有五若過六十必倦于政事宜及朕之康强凡女直猛安謀克當修舉政事改定法令宗族中鮮有及朕之壽者朕頗習女直舊風子孫豈能知之况政事乎卿等宜悉此意別見鮮小異

金田時秀所居里名牛十行第五以五月五日生小名五兒年二十五歲應鄉薦府省殿四試俱第五名年五十五以八月十五日卒元鮮于樞相學齋雜鈔同但名作特修已見二十五歲

元李黼字子威賊入江州黼巷戰知力不敵揮劍叱賊曰殺我毋殺百姓賊自巷背來刺黼墮馬與從子秉昭俱罵賊而死年五十五郡民哭聲震天相率具棺瘞於東門外

元陳祖仁字子山明兵至有旨命載太廟神主從皇太子北行奏曰天子有大事出則載主以行從皇太子非禮也帝然之還守太廟以俟命俄而天子北奔祖仁守神主不果從八月二日京城破將出建德門爲亂軍所害時年五十五

孔子五十五代裔克堅明太祖手詔起入覲待以賓禮而不名賜廩祿不煩以政郊社必致膰肉慰勞甚至上謂曰爾有福快活人也政不煩爾疾篤詔驛傳還家賜白金百兩雜綵十端三月行次邳之新安驛卒於舟中年五十有五生子九希學希說希範希進希麟希鳳希順希尹希贇孔氏分九門自此始山東志互見

五十三歲

明文宗儒守溫州遣人九仙山祈夢問壽算神云問孔老人自知搜訪果有此人昨被差遣將一大木付匠裁鋸即召問曰汝計此合鋸幾何對曰已就鋸矣曰郎計木板當得幾何對曰合得五十有六中腐其一



數不得全耳太守怒曰木材如此何止此數便可經營復令益之對曰數已定矣復何及乎太守時年五十有五聞老人言不覺驚汗果及數乃疽發而卒

明王紘字文之新蔡人年五十五卒稱艮齋先生篤於友愛子惟善聯第歸覲紘謂曰汝知所以有今日乎汝祖父之勤也汝能移孝為忠吾即瞑校於心矣

明吳拱冕妻劉氏年二十五而寡悲泣喪明踰三十年復能辨物西江志



廣昌魏方泰脩岑氏纂輯

五十六歲

魯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於是誅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為先并矣盍致地焉犂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



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乎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史年表定公十二年而孔子行此云十四年互異

漢王允既誅董卓其部曲李傕等為亂陷長安殺允報

之時年五十六天子感動百姓喪氣莫敢收允尸者
惟故吏趙戩棄官營其喪
漢孔融既見忌於操而郗慮復搆成其罪遂令路粹枉
狀奏融曰昔融謀不軌云我大聖之後而見滅於宋
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又與禰衡跌蕩放言遂下獄
棄市時年五十六
晉祖逖字士稚戴洋語華譚曰祖豫州九月當死妖星
已見於豫州之分矣逖亦見星而嘆曰此為我也俄
卒於雍丘時年五十六
晉王衍既敗石勒謂其黨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
見如此人當可活否萇曰彼晉之三公必不為我盡



力勸曰要不可加以鋒刃也使人夜排墻填殺之時
年五十六
唐李吉甫自尚書郎官東南有袁隱居來謁公久聞其
名卽延與語命算巳之祿仕隱居曰公之祿眞將相
也公之壽九十三矣李曰吾之先未嘗有及七十者
吾何敢望九十三乎隱居曰運算舉數乃九十三耳
其後李相憲宗節制淮南再入相而薨年五十六當
元和九年十月三日也校其年月日亦符九十三之
數豈非懸解之妙乎宣室志感定錄作五十八再入相一作卒年五十七
唐白居易詩去時十一二今年五十六
唐王播年五十六登第詳見二十五歲陳通方事內已見五十歲

宋周敦頤年五十六知南康愛廬阜之勝遂卜築蓮花
峯下前引江水以濂溪名之二程造訪問學焉
宋程頤年五十六乞致仕不允乃授尹焞大學西銘令
看敬字互見十四十八三十四五十餘五十五七十五
宋洪景盧養拙堂記今朱君先覺春秋五十六隨儒不
冠秩祿未脫八品擢才從事外臺居之泊如稱意自
得豈所謂優游以養拙亦頗有慨于潘安仁者乎
宋歐陽修年五十六上親飛白書分賜羣臣公得雙幅
大書歲字下有御押加以御寶王珪夾題八字云嘉
祐御札賜歐陽修又和御製觀書詩數日又賜公金
花牋字公以狀進詩謝



宋蘇軾懷舊別子由詩云元祐六年予自杭州召還寓
居子由東府數月復出領汝陰時予年五十六矣是年
一冬汝陰久雪人饑一日天未明東坡簡召議事曰某
一夕不寐念頴人之饑欲出百餘千造炊餅救之
老妻謂某曰子昨過陳見傅欽之言簽判在陳賑濟
有功不問其賑濟之法某遂相招令時兩議曰已備
之矣今細民之困不過食與火耳義倉之積穀數千
石便可支散以救下民作院有炭數萬秤酒務有柴
數萬秤依元價賣之可濟中民東坡曰吾事濟矣遂
草放積欠賑濟奏議履常有詩東坡次韻有可憐擾
擾雪中人之句為是故也
宋夏椅安慶通判元兵至境知府范文虎以城降椅乃
飲藥卒衣襟中有遺筆云職當其劇厄逢其否負吾
君親方寸亂矣命無所逃當死而死五十六年歸其
天理江南志

金孫卽康字安伯爲吏部左司郎中世宗謂宰臣曰孫卽康向爲省掾言語拙訥今才力大進非向時比也宰臣因曰卽康年已高幸及早用之上問年幾何矣對曰五十六歲上復問其才何如張萬公平章政事守貞對曰卽康才過之上曰視萬公爲過耳由是遷御史中丞

元單彥暉伐宋入湖中伏出圍彥暉數匝暉以短兵接身被重傷度不可免遂投水中敵援之出載歸江州見宋官不屈問以事不對竟死年五十六北直志

元楊恭懿改曆進奏方列跪未讀奏帝命許衡及恭懿起曰卿二老毋自勞也時至元十七年年五十六授



集賢學士兼太史院事互見十七歲

元崔斌字仲文遷江淮行省左丞凡前日蠹國漁民不法之政悉釐正之仍條具以聞阿合馬慮其害已誣搆以罪裕宗在東宮聞之方食投箸惻然遣使止之已不及矣年五十六

元陳旅感虞集知已集亦以旅爲益友一日夢旅舉杯相向曰旅甚思公亦知公之不忘旅也但不得見耳既而聞旅卒集深悼之時旅年五十有六

元保和以元帥領眞定路勸農事兼領諸署賜居第戎器裘馬給戶食其租年五十六致仕

元余闕字廷心陳友諒寇安慶以孤軍血戰被創十餘城陷引刀自刎墮清水塘中時年五十六妻耶卜氏及子德生女醜童皆赴井死事聞追封豳國公諡忠烈

元李黼字威治潯陽之二載紅巾賊發蘄黃勢漸逼黼數告急於省省議調兵南北避梗潯陽危黼力疾奬率民義誓不與賊俱生黼將悉所部先遁黼轉戰力盡猶持短兵奮擊慷慨指天父子同遇害年五十有六周霆震李潯陽死節歌序西江志

明建文次子建庶人幽禁大內天順二年上謂李賢曰親親之義實所不忍賢曰陛下此念天地鬼神實臨之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仁心不過如此左右



以爲不可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遂遣宥聽其婚嫁出入無禁入禁時方二歲至是年五十六出見牛羊犬馬亦不識東西南北亦不辨已見五十餘歲

鄭恕由訓導遷蕭縣知縣靖難師至竭力拒守被擒而死時年五十六二女當給配亦死之子濂禔皆從坐張芹備遺錄

明陳獻章以朱英薦至京托病歸上言臣遺腹子也臣父二十七而棄養臣母二十四而寡居方臣之幼無歲不病至於九齡用乳代哺臣非臣母久塡溝壑臣生五十六年臣母七十有九臣母見臣衰病尙如孩褓天下母子之愛雖一宜未有如臣母憂臣之至念

臣之深伏望放臣歸田里日就醫藥奉侍老母以
終餘年特授翰林院檢討而歸 互見二十歲
明賈俊爲山東副使時年方五十有六鬚髮皤然略不
緇飾當滿考清戎御史惡其貌髒將劾之一日正色
問之曰賈憲副高壽幾何曰犬馬之年八十有二矣
御史嘿然既退同僚問曰適者公何不實語御史俊
曰御史老我而將劾我我增年以成其彈文之美不
亦善乎冢宰尹旻素知其賢得寢官至工部尚書
明楊氏安主事聘爲繼室未婚而安卒子磐憫之聽其
還氏堅不可詞甚厲遂屏去服飾與磐妻吳氏理家
政磐又卒遺孤方七月氏爲之撫育成立年五十六
終余方池祭以文曰生不貳未亡之夫子死不忘在
世之遺孤云 四川志
明朱應恢妻胡氏年十九喪夫撫遺腹子歷三十七年
正德間華林賊經其居走匿園中爲所執罵曰我四
十年老寡婦也賊奴敢爾耶賊怒斬身分首而去 江西志





廣昌魏方泰會峯氏纂輯

五十七歲

孔子年五十七將適陳過匡反衛去衛過曹適宋適
鄭遂至陳　孔子年五十七醜衛靈公與夫人同車
去衛過曹是歲定公卒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
大樹下有桓魋之難　史記年表作孔子過宋在哀
公三年當是六十歲矣
孔鮒字子魚值秦焚書與弟騰藏其家語論語尚書孝
經等於祖堂舊壁中自隱於嵩山年五十七卒於陳
下　孔叢子云家之族尹一子相承延至九世始有
三子焉鮒騰樹也 山東志



漢鄧禹卒年五十七
三國曹彪在丕坐朱建平善相謂曰君據藩國年五十
七當厄於兵後曹彪封楚王年五十七坐與王陵通
謀賜死
梁何胤字子季隱若邪山雲門寺武帝詔特進光祿大
夫遣領軍司馬王杲之以手敕諭意胤曰吾年已五
十七月食四斗米不盡何容復有宦情反謂杲之曰
卿何不遣傳詔還朝拜表留與我同游耶杲之謂古
無此例胤曰檀弓兩卷皆言物始自卿而始何必有
例 互見八歲七十二八十六歲

唐明皇得楊貴妃時年五十七矣唐紀可攷 宋陸友仁硯北雜志

唐李光弼病將吏問後事曰吾淹軍中不得就養爲不孝子尙何言哉取所餘絹布分遺部將薨年五十七

○李光弼移鎭臨淮昇疾而行徑赴泗州光弼之未至河南也田神功平劉展後逗留於楊府尙衡殷仲卿相攻於兗鄆來瑱旅拒而還襄陽朝廷患之及光弼至徐州史朝義退走田神功遽歸河南尙衡殷仲卿來瑱皆懼其威名相繼赴闕吐蕃將犯上都手詔追光弼率衆赴長安光弼與程元振不叶覰天下之變遷延不至光弼用師嚴整天下服其威名凡所號令諸將不敢仰視及其有田神功等諸軍皆不受其



制因此不得志愧耻成疾薨於徐州其母衰老莊宅使魚朝恩弔問 譚賓錄

唐李白坐永王璘繫獄崔渙與宋若思驗治以爲罪薄宜貰宋薦表云前翰林供奉李白年五十有七爲璘脅行中道奔走卽巳興首經渙及臣推覆互審無辜白有經濟之才請拜一京官獻替以光朝列不報

唐韓愈爲吏部侍郞得病遂請告以罷每與交友言旣終以處妻子之語且曰某伯兄德行高曉方藥食必視本草年止於四十二某疎愚食不擇禁忌位爲侍郞年出伯兄十五歲矣如又不足於何而足且獲終於牖下幸不至失大節以下見先人可謂榮矣享年五十七贈禮部尙書 李翺韓文公行狀 懷慶府志

唐白居易和我年三首云我年五十七榮名得幾許甲乙三道科蘇杭兩州主才能本淺薄心力虛勞苦可能隨衆人終老於塵土又我年五十七歸去誠已遲歷官十五政數若珠纍纍云云又我年五十七榮名得非少報國竟何如謀身猶未了云云

唐李吉甫元濟擅立吉甫請自往招天子不許固請至流涕帝慰免之會暴疾卒初政事堂會食有巨牀相傳徙者宰相輒死吉甫嘆曰世俗禁忌如此命撤而新之卒年五十七 宣室志作薨年五十六因事不同兩存之

唐韓昶字有之授襄陽別駕檢校戶部郞中年五十七



終於任自撰墓誌銘曰噫韓子世以昧昧爲賢而白黑分衆以委委爲道而曲直辨生有志而卒不能就豈命也夫豈命也夫 韓昶自撰墓誌銘 懷慶府志 互見十餘歲十二二十五歲

宋石守信以檢校太師使相領陳州節年五十七卒於鎭子保吉歷中外亦檢校太師使相領陳州節年五十七卒於鎭守信贈尙書令保吉贈中書令父子相同如此

宋周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後知南康軍家廬山前有溪合於湓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趙抃異其才執其手曰吾今乃知周茂叔也欲奏用之未及而卒年五十七 所著太極圖通書皆孔孟正脈嘉定十三年賜謚曰元淳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孔

子廡庭　廣東志

宋黃庭堅病起荊江亭即事詩維摩老子五十七天子
大聖初元年傳聞有意用幽側病著不能朝日邊

宋蘇軾年五十七在汝陰州堂前梅花大開月色鮮霽
王夫人曰春月色勝如秋月色秋月令人慘悽春月
令人和悅何如召趙德麟輩來飲此花下東坡大喜
曰吾不知子亦能詩耶此真詩家語耳遂召與二歐
作減字木蘭花有云不似秋光只與離人照斷腸

宋米芾罷知淮安軍彌年瘍生其首上書謝事不許以
某年月日卒於官廨享年五十有七遺命送終皆有
治命　江南志　見六歲　五



宋徐積贈憤叔艮詩昨日故人來慰此白頭叟兩叟忽
相見面色如飲酒將此酒色面抵却春風寒飲酒豈
易比權好艮所難我已五十八君已五十七人生勿
草草兩公須努力

宋高敏為楊遂先鋒出戰夏人多所斬獲援兵不至中
流矢死年五十七

宋曾鞏過杭州同僧元達往天竺至路口望見一婦人
衣潔獨行前呼曰上座從曾舍人來耶舍人五十七
歲入中書上座其年亦受師號

宋李昴英歸隱文溪之上忽一夕大星殞舍東圃城駭
觀次日昴英卒年五十有七謚忠簡　廣東志　見初生弱冠　五

宋程振字伯起為刑部侍郎金邀天子幸其營求金不
已振與梅執禮陳知質安扶四人同死之年五十七
西江志

宋朱熹年五十七編易學啟蒙孝經

元賈魯字友恒攻濠州七日誓以今日巳午時取城池
然後食魯上馬麾進抵城下忽頭眩下馬且戒兵馬
弗散病愈亟却藥不肯汗竟卒于軍中年五十七

元星吉字吉甫守江西衆死且盡星吉被射昏仆賊不
忍害舁置密室中爭饋以食斥之遂不復食凡七日
乃自力而起北面再拜曰臣力竭矣遂絕年五十七

明襄陵王冲秋仕至孝母年八十一得危疾刲股肉作



汁煎蔘和之爇香禱天母泄下取嘗之數日瘳王年
五十有七故抱氣羸悴自母病解氣積遂散及年七
十餘猶北向扶杖拜祝節慶先後蒙璽書褒詔者六
讀書好禮為藩輔冠年七十餘無疾考終

明陶安字主敬疾劇猶草上府務十二事卒年五十七
贈姑孰郡公

明金固為郡學訓導夫子行侍洪武乙巳五月顧行曰
明日之夕吾其死乎得微疾諸生進醫藥不飲曰命
矣手書四十字詩一章示長子幼孜遺命數事示行
又書四十字詩一章謝素所往來翊日自題其神主
諸生使授幼孜盥沐浴更衣端坐至夜二鼓卒春秋

五十七 互見四歲

明魏柏祥字元昌營別墅曰柳莊中有閣經樓平野堂穩睡齋半壽亭竹庵雨觀諸勝嘗自題其壁曰克讓克恭步步畏懷天理耻學暴富乞兒教子教孫將將無侍家風便是中流砥柱年五十七卒 北直志

明馬駿生三子獻極獻書獻易並未就外傅同授業於父獻極獻書甫成童俱補弟子員試輒冠軍獻極中丙子副車獨駿屢試不售至五十有七歲始與幼子獻易同游泮 汝寧志 互見十八歲





## 五十八歲

廣昌魏方泰會峯氏纂輯

史記舜年五十八堯崩六十一代堯踐帝位 互見初生 二十三 五十 六十一 百歲 百十歲

孔子年五十八在陳

漢蔡朗字仲明遷瑯琊王傅乃從經術之方示以棐諶之威奉禮莫違其國用靖雖安國之輔梁孝仲舒之輔江都靡以加焉勤績既盛帝簡其功將授上位遷於紫宮賦壽不永遘此疾凶年五十八永興六年夏卒凡百君子咨痛罔極殷懷傷悼含涕流惻如何昊天喪我師則爰勒斯銘式昭其德 蔡邕撰碑 開封府志

漢何比干去官在家天雨晝寢夢有客車騎覺而一老嫗年八十餘頭盡白求寄避雨雨方甚而嫗衣履不濡比干異之延入座雨止辭去送至門嫗謂比干曰君先出自后稷自堯至晉有陰德及公之身當繼公一人今天賜策以廣公子孫簡長九寸凡百九十枚以授比干曰子孫佩印綬者當隨此算嫗東行忽不見比干年五十八有六男後三歲復生三男徙平陵八男留一子常祭嫗如東行及終遺令東首 三輔決錄 已見初生 互見少壯

三國張嶷字君嗣守益州為雍闓縛送於吳及鄧芝使

吳請於權權許遣之謂曰君還何以報我對曰喬負罪而歸將委命有司若蒙邀倖得全首領五十八以前父母之年也自此以後大王之賜也權悅有器喬之邑喬出闇深悔不能陽愚卽就船倍道兼行權果追之不及

三國荀攸從征孫權道薨時建安十九年年五十八計其年大或六歲

晉羊祜疾篤舉杜預自代卒年五十八帝涕淚霑鬚皆氷百姓號慟罷市於峴山建廟立碑望者無不流涕杜預因名爲墮淚碑互見五十歲

晉杜軫字超宗自建寧令入爲尙書郎趙翙廊閣中朝偉之遷犍爲太守惠愛在民武帝雅識之方用內侍會卒時年五十八

劉宋蔡興宗爲郢州顏敬卜曰亥年當作公官有大字者不可受也及有開府之授而大歲在亥果薨於光祿大夫時年五十八

劉宋劉虯字靈預少而抗節好學須得祿便隱及病正晝有白雲徘徊簷戶之內又有香氣及磬聲其日卒年五十八

梁阮孝緒大同二年正月自筮卦吾壽與劉著作同年及劉杳卒孝緒曰劉侯逝矣吾其幾何其年十月卒年五十八



唐韋溫既疾召親屬賦殺詩在室傀屋漏因泣下曰今知沒身不負斯誠矣卒年五十八互見七十一歲

唐元稹年五十八生子命名爲道保

唐白居易五十八歲方生子名阿崔作詩云五十八翁方有後靜思堪喜亦堪嗟 身爲三品官年已五十八

唐崔元綜欲娶婦吉日已定忽假寐見人云此女非君婦君婦今日始生乃夢中相隨向東京履信坊十字街西道北入一宅內東行屋下正見一婦人生一女子云此是君婦崔公驚寤殊不信之俄而所識平章女暴亡自後官至四品年五十八乃婚侍郞韋陟堂妹年始十九雖嫌崔公之年竟嫁之乃於履信坊韋家宅上成親果在東行屋下居住尋勘歲月正所夢之日其妻適生崔公至三品年九十韋夫人與之偕老向四十年食其貴祿也定命錄

唐元和中長安忽有童謠云打麥麥打三三三旣而旋其袖曰舞了也解者曰打麥刈麥時也麥打謂暗中突擊也三三三謂六月三日也舞了謂元衡卒也至元和六月盜殺元衡批其顱骨而去年五十八感定錄

廣記

宋太平興國中有澶州卒王貴者晝日忽見使者至營急召偕行南至河橋驛馬已具卽命乘之俄覺騰虛

而去項之駐馬但見屋室宏麗使者引貴入見其主
者容衛制度悉如王者謂貴曰候汝年五十八當往
于闐國北通聖山取一異寶以奉皇帝宜深志之遂
復乘馬凌虛而旋軍中失貴已數日矣驗所乘即嘗
卒之馬也知州宋煦劾貴以聞太宗釋之天禧初貴
自陳年已五十八願遵前戒西至于闐尋許其行貴
至秦州以道遠悔懼俄於市中遇一道士引貴出城
登高原問貴所欲具以實對即命貴閉目少頃令開
視山川頓異道士曰此于闐國北境通聖山也復引
貴觀一池池中有仙童出一物授之謂曰持此奉皇
帝又令瞑目俄頃復至秦州向之道士已失所在發
其物乃玉印也文曰國王趙萬年永寶（宋王陶談淵集）



宋李沆字太初遇病沐浴右臥而逝年五十八時盛暑
停屍七日如生

宋程顥年五十八以憂去官

宋呂誨字獻可病困猶旦夕憤嘆以天下事爲憂司馬
光往省之至則目已瞑聞光哭蹷然而起張目強視
曰天下事尚可爲君實勉之光曰更有以見屬乎曰
無有遂卒年五十八海內聞者痛惜之（或作年六十八）

宋歐陽修寄韓子華詩并序云余與韓子華長文禹玉
同直玉堂常約五十八歲致仕子華書於柱上其後
薦蒙恩寵世故多艱歷仕三朝備位二府已過假七
年方能乞身歸老俗諺云也賣弄得過裏　詩云人
生從來無處定世途多故賤言難誰如穎水閑居士
十頃西湖一釣竿

宋范祖禹竄化州卒年五十八

宋蘇洵字明允爲文安主簿與項城令姚闢同修禮書
爲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卒年五十八
賜其家縑銀二百鈔辭所賜求贈官特贈光祿寺丞
（開封志）

宋張載熙寧十年冬謁告西歸十有二月乙亥行次臨
潼卒於館舍享年五十有八（陝西志　見十八歲）互

宋朱熹年五十八編小學書成



宋魏掞之病革母視之不冠不見戒其子毋以僧巫俗
禮浼我以書召朱熹至委以後事而訣卒年五十八

宋龐安時得扁鵲醫術治病多奇中年五十八而疾作
門人請自視脉笑曰吾察之審矣且出入息亦脉也
今胃氣已絕死矣遂屏卻藥餌後數日與客坐語而
卒（互見童幼）

金馮延登字子俊元兵圍汴倉卒逃難爲騎兵所得欲
擁而北行延登憤辭慷慨義不受辱遂躍城傍井中
年五十八

元張玉字世美東昌之戰上被圍得出玉不知突入敵
陣大戰殺百數十人玉竟被創歿年五十八

明李賢字德原奔父喪詔賜賻甚厚命有司為營葬事遣太監林興輔行抵家襄事興即日促賢就道凡五上疏乞終制上皆不允五月至京師入見上慰勞有加而賢感疾浹旬上遣中官供饋問候命醫調治不愈十二月卒於賜第享年五十有八上輟朝三日命工部具棺禮部致祭自殮至葬凡九壇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諡文達南陽志

明王守仁既病上疏乞骸因北歸度大庾而華卒於南安舟中年五十八

明王民字汝止寢疾夜有光燭地達旦語門人曰吾將逝乎遂卒年五十有八江南志

明唐皐未第時夢而前列瓜錘一對及廷試後有報其中探花曰不止此既而報為榜眼亦曰不止此及傳臚第一人詰其故乃以夢告蓋傳臚後黃蓋瓜錘送歸第者狀元也故其自任如此時年五十八皐屢躓場屋益自勵嘗作詩曰昨宵欹枕細思量無奈迢迢此夢長漸見鬢毛隨日白未知腰帶幾時黃人言死後還三曜我要生前做一場名不顯揚心不死再挑燈火看文章正德癸酉甲戌聯捷狀元及第 一作六十

明陳選字士賢擢廣東布政韋眷等誣奪公官遣錦衣逮公士民號泣遮留以衛士辟除乃得行至南昌疾作卒於石亭寺年五十八友人張元禎殮以疏絡或咎其薄曰公平生清苦殮以時服公志也

元趙孟頫妻管夫人字仲姬封吳興郡夫人天姿開朗



德容俱備翰墨詞章不學而能嘗手書金剛經至數十卷以施名山天子命夫人書千文敕玉工磨玉軸送祕書監收藏又嘗畫墨竹圖以進賜內府上尊酒謁皇太后命坐賜食年五十八終江南志

廣昌魏方泰會峯氏纂輯

五十九歲

孔子年五十九去陳過蒲適衛將如晉至河反至衛復如陳

東漢皇甫規字威明諸羌反規上疏自劾曰臣生長邠岐年五十有九昔爲郡吏再更叛羌預籌其事有誤中之言願乞冗官備單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以所習地形兵勢佐助諸軍詔以規爲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擊羌破之羌慕威信降者十餘萬

晉王羲之卒年五十九



晉王敦始病夢白犬自天而下噬之又見刁協乘軺車導從瞋目令左右執之俄而敦死時年五十九子應秘不發喪裹尸以席蠟塗其外埋於廳事中與葛瑤等縱酒淫樂

唐李大亮臨終嘆曰吾聞男子不死婦人手命屏左右言終卒年五十九將殮家無珠玉爲含帝哭爲慟

唐杜甫客耒陽令饋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年五十九

唐白居易三月三十日作半百過九年豔陽殘一日隨年減歡笑逐日添衰疾且進花下歌送此杯中物．火銷燈盡天明後便見平頭六十人

唐蕭灌母有羸老之疾持侍還京下巫峽之波上當陽之坂展轉在側殷憂歷時夜不安枕衣不解帶及板輿長程扶杖不起子春視疾加損徒勤石建執喪悲哀自絕寓居懷縣終於苦蓋春秋五十有九五十不毁戀親滅性禮也夫可謂至也矣互見十八歲

宋張舜民畫墁錄云曆日後官宿相屬相連本是一甲子以真廟後年五十九嫌於數窮遂演之爲一百二十歲然竟以是年登遐

宋盧琰字錫珪頗知命嘗語親舊曰官五品服三品天不與者壽爾卒年五十九時琰母八十餘無恙上憫之遷二子官給祿終喪

宋歐陽觀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嘆鄭夫人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回顧乳者抱修而立於傍因指而嘆曰術者謂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觀享年五十有九 瀧岡阡表 西江志



宋梅堯臣字聖俞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四月乙亥聖俞得疾臥城東汴陽坊明日朝之賢士大夫往問疾者騶呼屬路不絕城東之人市者廢行者不得往來咸驚顧相語曰茲坊所居大人誰耶何致客之多也居八日癸未聖俞卒享年五十有九 歐陽修作墓誌銘 江南志

宋蘇軾五十九歲謫惠州過虔州天竺寺題樂天石刻詩余年幼時先君自虔州歸言天竺有樂天詩今四

十七年矣蓋東坡年十二老蘇歸自江南至紹聖甲戌恰四十七年是年乃五十九也　與吳秀才書云過廣州買得檀香數斤定居之後杜門燒香深念五十九年之非矣　又和趙郎中詩我擊藤牀君唱歌明年六十奈君何醉顛只要裝風景莫向人前自洗磨自註云趙每醉歌畢輒曰明年六十矣　東坡雪堂記吾不知五十九年之非而今日之是又不知五十九年是而今日之非

宋何夢桂字巖叟招隱詩回頭五十九年非千里乘風翼倦飛門外黃塵時事改樽前白髮故人稀

宋孫松壽年六十餘樊漢廣甫五十九皆掛冠不仕范成大除四川制置使表其節詔召之皆不起

宋范成大白髭行四十踰四髭始黃手持漢節臨大荒輿疾歸來皮骨在兩鬢尙作青絲光俯仰行年四十九萬里南馳復西走班班頷下點吳霜猶可芟夷誅賓友屈指如今又十年兩年慵臥秋風前人生血氣能幾許不待覽鏡知皤然又甲辰除夜吟若問四時何以度念定更無新與故瓶花開落紀春冬窗紙昏明認朝暮行年六十是明朝不暇自憐聊自嘲婪尾三杯餳一楪從今身健齒牙牢

宋劉克莊云十月二日至紫極宫誦李白詩及拔谷和篇因念蘇李聽竹時各年四十九今予五十九矣遂次其韻云翰林兩仙人偶來聽風竹蕭蕭玉千竿采采綠一掬少時負不羈中年乃見獨嗟予長十年所至戀三宿徑當還笏歸奚侯搩蓍卜夜郞與儋耳老大費往復宜州殿其後路險車又覆山中採芝去舍下炊粱熟 西江志



元王克敬爲江浙行省叅知政事視事五月請老年甫五十九謂人曰穴趾而峻墉必危再實之木必傷其根無功德而忝富貴何以異此故常懷止足之分也卒年六十一 ○互見童幼

元蘇天爵字伯修詔總兵於饒信克復一路六縣其方畧之密節制之嚴雖老帥宿將不能過之然以憂深病積遂卒於軍中年五十九

明李承勳字立卿上稔知其名欲用爲吏部尙書是年春充正使冊九嬪晨起趨朝暴疾卒年五十九

明吳裕字敬昆官太僕少卿敵數入雲中議大出師裕時嬰疾猶日起治馬政不倦過勞疾轉劇屢疏乞休不許竟卒於官年五十九歲上聞而悼之遣官諭祭營其墓 廣東志

明楊論父緣居常不離左右夜抱父足而眠中年喪妻竟不再娶與父同年而卒父八十四論五十有九 陝西志

隋獨孤后仁壽二年八月甲子日暈四重己巳太白犯

軒轅其夜后崩於永安宮時年五十九陝西志見十四歲



行年錄

廣昌魏方泰曾峯氏纂輯

六十歲

記曲禮六十曰耆指使　耆者稽久之稱不自用力惟以指意使令人故曰指使疏賀瑒云耆至也至老之境也鄭注射義云耆耋皆老也

六十不毀　六十則又衰矣故不可毀

王制六十養於國　註國中小學在王宮之左疏六十漸衰養老彌厚故養之于小學小學在國中也正義曰養于國與養子學文相對故知國亦是學也

六十宿肉　宿肉謂恒隔日備之不使求而不得也



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修唯絞紟衾冒死而後制　此言漸老則漸近死期當豫爲送終之備也歲制謂棺也不易可成故歲制然此謂大夫以下耳人君即位爲椑不待六十也其椁則死後爲之以其葬向賖檀弓云旬而布材是也

六十非肉不飽

六十杖於鄉

六十不與服戎　服戎兵戎之事也服戎事之變者必

六十然後不與焉從謂行其事與則與之而已

六十不親學　不能備弟子之禮

鄉飲酒義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

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　疏案鄉飲酒禮賓賢能則用處士爲賓其次爲介其次爲衆賓皆以年少者爲之此正齒位之禮其賓介等皆用年老者爲之其餘爲衆賓明尊長欲明尊敬六十之長老故立而聽政役

釋名六十曰耆耆指也不從力役指事使人也

白虎通年六十歸兵者何不忍並鬬人父子也古者師出不踰時爲怨思也

白虎通男子六十閉房何所以輔衰也七十五看

素女曰人年六十當秘精勿洩若氣力尚壯不可强忍



久而不泄致生癰疾

諺六十不種樹

古語須知世上金銀寶借爾閒看六十年 宋張端義貴耳錄范石湖詩作七十

史記衛靈公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夏魯桓釐廟燔南宮敬叔救火孔子在陳聞之曰災必于桓釐廟乎已而果然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嘆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爲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　孔子年六十在陳年表是年過宋桓魋惡之

論語六十而耳順

莊子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莊子下壽六十詳見百歲

魯人有獨處室者隣之嫠婦風雨室壞趨而託焉魯人閉戶而不納嫠婦自牖與之言子何不仁而不納我乎魯人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



是以不敢納爾也婦人曰子何不如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善哉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此者期於至善而不襲其爲可謂智乎家語

列子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不治世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爲人意之所欲玩者無不爲也無不玩也行年六十氣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中盡焉不爲子孫留財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

之財焉

或謂齊黃曰人皆以公不善於富摯公不聞老萊子之教孔子乎示之其齒之堅也六十而盡相靡也今富摯能而公亜不相善也是兩盭也（國策）

漢哀帝卽位封拜丁傅奪王氏權師丹上書言伏惟人情無子年雖六七十猶博取而廣求孝成皇帝以壯年克己立陛下爲嗣願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己躬行以觀羣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肺腑何患不富貴不宜倉卒

漢公孫弘字季建元元年天子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弘年六十徵以賢良爲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上意上怒以爲不能弘迺病免歸（元光五年詔徵文學國人復推弘弘讓謝曰臣以嘗西應命以不能罷歸願更推選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對策第居下策奏天子擢第一人見狀貌甚麗拜爲博士按是時弘年當是七十蓋建元六年元光已五年也）



漢朱勃以馬援遇讒上書曰若援所謂以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臣年已六十嘗伏田里竊感欒布哭彭越之義冒陳悲憤戰慄闕庭書奏報歸田里

漢鄭玄字康成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迫脅不得已詣之進爲設几杖禮待甚優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時年六十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互見四十餘七十歲）

後漢李膺字元禮陳蕃敗曹節諷有司奏諸鉤黨下州郡考治上可其奏鄉人謂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

三國蜀宗預字德豔爲屯騎校尉時車騎將軍鄧芝自江州還來朝謂預曰禮六十不服戎而卿甫受兵何也預荅曰卿七十不還兵我六十何爲不受耶（互見七十餘）

三國孫權爲公孫淵所賣殺其使張彌許晏等送首於魏權大怒欲自征淵曰朕年六十世事難易靡所不嘗近爲鼠子所前却令人氣湧如山不自截鼠子頭以擲於海無顏復臨萬國就令顚沛不以爲恨（陸遜等疏諫乃止）



三國曹植以諸國士息前已見發遺孤稚弱在者無幾而復被取上書曰臣初受封策書曰受茲青社封於東土以屏翰皇家爲魏藩輔而所得兵百五十人皆年在耳順或不踰矩虎賁官騎及親事凡二百餘人正復不老皆使年壯備有不虞檢校乘城顧不足以自救況復耄耋罷曳乎而名爲魏東藩使屏翰王室臣竊自羞矣

晉陸機百年歌六十時年亦耆艾業亦隆驂駕四牡入紫宮軒冕婀娜翠雲中子孫昌盛家道豐清酒（云云）

晉山濤年六十丁母憂居喪過禮負土成墳手植松柏
時人稱之 互見六十餘
晉王祥字休徵以後母故陵遲不仕年向六十刺史呂
虔檄為別駕 時人歌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
晉陸玩表求謝職曰端右機要事務殷多臣已盈六十
之年智力有限疾患深重體氣日羸朝夕自勵并復
所堪若偃息苟免職事並廢則莫大之悔天下將謂
臣何詔不許 互見二十歲
晉皇甫謐著篤終論曰禮六十而制壽至於九十各有
等差防終以素豈流俗之多忌者哉吾年雖未制壽
然嬰疢彌紀神氣損劣常懼天隕不期慮終無素是
以畧陳至懷



晉何曾字穎考性至孝傅立論曰見其親之黨如見其
親六十而孺慕于於穎昌侯見之矣　曾卒下禮官
議謚秦秀曰曾受寵二代顯赫累世暨乎耳順之年
身兼三公之命責深負重而乃驕奢過度名被九城
宜謚謬醜公議雖不用聞者懼焉
晉江績字仲元殷仲堪舉兵應王恭要績與殷顗同行
不從顗慮績及禍乃於仲堪坐和解之績曰大丈夫
何至以死相脅江仲元行年六十但未知獲死所耳
一坐皆為之懼仲堪憚其堅正以楊佺期代之
晉庾翼欲率衆北伐上疏曰賊季龍年已六十奢淫理

盡醜類怨叛又欲決死遼東鋌雖驍果未必能固若
北無掣手之虞則江南將不異遼左矣臣所以輒發
良人不顧忿咎伏願表御之日便決聖聽不可廣詢
同異以乖事會
晉桓溫既平袁瑾問郗超曰足以雪枋頭之恥乎超曰
此未厭有識之情也公六十之年敗於大舉不建不
世之勳不足以鎮愜民望因說溫以廢立之事溫既
宿有此謀遂深納之　溫廢海西公苻堅聞之謂羣
臣曰溫前敗灞上後敗枋頭十五年間再傾國師六
十歲公舉動如此不能思愆免退以謝百姓方廢君
以自悅將如四海何諺云怒其室而作色於父者其
桓溫之謂乎 海西公即帝奕



晉王延年六十方仕於劉聰稍遷尚書左丞至金紫光
祿大夫聰死後靳準將作亂謀之於延延不從準既
誅劉氏自號漢天王以延為左光祿大夫延又大罵
不受準遂殺之 汾州志。見九歲
劉宋謝玄微為混所敬貴號曰微子以為吾無間然又
言微子異不傷物同不害正若年造六十必至公輔
造一作迨 互見童幼十歲
南齊武帝遺詔自今公私不得出家為道惟年六十必
有道心聽朝賢選序又曰始終大期聖賢不免吾行
年六十亦復何恨但皇業艱難萬幾自重不能無遺

慮耳

南齊主寶卷不道徐孝嗣謀廢立不决沈文季自託老疾不預朝權沈昭畧謂之曰叔父行年六十爲員外僕射欲求自免豈可得乎文季笑而不應齊主果召孝嗣文季昭畧入華林省使茹法珍賜以藥酒

南齊陸慧曉爲吏部郎吏曹都令史歷政來諮執選事慧曉任已獨行未嘗與語帝遣主書單景儁謂曰都令史諳悉舊貫可共參懷慧曉曰六十之年不復能諮都令史爲吏部郎也上若謂身不堪便當拂衣而退（互見三十餘歲）

梁顧協爲湘東王記室參軍王表薦之曰臣府兼記室



參軍吳郡顧協行稱鄉閭學兼文武傍闕知巳志不自營年方六十室無妻子臣欲言於官人申其屈滯協必苦執貞退立志難奪可謂東南之遺寶矣

梁江革與祖暅同爲魏人所執魏安豐王延明使暅作欹器漏刻銘革唾罵曰卿荷國厚恩已無報荅乃爲虜立銘辜負朝廷延明聞之乃令革作八丈寺碑并祭彭祖文革辭以囚執既久無復心思延明將加捶朴革厲色曰江革年六十不能殺身報主今日得死爲幸誓不爲人執筆乃止日給脫粟三升僅全其生而已及還朝上舉酒曰卿那不畏延明害對曰臣行年六十死不爲夭豈畏延明帝曰今日始見蘇武之節（互見六歲九歲二十歲）

梁沈浚字叔源官御史侯景過臺城僞文遣浚詣景景横刀於膝瞋目叱之浚正色曰河南王人臣而舉兵向闕今朝廷赦王罪結盟口血未乾而復翻背沈浚六十之年且天子之使死生有命豈畏逆臣之刀乎不顧而出景歎曰是真司直也

陳陳暄沈酒嗜酒兄子秀致書何胥以諷諫暄荅曰旦見汝書與孝典陳吾飲酒過差吾有此好五十餘年昔吳國張公年巳六十自言引滿大勝少年吾今所進亦多於往日老而彌篤唯吾與張季舒耳吾方與此子交歡地下汝欲夭吾所志耶



陳沈炯表曰臣非欲苟違朝廷遠離䡖輦以年將六十湯火居心每跪讀家書前懼後喜溫枕扇席無復成童（詳見八十一歲女類已見二十歲）

北魏孝靜帝賜常景詔云几杖爲禮安車致養敬齒尊賢其來尚矣景藝業該通文史淵洽歷事三京年彌五紀朝章言歸祿俸無餘家徒壁立宜從哀恤以旌元老可特給右光祿事力終其身（魏書本傳）

北魏慕容白曜旣誅成淹上表曰白曜登鋒履危志存靜亂及方難旣夷身膺高賞受胙河山與國升降六十之年寵靈巳極覲其立功足明機運豈若僥倖更邀非望者乎

南北朝燕賈堅六十歲猶能彎弓三石餘烈祖以堅善射親試之乃取一牛置百步外召堅曰能中之乎堅曰少壯之時能令不中今已年老止可中之恪大笑射發一矢拂脊再矢摩腹皆附膚落毛上下如一恪曰復能中乎曰所貴者以不中為奇中之何難一發中之（初譚集　烈祖乃慕容恪也）

北魏張彝字慶賓加征西將軍冀州大中正雖年向六十加之風疾而自強人事孜孜無怠第二子仲瑀上封事排抑武人衆怒焚其屋投長子始均火中仲瑀傷重走免彝僅有餘命臨終口占左右上啟曰臣年已六十宿被榮遇垂暮之秋忽見此苦一歸泉壤長



離紫庭亡魂有知不忘結草遂卒

唐蔣儼見張憬藏憬藏曰公厄在三尺土下盡六年而貴六十位蒲州刺史無有祿矣儼使高麗為莫支離所囚居土室六年還為蒲州歲如期則召掾史妻子告當死俄詔聽致仕

唐元德秀字紫芝卒後族弟結哭之慟或以為過哀結曰大夫生六十年未嘗識女色視錦繡未嘗求足未嘗苟辭佚色未嘗有十畝之地十尺之舍十歲之僮未嘗完布帛而衣具五味而飡吾哀之以戒荒淫貪佞綺紈粱肉之徒耳（房琯嘗云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心都盡）

唐司空圖詩得見明時下壽身

唐于濆村居晏起詩朱門與蓬戶六十頭盡斑

唐白居易詩六十河南尹前途足可知　我今悟已晚六十方退閑　不准擬身年六十上山乃未要人扶　不准擬身年六十遊春猶自有心情　居易死宣宗弔以詩曰綴玉聯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浮雲不繫名居易造化無為字樂天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

唐陳先問讀書靈巖教授生徒年六十不第忽一日五鶴鳴舞於庭友人曰此登雲兆也勉再試果登第

唐程行諶年六十任陳留縣尉同僚以其年高位卑嘗



侮之有老人造謁因言其官壽俄而縣官皆至仍相侮狎老人云諸公官壽皆不如程公程公從今已後有三十一政官年九十以上官至御史大夫及僕射有厄皆不之信程公後為御史大夫九十餘卒後贈僕射右相果如所言（定命錄）

唐御史裴周使幽州日見叅謀姓胡項有刀痕問之對曰昔為畨官曾事特進李嶠嶠奬某聰明每有詩什皆令收掌嘗熟視謂之曰汝甚聰明然命薄少官祿年至六十已上方有兩政三十有重厄不知得過否爾後轗軻不得覔名於朝至三十隨張佺北征軍敗賊刃頸不斷臥積屍中一宿乃活自後每憶李公之

言更不敢覓官於寺中灑掃展轉至六十客刺史鄭某家有日者見之謂刺史曰此人有官祿今合舉薦前十月當得官刺史曰此邊遠下州某無公望豈敢輒薦舉人俄屬有恩赦令天下刺史各舉一人其年五月鄭舉此人有兵謀至十月策問及第得東宮衛佐仍參謀范陽軍事 定命錄

吳越王錢弘俶卒年六十與父元瓘卒日同 詳見生辰

宋种放字明逸從陳摶相摶曰君不娶可得中壽明逸從之果至六十歲一日晚起服道衣聚諸生列飲取平生所作文稿焚之酒數行而逝 互見七歲

宋魏野字仲先李瀆其中表兄也年六十瀆卒訃至野



哭之慟謂其子曰吾不可去去必不至第遣其子赴之裁六日野無疾而亦卒時甚異焉

宋程頤年六十改授管勾崇福宮

宋歐陽修以風節自持既連被汚衊年六十即乞謝事是年三月三日賜上巳宴時初頒明天曆適值丁巳是月以言者指濮議爲邪說力求去不允

宋歐陽修送鄭革賜第南歸詩少年鄉譽歎才淹六十猶隨貢士函握手親朋驚白髮還家閭里看青衫云云

宋梅聖俞字堯臣和永叔詩我今才薄都無用六十棲棲未歎窮從閣紫微詩六十無名空執着顛毛應笑耿鬢華

宋柳侯爲橋于采陵之澗題曰歸老橋以書屬曾子固曰武陵之往來有事於吾廬者與吾異日得老而歸皆出于此也子固記曰柳侯年六十髮未衰方爲天子致其材力以惠降元元之時雖欲遺章紱之榮從溯山之樂余知未能遂其好也然其志于退也如此聞其風者亦可以興起矣

宋蘇軾花落詩先生年來六十化道眼已入不二門多情好事與習氣惜花未忍終無言留連一物吾過矣笑飲百罰空罍樽 又詩紛紛華髮不足道當返六十過去魂



宋蘇轍使遼歸爲哲宗言遼主弘基以與我和好爲喜年貌可六十步履輕健飲啗不衰享國尙當有年我可以無虞其君臣事佛國俗化之此彼之巨蠹足爲我喜也 劉定之劉氏雜志

余於爲文似蘧瑗瑗年五十知四十九年非余年六十始知五十九年非其庶幾至于道乎天稟余才纔及中人中人之流未能名一世然自力於當時則綽綽矣 宋祁筆記

宋黃魯直云予之竄嶺南道出衡陽見主簿君益陽黃成之問宗派乃同四世祖兄於是出拜氏子婦相見喟然念高祖之兄弟未遠也而疏鄉異井六十歲而

後相識亦可悲也益陽兄之叔父晦甫侍御在家著孝友之譽立朝有忠鯁之名不幸五十有四被召而歿於道上將啟手足自力作疏極論濮園事所謂歿而不忘諫君以德其枝葉必將豐茂有赫赫於世者故作詩道之

宋梁夢奇調潯州法曹廉謹自守年六十致仕郡太守下車必先訪其廬

宋李兌以工部尚書致仕從弟先以秘書監致仕兌尚無恙事之彌篤子庭玉年六十卽棄官歸養人賢其家法

宋魏巖鄭公裔孫也曾拜國子四門助教熙寧末予過



其門見嚴年可六十許語言成理出鄭公畫像乃近年筆多爲俗人書題唐之譜牒詔誥無一存者乃曰爲官員持去盡矣唯有周特登城縣帖判狀輩數種有免車牛狀縣判云魏公唐室勳賢名傳青史涇州東長武城在城隳最爲控扼要害之地唐太宗親征薛舉嘗駐門樓十二間御榻在其下或云柱上有太宗題字尚在也北阻涇水卽高摭二城樓堞尚完宋張舜民畫墁錄

宋淳熙間茶駔賴文政多智年已六十羣盜推之爲首不從曰天子無失德天下無他釁將欲何爲羣盜以刀脅而從之文政知事不集陰求一貌類已者曰劉四執役左右辛幼安爲江西憲提死士與角困屈請降文政先與數魁來見約日東兵退旣謂其徒曰辛提刑聰視不常必將殺我欲遁去其徒不可則曰與斷吾首以降死先後不過數日耳其徒又不忍乃斬劉四首以出而遁去官軍迄不知其僞也鶴林玉露

宋徐鹿卿橫浦雜藁序云韓退之不肯著書謂其爲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欲俟五六十爲之冀其寡過予才不敢望退之萬一則雖終老未可著書況未五十六十乎西江志

宋張絃字希伯知雷州召還監都奏進院年六十卽致仕孫浚栻皆其子廣東志



宋郭義重至孝六十始婚以高年終浙江志互見四十餘歲

宋胡松年病革呼其子曰大化推移有所不免乃就枕鼻息如雷有頃卒人謂不死也年六十

宋張九成秋興詩我生本閒放胡爲此拘攣身世兩相違於今六十年勇退未爲怯銳進豈其賢

宋陸游小飲梅花下作云脫巾莫歎髮成絲六十年間萬首詩予自年十七八學作詩今六十年得萬篇

宋楊萬里郡中送春盤詩野人未見新曆日忽得春盤還太息新年六十奈老何霜鬚看鏡幾許多麴生頭人不解事且爲春盤作春醉

宋戴復古萬安江上詩不能成佛不能仙虛度人間六

十年鏡裏姿容雖老矣酒邊意氣尙飄然

宋程俱送林德祖致仕東歸詩序德祖方未仕以學行有盛名四十起家至爲部刺史所歷皆儒官入糾天府於今爲要地年始登六十茹蔬飲水神榦儼如也一朝浩然有歸志退自府舍不謀於朋友不告於妻子夜半狀上府晨朝可命下斯亦奇矣又荅德祖詩六十挂冠雖早計紹勝銜索泣枯魚

宋朱熹年六十序大學中庸章句

宋李庭玉父先致仕閒居一紀卒年八十三庭玉年六十即棄官歸養人賢其家法云

宋陳嶠字景山年六十方及第有儒家以女妻之合卺夕作詩曰彭祖向聞年八百陳郎猶是小孩兒聞者皆絕倒 一作年八十互見老年

宋劉克莊字潛夫三月二十五日飲方校書園詩早退分明勝一籌年行六十復何求東門瓜與南山豆誰道君恩薄故侯

宋李孟傳字文授韓侂胄願見之與其故致意孟傳謝曰行年六十去意已決不敢聞也侂胄慙而退 後致仕卒年八十四○互見六歲 宋史兩載詞異

宋謝翱字皐羽小元祐歌寄劉君鼎云前甲子小元祐勾章祓黑權臣死端平天子初改紀是年南海無波浪月出珠胎君以降至今六十空白頭獨騎麒麟褫



春秋天同星周美惡復人世更傳蔡州錄

有張姓者別號心石年六十博徒也客徵詩壽之予戲贈一絕云博望聞孫隱博徒不須對酒亦呼盧今朝石上稱觴處試問添籌事有無然不至誕也近來吳中里鄙多傷人忤物時駕羿于予則不敢承矣 張鳳翼評勒

人之處事能常悔往日之非常悔前言之失常悔往年之未有知識其賢德之進所謂長日加益而人不自知也古人謂行年六十而知五十九年之非者可不勉哉 宋袁采世範

宋周煇清波雜志云葉少藴云某五十後不生子六十後不蓋屋七十後不作官然晩年以子舍之多不免犯六十之戒屋成而公死矣

子姪年非六十者不許與伯叔連坐違者家長罰之會饍不拘 金華鄭氏家範

金王晦字子明守順州受兵故部曲王臻免胄出見且拜曰事急矣自苦何爲苟能相從可不失富貴晦曰朝廷何負汝耶臻曰臻雖負國不忍負公因泣下晦叱曰吾年六十致位三品死則吾分詎從汝耶將射之掩泣而去城降被執遂就死

元石天應字瑞之與將佐規取關內謂曰吾年垂六十老耄將至一旦臥病床第閤後生輩立功名死不瞑

目矣男兒要當死戰陣以報國是吾志也既而金寇
至爲部將吳澤醉酒所誤力戰而死
元張養浩拜陜西行臺中丞値旱民有殺子以奉母者
爲大慟出私錢濟之宿公署四月夜則禱於天晝則
出賑饑民毎一念至即撫膺痛哭遂得疾不起卒年
六十關中之人哀之如失父母（五見十歲）
元郭回素貧年六十無妻奉母寄宿神祠中營養甚艱
母年九十八卒回傭身得錢葬之毎旦詣墓哭祭十
四年不輟
元孔旼字天壁一字秀夫歷慶元紹興會稽尹皆稱神
明年六十稱疾還家以詩文自娛壽八十餘而終



明宗室朱睦㮮字仲南年六十父母疾躬侍藥糜及卒
廬墓感白鳥至服闋不歸周王屢召始還（開封志）
明曾棨有疾自惟不可起呼酒提筆書曰宮詹不小歲
周非天我以爲多人以爲少蓋棺易簀此外何求白
雲青山樂哉斯丘
明上官通字一明幼嘗爲吏一旦棄家結廬龍井坑不
爐不扇不茹葷不就寢禱雨療疾皆應年六旬頗飲
酒嘗作口號云老骨崢嶸裹皺皮精神不似少年時
一周甲子從新數急速回頭亦是遲壽七十七絕粒
而終
明刑部尚書吳山少時父尚書公洪使祈夢九仙以卜

其終身得一語云三山備到福星堂莫知云何既舉
進士累官福建按察使至三山驛謁夢語兆於此矣
及爲江西布政其年六十臬司偕道爲公祝壽結一
綵樓扁書福星集慶四大字公見之悵然曰吾止於
此矣尋擢中丞巡撫河南降浙江參議十年間累遷
至尚書以爲夢不足憑也後讞敦勛獄上怒其愆期
免官去將抵彭城病卒於利國監驛舁尸到石山驛
兵備副使居大山爲殮於驛堂其扁正名福星夢語
具驗奇哉（庚巳編）
明楊維字憲維進士歷官夔州府尹簡易愛民嘗驅虎
患至誠格物蜀人德之轉陞江南道未就任年六十



上章致仕詔賜三品服色捐田七十畝入府學克作
圭田以備祭品
明殷實爲福建布政司參政年六十謝事歸環堵蕭然
（江南志）
明蘇秉彝爲蜀府教授疾革與太史趙文肅講格致性
命之學至夜分乃罷明日整衣冠而卒及歸不能具
行資人謂行年六十而勵行如初歷官四任而一寒
如舊云（四川志）
明陳以勤年六十連章乞骸骨溫旨慰留再四始得請
加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致仕賜璽書嘉獎給驛遣行
人護行有司月給廩役恩禮稠渥近世罕儷（五見初生七十）

七十六歲

○四川志

明田舜年字壽子知樂至縣年六十未舉嗣士民代禱於神果生一子因名樂生四川志

明常秉仁爲茂才時閉戸讀書年六旬始領賢書任淯澗知縣多惠政榆社志

明羅舜臣舉天順巳卯鄉貢明年上禮部得乙榜乙榜之士例二十五而上不得辭教官君時甫二十三輒拜青田縣學教諭數遷國子助教其子欽順進士及第爲翰林編脩不數月次子欽德欽忠又同舉於鄉君曰吾可以休矣即上疏乞致仕致仕例以七十爲限君之年僅六十耳夫取之廉者其與必輕進之難



者其退必易覩人之始可以知其終也今之仕者苟有所避或減年以幸其免苟有所覬或減年以幸其留充其念自少至老而不能變蓋患得者未有不患失焉者也如君之廉取易退愼始而善終者幾人哉西江志

明陳柏字憲卿以不合分宜左遷歸閉門著述年六十修高年會比香山洛社

明張四維父允齡訃至上特遣中使慰唁微示以奪情意泣辭曰臣死且不敢上憐之賜賻襚特厚給傳歸比服闋上將召用而疾革不起是爲萬曆乙酉十月距其生嘉靖五年丙戌享年六十平陽志

明梁夢奇爲瓊州府推官年六十致仕築室茂林修竹間集鄉俊課試之太守下車必先訪其廬焉○廣東志一作宋人

劉吏部體仁未殁前一日與友蘇銘在鳳陽龍興寺禪喜竟日歸旅舍遂怛化是夕見夢於蘇吟詩云六十年來一夢醒飄然四大御風輕與君昨日龍興寺猶是拖泥帶水行

俞文榮晚年登第夢王十朋以侍生帖來謁私語其弟曰吾年老矣夢十朋定得鼎甲耶時俞年已六旬得三甲應除縣令復夢十朋以治生帖來拜亦不解次日補樂清始悟前夢爲修其墓隧而訪其子孫復夢



十朋謁謝明日獵者送虎皮謂此十朋墓所獲虎薈

明趙廷抃字獻吾子天麒以五經登癸未榜懷宗召問少年何以通五經對曰臣在襁褓時臣父口授經義又問父之年幾何對曰甫週花甲特恩同賜進士山西武鄉縣志

明曹亨巡撫眞定適有邊警寇夜至亨即擐甲策馬赴敵行風雪中大將單後至訝亨勇倍於巳亨毅然曰我年雖未寸率十數壯士可當一面然我以死拒敵爾獨能自完耶乃相與奮擊大勝龍泉關下故寧志

五見八十二歲

明溫璜字于石號寶忠年二十一補弟子員乙卯鄉闈

擬第一主司欲置第二房考余公爭曰此卷絕倫今不爲元寧甾以俟識者先生自是扶風絳帳執牛耳而雄踞文壇者垂三十載丙子始舉於鄉三上公車癸未會試房考吳甘來得先生卷以示汪偉偉讀至易義曰程本無能踰者交薦之獲儁時年已六十矣授徽州司李署歙篆鬬賊陷新安與妻茅氏女寶德俱死浙江志

明張習孔家訓云封贈父母家道亦登溫飽人生六十死不爲夭亦復何恨所不能已於懷者兒孫孱弱外患宜防苟無以善其後其淪於廢敗不難矣

明袁師阜字理衡母老齒脫不能食阜年已六十母食



必口哺之江南志

明吳筠母丁氏年八十終筠年六十躃踊哀號幾自斃廬墓三年悽怛不殊袒括鄰里爲之輟飡江西志

明文謨年六十事親盡孝定省不少息父母或有不懌必跪求歡悅乃已四川志

明施敬自束髮至白首未嘗與人爭母得目疾竭誠祈禱嘗以舌舐翳久之母目復明八十餘終敬年六十卒哭盡哀廬墓側三年廣東志

明王信少時好文公家禮居家遵行不違父死廬墓三年喪母時年六旬矣母臨終泣囑戒勿廬墓信居倚廬足不踰戶三年如父喪陝西志

明楊攀桂楊丹桂性好釋老家言年六旬兄弟同隱終南山後其子屢饋屏屩遂入深山不出樵採相傳以爲二人皆逝去云又數年鄉人於都中見丹桂貌如平生敘鄉曲情甚篤自言在某寺爲僧次日訪之竝無其人自是不復知其所往平陽志

明王雅宜六十再娶許青陽嘲曰六十作新郎殘花入洞房聚猶秋燕子健亦病鴛鴦戲水全無力銜泥不上梁空煩神女意爲雨傍高唐衆聞而大笑有人年六十三歲納十六歲妾其友作詩戲之曰二八佳人七九郎蕭蕭白髮對紅妝扶鳩笑入鴛鴦帳一樹梨花壓海棠

明崇禎八年高安民李官奸惡無行年六十以壽終人



以爲無天道及葬忽聞棺中勃躃聲其子以爲父復生啟視軀手足皆化爲牛但頭如故子醜之亟釘秘焉西江志

北魏張讜妻皇甫氏被魏掠爲婢讜爲宋冀州長史因貨千餘匹購求皇甫文成引見之時皇甫年垂六十矣文成曰南人奇好能重室家之念此老母復何所任乃能如此致費也皇甫歸讜令諸妾境上奉迎數年卒

宋高宗母韋后至自金帝先意承志惟恐不及常戒宮人曰太后年已六十惟優游無事起居適意即壽考康寧事有所闕毋令太后知第來白朕

宋王庠以奉親不應舉者八年大觀庚寅行舍法於天
下州以庠應詔庠曰昔以母年五十二求侍養不復
願仕今母年六十乃奉詔豈本心乎

明丁貞娥魏生聘為繼室方委禽太守以豪右言召魏
置獄娥夢黃玉杯墮地坼問父曰夢何祥父告以故
且曰魏郎病疫甚危而太守護前不自悔柰何娥曰
訃莫如誣服出獄門即不幸得正而斃矣如言果出
獄抵家卒娥聞慟哭請往奠父母不許以死請母與
俱往撫棺擗踊三年坐帷中哭泣朝夕奠咸如禮年
六十而卒浙江志

明胡催蓮幼許聘朱御未嫁夫亡衰絰往奠偕一女婢
樓居雖至戚不接面姑病劇籲天蕘股乃瘳年六十
卒其婢亦以處女終江南志

明吳與弼題柏堂序云郡庠生周坼生三歲而府君歿
母黃氏年二十六以節自誓嘗手植二柏於府君之
墓今木已拱而黃亦六十矣族子民熙縣丞公嚮為
求柏堂詩以表其操自予之復歸種湖也與坼好尤
密且桑梓相望嘉吾鄉之有善事故樂道而為詩靈
根親傍隴頭安翠蓋虔空已鬱盤歲月豈勝和淚數
風霜已向斷腸看苦心循是天真易峻節當茲末俗
難珍重賢郎能不匱高堂特筆障狂瀾西江志

明黎氏年十八歸蕭復昇未一年夫赴京卒於途黎守



志不渝年六十終鄧伯凱以詩悼之曰萬事銷鎔花
上露一心清白竹間霜門閭勿謂無旌表贏得芳流
姓字香廣東志

明汪繼周妻王氏年二十三夫死無出將以死殉家人
持之乃終喪閉處一室僅留隔戶納饘粥年六十病
劇且死始開關治後事焉湖廣志

唐裴談妻悍妒談畏如嚴君嘗謂人妻有可畏者三少
妙之時視之如生菩薩安有人不畏生菩薩耶及男
女滿前視之如九子魔母安有人不畏九子魔母耶
及五十六十薄施粧粉或青或黑視之如鳩盤茶安
有人不畏鳩盤茶耶鴻書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 六十餘歲

漢酈食其高陽人沛公畧地陳畱麾下人適食其里中子酈生謂曰吾願從沛公游莫爲我先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言之沛公召至入謁沛公方踞床令兩女子洗足而見食其食其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之上坐謝之

漢貫高爲趙相年六十餘生平爲氣高祖過趙見趙王甚倨高怒曰吾王孱王也說王請殺之遂謀反





漢李廣以前將軍從大將軍青擊匈奴青徙廣出東道軍亡導或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幕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廣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爲垂涕

漢蕭望之字長倩奏中書政本之地不宜用宦官弘恭石顯因譖望之奏望之教子上書訟前事失大臣體請逮捕弘恭石顯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望之自以託師傅終必不坐非頗屈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上曰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上乃可其奏望之仰天歎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却食涕泣責問顯等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

漢桓榮字春卿習歐陽尚書十五年不窺家園年六十餘始辟大司徒府世祖朝會命于公卿前敷奏經書帝稱善曰得生幾晚拜博士（互見八十餘歲）





漢王充字仲任肅宗詔徵不起年漸七十乃造養性書十八篇頤神自守病卒于家

漢董卓狼戾賊臣折節名士陳畱蔡中郎時已六十許人令稱疾堅臥偃蹇遇害不猶愈昔日死洛陽獄乎勉强受官侍中封侯噫嘆之下身名竝隕雖王司徒輕戮善人識者知其不長然周歷三臺鼓琴贊事杜欽谷永之請終不能爲中郎解也（明張溥蔡中郎集題辭　開封志）

後漢昭烈遺詔勅後主曰人五十不稱夭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但以卿兄弟爲念射君到說丞相歎卿知量甚大增修過于所望審能如此吾復何憂勉之勉之

三國魏沐竝字德信年六十餘自慮身無常豫作終制誡其子雲儀等以儉葬

晉張華字茂先見斗牛間有異氣問雷煥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華曰君言得之吾少時有相者言吾年出六十位登三事當得寶劍佩之斯言豈效與因問在何郡曰在豐城華即補煥爲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入地四丈餘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竝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間氣不復見焉乃送一與華留一自佩

晉荀顗年踰耳順而母年九十已烝烝以孝聞在喪憔悴貌不可識若嬰兒之號哀動傍人晉裴啟語林同



晉劉弘刺荆州夜起聞城上持更者歎聲甚苦遂呼省之兵年過六十羸疾無襦弘愍之乃譴罰主者給韋袍複帽襦音如短衣也

晉山濤字巨源除太常卿以疾不就會遭母喪歸鄉里濤年逾耳順居喪過禮負土成墳手植松柏詔以濤爲吏部尚書濤辭以衰病章表懇切遐迫詔命自力就職晉書山濤傳懷慶府志互見六十歲

晉王敦使舍卒衆向京以誅奸臣爲名司徒導遺書曰兄立身率素見信明於門宗年踰耳順位極人臣仲玉安期亦不足作佳少年本來門戶良可惜也

晉朱伺字仲文賊杜曾遣説伺云馬儁等感卿恩養孝得活盡以卿家百口付儁儁已盡心收視卿可來也伺答曰賊無白首者今吾年六十餘不能復與卿作賊吾死當歸南妻子付汝乃還甑山

南齊虞玩之字茂瑤告退表曰臣聞四十仕進七十懸車壯則馳騁老宜休息臣生於晉長於宋老於齊世歷三代朝市再易自頃以來衰耗漸篤爲性不爛脩而倦怠頓來耳目本聰明而聾瞎轉積脚不支身喘不續氣晷刻不推朝暮不保大功兄弟四十有二人唯臣獨存不謀巧宦而位至九卿德慙李陵而忝居門下堯舜無窮臣亦過矣年過六十不爲天矣榮期之三樂東平之一善臣俱盡之矣



梁顧協字正禮少時將聘舅女未成婚而協母亡免喪後不復娶至六十餘此女猶未他適協義而迎之晚雖判合卒無嗣互見童幼三十五歲

北魏趙琰以禁制甚嚴不得越關葬親停兆積四十餘年蒸嘗拜獻未嘗不嬰慕卒事每於時節不受子孫慶賀年踰耳順而孝思彌篤慨歲月推移遷窆無冀乃絶鹽菜斷諸饍味食麥而已年八十卒遷都洛陽子應等乃還鄉葬焉互見十四歲

北魏甄琛字思伯高祖時兼主客郎迎送蕭賾使劉纘琛欽其器貌常歎詠之纘子晰死家屬入洛有女年未二十琛已六十餘矣乃納晰女爲妻婚日詔給廚

費琛深所好悅世宗時調戲之（琛以高肇黨不得復恭朝政出為營州刺史加安北將軍歲餘以李思穆代之時年六十五矣遂停中山久之乃赴洛）

北魏王道翼少有絕俗之志隱韓信山四十餘年斷粟食麥通達經章不交世務年六十餘顯祖聞而召焉至都令僧曹給衣食以終其身

北魏楊津家世純厚一門竝敦義讓與兄椿年過六十竝登台鼎而津每旦暮率子姪問椿安否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每食津必親授箸味必先嘗椿不命坐不敢坐命食然後食津為司空時府主省引僚佐人就津求官津曰須問家兄男女百口人無閒言



北齊崔昂預謀東山顯祖謂曰舊人多出為州我欲以臺閣中相付當用卿為令僕勿望刺史卿六十外當與卿本州中間州不可得也

北齊顏之推云吾年十九值梁家喪亂其間與白刃為伍者亦常數輩幸承餘福得至於今古人云五十不為夭吾已六十餘故心坦然不以殘年為念先有風氣之疾常疑奄然聊書素懷以為汝誡（家訓）

北周達奚武字成興刺同州時旱武帝敕武祀華嶽武自以備位三公不可祀山下常所岳既高峻人跡罕通武年踰六十惟將數人攀藤而上稽首祈請晚不得還藉草而宿夢一白衣執手道辛苦驚覺益用祇肅至旦雲霧四起俄而澍雨遠近霑洽武帝璽書勞之賜綵百匹

北周梁臺字洛都不過識千餘字口占書啟詞意可觀年過六十猶披甲跨馬足不躡鐙馳射弋獵矢不虛發

隋梁士彥謀反下詔誅之曰士彥爰始幼來恒自誣罔稱有相者云其應籙年過六十必據九五

隋李行之字義通有疾內外多為求醫行之曰居常待終士之道也貧既愈富何知死不如生一皆抑絕臨終命家人薄葬口授墓誌云隴西李行之年將六紀官歷四朝道叶希夷事忘可否雖碩德高風有傾先



搆而立身行已無愧夙心以為氣變則生生化曰死蓋生者物之用死者人之終有何憂喜於其間哉乃為銘曰人生若寄視死如歸茫茫大夜何是何非言終而絕

唐柳登字成伯淹貫群書年六十餘始仕為大理少卿與許孟容等刊正勅格（汾州志後致仕卒年九十餘）

唐李白晚好黃老度牛渚磯至姑孰悅謝家青山欲盡焉代宗立以左拾遺召而白已卒年六十餘

唐香山九老惟狄兼謨盧慎二人未滿七十雖與會而不及列

唐白居易詩已開第七秩屈指幾多人　今日行年將

七十猶須慚愧病來遲

唐楊損在浙東李褒幕下爲支使評事時褒聞萬千寶呂元芳二人有異術召之至因問幕下諸公元芳曰楊損支使評事雖骨體清瘦幕中諸賓福壽皆不如後楊損尙書三十年來兩爲給事再任京尹防禦三峯青州節度使年逾耳順官歷藩垣浙東同院諸公福壽皆不如也皆依蔞呂二生所說焉雲溪友談

後唐明宗性不猜忌與物無競登極之年已踰六十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爲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爲生民主八年歲豐兵息粗爲小康

僞蜀羅城使程彥賓攻取遂寧躬率百夫直冒矢石城破獲處女三人蔚有姿容彥賓以別室處之浹旬父母持金請贖公還金歸女告以全人父母泣而謝曰願公早建旄節彥賓笑而荅曰吾所願壽終時無病耳後年踰耳順果無疾而終儆戒錄廣記

宋陳堯佐年六十餘纔爲知制誥其後遂爲眞宰使相致仕至見八十歲

宋范仲淹在杭州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言治第洛陽樹園圃爲逸老地公曰人有道義之樂形體可外況屋也吾今年逾六十生且無幾乃謀樹第治圃果何時居乎吾所患在位高而難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豈必有諸己而後爲樂耶俸賜之餘宜以賙宗族若遵吾言無以爲累澠志樵記

宋蘇軾得鄭會嘉靖老書欲載書千卷見借因和淵明贈羊長史詩結婁事文史俯仰六十餘老馬不耐放長鳴思服輿云云

宋盛度錢氏壻而不喜維演蓋邪正不相入也維演建言二后竝配中丞范諷發其姦落平章事以節度使知隨州時度年幾七十爲知制誥責詞云三星之媾多戚里之家百兩所迎皆權要之子蓋維演之姑嫁劉氏而其子娶於丁謂人怪度老而筆不衰或曰度作此詞久矣



宋李堯言除侍御史未七十即上印綬其兄立言亦自澶州納政時又有李茲亦引疾同時里居郡人爲之語曰元豐濟濟稱多士南郡堂堂有三李萬鍾於我何加焉一瓢樂在其中矣

宋歐陽闢字晦夫與弟僩同學詩於梅聖俞久之歸梅贈詩有云吾家無梧桐安可久留鳳後登進士令石康東坡南遷見梅所贈詩大歎曰君年六十餘尙少一歲然白髮盈頭略同似君吏隱一隅覩余困窮亦不相遠矣後遣人送軾接䍦巾琴枕軾以詩謝之闢槪至廣西志

宋雷庠三與鄉薦年踰六十始登慶曆進士調衡州酉

安令母年八十不與就養庠無日忘于懷母偶小恙庠忽心動曰此必母不安也輒棄官歸籲天請以身代母壽愈遂不復出廣東志互見少壯

劉先生者河朔人年六十餘居衡岳紫蓋峯下間出衡山縣市從人丐得錢則市醢酪徑歸盡則更出日攜一竹籃中貯大小筆樓帚麻拂數事遍遊諸寺廟拂拭神佛塑像鼻耳竅有塵土卽以筆撚出之率以爲常環百里人皆熟識之縣市一富人嘗贈一紬袍劉欣謝而去越數日見之則故褐如初問之云吾幾爲子所累吾常日出菴有門不掩旣歸就寢門亦不扃自得袍之後不衣而出則心繫念因市一鎖出則鎖



之或衣以出夜歸則牢關以備盜數日勞勞不能自在今日偶衣至市忽自悟以一袍故使方寸如此是大可咲適遇一人過前卽脫袍與之吾心方坦然無復繫念吾幾爲子所累矣宋郭彖睽車志

宋黃正判惠州儂智高攻廣州與惠最近正增堞濬隍民恃無恐秩滿年近七十嘆曰鐘鳴漏盡可不知止乎遂自免歸廣東志互見童幼

宋徐積上林院使次公詩衰翁大半白髭鬚活到明年六十餘未死須爲治河說此生難就賑饑書

宋李玭母卒負土築墳三年墳成復留守三年常令兒子賣藥以自給年六十餘足未嘗入縣門鄉人目爲

李孝子

宋陸游詩浮生過六十百念已頹然獨有耽書癖猶同總角年云

宋楊萬里字廷秀號誠齋年未七十退休南溪之上老屋一區僅蔽風雨長鬚赤脚纔三四人嘗自贊曰江風索我吟山月喚我飲醉倒落花前天地爲衾枕又曰青白不形眼底雌黃不出口中只有一罪不赦唐突明月清風徐璽贈詩清得門如水貧惟帶有金互見八十三歲

宋李之彥云五十不造宅六十不製衣縱饒得受用能有幾多時余年近七旬儘宜省事樂閒息心退步何



必貪欲于受用無多之日圓覺經云諸苦所因貪欲爲本余庶幾乎免矣東谷所見

宋謝枋得字君直元遣人如江南求人材留夢炎以枋得薦枋得遺書曰江南無人材今吾年六十餘矣所欠者一死耳豈復有它志哉終不行互見六十二六十四歲

金始祖函普初從高麗來年已六十餘矣兄阿古迺好佛留高麗不肯從曰後世子孫必有能相聚者吾不能去也獨與弟保活里俱函普至完顏部居部人與他族鬭殺部人謂始祖曰若能爲部人解此怨使兩族不相殺部有賢女年六十而未嫁當以相配仍爲同部始祖乃自往諭之𨒂爲約納物卽兩解女直之

俗殺人償馬牛三十自此始衆謝以青牛并許歸六十之婦乃以青牛聘而納之生二男長曰烏魯次曰斡魯一女曰思板遂為完顏部人後為金始祖（又見後女類或作函普）

金移剌道進尚書右丞乞致仕帝曰卿孝于家忠于朕通習法令政事雖踰六十心力未衰未可退也乃除南京留守賜通犀帶

金曹望之卒于戶部尚書其後尚輦局舉出身八年踰六十可以臨事世宗曰豈為此輩惜官耶但此輩專以盜取官錢為謀生計不可用也由是欲更改監臨格式而劉瑋恐監官謗已不肯實對世宗嘆曰不如望之之敢行也（互見十四歲）

元王慶端字正甫世祖親征乃顏命慶端以所部從時年六十餘與士卒同甘苦晝則擐甲執兵迎敵夜臥不解衣暇則俾士卒為軍市自相懋遷征東之功慶端贊畫居多

元戴表元大德八年年已六十餘執政者薦于朝起家拜信州教授再調教授婺州以疾辭（晚年翰林集賢以修撰博士二職論薦而老疾不可起年六十七　互見七歲）

元程文居窮守約為文明潔精深與陳旅相伯仲年踰六十始擢國史院編修

元郭全壯年失父事繼母唐古氏甚孝唐古氏卒全年六十餘哀痛毀瘠廬墓終喪

元乃蠻台遷遼陽行省左丞相以年踰六十上疏辭職歸念其軍士貧乏以麥四百石馬二百匹羊五百頭徧給之

元曹文章少有異器年六十餘當道聞其賢舉為滁州刺史時土之豪姓最多前後刺州者多莫不受害章處治有法待下以恩豪姓感化（太原志）

元郭鈺字彥章老於蓬藋晚際明興徵茂才辭疾不就年踰六十竟貧死嘗贈羅伯英詩有云聖賢去我遠虀鹽糟粕味當其得意時何如卿相貴嗚呼此詩人所以窮餓終身而不悔也（西江志）

元大德七年詔內外官年及七十並聽致仕時郭守敬字若思知太史院事以舊臣且熟朝廷所施為獨不許其請翰林太史司天官不致仕者咸自公始（輟耕錄）

明湯和字鼎臣平五開還年已六十餘時天下久定中山岐陽二王皆物故上亦春秋高不欲諸將握兵和心知其意因從容乞骸骨上驚曰卿何出此言然心喜諸公侯見上喜亦皆次第請上各賜鈔萬錠造第鳳陽

明梁寅字孟敬太祖徵天下名儒修述禮樂以新一代之制寅就徵年已六十餘矣時以禮律制誥分為三局寅在禮局中討論精審諸儒皆推服之書成賜金

帛將授官寅以老病辭許之歸結屋石門山八十二歲卒
明景泰初始開經筵每講畢命中官布金錢于地令講
官拾之以爲恩典時高穀年六十餘俯仰不便無所
得一講官忘其氏名常拾以貽之出長安客話
明王恭字仲安家貧樵郡山中以脩永樂大典强起至
京師年六十餘矣同郡王偁戲謂曰君無以會稽章
綬故來耶恭曰山中斧柯幸自無恙
明滕用亨字用衡永樂中被薦年幾七十矣召見面試
篆書用亨作麟鳳龜龍四大字以獻又獻禎符三詩
稱旨授翰林待詔江南志
明周忱雙崖草屋自序云予自宣德壬子始於崖麓之



地營別業作草屋爲歸休計名之曰雙崖草屋嗟乎
予生十有九年而鼓篋於郡庠二十三舉於鄉明年
仕於朝於今幾四十年其間得依桑梓以居者僅幾
何時安得而不思歸乎且今年踰六十蒲柳之質日
加衰病筋骸雖强而榮祿已過矣又安得不思歸乎
雖天子仁聖不以駑鈍屢賜璽書重其付託固非臣
子敢遽言其私之時然田里之念未嘗一日或忘於
懷況其經營此屋又將十年于茲矣懼夫田夫野老
譏其踐言之晚也是用述以爲記以爲他日退休之
張本云西江志
明熊槪仰高堂記云余正安盧山人也居禁近二十餘
年今上皇繼統優禮臣下老而疾者弗任以政賜之
歸休田里優游泉石以佚之先生時年六十餘歲圖
命即浩然賦歸乃於香爐峯下買田百畝構屋數椽
遠追陶劉之遺近挹五老之秀以仰高名其堂昔淵
明不能爲五斗折腰賦歸去來辭退老潯陽之上凝
之在當時數以事屈在勢者遂辭官穎上歸隱廬山
之下二公之高風逸節凜乎不可拔也先生生乎二
公之鄉一旦致政還家俯仰山林昔之高風若增而
長矣昔之逸節若增而高矣昔之匡廬亦若增而勝
矣西江志
明吳伯宗送歐陽原春致仕序云歐陽貞字原春調扶



溝三年報政於朝以年踰六十請休天官爲言之中
書以聞得賜還家濱行士友賦詩以餞而屬余爲序
惟士生天地間稟扶輿清淑之氣加磨礪鏃鋒之功發而爲才爲德以用於時而濟於物一旦黃髮鮐背政成名遂歸於其鄉輕裘緩帶雍雍于于鄉之士歎息稱賢何其宜耶。西江志
明羅洪先家居二十餘年年過六十閉關習學求端性
命日造粹精有時能前知事
明李茂弘善吟詩志尚淡薄爲吏部考功司員外郎年
方六十餘即乞致仕優游十載而卒
明嚴嵩積資至禮部以和媚稱上意召入內閣年六十
餘矣嵩爲相二十餘年年八十餘上雅意望壽考數問嵩卿如何長生以是久見留
明湯顯祖里居二十年年六十餘始喪其父母哭之哀

遘疾卒自爲祭文遺令無作佛事以衰絰歛江西志互見

二十歲

明彭眞字用實巡撫江浙上疏乞骸骨不報眞曰古云知止不殆世謂苟祿可恥吾今年踰耳順況乃筋力向衰尙何榮之慕哉復懇求退詔曰可眞旣歸結廬藝圃飲酒賦詩以適其意士林高之

明楊汝惠初在庠時其友林君生孫汝雨雲同抱出見楊笑曰他日仕途有相遇處楊曰若待相遇吾老歸休矣至嘉靖辛卯楊以貢官廣西永福教諭時年六十餘汝雨以主事主廣西考試楊以例入試獲中式仕途相遇之戲其偶徵乎駒陰冗記閑莊



明楊孟凱字廷相事母孝母卒年近七旬廬墓三年塚生芝草

明沈冬葵字伯貞任南都嘆曰吾年望懸車乃復顧戀不能引决乎累疏乞休里居數載卒北直志

明高三重父歿廬於墓側時年六十餘惟蔬素衰麻隆冬不御綿絮山東志

明章華國授徒養母年六十餘母歿爲孺子泣三年不茹葷酒每臨肉食則涕下竟以羸疾終江南志

明張鳳儀字恒拙自父亡事伯兄如父年踰六十兄不命之坐不坐不命之食不食及兄亡哭一月而卒江南志

明劉鼇所居有潭因號石潭先生講授之暇卽往坐潭上漁艇往來欸乃之聲相應和傍有澗水水上爲石橋俯視之亦淸徹可愛先生意倦則循石橋行芳草間尋孚惠廟古碑而讀之蓋囂囂然自得也暮歸坐林屋掩重關青燈熒熒學者更請益先生應之不倦夜久神祠鼓罷乃退休黎明道院鐘動卽起盥櫛正衣冠坐堂上講授如常時先生年幾七十矣門取景物命爲題曰與嶺雲開石潭月皎小橋流水芳草殘碑江船漁唱林屋書燈叢祠暮鼓道院晨鐘與士大夫歌咏之王直石潭八景詩序西江志

明蕭鑾山西副使乞歸再三許之去日民遮道泣送抵



家囊無長物晦迹田野年近七十出入簡輿馬人愈敬之廣東志

明韓膺以服闋補任於鄠縣是時年已六十餘然嚴明剛斷人無敢犯之者邑中酗酒無賴子懼走匿南山不出一時囹圄爲之一空陝西志

明高捷字漸卿官南都御史同籍勸耕課讀化導鄉里年近七十卒開封志

明鄭履祥字旋禮兵憲李材治兵嶺西履祥年六十餘矣召見之抵掌談兵猶勃勃也死之日路人若見其策馬張弧討賊云廣東志

明陳柏號雲嶠性豪宕若客近戚偶以一言觸之遂終

身不見年逾六十不得志而死畢命時作偈云前身
本是泗州僧輟耕錄
明王益恂謙和敬承兄志雖年逾六十不異稍長每
于兄偶出必待同至始嘗食汝寧志
明林厚字萬重任學職三十六年其居家動必以禮鄉
人化之年踰六十一日沐浴更衣端坐而逝府界志
明郝本彰字顯吾里中稱爲郝古人察院楊公贈以詩
云陋巷一生顏氏樂清風千載伯夷清年六十餘乙
酉聞新令袖數金不別其妻子一朝逸去不知所之
平陽志
明楊燧字心緯楊廷麟督師入贛過寧都欲燧偕行荅



曰燧年已六十餘衰疾侵尋不能效馳驅冀邀國之
靈得與公重握手道故幸也不然則一死以謝知己
貪生以辱身吾不爲也廷麟壯之執其手曰君即不
能豈無才子姪可共事者乎燧乃薦其從子文琦偕
往及城陷竟與楊同死時燧避亂山中聞之痛哭佯
狂或再日不食己丑歸城庚寅邑城破冠帶自經死
江西志
朱新仲舍人常云人生天地間壽夭不齊姑以七十爲
率十年爲兒童父母膝下視寒暖燥溼之節調乳哺
衣食之宜以須成立其名曰生計二十爲丈夫骨强
志健問津名利之場秣馬厲兵以取我勝如驥之伏

櫪意在千里其名曰身計三十至四十日夜注思擇
利而行位欲高財欲厚門欲大子息欲盛其名曰家
計五十之年心怠力疲俯仰世間智術用盡西山之
日漸逼過隙之駒不留當隨緣任運息念休心善藏
而藏如蠶作繭其名曰老計六十以往甲子一周夕
陽啣山倏爾就木內觀一心要使絲毫無慊其名曰
死計清夜思之不覺悚然矣鴻書
人之有生也則有生計自一歲至十歲以上爲身計二
十至三十以上爲家計三十至四十以上爲子孫計
五十至六十以上爲老計六十至七十以上爲死計
中間擾擾營營或追憶其既往或逆料其將來外則



苦其身以事勞擾內則苦其心以思慮用以爲周
身之防善後之策者總之曰勞生然或計未周而生
先盡慮未及而形難留譬之夸父逐日務奔騖而不
止臧穀求羊多歧路而終亡白醉瑣言
漢馬氏融之女汝南袁隗之妻也字倫少有才辨融家
世豐豪裝遣甚盛初成禮隗問之曰婦奉箕帚而已
何必過珍麗乎對曰慈親垂愛不敢逆命君若欲慕
鮑宣梁鴻之高者妾亦從少君孟光之事矣隗又曰
弟先兄舉世以爲笑今處姊未適先行可乎對曰妾
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不似鄙薄苟然而已又問曰
南郡公學窮道奧文爲辭宗而所在之職輒以貨財

為損何耶對曰孔子大聖不免武叔之毀子路至賢
猶有伯寮之愬家君獲此固其宜耳隗默然不能屈
帳外聽者為慚隗既寵貴當時倫亦有名於世年六
十餘卒汝寧府
宋李覯哀老婦詩里中一老婦行行啼路隅自悼未亡
人暮年從二夫寡時十七八嫁時六十餘昔日遺腹
兒今茲垂白鬚子豈不欲養母豈不懷居𨻶役及下
戶財盡無所輸異籍幸可免嫁母乃良圖
金始祖明懿皇后完顏部人年六十餘嫁始祖生德帝
烏魯季曰斡魯女曰注思版皆福壽之語也以六十
後生子異之故皆以嘉名名之焉已見本類男類



嵩妙真早喪父有人言母五十當終妙真終日憂懷長
齋懇禱誓不嫁夫事母祈禱母果八十一歲終盡禮
埋葬女亦六十有餘
明謝傳堯妻曹氏傳堯卒曹年二十九無子依女為養
未幾壻楊應第亦故女年方二十餘生子永年尚在
襁褓曹與女孤嫠相依崎嶇喪亂踰二十年永年乃
成立曹年已六十餘矣有司議旌其門曹不可曰妻
以節事夫母以貞誨女相勉於常又何旌焉不受貴州
志
明翟軾妻趙厥女軾卒時趙年二十一無子依母居性
純靜寡言笑不踰閫即女父不得一面年踰六十病

家人勸之胗脉曰吾手平生未嘗近人也不藥卒湖廣
志
明蕭氏夫陳昂丞逝祖姑亦尋歿蕭氏身持二喪奉姑
以居值寇掠其鄉扶姑出避遙見賊縱火延燒將至
棺所號痛籲天亟還欲以身殉會天反風中櫬忽墜
火燼二柩如故年六十餘病且死攬鏡歎曰吾今可
無愧矣廣東志
明史贊舜妻唐氏年二十一守節兵火流離不與男子
交一言年踰六十不變湖廣志
明劉氏二女者汝陽縣南馬鄉人也父劉玉生七女家
貧力田嘗輟耕壠上歎曰生女不生男緩急非所宜



其第四女第六女聞之惻然誓不字人乃著短衣代
父耕作日以菽水承歡不啻兩當戶兒及父母相繼
卒二女哭之慟無力營葬即屋為郎不忍離親側也
隆慶四年郡守使桂芳聞其事同督學楊俊躬詣其
舍請二女出見年皆踰六十椎髻而前形容顦顇兩
公太息為之泣下為置一區於郡城題其門曰孝節
雙清月給粟布終身汝寧府
明彭文運妻張氏二十早寡年六十餘聞寇警攜兩孫
奔難值賊欲奪兒去堅不與受三箭恬不為動賊駭
異而去卒以箭死湖廣志
明呂氏吳金剛妻夫妻年六十餘好行善施寇掠鄂人

其舍拷金剛絛甚呂不忍見願以身代賊殺呂仍不釋剛已而賊中有識剛者曰此善人也殺其妻不必殺其夫遂釋之

明兵部郎中成德母張氏妻霍氏妹成氏甲申都城將陷德遯請於母曰兒盡忠不能盡孝矣母急避難母正色曰兒爲忠臣婦爲義婦我獨不能爲忠臣之母乎但弱女何依其女曰吾願爲節女尋德自縊母亦自縊時年六十餘霍氏成氏一時俱縊死直隸志





廣昌縣□□□魯峯氏纂輯



六十一歲

舜年六十一代唐堯踐帝位五見初生二十三十五十五十八百歲百十歲

孔子年六十一自陳遷蔡

漢班固奴常醉罵洛陽令种兢兢啣之及竇氏客皆逮考兢因捕繫固死獄中時年六十一

漢蔡邕字伯喈王允旣誅董卓邕中坐而嘆允叱收之死獄中時年六十一縉紳諸儒莫不流涕

三國應璩字休璉在丕坐朱建平相曰君六十二位爲常伯而當有厄先此一年當獨見一白狗至六十一



直省內欬見白狗問之衆人悉無見者於是飲宴自娛過期一年六十二卒魏志

晉周訪字士達遇善相者謂訪與陶侃曰二君皆位至方嶽功名畧同但陶得上壽周當下壽耳侃小訪一歲卒時年六十一西江志

劉宋沈文秀字仲遠刺青州虜圍三載泰始五年正月二十四日城陷解釋戎衣緩服靜坐命左右取所持節虜旣入兵刃交至問青州刺史沈文秀何在文秀厲聲曰身是執之鏁送桑乾凡十九年齊永明四年病死時年六十一按永明四年丙寅泰始五年己酉相去止十八年非十九年也計文秀己酉年當是四十四歲

北魏程駿字驎駒晚年事獻文嘗與論老易義帝顧羣
臣曰朕與此人言意甚開豈因問駿卿年幾何對曰
臣年六十有一帝曰昔太公八十遭文王卿以六十
遇朕豈非早也駿曰臣雖才謝呂望陛下尊過西伯
覬天假餘年竭六韜之效
北魏源懷征蠕蠕詔賜馬一匹細鎧御矟懷拜受訖乃
於其庭跨鞍執矟躍馬大呼顧謂賓客曰氣力雖衰
尚得如此蠕蠕雖畏壯輕老我亦未便可欺今奉廟
勝之規總驍悍之衆足以擒其酋帥獻俘闕下耳時
年六十一懷至雲中蠕蠕逃遁旋至恒代乃案視諸
鎮左右要害之地可以築城置戍之處皆量其高下
揣其厚薄及儲糧積仗之宜犬牙相救之勢凡表五
十八條宣武並從之
唐王維疾甚縉在鳳翔作書與別又遺親故書數幅停
筆而化年六十一
唐白居易答崔賓客晦叔十二月四日見寄詩今歲日
餘二十六來歲年登六十二尚不能憂眼下身因何
更算人間事
宋王旦字子明有疾命肩輿入禁使子雍與直省吏挾
扶見於延和殿帝問後事付誰旦曰知臣莫若君惟
明主擇之帝舉張詠馬亮旦不對因曰試以卿意言
之旦強起舉笏曰以臣之愚莫如寇準帝曰準性剛



褊卿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所不知也疾甚帝手自
和藥并煮薯蕷粥賜之薨年六十一
宋王曾字孝先年六十一有大星晨墜其寢左右驚告
曾曰後一月當知之如期而薨仁宗爲篆其碑曰旌賢
篆自曾始
卿大臣賜碑
宋王繼英景德初授樞密使加特進檢校太傅卒年六
十有一上臨哭之賜金營葬贈太尉侍中諡恭懿封開
志
宋林逋字君復將終有詩云湖上青山對結廬墳前修
竹亦蕭疎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卒年
六十一李諮守杭與其門人哭而葬之舍側刻臨終
一絕納壙中仁宗賜諡曰和靖浙江志
宋种世衡字仲平討城細腰以斷夏戎通交之路處三
月逼以苦寒城成而疾作慶曆五年正月七日啓手
足神志不亂享年六十一陝西志
黃居寀字伯鸞筌少子也畫藝敏贍不讓于父淳化四
年充成都府一路送衣襖使時齒六十一於聖興寺
新禪院畫龍水一堵天台山圖一堵水石兩堵工夫
雖少大體宛存宋黃休復名畫錄
宋歐陽修在亳年纔六十一巳六上章乞致仕而上方
眷留未聽　是年御史彭思永蔣之奇以飛語汚公
上察其誣斥之公力求去明年迺上表乞致仕不允

築第于潁（互見六十五歲）

宋蘇軾歲暮和淵明和張常侍詩我年六十一頽景薄西山歲暮似有得稍覺散亡還有如千丈松常苦弱蔓纏養我歲寒枝會有解脫年

宋黃庭堅字魯直年六十一徙永州才聞命而卒

宋朱弁云姚黃花頭面廣一尺禁中號一尺黃予在南平城作謝范祖平惠花詩云平生所愛贈莫儗天遣花王慰吾願姚黃三月開洛陽曾覩一尺春風面葢記此事也祖平字準夫忠文公之諸孫也以雄倅致仕居許下被俘惠予花時年六十一歲矣（宋朱弁曲洧舊聞）

宋徐積字仲車上顧子敦詩嗟余何爲者草莽且賤微與公本無素一見即弗遺以伯兄處我以古人相期小設猶致說大事寧無辭年且六十一未作溝中屍常恐公禮義如投諸汙泥豈欲爲迂濶不得已爲詩

行年錄　六十一歲　四

宋范成大丙午新年六十一歲俗謂之元命作詩自貺歲復當生次星臨本命辰四人同丙午初度再庚寅長狄名猶記沙隨會君新童心仍竹馬暮境忽蒲輪鏡裏全成老尊前畧似春三年歸汶上千日臥漳濱剛長交新泰陰消脫舊屯網蛛縈藥裹實犬吠醫人窻下烏皮几田間紫領巾鯢淵方止水鯤海任揚塵波匿觀河見維摩示病身聲端還一笑默識幻中眞（文潞公詩四人二百四十歲況是同生丙午年僕用此事也）丙午新正書懷詩不用桃符貼畫鷄身心安處是天倪行年六十舊曆日汗脚尺三新杖藜祝我贐周花甲子謝人深勸玉東西春風若惜筋骸便先渡南村學灌畦（又云老境增年是減年）

宋周紫芝字少隱下第家貧并日而炊里人嗤之不顧嗜學益苦年六十一始以廷對第三人出身出知興國簡靜不擾稱循吏

宋牛臯字伯遠爲湖南路馬步軍副總管上巳日都統制田師中大會諸將軍臯遇毒亟歸語所親曰臯年六十一官至侍從幸不啻足所恨南北通和不以馬革裹屍顧死牖下耳明日卒或言秦檜使師中毒臯云

行年錄　六十一歲　五

金移剌履明昌二年六月薨年六十一是日履所生也（互見五歲）

金左泌字長源性夷澹好讀莊老年六十一即請致仕親友或以爲早泌嘆曰予年三十秉旄鉞漫尋仕路又三十年名遂身退可矣時人高之（卒年七十四父企弓即獻詩）

金盧詢字仁甫擅風雅才所作上梁文大爲李承旨晏（太祖云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者）擊節使就舉六十一歲登呂造榜進士（河南府）

元黃䙫字殷士仕至翰林院待制京城破嘆曰我以儒致身累蒙國恩爲胄子師代言禁林今縱無我戮何

面目見天下士乎召從人張午曰吾義不可辱國汝
幸收吾骨南還即解衣投居賢坊井午倉皇縋井負
之以升使人環守會南將令朝官俱輸告身𠷣給午
日可取吾告身來守者稍倦𠷣解冠裳履舄列寘井
上復投而死年六十一 江西志 見二十歲 互
元張克讓字允恭卒年六十一易簀時家人挽衣號泣
克讓曰人之爲學其大節惟在生死之際死而不亂
學之力也汝輩勿喧鬨使吾胸中不能了了言訖而
逝 北直志
明萬思謙字益父以太常卿致仕歸年甫六十一平生
粹行完操毫無愧怍所居環堵壁立焉 江西志



明余子俊典兵政以疾求去不允屬楚蜀大荒公慮有
變猶力疾草疏乞遣將臣鎮壓之以銷未然之患既
封進屢問左右章出未或曰否遂側身面內而卒享
年六十有一上震悼輟朝一日 四川志
明鄒守益字謙之時湛若水年九十有一往遊衡山過
吉守益率諸子及同志往迎預誡體古憲老不乞言
意毋煩辨論晨夕躬定省執醬執酳一準古養老禮
嗣肩大水連舟送至虔浰酒而別時年六十有一矣
若水重加嘆異王公之門得人如此
明朱善濟溪書隱序云筠陽羅氏君友與余生同年學
同業居相近情相親也而其往來之密則莫若今年
在京師時爲甚是時余與君友年俱六十一矣而俱
爲有司所廹以衰暮之年校藝京師白髮皤然苦老
鶴之孤鶱獨峙而與六七俊秀俯首吏部之庭以試
所業豈其心之所樂哉亦有不得已焉者矣 江西志
朱善與南昌胡知府書云善當昔少壯之時頗負才
名十八以經學訓諸生惟恐人或見知晚歲遭值聖
明開設學校招延師儒雖不敢求知於人而衆且妄
推之矣然猶退避數年未敢輕出行年六十有一廼
以當道之舉校藝京師司銓衡者憫其年老特令歸
教本府在職三年再召入京授翰林侍講 江西志 互見七十
一歲



明吳駒字彥驤里人孫佳給力其家里胥彭文杰誘而
縛之父潮宗率諸子毆文杰致死法坐潮宗駒曰吾
父老矣吾弟幼且無後自詣理曰死文杰者彥驤也
令難之駒曰以子代父何不可乎況殺人者實彥驤
也非吾父與弟也令憫而代之孝子日侍父獄中朝
夕起居猶荷校而立父既出獄居二載會有詔讞疑
獄駒在行中至淮安病卒年且六十一歲矣 江西志 南豐石油里人
明倪氏許聘陳敏八敏八從征遂以死聞倪氏守志不
嫁踰五十載而陳歸遂成婚禮時倪年六十一 敏八
年六十八人號白頭花燭 浙江志 一作閔八號白髮新婚

明胡貞姑大理少卿胡閏女閏被刑姑沒入功臣家為奴時年四歲勳貴嫌其幼欲去之老嫗匿於庖中獲免每日啗猫餘飯及長髮至寸則剪之塗面垢形令人穢棄以自衛仁廟登極赦還鄉依其母舅家終身不嫁年六十一而終鄉人私諡曰忠嗣貞姑 江西志

明柳奉春女名蘭女父母喪後遺一弟一妹俱在襁褓蘭女誓終身不嫁撫弟妹成立為婚配訖管家理事人無間言鄉人稱曰柳貞節年六十一卒 山西志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 六十二歲

晉重耳出亡凡十九歲而得入時年六十二矣晉人多附焉

子思卒年六十二 山東志 鴻書

漢吳王濞反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為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同下與少子等皆發

漢馬援嘗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值武陵五溪蠻夷反援請行時年六十二矣帝愍其老未許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遂遣援率中郎將馬武耿舒劉臣孫永等征五谿 互見十二歲

後漢張衡字平子善畫累拜侍中出為河間王相年六十二昔建州蒲城縣山有獸名駭神豕身人首狀貌醜惡百鬼惡之好出水邊石上平子往寫之獸入水中不出或云此獸畏寫之故不出遂去紙筆獸果出平子拱手不動潛以足指畫之今號巴獸潭 郭氏異物志

三國魏王肅年六十二疾篤衆醫並以為不愈夫人問以遺言肅云建平相我踰七十位至三公今皆未也將何慮乎而肅竟卒

三國魏杜畿嘗見童子謂之曰司命使我召子畿固請
之童子曰今將爲君求相代者君其愼勿言忽不見
至二十年畿乃言之其日受詔作御樓舡於陶河試
舡遇風沒時年六十二（互見二十歲）
三國魏應璩六十二卒（詳見六十一）
唐白居易詩心情多少在六十二三人
宋趙安仁雍熙中廷第貢士安仁預爲考會賜金紫因
顧安仁問父孚年幾安仁曰臣父年六十二上曰孚
名士也亟召對亦賜金紫
宋程頤謂張繹吾受氣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
全今六十二矣校其筋力如盛年無損若人待老而



保生是猶貧而蓄積（一作七十二歲今互見）
宋陳驥字德純蔡京用事恥爲之屈不肯一見歷溫州
通州年六十二即掛冠自號安處居士
宋蘇軾惠州白鶴峯上梁文云自笑先生今白髮道傍
親種兩株柑時先生六十二歲也意謂不十年不著
子恐不能待也章倅父俞年七十種柑乃食柑十年
而終
宋謝枋得字君直號叠山上元丞相劉忠齋書云某自
景定以虛言賈禍天下號爲風漢今年六十二矣某
不可應聘者有三願與太平草木同沾聖朝雨露生
稱善士死表於道曰宋處士謝某之墓雖死之日猶
生之年（卒爲魏天祐執之至燕不食而死　互見六十餘六十四歲）
元雷膺官浙西提刑時蘇湖多雨傷稼百姓艱食膺請
于朝發廩米二十萬石賑之江淮行省以發米太多
議存三之一膺曰布宜皇澤惠養困窮行省臣職耳
豈可效有司出納之吝耶行省不能奪悉給之時年
六十二即致仕歸老于山陽卒年七十三
元劉斌病謂其子曰居官當廉正自守毋黷貨以喪身
敗家語畢而逝年六十有二
元林以辨字子泉福泉之士爭聘爲師方在泉山一日
促歸未浹旬卒年六十二朱文霆稱其明死生之際
云



明建文帝爲僧往來至滇正統元年欲東歸是年六十
有二矣遜國初爲僧十二年學易五年觀佛書疏楞
嚴法華畧曰文和尚又二年蓄髮爲道士講老莊又
七年復爲僧又二年復蓄髮爲道士未幾又爲僧時
從亡諸臣畧盡每一念及輒悲感累日不食故有東
歸之志程濟力諫阻之乃止（雲南志）
明陳纘宗母亡手植墓樹結廬以居每雷雨夜必持蓋
往冢旁伴母年六十二始舉於鄉
明朱善贈筠陽朱誠則序云余幼時先祖父數言吾家
世居豐城郭東門宋建中靖國初因避難兄弟三人
各攜室家他徙一居筠陽之社前一居豐城之穆湖

其居犨之興仁里者吾遠祖夢龍也洪武乙卯予生
六十有二矣奉省檄監察鄱陽始獲識郡文學朱渙
誠則問其始遷之祖夢炎則知夢炎與夢龍其爲兄
弟無疑於是二人相視而笑始知夫流派之異者派
而上之未嘗不統於本源之一也 西江志

明李化龍居城病作輿歸西臺卒年六十二是日人有
見其盛衣冠入學宮問之笑語如生卒忽不見後乃
聞其死也相傳以爲龍生時得仙脫之骨壓塊中品
格超然 廣東志 互見十三歲

明鍾鼎臣知嘉興時大兵略地浙中孤城不支鼎臣朝
服北面再拜曰臣力竭矣惟以一死報國耳遂自經



死時年六十有二 廣東志 互見十三

眞珠船劉氏之婦六十二而育女

唐李抱眞字太玄末年喜方士嘗語左右曰秦漢君不
遇此我乃得之後升天不復見公等矣餌丹二萬丸
不能食且死以彘肪穀漆下之疾少間益服三千丸
而卒年六十二

行年錄

## 六十三歲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孔子年六十三自蔡如葉將適楚厄於陳蔡之間 史
記孔子絕糧於陳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
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
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
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
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
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
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



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
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
止其秋楚昭王卒于城父于是孔子自楚反乎衛是
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

子路年六十三歲當孔悝作亂時子羔爲衛大夫出衛
城門遇子路謂之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
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遂去
有使者入城門復開子路隨而入蒯聵與孔悝登臺
子路曰君焉用孔悝由請殺之子路欲燔臺蒯聵懼
乃下石乞壺黶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
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 山東志

三國陸遜以太子有異議極諫不聽太子太傅吾粲又
數與遜交書權屢遣讓遜遜憤恚而卒年六十三
晉王述以年廹懸車上疏曰臣曾祖昶白牋於魏文帝
曰昔宗世林少得好名州里瞻敬及其年老汲汲自
勵恐見廢棄時人共笑之若天假其壽致仕之年不
爲此公婆娑之事臣忝端右而以疾患禮敬廢替猶
謂可有差理日復一日而年衰疾痼永無復瞻華幄
之期乞奉先誠歸老郎園不許述竟不起時年六十
三後三年卒年六十六
晉陶淵明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不復肯
仕元嘉四年將復徵命會卒時年六十三世號靖節



先生江西志
晉雷次宗徵詣京師築室鍾山謂之招隱館每自華林
園入延賢堂爲太子諸王講禮經是年無疾而卒春
秋六十三蓮社高賢傳
南齊崔慧景字君山永元中童謠云七九六十三廣莫
人無餘及慧景攻臺頓法輪寺對客高談衆散潛走
爲漁父所斬時年六十三
陳徐陵表云六十三年平津對策又見七十三歲
隋李超字仲舉以字行屢以稱疾還劉逸人恐其招物
論請爲武職仲舉曰吾性本疎情少無宦情豈以垂
老之年求一階半級所言武職挂徐君墓樹耳竟不

起終洛陽永康里宅時年六十三當世名賢莫不傷
惜之
唐太子憲薨年六十三時明皇旣友愛又以憲實讓天
下非大號不稱追謚曰讓皇帝
唐張柬之任青城縣丞已六十三矣有善相者云後當
位極人臣衆莫之信後應制策被落則天恠中第人
少令於所落人中更揀有司奏一人策好緣書寫不
中程律故退則天覽之以爲奇才召入問策中事特
異之卽收上第拜王屋縣尉後至宰相封漢陽王定命
錄
唐張九齡貶荆州長史開元二十八年春請拜掃南歸



五月七日遘疾薨于韶州之曲江私第享年六十三
贈荆州大都督有司謚行曰文獻嘗懇請祿山不當免死西戎不可襲上皆不納及海寇亂常犬戎逆命元宗追歎曰九齡歿後不復聞忠讜言發中使至韶州弔祭徐浩撰文獻公神道碑又鄭濟大庾嶺碑陰記公在相位甫三年耳俄以周子諒事出爲荆州長史卒年六十有八廣東志
唐李德裕字文饒初爲新繁令疏鑿東湖夢一叟曰吾
潛形其下幸庇之明府富貴今鼎來七九之年當相
見於萬里外後於地中掘得一蟇徑數尺投之水中
而德裕以六十三卒于崖州果應七九之讖後託夢令狐綯曰願公哀之使我歸葬綯曰衛公精爽可畏哉乃白上得喪還
李德裕爲太子少傅分司東都時謁一僧知人禍福

因召之僧曰公災未已當南行萬里問南行還乎曰
公食羊萬口有五百未滿必當還矣德裕嘆曰師實
至人我於元和中爲北都從事嘗夢行至晉山盡目
皆羊有牧者數十謂我曰此待御食羊也嘗誌此夢
不泄於人今知冥數固不誣矣後旬餘靈武帥送米
暨饋羊五百大驚召僧告其事且欲還之僧曰羊至
此是已爲相國有矣還之無益南行其不返乎俄相
次貶降至崖州竟終於貶所補錄紀傳廣記云壽六十四互見六十一
四歲

唐白居易詩六十三翁頭雪白假如醒煞欲何爲

宋謝泌字宗源性端直然好方外之學年六十三疾革



服道士服端坐死帝聞而嘆異

宋李濆嘗語諸子曰山水足以娛情苟遇醉而卒吾之
願也吾將與爾永訣爾輩嘗常在左右即設外寢與
諸子同處一日忽曰適有人至床下誦詩云行到水
窮處未知天盡時言訖不見吾當逝矣亟取父瑩集
七十編洎書畫付諸子促家人置酒頃之卒時天禧
三年十二月三日也年六十三是月魏野亦無疾而
卒互見十六歲

宋范鎮字景仁舉孔文仲爲賢良文仲對策極論新法
之害安石怒罷文仲歸故官鎮上疏爭之不報即上
言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請致仕疏五上最後指
言安石以喜怒賞罰事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
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安石
大怒自草制極口詆公落翰林學士以本官致仕時
年六十三既退居有園第在京師專以讀書賦詩自
娛客至無貴賤皆野服見不復謝故人或爲具召之
雖權貴不拒也不召則不往見之一朝思鄉里輕行
入蜀日與鄉人樂飲散財於親舊之貧者遂遊峨眉
青城下巫峽出荊門凡期歲乃還京師在道作詩二
百五篇其一聯云不學鄉人誇駟馬未饒吾祖泛扁
舟此二事他人不能用也或勸使稱疾杜門鎮曰死
生禍福天也吾其如天何司馬光稱其不可及　嘉



祐中有劉諷都官亦年六十三致仕夫婦徙居賴山
景仁有詩送之云移家尚恐青山淺隱几惟知白日
長朱公綽送諷詩疏草焚來應見史橐金散盡只留
書

宋楊萬里浩齋記劉建直字諤卿以浩名齋以國士知
我又館我一日問曰子見河南夫子書乎曰未也退
而求觀之則驚喜頓足曰六經語孟之後乃復有此
書乎某今也年六十有三矣師友零落殆盡道不加
脩德不加進不但四十五十無聞而已然不虛此生
者猶以纔有聞於浩齋也西江志

明史鑑字明古自號西村晚歲益務清曠室無姬侍築

小雅之堂方床曲几宴坐其中或累月不至城郭至即止宿僧舍前二年予家居一日忽冒暑見過飲水數椀而去又二旬而疾作家人進藥俾持去曰吾治棺待盡久矣且吾年六十三又夭耶竟卒吳寛作墓表江南志

明陳瓛字子潛母喪飲泣一目喪明疾亟謂諸子曰吾官雖不達無負於國生六十三年無愧衾影儵然而逝江南志

予登乙丑科今三十六年矣浮沉中外六十有三歲已亥蒙御筆親題以學士掌行在翰林院印扈從南巡時同年在朝者九人掌十印亦盛事也陸深玉堂漫筆



# 行年錄

## 六十四歲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說鈴天祿識餘女子七七四十九陰絕男子八八六十四陽絕過此爲婚爲野合時叔梁紇過六十四娶顏氏少女故曰野合

孔子年六十四在衞

漢朱穆字公叔徵拜尚書享年六十有四卒於官天子痛悼詔曰尚書朱穆立節忠亮世篤爾行虔恪機任守死善道不幸而卒朝廷憫焉今使權謁者中郞楊貢贈穆益州刺史印綬魂而有靈嘉其寵榮嗚呼哀哉蔡邕朱公叔鼎銘 南陽府志



晉陸玩疾甚上表曰臣年向中壽窮極寵榮終身歸全將復何恨惟願陛下崇明盛德弘敷洪化臣不勝臨命遺戀之情貪及視息上表以聞薨年六十四

晉王導字茂弘卒年六十四歲帝舉哀於朝堂三日中興名臣莫得比焉

晉王長文字德儁守蜀郡聞益州亂以通經筮得老蠶緣枯桑之卦嘆曰桑無葉蠶以卒也吾蜀人殄于是矣尋病卒年六十四

晉張澄字國明當葬父郭璞爲占墓地曰葬某處年過百歲位至三司而子孫不蕃某處年幾減半位裁卿

校而累世貴顯澄乃葬其劣處位果止光祿年六十
四而其子孫蕃昌云
梁徐陵使北被留致書楊遵彥曰若云逆豎殲夷當聽
反命高軒繼路飛蓋相隨未解其言何能善謔夫屯
亨治亂豈有意於前期謝常侍今年五十有一吾今
年六（梁書謝作四）十有四介已知命賓又杖鄉計彼侯生
肩隨而已豈銀臺之要彼未從師金竈之方吾知其
訣政恐南陽菊水竟不延齡東海桑田無由可望
北周李遷哲累世雄豪妾媵百數男女六十九人緣漢
千餘里間第宅相次姬人有子者分處其中各有僮
僕侍婢奄閽守之遷哲每鳴笳導從往來其間縱酒



飲讌盡生平之樂子孫忝見或忘其年名者披簿以
審之建德三年卒時年六十四（互見二十歲）
隋文帝崩年六十四詔曰朕今年踰六十不復稱夭但
筋力精神一時勞竭如此之事本非爲身止欲安養
百姓所以致此
唐白居易詩行年六十四安得不衰羸
唐李德裕爲并州從事到任未旬月有王山人謁曰某
善按冥數因請虛正寢備几案紙筆香水垂簾靜伺
之生與俗坐西廡下頃之曰可驗矣紙上書八字甚
大且有楷注曰位極人臣壽六十四及會昌朝三策
一品薨於海南果符王生所按之年（松窗錄唐李濬 遣異記唐鍾

輅[illegible]前定錄 互見六十三歲）
唐竇德玄奉使揚州渡淮船已離岸見岸上有人形容
憔悴擎小襆坐地德玄見日暮無船令載之覺其饑
又與飯已濟上馬其人隨行數里德玄怪問欲何去
答曰某鬼使也今往揚州追竇大使曰大使何名云
名德玄德玄驚懼下馬拜曰某即其人也涕泗請計
鬼曰甚媿公容載復賜食且放公急念金剛經千遍
當來相報至月餘經數足矣鬼果來云經已足保無
他慮然亦終須相隨見王德玄於是就枕而絕一夕
而蘇云初隨使者入一宮城使者令且住先入白王
於屏障後聞王遙語曰你與他作計漏泄吾事遂受



杖三十使者出袒以示公曰喫杖了德玄再三媿謝
遂引入見一著紫衣人下堦相揖云公大有功德尚
未合來請公還出墮坑中於是得活其使者續至云
饑未食及乞錢財並與之問其將來官爵曰熟記取
從此改殿中監次大司憲次太子中允次司元太常
伯次左相年至六十四言訖辭去曰更不復得來矣
後皆如其言（唐唐臨報應記）
宋周克明字昭文精於數術居司天之職天禧元年夏
火犯靈臺克明語所親曰去歲太白犯靈臺掌曆者
悉被降譴上天垂象深可畏也今災惑又犯之吾其
不起乎八月疽發背卒年六十四

宋耆英會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司馬光年六十四詩云洛下衣冠愛惜春相從小飲任天眞隨家所有自可樂爲具雖微誰笑貧不待珍羞方下筯只將佳景便娛賓庾公此興知非淺藜藿終難作主人光年未七十文潞公素重之用狄兼謨盧尹故事入耆英會屬序其事故張問詩云復得兼謨爲重客事詳老年

宋范仲淹字希文邠慶二州之民與屬羌皆畫像生祠祀之年六十四卒羌酋數百哭之如父齋三日乃去

宋歐陽修年六十四知蔡州更號六一居士　又作續思潁詩序詳見四十四歲



祁之爲名宋之爲氏學也則儒亦顯其仕行年六十有四孤操完履三封之南葬從孔子宋祁筆記

宋陳希亮卒年六十四希亮嘗夢異人按圖而告之年至是果然

宋梁燾字況之以司馬光黨連貶化州安置徙其子于昭州元符三年竟卒于此年六十四徽宗卽位詔許歸葬錄其子孫廣東志

宋查道好周恤貧喪贖鬻平居茹蔬默坐服玩卑儉嘗夢神人謂曰汝位至正郎壽五十七而享年六十四論者以爲積善所延也互見童幼

宋蔡幼學一夕感異夢星隕於屋西南隅遂卒年六十四互見十八歲

宋謝枋得字君直號叠山元詔守令戍將廹遣上道臨行以詩別常所往來者曰雪中松栢愈青青扶植綱常在此行天下豈無龔勝潔人間不獨伯夷淸義高便覺生堪捨禮重方知死甚輕南八男兒終不屈皇天上帝眼分明至京師不食死年六十有四互見六十餘六十二歲

金任詢字君謨書爲當時第一畫亦入妙品年六十四以北京鹽使致仕優游鄉里家藏法書名畫數百軸年七十卒

元伯顏遇賊誘以富貴不屈與妻子俱死之年六十有



四或剖其腹見其心數孔曰古稱聖人心有七竅此非賢士乎乃納心其腹中覆墻而掩之互見三歲六歲二十歲

元楊乘字文載寓松江其徒郭艮弼董綬言于張士誠士誠遣張經招乘乘曰艮弼綬皆名臣今已失節顧欲引我以濟其惡耶且讓經平日讀書云何經俛首不能對乘日與客痛飲竟日不言客問盍行乎曰乘以一小吏致身顯官有死而已尚何行之有經促其行愈急乘乃整衣冠自經死年六十四

明金幼孜名善以字行遘疾屬纊子姓有千澤者正色斥之曰君子所恥正襟危坐而卒壽六十四

明曾棨逸老堂記云陳子魯以進士科拜官庚辰獲歸

故鄉以先廬阨隘乃謀於居之傍近隴頭將改築以
爲異時歸休之所經營弗克完美還京師於是自釋
褐授官迄三紀歷事四朝而年已六十四矣既蒙恩
將歸老於鄉始克治前之居以畢其初志因自念平
生宦遊驅馳四方屢使絕域萬里之外今老矣始獲
退休於此以就安逸又何其幸耶遂名其所居之堂
曰逸老（西江志）
明陳眞晟字晦德又字剩夫嘗讀大學知爲學次第曰
大學誠意爲鐵門關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卒年
六十四郡守彭桓立石官道傍題曰大明閩下兩上
書請補正學泉南布衣陳先生墓



明呂柟字仲木從舅卒哀毀疽發背坐臥北泉精舍至
七月一日卒年六十四是日有雷火日食之變及夕
有大星隕於華陰吊者以千計高陵人罷市三日訃
聞上爲輟朝（高陵其官處五見十四歲）
明譚元亮字擬陶年六十四一日具冠服沐浴召家人
訓勉畢端坐而逝
明高明號五宜年六十三預畫八卦於堂壁明年忽一
日歎曰予大限足矣贊其堂云懷思堂上懸八卦列
西東八八六十四與我壽數同平生窮此理數寓理
之中密密自存省今日始收功蓋棺事已定樂哉五
宜翁作引柩輓歌云執紼行人漫漫歌細聽無奈動

情何倘來富貴眼前事浪得聲名耳畔過今古已更
新世界乾坤還是舊山河英雄後輩催前輩如水滔
滔再返麼明日焚香作頌曰歸去來兮歸去來一聲
長嘯入瓊臺誠明本是吾儒事寄語親朋莫浪猜端
坐而逝（西江志）
明藺完植字無驕進士衡州知府乞休家居十餘年葛
巾野服作城市山林之隱片楮不入公庭且不易與
人相交接時有獲見者比于登闕里之堂郎郡縣守
令望其風采躡門晉謁非公事不延納之如里邑有
爲民蠹者必立除之郎迮流議弗恤也其于與民爭
利之事誡其子弟絕口不許道嘗御下喜怒不形于



色時號爲廉介君子年六十有四卒卒之日里巷罷
舂涕泣爲之[illegible]若以勸德焉（河南府）
明王恂子原在襁褓恂棄家避差二十年原已冠娶尋
數年至輝縣夢覺寺得之見恂無歸意觸地大號住
持法林強之行口占七言贈之曰豐干豈是好饒舌
我佛如來非偶爾昔日曾聞呂尚之明時罕見王君
子借留衣鉢種前緣但笑懶牛鞭不起歸家日誦法
華經苦惱衆生今有此援筆併書其始末付原時恂
年已六十有四歸而相聚云
宋曹后違豫聞蘇軾得罪謂帝曰先帝得軾兄弟喜曰
吾爲子孫得兩宰相今以作詩繫獄得非讐人欲中

傷之乎吾疾勢已篤不可以寃濫致傷和氣軾乃得免后崩年六十四



# 行年錄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 六十五歲

晉索靖討河間王顒大破之靖亦被傷而卒時年六十五

北周庾信司馬裔神道碑云裔字遵胤天保六年北齊年號授使持節大將軍大都督西寧州刺史方欲開沫若徼牂牁見夜郎之候習見明之戰而飛鳶墮水馬援去而無歸金馬髣光王褒行而不反嗚呼哀哉七年正月十日薨春秋六十有五懷慶府志互見十五歲

隋耿詢造渾儀成帝嘉之欲用為太史令詢聞之笑曰



詢故未得此官六十四五所不論耳然得太史令郎命終後宇文化及篡逆詢為太史令詢知化及不成謀欲歸唐事覺被害時六十五大業拾遺記

唐南川郡王劉昌神道碑云理命不忘於信實遺章備見其忠悃年止于六十五未極壽寵皇帝之所以恤然加等良有以焉

唐王紹業父遠知臨卒謂曰爾年六十五見天子七十見女君調露中紹業表其言高宗召見嗟賞武后時復召見皆如其年

唐段秀實朱泚反秀實執源休腕奪其象笏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可磔萬段我豈從汝反耶遂擊泚笏中額

流血嚬面遂遇害年六十五

唐顏杲卿守常山史思明來攻晝夜戰糧竭矢盡而陷脅降不應取少子季明加刃頸上曰降我當活而子杲卿不答遂殺之至洛陽祿山怒曰吾擢爾太守何所負而反杲卿瞋目罵曰汝營州牧奴耳竊荷恩寵天子負汝何事而乃反乎我世唐臣守忠義恨不斬汝以謝上乃從爾反耶祿山不勝忿縛之天津橋柱節解以肉啖之詈不絕口賊鉤斷其舌曰復能詈否杲卿含胡而絕年六十五 北直志

唐白居易詩我今六十五走若下坡輪

宋歐陽修六一居士傳曰夫士少而仕老而休蓋有不



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宜去一也吾嘗用於時焉而訖無稱焉宜去二也壯猶如此今既老且病矣乃以難強之筋骸貪過分之榮祿是將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負三宜去雖無五物其去宜矣復何道哉修累章告老馮京請留之王安石曰修附麗韓琦以琦為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朝廷留之安用乃以太子少師致仕時年六十五七月歸潁公既氣貌康強而年未及禮制一旦勇退近古數百年所未嘗有天下士大夫仰望驚嘆

明年卒年六十六 互見六十一歲

宋余靖以尚書左丞知廣州英宗即位遷工部尚書自廣朝京師六月癸亥以疾薨于金陵享年六十五天子惻然輟視朝一日賻以粟帛贈刑部尚書謚曰襄

歐陽修余襄公神道碑 廣東志

宋司馬光年六十五作眞率會詩云七人五百有餘歲同醉花前今古稀走馬鬬鷄非我事紵衣絲髮且相輝又詩經春無事連翩醉彼此往來能幾家切莫辭斟十分酒儘從他笑滿頭花時伯康與席汝言君從七十八歲王尚恭安之七十七歲楚建中正叔七十四歲王謹言不疑七十三歲叔達七十歲光六十五歲合五百一十歲故光詩云云

宋程頤放歸哲宗語輔臣曰程頤妄自尊大在經筵多



不遜於是言者嫉之年六十五削籍竄涪州渡漢江中流船幾覆舟中號哭頤獨正襟危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老父問曰當船危時君正坐色甚莊何也頤曰心存誠敬耳老父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頤與之言徑去

宋蘇軾與李之儀書云某六十五矣體力毛髮正與年相稱或得復與公相見亦未可知已前者皆夢已後者獨非夢乎留之不足道也所喜者海南了得易書論語傳數十卷以有益於骨朽後人耳目也是年移廉州又提舉玉局觀任便居住 之儀即端叔

宋胡安國字康侯安石廢春秋安國以為亂倫滅理乃

潛心是書二十餘年卒年六十五謚文定
宋陳瓘卒年六十五張浚曰元符貴人腰金紆紫者何限惟鄒志完陳瑩中姓名與日月爭光者也
宋李朴字先之高宗即位除秘書監趣召未至而卒年六十五贈寶文閣待制官其子孫二人朴嘗自誌其墓曰以天爲心以道爲體以時爲用其可已矣蓋叙其平生云廣東志
宋朱元晦十九登進士六十五致仕其間仕於外者九考立朝纔四十餘日
宋楊萬里道中紀行詩可嗟衰病兩相纏更苦懸車尚五年羨殺兩中山上水留他不住竟歸田

六十五歲



金貞元二年海陵使左宣檄使敬嗣暉問宋使施臣曰秦檜作何官年今幾何對曰檜爲尚書左僕射中書門下平章事年六十五矣復謂之曰我聞秦檜賢故問之
元張起巖奉詔脩遼金宋三史起巖熟于金源典故宋儒道學源委尤多究心史官有露才自是者每立言未當起巖據理竄定深厚醇雅理致自足史成年始六十有五遂上疏乞骸骨以歸後四年卒
元敬儼爲侍御史年六十五即告老朝廷雖命其子自強爲安慶總管府判官而未從其請
元程鉅夫皇慶二年三月以病乞骸骨歸田里不允命尚醫給藥物官其子大本郊祀署令以便侍養賜金近臣撫視且勞之曰卿世祖舊臣惟忠惟貞其勉加餐粥少留京師以副朕心鉅夫請益堅特授光祿大夫賜上尊命廷臣以下餞于齊化門外給驛南還勅行省及有司常加存問居五年而卒年七十卒年七十先五年則六十五也
元吳當被構方雪陳友諒已陷江西諸郡當乃戴黃冠著道士服杜門不出日以著書爲事友諒遣人辟之當臥床不食以死自誓乃舁床載之舟送江州拘留一年終不爲屈遂隱居廬陵吉水之谷坪逾年以疾卒年六十五



明劉基疾胡惟庸挾醫來視公飲之再覺有物積胸中如拳石久漸劇上爲文以賜給驛舟護歸青田亡何竟卒年六十五公且卒以生平所習天文秘書封授子璉曰服闋亟上毋令後人習之
明楊善字思敬從北征至土木師潰間行達京師時已六十五矣足胝不爲倦復出使與北虜也先語也先悅以上皇歸五見十七
明王文在都察院嘗劾石亨英宗復辟亨乘機報復設計誣陷而卒四方冤之年六十有五
明鄧澄撰鄧潛谷五經繹序嘗先生集成神祖問其名爲特予一官得待詔詞林承顧問而先生游岱其年

六十有五遡之志學時政得假我之歲倘如他人忽
忽悠悠此五十年所就幾何而先生以半百流光成
千秋不朽可謂善用其生者乎西江志

明劉思問字汝知轉南京戸部尚書比拜命忽病覲則
引疾乞骸骨疏三上天子憐而許之歸至河陽益自
舒以爲起白屋官至正卿功遂身退於吾分足矣日
從賓客故人譚笑甚適頃之覩更明乃能見細書人
曰先生故不以九列易一覩諸賓客故人盡喜忽感
微疾不浹旬而逝跡其歸甫三月耳享年六十有五
李廷機紫山劉公墓表 懷慶府志

明秦鏞疾革口授辭世語弟鋘代寫畢徐請歸正寢年
六十五江南志



明顏忠江陵人節婦劉氏之子劉遘疾忠禱於北辰割
左股和粥以進病愈劉卒年九十忠亦六十有五遼
王大書節孝立石於門

南北朝魏溥妻房氏年十六適溥溥遇病以母老子幼
眇爲恨房垂泣對曰幸承先人餘訓出事君子義在
自畢有志不從命也夫人在堂稚子襁褓願當以身
少慰長往之恨俄而溥卒及大斂房氏操刀割左耳
投之棺中仍曰鬼神有知相期泉壤流血滂然助喪
者咸皆哀懼姑劉氏輟哭而謂曰新婦何至於此房
對曰新婦少年不幸實慮父母未量至情覬持此自
誓耳聞者莫不感愴於時子緝生未十旬鞠育於後
房之內未曾出門遂終身不聽絲竹不預坐席緝所
交游有名勝者則身具酒飯有不及已者輒屏臥不
餐須其悔謝乃食年六十五終直隷志

明王作雨妻務氏年十八適雨生一子三歲雨卒制薄
人言去孝服氏曰吾服寧有盡期齊衰不改者四十
年六十五以壽終湖廣志

# 行年錄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 六十六歲

孔子六十六歲夫人亓官氏卒（山東志）

漢賈逵守武都郡小少事乃述平生之志著易尚書詩禮皆訖惟念前業未畢者惟周官年六十有六目瞑意倦自力爲之謂之周官傳

魏曹操年六十六薨於洛陽

晉謝安字安石自廣陵疾作還都聞當輿入西州門因悵然謂所親曰桓溫在時吾嘗懼不全忽夢乘溫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鷄而止乘溫輿者代其位也十六里止今十六年矣白鷄主酉今太歲在酉吾病殆不起乎乃上疏遜位尋卒年六十六贈太傅謚文靖（萬姓統譜）



前秦麻秋說洪西都長安洪深然之已而秋因宴酖洪將并其衆世子健收斬秋洪將死謂健曰所以未入關者言中州可指辰而定今見困豎子中原非汝兄弟所能辦關中形勝吾亡後便可鼓行而西言終而死年六十六（前秦錄）

隋王劭字子相文帝幸并州謂曰自朕至此公鬚鬢漸白無乃爱勞所致柱石之望惟在於公努力勉之劭辭謝曰臣比衰暮殊不解作官人帝曰是何意也不解者是不用心耳對曰臣昔在昏季猶且用心況逢明聖敢不罄竭但神化精微非駑蹇所逮加以今年六十有六桑榆云晚比於疇昔昏忘又多豈敢自寬以速身累恐以衰暮虧紊朝綱耳上勞而遣之（王劭馳驛入京勞弊而卒時年六十八高祖甚傷惜之謂秦王使者曰語爾王我前令子相緩來如何乃遣馳驛殺我子相豈不由汝耶言甚悽愴使有司爲立宅曰往者何用宅爲但以表我深心耳）

唐白居易齒落詞序開成二年予春秋六十有六瘠黑衰白老狀具矣而雙齒又墮慨然感嘆者久之因爲齒落詞以自廣　又詩五十八歸來今年六十六無憂亦無喜六十六年春　七十欠四歲此生那足論



唐崔玄亮字晦叔遺誡諸子云吾年六十六不爲不壽官至三品不爲不達死生定分何足過哀

唐李元淳字遂封祁連郡王貞元十五年拜昭義軍節度六稔而薨享年六十有六闔境老幼情同罷市上聞而震悼輟朝一日追贈尚書右僕射賻布帛五百疋米粟三百石降中使慰恤其孤勅郎官致弔祭焉（潘孟陽李公墓誌銘懷慶府志互見十六歲）

後梁錢元懿終年六十六初元懿之爲新定有士方生時號龜精嘗疏卜辭以貽元懿曰太乙接天河金華寶貝多君侯六十六別處下經過至是皆如其言

宋程邁嘗出使民有訟田者二十年不決邁閱其牘

訟者年幾何曰六十六邁曰爾齋務乃慶曆三年時
方七歲安得妻財置產訟者嘆服
宋歐陽修守潁上樂其土風後被遂遂卜居一年而卒
年六十六贈太子太師謚文忠
宋曾鞏薦吳中復狀云中復年六十六歲精力未衰志
意甚壯歷事累朝皆有可紀豈可遂其閑逸況中復
年未當退又無疾病處之散地衆謂非宜伏望早賜
收用以稱朝廷尚賢求舊之意
司馬溫公曰昔者吾諸祖之葬也家甚貧不能具棺槨
自太尉而下始有棺槨金銀珠玉之物未嘗以錙銖
置壙中將葬太尉公族人皆曰葬者家之大事奈何



不詢陰陽此必不可吾兄伯康無如之何乃曰安得
良葬師而詢之族人曰近村有張生者良師也兄乃
召張生許錢一萬張生聞之大喜兄曰爾能用吾言
俾葬不用吾言將求他師張生曰唯命是聽于是兄
自已以意處歲月日時及壙之淺深廣狹道路所從
出皆取便于事者使張生以葬書緣飾文曰大吉以
是族人皆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節致仕吾年六
十六忝備侍從宗族之從仕者二十三人視他人謹
用葬書未必勝吾家也前年吾妻死棺成而斂葬辦
而行壙成而葬未嘗以一言詢問陰陽迄今亦無他
故今著此論俾後之子孫葬必以時欲知葬具之不

必厚視吾祖葬書之不足信視吾家 長谷眞逸 農田餘話
宋蘇軾年六十六至常州夢中作詩寄朱中行有至今
不貪寶粟然照塵寰之句乃南遷絕筆也　軾疾革
答惟琳偈曰與君皆丙子各已三萬日一日一千偈
電往那能詰大患緣有身無身則無疾平生笑摩什
神呪眞浪出琳問神呪事索筆書昔鳩摩羅什病亟
出西域神呪三番令弟子誦以免難不及事而終併
出一帖云某嶺海萬里不死而歸宿田里有不起之
憂非命也耶蓋絕筆于此
宋柴成務字寶臣年六十六始有子比卒歲六歲授奉
禮郎名貽範 成務卒年七十一



宋楊萬里和淵明歸去來辭序云余倦遊半生思歸不
得紹興壬子余年六十有六自江東漕司移病自免
蒙恩守贛病不能赴因和歸去來兮辭以自慰 江西志
宋郭閶字開先自官臺諫後悉心憂國形神日瘁循至
病革所言皆軍國大事不少及私卒年六十六 廣東志
元太祖以金泰和六年稱帝在位二十二年壽六十六
臨崩謂左右曰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
難以遽破若假道於宋宋金世讐必能許我則下兵
唐鄧直擣大梁金急必徵兵潼關然以數萬之衆千
里赴援人馬疲弊雖至弗能戰破之必矣言訖而崩
元胡祗遹字紹聞年六十六朝廷徵耆德者十人祗遹

為之首以疾辭明年卒年六十七

元趙孟頫延祐六年得請南歸帝遣使賜衣幣趣之還朝以疾不果行按孟頫卒于至治二年則是年乃六十六也五見十四六十九

陳信字履信歷陞蘇州府通判在任二年有惡政廉而公直正統十一年年六十又六乞致仕蘇之富人以重贐追送一毫無所取而其家實貧郡人杜璠有詩送之云久辭榮祿賦歸田又卻蘇民餽贐錢一任此生貧到骨只留清節與人傳姜南蓉塘詩話

明郭循翰通天文七政自知死期云我六六旬有六六月六日無生理及時而病鄉士大夫羅俶往問之循翰曰而命先我猶相問耶羅以三日循翰以六日



明吳廷舉字獻臣官四十年以工部尚書致仕二年卒年六十六卒之日不能斂有書萬卷而已

明周尚信妻陳氏生子存敏三歲而孤陳守節撫育之長為娶溫氏生子藻一歲而溫卒陳為祖母自鞠之存敏繼室劉氏未幾而存敏卒後三月遺腹生鐸劉有疾陳又鞠之鐸方弱齡劉亦卒陳年已六十六而家益落辛勤以育二孤鐸後取進士官刑部有名於時王庭周氏族譜序 西江志

行年錄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 六十七歲

晉周續之或問身為處士時踐王廷何也答曰心馳魏闕者以江湖為桎梏情致兩忘者市朝亦巖穴耳時號通隱先生續之素患風痺不復堪講乃移病鍾山景平元年卒春秋六十七蓮社高賢傳

唐李晟薨年六十七謚忠武既薨城鹽州復故池以新鹽賜宰相帝思晟乃致鹽靈座

唐李絳字深之募兵赴蜀半道鬻去兵還監軍使楊叔元素疾絳遣人迎謂軍士曰將收募直而還為民士



怒譟而入劫庫兵絳方宴被害年六十七

唐白居易醉吟先生傳開成三年先生之齒六十有七鬢盡白髮半禿齒雙缺而觴咏之興猶未衰顧謂妻子云今之前吾適矣今之後吾不自知其興何如又與夢得沽酒閒飲詩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

唐司空圖休休亭記休休也美也既休而其美在焉司空氏貽谿休休亭本濯纓也濯纓為陝軍所焚愚竄避踰紀天復癸亥歲蒲稔人安既葺於壞垣之中構不盈丈然遽更其名者非以為奇蓋量其才一宜休也揣其分二宜休也而又少而墮長而率老而迂是

三者皆非救時之用又宜休也尚慮多難不能自信
既而晝寢遇二僧其名皆上方刻石者也其一曰闔
顧謂吾曰吾嘗爲汝之師也汝昔嬌於道銳而不固
爲利慾之所拘幸悟而悔將復從我於是豁耳且汝
雖退亦嘗爲匪人之所嫉宜以耐辱自警庶保其終
始與靖節醉吟第其品級於千載之下復何求哉因
爲耐辱居士歌題於亭之東北楹自開成丁巳歲七
月距今以是歲是月作是歌亦樂天作傳之年六十
七矣休休乎且又歿而可以自任者不增愧負於家
園矣復何求哉天復癸亥秋七月記（平陽志）
西京李昪寢疾顧命宋縣曰吾喪亂之際遂爲此方所



推不能一同河右今氣力傴然不復起矣死者人理
吾不悲之所恨志不伸耳吾終之後世子歆猶卿子
也無使尊驕自任薨年六十七（元經薛傳西涼錄作六十）
宋邵雍首尾吟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志喜時明
著衣冠爲士子高談仁義是男兒敢於世上明開眼
肯向人間浪皺眉六十七年無事日堯夫非是愛吟
詩及疾司馬光張載顥頤晨夕候之疾革頤問從此
永訣更有見告乎雍舉兩手示之曰面前路徑須介
寬路窄則自無著身處況能使人行也　熙寧十年
七月初四日大書詩一章曰生于太平世長於太平
世死於太平世客問年幾何六十有七歲俯仰天地
間浩然獨無愧是夜五更捐館
宋張文定嘗云在翰林時當章郇公得象致政麻命下
同宋景文往賀之因語之曰昨日宣召受旨上眷遇
之意甚厚何遽謝事也郇公云不可待不厚引去也
又曰亦恐更耄年則忘了矣文定與景文相顧而笑
退而相語曰是何言歟何忘之有及老矣乃知郇公
之言爲然蓋在得之時與奪每爲思慮所惑不若少
時能斷故孔子所以戒也文定自六十七後遂屢請
歸（宋王鞏聞見近錄）
宋胡瑗享年六十有七
宋蘇軾詩年更六十七旬蒲三百六（與前六十六所載却異）



宋張宗誨永徽年六十七鬚髮不甚白而精爽緊健超
逸澗谷上下如飛此必有所得相逢數日但飲酒賦
歌而已恨不款曲問其所行方罷官歸陽翟意思豁
然非世間俗人也
宋种師道兵次河陽聞大原陷上疏請幸長安以避敵
鋒大臣以爲怯召還病不能見卒年六十七及京城
失守帝撫膺曰不用師道之言故至於此
金按答海致仕後大定八年（按年當六十一）召見上曰宗室耆
老如卿者能幾人耶賜錢萬貫甲第一區留京師使
預巡幸毬獵宴會十四年薨年六十七臨終戒諸子
曰汝輩無以生富貴中而爲暴戾宜自謙退（互見十五二十）

餘歲

元孔思晦元統元年卒年六十七卒之日有鶴百餘翔其屋上又見神光自東南落其舍北（互見童幼）

元黃溍字晉卿為江浙等處儒學提舉年始六十七不俟引年亟上納祿侍親之請絕江徑歸俄以秘書少監致仕（未幾復起旋上章求歸不俟報而行帝遣使追還久之始得謝南還優游田里間凡七年卒於繡湖之私第年八十一　互見八十一歲）

元李潤字文玉孫惟恭郗王府長史潤卒年六十七垂絕猶念惟恭不置曰吾平昔鍾愛是孫今遠宦數千里不及聞吾顧言可感也哉（姚燧李氏先德碣　懷慶府志）

蘧公年五十而知四十九之非是武公年九十而思黃



髮老之箴規予齒垂六十有七尚不知六十六年之猶未是也昏役無記豈不虛生方蘧太遲比武不早麗居士曰但願空諸所有切弗實諸所無吾以此為觀察之資（居本峻帝弦佩）

明董澐字蘿石放浪形骸流連山水有終日長嘯而忘返者年六十七聞王守仁之學負笈走遊其門得聞良知之說幡然改曰不如此得稱為人乎悚然就弟子之列人問之則曰從吾所好耳更號從吾道人（閩文振仰山胜錄　又見六十八歲　互見七十七歲）

明吳璵平居端坐正容與諸生談論竟日忘倦年六十有七號芸雪所著有芸雪集（江西志　互見九歲）

明邊洪事母純孝輕財好義年六十七以哭母過哀而終（四川志）

明劉儒立亭藥圃序立亭樂圃者子誠菴兄城北新築之別墅也兄年六十有七矣樂哉予往觀焉時嘉靖癸亥五月之望嚴栢拱綠檻榴流丹煙波瀠洄鈞林聳翠橋山八景斯其一已（陝西志）

明夏言字公謹因陝西總督曾銑請復河套言贊決之嚴嵩揣知帝意力言河套不可復語侵言言始大懼謝罪以尚書致仕猶無意殺之也會有蜚語聞禁中謂言去時恚謗嵩復代仇鸞草奏訐言納銑金交關為奸利遂下銑詔獄嵩與崔元陸炳謀坐銑交結近



侍律斬遣官校逮言言抵通州聞銑所坐大驚墮車曰噫吾死矣再疏訟冤言鸞方就逮上降諭不兩日鸞何以知上語又何以知嵩疏而附麗若此蓋嵩與崔元輩詐為之臣生死係嵩掌握惟歸命聖慈曲賜保全而已其語絕痛切帝不省獄成竟棄市時年六十有七（江西志）

明湯顯祖訣世語祈免牲云肉食而鄙六十七年於斯矣殺業有徵報何所底云云

明賈銳性純孝母卒年九十八銳亦六十七哀毀如禮既葬廬墓遂卒於塋（汾州志）

明梁亭表知南安府甲申聞北都陷痛哭幾絕會直指

蔣表治行第一擢荊南兵備兼撫彝副使表薦[illegible]
痛悼不解報聞十日而卒年六十有七 廣東志
明李與生時稱詩丐年六十七患風痱蘧篨口辯眼喎
手攣欲食則仆臥于地乃能下咽欲言則畫地作字
始達其意然頗能詩畫時望未第時在鄉會中丐適
至僉令獻畫詩丐須臾就中云鵬鶚直冲霄漢蓬龍
泉高射斗牛光滿時早展爲霖手莫遣蒼生望八荒
董禮而食之欲使養於官以母老辭
明洪世弼女名伯玉許聘孫振宗未歸振宗病求伯玉
面訣曰吾無望矣伯玉慟哭誓無他志年六十七忽
展拜孫墓曰今死孫郎墓得所矣遂卒 江西志



明李辰妻趙氏辰夭邑中二少年求婚甚力趙泣曰婦
人再醮乃禽獸也爲禽獸不如死遂取刃加頸媒妁
奪刃跪勸乃不死孀居五十餘年人咸稱曰李節婦
云卒壽六十有七 陝西志 互見遺腹

行年錄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 六十八歲

魯哀公十一年齊伐魯冉有將師克之爲康子言故康
子迎孔子孔子歸魯時年六十八至是魯終不能用
孔子乃叙書傳禮記刪詩正樂序易彖繫象說卦文
言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劉器之云
孔子六十八歲乃始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蓋是
時學問成矣涉世深矣故其述作始可爲萬世法古
人著書多在晚年蓋爲此也 繹史孔子年六十八自衛反魯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



三國魏徐宣字寶堅爲僕射每諫皆手詔嘉納宣曰七
十有懸車之禮今已六十八可以去矣乃固辭疾遜
位不許
晉皇甫謐著論爲葬送之制名曰篤終卒年六十八子
童靈方回等遵其遺命
唐張九齡開元二十八年春乞歸展墓曲江五月遘疾
卒年六十有八贈荊州大都督諡文獻 廣東志 互見初生七歲十三二十歲
唐李泌字長源時月蝕東壁泌曰東壁圖書府大臣當
有憂者吾以宰相兼學士當之矣昔燕國公張說由
是以亡又可免乎明年果卒年六十八 互見初生七歲十五十七

歲

唐白居易詩六十八衰翁乘衰百疾攻　又問年今幾何七十行欠二

宋韓琦判相州薨前夕有大星殞治所櫪馬皆鳴享年六十八歲訃來京師上追慟輟朝三日贈尚書令配享英宗廟庭 宋神宗御製兩朝顧命定策元勳之碑 彰德府志 互見二十三十歲

宋呂誨字獻可年六十八乞致仕上疏言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藥乖方遂成瘋痺非祇憚跛戾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蓋以身喻朝政也 一作六十九



宋傅堯俞卒年六十八神宗與太皇太后哭臨之太皇太后語輔臣曰傅侍郎清直一節始終不變金玉君子也方倚以相遽至是乎 互見七十歲

宋王安石卒年六十八

宋富弼六十有八而引疾 詳見五十內王安石用事條

宋程頤六十八移峽州編管復宣德郎歸自涪氣貌容色髭髮皆勝昔門人問何以得此曰學之力也

宋司馬光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食少事煩以戒光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是年九月卒年六十八 或云光晚而信佛云到岸何須筏揮鋤不用金浮雲任來往明日在天心此埋極致本無差別卒年六十八按宋史載光于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無晚而信佛之云 互見童幼七歲二十歲

宋李之彥云余游湖海四五十年教公卿大夫之子孫屢矣教尋常白屋之類亦多矣未嘗以其貧富貴賤束脩多寡貳吾心今年六十有八肢體康健耳目聰明飲啗自若百病不侵意者敎導一節亦有可取造物姑壽之耶余不敢自恕但當自警 東谷所見

宋程時翼字勤道晚爲始興尉單騎入賊壘諭賊化爲良民紹興七年歸沐浴更衣趺坐而逝年六十八

宋宗澤元祐六年年三十六進士及第調館陶尉盛年散地且踰三紀一忤權幸坐廢四年及河北事勢危急始舉祕以授之公年已六十八矣其受任居官也二帝北狩高宗南巡于斯之時岌岌乎如以一縷之



線引千鈞之石而臨萬仞之淵尚賴公雖老奮然自以身任恢復之事規模甫定功業垂成而時宰見忌遇事輒從中沮之公不勝憂憤疽發于背而死 明蘇伯衡跋宗澤誥後 開封府志

宋向子諲字伯恭忤秦檜致仕退閒十五年號所居曰薌林卒年六十八 西江志

宋洪皓被檜等誣徙南雍州卒年六十八死後一日檜亦死帝嗟惜之復其官謚忠宣

元處士許謙講學華山爲學者師垂四十年年六十八卒門人以義制服者若千人廼其墓曰白雲先生

明危素字大樸元亡將赴報恩寺井死寺僧止之大將

軍送至京高帝以爲翰林侍講學士時素年六十八
矣命與宋濂同脩元史
明宋濂或奏事久上使其子璲愼掖下殿復詔太子賜
之良馬製馬歌令羣臣賡之是年六十八矣其冬以
老許致仕曰知卿何時來可多侍數日乃去賜縉綺
及御製文集皇太子贈衣三襲上曰朕最愼予嘉卿
忠誠故用以賜因數其年曰卿今六十有八三十二
年後可出賜綺作百歲衣也（沈士謙明良錄小異互見九歲）
明吳與弼字子輔以處士聘至見上文華殿上口授左
春坊左諭德朝士悚然以爲盛事與弼疏辭上曰久
聞高義故聘爾來何爲不受職對曰臣少多病杜迹



山林本無高行徒以聲聞過情誤塵薦牘聖明過聽
龍賚束帛天使造門不勝愧感力疾謝皇上厚意今
年六十八實不能供職上顧李賢曰此老非迂濶者
固留受職使南陽諭意辭益力南陽亦爲請乃復以
行人送歸與璽書令有司繼粟終其身（互見十八歲）
明費宏字子充號鵝湖奉旨起用到京召見文華右室
賜銀圖書一文曰舊輔元臣十月十九日陪祀歸一
夕逝享年六十八贈太保諡文憲
明傅瀚乞致仕不允雖在告日理部事不息或勸少輟
公務頤養心神瀚曰吾受上知過辭祿不可職事在
吾其敢自佚一日謂子元曰吾其歸乎夜夢祖妣來

視吾疾壬戌二月歿於官年六十八
明董澐號蘿石年六十有八矣以能詩聞江湖間詩社
往來至廢寢食以爲至樂已遊會稽以杖肩其瓢笠
詩卷訪王陽明初甚倨及語連日夜遂請北面陽明
以其齒長許以友澐曰予誠未積歟乃歸以一縑來
曰此老妻所織吾之誠積若茲縷矣陽明固辭不獲
許以師友之間或笑曰翁老矣何自苦蘿石笑曰吾
方憫若苦顧以我爲苦耶去矣吾從吾之所好自號
曰從吾道人（已見六十七互見七十七歲）
明梁寅哀李源泉詩行年六十又加八志如伯玉恆省
督我生猶在先生後恨不識紫芝考德于生前（西江志）



明陳際泰崇禎三年舉于鄉又四年成進士年六十有
八矣除行人居四年護蔡相喪南行卒於道（西江志互見）
（十歲）
明盧貞女許配全人未婚夫歿貞女聞之請往奔喪喪
事畢獨居一軒紡績度日門以內肅然不聞人聲至
年六十八而終推官黃端伯旌之曰貞女（浙江志）

行年錄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六十九歲

孔子六十九歲子鯉卒 山東志

莊子漁父謂孔子曰譆甚矣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修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

三國吳陸凱字敬風時孫皓所行彌暴凱上表曰臣年已六十九榮祿已重於臣過望復何所冀所以勤勤進苦言者伏念大皇帝創基立業勞苦勤至天下始靜今幼主嗣統柄在臣下軍征歷擾而大工復起徵



召四方非保國致治之術也

晉楊邠字岐之爲衡陽內史流賊破郡執去邠伺隙逃去收餘軍欲投湘州刺史荀眺會眺降賊邠孤軍固城誓死不移遂卒城中時年六十九帝嘉其忠節贈鎮東大將軍

晉張華字茂先晝臥夢見屋壞覺而惡之是夜倫秀難作被收時年六十九

晉張野字萊民居柴桑與淵明有婚姻契徵拜俱不就入廬山依遠公與劉雷同尚淨業義熙十四年與家人別入室端坐而逝春秋六十九 蓮社高賢傳

晉宗炳字少文雅好山水往必忘歸西陟荊巫南登衡岳因結宇山中懷尚平之志以疾還江陵嘆曰老病俱至名山不可再登唯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履悉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宋元嘉二十四年卒春秋六十九 蓮社高賢傳 已見老年

北魏李崇奉詔討蠕蠕辭於顯德殿戎服武飾志氣奮揚時年六十九幹力如少孝明目而壯之朝臣莫不稱善遂出塞三千餘里不及賊而還 互見七十歲

唐白居易詩更過今年年七十假如無病亦宜休 且喜開年滿七十莫嫌疾病莫嫌貧 今日行年將七十猶須慚愧病來遲

唐寶玄德年五十七奉使江西船發有一人附載公每



食餘噉啗之數日至揚州辭去公問何速曰某是司命使者將以追公公曰何不早言曰公命合終於此地未至不可洩蒙公餘食意望免公此難以報深惠公曰可禳否答曰頗聞道士王知遠乎曰聞之使者曰今見居揚州其行業幽顯其尊與人章醮厄難皆救可屈節咨請明晚當奉報滅否公到揚即問王尊師催遣迎至屏左右具陳情事師勉爲作法命侍童寫章登壇拜奏明晚使者來報不免公又哀求使者更令奏之明晚當報又白師甚不悅既而哀之又奏明晚使者來還報不免公苦問其故初不肯言後俛首答曰前章有字失體次章復草書仍乞二字表奏

人主猶須整肅況天尊大道其可忽諸所上之章咸被棄擲既不聞徹有何濟乎公重請具以事白師師云審爾乎比疑符奏繆妄而驗若是乎乃取壇上奏章見字誤書草一如公言師因自寫奏章再三合格奏之明旦使者報事諧矣師曰此更延十二年矣春秋六十九而卒 玄門靈妙記 廣記 此與前六十四內實德玄同其事而附會各別耳姑兩存之

宋曹彬字國華爲神武將軍年六十九有疾上趣駕臨問手爲和藥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二子材器可取臣若內舉皆堪爲將上問其優劣對曰璨不如瑋及卒帝哭之慟追封濟陽郡王



宋王彥超封邠國公一年語人曰人臣七十致仕古之制也我年六十九當自知止明年表求致仕

宋刁衎字元賓爲兵部郎中入朝暴中風眩眞宗遣使馳賜金丹已不救年六十九

宋蘇軾在惠州隣一老舉人年六十九其妻三十歲生子爲具邀公公欣然往酒酣乞詩公戲贈一聯云聖善方當而立歲頑尊已及者稀年 趙德麟侯鯖錄 或作令閤賢夫

宋李椿年六十九上章請老以敷文閣待制致仕 越再歲上以湖南兵役之餘強起鎭之至則撫摩猘瘵氣象一如盛時未滿歲復告歸朝拜命夕登舟歸老野塘上 互見童幼三十歲

宋陳昱暴死三日而蘇初見冥吏追去見冥官則陳襄逃古也問昱何故殺乳母曰無之呼乳母至血被面抱嬰兒熟視昱曰非此人也乃門下吏陳周官遂放昱還曰路遠當給竹馬又使諸曹檢已籍晝示之年六十九官左班殿直曰平生不燒香故不甚壽又曰吾輩更此一報身卽不同矣意謂當超也昱還道見追陳周往旣蘇周果死 蘇軾仇池筆記

宋宗澤知襄陽府時議割河之東西陝之蒲解與金人和不得謄播赦文澤曰是褫天下忠義之氣而自絕其民也臣雖駑怯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上覽其言壯之改知青州時年六十九矣

宋鄧安字康叔友人義烏陳公餘常受業於勉齋黃先



生幹與語有契德祐元年約入蘭谿修舊好時年六十九載舟將行宿於湘夢神人語曰金蘭逝矣公知之否指湄之上曰此公收拾地也及行至潭州有兵戒得公餘訃語前夢速歸指湄示子曰此天授予也後竟以歸骨焉

宋汪廷美家嘗著抵罪匿者吏以爲當坐家長廷美時年六十九或言稱七十宜免廷美曰吾已央訓又增年以免罪是誣官也不可會有赦遂免

元趙孟頫至治元年英宗遣使卽其家俾書孝經次年賜上尊及衣二襲是歲卒年六十九 按書孝經年乃六十八 互見十四六十六

元尚文爲中書右丞西域賈人有奉珍寶進售者其價六十萬錠省臣平章顧謂文曰此所謂押忽大珠也六十萬酬之不爲過矣一坐傳玩文問何所用之平章曰含之可不渴熨面可使目有光文曰一人含之千萬人不渴則誠寶也若一寶止濟一人則用已微矣吾之所謂寶者米粟是也一日不食則饑三日不食則疾七日則死有則百姓安無則天下亂以功用較之豈不愈於彼乎平章固請觀之文竟不爲動年六十九因疾告老而歸延祐六年強起拜太子詹事泰定三年致仕明年卒年九十二（按延祐六年文年八十四）

元張昇遷淮西道廉訪使時年六十有九上書乞致仕至順二年復起爲集賢侍講學士文宗眷待之意甚隆（按是年當是七十一）元統元年順帝卽位首詔在廷耆艾訪問治道昇條上時所宜先者十事尋兼經筵官廷試進士特命昇讀卷事已告省先墓帝賜金織文袍以寵其歸（按是年當是七十三）明年詔復職以疾辭命本郡月給祿半以終其身至正元年卒年八十一（互見童幼）

明趙貞吉字子靜晚歲擬作二通邀門人內篇曰經世通外篇曰出世通二通各分二門內篇門曰史通曰業通外篇門曰說通曰宗通內通之門八部外通之門四部十月開局編摭爲文祭諸聖賢告始事至冬末疾作輟編卒六十有九贈少保諡文肅



明陳九川卒年六十九卒之夕有星墮居傍殞于家鄉不戒火室盡燬而櫬宫弗震（互見初生十餘歲）

明奉天老民劈僮記余鬚髮未甚白精神未甚頹以年齒計之六十有九衰亦宜矣所幸者日讀蠅頭細字如舉子時平生著述外無他嗜好其所以自得者亦足以樂也（陝西志無名姓）

明高納字士潔年六十九卒前數日謂門人趙弘道云吾卽死有債未償乃口占序記三篇命代書畀求者迄瞑不亂（浙江志）

元劉紹可妻熊氏年二十五而娶有子甫二歲居四十餘年年六十九矣子觀克致養新構一堂以奉晨昏豫章揭曼碩名之曰柏詩而頌焉鬱彼北堂言樹其柏其柏蕤蕤維木之特柏之始生於彼高陵雨露其凝金石其貞柏之既成鳳鷹鸞膺言樹斯庭霜雪是凴霜雪皓皓其柏矯矯有美君子而弗偕老其葉樂樂其節桓桓其居安安永世式觀我堂我構我柏其茂天錫眉壽保艾爾後（西江志合用揭記與詩）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七十歲

記曲禮七十曰老而傳　註傳家事任子孫是謂宗子之父疏六十至老境而未全老七十其老巳全故言老也正義曰然庶子年老亦得傳付子孫而鄭唯云謂宗子者爲喪服有宗子孤爲殤鄭之言孤有不孤者謂父有廢疾若七十而老子代主宗事者也鄭今欲會成喪服義故引宗子之父也又一云宗子並謂五宗也五宗之子並是傳祭之身故指之也庶子乃授家事于子非相傳之事此既云傳故鄭知非庶子



也必爲宗子父者以經言傳傳者上受祖父之事下傳子孫子孫之所傳家事祭事爲重若非宗子無由傳之但七十之時祭祀之事猶親爲之其親濯溉則子孫故序卦註云謂父退居田里不能備祭宗廟長子當親視滌濯鼎俎是也若至八十祭亦不爲故王制云八十齊喪之事不及也註云不齊則不祭也

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於其國則稱名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　致還其職事于君也不得謝謂君不許其致事也如辭謝代謝亦皆却而退去之義几所以馮杖所以倚賜之使自安適也疏曰婦人能養人故許自隨古者四馬之車立乘一馬小車坐乘也呂氏曰老夫長老者之稱巳國稱名者父母之邦不敢以尊者自居也應氏曰一國有賢衆國所仰故越國而來問文獻不足則言禮無證故必告之以其制言舉國之故事以答之也

七十惟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于內　七十之年去死不遠畧其居喪之禮者所以全其易盡之期也

王制七十養於學　註學大學也在郊疏七十大衰養禮轉重故養於大學正義曰養於國與養於學文相對故知國亦是學也

七十貳膳　膳食之善者每有副貳不使闕乏也



七十時制　衣物之難得者須三月可辦故云時制年轉老所須辦轉切也

七十非帛不煖

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　不俟朝者謂朝君之時入至朝位君出揖卽退不待朝事畢也此謂當致仕之年而不得謝者

七十不與賓客之事

七十致政唯衰麻爲喪　致政事以其不能勝職任之勞也或有死喪之事唯備衰麻之服而巳其他禮節皆在所不責也

曾子問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

婦可也　註族人之婦不可無統疏凡人年六十無
妻者不復娶以陽道絶故也而宗子領宗男于外宗
婦領宗女于内昭穆事重不可廢鈌故雖年七十亦
猶娶也然此謂大宗無子孫及有子而年幼者若有
子孫則傳家事于子孫故曲禮七十老而傳是也

内則大夫無秩膳大夫七十而有閣　秩常也五十始
命未爲甚老故無常膳七十有閣則有秩膳矣閣以
板爲之所以庋飲食之物

雜記七十飲酒食肉皆爲疑死　疑死恐其死也

祭義朝廷同壽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
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　古者覲朝之



禮君臣皆立七十杖於朝據杖而立也君問則席謂
君若有問則爲之布席於堂而使之坐也

祭義壹命齒於鄉再命齒於族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
弗敢先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
必與之揖讓而後及爵者　方氏曰一命齒於鄉里
非其鄉里則以爵而不以齒可知再命齒於族非其
族則以爵而不以齒亦可知三命不齒雖於其族而
亦不得而齒之矣則鄉里又可知然此特貴貴之義
耳至於老老之仁又不可得而廢焉故族有七十者
弗敢先也先謂鄉飲之席待七十者先入而後入也
君與之揖讓而後及爵者豈族之三命得以先之乎
五州爲鄉五鄰爲里于遠舉鄉則近至於五比之閭
可知于近舉里則遠達于五鄰之遂可知六鄉六遂
足以互見也此言族周官所謂父族也葢有天下者
謂之王族有國者謂之公族有家者謂之官族以傳
世言之則曰世族以主祭言之則曰宗族

鄉飲酒義七十者四豆　詳五十內

周禮閭胥疏書傳說云大夫七十致仕退老歸其鄉里
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

儀禮士相見禮與老者言言使弟子與幼者言言孝弟
于父兄　疏謂七十致仕之人依書傳大夫致仕爲
父師士致仕爲少師教鄉閭子弟



爾雅釋詁篇說文云七十曰老從人毛匕言鬚髮變白
也

大戴禮曾子立事篇三十四十之間而無藝卽無藝矣
五十而不以善聞卽無聞矣七十而無德雖有微過
亦可以勉矣其少不諷誦其壯不論議其老不教誨
亦可謂無業之人矣少稱不弟焉恥也壯稱無德焉
辱也老稱無禮焉罪也

白虎通致仕篇臣七十懸車致仕者臣以執事趨走爲
職七十陽道極耳目不聰明跂踦之屬是以退去避
賢者所以長廉恥也懸車示不用也致仕者致其事
于君君不使自去者尊賢者也故曲禮大夫七十而

致仕王制曰七十致政卿大夫老有盛德者留賜之
几杖不備之以筋力之禮在家者三分其祿以一與
之所以厚賢也人年七十臥非人不溫適四方乘安
車與婦人俱自尊曰老夫曲禮曰大夫致仕若不得
謝則必賜之几杖王制曰臣致仕于君者養之以其
祿之半
白虎通男子至七十大衰食非肉不飽寢非人不煖故
七十復開房也與六十互看
漢書禮儀志仲秋縣道按戶民年七十者授之以玉杖
餔之以糜粥玉杖長九尺端以鳩飾鳩不噎之鳥欲老人不噎也李白詩天子刻玉杖鏤形
賜耆人



古諺人生百年七十者稀　諺七十不製衣全見五十
說苑呂望年七十釣於渭渚三日三夜魚無食者與農
人言農人者古之先賢人也謂望曰子將復釣必細
其綸芳其餌徐徐而投無令魚駭望如其言初下得
鮒次得鯉剖腹得書文曰呂望封於齊望知其異
列女傳管仲妾婧謂仲曰昔者太公望年七十屠牛
於朝歌市八十爲天子師九十而封於齊老可老耶
說苑鄒子說梁王曰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朝
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年七十而相周九
十而封齊　尉繚子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賣食
盟津過七十餘而主不聽人人謂之狂夫也及遇文

王則提三萬之衆一戰而天下定非武議安得此合
也
曾子七十乃學顏氏家訓詳老年
曾子年七十文學始就乃能著書孔子曰參也魯蓋少
時止以孝顯未如晚節之該洽也宋祁筆記
魯有恭士名曰機汜行年七十其恭益甚冬日行陰夏
日行陽市次不敢不行參行必隨坐必危一食之間
三起不羞見衣裘褐之士則爲之禮魯君問曰機子
年甚長矣不可釋恭乎機汜對曰君子好恭以成其
名小人學恭以除其刑對君之坐豈不安哉尚有差
跌一食之上豈不美哉尚有哽噎今若汜所謂幸者



也固未能自必鴻鵠飛冲天豈不高哉矰繳尚得而
加之虎豹爲猛人尚食其肉席其皮譽人者少惡人
者多行年七十常恐斧鑕之加於汜者何釋恭爲說苑
齊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而無妻桓公問管仲曰有民
老而無妻者乎管仲曰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矣而
無妻桓公曰何以令之有妻管仲曰臣聞之上有積
財則民臣必匱乏於下宮中有怨女則有老而無妻
者桓公曰善令於宮中女子未嘗御出嫁之乃令男
子年二十而室女年十五而嫁則內無怨女外無曠
夫
齊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

曰敢問公所讀者何言耶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於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者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孔子年七十顏回卒　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說苑成回學於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何



也回對曰臣聞之行者比於鳥上畏鷹鸇下畏網羅夫人為善者少為讒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行年七十常恐行節之虧回是以恭敬待大命子路稽首曰君子哉

魯單豹倍世離俗巖居谷飲不衣絲麻不食五穀行年七十猶有童子之顏色卒而遇餓虎殺而食之淮南子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平公曰安有為人臣而戲其君乎師曠曰盲臣安敢戲其君乎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平公曰善哉說苑

齊處士牧犢子年七十無妻出薪於野見飛雉雌雄相隨而心悲乃仰天嘆曰聖王在上恩及草木鳥獸而我獨以不獲援琴而歌曰雉朝飛兮鳴相和雌雄羣遊於山阿我獨何命兮未有家時將暮兮可奈何嗟嗟暮兮可奈何

楚邱先生行年七十披裘帶索往見孟嘗君欲趨不能進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多遺忘矣何以教之楚邱曰噫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超距乎逐麋鹿而搏虎豹乎吾已死矣何暇老矣將使我出正詞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吾始壯矣何老之有孟嘗君逡巡而有愧色



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無忌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睥睨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賓客皆驚酒

酙公子起爲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爲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爲小人而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爲上客時秦破趙圍邯鄲急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魏王畏秦使止晉鄙留軍壁鄴兵符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侯生爲公子畫策使客爲如姬斬其父讐頭請如姬如姬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薦屠者朱亥與俱而北鄉自剄以送公子至鄴晉



鄙合符疑之朱亥袖四十觔鐵椎椎殺晉鄙遂將晉鄙軍擊秦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 劍俠傳　田藝衡香宇詩談云晉段灼追理鄧艾曰七十老公復何所求哉王維夷門歌亦云向風刎頸送公子七十老翁何所求以後人之言用之前人之事渾化無迹使人不知其妙眞點鐵成金手也

范增年七十素好奇計往說項梁曰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南公稱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其勢不長君起江東楚蠭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梁乃求楚懷王孫心立之號爲義帝 漢用陳平反間計羽乃疑增增怒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　蘇子瞻曰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附以成功名陋矣

漢武帝年七十乃生昭帝立時年五歲耳衛太子廢燕王旦上書願歸國入宿衛武帝怒斬其使者召畫工圖畫周公負成王於是左右羣臣知武帝意欲立少子後數日帝譴責鉤弋夫人賜死問左右人言云何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往古國家所以亂者由主少母壯也汝不聞呂后耶故諸爲武帝生子者其母無不譴死

漢商邱子胥者一名胥好吹竽牧豕年七十不娶妻而不老問其道要言但食老术菖蒲根飲水如此更不飢不老耳貴戚富室聞而服之不能終歲輒止謂終有匿術孫綽爲贊曰商邱卓犖執策吹竽渴飲寒泉



飢食菖蒲所牧何物殆非眞豬倘逢風雲爲我龍攄

漢韋賢字長孺守正好學稱大儒年七十以執政致仕自賢始 互見七十餘八十二歲

漢樊子昭拔自賈豎年至七十退能守靜進不苟競

漢孫寶遣吏迎母母道病留弟家獨遣妻子陳崇以奏寶事下三公卽訊寶對曰年七十誖眊恩衰供養營妻子如章寶坐免終於家

東漢班固奏記云桓梁七十從心行不踰矩 詳見二十歲班固條

漢班超久在絕域年老思土上書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妹昭亦上書請曰超延命沙漠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所與相隨時人

士衆皆已物故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衰老被病頭髮無黑兩手不仁耳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雖欲竭盡其力以報塞天恩迫於歲暮犬馬齒索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姦宄之原生逆亂之心妾竊聞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任職也帝感其言乃徵超還

漢顯宗初尚書僕射鍾離意上書曰臣竊見琅邪王望楚國劉曠東萊王扶皆年七十執性恬淡所居之處邑里化之終身行義應在朝次

漢陳實字仲弓蔡邕作碑文云會遭黨事禁錮二十年樂天知命澹然自逸交不諂上愛不瀆下見幾而作



不俟終日及文書赦宥時年已七十遂隱邱山懸車告老四門備禮閒心靜居大將軍何公司徒袁公前後招辟使人曉喻云欲特表便可入踐常伯超補三事紆佩金紫光國垂勳先生曰絕望已久飾巾待朔而已皆遜不至（五見八十三歲）

漢鄭玄戒子書曰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按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汝以老歸汝以事將閑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親族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五見四十餘六十歲）

漢趙相李統爲冀州刺史況所奏耳目不聰明掾史咸憤欲詣闕自理統遣吏追還曰統久忝重任負於素餐年漸七十禮在懸車頃被疾病念存首邱比自乞歸未見聽許州宰幸能爲統得去實至願也時冀有疑獄章帝見問統統處當詳平克厭上心曰君大聰明刺史侵君統曰臣受國厚恩官尊祿重不能自竭有以報稱久抱重病氣力羸露耳聾目眩守虛隕越自分奄忽塡壑猥得承望闕廷親見御座不勝其喜權時有瘳辭出之後必復故也刺史不侵臣也上悅其遜即日免況拜統侍中（風俗通）

漢末韓融字元長潁川名士身處卿佐七十而終兄弟同居至於沒齒（出陶潛與子儼等疏集本作八十）



三國吳韋昭字弘嗣下獄華覈連上疏救之曰昭年已七十餘數無幾乞赦其一等之罪爲終身徒使成吳書永足傳示謹通進表叩頭百下皓不許誅之

三國鍾繇既出孫氏更納正嫡賈氏裴松之云于時繇老矣而方納正室葢禮所云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之義也

三國荀顗年七十居母憂哀毀幾滅性

三國鄧艾死段灼上疏理艾曰艾東馬懸車自投死地使劉禪君臣面縛功名已成當書之竹帛傳祚萬世七十老公反欲何求艾誠恃養育之恩心不自疑矯命承制權安社稷雖違常科有合古義原心定罪本

在可論程氏遺書翊戈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滿了

晉王濬字士治平吳時年七十疏曰孫皓荒淫凶逆宜速征伐若一旦皓死更立賢主則強敵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臣年七十死亡無日三者一乖則難圖也願陛下無失事機乃决伐吳

晉王羲之十七帖云足下今年政七十耶知體氣常佳此大慶也想復懃加頤養

晉陸機百年歌七十時精爽頗捐膂力愆清水明鏡不欲觀臨樂對酒轉無歡攬形修髮獨長嘆

晉華譚字令思上牋求退曰年向七十志力日衰素飡無勞實宜辭退謹奉還所假左丞相諮祭酒版不聽



晉桓溫罪殷浩疏曰前司徒臣謨位居台輔師傅先帝朝之元老年登七十以禮請退雖臨軒固辭不順恩旨適足以明遜讓之風而浩虛生狡說疑誤朝聽獄之有司將致大辟

晉紀瞻字思遠久疾不堪朝請上疏曰臣雖慕古人自效之志竟無毫釐報塞之效而犬馬齒衰眾疾廢頓如復天假之年蒙陛下行藹之惠適可薄存性命枕息陋巷亦無由復厠八坐升降臺閣也臣目冥齒墮足復偏跛七十之年禮典所遣衰老之徵皎然露見臣雖欲勤自藏護隱伏何地戶口租稅國之所重以臣平強兼以晨夜尚不及事今俟命漏刻而當久停機職使王事有廢若朝廷以之廣恩則憂責日重以之序官則官廢事弊須臣差則臣日月衰退今萬國革面賢俊比跡而當虛停好爵不以縻賢以臣穢病之餘妨官固職非古今黜進之意惟陛下割不已之仁賜以骸帷隕仆之日得以藉尸死生厚恩幸因以疾免

晉劉毅字仲雄年七十告老久之見許以光祿大夫歸第門施行馬於後司徒舉毅為青州大中正尚書以毅懸車致仕不宜勞以碎務陳留相孫尹表曰司徒魏舒司隸校尉嚴詢與毅年齒相近今詢管四十萬戶州兼董司百僚總攝機要舒所統殷廣兼執九品



銓十六州論議主者不以為劇毅但以知一州便謂不宜累以碎事於毅大優詢舒大劣若以前聽致仕不宜復與遜授位者故光祿大夫鄭袤為司空是也昔鄭武公年過八十入為周司徒雖過懸車之年必有可用毅疾惡小過主者必疑其論議傷物故高其優禮令去事實此為機閣毅使絕人倫之路也由是毅遂為州都銓正人流清濁區別其所彈貶自親貴者始

劉宋王敬弘以左光祿徵上表曰禮年七十老而傳家家道猶然況於在國伏願陛下矜臣西夕愍臣一至特迴聖恩賜反其所則天道下濟愚心盡矣竟不拜

東歸 互見九十歲
劉宋王玄謨字彥德刺雍州請并三郡爲一郡流民訛
言欲反玄謨令內外晏然以解衆惑馳使啓上具陳
本末宋主遣主書吳喜撫慰之且報曰七十老公反
欲何求君臣之際足以相保聊復爲笑伸卿眉頭耳
玄謨性嚴未嘗妄笑故宋主以此戲之
劉宋沈慶之既誅逆劭封始興郡公慶之以年滿七十
固請辭事以爲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固
讓乃至稽顙自陳言輒流涕上不能奪聽以郡公罷
就第 互見四十八十歲
南齊史仁祖爲昭業師與侍書胡天翼聞昭業每夜至



營署中淫宴而扃鑰封題如故相與謀曰若言之二
宮則其事未易若于營署爲異人所毆打及爲犬物
所傷殘豈直罪止一身亦當盡室及禍年各已七十
餘生寧足吝也數日皆自殺
南齊華寶年八歲父豪戍長安臨別謂曰須我還當爲
汝上頭後長安陷豪沒寶年至七十不婚冠或問之
寶輒號慟彌日不忍答也齊建元三年詔表門閭 已見八歲
梁武帝年已七十息於聽政專以講學爲業時熒惑入
斗或曰斗爲壽命之養而火以亂氣干之耄荒之戒
也

陳周弘正答林法師詩曰客行七十歲歲暮遠徂征寒
雲結不解隴水凍無聲君看日近遠爲悵長安城
北魏太祖天興四年新興太守上言晉昌民賈相昔年
二十二爲雁門郡吏入句注西陘見一老父謂曰自
今以後四十二年當有聖人出於北方言終而過視
之化爲石人相今七十下檢石人見存至帝破慕容
寶之歲四十二年 已見二十二歲
北魏李崇自塞北還後北鎮叛帝欲還遣崇行崇啓曰
陛下更遣臣行正是報恩改過所不敢辭但臣年七
十自惟老疾不堪敵場更願英賢收功盛日 互見六十九歲
北魏畢衆敬善自奉養食膳豐華必致他方遠味年已



七十鬢鬚皓白而氣力未衰跨鞍馳騁有若少壯篤
於姻類深有國士之風
北魏游明根字志遠謝老歸詔曰明根以七十之齡可
充五更之選誠希世之賢也 互見童幼十六七十餘八十尉元事內
北魏趙逸歷仕中書侍郎好墳典年七十手不釋卷
北周常叔裕字孝寬以字行每以年迫懸車表請致仕
帝以海內未平優詔弗許後復稱疾帝曰往已面申
本懷何煩重請也
北周樂遜天和五年以年在懸車上表致仕優詔不許
賜粟帛及錢授湖州刺史民多蠻左未習儒風遜勸
勵生徒加以課試數年之間化洽州境 開皇元年卒於家年八十

二五見二十歲

後秦姜讓責慕容垂曰將軍不容於家國投命於聖朝燕之尺土將軍豈有分乎主上與將軍風類殊別臭味不同奇將軍於一見託將軍以斷金寵踰宗舊任齊懿藩自古君臣冥契之重豈甚此耶方付將軍以六尺之孤萬里之命奈何王師小敗便有二圖將軍欲裂冠毀冕拔本塞源者自可任將軍兵勢何復多云但念將軍以七十之年懸首白旗高世之忠忽為逆鬼竊為將軍痛之垂默然

南燕封孚字處道慕容超問朕於百代可方誰孚對曰桀紂之主徐步而出司空鞠仲失色謂孚曰與天子



言何其亢厲宜應還謝孚曰行年七十墓木已拱惟求死所耳竟不謝

隋宇文述征高麗臨發帝謂曰禮七十者行役以婦人從公宜以家累自隨古稱婦人不入軍謂臨戰時耳至軍壘間無所傷也項籍虞兮即其故事

隋李穆字顯慶上表乞骸骨詔曰七十致仕本為常人至若呂尚以期頤佐周張蒼以華皓相漢高才命世不拘恆禮公年既耆舊筋力難煩今勒所司敬蠲朝集如有大事須共謀謨別遣侍臣就第詢訪

隋汾陰侯生臨終贈王度以古鏡曰持此則百邪遠人度受而寶之大業八年度奉詔還國史欲為蘇綽立傳度家有奴曰豹生年七十矣本蘇氏部曲頗涉史傳畧解屬文見度傳草因悲不自勝度問其故謂度曰豹生嘗受蘇公厚遇今見蘇公言驗是以悲耳郎君所有寶鏡是蘇公友人苗季子所遺蘇公愛之甚蘇公臨亡之歲戚戚不樂嘗召苗生謂曰自度死日不久不知此鏡當入誰手今欲以蓍筮一卦先生幸觀之也便顧豹生取蓍蘇公自揲布卦卦訖蘇公曰我死十餘年我家當失此鏡不知所在然天地神物動靜有徵今河洛之間往往有寶氣與卦兆相合鏡其往彼乎季子曰亦為人所得乎蘇公又詳其卦云先入侯家復歸王氏過此以往莫知所之也豹生言



訖涕泣度問蘇氏果云舊有此鏡蘇公薨後亦失所在如豹生之言異聞錄

唐高宗從容問魏元忠曰外以朕為何如主對曰周成康漢文景也然則有遺恨乎曰有之王義方一世豪英而死草萊議者謂陛下不能用賢帝曰我適用之聞其死顧已無及元忠曰劉藏器行副於才陛下所知今七十為尚書郎徒嘆彼而又棄此帝默然慚

唐肅宗迎上皇自請歸東宮李泌曰上皇不來矣人臣尚七十而傳況欲勞上皇以天下事乎帝曰奈何泌乃為羣臣通奏具言天子思戀晨昏請促還以就孝養上皇得初奏答曰當與我劍南一道自奉不復東

矣帝甚憂及再奏至喜曰吾方得爲天子父遂下詔
戒行
唐張寶藏爲金吾長常因下直歸櫟陽路逢少年畋獵
割鮮野食倚樹歎曰張寶藏身年七十未嘗得一食
酒肉如此者可悲哉傍有僧指曰六十日內官登三
品何足嘆也言訖不見寶藏異之卽時還京時太宗
苦於氣痢衆醫不效卽下詔問殿庭左右有能治此
疾者當重賞之時寶藏曾困其疾卽具疏以乳煎蓽
撥方上服之立差宣下宰相與五品官魏徵難之逾
月不進擬上疾復發問左右曰吾前飲乳煎蓽撥有
效復命進之一啜又平因思曰嘗令與進方人五品



官不見除授何也徵懼曰奉詔之際未知文武二吏
上怒曰治得宰相不妨已授三品官我天子也豈不
及汝耶乃厲聲曰與三品文官授鴻臚卿時正六十
日矣獨異記　與定命錄裴某五十三歲事類附會各別今兩處存之
唐李邕天寶中柳勣有罪下獄邕嘗遺勣馬吉溫與李
林甫因傅以罪詔御史羅希奭杖殺之時年七十廣東志　互見少壯二十
唐杜甫曲江詩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
唐李白雉朝飛云枯楊枯楊爾生稊我獨七十而孤棲
彈弦寫恨意不盡瞑目歸黃泥
唐顏眞卿爲盧杞所陷令單車問罪于李希烈上遣促

裴東遷內外知公不還矣親族相餞于長樂坎公謂
諸姻族曰吾早典郡于江南曾遇道士陶八八授與
一刀圭碧霞丹令服之自後體健至今不衰汝七
十上有厄如有卽吉他日待我于羅浮山得非今日
之厄乎公至汜水忽逢陶笑謂公曰吉吉遂指攜少
而去公至汴州希烈僭號使人害于近郊及希烈敗
詔得歸葬偃師北山後有商人至羅浮忽見兩道人
樹下圍棊一道士謂商人曰子何人對曰洛陽人道
士笑曰奉寄一書達吾家也立札一封題寄偃師北
山顏家商人至偃師詢所居卽塋庄也守塚老蒼頭
得書大驚曰先太師親翰也因以藏於室子孫選吉



日發塚開棺卽已空矣于是子孫徑往羅浮求之竟
無跡博物志　互見十九七十六七十七歲
唐韓愈送楊巨源序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
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白丞相歸其鄉丞相白以爲
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爲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
詩者亦屬而和之　雉朝飛操雉之飛於朝曰羣雌
孤雄意氣橫出當東而西當啄而飛隨飛隨啄羣雌
粥粥嗟我雖人曾不如彼雉鷄生身七十年無一妾
與妃
唐柳宗元戲題石門長老東軒詩如今七十自忘機貪
愛都忘筋力微莫向東軒春埜望花開日出雉皆飛

唐陽城字亢宗出為道州刺史順宗立召還城而城已
卒年七十贈左散騎常侍官護喪歸葬北直志
唐孔戣字君嚴以老自乞雅善韓愈謂曰公尚壯上三
留何去之果戣曰吾豈要君者吾年一宜去吾為左
丞不能進退郎官二宜去愈曰公無留資何恃而歸
曰吾負二宜去尚奚顧子言愈嗟嘆即上疏言臣與
戣同在南省數與戣相見其為人守節清苦論議正
平年七十筋力耳目未衰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如戣
輩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苟順其求不留自助
也禮大夫七十致仕若不得謝則賜之几杖安車不
必七十盡許致仕今戣據禮求退陛下若不聽許亦



無傷義而有貪賢之美不報以禮部尚書致仕
唐馬燧字洵美以討碧田悅又降賊將徐庭光卒年七
十
唐杜黃裳封邠國公卒年七十李師古跋扈憚之終身
未敢失禮
唐中書舍人崔咸嘗受大僚之知及懸車之年具表來
上崔時為司封郎中以咸知之分極言贊美便令制
議行值無厚善者一章而允請三數月後門館日闃
寂家人輩竊罵後甚悔語子弟曰有大段事慎勿與
少年郎議之幽閑鼓吹
唐元和末均州有百姓年七十養獺十餘頭捕魚為業

隔日一放將放時先閉於深溝斗內令饑然後放之
無網罟之勞而獲利甚厚令人抵掌呼之群獺皆至
緣衿藉膝馴若守狗酉陽雜俎
唐馮宿字拱之疾革將斷重刑家人請宥之宿曰命之
修短天也撓法以求祐吾所不敢卒年七十四川志同
唐薛苹年七十致仕時有年過苹不肯去故論者高苹
唐吳湊屬疾門不內醫巫不嘗藥家人泣請對曰吾以
庸謹起田畝位三品顯仕四十年年七十尚何求自
古外戚令終者可數吾得以天年歸侍先人地下足
矣帝知之詔侍醫致湯劑不獲已一飲之卒年七十一
唐竇鞏代隣叟詩年來七十罷耕桑就暖支羸強下床



蒲眼兒孫身外事閑梳白髮對斜陽
唐白居易詩倘年七十猶強健尚得閑行五十春　年
開第七秩屈指幾多人　舊語相傳聊自慰世間七
十老人稀　我初五十八息老　非早一閒十三年
所得亦不少　祿位後衣食常溫飽又從六十來
女嫁男婚了胸中無一事浩氣凝襟抱飄若雲際風
樂于魚在藻桑榆坐已暮鐘漏行將曉翛然七十翁
亦足稱壽考　昨日復今辰悠悠七十春　人生七
十稀我今幸過之　白鬚如雪五朝臣又入新正第
七旬　又云今年登七十老矣病矣與來世相去甚
邇故作六偈跪唱于佛法僧前欲以起因發緣為來

世張本也

唐顧況字逋翁有子非熊暴亡追悼哀切吟曰老人喪愛子日暮泣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後冥宮斷令再生況家長而擢第（互見二歲前後身）

唐杜牧送國碁王逢詩得年七十更萬日與子期于局上銷（廣東志）

唐張玄素少持金剛經天授初任黃梅宰家有厄難應念而銷年七十遘疾忽有花蕊垂空遂澡浴與家人訣別奄然而卒（唐臨唐報應記）

唐曹松字夢徵光化四年禮部侍郎杜德祥榜及第時年七十偕第者歙人王希羽亦年七十餘及京兆劉象閩人柯崇鄭希顏皆年六十餘號五老榜（俶上新平丙辯開放新進士喜甚詔選中有孤寒者以名聞特敕授官故德祥以松等塞詔授校書郎　西江志　詳見老年　江南志作劉象柯崇鄭希聲）



唐李朝隱字光國以御史大夫兼判廣州事矜恤民隱屢有建議公直廉潔輿論稱之明年卒於嶺外年七十贈吏部尚書官給鹽轝兼家口給遞還鄉謚曰貞（廣東志）

唐何澤數私於宰相趙鳳得太常少卿勅未出而澤先知之即稱新官上章自訴章下中書鳳等以其輕侮朝廷乃致仕時澤年已七十尚希仕進即遣婢宜子詣匭上章言事請立秦王為皇太子秦王素驕多不軌遂成其禍由澤而始（唐末一作五代人）

宋吳虔裕簡率肆言金吾上將軍王彥超告老虔裕語人曰我縱僵仆殿陛下斷不學王彥超七十便致仕人傳笑之每朝會及從游宴太宗憐其壽高慰撫之（虔裕掌金吾三十餘年卒年八十八　悅生隨抄作虔裕彥昭）

宋王嗣宗字希阮為中丞日常忿宋白郭贄邢昺七十不請告屢請真宗敕其休致又遣親屬諷激之及嗣宗晚歲疾甚猶享厚祿徘徊不去嘗謂人曰僕惟此一事未能免物議衆皆嗤之

宋徐鉉黜邠州年七十手不釋卷常親寫許慎說文一部謹細無悞一日擲罷命紙大書曰道者天地之母投筆而絕（宋王銍國老談苑　互見十歲又見七十六歲）



宋李昉年七十以特進司空致仕朝會宴饗令綴宰相班歲時賜予益加厚焉　昉所居有園亭別墅之勝多召故人親友宴樂其中既致政欲尋洛中九老故事時吏部尚書宋琪年七十九左諫議大夫楊徽之年七十五郢州刺史魏丕年七十六太常少卿致仕李運年八十水部郎中朱昂年七十一廬州節度副使武允成年七十九太子中允致仕張好問年八十五吳僧贊寧年七十八議將集會蜀寇而罷

宋包拯字希仁奏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為憂陛下持久不決何也仁宗曰卿欲誰立拯曰臣不才備位乞

豫建太子者爲宗廟社稷計也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無子非邀福者帝喜曰徐當議之拯卒年六十四

宋杜衍字世昌甫七十上表請還印綬乃以太子少師致仕衍爲宰相賈昌朝不喜議者謂故相一上章得請以三少致仕皆非故事益昌朝抑之也旣退寓南都凡十年第室卑陋纔數十楹居之裕如也出入從者十許人烏帽皂履緋袍革帶或勸衍爲居士服衍曰老而謝事尚可竊高士名耶卒年八十

宋歐陽修永陽大雪詩江淮卑溼殊北地歲不苦寒常疫癘老農自言身七十曾見此雪纔三四　贈道士李景仙詩我怪李師年七十面目明秀光如霞問胡以然笑語我愼勿辛苦求丹砂惟當養其根自然燁其華又云理身如理琴正聲不可干以邪　六一居士傳夫士少而仕老而休蓋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宜去一也吾嘗用於時矣而訖無稱焉宜去二也壯猶如此今旣老且病矣乃以難強之筋骸貪過分之榮祿是將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負三宜去雖無五物其去宜矣復何道哉

宋李覯承天院羅漢閣記云始吾童子時與陳微之讀書湖上郎文遂乃其鄰以久遊貫人事日與笑語無忤及此見之髮色則異而顏面益壯詢之年實七十矣少爲賈人上下百越走兩川而歸克有資財治田



土築室教子終之淑愼以從士大夫遊又能精信於釋損其贏以補之果若釋之云則雖老而死死且復生其得意何有窮耶西江志

宋石介送從道詩常欲飽煖天下人其道未得一寸施子有二親皆七十糠覈不充常與饑昨日詔我破屋下具鷄一隻酒一巵子起却盤飭不舉吾親未嘗曾食之對我噓嚱涕泗下孝子之心眞可悲

宋孫沔字元規帝與執政議守邊者難其人歐陽修奏孫沔向守環慶養練士卒招撫蕃夷恩信最著今雖七十心力不衰中間會以罪廢然宜棄瑕使過遂起爲資政殿學士

宋王禹偁三月二十七日簡仲咸詩韶光祇有兩三日人世稀逢七十人　寄豐陽喻長官詩七十年華鬢未霜道情偏稱宰豐陽旦衙請印無仇覽豐陽戶不滿千倘省主簿夜榻圍棋祇孟光喻好棋與內子敵手

宋王獵天聖末累舉未第一夕夢紫衣吏召至一宮門守衛甚盛揖入升廳對拜者紫衣金帶年三十許禮甚恭既坐辭甚遜覺後私記其年月獵後困於場屋久之推恩五舉得同出身登仕又二十年年且七十始爲尚書員外郎將乞身以去故人或止之會英廟入繼近臣薦公爲宮僚赴皇子位門闕守衞宛如夢中及升廳拜揖則衣冠儀貌亦與夢中無異歸視篋

中所記乃英廟所生時也侍讀官邸未及朞年英廟
即位遂登侍從
宋蘇軾山村詩老翁七十自腰鎌慚愧春山筍蕨甜豈
是聞韶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　又詩無事此靜
坐一日似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
東坡曰無事靜坐便覺一日似兩日若能處置此生常
似今日得年至七十便是百四十歲人世間何藥能
有此效既無反惡又省藥錢此方人人收得但苦無
好湯使多噉不下胡若溪云余連蹇遷調四十在官之日少投閑之日多因能知靜坐之味第尚平婚嫁之志未畢退之啼號之患方剏正所謂無好湯使多噉不下也長公外記
蘇東坡嘗以作詩下獄自黃州再起遂遍歷侍從及出



守錢塘來別潞公公曰願君至杭少作詩恐爲不相
喜者誣謗又云願君不忘鄙言某雖老悖然所謂者
希之歲不妨也善之言宛邱張耒明道雜志
宋陳景先字太虛神宗時副道錄乞歸廬山別王安石
安石問其乞歸之意答曰景元本野人而今爲官身
有吏責觸事遇嫌猜不若歸廬山爲佳耳安石韻其
言書淨几曰官身有吏責觸事遇嫌猜野性難堪此
廬山歸去來書其後曰眞靜自言如此可味也年已
七十沐浴更衣吟曰昔之委和今之蛻質非化非生
復吾正宅長嘯一聲正坐而逝江西志
宋洪浩熙寧間遊太學十年不歸父已七十寄浩詩曰
太學何蕃久不歸十年甘旨誤庭闈休辭客路三千
遠須念人生七十稀腰下雖無蘇子印篋中幸有老
萊衣歸期定約春前後免使高堂賦式微浩得詩歸
養浙江志　豫章詩話作洪光弼寄子詩光弼浩字三子乃适遵邁也與此不合
宋張詠字復之去蜀留一卷實封文字與僧正希白云
候十年開觀果候十年而卒年七十訃至蜀人罷市
號慟希白爲設大會發所留文字乃公畫像自爲贊
也贊云乖則違俗崖則絕物聊以表德因號乖崖
詠少與傅霖同學霖隱不仕詠既顯求霖三十年不
得一日來謁閽吏曰傅霖請見詠責之曰傅先生天
下賢士吾尚不得爲友汝何人敢名之霖笑曰別子



一世尚爾耶是豈知世間有傅霖者乎詠問昔何隱
今何出霖曰子將去矣來報子耳詠曰詠亦自知之
霖曰知復何言翼日別去後一月詠卒
宋邵堯夫詩云當中和天同樂易友吟自在詩飲歡喜
酒百年昇平不爲不偶七十康強不爲不壽
宋陳造飮食小過不佳越帥招飮淡食止酒因成古詩
結云陳遵張竦柄鑿夫何爲彼此未可相是非七十
老翁誰能促戚縛此戒醉死病殂吾命在　春日行
宮梅撲地白氊班細柳結烟金縷繁春華年年來不
已人生七十半衰殘
宋張希甫妻李病歿時希甫年七十辟穀導引飲水百

餘日甚瘠而不衰目瞳子炯然子天驥憂懼東坡告
之云人生如寄何至自苦如是願以時飲酒食粱肉
慰子孫之意希甫強爲食然無復在世意
宋孫覿字仲益由鎖闥歷吏戶長貳以口語忤執政歸
隱湖濱年已七十屬辭命句雖少壯不及也
宋章惇父銀青公俞年七十集賓親爲慶會有餉栮者
味甘而實極瑰大既食之嘉其種即令收核種之後
圃坐人竊笑蓋七八也後俞食栮十年而終（宋何薳春渚紀聞）
宋韓維和君實寄景仁詩予年行七十惟日就惛聵
高鴻鵠舉尚困鷄鶩喧壯心久已摧弱羽不得翻每



誦少游言頗慚下澤轅
宋趙抃武林即事云七十隨緣豈有由樂天曾不厭杭
州青山未隱如千里白首重來又九秋
宋孔平仲題夏大初丈高居詩入門已可愛庭戶覆清
陰更有池臺遂相連花木深山川供隱几風月伴抽
簪七十鬚渾黑知公但養心
宋杭之舉子中老榜第其子以緋衣之客賀之曰應是
窮通自有時人生七十古來稀如今始覺爲儒貴不
著荷衣便著緋
宋耆英會大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張問昌言年七十詩
云槐庭二老樂堯仁盛集高年洛水濱華衮具瞻雖

禮絕白頭序齒却情親清閑几席同禪院山野巾裘
似隱淪樽酒椒香纔過節池塘草色已催春白公酣
暢吟哦內衛武康強笑語頻豈獨丹青傳不朽濳欣
風俗欲還淳芝田鶴戲詞形健蘭葉龜遊納息勻商
皓寂寥枸山隱漢疏局蹙止家人莫因氣貌疑丹竈
自有光陰寄大椿復得兼謨爲重客（司馬光未七十恐遺元）
爽在編氓神仙可學今方信道術相忘久益真蒲座
交懽祝眉壽群生五福託鴻鈞（事見老年）
宋耆英會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提舉崇福宮張燾
景元年七十詩云洛城今昔衣冠盛韓國園林景物
全功在三朝尊二相敦踰九老萃羣賢當時鄉社爲



高會此日居留許欵延多幸不才陪履舄更慚七十
是新年（事見老年）
宋范純仁字堯夫哲宗時章惇用事安置元祐宰執於
嶺南純仁因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或謂近名純仁
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
之愛君有懷不盡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矣
（諸子欲以與司馬光議役法不同爲請冀得免行純仁曰有愧心而生不若無愧心而死其子乃止每聞諸子怨章惇輒怒止之及在道舟覆純仁衣盡溼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爲之哉　互見初生）
宋孫冕字伯純守蘇及引年題詩廳壁云人生七十鬼
爲鄰已覺風光屬別人莫待朝廷差使至早謀泉石
養閑身拂衣歸九華山再召竟不起（已見老年）

宋陽孝本字行先崇寧中博士年七十致仕朝廷寵以
奉議郎直秘閣領宫祠以歸 江西志
宋宗澤字汝霖爲汪黃所抑憂憤成疾謂諸將曰吾以
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諸將
出嘆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無一語
及家事但呼過河者三而卒年七十都人號慟訃聞
贈觀文殿學士謚忠簡
宋李誠之字茂欽知蘄州金人犯淮南誠之已逾蒲代
者不至欲先遣其孥歸聞難作而止喟然謂其僚曰
吾以書生再任邊壘行年七十抑又何求獨欠一死
耳當與同僚戮力以守不濟則以死繼之乃選丁壯



分布城守屢敗金兵金併兵十餘萬馮梯援兵不進
城陷與妻許及婦若孫皆赴水死 又見七十餘歲語異
宋畢景安字時恭司業進通直郎年七十賜閒 江南志
宋袁鎮父年七十病羸更醫禱弗驗乃一再刲股和藥
以進父病垂絕復存者十有五年
宋孫勴字志舉工詩臺府舉遺逸不應卜居延春谷蘇
軾榜其舍曰竹林隱居年七十無疾而逝
宋周必大乞致仕表伏以三千同臣心甫際興王之運
七十致君事適臨告老之年在聖時雖曰難逢顧經
訓則當易退仰祈從欲遂乞身臣某誠惶誠恐稽
首頓首伏念臣以一介之苑遺竊四朝之樂遇譬書
分察於羣英之後修注代言於強仕之前投閑中避
於要權起廢晚膺於備擢從班政地俱閱十春孤蕀
公圭威躋一品叨塵過矣報效茫然廼於邂遘之時
加以衰羸之疾內循涯分久合歸休惟貪戀於盛明
乃遷延於歲月今而年至可以情閑已愧歐修踰六
旬而得謝尚希杜衍纔一請而獲從伏望皇帝陛下
軫念孤蹤保全末路收內祠之祿秩返初服之耕桑
庶佚餘生永陶至化江涯渤島任鳧雁之少多桃野
華山縱馬牛之歸放懇誠惟切察允是期 江西志
宋張䕫字致堯宰茂名遷知新州前後皆以清節著高
宗嘗書其名於屏曰南有張䕫北有周斯䕫五十登



第年七十致仕卒年九十有三歲 所著有隱居集 廣東志
宋王炎東山集句詩序云東山先生年且七十矣面有
光彩紅如渥丹視聽聰明不衰其殆有道以自養者
耶若專以集句窺其胸次乃管中見豹之一斑云耳
江西志
宋尹焞字彥明一字德充自號有五當去 云云 國朝典
法棣之禮經年至七十皆當致仕今臣年齒已及加
以疾病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此當去者五也
宋朱熹字元晦登第五十年立朝僅四十六日時攻僞
學日急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疾且革正坐整衣冠
就枕而卒時年七十 絕筆于大學誠意章

宋郭勸字仲褒再爲侍讀曰吾起諸生志不過郡守今年七十列侍從可以歸矣遂用元日拜章三上不得謝賜銀使市田宅

宋俞汝尚字退翁當六月徂暑寢室不可居出舍於門妻黃就視之汝尚曰人生七十者稀吾與夫人皆過之可以行矣妻應曰然則我先去後三日卒汝尚庀其喪爲作銘召諸子告曰吾亦從此逝矣隱几而終相去纔十日

宋婁機字彥發皇太子始就外傅機兼資善堂小學教授手書累朝事親修身治國愛民四事以獻太子寘之座右隨事開明多所裨益時年七十匄閑不許擢



監察御史講未退而除命頒太子戀戀幾不忍舍機亦爲之感涕

宋戴復古市舶提舉詩七十老翁頭雪白落在江湖賣詩冊鷄林莫有買詩人明日煩公問番舶

宋樓鑰酒邊戲作云未年六十已言歸七十重來自覺癡未報君恩歸未許樽前羞聽摸魚兒

宋方岳書戴式之詩卷云石屏遊諸老間蚤得詩名又蚤諸老凋謝獨石屏巋然魯靈光耳予生後二十二年纔此一識秋風別去因書數語集中云七十行年戴石屏同時諸老各凋零扁舟歸去自漁舍冷骨秋來更鶴形天地無情頭盡白江山有分眼終青劍溪定有人乘輿月下柴門不用扃

宋辛幼安最高樓壽洪內翰七十詞金門老眉壽止如川七十且華筵樂天詩句香山裏杜陵酒債曲江邊問何如歌窈窕舞嬋娟　更十歲太公方出將又十年武公方入相留盛事首明年直須腰下添金印莫教頭上欠貂蟬向人間長富貴地行仙

宋陸游書適詩老翁垂七十其實似童兒山果啼呼覓鄉儺喜笑隨羣嬉累瓦檐獨立照盆池更挾殘書讀渾如上學時　歲暮感懷詩家世本無年甲子近一周小子獨何幸七十今平頭　贈應秀才詩老夫七十居鄉縣齷齪龍鍾何足見辱君雪裏來叩門自說



辛勤求識面　贈劉改之秀才詩放翁七十病欲死相逢尚能刮眼看　春思詩七十老翁身退耕可憐未減舊風情典衣取酒那論價秉燭看花每到明七十詩七十殘年百念枯桑榆原不補東隅但存隱具金鵶觜那夢朝衣玉鹿盧身世蠶眠將作繭形容牛老已垂胡客來若問先生處不釣娥江即鏡湖

宋史彌鞏字南叔爲司封郎中以兄子嵩之入相引嫌匄祠遂以直華文閣知婺州時年已七十匄祠提舉崇禧觀里居絕口不道時事卒年八十眞德秀嘗曰史南叔不登宗袞之門者三十年未仕則爲其寄理已仕則爲其雌㩉爛然不污有如此

宋李燾病革除敷文閣學士致仕命下喜曰事了矣以

占遺表云臣年七十死不爲夭所恨報國蔑然願陛
下經遠以藝祖爲師用人以昭陵爲則辭氣舒徐乃
卒年七十 互見二十歲
宋高頤字子奇在魏幕三十年無一人言其非者所乘
馬老以廢飼之僕夫年七十待之如初時稱其長者
宋張景修字敏叔爲祠曹郎中年幾七十有詩數千篇
葉某元祐自湖南憲請宮祠歸景修以詩寄曰鬧說
年來請洞霄江湖奉使久勤勞有神仙處閒方得用
老成時退更高借宅但須新種竹尋仙想見舊栽桃
浮梁居士塵埃甚鬢髮而今也二毛 宋葉夢得石林詩話
宋支漸年七十持母喪既葬廬墓側負土墳蓬首垢面



三時號泣哀毀瘠甚白蛇貍兎擾其傍白雀白烏日
集於壟木五色雀至萬餘回翔悲鳴若助哀者鄉人
句文槩自娶婦即與父母離居覩漸至行深自悔責
號慟而歸孝養盡志鄉閭感化甚衆
宋吳潛字毅夫元兵渡江潛奏臣年將七十捐軀致命
所不敢辭所深痛者臣交任之日上流之兵已踰黃
漢廣右之兵已蹈竇栁謂臣壞天下之事亦可哀已
潛預知死日語人曰吾將逝矣夜必風雷大作已
而果然四鼓開霽撰遺表作詩頌端坐而逝
金烏延蒲盧渾從海陵師次西釆石海陵欲渡江蒲渾
曰宋軍船高大我船卑小恐不可遽渡海陵怒曰汝

昔從梁王追趙構於海島皆大舟耶今乃沮吾兵事
設不能遽渡江不過有少損耳爾年已七十縱自愛
豈有不死理耶明日當與奔睹先濟既而復止之乃
遣別將先渡江舟小不可戰遂失利兩猛安及兵士
二百餘人皆陷沒 互見七十三歲
金耨盌溫敦思忠諫海陵伐宋海陵怒顧視左右若欲
取兵刃者思忠無所畏恐復曰老臣歷事四朝位至
公相苟有補於國家死亦何憾有頃海陵曰自古帝
王混一天下然後可爲正統爾耄夫固不知此汝子
乙迭識書可往問之思忠曰臣昔見太祖取天下此
時豈有文字耶臣年垂七十更事多矣彼乳臭子安
足問哉海陵不用



金王若虛國亡微服北歸游泰山至黃峴峯憩萃美亭
顧謂同游曰汩沒塵土中一生不意晚年乃造仙府
誠得終老此山志願畢矣乃令子忠先歸遣子恕前
行覩夷險因垂足坐大石上良久瞑目而逝年七十
金任熊祥字子仁事母以孝聞母沒時熊祥年七十不
食三日人皆稱之
元仁宗居藩邸開官師府姚燧年已七十遣正字呂洙
如漢徵四皓故事起燧爲太子賓客未幾除承旨學
士尋拜太子少傅武宗面諭燧燧拜辭謝曰昔臣先
伯父樞嘗除是官尚不敢拜臣何敢受授翰林學士

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得告南歸後召以病不赴卒
於家年七十六諡曰文（衛輝志 互見三歲十八廿四）
元黃溍贈熊天瑞詩熊君南州山澤臞敝衣不滿六尺
軀年丁七十氣尚麤撥棄舟楫違江湖塵埃掠面氷
生鬚北走梁宋至皇都舉頭仰瞻天子居姓名無由
達公車何王之門無曳裾君惟抱琵王好竽寒風蕭
蕭雪塞廬退從諸生詠唐虞詩成篝燈手自書字如
凍蠅密復疏（西江志）
元魏璠世祖聞其名徵至和林訪以當世之務璠條陳
便宜三十餘事舉名士六十餘人以對世祖嘉納後
多采用焉以疾卒於和林年七十



元忽都武勇過人從世祖南征年幾七十每率先士卒
冒矢石身被數十瘡戰功居多
元張特立字文舉世祖在潛邸受王印首傳旨諭特立
曰前監察御史張特立養素邱園易代如一今年幾
七十研究聖經宜賜嘉名以光潛德可特賜號曰中
庵先生又諭曰先生年老目病不能就道故令趙寶
臣諭意且名其讀書之堂曰麗澤壬子歲復降璽書
諭特立曰白首窮經誨人不倦無過不及學者宗之
昔已賜嘉名今復諭意癸丑特立卒年七十五
元王約字彥博英宗即位帖木迭兒復相約辭職不出
次年以年七十致仕（互見七十七歲）

元昔班奉使往諭海都奔走三年風沙翳目時年七十
矣命爲翰林承旨給全俸養老年八十九而卒
元杜瑛字文玉金亡避地河南緱氏山中杜門著書優
游道藝以終其身年七十遺命其子處立處愿曰吾
即死當表吾墓曰緱山杜處士
元揭傒斯爲侍講學士同知經筵事年七十致其事而
去詔遣使追及于漷南還撰明宗神御殿碑文成賜
楮弊萬緡白金五十兩中宮賜白金亦如之求去不
許命丞相脫脫及執政大臣面諭毋行傒斯曰使揭
傒斯有一得之獻諸公用其言而天下蒙其利雖死
于此何恨不然何益之有丞相因問方今致治何先



傒斯曰儲材爲先養之於位望未隆之時而用之於
周密庶務之後則無失材廢事之患矣（互見童幼）
元曹彥可會寇起里中多田野無賴子目不知書者既
破亳揭帛於竿皆羣趨彥可家刼之使寫旗彥可力
辭乃迫以刀斧彥可唾之曰我儒者知有君父寧死
耳豈爲汝寫旗者耶賊怒遂見害年七十矣
元平章塔即吉素非動舊奴事倒刺沙倡起宿衛輒爲
右丞俄陞平章年已七十耗昏殊甚御史以爲言帝
黜之
元汪澤民字叔志致仕居宣州鎮南班叛來寇城或勸
澤民去澤民曰我雖無官守故受國厚恩臨危愛死

非臣子節留不去籌畫戰鬬累敗賊兵既而寇益衆
城陷澤民爲所執使之降大罵不屈遂遇害年七十
元王伯顏字伯敬福寧州尹賊至奮拒被執欲令再尹
此州厲聲叱曰我天子守臣義當殺賊不幸敗有死
耳賊怒令跪曰此膝豈跪賊耶賊怒毆之乃嚙舌出
血噴其面曰殺卽殺毆何也罵不絕口曰吾死當爲
神以殺汝曹賊大怒害之臨死色不變立而受刃頸
斷微有血如乳時年七十矣子相及妻女皆死 輟耕錄
元俞琰字玉吾自言遇異人授讀易法若丹砂化煉皆
所不屑年七十愈強自知死期而逝 江南志
元萬傳下浣漁者性至孝父年七十傳一妻二子值大



饑傳語妻曰父老不可以饑得魚換米輒以飯父初
長子饑死既次子又饑死父得壽終 江西志
明洪武三十年勅廷臣曰朕爲衆推戴得有天下三十
年于茲朕壽亦七十矣自非皇天眷命得久若是古
語云天不與首亂者朕無心天下而心救民殆天命
之乎
明宗室有將軍安泓者一歲喪母事父至孝後年垂七
十追母不逺廬墓三年
明湯和字鼎臣疾劇不能上朝命以安車入內手撫摩
其體與叙里閈舊及艱難勞勛和不能對稽首而已
上爲之雪涕出藏鏹付有司爲營葬地明年卒年七
十追封東甌王謚襄武
明詹同名書字同文曰同高帝所賜也與宋濂俱被寵
同年七十不敢言去帝念其老特命以翰林學士承
旨致仕
明紀著洪武初以遺才薦授萍鄉教諭復詔入授僉都
御史禮遇甚隆時年已七十尋抗疏歸 北直志
明馬溪田理年七十歸隱于商山書院諸生問道者遠
近踵集公山巾野服鶴髮童顏望而卽之皆德容令
色亦飄然仙風道氣如是者又十年而始告終 楊廉琬琰
錄
明薛均補應天府尹益棨尚清約獨買舍餘片地種菜



嘗自芸之上廉得其狀笑曰人皆樂惟孤與均獨苦
耳頃之乞歸年七十特進禮部侍郎均性峭直不容
人小過或疑其歸裝頗重於中途發之惟紙馬板一
具曰遺兒孫無他物令業此以自給耳
明王性常有文武材爲劉文成薦使叅議嶺東往督兵
餉年已七十毅然攜幼子漁隱以行單舸往諭民乃
解散歸至增城遇海寇曹眞欲得性常爲帥始則設
壇羅拜不聽則露白刃性常諭以禍福旋厲聲叱罵
遂罹害漁隱甫十六從旁請死賊謂殺孝子不祥縱
之使裹父屍歸葬後賜立廟死所錄用其子而漁隱
則躬耕奉母終矣今增城忠孝祠並祀其父子云 陸粲

重修忠孝祠錄序　性常名綱漁隱名彥達　廣東志　又作七十餘

明李叔允以脩撰致仕上召侍膳賜白金百兩衣一襲復賜其妻恭人若二子若子婦衣各一襲寵賚優渥叔允謝恩退謂宋濂曰僕釣人也往在前朝粗守章句値時驛騷伏草野以俟時淸豈意桑榆景及獲際昌期過承拔擢俾輔導王宮出入禁闥八年於茲衰髦日甚特蒙聖恩得遂歸老寵錫隆厚刻骨銘心僕於先生叨忝僚屬幸一言以教濂謂叔允以進則正以秩則自博士爲翰林修撰以職則專教王宮名譽修矣以壽則七十而未艾以君賜則不一而足壽富全矣序以送之



明黃福字如錫爲行在工部尚書疏言漕事便宜上喜出其章示西楊曰福言智慮深遠可行六卿中誰倫對曰福受知太祖最先大用六卿中誰及福者今年七十矣諸少年高坐公堂出入輿馬福四朝舊人乃朝暮奔走道路非國家優老敬賢之道乃改南戶部尚書

明滕用亨自少遊學四方頗多見聞問學辨博文詞爾雅尤精六書之學篆法之妙高出近世永樂三年被薦時年幾七十矣召見面試篆書用亨作麟鳳龜龍四大字又獻禎符三詩稱旨授翰林待詔　延休堂漫錄

明劉綱字文紀遷陝寧州州人奏留不得去英宗朝以老乞休章數上得致仕年七十矣綱三十一而登進士三十三而爲縣三十六而爲州七十而致仕居寧三十四年去寧之日哭聲振野

西楊嘗扈從年七十矣特給輿二十人本朝給輿夫與致仕官最爲殊恩然四人六人多至八人而止此以扈從出塞故至二十人亦無兩也　茅元儀西峯談話

明管訥字時敏爲晉王長史　十年事無苟從年古稀乞歸王不忍親製詩慰之命世子書忠勤良佐四字以褒之仍奏留任　江南志

明太傅陳以勤年七十子少宰于陛懇請歸省上俞允且念先帝舊學特命撫按官具禮存問仍出上方綺幣貲鏹以寵之人謂是役也有異數三焉廷臣非六



載不歸省少宰守官踰兩期得以傳行令甲大臣致仕非九十不存問朝臣謝事非因緣國慶無由沐恩賚公非時蒙特賜甚渥中外咸艷慕之　少宰歸日舞綵奉觴爲壽又日造請里中諸耆舊故與太傅雅者相從劇飲爲樂太傅雅愛嘉陵黛玉之勝少宰爲搆樓其椒集唐人詩涉江樓者爲絕句若干首每太傅與客游輒命歌以佐飲太傅游而樂之　四川志　互見初生

六十七　十六歲

明郭樸字質夫世稱東野先生太學士以親老乞終養帝勉留不可乃允其請歸養十年母卒時年七十矣居喪必盡禮　彰德志

明劉綸字子素被劾南還製荷衣芒屩攜二三小僮放歌長途抵家開玄湖雜植松竹花草與故老談笑舟中酒酣起舞或自度曲年七十卒汝寧志

明龔燧字子諫累官四川按察使年七十致仕歷任四十餘年家食時田園無尺寸增益猶授生徒以自給西江志

明孫應奎官至兩京戶部尚書壽七十引年致仕既歸洛結同志者續眞率會與者共九老輝映先後焉河南府

明何瑭字粹夫嘉靖癸卯秋夜有大星西隕流光照城中如晝越三日卒享年七十歲四方人聞訃皆謂天



喪哲人世道不幸多爲位哭者馬理何文定公神道碑懷慶志

明周禮讓字我華幼孤事母純孝年七十嘗作兒舞以娛親口不言老闔邑公舉其孝江西志

明余枝華父九旬華亦七十侍疾臥榻逾年罔懈庭間忽湧泉以供汲咸異之江南志

明胡琴繼母徐氏嫉琴琴孝事之母疾禱以身代越時母愈聞而感動及母九十琴已七十矣定省益勤事聞旌其門曰七十而慕江南志

明費經虞字仲若以不得養親爲恨每忌辰哭泣終日至七十猶然

明費承芳官浙江僉事年七十致仕歸囊蕭然一僕負之而已

明蔣曄字廷曄在官四十餘年小心謹密出入禁闈未嘗有過年甫七十堅乞致仕歸壽八十八

明張芹字文林官布政斂抑如諸生出入率徒步年七十始乘肩輿

明冷珂幽居亦必端坐不入寢室遂乏子息楊升庵服其辨博當道慕而造門罕見其面除中書享年七十終四川志

明章玉鉉明經以母老不仕母九十餘玉鉉亦年七十朝夕就養惟求悅母時人比之老萊子四川志

明王鳳字朝陽母病頭癰鳳朝夕手拭膿穢侍奉湯藥



竟弗起鳳時年七十哀毀骨立既而廬墓有盜夜入廬見鳳容戚曰毋驚孝子以所盜他物遺之江南志

明王弘道字叔重解綬歸歲大饑不舉火一夕萑苻輩至僅得絣衣一襲錦帳二幅及麥豆數升而已盜且笑掖弘道去舟中贈以短褐嘆息去年七十尚無子嘗自言使我無後何以勸善已果生子年七十五終不能殮親舊爲具後事

明靳茂孝謹謙抑頗涉書史父年九十茂已七十每夏月肩負就澗澡浴父疾則嘗糞甘苦以驗安否平陽志

明吳順父思雉羹順索之不得淚滂沱下忽有雉飛墮其家父既卒順年亦已七十矣哀毀廬墓終制九十

賜爵一級年將百歲而卒大同志

明李悅字子喜年七十言及父母輒流涕長兄七子二十餘孫產薄不能自存召與同居以已財產均之廣東志

明劉燁字文華精醫又善交友始終不渝宗戚尤洽恩義年七十有司推為鄉社師開封志

明周應瑞布政司吏勤儉務農一年花粟所入於正月先完賦稅隨以其餘脩補橋梁道路年七十日無已時陝西志

明張郁蘭教授惠州剛方耿介朔望升座揖諸生有失禮者厲聲色罵之幼者朴責不瑣瑣餽遺之末年七



十聲如洪鐘人咸稱其有古意云廣東志

明朱復心以儒士舉為岢嵐丞山寇嘯聚朝廷命將勦捕將屠其境復心計擒首惡民得免時年七十無子妾忽生男人謂陰德之報江西志

明章世純字大力條上兵事出為柳州知府時年已七十矣聞京師變悲憤發疾卒於柳州江西志

明陳繼儒香案牘云劉京授九子九子王公公時已七十歲服之御八十妾生二十兒

陳先生江西樟樹人隱居著述不求人知徒步百餘里為人療疾不受其報六七十時猶如此著韻書解周易其易圖次第與康節先生有小異云賀欽醫閭漫記

王氏烏衣佳話云長洲有一翁子息於奉養大書堂壁曰人生七十強支持簾捲西風燭半枝傳語兒孫好看待眼前光景不多時子大懼懇請滌去供奉有加

古人云樹欲靜而風不息今之人解此者鮮矣尊鄉贅筆

自十歲以上至七十人各有業無能免勞者唯十歲以下則以少七十以上則以老茍非二者未有不勞唯智者能擇術勞智而不勞力若不勞智又不勞力斯餓莩也經鋤堂雜志

內則夫婦之禮唯及七十男女同藏無間故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　註五十始衰不能孕也妾閉房不復出御矣此御謂侍夜勸息也五日一御



諸侯制也諸侯取九女姪娣兩兩而御則三日也次兩媵則四日也次夫人專夜則五日也天子十五日乃一御疏夫婦唯至七十同處居藏無所間別以其衰老無所嫌疑故也夫七十則婦六十以下若夫雖七十婦唯六十以下則猶間居也詩傳云男女不六十不間居據夫人言之正義曰此經據妾言之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五十以上則不與也然則妻雖五十以上猶得與也姪娣兩兩云云者以夫人及二媵各有姪娣凡六人故三日也次兩媵云云者如鄭此言夫人姪娣卑于兩媵若望前卑者在前尊者在後望後乃反之知者約天子御法天子十五云云者

案九嬪註云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六十五日而徧云自後反之是也

漢哀帝以傅太后尊號抑損王氏諫議大夫楊宣言孝成皇帝稱述陛下至德以承天序豈不欲陛下自代奉承東宮哉太皇太后春秋七十數更憂傷敕令親屬引領以避丁傅陛下登高遠望獨不慚于延陵乎帝深感其言復封商子邑為成都侯

漢楚公主解憂嫁烏孫上書言年老願得歸骸骨葬漢地天子閔而迎之公主與烏林男女三人俱來時年且七十賜田宅奴婢奉養甚厚後二歲卒三子因留



守墳墓云

北魏崔宏字玄伯通署三十六曹深為太祖所任勢傾朝廷而約儉自居母年七十供養無重膳帝使人密察聞而益重之厚加饋賜

唐武則天年七十盛自拂拭新牙復生不覺其老北史胡后年踰五十而夭艷蠱人天生尤物以誨淫如此

唐天祐三年拾遺充史館脩撰崔琢進狀以堂叔母在孟州濟源私莊抱疾加甚無兄弟奉養無強近告投兼以年將七十地絕百里闕視藥膳不遑曉夕遂乞假躬往視疾勅旨依允時人義之或曰避禍而享義名亦智也唐孫光憲北夢瑣言

宋紹興十九年正月朔以皇太后年七十帝詣慈寧殿行慶壽禮紹興二十九年皇太后八十同

德祐元年五月太皇太后詔諭呂文煥等息兵通好詔曰賈似道專制朝政十有五年挾智行私矜己自用結怨軍民失信隣國戰功當賞而不賞姦欺當支而不支盡心力以守襄城者坐視不救備已財以增郢兵者反受責言遂使諸將離心三軍解體比者請師出督畏死偷生不戰而逃莫知所在自古失律之師未有如此之謬者吾已明正其罪但念吾年七十抱病滋久嗣君幼冲煢煢在疚今北方之兵薄吾近地宗社危急不可以一朝居似道召禍至此老身幼主



實受其殃因思爾文煥世受國恩久當事任守城六載備殫勤勞爾赤廿爾文虎昔受先朝之知嘗任師旅之寄一時捨此度非本心三人在北豈能遽忘本朝之舊不念吾國之危茲用手披敷陳吾意爾三人為吾轉道此意于師相吾老幼雖不足念生靈何辜受此荼毒不知何道可以息民何辭可以通好于北朝以成南北之美意以紓社稷之近憂願亟為我圖俾王室不墜理宗在天之靈要必降于爾衷故茲詔示想宜乎悉元劉一清錢塘遺事

宋蘇軾在儋州買地築室日與幼子過讀書自娛時負大瓢行歌田間有饁婦年已七十謂曰內翰昔日榮

貴一場春夢耶軾大然之因呼爲春夢婆
宋呂宣問字季通蒙正四世孫六歲失母既長將訪所
生求調池陽錄事叅軍託蜀過客物色之有仙井兵
楊後來報乃棄官入荊門果得母韓氏相失四十餘
年母已七十矣
宋末王炎午有友彭逢達字元觀授徒吾里嘗悵惘如
有所失且日却酒肉告神明爲事問之則曰余九歲
喪父而母復失明居危地遭厄運扶攜保抱教養冠
婚使能挾策四方皆母廢目中所爲者今且十二年
矣初謹醫治望其愈今不可治無復望矣每言罷輒
悽斷一日來曰日收家報母鼻左患衂而左目明未



幾右亦如之君每爲余有母喜且爲母失明惜敢不
以告某曰盛彥蠐螬感泣劉元棄官歸養而二母廢
目爲之瞭然今子無二子之遭而母目自開其必佑
于神明有自來矣雖然目本於肝氣而養於腎水今
以七衮之年腎水必衰十二年喪明其疾已痼以痼
遇衰明恐其暫何不亟歸使母識子遂取果餌納之
袖而亟勸之歸又四年而逢永感矣西江志
元黃伯原母弟七人作春暉堂母年七十奉觴堂上子
孫蒲前內外姻友咸集集賢直學士草廬吳先生序
其事國子司業大魁張起巖繼之名士大夫詩詞交
贊斯母亦榮矣元何中春暉堂詩序 西江志

元順天路民王住兒因鬬誤殺人其母年七十言於朝
曰妾寡且老恃此兒以爲生兒死則妾亦死矣中書
右司掾袁裕言於執政曰因誤殺人情非故犯當矜
其母乞宥之執政以聞帝從之因得免死
元答里麻爲燕南道兼訪副使深州民媼怒毆兒婦死
婦方抱其子子亦誤觸死媼年七十同僚議免刑答
里麻不可曰國制罪人七十免刑爲其血氣已衰不
任刑也媼既能殺二人何謂衰老卒死獄中
元鄧學詩字宗雅負母劉逃亂遇寇寇斮之幾死繼寇至
見老母哭其傍憫之予善藥傅創又解衣覆之久乃
蘇最後復遇渠寇知其儒者哀之口占一詩命之和



詩曰頭戴血淋漓負母沿街走遇我慈悲人與汝一
盃酒我亦有家兒雩邑同氷藕亦欲如汝賢未知天
從否學詩應口和曰鐵馬從西來蒲城人驚走我母
年七十兩足如醉酒白刃加我身一命懸絲藕感公
恩如天未知能報否寇喜遂釋之
明劉氏適謝金於書通大義年二十亠而寡生子文昇
僅三月撫孤成立年至七袠猶以孝經四書口授幼
孫以光前後廣東志
明鄒昊字孟昭母年七十因夫暴故哀慟喪明延醫療
之不效昊朝夕禱祝祈以身代餓而母兩目中重生
一瞳復明如故人謂孝感云浙江志

明孟誠妻高氏生子泰七歲夫亡年二十五待食機杼泰娶王氏生子鑑五歲泰亦亡王性剛烈事姑獨謹鑑娶牛氏生三子彪錦欽復寡年二十八兩家父兄憐其貧均欲奪之王曰吾姑爲節婦矣牛曰吾姑繼祖姑爲節婦矣志堅貞後先如出一口茹荼撫子皆年七十而終山西志

明孫氏姊性呆不知人事氏豊美穎慧同字者多含長而及之女曰姊配乃配不然終身不配也竟同姊老於閨奉姊朝夕惟謹享年七十並葬于城外直隸志

明嚴鐸字元振値倭亂奮然曰吾母年七十聞兵至可乎因策於軍門請兵守要害寇從西來鐸候其半渡擊之獲軍輜鎧甲無算傍湖諸境得不被兵皆鐸一戰力也江南志

明袁三父素裕三少孤孱弱家遂零落母七十相依爲命三傭給養母母出則盛服人怪而問之母應曰此夫君所遺以送終老身尚有棺一具屢令吾兒鬻之以爲贍養之資吾兒堅不從至母死盡以父所遺殮與富家送終無異四川志

明盛氏字善才許聘潘有成未娶有成夭死女矢志不再從人祖父俱卒遂留家焉撫弟遺孤如海如江俱底成立年七十卒葬於石窩山而石合其壙人謂劲氣所致云豫章書西江志



艾子行出邯鄲道上見二嫗相與讓路一曰媼幾歲曰七十問者曰我今年六十九然則明年當與汝同歲矣艾子雜記

戰國西門豹爲鄴令時邑巫每歲行視人家女好者即聘取投之河中名河伯娶婦西門豹往會之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繒單衣立後西門豹故呼婦視謂巫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入報河伯更選送之乃投大巫嫗於河

行年錄

廣昌[illegible]黎峯氏纂輯



七十餘歲

國語晉悼公入朝於武宮年過七十者公親見之稱曰王父王父不敢不承

晉滅虞虜百里奚以爲媵于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其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當是時百里奚年已七十餘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謝曰臣亡國之臣何足問繆公曰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固問語三日繆公大悅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



家語云叔梁紇年餘七十無妻顏父有三女顏父謂其三女曰鄹大夫身長七尺武力絕倫年餘七十誰能與之爲妻二女莫對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卽爾能矣遂以妻之爲妻而生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 王肅據家語之文以爲禮記之妄又論語緯撰考云叔梁紇與徵在禱尼丘山感黑龍之精以生仲尼今鄭云叔梁紇與顏氏之女徵在野合於家語文義亦無殊何者七十之男始取徵在灼然不能備禮亦名野合又徵在幼小之女而嫁七十之夫是以羞慚不能告子又叔梁紇生子三歲而後卒是孔子少孤又與撰考之文禱尼山而生孔子於野合之說亦義理無妨鄭與家語史記並悉符同王肅妄生疑難於義非也

孔子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又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多以四十爲言可占壽不過七十餘故曰甚矣吾衰也 楊春芳奇子雜言

漢韋賢字長孺本始三年代蔡義爲丞相封扶陽侯食邑七百戶時賢七十餘爲相五歲地節三年以老病致仕 互見七十八十二歲

漢龔遂字少卿宣帝時渤海盜起詔遂爲郡太守陛見形貌短小年且七十餘上望見不副所聞頗心輕遂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願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之下車悉罷捕吏賊皆聞風而散勸民農桑郡號大治

漢于定國年七十餘卒於家封西平侯



漢趙充國字翁孫先零諸羌楊玉叛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對曰無踰于老臣者矣上問度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踰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爲憂上笑曰諾大發兵遣充國將之充國至不輕與戰惟以威信招罕音罕开音牽奏請屯田乃條陳便宜十二以聞越明年諸羌降充國振旅還封營平侯 互見七十六八十歲

漢卓茂字子康哀平間爲密令視民如子遷京部丞王莽居攝以病免歸光武卽位首訪茂茂時年七十餘詔曰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爲太傅封

褒德侯
漢矯慎字仲彥少慕松喬導引之術隱遯山谷因穴爲
室年七十餘竟不娶後忽歸家自言死日及期果卒
後人有見慎於燉煌者
漢陽慶年七十餘無子太倉公淳于意少喜醫後更師
慶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
鵲之脉書五色診病知人生死决嫌疑定可治及藥
論甚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
意再拜受之遂精醫（姓譜作公乘陽慶係複姓）
漢楊震爲樊豐等所譖詔遣歸本部行至城西夕陽亭
慷慨謂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

疾奸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
目復見日月因飲鴆而卒時年七十餘
漢朱雲自折檻之後不復仕其教授擇諸生然後爲弟
子年七十餘終於家病不呼醫飲藥遺言以身服歛
棺周於身土周於椁爲丈五墳葬平陵東郭外
漢周燮馮良安帝以玄纁羔幣聘不至年皆七十餘終
漢陳蕃與竇武謀誅曹節王甫事泄被害時年七十餘
後漢許靖入蜀先主策靖曰朕獲奉洪業君臨萬國夙
宵惶惶懼不能綏汝作司徒其敬敷五教在寬朂哉
靖雖年踰七十而愛樂人物納誘後進淸談不倦丞
相諸葛亮皆爲之拜（四川志）

後漢譙周字允南語陳壽曰昔孔子七十二劉向楊雄
七十一而歿今吾年過七十庶慕孔子之遺風可與
劉楊同軌恐不出後數歲必便長逝不復相見矣
後漢宗預字德豔諸葛瞻初統朝事廖化欲與其詣思
遠許預曰吾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耳何求
於少年輩而屑屑造門耶遂不往（五見六十歲）
三國鄧芝字伯苗初往依益州從事張裕裕善相謂芝
曰君年過七十位至大將軍封侯
三國吳陳化字元耀年出七十上疏乞骸骨遂居章安
卒於家
三國魏李孚字子憲遷司隸校尉時年七十餘矣其於

精斷無衰而術略不損於故
三國魏犢民酉牧年七十餘有至行高堂隆遷陳留太
守舉爲計曹椽帝嘉之（周有犢牧七十無妻）
三國魏引漢太尉楊彪待以客禮詔曰先王制几杖之
賜所以賓禮黃耇褒崇元老也昔孔光卓茂皆以淑
德高年受茲嘉賜公故漢宰臣年過七十行不踰矩
可謂老成人矣所宜寵異以章舊德其賜公延年杖
及馮几謁請之日便使杖人可著鹿皮冠彪辭讓不
聽竟著布單衣皮弁以見
三國魏田豫爲并州刺史遷衛尉年老求遜位司馬仲
達以爲豫克壯書喻未聽豫答書曰年過七十而以

居位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東齋紀聞）
三國魏鮑出字文才母爲噉人賊所得兄弟不敢追出
曰有母而使賊貫其手將去煮噉之用活何爲乃追
殺數輩不已賊乃還其母併奪還同貫之嫗至青龍
中母年百餘歲乃終出時年七十餘行喪如禮後至
年八九十纔若五六十者
晉崔遊字子相恬靜遜退武帝就家拜郎中年七十餘
猶敦學不倦
晉山濤以年衰疾篤上疏告退曰臣年垂八十救命旦
夕若有毫末之益豈遺力於聖時迫以老耄不復任
事今四海休息天下思化從而靜之百姓自正但當



崇風尚教以敦之耳陛下亦復何事臣耳目聾瞑不
能自勵君臣父子其間無文是以直陳悃情乞聽所
請乃免冠徒跣上還印綬退詔又不許後拜司徒濤
復固讓表乞骸骨使者乃臥加章綬濤曰垂沒之人
豈可汚官府乎輿疾歸家以太康四年薨時年七十
九詔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五十萬布帛
百匹以供喪事祭以太牢諡曰康爲子孫立室（南陽志）
晉管平年七十餘永嘉之亂隨劉敏元西行及滎陽爲
賊所刼敏元已免還謂賊曰此公孤老餘年無幾請
以身代願諸君捨之賊問何親曰同邑人也窮窶無
子依敏元爲命諸君若欲役之老不堪使若欲食之
復不如敏元一賊叱之敏元奮劍欲殺賊而後死盜
長義之乃俱免（劉宇道光）
晉陶侃辭位歸國表臣年垂八十位極人臣啓手啓足
當復何恨但以陛下春秋尚富餘寇不誅山陵未反
所以憤愾兼懷不能已已臣雖不知命年時已邁國
恩殊特賜封長沙隕越之日當歸骨國土臣父母舊
葬今在潯陽緣存處亡無心分違已勒國臣修遷改
之事刻以來秋奉迎窀穸葬事訖乃告老下藩不圖
所患遂爾綿篤伏枕感結情不自勝（西江志）
劉宋顧愷之字偉仁家潯陽王子房加以位號愷之不
受曰禮年六十不服戎以其筋力衰謝非復軍旅之



日況年將八十殘生無幾守盡家門不敢聞命孔覬
等不能奪時普天叛逆莫或自免惟愷之心迹淸全
獨無所與太宗甚嘉之（時泰始初年七十四泰始三年卒年七十六）
劉宋何子平母本側庶籍注失實年未及養而籍年已
滿便去職歸家時顧愷之爲上綱謂曰尊上年實未
八十親故所知州中差有微祿當啓相留子平曰公
家正取信黃籍籍年既至便應扶侍何容苟冒榮利
歸養之願又切微情
劉宋范泰元嘉二年表陳旱災曰臣年過七十未見此
旱陰陽并隔則和氣不交豈惟凶荒必生疾疫其爲
憂虞不可備序

劉宋傅隆元嘉中爲光祿大夫年出七十猶手自書籍
躬加隱校齊高帝詔虞玩之等檢定宋季簿籍玩之上表以爲欲求治取正必在勤明長令宜
以元嘉二十七年籍爲正從之
南齊沈驎士字雲禎永明六年沈淵沈約表薦其義行
曰懷書而耕白首無倦挾琴採薪行歌不輟長兄早
卒孤侄數四攝厄鞠稚吞苦推甘年踰七十業行無
改互見八十餘歲
南齊傅映字徽遠兄昭卒映喪之如父年踰七十哀戚
過禮服制雖除每言輒感慟卒年八十三陝西志
梁庾肩吾字慎之爲太子管記號高齋學士常服槐實
年七十餘目看細字鬢皆黑



北魏傅永從中山王英征義陽南逆梁將馬僊琕梁兵
射永洞其左股永出箭復入遂大破之僊琕遁英曰
公傷矣且還營永曰漢祖捫足不欲人知下官雖國
家一帥奈何使虜有傷將之名遂與諸君追之極夜
而返時年七十餘矣三軍莫不壯之義陽降英使陸希道爲露板嫌
其不精命傅永改之傅不增文彩直爲之陳列軍事處置形要而已英深賞之曰觀此經算雖有金城湯
池不能守矣互見二十餘八十餘歲
北魏張袞字洪龍年過七十闔門守靜手執經書刊定
乖失愛好人物善誘無倦士類以此高之
北魏趙逸字思羣性好墳索白首彌勤年踰七十手不
釋卷

北魏郭文恭仕爲太平縣令年踰七十父母喪亡文恭
孝慕罔極居祖父墓次晨夕拜跪跣足負土培祖父
二墓寒暑竭力積年不已
北魏游明根以年踰七十表求致仕固請乃許之帝曰
夫七十致仕典禮所稱位隆固辭賢者達節但季俗
陵遲斯道弗繼卿獨秉冲操居今行古進可以光我
朝化退可以榮慰私門明根對曰臣桑榆之年鑾鳴
漏盡蒙陛下之澤首領獲全待盡私庭下奉先帝陛
下大恩臣之願也但犬馬之戀不勝悲塞因泣不自
勝高祖言別殷勤仍爲流涕賜青紗單衣委貌冠被
褥錦袍等物其年以尉元爲三老明根爲五更行禮
辟雍互見童幼十六七十八十歲尉元事內



北魏劉模再出爲陳留太守時年七十餘矣而飾老隱
年昧禁自效遂家於南穎川不復歸其舊鄉
南燕慕容德遣杜弘如長安問母兄存否弘曰臣至長
安若不奉太后動止便西如張掖以死爲効臣父雄
年踰七十未沾榮貴乞本縣之祿以申烏鳥之情或
以杜弘未行而要祿不可使德曰吾方散所輕之財
招所重之死況爲尊親而可吝乎且弘爲君迎親爲
父求祿雖外而要利內實忠孝乃以雄爲平原令弘至
張掖爲盜所殺德聞而悲之厚撫其妻子
唐魏元忠宋州人王同皎謀誅三思被族元忠至是坐

傷于虎者亦不復論救之矣袁楚客以書規元忠元忠慚謀誅三思而未有會會節愍太子誅三思引兵走闕下元忠遂坐貶渠州司馬行至涪陵卒年七十餘

唐張柬之字孟將以賢良召試時年七十餘矣對策者千餘柬之爲第一拜監察御史爲荆州都督府長史武后謂狄人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仁傑曰荆州長史張柬之雖老宰相才也後姚崇薦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二張之誅柬之首發其謀五見八十八十二歲

唐天寶中有范氏尼顏魯公妻黨之親也魯公尉於醴泉因詣范氏尼問命曰某欲就制科再乞師姨一言



范氏曰顏郎事必成自後一兩月必朝拜但半年內慎勿與外國人爭競恐有譴謫公又曰某官階盡得及五品否范氏曰隣於一品顏郎所望何其卑耶魯公曰官階盡得五品身著緋衣帶銀魚兒子補齋郎某之望滿也范尼指座上紫絲布食單曰顏衫色如此其功業名節稱是壽過七十已後不要苦問魯公再三窮詰范尼曰顏郎聰明過人問事不必到底逾月大酺魯公是日登制科高等授長安尉不數月遷監察御史因押班中有諠譁無度者命吏錄奏次郎哥舒翰也翰新有破石堡城之功因泣訴玄宗坐魯公以輕侮功臣貶蒲州司倉驗其事跡歷歷如見及

魯公爲太師奉使於蔡州乃歎曰范師姨之言吾命懸於賊必矣戎幕閒談

唐李逢吉嘗爲司空范希朝從事時金城寺有老僧無爲者年七十餘嘗獨處禪齋負壁而坐瞬目數息忽有一介甲持殳者由寺而至食頃聞報李從事自是逢吉將遊金城無爲輒見向者神人先至率以爲常宣室志

唐趙昌字洪祚裴泰代昌爲州將所逐德宗召昌問狀時年逾七十占對精明帝奇之復拜安南都護詔書至人相賀叛兵卽定

唐崔元翰苦心文章時年七十餘好學不倦旣介獨耿



直唯秉一操伏膺翰墨元翰三舉皆昇甲第年已五十餘

唐王希夷隱嵩山師黃頤學養生四十年尋讀周易老子餌松柏葉雜華年七十餘筋力柔强刺史盧齊卿就謁問政答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言足矣五見九十餘歲

唐白居易詩行開第八秩可謂盡天年自注時俗謂七十以上爲開第八秩討芥隱筆記 宋龔頤寄雲阜上人詩刜後道情添幾許老來筋力又何如來年綠會應非遠彼此年過七十餘西江志

唐鄭希回年七十餘榜末及第時新進士集月燈閣爲蹴鞠會四面看棚櫛比同年肆覽將欲卽席希回堅

請更一巡歷或謂之曰彼亦何敢望回
唐曹松字夢徵光化中登第時巳七十餘矣同榜五人皆年相上下號五老榜摭言杜德祥放榜曹松等五人年俱七十餘時謂之五老榜已見七十歲
唐王涯年過七十嗜權固位偷合李訓等不能潔去就以至覆宗
唐柳河東書復東林寺碑是年爲大中丁丑河東自太子賓客復拜常侍又二載以太子少師元會占奏耄謬奪倖書碑時葢巳幾八十矣中多作率更體而少變遒勁爲文弱亦可愛矣西江志王世貞題復東林寺碑後
五代龍敏字欲訥仕於唐父盛式年七十餘而其祖父



年九十餘皆在鄰敏乃求爲與唐尹事祖父以孝聞
宋辛賁孫居青城山夢廟塑皇姑謂曰汝可食杏仁令爾聰利老而彌壯心力不倦亦資於年壽矣拜請其法則與申天師怡神論中同用杏仁七個去皮尖晨盥漱了內于口中久之則盡去其皮又於口中騣之逡巡爛嚼和津液如乳汁乃頓嚥日服如法一年必換血令人輕健安泰賁孫至今老而輕健年踰從心猶多著述賁孫宋景煥野人閒話作賁邈載孟蜀人互見九十餘歲
宋陳摶嘗夜立庭間見金人持劍呼曰子道成矣當有歸成之地先生曰金人云歸成之地葢秋爲萬物之所歸也吾其隱於西方乎是時年巳七十餘俄移居華山得古雲臺觀基闢荊榛而居之以契歸成之語
希夷先生陳摶後唐長興中進士也既而棄科舉之武當山又止房陵九室洞林丹乳鍊氣年巳七十餘華陰葺雲臺廢觀居之祖宗三廟皆召見問以河東可伐摶不答師出果無功居數年見太宗曰今可以遂克又告以其皇景命策藩侯而令之本鎮所補治道甚多知人貴賤休咎今有人倫風鑑行于世後人集先生之言以爲書也宋張舜民畫墁錄
宋處士王昭素有學行年七十餘太祖徵爲國子博士召見便殿令講乾卦至九五飛龍在天則斂容曰此爻正合陛下今日引援證據因示諷諫微旨帝大悅



問以治世養身之術對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慾帝書其言於屏又見七十七歲隆平集載開寶二年召見年踰八十
宋劉巽河中草澤年七十餘以經傳講授躬耕自給眞宗召授大理評事致仕賜緋袍笏銀帶
宋楊光輔居馬耆山教授仁宗召之命說尚書光輔曰堯舜之事遠而未易行願講無逸一篇時年七十餘矣而論說明暢帝悅而欲留爲學官固辭以國子監丞老於家
宋杜醇年七十餘以行義聞仁宗嘗賜以粟帛遣官捧詔具袍笏以起之辭不受號大隱先生一作楊適
宋王致字君一與楊適杜醇爲友年逾七十樂道安貧

妻收遺粟子拾墮薪浩然無悶召爲秘書省校書不
赴
宋孫奭三請致仕召對承明殿敦諭之以年踰七十固
請泣下帝亦惻然五見童幼
宋李受字益之仕於治平中屢乞骸骨不聽神宗立復
言臣在先帝時年已七十不敢竊祿以自安今又加
數年筋力憊矣惟陛下哀之於是拜刑部侍郎致仕
賜宴賦詩及序如東之禮相去數月故時稱二李卒
年八十
宋范鎮乞遷僖祖正太祖東嚮之位時年幾八十矣韓
維上言公在仁宗朝首開建儲之議其後大臣繼有



論奏先帝追錄其言存歿皆推恩而鎮未嘗以語人
人亦莫爲言者雖顏子不伐善介之推不言祿不能
過也悉以公十九疏上之拜端明殿學士東坡集後享年八
十一
蘇仁仲子容丞相孫致仕閒居年垂八十道前輩事亹
亹不厭出舊書數種管子後子容手書紙尾銘款云
惟蘇氏世官學以儒何以遺後其在此書非學何立
非書何習終以不倦聖賢可及宋呂祖謙入越記
宋唐允從儋耳之村老也年七十餘問黎子雲宰相何
苦以青苗錢困我於官有益乎曰官患民貧富不均
富者逐什一日益富貧者取倍稱至鬻田質口不能

償故爲是法以均之允從笑曰貧富之不齊自古已
然雖天工不能齊也子欲齊之乎民之有貧富猶器
用之有厚薄也子欲磨其厚等其薄厚者未動而薄
者先穴矣
宋徐復字希顏年七十餘既病故人王稷居睦州欲往
省之復報曰來以五六月之交尚及見子稷未及往
至期復果已死其終事皆預自處南豐集
宋洪渥得官時兄年七十餘不可與俱行渥至官量口
用俸掇其餘以歸買田百畝居其兄渥死兄無子數
使人撫其孥欲返之而居以其田與孥蓋弱力不能
自致其兄蓋以老矣無可奈何則念輒悲之其經營



之猶不已忘其老也
宋李誠之字茂欽知蘄州金人一日破五關入蘄誠之
時已逾滿代者不至欲先遣其孥歸聞寇至而止州
兵存者無幾金百道攻城勢不能支誠之激厲將士
勉以忠義城陷子士允從子士宏力戰死士卒感其
義皆死無一降者左右畧盡引劍自刎時年七十餘
妻許氏及子婦若孫皆赴水死浙江志已見七十歲
劉几字伯壽年已七十餘精神不衰體幹輕健猶劇飲
余素聞其善養生又見其年老不衰因問之几挈余
手曰我有術欲授子以是房中補導之術余應之曰
方困小官家惟一婦何地施此遂不復授然見几飲

酒輒一吸口雖醉不忘也曰此可以無齒疾哺後食
少許物便已一夕與余飲各大醉就寢五更余覺飢
甚呼人作粥几亦起曰幸留粥待我粥成几曰待我
畧遣宿酒余起觀之見几以被自覆漸起兩足久之
乃與進粥談笑至且畧無少苦其術煖外腎而已其
法以兩手下而煖之默坐調息至千息兩腎融液如
泥淪入腰間此術至妙宛卯張耒明道雜志五見老年七十四七十五歲
宋鄭鼎之字從革金人寇越士女奔竄鼎之獨衣冠侍
父湯藥不去賊至斥曰汝獨敢留不畏死耶鼎之曰
豈不畏死顧老父年七十餘病且革不能負與俱逃
若棄父逃生心尤不忍賊為感泣舍去且戒其黨勿



更入孝子閭浙江志
宋林冲之以主客郎使金被執逼事劉豫不屈徙極邊
病革語同難者曰吾年七十餘持忠入地無所恨恨
國讐未復耳一慟而絕一作七十二歲
宋李唐字晞古建炎間大尉邵淵薦授成忠郎畫院待
詔賜金帶時年近八十善畫山水人物筆意不凡高
宗比之唐李思訓懷慶志
宋楊久中一日天帝降其室前有鸞鶴鳳凰祥雲先至
帝有隨身宮殿光彩煥耀一室之間望之不窮遂錫
久中曰廉正君其妻及子皆有名號論物外事皆非
世人所知語世間事無不驗楊置花枝數盆于室前
即生根株於盆中隨四時開落結實皆不盈尺而根
株盤結與常木無異病者取花盆中水飲之即愈荊
南守孫顏龍圖病目點之隨手而愈久中後為朝奉
郎七十餘卒於睦州其妻子奉事如故宋王鞏甲申雜記
宋黃度字文叔光宗以疾不過重華宮度上書極諫父
子天性之義不聽遂乞罷去因言忠臣以孝事君臣
父年垂八十菽水不親如此何以事君冀以感悟上
心浙江志
宋周必大廬山後錄云道士蕭惟憶年七十餘未嘗出
門視其貌益有所養者
宋葉適水心即事詩吳翁肥遯逾七十术老芝荒手自



鋤惠我篇章成錦字西疇得伴亦堪書
宋蔡定字元應父革仮郡獄吏傭書以生資定使學獄
吏舞文被繫革以詿誤年七十餘矣法當免繫鞠胥
任澤削其籍年而入之罪定痛父耆年以非辜隨囹
圄誓將身贖不得呼曰父老耄不應連繫傭書罪不
應與獄吏等理明矣而無所云恕父老而刑定之生
其何益乎乃為狀若詣府者結置袂間赴河死府帥
驚曰真孝乃出革為定斂而撫其家
宋樓鑰字大防侂胄誅起為翰林學士遷吏部尚書兼
翰林侍講時鑰年過七十精敏絕人詞頭下立進草
院吏驚詫入朝陛楯舊班諦視鑰曰久不見此官矣

宋潘柄考亭門人陳均福公族子年皆七十餘而客死
後村書事詩貧富皆當終牖下招魂何處有神巫
宋鄭伯淵號秋浦淳祐中爲鄉先生邑青衿半出其門
咸淳六年羅源旱伯淵時年巳七十餘躬履險阻至
福源潭爲民祈禱翼日大雨如注
宋方大琮字德潤淳祐二年帥廣鄉飲酒禮久廢命賓
佐與領袖士討論之禮樂器服悉還古制歲一行之
年七十有奇滕席以宴漏過三十刻時齒巳邁而終
禮無倦色 廣東志
宋劉邦美年踰七十尚童顏臨終誡其子勿事緇黃醫
進藥麾去問日入乎曰然反面而遊 江西志 互見四十餘



宋孫鎬年七十餘病疽其子裂肝以療尋愈 江南志
宋王霽年七十餘始應貢辟雍三年歸茲不出州守李
光稱其夙學年九十六 廣東志
宋崔嘉彥字子虛以耕戰策干趙相會趙去相自是絕
迹匡山得西原菴故址築室居焉耕田種藥以自給
而四方往來之士皆取食焉其疾病老孤無所與歸
之人至者亦收養之葢年踰七十矣而神明筋力不
少衰 西江志 朱子西原菴記 互見少壯
宋衛朴病瞽而說書遣人讀而聽之便達其義無復遺
忘每算曆布算滿案以手畧撫之人有竊取一算再
撫之即覺其市物貝楮毫釐不可欺有取其巳棄者
與之即怒曰是巳嘗棄矣由是人無能欺亦莫知其
何以能若此也頗言人未來休咎亦屢中朴年七十
餘卒或言朴能養性導氣仙去不死也朴常令人聽
其腦中有聲常若滴水云 兗州張耒續明道雜志
宋楊長孺號東山誠齋長子年七十餘致仕家居與雲
巢曾無疑友善往來唱酬時稱其風味不減乎園誠
齋二老 西江志
宋徐夢魁字梧叔宋亡聞文丞相被執北去痛哭撫膺
歸而築室連塢山中大書宋林二字於石元初屢薦
不就年七十餘臨終謂子姓曰吾家宋臣也墓題宋
徐處士足矣汝曹幸無食元祿 浙江志



元揭來成年餘七十不肯乘車輿意所往即徒步百里
齒髮不少衰端居竟日不苟言笑雖妻子未嘗見疾
聲厲色惰容雖武夫暴卒猝然遇之莫不斂容敬禮
西江志 程文海碑文 互見十七四十一歲
元楊賓年幾八十跨馬馳躍便捷如飛趙子昂每稱爲
奇士 大同志
元張賢叔富而樂善質而好禮聞名士大夫之過其鄉
恆卑辭重幣以致之使諸子若孫日侍其游處而皆
知好學爲文章今且七十餘歲聰明康強居是山之
間熙熙然安夫生而不伐吾性是可謂賢也巳其鄉
所往來者趨其所居曰賢山 傅若金賢山記

元劉文質善以形色言人吉凶巧發奇中無毫髮差人有意問之輒困閉不答貌奇古眉毫長寸許雙目深其瞳閃閃照人年七十餘今猶聞其騎青驢出入於豫章山中云宋學士集

元石天麟年七十餘世祖以所御金龍頭杖賜之曰卿年老出入宮掖杖此可也卒年九十二互見十四歲

元御史葛明誠言中書平章政事趙世延年踰七十智慮耗衰固位苟容無補於事請斥歸田里詔令中書議之

元松江儒學直學沈伯雲因花破錢糧乃與教授陳仲微有隙伯雲之父君實老吏也一日率婢妾詈辱仲



微於途適憲僉呂思誠分按至府具狀以訴公怒其詬辱師表有傷風化勾攝赴官服辜君實年逾七旬乞以銅贖公判云既能為不能為之事正當受不當受之刑卒杖斷之輟耕錄

元袁介踏災行太平九月開早倉主首貧乏無可償男名阿孫女阿惜逼我嫁賣賠官糧阿孫賣與運糧戶即日不知在何處可憐阿惜猶未笄嫁向湖州山裏去我今年已七十奇饑無口食寒無衣東求西乞度殘喘無因早向黃泉歸旋言旋拭腮邊淚我忽驚慚汗沾背老翁老翁勿復言我是今年檢田吏輟耕錄

明操琬字公琰洪武初詔起山林遺逸之士預修元史琬年七十餘而宿學譽鍚於時徵書薦遣入館閣命儒臣與談論酬答如響舉事無所遺緝閱編纂過勞瘁避疾尋得旨賜歸田里江西志

明陳漢歸太祖因其名漢親賜以說後乞休復賜以歌有罕稀老人七十餘虎頭猿臂蒼髯鬚之句四川志

明危素字太樸弘文館學士賜小車免朝謁時素已七十餘他日帝御東閣側室素行簾外履聲橐橐然帝問誰也對曰老臣危素帝哂曰朕謂是文天祥耳御史王著等希旨論素亡國之臣不宜列侍從詔謫居和州守余闕廟歲餘卒江西志

明林文字恆簡再乞致仕歸雖年踰七十然神觀清爽



應對精明安靜守禮接人無大小皆以誠意朝野士大夫踵求詩文酬之無倦色卒年八十七

明鄭沂義門七世孫將卒呼二子柏榮來前曰吾賴天子寵光祖宗德澤白衣授以尚書今年踰七十考終幸大矣爾等當圖報効言畢忽風雨大作頃焉風靜雨止翛然而逝互見三十餘歲義門子弟內

明陳璿與同寅廖鉦為肝膈友鉦歷任廣楚而歸璿年已七十餘忽攜僕訪鉦相見對泣旋復忻慰歲餘璿遘疾弗起鉦曰兄毋慮天遣故人終於吾手喪具當勉力圖之璿顧僕點頷而逝鉦厚斂服朋友喪璿子至則厚遺歸其柩鉦字崇範

明王越字世昌上命總制甘凉諸路邊務兼巡撫地方
勅曰賀蘭山後虜巢也卿爲朕追勦之時越已七十
餘至則召諸將分兵三路疾驅長擣大敗之追至白
髮寺虜號哭放火西去
明宋訥字仲敏代李頤爲祭酒上自製誥詞擬以磻溪
飛熊之兆蓋是時訥年逾七十矣訥疑上意其老而
懈猛省振飭嚴立學規寢食學廂不復家宿上乃大
悅
明祭庸戎士也年二十餘永樂中於萬全獨洋州遇賊
俘至日本投其國僧祝髮久之泣言老母在堂僧惻
然爲白其主得釋又率其徒賦詩名萬里一歸人卷



贈之及歸母尚無恙而庸年已七十餘矣
明邱濬字仲深作太學衍義補書成表上之上嘉賜陞
禮部尚書命錄其副付書坊刊行時年七十餘矣
明湛若水字元明累官尚書講學於新泉書院上以年
踰七十許致仕
明俞大猷貽兵部尚書譚綸書曰某生平志則征虜而
見用江南乖違本素今年七十餘老矣妄謄尚有胎
產膂力可敵精卒二十許人公許我大受今其時也
綸疏起爲後軍都督府僉書
明楊用修在滇中有懷歸詩星橋南望沉犀渚雪嶺西
連抱洱河關塞渺茫魂夢隔山川迢遞別離多汀洲

春雨寒芳杜茅屋秋風帶女蘿心事未從詹尹卜生
涯聊聽𡢃童歌後暫歸瀘已七十餘而滇士有讒之
撫臣王昺者昺俗吏人也使四指揮以鋃鐺鎖來用
修不得已至滇則昺已墨敗然用修遂不能歸病寓
禪寺以沒雲南志
明鄧子龍驍健絕倫朝鮮用師詔從陳璘東征倭將渡
海遁璘遣子龍偕朝鮮統制使李舜臣督水軍千人
駕三巨艦爲前鋒邀之釜山南海子龍素慷慨年踰
七十意氣彌厲欲得首功急携壯士二百人躍上朝
鮮舟直前奮擊賊死傷無算忽他舟擲火器誤入子
龍舟舟中火焚賊乘勢擊子龍戰死舜臣赴救亦死



事聞贈都督僉事蔭一子廟祀朝鮮西江志
明萬元事母至孝母嘗病思荔枝元窮日求得還至溪
邊水泛不能渡忽舟自浮來得濟及母卒元已七十
餘廬墓時有瑞芝連木之異四川志
明王子玉四世同居其爨而食至七十餘有司表其閭山東志
明王璠母疾苦志學醫遂精其業母病愈壽九十璠亦
七十餘母卒哀毀幾絕貴州志
明金倖醫官璞僕也本姓嚴璞輸歲額死金陵子枝甫
在襁褓倖破產走京師了公逋歸以所羸百金營產
與妻聶同撫藐孤倖年七十餘其幼主集客必躬致

食品如敬事官長 江南志

明顧元慶字大有藏書萬卷署曰陽山顧氏文房年七十餘猶吟誦不倦 江南志

明樂孝子者遂之西關人也幼痴聾無諱無號邑人俱以小兒呼之自少及老不異同母趙氏栖冷舖中行乞孝養母卒哭泣逾性當事者以孝子旌扁小兒亦不識孝為何名但哀哀劬勞不置年七十餘以無疾終 李之章榮孝子傳 汝寧府志

明趙喬星字養明年踰七十猶晨夕講學不倦咸稱為道隱先生 開封志

明陳謨謨李梅所詩序云梅所先生踰七望八精練如



少年博古今窮經不倦通識政體善應事機縣大夫至者皆以鄉老事先生就而問政可否緩急之宜先生必懇懇焉為民陳說官民兩便之甲辰之冬壘城命雄師取贛平川幾以後款受攻先生一如師而城以安堵則其尤大且著者 西江志 互見老年

明金鏵字文振少孤育諸弟成立務農商之業家道日裕鏵不問其錢穀出入之數鏵七十餘一子曰璋咸勸為子析産笑而答曰君子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寢疾親友復以析產為言其答如前 陝西志

明包實夫盧溪人館于邑之太常里是冬歸省而復之為由故塗至厚嶺忽值一虎突其前實夫進退莫能避虎如伏狀類拜者徐起啣其衣之左腋曳之行實夫隨其往至林莽中虎釋而蹲實夫亦對而跽乃語之曰汝虎也將啗我哉命也何憾然吾二親俱七十餘汝能容吾畢其養乎肉苟虎食終還于汝也虎乃起曳其衣衹復至故處舍而去 西江志

明吳勤字孟勤該博手未嘗釋卷為詩文敏而工尤善行草書在史館時七十餘矣運筆如飛初號匡山更號由翁卒年七十六 西江志

明王賓字仲光平生不娶獨身奉母年七十餘先母卒疾革抱母死復甦連呼母既葬魂附杖歸繞室喚孃



家人皆驚母呼賓孃在此復連呼孃孃兒實不忍舍孃去

余七旬外每患目眩偶檢得一明目方一省讀書二減思慮三專內視四簡外觀五旦起晚六早夜眠凡六物熬以神火下以降氣蘊以胸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修之一月近能數其目睫遠視尺箠之餘長服不已洞見墻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 馮汝弼祐山雜記

寧國府太平縣有翁媼居深山中樵採為業年各七十餘一日晨興見東壁下土忽墳起二尺許墻為之傾掘之得何首烏一枚大如甕香氣襲鼻因生啖之不逾年墮齒復生顏色鮮好如四十許人復生二男 [illegible]

贊筆

松江吳德兮向遊四方齒踰古稀矣一武弁官秦遣使相訂卜日將發宗黨以其年老且無子互諫阻之吳不爲止試叩曰者曰者曰此行大不利當閉門却避不然我見其往而不返也吳戀其厚幣策蹇而行値寧夏等處山崩地裂與彼人同陷入地底（尊鄉贊筆）

明趙璧右所千戶從都督仇廉出征師潰於莊浪璧以身翼蔽廉中五矢不忍去廉知其爲巳遂自刎璧方奪路而出賊莫敢追一日疾革謂家人曰我生年踰七十死亦何恨所弗瞞者未得爲廉將軍復仇耳凡吾子孫無忘吾志（陝西志）



明羅亨信字用賓在宣府年踰七十乞致仕不許會報宦官喜寧偕賊入城下議和密遣驍將楊俊伏兵執寧賊因失嚮道乃怏怏引去上嘉其功下詔褒之是歲回京陛見辭益力因免冠叩首上見其巔髮皆盡乃許致仕八年卒年八十一（廣東志）

明魯國俊授上海訓導時年七十餘事繼母劉氏年九十餘以孝稱賊警至泣拜床下請負母以逃母曰吾耄矣何逃也汝年踰七十且嘗爲儒官宜與城俱存亡耳國俊正襟侍母不離左右城陷母子皆遇害白髮殘骸抱挈不可解（江南志劉城義烈傳）

漢班昭一名姬字惠班彪女適同郡曹世叔早卒昭博學高才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踵而成之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作女誡七篇年七十餘卒太后素服舉哀昭所著賦頌銘誄問注哀辭書論上疏遺令凡十六篇子婦丁氏爲撰集之又作大家讚焉（按昭子曹穀丁氏穀妻也蘇士潛蘇氏家語）

梁昭明太子敬耆老陸襄母年將八十與蕭琛傅昭陸杲每月常存遺問加賜珍羞衣服

北魏裴植母夏侯氏年踰七十以身爲婢自施三寶布衣麻菲手執箕帚于沙門寺洒掃諸子並亦奴僕之服涕泣而從乃各以布帛數百贖免其母于是出家



爲尼入嵩高積歲乃還家

宋賈黃中知襄州上言母老乞留京改知澶州上謂侍臣曰朕嘗念其母有賢德七十餘年未覺老每與之語甚明敏黃中終日憂畏必先其母老矣後黃中卒年五十六其母尚無恙卒如上言（太宗嘗召見其母王氏命坐謂曰教子如是眞孟母矣作詩以賜之頒賜甚厚）

宋楊誠齋夫人羅氏年七十餘每寒月黎明即起詣廚躬作粥一釜徧享奴婢然後使服役其子東山啓曰天寒何自苦若此夫人曰奴婢亦人子也清晨寒冷須使其腹中有火氣乃堪使耳我自樂此不知寒也

（互見八十詳見八十餘歲）

宋朱巽妾劉氏有娠不容于嫡出嫁民間生壽昌數歲乃還母子不相聞者五十年壽昌仕知廣州軍與家人訣棄官入秦誓不見母不還行次同州避雨旅舍見老婦冒雨抱薪來投舍嘆曰吾兒壽昌安知母如此苦乎壽昌愕然近問乃生母也年已七十餘壽昌因與同母所生弟妹同歸爲買田宅居之姓譜云壽昌字康叔生七歲父守長安出其母嫁民間

宋孫于之嫂年十九而寡自誓一飯終身誦法華經于守高安嫂年已七十餘面目光澤舉止輕利政和六年六月忽收經帙料理服玩與侍妾于問其故笑曰我更三日死矣如期而逝



宋連世瑜同妻方氏事母至孝母死刻像奉之盥漱十年不替世瑜死方氏年踰七十率其子士表士則供奉益至

金蘇嗣之母白氏早寡居嘗于宅東北爲祭室畫子瞻子由兩先生像圖黃州龍川故事壁間香火嚴潔躬自洒掃天興元年許州被兵嗣之爲汴京庙官白氏拜辭兩先生前曰兒子往京師老婦死無恨矣敢以告即自縊于室側家人并屋焚之年七十餘互見二十餘

元李楫字濟川新淦縣判官母夫人年近八十楫出問事歸有所平反夫人輒喜年與夫人相若者楫客之升堂把酒爲壽善畫者作家慶圖賦詩夸揚以娛其親吳澄撰碑西江志

元黃時清妻李氏年二十夫亡生子璨六歲鞠育教誨以至成立年七十餘青燈敗帷不易其操明一統志西江志

元李翠娥維揚名娼也石九山萬戶納置別業石沒李誓不適他姓以辱身終日閉閣誦經而已年及七十餘萬戶之子若孫遇歲時咸往拜之樂籍中相傳以爲盛事輟耕錄

燕山孝婦蔣氏嘗割股療母蔣病其女亦割股進之夢大士語曰汝女孝正報汝也年七十餘猶強健如常日啖瓜菓數枚壬子元旦謂家人曰吾于某日當歸矣至期沐浴誦經端坐而逝隣家俱聞空中有音樂



異香見緋衣數輩從西而去浙江志

明高妙瑩字叔琬解縉母也臨終謂子孫曰神仙皆有死吾年七十餘子孫滿前過吾父母兄弟矣但當汝曹永訣不得不悲耳因泣數行家人皆泣遽止之曰死猶枯株備物無益金珠寶貝更能爲禍吾經亂離所見多矣遂端坐而歿

明郭綸妻周氏年二十撫遺孤衛國孀居四十餘年及衛國娶董氏十九衛國死于忠撫長子承嗣遺腹子承忠成立後承嗣娶雷氏嗣卒承忠娶王氏亦以疾卒王撫遺孤銓遠銓遠又早世妻谷氏撫孤東鎮東鎮娶谷承宗女卒無嗣谷守節三十餘年五世同孀

俱壽踰古稀而終（龍游志）

明吳香高氏晚娶李氏張寧二妾也年可十六七皆端潔慧悟寧老益愛重之及病革命出諸姬二氏不忍去泣請曰妾二人有死無二幸及公目未瞑願賜一閤同處且封鑰之第留一竇進湯粥誓以死殉公也遂各截髮以示無他腸公從之乃寂居小閤五十餘年子嘉秀舉進士歸二氏曰妾等犬馬之齒已踰七旬幸不辱先公于地下又況有佳後耶今啓鑰出則皤然雙嫗矣奏聞旌爲雙節云（堯山堂外紀）

明杜老女父老無子家甚貧來宰求聘女爲妻父將許之女曰父母老無子止一女女嫁父母曷依焉自誓



終身不嫁拮据力作以養父母父卒營葬畢復竭力養母越十八年母卒營葬畢女遂曰吾已許父母不嫁矣今復嫁是渝盲也且父母墳墓何託乎終不嫁煢煢自守年踰七十卒鄉人呼曰老女（陝西志）

明陳鏞女弟許聘孫廸未成婚而廸亡柩還女告其父母衰麻至廸家見舅姑臨柩伏哭盡哀還服三年喪終身不嫁壽踰七十卒于家（浙江志）

明石氏三女少失父母瘠門祚衰薄弟璦尚幼誓不適人襁負弟鄉校讀書遂克成立爲衣冠望族俱年近八十而終（四川志）

明方氏生而貌寢已受聘夫棄不取女即依母兄守紡績自活後有求爲偶者女曰吾已爲人棄命也倘再適他人是不安命矣卒不嫁年七十餘卒（西江志）

明田氏太常寺正卿侯執蒲妻誥封夫人年近八旬罵賊被難媳劉氏子忭妻朱氏子恕妻守姑不去同殉難（歸德府志）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七十一歲

魯哀公十四年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爲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仲尼曰吾道窮矣時年七十一　是歲作春秋始平王四十九年巳未終敬王三十九年庚申

漢揚雄作太玄法言授侯芭年七十一卒侯芭爲起墳喪之三年楊子雲本傳未言仕莽讀贊謂其受莽官作符命投閣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考子雲赴京見成帝時年巳四十餘矣自成帝建始改元歲巳丑至



莽纂位建國元年巳巳相去四十一年建國至天鳳五年戊寅又十年則子雲近百歲與七十一之數何其牴牾也卽使建國元年遂仕莽歲亦八十餘子雲無耄耋壽安能起白骨而肉之仕之乎再考桓譚新語雄作甘泉賦一首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祠甘泉在成帝永始四年戊申去莽纂位遠卽未必卒於永始斷亦不出於平帝末年益其歲正與七十餘者合也 四川志

漢班超字仲升在西域三十一年歸至洛陽病作卒年七十一

唐房玄齡疾甚上命鑿苑垣以便通問臨沒親握手與訣擢子遺愛右衞中郎將遺則朝散大夫令及見之薨年七十一諡文昭

唐狄仁傑卒年七十一

唐白居易詩吾今巳年七十一眼昏髮白頭風眩

唐張師夢白鳥飛翔墜于雲際旣覺心神恍惚召黃皆卜筭之賀卽央卦愫然而問師曰朝來寢食不有夢乎必若有夢其飛禽之象乎且雷震山上鳥墜雲間聲迹兩消不可復見願加保愛樂天委命而巳張竟不起時年七十一也 耳目記

唐喬琳因投浚儀尉劉彥莊彥莊有客申屠生善鑒人謂劉曰此固非常人也然惜其精反于氣心不稱質



若處極位不至百日年過七十當主非命建中初徵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在位八十七日以疾罷後朱泚構逆琳方削髮爲僧泚知之竟逼受逆命及收復亦陳其狀李晟欲免其死上不可遂誅之時年七十一矣 鍾輅前定錄

宋趙普卒年七十一先歲普生日上遣其子承宗齎器幣鞍馬就賜之承宗復命未幾卒次歲普巳罷中書令故事無生辰之賜特遣普姪堺左正言直昭文館張秉賜之禮物普聞之因追悼承宗秉未至而疾先篤 又見生辰

宋李行簡字易從偶夢綠衣吏持簿至公府自丁謂而

下皆錄其官壽至行簡云官諫議大夫及疾歎三宮
給事中巳踰分矣卒年七十一
宋程頤七十一作春秋傳序是年蔡京劾奏學術頗僻
素行詭怪追毀出身文字范致虛又言以邪說詖行
惑衆而尹焞張繹爲之輔乞下河南盡逐學徒伊川
於是遷居龍門之南謂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
不必及吾門也
宋耆英會宣徽南院使檢校太尉判大名府王拱辰君
貺年七十一君貺方留守北都聞文富耆英會成之
以書請于潞公曰某亦家洛位與年不居數客之後
願以官守不得執巵酒在坐席良以爲恨願與名其

間幸無我遏遂爲十三人文貽詩云勿愛大名名遂
忘西洛樂銅駝本自佳金鳳亦不惡二月三月春融
融千花萬花紅灼灼公乎早歸來莫負花前約同賞
狀元紅對酒劉師閔花雖舊房其艷雖新君貺答詩云西都山
水天下奇神嵩景室環清伊上古大室山爲景室山甫中間氣
秀不絕生賢會聖昌明時衣冠占數盛文雅台符卿
月光離離魏京雄奥歷幽朔遊宮御府嚴天威膏田
千里翳桑柘犀甲萬旅馴熊羆公當綬帶名三鎮懸
赤繼軫承保釐追推契遇最深眷加復雍孟交旌麾
仁皇一庄龍虎榜桂堂先後攀高枝宦遊出處五十
載鸞臺驥路俱騰夷三公極位固遼隔五年以長猶

肩隨公今復主鳳門鑰僕亦再撫銅臺圻二京相望
阻河廣三徑不克陪遊嬉忽聞幹步匯門至投我十
二耆英詩蟄冠蕭貌諷章句若坐寶肆羅珠璣爲言
白傅有高躅九君結社眞可師欲令千載著風迹亟
就僧館圖神姿詞宗端殿序篇目滂灑大筆何淋漓
眷言廢道靡充詘菟裘近邑將營歸取去縉素得精
筆願列霜壁如唐規退居舊相國元老十年還政瀍
之涯康寧富貴備五福靈寶盛氣如虹蜺昔年大對
繼晁董茲登科第同一榜皆天聖八年紫垣步武旣追接
金沙里閈還隣比探賾論道劇訓對麈軋太古窮天
機二賢勳業冠朝省爵齒官學誰依稀今將圖畫表

來世詎可下谷聯纓緌旣叢月品定人物不敢循避
違風期況承開閣厚賓客富有景物佳園池銅駝坊
西福善宅修竹萬箇籠清漪天光臺高未百尺下眺
林嶺如屏帷花王千品盡殊勝風光繡畫三春暉六
相街中潞公第碧瓦萬木煙參差左闕廟室本經禮
醼石渠飛溜漱寒玉晝夜竽瑟鳴階墀伊予陋宇治
窮僻姑喜地廣爲環溪樓名多景可矚望臺號風月
延清輝四時花蘤不外假挐舟傲燱聊嬉怡懷歸撫
事若饑渴恨無羽翼西南飛人生交舊貴倫輩情親
意接心相知豈無晚秀負才藝高談大笑拘禮儀洛

中故事名義燕二毛第一年相推濯冠登仕荷天寵
尊君報國當百爲既嗟大耋謚知止納祿謝事皆所
宜顧方北道倚頗劇未許解紱披荷衣長篇不令負
花約（公貽莫負花前約之句）爲指風什歌式微如羲甘露爽心
骨似柄玉塵親顏眉蘭叢雖未長羅宅菊英似亦思
陶籬子山巳著小園賦彥倫猶愧鍾山移聊摛短引
謝招隱肓使猿鶴常驚啼

宋呂大防安置循州至信豐而病謂子景山曰章惇必
欲殺我吾不復南矣吾死汝歸呂氏尚有遺種遂死
年七十一

宋朱熹慶元四年以年近七十申乞致仕五年依所請



明年年七十一疾且革手書屬其子在及門人范念
德黃榦拳拳以勉學及脩正遺書爲言翼日正坐整
衣冠就枕而逝

宋李侗字愿中學雖從彥有得結茅謝世四十年晚年
閩帥汪應辰來迎欲講所疑侗至帥治坐語未終而
卒年七十有一

宋周必大廬山後錄云皇甫坦被遇太上結庵撥雲峯
下自言兗州瑕邱人久在川陝嘗遇朱桃椎善布氣
時時書字決人禍福或云年七十一山中道士言其
顏貌巳不逮二十年前矣近損足未能步而茅山張
椿齡亦被遇太上今年亦得此疾異哉

元郭成年七十一母喪食粥廬墓一年朝夕哭臨人歎
其老而能孝

元李謙爲翰林承旨以年七十一乞致仕（卒年七十九）

明鄒濟字仲深脩憲宗實錄成加太子太保時年七十
一矣三疏固辭不許

明黃橋字子通嗜古勤學以明經貢選揚州教年七十
一猶著書不倦（江南志）

明朱善與南昌胡知府書云居翰林踰年家屬不至有
遼東之謫自分臨老投棄荒遠無復生還之理而未
踰兩月即有賜環之詔彼時善年六十有五而聖主
巳憐老病欲全其生矧今行年七十有一耳目昏瞶



愈甚于前時筋力衰憊益加于昔日豈容復有可出
之理且古人五十始得衣帛則五十以上皆老成人
也今所求明經老成之士豈特七十然後謂之老成
哉七十致仕禮經既有明訓六十以上筋力衰者亦
許致仕聖朝復有令典往年勅符四出幣帛羅致亦
雅及七十以下未嘗及七十以上也今聞江西所舉
明經老成乃有七十以上者蓋緣山林遺老遭値聖
明亦欲及其精力未衰而求一命以無負平生之志
若善者既巳遇知聖主亦嘗與沾祿秩又蒙特旨放
還將復何求再敢希冀若不顧是非貪昧一出則是
廉恥道喪使後進何所師法國家亦何用此等人寘

之學校以爲後進領袖也西江志
明張弼業協守太原闖賊攻城急弼業過舍早飯飯已不一言遅出一婢子見啓嘗所御匱取一青繩子袖之去城破入樓南一窩鋪壻某其理一繩移時壻手戰結繩梁間不著弼業顧笑曰爾誤我事推壻出閉門壻窺牕中弼業徐解韈帶腰刀下結繩梁間踐壘石引頸投繩以手爪心前一再死年七十一妻趙是日亦自經死太原志

明孟氏張文妻文卒卽欲自縊姑曰吾賴若以生若死吾無生矣氏許諾事姑惟謹姑卒家貧無依來依母家紡績自給年七十一卒其姪中丞弔之云死耶生耶凜凜而來者伯姑耶杞縣志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七十二歲

太公舟人說云方公之遇文王說者謂陰謀詭計以干合此旣失之而或者因其釣合復以爲之舟人漁父韓詩傳云文王擧之舟人七十二矣其果然耶夫太公於文王孟子之說最爲近之始其來也蓋以釣道說而陳以釣道豈世俗所謂漁哉宋羅泌作衛輝府志韓詩外傳文王擧太公以爲親耶卽異族之人也以爲故耶卽未嘗相識也以爲姣好耶旣太公年七十二齳然而齒墮矣然而用之者文王欲立貴道欲白貴名兼制天下以惠中國而不可以獨故擧是人而用之



孔子將終抱麟解紱而泣時年七十二史記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

老萊子楚人隱耕蒙山楚王迎之不應年七十二親猶存身著五色斑斕衣取水上堂詐跌仆臥地作嬰兒啼弄雛親側欲親之喜江西臨江志

漢孔霸字次孺孔子十三代裔元帝拜太師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戸年七十二卒於第帝素服臨弔者再聖裔封侯之始山東志

漢劉向居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年七十二卒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

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讀書豐城樵山之厓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常齋磨鏡具到所住傭以自給桓帝以玄纁備禮徵聘陳蕃胡廣黃瓊交辟不就靈帝欲以蒲輪聘穉會卒時年七十二黃姬水貧士傳互見九歲

漢陳紀字元方車駕幸許拜大鴻臚實掌九儀四門穆穆遂登補袞闕以熙帝載不幸寢疾年七十有二建安四年六月卒登庸日寡大業不究天子愍焉使者弔祭羣卿以下臨喪葬開封志邯鄲淳撰碑

漢蔡茂爲司徒年七十二薨於位賜東園梓棺賻贈甚厚懷慶志夢禾失而得秩卽此人



漢皇甫嵩與善算術常自算其年壽七十二一作七十三詳見七十三歲

漢賈逵爲世通儒卒年七十二

晉王化字伯遠爲樂涫令捍守有功虜退封關內侯遷朱提太守撫和殊俗得夷肆懽心七十二卒於官

梁何胤自若耶遷秦望山築室以處學徒何氏過江自晉司空充並葬吳西山胤家世年皆不永唯祖尚之至七十二一作七十三胤年登祖壽乃移還吳作別山詩一首言甚悽愴互見八歲五十七八十六歲

前凉張重華讌羣寮於閑豫庭論講經義顧問索綏曰孔子婦誰家女老聃父字爲何四皓既安太子住乎還山乎綏曰孔子婦姓亓官氏老聃父名乾字元杲胎刖無耳一目不明孤單年七十二無妻與鄰人益壽氏老女野合懷胎八十年乃生老子四皓還否臣尚未悉重華曰卿不知乎四皓死於長安有四皓冢爲不還山也前凉錄南唐益壽氏女嬰數

隋樊子蓋字華宗除民部尚書有軍功進爵爲齊公言其功齊天下也卒年七十二廣東志

唐姚崇字元之年七十二卒戒諸子曰張丞相與吾不協而見事遲若來弔汝具陳吾生平服玩張若顧卽錄致之以神道碑爲請既獲其文卽進上覽豫礱石至便鐫若後悔來索碑文便當引視鐫石告以上



聞可也後果如所戒張撫膺曰死姚崇能算生張說

唐崔從字子乂年七十二卒下有刲股肉以祭者

五代馮道歷事四姓更一十二君并耶律契丹等自號長樂老子卒年七十二時稱嘆謂與孔子同壽云

後唐馬處謙隨趙匡明至成都王先主嘗令杜光庭密問享壽幾何對曰主上受元陽之氣四斤八兩果七十二而崩四斤八兩卽七十二兩也北夢瑣言互見五十二

宋耆英會司農少卿致仕王謹言不疑年七十二詩云相印貂冠粲六符華顛高會侍臣俱不將官職誇鄉里唯尚年齡入畫圖履道清歡追故事跨贍陰德見許謨趨陪几杖與榮覲珪璧叢中閒珷玞事見老年

宋呂公著年七十二薨太皇太后見輔臣泣曰邦國不幸司馬相公既亡呂司空復逝痛閔久之

趙清獻公誌其壽塋曰吾政已致壽七十二百歲之後歸此山地彼眞法身不即不離充滿大千普現慧智不可得藏不可得置壽塋之說如是如是觀其漏泄家風了無剩語豈容裴頠擅美於前耶（宋釋曉瑩羅湖野錄）

宋程頤謂張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後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爲保生耶伊川默然曰吾以忘生狥欲爲深恥（互見五十四歲）

宋蘇轍謫循州其鄕人巢谷字子修年七十二自眉山



言欲徒步見轍兄弟聞者皆笑其狂已而果至循轍爲谷傳言谷志節緩急可託方在朝谷未嘗一見及兄弟謫徙士大夫皆諱與之遊平生親友無復相聞而谷獨慨然來覛夫谷惟不見轍于朝所以能至循也（廣東志　互見七十三歲）

宋辛思順金陵老儒也年七十二日行二百里盛夏暴日中不渴蓋嘗啖物而不飲水云

宋王君玉嘗乞夢后土祠夜得報云君年二十七官至四品時年正二十七大惡之過歲乃稍自安後以禮部侍郎樞密直學士致仕未改官制時正四品年七十二云

宋周必大詩話云朱新中鄞川志載郭功父老人十拗謂不記近事記遠事不能近視能遠視哭無淚笑有淚夜不睡日睡不肯坐多好行不肯食軟要食硬兒子不惜惜孫子大事不問碎事絮少飲酒多飲茶暖不出寒即出丁巳歲余年七十二目視昏花耳中無時不作風雨聲而實雨却不甚聞因補一聯云夜雨稀聞聞耳雨春花微見見空花是亦兩拗也嘗錄寄朱元晦朱大以爲然請予足成之遂貼兩句云自矜他日育宰相今復痴聾作富家

宋詹良臣字元功爲縉雲尉方臘起其黨霍成富犯處州守貳俱遁良臣獨守城曰捕盜尉職也縱不勝敢



愛死乎率弓兵出禦被執怒罵賊臠其肉使自啗且吐且罵至死不絕口見者掩面流涕時年七十二

宋卓得慶字善夫官戶部尚書元兵逼城得慶與家人訣曰柱傾維絕雖千百年何益寧前一尺毋却一寸與其藏溝瀆而生曷若守家廟而死俄甲士至執得慶并二子規權殺之年七十二黃仲元銘其墓稱爲忠孝父子

宋孫載字積中廣東轉運判官還朝請大夫致仕一日徧謁先隴及嘗往來者居無何卒年七十二（載天資樂易長于吏治好汲引士類受薦者至四百餘人後多知名　廣東志）

明宋濂晚年歸青蘿山閉門纂述人不見其面視近甚

明一黍上能作十餘字人以爲不飲酒不嗜慾所致
十三年冬孫愼以罪被刑遯安置茂州以疾卒于夔
州端坐斂手而逝年七十二沈士謙明良錄畧一作七十三歲
明朱善字備萬累官文淵閣大學士上御文華殿公進
讀心箴是年九月卒年七十二卒之前有星如虹墜
其舍西江志互見九歲
明邱濬撰張文獻公開鑿大庾嶺碑陰記竊覩曲江集
中有所作開大庾路序而蘇詵爲之銘碑刻不存今
嶺北袁君慶祥擢廣東按察司僉事又明年以書抵
予謂近得碑石將錄公序文及蘇公之銘刻諸其陽
屬予一言以識其陰云
云予雖家嶺之南然去此幾



二千里年踰公甍之歲始見知于當宁而日薄西山
無能爲矣所以追前人之芳躅而振發其英華者不
無望于嶺南北後來之俊彥而於僉憲公益惓惓焉
予也幼有志尚友古人而於鄉袞尤所注意今年七
十有二矣將歸首邱素願乃酬豈非平生一快事哉
不勝忻幸勉爲書之畀以刻焉廣東志
明鄒守益官祭酒九廟災陳疏交儆讒者中傷而歸年
七十二寢疾召家人訓飭之諸子扶坐正衣冠而卒
明楊愼於戍所遘疾作感懷詩曰七十餘生已白頭明
明律例許歸休歸休已作巴江叟重到翻爲滇海囚
遷謫本非明主意網羅巧中細人謀故園先隴痴兒

女泉下傷心也涙流卒年七十有二互見初生童幼七歲十一十八二十四三十七歲
明何舜賓與鄒魯相搆魯捕舜賓送戍至餘于宿昌國
寺夜以溼衣閉壓舜賓口舜賓呼曰嗚呼枉生七十
二歲遂死子兢逃匿卒復其仇
明曾希和字節行母歿和年七十二矣結廬墓側日再
啜一粥哀毀踰禮古未聞也江西志
明文德翼字用昭屢內召至淮闖氛甚惡遂決意終老
於五老二林之間三十餘年布蔬永日卒年七十二江西志
南所李嵩隱居陽山以詩酒自娛性狷介不妄交遊日



惟憑一几焚香玩易年七十二病亟家人迎醫閉目
擕手曰數盡矣留連何益竟坐逝顧元慶夷白齋詩話
明胡東谷繼室戴氏撫前妻子三如已出夫死誓節歲
儉患病夢神人啖以梅實卽愈又病思雉膏不獲忽
天墜兩雉烹食亦愈人以爲異二十四而寡七十二
卒氷操如一日云湖廣志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 七十三歲

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師曠曰是歲也魯叔孫莊叔敗狄於鹹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劉禹錫詩午橋貝叟散亥字老人迎）

檀弓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



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于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于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于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于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歿時年七十三矣（按公穀二傳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史云二十二年蓋以周正十一月屬明年故也至後云年七十三實差一年前後牴牾）

漢嵩眞善算術嘗自算其壽七十三於綏和元年正月二十五日日晡時死書其壁以記之至二十四日晡時死其妻曰見眞算時長下一算欲以告之慮脫眞旨故不敢言今果先一日也眞又曰北邙青隴上孤檟之西四丈所鑿之入七尺吾欲葬此地及眞死依言往掘得古時空槨遂葬焉

後漢周磐字堅伯七十三歲謂子曰吾歲朝會集諸生講論終日因令其二子曰吾日者夢見先師東里先生與我講於陰堂之奧既而長嘆豈吾齒之盡乎其月果卒（陰或作東堂）

晉司馬懿卒年七十三子師嗣議者咸云伊尹既卒伊陟嗣事矣



晉王彪之年二十鬚鬢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鬚後卒年七十三壽矣顏夭豈早白歟宋杜衍年四十餘鬚鬢盡白及卒年八十（金壘子）

劉宋郭秀之寓居海陵元嘉二十九年年七十三病甚堂屋北有大棗樹高四丈許小婢晨起開戶掃地見棗樹上有一人脩壯黑色著皁褠帽烏幃袴褶手操弧矢正立南向舉家出看秀之扶杖視之此人謂秀之僕來召君宜速裝日出便不復見積五十三日如此秀之亡後便絕（述異記）

劉宋顏延之字延年有愛姬侍寵盪之墜床子竣貴重怒殺之延之坐靈床哭曰貴人殺汝非我殺汝忽見

姬排屏風壓之懼而墜地因病卒年七十三
梁沈約字休文勸蕭衍舉事又勸殺齊和帝至是夢和
帝以劍斷其舌召巫視之巫言如夢年七十三病悸
卒
陳徐陵讓左僕射表曰臣聞七十三歲楊雄擬經六十
三年平津對策巳見六十三
北魏賈秀年七十三遇疾詔給醫藥賜几杖時朝廷舉
動及大事不决每遣尚書高平公李敷就第訪决
唐魏玄同字和初與周興不協興搆云玄同言太后老
矣須復皇嗣太后聞之怒乃賜死於家監刑御史房
濟謂曰何不告事冀得召見陳訴玄同歎曰人殺鬼



殺有何殊也豈 告人事乎乃就刑年七十三
唐高敬言爲雍州法曹張冋藏書之云從此得刑部員
外郎中給事中果州刺史經十年卽任刑部侍郎吏
部侍郎二年患風改虢州刺史爲某乙本部年七十
三及爲給事中當直則天顧問高士廉云高敬言鄉
何親士廉云是臣姪後則天問敬言敬言云臣貫山
東士廉勳貴與臣同宗非臣近屬則天向士廉說之
士廉云敬言甚無景行臣曾嗔責伊乃不認臣則天
怪怒乃出爲果州刺史士廉公主猶在敬言辭去公
主怒而不見遂更不得改經九年公主士廉皆亡後
朝廷知屈追入爲刑部侍郎至吏部侍郎忽患風則

天命與一近小州養疾遂除虢州刺史卒年七十三
皆如冋藏言定命錄
唐白居易詩七十人難到過三更較稀 七十三人難
再到今春不是別花來 七十三翁旦暮身誓開險
路作通津
宋查許國以泰議郎贊帥幕開門教授一日從容書曰
七十三年聖師之壽許國何人敢繼其後雖是平生
恪遵善誘故從門人啓予足手卽端坐瞑目加朝服
而終
宋王安石葛源墓誌銘葛公姓也源名也宗聖字也甲
子四百三十五公所享年也至和元年六月乙未卒



之年月日也潤州之丹徒縣長樂鄉顯楊村公所葬
也嘉祐元年十月壬申葬之年月日也按年是七十三歲江南
志
宋李觀少好神仙嘗遇劉海蟾每以得道自任而排斥
釋氏至老不衰將卒數日不食惟覽太平廣記神仙
事跡且曰蓬萊方丈吾其歸乎卒年七十三江西志互見
二十歲
宋王貴常立戰功及從楊業爲遼兵所圍親射殺數十
人矢盡張空拳又擊殺數人遂遇害時年巳七十三
矣
宋耆英會中奉大夫充天章閣待制提舉崇禧宮楚建

中正叔年七十三詩云自顧頹齡七十餘久慚頑鈍
費洪鑪歸逢大老耆年會衰朽形骸愧畫圖又二揖
謨猷爛史編諸公才業過前賢好圖儀像傳來世何
事頑疎亦比肩事見老年
宋鄭穆表請致仕狀過門下省劉貢父作給事中謂同
舍曰宏中請致仕爲年若干也答者曰鄭年七十三
矣劉公曰愼不可遂其請問曰何故扤劉曰且留取
伴八十四底時潞公年八十四再起平章事或云潞
公聞之甚不懌張耒明道雜志互見七十四歲
宋盧政爲節度使年七十三氣貌不衰侍立殿下雖久
無惰容能上馬踊躍觀者壯之



宋巢谷字元修與蘇軾同鄉幼識軾在朝未嘗一來見
及軾轍謫嶺海平生親舊無復相聞者谷慨然徒步
訪兩蘇至梅州遺轍書曰我萬里步行見公不自意
全今至梅矣不旬日必見死無恨矣轍驚喜曰此非
今世人古之人也旣見握手相泣已而道生平逾月
不厭時谷年七十有三矣瘦瘠多病將復見軾於海
南轍愍而止之曰君意則善然循至儋數千里復當
渡海非老人事也谷曰我自視未卽死也公無止我
閱其槖中無數千錢轍方困乏亦強資遣之舟行會
有蠻隸竊其槖裝以逃獲於新州谷從之至新病死
互見七十二歲

宋陸游七十三吟云七十三年事事新涵濡幸作六朝
民髮無可白方爲老酒不能賒始覺貧末路已悲身
是客此心獨與物爲春柴門勿謂常岑寂時有鄉鄰
請藥人
宋黃覺字民先嘗送客都門外至則客已去見一道士
在側取所携酒多呼飲之旣而道士舉盃𢪷水寫吕
字且曰明年江南見君覺果得官江南及期見之出
懷中大錢七文其次十文又小錢三文曰數不可過
也子藥數寸許曰歲旦以酒磨服之可保一歲無疾
覺如其言至七十餘藥亦垂盡作詩曰床頭曆日無
多字屈指明年七十三果是年終宋劉攽貢父詩話同魯應龍括異志



文簡
宋陳敏脩紹興中黃公度榜第三人解試四海想中興
之美賦敏脩第五韻云葱嶺金堤不日復廣輪之土
泰山玉牒何時淸封禪之塵高宗親書此粘之殿壁
及唱名問云卿便是陳敏脩耶復誦此聯悽然出淚
又問卿年幾何有幾子對曰臣年七十三尚未娶乃
詔出內人施氏嫁之年三十貲奩甚厚時人戲爲語
曰新人若問郞年紀五十年前二十三宋志堯山堂外紀
宋詹義登科後解嘲詩云讀盡詩書五六擔老來方得
一青衫家人問我年多少五十年前二十三宋俞文豹淸夜錄

宋江萬里號古心爲相與賈似道不合出知福州乃先鑿池芝山扁曰止水城陷赴水死時年七十三

金烏延蒲盧渾除東京留守世祖召問年幾何對曰臣今年七十三矣上曰卿宿將久練兵事年雖老精神不衰因命到官每旬日一視事賜衣一襲進階開府儀同三司仍封幽國公是歲卒 互見七十歲

元許衡號魯齋嘗語其子曰我平生爲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愼勿請謚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使子孫識其處足矣及病革家人祠衡曰吾一日未死寧不有事於祖考扶而起奠獻如儀既撤家人餕怡怡如也已而卒年七十三是日大雷電風拔木壞人無貴賤少長皆哭於門四方學士有數千里來祭哭墓下者 互見七十歲

明李朝玉作世綵堂其子永道求劉崧作記曰昔我先人之事吾祖母劉也當有元至正己丑間吾祖母年九十有五吾父年七十有三吾祖母凡三膺高年恩帛之賜先人築堂以世綵名之上以侈君之寵下以榮親之遇焉 江西志

明薛瑄見石亨等弄權乞致仕居家八年四方學者從之忽遘疾彌留衣冠危坐於正寢精神不亂悠然而逝時風雷大作有白氣上升天順甲申六月十五日也年七十三歲 平陽志



明商輅家居十年而卒壽七十三上聞悼惜不已贈特進榮祿大夫太傅謚文毅遣官致祭 浙江志

明羅玘已請老病臥家居宸濠之亂聞有司將舉義猶豫未決力疾作書趣之越二日而卒年七十有三 互見初生童幼 四十歲

明莊仲祥字瑞芝繼母僅長仲祥二歲終時仲祥年七十有三居喪盡禮翁驕蹇祥愛之無間 江南志 互見老年

明周維藩字覺菴晚精內典年七十三作偈云堪笑來塵世竟無些子事喜得六根淸解脫惟前去書畢而逝 江南志

明劉應辰終身不仕官長高之求一面不可得卒年七十三 著有當勿軒拙隱小稿 四川志

明王奇嗣由推官陞知州不就歸不持一物卒之日語其子曰我生七十三平生不愧天在家不說事做官不要錢子孫若如此福澤永綿綿諸子鬻產以葬

明李一鰲字虹西父歿扶櫬三千里每遇關津險阻悲泣號呼兒在此兒在此父無恐也抵家營葬朝暮酹祭猶如嬰孺誠慤出於天性後歷官布政在家時食必先祭衣必先焚在任亦然年七十三孝慕靡怠 陝西志

明張氏李世金妻于歸二年夫卒時氏二十三歲遺子方八月遭繼母兼貧乏績織以爲生享年七十三歲

四世相見鄉黨咸誦美爲山西志





七十四歲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漢范丹字史雲七十四遺令勑子氣絕便斂衣足蔽形棺足周身墳封高下令足自隱勿令鄉人宗親有所加史雲年七十有四中平二年四月卒大尉張公兗州劉君陳留太守淳于君外黃令劉君僉有休命使諸儒叅案典禮作誄著謚曰貞節先生昭其功行錄紀所履謀于耆舊刻石樹銘光示來世蔡邕撰碑 闕封志

漢董宣字少平年七十四卒于官上遣使臨視惟見布被覆尸大麥數斛而已上嘆曰董宣廉潔死乃知之賜艾綬葬以大夫禮官其子並爲郎中



漢鄭玄字康成夢孔子告曰起起今年歲在辰明年歲在巳既寤以讖合之知命當終卒年七十四

漢申屠蟠字子龍知黨禍將起絕迹梁碭之間因樹爲屋自同傭人身處亂末終全高志年七十四終于家

唐李揆爲盧杞所惡用爲入蕃會盟使揆至酋長問曰聞唐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畏留因紿之曰彼李揆安肯來耶還卒鳳州年七十四

唐白居易以刑部尚書致仕放意文酒居東都疏沼椒石樓於香山自號醉吟先生又號香山居士年七十四與胡杲吉旼白集作皎劉嘉白集作眞鄭據盧愼張渾狄兼

謨盧貞爲九老會賦詩時白詩云七人五百八十四拖紫紆朱垂白鬚囊裡無金莫嗟嘆樽中有酒且歡娛吟成六韻神還旺飲到三杯氣尚粗鬼我狂歌教婢拍婆娑醉舞遣孫扶天年高邁二疏傳人數多於四皓圖除郄三山五天竺人間此會更應無（互見老年）

宋鄭穆字閎中以祭酒請老提舉洞霄宮赦過門下給事中范祖禹言穆雖年出七十精力尚強古者大夫七十而致仕有不得謝則賜之几杖祭酒居師資之地正宜處老成願毋輕聽其去不報太學士數千人以狀詣司業又詣宰相請留亦不從於是公卿大夫各爲詩贈其行空學出祖汴東門外都人觀者如堵



嘆未嘗見明年卒年七十五（互見七十三歲）

宋程頤年七十四復宣義郎致仕授尹焞張繹易傳

宋蘇轍築室於許號潁濱遺老不復與人相見者幾十年年七十四卒諡文定

宋李泰字清臣神宗久知其才書姓名於殿柱以知永興軍不行卒年七十四（北直志）

宋蘇立字挺之遷右旗驍副使同提點荊湖路刑獄會有疾聞夏寇苦邊諸將多沮北無功歎曰吾布衣起家至大州較典兩路兵受國重恩不可勝道家近趙魏願習兵事今外國驕嫚侵擾疆埸而吾老疾不得荷戈前驅以報萬一豈非命也年七十四終于長沙官舍（襄慶府志 蘇頌撰神道碑）

宋劉伯壽少年不羈茶坊中有一老人就坐共茶老人曰少年能飲酒乎伯壽曰性不能飲酒老人曰少年不能飲老夫自飲可登此樓乎伯壽欣然從之既上闃無一人老人一舉巳斗餘矣熟視伯壽曰少年神清氣足可以致神仙然肩骨低一指猶位躋三品至耄年文武雙全子孫蕃衍乃授以丹術元豐十一年冬予自蒲中之京師訪伯壽于嵩陽是時年七十有四矣同登峻極行步如飛予與登封令龐元常杜子春明經奔喘不及伯壽顧而笑曰三年少乃爾耶袒露髀股示人皆肉皮果骨毛長數寸扣之有聲光彩



爛然足未歇歌所爲大曲畧數千言響振山谷累夕對榻竟旦不眠至元祐初方卒無疾也（宋張舜民畫墁錄 互見老年七十餘 七十五歲）

金程輝字日新大定二十六年以老致仕次年復起知河南府事輝辭以衰老不任召入香閣諭之曰卿年老而精力尚強雖久歷外未嘗得嘉郡河南地勝事簡故以處卿卿可優游頤養輝曰臣猶老馬也芻豆待養豈可責以筋力向者南京宮殿火非聖恩寬貸臣死久矣今河之徑河南境上下千餘里河防之責視彼尤重此臣所以憂不任也於是特詔不預河事章宗立時輝年七十六復乞致仕詔許之仍給祭知

政事半俸承安元年卒

金董師中字紹祖承安四年表乞致仕時爲叅知政事按年當是七十一詔賜宅一區留居京師以寒食乞過家上塚許之且命賦寒食還家上塚詩每節辰朝會召入侍宴泰和二年薨年七十四上聞之甚悼惜顧謂大臣曰凡正人多執方而不通獨師中正而通

元史天澤遇疾世祖遣賜藥餌天澤因附奏曰臣大限有終死不足惜但願天兵渡江愼勿殺掠語不及他以至元十二年二月七日薨年七十四天澤出入將相五十年上不疑下不怨人以比郭子儀曹彬云互見四十歲

元王彬字文父歲旱鄉隣絶食彬力丐得免卒年七十



四葬之日送者千數慟哭如喪所親江南志

元虞集序桂隱存藁云劉性粹衷以書來告曰我鄉先生劉桂隱氏有學有行文章追古作者而年亦七十有四矣屹然山林其書滿家而遠方無盡知之者因以聞諸先生焉西江志

元和仲寬作尉彭澤廨後得宋尉讀書巖復而新之又構六角亭于巖之前退公之暇挈其子遊憩巖亭口吟手披不知老之將至時年七十四矣西江志王德淵讀書巖碑

明羅汝芳疾作講學不倦九月朔盥櫛出端坐命諸孫次第進酒各微飲隨拱手別諸生曰行矣諸生懇留盤桓一日許之次日命諸孫扶至正寢整衣冠端坐而逝年七十有四門人私諡曰明德

明方逢時字行之一字樗野太子少保乞歸御書盡忠二字又丹心葵向呂勁節竹敲風一聯賜之年七十四卒

明盧遠以吏部尚書鄭三俊薦奉旨敦促年七十有四以老疾固辭大學士葉向高詹事劉一環皆寓書勸駕以公輔相期堅臥不起於是吏部尚書趙南星覆題曰盧遠當引年之候堅易退之操請遂高致加太常寺少卿致仕享年九十有三官於朝者六年家食五十三年西江志見四十歲



明程通字彥亨祖謫陝西上表乞釋之畧云臣幼失父止有祖坐法流陝西遠隔四千里外今年七十有四煢然無依又曰臣無父祖猶父也祖無子孫即子也父子骨肉坐視其若是而不相救烏在其爲孝也上憫其情釋歸田里

明龍天瑞字國禎里居見學宮不利于科第願遜私宅改立後曾孫時躍舉于鄉瑞年七十四猶及見之廣西志

明顧祖辰字子武老屋三間破榻竹几淨無纖塵蒲團茗椀相對居恆未嘗妄過一人雖密友不肯一飯也優游閒靖者七十四年而卒江南志

丙申化妻軒氏太僕佳印生母封太安人佳脩生六歲而父歿軒砥節撫孤訓以忠孝大義甲申佳脩遂烈烈死軒曰有子作忠臣何憾年七十四卒直隷志





七十五歲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漢陳雅字伯臺靈帝時爲諫大夫閹宦用事上疏極言不納出爲巴郡太守年七十五卒臨終戒子曰期運推之天下將大亂雄夫力爭無以資財爲意吾亡依山薄葬歲餘果亂晉常璩漢中士女志

晉孔愉值蘇峻反朝服守宗廟卒年七十五謚曰貞

晉索紞敦煌人嘗入太學見一父老無所不知因從問占夢之術審測而說實無書也後遂多奇中太守陰澹命爲西閣祭酒紞辭曰少不習勤老無吏幹濛汜之年弗敢聞命乃日致羊酒年七十五卒於家已見老年



陳徐陵字孝明北齊使來聘梁訪陵春秋陵曰小如來五歲大孔子三年謂七十五歲也談藪

北魏楊引三歲喪父爲叔所養母年九十二終引年七十五哀毀過禮三年服畢恨不識父追服斬衰食粥粗服誓終身命經廿三年哀慕不改韶別敕集書標揚至行

北魏楊椿在莊帝朝以老乞歸詔百僚餞之城西觀者嘆羨椿嘗作書誡子孫曰汝等若棄時主知遇宜深慎言語萬不可輕論人惡聞汝等有嘉賓待客者有驅馳勢門者有輕議短長者見貴盛則敬重之見貧

賤則慢易之此立身之大病汝家仕魏有七郡太守
三十二州刺史內外顯職時流少比汝等若存禮節
不爲奢淫驕慢假不勝人猶足免尤誚足成名家吾
今年七十五自惟氣力尚堪朝覲天子所以孜孜求
退正欲使汝等知蒲足之義爲一門法耳非是苟求
千載之名也
唐白居易啓手足之夕語其妻與侄曰吾之幸也壽過
七十官至二品有名於世無益於人褒優之禮宜自
貶損但於墓前立一石刻吾醉吟先生傳一本可矣
語訖命筆自銘其墓云樂天樂天生天地中七十有
五年其生也浮雲然其死也委蛻然來何因去何緣



吾性不動吾行屢遷已焉已焉吾安往而不可又何
足厭戀乎其間既卒宣宗以詩弔之　又詩壽及七
十五俸霑五十千
宋開寳五年前盧縣尉鄚陵許永年七十有五自言父
瓊年九十九兩兄皆八十餘乞一官以便養因召瓊
厚賜之授永鄚陵令詳見九十九歲許瓊事
宋至道九老諫議大夫楊徽之年七十五事見老年
宋耆英會太常少卿致仕趙丙南正年七十五詩云新
丹鼎洛燕英髦主禮雍容下庶寮二相比肩官一品
十人華髮事三朝星僧並列瞻台曜樽酒時行挹斗
杓東潁庸夫最無狀也將顏面趂嘉招事見老年

宋耆英會秘書監致仕上柱國劉几伯壽年七十五詩
云司徒碩德今無比太尉殊勳固絕倫偶以暮年陪
盛宴喜將白髮照青春八公有機山空著四皓當衰
心豈伸元老相望疏迹在不應此會愧前人又制舉
省元推二相龍頭昔日屬宣猷人間盛事并遐算一
席幾盈九百籌十二老共八百九十二歲　作劉兖者誤　五見老年七十餘七十四歲
宋耆英會衛州防禦使致仕馮行已肅之年七十五詩
云書稱五福壽爲先有德人方得壽延自愧樸樕非
遠器誰應齒髮亦遐年立身官未三公貴推老名陪
二相賢喜把衰容模梵宇慚無纖効勒燕然當時遭
遇承陶冶今日光榮預燕筵從此洛城增勝槩又新



重作畫圖傳事見老年
宋張士遜與章得象景祐五年同相巳七十五歲後二
十年西賊叛命措置乖方物議罪之乃引年除正太
傅致仕以小詩白章云赭案當衙並命時蒹葭衰朽
倚瓊枝如今我得休官去鴻入高冥鳳在池近輔咸
和爲時輕薄少年改云赭案當衙並命時與君兩個
沒操持如今我得休官去一任夫君鶻露蹄聞者大
哂王闢談淵　按宋史士遜得年八十六致政後猶十年方卒則七十六歲即其引退之年此所載殊不合
宋范純仁疾革以宣仁后誣謗未明爲恨呼諸子口占
遺表勸帝清心寡慾約巳便民絕朋黨之論察邪正

之歸母輕議邊事易逐言官辨明宣仁誣謗且云巷
背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
而微臣省以事君者也建中靖國改元之旦受家人
賀明日熟寢而卒年七十五徽宗賜其墓碑曰世濟
忠直諡忠宣

宋掌禹錫字唐卿喜命術自推直生日年庚寅日乙酉
時壬午當易之歸妹困震初中末三卦以世應飛伏
納五甲行軌析數推之卦得二十五少分三卦合七
十五年約半祿秩算數盡於此矣

宋程頤以宣義郎致仕卒於家年七十五世稱伊川先
生北直志互見十四十八三十四五十餘五十五五十六歲



金葢時敏居家好施年老如童一日無疾召集親朋撫
衣冠危坐取筆書偈云七十五年人間住強認臨清
鄉是故來亦不知何處來去亦不知何處去回首之
時一事無但留三尺西村墓子孫必欲問行蹤萬里
春風獨自步揮筆端坐而逝

元胡長孺字汲仲晚寓武林病喘止氣者頗久一旦具
酒食與比隣別去將返故鄉門人有識其微意者問
曰先生精神不衰何爲遽欲覩化乎長孺曰精神與
死生初無相涉也就寢夜半喘忽止其子駒排戶視
之則正衣冠坐逝矣年七十五

元丁好禮字敬可元亡明兵入京城或勉其謁大將好
禮叱之曰我以小吏致位極品爵上公今老矣恨無
以報國所欠惟一死耳後數日大將召好禮不肯行
舁至齊化門抗辭不屈而死年七十五

元劉鶚字楚奇守韶州方捕蠻獠而贛寇猝至時兵少
賊強公雖老而氣猶壯乃自將乘城命他將出戰其
幼子迎亦戰死凡一月援兵不至城遂陷公被執至
贛賊幽之于慈雲寺時仲子述亦在焉公謂其仲子
曰吾平生志于忠孝今不幸至此我死不瞑目矣作
詩付述不食六日而卒享年七十有五江西志

明太祖御製訓世文云朕謂諸者曰爾士耳亦學帝王
之政耶曰士學帝王政者欲爲帝王師也臣年七十



有五矣壯不逢君老矣乎空懷之自謂卒世無可陳
上帝垂福得逢陛下臣雖衰朽尚欲爲陛下思之

明李春芳字子實號石麓及第時見其祖父子孫五代
及罷相終養又見其父子曾孫五代士林以爲美談
卒年七十五諡文定

明王鏊字濟之大禮議起連逐輔臣士類咸願起鏊未
及起病卒年七十五巡撫吳廷舉上言鏊高文清節
守道見幾洞庭雲臥望重東山震澤波澄名高北海
乞與褒恤贈太傅諡文恪

明陳萬言官江西右叅政爲忌者所厲擠乃致政歸結
社浮邱優游林泉者十餘年而卒年七十有五廣東志

明趙統字伯一性嚴峻爲戶部郎中飛語罷歸有嚴生誣以殺人西安守胡某又夙隙坐抵繫獄二十五年統善處患難日以著述爲事積稿二竹簏萬曆改元遇按察馮公白其冤始釋歸時年七十五矣踰十年卒陝西志

明鄭應新字孟元父翼晚年得奇疾應新割臂愈之應新久無子年七十五始生子用淵以鄉薦歷官府通判亦敦行能詩廣東志

明譚大初以尚書致仕歸家田不過百畝深居簡出人罕見其面卒年七十五詔賜祭葬廣東志

明馮嘉遇號戢庵博聞稽古輕貲好義年七十有五公



庭絕跡範俗敦淳梓里尊爲文獻焉廣東志

顧元慶字大有家近許市凡高人逸士由許市過者多就顧顧性好客年七十五猶酧對不倦所著書數十種行亦甚高王穉登雨航紀

宋紹定四年正月皇太后年七十有五上詣慈明殿行慶壽禮大赦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七十六歲

漢趙充國字翁孫至西羌欲誅先零朝議欲先破罕开上讓充國充國上書曰臣犬馬之齒七十六爲明詔填溝壑死骨不朽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熟悉也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开不服涉正月擊之得利之理又其時也乃詔從充國計焉互見七十八十歲

晉陶侃字士行疾篤上表遜位曰臣少長孤寒始願有限過蒙聖朝歷世殊恩臣年垂八十位極人臣啓手



啓足當復何恨但以陛下春秋尚富餘寇不誅山陵未反所以憤慨兼懷不能已已臣雖不知命年時已邁國恩殊特賜封長沙隕越之日當歸骨國土遂薨於樊谿時年七十六

陳周弘直字思方疾革遺疏敕其家曰吾今年以來筋力減耗可謂衰矣而好生之情曾不自覺唯務行樂不知老之將至今時制云及將同朝露七十餘年頗經稱足啓手告全差無遺恨云云卒於家時年七十六

唐顏眞卿字清臣使李希烈被拘欲相之眞卿叱之曰若等聞顏常山否吾兄也吾年且八十官太師吾守

吾節豈受若等脅耶會其黨周曾康秀林等謀殺希烈欲奉眞卿爲節度使以歸事泄希烈送眞卿龍興寺是時幽之三年矣眞卿自度必不免作遺表墓誌祭文至寢室西壁下曰此吾死所也希烈謀稱帝使問儀式對曰老夫耄矣曾掌國禮所記諸侯朝覲事耳無何王師復臨希烈懼使奴害之曰有詔賜卿死眞卿再拜曰老臣無狀罪當死然使人何日長安來奴曰從大梁來罵曰乃逆賊耳何詔云遂縊殺之年七十六一作七三軍皆慟哭互見十九七十七歲

唐張薦疏曰眞卿逮事四朝爲國元老忠直孝友羽儀王室行年八十被羸老之疾拘囚環堵之間顧盼鉤



戟之下呼嗟憤恚失寢忘食不知悲翁何以堪此伏聞希烈之母鍾念幼子目不絕泣求貢希烈又希烈妻祖母郭及妻妹封竝逮捕京師此三人留之無益請置境上以贖眞卿疏奏盧杞持之不報

李泌度肅宗必不能保巳之不殺故急去於五父擅權之日顏魯公不量德宗終不能保巳之不傾乃不高舉於盧杞亂治之時夫年踰八十位爲太師棲依不去尚何求也若魯公者可不必死矣不必死而竟死之眞可惜也馬中錫東田集言十九七十六七十七歲 互見

唐裴度字中立上巳帝宴羣臣曲江度疾不能赴帝賜詩曰注想待元老識君恨不早我家柱石衰憂[illegible]

卿禱別詔曰方春愼疾爲難勉醫藥自持朕集中欲見公詩故示此異日可進使者及門而度薨自爲志年七十六遺表以儲貳未定爲憂帝聞震悼以詩置靈几

唐長慶初趙宗儒爲太常卿贊郊廟之禮罷相三十餘年年七十六衆論其精健有常侍李益笑曰趙乃僕爲東府試官所取進士也

唐賈直言父道冲漏洩宮中事賜鴆酒直言白中使請自就器以飲父因自飲之立死酒自左足涌出復生使具奏流其父并直言於南海遇赦還自云始飲鴆志在必死岑然覺痛自五內至支節其痛愈於鑽灼



摩頂放踵不可名狀天陰則又甚焉胗其脛及足脛色皆如靛有傍攻出六孔濃液紫瘀臭敗逆搶人鼻達數十步外唯食啖無減後自絳州守除壽春竟終天年年七十有六續定命錄

唐牛意仁字行恭容貌魁傑精神爽儁河目海口抱智懷仁對風月而不虛覽琴書而自逸遺榮棄利詎思卿相之權鑿井耕田豈知天子之力旣違丹轂之美寧懷赤族之憂忽妖豎成災良醫靡救顏空朗日竟向西旗遷化藍魂言歸代粤以開皇六年歲次戊午五月甲午朔九日壬寅終於泰州官舍者秋七十有六陝西志 魏徵作墓銘

宋至道九老郢川刺史魏石年七十六（事見老年）
宋耆英會朝議大夫致仕王尚恭安之年七十六詩云
端朝風望兩台星珪組參差又十八八百喬年餘總
數一千熙運遇良辰席間讌語皆非俗圖上形容盡
得眞勝事主盟開府盛謨容衰薄混情塵服許便衣
更野逸坐從齒列似天倫二公笑語增和氣夜久盤
花旋發春（燭下盤花開公即指目焉　事見老年）
宋王顥被病還京時車駕上陵顥謂賓佐曰余年位偕
極今天子道出虎牢不得一拜屬車之塵是遺恨也
言訖淚下至京信宿卒年七十六
宋徐鉉至京師見被毛褐者輒哂之邠州苦寒終不御



毛褐致冷疾一日晨起方冠帶遽索筆手疏約束後
事又別署曰道者天地之母書訖而卒年七十六（互見）
（十歲已見　七十歲）
宋江萬里字子遠年七十六元兵執之逸去及聞襄樊
失守乃鑿池芝山後圃扁亭曰止水竟赴水死左右
及子鎬相繼投沼中事聞謚文忠（互見初生）
金大定二十三年尚書省奏益都民范德年七十六爲
劉祐毆殺祐法當死以祐父母年俱七十餘家無侍
丁上請上曰范德與祐父母年相若自當如父母相
待至毆殺之難議末減其論如法
元韓性讀書砥行晚年愈自韜晦門人李齊爲南臺監

察御史力舉其行義而性已卒矣年七十有六（互見七十九歲）
明楊一清以老求去言臣歷事三朝今年七十六歲拜
官五十八年致仕之期過古大夫同時縉紳多淪冢
土門生舊戚効臣殆盡臣尚偃然班行多露之譏誠
所難免惟陛下矜臣愚不錄臣罪憫臣老且恤臣私
上曰卿愛身勝愛朕耶一清惶恐出視事（互見七十八歲十四歲十五歲）
明蔡敞字士弘遇異人自稱王先生步月都市邂卒不
問又前遇客控馬以待因更備一騎令敞乘之囑使
閉目雖甚苦勿妄窺視敞如教但聞風濤聲然寒極



不能禁言之甚力異人歎曰此去地四十里有剛風
過此則仙子扇淺耳即令開目乃在一野寺問何地
曰此去句容縣十五里某寺也敞蹴起一石子戲納
金剛口中酒數行復與還都漏下方四籌耳臨別以
一木杖贈敞勉以進修後當再會敞後守衢州因至
句容訪此寺金剛口中石子猶在焉好道愈篤一日
有道士進謁時方隆冬道士遣一童子去席百步解
衣而立遙吐氣噓之即汗出淋漓旣而口出風吹之
便寒欲僵仆敞曰庭中瓦礫山積君能除之乎道士
令閉門屛從但聞庭中若人馬聲甚衆聲止開門階
砌如掃矣將別以前木杖授道士暂執道士亦大驚

云杖熱如火不能執去不復見後官止衢州巽人亦不復至年七十六終

明陳以勤享年七十有六卒之前一日有大星自東南隕一郡皆驚益適與母夢符云（互見初生六十七十歲　四川志）

明徐時庸年七十有六歷官兩京者四十四年先此屢疏乞休詔輒留之至是懇請乃允遂賜勅給驛以歸仍歲給輿夫者四月給廩粟爲石者三又加太子太保優榮晚年恩數之厚先後罕及（西江志）

明粱應材字璐石官文選司歸杜門不出怡情尊酒間鼎革後隱居陽春山中足跡不入城市與田夫野老雜處絕口不言朝事誡家人子弟不得仍稱故號但呼曰阿翁而已如是殆二十年壽七十六卒（廣東志）



晉張輔知孫秀將害己與牋曰輔徒知希慕古人當官而行不復自知小爲身計今義陽王誠弘恕不以介意然輔母年七十六常見憂慮恐輔將以怨疾獲罪願明公留神省察秀知其誣乃止

明阮以願母胡氏年七十有六崇禎癸未寇變臥疾不能起願侍側以死衛旋傷於兵而母得全



廣[illegible]曾峯氏纂輯



七十七歲

漢姜肱字伯淮與弟仲海季江共被臥起以孝友聞桓帝命工圖其像徵之不起曰方今政在閹豎何等時耶竄伏青州界中賣卜自給年七十七乃還

隋公孫景茂字元蔚文帝幸洛陽景茂謁見時年七十七上命升殿坐問其年幾何景茂以實對上哀其老嗟嘆久之景茂再拜曰呂望八十而遇文王臣踰七十而逢陛下上甚悅賜物三百段

南史徐陵八歲屬文十三通莊老光宅寺慧雲法師每



嗟陵早夭仕至太子少傅年至七十七（劇談錄）

唐顏眞卿爲太子太師時李希烈陷汝州宰相盧杞素忌其剛正將中害之奏以眞卿重德四方所瞻使往諭希烈可不血刃而平大寇矣上從之使行朝野失色李勉聞之以爲失一國老貽朝廷羞密表請留又遣人逆之於路不及既見希烈方宣詔旨希烈養子千餘人露刃爭前欲殺之叢遶訴罵神色不動希烈以身蔽之乃就館舍希烈因宴其黨召眞卿坐觀之使倡優譏朝政以爲戲眞卿怒曰相公人臣也奈何使小輩如此遂起希烈使人問儀制於眞卿答曰老夫耄矣曾掌國禮所記者諸侯朝覲禮耳其後希烈

使積蘇庭中以油沃之令人謂曰不能屈節當須自燒真卿投身赴火其逆黨救之真卿乃自作遺表墓誌祭文示以必死賊黨使縊之興元元年八月三日也年七十七朝廷聞之輟朝五日諡文忠別傳云真卿將縊解金帶以遺使者曰吾嘗修道以形全為先吾死之後但割吾支節血為吾吭血以紿之則吾死無所恨矣縊者如其言既死復收瘞之賊平真卿家遷喪上京啟殯視之棺朽敗而屍形儼然肌肉如生手足柔軟髭髮青黑握拳不開爪透手背遠近驚異焉行及中路旅櫬漸輕後達葬所空棺而已道士邢和璞曰此謂形仙者也雖藏鐵石之中鍊形數滿自



當擘裂飛去矣（太平廣記互見十九七十歲艾穆傳作七十歲）

唐香山九老前永州刺史清河張渾年七十七詩云幽亭春盡共為權印綬居身是大官遁迹豈勞登遠岫垂絲何必坐溪磻詩聯六韻猶應易酒飲三杯未覺難每放襟懷同宴會共將心事比波瀾風吹野柳懸羅帶日照庭花落綺紈此席不煩鋪錦帳斯筵堪作畫圖看（事見老年）

五代張承業方臥病聞莊宗將即帝位自太原肩輿至魏諫之莊宗以諸將為辭承業曰不然梁唐晉之仇賊天下所共惡也今王誠能為天下去大惡復列聖之深仇然後求唐後而立之使唐之子孫在孰敢當之使唐無子孫天下之士誰可與王爭者臣唐家一老奴耳誠願見大王之成功然後退身田里使百官送出洛東門而令路人指而歎曰此本朝敕使先王時監軍也豈不臣主俱榮哉不聽承業乃仰天大哭曰吾王自取之悞老奴矣肩輿歸太原不食而卒年七十七

宋王昭素以李穆薦召赴闕見於便殿時年七十七精神不衰太祖問曰何以不求仕進致相見之晚對曰臣草野蠢愚無以裨聖化賜坐令講易乾卦召宰相薛居正等觀之至飛龍在天上曰此書豈可令常人見昭素對曰此書非聖人出不能合其象因訪以民



間事昭素所言誠實無隱上嘉之以衰老求歸鄉里拜國子博士致仕賜茶藥及錢二十萬留月餘遣之年八十九卒於家（已見七十餘歲隆平集載開寶二年召至年踰八十）

宋周渭字得臣坐從子違詔市馬黜為彰信節度副使咸平二年真宗聞其清節召還詔下而卒年七十七上憫其貧不克葬賻錢十萬以其子建中為乘氏主簿（廣西志）

宋耆英會河東節度使守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判河南府潞國公文彥博寬夫年七十七詩云九老舊賢形繪事元豐今勝會昌春垂肩素髮皆時彥揮麈清談盡席珍染翰不停詩思健飛觴無算酒行頻醵亭雅

集誇修禊洛社英遊賞序賓自愧空疎陪几杖更容
款密奉簪紳當筵尙齒尤多幸十二人中第二人
弼竊覽長篇斷章有十二人中第二人之句又賦一
絕上呈云顧我年齡雖第一在公勳德自無雙不推
行業終難敵富貴康寧亦可降　彥博伏覩公詩有
第一無雙之句輒成二十八字上呈云洛下衣冠今
最盛當筵尙齒禮容優惟公福壽弁勳德合是人間
第一流（事見老年）
宋耆英會尙書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君從年七十七
詩云繫國安危唐上宰功成身退漢留侯二公閒暇
開高宴九老雍容奉勝流共接雅歡恩意洽不矜崇
貴禮容優賞心樂事人間盛豈謂今稀古莫儔又壯
歲慶埃祿仕牽老歸重到舊林泉曾無勳業書靑史
偶向康寧養老年自分杜門居陋巷敢期序齒預公
筵更慚形穢才凉薄不稱圖眞接鉅賢（事見老年）
宋周執羔字表卿在經筵二年每勸上以辯忠邪納諫
爭明年三月告老上諭曰祖宗時近臣有年踰八十
尙留者卿之齒未也命却其章閏月復申前請詔提
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卒年七十七（西江志）
宋王大寶字元龜以禮部尙書致仕尋有疾疾革歎曰
大恩未報功業難成恢復之期未可冀也卒年七十
七（廣東志）



遼孩里字胡聳壽隆五年有疾自言吾數已盡却醫藥
卒年七十七孩里素信浮圖淸寧初從上獵墮馬憒
而復蘇言始見二人引至一城宮室宏敞有衣絳袍
人坐殿上左右列侍導孩里升階持牘者示之曰本
取大腹骨欲誤執汝牘上書官至使相壽七十七須
臾還擠之大壑而寤道宗聞之命書其事後皆驗
元王約文宗踐祚入賀賜宴大明殿帝勞問甚歡時年
七十有七（卒年八十二。互見七十歲）
元王利用以老病不能朝帝遣醫診視之利用謂弟利
貞利亨曰吾受國厚恩愧不能報死生有命藥不能
爲也遂卒年七十七（互見二十歲）
明李善長年七十七耄不能檢飭其下嘗欲營第宅從
信國公湯和假衛卒三百人和攘臂曰太師敢擅發兵
耶密以聞會有言星變其占當移大臣於是御史劾
善長置獄得與惟庸往來酬贈事上猶豫不忍加誅
羣臣固言善長反狀明甚三尺法非陛下所得私上
曰法如是奈何善長大慟曰臣誠負陛下之恩無面
目見羣臣歸而自縊死
明李時勉名懋以字行永樂進士屢以言事忤旨令王
指揮縛斬西市王出端西門懋已爲先輩使者縛入
端東門王還縛而懋已見上憐其忠直得免卒年七
十七諡文毅

明魏驥字仲房年七十七致仕所取士陳循謁公曰先生雖位冢宰未嘗得立朝願少待公曰君爲輔臣宜爲天下進賢才不得私一座主

明梁儲字叔厚號鬱洲居士晚更號厚齋有誣公者公不辯惟引退而巳丁亥三月二十五日卒年七十有七贈太師謚文康內閣楊一清親承聖諭命撰敕召用而訃音至矣

明上官通字一明棄家室結廬龍井坑不爐不扇亦不就枕七十七絕粒而終

明董澐臨沒自吟曰我非汙世中者儻偶來七十七春秋自知此去無些渠一道天泉月自流 五見六十七 六十八歲 仰山脞錄



明張懋忠初無別號將歿前夢一鶴飛翔天半頻呼張夢得三字因招之曰鶴果仙乎似呼我者若呼我能知我壽否鶴應曰君試記七字遂寤卽自號夢得越七日果卒年亦七十七 出說鈴續閩雜志下

明周于德任南京左府致仕贈榮祿大夫年七十七子尺襲指揮中武進士歷四川都司年七十七 江南志

明魏良弼謝恩表臣戇愚數犯忌諱忠豈類于批鱗狂瞽不中機宜鳴但同于仗馬荷先王待臣以不死幸微軀同籍以全生蓋投閒散之地者三十五年而享太平之休沓七十七歲方報稱之無地復承命之自天特一日而須鳳毛乃千金而收駿骨七列而躋四列階聯北寺之榮青袍而晉緋袍邑竝西山之彩衰齡極遇聖主殊恩自知未盡之年悉荷生成之澤 江西志

明方日中得皇極數決事奇中賓客輻輳戶外之屨常滿久之厭倦因杜門習靜萬曆丙午年七十有七矣乃預定其死期至日端坐而逝 汝寧志

明劉崧袁氏族譜序云袁氏譜成德齊來徵文且致其從父之言曰某今年七十有七諸弟存者十有三人上泝吾祖若父之旣往下視吾兄弟子姪之一從至再從而數之不啻千餘指然而遷徙不常絕續不一



大懼老者日遠生者日繁系屬無所本而倫序無所據也幸及吾餘齒與吾從弟從善命諸孫考訂之粗獲成帙先生矜其志而賜之序以成吾袁氏之譜不亦幸乎 江西志

唐張文獻夫人譚氏淑愼宜家齊莊刑國環珮有節纂組皆工幼作女儀長爲內則太夫人樂在南國不欲北轅克勤奉養深得婦禮至德二年十月六日終于私第春秋七十有七 徐浩張文獻神道碑 廣東志

明洪武間有旨令京官各取家屬完聚羅原奎奏曰臣有老母今年七十七矣如以書取未必肯來臣請親往迎之或者其可乎上于是惻然曰家貧親老去就

兩難今賜汝歸家侍養終爾母之世原奎稽首受命
以出西江志
明陳茂烈陳情疏臣生十三年父善祥不幸早喪母張
氏無任劬勞臣又隻身別無次丁孤苦成立臣前任
吉安府推官母年雖高猶能就祿繼蒙聖恩行取來
京母年愈老疾病纏綿不禁跋涉重違故鄉臨別叮
嚀言語悲切臣待罪於茲將二年矣顧以非才無補
風紀又蒙聖恩錄臣前任微勞賜之勅命舉家幽冥
咸被天寵揣分奚堪固宜捐軀圖報於萬一也奈何
慈闈衰邁夕照如飛母年今七十有七矣君恩猶可
以再酬母年不可以多得也況臣又無男嗣又無兄



弟一母一子各天一涯千思萬思無時不思疾痛獨
自呻吟藥餌誰與調節臣既思母則報主之心亂母
復思臣則保身之心微臣心可憫母心尤可虞也伏
望皇上憐臣母子孤苦乞勅該部照例放臣終養使
得以慰倚門之望少伸寸草之忱臣雖祇奉親顏仰
瞻天日愈思恩渥益勵初心尚期涓埃之報於將來
再効犬馬之勞於未死豈敢釋然而長往者臣心實
懇切謹具奏聞上憫其情特許之古今玄屑

# 行年錄

## 七十八歲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漢張奐字然明卒年七十八遺命曰吾前後仕進十要
銀艾不能和光同塵為讒所忌幸有前窀朝殞夕下
措屍靈床幅巾而已奢非晉文儉非王孫推情從意
庶無咎吝諸子從之
漢婁壽棠沮溺之耦耕甘山林之杳藹年七十有八卒
謚玄儒先生南陽志
漢王烈字彥方曹操徵不至年七十八終於遼東
三國魏徐邈字景山為光祿大夫數歲拜司空邈嘆曰



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缺豈可以老病忝之哉固
辭不受年七十八以大夫終於家
梁庾詵字彥寶夜見道人自稱願公容止甚異呼詵為
上行先生授香而去中大通四年因寢忽驚覺曰願
公復來不可久住顏色不變言終而亡年七十八舉
室咸聞空中唱上行先生已生彌陀淨域矣
宋至道九老吳僧贊寧年七十八事見老年
宋文彥博居洛日年七十八同時中散大夫程珦朝議
大夫司馬旦司封郎中席汝言皆七十八嘗為同甲
會詩載同生
宋邵伯溫字子文卒年七十八趙鼎表其墓曰以學行

起元祐以名節居紹聖以言廢崇寧世以此三語蓋
伯溫出處云
宋劉安字器之卒年七十八後金人發其冢貌如生相
驚語曰異人也爲蓋棺而去
宋林大中字和叔嘗語所親云吾年垂八十豈堪勞勩
徒以和議未成思體承聖訓以革弊倖爲經久之計
儻初志略遂即乞身而歸矣是年六月卒年七十有
八
宋李東之字公明自工部尚書拜太子太保致仕帝賜
宴遣諭曰以先帝梓宫在殯朕不得爲詩命講讀官
皆賦詩勸勞甚渥又敕王珪敘其事東之出都門即



幅巾白衣以見客卒年七十八　有李受者字益之
仕於治平中屢乞骸骨不聽神宗立復言臣在先帝
時年已七十不敢竊祿以自安今又加數年筋力憊
矣惟陛下哀之於是拜刑部侍郎致仕賜宴賦詩及
序如東之禮相去數月故時稱二李卒年八十
宋戴復古新年詩聖朝開寶曆淳祐四年春生自前丁
亥今逢兩甲辰黃粱一夢覺青鏡二毛新七十八年
叟乾坤有幾人
宋胡釗字倚天術士言其壽不滿四十而修積善行遇
異僧王羅漢嘗陰護之過華山陳希夷爲造藥一鼎
使携歸餌之教以度世延年之法如其訣行久其身
栩然若將翩翩隨風而起去至七十八歲乃卒四川志
周必大携家遊惠山住持法皡七十八矣同上南北閣
酌陸子泉氷泉龍淵泉憑水陸池檻觀蠹戲而歸宋周必大庚寅奏事錄
宋鄭思肖子然不娶念不忘君宋社既墟適意緇黃自
稱三外野人臨終囑其友唐東嶼曰思肖死矣煩爲
書一牌位當云大宋不忠不孝鄭思肖語訖而絕年
七十八　思肖過徐子方書塾詩不知今日月但夢
宋山川題菊云寧可枝頭抱香死不曾吹落北風中
精墨蘭更祚後爲蘭不畫土或問故則云地爲番人
奪去汝不知耶趙孟頫才名重當世思肖惡其受元



聘遂與之絕姑蘇志
明王翺字九臯天順五年曹欽反執翺翺叱曰朝廷何
負汝汝反耶殺他人寧殺我欽謝曰敢殺長者事聞
加太子少保時年七十八矣上老翺難其代也諭南
陽曰今六部尚書庶皆得人但慮吏部王翺老耳南
陽對曰臣聞祿命之說翺壽最高尚有十年上喜曰
如此無慮
明王恕考經堂記吾兒承裕以詩經登弘治癸丑進士
是歲吾年七十有八乞休得請承裕侍吾歸既抵家
定省之暇與從遊之士始則講學於釋氏之刹近則
即前普照院之故址建爲弘道書院以居自名其後

堂曰考經其意以爲從遊之士有治易經者焉有治書經詩經者焉亦有治春秋禮記者焉詩固爲次科之本經其餘四經雖嘗涉獵未之深造若非時加考究何以應酬諸士此考經之堂所由扁也陝西志

明劉潺字宗瀾順天府尹致仕歸時兩子舉于鄉手校書春秋授諸孫及病遺命毋干恩澤卒年七十有八彰德志

明金詔字廷言子節舉于鄉詔曰賴祖宗之庇幸有今日吾老矣汝其勵志以報後節登進士官南戶曹郎詔年七十八矣欲一往觀金陵形勝跨大孤匡廬以泛鄱陽抵南都鶴髮飄蕭都人士以爲仙骨僉問長生訣詔曰修短本造物得來然清心寡欲似亦有助借居倪文毅花園密書其別室曰謹言語防物議其自持若此後歸隱深居一室自書對聯曰萬物靜觀皆自得弄孔閒裏亦相宜有司延爲鄉飲正賓年八十而卒廣東志

明周之綱字冲白歷南京兵部右侍郎以積勞致恙乞骸骨居里澹泊雍厚片墨寸楮不入公府樽酒書史之外閉門卻掃而已洎流寇蜂起兵荒無虛歲庚辰竟以憂憤卒得年七十八張克繩周之綱傳汝寧府志

明馮學經字綸卿一日偶疾詔家人曰明晨余將逝矣次早整衣冠拜廟端坐而卒年七十有八浙江志



明吳邦柱字殿卿年七十有八預示終期遺命治喪不用浮屠額其堂曰敬恕叮嚀子孫于二字尤諄切云廣西志

明劉永吉字嵋雪桐鄉令解組歸里賦詩自娛卒年七十八歲汝寧志明末清初人

明周氏淑清顯女弟也顯妻張氏年二十二顯死淑清因兄死嫂無所依知嫂有確然志誓不許嫁寧伴嫂以堅其節張氏卒年八十周氏卒年七十八方張氏卒時周氏已臥病張臨絕呼周曰吾與若俱上金堂玉室爾勿遲來不三月周果卒浙江志

明甯威妻方氏子勛妻何氏孫吉妻張氏威死遺子勛尚幼方撫育承襲未幾勛亦早卒方又撫孫吉承襲勛職而吉又死時方年七十八苦節四十九年與子妻何氏孫妻張氏誓同死守節內外並無間言陝西志

明莫是卿妻李氏年十八夫亡無子守節六十一年以前壬申寡以後壬申終一生苦志里中皆惜之江南志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七十九歲

漢龔勝字君賓王莽遣使者奉璽書印綬安車駟馬迎
勝即拜爲太子師友祭酒使者與郡縣長吏三老官
屬行義諸生千人以上入里致詔使者欲令勝起迎
久立門外勝稱疾篤爲床室中戶西南牖下東首加
朝服拖紳使者付璽書奉印綬內安車駟馬進謂勝
曰聖朝制作未定待君爲政以安海內勝對曰素愚
加以年老被病命在朝夕隨使君上道必死道路無
益萬分使者要說至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



使者即上言方盛夏暑熱勝病少氣可須秋涼乃發
莽許之使者爲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虛心
待君以茅土之封雖疾病宜動移至傳舍示有行意
必爲子孫遺大業暉等白之勝曰吾受漢家厚恩亡
以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
故主哉因敕棺斂喪事語畢遂不復飲食積十四日
死死時七十九矣

後漢黃瓊字世英年七十九疾篤上疏曰唐堯以德化
爲冠冕以稷契爲筋力高而益崇動而愈據此先聖
所以長守萬國保其社稷者也其年卒諡忠侯

漢末任安與董扶俱以學行齊聲劉焉表薦之王途隔

塞遂無聘命年七十九卒門人爲之碑銘

晉索襲字偉祖太守陰澹欲請爲三老曰先生年耆望
重道冠一時養老之義實繫儒賢既樹非梧桐而希
鸞鳳降翼器謝曹公而冀蓋公枉駕誠非所謂也然
夫子至聖有召赴焉孟軻大德無聘不至今之相屈
遵道崇教非有爵位意者可或然乎會病卒時年七
十九

隋李直之字正叟刺凱州末年乞骸隱於銅官山童稚
歌曰我知古凱州今日得李侯李侯切莫去此地無
可憂年七十九卒民祠祀之四川志

唐李靖破吐谷渾還病甚帝幸其第流涕曰公乃朕生



平故人於國有勞今疾若此爲公憂之薨年七十九
諡景武陝西志

唐符令奇爲盧龍軍裨將勸田承嗣委質朝廷田悅怒
切讓之令奇罵曰爾忘恩背主旦夕死吾教子以順
殺身庸何悔均死愈爾遠矣悅大怒奮而起令奇臨
刑色不變年七十九一家被夷

唐高力士流巫州寶應元年六月二聖遺詔到號天叩
地制服持喪每一號慟數廻氣絕晝夜無時傷感行
路哀毀既深哽咽成疾巫山至朗州八月病漸亟謂
左右曰吾年已七十九可謂壽矣官至開府儀同可
謂貴矣既貴且壽死何恨焉所恨者二聖昇遐攀幾

不逐孤魂旅櫬飄泊何依泣下霑襟櫬之盡血言畢以寶應元年八月十八日終于朗州開元寺之西郭（唐郭湜高力士傳）

宋至道九老吏部尚書宋琪盧州節度副使武允成俱年七十九（事見老年）琪字俶寶至道元年春大宴於含光殿上問琪年對曰七十有九上因慰撫久之

宋邵古字天叟天聖中嘗登蘇門山顧謂其子雍曰若聞孫登之爲人乎吾所尚也遂隱居于山下年七十九而終（衛輝志）

武寧軍節度使守司徒開府儀同三司致仕韓國公富弼彥國年七十九云伏承留府太尉相公就做居爲



耆年之會承命賦詩謹錄上呈伏惟采覽西洛古帝都衣冠走集地豈惟名利場賺爲耆德會大尹吾舊相曠懷輕富貴日與退老遊臺閣并省寺于懸最衰老亦許預其次遂欲肖儀容爛然形繪事閎嶠訪精筆鮫綃布絕藝今後崇宴衎聊以示慈惠幽居近銅駝荒徑仍敞底塞路移君庖盈車載春醴獻訓互相趣歡處不知止商嶺有四翁晉林惟七子較我集諸賢盛衰何遠爾並事實可矜傳之爲千祀（事見老年）

宋范鎮元祐初以詔起公曰西伯善養二老來歸漢室卑辭四臣入侍公辭曰六十三而求去蓋以引年七十九而後來豈云中體卒不起（時歸公年八十餘一）召而來人各有所志也（過庭錄作七十五）

宋鄭俠醉翁行贈黎師淳云金峯醉翁七十九行步龍鍾面黧垢惟有滿腹奇文章日月爭新無老醜頰舌鏘洋言不苟咳唾成珠須信有兩眼如星照耀人見客偏明儼如舊問翁壯年愛碁酒邇日還如昔時否日予不戰猶好看日飲常能傾一斗因持碁酒前就翁明日壺漿復予就　俠宣和元年忽夢鐵冠道士遺之詩視之乃子瞻也嘆曰吾將逝矣作詩云似此平生只藉天勝如過鳥在雲烟如今身畔無餘物癡得虛堂一枕眠授孫而卒年七十九

宋戴復古新歲書懷詩七十九歲叟時吟感遇詩年高



胡不死身健欲何爲細柳絲垂地小桃紅滿枝春風不到處枯蔓掛疎籬　又章泉二老歌在昔商山傳四皓又聞香山圖九老異鄉異姓適同時爭如章泉一家兄弟登期頤章泉之上兩山下有地可宮田可稼伯也早休官季也相約歸林泉名動京口耕谷口山中有詩天下傳一生得閒兼得壽皓首龐眉世稀有竹隱先生八十三定菴居士七十九客從遠方來亦是六十叟手把一枝梅奉勸兩翁酒問公何以致遐齡請翁細說吾細聽不燒丹不學仙五行有常數天所稟賦焉人生一氣統四體衆人斲喪吾能全要知養生無他術日多喫飯夜獨眠承翁見教謝翁去

兩翁慇懃留我住是夜醉眠苔竹軒夢見山靈向我
言翁之所說皆不然兩翁盛德合乎天天與遐齡五
百年
宋崔頤正與弟偓佺並舉進士明經術卒年俱七十九
宋曾孝序字逢原留知青州遇趙晟爲亂王定失利孝
序責以力戰自贖定乃以言撼敗卒奪門斬關入孝
序出據廳事瞋目罵之遂與子訏皆遇害年七十九
宋周必大字子充慶元元年三上表引年遂以少傅致
仕自號平園老叟自慶元以後韓侂冑之黨立僞學
之名以禁錮君子而必大與趙汝愚留正實指爲罪
首甍年七十有九（江西志）



元楊天德字君美晚讀大學解沿及伊洛諸書大嗜愛
之常語人曰吾少時精力奪於課試殊不省有此今
而後知吾道之傳爲有在也埋殁篆刻中幾不復見
天日昏不能視書猶使其子講誦而朝夕聽之以是
自樂及有疾親友往問之談笑歌詠不衰曰吾晚年
幸聞道死無恨矣以戊午歲十月四日卒於家春秋
七十有九（陝西志）（許衡作誌銘）
元王鶚年七十九乞致仕詔有司歲給廩祿終其身有
大事則遣使就問之（卒年八十四）
元何榮祖字繼先狀貌魁偉頷有赤文如雙樹背負鑑
起有相者謂曰子位極人臣且壽相也後仕至昭文
館大學士預中書省事又加平章政事卒年七十九
明謝遷字于喬劉瑾誅屢勅存問遣行人陳侃起公於
家時年七十九矣抵京進少傅戸部尚書謹身殿大
學士（卒年八十三）
明薛騰霄嘉靖間叅將夢人贈錦二疋量之其末微少
以七十九卒頗與沈慶之八十相類
明常三省爲湖廣布政於時太公春秋高矣上書請歸
子舍諸臺留之不得報而行色養太公十五年後撫
按臺省交薦三省題其署曰久分生涯偕木石勉將
道術付桑榆無復宦情矣踰數年卒年七十有九（李維楨誌銘童幼互見江南志）



明瞿繼祖長沙衛人壽七十九自爲誌銘並逸民傳
明汪宗伊字子衡一字少泉北戸部尚書改南吏部尚
書疏乞致仕溫旨老成端亮年七十九卒賜祭葬謚
恭惠所著有表忠錄靖難諸賢紀名立石於南雍
明南居益字思受爲工部尚書李自成僭號以僞平章
誘降不屈賊怒加炮烙終不屈絕食飲凡七日卒年
七十有九（陝西志）
元張夫人暮年不茹葷日誦彌陀家人皆笑之謂老人
宜滋補願養而已僕僕如此恐無益而有損夫人修
之愈篤年七十九每夜暗中見四壁皆瓔珞光輝燭
天恍若白晝臨卒焚香几上烟宛轉結成一彌陀小

像初繪炯色漸覺淡黃遂作眞金色覩目若畫一手
下垂若今塑接引像衆皆下拜誦佛號烟雨消而失
人屬續矣元伊世珍嫏嬛記
明曹學程抗疏請罷封日本下獄屢赴市曹十一年帝
怒不解公次子正儒伏闕奏曰臣祖母七十有九衰
病侵尋自臣父逮繫以來母念子而心折淚枯子思
母而形尫骨立祖母當垂死之年臣父無再生之日
臣感慟悲激呼號無從瀝血陳情願以身代乞繫臣
就戮釋父生還俾臣父歸侍祖母以伸母子之情臣
得身報親恩以全父子之義不報廣西志 陳際泰作傳
明劉光燦妻李氏夫歿氏茹荼育孤誓志自守崇禎四



年賊陷高陵時年七十九矣其家掖之走不許曰未
亡人棄先君室何往語未已賊驟至露刃入李氏即
取刀自刺血流淋漓賊壯其烈予飲食怒不食以椀
擊賊罵曰吾忍死四十九年今嚵賊食耶罵不止遇
害陝西志

行年錄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八十歲

記曲禮八十九十曰耄雖有罪不加刑焉　註耄惛忘
也春秋傳曰謂老將知耄又及之疏耄者僻謬也人
或八十而耄或九十而耄故並言二時也
王制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　人君有命人
臣拜受禮也惟八十之老與無目之人爲難備禮故
其拜也足一跪而首再至地以備再拜之數疏八十
年漸衰弱不堪來學受養君以饗食之禮使人就家
致之其受君命時不堪爲勞故如此瞽人恐傾倒亦



如此
八十常珍　常食皆珍味也
八十月制　謂一月可辦衣物易得者也轉老彌切
也
八十非人不煖
八十杖於朝
八十月告存　告問也君每月使人致膳告問存否
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　註八十不齊則不祭也子
代之祭是謂宗子不孤以其老甚非特不能從與于
事而事固不當及于我矣
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　從政謂

給公家之力役

祭義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　君見而揖之卽退不待朝事畢也就之卽其家也

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　應氏曰彼向東此向西彼西行此趨東是相遠而不相値然必駐行反迂謁而見之不敢超越徑過也疏天子諸侯因其行次或東行西行至八十九十者或閭里之傍不敢過越而去必往就見之

鄉飲酒義鄉飲酒之禮八十者五豆全見五十

爾雅耋老也註八十爲耋疏耋鐵也孫炎曰老人面如



鐵色郭云八十爲耋詩秦風車鄰云逝者其耋毛傳云八十曰耋易離卦云大耋之嗟鄭註云年踰七十僖九年左傳曰伯舅耋老服虔曰七十曰耋此及詩傳言八十曰耋者耋有七十八十無正文也詩以仕者七十致事者慮已之耋欲得早致事故以爲八十此用詩傳爲說故與之同

周禮八十曰耆釋名六十曰耆說文七十曰耆

說文八十曰耋耋至也年之至也詩話耋之言昳也過七十則筋力已衰如日之昳至八十則大耋

釋名釋長幼篇耋鐵也皮膚變黑色如鐵也

莊子中壽八十詳見百歲

禮年八十日有秩故以八十爲八秩又道家流用此語白樂天屢用之宋龔頤檢討芥隱筆記

禮年八十而有秩故以八十爲八袠今七十六十五十皆稱袠非也又七十一謂之開八袠如第八卷之初展一帙也閩粵人七十一方慶七十以是年正足七十若正七十距生年止六十九耳六十五十皆如之似亦有理呂種玉言鯖

姜子牙年八十釣於渭西伯將出獵卜之曰非龍非彲非熊非羆非虎非貔所獲伯王之佐果遇呂尙於渭水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因以興子眞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



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師謂之師尙父　楚王使使奉金幣聘夫子宰予冉有請見問夫子曰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孰與許由之賢夫子曰許由獨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天下者也然今世無文王之君也雖有太公孰能識之出孔叢子　宋馬永卿云太公八十遇文王世所知者然宋玉楚詞云太公九十乃顯榮兮誠未遇其匡合東方朔云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見用於文武應太公老矣方得東方朔滅了八歲郄被宋玉展了十歲可爲絕倒懶眞子錄

周劉定公勞晉趙孟因曰子弁冕以臨諸侯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

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
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爲晉正卿以
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畔
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八十曰耄亂也言年老閱多將益智而又老亂也）
說苑韓平子問於叔向曰剛與柔孰堅對曰臣年八十
矣齒再墮而舌尚存老聃有言曰天下之至柔馳騁
乎天下之至堅
莊子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大馬曰子
巧歟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
也非鉤無察也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
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大馬大司馬也鉤劍名出莊子外篇）



（淮南詞小異）
國策蘇代謂燕昭王曰烏獲舉千鈞之重行年八十而
求扶持
漢武帝登岱宗上有金篋玉策能知人壽修短帝探策
得十八因倒讀曰八十其後果壽躋八十
漢初入仕者不限年劉向陳咸以八十爲郎劉辟疆以
八十爲衛尉公孫弘八十爲相貢禹八十遷御史大
夫趙充國七十爲將軍（王鏊震澤長語）
漢趙充國年八十朝廷有四夷大議邊匯重事嘗與參
其謀問籌策焉　充國至洛都堅守捕得生口言羌
豪相數責曰語汝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
十矣善爲兵今請欲一鬭而死可得耶（互見七十餘及七十六歲）
漢霍光擇宗室可用者辟疆子德待詔丞相府年三十
餘欲用之或言父見在亦先帝之所寵也遂拜辟疆
爲光祿大夫守長樂衛尉時年已八十矣
漢趙熹八十爲太傅繼母在堂口不言老
漢李充字大遜延平中詔舉隱士徵爲博士年八十以
爲國三老賜以几杖（又見八十餘歲）
漢郭伋字細侯歷漁陽潁川并州守有卓異聲年八十
乞歸賜宅一區及帷帳錢穀充其家悉散九族
漢蔡義爲丞相年八十短小無鬚髮眉似老嫗行步俛
僂常兩吏持夾乃能行（一作八十餘又見八十餘歲）



漢嚴光字子陵不仕王侯釣富春山因名其處爲嚴陵
瀨年八十終於家
漢朱暉字文季爲尚書僕射張林上言縣官經用不足
宜自煮鹽脩均輸法暉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
不言多寡食祿之家不得與百姓爭利均輸之法與
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小民窮怨誠非明主所宜行
帝怒暉等自繫獄三日詔敕出之曰國家樂聞駁議
黃髮無愆詔書過耳何故自繫暉因稱病篤不肯復
署議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今臨得譴讓奈何稱
病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
不可而順旨雷同負臣子之義遂閉口不復言諸尚

書共劾奏曄帝寢其事詔宜事郎問曄起居太醫視疾太官賜食曄乃起謝

漢胡廣字伯始寓荆州飲菊潭水年至八十心力猶壯繼母在堂朝夕贍省傍無几杖口不言老母卒居喪盡禮三年 後漢

漢陳蕃說竇武誅曹節且曰蕃以八十之年欲為將軍除害今可且因日蝕斥罷宦官以塞天變

漢折象字伯式自知亡日召賓客親族飲食辭訣年八十

三國管寧行年八十志無衰倦偃息窮巷吟咏詩書不改其樂不易其節陶邱一孟觀孫邕王基等薦之於



是特具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聘焉 互見十六 八十四歲

三國蜀向朗字巨達年八十手自校書刋定謬誤講論古義開門接賓誘納後進 一作八十餘 又見八十餘歲

三國吳呂岱字定公屯武昌時年已八十體素精勤躬親王事與陸遜共領荆州文書張承與書曰昔旦奭翼周二南作歌今則足下與陸子也忠勤相先勞謙相讓功以權成道與化合君子嘆其德小人悅其美加以文書鞅掌賓客終日罷不舍事勞不言倦又知上馬輒自超乘不由跨蹈如此足下過廉頗也何其事事快也周易有之禮言恭德言盛足下何有盡此美耶 互見九十六歲

三國魏吳質少為單家雖出官本國猶不與之士名及封列侯入朝自以不為本郡所饒謂司徒董昭曰我欲溺鄉里耳昭曰君且止我年八十不能老為君溺攢也

三國荀攸畫奇策十二惟鍾繇知之而撰集未就裴松之云攸亡後十六年鍾繇乃卒撰攸奇策亦有何難而年造八十猶云未就遂使攸從征機策之謀不傳於世惜哉

三國華陀字元化見漢季世衰假以養性僻居隱處年雖八十而儀容猶壯 陝西志

三國魏王凌字彥雲謀廢帝立楚王彪及敗面縛知太



傅無宥已意行至項夜呼掾屬與訣曰行年八十聲名並滅耶遂自殺

晉程瓊雅有德業與文立深交泰始以立言錄用故漢名臣子孫晉主問瓊名以問立對曰臣至知其人但年垂八十稟性謙退無復當時之望故不以上聞耳瓊聞之曰廣休可謂不黨矣此吾所以善夫人也

晉陸機歌八十時明已損聰去耳前言往行不復紀辭官致祿歸桑梓安車駟馬入舊里樂事告終憂事始

晉宋纖字令艾隱居酒泉南山年八十篤學不倦酒泉太守馬岌造焉纖高樓重閣拒而不見岌銘詩於石上曰丹崖百尺青壁萬尋奇木蓊鬱蔚若鄧林其人

如玉惟國之琛室邇人遐實勞我心
晉廖平武陵人以丹砂三十斛實所居井中飲是水以祈壽抱朴子曰余祖鴻臚爲臨沅令有民家世壽考或百歲或八九十歲後徙去子孫多夭折疑即此又見百歲

晉譙秀字元彥蕭敬之亂避難宕渠秀年八十衆人以其篤老欲代之負擔秀拒曰各有老弱當先營護吾氣力猶足自堪此不以垂朽之年累諸君也後十餘年卒於家

劉宋沈慶之以三公退居婁湖郗元景顏師伯詣之會其游田元景等鳴笳列卒滿道慶之獨與左右一人



在田見之悄然改容曰夫貧賤不可居富貴亦難守吾與諸公竝出貧賤因時際會榮貴至此惟當共思挹損老子八十之年目見成敗者已多諸君炫此車服欲何爲乎插杖而耘不爲之顧元景等徹侍褰裳從之慶之乃與相對爲歡　慶之年八十歲旦夢人遺絹二疋曰此絹足度寤而謂人曰老子今年不免矣兩疋八十尺也足度無盈餘矣果以是年賜死五見四十七十歲

南齊會稽陳氏有三女無男祖父母年八九十老無所知父篤病母不安其室遇歲饑三女採菱蓴更日貨於市未嘗虧怠鄉里稱爲義門

北魏宗室丕以子謀逆應坐詔免死爲太原百姓年垂八十位極公輔而還爲庶人然猶心戀京邑不能自絕人事

北魏尉元字荀仁以司徒謝老歸詔曰尉元游明根竝元亨利貞明允誠素少著英風老敷雅迹位顯名宿歸終私第可謂知始知卒希世之賢也元以八十之年宜處三老之重明根以七十之齡可充五更之選

北魏楊昱鎭榮陽城陷被執元顥而責曰楊昱卿今死甘心否卿自負我非我負卿也昱答曰分不望生但恨八十老父無人供養負病黃泉求乞小弟一命便死不朽也



北魏徐謇字成伯善醫常有藥餌及吞服道符年垂八十而鬢髮不白力未多衰

隋劉炫自贊云晝漏方盡大耋已嗟退返初服歸骸故里詳見老年

隋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柳彧上表曰伏見詔書以和干子爲杞州刺史其人年垂八十鐘鳴漏盡前在趙州闇於職務政由羣小百姓謠云老禾不早殺餘種穢良田干子弓馬武用是其所長臨人莅職非其所解如謂優老尙年自可厚賜金帛若令刺舉所損殊大上善之干子竟免宋許觀東齋記事作和平子

唐李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督諸軍征高麗賈言忠

一作蕭志忠討事還帝問軍中云何對曰必克高麗秘記曰不及九百年當有八十大將滅之高氏自漢有國今九百年勣年八十矣是行不再舉矣遂破之而還以薛仁貴鎮之互見十七二十歲八十餘

唐張柬之字孟將武后嘗問狄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曰有張柬之者其人雖老宰相才也擢爲洛州司馬數日又問對曰前薦柬之尚未用也太后曰已遷矣對曰臣所薦者可爲宰相非司馬也乃遷秋官侍郎後數年太后令姚元之舉外司堪爲宰相者對曰張柬之沉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已老惟陛下急用之太后遂以柬之同平章事時且八十矣出綱目

唐裴矩字弘大年八十精明不忘多識故事見重于時

唐孫嘉之年且八十猶爲襄城令子逖遷中書舍人求降外官增父秩帝嘉納拜嘉之宋州司馬聽致仕山東志

唐王昌齡河上歌河上老人坐古槎合丹只用青蓮花至今八十如四十口道滄溟是我家

唐裴諝爲廬州刺史時武徹貶爲長史卜仲卿貶爲別駕諝至郡三日二人來謁諝方與話舊俄吏持一刺云寄客前巢縣主簿房觀請謁諝謝以他日觀曰某以使君有舊宜以今日謁固請吏又入白諝曰吾無有房氏爲舊者令疏其祖父官諱觀具以對又懷中探一紙舊書以授吏諝覽之愀然遽命素服引於東廡而弔之甚哀旣出顧左右問曰此有府職月請八九千者乎曰有名逐要者命吏即出牒以署觀時二客相顧甚異之諝復就榻歎息謂二客曰君無爲復忠遷謫事固前定某開元七年至大梁有陸仕佳爲浚儀尉某往候之時有前襄州功曹參軍房安禹繼來坐客聞其善相皆請之因次謂某曰此後歷踐清要然無將相年至八十言訖將去私謂某曰少間有奉托幸一至逆旅某繼往言款甚密曰君後二十八年當從正郎爲江南郡守某明年當有一子後合爲所守郡一官君至三日當令奉謁然此子命薄不可



厚祿願假俸十千已下此即安禹子也徹等咸異其事房安禹開元進士及第官南陽令唐鍾輅前定錄

唐元結宿洄溪翁宅詩長松萬株遶茅舍怪石寒泉近巖下老翁八十猶能行將領兒孫行拾稼吾羨老翁居處幽吾羨老翁無所求時俗是非何足道得似老翁吾即休

唐李白梁甫吟君不見朝歌屠叟辭棘津八十西來釣渭濱寧羞白髮照清水逢時吐氣思經綸廣張三千六百鈞風期暗與文王親大賢虎變愚不測當年頗似尋常人　司馬遷云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七

十則屠牛朝歌行年八十釣於渭濱行年九十身爲帝師　或問三千六百釣曰太公八十釣於渭至九十乃遇文王是十年也十年三千六百日每日而釣故曰三千六百釣太白詩註

唐李方玄字景業刺池州鉤檢戸籍所以差量徭賦者皆有科品程章吏不得私常曰沈約年八十手寫簿書蓋爲此云

唐沈彬將近八十近居阜上有一樹可數拱嘗指謂家人曰吾死當葬是及卒臨穴乃古塚中一石燈臺臺上漆燈一盞銅牌上篆云佳城今已開雖開不葬埋漆燈猶未滅留待沈彬來大千作七十九歲



唐唐休璟名璿以字行以儒者號知兵每行師未嘗敗年八十猶托權近冀復用後八十六卒

唐張萬福爲金吾將軍聞陽城王仲舒等伏閤論裴延齡陸贄事至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臣等八十與見盛事已而連呼太平徧揖城等勞之天下益重其名張萬福始終食祿七十年未嘗一日言病卒年九十

唐李源悲父死賊手不仕不娶絕酒葷長慶初年八十矣李德裕表薦曰源天與至孝絕心祿仕五十餘年常守沉默理契深要一辭開析百慮洗然抱此眞節棄於清世臣竊爲陛下惜之穆宗詔以爲諫議大夫賜緋魚袋絹二百疋源謂使者伏疾年耄不堪趨拜

即附表謝吐辭哀懇一無愛互見八歲

唐大中十一年正月一日上御含元殿受朝太子太師盧鈞年八十矣自樂懸之南步而及殿墀稱賀上前聳容閱綬舉朝服之至十二年元日含元殿受賀太子少師柳公權年亦八十矣復爲百官首含元殿廷負遠自樂懸南步至殿下力已綿憊稱賀之後上尊號聖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公權誤曰光武和孝御史彈出之罰一年俸料七十致仕舊典也公權不能遵典禮老而受辱人多惜之　鈞字子和時舉朝咨嘆以爲耆碩長者顧不任職咎綯爲娼賢綯聞言於帝即以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辛年八十七



蘇尚書八十猶忝禪大溈訪之以手拍碎金面碁盤尚書尋有悟解舊相譚學錄唐馮贄雲仙雜記

後唐潸恭二年裴皥門生馬裔孫知貢舉纔放榜謝恩即引門生詣宅謁拜裴示以詩曰宦途最重是文衡天與愚夫著盛名三主禮闈年八十門生門下見門生宋潘若同郡閣雅言

宋至道九老太常少卿李運年八十事見老年

宋杜衍字世昌年八十以太子太師致仕退居睢陽與王渙九十畢世長九十四朱貫八十八馮平八十七號睢陽五老結社賦詩不干時事睢陽人敬如耆蔡繪像以傳杜衍詩云五人四百有餘歲俱稱分曹與掛冠天地

至仁難補報林泉幽致許盤桓花朝月夕隨府樂雪鬢霜髯滿座寒若也睢陽爲盛事何妨列向畫圖看○杜謝事居宋年已八十然憂國之意慷慨不已每見於色門人歐陽修和公詩云貌先年老因憂國事與心違始乞身公得之大喜常自諷誦時謂不惟曲盡公志雖形貌亦在模寫中（互見老年）

宋歐陽修與趙叔平同在政府相得甚及叔平歸睢陽單車特訪永叔時年八十矣呂晦叔爲潁守開宴二公賓主稱一時之盛題其堂曰會老明歲永叔欲過睢陽未果行而疾作矣修詩公能不遠來千里我病猶能醻一鍾



宋富弼字彦國致仕年八十上疏論治亂知無不言

劉器之云富鄭公年八十書坐屏曰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晁過客語）

宋司馬光在洛時每往夏縣展墓必過其兄旦旦將八十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饑乎天少冷則撫背曰衣得無薄乎（旦字伯康）

王君貺拜三二十有七矣自爾居洛起宅至八十歲位至宣徽二府盡其財力終身而宅不成子舍早世唯有一孫與其姪居之不能充一隅未完亟壞（宋張舜民畫墁錄）

宋關魯登進士爲池台兩州年八十歸老錢塘陳襄作鴻飛詩送之嘗曰吾少得盡力於官而老得自休於家不以家事累吾志者以有夫人也夫人傅氏福昌縣君子八人學行脩立皆能其官而有聞於人

宋徐積和路朝奉新居詩願公八十爲更老玉幣三徵乃就車

宋張耒夜與疎山清公對語因設果供戲成長句中云憶初見翁修水旁轉頭八十鬢蒼著爾時尊宿略喪亡屹如樅檜老不僵

宋蘇軾哭刁景純詩前年旅吳越把酒慶壽考扣門無晨夜百過迹未掃但知從德公未省厭邛嫂別時公八十後會知難保



宋黃庭堅跋歐陽公廬山高詩劉公中剛而外和忍窮如鐵石家居四十年不談時事賓客造門必置酒終日其言藹藹似教似諫依於莊周淨名之間年八十而耳目聰明行不扶持蓋不得於彼而得於此也（江西志）

宋陳堯佐以使相致仕年八十有詩云青雲岐路遊將徧白髮光陰得最多搆亭號佚老後歸政者往往多效之　堯佐將終前一日自爲墓誌曰宋有穎川先生堯佐字希道號智餘子年八十不爲夭官一品不爲賤老而納祿不爲辱三者粗備歸息于先秦國太夫人仲兄丞相棲神之域吾何恨哉（宋王闢之澠水燕談錄互

見六十餘歲
宋宋垂範知潭州掛冠歸趙抃贈詩云休官鎮浮俗省
壽冠同年恬養八十歲苦吟三百篇
宋張士遜晚春出遊比碁人關閤兵持門牌諸官位公
書云八十衰翁無品秩昔曾三到鳳凰池（五見七十五歲）
宋賀升卿年垂八十以書寄周必大平園新詠二十二
篇周次末章韻云文與年高豈樂天字隨心正亦公
權吟詩作賦晴窻裏問柳尋花野水邊
宋周必大三月三日詩莫思樂事年年減且喜春花日
日開兄弟相看俱八十研朱贏得祝嬰孩　趙逵判
每云朱書八十字於襁褓兒頂上欲其壽如此



宋陸游朝饑示子聿云八十到頭終强項欲將衣鉢付
吾兒　齋中雜興詩餘齡垂八十雖憊猶强飯正如
老病馬風沙時一噴　法雲僧房詩八十衰翁有底
忙水邊山際亦倀倀　出近村歸偶作云朝騎小蹇
出烟村擁路爭看八十身似我猶爲一好漢問君曾
見幾閑人　初歸雜咏云酒樓僧壁留詩徧八十年
來自在身　冬夜不寐詩八十將軍能應讖白頭吾
欲事功名（高麗有讖云當有八十老將平之李英公實應是讖）
宋戴復古字式之和鄭潤甫詩長身如病鶴吟苦如蟋
蟀顧此頹顔姿癡生年八秩舉世皆好竽老夫方鼓
瑟梅花莫笑人茅簷炙朝日　懶不作書急口令寄

朝士云老病懶作書行藏詩上見一心不相忘千里
如對面我已八十翁此身寧久絆　歲暮書懷云吾
年幾八十暮景不勝斜老鶴猶能語枯梅强作花一
心爲死計無意問生涯有酒時相過東鄰八九家
寄後村詩客遊仙里見君時擁絮菴中共說詩別後
故人知我否年幾八十病支離
宋曾雲巢年八十聰明不衰小楷寫六經家有小樓日
登覽不倦諸監司嘗薦遺逸戴復古贈詩云八十雲
巢老諸公舊典型心情古井水輩行曉天星身健登
高閣眼明書六經常聞薦遺逸何以報朝廷
宋楊東山萬里長子以集英殿修撰致仕年八十與曾



雲巢携茶袖詩訪伯子其詩云褰衣不待屨霜回到
得如今也樂哉泚穎有時供戲劇軒裳無用任塵埃
省頭猶自傳千恨興到何如酒一杯知道華山方睡
覺扣門聊伴著奴來伯子和詩亦佳其風味不減誠
齋與周益公也
宋葉適挽曾晦之詩壽過八十人人羨恩在鄉閭事事
談
宋程俱贈長興錢圖翁詩頗聞長城翁八十顏色好城
西有寬閑終歲常扫掃安得五畝園如翁一生了
宋徐璣字文淵題李商叟半村堂詩住屋半依村先生
氣象尊若非迎好客長是掩柴門覓句行山影披簑

釣月痕固窮年八十惟得令名存

宋金安節字彥亨請祠已得請胡銓繳奏謂安節太上之舊人而陛下之老成也漢張蒼唐張柬之國朝富弼文彥博皆年八旬尚不聽其去安節膂力未愆有憂國心豈宜從其引去上遂留之

宋史浩字直翁孝宗朝拜相封衛國公年八十掛冠歸四明置酒高會簪纓樽俎極一時之盛女兄年八十二四弟皆享長年其季亦六十餘同氣至親衆觴相屬朱顏華髮咸壽而康里社親黨仰嘆盛事請繪為六老圖

宋許懷德字師古年八十猶生子筋力過人在宿衛十



四年數乞身帝不許懷德曰臣年過矣倘為御史所彈且不得善罷即詔為藏數歲卒

宋劉之傑字宋才直煥章閣言親年八十乞祠歸養庶幾君親之義兩全從之

宋宋斌少從黃榦李燔登朱熹之門學禁方嚴羇旅困阻年且八十臨安尹趙與懽知之事以父行奏乞用旌禮布衣故事不報浙江志

宋卓彥恭嘗過洞庭月下有老人棹小漁舟過其傍卓呼問有魚否曰有詩無魚卓驚曰願聞一篇可乎其人鼓枻高吟曰八十滄洲一老翁蘆花江上水連空世間多少乘除事良夜月明收釣筒問其姓名不答

宋李嵩淳熙中有紫牡丹無種自生或掘之得石如劍題云此花瓊島飛來種只許人間老眼看遂止以是卿老生辰必往宴為壽或有造花而凋謝者不吉惟嵩三月八日初度自八十看花至一百九歲而終孝宗淳熙志

宋喬同學道八十益壯東坡詩結茅松山來松脈炯然蓬花出泥塗爾來八十賀垂胡上山如飛嗔人扶

宋劉跋暇日記楚州勝因院有曹仁熙畫水有一筆長一丈八尺無接續處寶慶中年八十時作

宋許俞父年八十謂俞曰見汝登科吾歿無憾大中祥符五年登第未幾父卒哀毀幾滅性



宋曾和應字賢叔隱梅嶺之陰清苦好吟八十不倦黃秋岩喜其得性情之正選而集之名梅溪四體趙青山諸老多有品題

宋彭巖肖號龜峯嗜學老不倦年八旬矍武如趙張廉使問其筋力何以健答曰寡欲張領之楊尹補權清獻梅命賦云清獻堂前樹無梢可著春豈知三百載後有種花人

宋李衡淳熙中以忠諫去國年幾八十德望絕人獨以兄事龔明之時人賢之目為二老江南志

宋傅燮字志康博學藏書萬卷皆手自校勘年八十好學不衰江西志

宋陳大龍字希聲宋亡不仕居嘗立靈位以待死與素

所往來者飲酒賦詩曰吾可以下見穆慶矣卒年八十廣東志

宋時旱有祈雨者入老龍洞取水迷路前行三十里見一大宅院一老嫗㴱米穀後園中有犬數百五色斑爛各自爲隊或躍或舞或假或臥殿堂門廡金碧輝煌老嫗問曰汝來何爲其人據實以對且賜飯食之甚美老嫗常以身遮護恐爲羣犬所害乃曰此不宜久居我授汝一竹杖持此可知前路至洞口置之愼勿持去亦勿回顧又以白米一升貽之其人回至洞口行百步回視竹杖乃龍也頭角崢嶸牙爪奮露乔至家視其米皆珠也其人年八十方卒四川志



金李慶嗣舉進士不第天德間大疫慶嗣攜藥與米分遺貧民全活甚衆年八十無疾而終

元日本之役師行有期王磐入諫曰日本小夷海道險遠勝之則不武不勝則損威臣以爲勿伐便帝震怒謂非所宜言且曰此在吾國法言者不赦汝豈有他心而然耶磐對曰臣赤心爲國故敢以言茍有他心何爲從叛亂之地冒萬死而來歸乎今臣年已八十況無子嗣他心欲何爲耶明日帝遣侍臣以溫言慰撫使無憂懼後閱內府珍玩有碧玉寶枕因出賜之

元世祖問中丞董文用曰商孟卿今年幾何對曰八十帝甚惜其老而嘆其康强是冬卒有詩千餘篇郎商挺

互見二十四歲

元賓默年八十公卿皆往賀世祖聞之拱手曰此賢者安得請于上帝減去數年留朕左右共治天下惜今老矣悵然者久之默既老不視事帝數遣中使以珍玩及諸器物往存問焉卒年八十五

元張德輝字耀卿與元裕李冶游封龍山時人號爲龍山三老卒年八十

元郭道卿與弟佐卿盜至守祠不去被執盜將殺佐卿道卿泣請代曰吾有兒已長弟弱子幼弟亦引頸爭死盜曰汝兄弟若此吾何忍害兩釋之道卿年八十

元劉思敬父年八十兩目俱喪明會亂兵剽掠其鄉思



敬負父避岩穴中有兵至欲殺思敬思敬泣言曰我父老矣又無目我死不足惜使我父何依乎兵憐其孝父子皆免於難陝西志

元石永値亂父謙孫年八十老不能行永負父匿山谷中亂兵執其父欲殺之永亟前抱父請以身代兵遂殺永而釋其父

元曹伯起泰定初引年北歸優游鄉社碭人賢之表所居爲曹公里天曆中起爲淮東廉訪使陝西諸道行御史臺中丞使驛敦遣伯起喟然曰吾年且八十尚忘知止之戒乎終不起一時被命者因相繼去位天下之士高之卒年七十九

元李威尙義樂施鄉人感化家範甚整子弟肅然壽及八旬而卒

元卜天璋字君璋致事後蜀兵起復拜山南廉訪使人謂公老必不行矣天璋曰國步方艱吾年八十恒懼弗獲死所耳敢避難乎遂行至則屬風紀清吏治州郡肅然是時穀價翔湧乃下令勿損穀價聽民自便於是舟車爭集米價頓減

元蔡槐號月湖好相人不妄許可至元二十三年與學士傅立等偕召詔問朕壽幾何對曰仁者壽陛下壽及八旬後甲午年崩果驗 西江志 按世祖于至元三十一年甲午崩

元歐陽玄慶鑑一山八十序云盧陵鑑公一山先生明年八十鄉俗于其初度之日豫致耄耋之慶予松州判官省吾適留京師將謁朝之縉紳士爲歌詩歸以娛其親謁予爲之序予謂省吾曰水陸之奇南北之產籩豆之珍脆筐篚之麗密咸萃輦下君幸至于斯思所以爲尊公壽者捨彼而取此何歟省吾曰不然吾聞君子致其愛敬於親養志爲大口體次焉君何責我以口體之奉乎且口體固不廢也親志之所樂爲子者豈不知其所在乎此吾之所以有請於縉紳士也 西江志

元劉詵歎谷平李氏詩尙餘八十病姻兄羅崖傲客坐疊瓶夜深山月窺前庭童稚熟睡二老醒談舊未了荒鷄鳴 西江志

明英宗五年行在光祿寺厨役白大有奏父八十無他子乞歸養上曰禮八十者一子不從政即遣之

明莊王幼學年八十每朝廷有大慶賀宣讀表目必以王名爲首稱一時榮之 潞安志

明王驥字尙德老且八十食肉躍馬多從女伎供張奉御如王公 又三歲乃卒年八十三贈靖遠侯

明宋訥字子敏拜文淵閣大學士以老辭太祖曰昔呂望以八十興周訥雖年邁可任是官未幾轉祭酒上嘗言宋祭酒骨格必壽適有畫工至命繪入像甚肖上喜念公老召其子望江縣主簿麟侍養二十年年八十卒于官上爲文遣官致祭故事文臣四品無給喪費者給自公始

明鄭倫字子夔洪武乙丑再詔起於家至則年巳八十賜坐便殿詢以治道條對具悉欲處以重任以年老辭上親製古詩一章以賜其歸又二年卒 西江志

明盧文政幼嗜學溫雅有度洪武巳卯舉於鄉累官太僕丞致仕年八十手不釋卷著歷代一覽

明郤清字士廉累官左江兵備歸無室廬日中或未舉火督學林有孚訪之貧無者具可設年八十而殁陳鳳贊曰嗟嗟介士邦之司直可賤可貴簞瓢必飾嵩里來歸葆茲固窮蕭然素業邈矣高風

明劉亨字嘉會御史尹崇高薦爲師表官亨造朝自言年將八十不足任教事上曰伏生九十尙傳經八十教官何不可吏部尙書郭璡曰孔子言老者安之朝廷豈少此一人宜聽還鄉自便得歸年八十二卒

明楊黼棲羅漢壁石窟山十餘年壽至八十子孫迎歸一日沐浴令子孫拜曰明日吾行時至卒棺斂旣畢親戚皆在柩前燈火熒熒見其自外而入大笑曰楊黼先生今日纔了事也

明蒙景澄父卒廬墓時年八十矣其子槃念其老生疾浼懇親友跪請以歸竟不從而終老於廬

明儀智累官禮部侍郎尋侍東宮講學年八十乞致仕



賜敕獎諭遣歸

明馬文升爲吏部尙書會當考察京官上召文升精心受事是時文升年且八十矣吏科給事中吳舜戶科給事中王蓋言文升少子納賄不可考察文升自劾乞休上慰留之下舜蓋獄令文升無辭避互見八十一歲

明王恕年八十徐葺廬於先隴之次捜閱典籍編歷代名臣諫議一百二十卷又作石渠意見務剗俗學而求合於聖賢之旨凡四卷後又作石渠意見拾遺二卷已又搆玩易軒討究易理作石渠意見一卷讀書至耄不倦視衛武公之九十不忘交儆不殊也互見九十餘耿定向先進遺風

王恕致仕有傳朝欲起用者秦府長史強晟以詩規之云八十耆年一品官歸來清節雪霜寒雖然海內歸心在可奈君前下拜難鷗鷺恐饒威鳳起風雲長護老龍蟠三公事業三槐傳留取完名久遠看恕得詩大悅陝西志

明楊廷相結廬晦跡足不履市廛壽八十忽一日早起坐中堂家人具觴羅拜而逝

明王廷總督淮陽奏平倭偉功隆慶間乞歸年登八十嘗被存問壽考令終四川志

明林瀚字亨大致仕後家居淪落如環堵之儒詔賜人夫月廩瀚年八十子庭㭿爲雲南參政請於朝去官侍養上仍令有司時加存問互見八十餘歲



明羅欽順字允升乞休家居絕造請謝門徒每旦正衣冠升學古樓端坐展卷獨處無惰容行年八十巡撫張岳上言欽順攘斥異端有功聖門宜隆尊年之典使緇紳學士知欽順以正道正覺見優朝廷士習民趨莫不率厲上使巡撫巡按及門存問踰二年卒

明徐階字子升隆慶立階以考滿擬加支伯俸階力辭屢疏乞休遂馳驛歸年八十張居正言階承嚴嵩後矯枉以正澄濁爲清先帝居藩皇祖忽有所疑階從容譬解此事獨臣知之耳年今八十宜有優典上遣使存問賜白金綵幣尋卒贈太師

明御史鄒應龍劾嚴嵩子世蕃並其孫錦衣嚴鵠中書

嚴鴻家奴嚴年中書羅龍文等詔嵩致仕勒令即刻歸鄉世蕃坐烟瘴充軍鴻削籍終養鵠龍文戍邊年禁錮繫獄嵩上疏陳情言臣年八袠願皇上哀其老憊矜其無告乞放歸子世蕃孫鴻以終餘年上曰嵩得完歸有鴻侍養恩待已厚尚何過望不許

明王源爲潮州知府平生嗜學能文旣致仕年及八十猶手不釋卷

明匡忠字體道晚年以家事付子愚優游鄉里以詩酒自娛卒年八十

明王鉉字邦器致仕歸年八十上議建儲謫戍山西

明李維楨字太寧大宗伯予告回籍年八十卒卒之前一夕有大星隕



明李順致政歸開軒延儒時出詞調麗藻煥發優游三十餘年壽八十卒貴州志

明蔡笠深明性命之學兼長吐納導引之術年八十童顏善飯步履如飛公卿多禮下之北直志

明沈周字啟南而世惟稱石田先生母張夫人以高壽終先生已八十而孺慕毀瘠杖而後興後卒壽八十有二。王鏊作墓誌銘。江南志

明趙南星字夢白號儕鶴卓犖負大節悲歌慷慨輕死重氣常上疏云臣年已八十日與人爭執若少年用壯者然時危如此不救何待年老如此不做何待北直

志

明鄒善號穎泉以太常寺卿致仕里居闢任仁精舍每月與同志聚講雖年八十不少倦子德涵德溥江西志

明申時行字汝默以册立事乞骸去尋以皇孫覃慶膺存問壽登八十卒於家江南志

明白恂少博洽性謙謹令楚雄以俸入代貧民輸賦滇民有白老佛之稱致仕歸年八十卒無以爲斂親故助之四川志

明羅青霄知漳州府以介直忤時歸家環堵蕭然年八十終之日村落曲巷聚泣建亭爲樹紀德碑於州門之右四川志



明向時致仕歸訓子孫以廉介家訓凜然年八十手猶不釋卷四川志

明胡儼送吳子恭致仕詩序云安成吳子恭先生今年八十以黃岡縣學教諭致仕歸其鄉詞林學士大夫素善先生者皆賦詩贈之余辱交先生三十年獨能已於言乎江西志

明呂益字伯謙解官歸居鄉三十餘年謝絶人事安貧俟命年八十卒開封志

明唐大章字伯和改南禮部尚書晧首請老六子三十六孫繞膝一時所未有也享年八十卒于家遣官祭葬贈太子少保歿而俎豆于鄉賢輿論允愜焉江西志

明賈詠字鳴和武英殿大學士致仕歸年躋八十時降
遣書存問卒謚文靖開封志
明傅可知黃陂諸生敦行孝友老而彌篤見執於賊賊
憐其老令飼馬可知厲聲曰我爲衣冠丈夫八十年
肯俛首求生爲賊役乎賊殺之
明蔣乾字子健破屋半間隱居虹橋一介不苟八十年
如一日也江進之爲字表其廬爲東海冥鴻江南志
明歐陽珍字良玉號意經史能詩文甘貧樂隱不趨勢
利年八十乃卒江西志
明童自澄字定夫布衣講學坐臥一小樓怡神養氣年
八十顏如童自號其居爲靜齋江南志



明詹鳳翔字道存進士薦赴都以病免歸年已八十手
不釋卷江西志
明陽維壁官彝陵知州有天下第一清官之譽致仕歸
置義田以助族人享年八十崇祀鄉賢四川志
明李祥舉鄉試以母老不仕母卒始授蔚州知州有政
聲致仕歸居鄉謙謹年八十始卒四川志
明來知德字矣鮮號瞿唐授翰林待詔不赴奉旨以原
授職銜致仕有司仍月給米三石年八十卒子孫濟
美卓有家風四川志
明許穀長頭而白晳而圓巨鼻微鬚雙眼如碧色八十
時狀如世畫老子遯園居士名公像記

明夏廸簡中鄉試學行醇粹隱居教授足不履公庭年
八十不替所守士林重之四川志
明白承宗父病晉醫藥三年不懈嘗以舌舐其目父八
十時承宗置酒上壽以娛親親目忽開如故江南志又見
生辰
明楊士奇字伯英宿松城陷父介入旬被賊執奇匍匐
出救賊舉刃奇抱父同死遠近痛之江南志
明孔應試父好年八十病瘧不瘳有里人謂抉冥官目
辟之立止應試泣曰抉神目謂可驅瘧鬼耳吾有目
取而代之與其令鬼畏不若令鬼憐也夜焚香祝天
抉左目睛墮有血絲綴之長寸許不可斷力截之煮
湯以進瘧果愈江南志



崑山朱少參年八十甚健踰于壯年曾有一道人傳之
方得益閟不示人後有人賂其僕得方不過用四物
與黃柏知母龜板瑣陽枸杞五味牛膝杜仲天門冬
黃連又用蔓荊子乾姜柴胡而以秋黃菊爲要藥無
他異也馮時可蓬窗續錄
明郭民安字華亭巢縣庠生崇禎八年冦陷城安時同
邑令及諸生巡城協守被賊執皆不屈賊次第殺之
將及安忽一賊奔救曰八十老翁殺之何爲得不殺
後憶之乃是上年窮途病夫施藥愈之者也江南志
明陳禹咨字湘洲性忠直不苟隨子純德旣貴布衣蔬

食未嘗自修純德殉難時得緘書揮淚發之哭失聲
已而嘆曰有子如此吾死足矣年八十卒幼失怙叔遇之少忍公積誠感之叔尋悟更善待之事兩母以孝聞互見少壯

明張允修字建初文忠第六子尙寶司丞甲申正月獻
賊掠荆允修不食死留詩於北門壬家之壁八十空
嗟髮已皤豈知衰骨碎干戈純忠事業存先遠捧日
肝腸啟後多今夕敢言能報國他年漫惜未掄科願
將心化錚錚鐵萬死叢中氣不磨

明末賊破成都所官沈雲龍阻遏援兵于黎州千戸李
華宇年八十率領馬京所招集七姓頭人子弟合兵
萬餘赴黎至雅州力戰殺賊數千斬賊帥方總兵恢



復黎雅苦戰三載後兵敗被擒剮死四川志

明季陳鑑粤東貢士國初謁選得華亭尹爲人畧知書
而險僻無所顧忌又性喜訕人以侵權下獄僦居松
郡士大夫無與往還者每至舊役家索飲酒稍不如
意即訐其陰私或訟之官人皆畏而避之或遇於路
以爲不祥至是老耄不能餬口夫婦相携行乞於市
年八十竟以餓死夫以本邑之官而即爲此土之丐
亦目中所僅見者尊鄉贅筆

有郢更者自少從事于學行年八十平生無疾言遽色
一歲以貲産故與兄訟對簿公庭出語其徒曰吾時
即對簿氣亦未動學當如是也更晚年益矍鑠有以

所宛請托者自遠往謁公府一夕無疾端坐而化于
里舍其徒咸異之謂學者有得如此云耿定向權子

成都章惠仲與妹壻邱生偕赴試出陝舟覆邱死焉章
登第調并研主簿還及峽聞弟死舍舟乘馬疾行過
萬州日黑馬仆墜崖下虎來啣章髮章謂虎曰汝靈
物當聽吾言吾母八十生子二人女一人往年妹夫
死于江今年弟死于室獨吾一身存將竊升斗祿養
母汝食我奈母老何虎聞遽捨之天明章攀木而上
廼得歸章赴官母卒未幾亦卒乃知一念之善脫于
虎口爲母故也王穉登虎苑

馮寶妻冼氏封石龍夫人戰則錦繖寶幰至老未嘗敗



年八十而終智勇福三者全矣古今女將第一人也
繡旗女將與李全戰者見金史可對錦繖夫人代醉編

漢馮勤字偉伯光武時爲郎中精勤盡忠賜爵關內侯
遷尙書令母年八十詔給扶上殿勿拜帝謂諸王曰
使馮勤貴顯者乃此母也北直志

漢趙咨字文楚夜有盜至恐母驚懼乃先至門迎盜因
請爲設食謝曰老母八十疾病須養居貧朝夕無儲
乞少置衣糧妻子餘物一無所請盜皆慚歎跪而辭
曰所犯無狀干暴賢者言畢奔出咨追以物與之不
及由此益知名

晉季姜文氏女王敬伯夫人少讀詩禮敬伯前妻有男

傅汝紀流二人季姜生男康稚芝女始示凡前後子
女八人撫養如一祖母性嚴子孫雖見官二千石猶
杖之婦跪受罰祖母初隨叔伯任後以老家居季姜
俱常侍左右紀流出適分侍婢給之博好寫書姜手
爲作袠於是相化動行推讓博妻楊進及博子遊婦
張叔紀服姑之教皆有賢訓號曰三母堂祖母亡姜
勑康稚芝婦事楊進如姑中外則之皆成令德季姜
年八十卒四男棄官行服四女亦從公舍交赴內外
冠冕百有餘人當世榮之王氏遂世興四川志又見八十一歲
晉韋逞母宋氏父曰吾家世學周官今無男可傳汝可
受之勿令絕世屬天下喪亂宋氏諷誦不輟後石季



龍徙之山東與夫推鹿車背負父所授書籍則樵採
夜則教逞仕苻堅爲太常時太學經典粗集惟周官
禮注未有其師博士盧壺曰竊見太常韋逞母宋氏
世學家女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今年八十視聽無
闕自非此母無可以傳授後生於是就宋氏家立講
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受業號宋氏爲宣
文君賜侍婢十人周官學復行於世時稱韋氏宋母
焉
劉宋張岱字景山爲司徒左西曹掾母年八十籍注未
滿岱便去官還養有司以違制糾舉孝武曰觀過知
仁不須案也

北周宇文護母閻沒齊作書與護曰吾年十九入汝家
今已八十矣凡生汝輩三男二女今日目下不覩一
人興言及此悲纏肌骨今寄汝小時所着錦袍表一
領至宜檢看知吾含悲抱戚多歷年祀禽獸草木母
子相依吾有何罪與汝分隔今復何福還望見汝此
言悲痛死而更蘇世間所有求皆可得母子異國何
處可求假汝貴極王公富過山海有一老母八十之
年飄然千里死亡旦夕不得一朝暫見不得一日同
處寒不得汝衣饑不得汝食雖窮榮極盛光耀世間
汝何用爲於吾何益吾今日之前汝既不得申其供
養事往何論今日以後吾之殘命惟繫於汝戴天履



地中有鬼神勿云冥昧而可欺負互見宇文護十歲十一十二十七歲
唐崔發爲鄠令中使毆百姓發擒之曳於庭敬宗怒收
繫臺獄李渤張仲方上言皆不聽李逢吉從容言曰
崔發輒曳中人誠大不敬然其母故宰相韋貫之姊
年八十自發下獄積憂成疾陛下方以孝理天下所
宜矜念上乃愍然曰比諫官但言發冤未嘗言其不
敬亦不言有老母如卿所言朕何爲不赦之命中使
釋歸仍慰勞其母母對中使杖發四十綱目
宋紹興二十九年正月朔以皇太后年八十詣慈寧殿
行慶壽禮
宋光宗以疾久不覲重華宮吳獵上疏曰今慈福有八

十之大母重華有垂白之二親陛下宜於此時問安上壽恪恭子職辭甚切

宋錢象先字資元擢大理少卿兼天章閣侍講仁宗以其母年八十獨賜紫章服進待制江西志

宋楊誠齋夫人羅氏子東山守吳夫人年已八十嘗于郡圃種苧躬紡績以爲衣平生首飾止于銀衣止于細絹生四子三女悉自乳曰餓人之子以哺吾子何心哉西江志互見七十餘詳見八十餘歲

宋楊榆母賈氏夫死不嫁孝事舅姑皆至九十餘無疾而終喪葬盡禮有芝草生於墓側賈年八十康健不衰榆淳熙進士四川志

宋魯國太夫人文氏潞公之孫魏公之孫婦儀公之冢



婦呂文穆之外甥孫魯簡肅公之外曾孫呂文靖之曾外孫見其子伲冑爲樞密壻億年爲資政學士他子孫俱被寵擢壽八十婦人中罕有

遼李澣自晉歸遼欲遁歸汴下吏帝欲殺之高勳曰澣本非負恩以母年八十急於省覲致罪帝怒稍解

元汪澤民授承事郎同知岳州路平江州事以母年八十上書願奪所授官一等或二等得近地以便養不允南歸奉母之官

明谷氏吉安妻生二女妾張氏生子福在襁褓安歿張遺腹又生子谷撫育如巳子二女私向母分家貲谷不許乘女貲出盡以重貲付子久而福亦亡撫孫成立延吉氏之後同張寡居四十餘年壽八十終

明楊芳鑒女嫁一期夫卒長齋繡觀音數百軸以資夫冥福年八十端坐而逝四川志

明吳氏許字辜良祐未嫁而良祐卒吳誓不再適至夫家守節立孤年八十而終瘞夫塋側生兩樹藤交其上若連理然江西志

明張芳任太和縣丞母年八十芳假公事歸省辭母復去母曰汝去吾不及見汝矣芳感泣棄官養母母年九十終四川志

明朱靜菴教諭周濟妻博覽嗜吟咏著有靜菴集詞氣和平筆力雄健享壽八袠



明毛煥楚母陳氏年二十八夫卒守遺腹子苦節年垂八十遇亂賊驟至母衰老不及避賊知爲節婦負匿僻處得全終湖廣志

明蒲妙高鄢藍賊起妙高負八十母偕妻子奔逃母疾篤諭令置身墳內姑置熟食聽自死子婦各宜逃去妙高痛哭曰何之子母死一處耳棄妻子復負歸賊至伏地請代死賊感而全之仍周以衣食四川志

明朱氏自幼幽閒貞靜父疾革以諸子尚幼命其撫育及父卒遂誓不適人名門禮聘辭以父命不可違諸弟成立竟終身不字鄉鄰高之號曰女士年八十無疾而終汝寧府志

明王璽妻劉氏璽早歿劉痛絕雙耳遂聾撫三歲孤景艮比長娶李氏生子師元師愷景艮又卒李與姑苦節相守後師元登嘉靖乙卯科師愷入庠二氏俱八十而終西江志

明齊公魯妻徐氏公元配卒于官誓不再娶父母憐其苦迎徐送之任所公重違親命又稟前盟悒怏而死徐扶櫬歸里守節終焉八十歲教前子成學至後傳之曰徐老女謂其終身處子也直隸志

明趙從顯妻熊氏年二十四從顯卒撫孤世和守節世和娶李氏年二十五而寡撫孤令錫守節令錫娶符氏年二十七而寡撫孤子儀守節壽俱至八十郡守



沈子木奬之曰百年同夢人間斷三節齊芳世上無西江志

明郝崇女年五歲父卒及笄以父無壯子誓養老不嫁紡績供其弟姪年八十而色如童鄉人謂之仙姑直隸志

已見十餘歲

明何睦女受管逵聘未嫁而逵亡女哭而慟曰既受聘即我夫也况其母老子幼無人撫養乎遂歸管家守節奉姑撫前室卞氏子壽八十終士紳挽詩有一世未親夫子面九泉還是女兒身之句江南志

明牟嘉禾妻邵氏夫故氏甫三十餘時郡梅節婦薛節婦謂之曰數仞之雪累尺之氷寒可知也毋戲涉不終而難進退氏且泣且笑曰若然乎吾試為之夾志

苦守足不下堂階後二十餘年子壽仕粤督仕虔就養虔粤教二子以靜治殷殷於移孝為忠體慈為惠之語迨歸鄉毋儀為郡婦則數百里婦女皆勉於賢以冀其歡而不賢者深藏急改惟稟稟於氏知之也春秋八十公舉旌揚氏諭諸子止之不可勒至白髮皤然升降起拜纖毫不苟謂所親曰守節原不幸事而舉揚尤非老身初意也然老身至今日亦可無媿於薛梅二母矣貴州志本傳

已見三十餘歲

明馮源妻閔氏源早卒止一子閔號泣喪明撫子登成立娶衛氏二年登亦卒閔謂衛曰吾可守此子汝青



年無自悞也衛曰婦道終身不改姑老目盲婦去姑將誰倚每冬寒之薪臥則抱姑足以溫之食必姑飽而後舉筯姑八十七歲卒衛守節五十餘年八十而卒直隸志

明末賊至襄城城將陷生員侯新建歸謂其家人曰城破必為所辱各宜自為謀子婦女孫皆自經母蔡氏年已八旬哭曰我乾凈人家當同泉一路去亦投繯一門節烈古今所難襄城縣

明劉文炳值闖賊陷京城闔門死難者四十二人惟祖母徐氏年八十託老友申時泰家得以壽終幼弟令著頭張科匿之得免江南志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 八十餘歲

帝老師堯時賢人失其名時天下太和百姓無事老師年八十餘擊壤於衢觀者曰大哉帝之德也老師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堯聞而喜之尊爲老師平陽志

漢高祖欲廢太子立趙王如意呂后恐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爲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令太子爲書卑辭



安車固請來以爲客府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遊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爲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出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眞而主矣史記

漢王先生齊人年八十餘多奇計梁王剌殺袁盎懼誅令鄒陽求方畧解罪於上者陽素知王先生往語其事王先生曰難哉陽將歷問之鄒魯齊楚韓魏王先生曰子行矣還過我而西鄒陽行月餘莫能爲謀還過王先生曰臣將西矣爲如何王先生曰子若行必往見王長君士無過此者矣長君者王美人兄也陽竊從至長安謁長君乘間入言果得不治

漢申公以趙綰言武帝使使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駕駟迎申公乘軺傳從至見上上問治亂之事申公



時已年八十餘對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上默然拜爲大中大夫

漢董仲躬宿有疾體枯氣少李少君與成藥二劑幷其方謂服至五劑年壽長而不復傾仲躬素不達道術笑世人服藥學道以爲人生則命衰老有常非道術所能延得藥竟不服又不問其方少君去後數月病甚困憶所留藥試服之未半乃身體輕壯病頓愈服盡氣力如年少乃信有長生不死之術求道士問其方竟不能悉曉仲躬唯得髮不白形容盛甚年八十餘乃死囑子道生曰我少得少君方藥初不信事後得方無能解之懷恨黃泉矣汝可行求方術之士解

其方意長服此藥必度世也（太平廣記）
漢周舉字宣光爲司徒掾孫程被譴舉謂司徒朱倀曰朝廷非程等不立今忘大德錄小過如道路夭折使上有殺功臣之譏宜急表之倀曰詔旨方怒言必獲譴舉曰明公年踰八十位居台輔不於此時竭忠報國欲以何求諫而獲罪猶有忠貞之名若舉言不足采請從此辭倀乃表諫帝從之復故爵土

漢蔡義代楊敞爲丞相時年八十餘短小無鬚眉似老嫗行步俛僂常兩吏持夾乃行（已見八十歲）

漢桓榮年踰八十自以衰老數上書乞身輒加賞賜（互見六十餘歲）



漢樊重世善農稼貲至萬金賑宗族鄉閭年八十餘終素所假貸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

漢李充字大遜仕左中郎將年八十餘安帝時爲國三老特被進見賜以几杖（關封志已見八十歲）

漢蘇林字孝友官至散騎常侍以老歸第帝每遣人就問之數加賜遺年八十餘卒（關封志）

三國蜀向朗字巨達後主時領長史朗少與吏能見稱自去長史潛心典籍年踰八十猶手自校書講論古義不干時事上自執政下及童冠皆敬重焉（一作八十已見幷互見少壯）

三國魏韓暨字公至以疾遜位景初二年詔曰太中大夫韓暨澡身浴德志節高潔年踰八十守道彌固可謂純篤老而益劭者也其以暨爲司徒夏四月薨諡曰恭侯（南陽志）

三國魏隗禧字子才三輔亂禧擔負經書誦習之拜郎中年八十餘以老處家就之學者甚衆（一作字子牙）

晉徐廣字野民耻身仕宋性好讀書年過八十猶歲讀五經一遍

晉石鑒字林伯元康初爲太尉年八十餘充壯慷慨自厲若少年時人美之

晉咸安中姚成甫採菊蒲澗遇異人教服菖蒲曰此安期生所餌可以忘老成甫如言身覺輕健築室溪上



歲被徵辟不就人高其誼年踰八十卒（廣東志）

晉王彪之年少未官嘗獨坐齋中前有竹忽聞有歎聲彪之惕然怪似其母因往看之見母衣服如昔彪之跪拜歔欷母曰汝方有奇厄自今以去當日見白狗若能東行出千里三年然後得免災忽不復見彪之悲悵達旦旣明獨見一白狗恒隨行止便經營行裝將往會稽及出千里外所見便藹然都盡過三年乃歸復還先齋住忽聞前聲往見母如先謂從吾故來慶汝汝自今以後年踰八十位班台司皆如母言（幽明錄）

劉宋陶弘景解辟穀導引之法隱處四十許年年逾八

十而有壯容仙書云服方者壽千歲弘景末年一服
有時而方一作八十一歲見初生四歲十歲五
劉宋沈麟士字雲禎遭火焚書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明
手寫書二三千卷滿數十篋時人以爲養身靜默所
致鄉里稱織簾先生南齊書麟士作驎或作字靈禎
北魏高允字伯恭獻文帝不豫以孝文幼冲欲立京兆
王子推允年近九十涕泣跪曰願陛下上思宗廟付
託之重追念周公之抱成王乃傳位孝文出刺懷州
見邵公廟廢毀嘆曰邵公之德闕而不祀爲善者何
望乃表修葺之
北魏傅永字修期爲恒農太守中山王英進攻鍾離屢



表乞爲將不許永悵然曰文淵克國獨何人哉吾乃
白首見拘此郡也年踰八十猶能馳射盤馬奮稍常
諱言老每自稱六十九互見二十餘七十餘歲
北周熊安生字植之周帝入鄴幸其第至京敕令于大
乘佛寺參議五禮拜露門博士大夫其時年已八十
餘尋致仕卒於家安生博通五經然專以三禮教授
隋李燦爲左監門大將軍以其老聽乘馬按視宮禁年
八十餘卒
唐李勣屬疾諸子以藥進輒曰我山東田夫耳位三公
年踰八十非命乎生死係天寧就醫求活耶互見十七二十
八十歲

唐李元愷宋璟嘗師之既當國厚遺以束帛將薦之朝
拒不答卒年八十餘
唐邱爲事繼母孝及致仕年八十餘而母無恙給以俸
祿之半卒年九十六歲
唐馬從亮爲宦官致仕隱青城山年八十餘卒
唐蕭昕字中明德宗出奉天昕年八十餘步出城賊求
之急獨竄山谷間僅至奉天遷太子太傅爵郡公卒年
九十二歲
唐蕭嵩與陸象先求夏榮風鑑時蕭尙未仕陸已任洛
陽尉榮謂象先曰陸郎十年內位極人臣然不及蕭
一門貴而且壽人未之信天寶中嵩兼中書令年八



十餘乞骸骨帝曰朕未厭卿何庸去乎嵩伏曰臣待
罪宰相爵位既極幸陛下未厭得以乞身有如厭臣
首領且爲不保又安得自遂因流涕帝改容見許嵩
退修葺園區優游自怡家饒財而子華爲工部侍郎
衡以尙主位三品就養士艷其榮乃服夏榮之水鑑
云
唐柳公度善攝生年八十餘有强力常云吾初無術但
未嘗以氣海煖冷物熟生物不以元氣佐喜怒耳沈仕
攝生要錄
唐唐璿字林璟始老已踰八十猶託倚權近求復用時
賀婁尙官方用事附者輒榮赫璿乃爲子娶其義女

故復起宰相
唐鍾紹京入朝見帝泣曰陛下忘疇日事耶忍使棄死草莽且同時立功者今骨巳朽而獨臣在陛下不垂愍乎乃卽日授太子諭德年踰八十以官壽卒

唐劉禹錫武昌老人說笛歌武昌老人八十餘手把庾令相問書自言年少學吹笛早事曹王曾感激云云如今老去興猶遲音韻高低耳不知氣力已微心尚在時時一曲夢中吹

唐李涉舟至皖西遇盜從者曰李博士船也其豪首曰若是李涉博士不須金帛但乞一詩李乃贈一絕句豪首餞賂甚厚後番禺舉子李棄征過衢州冒雨求



宿田翁韋氏莊韋氏乃杖屨迎賓年巳八十餘自稱曰野人韋思明幸獲祇承與李生談論或文或史淹留累夕棄征善談而不能屈也對酒徵古今及詩語韋叟吟曰長安輕薄兒白馬黃金羈李生還吟曰昨日美少年今日成老醜叟喟然曰老其醜矣少壯所嗤李復曰白髮有前後青山無古今叟微笑曰白髮不遠於秀才何忽於老夫耶叟復還吟曰此翁白頭眞可憐憶昔紅顏美少年於是共論數十家歌詩次及李涉絕句主人似酷稱其善矣棄征遂吟曰遠別泰城萬里游亂山高下入商州關門不鎖寒溪水一夜潺湲送客愁又曰華表千年一鶴歸丹砂爲頂雪爲衣泠泠仙語人聽盡却向五雲翻翅飛叟乃吟二篇曰因韓爲趙兩遊秦十月氷霜渡孟津縱使雞鳴見關吏不知于也是何人又曰滕王閣上唱伊州二十年前向此遊乍是半非君莫問好山長在水長流李生重詠贈豪客詩叟愀然變色曰老身弱齡不肖浪遊江湖交結奸徒爲不平之事及遇李涉博士蒙東此詩因而斂（歛一作跧）跡李公待愚擬陸士衡之薦戴若思共主晉室中心藏焉遠（遠一作遂）隱羅浮山經於一紀李旣云亡不復再遊秦楚追悼今昔因乃潸然或持觴而酬反袂而歌云春雨瀟瀟江上村綠林豪客夜知聞相逢不用相廻避世上如今半是君（雲溪友議）



唐羊襲吉狀元之子少時庭中乘凉忽見天開其內雲霞顯洞樓閣參差光明下照山岳襲吉驚懼遂廻乃閉襲吉勤于書寫仡仡不倦年逾八十尚在也（唐于逖聞奇錄）

唐李珏業販糴令人自量年八十餘不敢其業適李珏出相節制淮南珏以新節度使同姓名乃改名寬李珏下車數月夜夢入洞府見景色正春煙花爛熳翔鸞舞鶴綵雲瑞霞樓閣連延珏獨步其下石壁光瑩嵌金書字列人姓名似有李珏字長二尺餘視之極喜自謂久歷顯官能無功德及于天下今洞府有名我必仙人也方喜之際有二仙童自石壁左右出珏

問此何所也曰華陽洞天此姓名非相公也珏驚復問何人仙童曰此相公江陽部民也珏及曉歷記前事問道士及江陽官屬莫知也求訪數日乃得李寬舊名珏乃以車迎置靜室齋沐拜謁謂爲道兄一家敬事李情景恬憺道貌秀異鬢長尺餘皓然可愛年六十時曾有道士教其胎息亦久不食珏愈敬之及月餘乃問平生得何道術服鍊何藥寬辭以不知道術服鍊之事復虔拜問所修何術寬辭以愚民不知所修遂具以販糴事對珏咨嗟曰此常人之難事陰功不可及也又問胎息不食之由具以對珏師其胎息亦不食（廣記續仙傳 見十五百餘歲）互



唐禮部尚書崔貽孫年過八十求進不休囊橐之資素有貯積性于人喜得小惠左降之後二子爭財旨甘醫藥咸不供視書責其子曰生有明君眞宰死有天曹地府無爲老朽豈放爾耶爲縉紳之笑端（唐孫光憲北夢瑣言）

唐左軍容使嚴遵美閹官中仁人也嘗發狂手足舞蹈傍有一猫一犬猫謂犬曰軍容改易也犬曰何用管他而舞定且異猫犬之言遇昭宗播遷鳳翔乃求致仕後中尋徙於劍南青城山下卜別墅以居之年過八十而終其忠正謙約與西門李玄爲季孟於時誅宦官唯西川不奉詔由是脫禍家有北司治亂記八卷備載閹官忠佞好惡蓋巷伯之流也（北夢瑣言）

南唐沈彬隱雲陽山烈祖辟致之元宗南遷彬年踰八十詣南昌求見曰臣自處山野世事不預臣妻謂臣曰汝主人郞君今爲天子冀接淸光死且不朽元宗優禮待之賜粟帛遣還

宋郭延卿年八十餘足跡不及城市留守錢惟演偕僚屬屛騎從訪之不告以名氏延卿道服對談留酌花下旣而吏前報曰申牌府吏牙兵已滿庭中矣延卿徐曰公等何官而從吏之多若此也尹洙曰留守相公也延卿笑曰不圖相國肯訪野人大笑復飮盤無少加談笑自若日入辭去送之門顧曰老病不能造謝希勿訝也惟演登車嘆息累日曰此眞隱者也彼視富貴爲何等物也



宋王昭素篤學有至行開寶二年召至命講易年踰八十矣居月餘求歸特授國子博士（隆平集。已見七十餘七十七歲）

宋朱昂以工部侍郞乞骸骨眞宗許之寵詔留俟秋凉還荆南吳淑贈詩曰浴殿東京初閣筆渚宮秋晩得懸車比行錫宴玉津園命侍臣赴坐者各賦詩餞行凡四十八篇李翰長云淸朝納祿猶强健白首還家正太平昂弟協亦退居里中皆八十餘時謂渚宮二疏

張文定（齊賢）中年後獨居一室每旦起即徐步周環約

五里所日以是爲常不見別有施爲也少時服朱砂又服天門冬旣老亦罷之公年八十餘時視其顏頰白膩如少年 宛邱張耒撰明道雜志

宋陳大雅爲人剛果文章似之爲趙清獻所知年逾八十乃死翼日復蘇索筆題詩曰胡柳陂中過令人念戰功兵交千騎没血染一川紅朱氏皆豚犬唐家盡虎龍壯圖成慷慨撫劍向西風題畢乃逝

宋杜祁公爲相食於家一麪一飯天性清儉在官不然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對客清談而已故年逾八旬壽考終吉 景行錄

宋王安石題張氏靜居院詩問侯年幾何矯矯八十餘問侯何能爾心不藏憂愉問侯客何爲茲歌飲投壺問侯兒何讀夏商及唐虞

宋龍昌期著書百餘卷其說詭怪誕鑿至詆斥周公嘉祐中詔取其書昌期時年八十餘野服自詣京師賜緋魚絹百匹歐陽修言異端害道不當推獎奪所賜服罷歸卒

宋蘇軾和歸田園居詩老人八十餘不識城市娛造物偶遺漏同儕盡丘壚

宋張先字子野年八十餘視聽尚精强家猶畜聲妓子瞻倅錢塘贈詩云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蓋前用張氏故事戲之先和云愁似鰥魚知夜永



懶同蝴蝶爲春忙極爲子瞻所賞

宋李斯言嘗從蘇軾遊年逾八袠作詩不凡如岩溜連雲凍溪梅帶雪香有意峯巒千嶂出無名花草百般香皆佳句也

宋蘇庠以詩著東坡比之李青蓮秦檜欲召見笑曰吾老矣不能販賣雲壑卒年八十餘號後湖居士

宋徐鉉贈浙西顧推官詩盛府賓僚八十餘閉門高臥興無如翠王苑裏相逢早潤浦城中得信疎很稱盃盤重會而風流才調一如初願君百歲猶强健他日相尋隱士廬

宋李光疏斥秦檜安置瓊州八年呂愿中又告光與胡銓詩賦唱和譏訕朝政移昌化軍怡然自適年逾八十精力不衰亭臺扁詠多出其手 廣東志 互見謫。

宋陸游秋晚雜興詩昔遇高皇起衆材姓名曾得厠鄒枚年踰八十猶踈死却伴鄰翁劇芋魁

宋韓逈號東山野叟累官太子中舍致仕李師中贈詩曰未衰前已得懸車骨立清風八十餘松竹最宜貧宅舍江山偏照白髭鬚

宋何夢桂挽寧谷居士何公詩英雄千古入泉臺八十餘齡死更哀隱谷雲歸龍已去吟壇月墮鶴空回黃花滿地詩人老青櫝成阡吊客來白髮蓋棺公事了朔風世路正黃埃又鼠遠枯藤嚙未休得如此老死

何求翁踰八十蝹黃髮孫見曾玄見白頭
宋劉審瓊以老授坊州刺史年八十餘筋力不衰髭鬓黳黑
宋劉迂隱居不仕文章自成一家迨朱陸諸儒會鵝湖侍講有得年八十餘無疾沐浴焚香而卒
宋張大經字彥文以通奉大夫致仕方主眷未衰抗疏引去人方之孔戣壽逾八袠寧宗卽位降詔撫問賜銀奩藥茗慶元四年疾革語諸子曰吾目可瞑吾愛君憂國之心不可泯無一語及私卒年八十九
宋邛宗卿代京仲遠帥蜀適有瀘州張庭芬之變京傪其渠魁餘皆從釋偶帶都吏行宗卿就京舟中擒斬



之仲遠大不樂後作相宗卿家食十年開禧兵興始開制閫主行和議復開督府年已八十餘矣貴耳錄
宋家鉉翁官端明學士不署降元表世祖官之不受遂安置河間以春秋教授弟子數爲諸生談及宋興亡之故輒流涕太息至是逾八十詔賜號處士放還鄉里錫與金帛皆不受尋卒
宋杜叔高端平初以布衣召入館閣校讎年八十餘矣陳同甫云叔高之詩如干戈森立有吞虎食牛之氣而左右發春妍以輝映於其間
宋呂倚字夢得少有聲場屋善屬對蹭蹬不偶老始以恩補瑞金簿致仕貧無以歸年八十餘惟有一女嫁贛人因居焉與王禹玉有舊元豐間餉錢二萬酒十壺倚作啟致謝膈句中用白水眞人青州從事爲對禹玉極歎賞之西江志
宋陳應辰構青紫峯亭于黃旗嶺與名士倡和邑人欽其齒德時始行鄉飲推辰爲正賓年八十餘卒廣東志互見少壯
宋田知白制行高潔廣帥方大琮建濂泉書院旣落成求李昴英首席昴英曰郡中無如田知白者大琮躬詣之知白以病辭再往叩之則遁矣知白時年踰八十猶能燈下細書貧而好酒自號醉鄉遺老廣東志
宋湯建字達可每夙興必齋沐讀易一卦退與朋友講論欣欣自得有古懸音鼓以自娛年逾八十



王子高遇芙蓉仙人決別之時芙蓉授神丹一粒告曰無戚戚後當偕老于澄江之上初所未喻子開時方十八九已而結婚向氏十年而鰥居年四十再娶江陰巨室之女方二十矣合卺之後視其妻則淸盻冶容修短合度與前所遇無纖毫之異詢以前語則惘然莫曉而澄江江陰之里名也子開由是遂爲澄江人焉服其丹年八十餘康健無疾宋王明淸玉照新志 子高卽子開
金李慶嗣學醫洞曉素問諸書値歲疫貧家往往闔門臥病慶嗣携藥與米分遺之全活者衆慶嗣年八十餘無疾而終
元鄭太和年八十餘爲家長會其先人之訓同居十數

世內外食指二千餘雍睦而和元人表其門而復其
家
元王盤字文炳初名釆齡字鼒容中統拜翰林學士承
旨年八十餘致仕歸東平時京師有以木庵陪飯賞
大師陪鍼王狀元陪口作三陪圖徵詩于當代名公
者先生自題云寺主善爲無米粥病人要喫没錢鍼
皇都詩老多才思收拾酸寒入笑林（元鮮于樞困學齋雜鈔五見）
二十歲
元董朴皇慶初年已踰八十詔以翰林修撰致仕延祐
三年無疾而終年八十有五
元吳定翁字仲谷薦辟相望終身不起嘗曰士無求用



於世惟求無愧於世年幾九十卒（江西志）
元黃子久字公望畫入逸品號大癡道人年八十餘平
生得意筆挂幅惟浮嵐暖翠橫卷惟富春山圖
元章善字立賢龍泉人盜起城陷署縣完者帖穆迺善
之父士璧年八十餘矣先自投北江其妻李氏與其
子婦亦相挽赴井以死善聞之即與其子煥臨江水
訣曰汝年少宜急去爲宗祀計勿我顧言已輒自赴
煥呼號不能止亦繼投之煥衣裙猶漂浮波間未遂
没會甘竹人以筏來救之免焉（江西志）
元黃應瑞字國祥涪翁苗裔也平生好義于瀨江之上
造昇平橋又于高安爲新橋大游橋年八十餘耳目
聰明齒髮不衰子孫皆讀歷爲學人即其居號之
曰曉山老人云（西江志 程大海昇平橋記）
明太祖微行至一小店傭人供之太祖出對云小店三
盃兩盞有甚東西對句云大明一統萬年不分南北
此蓋元遺臣隱作酒肆傭耳太祖訪知之特賜恩宥
但使黃冠終命而已後至八十餘而卒（張誼宦遊紀聞）
明英宗中建文君年八十餘矣出自雲南直入布政司
堂南向踟趺坐地曰我建文皇帝也彼傳四朝事定
矣老夫不言一束遺骨更瘞何地耶有司驚致之朝
莫辨也有閹老矣逮事建文君知其左趾有黑子摩
視之持其踵心謂是而不敢言下錦衣不數月卒葬



西山不封不樹云
建文國破時削髮披緇騎而逸其後在湖湘間某寺中
（或曰武當山）至正統時八十餘矣一日闖巡按御史行部
乃至察院言欲入陳牒門者不知誰何亦不敢阻既
入從中道行至堂下坐于地下御史問爾何人訟何
事不對命與紙筆即書云告狀人姓某太祖高皇帝
長孫懿文太子長子以付左右持上御史請曰老和
尚事真僞不可知即真也爾老如此復出欲何爲曰
吾老無能爲矣所以出者吾此一把骨當付之何地
耶不過欲歸體父母側耳幸爲達之御史許諾命有
司守護飛章以聞上令送京師至遣內侍往視咸不

誠和尚曰固也此曹安得及事我爲問吳誠在否衆以白上上命誠往誠見和尚亦遲疑和尚曰不相見殆四十年亦應難辨矣吾與若一事昔某年月日吾御某殿汝侍膳吾以箸挾一臠肉賜汝汝兩手皆有執持不可接吾擲之地汝伏地以口啜取食之汝寧忘之耶誠聞大慟返命言信也上命迎入大內禁佛堂中養之久而殂云（王泌東朝紀）

明黃淮字宗豫父年八十餘因告疾侍父賜楮鏹二萬

明陸昂夫歷官華陽衛輝歸老而令子以賢入君子衆守沂州既殁而廣平以太學生爲監察御史於衛輝公爲嫡孫沂州公爲冢子三世繼承仕而益顯是衛



輝以過八望九之年致引壽考所以教育之如父母之存也衛輝公見廣平之成立亦若沂州之存也（解縉柏臺思親詩序　西江志）

明蕭省身永樂進士洪熙元年布政考滿當給誥命奏父年八十餘願以給父帝嘉而許之後遂爲例卒時年甫五十君子惜之（西江志）

明王直字行儉仕至吏部尚書致政家居年踰八十夫妻偕老所居田疇廣衍門對澄江春夏之交諸子大集佃僕種園插秧擊鼓唱歌直與陳夫人肩輿往觀午憩莊丈子孫更迭上壽一日江漲倚門坐觀子孫侍側嘆曰初東里不欲我同事內閣謂我理部事其時不無怏怏然今我在閣復辟初元戊邊及我安能與汝曹觀漲今日耶自題歸老圖詩我家西昌大江上山水娛人最清曠自慚衰朽八十餘日日登樓向南望（西江志）

明楊翥字仲舉致仕年八十餘卒子津方八歲入朝景皇帝引入宮賜餅餌授吳縣簿

明劉蒞疏云昨者尚書馬文昇致仕議者謂閔珪有擠井下石之嫌劉大夏有睽田奪牛之狀殊不知文昇官高一品壽踰八旬投閑願老實惟其時亦惟其願也荷蒙陛下厚其恩體惟其致仕予奪之柄悉在朝廷閔珪何能擠于井大夏何能奪之牛哉



明羅通字學古弱冠登第間關南北者五十年家居不治生產親友過從詩酒相娛年八十餘一日不懌沐浴更衣家人進藥搖首曰學古生死豈在草木遂卒

吳謝字大章崑山老儒也晚歲獨與一老婢居破廬中種豆植麻詠歌自適每有所詣無遠近皆步或勸稍就舟楫先生曰生吾足將何用哉歿年八十餘門人私諡曰安節先生（楊循吉吳中往哲記）

明林瀚八十餘夢日墜其隅寤行視之是婢所舍召御之遂生廷機嘉靖中禮部尚書（互見八十歲）

明王畿字汝中少遊王陽明之門尊華講學所至接引無倦邑年八十餘猶不廢出游至八十六卒學者稱

龍溪先生
沈氏二先生兄曰貞吉號南齋弟曰恒吉號同齋相城
故家皆工唐律兼善繪事每賦一詩嘗一幛必累月
閱歲乃出不可以財帛購取故尤以少得重家庭之
間自相唱酬下至僕隸悉諳文墨並年八十餘楊循吉吳
中往哲記
明鮑恂禮部主事劉庸薦與余詮張長年等皆可備顧
問驛召至恂年八十餘詮長年餘七十上喜賜坐面
命爲文華殿大學士力辭上曰念卿等皆高年授此
職煩輔導東宮免卿等早朝日晏而入侍對不久當
聽卿等致仕還終餘年庶不負卿等平生所學卿等
鄉里亦爲美談何爲固辭皆言老且疾辭益力明日



放還
明盧文政以太僕寺丞致仕年八十餘手不釋卷親筆
百家之言以啟後進
明章懋字德懋八十歲外生一子家居三十年以論薦
起仕至尚書年八十六卒互見四十餘四十一八十一八十六歲
明陸深云過蘭溪謁楓山章文懿公祠堂公諱懋字德
懋家甚寥落八十歲外生一子時年已十五矣祠中
塑像乃公服不甚肖似爲賦一詩曰太明啟運樓虞
唐成化初年士氣昌歲晚舊京施木鐸日長過客負
椒槳蓋棺論定知消長節惠恩深識播揚青眼門生

今白首敢於初志負升堂琛卒業南雍極蒙公器待
時年二十六今五十三矣陸琛谿山餘話
予使朝鮮抵遼出連山隘口二日按營荒野官校指言
北山中有居人數家一老者自宣德末已年八十餘
今猶強健因與副使武士英單騎徐行約里許抵委
徑寥絕處所居累塹架梁覆以樹皮男女皆鬖髻草
服老者見客殊不省問其年幾何曰不知問其曾至
遼城否曰昨日曾去殆若不解人事者蓋自生長草
野世無服役不過墾植收斂或食松榛實蕨蔘菊苗
飲泉水不知營度憂慮不嘗五味清淡安全所以致
壽漢胡廣傳載穰縣菊水其地飲之者上壽百二十
歲七八十者猶以爲夭觀此老人信有之人能不以



外物勞心而又淡薄于世味久而不渝自足致壽彼
偃仰呼吸以求鍊形服氣者徒自苦耳張寧方州雜錄
蘇丑字叔武易簡之後年八十餘正統間卒以隱逸自
高性愛古法書名畫不惜萬金購之曰此足養心性
非他玩好可比其人品亦可謂博雅矣近時江南人
家有好古玩物至於敗家亡身者此又可爲監戒也
陸琛玉堂漫筆
明魏祥在日本母子相失因諷王入貢與使臣抵京上
許詣金山省母號慟別去再請入貢詔許歸養年八
十餘以壽終互見十四歲

明董傑字尙父爲孝豐令獲俸以分親族優游林下年逾八十爲鄉耆碩江南志

明錢國禎知符兕術精曆數課命年八十餘日行百里後無病而卒江南志

明歐陽剛字元用年逾八十忽衣冠端坐誦啓論首章而逝西江志

明吳崇洙字惟孔扃戸而讀不見要人年踰耋猶手一編壽八十四江南志

明李東明規言矩行行年八十餘監司郡縣造廬請益言不及私婦人孺子皆稱爲勿齋先生互見三十餘歲

明陳準任通政致仕歸環堵蕭然以易學授徒出其門



者皆爲名宦年八十餘卒四川志

明王亮禾教授致仕歸恬淡寡營三十喪偶不娶享年八十餘卒四川志

明何梯歷任十餘年囊無羨金薄田數頃與族人共之年踰八十無疾而終四川志

明趙彥忠父遘疾欲起如廁彥忠曰久疾不可勞遂以兩手承之父曰汝手乎彥忠曰庾黔婁不嘗糞耶父疾竟愈明年母病革彥忠割股食之病乃愈後父母俱年八十有餘而終四川志

李楫字商卿八十餘吟筆不衰有落花詩云拾得紅英不忍殘慇懃更覓舊枝安情知不似開時好猶勝磯頭水面看

明孫宗徹母以大耋終哀號不輟廬於墓免喪後猶日榜一舟携飯蔬至墓所展哭年逾八十病既革猶扶携至母旌節坊下稽首謝國恩寵以示終身不忘母氏云浙江志

明郭東郊官教諭性好吟咏年踰八袠猶冬夜觀書史平陽志

明王文祿字世廉少舉鄉薦屢上春官不第好佩劍每發憤必挺劍暗叱年八十餘猶應試長安不屑就乙科秩浙江志

明羅大任字小遜癸未冊封益藩便歸里門優游林壑



屢聘不起年八十餘以壽終西江志

明劉志海年踰八十爲善不倦糴粟濟貧施棺賻塟親族受惠有司重德奉例特恩賜壽官衞輝志

明陳謨撰張子靜樂府序云張子靜以樂府集爲貺予晝簾夜燭把玩不能釋手予靜復介予題辭嗚呼予七十有二子靜踰八望九矣三影之韻度于湖之俠氣尙往來于心不尙可徵乎昔留侯佐漢服其謀策者以爲必雄傑偉丈夫也及見則如美婦人焉讀子靜詞孰不曰此月下秦淮海花前晏小山也抑有知其翛然雪顛欻然變人臞然列仙者乎西江志

明雷顯引疾居林下三十餘年動遵理法非公不至官

庭卒年八十有餘廣西志

明原良字鳴喜篤志聖賢之學年八十餘猶孜孜講習或諷以過勞良曰人如魚書如水水所以養魚魚不勞於水書所以養心心不勞於書也江西志

明劉春和開飯店每早開市必以第一碗奉父然後發賣其父年八十餘未嘗一日怠忽山西和順縣志

宋季和詩曰蔡公譜張老圖宋香品第世絕殊亭亭嘉植榮且敷巢兵欲斧炊行厨王媼抱樹死與俱尤物幸爾留根株宋氏老人八十餘得之卽此嘗世居五百餘祺枝葉舒清陰如幄垂庭除薰風時來蘭麝如赤日照耀珊瑚珠桃紅籠出白雪膚斧痕着核留真



模異香奇味天下無有孫文用美且都撫之愛護如瓊琚故家喬木多摧枯雲仍世守應無虞宋琺荔支譜

漢程文矩繼妻穆姜南鄭李法姊前妻四子姜出二焉文矩為安衆令卒四子以母非所生憎毀日積而姜慈愛溫仁撫字益隆衣食資供兼倍所生或謂姜曰四子不孝甚矣盍別居以遠之對曰吾方以義相導使自遷善也及前妻長子興病姜自調藥恩情篤密興疾瘳呼三弟謂曰繼母慈仁出自天愛吾兄弟禽獸其心過惡已深矣遂及三弟詣南鄭獄乞就刑辟郡守表之蠲其家徭赦四子歸並為良士姜年八十餘卒臨終勅諸子曰吾弟伯度智達士也所論薄葬其義至矣又臨亡遺命聖賢法也汝曹遵承勿與俗同陝西志

北魏乞伏保事繼母申氏祿賜出入無不白知為無善鎮將申年踰八十伏保手製馬輿親自扶接申欣然從之

唐劉禹錫謫播州裴度為言播極遠猿狖所宅禹錫母年八十餘不能往當與其子死訣恐傷陛下孝治帝曰為人子者宜慎事不貽親憂若禹錫望他人尤不可赦度不敢對帝改容曰朕所言責人子事終不欲傷其親乃易連州

宋張齊賢母晉國夫人孫氏年八十餘尚善飯太宗數



召至宮中撫之曰婆婆老福嘗賜詩壽之亦奇遇也

宋盧琰勤於吏職及卒母八十餘無恙眞宗憫之以其子士倫為太常博士給祿終養

宋制登樞近者母妻卽封郡夫人陳堯叟以父在朝母止從父封遂以妻封表讓於母朝廷援制不許旣卒帝欲褒其母以問王旦旦曰雖私門禮制未閑公朝降命亦無嫌也乃封上黨郡太夫人進封滕國年八十餘無恙後堯叟數年卒

宋翁卷挽陳西老母詞八十餘年壽孀居備苦辛成家無別物有子作詩人遠客移書弔新墳得佛隣秋堂挂遺像疑若在時身

宋楊萬里妻羅氏性仁恕淸儉居常以魯敬姜言行爲
省括萬里轉運江東子爲帥尊重矣每寒月黎明即
起詣廚下躬作粥召臧獲徧食之曰天寒甚須使其
腹中有火氣乃堪役使耳其子問之曰是賤事夫人
老而親之毋乃爲逆施乎夫人怒曰若言如此其必
不遠矣賤物貴我天道所不祐也守吳迎養時年八
十餘於邑圃中種苧躬紡績不懈逕五年得月俸以
奉母母稱疾譏出之曰吾福薄乃得此果致疾宜悉
散之平居服飾無華麗生四子三女畢自乳曰饑人
之子哺其子吾不忍爲也君子曰楊秘閣父子之介
也匪獨其性生也成諸婦道母儀者多也 函史 江志 西 互



見七十餘 八十歲
元趙一德被俘爲鄭留守家奴三十餘年號忠幹一日
泣請歸省阿思蘭母子感而許之至家父兄已歿惟
母在年八十餘一德葬二柩畢不敢留還燕主母子
嘆其孝裂券縱爲良一德將辭歸會阿思蘭以冤被
誅詔籍錄其家羣奴皆亡去一德獨奮詣中書訴枉
狀得昭雪還其所籍太夫人勞以美田廬謝曰今老
母八十餘得歸侍養主之賜已厚矣何以田廬爲遂
不受而去
明夏言哀節婦詩三首云阿母氷霜節空闈六十春哀
宗今有後不負未亡人　始鞠無父孤終憐無母孫

一生爲哀氏辛苦難具論　阿母壽幾何於今八十
餘向時膝上孫之官奉母俱 註云吾邑袁尹達祖母迎養在任 西江志
明劉憲父早歿母年八十有餘雙目喪明流寇破城憲
負母西涉汾河避難賊欲殺嚇財憲曰貧生何財之
有寧殺我勿害我母賊不聽憲復負母盡力西奔賊
怒刺其母憲以身扞救不支遂俱被害 汾州志
明錢孟昭妻查氏孟琳妻梅氏查年二十六生子啟安
甫四歲而寡梅年二十四而寡無子約曰相依爲命
以終此身可乎撫遺孤事姑益謹年俱至八十餘 西江
志
明呂仲德妻祝仲華女翁姑歿祖姑俞氏踰八十齒盡



落齦於飲食祝以乳養之晨夕扶掖
明劉琥早失恃祖母鞠之祖母年踰八十琥與妻浣滌
裳服輒淚下自學舍歸省進食必跪 西江志
明馬氏蔣輔之妻歸蔣未十年而寡勤苦過哀事紡績
每至夜分兩目爲昏卒年八十餘都憲周公詠以詩
有要識忠貞無二道采薇詞並柏舟詩又有爭似寒
閨孀女婦隱然桑濮一長城之句 廣西志
明黃在中字暢美時母年八十餘喪明闖寇驟至在中
負母逃賊刃其母俘在中去在中抱母屍哭且罵賊
怒並刃之八歲幼女哭兩屍旁亦遇害

廣昌魏大藻晉峯氏纂輯



## 八十一歲

武王八十一而生成王 新知錄 鴻書

漢貢禹字少翁遷光祿大夫上書言臣禹犬馬之齒八十一自痛去家三千里有一子年十二非有在家爲臣具棺槨者也誠恐一旦蹎仆氣竭不復自還願乞骸骨及身生歸鄉里死亡所根天子報曰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故親近生幾忝國政而云欲退意豈有所恨耶往者嘗令金敞語生欲及生時祿生之子既已諭矣今復云子少夫以王命辨護生家雖有子



何以加傳曰亡懷土何必思故鄉生其強飯愼疾以自輔

貢禹云年老貧窮家貲不滿萬錢妻子糠豆不贍裋褐不完犬馬之齒八十一血氣衰竭凡有一子年十二禹自言如此是正七十時始生此子也禹非但不能謀國亦不善養生然猶自根血氣衰竭 沈作喆寓簡寓山

三國吳婁侯張昭卒年八十一歲遺令幅巾素冠斂以時服

晉庾純字謀甫因醉忤賈充充曰父老不歸供養將何言也孔恂劾請免官石苞議除名削爵土齊王攸議曰禮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新令亦如之按純父年八十一兄弟六人三人在家不廢侍養純不求供養其於禮律未有違也劉斌亦議曰禮年八十一子不從政純有二弟在家不爲違禮又令年九十乃聽悉歸今純父實未九十且純近爲京尹父在界內時得自啟定省獨於禮法處其貶黜斌愚以爲非禮也麗札等復曰姬公留周伯禽之魯令公府議七十時制八十月制欲以駁奪從政之限削除爵土是爲公且立法還自越之魯侯爲子即爲罰首也乃下詔免純官

後魏元道康字景怡居林慮山踰二十載高歡三辟不就嘗有雙燕巢書齋忽呼景怡共語約來日往前溪



相報一化爲青衣童子一化爲青衣女子前來謂道康曰卿有隱志幽陰見嘉卿之壽更四十歲以此相報言訖復爲雙燕飛去時道康已年四十後果終八十一

唐張東之八十一歲正月舉兵討武氏斬張昌宗等遷武后上陽宮迎中宗即位復國號唐三月罷政

唐許敬宗卒年八十一袁思古議曰敬宗棄子荒徼女嫁蠻落諡曰繆

唐沈應善字喜言屢試不售一夕夢神人示曰上帝命汝活千萬人寧可守一編以自負乎既寤遂決志學醫遇蜀之韓隱巷師事焉三年韓別去曰九九之際

當遲我於峨嵋之麓自是名益振士大夫無不與之
遊投以劑罔弗驗者居傍搆一舍曰來安堂諸藥餌
飲食畢備羇旅貧苦聞聲麕集年八十一忽語家人
曰韓先生招我以緘我將逝矣尋沐浴而卒江西志
唐伍正巳字公謀時朋黨漸盛禁錮名流正巳遂歸田
里年八十一
五代吳越王錢鏐寢疾謂將吏曰吾疾必不起諸兒皆
愚懦誰可爲帥者衆泣曰兩鎮令公仁孝有功誰不
愛戴鏐乃悉出印鑰授傳瓘曰將吏推爾宜善守之
又曰子孫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事大之禮卒年八
十一



宋徽宗以易數占乃御製易運碑云始建元基高宗御字德基
紹興德壽謂紹興年德壽宮承太乙循運盡在陽九之數祖
傳甲庚吉高宗壽八十一而太祖子孫再傳也
宋太平興國中李眞字守忠爲承旨奉使過海至瓊州
界道逢一翁自稱楊遐舉年八十一邀守忠詣所居
見其父曰叔連年一百二十二又見其祖宋卿年一
百九十五頃之梁上鷄窠一小兒出頭下視宋卿曰
此吾前九代祖也不語不食不知其年朔望取下子
孫列拜而已宋錢希白洞微志
宋劉煥晩善養性篤行老益壯年八十一後其子道原
數年卒其終也未嘗疾沐浴正冠而絕西江志張耒水玉堂記

互見五十五十餘歲
宋黎仲吉字漢儒不附丁謂謂罷相授袁州戶曹一日
謁太守求解職還梅川稱方外高人論著數十萬言
年八十一以壽終西江志
宋晁迥字明遠以太子少保致仕給全俸天聖中迥年
八十一召宴太清樓免舞蹈訪以洪範雨暘之應年八十四感疾絕人事屏醫藥具官服而卒
宋文彥博以宰相致仕居洛司馬光言其宿德元老宜
起以自輔太皇太后乃命六日一朝兩月一赴經筵
班宰相上時年八十一矣
元粲會字貢父延祐元年時年七十三奉詔代祀中岳等神



還至汴梁以病不復職寓居淮南杜門不通賓客惟
日以書史自娛至治二年卒年八十一卒之前十日
有大星隕於所居流光燭地人皆異之
宋鄧考甫字成之臨川人徽宗即位考甫時年八十一
矣上言熈豐以降奸臣疊起亂天下蔡京惡之遂以
謗訕列名黨籍第一追官羈管筠州即其家捜奏稿
焚於都堂江西志
宋止濟字道源讀易悟損益二卦能通數知未來嘗語
家人曰吾壽終九九後至池州一日盥沐索筆爲春
草詩畢端坐而逝年八十一殮時衣空衆謂屍解後
數年有黃衣人持濟書抵滁家人啟封持書者忽不

見書云吾本頂仙籍以推步象數謫爲泰山主宰非明八瓊山
宋曾三異字無疑大臣以三異所著本朝新舊官制通
考進呈孝宗喜其詳贍以秘書閣校勘召力辭趨命
再至時年八十一强造朝登對時務甚悉除大社令
力求去八十六終於家學者稱爲雲巢先生江西志
宋饒延年字伯永輕財好義徹疾屏藥一夕明燭焚香
趺坐而逝年八十有一郡守聞訃爲位於天寧寺祭
之魏了翁題其銘曰有宋長者饒止翁墓
蔡元長既南遷中路有旨取所有寵姬慕容邢者三人
以金人指名來索也元長作詩以別云爲愛桃花三



樹紅年年歲歲惹春風如今去逐他人手誰復尊前
念老翁初元長之竄也道中市食飲之類問知蔡氏
皆不肯售至於詬罵無所不道州縣吏爲驅逐稍息
元長轎中獨嘆曰京失人心一至於此至潭州作詞
曰八十一年住世四千里外無家如今流落向天涯
夢到瑤池闕下玉殿五回命相彤庭幾度宣麻止因
貪此戀榮華便有如今事也後數月卒門人呂川卞
老醸錢塟之宋王淸臣揮麈錄
元朱子貞年八十一始病家人進醫藥却之曰死生有
命吾年踰八十何以藥爲病危諸子請遺言子貞曰
吾平昔教汝者不少今尚何言耶遂卒事見二十歲

元黃溍字晉卿修宋遼金三史爲總裁官告歸優游山
里年八十一卒封江夏郡公謚文獻互見六十七歲
元吳正卿字素臣元統間爲合浦臨桂尹秩滿封其父
朝進如其官時年八十一里人賀以詩云未饒官貴
文章貴不獨親榮閭里榮靑史舊書吳太守素臣新
傳左丞明廣東志
明潘禮字子純淸廉恬退未老乞休年八十一巡撫韓
邦問疏稱其晩節詔給米月三石
明馬文升爲吏部尚書何天衢劾奏文升私其鄉人除
部官失覺察文升力言臣於先朝累乞致仕先帝不
許今歷官五十六年年八十有一老矣乞賜臣歸報



許賜勑給驛予月米歲夫互見八十歲
明劉大夏字時雍卒年八十一謚忠宣李東陽曰東山
乃昔人所謂與物無競臨事有爲者也
明徐階字子升卒年八十一贈太師謚文貞王司寇稱
曰世廟如白日之麗天而忽爲震雷迅霆公徐劑其
震霆之勢而爲霖雨穆廟如白日之麗天而浮陰時
時翳之公直解駁其陰翳而復爲白日
明鄭紳卒之前數日手爲書遺親戚朋友修道情故曰
吾其長別矣遂卒年八十一互見十餘歲
明章懋子孫皆夭歿孫詰不慧年八十一始生子接韶
錄爲國子生互見四十餘四十一八十餘八十六歲

明殷士望與女弟俱以孝聞上旌其廬曰麟鳳年八十
一偶疾衣冠起拜二親神主正坐微笑而逝宅傍先
後產二麟人咸以爲士望所感云江南志
明汪讓年八十一夢神告賊發冢奔視賊覺走慟幾絕
因廬墓側病革始輿歸江南志
明萬衣號洩源福建河南布政未幾歸築草堂開三逕
爲物外遊卒年八十一江西志
明曆總幼娶徐氏生子方一歲妻卒總不再娶年八十
一終貴州志
明宋九儀字夔卿授建寧知縣入覲還力請終養林居
三十餘年僅郭田三畝惟吟咏自娛有和淵六詠以



見志年八十一終江南志
明白宗舜字明廷手錄二十一史年八十一卒子孫曾
元四十二人多顯達陝西志
明袁昌祚字茂文官四川參議以父憂解職優游林下
者二十年年八十一卒祚嗜書老而益篤鄉飲延爲
上賓辭曰祚平生決不願者四生不願食鄉飲死不
願入鄉賢出不願附權門處不願凌鄉里若必强之
是非知祚者是猶豚入笠而招之也廣東志
明王艮方在娠父恭遠出商販莫知所之及長貢入太
學遂辭母覓父所在徧歷江淮忽夢老人曰何苦遠
遊汝寧爾父在焉隨尋其處至果得之時恭年八十

一不能歸艮盡鬻衣裝備輿而還人稱之曰王孝子
陝西志
漢季姜梓潼文氏女適王敬伯前室有子博女紀流二
人季姜生康稚芝女始示前後八子恩撫若一紀流
出適分己婢給之博好寫書姜手爲作衣博娶楊進
及博子遵婦張叔紀服姑之教皆有賢訓號三母堂
姜勅康稚芝婦事楊進如舅姑中外則之皆成令德
季姜年八十一卒四男棄官行服四女亦從官舍交
赴內外冠冕百餘人當時榮之。晉常璩梓潼士女志已錄四川志藏
時見八十歲
劉宋蕭皇后崩年八十一遺令曰孝皇背世五十餘年



古不袝葬且漢世帝后陵皆異處今可於塋域之內
別爲一壙
陳沈炯表請歸養曰臣嬰生不幸弱冠而孤母子零丁
兄弟相長謹身爲養仕不擇官宦成梁朝命存亂世
妻息誅夷昆季冥滅餘臣母子得逢興運臣母妾劉
今年八十有一臣叔母妾邱七十有五臣門弟姪故
自無人妾邱兒孫又久亡泯兩家侍養餘臣一人見五
二十六十歲男類
宋張永德鎮南陽迎出母馬氏歸州廨起二堂與繼母
劉並居劉卒馬預中參時年八十一太宗勞之賜冠
帔封莒國太夫人

明虞長孺祖母年八十一矣嘗云年三四十時秋夜露
坐庭中見有三人挨月而過異之急呼長孺伯母同
觀伯母出遲僅見其二須臾俱入月中矣馮夢禎快雪堂漫錄
明饒贊妻唐氏妾甯氏贊歿甯氏方舉子唐之季女謀
毒之母驚覺遂訟於官而鞠其女唐壽八十有一甯
壽九十有二西江志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八十二歲

墨翟宋大夫年八十有一嘆曰世事已可知榮祿非可
長保將委流俗以從赤松子遊耳乃謝遣門人精思
至道於是夜聞山間有誦書聲每臥後有人以衣覆
足伺之見一人起問曰君豈非山嶽之靈乎願誨以
道要神人曰子有仙骨志且好道故來相候子欲何
求墨子曰願得長生與天地相畢耳神人授以素書
朱英丸方道靈教戒五行變化凡二十五卷墨子拜
受合作遂得其効漢武遣楊從往聘不出其顏色常



如十許人神仙傳
漢韋賢字長孺爲丞相以老病歸賜黃金百觔加賜第
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年八十二薨謚曰節侯子元成以
明經位至丞相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
教子一經陝西志　互見七十七十餘歲
史記註引陸賈楚漢春秋云三老董公八十二遂封爲
成侯遂即歲通用也又古作凷陳繼儒枕譚
漢胡廣年八十二卒故吏自公卿博士議郎以下數百
人皆縗絰殯位自終及墓漢興以來人臣之盛未嘗
有也
晉魏舒以老年表送章綬帝手詔敦勉而舒執意彌固
乃下詔賜安車駟馬門施行馬卒時年八十二帝甚

傷悼賵賻優厚謚曰康（詳見老年）
晉宋纖隱居酒泉南山張祚遣張興備禮徵爲太子友
興逼喻甚切纖喟然嘆曰德非莊生才非干木何敢
稽停明命遂隨興至姑臧祚遣其太子太和以執友
禮造之纖稱疾不見贈遺一皆不受尋遷太子太傅
頃之上疏曰臣受生方外心慕太古生不喜存死不
悲沒素有遺囑囑諸知識在山投山臨水投水處澤
露形在人親土聲聞書疏勿告我家今當命終乞如
素願遂不食而卒時年八十二謚曰元晏先生（陝西志）
北魏寇儁年齒雖高而志識未衰教授子孫必先典禮
明帝特欽賞之恩與相見儁不得已乃入朝嘗與同



席坐顧訪洛陽故事儁鬚鬢皓然音韻清朗帝不覺
屢爲之前膝辭還帝親執其手曰公年德俱尊朕所
欽尚乞言之事所望於公宜數相見以慰虛想以御
輿令於帝前乘出顧謂左右曰如此事唯積善者可
以致之何止見重於今亦將傳之萬古時人咸以爲
榮卒年八十二武帝嘆惜之
隋徐則初隱縉雲山太極真人徐君降之曰汝年出八
十當爲王者師然後得道也晉王廣鎮揚州聞其名
手書召之則謂門人曰吾今年八十一王來召我徐
君之旨信而有徵遂詣揚州晉王將請受道法則辭
以時日不便至八十二靈化時自江都至天台在道

多見其從步云得放還至舊居令弟子淨掃一房曰
客至宜延之於此然後跨石梁而去須臾尸柩乃至（一作八十歲）
唐張柬之神龍二年王同皎謀誅三思事覺思遂誣柬
之等同逆於是五王皆長流而柬之瀧川三思遣周
利貞攝侍御史就嶺外矯制殺之而柬之憂憤先卒
年八十二（景雲元年贈中書令謚文貞　互見八十及八十一歲　廣東志）
唐吳丹字真存既壯有三幼弟八稚姪不忍見其饑寒
慨然有干祿意以進士入官身榮家給之外無長物
無越思素琴在左黃庭在右澹乎自處與天和始終
履仕途二十七年享壽命八十二歲無室家累無子



孫憂屈伸寵辱委順而已（互見初生四歲五歲十一一百七十歲）
吳越王錢鏐字具美既貴置酒高會故老執爵上壽歌
曰玉節還鄉掛錦衣吳越一王駟馬歸天明明兮愛
日暉百歲荏苒兮會時稀改臨安爲衣錦軍卒年八
十二謚曰武肅（又見一百歲）
竇禹鈞生五子儀儼侃偁僖儀禮部尚書儼禮部侍郎
皆爲翰林學士侃左補闕偁左諫議大夫叅知政事
僖起居郎初禹鈞家豐厚年三十無子夜夢祖考謂
曰爾早修行緣爾無子又壽不永禹鈞唯諾禹鈞爲
人素長者先有家僮盜用房錢二百千慮事覺有女
年十二三自寫券繫女背云永賣此女與本宅償所

貧錢自是遠遁禹鈞見而憐之即焚其券以其女嫁
女曰善撫養之既笄復與二百千擇良配得所歸後
僕泣感訴以前罪禹鈞不問由是父子圖禹鈞像晨
興祝壽同宗外姻有喪因公而葬者凡二十七喪孤
遺女由公而嫁者凡二十八人故舊窘困必擇其子
弟可委以財者隨多寡貸之興販由公活者數十家
歲入除伏臘供給外皆以濟急家唯儉素器無金玉
之飾室無衣帛之妾於宅南建書院四十間聚書數
千卷禮文行之儒延致師席凡四方孤寒士無問識
不識有志爲學者聽其自至故其子見聞益博後十
年祖考復夢告之曰汝三十年前實無子且壽促今



汝數年以來名掛天曹陰府以汝有陰德特延壽三
紀賜五子各榮顯仍以福壽而終公年八十二別親
戚談笑而盡世稱教子者必曰燕山竇十郎云丹穴陳錄

善誘文○五
見三十歲

宋梁灝字太素雍熙二年試庭燎賦登進士第一人時
年八十二謝啟云皓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
路多太公之二年又謝恩詩天福三年來應舉雍熙
二載始成名饒他白髮巾中滿且喜青雲足下生觀
榜更無朋輩在到家惟有子孫迎也知年少登科好
爭奈龍頭屬老成後終秘書監年九十餘子固亦狀元及第

宋陳秦公省華三子堯叟堯佐堯咨仲居甲科伯季皆
狀元三子已貴秦公尚無恙每賓客至其家皆列侍
左右客不安求去公曰此兒子輩爾伯季年皆踰六
十獨仲年八十二父子兄弟皆仕同朝內外孫曾合
一百一十八而仕於朝皆以才稱故天下皆以陳公
教子爲法以陳氏世家爲榮四川志

宋陳堯佐臨終前一日自誌其墓曰有宋潁川先生堯
佐字希道號知餘子年八十二不爲夭官一品不爲
賤使相納祿不爲辱三者粗備可歸息於父母棲神
之域矣陳摶嘗謂其父曰君三子皆當將相惟中子貴且壽後如摶言

宋韓維字持國坐党錮納官里居卒年八十二復宗初
追復其官開封志



宋張方平號樂全先生東坡序云今年八十二杜門却
掃終日危坐與造物者遊於無何有之鄉

宋崔與之字正子有學有守與張九齡異代齊名仕蜀
蜀人思之肖其像於成都仙遊閣以配張詠趙抃名
三賢祠卒年八十二諡清獻與之謝事還里所得祠
祿衣賜悉辭不受或問之曰仕而食祿猶懼素餐今
已退逸可復貪君賜乎遺表言事有萬變而隱乎微
人惟一心而攻者衆出而大小忠良之臣箴規之日
少入而左右便倖之徒承順之時多倘戒謹之志稍
衰則清明之躬易怠蓋天下以身爲本惟聖人以禮
自防毋不敬則內敬恒存思無邪則外邪難入大[illegible]

自訾久而有功此檢身之要也表入上震悼贈少師
謚清獻薨前數月書曰東南民力竭矣諸賢寬得一
分則民受一分之賜蓋絕筆也廣東志
宋蘇頌字子容自草遺表卒年八十二
宋陸游病中戲詠云八十行加二清秋住故山新涼足
眠睡舊疾害躋攀雪白紛殘髮梔黃染病顏
宋杜介之瓊州人有隱士風先任高州司法與李光友
善寄詩曰南極多老人及見九代孫君生古儋耳德
性重且溫今年八十二頗覺行步奔白髮映紅顏疑
是羲皇民廣東志
元倪雲林云至正四年袁員外來雪齋鼓琴時年八十



有二顏貌筋力如未四五十時人爲言弱冠率當塗
過九華逢神人食以棗後數見夢若冥感玄遇者
明憲宗二十一年韓生偕濤奏羣牧所千戶朱政曾祖
信年一百八歲而終祖一百二歲父鏞八十二俱正
千戶致仕一門同壽古今稀有乞賜褒嘉以表聖世
之瑞命有司勞羊酒進階爲宣武將軍賜米布
明胡濙年八十二以老乞休其弟克恭克寧克誠並年
踰七十蒼顏白髮燕樂一堂遂扁其堂曰壽愷闕駢駒陰
冗記
明陳璲字廷嘉卒年八十有二葬之夕有星殞其墓子虎
巳丑鄉會試皆第一辛卯殿試策執政書與及第呈
成祖批曰骨月誤寫月字殊失不敢可列二甲孫

江志
明王直鄭氏四老圖詩序鄭氏家盱江爲盛族而四
者皆同產且皆壽考康寧四老伯守中年八十二仲
秉中七十七叔則中七十三其季敬中亦年七十矣
佳時暇日兄弟聚於一堂披閱卷帙談論古今或命
樽酒諧燕嬉則更起爲壽迭相酬勸其諸子孫羅列
左右各以序進捧觴稱慶讙忻鼓舞不知日之夕也
天下之樂蓋莫有加于此者盱江之士大夫歆羨之
不已乃命畫者爲圖而相與歌咏之西江志
明曾亨南京工部尚書致仕歸故廬儆裘若未嘗貴顯
者屢賜存問寵遇不替年八十有二忽一旦方與客



坐談有人告有大星殞亨謂客且飯吾欲小憩遂就
枕而逝上聞震悼賜祭葬贈太子少保汝寧志互見六十歲
明張執中號歷山爲戶部主事失權相權而歸時甫踰
強仕家居孝友折衷經書子史勒成一家言爲諸子
姪後生先資至老不倦壽八十二部使者表爲人瑞
明杜蕙四世同居父敖卒廬墓三年母年九十九得疾
蕙八十二矣尚侍疾惟謹母卒復哀毀廬墓者三載
明許善所解官歸日與二三同志彈碁放歌與世相忘
年八十二卒貴州志
明歐陽主生別號醒菴歷官蘇松常鎮糧道請告回籍
絕口不言時事屏足不入城年八十二而卒江西志

明劉啟東知寶慶引年致仕退閒十五年卽先人舊廬
督耕耘茸場屋惟求充朝夕蔽風雨足矣又別號二
一山人卒年八十二歲汝寧志
明黃學張字藝卿幼穎悟精毛詩偕李義壯倫文敘王
漸逵擄摭古今商確理道三公雅重之已而遞登顯
要張獨閉門敦古年八十二卒朱尚書衡志其墓謂
庶幾儒武公耄期不倦云廣東志
明郝敬字仲輿忤直指意遂歸年尚未艾爲康樂園西
山之麓杜門讀書中年卽製一棺額曰一抔齋年八
十二忽草數書別諸親故乘精車令親故子媳喪服
送之及壙所無變色送者冀無恙敬從容下車題詩



揮手而逝
明梁東之字宗海舉鄉試初放榜下第者哭東之亦哭
人問之曰幸得錄于主司而親不逮是以悲耳卒年
八十有二廣東志
明原富父志學年八十二貧日傭以養父疾篤思肉食
力不能致乃割胸前肉一臠烹以進父食之曰美自
甚美富曰乞諸鄰食請再乞疾立愈且健富刃傷不
浹旬亦平潞安志
明秦鎬徵辟不就作詩云穎水半瓢巖月細桐江一線
野雲寬堪咲年來多一事逢人都勸我爲官寇陷城
脇之不從絕粒而死年八十有二先自題墓石云人

間貧孝子地下老書生汝寧志
明袁養和字辯人以疾歸里癸未逆寇自成力徵之時
年八十有二矣不屈絕粒而死陝西志
宋李氏龔明之字熈仲之祖母也嘗曰吾少時夢綠袍
判官曰與汝七十七崇寧中及此數果病亟明之焚
香於頂願減己壽五年益祖母壽病果愈年八十二
卒
宋史浩女兄年八十二與兄弟繪爲六老圖互見八十歲史浩事
內
宋趙槩字叔平以郊祀進階爵乞回其恩封母郡太君
宰相謂曰君卽爲學士援封不久矣槩曰母年八十



二願及今拜君賜以爲榮乃許之後遂爲例
明劉天瑞妻熊氏少寡生子仲高娶喻氏亦少寡生子
觀方四歲熊自念孀居艱難因諷喻曰此煢煢四歲
兒安可冀望喻泣曰姑能不負所天吾獨不能乎前
途明暗一聽於命於是婦姑紡績自給觀竟有成立
孫曾二十餘人熊卒年九十一喻亦八十二人以爲
孝節之報明書
明李氏年十九適譚天錫二十舉一子二鶴未週歲天
錫故外家圖另適堅志不從伯家疫無敢視者氏獨
提粥日往灌伯母余獲甦而氏亦無恙歲旱氏脫簪
珥糴穀濟鄉中人壽八十二臨卒囑其子敬慎爲人

以安我於九泉之下語畢卒廣東志

明潘濡妻侍郎熊㥚女濡溺死熊破鏡矢志半藏濡柩半以自隨年八十二卒遺命以半鏡殉江西志

嘉靖間利津有老嫗年八十二生子李蒲汀南行日記





八十三歲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齊桓公田至於麥丘見麥丘邑人問之子何爲者也對曰麥丘邑人也公曰年幾何對曰八十有三矣公曰美哉壽乎子其以子壽祝寡人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甚壽金玉是賤人爲寶桓公曰善哉新序。麥丘一作畝丘。晏子作八十五歲

晉鄭微少見一老翁與一囊云此是命愼勿零落若有破碎便爲凶兆言訖失所在密開是一挺炭秘之雖家人不知也至宋永初三年微年八十三疾篤語弟云吾齒盡矣可試啟此囊見炭悉碎折遂卒廣古今五行記廣記



潁川陳慶孫家後有神樹遂起天神廟慶孫有烏牛神於空中言我是天神樂卿此牛若不與我來月二十日當殺爾兒慶孫曰人生有命命不由汝至日兒果死復言汝不與我至五月殺爾婦又不與至時婦果死又來言汝不與我秋當殺爾又不與至秋遂不死鬼乃來謝曰君爲人心正方受大福願莫道此事天地聞之我罪不細君婦兒終期爲此欺君索食爾願深恕亮君錄籍八十三家方如意鬼神祐助吾亦當奴僕相事遂聞稽顙聲幽明錄

梁天監中寶誌爲詩曰昔年三十八今年八十三四中復有四城北大酣酣帝生於甲辰三十八勉建鄴之年也丙寅同泰寺災八十三矣四月十四日而起火之始自浮屠第三層三者帝之昆季次也帝惡之召太史令虞履筮之遇巛履曰無害其由云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文言曰東北喪朋乃終有慶（三十八已見）

唐香山九老前侍御史內供奉官范陽盧貞年八十三詩云三春已盡洛陽官天氣初晴景象中千朵嫩桃迎曉日萬株垂柳逐和風非論官位皆相似及至年高已共同對酒歌聲猶極妙玩花詩思可能窮先時



共作三朝貴今日猶逢七老翁但願酴醾常滿酌煙霞萬里會應通（事見老年）

唐蔣儼幼時袁天綱爲占曰此子當累年幽禁後大富貴從其官位至刺史年八十三其年八月五日午時祿終儼後征遼東沒賊囚於地穽七年高麗平定歸得官一如天綱所言至蒲州刺史八十三謂家人曰袁公言我八月五日午時祿絕其死矣設酒饌與親故爲別果有敕至放致仕遂停祿後數年卒（定命錄）

唐丞相蕭倣清譽儉德人情歸美僖宗誕聖于壬午龍飛于癸巳皇算十有二載矣思命者德佐佑大化乃自奉常卿起爲上相時年八十有三居席數載汲引才俊導暢皇慈儉德既彰澆風少革及薨于位上甚追悼而廢常朝者三日冊贈之禮有加等焉議者曰高位重祿苟有其分陰靈必助其壽考不然安有過懸車之歲而命相之主始生也太公晚年七十而遇文王今逾釣渭之年一紀則知榮辱之分豈偶然哉（唐闕史 廣記）

五代後唐張文伏字德昭宋藝祖履極下詔徵之急因辭曰泉石膏肓不能復預人間事壽八十三卒（浙江志）

宋朱昂字舉之晚致仕自稱退叟招弟協亦告老歸兄弟皆耆壽時比漢二疏知府陳堯咨署其居曰東西致政坊自建二亭曰知止曰幽棲晚歲自爲墓誌卒



年八十三

宋劉夔字元道嘗遇隱者得養生術遂蔬食及獨居退處一閤家人罕見其面至老手足耳目強明如少壯時前死數日自作遺表以祿賜所餘分親族告其家人曰某日吾死矣如期而死年八十三

宋楊時字中立浮沉州縣四十有七年晚居諫省僅九十日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已而告老以本官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爲事卒年八十三謚文靖（浙江志 見四十歲 互）

宋呂倚承事年八十三讀書作詩不已好收古今帖貧甚至食不足東坡詩云楊雄老無子馮衍終不遇不

識孔方兄但有靈照女家藏古今帖墨色照箱筥儀
來據空案一字不堪煮枯腸五千卷磊落相撐拄吟
爲蜩螿聲時有鳥可句爲語里長者德齒敬已古如
翁有幾人薄少可時助西江志
宋郭雍字子和傳父兼山易說號白雲先生乾道中賜
號冲晦處士孝宗念其賢命州郡歲時存問更賜號
頤正先生令部使者遣官就問雍所欲言備錄進上
時雍年八十三矣
宋楊萬里字廷秀韓侂胄專僭萬里憂憤成疾家人知
其憂國也凡邸吏之報時政者皆不以告忽族子自
外至遽言侂胄用兵事萬里慟哭失聲亟呼紙書曰



韓侂胄姦臣專權無上動兵殘民謀危社稷吾頭顱
如許報國無路惟有孤憤又書十四言別妻子筆落
而逝年八十三五見六十餘歲
宋包天麟咸淳間舉博學宏辭科嘗註詩書及春秋年
八十三手不釋卷
至元丙子春淮西閫夏貴歸元宣授中書左丞至元己
卯歲死有贈以詩云自古誰無死惜公遲四年問公
今日死何似四年前又有人弔其墓曰享年八十三
何不七十九嗚呼夏相公萬代名不朽元吳萊三朝野史
元李昶致仕後年八十三復遣使徵之以老疾辭賜田
千畝卒年八十有七五見十六歲

元賈德爲景州節度使至元十一年卒年八十有三子
十八人孫四十九人多列貴顯
元張昱字光弼張士誠徵之不屈明太祖召至京師閔
其老曰可閑矣厚賜遣還因自號可閑老人卒年八
十三西江志
明王驥疾亟家人皆惶懼驥曰古人以死爲歸何至是
耶對故人大理卿龔永吉敘闊神思如常客甫出
門就席而逝年八十有三追封靖遠侯謚忠毅
明黃淮字宗豫上親征漢王淮留守時淮父靜菴年八
十有九師旋固請歸田上留累月賜遊西苑乘肩輿
登萬歲山賜宴山麓翌日仍宴餞太液池諭曰明年



朕誕辰卿其復來明年如期至寵錫有加淮家居二
十餘年卒壽八十三謚文簡
明賀沚字汝定隆慶庚午鄉舉專志理學年八十三重
宴鹿鳴江西志
明馬文卿字瑞符御史被謫居鄉數十年杜門卻掃絕
跡公庭年八十三卒貴州志
明李統恬雅閒適稱閉戶先生愛弘菴書而筆能肖之
年八十三郡伯請賓于庠汝寧志
明衛子剛年八十三猶執經史爲人講究雖庸夫孺子
皆識爲子剛先生平陽志
明陳嘉謨字世顯嘉靖進士爲給事中不附嚴嵩出之

外歷湖廣叅政乞休在林下三十餘年八十三而卒 江西志
明神宗贈大學士郭朴謚文簡制云肆欽承乎末命既
明保于初年衆方幸老成之在朝卿獨懷盈滿而自
退二十七載望侔河內之溫公八十三齡壽比潞陽
之潞國天下想其丰采朝端藉茲典型詎意乘箕流
先朝露聆言者舊特需恤恩 彰德府
明方鏞性耿介尚恬淡耻與時俗競華靡人有非理相
干輒諭而領之卒年八十有三 廣西志
張忠字子宣嘗戒子曰吾知自吾上三世未嘗對吏爾
曹或仕或隱毋輕犯法年八十三卒 衛輝志



明王者珪字徵侯壽八十三終無親疎咸哭臨謂一郡
一失典型焉 汝寧志
金夾谷清臣上表丐閒不許許給假省覲還謁上上問
卿母健否其壽幾何相別幾年矣清臣對曰臣母年
八十三矣別十年幸頗強健上曰何不來此曰急於
家務故不欲離耳上曰老人多如是所謂血氣既衰
戒之在得也
明蔡心元女生元大曆間父母許聘陳氏子及親迎颶
風覆舟歿女聞泣曰委禽有年矣今以婚死可更適
耶吾父母兄弟淪亡一孤姪甫四月生當亂離將誰
依遂與嫂梁氏撫孤至永樂庚寅年八十三 廣東志

行年錄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八十四歲

孟子享年八十有四卒於周赧王二十六年十一月十
五冬至之日鄒人因哭孟子而廢賀冬之禮遂以成
俗孟氏譜孟子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生卽今
二月二日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卒卽今之十
一月十五日壽八十四 都穆聽雨記談
漢陳實字仲弓年八十有四中平三年八月丙午遘疾
而終臨歿顧命留葬所卒時服素棺槨幾周襯喪事
惟約用過乎儉羣公百寮莫不咨嗟巖藪知名失聲
揮涕會葬者三萬餘人 互見七十歲



漢張儉亡命困迫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
流轉連引宗親並皆殄滅郡縣爲之殘破及黨禁解
儉乃還鄉里後爲衛尉卒年八十四 初夏馥聞張儉亡命歎曰孽自己作空汚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爲自變形入林慮山隱焉
漢管寧避地居遼及歸田之後年八十四竟不食魏朝
之一粟君子謂卽揮金之志充之也 互見十六八十歲
漢楊彪在魏丕欲以爲太尉固辭曰彪備漢三公遭世
傾亂不能有所補益耄年被病豈可贊維新之朝年
八十有四卒於家
晉范粲字承明曹芳廢粲稱疾陽狂不言寢所乘車足

不優地子孫有婚宦大事輒密諸焉合者則色無變
不合則眠寢不安妻子以此知其旨年八十四卒不
言三十六載終於所寢之車李詡戒菴漫筆詞猶巽
南齊徐伯珍字文楚兄弟四人皆白首相對時人呼為
四皓建武四年卒年八十四已見老年
隋沈重專心儒學博覽羣書卒年八十四文帝遣使祭
以少牢
隋張美年老致仕高祖賜以几杖美上表勸以儉約優
詔荅之卒年八十四
宋贊寧太宗時充史館編修壽八十四王禹偁推其命
孤薄三命禽星六壬遁甲俱無壽貴之處謂寧曰師



生時正得天貴星臨門必有列土侯王在戶寧曰毋
常謂某生時方臥草錢文穆王元瓘往臨安拜塋至
門雨作避於茅簷甚久浣浴襁藉徘徊方去
宋魏閑字雲夫野之子少喜為詩學鼓琴不樂仕進遵
父志仁宗祀明堂詔求遺逸草萊年耆德茂者李昭
遘薦閑再世有高節上嘉之賜號清逸處士年八十
四終於家河南志互見少壯老年
宋高頔子南金太宗時舉學究自陳曰臣父年八十四
嘗佐使幕久已罷職家貧無以存養願賜一第庶獲
寸祿以及老父上問左右其父何人宰相宋琪以頔
對且言其素行廉介老而彌厲甚為搢紳推重上曰

此高頔子耶頔在大名幕中嘗與朕遊處迨踰旬月
晨暮對案飲食常拱手危坐未嘗少懈其恭謹蓋天
性也惜其老矣不欲煩以官政即擢南金第
宋傅伯成字景初與胡夢昱坐論事貶抗疏救之曰臣
垂盡之年與斯人相去風馬牛之不相及獨以受恩
優異效其瞽言耳嘗慕尸諫疏草畢亟命繕寫朝服
而逝年八十有四
宋汪儀鳳病不服藥將終沐浴衣冠端坐而卒年八十
四晚築山泉亭因以自號人稱山泉先生互見六歲
宋吳瑛字德仁以虞部員外郎少壯致仕歸鄞臨溪築
室種花釀酒賓至必醉或臥困花間客有臧否人物



者不酬一言人莫不愛其樂易而敬其高尚輕財重
義人有貸錢數十萬而母老即焚其券卒年八十有
四已見四十六
金李杲宿州衛百戶方十五六歲時以弱疾幾不起延
王博韓樊覗之韓曰此兒病即愈且至八十餘王再
覗之亦曰壽八十四歲而終病不日當愈人皆笑其
迂狂後竟病痊至八十四歲而終江南志
元吳澄所居草屋數間程鉅夫題曰草廬學者稱草廬
先生年八十四朝廷以澄耆老特命次子京為撫州
教授以便奉養明年得疾有星墜其舍東北卒年八十五。互見初生童幼三歲五歲九
歲十五二十八十五歲

元吳澄序管季璋詩云予年八十四矣始得見管如[illegible]
季璋之詩讀之驚異曰此地乃有此詩人乎蓋不[illegible]
辭之工辭之奇而篇篇有意感今懷古令人興歎興
悲而莫能已由其讀書有眼目故其形於言發於聲
達于事變止乎禮義非無源之潢潦所可同也江西志
明姚廣孝永樂六年三月來朝北京居慶壽寺上往視
之與語極讙至二十八日詔諸門人以去期即斂衣
端坐而逝享年八十有四追封榮國公謚恭靖
明朱希周弘治丙辰狀元盛德為天下師表雖壽止八
十四而及見嘉靖丙辰狀元諸大綬王世貞皇朝盛事
明魏良弼字師說為禮科都給事京師目為鐵黃門乞



骸歸隆慶初首舉錄用以耄老晉太常寺少卿致仕
年八十四卒江西志
明高公韶以戶部右侍郎懇辭致仕優游林下二十年
壽八十四卒四川志
明陶琰字廷信南京刑部尚書乞休疏十上乃得請賜
乘傳行李僅三竹筒時稱陶三擯八十四歲卒上聞
悼惜諭祭九壇遣行人嚴寬建塋贈少保謚恭介平陽
志
王邦憲字復泉子孫紳士至三十餘人而長子國三子
圖尤為顯赫年八十四卒贈至吏部侍郎陝西志
明潘礎字嘉會工部右侍郎忤中貴人累疏乞休許之

歸篋惟敝衣數襲圖籍數卷而已居鄉蔬食徒行雖
接遇田野後進亦必以禮巡撫都御史韓邦問以禮
清節純行疏於朝乞優禮之武廟命有司月給米三
石特加慰問年八十四卒遣官諭祭營塋如制
明溫朝鳳字鳴岐年八十有四見伯子純為八座生受
天子三命殁累贈一品賜祭塟伯子嘗集里中高年
九人倣洛社為會公憂形於色是何能久頃之病不
食不藥曰此吾大父吾仲父吾母考終命之歲也吾
何求焉得正而斃斂無厚哭無毀遂瞑李維禎作傳陝西志
明王之垣號鑫澤母疾為嘗糞旦夕焚香默禱而愈任
漳平令清介自矢秩滿解綬歸鄉杜門謝客太守張



養源題其閭曰大孝高隱壽八十四江西志
明范伋參政致仕杜門掃軌俸餘盡給親族年八十四
臨終語不及他惟示諸子曰汝輩謹敕做好人吾目
瞑矣江西志
明張步雲罷歸會長隄雨決五縣為魚雲時年八十有
四為書數萬言控兩臺各捐金修築至今賴之
明曹進可致政歸優游林下二十餘年慕義好施鄉人
德之壽八十四而終四川志
明蹇均禴父疾篤計無所出籲天割左股作羹以進父
食之翼日謂均禴曰吾覺病少差後三日父夢神人
告曰汝子孝念感通神明延壽一紀後果如其言年

八十四終四川志

明馮旻字尚高嘗預營邱墓于潭謝之濱忽有物如鞠毬紅灔旋轉至坐室震聲如雷旻知必殆作詩遍辭諸親舊遂卒年八十四廣東志

明贛人郭日和偕秋租適瑞金縣村有赤虎突至僮侶驚竄日和怖戰踞地虎旋繞久之顧無咆哮意日和强起舒步虎復隨之乃語之曰爾欲偕行乎人獸異類若驚擾閭井懼不汝全也虎弭耳若聽受者遂隨之至所居謝坊為鄉里道其故觀者如堵自是去來無猜犬豕相狎或夜臥榻下日和壽八十四卒虎復送其窆冢未幾亦斃子孫因瘞之墓傍號虎墳江西志



明張輿字俊民賦性端慤取與不苟歸家守貧如未仕時鄉人見之無不起敬壽八十四而終廣西志

明錢喜起歸里聞崇禎之變一慟而絕弟肅起救之得甦搆一小樓坐臥其間者三十六年年八十四而卒浙江志

宋康保裔父祖死疆埸身復戰歿有母年八十四上遣使勞問賜白金五十兩封為陳國太夫人

元黎道娘父瑛鎮卒弟燕方在襁褓道娘矢不字母强之對曰母寡弟幼何忍言字元末寇掠邑里扶母挈弟奔山谷間紡績以養母母卒哀毀幾絕年八十四卒黎氏子孫世思其德建祠祀之廣東志

元許魯贍適寇逼城母徐年八十有四臥病不能起諭贍行子伯通亦請肩輿避難贍曰垂白高堂能勝匍匐之勞乎汝盡子情我亦自盡子道勿多言侍母不去竟死於刃旌曰母子節孝之門浙江志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八十五歲

齊景公遊於麥邱問其封人曰年幾何矣對曰鄙人之年八十有五矣公曰壽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年長於胡宜國家公曰善哉子其復之封人曰使君之嗣壽皆若鄙臣之年公曰善哉子其復之封人曰使君無得罪於民公曰誠有鄙民得罪於君安有君得罪於民者乎晏子諫曰君過矣彼疏者有罪戚者治之賤者有罪貴者治之君得罪於民誰將治之敢問桀紂君誅乎民誅乎公曰寡人固也於是賜封人麥邱以爲邑此出晏子新序載桓公事畧同見八十三歲



晉王祥疾篤遺令子孫曰夫生之有死自然之理吾年八十有五啟手何恨不有遺言使爾無述云云

劉宋陶弘景修本草遇神仙桓闓謂曰公陰功極著以本草用水蛭虻虫輩爲藥功雖及人而害物命一紀後方得解形大同二年無疾自知應逝逆尅亡日仍爲告逝詩卒年八十五顏色不變屈伸如常香氣累日氤氳滿山謚貞白先生　陶弘景以大同二年歲次景辰三月壬寅朔十二日癸丑告化春秋八十有一梁書作五顏色不變屈伸如常室中香氣積日不散以其月十四日窆于雷平山同軒轅之壟衣冠如子喬之藏劍舄詔謚貞白先生　又梁簡文陶弘景墓誌銘維大同二年龍集景辰克明三月壬寅朔十二日癸丑巳時華陽洞陶先生蟬蛻於茅山朱陽館先生諱弘景字通明春秋八十有一梁書作五屈伸如恒顏色不變有制贈以中散大夫謚曰貞白先生互見六歲二十七三十六八十餘歲

唐李百藥懸車告老怡然自得穿池築山文酒讌賓以盡平生之志年八十五互見童幼老年七歲十餘歲唐書李卒年八十四讌賓錄

唐傅奕年八十五病未嘗問醫忽酣臥蹶然悟曰吾死矣乎即自誌曰傅奕青山白雲人也以醉死嗚呼遺言戒子六經名教言若可習也妖邪之法慎勿爲吾死當倮葬



唐婁師德布衣時因疾夢一人衣紫楊前再拜曰君之疾且間矣幸與某偕去即引公出忽覺力甚捷自謂疾愈行路數里見有廨署曰此地府院驚曰何地府院而在人間乎紫衣者對曰冥道固與人接跡世人又安得而知之公入其院吏卒辟易四退見一空室曰司命署問職何如對曰主世人祿命之籍也公因竊視之有書數千幅在几上傍有緣衣者稱爲按掾公命出已之籍按取一軸以進公閱之書已名載其祿位年月周歷清貴出入台輔壽至八十有五覽之

喜忽有一聲震徹霄宇按掾驚曰天鼓且勁君宜疾歸不可留矣遂驚悟始知爲夢遊耳時東鄰有佛寺擊曉鐘蓋按掾所謂天鼓者也是日疾亦間焉後入仕歷官咸如所載者及爲西京帥一日見黃衣使者至閣前曰冥途小吏奉命請公公曰吾嘗見司命之籍紀吾之位當至上台壽凡八十有五何爲遽見命耶黃衣曰公任某官時嘗誤殺無辜人位與壽爲主吏所降今則窮矣言訖忽亡所見自是臥疾三日乃薨也（宣室志）

柳州曹泰年八十五偶少妻生子名曰曾曰中無影焉年七十方卒故知邴吉驗影不虛也（唐張鷟耳目記）



唐郭子儀再造唐室封汾陽王府庫珍貨山積家人三千人八子七壻皆爲顯官諸孫數十人每問安不能盡辨頷之而已天下以其身爲安危者殆三十年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窮奢極欲而人不之非年八十五而終（此本談賓錄互見九十歲）

唐嚴善思名譔父延該曉圖讖善思傳業子向爲鳳翔尹三世皆年八十五

唐香山九老前龍武軍長史滎陽鄭據年八十五詩曰東閣幽閑日暮春邀歡皆是白頭賓官班朱紫多相似年紀高低次第勻聯句每言松竹意停盃常說古今人更無外事來心肺空有清虛入鬼神醉舞兩迴頻勸酒狂歌一曲會餘身今朝何事偏情重同作明時列任臣（事見老年）

唐陳嗣年八十五臨終誡曰啟余手啟余足我聞古人有言珠玉而瘞之是暴骸於中原也古者不封不樹後代聖人易之以棺槨吾不敢違聖人可具棺槨而已斂以常服墳無卭壠吾將庶幾以奉先人之清業也（互見四十五歲）

宋至道九老太子中允張好問年八十五（事見老年）

宋程琊卒年八十五文彥博等九人表其清節詔賜帛二百官給其葬（北直志、河南府志）

宋尤輝字鷙津觀文殿大學士致政歸足不入城府徜



徉湖上幾二十年年八十五上賜壽觴命繪圖進覽題曰尤圖（江南志）

宋張方平字安道卒年八十五贈司空遺令毋請諡蘇轍爲請乃諡文定

劉文甫自少至老茗碗薰爐無時暫廢飲茶日有定期旦明晏食禺中晡時下舂黃昏凡六舉而客至烹點不與焉壽八十五無疾而卒嘗蓄一龔春壺摩挱寶愛不啻掌珠用之既久外類紫玉內如碧雲真奇物也後以殉葬（閱龍茶箋）

宋張子野從蘇東坡至松江夜半月出置酒垂虹亭上子野年八十五以歌詞聞於天下東坡爲作定風波

令　子野年八十五尙闕買妾陳述古守杭東坡爲倅（音翠副也）述古令東坡作詩云錦里先生自笑狂莫欺九尺鬢眉蒼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柱下相君猶有齒江東刺史已無腸平生謬作安昌客畧遣彭宣到後堂全篇多用張姓事

宋徐庭筠字季節與父中行俱隱遯號二徐先生庭筠年八十有五一日巾車歷訪舊遊徜徉幾月歸戚微疾端坐瞑目而逝朱熹行部拜墓下題詩有道學傳千古東甌說二徐之句（有詔舉人嘗五上春官者與岳祠廷筠適應格所親咸勸之廷筠辭曰吾嘗草封事謂岳廟冗祿無用旣必非之可躬蹈耶乃深衣幅巾放跡歸里）

宋劉友益內剛木而外疏通練達事務宋季杜門不與



世接世稱水窓先生八十五卒（西江志）

元歐陽玄字原功三任成均兩爲祭酒六入翰林三拜承旨文章道德卓然名世致仕將歸順帝復留之年八十五卒京城寓舍封楚國公諡曰文

元陸文圭爲東南學者之宗朝廷數遣使持幣聘之以老疾不果行卒年八十五先屬纊一日語門人曰以數考之吾州二十年後必有兵變慘於五代建炎吾死當塟不食之地勿封勿樹使人不知吾墓庶無暴骨之患其後江陰之亂冢墓盡發人乃服其先知

元吳澄得疾有大星墜其舍東北卒年八十五封臨川郡公諡文正（西江志　互見初生童幼三歲五歲九歲十五二十八十四歲）

明單安仁字德夫洪武二十年年八十五賜誥曰聖主之興必有耆德故舊輔成大業同享隆平賜爾告老俾佚於家惟爾食息不忘每遇歲時扶老趨覲朕念相從之雅特陞爾資善大夫仍兵部尙書致仕服茲寵命以副朕懷其年卒遣官致祭

明顧玉丙申歲歸太祖累立戰功靖難師起輔仁宗居守北京論功封鎭遠侯年八十五永樂十二年卒國初功臣未有壽考如玉者也（陸深玉堂漫筆）

明徐九經家居久誤傳物故提學耿定向按部句容檄祠名宦再檄貴溪祠鄉賢然九經疆無恙也句容之民伺其誕日設醮迎蘁於三茅祠下歲時訊問以爲



偃至年八十五稍示微恙卽却醫藥不御曰有正命在寢便拱手曰茅山來迎我家人馳之茅山祠告於山之神而已瞑矣守祠道士夜夢九經朱衣從數騎歛扉而入嗚呼異矣（便音求從九不從九）

明胡弘深於易理貫㴱初楊尙書翥從問休咎筮得復之六二吉公至中年方有奇遇若官三品壽九十官二品則差減四五年子亦沾祿未幾果以濬邸舊恩累進太宗伯卒年八十五子亦以廕授吳縣主簿（玉池談屑）

明余中瑞字靜齋博學能詩尤精於醫年八十有五尙矍鑠行城市中不以鳩杖人稱爲半仙（貴州志）

明蕭逵字文谷與上官不合拂衣歸性好賦詩讀書至
老不倦享年八十有五
明高琬字德賓宜春人同彭澤討平褒漢盜璽書獎勵
賜白金文綺召還將大用遂謝病歸年八十有五江西志
明高燿字子潛致政歸築別業城東隅種竹蒔花嘯吟
徜徉其中鮮所造請竿牘遇里中大利害則侃侃言
之里居四十年壽八十五子七人孫二十二人多以
科目顯為畿內望族第一時謂其福德獨懋云
明徐佩弦為人剛方正直善睦桑梓壽八十五終四川志
明孫忠爵會昌伯為人謙恭小心節儉不奢未嘗以貴

驕人享福祿榮名數十年卒年八十五
明熊復吾解組家居笑咏自適萬事水流不競孤標山
立罔修曾自署其壁云如今休去便休去欲覓了時
無了時春秋八十有五郎擇日而登遐所謂生有自
來逝有所為艮非誣矣訃聞非第童子不歌春者不
杵知與弗知皆為漂溺西江志 黄承昊崇祀鄉賢錄序
明黎象斗字樞漢歸田三十餘年不事干謁講學家庭
年八十有五卒鄉里罷歌過樂廣東志
明姚舜牧字虞佐年八十有五一日徧別親友周遊城
市謂刻知算盡至期沐浴肅衣冠端坐召子孫環立
玉筋垂鼻而逝韓求仲為草鄉賢呈云生平薄笠一乾

慈嶺之書化去得淨國蓮邦之正蓋實錄也浙江志
明劉守國壽八十五歲知縣唐起泰奉旨造廬存問加
壽儒官冠帶扁其門曰德壽並耀河南志
明屈起鵬字圖南年三十餘補邑諸生凡十六赴省試
不得解年八十五猶入鄉闈監臨御史憐之諷之告
老不肯廣東志 互見三十餘九十餘歲
宋孔平仲代小子廣孫寄翁翁詩爹爹來密州再歲得
兩子牙兒秀且厚鄭鄭已生齒翁翁尚未見既見想
歡喜廣孫讀書多寫字氣兩紙三三足精神大安能
步履翁翁雖舊識伎倆非昔比何時得團聚盡使羅
拜跪婆婆到輦下翁翁在省裏大婆八十五寢膳近

何似爹爹與妳妳無日不思爾每到時節佳或對飲
食美一一俱上心歸期當屈指昨日又開爐連天風
北起飲闌却蕭條舉目數千里
元劉通家貧業農母卜氏失明通誓斷酒肉禱之三十
年不懈母年八十五目忽復明江南志

行年錄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八十六歲

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興者六八而謀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八十六伐紂七九六八言之倒也

漢趙充國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就第年八十六

梁何亂初疾妻江氏夢神告曰汝夫壽盡旣有至德應獲延期爾當代之妻覺得患而卒亂乃瘳年八十六夢見一神女並八十許人拜牀下覺又見之遂疾困不瘳 互見八歲五十七七十二歲



唐太子賓客賀知章字季真年八十六上表乞爲道士還鄉明皇許之捨宅爲觀賜名千秋仍賜鑑湖剡溪一曲詔令供帳青門百僚祖餞御製一詩送歸四明詩曰遺榮期入道辭老竟抽簪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尙心寰中得秘要方外散幽襟獨有青門餞羣僚張別深

唐邱和隋亡謁高祖高祖引入臥內語歡甚除左武侯時已老以稷州乃其故鄉令爲刺史以自養卒年八十六諡曰襄 陝西志

唐丁飛字翰之年八十六毛髮不衰顧反益壯力作涉險如飛善小楷有丁行者蘸筆池 浙江志

宋張士遜字順之致仕朔望間遣中使勞問御書飛白千歲字賜之士遜因建千歲堂嘗請買南城官園帝以賜士遜就第凡十年卒年八十六 張士遜趙槩張昇皆壽八十六士遜詩曰青雲岐路遊將遍白髮光陰得最多 張文懿士遜爲社洪令一道士詣邑熟視不語頃間取瓢出藥十粒顧令餌之文懿即餌之道士微笑復取餌至九十粒即吐道士浴使再餌復吐其四實餌八十六粒道士曰明日可到城外觀也明日詣之謂文懿曰欲爲神仙耶欲爲宰相耶文懿曰欲爲相耳道士咨歎久之留一書封緘甚密且候作相老倦時開覽不知其何人也文懿八十六歲



未嘗有疾至上元偶思道士所留書啟之乃彩選一冊因會子弟作選至宰相觀上惟有真人耳始悟道士意也明日道士忽至顧文懿曰打疊了未語畢而去使人訪之即臥店中卒矣文懿忽覺腹痛須臾一吐下藥八十六粒炳然如新遂瘗藥於三寶堂下是夕薨 宋王鞏聞見近錄 互見末耆

宋張洵爲獄吏每闔戶默思爲囚平反四十年如一日以子璉貴累封朝散大夫卒年八十六人以爲陰德之報

宋李長庚歷仕五十年廉潔有守不事生產惟蓄圖書數千卷號其讀書之室曰氷壺卒年八十六有氷壺

集

宋陸游字務觀晚名爲南宮舍人致仕年八十六而終

元張之翥字則价號敬齋年八十有六飲食如少壯時一夕呼其子孫立堂下勅斷家事畢端坐而逝浙江志

明章懋世宗即位懋年八十六特陞南京禮部尚書致仕尋賜璽書存問使者及門懋已疾亟矣互見四十一餘四十八十餘八十一歲

明林瀚字亨大卒年八十六贈太子太保謚文安陳伯獻稱公賤者即之不知其爲貴卑者即之不知其爲尊愚不肖者即之不知其爲賢且智獨非義相干者即之始知凜然不可犯也子廷機孫爀三世皆爲祭

酒

明韓文字貫道時劉瑾等號八虎文毅然曰吾年足死不死不足以報國劾之削籍瑾誅復官世宗賜誥褒美其詞曰但危言以叩闕屹乎山岳之不搖甘奇禍以忘家凜爾秋霜之不變又曰起文彥博於九袠之餘人心攸屬繼韓魏公於兩代之後家慶彌長及將逝雷電交作天色晦冥弔者如市莫不悲號哽咽蓋嘉靖丙戌二月十五日也距其生正統辛酉九月二十六日享年八十有六平陽志　互見初生五十歲

明顧𨵦年八十有六忽語子孫吾昨夢聯云津吏報增三尺水山人歸坐幾重雲今歲大水至吾將逝矣已而果然生平立意甚廣要以社學社倉爲王道首務云　見董玚二十歲

明徐節字時中比老自擬淵明先生作挽歌行狀以示門人卒年八十有六賜祭葬有蟬噪等集貴州志

明劉邦寀字君亮疾亟門人朱調問先生此際覵平時何如答曰夫形豈足累性哉今吾不動者自若也第形如槁木耳卒年八十六遺命諸子毋得乞銘請謚江西志　學陽明者

明陳庸師事陳獻章庸病革沐浴更衣設獻章像焚香再拜而卒年八十六廣東志見五十餘　互

明唐興公先生昌世天啟辛酉登賢書乙丑成進士至年八十有六復屆辛酉賓興先生尚善飯筋力強健飲酒劇談能竟夕不倦邀新孝廉講年誼投謁者稱年晚生先生悉以年弟剌荅之昔徐文貞公嘉靖癸未探花年八十一及見後癸未進士陸文定公嘉靖辛丑會元年九十七及見後辛丑進士袁福徵嘉靖癸卯舉人甲辰進士年八十一及見後癸卯舉人近姚伯芳永濟萬曆戊戌進士年一九十八及見順治戊戌進士壽開九袠又爲登第之期董含以詩紀之曰鏡城叢桂又飄香風景推移歲月長昔日青雲初得路此時白髮更逢場鄉闈舊德追徐陸江左高門數謝王屈指兩朝能有幾浸贐年少共鄒翔和詩得數百首按文貞公正月卒不及見會榜者一月唐先生八月卒不及見者六月　近浙中桐鄉沈元錫前甲子舉人見後甲子舉人平湖陸之祺前已未進士見後已未進士　尊鄉贅筆

明崇禎癸未四月一日百官護日於禮部大宗伯林欲楫時年八十六歲耳目行動聞絕不作老狀肅就壬位揖進陞堂金玉橫腰絳緋奪目威儀態度登降禮

和秩秩彬彬也
明鍾師薦字維坤泰州同知甲申之變掛冠歸里隱居
二十餘年教授生徒壽八十有六西江志
大平廣記張合妻年五十得孔安國秘方服之反如二
十許人一縣怪之八十六生一男
明陳茂烈清苦養親上令給月米以貧孝養辭曰古人
行傭負米皆以爲親臣之貧尙未至是而臣母鞠臣
守貧居寡艱苦獨至臣雖勉盡心力之義竟未酬涓
滴之恩且母年已八十有六來日無多返哺至情罔
欲自盡資養月米心竊不安奏上不允公辭
明王錫節妻石氏年二十守節課子演元登賢書有司
詳請建坊固辭壽八十六臨卒室中聞有鼓樂聲西江志





廣昌魏方泰魯氏纂輯

八十七歲

唐香山九老前磁州刺史廣平劉真年八十七詩云垂
絲今日幸同筵朱紫居身是大年賞景當知心未退
吟詩猶覺力完全閒庭飲酒當三月在席雄豪象七
賢山茗煮時秋霧碧玉盃斟處彩霞鮮臨階花笑如
歌妓傍竹松聲當管絃雖未學窮生死訣人間豈不
是神仙事見老年
宋睢陽五老馮部郎中致仕始平馮平年八十七詩云
詔恩分務許優閒肯借留都獬豸冠名宦儻來空擾
擾亚園歸去好盤桓醉遊春圃烟霞煖吟聽秋潭水
石寒退傅況兼爲隱伴紅塵那復舉頭看事見老年
宋鄭修知梁州未幾引年幡然而歸所居結茅扁曰飯
牛菴卒年八十七四川志
宋周必大序孫覿鴻慶集云憶乾道丁亥遇公陽羨公
八十有七矣論文之餘語及前朝舊事健論滔滔如
洪河東注緒言纚纚如聚繭繅絲屢更僕不能休然
後知公非特文鋒不可當而老如趙充國猶善爲兵
也互見童幼老年江南志
宋包恢字宏父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年八十有七臨終
舉盧懷慎臥簀窮約事戒諸子斂以深衣作書別親

戚而後卒有光隕其地贈少保諡文肅西江志
宋潘興嗣字延之初調德化尉謁江州守許瑊踞不爲
禮興嗣徑歸築室豫章城南日讀書其中手鈔至數
百卷客至酌醴焚香清談竟日如是者六十餘年手
植之木幾至十圍年八十七卒西江志
元梁寅字孟敬值元政昏亂雅不欲仕敦行實以先鄉
里嚴模範以率生徒紬繹經傳潛心理學筆之於書
雖布衣韋帶而名徹宸衷召至京師命與禮局事竣
授之官辭勿就歸老故山葺理舊業聘司江右文衡
者三所得皆知名士年八十有七而終學者稱爲石
門先生西江志



明金華字宗實再召見賜白金文綺華伏闕謝曰臣布
衣野人不敢用此上稱爲迂叟壽八十有七人稱爲
白雲先生浙江志
明李賢父八十七歲而賢自其入仕違父者三十五年
矣父喪憲宗欲奪情起復羅倫詣賢所告止者三賢
不能用
明程文弼致仕歸貧益甚優游自得好莪生家言有出
塵之概年八十七乃卒貴州志
明劉貞沉靜恬雅蓄德寡言或以仕請卽辭之曰吾志
不在功名耳人生行樂田園詩酒足矣壽八十七終
關封志

明沈束字宗安在獄十有八年會嚴氏敗而束父年八
十有七其妻張伏闕上疏請以身代繫今夫得一見
父以暝凡三上乃得旨放歸浙江志一作張束
明王敦直母歿斷葷酒畫已像于母像前如生時依戀
狀父歿復畫已墨衰像拜禮于父母像前見則痛哭
不已凡晨夕問視四時祭奠年八十七耄無懈怠譜
之曰居憂圖陝西志
明鄧啟隆號銘莘天啟進士以太僕卿致仕歸丁酉重
逢鹿鳴年八十有七卒江西志
明南企仲字伯稺官吏部尚書李自成入關不食而卒
年八十七歲陝西志



元王廷用妻滕氏年二十三而嫁嫁七年夫亡孀居自
守嫁兩女不登其門娶兩婦不預酒宴聞父喪但西
向哭曰未亡人無奔喪禮也年八十七終江南志
明胥恭母呂氏年七十遘宿疾衆藥弗效恭齋沐籲天
乞以身代刲股和藥飲之母疾愈齒更生髮反黑壽
至八十七卒
明姚克俊女年十六歸黃尊素尊素官御史楊漣左光
斗魏大中李應昇每夜過議論至小人陰謀必形之
嘆息率以爲常姚聞嘆息則終夜徬徨謂尊素曰公
等不能先事綢繆徒作新亭之泣乎尊素被逮姚每
夜祈死北辰之下願以身代漏盡聲酸聞者無不泣

天于既誅逆奄副笄翟衣加換三品姚初不以此自異奉事兩人寢門竈下煩縟之任加於娣姒一等其舅病革命子出嘗美櫝舅見之歎曰吾有三子在而窀穸之事惟一婦是辦南都諸名士攻阮大鋮以顧杲宗義爲揭首大鋮得志修報復中旨逮治姚喟然曰豈意章妻滂母萃吾一身耶國亡得不及於難壽八十七卒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 八十八歲

周文王羑里時年八十八演易彖辭 鄭曉古言

唐香山九老衛尉卿致仕馮翊吉皎年八十八詩云休官罷任已閒居林苑園亭興有餘對酒最宜花藻發邀歡不厭柳條初低腰醉舞垂緋袖擊筯謳歌任褐裾寧用管絃來合雜自親松竹且清虛飛觥酒到須先酌賦咏詩成不住書借得香山賢四皓不知此後更何如 詳見八十九歲事見老年

宋吳虔裕每朝會及從遊宴太宗憐其壽高常慰撫之端拱初卒年八十有八贈太尉 闕封志



宋睢陽五老兵部郎中致仕沛國朱貫年八十八詩云各還朝政遇堯年霍髮俱宜頂道冠乍到林泉能放曠全拋簪笏尚盤桓君恩至重如天覆相坐時親畏地寒九老且無元老貴莫將西雒一般看 事見老年

宋司馬光與兄伯康友愛尤篤伯康年八十八事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衣食必詢溫飽之宜 綱目故事

宋宏齋先生包恢年八十有八爲樞密陪祀登拜郊壇精神康健一日賈似道忽問曰包宏齋高壽步履不艱必有衛養之術願聞其畧恢答曰有一服丸子藥乃是不傳之秘方似道欣然欲授其方恢徐徐笑曰

恢哭五十年獨唾九滿座皆哂（元吳萊三朝野史）
明王恕字宗貫家居年八十八矣猶作石渠意見取先儒傳註稍悖聖經者與諸生商訂可否務剗俗學以求合不傳之旨（互見九十歲九十三歲）
明章懋卒年八十八謚文懿楊文恪公曰儒雅如黃未軒豪邁如莊定山公歛華就實獨立其間風節如羅一峯習靜如陳白沙公既博復約自成一家至於收四海無瑕之譽膺五福無疆之年此則同室諸老未有或之先者乎（互見四十一八十一八十六歲）
明陰有瀾號九峯精醫討日奏功眼即延請師儒講究理學年八十八歲往來臺使者皆望風式廬以為人望（江南志）



明劉琬字瑞卿安貧好學家居一小樓環列圖史日吟哦其中或戲之曰先生不復試科何乃爾答曰吾自樂此卒年八十八歲（江西志）
明張子麟字元瑞歷事四朝更歷中外四十餘年嘉靖初特加眷遇命有司具牲米存問其父母以終養歸年八十有八卒（北直志）
明鄭楫五歲失母父為諸生楫襆食起居與俱躬親服役繼母性嚴竭力承懽卒感化為慈母父母沒結廬墓側銘曰如生者年八十有八卒於墓側
明湛若水字元明號甘泉嘉靖癸丑年八十八遊衡山講明正學楚士為立書院踰三年丙辰年九十一再至有遊南嶽講議詩篇彙為集
明方德初字孟仁四世同居百口共爨與弟德全並美德初年八十八德全九十九卒
明丁賓字禮原年八十八駕小艇詣曲阜孔林徘徊杏楷如見聖人焉歸抵淮會漕梗軍民洶洶賓直造漕撫言利害事遂解三賜存問加太子太保壽九十二卒謚清惠（浙江志）
明伍鈍事母至孝母病危夜禱北辰請減己年增母壽母年八十有八臨終謂諸孫曰吾兒至孝願吾孫事之如吾兒之事吾也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 八十九歲

閔損八十九歲孟嘗君請受業冬十月卒於齊葬歷城東五里（山東志）

漢法真字高卿前後四徵真曰吾既不能遯形遠世豈飲洗耳之水哉遂深自隱絕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乃共刊石頌之號曰元德先生年八十九中平五年以壽終（陝西志）

三國魏胡昭字孔明正始中趙儼黃休郭彝荀顗鍾毓庾嶷何楨等遞薦昭曰天真高潔老而彌篤玄虛靜素有夷皓之節宜蒙徵命以勵風俗至嘉平二年公車特徵會卒年八十九傅子曰胡徵君外同乎俗內秉純潔心非其好王公不能屈年八十而不倦於書籍者吾於胡徵君見之矣（昭居陸渾山養志不仕公孫狼等叛亂戒勿犯胡居士部落）

唐香山九老詩序云會昌五年三月二十四日胡吉劉鄭盧張等六賢皆多年壽予亦次焉於東都履道坊合尚齒之會七老相顧既醉且歡靜而思之此會希有因各賦七言韻詩一章以記之懷州司馬安定胡果（一作杲）年八十九吉皎八十八劉真八十七鄭據八



十五盧慎八十三張碑（一作渾）七十七白居易七十四秋兼謨盧貞二人未滿七十雖與會而不及列其年夏又有二老年貌絕倫同歸故鄉亦來斯會續命書姓名年齒寫其形貌附於圖右仍以一絕贈之云雪作鬚眉荷作衣遼東華表暮雙歸當時一鶴猶希有何況今逢兩令威蓋謂遺老李元爽與禪僧如滿時元爽年一百三十六如滿歸洛年九十五也（詩人各啟）

唐香山九老前懷州司馬安定胡杲（一作果）年八十九詩云閑居同會在三春大抵愚年最出羣霜鬢不嫌杯酒興白頭仍愛玉爐薰徘徊玩柳心猶健老大看花意卻勤鑿落滿斟拚酩酊香囊高掛任氤氳怡神得何翅紅紙望景長吟對白雲今日交情何不替齊年同事聖明君（事見老年）

宋王昭素太祖召見拜國子博士以衰老辭年八十九卒（互見七十餘七十七八十餘歲）

宋耶簡字叔廉自號武陵居士導引服餌晚歲顏如丹一日謂其子絜曰吾退居十五年未嘗小不懌今意倦豈小逝與就寢而絕年八十有九

宋徐中行字元立政和進士唱名日自陳其父年八十九願以所應得官回授上曰此可厚薄俗詔其父別以官名命之（西江志）

金衛紹王身弑國廢記注亡失今史實詳年八十有九

耳目聰明能記憶舊事元翰林王鶚采摭遺事從之得二十餘條

元嚴子成字伯玉趙子昂遘疾子成診之郎廖子昂爲杏林圖并繪孫思邈像贈之自是稱藥師年八十九忽語人曰我將往五嶽遊仙府也無疾而終 浙江志

明羅學伊字覺鄉林下三十年齒高德邵八十有九卒 廣東志

明程啟南一日晨起治具觴族人列子孫其下歛容曰孰易如葦孰化如燈人生至促也郎引族人就棋局精采倍張至日中反舍趺坐良久語不及私而卒得年八十有九 山西武鄉縣志



明李德智字太痴生平薄名利好黃老養生術一日有類丐者言自銅鼓衛解官銀六十金來舟覆文移臨水今將歸請之閘公厚德願暫置公所俟我四十日來取納焉其人去死於路衛勘官錢逮其家人併株連以喪告其家者德智亦疑其久不至也持原銀詣都司納焉移文往勘縣令大驚立召諸四來焚香告天曰我拜前爾拜後此非常人也德智壽至八十九歲終

明朱讓栜奉國將軍生而篤孝父母順承三兄中年喪偶遂不復娶年八十九卒 四川志

明蔣瑤字粹卿號石菴年老乞休居家養重絕跡公門與諸鄉達結社峴山之逸老堂春秋二會燕享太平壽八十九

明婁元禮太父言昔中年一元旦會於庭前溝口獨見一鼠對而拱立心雖不以爲怪亦謂頗奇因向之曰爾亦知泰來之賀耶其鼠復如揖拜之狀而去太父晚年子孫蕃衍家事從容至老康健壽享八十九歲雜書中曾見此說名曰狠恭鼠拱主大吉慶自是隱德致然 百家名書 田家雜占 鵠

明解氏姑自幼婉善未字遭父母繼亡乃與弟讓智榮相依存活後讓智亦早卒姑以榮與姪宗通宗達忠俊俱稚甚乃爲之理家事衣食婚娶悉取給於姑又



命讀書學禮各底成立年八十有九竟以處子卒于家達感之爲廬菴側一年 歸德府

明焦鉦女字李曉將娶而夫卒欲往哭之父母不許縊於室幾死母因偕往哭盡哀見姑牛氏老且盲嗣已絕願留養遂持喪曲盡孝敬姑嘗曰郎兒在承懽當不加於婦一日姑目忽開如少年人皆謂孝徵壽八十九終 其女姪適袁近禮少亡遺一子亦守節三十年郎鳳縣尹宇之女素有家教故其女皆貞節 山西志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 九十歲

記曲禮八十九十曰耄全見十歲

王制九十使人受　人君有命九十則不必親拜特使人代受此言君致享食之禮于其家而受之之禮如此然他命則亦必然矣全見五十

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于遊可也　言寢處之所恒有庋閣之飲食也美善之膳氷槳之飲隨其常遊之處而爲之備具可也全見五十

九十日修唯絞紟衾冒死而後制　至九十則棺衣皆具無事于制作但每日修理之恐或有不完整也惟絞紟衾冒四物易成故生不逆爲須亡乃制也全見六十

九十雖得人不煖矣全見五十

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　廵狩而就見百年者泛言衆庶之老也此就見九十者專言有爵者也祭義又言八十君問則就之者亦異禮也全見五十

九十日有秩　秩常也曰使人以常膳致之也

九十者其家不從政　從政謂給公家之力役也全見八十

祭義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見百年又見八十



鄉飲酒義九十者六豆全文見五十

白虎通臣老歸年九十君欲有問則就其室以珍從明尊賢也

釋名九十曰鮐背言背有鮐文也或曰兒齒言齒落更生如小兒齒也一作鯢齒又曰黃耇耇垢也皮色悴恒如有垢也又曰故耇言皮如鷄故也又曰凍梨言皮有斑點如凍梨色也或曰耆壽

周鬻子名熊祝融之後年九十謁文王王曰嘻老矣答曰使臣驅逐獸兎則臣爲老使臣坐策國事則臣尚少何老之有文王遂立爲師

衛武公九十成聖

列子孔子遊於泰山見榮啟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琹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惟人爲貴而吾得爲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既得爲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　陶詩九十行帶索饑寒况當年說苑家語俱作九十五歲

列子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

通豫南達於漢陰可乎襍然相許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哉汝之不慧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愚公長息曰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無以應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蛾氏二子負二山一厝音措朔東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

漢夏侯勝字長公以尚書授太后賜爵關內侯年九十卒太后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

漢伏生名勝字子賤年九十帝求專治尚書者勝老不



可徵使晁錯往受之勝以口訥使幼女傳言教錯今文尚書是也史記作九十餘

漢轅固治詩年九十以賢良徵時公孫弘擢第一仄目視固固語弘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毋曲學以阿世諸儒多疾毀固罷去史記作九十餘

漢杜子春年且九十於周官能通其義識其說鄭衆賈逵往受業焉羣書考索

漢馮唐自趙徙居槐里武帝求賢良舉唐年已九十不能官乃以子遂為郎遂字王孫亦奇士

漢陳留有富翁年九十取田客女為妾一交接而死後生男大男曰我父年尊無及人道一宿斯須何因有子汝小家淫泆反欲汚我種類爭財數年州郡不決丞相丙吉思惟頁久言曾聞真人無影老翁子亦無影又不耐寒可共試之時八月取同年小兒俱解裸之此兒獨啼言寒又並日中行彼獨無影人咸服風俗通已見初生

漢司徒朱倀以年老為司隸虞詡所奏耳目不聰明見掾屬大怒曰顛而不扶焉用彼相于是東閤祭酒周舉曰熒火比有變異豈能手書密以上聞倀曰可自力也舉為創草倀自力手書密上上覽表嘉其忠謨以詡按大臣苟肆私意詡坐上謝倀蒙慰勞應邵曰倀位極人臣親事數年訖無一言彌縫時闕年且九十足以皆憤發當自引以避賢路就使有枉欣以俟命耳何



乃發憤欲自提理周舉為人諫而不忠愛人而不以德信不由中文辭何為向遇中宗永平之政赦罪之不服何慰勞之有風俗通

三國管輅相一童當厥父懇為救輅令某月日齎治鹿脯醇酒詣某山見二翁對奕悄置其側倘問所以勿與明言但拜求之庶或可解因如其語果見二叟下棋將酒脯暗進二人與酣忘懷飲啖局竟始覺問何為惟拜而已一叟曰彼既以酒脯獻必有所懇一叟曰此兒合殤此定數也一叟笑曰今已擾之理應如其請遂索冊查檢見其年止十九因以筆剔轉童子謝歸壽竟至九十而歿先一叟乃南斗職生後叟注者即北極掌祿籍司死也童子一作平原趙顏

晉武帝爲撫軍將府內後堂砌下忽生異草三株莖黃葉綠若惣金抽翠花條苒弱狀如金莖有老人姓姚名馥字世芬充廐養馬妙解陰陽之術云此草以應金德之瑞馥年九十姚襄卽其祖也馥好讀書嗜酒每醉歷月不醒又好啜濁嚼糟恒言渴于醇酒羣輩常弄狎之呼爲渴羌及晉武踐位忽見馥立于階下帝奇其倜儻擢爲朝歌邑宰馥辭朝歌之邑長充馬圉之役時賜美酒以樂餘年帝曰朝歌郡紂之故都地有酒池故使老羌不復呼渴馥於階下高聲應曰馬圉老羌漸染皇教薄天夷貊皆爲王臣今者歡酒池之樂受朝歌之地更爲殷紂之比乎帝撫玉几大悅卽遷爲酒泉太守有善政民爲立生祠拾遺錄馥事互見九十八歲

晉陸機百年歌九十時日告耽瘁月告衰形體雖是志意非言多謬誤心多悲子孫朝拜或問誰指景玩日慮安危感念平生淚交揮

晉劉寔大安初遜位至懷帝卽位復授以太尉寔自陳年老固辭帝不許左丞劉坦上言曰古之哲王莫不師元臣崇養老禮七十致仕所以優異舊德以厲廉高之風太尉寔體清素之操執不渝之潔懸車告老二十餘年臣聞老者不以筋力爲禮寔年九十命在旦暮而頻上露板宜聽寔所守至是詔曰君年耆告老確然難違今聽君以侯就第王隱元經傳。又見九十一歲

劉宋王敬弘再以左光祿徵又表曰年向九十生理殆盡永絕天光淪沒卽壑謹冒奉表傷心久之互見七十歲

陳沈炯爲陳武帝與王僧辨盟文曰侯景戎羯小醜逆



天無狀高祖菜食卑宮春秋九十屈意凝威憤終冠手豈有率土之濱忍聞此痛

北魏高允年已九十手目稍衰撰修國紀多遣劉模執筆而占授裁斷之　允九十爲光祿勸人學業風化頗行。此爲光祿稍異他載互見九十八歲

北齊丁金剛淸河老人也聞太守宋世良當代泣而前謝曰已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府君非惟善治淸亦徹底今失賢君民何濟矣舉觴涕泣

唐徐敬業軍敗與駱賓王俱逃將帥慮失大魁得罪因求類二人者函首以獻後雖知不死不敢捕送故敬業得爲僧天寶初有老僧法名住括年九十歲與弟子至南嶽衡山訪諸僧而居之月餘忽集諸僧徒懺悔殺人罪咎僧徒異之老僧曰汝頗聞有徐敬業乎則吾身也吾兵敗入於大孤山精勤修道今命將終故來此令世人知吾已證第四果矣因自言死期果如期而卒遂塟於衡山本事記又見九十餘歲

唐駱賓王涉黃河詩云暗暗河濱叟相逢似有恥輟榜聊問之荅言盡終始一生雖貧賤九十年未死且喜對兒孫彌慰遠城市結廬黃河曲垂釣長河裏濵漫望雲海蕭條聽風水所思強飲食永願在鄉里萬事吾不知其心只如此衡嶽府

唐盧鈞出鎭濵南先是王山人與約云二十三年五月

五日午時可令一道士於萬山頂相候此時君節制
漢土當有月華相授勿愆期也及期命道士牛知微
登萬山之頂山人在焉出金丹二使知微吞之以十
粒令授於鈞曰當享上壽無忘修鍊世限既畢佇還
蓬宮耳與知微揖別忽不復見後知微年八十餘狀
貌如常三十許盧年九十耳目聰明氣力不衰既終
之後異香盈室神仙感遇傳

唐郭子儀初從軍沙塞廻至銀州日暮風沙入道傍空
屋既夜忽左右皆有赤光仰視空中見輜軿繡幄中
有一美女坐床垂足自天而下子儀拜祝云今七月
七日必是織女降臨願賜長壽富貴女笑曰大富貴



亦壽考言訖冉冉昇天猶正視子儀良久而隱大曆
初鎮河中疾甚三軍憂懼子儀請御醫及幕賓曰吾
此疾自知未到衰殞因話所遇之事衆稱賀忻悅後
拜太尉尚書令尚父年九十而薨神仙感遇傳談賓錄載卒年八十

五

唐嚴士則午日于終南山採藥迷路忽松竹下有茅屋
數間煙蘿四合窺籬隙見一人于石榻偃臥看書士
則推戶直造其前乃揖衣起士則拜罷自陳枵腹隱
者起開棟梁間紙囊中有百餘顆如扁豆形以一粒
賚之頁久微有香氣大巳如掌曰可以食矣渴則取
鐺中餘水飲之士則方啗其半自覺豐飽復曰汝得
至此當由宿分自茲三十年間無復饑渴俗慮塵情
將淡泊也他時位至方伯當與羅浮相近倘能脫去
塵華兼獲長生之道辭家日久可以還矣士則旣還
輦轂不喜更嘗滋味日覺氣壯神清有驂鸞馭鶴之
意自梓州洲駕作牧建溪時已九十到郡纔周歲郎
解印歸羅浮或開宴召之唯飲酒數杯無所食矣廣記
劇談錄

唐張萬福從軍功仕進德宗曰江淮草木知君威名年
九十卒食祿七十年未嘗一日言病

唐柳芳子登疾重時名醫張萬福初除泗州與芳故舊
芳賀之具言子病惟恃故人一顧也張詰旦候芳芳



遽引覩登遙見登頂曰有此頂骨何憂也因診脉五
六息復曰不錯壽且逾八十乃留芳數十字謂登曰
不服此亦得後登爲庶子年至九十酉陽雜俎

唐顧況字逋翁與柳渾李泌爲方外交後結廬茅山號
華陽眞逸年九十卒人謂尸解去浙江志

唐孫泰夢一人紫衣象簡而謂之曰汝平生德行不虧
名知天府汝惟勉之壽九十而終懷慶志見少壯 五

宋文彥博爲相年九十矣對上甚恭進士唱名侍立終
日上屢曰太師少休彥博頓首謝立不去或問伊川
曰潞公之恭何如子伊川曰潞公大臣事幼主不得
不恭吾以布衣爲上師傅其敢不自重吾與潞公所

以不同也 文彦博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契丹使見之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蘇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穿貫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卒年九十一謚忠烈 尚友錄作九十二卒

宋睢陽五老禮部侍郎致仕太原王渙九十詩云分曹歸政養耆年李下何由更正冠賢相賦詩同嘯傲聖君優詔許盤桓龐眉老叟俱稱壽凌雪喬松豈畏寒屈指五人齊五福鄉人須作二疏看 一作賓客王公事見老年

宋陸游將至京口詩銅瓶愁汲中濡水不見茶山九十翁 頭在京口常取中濡水寄曾文清公 老健詩年垂九十身猶健竹崖荆扉不厭低挈榼自沽深巷酒擁衾遙聽別村鷄家添豚柵還堪賦路認牛欄每不迷惟恨窮愁開霽



少晚來小雨又成泥 戲遣老懷云平生祿祿本無奇況是年垂九十時阿囡學如郎罷意稱孫能伴太翁嬉花前騎竹強名馬堦下埋盆便作池一笑不妨閒過日歎衰憂死却成癡 放翁卒年八十五

宋何天定散策詩道逢九十老相對話承平

宋東元嘉官樞密都承旨引老歸年九十猶課諸孫讀書至夜分不倦 姓譜作東或作東

宋孔元龍字季凱從眞德秀遊爲柯山精舍山長年九十手不釋卷著書數百卷

宋林國鈞字公秉嘗建紅泉義學置義田年九十齒髮潞復生作亭名曰同年

宋于應雷字震卿吳文正銘其墓曰其文金玉其質鐵石九十而終全士之節 江西志

遂庫烈見國亡誓不食金祿率部落遠徙年九十夜得疾命家人俟日出則以報及旦沐浴拜日而卒

元黃公望字子久號大癡道人本常熟陸氏繼永嘉黃氏黃公年九十始得之曰黃公望子久矣故以名焉 江南志

元尹先生九十 見學生

元王德元少慕全眞之教遍遊名山自爲贊曰懵懂癡憨白髮老賚一念萬年在世出世其與人遊處不爲崖絕之行食不擇潔居不求安意有所適輒飄然長



往行年九十日行百餘里步履如飛

明高舉進士拜兵科給事中持正不阿慷慨敢言坐是不合時解官歸其居不蔽風日惡衣菲食怡怡如也巡撫于謙見重過其廬年九十而卒 開封志

明王恕歷仕四十五年凡上三千餘疏皆忠直凱切正德改元年九十矣猶考論古今不忘憂國天子遣行人齎手勑羊醴綵幣存問益月廩歲夫 互見八十八歲九十三歲 ○明劉昌懸笥瑣探

明胡拱辰字共之致政後歲賜米二十四石輿隸四名正德丙寅壽届九十遣行人王奎存問戊辰卒於家死之日身無以爲斂祭無以爲禮追贈太子太傅謚

莊懿浙江志

明劉徤字希賢爲焦芳劉瑾所抑肅皇嗣位詢謀遺老欲召用而徤年已九十矣不可起乃賜勑存問曰卿高風大節播仰天下今年近九旬體履康泰盛福完名求之於古則有宋名賢卿鄉先哲若司馬光文彥博輩不多讓焉卿尚頤養天和茂膺福祉用表儀於天下五見初生九十一九十四歲

明宋之臣字菊水官刑部右侍郎退隱石城自號曰青樵老叟年九十猶著書不輟里人咸矜式焉四川志

明王維賢丁艱歸遂不復出卓有先進之風享年九十官江都去日民遮道痛哭維賢口占云哭聲載道擁如林我亦欷歔淚滿襟莫道人心不可感感人未改是眞心。四川志



明鄭本䢚化舉人至河北見雲端雙鶴聯翩而下及至則兩道人也因尾之二人顧問本䟽道所以牽挽不捨二人曰吾被汝窺破因授以修煉法遂歸絕意進取棲隱山林年九十尚作小楷無疾趺坐而逝四川志

明何朝鳳幼業儒長讀關閩濂洛書遂廢舉子業隱居西山力敦古道府縣徵請不應惟教子課農著書勸俗年九十忽一日呼子孫謂時將亂矣修德讀書無分治亂其勉之言畢坐逝四川志

明周震博學能詩隱居不仕年九十作自輓詩而終人號之曰清風高士四川志

明田本清心苦行博學好古結廬高隱不求聞達年九十無疾而終四川志

明周苹字正宇令保山知滕越州俱以清廉稱致仕歸里德望益高屢舉鄉飲正賓壽九十卒崇祀鄉賢四川志

明陳傑字位卿仕廣濟令淡泊名利投牒而歸家居三十年鄉閭矜式晚年若有冥悟者年九十臨終手書偈云我還造化今日有造化還余昔日無無有有無勞造化不來自不費工夫無疾而逝四川志

明浦杲字東白好學多所該識縣大夫有所諮訪往往就禮於其廬邑令王衘預爲治壙年九十而終



明陳俊字子英年九十疾革猶與客誦所評魯男子詩云雨崩隣婦屋風烈夜難禁閉戶却逃難全無惻隱心語畢奄逝

明沈澄字孟淵長於詩又善交際年幾九十子貞吉恒吉以詩世其家學神仙方不就皆年至九十

明嚴一鵬字化卿歷官兩京刑部左右侍郎即引年致政年九十詔賜存問建坊明年卒江南志

明儲昌祚字肩宇令鄱陽多惠政家食數十年足不入公門長子懋端年登九十兩孫元魁連捷皆謂德報云江南志

明吳汝新字勉之以州守請終養歸年九十猶好學不

倦西安志
明胡守上字天衢父灝有學行性孝守上生而亦孝年
介九十猶論經義不輟
明范崇仁號半醒隱居好讀書精文學年九十猶能口
誦古書數千卷時趙銳字子恒者年六十亦好讀書
苦目瞑曰天其忌我博也崇仁曰我多君三十年君
第坐我以口寫君以耳觀天安能忌之江南志
明高擢字士元提督操江苞苴絕跡晚鑿偏凉汀歸隱
年九十卒北直志
明權倫養親致孝子宇亦盡孝道倫年九十病臥宇侍
湯藥寢不解帶江南志



明陳如綸字元泉就竹山令念母在堂致政歸事奉克
孝至老不衰林泉二十餘年與老宿結社詩壇吟咏
風月春秋九十以終江南志
明姚安壽官年九十公正不阿本縣造廬存問
明張玉行唐令引年歸子建昌主簿彰生員轢咸壽九
十有司扁其門曰六朝人瑞蓋其餘慶云河南志
明郭東爲諸生肄業學舍夜分就寢忽陰風颯然見數
十人排戶而入各持鋒刃向東剖擊甚至刮肉剔骨
慘痛就死初疑爲盜既而昏憒無知其父母所居距
城十里寢夢中忽自躍起曰吾子爲賊所殺夫婦趨
視城門方啟比至學宮大聲呼東東驚悟父子相抱

而泣隣人聚觀識者知爲貴徵徵登丙辰進士官太
常壽九十澤州志雜編
明黃廷用爲人贖鬻妻及兵掠子女破産無悔壽九十
屢賓鄉飲邑侯談公親造廬致禮焉汝寧志
明劉論教諭歸里詩酒樂田好爲陰隲事施藥活人壽
九十終河南府
明唐允中知建昌府乞歸養親父子繼仁德高隱鄉里
推重九十歲卒允中哀毀過甚歿廣西志
明何毓圖事父生員何仁年九十飲食必周寒暄必問
人稱孝無間言焉陝西志
明韓仰斗九十勿書無疾而卒遺命不用綢殮不作佛
事澤州志



明王文欽字宗堯家居三十年以詩文自娛廉靜無求
始終一節年九十卒貧不能葬保昌令徐雲路捐貲
窆焉廣東志
明王子順孝思天植父年九十母年八十四承顏將順
老景怡怡潞安志
明萬瑄通玄理亦善畫寫意入神年九十猶作小景見
王公長揖不拜人皆重之潞安志
明趙元銘號白雲人皆以名行無愧于古人因稱爲趙
古人年九十忽語其子曰昔我年三十於黃堂祖源
山中遇一老人鬚眉皎白執手語曰子有仙風道骨

復與期會同首老人不見逾十年又會期我於紫微
山昕曾夢紫微山得非數終乎言畢而逝 浙江志 五見少壯

漢虞詡孝養祖母國相奇之欲以爲吏詡辭曰祖母九
十非詡不養相乃止

漢董卓死宗族老弱悉在郿皆還爲其羣下所斫射卓
母年九十走至塢門曰乞脫我死即斬首 英雄記鈔

晉王右軍夫人謝表曰妾年九十孤骸獨存願蒙哀矜
賜其鞠養

宋劉氏先累與計偕不合後以特奏釋褐謂人曰吾豈
貪一命者哉顧因是可榮親耳及母暨夫人年九十
果以恩封崇安縣太君時以爲榮重



宋丁天錫母將歿語天錫曰吾病必不起死生人之常
也況年九袠又何憾乎語既引聲浩歌而終歌辭卓
異家人錄之

宋周虎字叔子知和州金兵圍急虎部分將士乘城拒
守母何氏年九十抱孫息期與兒偕存亡軍民益奮
虎凡二十四戰斬其驍將十餘人敵乃引去虎推功
歸母進封永國太夫人 江南志

宋濮鑰送元儒弟赴長亭璽揚詩母年登九十家居幸
康泰其家不從政禮經有明戒幸子去不遠時時可
歸拜小別不足惜輕車送前邁

明孫太后母董夫人年九十子五人繼宗紹宗顯宗續
宗純宗及諸孫數十人並以太后故賜官爵

明王袞字禮儀母老孀居每疾劃股進輒愈三赴禮部
皆中途返其詩云未忍慈闈終日別故將小艇幾番
同母九十卒

明熊浹字悅之爲吏部尚書以母年九十求去上固留
之賜粟帛存問

明王用相妻李氏相卒氏年十九撫子守節七十一年
隆慶間採入世廟實錄壽九十卒 陝西志

明孫陞母楊夫人年九十陞爲侍郎每公退必稱觴盡
歡稍不懌輒長跪不起 浙江志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 九十餘歲

國策秦魏爲與國齊楚約而欲攻魏魏使人求救于秦冠蓋相望秦救不出魏人有唐雎者年九十餘謂魏王曰老臣請出西說秦令兵先臣出可乎魏王曰敬諾遂約車而遣之唐雎見秦王秦王曰丈人芒然乃遠至此甚苦矣魏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矣唐雎對曰大王巳知魏之急而救不至者是大王籌策之臣無任矣且夫魏一萬乘之國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爲秦之强足以爲與也今齊楚之兵巳在



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則且割地而約齊楚王雖欲救之豈有及哉是亡一萬乘之魏而强二敵之齊楚也竊以爲大王籌策之臣無任矣秦王喟然愁悟遽發兵日夜赴魏齊楚聞之乃引兵而去魏氏復全唐雎之說也

漢文帝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年巳九十有餘于是詔太常使掌故臣鼂錯往受之得二十九篇卽以教于齊魯之間

漢武帝將封禪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卽無風雨遂上封

轅固生齊人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令固刺彘帝憐之以利兵與固彘應手倒後帝以固廉直拜爲淸河王太傅固老罷歸巳九十餘矣（唐陸璣草木蟲魚疏）

漢嚴遵卽君平善易卜筮于成都市日閱數人每依卦辭教人以忠孝日得百錢足以養則閉肆下簾讀老子揚雄少從之學曰其風聲足以激貪厲俗亦近古之逸民也益州牧李强召爲從事不就卒年九十餘

漢彭城老父楚之隱人見漢室衰乃自隱修道不治名利至年九十餘王莽廹龔勝不食死老父痛勝以名致禍獨入哭甚悲旣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



自銷龔先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哭畢趨出衆莫知其爲誰也（高士傳）

漢趙岐字邠卿仕至大常年九十餘卒先自爲壽藏圖季札子産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又自畫其像居主位勅其子曰我死墓中聚沙爲床布簟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卽日便下（初名嘉五見三十餘歲）

漢末扈累字伯重初平中隨靑牛先生得其術年九十餘無疾而終

漢末吳普從華佗學佗語普曰人體欲勞動但不可使極耳動搖則穀氣皆消血氣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樞戶常轉則不朽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曰虎鹿熊猨

鳥以當引導體有不快作一禽之戲舞動汗出身體
便輕而欲食普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固
江南志

三國孟光無書不覽仕蜀爲議郎遷大司農年至九十
餘

三國樂詳字文載年九十餘上疏訟杜畿遺績朝廷感
焉封其孫預爲豐樂亭侯

晉公孫永字子陽隱於平郭南山吟咏巖間陶然自得
年餘九十操尚不虧慕容暐徵至鄴及見不拜王公
以下造之皆不與言隆冬盛暑端然自若一歲餘詐
狂暐送之平郭



晉公孫鳳字子鸞隱于昌黎之九成山谷彈琴吟詠陶
然自得慕容暐在鄴以安車徵之及見不言不拜賓
客造請絕不與接年九十餘卒 北直志與上條疑是一人

晉時李雄丞相范長生博學多藝能年近百歲蜀人奉
之如神 雄晉時僭國國號成

北魏李皎爲寇謙之弟子遂服氣絕粒數十年隱于恒
山年九十餘顏如少童一旦沐浴冠帶家人異之俄
而坐卒

北魏抜縣有人年踰九十板輿造州見刺史崔挺自稱
少曾充林邑得一美玉方尺四寸甚有光彩藏之海
島垂六十歲忻逢明治今願奉之挺曰吾雖德謝古
人未能以玉爲寶遣船隨取光潤果然竟不肯受仍
表送京都

北周于謹以年老表求骸骨詔報曰昔師尚父年踰九
十召公奭幾將百歲皆勤王家自强不息今元惡未
除九州不一將以公爲舟楫弘濟于艱難豈容忘二
公之雅操而有斯請朕用恧焉

六朝程畋悃愊無華性嗜書不慕榮達素以忠信結人
人服其行誼有不平者不之官輒質成于畋各厭其
心而返至有望其廬立自刻責有陳大邱之風焉畋
生于南齊歷梁陳及隋義寧初年九十餘乃卒後人
思其德名其里曰程鄉因以名縣云次子杉亦百餘



歲

隋睦彥通精持金剛終日課十遍李密盜起彥通宰武
牢邑人欲殺之以應義旗彥通先知之遂投城下賊
拔刀以逐之前至深澗迫急躍入如有人接右臂置
盤石上都無傷處空中有言曰汝爲念經所致因得
還家所接之臂有奇香之氣經月不滅後位至方伯
九十餘終 唐臨唐報應記

唐王希夷居徂徠山明皇東巡詔州縣敦勸見行在時
九十餘帝令張說訪以政事官官扶入宮中與語甚
悅聽還山勅州縣春秋致束帛酒肉仍賜絹帛衣一
襲 山東志互見七十餘歲

唐寶曆二年李球與友劉生遊五臺山有風穴或投物
擊觸卽大風震發揭屋拔木遊者相戒球至穴口戲
投巨石于穴中良久聲絕果有奔風迅發有一木如
柱隨風飛出球性軒悍遂力扳其木却墜入穴中良
久至地見一人形如獅子而人語引入洞中見二道
士道士問球所修之道默無以對令速引去因飮以
杯水曰汝雖凡流得踐吾眞境亦少有道分飮此神
漿亦延年益壽矣引者示以別路曰此紫府洞也有
北巖之徑可得速還解藥三九謂曰路見異物以藥
指之不爲害持藥行洞中黑處有光如火以指巨蛇
不敢動因出洞門已在寺門之外矣先是劉生旣失



球子疑劉生害其父欲訟于官及見皆喜因以三九
藥與劉及子各餌一九乾符中司徒鐵與球相別三
十餘年別時球年六十鬢已垂白于河東見球年九
十餘容狀如三十許人話所遇之事云服藥至今老
而復壯後與子入王屋山去廣記仙傳拾遺
唐程行諶年六十時任陳留縣尉有老人造謁因言其
官壽從今已後有三十一政官年九十以上官至御
史大夫及僕射有厄衆皆不信程公後爲御史大夫
九十餘卒後贈僕射右相果如所言定命錄詳見六十歲
唐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舊與劉師服進士衡湘中相識
將過大白知師服在京文舐其居宿有校書郎侯喜

新有詩聲夜與劉說詩彌明在其側貌極醜白頭黑
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視之若無人彌明忽
軒衣張眥指爐中石鼎謂喜曰子亦能與我賦此乎
劉往見衡湘間人說云九十餘矣解捕逐鬼物拘囚
蛟螭虎豹然不知其實能否也見其老頗貌敬之不
知其有文也聞此說大喜卽援筆而題其首兩句次
傳于喜喜踊躍卽綴其下云云道士啞然笑曰子詩
如是而已乎應之如響皆頴脫含譏諷夜盡三更二
子思竭不能續因起謝曰尊師非世人能出也某伏
矣願爲弟子不敢更論詩云云昌黎集
唐韋應物太和中以太僕少卿兼御史中丞爲諸道鹽



鐵轉運江淮留後年九十餘矣子洸子謂其年九十
餘而猶領轉運劇職應物何壽而康也
唐賈敦實病篤子孫迎醫敦實不肯見曰未聞良醫能
治老也卒年九十餘
唐楊隆禮任職二十年年九十餘以戶部尚書致仕卒
蜀辛賓遜一作孫隨景歸朝後爲鎭國軍行軍司馬罷職
年九十餘尚有仕進意治裝赴闕未登路而卒互見七十
餘歲
宋陳摶年近百歲居華山四十年端拱二年豫言其卒
以表來上云大數有終聖時難戀命弟子賈德昇鑿
石室于張超谷室成而逝隆平集

宋慶曆末杜祁公老歸南京與太子賓客致仕王渙光
祿卿致仕畢世長兵部郎中分司朱貫尚書郎致仕
馮平爲五老會吟醉相勸士大夫高之祁公以故相
耆德尤爲天下傾慕兵部詩云九老且無元老貴莫
將西各一般看五人年皆八十餘故祁公詩云五人
四百有餘歲深稱分曹與挂冠而畢年最高時九十
餘歲故其詩云非才忝預最高年時永叔留守睢陽
借其詩觀之用次韻卒章云聞說優游多唱和新詩
何惜借傳看（互見各歲中）
宋姚平仲字希晏得道于山中年過九十紫髯委地與
譙定爲青城隱士



宋王廷珪字民瞻除國子監簿尋乞祠歸復召對時年
九十餘賜坐勞問　廷珪次韻周孟覺記皮老人事
云皮老九十餘歲能談熙豐以前事但少聾耳　百
年人物已無餘況說銅人鼓鑄初欲著承平舊時事
政須此老助潛夫　何物龐眉一老翁能談慶曆至
熙豐只應坐厭聽聾鼓到處逢人說耳聾　人壽何
曾有百年再逢甲子換新元眼明重見清平日自可
治聾聽好言
宋蕭寺丞震少夢神人告以壽止十八至十七歲父帥
蜀不欲從詰之以夢告父父以茫昧强之行至郡有
盛集蜀俗主帥涖任大宴酒三行例進玉筯羹每取

乳杵烙鐵鑽其乳而出之乳凝筯上以爲饌蕭子偶
至庖見縶牛叩知其故亟以白父索食牌判免此味
蕭又乞增永字于其上已而復夢言有陰德不獨免
夭可望期頤果至九十餘
宋趙蕃字昌甫與周益公同里益公當軸昌甫所仕但
一酒官耳致仕歸里年九十餘其自題石屏詩君爲
山中人世事安得關入山恐未深更入幾重雲（開封志）
宋孫松壽字岩老趙汝愚奏松壽掛冠勇退幾二十年
內行素飭終始不渝乞賜褒崇以厲風俗除直秘閣
松壽素清强晚而彌壯年九十餘乃卒蜀人號爲牧
齋先生（四川志）



宋林橐以靜修聞廣帥方大琮初行鄉飲禮延爲大賓
橐年踰九十歲威儀可則大琮甚重之（廣東志）
元延祐庚申江西王晉卿漢卿伯仲舉于鄉少府山堂
先生其家君也年踰九袠精彩照人堦庭五桂讀父
書奉菽水人間至樂而先生之志以爲未也推以及
宗族鄉黨而願其皆學作山堂書院爲竦然曰切磋
琢磨衛武公之盛心公家君之年似之而德亦猶是
也（西江志 滕玉霄山堂書院記）
明建文帝題詩羅永菴之壁上會有同寓僧竊詩詣思
恩土知州岑瑛所自詐言是建文皇帝者械入京同
寓諸僧俱逮遂及帝時程濟已九十餘髮盡白負禀

以從
明劉醇字文中元季不仕洪武末官周府右長史致仕
年九十餘號菊莊先生有菊集開封志
明歐善堂寧遠人洪武初李文鄉內附餘黨未息平章
楊璟駐兵道州議縣北十里外盡屠之善堂年九十
餘總縣事率衆書說璟曰兵以輯亂為功今峒獠之
外皆赤子被脅從耳豈可殺無辜也璟悟授令旗健
馬使止之善堂握旗驟馬一夜馳百五十里植旗其
地大兵後至望旗而止於是居民賴以全活者十數
萬
明王恕年九十餘每晨起進食牛羊犬豕肉或雞鳧三

大盌盌可一二斤熟菜一大盌麵餅二盤各堆高筯
許清酒二大碗碗可盛二斤互見八十歲
明鄒守益字謙之時甘泉湛先生九十餘遊衡嶽便過
吉州游青原山守益率郡中同志友二三百人走迎
且戒之曰湛先生當茲高年猶殷殷訪友如此即此
可證其學矣古云憲老不乞言吾儕第應憲之更不
容出一語辨詰煩聒先生也晨夕定省食而執醬執
酳一遵古養老禮惟謹維時守益年亦近七十矣蓋
以湛為師王守仁莫逆友故事之謹如此嗣湛別歸
守益送至境上淚潸然橫下沾襟湛顧慰之曰謙之
何悲甚豈念予老不復再會耶余過十數年重來晤

公也
明陳瓚字徹夫年逾九十猶勤筆硯著經史系華十篇
謂李玹之云非為聲名勞七尺但異見異聞心之所
願耳
明簡籍廉介且有推解風年近百歲誦四箴而卒撫院
羅公稱其性資從善家世業儒經六朝全盛之太平
近百歲康寧之上壽為旌其廬四川志
明雲名山字靜埜以貢為學訓歸而築月浦新居闢霞
洞石室以助吟咏年九十餘猶手不釋卷工詩好道
嘗得瓊山唐博士秘法祈禱立應廣東志
明劉寅字彥亮湖廣布政引年致仕壽九十餘卒西江志

明何九逵字行可來安知縣致仕築隱廬有東籬種菊
北海開樽之風卒年九十餘鄉人以德星目之西江志
明郝毅字致遠肇昌府通判以小憾落職屏居別墅五
十年不涉城市躬課耕桑以給伏臘年踰九十容不
衰太原志
明吳憲子四人淳然誠樸俱壽至九十餘弟兄雍穆一
堂人咸比之四皓云浙江志
明徐倘賓輸財濟貧拾金還主既而厭世故甘恬退隱
于安架山數十年壽幾百歲人以半仙稱之平陽志
明楊學詩仕縣令有惠政及歸年高德劭壽九十餘歲
平陽志

明馬鳳鳴年九十餘謙恭周密鄉人重之平陽志

明王國象誠實無僞不輕然諾歷官八年歸里以勑[illegible]訓子姓事父怡顔順志年九十五歲而卒子呂[illegible]仕事父益篤享年九十餘人以爲孝行之報云廣西志

明曹亂祥字永興父癱二十餘年朝夕侍起居進飲食値地震亟呼父曰起起父忽自窻躍出如常人癱遂愈延齡九十餘卒人咸謂孝感所致

明屈起鵬鼎革後遂不赴試歸隱沙亭年九十餘猶設帳講學年九十八卒未卒前月猶會諸生刻燭課文立成七義平生積稿殆數千云廣東志 互見三十餘八十五歲

明倪大海祖病日夜侍奉不離側焚香告天願減巳齡



以延祖壽祖年逾九十乃卒大海哀毁踰禮廬墓三年浙江志

明張壽祖字伯樗祖齊賢年九十餘寢疾累歲壽祖侍奉不懈浙江志

北魏封愷妻盧玄女也愷坐事死子伯達南奔河表獻文末伯達子休傑內入祖母盧猶存垂百歲矣

吳越王錢鏐歸省塋壟一隣媪九十餘携壺漿相迎於道鏐下車亟拜媪撫其背猶以小字呼之曰錢婆留喜汝長成蓋初生時光怪滿室父懼將沉於了溪此媪酷留之遂字焉湘山野錄

宋孫廷臣妻施氏嘗書守身二字勉其夫廷臣第進士

母盧陵郡君年九十餘內外數百指鳴鼓會食五從同炊詔封仁壽縣君江西志

宋淳祐十一年福州陳氏笄年守志壽踰九袠詔旌表其門

宋顧忻母老目不能覩物忻號泣祈天刺血寫佛經母目忽明燈下能縫紝九十餘無疾而終忻每鷄初鳴具冠帶率妻子詣母室問所欲如此者五十年

元吳大中字時夫父歿不食泣血幾絕奉母陳氏廬于墓側十有七年不離左右稍失調護則爲減食母年踰九袠無疾而終

元任女願帝時紅軍攻圍信安任尙處子懷金携弟從



居仁義鄉誓不適人撫弟成家年九十餘卒直隸志

明王毅妻沈淑祥年十九適毅毅卒遺腹生子善氏志慮深遠閨門整肅竟日不聞其聲擇師教子勤苦七十餘年幾百齡而死杭州府

明范全妻梁氏全卒氷霜自矢教子訓孫親爲課讀夜分不寐孫曾濟輩俱以科第顯年近一百歲卒四川志

明曾延伯妻李氏夫死撫孤父母欲奪其志弗從六月六日折杏一枝插塔下祝曰婦節與杏爲榮枯越且杏益華茂李秉節愈嚴子鑑登儁年及百齡後樹猶茂衆稱爲靈杏云江西志

明田一照三歲失父稍長痛母孀守嘗刺血告天以祈

母壽後果幾百歲而卒平陽志





行年錄



廣東番禺梁氏纂輯

## 九十一歲

顓頊高陽氏在位七十八年年九十一歲互見初生十歲十三十五二十歲

夏后啓在位九年崩年九十一山東志

晉劉寔字子眞嘗著崇讓論以矯世致仕後懷帝欲復授以太尉寔自陳年老固辭不許劉坦上言曰七十致仕古所以優異舊德厲廉高之風太尉寔懸車告老二十餘年浩焉之志老而彌篤可謂國之碩老邦之宗模臣聞老者不以筋力爲禮寔年踰九十命在



日制遂自扶輿冒險而至展哀山陵致敬闕庭大臣之節備矣聖詔殷勤敎諭二年而寔頻上露板辭旨懇誠臣以爲古之養老以不事爲優不以吏之爲重謂宜聽寔所守詔聽以侯就第歲餘薨時年九十一一作九十二卒已見九十歲

明劉健年九十一肅皇復遣撫臣就其第致束帛餼羊上尊酒互見初生九十九十四歲

明楊濶字伯玉一日無疾忽召諸子曰迎朱漢漢濶婿也時爲御史人不知其歸明日果有公務至又明日端坐而終葢濶清心寡欲故能前知如此卒年九十一後數日隣居火子貴祝曰若先君無愧願余歸之

行年錄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九十二歲

梁孫謙字長遜年逾九十強壯如五六十者以老微猶請劇職自效武帝笑曰朕當使卿智不當使卿力每朝會輒先衆到公門末年頭生二肉角各長一寸年九十二卒於官

宋文彥博歸洛與鄭光等十三人置酒賦詩日相與樂謂之洛陽耆英會卒年九十有二贈太師諡忠烈公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餘年汾州志互見少壯

宋王蘆溪先生登第在政和八年仕茶陵丞以上官不合去隱蘆溪作詩送胡忠簡公在紹興十二年秦檜以忠簡不已附嗾諫官羅汝楫劾其飾非橫議自咸武軍簽判再竄新州故詩有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爲天下奇之句流辰州在紹興十八年六月以邑人歐陽某告詩謗訕忤檜時年已七十矣又歷七年爲紹興二十五年檜死始得自便除國子監簿在孝宗卽位初辭以老求去主管台州崇道觀再召在乾道六年踰年至特授左宣教郎直敷文閣仍予祠祿時年九十有二明年春遂卒觀制辭所謂少而力學長而有聞及考忠簡所贈二詩有萬卷不移顏氏樂一生無愧伯夷班萬牛回首須公起大廈將顛要力



仗而火反柩得免江西志

明徐沆字靖之歷任兩州不染絲毫林下三十載壽九十一七舉大賓極爲臺憲郡邑所推重初計偕邸中每夜睡口誦史鑑數十卷一字無漏隣友穴窗窺之大駭服徐偕目之曰書厨浙江志

明湯宗元字養初念大父年高同臥起者十餘年大父歿始娶家貧博束脡供二親返遺金焚貸券年九十一應恩詔賜粟帛江南志

明黃學詩號起我爲諸生有文名教家嚴肅鄉里推爲長者年八十八郡守舉鄉飲禮敦請大賓乙酉兵氛與妻熊氏同遇害時年九十有一熊年八十八矣江西志

明陶應昌母魯氏年九十一城陷投水應昌應賡兄弟翼之至死不離越七日出其屍猶相抱江南志

明劉文炳母徐氏年九十一流寇破城挺身赴井男婦從死者十六人文炳以土掩之乃自縊北直徐卿太后母

持之句則先生恬退之行剛直之操爲世推重久矣
而不能究其所用可慨也西江志

元危素賜帛頌序云皇帝御天下有八年凡三賜老人
帛于是撫州張天祐與被寵命初賜及再賜三賜時
天祐年八十有餘最後之賜則九十有二天祐少好
道術善保嗇其精神大隱市廛無求于世藏書甚富
以昜其子孫其所以至於上壽者葢異于常人矣西江
志

元王磐字文炳年至九十二卒之夕有大星殞正寢之
東

明陳佩潔巳好修年高德卲奉給冠帶屢賓鄉飲九十



二卒

明孝子吳紹宗字一壁父道隆病甚孝子惶恐無所出
乃齋戒沐浴焚香告天地刺肘上血書疏謁大華山
自投捨身崖下代父死同行人驚駭聚觀者千人道
士使人買棺往就殮自山頂至崖下路迂折四十里
而殿上道士急奔崖所呼衆人曰誰言吳秀才投崖
死也今方在神座下叩頭方巾道服如故羣走視果
然方孝子之自投崖也立空中不墜開目視足下有
白雲起見三神命之曰孝子吾左側石有仙篆九十
二畫汝謹記之歸書紙食爾父不獨却疾且延年矣
孝子叩謝畢身已在殿上乃言吾如夢中也疾歸至
家則父垂絕不能言急書九十二畫篆焚服之室中
人皆聞香氣甫入口父即言曰是何藥耶明日起坐
啜粥旬日疾大愈孝子徒步反復六百里不飲食者
五日而父乃益康強善飯以詩酒自娛年九十二耳
目清明無疾終焉西江志魏禧傳

隋范氏許善心母也宇文化及弑煬帝百官往賀善心
獨不至化及殺之范氏九十有二臨喪不哭撫柩曰
能死國難我有兒矣因臥不食十餘日亦終或作九十三

宋張誼母年九十二孝宗時朝議遣誼使金帝曰誼母
老朕當自諭之誼聞命畧無難色戒家人勿令母知
將行告母曰是行不數月即歸大似往年太學謁告



省耳及還母竟不知其使金也

明吳文和妻江氏文和有痼疾及卒江猶處子也父母
欲迎歸氏剪髮不從孝養舅姑年九十有二終江南志

明郭匡晉妻溫氏匡晉喪溫年二十一子幼或微諷以
更適溫摘髮碎鏡誓死靡他至九十二歲疾且革偶
有一白衣道者與以異劑服之不旬而瘳人以爲節
孝之報豫章書

行年錄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九十三歲

周武王年九十三歲而終互見九十七歲

漢楊寶見黃雀爲梟所搏墜地又困於螻蟻寶收養瘡愈放之後化黃衣少年持玉環賜寶曰俾爾九十三而終

晉司馬孚臨終遺令曰有魏貞士河內司馬孚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始終若一當衣以時服斂以素棺卒年九十三詔賜東園溫明秘器其家遵遺旨一不施用



晉顏含字弘都以老遜位郭璞嘗欲爲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脩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蓍龜致仕二十餘年年九十三而卒遺命素棺薄斂諡曰靖

元沈夢麟爲武康尹入明五司閩浙文衡一考會試九十三而卒王世貞皇明盛事

明洪雲翼號望野任宣平令解組蕭然賣文自給壽九十有三江南志

明王賢字茂先性質直善醫永樂間屢薦不就嘗過王波橋畔拾遺金候其主還之卒年九十三人以爲陰德所致云

明王恕魁梧高岸年九十三尚啖食兼數人一日小減閉戶獨坐忽有聲若雷白氣瀰漫矚之瞑矣贈太師諡端毅大千云字宗貫互見八十八九十歲

明張汝霖號濟川年九十三嘗隔歲預知死期謂其子孫曰吾於某年月必死凡吾書未就者當速爲補輯之於是口誦若干卷令其子日錄之至藏書盈箱凡有殘缺者悉語其子曰某卷某頁失幾字訛幾字校訂殆無遺漏其學之邃博如此親友聞而駭之爭來覲濟川曰某年某月吾必死親友愛我者宜期前一日共至噱飲以盡平生歡及期親友果聚濟川黃髮童顏扶杖徐步無恙也相與笑語竟夕至次日令其



子視棺衾設奠次因正衣冠瞑目而逝年九十有四人爭異之傳爲仙去平陽志

明江治字舜卿南京工部右侍郎致仕歸顏其亭曰洗心田居騎一蹇驢挾小蒼頭與村父相慰勞值歲飢哺糜自給泊如也奉詔存問年九十三臨終戒諸子曰無以祭葬累縣官江西志

明喻茂堅爲刑部尚書疏救夏言觸怒乞歸囊無百金享年九十三卒四川志

明謝鵬舉字仲南以與江陵議論不合投劾歸後朝廷遣官存問卒年九十三子祭葬

明孫逢吉令兩當考薦歸田訓子孫睦族黨九十三歲

談笑而終四川志

長史陳公紹先文質賓書亦淸媚家居後以筆硯示厚德人也年九十三歿楊循吉吳中往哲記

宋謝枋得方居母喪元程鉅夫以遺士薦枋得遺程書曰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枋得所以不死者九十三歲之母在堂耳罪大惡極獲譴於天天不剿厥命而奪其所恃以爲命先妣以今年二月二十六日考終于正寢枋得自今無意人間事矣

明羅斗貞永生女幼許聘陳某未嫁而夫歿斗貞矢志不嫁女弟靜貞與姊雅相懽不欲割離亦誓不字人俱扃身蠶績年各九十三卒時旌曰雙貞湖廣志



明岳氏張桂妻年二十守節至九十三歲撫二子成立孫曾爲縢皆爲文學一堂凡五世云儀封縣

# 行年錄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 九十四歲

唐員半千事五君有淸白節年老不衰樂山水自放開元九年遊堯沮水間愛其地遂定居卒年九十四郎葬焉吏民哭野中

宋睢陽五老光祿卿致仕河東畢世長九十四詩云菲才忝預最高年分務由來近掛冠敢逍鉅賢論軌躅幸依都府得盤桓篇章捧和瞢風雅眷待優隆荷歲寒倘許衰容參盛列願憑繪事永傳看歸德志作衞尉司農卿事見老年



宋葉辭字儻齋建炎初棄官隱弋陽縣南之遇春別號漁隱八子二十一孫壽九十四卒西江志

明劉健九十四卒謚文靖公位極人臣功成身退完名以歸者十年互見初生九十九十一歲

明范汝字瀅吾致政歸林下四十餘年惟以讀書爲事九十四歲終山東志

明王格字汝化嘗遊峨眉遇道人韓飛霞授吐納服食之術晚年顏髮如戟腰帶倍人奉詔問者再年九十有四卒

明安大嵩居雲夢曲水湖正德末年夜觀列宿異之曰帝星明于江漢其應在安陸州逾年而世宗從興邸

入承大統年九十四歲康健偶疾臥猶倚床取隙光執卷披覽子及孫勸止之竟曰人以藥治疾吾代以書何不可

博白城下有客曳杖過見兩老人坐飲長者年九十四謂客曰此吾幼弟年七十八矣從旁環拱而侍者皆兩老人之曾孫儼然圖畫也

明沈深字文淵在邊久思親後以事還京時母年九十有四已感風疾曰吾得見吾兒即瞑目矣深悲泣懇求歸省至家母一視而逝





廣昌魏方泰會峯氏纂輯

## 九十五歲

周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日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交戒訓導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暬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燕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抑戒以自儆及其沒也謂之叡聖武公（五見九十七）

北魏刁雍以耆年特見優禮賜几杖劍履上殿月致珍羞年九十五卒



北魏李先字容仁年九十五卒於內都大官詔賜金縷金服一襲贈定州刺史中山公謚文懿

明湛若水卒於所居小禺洞年九十有五有大星隕於廣州之河南其聲如雷云（謚文簡）

明楊錦膺貢當赴京以父老不忍離膝下竟不仕其應給盤費禮銀因不謁選辭其後父黨飲於鄉年九十五卒（江南志）

明蔣顧字思誠號介石家食五十年居止數椽自榜其楹曰爲官三任僅置屋三間做人百年擬垂名百世卒年九十有五（浙江志）

明曾鼐字直卿太僕寺少卿致仕加太僕卿家居三十

餘年倡建書院砥礪同志歿而門人私謚爲敬修先
生享年九十有五云 西江志

明萬尚烈字思文守平越府致仕歸杜門却掃益肆力
於性命之學中丞解學龍督學陸之祺蔡懋德皆請
主澹臺祠太史金聲請主新安還古書院年九十五
卒 西江志

明馬忠字恆信精研易義常以顚大象示人人初笑之
及鄉人或以言招尤或以食致疾咸歎先生之言爲
格言焉年九十五卒 開封志

明徐霈字孔霖解綬歸家著書談道老而不倦壽九十
有五 浙江志



述異記許自明駢齒滿口俱大牙也壽九十五歲貧而
無子 說鈴

晉虞潭母孫夫人夫忠死國事永嘉末潭爲南康太守
値杜弢構逆孫以死義勉潭又傾貲佐其軍潭遂克
捷蘇峻作亂潭時守吳興假節討峻孫又戒之曰汝
當舍生取義勿以吾老爲累仍盡發其家僮令隨潭
助戰潭累功封武昌侯立養堂事母王導以下皆就
拜謁咸和末卒年九十五成帝遣使弔祭謚曰定夫
人 浙江志

# 行年錄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 九十六歲

禮疏引周本記云文王立靈臺於時年九十六

三國呂岱拜大司馬卒年九十六張承稱其功以權成
化與道合君子嘆其德小人悅其美 互見八十歲

宋王胥潛德不仕年九十六歲泉推爲鄉先生其妻吳
氏亦年九十餘郡守以聞胥授初品官吳授孺人

元王英字邦傑善用雙刀號刀王毛貴陷益都英時年
九十有六乃謂其子弼曰我世受國恩美官厚祿備
嘗享之今老矣縱不能事戎馬以報天子尚忍食異



姓之粟以求生乎水漿不入口者數日遂卒毛貴使
具棺斂之舉其尸不動焚香祝曰公子弼請公歸葬
先塋祝畢尸遂起觀者莫不驚異憲司請䘏典於朝
有曰不食逸粟餓死芹泉蓋芹泉谷名英所居也

元吾也而年九十六夜中星殞帳前光數丈有聲吾也
而曰吾死矣明日卒

明錢宰字子予洪武徵儒臣定正書復論諸儒有老願
歸者先遣之宰齒最高與衆皆請留上喜曰朕知諸
耆宿終能成朕志其善視之書成乃歸又三年宰卒
年九十六

明梁致育字遂初天順二年流賊掠蓮塘致育年九十

六且瞽被執賊令講普厲聲罵曰蠻奴若曉禮義必不爲此賊不忍害以竹輿舁之行致育知不免語舁者曰至迴口深淵郎白我遂投淵而死賊驚嘆而去廣東志一作九十九

明應大猷字邦升歷官刑部尚書時年九十六隆慶萬曆兩詔存問子八人孫曾孫至八十餘人

明陳霖字時雨寧藩變具疏請討家居二十餘年惟賦詩弈棋口不談官府之事家無餘貲年九十六而終

明王朝璽罄粟賑饑甘淡泊終老壽九十六歲四川志

明張紹宗年九十六讀書談道隱竹溪業漁釣孔知縣入溪探處宗迎之班荊而坐抽琴鼓南風之操賦詩



十二首歌而贈之扁其門曰竹溪淸隱四川志

明田垣字敬徵父寅山年九十六母夏氏偕老垣孝事二親寅山老脫二齒敬徵禱於神齒復生

明梁敏字以訥中年喪偶不再娶自奉如寒儒以勤儉訓諸子多所著作年九十有六卒廣東志

明胡正茂爲人孝義仁厚見鄰居二人爲債所逼賣婦鬻女悲號不忍別正茂與其金贖之是夜夢金神語曰汝當夭死爾力行陰隲賜爾永年正茂卒年九十六果享高壽其孫亦登榜浙江志

俞貞木石澗先生之孫年九十六而卒嘗見其題趙仲穆畫馬一絕頗有風致房星方墮疊池中飛出蒲稍八尺龍想像當年張大僕朝回騎過午門東陸探玉堂漫筆

漢李密陳情表云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帝嘉其誠賜奴婢二人使郡縣供祖母奉膳互見未著

明曾子遷妻胡氏遷亡氏年二十二撫三歲子至成立淸節一致江大學士有詩曰已抱終天恨惟存兩歲兒於今能色養天道豈無知年九十六而終四川志

九十七歲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記文王謂武王曰汝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汝以爲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 文王疾瘳武王乃得安寢文知武之篤愛必有夢故問之也 據夢齡之說則文王十五生武王前此已有伯邑考武王八十生成王後此復有唐叔虞矣未可憑信 愚按加夢齡之說則文王乃二十四生武王非十五也前有伯邑考何疑 盖文王沒後武王在位十有九年

衛武公九十七爲卿士 互見九十五

梁張元始年九十七方生兒兒遂無影 一作九十六歲 互見一百十六歲 蕭映傳

梁廖冲字清虛爲湘東王常侍大同三年掛冠歸結廬靜福山託迹黃老以鍊丹服氣爲名幽棲自適不復知有塵俗事人往訪之見其吟眺水石間猛虎修蛇馴狎其側休休如也遂眞以爲得道矣陳光大二年卒壽九十有七世之好事者傳冲白日上昇號其地爲仙君壇 廣東志

唐黃玉字德符擢博通墳典科凡二十四考多有勛績授銀青光祿大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壽九十七終 江西志



宋李士安字永和累爲州牧後請老得養生之術視聽不衰年九十七卒 江西志

宋趙孟堅字子固宋亡入元不仕隱居廣陵時載一舟中置琴書尊杓泊蓼汀葦岸以看夕陽賦曉月爲事酷嗜法書遇三代以來金石名蹟傾家易之不靳年九十七卒 浙江志

明王秉直以明經任臨清訓告歸優游林下二十餘年至九十七終 河南府

明柴廣字文博鰥居五十餘年室無婢妾壽九十七卒 開封志

明吳昉年九十七具朝服賦詩謝恩卒 浙江志



明古鏞以二十四登第至巳巳又七十三年益得文王之歲矣 互見二十四歲

明嚴一鵬年九十七官刑部侍郎陞尚書以年老辭帝遣官存問

明宋源字本深教授閭里歲與賓席自書門屏曰儒書頗讀四五卷鄉飲曾叨三十年九十有七卒 江西志

明朱泌字世望年九十七無疾而終或問養生之術曰無他但平生不著惱耳 四川志

明胡永壽年九十七樂善好施隣有盜取其絲帛衆得其情而告之壽曰彼亦自有帛耳我何與焉耆年時毋扶蒼頭徐行街巷遇貧乏隨意賑濟子孫科第蟬

鄉人以爲積德之報 四川志

明戴其仁胼胝養親兄弟同居內外無間言父時年九
十有七仁七十有三義七十禮六十七父沒吊者千
餘

明馬驎兄百戶駿殺人當抵命甲武臣當大辟者救黃
草襲驎歎曰伯兄罹罪而墜世勳先人汗馬之謂何
遂挺身以代繫獄十年景泰改元大赦出獄時年已
六十矣初無嗣晚年連舉二子九十七乃卒人以爲
孝義之報云 江西志

明陸樹聲字與吉自司業至尚書多請告其官兩都不
及一紀居家凡三賜存問加太子少保給月米歲夫



子其子行人彥章終養卒年九十有七 江南志

明陳試歲飢隣邑就食他方者道經其門試偶拾一小
囊約數十金心知爲餓民所遺立俟其人還之其人
分半以謝試曰受爾一文爾途少一文之費其人叩
祝曰願君壽百歲夫妻果同享年九十七歲無疾而
終 江南志

明洪祥字士高父友璋病癱年餘起臥粥餌衣被垢穢
必躬治之未嘗解帶父一日謂祥曰吾病稍愈汝姑
就室留一僕侍我足矣祥佯諾是夜父少起呼僕不
竆力殆而仆忽有人持其脇驚問誰曰兒也知父甚
所云非實特候於此側相持泣曰天乎兒孝至矣而

父疾良已祥與妻完顏氏竭力承事十餘年父卒思
慕至見形於鏡祥讀書明義理壽九十七終里閈評
祥有隱德因號爲隱德先生 常暴雨或勸急行咲曰不免一身溼

宋廖國器妻陳氏年二十八喪夫守節甘貧以俟其子
之長至元丙子子死於兵婦亦被掠僅存孤孫人俊
生甫七歲仂勞鞠育年八十一再受賜帛恩及九十
有七旌表其門康寧無疾 昔陳氏之姑郭得年八十七祖姑鄧得年九十九郭歿而鄧猶存陳氏以孫婦養祖姑其後壽終九十有九亦同于祖姑天之所以報昭耶也 西江志

明陶之哲生八月而孤事母至孝母老爲著衣裤檢被
席足不出里外者十餘年母年九十七終哀毀廬墓
前有古松每天氣晴明白雲聚其上經晝不散



明李氏梁允珩妻珩卒氏年二十七矢志訓子性整肅
至耄年諸媳有少不儉約立杖之年九十七一日呼
子孫數十人齊集訓諭曰我守節七十年始終如一
日今厭世矣可熱水潔身以行入房浴畢飾服命將
坐閉瞑矣 廣西志

## 九十八歲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顓頊在位七十八年年九十八歲 互見初生十歲十三十五二十九十一

晉姚馥字世芬年九十八羌人姚襄則其祖也馥好讀書嗜酒每醉時好言帝王興亡之事善戲笑滑稽無窮常歎云九河之水不足以漬麴蘖八藪之木不足以作薪蒸七澤之麋不足以充庖俎凡人禀天地之精靈不知飲酒者動肉含氣耳何必木偶於心識乎好啜濁糟常言渴於醇酒羣輩常弄狎之呼爲渴羌 拾遺記 互見九十歲晉武帝條



北魏高允謂人曰吾在中書時有陰德濟救人命若陽報不差吾壽應享百年矣年九十八卒 允年且百歲而氣力尚康文明太后令李脩診視之一旦奏言允脈竭氣微大命無遠未幾果亡 允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未嘗有譴卒 薦高閭自代

唐賈昌長安宣陽里人開元元年癸丑生元和庚寅歲九十八年矣視聽不衰言甚安徐心力不耗語太平事歷歷可聽穎川陳鴻祖攜友人出春明門見竹柏森然香烟聞於道下馬覲昌於塔下聽其言忘日之暮宿鴻祖於齋舍話身之出處皆有條貫遂及王制鴻祖問開元之理亂昌曰老人少時以鬪鷄求媚於上上倡優畜之家於外宮安足以知朝廷之事然有以爲吾子言者老人見黃門侍郎杜暹出爲磧西節度攝御史大夫始假風憲以威遠見哥舒翰之鎮凉州也下石堡戍青海城出白龍逾葱嶺界鐵關總管河左道七命始攝御史大夫見張說之領幽州也每歲入關輒長轅輓輻車辇河間薊州傭調繒布駕轊連軏坌入關門輸於王府江淮綺縠巴蜀錦繡後宮玩好而已河州燉煌道歲屯田實邊食餘粟轉輸靈州漕下黃河入太原倉備關中凶年關中粟米藏於百姓天子幸五嶽從官千乘萬騎不食於民老人歲時伏臘得歸休行都市間見有賣白衫白疊布行鄰比鄽間有人禳病法用皂布一匹持重價不克致



竟以幞頭羅代之近者老人扶杖出門閱街衢中東西南北視之見白衫者不滿百豈天下之人皆執兵乎開元十二年詔三省侍郎有缺先求曾任刺史者郎官缺先求曾任縣令者及老人見四十三省郎吏有理刑才名大者出刺郡小者鎮縣自老人居大道旁往往有郡太守休馬於此皆慘然不樂朝廷沙汰使治郡開元取士孝悌理人而已不聞進士宏詞拔萃之爲其得人也大略如此因泣下復言鴻祖默不敢應而去 太平廣記 陳鴻祖東城老父傳 互見七歲十三歲生辰

唐陳道明遊方契旨日織草履養親兼施行路人號陳蒲鞋黃巢至乃織大草履標之三十里外巢軍竭力

不能舉巢曰有大聖人在此捨城去壽九十八端坐
而逝亦重後釋氏通
後唐彭玕雄據一方封安定王享年九十八好學不衰
子弟從授二戴禮及春秋者千餘人居廬陵兄弟五人人爲太尉者四子十一人人皆檢校太傅太保六曹尚書諸鎮刺史孫二十七人相繼登進士第爲顯官西江志
明魏驥家居二十餘年布袍糲飯不治生業年九十八
御史梁昉疏公有德有壽請如漢故事優禮之上御
奉天門顧禮部曰尚書魏驥壽及百齡兼有德望朕
深嘉悅特遣行人存問賜羊酒有司加粲月三石勅
未至而卒諡文靖先十日大星隕其隣驥就枕口占
曰平生不作欺心事一點靈光直上行李賢古穰雜錄



明文徵明字徵仲初名璧以字行以翰林院待詔告歸
年九十八而終文學德行爲時所宗
明王德孚以荆州府教授致仕歸家足不至公門以訓
課爲事隆冬盛暑講習不輟者三十餘年壽九十八
稱爲博學古君子四川志
明李明榮好讀書隱東溪年九十八未嘗一至城市貴州
志
明楊廷芳以疾歸隱講學於邑之東山學者號爲東山
先生年九十八吟誦不絕人稱其年幾百齡學長三
絕云
明左鎰妻唐氏鎰亡之嗣身晚生一子甫三歲舅及姑
嬰癱疾唐奉姑撫叔年九十八卒旌曰百歲完節南九
志
明李氏盧健吾妻素有女德年二十三夫歿三年未嘗
見齒撫幼子孀守七十五年壽九十八歲人稱女仙
云廣東志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 九十九歲

唐崔元綜爲宰相令史奚三兒云公從今六十日內當流南海六年三度合死然竟不死從此發初更作官職還于舊處坐壽將百歲終於餓死後放流數瀕死皆驗六年後還則天超資與官累遷至中書侍郎九十九矣子侄竝死獨一身病臥在床顧令奴婢取飯粥奴婢欺之皆笑而不動崔公旣不能責罰奴婢皆不受處分乃感憤不食數日而死 定命錄 廣記

宋許璦子永罷盧氏縣尉詣匭上言臣年七十五父璦



年九十九長兄年八十一次兄年七十九欲乞近地一官以就營養上命迎其父赴闕璦奏對殿上詞氣不衰言唐末以來事歷歷可聽上悅其父子俱享遐壽賜襲衣犀帶銀鞍勒馬帛三十匹茶二十斤授永鄢城令 是時淄密齊沂萊江吉萬州江陰梁山軍各奏八十以上呂繼美等二十九人竝賜爵公士 太宗時

宋陳元植好積陰德禽鳥悉蒙其惠每食高原之上百鳥飛鳴就食一夕夢緋衣人曰汝有陰德及物壽本不逾四十延至九十九無疾而終 宋劉應能 括異志

明王太史華郡督番將吳虞俱九十九歲

明崔克昇父疾嘗大小便驗治得瘳父年九十九卒克昇跣足負土築墳廬墓三年

明徐禎晚年德高行成當道欽慕片言隻字奉若典刑或遇地方大事撫按就商之悉見之行有欲輿致之者竟不可得卒年九十九 四川志

明魏達任知事性篤孝父敬任通判卒廬墓三年有狐兔馴擾左右母張氏後卒達又廬墓四年有烏鵲赤蛇之異鄉人以爲孝感壽至九十九歲 衛輝府

明林春澤壽一百四歲當九十九年里人拜節祝曰願公百齡公怫然怒且笑曰不曾要君家養我奈何限我壽耶 江盈科雪濤小說

竹鶴老人何太守享年九十有九徐中書南嘗問曰老



大人有何修養之道而致壽若此答曰無只是好吃的不要多吃不好吃的全不吃 明徐充暖姝由筆

明王貢有義聲爲一鄉望壽九十九人稱百歲翁 平陽志

元吳澄送李文卿序云饒陽李文卿溫溫有君子之德其家七世不分異其太母逮見元孫年九十九而終其父年八十文卿佐連海兩州戎幕力請解官歸養期年而後遂買舟北渡于是兩州人士及見者聞者爲詩文以褒美之 西江志

明王復驥事母至孝朝夕告天祈延母壽三十年中不驥母壽九十有九 山東志

# 行年錄

廣昌魏方泰晉峯氏纂輯

## 一百歲

黃帝問岐伯曰余聞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今人年至半百而動作衰敝時世異也人將失之耶對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於陰陽和於術數飲食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故終盡其天年度百歲今人不然也以酒爲漿以妄爲常醉以入房以欲竭精耗散其眞不知持滿不知御神務快其心逆於生樂起居無節故半百而衰互見初生十歲三十七歲



少昊在位八十四年壽百歲外記或作在位八十年或云在位百年而崩互見初生

帝嚳在位七十年壽一百一作歲互見初生十五三十百五四十又見百五歲

世紀舜以堯之二十一年甲子生三十一年甲午徵用七十九年壬午即眞百歲癸卯南征而崩按史記則年九十九歲按書則一百有十歲互見初生二十三十五十五八六十一百十歲

夏禹在位二十七年壽一百歲大千作在位九年查帝王曆數禹甲戌即位至癸未乃十年外紀作丁巳即位在位二十七年互見初生十五三十百六歲

成湯在位十三祀壽一百歲互見初生

王季百歲

莊子盜跖謂孔子曰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疾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

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去聲限也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逌然而自得無介焉之慮者亦無一時之中耳則人之生也奚爲哉奚樂哉逌音仍驚聲也或曰徨

列子林類年且百歲底春披裘拾遺穗於故畦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壠端面之而嘆曰先生曾



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耶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爲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爲憂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爲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返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哉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

晏子曰唯以政順乎爲神可以益壽晏子曰至治之極父無死子兄無死弟塗無襁褓之葬各以其順終穀食之法固百以是則至尊之壽輕百年耳古者五帝皆壽踰百歲以此言信之固王爲明帝股肱爲明臣名譽之美垂無窮耳（賈誼新書）

漢武帝對羣臣云相書人中長一寸年百歲東方朔大咲有司奏不敬朔免冠云臣誠不敢笑陛下實笑彭祖面長耳帝問之朔曰彭祖八百歲果如陛下言則人中可長八寸以此推之彭祖面長丈餘矣帝大笑

漢東方朔從西那邪國還得辟風木十枝長九尺出甜波上實如細珠風吹如玉聲因以爲名帝以賜羣臣年百歲者此人有疾則枝汗死則枝折昔老聃在周二千七百年此枝未汗洪崖先生堯時年已三千歲此枝亦未一折帝以賜朔朔曰臣見此枝三遍枯死死而復生何翅汗折而已語曰年未半枝忽汗此木五千年一湿萬歲一枯也帝以爲然（互見三千歲）

漢胡廣久患風羸後汲飲酈縣菊花水疾遂瘳年近百歲非惟天壽亦菊延之

漢華佗字元化遊學徐土兼曉養生之術年且百歲而貌有壯容人以爲仙

漢王眞孝武帝時爲郡史年百歲而有光澤似未五十者履氷赴火出入不由戸（鶴齡錄）



吳大帝時蜀中有李阿者修道穴居不食號曰百歲翁人往問事但占阿顏色若欣然則事吉慘戚則凶含笑則大慶微笑則深憂如此之候未嘗不審（一作八百歲爾人）

晉陸機百年歌百歲時盈數已登肌肉單四肢百節還相患目若濁鏡口垂涎呼吸嚬蹙反側難茵褥滋味不復安

晉殷仲堪危語曰百歲老翁攀枯枝

晉董奉字君異即種杏翁也奉在人間百年其顏色常如三十許（江西志）

晉張忠字巨和年在期頤而視聽無爽符堅遣使徵之忠謂弟子曰吾餘年無幾不可以逆時主意沐浴登車至長安堅賜以冠衣辭曰年朽髮落不堪衣冠請以野服入覲從之堅欲任以齊尚父忠以年衰志謝乞還餘齒歸死岱宗以安車送之至華山嘆曰我東嶽道士沒於西嶽及關而死

晉廖平武陵人以丹砂三十斛寘所居井中飲是水以祈壽抱朴子曰余祖鴻臚爲臨沅令有民家世壽考或百歲或八九十歲後徙去子孫多夭折疑卽此（已見八十歲）

劉朱齋惠開不得志齋前向種花草悉剗除列種白楊每謂人曰人生不得行胸懷雖壽百歲猶爲天也

南齊武帝幸豫章王嶷邸極日盡歡敕嶷備家人之禮
嶷謂上曰古來言願陛下壽比南山或稱萬歲此殆
近兒言如臣所懷實願陛下極壽百年亦足矣上曰
百年復何可得止得東西一百於事亦濟因相執流
涕
梁蕭大圜嘗云人生若浮朝露寧俟長繩繫景實所願
言執燭夜遊驚其迅邁百年幾何擎跽曲拳四時如
流俛眉躡足出處無成語默奚當非直丘明所恥抑
亦宣尼恥之
北周庾信詠屏風詩但願長歡樂從今一百年
唐甄權貞觀中已有百歲太宗幸其家視其飲食訪以



藥性因授朝散大夫賜几杖衣服尋卒年一百三歲譚賓錄一云
貞觀十七年年一百三
歲太宗幸其家云云
唐裴知古以知音直太常路逢乘馬者聞其聲竊曰此
人當墜馬好事者隨觀之果然又見人迎婦聞婦佩
玉聲曰此婦不利姑是日姑果以疾死其知音大率
如此又善於攝衛開元十二年終壽蒲百歲後數句亦載隋
唐嘉話
唐李白少年行男兒百年且樂命何須徇書受貧病男
兒百年且榮身何須徇節甘風塵　又襄陽歌百年
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
唐李翱復性書當百年之時而賍乎九十年時也與吾

此日之思於前也遠近其能相懸耶其又能遠於朝
日之時耶然則人之生也雖享百年若雷電之驚相
激也若風之飄而旋也可知矣況千百人而無一及
百年之年者哉互見二十九歲
唐長慶中有唐居士人謂百歲人楊隱之在郴州訪之
因留宿及夜呼其女將一上弦月子來其女遂帖月
於壁上如片紙耳唐起祝之曰今夕有客可賜光明
言訖室朗若張燭酉陽雜俎辭小異
唐許渾凌歊臺詩百年便作萬年計巖畔古碑空綠苔
唐杜荀鶴詩百歲有涯頭上雪萬般無染耳邊風
唐程巖謀廢帝李振曰百歲奴事三歲郎主常也亂國



不義廢君不祥非吾敢聞
張武者始爲廬江道中一鎮副將頗以拯濟行旅爲事
嘗有老僧過其所武曰師年老前店尚遠今夕止吾
廬中可乎僧忻然其鎮將聞之怒曰今南北交戰間
諜如麻知此僧爲何人而敢留之也僧乃求去武曰
吾業已留師行又益晚但宿無苦也武室中唯一牀
即以奉其僧已即席地而寢盥櫂之備皆自具焉夜
數起視之至五更僧乃起而歎息謂武曰少年乃能
如是耶吾有藥贈子十丸每正旦吞一丸可延十年
之壽善自愛珍重而去出門忽不見武後爲常州團
練副使有識者記其年已百歲常自稱七十輕健如

吳越王歸臨安置酒召父老高會男婦八十歲以上者金尊百歲者玉尊時飲玉尊十餘人武肅執爵上壽歌曰玉節還鄉掛錦衣吳越一王駟馬歸天明明今愛日輝百歲荏苒兮會時稀時父老聞歌多不解音律武肅覺其歡不洽乃高揭吳音歌曰你輩見儂的歡喜別是一般滋味長在我儂心裏歌訖舉座賡之歡聲振席（浙江志已見八十二歲）

宋陳摶居華山雲臺觀四十餘年太平興國中來朝度其年近百歲自言經承五代離亂幸天下太平故來朝覲中書琪等問修養之道對曰摶山野之人於世



無用亦不知神仙黃白之事吐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冲天亦何益於世今聖上龍顏秀異有天人之表博達古今深究治亂眞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協心致治之秋勤行脩煉無出於此上聞其語益重之賜號希夷先生（摶每寢處多百餘日不起華陰隱士李琦自言唐開元中郎官已數百歲人罕見者關西逸人呂洞賓有劍術百餘歲而童顏步履輕疾頃刻數百里世以爲神仙皆數來摶齋中人咸異之）

宋馬元盛夏隨侯先生浴池中就視乃一蝦蟆元遂引退侯浴出著衣元前揖之笑曰子適見我乎乃召飲肆中出藥一粒曰服之令子壽百歲（互見侯先生四十餘歲）

宋王禹偁聞鴉詩人生縱百歲忽若石火光

宋李士寧蓬州人也語默不常或以爲得道者百歲乃死（有張警夢人寄書召之云東岳道士書也明日與士寧遊青城濯足水中答曰脚踏西溪流去水士寧曰手持東嶽寄來書警大驚不知其所自來也未幾警果死　東坡仇池筆記）

宋眞德秀知泉州迎者塞路深村百歲老人亦扶杖而出

宋孫璉字器之不應舉躬耕織屨以爲食壽百歲嘗賦述懷詩云坐倦秋樹根攝衣步前邨河漢淡如練波月西南流獨持一尊酒悠然發清謳俯仰無不足吾生焉所求

宋黃眉翁失其名黃梅人寡嗜慾好雅歌恬飲咸淳間已百歲遇異人授以藥謂食此可再周甲子至一百



六十歲眉長三寸垂兩顴故人稱爲眉翁

宋臥龍劉君隱居辟穀木食澗飲蓋已度百歲而神清眼碧客至輒先知之（西江志宋子臥龍庵記）

遼道宗時三河縣人孫賓及其妻皆百歲（鶴齡錄）

金海陵立太子光英賜從太祖有功者酒帛其中有忽里罕者解其衣進光英曰臣今年百歲矣有子十八願太子壽考多男子與小臣等海陵使光英受其衣海陵卽以所服并佩刀賜忽里罕答其厚意

明洪武二十一年蘭陽縣民陳濟樵等二人年百歲賜里仁冠黑角帶員領衫月給酒三斗肉五斤歲加帛一疋絮一斤（南皮縣民李敬先等年九十餘月給酒肉如之皆復其家鄉縣官時加存卹）

明弘治中麻城人梅吉爲惠州太守夫婦皆百歲鴻齡錄
明弘治中太倉毛弼年百歲而孫澄狀元及第有司爲
葢人瑞狀元坊鴻書王世貞皇朝盛事亙見百十二歲
明王譏年百歲以子家鼎受封平越府城北沙子坡有
墓在焉貴州志
明福建林知府春澤百歲時有司爲葢百歲坊子侍郎
應亮年七十三孫學憲如楚乞歸侍又四年而春澤
始卒鴻書亙見百四歲
明嚴方塘武昌人壽百歲子八十居喪劉仲叔書其閭
曰百歲人翁天下少八旬孝子世間稀
明王展靖州指揮胎齋居家孝友好道術百歲通慧化



之日玉柱垂膝
明劉公泰性孝友好施予成化庚子歲飢發私粟六百
石以賑正德間年百歲副使李夢陽檄府爲立坊西江
志
明江遇仙原名必逢嘉靖間嘗牧牛于文獻書堂上偶
于山上見一亭中有二人對弈飄飄然欲仙因進而
禱曰願有所求二人曰汝何求逢求壽併求每歲收
穫豐稔二人笑曰欲壽則予以百豐稔則自有主之
者非可以私予遂于山上隨取二員石賜之且命之
置于樓楣中管畜養苗壯不染時疫後必逢果以百
歲終其家蕃息亦果倍于鄉人故時人不呼江必逢

而竟呼爲江遇仙云廣東志
明王奉玠字衛公彭澤人生而岐嶷目能夜視年及期
頤一日聚家子弟談龍溪語錄忽神倦而逝其子心
約思之弗諼設像以祀踰數年有宿松生員汪錦遊
學於彭澤見玠像瞿然驚曰此即吾鄉之神素稱顯
赫者其在斯耶約詢其故錦備述之約遂親往松邑
新其廟宇鏤其形容居三年然後歸至今松之烏池
有王公祠江西志
明唐存霞負質敦樸言坊行矩終身不履城市年百歲
歷更五朝四世孫皆列膠前郡邑表爲人瑞南陽志
明孫郁宇勝文雲南五井鹽課提學致仕歸家居督耕



而食自號歸耕叟壽百歲卒西江志
明王讓字伯禮任番禺縣丞讞累年未決者三獄致仕
家居訓誡宗族敦崇行誼壽一百歲子儒儁儀三人
壽皆九十餘有司榜其居曰百歲第廣西志
明李繼業字伯耀任東鹿令忤直指謝病去壺漿塞道
有老婦獻木綿線一縷且云此出老婦手績願以助
我公製百歲衣也公爲之隕淚關府志亙見童幼
明臧天倫字仲明孝事父母有王某者不能殮以己棺
讓之寒蜡寳壽百歲浙江志
明施政新喻人事父彰憲孝謹朝夕省視具冠服食餌
親嘗衣垢必自浣父百歲卒廬墓有司議乞旌表政

固辭江西志
後漢鮑出有孝行其母年百歲
西魏王德母年百歲後德而存鶴齡錄
北魏封愷妻盧玄女也愷坐事死子伯達南奔河表獻
文末伯達子休傑內入祖母盧猶存垂百歲矣
唐太宗次河陽女子呂氏年百歲又次汲縣女子翟氏
張氏竝年百歲皆幸其宅存問鶴齡錄
宋郭琮幼喪父絕飲酒茹葷者三十年以祈母壽母年
百歲耳目不衰飲食不減鄉里異之後無疾而終
宋郭琮越州僧皆孝琮母百歲僧母百五歲鶴齡錄
宋黃榦知安慶府築城成會上元張燈士民扶老攜幼



往來不絕有老嫗百歲二子輿之諸孫從至府致謝
榦禮之命具酒炙且勞以金帛嫗曰老婦之來爲一
郡生靈謝耳太守之賜非所冀也不受而去
宋王茂端行上清大洞法養母至百歲自年九十八淸
健不衰人呼爲靈寶浙江志
元末羅福興妻劉氏與夫流離僕中冬月於山澤間求
瓜療姑病遇盜被執劉哀訴其故賊義釋之後年百
歲卒知州爲建祠題曰節孝
明張敞別號南皐母薛氏壽躋百齡稱觴日子孫男女
至親五十三人文徵明祝允明咸爲作家慶圖記復
請勅坊旌表賜名人瑞堂曰遐壽

明南兵部尚書張邦奇母年百歲後邦奇而存鶴齡錄
明高氏山陰太守高臺女適鴻臚周紹元有白燕一雙
巢其梁每歲必至人以爲瑞燕巢八十餘年紹元壽
終九十餘歲高終百歲至今以百歲燕名堂浙江志
明王華母岑夫人壽至百歲華事之經老不衰
明饒位字廷立累官工部右侍郎弟伸字抑之累官刑
部左侍郎母劉年百歲位與伸先後以侍養歸先是
任郎劉元震元霖兄弟俱官九列以母年近百歲先
後乞養親歸與伸兄弟事相類一時皆以爲榮西江志
明袁軾妻黃氏有淑德子五人科甲者三季子業泗成
進士官副使贈中憲大夫黃封恭人壽百歲西江志



隆萬時新安同里潘母鄭母年皆百歲　又新安閔門
熊母生于隆慶亦百歲鶴齡錄
明張驢妻何氏能佐驢盡孝年百歲家有百歲堂江南志
明夏之時字惟行母百歲乃卒感慕成疾繼逝　之時
倅台州有富民爭子不決之時爲剖令各娶一媳某
媳生孫即嗣某後後各生孫竝尸祝焉江西志
明江萊甫妻葉氏夫亡無嗣以夫從子爲嗣後洪武辛
未建坊旌表仍復其家年登百歲終徽州志
明胡有望妻章氏早寡孝事翁姑訓子成立屏膏沐勤
織紝砥志守節壽百齡杭州府列女
明泰州韓氏自九十外不甚進穀惟日啜醴少許竝肉

贍數九年百歲
明楊擁道妻申氏夫亡氏年二十歲守貞奉姑食貧撫
子壽百歲卒西安府列女
明黃雲齊妻鍾氏名妙節早寡守節壽至百歲西江志
明田氏尉時常妻其姑邵氏有病氏割股食之而愈田
氏生五子壽百歲曾孫百餘人人以爲孝行之報夏縣
志
明范氏適德岡鄰耆民曾昌好行善教子紹聖以詩書
家聲克振壽百歲
明吳德遠妻徐氏年二十四夫亡守節百歲而終嚴州府
明彭驥妻雷氏年二十二適彭二十九而驥死子大用



三歲雷績紡以訓子隆慶庚午大用中湖廣鄉試第
一萬曆甲寅壽滿百歲湖廣志
明曾延伯妻李氏夫死撫孤守節父母欲奪其志弗從
六月六日折杏一枝揷堦下祝曰婦節與杏爲榮枯
越旦杏益華茂李秉節愈嚴子鑑登雋年及百齡有
司建坊旌表及後樹猶茂衆稱爲靈杏云西江志
明柯鳴國妻吳氏年三十守志壽百歲池州府列女
明鄧懷德妻楊氏早寡守節壽至百歲旌門西江志
明任氏侯耿妻夫卒遺子璽方四歲養親撫孤堅守七
十餘年壽百歲河津縣志
明高儒妻吳氏年二十孀居孝于公姑和于妯娌壽登

百歲杭州府志
明程濟妻呂氏年二十五夫亡遺孤在襁水蘗自甘子
孫相繼先歿三世一身年及百歲金華府志
明蕭大賓妻劉氏大賓德行見重於鄉年八十二累薦
賓席劉佐理家政綽有賢聲壽登百衮萬曆間建坊
額曰百歲流芳西江志
明百歲節婦易氏適庠生胡化中卒遺子二遵道遵義
家徒四壁母子相依至鋤園得金揮而掩之郭明龍
贈之詩有貧能存二孤貧能堅晩節咄咄灌園人誤
識金銀穴之句遵道以掾吏仕廸功郎遵義處士督
學高著有百歲節孝傳湖廣志



明沈周南妻王氏壽一百歲守節六十年直隸志
明沈洲妻王氏洲卒氏年二十有二茹氷咀蘗保業訓
子年百歲卒直隸志
明谷氏陳志妻年二十六歲守節壽至百歲邑令余與
賢旌賜百歲扁額無病而終廣西列女
明周一甲字仲文祖母高壽終百歲一甲事之晨昏罔
間浙江志
明廖文鑑妻李氏年二十七夫亡撫孤守節百歲時邑
令黃淳扁其堂曰百歲節婦越二年卒西江志
明尚氏舉人高尚禮妻禮垂卒氏年始十九有二子霓
纔四歲霈在襁褓中禮囑以後事氏卽以立孤與守

死自誓及子稍長教以幼儀其伯強之更嫁氏氷操
愈勵享年百歲臨潁縣志
明黎堯賓字慶臺尚義勤公排難周窘卒年七十有二
其繼室譚氏撫育七子二女子孫五代相見卒年百
歲
明陶氏衞指揮牛可耕母也娠三月而夫故及生可耕
年且十五材而貧陶指可耕幼所坐敗草席謂之曰
此中有金一錠令可取爲北上資襲祖職矣後可耕
生四子長若麟崇禎丁丑進士官御史陶且百歲湖廣
志又見遺腹
明郭子烈母陳氏崇禎四年壽登百歲有司請建坊額



曰百歲重逢西江志
明黎崇先任廣德以抗直掛冠歸優游林下十餘載或
徒步攜具登山至醉乃返或兒童鄉塾亦盤桓竟日
母羅氏壽百歲崇先日侍左右承歡崇禎甲申母病
歿適北都變聞崇先哀毀痛極未幾亦卒廣東志
五代蘇澄隱龍興觀道士得養生術年八十餘不衰老
唐晉俱聘不至宋太祖召見問其術對曰臣之養生
不過精思鍊氣耳帝王異是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
化我無欲而民自正昔黃帝唐堯享國永年得此道
也帝大悅年百歲而終
宋賀蘭棲眞不知何許人爲道士自言百歲善服氣不

憚寒暑往往不食或時縱酒遊市廛間能啖肉至數
斤眞宗召至闕賜詩又賜號宗玄大師賚以紫服白
金未幾辭還嵩山卒時大雪經三日頂猶熱人多異之
宋羅昇宜春人少貧業屠狗曉遇異人授以方術年幾
百歲忽一日辭親戚奄然逝後有見昇賣藥瀏陽市
中寄書鄉人歸乃其沒之明日時政和八年江西志
韓君丈人名終又名衆善幻養不服食年百歲其行如
飛匿迹五老山阿不知所終按韓終採藥詩云蜀河之桂實大如棗得而食之後天而老詩載於古逸當是周秦間人舊志作唐人非也平陽志
華山絕頂有良田數千頃道士自耕自食百歲者極多
有眉長數寸者耕牛俱道士背負小犢懸組而上雞



犬畢有但無婦女耳
難提尊者行化至摩提國見山舍一童子持圓鑑造祖
前祖問汝幾歲耶曰百歲祖曰爾年尚幼何言百歲
童曰我不會理正百歲耳祖曰汝善機耶童曰佛言
人生百歲不會諸佛機祖曰爾手中當何所表童曰
諸佛大圓鑑內外無瑕翳兩人同得見心眼皆相似
父母聞之即令從祖出家受具名伽耶舍多他時聞
風吹殿鈴聲祖問曰鈴鳴耶風鳴耶舍多曰非風鈴
鳴我心鳴耳祖曰心復誰乎舍多曰俱寂靜故祖器
之即付法眼是爲十八祖伽耶舍多尊者
釋氏云須彌山南名閻浮提人壽百歲令中國四夷皆

是也詳見三百歲

宋僧寶麐蘇子瞻過嘉祿鎮舍于逆旅祁宗祥家見壁間有詩云蒲院秋光濃欲滴老僧倚杖松陰側只怪高聲問不應嗔予踏破蒼苔色末題云釜水僧寶麐書宗祥曰此光黃間狂僧也年百歲死于熙寧間既死人有見之者其異跡甚多安寧志

元許魯齋貶斥佛老懷孟化之有僧德公者謂其徒曰老僧苦行百年徒爲不孝子若輩還家可也懷慶志

倭國人性皆嗜酒俗不知正歲四節但記秋收之時以爲年紀多壽者或至八九十或至百歲

列子終北之國人性婉而從物不競不爭柔心而弱骨不驕不忌長幼儕居不君不臣男女雜遊不媒不聘緣水而居不耕不稼土氣溫適不織不衣百年而死不夭不病其民孳阜無數有喜樂無衰老哀苦其俗好聲相攜而迭謠終日不輟音饑倦則飲神瀵力志和平過則醉經旬乃醒沐浴神瀵膚色脂澤香氣經旬乃歇山有蔗穴有水湧出名曰神瀵臭過椒蘭味過醪醴

外國吐谷渾王夸呂即位後自稱可汗者百年

漢成帝時獵者於終南山中見一人無衣服身生黑毛踰坑越谷如飛乃密伺所在合圍得之問之言我本秦宮人聞關東賊至秦王出降宮室燒燔驚走入山飢無所餐有老翁教食松葉松實當時苦澀後稍便



之遂不饑渴冬不寒夏不熱計此女至成帝時一百許歲獵人將歸以穀食之初時聞穀臭嘔吐累日乃安一年許身毛稍脫落轉老而死抱樸子

行年錄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 數百歲

師延者殷之樂人也當軒轅時年已數百歲聽衆國樂聲以審興亡之兆夏末抱樂器以奔殷總修三皇五帝之樂撫絃琴則地祇皆升吹玉律則天人俱降紂淫聲色拘繫將殺之乃奏清商流徵滌角之音紂猶不釋乃更奏迷魂淫魄之曲以歡修夜之娛乃得免炮烙之害周武王興師乃越濮流而逝 拾遺記

黃山君修彭祖之術年數百歲猶有少容亦治地仙不取飛昇彭祖既去乃追論其言為彭祖經得彭祖經者便為木中之松柏也 神仙傳

楚王聞陸通賢遣使者持金百鎰車馬二駟往聘通曰王請先生治江南通笑而不應使者去妻從市來曰先生少而為義豈老而違之哉門外車跡何深也妾聞義士非禮不動妾事先生躬耕以自食親織以為衣食飽衣暖其樂自足矣不如去之於是夫負釜甑妻戴紝器變名易姓遊諸名山食桂櫨實服黃菁子隱蜀峨眉山壽數百年俗傳以為仙云 晉皇甫謐高士傳

鬼谷子姓王名詡晉平公時人嘗入雲氣山採藥得道顏如少童居青溪之鬼谷蘇張辭去嘆曰二子輕松喬之永壽貴一旦之浮榮惜哉鬼谷凝神守一樸而



不露處人間數百歲後不知所之 仙傳拾遺

齊人李少君好道入泰山採藥修絕穀遁世之術未成而病遇安期生與神樓散一匕服之即起遂將少君東至赤城南之羅浮北至太行西遊玉門周流五嶽數十年後遂飛昇而少君還臨淄市亦壽數百歲 廣東志

漢李少君以却老方見上自謂七十能使物却老有九十餘老人少君言與其大父遊射處老人為兒時從其大父行識其處又識齊桓公時銅器衆駭其神以為數百歲人也 廣記 神仙傳

漢邛疏周封史也能行氣鍊形煮石髓而服之謂之石鐘乳至數百年往來入太室山中有臥石藏枕焉讃曰八珍促壽五石延生邛疏得之鍊髓餌精人以百年我享千齡寢息中嶽遊步仙庭

漢東郭延字幼平秦時隱居增城山數百歲愛嗇精神不極視大言嘗服靈飛散自云得之李少君兼服九鼎丹能夜書身光遠照小物見其采色遂知人死生一旦數十人乘虎豹來迎遂詣崑崙山仙去 廣東志

漢玄俗得神仙之道住河間已數百年鄉人言常見之日中無影唯餌巴豆雲母亦賣之於都市七丸一錢可愈百病河間王有病買服之下蛇十餘頭王女幼絕葷血清淨好道王以妻之俱入常山 女仙傳 廣記

漢犢子鄴人歷數百歲其顏時壯時老時好時醜陽都酒家有女眉生而連耳細而長衆以爲異會犢子牽一黃犢過女悅之遂隨去人不能追也冬日嘗見犢子賣桃李市中

漢宮嵩元帝時師事于吉服雲母數百歲面色如童後入紵嶼山仙去神仙傳作漢元帝時

鳳綱常採百草花以水漬封泥之自正月始盡九月末止埋之百日煎九火卒死者以藥內口中皆立活綱常服此藥至數百歲不老後入地肺山中仙去神仙傳

尹軌字公度晚乃學道常服黃精華日三合計年數百歲神仙傳



晉王烈入大行山見山石破裂尋丈中有孔尺餘有青泥流出烈取覗氣味如粳飰遂啖之歷年數百

滎陽郡西有蘭巖山常有雙鶴素羽皦然日夕偶形翔集傳云昔夫婦俱隱此山年數百歲化成此鶴忽一旦一鶴爲人所害其一鶴歲常哀鳴至今響動巖谷莫知年歲晉王韶之神境記

獨角者巴郡人也年可數百歲俗失其名頂上生一角故謂之獨角或忽去積載或累旬不語及有所說則旨趣精微咸莫能測焉所居獨以德化亦頗有訓導一旦與家辭因入舍前江中變爲鯉魚角尚在首後時時暫還容狀如平生與子孫飲讌數日輒去述異記

已見百餘歲晉末江州人

費長房詣壺公恍惚不知何所公留房於羣虎中虎磨牙張口欲噬房房不懼明日又納於石室中頭上有一方石廣數丈以茅綯懸之又諸蛇來嚙繩繩即欲斷而長房自若公至撫之曰子可教矣又令長房啗屎兼蛆長寸許異常臭惡房難之公乃歎謝遣之曰子不得仙道也賜子爲地上主者可得壽數百歲廣記

唐張果隱中條山往來汾晉間耆老云爲兒童時見之自言數百歲矣嘗騎一白驢日行數萬里休則重疊之如紙置巾箱中乘則以水噀之復成驢矣嘗云我生堯丙子歲太宗高宗徵之不起武后召之佯死於妬女廟前玄宗召之輒氣絕仆久乃蘇復璽書邀禮乃至欲以玉眞公主降果懇辭還山平陽志 出明皇雜錄宣室志



續神仙傳

唐胡惠起字警俗幅巾布褐身不甚長處稠人中有時獨出稱胡長仙天后以蒲輪召見問仙事止陳道德帝王治化之源遣使送歸賜書曰日御先開望霓裳之漸遠天津復渡聽鶴蓋以方遙於洪崖先生古壇煉丹三年長安三年二月十六日命弟子於伏龍岡造墳解蛻年數百歲諡洞員先生

唐胡超僧自云數百歲則天使合長生藥所費巨萬三

年乃成自進藥于三陽宫則天服之以爲神妙望與
彭祖同壽改元久視放超還山賞賜甚厚服藥之後
二年則天崩西江志
唐申元之開元中徵至從帝遊溫泉幸東洛善譚玄虛
之旨或留連論道動移晷刻常以絳雪丹一粒與越
雲容死後至元和末百年再生元之尚來往人間自
號田先生識者云元之魏時人已數百歲矣廣記仙傳拾遺
田山叟者或云數百歲矣素與薛昭洽昭爲平陸尉
以氣義自負因夜直宿囚有爲母復仇殺人者昭與
金而逸之坐謫爲民於海東敕下之日不問家產但
荷鋃鐺而去山叟乃賫酒攔道而飲餞之謂昭曰君



義士也脫人之禍而自當之眞荊聶之儔也吾請從
子昭不許固請乃許之至三鄉夜山叟脫衣貰酒大
醉屏左右謂昭曰可遁矣與之攜手出東郊贈藥一
粒曰非惟去疾兼能絕穀又約曰此去但遇道北有
林藪繁翳處可且暫匿不獨逃難當獲美姝昭辭行
過蘭昌宫古木修竹四合其所昭踰垣而入追者莫
能知踪昭潛於古殿之西間及夜風清月皎見三美
女笑語而至昭出詢其姓字長曰雲容張氏次曰鳳
臺蕭氏次曰蘭翹劉氏雲容因言某乃楊貴妃侍兒
曾於申天師處乞藥天師憫某不久處世乃與絳雪
丹一粒服之謂雖死不壞後百年得遇生人交精之

氣或再生便爲地仙今已百年仙師之兆莫非今宵
良會乎昭因詰申天師之貌乃田山叟之魁梧也又
問蘭鳳二子容答亦當時宫人有容者鳳臺請歌詩
各和之詩畢旋聞雞鳴三人曰可歸室矣昭持其衣
超然而去初覺門戶至微及經闔亦無所妨蘭鳳亦
告辭他往遂同雲容寢處如此數夕但不知昏旦容
曰吾體已蘇但衣服破故更得新衣則可起矣昭出
市衣服懼見執容與白綃云有急即蒙首人無能見
昭如其言夜至穴啓櫬果見容體已生遂取寶器而
出與容同歸金陵幽棲容鬢不衰豈非俱餌天師之
靈藥耶申師名元傳記



唐王旻居洛陽青羅山鄉里見之已數百歲開元中召
至京待以優禮歸舊山不復入城嘗與達奚侍郎往
還死後猶杖履詣達奚人始知其尸解云
唐姜撫自言通仙人不死術開元末常紹祭名山因訪
隱民還白撫已數百歲召至東都號沖和先生
唐羅浮先生軒轅集年過數百顏色不衰立於床前髮
垂至地坐於闇室目光可長數丈每採藥於深岩峻
谷則有毒蛇猛虎護衛或民家具齋飯邀之雖一日
百處無不分體而至若與人飲即袖出一壺纔容二
三升縱賓客滿座而傾之彌日不竭或人命飲則百
斗不醉夜則垂髮於盆中其酒瀝瀝而出麯藥之香

軏無減耗宣宗問集朕得幾年作天子即把筆書曰四十年但十字謎脚宣宗笑曰朕安敢望四十年乎及晏駕乃十四年也唐蘇鶚杜陽編　互見百餘歲

華陽隱士李奇自言開元中郎官年數百歲顏如嬰兒行數百里頃刻而至常與陳搏酬唱人以爲神仙隆平集

宋天禧中有術士自言數百歲少嘗遊秦悼王家歷見唐肅宗代宗朝由是出入禁中見尊重人無敢詰其僞張傅見之訊以唐事術士語屈傅字巖卿

宋萬直臣字道同修眞不娶觀中道士病目直臣忽至爲舐之光如初去壁間留詩云往往來來數百秋幻泡重作故人遊紫泥白雪尋常事何苦人間詠不休江西志



晉廣陵茶姥者不知姓氏鄉里常如七十歲人而輕健有力耳聰目明髮鬢滋黑耆舊相傳云晉元南渡後見之數百年顏狀不改每旦將一器茶賣於市市人爭買自旦至暮而器中茶常如新熟未嘗減少吏縶之於獄姥持所賣茶器自牖中飛去墉城集仙錄

北齊徐仙姑僕射徐之才女也不知其師數百歲狀貌常如二十四五歲耳善禁呪之術獨遊海內名山勝境無不周徧多宿岩麓林窟之中亦寓止僧院忽爲豪僧十輩微詞所嘲姑罵之羣僧激怒欲以力制詞色愈悖姑笑曰我女子也而能棄家雲水不避蛟龍虎豹豈懼汝鼠輩乎即解衣而臥遽撤其燭僧喜以爲得志逮明姑理策出山諸僧一夕皆僵立尸坐若被拘縛口禁不能言姑去數里僧仍如故墉城集仙錄

北周李眞多神仙李脫妹也隨兄修道居緜竹中幼挺仙姿耽尚玄理李脫即八百授其朝元默貞之要行之數百年狀如二十許人神氣莊肅風骨英偉異於弱女之態人或見之不敢正視其後太上老君與玄古三師降而度之授以飛昇之道先於八百白日昇天集仙錄

謝幼貞嗜菌庭中忽生一菌狀若飛鳥沈子玉曰此謂禽芝以處女中單覆之則活煮而食之可數百歲謝入取中單有鄰女乞火跨之翩然飛去謝但嘆恨而已內觀日疏

行年錄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百餘歲

神農稽首再拜問於太一小子曰曾聞太古之時人壽過百無殂落之咎獨何氣使然耶太一小子曰天有九門中道最良日月行之名曰國皇字曰老人出見南方長生不死衆耀同光神農乃從其嘗藥以救人命（互見初生未朞三歲七歲百二十五歲百六十八歲）

沃丁八年伊尹卒百有餘歲大霧三日（互見初生）

畢公季札俱百餘歲

子思年百餘歲卒史記作六十二（山東志）按孟子親受業於子思自班固漢書趙氏註應劭風俗通以及孔叢子史記索隱諸書皆然而吳程曰孟子自魏惠王三十五年遊梁至哀王七年而燕人畔齊距孔子卒一百六十七年是爲周赧王之三年而孟子著書之成固猶在其後也況孔子夢奠時伯魚沒已六載子思固長不然亦不幼矣子思享年六十有二去孔子四五十年而卒孟子始生其不得親受業可見故孟子但曰私淑諸人而集註以爲子思之徒於論語序說止稱門人嘗以此言爲是其言若辨乃考闕里世系云子思在衞縕袍無裏三旬九食田子方遺以狐白裘不受已而復返於魯教授其徒數百人而道卒



傳於孟軻及百餘歲卒又據史子思言苟變於衞侯時在安王之二十五年安王在位二十六年子烈王嗣位烈王之四年孟子生則孟子長而知學之時矣去子思十餘年耳其親受業於子思蓋確然無可疑矣（山東志）

周冦先以釣魚爲業居睢水傍百餘年得魚或放或鬻或自食之冠帶不去體好蒔荔枝日取葩實食焉宋景公召見之問其道不言殺之後數十年踞於宋城門鼓琴十餘日而去

秦班壹始皇之末避墜於樓煩致馬牛羊數千羣以財雄邊年百餘歲以壽終故北方多以壹爲字者（墜音地）

漢南越王尉佗始皇末拜龍川令任囂病篤召佗語即被佗書行南海尉事囂死佗移檄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吏自立爲南武王漢高帝十一年使陸賈拜佗爲南粤王令稱臣奉漢約高后五年春佗自稱南粤武帝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文帝復使陸賈賜佗書諭之佗謝罪去帝號黃屋左纛因爲書稱蠻夷大長老夫臣佗云云陸賈還報帝大悅佗年百餘歲而歿粤人立特祠祀佗感保障之功也龍川舊宅亦立祠水旱報賽其應如響云（廣東志）

董仲君少行氣煉形年百餘歲不老（神仙傳）

甘始太原人善行氣不飲食又服天門冬依容成玄素

之法更演益之爲一卷用之甚有近效治病不用湯藥針炙在世百餘歲乃入王屋山仙去懷慶志

漢張蒼自秦時爲御史主柱下文書文帝時爲丞相十餘年免相後口中無齒飲乳爲生妻妾以百數曾孕者不復幸年百餘歲乃卒一作百一歲東坡詩柱下相君猶有齒

漢初平中山東人有青牛先生者字正方客三輔曉星曆風角鳥情常食青葙芫華年如五六十者人或親識之謂其已百餘歲矣

漢建安中東郡民家有怪無故甕器自發訇訇作聲若有人擊盤案在前忽然便失雞生輒失子如是數歲人共惡之乃多作美食覆蓋著一室中陰藏戶間伺



之果復來發聞聲便閉戶周旋室中了無所見乃闇以杖撾之至夕於室隅間有呻呼之聲乃開戶視之得一老翁可百餘歲言語狀貌頗類於獸遂周問及於數里外得其家云失來十餘年得之哀喜後歲餘復失之聞陳留界復有怪如此時猶以爲此翁搜神記

後漢焦先字孝然世莫知所出結廬河濱冬夏袒不著衣臥不設席又無蓐以身親土其體垢汙如泥滓不行人間或數日不食雖有警急不與人語後野火燒其廬先遂露寢冬大雪袒臥不移人以爲死就視如故度年可百餘歲乃卒或問皇甫謐曰焦先何人曰吾不足以知之也棄樂味釋衣服離室宅絕親戚閉口不言彼行人所不能行堪人所不能堪犯寒暑不以傷其性居曠野不以恐其形遭驚急不以迫其慮離榮愛不以累其心捐視聽不以汚耳目延年歷百壽越期頤雖上識不能尚也自羲皇以來一人而已矣

三國吳于吉會天久旱孫策縛吉暴日中即大雨策忌而殺之竟失其尸周旋人間復百餘年後竟仙去

魏武時皇甫隆百餘歲

三國樊阿從華陀求服食可益於人者佗授以漆葉青黏散漆葉屑一升青黏屑十四兩以是爲率阿從其言壽百餘歲



三國應璩詩昔有行道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餘歲相與鋤禾莠住車問三叟何以得此壽上叟前致詞室內姬粗醜中叟前致詞量腹節所受下叟前致詞暮臥不覆首要哉三叟言所以能長久

三國魏封衡字君達學道得眞訣服黃連五十年鳥鼠山服水銀百餘年還鄉里顏如二十常乘青牛人謂青牛道士聞病者輒以腰間竹管藥與之立應即封君達一載入鳥鼠山服水銀百餘年互見二百餘歲

晉陵陽子明釣於旋溪得白龍子明懼解釣拜而放之後得白魚腹中有書教以服食法遂入黃山採五石脂服三年龍來迎去止陵陽山百餘年弟子安死葬

石山下有黃鶴來棲塚樹呼子安云唐人詩曰白龍已謝陵陽去黃鶴還來喚子安

晉鮑靚字太玄爲南海太守嘗取白石煮食以自濟見仙人陰君受道訣以女妻葛洪洪居羅浮靚嘗臨民夜嘗往來山中與語或達旦騰空而去人見其來門無車馬獨雙燕往還怪而候之則雙履也後還丹陽百餘歲卒于石子岡蘇峻之亂發棺無尸但有大刀而已 廣東志

晉單道開常吞細石子佛圖澄曰此道士觀國興衰若去當有大亂及道開南渡尋而鄴中大亂後至南海入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百餘歲卒于山舍敕弟子



以尸置石穴中弟子乃移入石室袁宏爲南海太守登羅浮見道開形骸如生曰法師業行殊羣正當如蟬蛻耳 一載百有一歲

晉末江州人年百餘歲頂上生角後因入舍前江中變爲鯉魚角尚存首自後時時暫還容狀如平生與子孫飲數日輒去晉末以來絕不復見 廣古今五行記又見數百歲

谿父南郡人山居有仙嘗止其家從買瓜教之鍊瓜子與桂附子芷實共藏而對分食之二十餘年能飛走後百餘年居絕頂呼谿下父老共道生平時事云

黃阮邱雎山道士衣裘披髮耳長七寸口中無齒日行四百里於山上種葱薤百餘年人無知者時下賣藥朱璜發明之乃知爲神人也

呼子先漢中關下卜師也老壽百餘歲臨去呼酒家老嫗曰急裝當與嫗共應中陵王夜有仙人持二茅狗來呼子先子先持一與酒家嫗得而騎之乃龍也上華陰山常于山上大呼言呼子先酒家母在此 列仙傳華山經女仙傳作于老

李仲甫少學道於王君服水丹有效兼行遁甲能步訣隱形年百餘歲轉少初隱百日一年後見形後遂長隱但聞其聲與人對話飲食如常但不可見 廣記神仙傳又見三百餘年

南齊褚伯玉字元璩少有隱操居瀑布山二十年初家



爲娶婦乘車入門伯玉踰牆而去居桐栢觀小嶺年百餘歲 浙江志

北魏時高麗王璉卒壽百餘歲魏主孝文爲之制素委貌布深衣舉哀於東郊策謚曰康

隋曹憲至唐累召不起太宗讀書有奇字輒使問憲憲具爲音註援驗詳複帝咨尚之卒年百餘歲

隋仁壽中程杉字仲材嘗端坐默如土偶出語輒豫知人禍福鄉民每旱澇往拜禱之許諾輒應後壽百餘卒人因謂羽化稱爲眞人 廣東志 父敢年九十餘已見

隋岑道願避難自江陵泝三峽至萬州江南山巖下修煉食黃精百餘歲蛻跡而去 貞觀十八年以香屬商人令往所謁岩下燃之

商人不往且歸波濤雷怒不可上乃返詣岩燃香遂平行無虞

唐孫思邈歷隋唐至高宗永淳初年百餘歲善醫術謂高仲舒曰君有貴相當數至刺史若爲齊州刺史邈有一兒作尉事使君雖合得杖君當憶老人言願寬之後果如其言已剝其衣訖忽記憶遂令放之思邈卒年百餘歲遺令薄葬不藏明器祭去牲牢洪洞人立廟於坂祀之呼曰安樂君廟定命錄　平陽志互見童幼老年七歲二十九十三歲

唐薛尊師官二千石棄妻子入嵩山歸道唯小胥唐臣從久之邈僧令尋床下藤蔓出戶傍岩壁兩日猶未盡忽有石室道士數人指授道要道成入京玄宗數



召入內禮謁開元末時已百餘歲忽告門人曰天帝召我爲八威觀主無病而坐亡顏色不變遂於本院中造塔不塞塔戶每至夜輒召弟子唐君告以修行之術後以俗人禮謁頗雜遂勅塞其塔戶唐後亦爲國師焉廣記原化記

唐李珏廣陵人以販糴爲業每斗惟求利兩文以資父母有糴即授以升斗俾自量丞相李珏節制淮南夢入洞府見石壁塡金書姓名內有李珏字方自喜有三仙童云此乃江陽部民李珏耳珏年百餘歲輕健異常忽告子孫曰吾寄世多年雖自養氣亦無益汝輩一夕而卒三日棺裂聲視之衣帶不解如蟬蛻尸已解矣廣記續仙傳互見十五八十餘歲

唐軒轅集隱居羅浮山年百餘歲宣宗召問長生之術對曰徹聲色去滋味哀樂不過德刑不偏自然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堯舜禹湯之所以登上壽者用此道也互見數百歲

唐許宣平絕粒於城陽山南塢顏如四十許人行及奔馬嘗負薪於市獨吟曰負薪朝出賣沽酒日西歸借問歸何處穿雲入翠微因火焚庵遂不見後百餘歲有樵者見之南山石上

唐瑕邱仲少結廬大翮山中日採藥脩合自服久之出山去數百里市藥爭持錢米至不問多寡輒予病無



不愈者殆百餘年北直志　瑕邱仲賣藥百餘歲因地動卒或棄尸水中收其藥仲披裘造取其人懼叩頭乞哀仲曰不恨汝也後爲扶餘王驛使自北乘來至寗人呼謫仙

唐鄭全福文宗開成中遊獄深入窮谷暮有老人導遊新安靈巖諸洞及出有鹿引上山半坡遂結茅修煉焉後年百餘歲語門人曰死必葬我浮粱白水鄉及卒弟子舁至夕陽嶺上覺棺空發之惟杖屨而已江西志云余嘗遊桃花溪見老人乘鐵船日願借鐵船還人間老人許之日後三年當復來時已百餘歲語門人云人云云

唐祝雞翁洛陽居尸鄉山下養雞百餘年雞皆有名字

千餘羣暮棲樹上晝放散之翁行呼名卽種别而至
唐鹿皮翁淄川人岑山有神泉人不能至翁精木工於
泉上作轉輪懸閣留止山巔七十年一日下山呼宗
族六十餘人上山牛俄淄水盡漂一郡後百餘年賣
藥於市不知所終
唐陳雲布字宣布棲宜黃綿谷能呼龍致雨年百餘歲
沐浴而逝及葬棺開寸許惟存簡騣 江西志
南唐張陳二將從吳翁學長生術年竝百餘歲 鶴齡錄
宋陳摶復來京上謂宰相宋琪曰摶方外之士在華山
已四十餘載度其年蓋百餘歲語論甚高因遣中使
送至中書



宋丁少微爲道士隱華山潼谷與陳摶齊名所居窮邃
丁志尚清潔摶嗜酒適性其道不同未嘗相往還少
微善服氣多餌藥年百餘歲康強無疾太平興國三
年召赴闕以金丹巨勝南芝玄芝爲獻留數月遣還
山七年卒
宋帚旻力學號書樓應舉不第隱居羅洪洞據山林泉
石之勝號白雲先生善內養壽百餘歲
宋柴通玄字又玄承天觀道士年百餘歲善辟穀長嘯
惟飲酒言唐末事歷歷可聽太宗眞宗屢召至闕一
日作遺表自稱羅山太乙洞主遣弟子二人詣闕獻
龜鶴夜分盥濯然香庭中望闕而坐遲明卒

宋番陽鍾季玉守建昌訪問高年得二大老年皆百餘
奉安車迎致會入九十者燕序公堂送之還贈以粟
帛酒而紀以詩云大老如游更老彭迎來公宇共稱
觥問年齊說生乾道有日重新見太平入九十翁同
勝會一千餘歲侈耆英燕毛序齒關風化觀感油然
孝敬生南城蘸縣令詩使君尊老致聘彭躋彼公堂
酹兕觥祝噎俾觀新禮節縱談猶說舊昇平龐眉皆
日商山皓尚齒當年洛社英盛事歡傳盱水上賡歌
歸美屬儒生 西江志
宋廬山臥龍菴有道人自云百餘歲碧眼不粒食惟食
栢飲水每客至必先知之欲往見不果 楊龜山文集 西江志



元李堅號麻衣先生居長清抱道潛眞醉歌自娛嘗以
妙藥愈人疾或預告人吉凶無不應者聲若巨鐘走
及奔馬年踰百歲嘗過石潤岩指謂門人曰此吾葬
地也後預言其日而蛻化焉
元滕克恭爲翰林學士入明一主河南鄉試遂絕意仕
進年百餘歲 鶴齡錄 王世貞皇朝盛事
明冷謙字啓敬號龍城子居吳山有飄然塵外之趣後
遇異人淮陽授以中黃大丹元末則百數歲矣而綠
髮童顏如少年
明邋遢仙溽暑衣裘暴日中冱寒時裸體跣足而蹈冰
雪不事浣濯近之無纖穢氣人稱邋遢仙後年百餘

歲坐化於齊雲山之洞天福地江南志
明蔡希賢號雪菴從建文帝抵蜀爲僧嘗與補鍋匠對
酌歌哭終時年逾百與其徒訣曰我浙江松陽懷德
里人也及啓遺僦止易本義及名將傳一帙耳浙江志
明劉澤濱字嵩門隆慶舉人靜寧知州壽百餘歲河洛
稱人瑞焉河南府
明李寅字敬之任廣西布政告歸行橐蕭然壽百餘終
日書紳云身徒許國生無補恨未除奸死不休浙江志
明賀長不知何許人鬻餳雲夢門年百餘歲矣餳鬻未
售輒已醉明日復然或問之曰鬻餳何資未售何酒
笑不答



荊州記南陽有菊水其源傍悉芳菊水極甘馨中有三
十家不復穿井即飲此水上壽百二三十中壽百餘
歲七十猶以爲天說郛
永寧郭扶家有丹砂井一族數百口飲此井俱百餘歲
漢長陵女子號神君先嫁爲人妻生一男數歲死女子
悲痛亦死死而有靈其姒名宛若者祀之遂通言語
說人間小事頗有驗神君以道授宛若宛若亦曉其
術年百餘歲貌有少容東方朔娶之爲小妻生三子
與朔同日死人疑化去未死也陝西志
三國魏鮑出母百餘歲詳見七十餘歲陝西志
晉鄧寶事父母至孝其家酤酒以供甘旨有二仙客來

飲每嗟異之歲餘謂曰汝孝行可嘉學道有緣寶問
其言潛隨其後行三十餘里過江亦不陷溺登山見
其廊廡益廣奇花怪石皆神仙境界二客見寶笑曰
汝亦來也引之周覽不覺飢渴謂寶曰汝離家久母
念成疾與藥兩丸令救其母遂出回顧舊處無復所
有至家已二年矣寶以藥獻其母疾愈壽百餘歲終
寶結廬墓側歲餘二客詣廬召入葛墳洞天人號所
居爲鄧寶村四川志
晉顧琛母孔氏初瑯琊王廞作亂以爲貞烈將軍悉以
女人爲官屬以孔氏爲司馬及宋竟陵王誕反孝武
以琛素事誕或有異志遣使誅琛父子會誕遣陸延



稔齎書板琛官先至琛執斬之遣二子送首啓聞而
孝武使其日亦至遂獲免琛母孔氏時年百餘歲孫恩
亂東土飢民相食孔氏散家糧以賑邑里活者甚衆生子皆以孔名
南梁蕭昱守晉陵有惠政及卒有田舍一老嫗夏氏百
餘歲扶其曾孫出郭感戀不自勝鶴齡錄
唐貞元末有孟嫗年一百餘而卒店人悉曰張大夫店
劉頗自渭北入城止於嫗店見有一嫗年可六十已
來衣黃袖大裘烏幘跨門而坐焉左衞李胄曹名士
廣其嫗問廣何官廣具答之其嫗曰此四衞耳大好
官廣郎問嫗曰何以言之嫗曰吾年二十六嫁與張
詧爲妻詧爲人多力善騎射郭汾陽之總朔方吾夫

張賀爲汾陽所任常在左右賀貌酷類吾賀卒汾陽傷之吾遂僞衣丈夫衣冠投名爲賀弟請事汾陽汾陽大喜令替闕如此又寡居一十五年自汾陽之薨吾已年七十二軍中累奏兼御史大夫忽思煢獨遂嫁此店潘老爲婦邇來復誕二子曰滔曰渠滔五十有四渠年五十二是二兒也（乾𦠆子）

唐華山雲臺觀婢玉女以疾爲衆棄山僻處遇道士擲青草食之而愈遂不過觀周旋山中酌泉水食木實後忽逢前道士言雲臺觀西二里有石池汝可日至辰時投以小石當有水芝一本自出掇而食之久自有益玉女卽依教自後數十年髮長六七尺體生綠



毛面如白花山中人過之每叩頭遙禮而已有書生班行達爲學於觀西序而玉女日往來石池行達伺候窺覘又熟見投石採芝時節有準於一日稍先至池上及玉女投小石水芝果出行達乃搴取玉女遠在山巖或棲樹杪既被採去則呼歎而還如此積旬外玉女稍稍與行達爭先步武相接歘然遽捉其髮玉女騰去不得因以勇力挈其膚體仍加逼廹玉女號呼求救誓死不從而氣力困憊終爲行達所辱扃之一室翼日行達就觀乃見皤然一媼尫瘵異常起止殊艱覶聽甚昧行達驚異遽召觀中人細話其事卽共問玉女玉女備述始終計其年蓋百有餘矣衆哀之因共放去不經月而歿（集異記五　見四十五歲）

宋淳祐八年福州福安縣民羅母年過百歲特封孺人復其家勑有司歲時存問以厚風化

宋郭琮事母極孝絕飲酒茹葷者三十年以祈母壽母年百有餘歲耳目不衰鄉黨異之後無疾而終琮哀號幾乎滅性

明庠生顧槃妻周氏年二十五歲槃遊學營山賊執遇害周孀居撫育二子成立次子邦皞授閿鄉尉周壽百歲有餘始卒（四川志）

明蔡邦俊妻韓氏年十八守節撫子成立壽年踰百歲卒（直隸志）



明沈世英妻張氏孀居七十載卒年百餘歲（嘉興府志）

漢蘇仙公名林字子玄將飛昇辭母母曰汝去我如何存活曰明年天下疾疫庭中井水簷邊橘樹可以代養水一升葉一枚可療一人兼封一櫃有闕之扣櫃言之所須當至慎勿開也言畢出門聳身入雲而去來年果疾疫求母療之皆愈有闕乏扣櫃所須卽至三年之後母心疑因開之見雙白鶴飛去自後扣之無復有應母年百餘歲一旦無疾而終人稱爲仙母元君鄉人共葬之東北牛脾山紫雲蓋上有號哭之聲蓋蘇君神也（神仙傳　廣記載漢文時得道不言名又作蘇耽）

宋諸仙禪師居幽仙寺遊汴徽宗召設讌不食問之云

本寺鐘響方食少頃果聞鐘聲帝大驚遣兵衛取鐘鐘已絕紐飛去半入西崖下不可起人遂名其崖爲墜鐘崖壽踰百歲髮尚黑坐法堂不食百日而化太原志

宋僧全福得諸仙眞傳從遊於汴徽宗賜號全福馴伏乘虎壽一百餘整衣而化面色如生太原志

宋釋從朗居蕭山祇園寺年踰百歲門常晝掩每誦蓮經衆鳥啣花匝坐浙江志

宋開禧間有老和尚不知何許人嘗于飛雲嶮下結菴以居壽逾百歲草衣木食泊然無營遊山者常以物施之惟一道者代其薪汲後趺坐而逝廣東志



明僧空菴得悟禪宗歲買藥以濟病者飼鳥至千百下食翔集肩背至百有餘歲坐化四川志

高昌國人多壽考率百餘歲絕無夭死

烏項漢西羌別種人壽多過百歲老而死子孫不哭少死則曰天枉乃悲

珠崖之地海中之人皆不業耕稼惟掘地種甘藷秋熟收蒸曬貯以充糧糗是名藷糧大抵南人二毛者百無一二惟海中之人壽百餘歲者由不食五穀而食甘藷故爾草木狀

行年錄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百一歲

少昊百有一歲

麻衣子生而紺髮美姿長厭世濁入終南山遇道者授以道秘居南陽洞中十九年晉義熙間大旱居民張奭率衆請焉拒之不止忽有十二少年謂曰若再請但許之麻衣怪而諾之翼日大雨十二人者復來拜曰吾屬龍也上帝以師道業成勑令輔師行化耳劉宋大明初年百有一歲八月白鶴翔集祥雲蔚靄儼坐而逝互見二八歲



元袁桷廬陵劉老人百一歌老人年周一甲子至元大帝車書合文軌每話承平如夢中萬事東風過馬耳只今行歲一百一坐閱天地同昨日秭歸聲苦紅葉翻邯鄲睡熟黃粱失門前手種青桐百尺長笑指截取諧宮商少君荒唐方朔誕不如老人親見深谷爲高岸我孫之孫爲元孫翔鸞峙鵠高下飛集駢湧門閭公欲補先朝事濡毫更作長生記西江志

元揭傒斯云吉安老人者劉士表叔正也百有一歲而聰明康強好善不倦其小同歲翰林曾巽初請賦述其辭以作詩吉安老人一百一顏如春花眼如漆肥肉大酒飲且食兒兒啼孫繞膝行不扶杖夜讀細字

風雨疾隣里好事時相覓朝出門歸必及月出歸路
行且歌歌復笑啞啞借問老人平生何所爲壽且富
身康强子孫賢無匹云是家世爲儒又不能服食求
長生世世惟好德天旣假我以年未省欣欣與戚戚
居無行輩可同語後甲同生子孫已盈室且有高官
職幸遇天子聖且仁天下無似我老得自佚一開老
人言豈但金與石千金之藥可廢老人之言不可失
老人行年一百一一復一生生之數何由畢天長地
久何由畢 西江志
明章釧別號淡塘生成化乙酉卒穆宗朝壽一百有
一性至孝學行端凝當路器之欲以經術薦用時母



太孺人上壽釧上書辭辟以終母養母終年九十有
九母子壽登二百齡時號人瑞 浙江志
明崇禎時慈谿劉憲副伯淵年百一歲李映碧往見之
伯淵曰老夫辛酉登鄉榜辛未登會榜俱與公同可
寫一治年弟帖否李笑而從之自稱年晚弟云
宋朱伯履妻陳氏年少夫亡有欲奪其志者陳拊膺慟
絕旣甦嘆曰吾寧速死忍聞此言引刀欲自刎姑亟
奪之乃免孝養舅姑壽百有一歲庭有桃實萱穎之
祥 台州府志
明吳夢熊繼妻趙氏夢熊成進士卒氏年二十四撫孤
成立節操凜然壽百有一歲終 常州志

嘉靖時海豐太宰楊巍年八十有六矍鑠如常其母太
夫人年百有一歲時有女歸寧年已七十猶稱少女
鶴齡錄
明胡世松妻章氏性純謹事舅姑極孝松有疾侍湯藥
累年松死潔操至一百有一歲 湖廣志
明楊鳳割股救母壽享一百一歲 江南志
明賽仲玉妻濟氏夫亡誓不再適養舅姑舅壽一百一
歲姑壽九十歲卒 和州志
明陳氏遂溪張鍾靈妻年十九夫故遺腹生子曰守禮
孀居守節至老不渝隆慶戊辰里鄰具實以聞撫按
司道給獎壽一百一載卒按院嘉其節而助之葬守



禮事母以孝聞龔按院給冠帶褒之
明諸暨吳氏適蔡溫以十六砥節堅守八十五年年一
百一歲 鶴齡錄
百二歲
容齋隨筆稱卜子夏一百二歲
宋端平元年七月詔嘉興縣王臨年百二歲補廸功郎
致仕
宋陳造識村翁語云勸耕淨居村翁老而健問其壽云
山居淡食乃爾昔一村叟一野僧皆壽百二守杜郎
中史丞相呼而致敬厚設而歸即逝二人壽未必止
此厚味非野人所饗也因契而作詩云百二歲翁清

且羸茵坐鼎食寧其宜焉知嚼飽博長往穀精震怒
脾媼悲官家顆粒皆民力此祿食之須此背兩翁安
食壽弗延當念無功糜天物
元阿剌罕丁從世祖北征有功至元二十九年卒壽一
百二歲
元吳草廬撰廬陵劉鶚詩序云卷首一序乃其大父杜
林翁所作年過期頤訓其孫作詩貴實且謂當推此
實于言行問翁九十有五時人以衛武公日誦抑詩
自警之事美之抑之詩曰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又曰
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翁以實其言行貽孫謀殆
亦武公之意歟劉氏祖孫壽而德少而才一家有二



瑞焉翁字正叔長吾父三歲今一百有二鶚字楚奇
與吾諸子之年相後先今三十有六予喜翁之壽敬
之如吾父嘉鶚之才愛之如吾子于是書此以遺之
西江志　見二十歲五
明梁以恭躬耕蔓山足不踐公門口不談世事好賢尚
禮和里睦隣縣令聞其賢給以冠帶不受卒年百有
二歲 廣西志
明趙欽善字艮修勇於爲善正德間以輸粟賜建尚義
坊壽一百二歲 浙江志
明扶堅妻盧氏永樂間扶堅以郡庠生徵詣京師與修
大典盧侍行事竣入監卒時盧年二十八守志不二

壽一百有二知府姚旭爲建上壽坊 西江志
明吳氏番禺孝廉趙公性母居家勤儉教子有方自以
紡績佐公性讀書至子夜方息公性登賢書任平南
知縣以母老弗克就養氏時年一百二歲巡按御史
田生金特疏題請旌表得旨并許公性回籍侍養未
幾而氏卒
明王氏李汝諧妻孀居六十載壽一百有二扁曰大年
氷節 西華縣
明曾誤妻郭氏誤登天順壬午鄉榜以癸未試院失火
歸而疾篤謂郭曰我志未就子孫必有續其業者可
以我書授之言畢而卒郭年二十五苦志守節事姑



教子年百有二歲嘉靖十一年孫孔化既貴建坊旌
表額曰節壽 西江志
明朱璧妻倪氏璧以倭亂驚悸得病死氏守節五十餘
年壽一百有二子東暘授衛參軍以侍養不仕邑令
旌其門曰孝義額其堂曰百歲 嘉興府志
明蒙自縣張氏適趙署守節表閭壽百二歲 鶴齡錄
明侯位字世卿巡撫應天時母夏年百歲位陳乞終養
不允特命有司給絹米嘉靖二十五年母百二歲卒
位請祭葬廬墓所 懸車十餘年鄉至戚罕見其面 貴州志
明陳守分妻薛氏事翁姑孝處妯娌和教子孫有方禮
度以律身勤儉以治家子孫六十餘人享壽百有二

歲 西安府志
明吳仁妻馬氏十八孀居長齋奉姑教子兵過相戒無
犯壽百有二歲
明臧僕母年百有二歲事之盡孝御史奬以句百二旹
親天下少七旬孝子古來稀
百三歲
左傳杜注長狄榮如焚如之弟榮如以魯桓公十六年
死至宣十五年一百三歲其兄猶在傳言既長且壽
有異於人
唐甄權精究醫術爲天下最年一百三歲太宗幸其宅
拜朝散大夫 譚賓錄 廣記 已見百歲



宋童參性淳樸隱於耕仁宗元年參年百有三歲賜勅
慰勞云古者天子巡狩方岳之下問百年者就見之
今汝黃髮鮐背以上壽聞其可使與編氓齒乎往以
忠孝教而子孫授承務郎逾年卒 尚友錄
宋王肱字公輔家居儋城百三歲猶童顏人呼爲百歲
王六翁世傳天文占星多驗蘇軾折彥質雅重之 廣東
志 折或作杜
元王德元通知易說年一百三歲 鶴齡錄
明王鉞孝七十久失明夜納凉仰見星斗兩目遂明年
一百三歲
明呂師賢字愚卿年一百零三歲人稱百歲老人稟賦

厚重神氣精爽毎食啖肉一斤步趨如少壯人謂類
有神仙術者洪武丁巳正月六日無疾而終 互見十三歲
明黎廣德有隱德毎以孝友訓子弟壽百有三歲天順
間猺陷城廣德衣紅褐坐廳中猺見其老不忍害乃
撫其背曰翁何壽若此願得紅褐壽我廣德解與之
猺皆羅拜且遺之米與一牛去後築梧城太守袁公
表親禮迎之廣德歌落成詩環聽者莫不稱歎郡人
俱呼爲白歲翁 廣西志
明樊廸母年九十終寢苦三年得疾骨立事父益謹同
寢處三十年父百有三歲歿之時哀毀如喪母天性
之孝老而彌篤 浙江志



河南縣大女張氏年百三歲唐高宗親幸其第 鶴齡錄
元任仲文妻林氏家甚貧年二十八而寡姑患風疾不
良於行林氏旦暮扶侍惟謹撫育三子皆有成年一
百三歲而卒 台州志同
元鍾仁卿妻危氏仁卿爲四川內江學諭丞歿危守節
撫孤壽一百零三歲詔旌表學士曾德裕銘其墓 江西
志
明苗景新妻蔡氏二十守節年百三歲卒 直隷志
明任朝遴妻魏氏守節八十八年始旌表後年百三乃
卒 西安府志
明呂氏張璣繼妻守節撫幼子希尹成名立業享年百

有三歲滄州縣志
明劉澧妻燕氏年二十四澧卒矢節清白壽一百三歲
當事造廬存問湖廣志
明高氏簡杲妻年二十二杲卒氏上孝公姑下撫幼子
家聲不墜壽百有三歲子進時已八十二歲杲少司
空芳之孫人以爲名臣貞婦之報云夏縣志
明李昭妻符氏年四十喪夫教育三子享年百有三歲
西江志
明侯氏生員周誦妻年二十一夫故撫孤七十餘年未
嘗身出戶庭壽一百三歲子新造亦七十餘歲能孝
其母縣表其門曰節孝雙全河津縣志



明王世英妻張氏夫卒二子繼亡遺孫廷用僅周歲氏
撫之成立百有三歲而終四川志
明鄧川縣孫氏適楊晁以二十五砥節壽百有三歲鶴齡錄
明張氏祁州知州韓夌霄妻居官室如寒素以義方訓
子女身親紡績公姑之喪齊衰三年不見口齒撫姿
劉氏子如已出壽終一百三歲鄖陵縣
明王啓妻鄧氏年二十夫亡守節奉姑撫幼清苦自甘
壽百有三歲卒知縣旌其門曰百歲一節湖廣志
百四歲
周穆王名蒲房后所生昭王子也昭王南巡不還穆王

乃立時年五十矣立五十四年年一百四歲仙傳拾遺廣記
北魏神元皇帝享國五十八年年一百四歲太祖即位
尊爲始祖時晉武咸寧四年拓拔力微卒年一百四即神元也
唐乾寧中臨賀令鄭冠卿赴調止桂林入棲霞洞遇二
道士坐石上奕棋觴酒命二青衣奏笛彈箜篌音律
非人間所嘗聞者與酒僅涓滴出洞倏不見冠卿遂
絕利名退居馮乘壽一百四歲始知向所遇乃日華
君月華君也廣西志
宋宣德郎劉承錫父元年百有四歲勅授承事郎有谷
爾百年故老乃吾六世遺民之句鶴齡錄
邢仲居貧年老齒落不能食子渠性孝常自哺之代其



喘息仲遂康休齒落更生壽百四歲編年考
明陳雍字希冉成化甲辰進士歷刑部尚書壽一百四
歲
明天順間京師民茹大中百有四歲帝召見便殿悅其
狀貌與致辭賜冠服帶履命順天府設宴又命禮部
尚書姚夔以下造其第致賀王世貞皇朝盛事
明張泳爲鄱陽丞歲荒賑粥請者老黃振宗主其事時
振宗年一百四歲矣江西志
明呂貴壽百有四歲憲宗時人郡邑欽其齒德歲時餼
廩存問焉弟寶壽九十九歲操行與貴似而篤學過
之御史疏上命建坊表曰兄弟百歲江南志鶴齡錄一條小異

明林春澤正德甲戌進士仕至松番太守生於成化庚子至萬曆已卯年百歲有司爲建人瑞坊扁曰六朝大老百歲偉人子應亮以戶部侍郎侍養亦年七十矣起拜矍鑠如壯年百歲時尚舉一女至癸未十月卒年百有四歲有人瑞翁詩十二卷行世（閩小記）

福州致仕知府林春澤年一百四歲而卒其子侍郎應亮孫提學副使如楚皆早致仕歸春澤年一百時院司爲蓋百歲坊春澤率子及孫遍拜以謝起走如飛時御女如少壯人應亮今亦八十矣飲食房室壯甚南極老人星似獨照其父子耶（王世懋窺天外乘已見百歲）

明王朝佑妻袁氏早寡守節壽百有四歲（西江志）



百五歲

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已見百歲互見初生十五三十四十歲）

穆王一百五歲（互見五十百四歲）

漢張玠字子明隱遁常山有戴鵀巢門陰玠曰戴鵀陽鳥而巢門陰凶兆也乃援琴歌詠作詩二篇旬日卒年一百五歲

三國魏張浵明帝時張掖郡有寶石負圖太史令上奏以爲有魏之禎或以問浵浵曰以神知來不追已往此石今日之變異將來之禎祥也遂隱居以道自樂年百有五歲而卒

金夾谷吾里補以老致仕封芮國公雖老健不少衰劇賊嘯聚率鄉里年少逆擊之賊黨遂潰大定二十六年卒一百有五歲

元黃義貞字孟廉徵拜不就隱居鳳亭壽一百五歲（浙江志）

明鄭寅初字復初隱居句曲之墟徵爲國子司業上書諫覩燈譎德化教諭建文壬午棄官躬耕卒年百五歲妻滕氏亦百餘歲

明端木鑄字宜範子貢六十五代裔精岐黃壽百有五歲（山東志）

明樊整兄遺幼子一歲整撫育成立以己產付之壽至百歲有五鄉人稱爲百歲翁（陝西志）



宋黃巖郭琮母一百五歲

宋越州應天寺僧幼貧無以養母剃髮乞食以給晨夕母年一百五歲而終

宋張暉妻年百五歲家貧詣闕自陳詔賜束帛（暉曾督兵關夫散關路至青泥嶺卒）

明周瓊妻孀居守節享年百有五歲撫被給米肉衣帛仍扁其門曰百年人瑞（四川志）

明胡文璨妻季氏名貞年二十六夫亡舅姑繼歿家務悉委于季上奉太姑下撫二姑各盡其道太姑年高多病季躬親扶掖執鼎爨藥必親嘗乃進比歿殯葬如禮壽一百五歲大學士李東陽爲書貞壽二字以

擬之溫州府
明翟進登妻蕭氏夫亡守節年百有五歲猶紡績有司
旌其門曰人瑞越二年乃卒通錄

百六歲

夏禹年百有六歲觴於會稽因葬之山東志五見初生十五三十百歲
趙橋謙善容成御女之術年一百六歲猶畜數姬舉子
女十餘人京華貴人爭相延致競作詩歌以贈之譚鄉贅筆
明海寧賈為戶銘年百有六歲劉基贈以福壽圖鶴齡錄
明成化中韓王奏羣牧所千戶朱政曾祖年一百六歲
而終祖全一百二歲父鏞八十二歲見存三代皆以



千戶致仕詔全鏞俱進階宣武將軍各賜羊酒白米
二石鶴齡錄曾祖名信一百八歲皇明盛事
義烏陳世泰萬曆戊寅一百六歲筆精
施漁翁住西湖葛井傍有馬家園後淘井出石瓮中有
丹數枚如芡實啖之無味棄之施拾一粒啖之壽一
百六歲

百七歲

北魏羅結爲外都大官總三十六曹事年一百七歲精
爽不衰太武以其忠慤甚見信待監典後宮出入臥
內因除長秋卿五見一百一十歲
唐葉法善字道元隱松楊卯酉山中傳陰陽卜筮符咒
之術開元八年正月二十七日忽有雲鶴數百行列
北來翔集故山徘徊三日瑞雲五色覆其所居是歲
庚申六月三日甲申告化於上都景龍觀弟子阮齊
物尹愔覩眞仙下降之事秘而不言二十一日詔贈
金紫光祿大夫越州都督春秋百有七歲所居院異
香芬馥仙樂繽紛有青烟直上衝天竟日方滅歸葬
松陽詔衢婺括三州助葬供給所須發引日敕百官
縞衣祖送於國門之外廣記集異記五見初生七歲十五二十歲
宋政和中福清林雄年百七歲
明徐明足不履城市逍遙閒適履空晏如壽一百七歲
江南志



明劉健初生月餘有僧過其門指曰此兒七死不死過
了四十官至一品壽過一百後讀書古廟一夕風雨
敗壁壓體明日方得出一也鄉貢入京爲盜縛於雪
地凍餓幾死二也會試場中失火犯烈焰而出三也
飲酒友家主人恐客散去鎖閉大門一時火起客多
死火而得獨全四也傷寒死去三日而甦五也過海
封王而舟壞漂蕩幾死既而得生六也一日晝寢有
猫過身側爲霹靂震死因而驚死踰時乃甦七也是
皆四十以前事後則日受封爵孝宗朝爲首相正德
二年去位累朝贈秩至太師年已一百七歲矣尚在
也

百八歲

晉左變慕吳丹吳鳳崗因徙居焉時人爲作清溪觀年百有八歲卒江西志

元龍廣洪江西人挾預知之術又行服氣導引之法元至治初間卒年百有八歲猶童顏綠髮云輟耕錄 互見生辰

女類

明蔡四病困若有人以鹿角膠告四服之終身年百有八歲鶴齡錄

宋傅賓之調分宜簿時祖母蕭氏壽百有八歲母楊氏亦八十餘蕭卒賓之以嫡孫承重不赴官西江志 詳見老年

明王尚名妻同氏守節勤家年一百有八歲卒西安府志



百九歲

宋淳熙間李嵩一百九歲詳見生日

明商邱陳百萬生長嘉隆間年一百九歲鶴齡錄

百一十歲

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 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胡其弓曰烏號黃帝已仙上天羣臣葬其衣冠 前編作百十一歲 互見初生十歲三十七百歲

帝舜有虞氏在位六十一年壽一百有十歲 書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史記舜年二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崩於蒼梧之野按此則舜年百歲也 互見初生二十三十五十五十八六十一百歲

漢桓帝時麻姑降蔡經家比舍有姓陳者罷尉聞經家有神人乞拜見遠曰君且向日而立遠從後觀之曰噫君心邪未可教以仙道當授地上主者之職司臨去以一符并一傳著小箱中與陳尉告言此不能令君度世止能存君本壽自出百歲向上可以禳災治病命未終及無罪者君以符到其家便愈矣若邪鬼便帶此符傳敕吏遣其鬼君心中亦當知其輕重臨時以意治之陳以此符治病有効事之者數百家壽一百一十歲而死死後子弟行其符不復驗矣 又見一百二十歲遠即王遠



北魏羅結年一百有十詔聽歸老賜大寧東川爲私第別業并爲築城即號曰羅侯城朝廷每有大事驛馬詢問焉 又十年乃卒蓋百二十歲

唐懿宗時宮人沈氏有父居溠水年百一十母年九十五歲鶴齡錄

元王賢遷浙江廉訪使清介端謹以引年致仕壽百有十歲浙江志

明崑山民周壽誼年百有十歲吳縣楊茂林文友皆九十餘蘇州知府魏觀延爲上賓壽誼還崑山親餞諸郊再拜送之 互見百十三百十六百六十歲

明茹文中百有十歲英皇復辟之年召見便殿子冠服

百十二歲

梁顧思遠鍾離人挺叉行部伍中新渝侯暎見其老使人問對曰年一百一十二歲凡七娶有子十二死亡略盡今惟小者年已六十叉無孫息家闕養乏是以行役暎大異之召賜食食兼於人檢其頭有肉角長寸遂命後舟載還都謁見天子與之言往事多異所傳擢為散騎侍郎賜以奉宅朝夕進見年百二十卒

宋初番禺陳崇藝年百十二歲

明周應龍字在田江陵人寓居本省保安門蒼龍橋壽至一百一十二歲巡撫董漢儒賜以扁曰六朝人瑞

明蘇州鎮海衛毛翁年八十餘訓蒙自給有星士為推



命云交百歲外富貴矣翁笑其誕至九十七孫澄舉孝廉至百有四歲澄狀元及第未幾封修撰至百十二歲尚存鶴齡錄互見百歲

明閆化淳事母盡孝母壽至百十二歲化淳老而彌篤未嘗少衰人以母年為淳之孝感云陝西志

明叅政趙瀛妻劉氏蚤歲苦節稱未亡人八十四年壽百十二歲西安府志

百十三歲

宋道士賀蘭棲眞者道術甚高眞宗詔至京師一日從容問曰人言先生能點化黃金信乎對曰陛下聖德膺明富有四海可謂眞天子矣臣願以堯舜之道點化天下方士偽術不足為陛下道上大奇其言益加敬禮未幾丐還賜號宗玄大師加以命服蠲其觀之田賦棲眞一百一十有三歲乃尸解去懷慶志

明周壽誼年一百一十三歲生于宋景定之某年而鄉飲于洪武六年子孫皆有百歲家建世壽堂六代孫震正德中令鄱陽出世壽卷士大夫多題詠之中洲野錄

互見百十歲百十六百六十歲

百十四歲

宋薛道光字太源崇寧五年遇石杏林傳授口訣眞要乃註解悟眞篇作復命篇及丹髓歌行世壽一百十四歲尸解作頌云鐵馬奔入海泥蛇飛上天蓬萊三



島路元不在西邊明年沙道昭復見於霍童山陝西志

百十五歲

烏巨山儀寔吳興許氏居郭南別舍舍傍陳司徒廟郡守展祀祠下見寔入定廟後叢竹間蟻纛其衣敗葉沒脛尋謁唐山德嚴嚴令摘桃浹旬不歸往尋見寔攀桃倚石泊然在定嚴鳴指出之叉遊江郎岩見石龕謂慧興曰予入定此中汝當疊石塞門勿以吾為念興如所戒明年興啓龕覩之素髮披肩胸臆尚暖徐自定起復回烏巨錢忠懿王患目疾圖其像作禮隨雨舍利目遂瘳後示寂壽一百十五歲闍維白光燭天舍利五色

明和中妻賈氏年十六歸中事孀姑以孝聞佐夫成家克執婦道比閭族黨莫不稱其賢不二年夫病氏侍湯藥朝夕閒閒衣不解帶者數月夫亡晝夜哀毀志在殉夫絕粒不食其姑與家人勸之曰和氏無後所恃子有遺腹也倘生男為和氏存宗祀不愈于殉夫地下耶氏悟勉強進食料理夫喪未幾果生子氏撫育成立後姑亡殯葬如禮人皆嘆服氏自十八歲孀居壽一百十五歲卒 直隸志

百十六歲

梁張元始居荆門好黃老能隱形易貌膂力過人進食不異年一百一十六歲將亡人人告別乃至山林樹木處處履行少日而終時人以為知命湘東王愛奇重異遂留其枕 互見九十七歲

明太祖召耆老謁見而崑山周壽誼居首年一百十六歲賜宴及鈔幣 王世貞皇明盛事 互見百十歲百十三百六十歲

百十七歲

宋巢谷年百十七歲瞳子碧光炯然 鶴齡錄

紹興中林洞年百十七歲

明唐堯善耕讀勤儉不樂仕進好賑施助喪葬嫁娶年七十始生一子且見二孫人以為隱德所致壽百十有七 貴州志

百十八歲



帝堯陶唐氏在位七十二年年百一十八歲 按世紀堯以甲申歲生甲辰即帝位甲午徵舜甲寅舜代行天子事辛巳崩年百十八在位九十八年 史記堯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令舜攝政避位凡二十八年而崩 嘉靖初講官顧鼎臣講孟子咸丘蒙章至放勳徂落語侍臣皆驚顧徐云堯是時已百有二十歲矣衆心始安按此乃攝舉成數也 互見初生十三十五二十歲

宋陳摶遣門人鑿石室於張超谷既成往造之曰吾其歸於此乎即草遺表遣賈得昇竝龜鶴鞍馬詣闕以進享年一百一十八歲

元扎八兒奉太祖命往聘邱眞人邱語曰我嘗識公扎八兒曰我亦嘗見眞人他日偶坐問扎八兒曰公欲極一身貴顯乎欲子孫蕃衍乎扎八兒曰百歲之後富貴何在子孫無恙以承宗祀足矣邱曰聞命矣後果如所願云卒年一百一十八 邱有道之士隱居崑崙山中

百一十九歲

竹書紀年稱召公一百十九歲

前漢高句麗王高宮年百十九歲 鶴齡錄

張昭成每端坐室中出神數百里外能馴虎豹年百十九歲卒既葬塚上生菌數千一日居人見鵲穿墓而出

宋林石遭父喪不茹草木之滋及葬廬墓三年母年一百十九歲石年九十餘歲白首執喪不踰禮足跡不入城市年九十八卒 浙江志

## 百二十歲

禮外傳稱壽者不過百二十過此不死爲失歸祆怪

樊氏相法耳囷長寸三分眉中長毫皆壽百二十歲互見百歲

彭祖云人之受氣雖不知方術但養之得宜常至百二十歲不及此者傷也小復曉道可得二百四十歲加之可至四百八十歲盡其理者可以不死但不成仙人耳養壽之道但莫傷之而已夫冬溫夏涼不失四時之和所以適身也美色淑姿幽閑娛樂不致思慾之惑所以通神也車服威儀知足無求所以一志也八音五色以悅視聽所以導心也凡此皆以養壽而不能斟酌之者反以速患神仙傳



神農在位百二十年外紀神農在位百四十年帝臨魁八十年帝承六十年帝明四十九年帝宜四十五年帝來四十八年帝裏四十二年帝榆罔五十五年 炎帝號曰大庭氏傳八世合五百二十歲

古公亶父一百二十歲

秦始皇時有王道平小時與同村唐叔偕女小名喻容色俱美誓爲夫婦尋道平被差南征九年父母逼嫁劉祥三年悒快而死死經三年道平還家詰之鄉人曰此女意在於君父母逼嫁今死矣引至墓所繞墓悲號三呼女名祝曰汝有靈聖使我見汝平生之面若無神靈從茲而別逡巡其女魂靈自墓出問平來何處自叙生前結恨致死乖隔幽途然念君宿願不忘妾身未損可以再生還爲夫婦且速開塚破棺出我必活道平乃啓墓門捫看之其女果活乃結束還家劉祥聞之申訴州縣檢律斷之無條乃錄狀奏王王乃斷還王道平爲妻壽年一百二十歲搜神記

漢王遠七夕降蔡經家陳縣尉聞之乞見遠曰君心邪未可教仙道與一符曰可存本壽一百二十歲已見百十歲

眞仙通鑑晉孝武時吳猛上升時百二十歲

元魏羅結遷侍中以忠慤甚蒙信待以老乞歸賜第羅城每有大事驛馬咨詢之年一百二十卒謚曰貞太原



志 互見百一十歲

唐書王遠知壽百二十歲互見初生七歲百二十六歲

宋陳崇藝廣州人年百二十歲自言兒時見浮丘山根舟船數十今去海已四里矣 浮丘爲羅浮朱明門戶先在海中今相距四里崇藝言見時及見山根繫船滄海桑田之說非耶通志阜浮丘社記 廣東志

宋王溥父祚卜者誑以近百二十歲之年春夏間微苦臟腑尋便安愈詳見老年

瓊州楊遐舉父楊叔達百二十歲一作百二十二歲許見八十一歲互見一百九十五歲

金世宗自上京還都次遼水召見百二十歲女直老人

能道太祖開創事上嘉歎賜食并賜帛

明世宗多忌諱科場出題以無為而治非有為我非堯舜疑為謗訕皆被譴一日經筵講官顧鼎臣講放勳徂落語侍臣皆驚顧失色徐曰堯是時已百有二十歲矣上有喜容衆心始安

明麻城劉鸞珪年百二十歲清晨吸日光於目中時覺胸有紅日一規言日為陽宗嘗存之則長生鶴齡錄

長葛老人鄭維藩一百二十歲

唐趙州從諗住錫趙州觀音院燕趙二王至諗端坐不起燕王問曰人王尊耶法王尊耶諗曰若在人王人王中尊若在法王法王中尊二王遂服諗所居僧堂無前後架床折一角以繩緊殘薪支之得年一百二十歲諡眞際大師



李元之暴卒復生云往遊和神之國人壽皆一百二十歲二男二女地產大瓠瓠中皆五穀不種而實水泉皆如美酒飲多不醉氣候常如深春樹木皆縣絲可為衣唐牛僧孺幽怪錄

百二十餘歲

唐孫智諒幼師惠感煉丹于元秀峯常有浮雲罩其上因呼浮雲觀開元間迎至京師年百二十餘矣帝問何術而壽對曰居山食果飲水而已上歎息送肅明觀遣內侍送棗二盤再召見內閣時憂旱請夜醮致雨帝大悅因問治國之要對曰聖人之道在一心不他求也賜衣帛遣歸至德觀後復徵不起卒年百有四十西江志 又見百四十歲

朱尤時泰嘗舉博學宏詞科年百二十餘歲萬柳溪邊舊話

宋譙定以儒士得道百二十餘歲故在青城山中採藥人有見之者讀易尚不輟也人謂神仙不讀書亦是一箇俗漢所謂頑仙不如才鬼耳

元楊維楨黃華傳云日精以養生術佐農皇氏壽登一百二十餘歲嘉其功封之雍州之土為壽鄉公賜姓中黃氏

明王士能入蜀雪山見石床臥一老人唯啖乾麪飲澗



水顏如嬰兒依之三年授術而歸僻處不舉火指揮王宣往訪得其姓名駭曰吾祖常言上世有叔祖諱士能者少好道出家不知所終翁是乎詢之歷歷盡合至成化癸卯一百二十餘歲一作二十三歲後弘治辛亥羽化之日乃東宮誕辰也士能先生至正中

百二十一歲

明楊汝眞自幼刻苦修全眞之道後遇異人授以奧理壽一百二十一歲于丹景山尸解四川志

百二十二歲

宋楊叔連年一百二十二已見百二十歲詳見八十一歲李守忠條

明尚安政性純樸耕耨為業不問塵世事壽一百二十

二歲貴州懸逸

百二十三歲

漢張道陵入蜀居鶴鳴山煉丹修道感老君授以秘籙遂領弟子趙昇王長來雲台治復煉大丹服之永壽二年乃於半崖躍入石壁中自崖頂而出因成二洞崖半曰峻仙洞崖上曰平仙洞是年九月九日將諸品秘籙寶劍玉册玉印授長子衡乃與夫人雍氏登蜀之雲臺峯乘雲而去時年一百二十三歲互見六十歲一云陵生光武建武十年至桓帝永壽元年于雲臺峯白日上昇乃百二十歲尚友錄作正月七日亭午天

唐田鸞兄弟五六人皆年未至三十而夭鸞年二十五



母憂甚鸞亦自懼常聞道者有長生術遂入華山求問眞侶至山下數十里見黃冠自山而出鸞遂禮謁祈問隱訣黃冠舉頭指栢樹示之曰此卽長生藥也何必深遠但問志何如耳鸞乃取栢葉曝乾爲末服之稍節葷味心志專一至六七十日時覺煩熱服終不輟至二年餘病熱頭目如裂舉身生瘡其母泣曰本爲延年今反爲藥所殺而鸞意終不捨至七八年熱益甚身如火人不可近皆聞栢葉氣諸瘡爛膿水遍身如膠母亦意其死忽自云體今小可須一沐浴命置溫水一斛于室舁臥斛中自病來十餘日不寢忽若思寢乃掩戶寢於斛中三日方寤呼人起之諸瘡皆痂去光彩明白眉鬚紺綠頓覺耳目鮮明自云初寢夢黃冠數人持旌節導引謁上清遍禮古來列仙皆相謂曰栢葉仙人來此遂授以仙術勒其名於玉牌金字藏於上清謂曰且止於人世修行後有位次當相召也復引而歸鸞自此絕穀不思飲食隱於嵩陽至貞元中巳年百二十三歲矣常有少容忽告門人無疾而終顏色不改異香滿室空中聞音樂聲化源記廣記

楚僚至孝後母患癰難忍僚自以口吮之迫夜得安寢乃夢一小兒語曰得鯉魚食之病瘥可延壽不得則死矣母覺而告僚時十二月僚仰天悲泣願天效



靈乃脫衣上氷臥之有一童子決僚臥處氷開迸鯉一雙與僚僚喜將歸食母其疾卽愈延壽一百二十三歲晉干寶搜神記又見一百三十歲

百二十四歲

唐會昌中釋門沙汰僧逍遙同其徒數人入山投謁軒轅集以避歸俗之役以雄黃敷兩奉獻輒希丹藥集愍而允之遺丹二粒云可過兩甲子逍遙餌之歸蜀自王衍變故後逮一百二十四歲云廣東志

百二十五歲

炎帝百二十有五歲互見初生未著三歲七歲百餘歲百六十八歲

明永樂時金晟爲刑部主事湖廣械強盜若干人至鞫

之其渠首年一百二十五歲而如童子晟不信移文驗之果然問其所以致壽曰少居荆山中嘗遇一人以草灸其臍云令汝多壽遂活至此耳朝廷以其老命杖殺之餘皆伏誅陸粲庚巳編

明郭氏眞順潮陽周伯玉妻幼淑慧受書於其父教諭因旁通經史諸家尤精數學能詩文偶作伯玉必焚其草曰非閫則也居嘗無惰容偶櫛縱伯玉從外入眞順怫然起曰君子將上堂聲必揚妾方散髮失容公猝至使人窘逼難避何義也伯玉謝焉值元亂避地居村寨衆推立伯玉眞順止之曰矜能輕敵者亡寨衆有爲勿往曰業已許之柰何對曰第稱疾我爲



公謝之寨衆果來眞順曰諸君不知其驁而又淺福今欲勉從諸君忽呻吟牀褥矣請更立賢者衆然而舍之後果殺其所立爭長大亂寨故多農家子專積粟眞順獨勸伯玉散之無厚藏惟日夜索綯人莫喻其意比賊至盡焚諸積聚伯玉遂引索與妻子俱縶賊謂捕鹵因得從間道去復依溪頭寨居焉會太祖定天下命指揮俞良輔南征寨人向未內附懼誅眞順廼作俞將軍引遮道上之且言寨人無逆狀良輔覽詩大喜遂釋其寨勿兵後伯玉卜築縣西後池僧隱居焉子三碏彥敬礪彥作磺彥器幼時分受三經至夜誦各與百錢置銅盤紀其數雖精誦必期錢盡

廼已後皆以儒徵季彥器終朝列大夫眞順卒年百二十五歲子孫遵其遺教喪不供佛祭不焚楮云

百二十六歲

唐王遠知事陶弘景傳其術太宗爲秦王與房玄齡微服過之遠知未識曰中有聖人非王乎乃諗以實曰方爲太平天子太宗立欲官之不受辭還山嘗作易總十五卷一日雷雨雲霧中老人叱之曰汝所著書何在上帝命吾攝六丁雷電追取遠知方懼傍有著青衣人已捧書立矣老人責曰上方禁文自有飛天保衛汝何敢輒藏遠知對曰青邱之老傳授老人曰汝仙品已及更度期展四年之紀數也一日謂弟子



潘師正曰吾昨見仙格以吾小時誤損一童子吻不得飛舉當署少室仙伯將行在即翼日沐浴加冠衣焚香而卒年一百二十六歲遺命子紹業曰爾年六十五見天子七十見女主後高宗武后皆加獎諡昇玄先生談賓錄鄭畋光良常仙系記　唐書作百二十歲　攺文照互見初生七歲

唐香山九老會中李元爽年百二十六歲

宋周慶宗號綵衣授經華山陳摶深造其術壽一百二十有六而卒江西志

百二十七歲

宋趙吉狂而落魄兩目盲自言年百二十七歲敝衣蓬髮未嘗休沐好飲酒醉輒毆罵人人故以趙狂呼之

後卒發其塚一杖兩脛而已江西志　子由謫居高安吉往見之曰吾知君好道而不得要陽不降陰不升故肉多而浮面赤而瘡教蘇挽水以溉百體經旬諸疾皆愈三水續

宋丐者趙生自言生於周甲寅今百二十七歲自臍以上骨如龜殼心以下骨如鋒刀兩骨稙其間不合如指

百二十八歲

唐明皇東封有太原人于伯龍乃隋時生至是已百二十八歲自北來詣闕帝勞之曰臣神堯皇帝之臣得至今日復事郎君帝悅賜紫袍牙笏鶴齡錄

黃魯曾云嘉靖中尹蓬頭自南都來已一百二十八歲





行年錄

廣昌何氏纂輯



百三十歲

女媧氏百三十歲

論衡稱殷高宗周穆王皆出一百三十歲

伊尹百三十歲

晉許遜字敬之寧康二年一百三十歲舉家同時昇天雞犬亦隨逐飛去真君昇天凡三見詳畧不同後一作百三十六歲一作百六十三歲今並存各歲內

唐貞元末有布衣於長安中遊酒肆吟詠以求酒飲至夜酣醉而歸旅舍人或以為狂奇寓半載時當素秋風肅氣爽萬木凋落長空多鄉塞鴈連聲布衣忽慨然而四望淚下沾襟一老叟怪而問之布衣曰我來天地間一百三十之春秋也每見春日煦春風和花卉芳菲鶯歌蝶舞則不覺喜且樂及至此秋也未嘗不傷而悲之也非悲秋也悲人之生也部年即宛若春及老耄即如秋因朗吟曰陽春時節天地和萬物芳盛人如何素秋時節天地肅榮秀叢林立衰促有同人世當少年壯心儀貌皆儼然一旦形羸又髮白舊遊空使淚漣漣老叟聞吟是詩亦泣下沾襟布衣又吟曰有形皆朽孰不知休吟春景與秋時爭如且醉長安酒榮華零落總奚為老叟乃歡笑與布衣携

手同醉於肆後數日不知所在人有於西蜀江邊見
之者瀟湘錄
東坡以茶性寒故平生不飲惟飯後濃茶滌齒而已然
大中三都進一僧百三十歲宣宗問服何藥云性惟
嗜茶飲至百碗少猶四五十碗以坡言律之必且損
壽反得長年則又何也唐錦夢餘錄
宋譙定字天授得程頤易學隱青城山中年一百三十
外蜀人稱譙夫子
西河少女一百三十歲
漢武帝遣使者行河東忽見城西有一女子笞一老翁
俛首跪受杖使者怪問之女曰此翁乃妾子也昔舅



氏伯山甫以神藥教妾妾教子服之不肯今遂衰老
行不及妾故杖之使者問女及子年幾答曰妾有一
百三十歲兒七十一耳後入華山去神仙傳互見七十及二百歲
伯山甫事
楚僚奉後母至孝母壽至一百三十歲秦時王道平妻
壽一百三十歲俱搜神記
宋大中間東都僧好貢茶年一百三十歲
僧撼羣行道仙阿難俱一百三十歲
釋僧羣清貧守節居羅江縣之霍山上有石盂水深六
尺常有清流舊傳羣仙所宅羣因絕粒其庵舍與石
盂隔一小澗常以木爲梁由之以汲年至一百三十

忽見一折翅鴨舒翼梁頭羣將舉錫撥之恐有轉傷
因此廻歸遂絕水數日而終臨終謂左右曰我少時
曾折一鴨翅此以爲報也高僧傳廣記
宋祥符五年廣州言大食國人無西忽盧華百三十歲
耳有重輪貌甚偉異自言遠慕皇化附古邏國船船
而來詔就賜錦袍銀帶加束帛
百三十餘歲
漢劉京文帝時侍郎從邯鄲張君學道受餌雲母朱英
方服之百三十餘歲視之如二十許人神仙傳
明張信業岐黃術以嘉靖元年生妻王氏以二年生至
一百三十餘歲尚爲人行藥治病僅似八十餘歲人



其子與孫皆去世曾孫亦垂白矣夫婦日啖鮮何首
烏與醇酒不茹葷味五六十年矣說鈴見聞錄
百三十二歲
全眞郴州人唐至德初來遊湘源創淨土院宋州刺史
帛宙遣使禮請翼日郎至四門各見其入宙出道迎
惟見其一全眞居湘山一夕頂生肉髻鬖髮自此遂
服衣冠語其徒曰大刧將至可易衣冠未幾遭唐武
宗之禍緇流無漏網惟其徒獲免咸通八年二月十
日謂弟子曰無色界天請吾說法是夕坐化年一百
三十二歲遺蛻猶在湘山寺又謂之無量壽佛廣西志
百三十三歲

遼聖宗時霸州民李在宥年百三十三歲鶴齡錄
百三十六歲
晉許遜字敬之母夢金鳳啣珠墮掌而生斬蛟除害太
康二年年一百三十六歲矣忽一日羽葢幢車自天
而下登車與其子家屬四十二口同時昇舉雞犬
亦飛去宋封妙濟眞君已見百三十歲又見百六十三歲
唐香山九老會中有洛中遺老李元爽年一百三十六
歲白樂天贈詩一絕載九十五歲
李觀守賀州有道人陳某自云一百三十六歲因言及
呂洞賓曰近在南嶽見之呂云過岳陽日憇城南古
松陰有人自杪而下來相揖曰某非山精木魅故能

識先生幸先生哀憐吕因與丹一粒贈之以詩吕舉
以示陳陳記其末云惟有城南老樹精分明知道神
仙過明日陳行留之不可後年餘李守岳陽因訪前
事果城南有老松以問近寺僧曰先生舊題詩寺壁
久已摧毀但能記其詩曰獨自行來獨自坐無限世
人不識我惟有城南老樹精分明知道神仙過後爲
亭松前曰過仙亭舊松枯槁今復鬱茂得非丹餌之
力耶說郛宋范致明岳陽風土記
百三十七歲
宋石泰字得之以醫濟人惟令種杏一樹久遂成林人
因號爲石杏林初張紫陽得道於劉海蟾海蟾曰異
日有爲汝脫韁解鎖者當以此道授之餘皆不許後
紫陽以事坐黥竄邠州會大雪與護送者俱飲酒肆
杏林邀與同席問之知其故杏林曰邠守吾故人也
紫陽因懇爲先容乃相與之邠一見獲免紫陽德之
遂傳其道作還元篇行於世壽一百三十七陝西志
百三十八歲
漢王子珍往學邊孝先路遇一鬼化爲生人自稱李玄
石同往就學以弟呼子珍有王仲祥者知其鬼也令
以新葉鋪席下試之人臥處其葉卽實鬼臥處其葉
卽虛翊日以告元石元石曰我實鬼矣向弟言者仲
祥也今弟旣知固難久處弟之學問已成但加努力

謀立身之事我當助弟延年請於上帝與弟官榮保
無疾病珍後受太原郡至景帝復拜刺史壽一百三
十八歲而終皆李元石祐之搜神記
漢巫炎字子都武帝出見於渭橋其頭上鬱鬱紫氣高
丈餘帝召問之君年幾何所得何術而有異氣乎對
曰臣年已百三十八歲亦無所得將行詔東方朔使
相此君有何道術朔對曰此君有陰道之術武帝屏
左右而問之子都對曰臣年六十五時苦腰痛脚冷
不能自溫口乾舌苦滲涕出百節四肢疼痛又痺不
能久立得此道以來七十三年今有子二十六人氣
力乃如壯時無所疾患帝受其法子都年二百歲服

餌水銀白日昇天武帝頗行其法不能盡用之然得壽最長於先帝也神仙傳

廣州圖明百三十有八歲

李珍年一百三十八歲

明龔來富世襲錦衣衛指揮正德間上出遊來富犯顏極諫上怒殺之削其世爵時來富年一百三十八歲汝寧志

百四十歲

金石錄稱太公望一百四十歲與前說不同徵見百五十二二百歲互

唐孫智諒高安人卒年百有四十江西志百二十餘歲詳見

道士梁須百四十歲能夜書行及奔馬

燕昭王七年沐胥之國來朝則申毒國之一名也有道



術人名尸羅問其年百四十歲荷錫持瓶云發其國五年乃至燕國喜衒惑之術於其指端出浮屠十層高三尺乃諸神仙巧麗特絕列幢蓋鼓舞繞塔而行人皆長五六分歌唱之音如眞人矣呪術衒惑神怪無窮王子年拾遺記一作沐胥國一作一百三十歲

百四十餘歲

唐彭幼謙湘陰人寒暑惟羽褐葺陶淡丹爐得豆大藥一粒餌之年一百四十餘歲

百四十五歲

宋劉野夫青州人嘗約龔德莊曰君家人夕必出我往見君至晚德莊坐待不至俄火自門起德莊犯烈焰而出四傍皆燼龔曰野夫來曰君家人幸出可賀也宋政和間寓興國寺人計其壽一百四十五歲

百四十六歲

唐太宗次平蘇張道鴻家時年百四十六歲鶴齡錄

百五十歲

春秋時鄭蒲長狄僑如之弟焚如簡如以宣二年攻齊衛被殺計其時僑如當四十餘矣又一百二年而僑如死于魯東門壽亦將百五十矣

漢有義道人年一百五十歲泰州人見姓譜

彭宗脩養之法能三十爲一息一百五十歲如二十許人



唐明皇時李元嘗遊華山惟採諸藥食之性復好酒山下人多以酒飲之忽一日騎一白鹿舉手謂山下人曰我今去遊天台老父三人邀道欲留之元與藥三丸三老服之皆一百五十歲乃卒疑仙傳

忠浮屠大通自言壽百五十歲有不死藥皇甫鏄李道古等白見於上待詔翰林

東土達摩百五十歲

古延名衲成都一僧專誦法華經忽一仙僕以先生命請至一山誦經至寶塔品先生出聽罷復入餉秫飯一盂枸菊數甌得襯錢一環僕送出路口問先生姓名乃於僧掌書孫思邈三字僧大駭僕遽失三日山

中竟迷舊路歸視襯貧乃金錢百文也由玆一飯身輕無疾天禧中僧一百五十歲後隱不見

西域沙門菩提達摩者波斯波國胡人也起自荒裔來遊中土見永寧寺金盤炫日光照雲表寶鐸含風響出天外歌詠贊歎實是神功自云年一百五十歲歷涉諸國靡不周遍而此寺精麗遍閻浮所無也 伽藍記

百五十二歲

太公百五十二歲

百五十五歲

圓寂百五十五歲

百五十六歲



後漢冷壽光屈頸鷮息年百五十六歲色理如三四十時 鶴齡錄

菩提流志一百五十六歲

百五六十歲

黨項國西羌之遺種有地三千餘里無城邑而有宮室其人喜竊盜而多壽往往至百五六十歲

百六十歲

漢武帝既滅兩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耗迺命粵巫立粵祝祠而以鷄卜上信之粵祠鷄卜自此始

僧文象好養生術元和七年三月十八日朝茅山遇老人於華陽洞口告僧曰汝有仙相吾授汝秘方有何首烏者順州南河縣人祖能嗣本名田兒天生閹嗜酒年五十八因醉臥野中及醒見田中有藤兩本相遠三尺苗蔓相交久乃解解合三四心異之遂掘根持問村野人無能名曝而乾之有鄉人麥叟戲而曰汝閹也汝老無子此藤異而合其神藥汝盍餌之田兒乃篩末酒服經七宿忽思人道累旬力輕健慾不制遂娶寡婦曾氏田兒因常餌之加餐兩錢七百餘日舊疾皆愈反有少容遂生男十年生數男告田兒曰此交藤也服之可壽百六十歲而古方本草不載



吾傳之師亦得之於南河服之遂有子吾本好靜以此藥害於靜因絕不服汝偶餌之乃天幸因爲田兒盡記其功而改田兒爲能嗣焉嗣年百六十歲乃卒男女一十九人子庭服亦年百六十歲男女三十人子首烏服之年百二十歲男女二十一人 唐李翺何首烏錄

崑山周壽誼百六十歲高皇帝召見賜酒饌 壽誼生於宋興洪武六年鄉飲家建世壽堂 五見百十歲百十三歲

明卦和尚取八妻皆死壽百六十歲百歲以後能先知凡來訪者其人方自其家出門即呼妻曰急作飯若干人來矣少選云再添飯更有二人皆驗

昞從鈹骨相奇偉篤好黃老之術謝婚聘辭父遊太和

山復遊嵩華遇異人授大還藥丹成雲跡靡定萬曆庚寅郡守阮屛麓自述昔遊太華偶失路遇鉉指引見道貌軒舉問其姓氏年里已百六十歲矣後聞入華絕巘不知所終互見初生

百六十餘歲

史記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脩道而養壽也

宋羅務光名寶珍生有異質及冠而有子遂棄家脩煉于紫霄園中旣老而皓髮朱顏狂吟自樂一日忽失所在其時殆一百六十餘歲矣廣東志

百六十三歲



晉孝武寧康二年許眞君一百六十三歲八月朔旦有二仙自天而下云奉玉皇命授眞人以九州都仙大使之職紫袍寶節玉膏金丹各一合并告以冲舉之日遂乘雲車而去至期仙眷四十二口同時白日拔宅昇天雞犬亦隨有僕許大者與其妻市米於西嶺聞眞君飛昇卽奔馳而歸倉忙車覆遺米于地米皆復生比至哀泣求從行眞君以其分未應仙授以地仙之術仙仗旣舉有頃墜下藥臼方轂各一又墜一雞籠鼠數枚于宅之東南十里餘百里之內異香芬馥經月不散劍俠傳已見百三十百三十六歲

百六十八歲

神農壽一百六十有八歲互見初生未基三歲七歲百餘歲百二十五歲

百七十歲

漢吳丹結茅吳鳳崗晉義熙戊申年百有七十諸徒送之南嶺而已江西志

漢趙瞿病癩垂死家人齎糧棄之山谷中瞿悲號彌月有仙人過穴口哀而訊之瞿知異人叩頭乞哀仙人賜以囊藥告曰此栢脂山中甚多鍊之可以長生瞿歸服如法年百七十歲齒髮凛健夜臥忽見屋間光有如鏡者以問左右云不見後一日一室盡明能夜書文再見面上有二人長三寸乃美女也甚端正但小耳戲其鼻上如此二女稍長大至如人不復在面



上出在前側常聞琴瑟之聲欣然懽樂在人間三百餘年常如童子顏色入山不知所之神仙傳互見二百三百餘歲

唐錢朗字內光官光祿卿文宗朝歸隱盧山得補腦還元之術玄孫數人皆以明經爲宰已皓首矣朗猶如童子一日與家人曰我適爲上清所召今去矣俄氣絕數日顏色如生舉棺尸解去年一百七十二歲或作百七十餘歲

陰長生得度世神丹處民間百七十年色如女子

陳子皇得餌术要方服之仙去妻姜氏病其壻用餌术法服之病自愈姜壽一百七十歲登山取术重擔而歸不息不極顏色氣力如二十許人神仙傳又見三百七歲

晉佛圖澄天竺國人晉懷帝永嘉四年至洛陽自言百歲餘氣自養積日不食善誦呪役使鬼神石勒石虎俱傾心篤敬晉永和四年澄將去世詣辭季龍驚曰大和尚遽棄我國有難乎澄曰出死入生道之常也修短分定無由增損但道貴行全德貴不怠苟道德無玷雖死如生何必千歲哉季龍號慟嗚咽十二月八日澄安坐而逝壽一百七十歲入道一百九歲

百七十餘歲

桓溫伐蜀諸葛孔明小史猶存時年已一百七十餘歲溫召問曰諸葛公有何過人對曰亦未有他過人處溫便有自矜之色史良久乃徐徐曰只是自諸葛公以後更未見有妥當如公者溫不覺愧服



毛女字玉姜在華陰山中獵師世世見之形體生毛自言秦始皇宮人也秦亡入山避難遇道士谷春教食松葉遂不飢寒身輕如飛至西漢時已百七十餘年矣所止巖中有鼓琴聲云東蔭商華山經檀几叢書列仙傳又見三百餘歲

百七十二歲

伊耆氏百七十有二歲

百七十四歲

明釋怛哈穆永樂間入廬山棲水簾洞語言都莫辨久之乃省世壽一百七十四江西志

百七十八歲

道人蒯京百七十八歲見孫眞人養性序論

百七八十歲

宋羅晏兒時牧山下見二道人奕晏拾收觀之道人出囊中餅與之晏食已歸家覺腹中如燎因發狂累日自是惟飲水數日不一食稍言禍福皆應宋宣和中賜號靜應處士張浚延致軍中晏曰相公勿恐明日賊退果然加號太和冲彛先生壽至百七八十云已見童幼四川志

百八十歲

伯鯀一百八十歲



論衡召公年百八十

周穆王時文殊目蓮來化穆王即列子所謂化人也化人示穆王云高四臺是迦葉佛說法處因造三會道場至秦穆公時扶風獲一石佛穆公不識棄馬坊中公疾命由余往視之曰此眞佛神也公取像澡浴安清淨處像遂放光公宰牲祭之神擎棄遠處由余又曰臣聞佛清淨所有供養燒香而已公遂欲造佛像問余于高四臺南村得一老人姓王名安年百八十自云曾于三會道場見人造之臣老無力村北有兒弟四人曾于道場內爲諸匠執作今請共造成一銅像相好圓備公悅大賞賚之彼人於土臺上造重閣

高三百尺時人號爲高四臺其人姓高兄弟四人同
立故也故名高四胡維霖墨池浪語
泰山老父者莫知姓字漢武帝東巡狩見老翁鉏於道
傍頭上白光高數尺怪而問之老人狀如五十許人
面有童子之色肌膚光華不與俗同帝問有何道術
對曰臣年八十五時衰老垂死頭白齒落遇有道者
教臣絕穀但服术飲水并作神枕枕中有三十二物
其三十二物中有二十四物以當二十四氣八毒以
應八風臣行之轉老爲少黑髮更生齒落復出日行
三百里臣今一百八十歲矣帝受其方賜玉帛老父
後入岱山中每十年五年時還鄉里三百餘年乃不



復還神仙傳
漢書藝文志云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
其樂工竇公因以其素所肄習大司樂一篇獻之註
云竇公年百八十歲兩目皆盲文帝奇之問曰何因
至此對曰臣年十三失明父母哀其不及衆技教鼓
琴臣導引無所服餌
孝文時得魏文侯樂工竇公年一百八十矣自言十三
歲失明父母教之琴能爲雅聲老不廢忘然則竇公
自少鼓琴一百六十餘年而生平未嘗識琴之形也
雖曰工之專不以別技分其心亦可謂得其妙而忘
其粗矣沈作喆寓簡寓仙

巴陵老人劉伯溫百八十歲
耳談載湯陰王翁百八十歲
明正德時侍御毛伯溫按楚見某村風氣完萃疑有異
人乃迂道往觀聞一老人壽高即通刺拜謁及門老
叟親迎伯溫下車扶之詢叟庚甲云生於元末至今
矣計百八十歲鶴齡錄

百八十餘歲

宋邵伯溫過洛陽遇賣藥黨翁曾於後唐清泰中爲兵
經事周世宗有放停公帖可驗時年百八十餘矣
宋樂正子長嘗遇仙於螯山授巨勝赤散方曰蛇服成
龍人服成童長服之年踰百八十歲顏如少女登勞



山而去一作樂長子山東志亦同
劉政求養生之術勤尋異聞苟有勝巳雖奴客必師事
之復治墨子五行記兼服朱英九年百八十餘歲色
如童子能變化隱形以一人分作百人百人作千人
千人作萬人又能隱三軍之衆使成一叢林木亦能
使成鳥獸種種奇異神仙傳

百八十九歲

飛龍氏百八十九歲

百九十四歲

伏羲百九十四歲

百九十五歲

宋太平興國中楊宋卿年一百九十五歲詳見八十一歲李守忠條

二百歲

列仙傳呂尚服澤芝地衣石髓二百年而告亡葬之無屍惟有玉鈐六篇在棺中

潛龍氏二百歲

漢東方朔父張夷字少平年二百歲顏如童子仙傳拾遺

漢伯山甫入華山中精思服食時時歸鄉里省如此二百年不老到人家即數人先世以來善惡功過有如目見又知方來吉凶言無不效神仙傳太平廣記作二百餘年

王仲都漢人也學道於梁山遇太白眞人授以虹丹能禦寒暑已二百許年神仙傳



孔安國常行氣服鉛丹年二一作三百歲色如童子隱潛山弟子隨之數百人每斷穀入室一年半復出益少其不入室則飲食如常與世人無異神仙傳又見三百歲互見三百餘歲

漢趙瞿病癩垂死委置山穴中有仙人以囊藥授之云不但愈癩可長生服百日果愈仙人復過視之瞿拜謝乞方曰此松脂耳瞿鍊服不輟年七十見彩女長二寸遊戲口鼻間一年女如人在側常聞琴瑟聲壽二百歲顏如童入抱犢山莫知所終潞安志互見百七十三百餘歲

漢呂恭字文敬將一奴一婢於太行山採藥見三人自言呂字文起孫字文陽王字文上皆太清太和府仙人也隨去二日授以秘方因遣去視鄉里曰公來二日人間已二百年矣恭歸家但見空宅子孫無復一人也見趙輔者問呂恭家人皆何所在輔曰君從何來乃問此久遠人也聞昔有呂恭採藥不還以為虎狼所食已二百餘年矣有數世子孫呂習居城東十數里作道士恭到習家奴問從何來恭曰此是我家我昔從仙人去至今二百餘年習聞之驚喜跣出拜曰仙人來歸悲喜不能自勝公因以神方授習而去習已年八十服之即還少壯至二百歲乃入山中子孫世世不復老死神仙傳潞安志載作漢人



黃敬字伯嚴學道霍山復入中岳思赤星在洞房前轉大如火周身至二百歲轉還少壯道士王紫陽數往見求要言敬曰大關之中有輔星想而見之翕習成赤童在焉指朱庭指而搖之煉身形消遣三尸除死名審能守之可長生失之不久淪幽冥紫陽受之得長生之道也神仙傳

王公于劉京處得九子丸時王已七十歲服之御八十妾生二十兒騎馬獵行日二百里飲酒一斛不醉得壽二百歲

唐王玄策破天竺得方士那邏邇娑婆寐自言壽二百歲有不死術帝改館使治丹

容成公者字子黃道東人也行玄素之道年二百歲善房中之術（葛洪神仙傳）

唐貞元八年吳明國（洞冥記有吳明之璀）貢常燃鼎鸑蜂蜜云其國去東海數萬里經挹婁沃沮等國其土宜五穀珍玉尤多禮樂仁義無剽刦人壽二百歲俗尚神仙術而一歲之內乘雲控鶴者往往有之常望有黃氣如車蓋知中國有土德王遂願入貢焉常燃鼎不熾自熟鸑蜂蜜色碧貯白玉椀表裏瑩徹如碧琉璃久食之令人長壽顏如童子髮白者應時而黑（唐蘇鶚杜陽雜編）

金完顏氏醫姥年二百許歲

明唐老姑不知何許人無姓氏隱於唐縣山中自云貧



道住世二百年矣言訖投崖飛去（北直志）

滇中猓玀有黑白二種皆多壽一百八九十歲乃死至二百歲者子孫不敢同居舁之深谷大箐中留四五年糧此猓漸不省人事但知食臥而已遍體生綠毛如苔尻突成尾久之長于身朱髮金睛鉤牙銛爪其攀陟巖壁往來如飛攫虎豹麞鹿為食象亦畏之土人呼曰綠瓢

二百餘歲

老子有客徐甲少賃於老子約日雇百錢計欠甲七百二十萬錢甲見老子出關遊行速索償不可得乃倩人作辭詣關令以言老子而為作辭者亦不知甲已隨老子二百餘年矣唯計甲所應得直之多許以女嫁甲甲見女美色尤喜遂通辭於尹喜得辭大驚乃見老子老子問甲曰汝久應死吾昔賃汝為官卑家貧無有使役故以太玄清生符與汝所以至今日汝何以言吾吾語汝到安息國固當以黃金計直還汝汝何以不能忍乃使甲張口向地其太玄真符立出於地丹書文字如新甲成一聚枯骨矣喜知老子神人能復使甲生乃為甲叩頭請命乞為老子出錢還之老子復以太玄符投之甲立更生喜即以錢二百萬與甲遣之而去（神仙傳）

漢琴高為宋康王舍人行涓彭之術入水不濡游冀州



涿郡二百餘年一日辭衆入涿水中取龍子與弟子期之曰皆潔齋候于水傍設祠屋果乘赤鯉來坐祠中旦有萬人觀之留一月餘復入水去（廣記列仙傳）

漢焦先字孝然年一百七十歲常食白石以分與人熟煮如芋食之被野火燒其庵先危坐庵下火過庵燼先方徐起衣物悉不焦灼更作庵大雪庵倒人恐已凍死其拆庵求之見先熟臥雪下顏色赫然氣息休休如盛暑醉臥之狀人知其異多欲從學道先曰我無道也或忽老忽少如此二百餘歲後與人別去不知所適（廣記神仙傳一作焦光）

漢昌容常山道人自稱殷王女食蓬蘽根往來上下見

之者二百餘年而顏色如二十許人能致紫草賣與
染家得錢以遺孤寡歷世而然奉祠者萬計讃曰殷
女忘榮曽無遺戀怡我柔顏改華標倩心與化遷日
與氣鍊坐臥奇貨惠及孤賤

三國魏封衡字君達初服黃連五十年後入鳥鼠山採
藥又服朮百餘年還鄉里如二十許人魏武問養生
大畧曰體欲常勞食欲常少勞勿過極少勿過虛去
肥濃節酸鹹減思慮損喜怒除馳逐愼房室則幾於
道矣在人間僅二百餘年後入元邱山不見（神仙傳）

五代太原王仁裕家遠祖母約二百餘歲形質玅小長
約三四尺許兩眼白睛皆碧飲啗至少夜多不睡每



日餘忽不見數日復至亦不知其往來之迹床頭有
柳箱可尺餘封鎖甚密人未嘗見其中物嘗戒諸孫
輩曰如我出愼勿開此箱即我不歸也諸孫中有
一無賴者一日恃酒而歸祖母不在徑詣床頭取封
鎖柳箱開之其中有小鐵篦子餘無他物自此祖母
竟不回矣（宋王陶談淵　宋趙溍養痾漫筆）

武陽洞人於衡陽棲眞峯遇一老身毫長寸餘曰吾地
仙也常服蒼耳今二百餘歲其人叩頭不已乃指草
示之忽失所在

南陽酈縣有甘谷水流於中谷左右皆甘菊花墮其中
飲此水者壽二百餘歲

二百十有五歲

蒼頡二百十有五歲

二百二十歲

盤壽光年七十餘而得朱英丸方合而服之致得其效
轉更少壯如二十時漢獻帝建安元年光已二百二
十歲（神仙傳）

二百三十餘歲

明何璘恬淡輕名利採藥茹芝至天順年二百三十餘
歲飄然不知所適人咸稱爲羽化（廣西志）

二百四十歲

黃帝二百四十歲



梁普通中廣信侯蕭暎北攻穰城城內有人亡其姓名
年二百四十歲不復能食穀惟飲曽孫婦乳簡文帝
命勞之賜以束帛（編年玫作一百四十歲）

二百五十歲

并州刺史畢軌送漢故渡遼將軍范明友鮮卑奴年二
百五十歲言語飲食如常人

二百七十歲

釆女者少得道知養性之方年二百七十歲視之如五
十歲殷王奉事之於掖庭爲立華屋紫閣飾以金
玉乃令釆女乘輜軿往問道於彭祖既而再拜請問
延年益壽之法彭祖曰欲舉形登天上補仙官當用

金丹紫烝召太乙所以白日昇天也此道至大非君王之所能爲其次當愛養精神服藥草可以長生但不能役使鬼神乘虛飛行身不知交接之道縱服藥無益也

三藏鉢怛羅二百七十歲

二百八十歲

天門子姓王名綱明補養之要年二百八十歲猶有童子之色乃服珠醴得仙入玄洲山去神仙傳 廣記

黃盧子姓葛名越能治病千里寄姓名與治之皆愈不必見病人身也禁虎狼百蟲皆不得動水爲逆流一里年二百八十歲力舉千鈞行及走馬頭上常有五



色氣高丈餘神仙傳

米翼太陽女二百八十歲色如桃花眉髮如畫龜臺琬琰

二百九十歲

唐僧惠照貌衰體羸每乞食於里人里有八十餘者云照師居此六十載其容狀無少異於昔時但不知其甲子後有陳廣訪僧至照室照見廣且悲且喜曰陳君何來之晚耶廣愕然曰未嘗與師遊何見訝來之晚乎照曰此非立可盡言當與子一夕靜語耳廣異之後一日仍詣照請其事照乃曰我劉氏子宋孝文帝之玄孫也吾生於梁普通七年年三十方仕於陳至宣帝時爲卑官與沈彥文爲詩酒之交後長沙王叔堅與始興王叔陵皆廣聚賓客大爲聲勢各恃權寵有不平心吾與彥文俱在長沙之門下及叔陵被誅吾與彥文懼長沙之不免則禍且相及因偕遁去後又與彥文俱至建業時陳氏已亡宮闕盡廢臺城牢落荊榛蔽路景陽結綺空基尚存衣冠文物闃無所覩吾泣不能已聞長沙遷於瓜州徑往就謁悲慟灑泣吾自是留瓜州數年而長沙殂又數年彥文亦亡吾因髡髮爲僧遁跡會稽山佛寺凡二十年時已百歲矣因與一僧同至長安時唐帝有天下建號武德凡已六年吾自此或居京洛或游江左至於三蜀五嶺無不往焉迨今二百九十年矣貞元末嘗夢一



丈夫衣冠甚偉視之乃長沙王也延坐話舊傷感如平生而語吾曰後十年我之六世孫廣當官於此郡師其念之吾因問曰王今何爲曰冥官甚尊既而泣曰師存而我已六世矣悲夫吾既覺因紀君名於經笥中至去歲凡十年乃以君之名氏訪於郡人尚訝君之未至昨因乞食里中遇邑吏訪之果得焉及君之來又依然長沙之貌然自夢及今十一年矣故訝君之晚也廣乃再拜願執履錫爲門弟子照曰君且去翼日當再來廣受教而還明日至居而照已遁去時元和十一年至太和初復于蜀道逢照偕舍于逆旅未曉廣起而照已去矣自是竟不知所往然照自

梁普通七年生按梁史普通七年歲在丙午至唐元和十年乙未凡二百九十年則與照言果無差矣宣室志

二三百歲

偓佺者槐山採藥父也好食松實形體生毛長數寸兩目更方能飛行逐走馬以松子遺堯堯不暇服松者簡松也時人受服者皆至二三百歲焉

宋李士寧者挾術出入貴人間常見趙世居母康以仁宗御製詩贈之又許世居以寶刀且曰非公不可當此世居與其黨皆神之曰士寧二三百歲人也解釋其詩以為至寶之祥范百祿劾其妖妄同世居下獄



菊花源傍悉生芳菊被徑浸潭流其滋液水極芳馨谷中有三十餘家不穿井仰飲此水上壽二三百中壽百歲七八十者猶不為壽夫菊能輕身益氣令人久壽于此有徵矣荊州記

三百歲

殷王傳彭祖之術屢欲秘之乃下令國中有傳祖之道者誅之又欲害祖以絕之祖知之乃去不知所之王常行彭祖之術得壽三百歲氣力丁壯如五十時得鄭女妖婬王失道而殂後有黃山君者修彭祖之術數百歲猶有少容神仙傳

周東宮得臣齊大夫後隱嵩山年三百歲

宰我問于孔子曰昔者吾聞諸榮子曰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者人也抑非人也何以能至三百年乎孔子曰用水火財物以生民民賴其利百年而死民畏其神百年而亡民用其教百年而移故曰黃帝三百年

周涓子好餌秫節食其精至三百年乃見於齊著天人經四十八篇後釣於荷澤得鯉魚腹中有符隱於宕山能致風雨受伯陽九九仙法淮南王安少得其文不能解其琴心三篇有條理焉

漢李充馮翊人太初中三百歲荷草器負圖遨遊武帝見之封負圖先生其圖乃五嶽真形也佩之則魑魅虎虫一切妖毒皆莫能近自言從始皇登會稽山以



望江漢之流少而好學為秦博士門徒萬人伏生時十歲就充石壁山受尚書乃以口授伏子四代之事畧無遺脫

漢孔安國年三百歲色如童子神仙傳 已見二百歲皆同互見三百餘歲

漢董奉常為人治病法多神驗絕于俗醫病愈者令栽杏五株數年之間蔚然成林計奉在人間近三百年容狀常如三十時西江志慧遠廬山記

皇甫隆事劉京以雲母九子方教隆合服得三百歲不能盡其道法故不得度世神仙傳

三國魏文帝典論王仲統云甘始左元放東郭延年行容成御婦人法並為丞相所錄間行其術亦得其驗

降就道士劉景受雲毋九子元方年三百歲莫知所
在博物志
三國魏甘陵有甘始盧江有左慈陽城有郄儉始能行
氣儉善辟穀慈曉房中之術悉號三百歲人又作二
百歲人博物志
三國魏郄儉能行導引號三百歲武帝召問修煉法太
子暨陳思王輩咸調笑不之信因令辟穀百日而作
止自如帝乃命爲方士領袖澤州志
尹軌字公度晚乃學道常服黃精華日三合計年三百
歲其言天下盛衰安危吉凶未嘗不効腰佩漆竹筒
十數枚中皆有藥言可辟兵疫常與人一丸令佩之



會世大亂鄉里多罹其難唯此家免厄又大疫時或
得粒許大塗門則一家不病神仙傳
釋氏通鑑僧法喜在宋元嘉十七年爲鍾山寺沙門隋
煬帝時乃化壽三百歲
海中浮鵠山去餘姚岸千餘里上有女人年三百歲女
官道士四五百人年並出百鶴齡錄
須彌山東天下名東弗于人壽三百西名西瞿耶尼人
壽三百南名南閻浮提人壽百歲北名北鬱單人壽
千歲長倍三天下人閻浮提今中國四夷皆是也
員邱之山上有赤泉飲之不老神宮有英泉飲之眠三
百歲乃覺不知死

盧扶國燕昭王時來朝渡玉河萬里方至其國人並貪
獸水不揚波風不折枝人皆壽三百歲結草爲衣是
謂卉服至死不老咸知孝讓壽登百歲以上拜敬如
至親之禮葬於野外以香木靈草翳掩於尸閭里弔
送號泣之聲動於林谷溪源爲之止流春木爲之改
色居喪水漿不入口至死者骨爲埃塵然後乃食昔
大禹隨山導川乃至其地爲無老純孝之國王子年拾遺記
天漢二年渠搜國之西三
北方句羅國人壽三百歲
西海之外有鵠國焉男女皆長七寸爲人自然有禮好
經論跪拜其人皆壽三百歲行千里百物不敢犯之



惟畏海鵠陳章與齊桓公言鵠遇吞之亦壽三百歲
此人鵠中不死而鵠亦一舉千里陳章與齊桓所言
小人也神異錄
冀州之西二萬里有孝養之國其俗人年三百歲而織
茅爲衣死葬之中野百鳥啣土爲墳羣獸爲之掘穴
不封不樹有親死者刻木爲影事之如生
三百餘歲
嵩山志稱齊東宮得疾隱居嵩岳壽三百餘歲
漢劉憑有軍功封壽光金鄉侯學道於稷邱子常服石
桂英及中嶽石硫黃年三百餘歲而有少容神仙傳
趙瞿字子榮病癩家人作一年糧送置山中啼泣百餘

日有神人以松子松栢脂各五升賜之曰此不但愈
病當長生耳服未盡病愈歸家具說其由遂更服之
二年顏色轉少肌膚光澤走如飛鳥年七十餘食雉
兎皆嚼其骨能負重更不疲極年百七十夜臥忽見
屋間光有如鏡者以問左右皆不見後一日一室內
盡明能夜書文再見面上有二人長三寸乃美女也
甚端正但小耳戲其鼻上如此二女稍長大至如人
不復在面上出在前側常聞琴瑟之聲欣然歡樂在
人間三百餘年常如童子顏色入山不知所之神仙傳

互見百七十二百歲

太陽子姓離名明本玉子同年友也玉子道成太陽子
師事之以好酒常見責然善爲五行之道雖鬢髮班
白而肌膚豐盛面目光華三百餘歲猶自不改後服
丹得仙時時在世間五百歲中面如少童多酒故鬢
髮皓白也神仙傳

薊子訓在鄉里時唯行信讓與人從事如此三百餘年
顏色不老人怪之好事者追隨之不見其所常服藥
物也神仙傳

三國董奉字君異有道術解縣令有女被魅投奉治之
許以侍巾櫛奉乃召得一白鼉長數丈詣病者門斬
之女病愈遂納爲妻久無兒息奉每出行妻不能獨
住乃乞一女養之年十餘歲奉一日竦身入雲中去



妻與女猶存其宅賣杏取給有欺之者虎逐之奉
在人間三百餘年乃去顏狀如三十時人也上黨趙
明淮亦三百餘歲神仙傳

陰長生受馬鳴生神丹經歸合丹成服半劑不盡即昇
天乃大作黃金十數萬斤以布惠天下貧乏周行天
下以妻子自隨一門皆壽而不老在民間三百餘年
神仙傳 本傳又載陰君處民間百七十年色如女子

道人王進服紫芝杯臨死見二鬼排闥視立久之而去
後夢一人語之曰道者當死昨有無常二鬼來拘因
公服丹砂之靈四面紅光鬼不能近而去過此公壽
無量此道後三百餘歲仙去

漢泰山老父武帝東巡見老翁鉏於道傍頭上白光高
數尺怪而問之對曰臣年八十五時衰老垂死過有
道者教臣絕穀但服朮飲水并作神枕法臣行之以
轉老爲少黑髮更生齒落復出今年百八十歲矣帝
受其方賜玉帛老父後入泰山每十年五年時還鄉
里三百餘年乃不復矣山東志

漢孔安國謂弟子陳伯曰吾受道以來服藥三百餘年
以其一方授崔仲卿卿年八十四服來已三十三年
矣視其肌體氣力甚健鬢髮不白口齒完堅子往與
相見事之陳伯遂往事之受其方亦度世不老又教
數人皆四百歲後入山去亦有不度世者由於房中

之術故也廣記神仙傳

李仲甫少學道於王君服水丹有效兼行遁甲能步訣隱形年百餘歲轉少初隱百日一年復見形後遂長隱但聞其聲與人對語飲食如常但不可見有相識人相去五百餘里張羅得一烏視之乃仲甫也語畢別去是日仲甫已復至家在世三百餘年後入西岳山不復還 劍俠傳 神仙傳 已見百餘歲

五代聶師道字宗微登南嶽訪蔡眞人見一丈夫曰我謝修道也與彭蔡偕隱巳三百餘年子宿有分故得相見因取素書一卷曰習此可得道 江南志

隋元朗不知何許人嘗學道于句曲得司命眞秘遂成



地仙生于晉太康時隋開皇中來居羅浮年已三百餘歲隱青霞谷修煉太丹自號青霞子 廣東志

明張三丰太祖召見異之賜以玉環入鶴鳴山時石鶴復鳴人咸驚異居半載入天谷洞不出年巳三百餘歲矣 四川志

沈建好道不仕學導引服食之術還年却老之法斷穀不食輕舉飛行或去或還如此三百餘年乃絕跡不知所之建嘗欲遠行寄一婢三奴一驢十羊各與藥一丸語主人曰但累屋不煩飲食也便去所寄十五口皆不飲食三年還各與以藥一丸乃飲食如故神仙傳

夏縣尉胡頊嘗至金城縣界止於人家人爲具食頊未食私出及還見一老毋長二尺垂白寡髮據案而食餅果且盡其家新婦出見而怒之搏其耳曳入戶頊就而窺之納毋於櫃中窺望兩目如丹頊問其故婦人曰此名爲魅乃七代祖姑也壽三百餘年而不死其形轉小不須衣裳不懼寒暑鏁之櫃終歲如常忽得出櫃偷竊飯食得數斗故號爲魅頊異之所在言焉 紀聞

毛女字玉姜漢成帝獵終南山得之身皆黑毛跳越如飛言是秦宮人入山有老翁教食松柏葉實遂不復飢冬不寒夏不暑至是巳三百餘歲 巳見百七十餘歲



魯女生初餌胡麻及朮絕穀八十餘年日少壯色如桃花日能行三百里走及麞鹿傳世見之云三百餘年後采藥嵩山見一女人以五岳眞形圖與之并告其施仙去 神仙傳

僧景法者三百餘歲

長安完盛之時有一道術人稱得丹砂之妙顏如弱冠自言三百餘歲京都人甚慕之至於輸貨求丹橫經請益者門如市肆時有朝士數人造其第飲啜方酣有閽者報曰郎君從莊上來欲參觀道士作色叱之坐客聞之或曰賢郎遠來何妨一見道士顰蹙移時乃曰但令入來俄見一老叟鬢髮如銀昏耄傴僂趨

前而拜拜訖叱八中門徐謂坐客曰小兒愚騃不肯服食丹砂以至於是都未及百歲枯槁如斯常已斥於村墅間耳坐客愈更神之後有人私詰道者親知乃云傴僂者即其父也好道術者受其誑惑如斯嬰孩矣玉堂閒話

三百七歲

陳子皇得餌朮方服之得仙入霍山去其妻姜疲病念其法服之病自愈至三百七歲登山取朮擔而歸不息不極顏色氣力如二十時已見一百七十歲

宋日本國應神天皇始得中國文字有大臣號紀武內者年三百七歲



三百十餘歲

明尹繼先亂髮鬅鬙人呼尹蓬頭綴道牒羊皮袋中元時所給也問其年曰宋紹興三百十有餘歲矣而容色若處子去來不恒不知所休舍

三百十一歲

明尹蓬頭者不知何許人手持一杖披羽袍翩然而行見者以其童顏鶴髮有仙風爭延致之叩其中不答或以年問則曰吾歷紹興以來蓋三百十有一歲矣郡守林世遠聞而異之一日召見亦默然不答惟曰吾宋人于今何有尋遁去後有自天台來者亦云見之伍餘福苹野纂聞

三百二十七歲

唐蕭穎士常遊陳留逆旅忽見老翁在門目蕭久之微有嘆息蕭疑揖問之老人曰觀郎君狀貌有似齊鄱陽王蕭曰王即某八代祖敬異之問其年三百二十七矣

三百三十八歲

晉王烈字長休嘗服黃精及鉛年三百三十八歲猶有少容登山歷險行步如飛嵇叔夜甚敬愛之數數就學共入山遊戲採藥有張子道者年九十餘拜烈烈平坐受之座人怪之子道曰我年八九歲時見顏色與今無異吾今老矣烈猶有少容後莫知所之傳神仙



後烈獨之大行山中忽聞山東崩墜殷殷如雷聲烈往視之乃見山破石裂數百丈兩畔皆青石石中有一穴口徑闊尺許中有青泥流出如髓烈取泥試丸之須臾成石如投熱蠟之狀隨手堅凝氣如粳米飯嚼之亦然烈吞數丸如桃大因攜少許歸乃與叔夜曰吾得異物叔夜甚喜取而視之已成青石擊之鏗鏗如銅聲叔夜即與烈往視之斷山已復如故懷麓志作三百六十八歲

三百五十歲

并州刺史畢軌送漢故渡遼將軍范明友鮮卑奴年三百五十歲言語飲食如常人見三國志

三百六十歲

古有大禹女媧十九代孫大風壽三百二六十歲入九嶷山仙飛去後三千六百歲化生於石姆山泉女狄暮汲水得石子如珠愛而吞之有娠十四月生子及長

能知泉源代父鯀理洪水堯舜以其功如古大禹知
水源乃賜號禹（遁甲開山圖）
唐李筌常至少室得陰符經不解其意偶遊驪山逢一
老母狀甚異路傍見火燒樹因自語曰火生於木禍
發必尅筌問曰此陰符經文母何得言之母曰吾受
此符已六週甲子矣筌郎下拜母曰吾有麥飯可食
出一瓢令取水及還失母所在但留麥飯耳
南方洞陽之野國人壽三百六十歲
三百六十八歲
晉王烈年三百六十八歲（事已見三百三十八歲）
四百歲



三國魏王眞字叔經年七十九乃學道行胎息之術斷
穀三十餘年容少而色美行及走馬力兼數人武帝
聞之召相見似三十許人意疑其詐遂驗問其鄉里
皆異口同辭多自兒童時見之者眞年已四百歲矣
（神仙傳　互見四百餘）
明艮鄉孔無似年四百歲御史金條召見與飲食
晉班孟者不知何許人或云女子也能飛行經日又能
坐空虛中與人語又能入地中初去時沒足至胸漸
入但餘冠幘良久而盡沒不見以指刺地郎成井可
汲吹人屋上瓦瓦飛入人家間桑果數千株孟皆拔
聚之成一積如山如此十餘日吹之各還其故處如

常又能含墨一口中舒紙著前嚼墨噴之皆成文字
竟紙各有意義服酒丹年四百歲更少入大冶山中
（神仙傳　大冶一作天台）
杜陽編號明國人壽四百歲
放品經東方呵羅提國人壽四百歲
四百餘歲
列仙傳務光自沉於蓼水已而自匿後四百餘歲至武
丁時復見武丁欲以爲相不從遂投浮梁山復遊尚
父山
漢王眞自云周流登五岳名山能悉行胎食胎息之方
不絕房室鄉人計其年四百餘歲後登女几山仙去
（潞安志　互見四百歲）



絕洞子姓李名修其經曰弱能制強陰能敵陽常若臨
深履危御奔乘駕長生之道也年四百餘歲顏色不
衰（神仙傳）
四百四十歲
老子西入流沙化胡成佛壽四百四十歲
四百七十一歲
漢青烏公彭祖弟子身受明師之教精審玄妙之理乃
入華陰山中修道積四百七十一歲十二試之有三
不過後服金液而昇天太極道君以爲三試不過仙
人而已不得爲眞人（尚友錄）

四五百歲

李常在蜀郡人少治道術百姓累世奉事計其年已四五百歲而不老常如五十許人神仙傳世世見之如故故號之曰常在

五百歲

史記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

蜀人李意期自漢文帝時至劉先主永安之敗乃入瑯琊山蕋五百歲

蓟子訓不知所來建安中有百歲翁云見時見訓賣藥會稽市顏如此正始中長安東灞城中有見之者與一老翁摩娑銅人曰適見鑄此巳近五百歲一作薊子互



見三百餘歲

晉隱士趙逸魏正光初來京見杜子休宅歎曰此宅中朝時太康寺也時人未信遂問寺之由緒逸云龍驤將軍王濬平吳之後始立寺本有三層浮圖用甎爲之指子休園中曰此是故處子休掘而驗之果得甎數十萬兼有石銘云晉太康六年歲次乙巳九月甲戌朔八日辛巳儀同三司襄陽侯王濬敬造時園中果菜豐蔚林木扶疎乃服逸言號爲聖人子休遂捨宅爲靈應寺所得之甎還爲三層浮圖汝南王聞而異之拜爲義父問何所服餌以致長年逸云吾不閑養生自然長壽郭璞常爲吾筮云壽年五百歲今始餘年常給步挽車一乘遊於市里所經之處多記舊跡三年巳後遁去莫知所在伽藍記

黑山一名墨山在大名府形如展箕巖石奇怪其色蒼黑昔墨子居此采茯苓服食壽五百歲

皇初起尋見弟初平得仙便棄妻子留住就初平學共服松脂茯苓至五百歲能坐在立亡行于日中無影而有童子之色神仙傳

李奚子本一山嫗每遇大雪鳥無安枝往往飛集其舍嫗憫之常濟以穀且不敢驚壽至五百歲

天竺國漢身毒國也其畜有稍割牛黑色角細長四尺許十日一割不然困且死人飲其血或曰壽五百歲



牛壽如之

炎州在南海中上有風生獸似豹青色大如貍網取之積薪數車燒之不燃斫刺不入以鐵鎚鍛頭數十下乃死張口向風須臾復活以石上菖蒲塞鼻即眞死取其腦和菊花服之盡十斤得壽五百歲述異記東方朔海內十洲記

述異記取鳥之未生毛者以丹和牛肉使吞至長羽毛皆赤殺之陰乾杵服壽五百歲

五百餘歲

馬鳴生本姓和字君賢少爲縣吏捕賊傷死遇神人以藥活之遂隨之受太陽神丹經三卷歸入山合藥服

之不樂昇天但服半劑爲地仙恆居人間不過三年
輒易其處架屋舍畜僕從車馬並與俗同如此展轉
經歷九州五百餘年人多識之悉怪其不老後乃白
日昇天而去 神仙傳

九靈子姓皇名化得還年却老胎息內視之要五行之
道在人間五百餘年顏色益少後復煉丹乃登仙去
神仙傳

五六百歲

劉諷眞晉女冠也至東晉已五六百歲 嘗東遊謁母嶺建壇葛陽山之麓後白日冲舉 西江志

六百歲



漢霍光家有典衣奴子名還車忽見二星在斗中光明
非常乃拜而還遂得增年六百

紙陀三藏六百歲

西方浩素之壟人壽六百歲

六百餘歲

陳長在紵嶼山上已六百餘歲顏色如六十歲人紵嶼
山上人累世相承事之莫知其所來及服食本末紵
嶼在東海中方圓千里上有千餘家有五穀成熟莫
知其年紀 神仙傳

六百二十六歲

六朝寶掌中印度人七歲祝髮魏晉間東遊此土謂衆
曰吾有願住世千歲今年六百二十有六矣入浙謁
龍塘回互峯之東至今稱此峯曰寶掌後由千頃穿
雁宕栖石窗有行盡支那四百州此中偏稱道人遊
之句 浙江志

六百七十三歲

唐寶掌禪師生周末晉魏時自西域來居常不食一日
示衆曰吾欲住世千歲今六百七十三歲矣時號千
歲和尚 浙江志 互見一千七十二三歲

七百歲

漢孟岐清河逸人年七百歲語及周初事了然如目前
見周公旦抱成王以朝于周廟岐時侍周公升壇上



岐以手摩成王足周公以玉笏與之岐嘗寶執每以
衣裾拂拭笏厚七分今銳欲折恆餌桂葉聞武帝好
仙披草萊來謁武帝厚待之後不知所之 漢郭憲洞冥記

唐玄奘求經西域至僧迦國大菴羅林中有七百歲婆
羅門如三十許二侍者各百餘歲 鶴齡錄 檀几叢書

玄奘法師傳龍樹大士壽七百歲

唐太和先生王旻常言其姑年七百歲矣有人知其姑
者常在衡岳或往來天台羅浮貌如童嬰其行比陳
夏姬唯以房中術致不死所在夫壻甚衆 紀聞廣記 互見一千歲

七百餘歲

李根字子源許昌人有趙買者聞其父祖言傳世見根買兒時專根至買年八十四而根年少自若有以女給根者女知書竊取根素書讀之其自記云以漢元封學道於某甲計之已七百餘歲矣　根兩目童子皆方按仙經云八百歲人童子方也

八百歲

仙經八百歲則瞳子方　拾遺記老聃居山有父老五人方瞳玉兩握青筇杖談天地乃五方五行之精

籛鏗顓頊玄孫陸終第三子殷末已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老少好恬靜惟以養生治身爲事王以爲大夫稱疾不與政事終不自言有道亦不作詭惑變化事



自云吾遺腹而生三歲而失母遇犬戎之亂流離西域百有餘歲加以少孤喪四十九妻失五十四子數遭憂患和氣折傷冷熱肌膚不澤榮衛枯焦恐不度世王欲害之遂去不知所之後七十餘年有人於流沙國西見之已八百三十八九年矣封於彭是爲彭祖　彭鏗好和滋味善斟雉羹能事帝堯帝堯美而饗食之以壽考彭祖至八百歲猶自悔不壽恨枕高而眠遠也莊子云杖晩而唾遠　彭祖七百餘歲卒以娶小妻妖淫敗道自隕其命

周彭祖古陸終氏第三子籛鏗也自堯歷夏殷封於大彭嘗隱於雲母山服雲母壽八百歲　玉屑載彭祖八百歲四十九妻五十四子未嘗與妻共被常曰上士異牀中士異被服藥百顆不如獨臥故得長壽玉屑

俗以素女術出于彭鏗攷列仙傳籛云上士別床中士異被服藥百裹不如獨臥後人紬其採納之術號彭祖經是籛之採納以存眞葆備爲先務與世之論大相反所謂喪四十九妻五十四子特欲形容八百歲之壽且久耳述者弗顧乃以生疾而陷命也宋戴埴鼠璞

列子力謂命曰壽夭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四八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壽彼而夭此

夏李八百名常眞或云眞常初居筠陽之五龍岡歷夏



商周年八百歲一云動則行八百里時人因號李八百　或隱山林或居廛市　又修煉於華林山石室丹成還蜀中周穆王時居金堂山號紫陽眞君其後遂得仙封妙應眞人　四川志

李八百居洋縣寒泉山歷夏商周人皆見之因紀其年八百遂以爲號漢末唐公昉師事之拔宅昇天神仙傳曰李八百名眞自稱八百歲瑞陽碧落山下有李八百洞蘇黃門嘗賦詩焉世傳蜀人李多眞修眞其中多眞年八百歲故洞以是得名又云多眞嘗詣陳圖南及門而返圖南追之不及遇白鹿先生問焉先生曰此神仙李八百也其行動八百里　楊誠齋有詩曰李眞宅于故依然道院西偏古洞前一日身遊八百里三番花落九千年劍池丹井俱蒼蘚莽節霓旌已碧天借問

（飛仙那用步步 行猶是地行仙）

吳大帝時蜀有李阿脩道穴居不食號八百歲翁人往問事但占其顏色若欣然則事吉慘戚則凶含笑則大慶微嘆則深憂如此候之未嘗不審後忽不知所在（一云號百歲翁　太平廣記載有古強者見阿異而事之強年十八見阿年五十許強年八十餘而阿猶然不異然不載八百歲）

抱樸子蜀人莫知其名年八百歲

武夷山張湛孫緯白石先生俱八百歲換骨歸天

明戚景通擊賊有功歸養母人稱孝廉將軍初未有子嘗橋故有異人衣褐衣據槁木自云八百歲矣前知事下帷通賓客不見身意其妖精也至孝廉將軍見



褰帷與入曰端人也吾無隱乎爾（孝廉將軍問母病何言無恙也問幾何子曰猶未之知明年某日朝會茅山爲公察早晚至此往見賀曰將軍有子也後十三年戊子歲十月閏朔其時矣此爲三朝虎臣兒衛霍而弟之也老夫乞以爲弟子名之曰長壽後五年當復舉其功名亦差亞十有三年繼光果生及期其母夢神人衣絳衣降於庭虎變羅網內是日日華五色孝廉將軍命之曰繼光年十餘隆準方頤英氣勃勃稍長折節爲儒以經術著　戚繼光事已見初生）

中天竺達摩掬多八百歲

山海經西北有軒轅國在窮山之際其不壽者八百歲

諸天之野和鸞鳥舞民食鳳卵飲甘露（博物志）

八百餘歲

周李脫居蜀金堂山龍橋峯下修道蜀人歷代見之約其往來八百餘年因號曰李八百焉初以周穆王時居來廣漢棲玄山合九華丹成雲遊五岳十洞二十餘年於海上遇飛陽君授水木之道還歸此山鍊藥成又去數百年或隱或顯遊於市朝又登龍橋峯作九鼎金丹丹成已八百年試之抹於崖石上頑石化玉光彩瑩潤三於此山學道故世人號此山爲三學山亦號賢山試藥處於今尚在人或鑿取即風雲爲變（集仙錄）

寶安禪師親運土石於精嚴寺立五臺院時壽八百餘歲不衣絲纊寢臥亂草終後肉身不壞

九百歲

周匡俗字子孝一曰子希師老聃得久視之道結茅虎



溪修煉七百年定王問太史伯陽神仙之在世者伯陽舉五嶽諸仙以對先生其一也因召之不應又二百年威烈王以安車迎之使未至先二日白日輕舉使者至惟得其草廬焉人因呼爲匡山兄弟七人皆有道術（西江志）

蕚綠華者女仙也以晉昇平三年十一月十日夜降於羊權家自此一月輒六過贈權詩一篇并火澣布手巾一金玉條脫各一枚謂權曰修道之士視錦繡如敝帛視爵位如過客視金玉如礫石無思無慮無事無爲行人所不能行學人所不能學勤人所不能勤得人所不能得何者世人皆嗜欲我行介獨世人學

俗務我學恬淡世人勤聲利我勤內行世人得老死
我得長生故我行之已九百歲矣授權尸解藥亦隱
景化形而去 眞誥

## 九百九十六歲

周李耳字伯陽生於殷武丁九年至秦昭九年西昇崑
崙山修道歷年九百九十六歲謚曰聃嘗仕周爲柱
下史曰天道猶張弓知白守黑知雄守雌著道德經
五千餘言 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云云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 徐廣曰孔子死後百一十九年而周太史儋見秦獻公 年表孔子死後百一十九年天子致胙疑儋其使也時秦孝公二年 互見百六十餘歲前後身



## 一千歲

華封人祝堯壽曰聖人鶉居而鷇食鳥行而無彰天下
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千歲厭世
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
神仙傳彭祖云大宛山有青精先生千歲色如童子步
行日過五百里能終歲不食亦能一日九食
安期生一千歲賣藥海邊時人皆呼千歲公秦始皇請
見與語三日夜異之賜金帛數萬出於阜鄉亭皆置
去留書并赤玉舃一量爲報曰後數歲求我于蓬萊
山下始皇遣使者徐市盧生等數輩入海求之未至
蓬萊山輒遇風波而還 又見千餘歲 互見二千歲

唐王旻有道術人有傳世世見之而貌皆如故荅及千
歲矣嘗言張果天仙也在人間三千年矣姜撫地仙
也壽九十三矣撫好殺生命以折已壽是仙家所忌
此人終不能白日昇天矣 紀聞 互見七百歲 張果姜撫事見數百歲
唐密雲令有女年十七姿色絕人病踰年醫不愈北山
有道者衣黃衣在山數百年令自請之至與之方女
病立已居月餘女夜臥有人與之寢而私焉其人每
至女則昏魘及明人去女復如常如是數夕女懼告
母母乃移牀近已夜而伺之覺牀動掩焉擒一人遽
命燈至乃北山道者令縛而訊之道者泣曰吾命當
終被惑乃爾吾居北山六百餘載未嘗到人間吾今



垂千歲矣昨蒙召殷勤所以到縣及見公女意大悅
之自抑不可於是往來吾有道術常晝夜能隱其形
所以家人不見今遇此厄夫復何言令竟殺之 紀聞
唐許棲巖將入蜀市一馬瘦削以其將涉遠途日加芻
秣而肌膚益削疑其不達前所詣卜肆筮之得乾卦
九五道流曰此龍馬也宜善寶之洎登蜀道危棧棲
巖與馬俱墜崖下積葉承之幸無所損尋見一洞穴
行而乘之約十餘里忽及平川花木秀異池沼澄澈
見太乙眞君與語喜其可教命坐酌小杯飲之曰此
石髓也嵇康不能得近爾得之矣乃邀入別室有道
士云是穎陽尊師爲眞君布算言今夕當東遊十萬

里巖熟視之乃卜馬道士也是夕巖與顏陽從太乙
君登東海西龍山石橋之上赴羣真之會座內仙客
有東皇君見棲巖喜曰許長史孫也有仙相矣及明
復從太乙君歸太白洞中居半月思家求還太乙曰
汝飲石髓已壽千歲無輸泄無荒淫復此來再相見
也以所乘馬送之將行謂曰此馬吾洞中龍也以作
怒傷稼謫其負荷子有仙骨故得値之不然此太白
洞天瑤華上宮何由而至也到人間放之渭曲任其
所適勿復留之旣別逡巡已達虢縣則無復故居矣
問鄉人年代已六十年解鞍放馬化龍而去棲巖大
中末年復入太白山去傳奇



西竺長耳一千歲

海濱北有勒題國人皆衣羽毛無翼而飛行日無影乃
千歲食黑河藻飲陰山桂憑風而翔至中國

須彌山北名鬱丹人壽千歲詳三百歲

魏帝爲陳留王之歲有頻斯國人來朝以五色玉爲衣
不食中國滋味自齎金壺壺有漿凝如脂嘗一滴則
壽千歲使圖其國山川地勢瑰異之屬以示張華華
曰此神異之國難可驗信以車服送之出關拾遺記

蓬萊山之西有含明國綴鳥毛爲衣承露而飲有氷水
沸水飲者千歲

岱輿山北有玉梁千丈駕玄流之上紫苔覆漫味甘而
柔滑食者千歲不飢

犬戎國一女子方跪進杯食有文馬縞身朱鬣目若黃
金名曰吉良乘之壽千歲山海經

龍肝瓜長一尺花紅葉素生於水谷瑕丘仲採藥得食
之千歲不渴

石芝木芝草芝肉芝菌芝各百許種如水精得而末之和
以無心草汁須臾成水服一升得千歲

青雲芝生於名山之陰大青石間青葢三重上有雲氣
覆之食之令人壽千歲能乘雲通天見鬼神

金蘭芝生於名山之陰金石之間上有水葢莖出入秋
旬求之飲其中水壽千歲



龍仙芝狀似竹龍之類葉爲鱗根如蟠龍服一株壽千
歲

千餘歲

安期生瑯琊人秦時賣藥海邊人傳世世見之計已千
餘歲始皇召見語三日夜大異之賜金璧值數十萬
安期出阜鄉門皆置之而去以赤玉舄一兩爲報後
始皇遣徐市盧生等數百人入海未至蓬萊山輒逢
風波而還李少君遇之安期食以棗大如瓜已見千歲互見二千歲

趙有方士好大言艾子戲問之曰先生壽幾何方士啞
然曰余亦忘之矣憶童稚時與羣兒往看宓羲畫八

卦見其蛇身人首歸得驚痼瀕宓羲以草頭藥治余
得不死穆天子瑤池之宴讓余首席徐偃稱兵天子
乘八駿而返阿母留余終席為飲桑落之酒過多醉
倒不起幸有董雙成萼綠華兩箇丫頭相扶歸仚一
回沉醉至今猶未全醒不知今日世上是何甲子也
艾子唯唯而退俄而趙王墜馬傷脇醫云須千年血
竭傳乃差下令求血竭不可得艾子言于王曰此有
方士不啻數千歲殺取其血其效當愈速矣王大喜
密使人詭方士將殺之方士拜且泣曰昨日吾父母
皆年五十東鄰老姥携酒為壽臣飲至醉不覺言詞
過度實不曾活千歲艾先生最善說謊王其勿聽趙



王叱而赦之陸灼艾子後語

一千七十二歲

千歲寶掌七歲祝髮嘗不食日誦經千餘卷有詠之者
曰勞勞玉齒寒似迸岩泉急有時中夜坐階前神鬼
泣尋禮達摩悟無生忍遊吳越與朗公善每遣白犬
通問朗則使青猿故有題朗壁云白犬銜書至青猿
洗鉢回掌嘗手塑一像謂門人曰此肖誰門人曰與
和尚無異掌曰吾住世已一千七十二年今謝世矣
於是澡浴易衣趺坐而逝五見六百二十六 六百七十三歲

一千七十三歲

寶掌禪師生周末晉魏時自西域來唐貞觀中過遊兩
浙至金華山下遇一老人指向浦巖見山秀泉潔月
白風清有行盡支那四百州此中偏稱道人遊之句
遂結茅為菴名曰寶掌晏坐凡十七年一日屈指一
千七十三歲矣浙江志

一千八十歲

驪山姥不知何代人唐李筌至嵩山虎口巖石室中得
黃帝陰符本似糜爛筌抄讀數千遍竟不曉其義理
因入秦至驪山下逢一老母髽髻當頂餘髮半垂弊
衣扶杖神狀甚異路旁見遺火燒樹因自言曰火生
於木禍發必尅筌聞之驚前問曰此黃帝陰符秘文
母何得而言之姥曰吾受此符已三元六周甲子矣



三元一周計一百八十年六周共計一千八十年少
年從何而知筌稽首載拜具告得符之所因請問玄
義姥於是命坐為說陰符之義言陰符上淸所秘玄
臺所尊乃至道之要樞昔黃帝佐神農三年百戰而
功用未成齋心告天罪已請命九靈金母命蒙狐之
使授以玉符然後能通天達誠感動天帝玄女教其
兵機賜帝九天六甲兵信之符此書乃行於世凡三
百餘言一百言演道一百言演法一百言演術上有
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國安民之法下有強兵戰勝
之術至人學之得其道賢人學之得其法凡人學之
得其殃職分不同也經言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

輕命蓋泄天機也泄天機者沉三刼得不戒哉言訖謂荃曰日巳晡矣吾有麥飯相與爲食袖中出一瓠令荃於泉中取水既滿瓠忽重百餘斤力不能制而沉泉中却至樹下失姥所在惟於石上留麥飯數升悵望至夕不復見姥荃食麥飯自此不食因絕粒求道注陰符行世 集仙傳 互見四十五歲李筌事

一千一百餘歲

酉陽雜俎晉太康中田宣於鳴石山遇異人王仲倫自言周宣王時人至晉初得九十甲子蓋一千一百有餘歲

一千二百歲



廣成子者古之仙人也居崆峒之山石室之中黃帝聞而造焉黃帝再拜稽首問廣成子曰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愼汝內閉汝外多知爲敗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 神仙傳

一千六百歲

漢鳳綱壽倍彭祖

一千七百歲

河上公一千七百歲

二千歲

述異記曰林國人壽二千歲

白民之國在龍魚北白身被髮有乘黃其狀如狐其背上有角乘之壽二千歲 博物志作三千歲

鹿千年爲蒼鹿又五百年爲白鹿又五百年爲玄鹿漢成帝時中山人得玄鹿烹而視其骨皆黑色玄鹿爲脯食之壽二千歲

安期生見神女設廚膳安期曰昔與女郎遊息於西海之際食棗異美此間小棗不及之憶此棗味久已二千年矣神女云吾昔與君共食一枚乃不盡此間小



棗那可相比耶 互見千餘歲

二千餘歲

白石先生者中黃丈人弟子也至彭祖時已二千餘歲矣常煮白石爲糧人號白石先生亦食脯飲酒亦食穀食日行三四百里視之色如二十許人彭祖問之曰何不服昇天之藥答曰天上復能樂比人間乎但莫使老死耳天上多至尊相奉事更苦於人間故時人呼爲隱遁仙人以其不汲汲於昇天爲仙官亦猶不求聞達者也 神仙傳

三千歲

上古洪崖先生得道居西山或曰卽黃帝之臣伶倫或

曰帝堯時已三千歲矣江西志
太初二年東方朔從西那汗國歸得聲風木十枝獻帝
帝以枝遍賜羣臣臣有凶者枝則汗臣有死者枝則
折昔老聃在於周世年七百歲枝竟未汗偓佺生於
堯時年三千歲枝竟未一折帝乃以枝問朔朔曰臣
已見此枝三過而枯而復生豈汗折而已哉里語曰
年未半枝不汗此木五千年一汗萬歲不枯洞冥記已見

百歲

洞冥記偓佺生於堯時三千歲
魏文帝臨高臺行行爲臣當盡忠願令皇帝陛下三千
歲宜居此宮



瑞應圖騰黃者神馬也龍翼馬身其色黃王者德御四
方則至一名吉光乘之壽三千歲此馬無死時又曰
乘黃潛確類書
白民之國有乘黃狀若狐背上有角乘之壽三千年博物
志白民或作白氏
南海君謂度朔君曰吾昔臨廬山食白李憶之未久已
三千歲日月易逝使人悵然搜神記
日林國有神藥數千種其西南有石鏡方數百里光明
瑩徹可鑒五臟六腑亦名仙人鏡國中人若有疾輒
照其形遂知病起何臟腑卽采神藥餌之無不愈其
國人壽三千歲亦有長生者述異記

五千歲

唐顯慶中有青城民斸著藥根漸深地陷墮穴中尋傍
穴行遇一人將之至一城宮門外有大牛赤色閉目
吐涎沫主人令禮拜乞仙道如牛吐寶物卽吞之民
如言拜乞少頃牛吐一赤珠大踰徑寸民方欲捧接
忽有赤衣童子拾之而去民再求得青珠又爲青衣
童子所取又有黃者白者皆有童子奪之民遂急以
手捧牛口須臾得黑珠遽自吞之黑衣童子至無所
見而空去後歸見羅天師云大牛乃駃龍也所吐珠
赤者吞之壽與天地齊青者五萬歲黃者三萬歲白
者一萬歲黑者五千歲此民吞黑者雖不能學道但



於人世上亦得五千歲耳廣記原仙記

七千歲

西王母謂上元夫人曰憶與夫人造火朱山陵食靈瓜
其味甚好憶此味久而已七千歲矣廣記　漢武內傳作朱火丹陵

九千歲

萬年芝令人不老延年九千

九千餘歲

漢東方朔遊鴻濛之澤忽見母采桑于白海之濱俄有
黃眉翁指阿母以告朔曰昔爲吾妻託形爲太白之
精今汝亦此星精也吾却食吞氣已九千餘歲目中
瞳子皆有青光能見幽隱之物三千年一返骨洗髓

二千年一剝皮伐毛自吾生已三洗髓五伐毛矣洞冥記

機仙詩一百年前三洗髓九千歲後十添籌蓋九千一百歲也

萬歲

異物志鼉蝨魚因風入空木而化爲蝙蝠靈枝圖說曰蝙蝠服之壽萬歲唐段公路北戸錄

岱輿山有遙香草其花如丹光耀入月葉細長而白如忘憂之草花葉俱香扇馥數里其子如薏實甘香食之累月不飢渴髓如草之香久食延齡萬歲拾遺記

黃龍芝生於神山之中狀如黃龍日食一合壽萬歲

月精芝秋生山陽石上莖青上赤盛以銅物十月食之



蒼山岑石之中赤雲芝食之令人乘雲能上天觀見八

壽萬歲

極延壽萬年

金芝生於金石之中青蓋莖採食令人身有光壽萬歲

漢昭帝時茂陵家人獻寶劍上銘曰直千金壽萬歲

黃安年可八十餘強視如童子常服朱砂舉體皆赤冬不著裘坐一神龜廣長三尺行即負之以趨漢武帝聞其異每屈禮焉人問坐此幾年對曰昔伏羲始造網罟獲此授吾吾坐龜背已平矣此蟲畏日月之光二千歲一出頭吾坐此龜已見五出頭矣是黃安近萬歲矣漢郭憲洞冥記

員嶠山南有移池國人長三尺壽萬歲以茅爲衣服皆長裾大袖因風以昇烟霞若鳥用羽毛也人皆修眉雙瞳長耳飡九天之正氣死而復生於億劫之內見五岳再成塵扶桑萬歲一枯其人視之如旦暮也

神異經陀移國人壽歲疑即前條池陀字相類因誤而更倒換耳

一萬二千歲

南方大荒之中有樹焉名曰柤稼櫃柤者柤梨也稼者株稼也櫃親櫃也三千歲作花九千歲作實實長九尺圍如其長而無瓤核以竹刀剖之如凝蜜得食復見實即滅矣言復見後實熟者壽一萬二千歲東方朔神異經



一萬八千歲

河圖玉版云龍伯國人長三十丈生萬八千歲而死博物志

盤古一萬八千歲

天皇氏一姓十三人繼盤古氏以治是曰天靈兄弟各一萬八千始學篇天地立有天皇十三頭號曰天靈治萬八千歲三五曆記一人有十三頭洞冥記一姓十三人

地皇氏一姓十一人繼天皇氏以治兄弟各一萬八千歲始學篇十一頭治八千歲

人皇氏一姓九人繼地皇氏以治又曰居方氏亦號九皇氏兄弟合四萬五千六百歲始學篇人皇九頭兄弟各三百歲三皇

本紀系小司馬撰其稱天皇地皇人皇各一萬八千歲蓋本皇極經世書云一萬八千歲而天開于子又一萬八千歲而地闢于丑又一萬八千歲而人生于寅此即三皇之歲數而本紀乃附會爲之耳經世書自古相傳之數也

四萬歲

千歲蝙蝠色如白雪集則倒懸腦重故也此物得而陰乾末服之令人壽四萬歲抱樸子

四萬八千歲

釋氏云刼初閻浮提人壽四萬八千歲身長八丈其減乃至人止十歲身長一寸

八十一萬歲以上

李太白詩云拜龍顏獻聖壽北斗戾南山摧天子九九八十一萬歲歲長傾萬壽杯余嘗爲聖節詩用八十一萬歲事或問有所據否因舉此且云道藏雲笈七籤二帙混元聖紀云混元一始萬刼至於百成百成亦八十一萬年而有太初太初之時老君從虛空而下爲太初之師又自太上生後復八十一萬億八十一萬歲乃生一炁 宋龔檢討 芥隱筆記

放品經上方高上玉皇萬聖帝眞以刼爲年下極大風澤寶眞無量天人壽九百萬歲歲如世間五百歲上上禪善無量壽天人壽三千六百萬歲歲如世間一千歲梵監天人壽一億五千二百萬歲歲如世間二千歲兜術天人壽六億八百萬歲歲如世間四千歲



不驕樂天人壽二十三億四千萬歲歲如世間八千歲化應聲天人壽九十二萬億一千六百萬歲歲如世間六千歲梵寶天人壽七刼歲歲如世間五千歲梵摩迦夷天人壽二刼歲如世間五千百歲波梨答愁天人壽四刼歲如世間二千五百歲

西海之濱有孤桑之樹直上千尋葉紅椹紫萬歲一實食之後天而老

伏羲時有丹雀啣九穗禾墜地帝植于田食者後天而老

毗騫王從古以來迄今不死

不死民在交脛國東其人黑色壽不死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 生辰

黃浦言閒中今古錄云世稱生辰曰誕辰曰華誕因詩經誕生后稷而云然殊不知誕者發語詞也今以稱誕辰似無意義但古今稱謂已久柰何亦識一得之愚云爾

孔子生於靈王二十一年庚戌十月二十七庚子日甲申時即今之八月二十七日也明周家鼎以二丁外諸生白首有不知先師誕辰者乃率兩庠子弟即於八月二十七日舉慶賀禮歲以爲常



左傳記孔子卒而不記其生公羊記孔子生魯襄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穀梁以爲生十二月二十二庚子與公羊差一月五行書謂孔子生庚戌年二月二十三庚子日甲申時考庚戌乃魯襄公二十二年周靈王二十一年與公穀年月俱差如公穀則孔子乃生巳酉非庚戌也故劉氏外紀謂孔子年七十四終與它書生庚戌終壬戌七十三之說異從公穀也信五行書固不若公穀然公羊言十一月庚子而杜預長曆魯襄二十一年庚戌歲十一月無庚子（左傳書孔子壬戌歲夏四月巳丑卒杜預注歲四月無巳丑有乙丑）故孔氏家譜祖庭廣記俱云魯襄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庚子孔子生與公穀五行書俱差不知又何所本乎或謂周建子魯襄十月庚寅正八月以改朔不改月之說推之又不然（宋羅璧識遺）

史記孟子列傳不書其生卒歲月嘗觀孟氏譜云孟子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生即今之二月二日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卒即今之十一月十五日壽八十四鄒邑里人至今遇冬至日廢賀節之禮蓋有自來矣（都穆聽雨紀談）按定王乙卯即位至乙亥二十一年無三十七年也當是貞定王而誤以爲定王二十七年而誤以爲三十七年耳然自貞定王二十七年巳亥至赧王二十六年壬申則一百五十三年矣非八十四也顯王十年壬戌乃八十四耳



屈原離騷云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於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

漢韓稜字師伯性不沾酒爲下邳令邳人德之廟以祀焉後拜司空侍上帝問之曰卿不飲酒今何醉乎稜曰臣今降且或者於邳人廟中有奠焉上使人訪之果然

顏氏家訓云週歲試兒親表聚集燕享自茲已後二親若在每至此日嘗有酒食之事耳無教之徒雖已孤

露其日皆爲供頻酣暢聲樂不知有所感傷梁孝元帝年少之時每八月六日載誕之辰常設齋講自阮修容薨歿之後此事亦絶

宋高祖劉裕癸亥生庚申即位國號宋至趙太祖丁亥生庚申即位國亦號宋 元周密視聽抄

隋文帝仁壽三年五月癸酉詔曰六月十三日是朕生日其日令海内爲武元皇帝元明皇后斷屠追念劬勞其意甚美有古帝王之風隋暴虐如桀儒者之所恥道而其制度遺法唐代多遵行之乃知聖節之建非肇始于唐明皇也 宋許景迂野雪雜說

隋李清少學道無所遇年六十九生日前一旬忽大陳



酒食召姻族謂曰汝輩以吾老長行每餽吾生日衣裝玩具吾緘之曾未閲試幸今又及生辰固知汝輩又營續壽之禮汝各能遺吾洪纖麻縻百尺總計是數千百丈矣以此爲紹續吾壽豈不延長哉皆曰謹奉教然必有所用敢問清曰吾下界俗人妄意求道于今六十年矣而曾無影響雲門山神仙窟宅也吾將往焉吾生日坐大竹簣以轆轤自縋而下以纖縻爲媒脫不可前吾當急引其媒汝則出吾于媒末設有所遇而能肆吾志亦當復來歸子孫姻族泣諫清曰吾志也汝輩必阻則吾私行矣是不獲竹簣洪縻之安也衆知不可迴則共治其事及期大會于山祓

清乃揮手辭謝而入焉良久及地其中極暗仰視天纔如掌東南有穴可俯僂而入乃棄簣遊焉約行三十里晃朗微明俄及洞口山川景象雲烟草樹宛非人世曠望久之惟東南十數里隱映若有居人徐步詣之至則斗絶一臺而南向可陟遂虔誠而上及至堂宇甚嚴清叩門有青童應門問焉答曰青州染工李清青童如辭以報清聞中堂曰李清伊來也乃令前當軒一人遙語曰未宜來何即遽至清惶怖遍拜諸眞其時日已午有白髮翁自門而入邀諸眞上帝赴會謂清曰汝且居此愼無開北扉清遂視院宇因至堂北見北戶斜掩偶出顧望下爲青州宛然悔恨



思返諸眞則已還矣其中相謂曰令其勿犯北門竟爾自惑信知仙界不可妄至也因與酒一甌曰汝可且歸但閉目足至地則到鄉也清遂閉目覺身如鳥飛須臾履地開目即青州之南門時纔申末城隍阡陌髣髴如舊更無一人相識者詣故居有業染者自云姓李本北海富家曾聞先祖于隋開皇四年生日自縋南山不知所終因是家道淪破清悒怏久之乃換姓氏寓遊城邑時唐高宗永徽元年至五年乃謝門徒往泰山云 集異記

唐太宗生日謂長孫無忌等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爲樂在朕翻成感傷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

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
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爲歡樂乎因泣
數行下左右皆悲 綱目

唐中宗以降誕日宴侍臣内戚與學士聯句人主生日
樂宴爲壽殆始見此 宋葉愛日齋叢抄

唐張説上大衍曆序云謹以開元十六年八月端午日
上之蓋明皇生日宋璟表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是
也又續世説齊映爲江西觀察使因德宗誕日端午
獻銀餅高八尺凡月五日皆稱端午也 呂種玉言鯖

唐開元十七年秋八月明皇降誕之日大置酒合樂宴
百僚于花蕚樓左丞相源乾曜右丞相張説帥百官



上表請以八月五日爲千秋節布于天下咸宴樂休
暇三日 揮塵錄 百姓祭皆就此日名爲賽白帝羣臣上
萬歲壽王公戚里進金鏡綬帶士庶結絲承露囊更
相問遺誕日建節蓋肇于此天寶七載改爲天長節
隋唐佳話

明皇常教舞馬百駟分爲左右部曲盡其妙因命衣以
文繡絡金鈴飾其鬣間雜以珠玉其曲謂之傾盃樂
凡數十叠奮身鼓尾縱橫應節又施三層板床乘馬
而上宛轉如飛或令壯士舉榻馬舞其上樂工數十
環立皆衣以淡黃衫文玉帶必求妙齡姿美者充之
每遇千秋節大宴勤政樓奏立坐二部伎畢則自内
廄引馬出舞之

唐千秋節賜天下民牛酒樂三日命之曰脯以爲常也
大合樂于宮中歲或酺于洛元會與清明節率皆在
驪山每至是日萬樂具舉六宮畢從賈昌冠鵰翠金
華冠錦袖繡襦袴執鐸拂導羣雞叙立于廣場顧盼
如神指揮風生樹毛振翼礪吻磨距抑怒待勝進退
有期隨鞭指低昂不失昌度勝負既决強者前弱者
後隨昌雁行歸于雞坊角觝萬夫跳劍尋橦蹴毬踏
繩舞于竿顛者索氣沮色逡巡不敢入豈教猱擾龍
之徒歟 賈昌事互見七歲十三九十八歲

十九年以千秋節降死罪流以下原之此恩赦之始



二十四年千秋節羣臣皆獻寶鑑張九齡述前代興廢
之原爲書五卷謂之千秋金鑑錄上之

唐明皇何后恩寵日衰憂畏不安一日泣訴於上曰三
郎獨不記何忠脱新裁半臂更得一斗麪爲三郎生
日湯餅耶上聞之戚然改容終以諸妃恩遇日盛后
竟見出何忠者何后自呼其父名也 唐杜荀鶴松窗雜記 玉屑作
王皇后何忠作阿忠

代宗大曆元年十月上生日諸道節度獻金帛器服珍
玩駿馬此受貢之始 宋葉愛日齋叢抄

德宗以誕日歲詔佛老者大論麟德殿并詔給事中徐
岱等講説賚賜有差此說法之始 愛日齋叢抄

李泌謂德宗曰肅宗師臣豈不呼陛下爲忽郎聖顏不悅泌曰陛下天寶元年生嚮外言改年之由或以弘農得寶此乃謬也以陛下此年降誕故玄宗皇帝以天降至寶因改年號爲天寶也聖顏然後悅（嘉話錄）

穆宗長慶元年詔七月六日是朕載誕之辰其日百僚命婦宜于光順門進名参賀朕門內與百僚相見雖常勅停尋復行之此進名受賀之始（愛日齋叢抄）

長慶四年敬宗初立徐泗觀察使王知興以上生日請于泗州置戒壇度僧尼資福此度僧之始（愛日齋叢抄）

唐敬宗降日大張音樂集天下百戲于殿前時有妓女石火胡挈養女五人纔八九歲於百尺竿上張弓絃五條令五女各居一條之上衣五色衣執戟持戈舞破陣樂曲俯仰來去越節如飛是時觀者目眩心怯火胡立于十重朱畫牀子上令諸女迭踏以至半空手中皆執五綵小幟牀子大者始一尺餘俄而手足齊擧謂之踏渾脫歌呼抑揚若履平地帝賜物甚厚文宗即位惡其大險傷神遂不復作（唐蘇鶚杜陽雜編）

文宗開成二年詔朕之生辰不欲屠宰用表好生非是信尚空門將希無妄之福自今宴會蔬食任陳脯醢永爲常例此禁屠宰之始（愛日齋叢抄）

太和元年十月皇帝降誕日奉勅召入麟德殿內道場對御三教談論序云臣白居易言談論之先多陳三



教讚揚演說以啓談端伏料聖心飽知此義伏計聖聽飫聞此談臣故畧而不言唯序慶誕贊休明而已聖唐御區宇二百年皇帝承祖宗十四業太和初歲良月上旬天人合應之期元聖慶誕之日雖古者有祥虹流月瑞電繞樞彼皆瑣微不足引諭伏惟皇帝陛下臣妾四海父母萬姓恭勤以修己慈儉以養人戎夏乂安朝野無事特降明詔式會佳辰開達四聰闡揚三教儒臣居易學淺才微謬列禁筵會登講座天顏咫尺頥越于前竊以釋門義林法師明大小乘通內外學靈山嶺神苦海津梁於大衆中能獅子吼所謂彼上人者難爲酬對然臣稽先王典籍假陛下威靈發問旣來敢不響答（唐白居易三教論衡）

戊戌歲閱報狀見潤州節度進應天節白金二千六百五十七兩臣下獻壽固有常儀少曷不曰二千兩多曷不曰三千兩奇零微鮮無異價價豈臣子之禮哉（唐李涪李氏刊誤）

咸通中因延慶節緇黃講論必次及優倡爲戲優人李可及褒衣博帶攝齊升坐稱三教論衡偶坐者問曰旣言博通三教釋迦如來是何人對曰婦人問者驚曰何也曰金剛經云敷坐而坐非婦人何夫坐而後坐也上爲之啓齒又曰太上老君何人曰亦婦人也問者益以不喻乃曰道德經云吾有大患爲吾有身

及沿無身吾有何患倘非婦人何患于有娠乎上大
悅又問曰文宣王何人也曰婦人也問者曰何以知
之論語曰沽之哉我待賈者也向非婦人奚待嫁爲
上意極歡賜予頗厚唐高擇羣居解頤
明皇每遇讓皇帝憲生日必自幸其宅移時宴樂憲宣
太子業被疾明皇自視會既愈幸其第置酒賦詩爲
初生歡愛日齋叢抄
天寶十載正月安祿山生日賜衣服玩器酒饌愛日齋叢抄
唐陳磻叟形質短小長喙疎齒尤富文學大言騁辯弱
冠度爲道士隸名於昊天觀咸通初降聖之辰三教
論議黃衣屢北帝小不懌宣下令後輩新入內道場



有能折衝浮圖者許以自薦磻叟攝衣奉詔時釋門
爲主論目誤引涅槃經疏義磻叟應聲叱之曰皇帝
山呼大慶阿師口稱獻壽而經引涅槃犯大不敬始
其僧謂磻叟不通佛書既而錯愕殆至顚墮自是連
挫數輩聖顏大悅左右呼萬歲其日簾前賜紫衣一
襲磻叟由是恣其輕侮高流宿德多患之摭言
唐李林甫每至生日常轉請菩提寺僧就宅設齋有一
僧常讚佛施鞍一具賣之價直七萬又僧廣有聲口
經數年次當讚佛因極祝林甫功德冀獲厚襯畢簾
下出綵匲香羅帊藉一物如朽釘長數寸僧歸大失
所望慚惋數日且意大臣不容欺已遂攜至西市示

于胡商索價一千胡見之大笑曰未也更極意言之
加至五百千胡人曰此寶價直一千萬遂與之僧訪
其名曰此寶骨也酉陽雜俎
朔方裨將其父嘗夢朱衣黑幘人曰吾開陽長史天命
以玉柄龍授君若遇栗翁翁宜付之後汾陽王誕日
部將競獻珍異裨將以父所寶玉柄龍奉之意汾陽
即翁也得夢六日買是劍既藏四年歸汾陽宋陶穀清異錄
唐韋皐未仕時寓于姜使君門館姜子曰荊寶待皐甚
厚有小青衣曰玉簫美而艷即以贈皐歸覲與玉簫
約七年復來因以玉指環贈之皐踰期不至玉簫歎
曰韋家郎不來矣絕食而死後皐鎮蜀知玉簫巳死
甚憐之皐誕日東川盧尚書獻歌妓爲壽名玉簫遽



眎之宛然舊人中指有玉環隱起
唐杜甫宗武生日詩小子何時見高秋此日生自從都
邑語巳伴老夫名詩是吾家事人傳世上情熟精文
選理休覓綵衣輕凋瘵筵初秩欹斜坐不成流霞分
片片涓滴就徐傾
唐崔刑部樞夫人西平王李晟女也西平生日中堂大
宴方食有小婢附崔氏女耳語久之崔女頷之而去
有頃復至王問曰何事女對曰太家昨夜小不安適
使人往候王擲箸怒曰我不幸有此女大奇事汝爲
人婦豈有阿家體候不安不檢校湯藥而與父作生

日吾有此女何用作生日爲遽遣走檐子歸身亦續
至崔氏問疾且拜謝教訓子女不至姻族聞之無不
愧赧故李夫人婦德克備治家整肅貴賤皆不許時
行粧梳勳臣之家特數西平禮法（太平御覽）

唐韓愈三星行我生之辰月宿南斗牛奮其角箕張其
口牛不見服箱斗不挹清漿箕獨有神靈無時停簸
揚無善名以聞無惡聲以讙名聲相乘除得少失有
餘三星各在天什伍東西陳嗟汝牛與斗汝獨不能
神　東坡志林韓退之詩我生之辰月宿南斗乃知
退之磨蝎爲身宮僕以磨蝎爲命宮平生多得謗譽
殆同病也



杜黃裳當憲宗初戢深謀密議眷禮敦優生日例外別
賜九龍燭十挺（宋陶穀清異錄）

唐白居易生日詩二月五日花如雪五十二人頭似霜

唐李寰鎭晉州表兄武恭性誕妄又稱好道及蓄古物
遇寰生日無餉遺乃箱擎一故皂襖與寰云此是李
令公收復京師時所服願尚書功業一似西平寰謝
之後聞恭生日箱擎一弊幞頭餉恭曰知兄深慕高
眞求得一洪崖先生初得仙時幞頭願兄得道如洪
崖賓僚無不大笑（因話錄 江盈科談言同）

唐大曆中有魏淑者膚體洪壯年方四十親老妻少忽
中異疾無所酸苦但飲食日損身體日消耳醫生拱
手無措寒暑未周卽如嬰孩不復能行坐語言其母
與妻更相提抱遇淑生日家人召僧致齋其妻乃以
釵股挑之以哺須臾能盡一小甌自是日加所食身
亦漸長不半歲乃復其初（集異記）

唐營邱有豪民姓陳藏鏹鉅萬染大風疾然切諱癩字
或誤言者必遭怒每年五月值生辰召僧道啓齋筵
伶倫百戲畢備齋罷伶倫贈錢數萬時有覩者何岸
高不敏見旣去復入謂曰蒙君厚惠感荷奚言然某
憶短李相公詩落句一聯深叶主人盛德也陳曰試
誦之時陳君處于中堂坐碧紗幃中左右侍立執輕
箑白蕭者數輩伶倫曰詩云三十年來陳癩子如今



始得碧紗幪遭大詬而去（玉堂閒話）

唐羅隱荀令生日詩祥烟靄靄拂樓臺慶續玄元節後
來已向青陽標四序便從嵩岳應三台龜銜玉柄增
年算鶴舞瓊筵獻壽杯自顧下儒何以祝柱天功業
濟時才　又錢尚父生日詩大昴分光降斗牛興唐
宗社作諸侯伊夔事業扶千載韓白機謀冠九州貴
盛上持龍節鉞延長應續鶴春秋錦衣玉食將何報
更俟莊椿一舉頭

唐末齊王張全義女妻李講肅賢明有禮節夫貴封淸
郡夫人治家甚嚴大畜姬僕與夫別院李院姬妾數
十人夫人亦數十人每夫生日必先畜童女曉音律

者盛飾珠翠綺繡因捧觴祝壽并服玩物同獻之于
夫或辭以婢妾衆多即復擇其常者歸巳陁誂事稍
久者嫁之宋張齊賢洛陽縉紳舊聞記
唐淳于棼宅南有大古槐一株枝幹修密清陰數畝淳
于生日與羣豪大飲其下因沉醉致疾二友扶歸臥
於堂東廡謂曰子其寢矣余將秣馬濯足俟子小愈
而去生就枕忽夢二紫衣人云槐安國王奉邀指古
槐入見大城題曰大槐安國王配以金枝公主曰南
柯郡不理屈卿為守由是貴幸榮盛無比凡二十年
追寤身依然臥日未隱西垣因尋古槐下一蟻穴即
夢中所經處遂命僕荷斧斤斵掘見旁可袤丈有大



穴洞上有積土為城郭樓臺之狀其即所謂槐安國
乎直上南枝可三四丈亦有土穴其即所謂南柯郡
乎棼感南柯之浮虛悟人世之倏忽遂棲心道門絕
棄酒色後三年丁丑亦終于家時年四十七異聞錄
後唐潞王以正月二十三日生小字二十三人臣奏對
但云兩旬三日數物則云二十二更過二十四不敢
斥尊也呂種玉言鯖
南唐烈祖初受禪以十二月二日為仁壽節江王景遏
以是日生故小字仁壽
高州志偽漢天成中欽州羅浮山民掘得古劍以獻偽
主劉陟劍有篆文曰丁與水同宮王將耳口同尹來

居口上山岫護重重國人莫之辨及平廣南競傳其
言知者云朱太祖以丁亥年降誕是丁水同宮也于
字耳口王為聖尹口為君重山為出盎丁亥年聖君
出也廣東志　此欽州羅浮本名安京以形似惠州羅浮故改
蜀王衍應聖節列山棚于得賢門是日有暴風摧之望
日震應聖堂摧兩柱太常少卿楊珍上言畧曰陛下
誕聖之日而山摧者非不騫不崩之義也在于得賢
門者示陛下所用不得賢也應聖堂柱震摧者示陛
下柱石非才也衍不以為意宋居白幸蜀記
蜀城舊有興聖觀廢為軍營久矣甲子歲蜀少主生日
條屬將率俸金營齋忽下令遣將營齋之費亟修興



聖觀左徒藏事急如星火不日而觀成丹雘未畢興
聖統師而入蜀蓋運數前定矣王氏見聞　廣記　侯弘實從興聖太子取蜀乃後唐同光三年事
錢武肅王左右有葉簡李咸者善卜筮一日非常旋風
南來遶案而轉召葉簡問之曰此是淮南楊渥已薨
但遣弔祭使去王曰生辰使方去未知端的豈可便
伸弔祭簡曰此是必然之理但速發使往彼若問如
何得知但云貴國動靜當道皆須知之貴令知本國
有人洎依而遣之生辰使先一日到楊渥已薨次日
弔祭使至由是楊氏左右皆大驚伏其先見朱丁謂談錄
吳越王錢弘俶以端拱元年徙封鄧王會朝廷遣使賜

生辰器幣與使者宴飲至暮有大流星墮寢前光燭一庭是夕暴卒微以天成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四鼓生至是年八月二十四日四鼓卒年政六十復與父元瓘卒日同人皆異之（宋袁褧楓窗小牘）

宋太祖以後唐明宗天成二年二月十六日生及登極以生辰為長春節　孟昶末年自題桃板云新年納餘慶嘉節號長春及王全斌平蜀朝廷以呂餘慶知成都府而長春節太祖生辰也（隆平集）

宋太宗生于晉天福四年十月七日即位以生辰為乾明節淳化元年改曰壽寧節　太平興國二年改報光寺為乾明（因乾明節）三年改廬山西林為乾明寺九年置啓聖禪院即太宗降誕之所（隆平集）

宋趙昌言廷試日太宗見其辭氣俊辨又覩其父名謂左右曰是嘗為東畿宰朕之生辰以獻詩百韻為壽善訓其子亦為可嘉也

宋眞宗生于開寶元年十二月二日即位以生辰為承天節

宋仁宗生于大中祥符三年四月十四日即位以生辰為乾元節　天聖元年乾元節知寧州職方員外郎楊及以繡佛來獻上謂近臣曰及佞人也民安政舉乃守臣之職安用此為命亟還之（俱隆平集）

宋大中祥符八年二月丁酉值仁宗誕生之日眞宗喜



甚宰臣以下稱賀宮中出包子以賜臣下其中皆金珠也是年仁宗方就學天生聖人得於夢兆方五歲聖質已異常人故均賜臣下者特異（宋王栐燕翼詒謀錄）

宋英宗生于天聖十年正月三日即位以生辰為壽聖節　治平三年詔一應無額寺院屋宇及三十間以上者並賜壽聖為額（因壽聖節）不及三十間者並行拆毀（俱隆平集）

宋李思聰幼為祥符宮道士常遇異人與一寶鏡曰此神遊指南也思聰每閉戶懸鏡而臥移日方興輒憶其所遊洞天海嶽凡模寫六圖并題以詩皇祐間乾元聖節將臨以呈郡守上之上喜賜號洞淵大師冲妙先生遣中使賫香茶絹疋賜之至之日羽化去（江西志）

神宗皇帝天性儉約奉慈壽宮尤盡孝道慈聖太后嘗以乘輿服物未備因同天節作珠子鞍轡為壽神宗一御于禁中後藏去不復用一日與兩宮幸後苑賞花慈聖輦至神宗即降步親扶慈聖出輦慶邦不從聞者太息慈聖上僊李奉世時為侍郎進輓詩有云珠韉昔御恩猶在玉輦親扶事已非蓋記此二事神宗覽之泣下（宋葉夢得石林詩話）

宋范鎮致仕值同天節乞隨班上壽許之遂著為令（東坡集）

稱直戲東坡曰昔王右軍字爲換鵞字韓宗儒性饕餮
每得公一帖于殿帥姚麟家換羊肉十數斤可名二
丈書爲換羊書矣坡大笑一日坡在翰苑以聖節製
撰紛冗宗儒日作數簡以圖報書使人立庭下督索
甚急公笑謂曰傳語本官今日斷屠 侯鯖錄 宋趙德麟
宋崇寧初范致虛上言十二宮神狗居戌位爲陛下本
命今京師有以屠狗爲業者宜行禁止因降指揮禁
天下殺狗賞錢至二萬太學生初聞之有宣言於衆
曰朝廷事事紹述熙豐神宗生戊子年而當年未聞
禁蓄猫也 說郛
宋高宗誕之三日徽宗幸慈寧后閤妃嬪捧抱以見上



撫視甚喜顧謂后妃曰浙臉也葢慈寧后乃浙人其
後駐蹕于杭亦豈偶然 元劉一清錢塘遺事
宋高宗紹興二十九年正旦太后年八十行慶壽禮 大千
宋志
十月二十二日太上皇帝會慶聖節至日車駕過宫太
上升殿起居訖簪花拜舞進壽酒訖太上回賜壽酒
次至太后殿行禮從太上至後苑梅坡看早梅又至
浣溪亭看小春海棠午初至載忻堂排當官家換素
幞兒太后賜官裏女樂二十人上再拜謝恩并教坊
都管王喜等進新製會慶萬年薄媚曲破對舞竝賜
銀絹太上以白玉桃盃賜上御酒云學取老爹年紀

早早還京上飲酒再拜謝恩三盞後官家換背兒免
拜皇后換圖冠背兒太子免繫裹再坐本宮御侍六
人竝升郡夫人就賜誥謝恩并照例支散目子錢太
上又賜官裏玉酒器十件壘珠嵌寶器皿一千兩克
絲作金龍裝花軟閤子一副侍宴官吳郡王已下各
賜金柈盞疋緞并薔薇露香茶等是日官裏大醉申後
宣逍遙子入便門升輦還内 元周密乾淳起居注
宋淳熙三年光堯聖壽七十預于舊歲冬至加上兩宮
尊號立春日行慶壽禮至十三年太上八十正月元
日再舉慶典其日文武百僚集大慶殿各服朝服用
法駕五百三十四人大樂四十八架正樂一百八十



八人及列儀仗鼓吹于殿門外上服通天冠絳紗袍
執大圭恭行冊寶之禮鼓吹振作禮儀使已下皆導
從上乘輦從至德壽宮俟太上升御座宮架樂作皇
帝北向再拜奏起居致詞曰臣某稽首言伏惟聖號
太上皇帝陛下壽同天永德與日新典冊揚徽華夷
賴慶左相宣答曰聖號太上皇帝聖旨皇帝迎陽展
采纏㦎欒親何幸吾身屢觀盛事次皇太子已下稱
賀致詞宣答訖竝再拜舞蹈禮畢次詣太上皇后殿
行禮如前俟解嚴訖皇帝入宮進奉禮物行家人禮
御宴極歡自皇帝以至羣臣禁衛吏卒往來皆簪花
後三日百官拜表稱賀于文德殿四方萬姓不遠千

里快覩盛事都民垂白之老喜極有至泣下者楊誠
齋詩云長樂宮前望翠華玉皇來賀太皇家青天白
日仍飛雪錯認東風轉柳花春色何須羯鼓催君王
元日領春回牡丹芍藥薔薇朶都向千官帽上開任
斯菴詩云金爵觚稜曉日開三朝喜氣一時回聖人
先御紅鸞扇天子龍輿萬騎來霜曉君王出問安寶
香隨輦護朝寒五雲深處三宮宴九奏聲中二聖歡
元周密南度典儀
宋淳熙三年五月廿一日天申聖節先十日駕詣德壽
宮進香盝進奉銀五萬兩絹五千疋錢五萬貫度牒
一百道用綠油匣二百個上貼簽云臣某名御謹進令



幕士安頓殿前侯閤長到宮移入殿上并鋪放進
香排目皇太子皇太子妃并大內職典等進香至日
卯時車駕率皇太子太子妃文武百僚詣宮上壽
車駕至小次降輦太上遣本宮提舉傳旨減拜行禮
上回奏云上感聖恩容臣依禮上壽太上再命減十
拜俟太上升殿皇帝起居拜舞如儀并率皇太子百
官奉上御酒樂作衞士山呼駕輿入幄次小歇樂人
再排立殿上降簾太上再坐太后率皇后太子妃上
壽六宮次第起居禮畢退上侍太上過寢殿進早膳
太上令宣吳吳郡王等官前來伴話上侍太上同往
射廳看百戲依例宣賜再入幄次小歇上遣閤長奏
知太上午時二刻恭請赴坐至期車駕並赴德壽殿
排當自皇帝已下並簪花侍宴至第三盞太上遣內
侍請官家免花幞束帶并卸上蓋衣官裏回奏上感
聖恩并免皇后頭冠皇太子穿執並謝恩訖太上泛
賜皇太子壘金嵌寶盤盞紫羅紫紗南北內互賜承
應人目子錢主管禁衞官率禁衞等人于殿門外謝
恩又入幄次小歇約二刻再請太上往至樂堂再坐
教坊大使申正德進新製萬歲興龍曲樂破對舞各
賜銀絹有差又移宴清華看蟠松官嬪五十人皆仙
妝奏清樂進酒并荷前呈新藝約至五盞太上賜官
裏御書急就章并金剛經官家却進御書眞草千文



太上看了甚喜云大哥近日筆力甚進上起謝同皇
太子步至蟠松下看御書詩再入坐太上皇索翡翠
鸚鵡盃官裏與皇后親捧杯進酒太上曰此是宣和
間外國進到可以屑金就以爲賜上謝恩時太上官
家並已七八分醉再服上蓋率皇后太子謝恩宜平
輦近裏升輦太上宣諭知省云官家已醉可一路小
心照管知省等領聖旨還內來早上遣知省至宮恭
問二聖起居并奏欲親到宮謝恩太上就令提舉往
問與居并免到宮行禮元周密乾淳起居注
聖節日俟宰執奏事訖追班上坐垂拱殿先引樞密院
并管軍官上壽東京分爲二日今只併爲一日禮畢再坐紫宸殿上

公以下分立候奏班齊上公詣御茶牀前躬進御酒
跪致詞云文武百僚臣某等稽首言天基令節臣等
不勝大慶謹上千萬歲壽下殿再拜樞密宣答云得
公等壽酒與公等内外同慶又再拜教坊樂作接盃
訖跪起舞蹈如儀閤門官喝不該赴坐官先退樞密
喝羣臣升殿閤門分引上公已下合赴坐官升殿第
一盞宣視盞送御酒歌板色唱祝堯齡賜百官酒歷
纂起舞三臺後並准此供進内賦歧第二盞送御酒歌板
起中腔供進雜爆第三盞歌板唱踏歌供進内鮓候
内官起茶牀樞密跪奏禮畢羣臣降階舞蹈拜退此
上壽大畧也元周密南渡典儀



宋天基聖節追念致語伏以華樞紀節瑤墀先五日之
春玉曆發祥聖世啓千齡之運歡騰薄海慶溢大庭
恭惟皇帝陛下濬哲如堯儉勤邁禹躬行德化濟民
壽域之中治洽泰和措世春臺之上皇后殿下道符
坤順位儷乾剛宮闈資陰教之修海宇仰母儀之正
有德者必壽八十个甲子環周申命其用休億萬載
皇圖鞏固臣等生逢華旦叨預伶官輒采聲詩恭陳
口號上聖天生自有眞千齡寶運紀休辰貫樞瑞彩
昭璇象滿室紅光裊翠麟黃閣清夷孫爽曉未央閑
暇玉卮春箕疇五福咸敷斂皇極躬持錫庶民元周密天
基聖節

宋謝石字潤夫以相字言人禍福奇中名聞九重上皇
因書一朝字令中貴人持往試之石見字即端視中
貴人曰此非觀察所書也然謝石賤術據字而言今
日遭遇即因此字黥配遠行亦此字也但未敢遽言
之耳中貴人愕然且謂之曰但有所據盡言無懼也
石以手加額曰朝字離之爲十月十日字非此月此
日所生之天人當誰書也一座盡驚中貴馳奏錫賚
甚厚

宋謝太后四月八日壽崇節九日度宗乾會節賈似道
令司封郎中黃蛻作致語中一聯云神母聖子萬壽
無疆亦萬壽無疆昨日今朝一佛出世又一佛出世
元吳萊三朝野史



宋文天祥天瑞節本州進功德疏云飛龍在天大横有
兆流虹貫日景命維新演道梵之眞詮祟聖明之瑞
節恭願維天其右如日之升五百歲而生已開昌曆
億萬年其永益鞏皇圖西江志

宋少帝辛未九月二十八日申時生辛未巳亥巳丑壬申甲戌正
月十一日登位號天瑞節丙子三月十七日北遊元周
密浩然齋視聽抄

宋趙普卒年七十一先一歲普生日上遣其子承宗齎
器幣鞍馬就賜之承宗復命未幾卒次歲普已罷中
書令故事無生辰之賜特遣普姪増左正言從郢文

館張秉賜之禮物普聞之因追悼承宗秉未至而殀
先篤巳見七十一歲
宋開寶中有神泉縣令姓張外施廉潔內極貪黷一日
榜縣門云某月某日知縣生日示諸色人不得饋送
有曹吏曰宰君明言生日欲我輩知也衆曰然至日
各持縑獻之曰續壽衣宰一無所拒後又告示曰後
月某日縣君生日仍前不受饋送吏復持縑以獻焉
時王嵓賦鷺鷥詩以諷之曰飛來疑是鶴下處郄尋
魚
宋魏昭亮同定閤門儀制賜白金千兩時咸信在大名
屬生日命昭亮就賜禮物是日告命至軍府榮之
宋張茂直以端實命入益王元傑府爲記室參軍後入
西閤會元傑生旦遣持禮幣爲賜復至舊府時人榮
之
宋屯田員外郎馮敢景德三年爲開封府丞檢勞戶田
宿史胡店日落忽見三婦人過店前入西畔古佛堂
敢料其鬼也攜僕王侃詣之延坐飲酒稱二十六舅
母者請王侃歌送酒三女側聽十四姨曰何名也侃
對曰喝馱子十四姨曰非也此曲單州營妓教頭葛
大姐所撰新聲梁祖作四鎮時駐兵魚臺值十月二
十一日生日大姐獻之梁祖令李振填詞付後騎唱
之以抑馬隊因謂之葛大姐及戰得勝因始流傳河



北軍中競唱以押馬隊故訛曰喝馱子 宋王灼碧雞漫志
宋寇準在藩鎮常因生日造山棚大宴又服用僭侈爲
人所奏上怒甚謂王旦曰寇準每事欲效朕可乎旦
徐對曰準誠賢能無如騃何上意解遂不問 李元綱厚德錄
宋魏野壽寇相公詩嶽瀆精英氣來鍾積慶門何時生
上相明日是中元仙藥寧無種靈椿別有根佇期三
入後一品見玄孫
宋荊國大長公主太宗女眞宗時下嫁上黨李遵勗宋
制選尚主者降其父爲昆弟行主因遵勗生日以舅
禮謁其父繼昌帝聞密以衣帶器幣助其禮 臨安府志
宋錢惟演金坡遺事云舊規學士六人遇聖節共率百
二十緡寺中設齋今送五十千與樞密使同開道場
前一日赴宴當時所記如此近歲樞密院滿散聖節
及貢院賜宴則學士待制皆與而無送錢故事又六
參隨樞密班先入止是再拜不舞蹈并遇宣麻不往
皆內朝故事也 周必大玉堂雜記
宋文潞公以太尉鎮洛師遇生日僚史皆獻詩多云五
福全者潞公不悅曰遽使我考終命耶 張耒明道雜志
李文定迪八月十五日生杜默作中秋八月詩以獻僅
數百言皆以月況文定其中句有蟾輝吐光育萬種
我公蟠屈爲心胸老桂根株撼不折我公得此爲精
節孤輪碾空周復圓我公得此爲機權餘光燭物無

洪細我公得此爲經濟終篇大率皆如此雖造語粗
淺亦豪爽也 宋魏泰臨漢詩話
宋王安石爲相每遇生日朝士獻詩頌僧道獻功德疏
以爲壽皂吏走卒皆籠雀鴿就宅放之謂之放生光
祿卿鞏申佞而好進老爲省判不閑詩什又不能誦
經於是以大籠貯雀鴿詣客次搢笏開籠每放一鴿
雀叩齒祝之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 時有邊寨之主妻病而虞候割股以獻者天下駭笑或對曰虞候爲縣君割股大卿與丞相放生 東軒筆錄
近世長吏生日寮佐畫壽星爲獻例只受文字其畫却
回但爲禮數而已王安禮自執政出知舒州生日屬
吏爲壽或無壽星畫者但有他畫軸紅繡囊緘之必



謂退回王忽令盡啓封掛畫於廳事標所獻人名銜
于其下良久引客爇香共相瞻禮其間無壽星者或
用佛像或神鬼惟一兵官乃崔白畫二猫既至慚懼
失措或云時有囊緘墓銘者吏不敢展此尤不可生
日祝壽墓銘凶事非徒失獻芹之意必須貽禍小節
不可不戒古人不欺幽獨正謂此類 宋朱彧可談
宋歐陽修于役志六月戊辰余生日具酒爲壽於舟中
按朔日戊申此當是二十一日
宋韓絳以辰年辰月辰日辰時生發解過省殿試皆第
三以熙寧三年三月三日卒
宋陳恭公執中判亳州遇生日親戚多獻老人星圖侄

世修獨獻范蠡遊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
吳名遂身退扁舟五湖不辱不殆無險無虞烟霞爲
侶其致可娛公悟即日納節明年乞致仕 倦遊錄
宋錢穆父尹天府生日楊次公畫老子出關圖作詩以
獻曰秘藏函谷關中子來獻蓬萊閣上仙願得數眉
如此老却教龜鶴羨長年 雲齋錄
宋程伊川曰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
樂以爲樂若具慶者可矣
宋制見任執政官生日賜以酒餼張文定方平以宣徽
使在院神宗特命賜之非例也 王鞏甲申雜記
宋蘇軾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卯時生於眉山縣紗



縠行私第軾生日王郎子由壻王子立以詩見慶次其韻并
寄茶二十一片末云感君生日遥稱壽祝我餘年老
不枯未辦報君青玉案建溪新餅截雲腴 軾年四
十七在黃州生日置酒赤壁磯下踞高峯俯鵲巢酒
酣笛聲起于江上客有郭古二生頗知音謂坡曰笛
聲有新意非俗工也使人問之則進士李委聞坡生
日作新曲曰鶴南飛以獻呼之使前則青巾紫裘腰
笛而已既奏新曲又快作數弄嘹然有穿雲裂石之
聲坐客皆引滿醉倒 軾又云吾昔謫黃州曾子固
居憂臨川死焉人有妄傳吾與子固同日化去且云
如李長吉時事以上帝召先帝亦聞其語以問蜀人

蒲宗孟且有數息語今謫海南又有傳吾得道乘小舟入海不復返者京師皆云兒子書來言之今日有從黃州來者云太守何述言吾在儋耳一日忽失所在獨道服在耳葢上賓也吾生平遭口語無數葢生時與韓退之相似吾命在斗間而身宮在焉故其詩曰我生之辰月宿斗直且日無善聲以聞無惡聲以揚今謗我者或云死或云仙退之之言良非虛爾蘇軾

仇池筆記

宋蘇子由己卯生坡嘗號為卯君鉛槧

蘇文忠以黃子木拄杖為子由生日之壽一首靈壽扶孔光菊潭飲伯始雖云閒草木豈樂蒙此恥一時偶收用千載相瘢疻海南無佳植野果名黃子堅瘦多節目天材任操倚嗟我始剪裁世用或緣此貴從老夫手往配先生几相從歸故山不愧仙人杞廣東志

子由悟悅禪定門人有以漁家傲祝生日及濟川者以非其志也乃賡和之七十餘年真一夢朝來壽斝兒孫奉憂患已空無復痛心不動此間自有千鈞重蚤歲文章供世用中年禪味疑天縱石塔成時無一縫誰與其人間天上隨他送蘇籀欒城遺言

宋章惇為侍從時遇其生朝會客門人林特亦鄉人也以詩為壽子厚于座上取以示客且指其頌德處云只是海行言語道人須道著乃為工門人者頗不平之忽曰昔人有令畫工傳神以其不似命別為之既而又以不似凡三四易畫工怒曰若畫得似後是甚模樣滿座哄然

宋胡銓字邦衡竄徙朱崖軍守張生遇之無狀每旬必令四首詣廷下邦衡盡禮事之至作五十韻詩為其生日壽性命之憂朝不謀夕時黎酋聞邦衡名遣子就學其居去城三十里嘗邀致入山見軍守者荷枷絣西廡下酋指而語曰此人貪虐已甚吾將殺之先生以為何如邦衡曰其死有餘罪果若此足以洗一邦怨心然既蒙垂問竊有獻焉賢郎所以相從者為何事哉當先知君臣上下之名分此人固無狀要之為一州主所謂邦君也欲訴其過合以告海南安撫司次至廣西經畧司俟其不行然後訟于樞密院今不應擅殺人也酋悟遽釋之令自書一紙引咎乃再拜而出明日邦衡歸張詣門悔謝殊感再生之恩自此待為上客隆興初邦衡在侍從錄所作生日詩示仲興文安公且備言昔日事云廣東志

宋南渡後一宰執致仕家居鄉人于其初度相約為壽宰自謂曰老夫不才幸為太平宰相徼天之幸坐閒一儒士離席言曰天下到太平只河朔一起竊盜拿不獲宰始大慚江盈科談言

宋時金使奉千手千眼金觀音來上高宗壽旨令徑山

寺安奉僧大慧出迎口頌一絕云一手動時千手動
一眼觀時千眼觀幸自太平無一事何須拈動許多
般金使大㬹 廣東志
宋夏執中字子權孝宗后之兄弟工大字善騎射高宗
行慶壽禮近戚爭獻珍玩執中獨大書一人有慶萬
壽無疆以獻孝宗將召用之謝曰他日無累陛下保
全足矣 江西志
宋孝宗淳熙間桑子河堰東莊園紫牡丹無種自生過
者競觀有貴人欲分移之掘見石如劍題云此花瑤
島飛來種只許人間老眼看遂不敢移以是鄉老生
旦值花時必往宴爲壽或有造花而凋謝者不吉帷



一人李嵩三月八日初度自八十看花至一百九歲
而終 如皐志 已見八十 附恩叟邱璐壯 丹棠孱志以正開值生日爲花亨泰
宋綦益公生日蜀人李善詩云無窮身有無窮樂第一
人爲第一官其後言者以爲過有旨禁之仍著爲令
雲麓漫抄
宋黃杞字景甫生九月十九日守朱㬋壽以詩云須信
九秋饒好景要遲十日作陽春
宋朱元晦謝人投壽詩啓年及無聞已負蓬弧之志日
臨初度復增莪蔚之悲謬辱謙光俯加賁飾顧茲衰
朽雖鸞骸以何施仰歎瑰琦用襲藏而爲好
宋韓侂胄生日高似孫獻詩九章每章用一錫字以寓

九錫 曾談
宋王炎生朝無以自慰作留貧薦一杯云移居飯牛菽
官舍食無肉何乃大清生囊無一錢蓄人言骨相寒
有智不如福我家雲溪陽欹側數椽屋屋後時菘韭
屋前種梅竹室中四壁立但有書可讀頗怪草玄翁
乃謂貧可逐卒歲一布裘終朝一饘粥此外何所求
吾生無不足
宋李商叟壽周益公詩天佑熙朝世產賢承平舊業至
今傳萊公少遊中元日潞國同生丙午年翰墨獨傳
千古秘聲名帳在二公先功成野服平園去要伴靈
龜巢碧蓮 又昨夜微雲槩大清銀河映帶壽星明祥



開碧落中元節人頌昇平上相生天上異恩尊帝傅
洛陽好事寫耆英長身獨樂園中老疑是平園舊弟
兄 又 袖中勳業拂雲烟筆底文章響澗泉已是貴爲
天下宰不妨長作地行仙蟠浮玉友秋初熟鶴報銀
河月正圓滿引壽觴今夜看相星重入太微垣
宋楊廷秀壽叔父致政南極老人歌淡溪居士登九齡
朱顏綠鬢如後生橫拖仙人綠玉杖倒誦上帝黃庭
經瓊篝仙籍書姓名丹霞染誥金花綾近來更覺雙
眼明夜抄蠅頭窗下燈登山臨水兩脚輕御風騎氣
不用行何人有筆筆無塵寫渠一幅爲寫眞烏紗白
苧坐鼓琴上有千歲長松青令威旁舞玄夫聽箇是

活底南極老人星
宋范成大丙午新年六十一歲俗謂之元命作詩自貺
歲復當生次星臨本命辰四人同丙午初度再庚寅
長秋名猶記沙隨會若新童心仍竹馬暮境忽蒲輪
鏡裏全成老尊前畧似春三年歸汶上千日臥滄濱
剛長交新泰陰消脫舊屯網蛛縈藥裏賓犬吠醫人
窗下烏皮几田間紫領巾鯢淵方止水鯤海任揚塵
波匿觀河見維摩示病身詔端還一笑默識幻中真
文潞公詩四人二百四十歲況是同生丙午年僕用此事也
宋陸務觀壽韓平原詩珥貂中使傳天語一片飛塵驚
輦路清霜粲瓦初作寒天爲明時生帝輔黃金飾奩



雕玉觴上尊御食傳恩光紫駝之峯玄熊掌不數沙
上千羣羊通天寶帶連城價受賜雍容看拜下神皇
外孫風骨殊凜凜英姿不容畫問今何人致太平平
地萬里皆春耕身會風雲手扶日異姓眞王功第一
宋周子充謝吳運使壽詩啓繼蔡國而生已愧中元之
句憶宣城之舊更驚四紀之年會華節之適歸摛雅
詞而下屬雖洛陽耆德不稱擬倫然履道燕居幸同
休退願歌赤壁其挹清風在欣感以交懷非敘陳之
能旣　答其用寇萊公文潞公事渠致仕而歸蓋已
卯宣城所解貢士
宋周子充謝陳提刑壽詩啓解九夏之齋自慙誤投于
宸綍校中元之籍長生敢擬于仙曹未膺使者之繡
衣先拜美人之錦段妙甚唐賢之律申之史克之言
何臺治之俶臨爲部民而加禮歌明月之章于赤壁
諒因歲月之俱同移清風之誦于東方敬祝壯齡之
遄返　一云靈均初度之嘉辰無是也魏野中元之
句公則過之
宋周子充回豐漕壽詩啓誦哀父母之詩每感左垂之
日讀寡兄弟之禮況當右拱之時曾未釋于端憂敢
與聞于贊喜伏蒙某官爐柿意重漱潤才清鴛聯事
之至情致撝謙之善頌旣邁吉甫穆如之作又形仲
尼仁者之言申以醲尊重之儀物敬恭而貫兼倩于



宋將正則而均有光于初度其爲心感尚俟面陳
宋傅景仁回壽詩啓大塊勞我以生辰之安在君子愛
人以德譽乃過情茲蓋某官惠顧陳人寵光初度寒
知松栢儻獲保于後凋報匪瓊瑤第勿諼于永好
宋辛幼安沁園春詞云甲子相高亥首曾疑絳縣老人
看長身玉立鶴般風度方頤鬚磔虎樣精神文爛卿
雲詩凌鮑謝筆勢駸駸更右軍渾餘事羨仙都夢覺
金闕名存門前父老忻忻煥奎閣新褒詔語溫記它
年帷幄須依日月只今劍履快上星辰人道陰功天
教多壽看到貂蟬七葉孫君家裡是幾枝丹桂幾樹
靈椿

賈似道德祐乙亥八月生日建醮青詞云老臣無罪何
衆議之不容上帝好生柰死期之巳迫適值垂弧之
且預陳易簀之辭切念臣際遇三朝始終一節爲國
任怨但知存大體以杜私門遭時多艱安敢顧微軀
而思末路屬　貪狠之　率驕兵悍將以徂征
用命不前致成酷禍措躬無所惟有後圖衆口皆詆
其非百喙難明此謗四十年勞悴悔不爲留侯之保
身三千里流離猶恐岂霍光于赤族仰慚覆載俯愧
劬勞伏願皇天后土之鑒臨理考度宗之昭格三官
霽怒收瘞骨于江邊九廟闢靈掃妖氛于境外此時
巳無廖王請客矣豈似道所自爲耶讀之雖可笑可



哀其文自好 元吳萊三朝野史

元文宗時司徒香山言陶弘景胡笳曲有負扆飛天曆
終是甲辰君之語暗合陛下生年紀號實受命之符
乞錄付史館頒示中外詔翰林集賢諸儒臣議咸以
爲唐開元間薛讓進武后鼎銘云上天降鑒方建隆
基爲玄宗受命之符姚崇表賀宋司馬光言其采偶
就之文以爲符瑞此小臣之諂而宰相實之是侮其
君也今弘景之曲雖於生年紀號若偶合者然陛下
應天順人紹隆正統無待於傍引曲說以爲符命從
其所言恐啓讖緯之端非所以定民志也事遂寢 元史

元王天爵字仁傑每值生身之辰寢苫一月以報父母

輟耕錄

元郝經長歌行爲苟正甫壽云子居河陽縣我住陵川
頂子方丁年我知命龍文虎氣心㣲㣲大材自古多
抑塞會當拔起快馳騁　又壽苟正甫詩云河山生
喜色戲綵舊堂前 懷慶府志

元郝經壽何待制詩云歲月閒丹灶乾坤坐白頭幾回
看北斗何日見西周盤谷蘭花老天壇桂葉稠會當
逃世網共與赤松遊 懷慶府志

金華鄭氏云凡遇生朝父母舅姑存者酒果三行亡者
則致恭祠堂終日追慕　壽辰既不設筵所有襪履
亦不可受徒蠹女工無益于事 鄭氏家範



明景泰意欲易儲一日語太監金英曰七月初二日東
宮生日也英叩頭曰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一日上
爲之默然 七月二日景泰子也十一月初一日正統太子也

明景泰時立春日值聖節衆議欲慶賀而後迎春或欲
迎春而後慶賀俱未定儀而于肅愍至主迎春者曰
不見春王正月春加王上乎其議遂决 浙江志

明孝宗祭泰山文玆八月初十日乃予初度之辰爰命
觀士賫捧香帛前詣祭告惟神袞晉奠域拱祚衞邦
所冀袁祥斂福永固壽基以崇大慶于一人以普隆
庥于萬宇 山東志

明宸濠將舉兵會生辰宴官屬明日入謝濠匿諸兵校

幕內出立露臺宣言太后密旨詔我監國孫燧請密
旨吞濠怒許逵奮爭濠遂喝武士縛燧及逵出斬之
遂反 浙江志
明趙弼成化間知邯鄲縣其母在堂家信久不至值生
日繫思甚切忽風飄黃葉落案前取視乃其母以是
日禱於觀音之章也 雲南志
明韓鳴鳳字伯儀父任邵武通判鳳奉母之官卒撫州
是日即鳳懸弧日垂老未嘗解顏受子姓觴年七十
廣東志
明孫懋字德夫時都督朱彬導上徧跡寰域懋疏劾其
罪值彬生日衆期往賀辭曰余欲殛之忍賀其生乎



彬深啣之
明白承宗父病瞽醫禱三年不懈嘗以舌舐其目父八
十時承宗置酒上壽以娛親親目忽開如故 江南志
明雷澤習業黌宮父誕辰澤持彩縑爲父壽令一童負
縑隨後忽失之蹤跡一村松竹交翠恍如仙境一美
婦搖曳而出語曰子爲二縑乎亟還之挑之訂期而
至卯久懇之以前程事婦即挽行霧中至一所若王
宮登一巨閣北墉列黃榜上有雷澤在焉雷問狀元
何人婦即以手掩雷目已覩一教字雷後廷試則彭
教作元也
明陳震上章復姓王更名月辰父承德翁開七袠月辰
偕諸親奉翁堂上率子姓羅拜上壽甚都太安人亦
七袠謝安人以諸婦從加月辰人謂王氏冠裳之盛
會萃一時矣 太原志
明湯顯祖作生日詩戲劉君泰序云余五十歲大張樂
坐賓筵者十餘日而君泰乃今度六十避客不出何
遽不出耶云病足不能答拜能止客無拜耶明年七
月予更過餘樓爲君泰蒲六十因其將王生試歸口
占謔之云彌月與試周開堂抱見客將養至六十反
覆自羞齒爭先立嚴誓子將動呵斥至期坐深隱如
賊恐人得吾聞欲盍紀生辰人不識既識復行避掩
耳亦何益妄云妨拜起不令坐飲食厚積不爲樂餘



樓亦可惜憶我五十時張樂度廣席鐘皷何喤喤賓
從殊贄贄所獻即同啖有拜但旁揖讙祝若雷震看
者如仙集半百巳云樂况此六其十六十何足避一
萬四千日生辰聊爾爲昔人日鼓瑟
明張煥乾更名炳乾字斗如仕長葛令不通請謁不避
豪右值初度邑衆謀爲壽力謝之即以醵金作敵臺
爲葛永鎮 平陽志
明張麟遇誕日齋坐哀思妻子勸之飲麟曰母難可爲
樂乎 陝西志
明田一照每遇生身之辰終日不進一茶一米 平陽志
明陳昺以誕日祀母有一鵲從天而下舒頸鼓翼馴擾

庭中里人繪二異圖咏歌之浙江志

明何其恩事母張終身不懈或膳有不及備身以養邑大夫十人遇子母壽必冠帶潔服躬爲稱觴莫不賢其孝節焉四川志

明任翰生平講性命之學及終之日即其生之日譚笑而逝聞者莫不稱奇五見四十歲四川志

明鄭之良字直夫時烏蒙安邦彥爲亂川西南半失督撫朱燮元屬良監軍乘賊觴壽日提兵直入其壘擒賊將四十餘員殺傷無算獻俘京師

杭郡諸生陶國器誕日見四十

葉文鳳登進士第調官天台簿遇生日於旅邸假寐見前



後身內

明嚴調御字印持與聞子將密子將疾革調御方六十初度曰聞氏方受弔而嚴氏受賀泰越之矣之其家號痛爲經理喪事浙江志

明黃端伯授寧府推官人呼爲黃佛子嘗遇生辰紳士共舉屏爲壽端伯曰譽望太隆適足損福裴設則無地携歸則費力竟却不受浙江志

明蔡懋德調濟南道有泰安州守某貪暴不法因生日製金帶綺服躬捧上壽懋德提其所束帶笑曰吾十餘年一銅帶轉覺馨香耳守慚而退明日解綬去江南志蔡懋德傳

明孟廡云余家錢塘西第一日以余世父初度日會賓揭楼亦與焉忽謂家君曰今晚當有遠客至因酒食費財已而潮東人來一如楼所云叩之楼曰吾聞滌器聲知耳霏雪錄

明李毓粲中崇禎壬午鄉試闖賊陷河洛下令徵屬內舉人赴西安授官粲見僞府尹以母老辭弗許僞令日促上道廼外爲卜期治裝値其生辰具酒饌聚長幼會食粲酌酒上母且拜別諸兒子亦各以次上壽粲爲飲滿意色揚揚如平日畢會遣其婦與二子送母山岩僻之曰第善事老母其他事我自調度時甲申七月十有五日也取片紙大書曰聖恩深重背則



不忍老母年高逃則不能維有一死可謝君親即解帶自縊于舍前棗樹比人覺之舁而坐諸樹下體柔暖如生面有紅光作嬉怡微笑狀若欲言者迄棺殮猶然懷慶志

漢趙后生日昭儀爲賀帝亦同往酒半酣后欲感動帝意乃泣數行下帝曰他人對酒而樂子獨悲豈有所不足耶后曰妾昔在主宮時帝幸其第妾立主後帝視妾不移目甚久主知帝意遣妾侍帝竟承更衣之幸下體常污御服童欲爲帝浣去帝曰留以爲憶不數日備後宮時帝齒痕猶在妾頸今日思之不覺感泣帝惻然懷舊有愛后意傾覩嗟嘆帝欲留昭儀先

辭去帝遇暮方離后宮（宋秦醇趙后遺事）

唐梨園法曲置小部音聲凡三十餘人皆十五以下天寶十四載六月一日時驪山駐蹕是貴妃誕辰上命小部音聲樂長生殿仍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海進荔枝因以曲名荔枝香左右歡呼聲動山谷（甘澤謠）

唐崔偉嘗遊青城山至一洞中遇仙翁留宿因妻以女歲餘崔請暫回與血屬一訣仙翁與隱形符一道誡不得遊宮禁臨別更與符一道云甚急即開崔到京都試往人家皆不見便入苑囿大內會劍南進太眞妃生日錦繡乃竊其尤者以翫上曰晝日賊無計至此乃召羅公遠作法持朱書照之寢殿戶外後果得具本末上不信令笞死忽記仙翁臨行之符遽發公遠與捉者皆僵仆良久能起即啓玄宗曰此已居上界殺之必不得使得之亦非國家之福玄宗乃釋之親召與語遂令百人具兵仗與衛士同送且覘其故至洞口見仙翁呼崔郎不記吾言幾至顚躓崔生拜訖將前送者亦欲隨至仙翁以杖畫成澗深澗各數丈令召崔生妻至擲一領巾過作五色綵橋遣生登隨步即滅即度崔生回首曰即如此可以歸矣須臾不見遙望唯空山而已（逸史）

唐辛祕五經擢第後常州赴婚行至陝因息于樹陰旁有乞兒箕坐痂面蟣衣辛覺語異用解衣衣之脫乘



乘之乞兒問辛所適何事辛以娶約語之乞兒笑曰此非君妻公婚期甚遠臨去以綾帊復贈辛帶有一結語辛異時有疑當發視也俟二十餘年辛爲渭南尉始婚裴氏洎裴生日會親賓忽憶乞兒言解帊複結得幅紙大如手板署曰辛祕妻河東裴氏某月日生乃其日也辛計別乞兒之日妻尚未生（酉陽雜俎　唐憲宗時人）

元豐初宮者王紳效王建作宮詞百首獻之其太皇太后生日詩云太皇生日最尊榮獻壽宮中未五更天子捧觴仍再拜寶慈侍立到天明寶慈皇太后宮名也（溫公詩話）

宋孝宗時八月廿一日壽聖皇太后生辰先十日車駕過宮先至太上處起居方至本殿進香次皇后皇太子太子妃莊文太子妃張娘娘已下竝進香起居上至太上內書院進泛索遂奏安止還內十二日婉容到宮至西便門廊下先至太上處奏起居次入本殿進香値雨免下階起居大內進香十三日知省及大官到宮進香閤長就管押進奉銀絹度牒等并七寶金銀器皿比天申節減半并珠子十號竝于後殿鋪放十六日本殿提舉率本宮官屬進香并放壽星及神仙書畫等物隔簾奏喏免起居退次日皇太后宅親屬到宮進香并本宮人吏後苑官屬作院使臣等

竝節次進香二十一日卯時皇后先到宮候駕到至
太上前殿起居次至本殿官家第一班皇后第二班
太子并太子妃第三班上壽訖太后宅親屬上壽竝
同天申節儀太上邀官裏至淸心堂進泛索値雨不
呈百戲依例支賜午初二刻奏辯就本殿大堂而北
坐官家花幞兒上蓋皇后三𩬊頭冠竝賜簪花至五
盞竝免大衣服官裏便背兒赴坐第七盞小劉婉容
進自製十色菊千秋歲曲破內人瓊瓊柔柔對舞上
命閤子庫取賜五兩數珠子一號細色北緞各十疋
太后又賜七寶花十枝珠翠芙蓉領緣一副又移坐
靈芝殿有木犀處進酒次到至樂堂再更後還內元周



宋乾淳起居注

宋紹熙五年隆慈備福皇太后聖壽八十乃春王三月
皇帝鳴和鸞備法駕昧爽夙興星陳天行朝于慈福
宮奉觴上千萬歲壽是日壽皇拜前皇帝拜後嘉王
又拜後四世重慶三宮懽浹怡怡愉愉如也縟禮告
竣慈顔有喜皇帝若曰有昊博臨克篤宋祜我王母
受茲介福施于邦家予一人敢專饗之其錫類介賚
以及人老惟臣若士若民父母高年者賜爵有差江西
志楊萬里福榮堂記

慈福慶壽壽皇新作一袍刺繡甚華慈福見之云哥哥
尋常不曾著此衣服今何故如此壽皇對云政爲媽
媽萬壽獻杯之故慈福云哥哥可謂孝順喜形天顔
壽皇親捧壽杯慈福不舉手就以口飲感動之極至
于涕下翼日取此御袍匱藏之云此我兒子孝順爲
我獻壽特爲此服也經鋤堂雜志

宋趙善應字彥遠母生歲值卯謂卯兎神也終其身不
食兎江西志

宋曾幾妻李氏家教嚴肅生子逢逮貴而有賢行陳傅
良嘗曰吾不及見文淸公然獲從六卿原伯侍郎仲
躬遊甚久憶在都下時文淸夫人尚無恙生日當壽
余與高炳如博士修拜母之敬見諸婦各年六七十
盛服夾侍夫人出對客已而原伯兄弟帥婦及諸孫



羅拜奉觴且遍飮客乃罷故家孝敬之風可觀也原
伯逢字仲躬逮字江西志

宋辛幼安鵲橋仙詞慶岳母八十云八旬慶會人間盛事齊
勸一盃春釀胭脂小字點眉間猶記得舊時宮樣綵
衣更看功名富貴直過太公以上大家著意記新詞
遇著個十年便唱

宋陳剛中俘在燕端陽日當母誕作太常引二章云綵
絲堂上簇蘭翹記生母正今朝無地捧金蕉奈烟水
龍沙路遙碧天迢遞白雲何處急雨蕭蕭萬里夢魂
消待飛逐錢塘夜潮其二短衣孤劍客乾坤奈無策
報親恩三載隔晨昏更疎雨寒燈斷魂赤城霞外西

風鶴髮猶想倚柴門蒲觴漫盈樽倩誰寫青山淚痕元蔣子正山房隨筆

仲彌性登第後通判湖州楊娼韻者以色藝顯名一時彌性惑之誓以偕老韻以誕日嘗作醮供彌性爲代作醮詞云身若萍浮尚乞憐于塵世命如葉薄敢祈祐于玄穹適届生初用輸誠曲妾緣業如許流落至今桃李半殘何滋于苑囿燕鶯已懶空鎖于樊籠隻影自憐甘心誰亮香爐經卷早修清淨之緣歌扇舞衫尚掛平康之籍伏願來吉祥于天上脫禁錮于人間既往修來收因結果辟纑織屨早諧夫夫婦婦之儀墮珥遺簪免脫暮暮朝朝之苦人之所願天不可



誣宋王明清玉照新志

元妃靜懿皇后誕日受賀六宮嬪妃以次獻慶禮時南朝宮人亦有選入後庭者亦以所珍進獻一人獻寒光水玉魚一人獻青芝雙虬一人獻榔金簡翠腕闌似今之手鐲類但彼扁而用臂者耳魚是太眞潤肺物如意是六朝宮人所遺闌又建業景陽宮臙脂井物疑是麗華所墜后不悅陶宗儀元氏掖庭記

元龍廣寒事母至孝六月一日母生辰方舉觴爲壽忽見北窻外梅花一枝盛開人以爲孝行所感士大夫遂稱之曰孝梅贈詩甚多張菊存一篇最可膾炙曰南風吹南枝一白點萬綠歲寒誰知心孟宗林下竹

輟耕錄五見百有八歲

明林文蔚德風亭記五月十有四日老母誕辰恰值八旬初度于是張筵爲壽子孫繞膝萱白開顏意更融融洩洩也潞安志

明李全昌字文宰母七十兒弟輩起爲壽値歲飢全昌更出米二百斛傳母命賑之江西志

明邵棠事親至孝母壽七十是日鳩巢於庭人以爲孝感之瑞江南志

明朱蘊翀事母至孝當六十稱觴有白鳩白鵲繞庭之異

明趙滄字宗淵繼母溺于所出虐其妻致死無怨言弘



治辛酉領鄉薦値母誕辰遂留賀不赴公車浙江志

明李孝女南昌進士李基隆之女七歲能識字偶讀觀音大士傳遂持長齋誓不字母亡哀毀値母誕辰一慟幾絕是夕趺坐誦佛而逝

四月八日俗傳爲釋迦佛生辰僧尼各建龍華會以盆貯銅佛浸以糖水覆以花亭鐃鼓迎往富家以小杓澆佛提唱偈誦布施財物謂之浴佛有高峯和尚偈云呱聲未絕便稱尊攪得三千海嶽昏惡水一年澆一度知他雪屈是酬恩田武成熙朝樂事是日西湖作放生會舟楫盛多略如春時小舟競賣龜魚螺蚌放生元周密乾淳歲時記

金山忠烈王漢博陸侯姓霍氏吳孫權時一日致疾貲門小豎附語曰國主封界華亭谷極西南有金山鹹塘湖爲民害民將魚鱉食之非人力能防金山故海鹽縣一旦陷沒爲湖無大神護也臣漢之功臣霍某也部黨有力能鎮之可立廟于山吳王乃立廟建炎間建行宮于當湖賜名顯應鄉民祈禱輒應部下錢侯尤爲靈著王以四月十八誕辰浙之東西商賈舟楫朝獻踵至自入四月至中旬末一市爲之鼎沸（宋魯應龍括異志）

苕溪東十里有烏鎮鎮有烏將軍祠甚靈異相傳烏侯諱贊仕典午氏每歲八月十二日爲誕日必輻輳祠



下百物芳潔薦饗之（浙江志）

宋王省幹中年得瘋疾每歲純陽祖師誕日作麵以施路人三十年不少倦一歲有丐者啖麵畢覆碗桌上合家人不能啓省幹至即舉之中得治麻瘋方試之立效子孫寶之（江南志）

磁州神崔府君六月六日生朝遊人甚盛咸淳間改昭應今歸靈芝寺舊有蕭照山水及蘇漢臣畫壁今不存（元泗水潛夫湖山勝槩）

六月六日顯應觀崔府君誕辰自東都時廟食已盛是日都人士女駢集炷香已而登舟泛湖爲避暑之遊時物則新荔枝軍庭李二果產閩奉化項里之楊梅聚景園之秀蓮新藕密筒甜瓜椒核枇杷紫菱碧芡來禽金桃密漬昌元梅木瓜豆兒水荔枝膏金橘水糰麻飲芥辣白醪涼水氷雪爽口之物關撲香囊畫扇涎花珠珮而茉莉爲最盛初出之時其價甚穹婦人簇帶多至七插所直數十券不過供一餉之娛耳蓋入夏則遊船不復入裏湖多占蒲深柳密寬涼之地披襟釣水月上始還或好事者則敞大舫設蘄簟高枕取涼櫛髮快浴惟取適意或留宿湖心竟夕而歸（元周密乾淳歲時記）

三月三日俗傳爲北極佑聖眞君生辰佑聖觀中修崇醮事士女拈香亦有就家起醮酌水獻花者是日觀



中有雀竿之戲其法樹長竿于庭高可三丈一人攀緣而上舞蹈其顛盤旋上下有鷂子翻身金鷄獨立鍾馗抹額玉兎擣藥之類變態多方觀者目瞪神驚汗流浹背而爲此技者如蝶拍鵶翻蘧蘧然自若也（熙朝樂事）

三月廿八日東嶽仁聖帝誕傾城趨齊化門鼓樂旗幢爲祝觀者夾路（劉侗帝城景物畧）杭州行宮凡五處而在吳山上者最盛士女答賽拈香或奠獻花菓或誦經上壽或枷鎖伏罪鐘鼓法音嘈振竟日（田汝成熙朝樂事）

二月八日爲桐川張王生辰霍山行宮朝拜極盛百戲競集如緋綠社（雜劇）齊雲社（蹴毬）遏雲社（唱賺）同文社（耍詞）角

觝社相撲清音社清樂錦標社射弩錦體社花繡英畧社使棒雄
辯社小說翠錦社行院淨髮社梳剃律華社吟叫雲機社撮弄而
七寶鶯馬二會爲最玉山寶帶尺璧寸珠璀璨奪目
而天驥龍媒絨韉寶轡競賞神駿好奇者至剪毛爲
花草人物厨行果局窮極肴核之珍有所謂意思作
者悉以通草羅帛雕飾爲樓臺故事之類飾以珠翠
極其精緻一盤至直數萬然皆浮靡無用之物不過
資一玩耳奇禽則紅鸚白雀水族則銀蟹金龜高麗
華山之奇松交廣海嶠之異卉不可縷數莫非動心
駭目之觀也元周密乾淳歲時記

成都正月二十八日俗傳爲保壽侯誕日出笮橋門郎



侯祠奠拜次詣淨衆寺邠國社丞相祠奠拜畢事會
食晚宴大智院元費著歲華紀麗

隋木蘭魏氏亳城東魏村人恭帝時募兵木蘭以父當
往而老弟妹俱稚即市鞍馬整甲冑請于父代戍歷
十有二年身接二十八陣人終不知其爲女子後凱
旋除尚書不受懇奏省親及還釋戎服衣舊裳同事
者駭之以事聞召赴闕欲納之宮中木蘭以死拒之
帝驚憫贈將軍謚孝烈鄉人歲以四月八日致祭蓋
孝烈生辰云

成都浣花溪三月三日爲浣花夫人生辰傾城出遊地志
云夫人姓任氏成都節度使崔寧之妾嘗出家財募兵敗楊子琳于城夫人大曆中人四川志

成都四月十九日浣花佑聖夫人誕日也太守出笮橋
門至梵安寺謁夫人祠就宴于寺之設廳既宴登舟
觀諸軍騎射倡樂導前泝流至百花潭觀水嬉競渡
官舫民船乘流上下或幕帟水濱以事遊賞最爲出
郊之勝清獻公記云往昔太守分遣使臣以酒均給
遊人隨所會之數以爲升斗之節自公使限錢茲例
遂罷以遠民樂太平之盛不可遽廢以孤其心乃以
隨行公使錢釀酒畀之然不逮昔日矣元費著歲華紀麗

宋李庭芝將守台夢謂人曰公天台五祖臺下有龍頭
九九和尚宜就見之至郡諮詢莫知其說聞士陳白
曰天台五祖居赤城今咸師住此生于丙辰九月九
日其龍頭九九之謂乎庭芝大愕即往謁見深談有
契以寺宇狹隘捐金就東南地浙江志



眞臘番人既無名姓亦不記生日多有以所生日頭爲
名者元周達觀眞臘風土記

# 行年錄

廣昌[illegible]曾峯氏纂輯



## 初生

詩斯干篇第六七章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莞蒲席也竹葦曰簟觀其君安其室居夢兆而有祥亦頌禱之意也大人占夢之官熊羆陽物在山強力壯毅男子之祥也虺蛇陰物穴處柔弱隱伏女子之祥也

八章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半圭曰璋喤大聲也芾天子純朱諸侯黃朱皇猶煌煌也君諸侯也寢之于床尊之也衣之以裳服之盛也弄之以璋尚其德也言男子之生于是室者皆將



服朱芾煌煌然有室有家為君為王

九章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
裼褓也瓦紡塼也儀善罹憂也寢之于地卑之也衣之以褓即其用而無加也弄之以瓦習其所有事也有非非婦人也有善非婦人也蓋女子以順為正無非足矣有善則亦非其吉祥可願之事也唯酒食是議而無遺父母之憂則可矣

大明篇第二章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
摯國名仲中女也任摯國姓也殷商商之諸侯也嬪婦也京周京也曰嬪于京疊言以釋上句之意猶曰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也王季文王父也身懷孕也將言文王之聖而追本其所從來如此蓋曰自其父母而已然矣

六章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
纘繼也莘國名長子長女大姒也行嫁篤厚也言既生文王而又生武王也言天既命文王于周之京矣而克纘大任之女事者維此莘國以其長女來嫁于我天又篤厚之使生武王

生民篇首章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民周人時是也姜嫄炎帝後姜姓有邰氏女名嫄為高辛之世妃祀祀郊禖也弗祓也祓無子求有子也郊禖蓋祭天于郊而以先媒配也變媒言禖者神之也其禮以元鳥至之日用大牢祀之天子親往后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郊禖之前也履踐也帝上帝也武迹敏拇歆動也猶驚異也介大也震娠也夙肅也生子者及月辰居側室也育養也姜嫄出祀郊禖見大人迹而履其拇遂歆歆然如有人道之感于是即其所大所止之處而震動有娠乃周人所由以生之始也周公制禮尊后稷以配天故作此詩以推本其始生之祥明其受命于天固有以異于常人也然巨跡之說先儒或頗疑之而張子曰天地之始固未嘗先有人也則人固有化而生者矣蓋天地之氣生之



也

二章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誕發語辭彌終也終十月之期也先生首生也達小羊也羊子易生無留難也坼副皆裂也赫顯也不寧寧也不康康也居然猶徒然也凡人之生必坼副菑害其母而首生之子尤難今姜嫄首生后稷如羊子之易無坼副菑害之苦是顯其靈異也上帝豈不寧乎豈不康我之禋祀乎而使我無人道而徒然生是子也

三章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
隘狹腓芘字愛會值也值人伐木而收之覆蓋翼藉也以一翼覆之以一翼藉之也呱啼聲也覃長訏大載滿也滿路言其聲之大也 無人道而生子或者以不祥故棄之而有此異也于是始收而養之

崧高篇首章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山大而高曰崧嶽山之尊者駿大也甫甫侯卽作呂刑者或曰宣王時人作呂刑者之子孫也申申伯也皆姜姓之國也翰幹以蕃蔽也宣王之舅申伯出封于謝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言嶽山高大而降其神靈和氣以生甫侯申伯實能爲周之楨幹屏蔽而宣其德澤于天下也蓋申伯之先神農之後爲唐虞四嶽總領方嶽諸侯而奉嶽神之祭能修其職嶽神享之故此詩推本申伯之所以生以爲嶽降神而爲之也

烝民篇首章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昭明假至保祐也仲山甫樊侯之字也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于齊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言天之監觀有周能以昭明之德感格于下故保祐之而爲之生此賢佐曰仲山甫焉則所以鍾其秀氣而全其美德者非特如凡民而已也

元鳥篇首章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



武湯正域彼四方元鳥鳦也春分元鳥降高辛氏之妃有娀氏女簡狄祈于郊禖鳦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其後世遂爲有商氏以有天下宅居也殷地名芒芒大貌古猶昔也帝上帝也武湯以其有武德號之也正治也域封境也此亦祭祀宗廟之樂而追叙商人之所由生以及其有天下之初也

書益稷篇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禹自言懲丹朱之惡而不敢以慢遊也塗山國名辛壬癸甲四日也禹娶塗山氏之女甫及四日卽往治水也啓禹之子呱呱泣聲荒大也言娶妻生子皆有所不暇顧念惟以大相度平治水土之功爲急也

召誥篇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言王之初服若生子無不在于初生習爲善則善矣葉氏曰哲命以哲爲天所命也林氏曰所以有智愚者於已取之下愚爲自暴自棄則上智豈非自貽乎

記內則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作而自問之妻不敢見使姆衣服而對至于子生夫復使人日再問之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正寢在前燕寢在後側室者燕寢之旁室也作動作之時也姆女師也夫不齊之時未動作之前夫日使人再問之今雖動作之後以其齊故但使人問之

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三日始負子男射女否弧弓也帨佩巾也以此二物爲男女之表負抱也左者天道所尊右者地道所尊

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大牢宰掌具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齊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保受乃負之宰醴負子賜之束帛卜



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接以大牢之禮接見其子也宰宰夫也掌具掌其設禮之具也卜士負之者卜其吉者而使之抱子也詩承也儀禮言尸酢主人詩懷之亦承義射天地四方者期其有事于遠大也保保母也受乃負之受子于士而抱之也蓋士之負子特爲斯須之禮而已宰既掌具故以醴禮負子之士仍使束帛以酬之食子謂乳養之也今按此言世子生接以大牢特言其常禮如此耳下文又言接子擇日則亦或在始生三日之後也

凡接子擇日冢子則大牢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世子大牢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冢子大牢謂天子之元子也

異爲孺子室于宮中擇于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愼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諸母衆妾也可者謂雖非

衆妾之列或傅御之屬可爲子師者也此人君養子之禮師教以善道者慈母審其欲惡者保母安其寢處者他人無事不往恐兒驚動也

三月之末擇日剪髮爲鬌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

是日也妻以子見于父貴人則爲衣服自命士以下

皆漱澣男女夙興沐浴衣服具視朔食夫入門升自

阼階立于阼西鄉妻抱子出自房當楣立東面鬌所存留不剪者也夾囟兩旁當角之處留髮不剪者謂之角留頂上縱橫各一相交通達者謂之羈嚴氏云夾囟曰角兩髻也午達曰羈三髻也貴人大夫以上也由自也具視朔食者所具之禮如朔食也朔食天子大牢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也入門入側室之門也側室亦南向故有阼階西階出自房自東房而出也　午達曰羈者按儀禮云度尺而午語云一縱一橫曰午今女剪髮留其頂上縱橫各一相交通達故云午達不如兩角相對但縱橫各一在頂上故曰羈羈者隻也



姆先相曰母某敢用時日祗見孺子夫對曰欽有帥

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妻對曰記有成遂左還授

師子師辯告諸婦諸母名妻遂適寢某妻姓某氏也時日是日也孺稚也欽敬帥循也言當敬教之使循善道也咳而名之者說文咳小兒笑聲謂父作咳聲笑容以示慈愛而名之也記有成謂當記識夫言教之成德也授師以子授子師也諸婦同族卑者之妻也諸母同族尊者之妻也後告諸母欲名成于尊也妻遂適寢復夫之燕寢也

夫告宰名宰辯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

而藏之宰告閭史閭史書爲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

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夫入食

如養禮宰屬吏也諸男同宗于姓也藏之者以簡策書子名而藏于家之書府也二十五家爲閭二千五百家爲州州伯則州長也閭史州史皆其屬吏也閭府州府皆其府藏也夫入食如養禮謂與其

妻禮食如婦始饋舅姑之禮也疏曰此經所陳謂卿大夫以下故以名徧告同宗諸男諸男卑者尚告則諸父可知若諸侯絕宗則不告也

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于阼階西

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諸侯朝服元端素裳夫人亦如之者亦朝服也當是展衣註云祿衣者以見于卑御特御于君故服進御之祿衣也人君見世子于路寢此升自西階是自外而入也凡生子無問妻妾皆在側室

適子庶子見于外寢撫其首咳而名之禮帥初無辭此適子蓋世子之弟庶子則妾子也外寢君燕寢也燕寢在內以側室在旁處內故謂此爲外也疏云適子見于外寢庶子則見于側室但撫首咳名無辭之事與世子之弟同故與適子連文同云見于外寢其實庶子見于側室也初謂前文帥循初見世子之法但無敕戒之辭辭即欽有帥記有成語也

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不以隱疾大夫士之子不



敢與世子同名註終使易諱不同名尊世子也其先世子生亦勿爲改疏云衞襄公名惡其大夫有齊惡先衞侯生故得與同名不改也

妾將生子及月辰夫使人日一問之子生三月之末

漱澣夙齊見于內寢禮之如始入室君已食徹焉使

之特餕遂入御此言大夫士之妾生子之禮宮室之制前有路寢次則君之燕寢次夫人正寢卿大夫以下前有適室次則燕寢次則適妻之寢此言內寢正謂適妻寢耳如始入室者如初來嫁時也特餕使此生子者獨餕不如常時衆妾同餕也註謂已見子夫食而使獨餕也始來嫁時妾餕夫婦之餘亦如之既見子可以御此謂大夫士之妾也凡妾稱夫曰君疏云案昏禮夫婦同牢之後媵餕夫餘御餕婦餘彼謂正妻若妾初嫁夫婦共食初來之妾特餕其餘亦如始來時前文大夫之妻見子之後遂適夫寢未即進御後始云夫入食如養禮是夫始入與妻食乃後進御此文云見子遂入御言其異正妻也

公庶子生就側室于三月之末其母沐浴朝服見于君擯者以其子見君所有賜君名之衆子則使有司名之擯者傳辭之屬也君所有賜者此妾君所偏愛而特加恩賜者故其子君自名之若衆妾之子恩寵輕畧者則使有司名之也疏云前文已云適子庶子見異于世子今更重出者以前庶適連文故此特言庶子之禮

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羣室其問之也與子見父之禮無以異也問之之禮與執手咳名之事欽師記成之辭皆與有爵者同故云無以異也註庶人無側室故夫出避之若有側室則夫自居正寢也

凡父在孫見于祖祖亦名之禮如子見父無辭應氏曰辭者夫婦所以相授受也祖尊故有其禮而無其辭註見子于祖家統于尊也父在則無辭有適子者無適孫與見庶子同也父卒而有適孫則有辭與見冢子同父雖卒而庶孫猶無辭也疏云孫見于祖而將



于父故無辭適子既在其孫猶爲庶孫無所傳重故與見庶子同

食子者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大夫之子有食母士之妻自養其子食子者食君國之子士之妻大夫之妻也子三年則免懷抱故食者出遷其家見于公宮而告辭則君必有賜劬者有賜以勞其劬勞也食母乳母也士卑故自養

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旬而見冢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註讀旬爲均謂適子妾子有同時生者雖是先生者先見後生者後見然皆在夫未與婦禮食之前故曰均而見也應氏曰子固以禮見于父父則欲時時見之又不可瀆故毋旬而一見之若庶人則簡畧易遇故不必以旬而見疏云天子諸侯未與后夫人禮食而先見冢子急于正也禮食之後乃見適子庶子緩于庶耳

射義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于其所有事然後敢用穀也飯食之謂也宇宙內事皆已分內事此男子之志也人臣所以先盡職事而後敢食君之祿者正以始生之時先射天地四方而後使其母食之也故曰飯食之謂也飯食食子也註男子生設弧于門左三日負之人爲之射乃卜食子也疏云桑弧蓬矢取其質也所以用六者射天地四方也所以禮射唯四矢者示事有不用也白虎通必桑弧何相逢接之道也

家語孔子對哀公曰人始生而有不具者五焉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化及生三月而微煦然後有見八月生齒然後能食朞而生臏然後能行三年顖合然後能言十有六而精通然後能化陰窮反陽故陰以陽變陽窮反陰故陽以陰化是以男子八月生齒八歲而齔二八而化女子七月生齒七歲而齔二七而化一陽一陰奇偶相配然後道合化成性



命之端形于此也公曰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而化是則可以生民矣而禮男子三十而有室女子二十而有夫也豈不晚乎孔子曰夫禮言其極男子二十而冠有爲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于此而往則自婚矣

韓詩外傳天地有合則生氣有精矣陰陽消息則變化有時矣時得則治時失則亂故人生而不具者五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施化三月微的而後能見七月而生齒而後能食朞年髕就而後能行三年顖合而後能言十六精通而後能施化陰陽相反陰以陽變陽以陰變故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齠齒

十六而精化小通女七月生齒七歲而齔齒十四而
精化小通是故陽以陰變陰以陽變故不肖者精化
始具而生氣感動觸情縱欲反施亂化是以年壽亟
夭而性不長也
說苑夫天地有德合則生氣有精矣陰陽消息則變化
有時矣時得而治矣時得而化矣時失而亂矣是故
人生而不具者五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
能施化故三月達眼而後能見七月生齒而後能食
朞年生臏而後能行三年顖合而後能言十六精通
而後能施化陰窮反陽陽窮反陰故陰以陽變陽以
陰變故男八月而生齒八歲而毀齒二八十六而精
化小通女七月而生齒七歲而毀齒二七十四而精



化小通不肖者精化始至矣而生氣感動觸情縱欲
故反施亂化故詩云乃如之人懷婚姻也大無信也
不知命也賢者不然精化填盈後傷時之不可過也
不見道端乃陳情欲以歌詩曰靜女其姝俟我乎城
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
遠曷云能來急時之辭也甚焉故稱日月也
大戴禮本命篇人生而不具者五目無見不能食不能
行不能言不能化三月而徹眴眴精也轉視貌徹或作微然後能
有見八月生齒然後食朞而生臏然後能行三年臚
合然後能言十有六情通然後能化陰窮反陽陽窮
反陰夏至陽往陰勤冬至陰消陽息辰故陰以陽化陽以陰變故男
以八月而生齒八歲而毀齒一陰一陽然後成道二
八十六然後情通然後其施行女七月生齒七歲而
毀二七十四然後其化成合于三也小節也男女合于三十
中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合于五也中節也合于五十
太古男五十而室女三十而嫁備于三五合于八
十也備三五十合于八十也不言大節者省文八者維剛也天地以發明
故聖人以合陰陽之數也八爲方維八卦之數也陰陽九六大衍之數也
右三條畧同並錄之以備考
易本命篇子曰夫易之生人禽獸萬物昆蟲各有以生
或奇或偶或飛或行而莫知其情惟達道德者能原



本之矣天一地二人三三三而九九九八十一一主
日日數十甲乙之屬故人十月而生萬類人爲貴也八九七十二
偶以承奇貴偶用奇奇主辰辰方面各三也辰主月月主馬月契大駟
于上馬疏乾于下故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
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
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主音音主猨故猨五月
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禽鹿故禽鹿六月而
生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二
九十八八主風風主蟲故蟲八月化也其餘各以其
類也
漢劉熙釋名人始生曰嬰兒胸前曰嬰抱之嬰前乳養

之也或曰嬰婗嬰是也言是人也婗其啼聲也故因以名之也青徐州呼女曰娪娪忤也始生時人意不喜忤忤然也釋長幼篇婗嬰音倪衣娪音誤

青史氏之記曰古者胎教之道王后有身之七月而就蔞室太師持銅而御户左太宰持斗而御户右太卜持蓍龜而御堂下諸官皆以其職御于門内比三月者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撫樂而稱不習所求滋味非正味則太宰荷斗而不敢煎調而曰不敢以侍王太子太子生而泣太師吹銅曰聲中某律太宰曰滋味上某太卜曰命云某然後爲王太子懸弧之禮義東方之弧以梧梧東方之草春木也其牲以



雞雞者東方之牲也南方之弧以柳柳者南方之草夏木也其牲以狗狗者南方之牲也中央之弧以桑桑者中央之木也其牲以牛牛者中央之牲也西方之弧以棘棘者西方之草秋木也其牲以羊羊者西方之牲也北方之弧以棗棗者北方之草冬木也其牲以彘彘者北方之牲也五弧五分矢東方射東方南方射南方中央射中央西方射西方北方射北方皆三射其四弧具其餘各二分矢懸諸國四通門之左中央之弧亦具餘二分矢懸諸社稷門之左然後卜王太子名上毋取於天下毋取於地中毋取於名山通谷毋悖於鄉俗是故君子名難知而易諱也此所以養息之道也賈誼新書

白虎通人必有名何所以吐情自紀尊事人者也論語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三月名之何天道一時物有變人生三月目煦亦能笑與人相更答故因其始有知而名之故禮服傳曰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於祖廟於祖廟者謂子之親廟也明當爲宗廟主也一說名之於燕寢名者幼少卑賤之稱也寡略故於燕寢

太昊伏羲氏母曰華胥一作人作地燧人之世有巨人迹出於雷澤華胥以足履之有娠生庖犧氏於成紀　拾遺記春皇者庖犧之别號所都之國有華胥之洲神母遊其上有青虹繞之久而方滅即覺有娠歷十二



年而生庖犧長頭修目龜齒龍脣眉有白毫鬚垂委地人或曰歲星十二年一周天今叶以天時實檟記作華胥之淵

史皇氏倉帝名頡生而神聖有四目即能書野史

炎帝神農氏姜姓少典妃女登遊於華陽有神龍首感之於常羊生神子人面龍顏是爲神農生三辰而能言五日而能行七朝而齒具　春秋元命苞女登生子人面龍顏始爲天子　帝王世紀神農母任姒有蟜氏名女登則天子之稱自炎帝始又見宋蔡互見三歲七歲百餘歲百二十五歲

黄帝有熊氏少典之子姓公孫名曰軒轅母曰附寶有

蟜氏之女也見大電繞北斗樞星照郊野感附寶孕
二十四月生黃帝于壽邱 竹書 生而神靈弱而能言
㓜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 一作孕十五月 河圖握拒
軒轅生紫氣充房 拾遺記軒轅母曰昊樞以戊巳
日生故以土德王時有黃星之祥 玄覽黃帝孕二
十月而生河目龍顙日角龍顏弱而能言十歲而敀
神農之政 編年考軒轅氏帝榆罔之後○又見十歲互見三十七歲百歲百十歲
少昊金天氏母曰女節見大星如虹下流華渚旣而夢
接意感生少昊名摯 竹書 編年考少昊黃帝之子玄囂也母曰嫘祖 互見百歲
顓頊高陽氏母曰女樞見瑤光之星貫月如虹感己於



幽房之宮生顓頊于若水 竹書 拾遺記顓頊黃帝之
孫昌意之子昌意出河濱遇黑龍負玄玉圖時有老
叟謂昌意曰生子必叶水德而王至十年顓頊生手
有文如龍亦有玉圖之象 互見十歲十三十五二十九十一九十八歲 實楨記作叶玉圖 編年考父昌意黃帝次子母女樞又名昌僕
帝嚳高辛氏其母生見其神異自言其名曰夋齠齔有
聖德生而騈齒 互見十五三十四十一百百五歲
帝嚳妃鄒屠氏之女當軒轅去蚩尤之凶遷其善者於
鄒屠之地惡者于有北之鄉鄒屠氏行不踐地常履
而飛𩙿遊伊洛帝乃期焉納以爲妃常夢吞日則生
一子凡八夢八生子記云八神亦云八翌翌明也又

云八英又云八力言神力英明也 拾遺記
帝堯陶唐氏母曰慶都出觀三河常有龍隨之一旦龍
負圖而至其文要曰亦受天祐眉八彩鬢長七尺二
寸面銳上豐下足履翼宿旣而陰風四合赤龍感之
孕十四月生堯于丹陵其狀如圖 竹書 唐堯帝嚳之
子伊祁姓也母出陳鄷氏名慶都居伊祁之墟孕十
四月而生堯于丹陵名曰放勳鳥庭荷勝眉有八彩
豐下銳上或從母姓伊祈氏 年十五而佐帝摯受封于唐二十而登帝位故國號曰唐居位七十二年得舜攝政又二十八年起甲辰盡癸未共一百年 互見十三十五二十百十八歲
帝舜有虞氏母曰握登見大虹之祥感而生舜於姚墟



故姓姚氏字都君目有兩瞳具大聖之德 竹書舜
目重瞳子故名重華龍顏大口黑色身長六尺一寸
年二十始以孝聞於堯妻之二女而邑於虞堯崩受禪在位三十三年薦禹於天又一十八年起甲申盡癸酉共五十年 互見二十三十五十五十八六十一百歲百十歲
高辛氏三妃有娀氏之女曰簡狄以春分玄鳥至之日
從帝祀郊禖與其妹浴玄邱之水有玄鳥啣卵而墜
之五色甚好二人競取覆以二筐簡狄先得而吞之
遂孕胷剖而生契 竹書 拾遺記簡狄遊於桑野見黑
鳥遺卵于地有五色文作八百字簡狄拾之貯以玉
筐覆以朱紱夜夢神母謂之曰爾懷此卵卽生聖子
以繼金德狄乃懷卵一年而有娠經十四月而生契

祚以八百叶卵之文也

高辛氏元妃有邰氏之女曰姜嫄助祭郊禖見大人跡履之當時歆如有人道感已遂有娠而生男以爲不祥棄之阨巷牛羊避而不踐又送山林之中會伐林者又取而置寒冰上大鳥以一翼藉覆之姜嫄以爲異乃收養焉名之曰棄枝頤有異相竹書 吳越春秋后稷其母台氏之女姜嫄爲帝嚳元妃年少未孕出遊于野見大人跡而觀之中心歡然喜其形像因履而踐之身動意若爲人所感後姙娠恐被淫泆之禍遂祭祀以求謂無子履上帝之跡天猶令有之姜嫄怪而棄于阨狹之巷牛馬過者辟易而避之復棄於林中適會伐木之人多復置于澤中冰上衆鳥以羽覆之后稷遂得不死姜嫄以爲神收而養之長因名棄



臯陶母曰扶始升高邱祀白帝有雲如虎感而生臯陶 盈川集山川氣候彰白虎于臯繇象緯休徵下萶龍于曼倩

夏禹姒姓顓頊之後堯封鯀爲崇伯納有莘氏女曰志是爲修已見流星貫昴又吞神珠意感孕歲有二月帝堯戊寅五十八載六月六日而生禹於僰道之石紐鄉名文命字高密 竹書禹母修巳出行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既而吞神珠修巳背剖而生禹於石紐 吳越春秋鯀娶於有莘氏之女名曰女嬉年壯未孳嬉於砥山得薏苡而吞之意若爲人所感因而姙孕剖脅而產高密家於西羌地曰石紐石紐在蜀西川也 開山圖女狄于石紐山下泉中得月精如雞子愛而吞之孕十四月生夏禹 論衡禹母吞薏苡而生禹故夏姓曰姒 新知錄大禹胸拆而生年編考禹折堳而生于石坳虎鼻大口兩耳參鏤首戴鈐胸有玉女足文履已故名文命○亙見十五三十百歲百六歲

夏禹娶塗山氏治洪水通環轅山化爲熊謂塗山氏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氏往見禹方作熊慙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爲石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啓淮南子 獨異志禹妻化爲石後剖腹而生啓



夏孔甲畋於萯山大風晦瞑入於人家主人方乳或占之曰後來而產是子不勝終必有殃孔甲取之曰苟以爲余子誰敢殃之長折薪斧斬其左足遂爲大閽孔甲曰嗚呼有疾命矣夫劉熙新論

劉姓出自伊祁其後生子有文在手曰劉累因以爲名事夏孔甲爲御龍氏西江志序劉氏先德錄 明宋濂

契十三世主癸之妃曰扶都見白氣貫日意感以乙日生湯故名履字天乙豐下銳上皙而有髯句身而揚聲臂有四肘是爲成湯竹書 河圖湯母感黑龍而成

互見百歲

有莘氏女采桑於伊川得嬰兒於空桑中言其母孕於伊水之濱夢神告曰臼水出而東走毋顧明視而見臼水出焉告其隣居而走顧望其邑咸爲水矣其母化爲空桑子在其中莘女取而獻之命養於庖長有賢德殷以爲尹曰伊尹 水經註 見百餘歲 互

陸終氏娶於鬼方氏孕而不粥三年啓其左脅六人出焉其一曰樊是爲昆吾其二曰惠連是爲參胡其三曰錢是爲彭祖其四曰萊是爲云鄶人其五曰安是爲曹姓其六曰季連是爲芈姓昆吾者衛氏也參胡者韓氏也彭祖者彭氏也云鄶人者鄭氏也曹姓者



邾氏也季連者楚氏也　一云啓左脅三人出焉啓右脅三人又出焉 互見孿生

季歷之妃曰太任夢長人感已溲于豕牢而生昌龍顏虎肩身長十尺胸有四乳 竹書　吳越春秋季歷生子昌昌有聖瑞　宋蕭叅希通錄晉語胥臣對文公曰昔者太任娠文王不變沙溲於豕牢而得文王不加疾焉韋氏云溲小也沙便也豕牢厠也不加疾易也設有是事猶當諱焉況于誣乎老泉嘗闢吞卵等事胥氏之言無稽甚矣

武王納太公之女曰邑姜修教於內生太子誦 皇甫謐帝王世紀

武王邑姜方娠太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太叔焉

周穆王時徐君宮人娠而生卵以爲不祥棄之水濱獨孤母有犬名鵠蒼獵于水濱得所棄卵銜以來歸獨孤母以爲異覆煖之遂蝣成兒生時正偃故以爲名徐君宮中聞之乃更錄取長而仁智襲君徐國後鵠蒼臨死生角而九尾實黃龍也偃王令葬之徐界中 述異記犬名后蒼啣卵歸卵開內有一兒有肉而無骨後爲徐君

周靈王生而有髭

齊惠公妾蕭同叔子生子棄之有狸乳而鸇覆之取而



養之字曰無野是爲頃公代有齊國 宋王銍侍兒小名錄

魯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始娠而卜卜人謂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爲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 郎季氏也

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夢天使與已蘭曰余爲伯儵余而祖也以是爲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 後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蘭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

晉穆侯以條之役生太子名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名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

諠諠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及仇嗣立是為文侯侯卒子昭侯立封成師于曲沃號桓叔子嚴伯嚴伯子武公代有晉國 漢書

晉叔向娶申公巫臣氏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平陽志

楚子文初生棄於瞢中而虎乳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檡 轂一音構於檡音烏塗



孔子之父叔梁紇初娶魯施氏有九女而無子其妾生孟皮字伯尼有足疾不任祀事乃求婚於顏氏女名徵在以夫之年大懼不時有男禱於尼丘生先聖於靈王二十一年庚戌十月二十一庚子日甲申時即今之八月二十七日生而首上圩頂因名曰丘字仲尼 山東志

當生之夜有二蒼龍自天而下來附徵在之房因夢而生夫子有二神女擎香露空中而來以沐浴徵在王子年拾遺記天帝下奏鈞天之樂列於顏氏之房空中有聲言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笙鏞之音異於俗世也又有五老列於徵在之廷則五星之精也夫子未生時有麟吐玉書於闕里人家文云水精之子系衰周而素王徵在賢明知為神異乃以繡紱繫麟角信宿而麟去 定公二十四年魯人鉏商田于大澤得麟以示夫子繫角之紱尚猶在焉

孔子娶一歲而生伯魚魯昭公使人遺之鯉魚孔子榮君之貺故名曰鯉而字伯魚 年五十先孔子卒

顏無繇娶齊姜氏生回於周景王二十四年庚辰冬十一月辛巳朔十六日丙申即魯昭公二十一年也 山東志

顏淵感中台星生 梁劉勰新論

曾點生參於周敬王十五年丙申冬即定公五年也少孔子四十六歲

子路感雷精而生尚剛好勇 晉束晳發蒙記



端木賜生于周景王二十五年衛靈公十五年其母夢神賜以寶玉因名曰賜字子贛又字子貢 山東志

周商瞿上孔子弟子生於雙流之瞿上鄉以所生之地為名歿亦葬於瞿上 今之牧馬地也古碑見藝文志四川志

孟激字公宜娶仉氏生軻於周烈王四年己酉四月初二日即魯共王五年在孔子沒後四十有七年也孟子將生母夢神人採雲擎龍鳳自泰山來將止於嶧母臥視久之忽片雲墜而寤

史記田文以五月五日生父嬰告其母勿舉母竊舉之及長見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日子者何故嬰曰五

日子者長與戸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于天乎將受命于戸耶必受命于天君何憂焉必受命于戸則高其戸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

周吳申夫差六世孫長沙王芮父事楚考烈王以諫封春申君謫居鄱陽相傳生芮時五色雲見今餘干有五色山 西江志

漢高帝父曰劉執嘉執嘉之母夢赤鳥若龍戲已而生執嘉母名含始曰昭靈后遊於洛池有玉雞啣赤珠刻曰玉英吞此者王含始吞之 含始一作執嘉之母一作高祖之母

漢高祖母媪常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見交龍于上已而有娠遂生高祖



漢薄太后父姓薄與魏王宗家女通生后許負相后當生貴子魏媪納其女于魏豹豹初與漢擊楚及聞許負言心獨喜因叛漢漢虜豹以后輸織室高祖入織室見后色詔內入後宮后一夕夢蒼龍據腹以白上上曰此貴徵也吾與汝成之幸而有娠生文帝 太原志

漢孝武皇帝景帝子也未生之時景帝夢一赤龍從雲中下直入崇芳閣景帝覺而坐閣下果有赤氣如霧來蔽戸牖宮內嬪御望閣上有丹霞蓊蔚而起霞滅見赤龍盤廻棟間景帝名占者姚翁以問之翁曰吉祥也此閣必主命世之人爲劉宗盛主也然亦大妖景帝使王夫人移居崇芳閣欲以順姚翁之言也乃改崇芳閣爲猗蘭殿旬餘景帝夢神女捧日以授王夫人夫人吞之十四月而生武帝景帝曰吾夢赤氣化爲赤龍占者以爲吉可名之吉 武帝內傳互見三歲七歲又郭憲洞冥記王夫人誕武帝于猗蘭殿有青雀羣飛于闕城門乃改爲青雀門乃更修飾刻木爲綺橑雀去因名青綺門

漢鉤弋夫人解黃帝素女之術大有寵有身十四月產昭帝上曰堯十四月而生鉤弋亦然乃命其門曰堯母門 山東志

漢南頓君欽爲濟陽令以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生光武於縣舍有赤光照室中影如五麟七鳳欽異焉使卜者王長占之長辟左右曰此兆吉不可言是時縣界有嘉禾生一莖九穗因名曰秀 互見二十八歲



漢孝靈皇帝何皇后生太子辯帝數失子不敢正名養于道人史子眇家號曰史侯 獻帝春秋

漢蕭何感昴星精而生　張良感狐星生　樊噲感狼星生 梁劉勰新論

漢扶嘉其母於湯溪水側夢龍而生嘉長占吉凶巧發奇中 嘉勸高祖定三秦高祖以嘉志在扶翼賜姓扶氏 四川志

漢張少平妻田氏少寡居忽夢一人自天而下壓其腹因而懷孕乃曰無夫而孕人聞棄我也徙於代依東方五月朔旦生一子以其居代東方名之東方朔或言歲星精 一云朔生時東方始明因姓焉　洞冥記云田氏寡居夢

大白星臨其上因娠歎曰無夫而孕人將棄我移居東方里五月旦生朔因爲氏名朔三日而母死（一云朔父張夷字少平互見童幼三歲五歲十二十九二十二歲）

漢霍去病父仲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女衛少兒私通生去病仲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光因絕不相聞久之去病爲驃騎大將軍道出河東太守郊迎至平陽傳舍遣吏人仲孺趨入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知爲大人遺體也爲大買田宅奴婢而去

漢衛青父鄭季給事陽信公主家奴與衛媼通生青故冒姓衛氏

漢元帝初元四年皇后曾祖父王伯墓門梓柱猝生枝葉上出屋後王莽簒位自說之曰初元四年莽生之歲也當漢九世火德之厄而有此祥興于高祖考之門門爲開通梓猶子也言王氏當有賢子開通祖統起于柱石大臣之位受命而王之符也（漢書）

漢哀帝建平四年山陽女子田無嗇生子先未生二月兒啼腹中及生不舉葬之陌上三日人過聞啼聲母掘收養之（水經註）

漢虞延字子大初生其上有物若一匹練遂上昇天占者以爲吉（或作虞升後至太尉）

漢時陳留有富翁年九十娶田家女爲妾一交接而死後生男大男謂其母曰我父年耆無及人道一宿斯



須何因有子汝小家淫泆反欲污我種類乎爭財數年州郡不決丞相丙吉思惟良久言曾聞眞人無影老翁子亦無影又不耐寒可共試之時八月取同年小兒俱解裸之此兒獨啼言寒又竝日中行後獨無影人咸服（風俗通又見九十）

後漢周燮字彥祖汝南人生而欽頤折頞醜狀駭人母欲棄之父不聽曰吾聞聖賢多有異貌興我宗者乃此兒也于是養之（互見十歲）

後漢何比干字少卿爲獄吏平活數千人日中夢貴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妻未竟門有老嫗八十餘頭白求寄避雨雨甚而衣履不沾漬雨止遂謂比干曰公有陰德今天賜君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中符策狀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曰子孫佩印綬者如此算比干年五十八有六男又生三子本始元年自汝陰徙平陵代爲名族（太平御覽互見少壯又見五十八）

後漢應樞生四子見神光照社以問卜人卜人曰此天符也子孫其興乎乃探得黃金自是諸子官學竝有才名至瑒七世通顯（孝子傳太平廣記）

後漢竇武母產武而并產一蛇送之野中後母卒及葬未窆有大蛇自榛草而出徑至喪所以頭擊柩涕血皆流俯仰詰屈若哀泣之容有頃而去時人知爲竇氏之祥（搜神記）

後漢張奐爲武威太守其妻夢帶奐印綬登樓而歌覺以告奐奐令占之曰夫人方生男復臨此郡命終此樓後生子猛建安中果守武威殺刺史邯鄲商州兵圍急猛恥見擒登樓自焚死 搜神記

漢駱俊字孝遠拜陳留守時隣郡飢荒俊傾貲賑贍民育子者厚遺米肉所生子多以駱爲名 浙江志

三國吳孫堅母姙堅之時夢腸出繞腰有一童女負之繞吳閶門外又授以芳茅一莖童女語曰此吉祥也必生才雄之子今賜母以土王於翼軫之地鼎足於天下百年中應以異寶授於人也語畢而覺旦起筮之筮者曰所夢童女負母繞閶門是太白之精感化來夢夫帝王之興必有神跡自表白氣者金色及吳滅而踐晉祚夢之徵焉 拾遺記 按吳書云孫堅母懷堅之時夢腸出繞閶門與王子年之說爲異

三國孫策母吳夢月入其懷而生策及權在孕又夢日入其懷以告堅堅曰日月者陰陽之精極貴之象吾子孫其興乎

三國吳闞澤字德潤在母胞八月叱聲出外 互見十三歲

三國吳張承母孫氏懷承時乘輕舸遊於江浦忽有白蛇長三尺騰入舟中母祝曰若爲吉祥勿毒噬我縈而將還置諸房內一宿不復見母嗟惜之隣中相謂曰昨見張家有一白鵠聳翮入雲以告承母母使筮之筮者曰此吉祥也鵠是延年之物從室入雲自下升高之象也當使子孫位超臣極擅名江表若生子可名白鵠及承生昭位至丞相輔吳將軍年踰九十蛇鵠之祥也 拾遺記 太平廣記作白鶴



三國曹丕生時有雲氣青色而圜如車蓋當其上終日望氣者以爲至貴之證非人臣之氣 互見五歲八歲四十歲

三國高貴鄉公自叙始生辭曰惟正始三年九月二十五日乙未值成子生於時也天氣淸明日月耀光爰有黃氣烟熅于堂照耀室宅其色煌煌相而論之曰未者爲土魏之行也厥日值成應嘉名也烟熅之氣神之精也無災無害蒙神靈也

三國魏薛夏字宣聲母孕夏時夢人遺一篋衣云夫人必產賢明之子爲帝王所宗後位至秘書丞居甚貧帝解御衣以賜之以符先夢 互見二十歲 拾遺記 一本作錦衣一篋

晉中宗初誕有神光之異一室盡明所藉藁如始刈

晉元帝生子普賜羣臣殷羨謝曰皇子誕育普天同慶臣無勳焉而猥頒厚賚帝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勳耶

晉孝武太后李氏以微賤入爲宮人在織房中時簡文帝無子因善相者言以大計召之侍寢后數夢兩龍枕膝日月入懷帝聞而異之遂生烈宗及會稽文孝王鄱陽長公主 初簡文帝見讖云晉祚盡昌明及

帝之在孕也李太后夢神人謂之曰汝生男以昌明爲字及產東方始明因以爲名焉簡文帝後悟乃流涕 晉書

晉索充夢一虜脫上衣來詣充索紞占曰虜去上半下男字也君妻當生男也已後果驗

晉賈充字公閭遠晚始生充言後當有充閭之慶故以爲名字焉

晉桓玄母馬氏本袁眞妓也與同列薛氏郭氏夏夜玩月見流星墮銅甕中水底冏然如二寸火珠相謂曰此吉祥也當誰應之于是薛郭更以瓢杓接取竝不得馬最後得而吞之乃感而生玄 互見七歲二十三



晉胡商本鄭梅子母張氏婢也梅孌之及梅死主母聞有身欲殺張張走七巖山中其夜娩乳生子商後二日主母之子使人求張張急告求者曰于我兒棄之幸有救之者毋令併死求者許諾張嚙指血書帛乘兒山中其詞曰結髮事君子睦寵充下陳君命旣勦絶人氣將何親賤妾罪當殛兒子生不辰出腹甫再昔棄捐剃與襟一步一反顧五內爲摧崩闕穀委楚澤后稷生寒冰天命倘不絶虎鳥或慈仁時山有老狐能變形惑人見棄兒哀而乳之居四五歲建康人商景過之狐託爲寡婦寄兒於景謂景曰善藏兒帛書言訖復故形而去景攜歸名之曰小一冐姓商氏

教之讀書習京氏易公羊春秋既長每見帛書輒晝夜哭景爲桓溫裨將所殺商爲報讐出亡更姓名曰胡商轉入河間而歌其帛書詩乞于市初其母嫁會稽賈人傳歘家至河間以歌舞得幸于富人吳翁商適過聞之大駭名見問之具言其故因出帛書其母持之而泣商亦伏地泣一市皆泣遂言于翁載歸閩比至先母之子俱歿惟孤兒留孫始生孩辰商令妻哺養與子等曰奈何絶先母嗣後至七巖山求老狐不得環山而拜以胡爲姓每伏臘併祀老狐商景 劍俠傳

十六國呼延氏漢單于扶羅子豹妻也無子祈于龍門俄有巨魚頂有兩角軒鬐躍鱗而至祭所久之乃去巫覡皆異之曰此嘉祥也其夜夢日所見魚化爲人左手把一物大如半雞子光景非常授呼延氏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貴子寤而告豹豹曰吉徵也吾昔從邯鄲張徒母司徒氏相吾當有貴子孫三世必大昌



彷彿相符矣自是十三月生劉淵 平陽志 前趙錄 淵生左手有文曰淵遂以爲名 互見童幼

前趙晉將劉聰字玄明一名載淵第四子母張夫人孕夢日入懷寤而告淵淵曰吉徵也自是十五月而生聰夜有日光之異左耳有一白毫長二尺餘 前趙錄 互見童幼十四十五二十歲

前趙陳元達本姓高以生月妨父故改云陳 互見四十歲

後趙石勒字世龍上黨武鄉羯人父周曷朱勒生時赤光滿室白氣自天屬於庭中 長而壯健有膽力雄武好騎射 後趙錄 互見童幼十四歲

前秦苻健字建業母羌氏夢大羆而孕之 一云夢大羆據戶而孕健

前秦苻堅字永固一名文玉母苟氏祈子於西門豹祠夜夢與神交孕十二月而生堅焉有神光自天燭其庭背有赤文隱起成字曰草付臣又土王咸陽臂垂過膝目有紫光祖洪奇而愛之名曰堅頭（因而謂健曰此兒頭大重身長在大足短安下非常相 互見童幼七歲八歲）

前燕慕容儁字宣英皝第二子小字賀賴跋十三月而生有神光之異（前燕錄）祖廆常言吾積福累仁子孫當有中原既而生儁廆曰此兒骨相不恆吾家得之矣

南燕慕容德字玄明皝之少子皝每對諸宮人言婦人妊娠夢日入懷必生天子公孫夫人方妊夢日入臍中獨喜而不敢言晉咸熙二年晝寢生德左右以告



方寢而起皝曰此兒易生似鄭莊公長必有大德遂以德爲名（南燕錄 互見十二十八歲）

後涼呂光字世明父婆樓字廣平佐命前秦官至太尉光以趙建武中生於枋頭夜有神光之異故名焉（互見十歲 後梁錄）

後蜀李雄字仲儁母羅氏夢雙虹自門昇天一虹中斷既而生蕩後羅氏因汲水忽然如寐又夢大蛇繞其身遂有孕十四月而生雄常言吾二子若有先亡在者必大貴蕩竟前死（蜀錄 同）

劉宋武帝始生有神光照室

劉宋元嘉七年五月武陵洪水善德山崩兩石高丈餘如人雕刻精奇形備古制式占者云武陵出天子其時八月孝武始誕後宮有神光照室十五年封武陵王三十年即帝位（洽聞記 廣記）

劉宋元凶劭文帝即位後生時上猶在諒闇故秘之二年閏正月方云劭生自前代以來未有人君即位後皇后生太子唯殷帝乙既踐祚正妃生紂至是又有劭焉

劉宋孫道德奉道年過五十未有子息有沙門謂曰必願有兒當至心禮誦觀世音經此可冀也遂投誠歸誦觀世音少日之中面有夢應婦即有孕生男（冥祥記 廣記 又見五十餘歲）



劉宋卞悅之行年五十未有子息婦爲娶妾復積載不孕將祈求繼嗣發願誦觀音經千遍其數垂竟妾即有娠遂生男時元嘉十四年也（冥祥記 廣記 又見五十歲）

劉宋范曄字蔚宗父泰母如廁產之額爲磚所傷故以磚爲小字（陸龜蒙小名錄 互見十七）

劉宋徐孝嗣在孕父被害母年少欲更行不願有子自牀投地者無算又以擣衣杵舂其腰并服墮胎藥胎更堅及生故小字遺奴（互見八歲三十餘歲 又見遺腹）

劉宋謝靈運玄之孫初錢塘杜明師夜夢東南有人來入館是夕即靈運生于會稽旬日而謝玄亡其家以子難得遂送靈運于杜治養之（唐陸龜蒙小名錄 互見十五歲）

劉宋王鎮惡五月五日生家以俗忌欲出繼疎宗祖猛見曰此非常兒昔孟嘗君以五月五日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興吾門矣遂用爲嗣名鎮惡後封博陵侯進號征西將軍唐陸龜蒙小名錄

劉宋陶弘景字通明母郝氏夢青龍自懷而出并見兩天人手執香爐來至其所已而有娠以宋孝建三年景申歲夏至日生弘景　弘景生時母夢青龍無尾果不娶無子又南齊書弘景初生母夢日精在懷互見四歲十歲八十餘歲

劉宋張敬兒父醜爲琶將母常在田据拾困極乃臥于濆間夢有物如犬子頭有角舐之因感而有娠故小



字狗兒明帝以其名鄙改焉

南齊世祖生建康青溪宅其夜陳孝后劉昭后同夢龍據屋上故小字龍兒

建平王妃姬等皆麗而無子擇良家未笄女入御又無子問褚澄曰求男有道乎對曰合男女必當其年男雖十六而精通必三十而娶女雖十四而天癸至必二十而嫁皆欲陰陽氣完實而後交合則交而孕孕而育育而爲子堅壯強壽今未笄之女天癸始至已近男色陰氣蚤洩未完而傷未實而動是以交而不孕孕而不育育而子脆不壽此王之所以無子也然婦人有所產皆女者有所產皆男者大王誠能訪求多男婦人謀置宮府有男之道也王曰善未再朞生六男夫老陽遇少陰老陰遇少陽亦有子之道也齊褚澄褚氏遺書

南齊董青建父字賢明母宋氏孕建時夢有人語云爾必生男體上當有青誌可名爲青建及生如言卽名焉有容止美言笑性理寬和家人未嘗覩其慍色見者咸異之至年十四而州辟主簿　法苑珠林互見十七

南齊王訓字懷範生而紫胞師嫗云法當貴互見童幼十三歲十六歲三十餘歲

南齊王敬則母爲女巫常謂人云敬則生時胞衣紫色應得鳴鼓角人笑之曰爾子得爲人吹角可矣



梁武帝母張氏夢抱日有娠方孕帝忽見庭前菖蒲花光彩非常驚報侍者皆云不見后聞見者當富貴因取吞之是月生武帝將產之夕后見庭內若有衣冠陪列焉　帝生而有異光重岳虎顧舌文八字頂有浮光身映日無影頂上隆起有文在右手曰武互見童幼二歲

梁元帝母石氏夢月入懷孕元帝

梁陳文玉生而明敏世傳其家出獵得巨卵異之置諸庭中忽一日雷震乃折得一男子焉卽文玉也廣東志又異十例記雷州北英靈村有居民陳氏獵得卵雷乃霹靂開生一男子陳天建三年爲州刺史陳文玉是也善政甚多郡民具由奏請改立州自是始名爲雷

梁任昉字彦昇母裴氏晝臥夢五色彩旗蓋四角懸鈴自天而墜一鈴落懷中有孕占者曰必生才子互見四歲八歲十二歲十六歲

梁劉歊字士光生夕有香氣氤氳滿室互見四歲六歲三十二歲

陳徐陵字孝穆母臧氏夢五色雲化爲鳳集左肩已而誕陵陳書作數歲事互見童幼八歲十三歲

元魏始祖神元皇帝諱力微父詰汾以數萬騎田於山澤欻見輜軿自天而下有美婦人侍衛甚盛異而問之曰我天女也受命相偶遂同寢宿旦請還明年周時復會此處言終而別去如風雨帝及期至田復見天女以所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善養視之子孫



當世爲帝王語訖而去子即始祖也故諺曰詰汾皇帝無婦家力微皇帝無舅家

元魏道武帝母夢日出室內寤而見光自牖屬天欻然有感七月七日生帝于參合陂北其夜復有光明互見童幼

元魏太武帝生體貌瓌異太祖奇而悅之曰成吾業者必此兒也

元魏孝文母李夫人生帝于平城紫宮神光照于室中

元魏宣武帝母高夫人夢爲日所逐避於床下日化爲龍繞巳數匝寤而驚悸既而有娠生帝

元魏高琳母祓禊泗濱得石光彩朗潤遂持歸夢衣冠人若仙者謂曰石是浮磬之精若能寶持必生令子母驚寤流汗俄而有娠及生因名琳字季珉琳才兼文武卯山玉璧之戰文帝比之韓白

北周太祖母王氏孕五月夜夢抱子昇天纔上不至而止寤而告肱肱喜曰雖不至天貴亦極矣生而有黑氣如蓋下覆其身　又徐炫五代新說云北周文帝母王氏孕夢抱子升天纔上至天而墜故帝未受禪而崩背有黑子宛轉若龍覆之形手垂過膝而有紫光

北周宇文貴字永貴母初孕夢老人抱一子授之曰賜爾是子俾壽且貴及生形類所夢故字以永貴互見少壯



北齊神武婁后凡孕六男二女皆感夢孕文襄則夢一斷龍孕文宣則夢大龍首尾屬天地張口動目勢狀驚人孕孝昭則夢蟠龍於地孕武成則夢龍浴於海孕魏二后並夢月入懷孕襄城博陵二王夢鼠入衣下太原志互見後女內

北齊後主名緯母胡皇后夢於海上坐玉盆日入裙下遂有娠生帝於并州邸太原志

北齊南陽王綽生于五月五日辰時後主生于五月五日午時綽後見殺經四百餘日始大斂色如生俗謂五月五日生者尸不壞茅元儀野航史話

北齊實泰字世寧母夢風雷暴起若有雨狀出庭見電

光奪目駛雨沾灑窟而驚汗遂有孕朞而不產大懼有巫曰渡河湔裙產子必易便向水所忽見一人曰當生貴子可徙而南泰母從之俄而生泰（胡文恭宿詩猶餘仙嫗湔裙水幾見星妃度襪塵）

北齊潘樂字相貴初生有一雀止其母左肩占者咸言富貴之徵因名相貴後始爲字（互見十九歲）

隋文帝漢楊震之後生有紫氣充庭狀如樓閣色染人衣額上有五柱入頂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曰王有神尼智山忽至名帝爲那羅延且曰兒不可處俗間遂割宅爲般若寺將帝躬自撫養一日尼出付帝于其母母視帝頭忽出二角偏體鱗起大驚投之地尼心



動急歸抱之曰何驚吾兒使晚得天下也（平陽志 互見七歲）

隋煬帝生時有紅光燭天里中牛馬皆鳴先時獨孤后夢龍自身出飛高十餘里龍墮地尾輒斷以告文帝帝沉吟默塞不答（互見三歲 唐海山記）

隋長寧王儼勇長子也雲昭訓所生誕乳之初以報高祖高祖曰此卽皇太孫何乃生不得地雲定興奏曰天生龍種所以因雲而出（六歲封長寧郡王）

隋文中子王氏諱通字仲淹開皇四年始生父銅川府君隆筮之遇坤之師獻兆於安康獻公其祖也獻公曰地二化爲天一上德而居下位雖有君德非其時乎是子必能通天下之志遂名之曰通（平陽志 杜淹傳 大千云其母銅川夫人經山梁履巨石而有孕遂生文中子 互見六歲二十歲二十二三十四歲）

隋楊陽雍以傭賣爲業少修孝敬達於遐邇敦行善事至老不懈生十男皆令德俊異位至卿相累世貴盛（河南府志）

隋郭士縣卒嘗隨巫行遇一女在路巫曰此女當生貴子君亦當生貴子可納之生汜字子游師事趙孔曜孔曜偉之曰此子有公侯之骨也

隋獨孤信三女俱爲后各生周隋唐一朝天子長生周武帝次生隋煬帝次生唐高祖從古女貴未有盛于獨孤氏者蓋不止爲人間之瑞

唐高祖生時紫氣充庭神光照室



唐太宗在孕語聲達于外生時慶雲瀰漫數里上屬于天二龍戲于門外水中三日乃冲天而去（感定錄 互見未粹）

唐睿宗初生含元殿則天于殿內造佛物像及長觀其側玉像忽言爾後當爲天子

唐玄宗在東宮爲太平公主所忌朝夕伺察纖微必聞于上宮闈左右亦潛持兩端以附太平之勢時元獻皇后方娠玄宗懼太平欲令服藥除之而無可語者張說以侍讀得進見太子宮玄宗從容謀及說說亦密贊其事他日說又入侍因懷去胎藥三煮劑以獻玄宗盡去左右獨搆火於殿中煮未熟怠而假寐有神人長丈餘被金甲操戈繞藥鼎三匝煮盡覆無餘

爲玄宗起視異之復增搆火又投一劑煮于鼎因就
楊瞬息以伺之而神見覆煮如初凡三煮皆覆之乃
止明日說又至告之說降階肅拜賀曰天所命也不
可去之厥後后思食酸玄宗亦以告說說每因進講
輒袖木瓜以獻故開元中說恩澤莫與爲比肅宗于
說子均垍若親戚昆弟云 柳氏史 廣記

唐肅宗吳皇后明皇所賜后侍寢不寐吟呼若有痛苦
不屬者肅宗呼之不解竊自計曰上始賜我卒無狀
不寤上安知非吾護視不謹耶遽秉燭視之良久乃
寤肅宗問之后以手拔其左脅曰妾夢有神人長丈
餘介金甲以操劍顧謂妾曰帝命吾與汝爲子自左



脅以劍決而入決處痛殆不可忍及今未之已也肅
宗驗之于燭下則若有涎而赤者存焉遽以狀聞遂
生代宗

唐張九齡母夢九鶴自天而下飛集于庭因生九齡 互見 七歲十三二十六十八歲

嶺南自秦時入中國歷兩漢三國南北朝至于唐八百
八十八年丞相張文獻公始鍾光岳全氣而生於曲
江之湄時唐高宗咸亨四年癸酉也 邱濬撰張文獻開鑿大庾嶺碑陰記 廣東志

唐李荃爲鄧州刺史常夜占星宿而坐忽見東南有異
氣明旦呼吏于郊市如產男女不以貧富悉取至焉
過十餘輩荃視之曰皆凡骨也重令于村落搜訪之
乃得牧羊家婦一子李君恀容曰此假天子也座客
勸殺之荃以爲不可曰此胡雛必爲國盜今殺之無
難殺假恐生真矣則安祿山生于南陽異人先知之
矣 唐范攄雲溪友議

唐張說母夢一玉燕自東南飛來投入懷中而孕生說
後爲宰相封燕國公 王仁裕開寶遺事

唐嚴挺之娶裴氏三夕裴夢一人佩服金紫美鬚髯曰
諸葛亮也來爲夫人兒既娠生子名武其狀異常

唐姜度生子李林甫手書賀之誤寫璋爲麞字曰聞公
有弄麞之喜坐客見之皆笑後東坡詩云甚欲去爲



湯餅客却愁錯寫弄麞書

唐李白字太白唐宗室母娠時夢長庚星入懷因名白
本集 范傳正李白碑云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以復姓先夫人夢長庚而告祥名之與字咸所取象

唐楊國忠出使江浙其妻思念至深荏苒成疾忽晝夢
與國忠交因而有孕後生男名朏國忠使歸其妻具
述夢中之事國忠曰此蓋夫妻相念情感所至時人
無不譏誚也 唐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

唐李泌字長源母周氏既娠泌凡三周年方寤而生泌
生而髮至于眉先時周每產必累日困憊唯娩泌獨
無恙由是小字爲順 鄴侯外傳 互見七歲十五十七歲

唐柳公綽始生三日伯父子華曰與吾門者此兒 出入孝友

不讀非聖書憲宗數遊畋公綽奏太醫箴以諷 又見米書

唐笛工許雲封李謩外孫也天寶改元初生一月外祖喜抱詣李白學士乞譔令名李公方坐旗亭高聲命酒當爐賀蘭氏年且九十餘邀李置飲于樓上外祖送酒李公握管醉書其胸前曰樹下彼何人不語眞吾好語若及日中煙霏謝成寶外祖辭曰本於李氏乞名今不解所書之語李公曰此卽名在其間也樹下人是木子李字也不語是莫言謩也好是女子外孫也語及日中是言午是許也煙霏謝成寶是雲出封中乃是雲封也卽李謩外孫許雲封也後遂名之 甘澤謠廣記互見十歲



唐王智興微時宿郾城逆旅遇店婦將產見二人入智興所寢之舍驚曰徐州王侍中在此又曰所生子後五歲當以金瘡死智興志之及期復過店問婦所生子云近因斧傷已卒矣 唐年補錄紀傳 廣記

唐汪節母避瘧于太微村西福田寺金剛下因假寐感而生節 節有神力石獅子千斤能提而擲之嘗對御俯身負一石碾置二丈方木於石碾上木上又置一牀牀上坐龜茲樂人一部奏曲終而下無歷重之色德宗甚寵惜之 歙州圖經 廣記

唐李祐爲淮西將送款歸國裴度破吳元濟入其城祐有新婦姜氏懷孕五月矣爲亂卒所刼以刀劃其腹姜氏氣絕踣地祐歸見之腹開尺餘因脫衣襦裹之一夕復蘇傳以神藥而平滿十月產一子曰行修朝廷以祐歸國功授一子官年三十餘爲南海節度罷歸卒于道 獨異志

馬司徒孫始生德宗命之曰繼祖退而笑曰此有二義意謂以索繫祖也 唐陳京蓀化錄 國史補同

唐楊嗣復字繼之初韓滉以女妻於陵謂妻曰生貴且壽有子必位宰相旣而生嗣復滉撫其頂曰名與位皆踰其父楊氏之慶也因字曰慶門 又見八歲

唐白居易季庚之子始生未能言默識之無二字乳媼試之能百指而不誤間曰復試之亦然 旣能言讀書勤敏與他兒異五六歲識聲韻十五志詩賦二十七舉進士 元稹長慶集序

唐白居易詩豈料鬢成雪方看掌弄珠 何時能反哺



共養白頭烏 且有承家望誰能得子遲 掌珠一顆兒三歲鬢雪千莖父六旬 玉牙珠顆小男兒羅薦蘭湯浴罷時 芣苢春來盈女手梧桐老大長孫枝

唐王庭湊始生于恆山西南別墅生後常有鳩數十朝集庭樹暮宿簷戶下里人路德播異之 北夢瑣言

唐盧仝生子名添丁韓愈贈詩云去歲生兒名添丁意令與國充耘耔 男子二十一歲差丁役言生兒可以應丁故曰添丁 仝有詩云不知四體正困憊泥人啼哭聲呀呀忽來案上翻墨汁塗抹詩書如老鴉父憐母惜摑不得却生痴笑令人嗟宿舂連曉不成米日高始進一椀茶氣力龍鍾

頭欲白憑仗添丁莫惱爺全後宿王涯第預甘露之禍全老無髮奄人于腦後加丁焉人以爲添丁之讖

代說鄭畋是鬼胎其母卒後與其父亞再合而生畋初亞未達遨遊諸處留其妻并一婢在山觀中女冠院側及歸妻已卒夢其妻曰某命未盡合與君生貴子因爲分娩汚觸道院爲神靈所殺從此北向十里有僧院只一僧奇士也可往求之僧必拒諱但再三哀祈當得奉箕帚也亞寤不之信再夕夢如初于是趨僧院果見一桑門初謁之亦喜亞遂告之殊不顧曰我凡人也豈能主幽冥之事乎復懇求之僧怒以柱杖驅擊之不去僧曰汝心堅若此俟吾訪尋之乃坐



入定半夜後起謂亞曰事諧矣天曙先歸吾當送來亞歸觀其夕三更聞戶外人語僧引妻來言本身已壞此郎魂耳善相保囑之而去其妻宛如平生但惡明處二三年間乃生畋又數歲妻乃辭去自言年數已盡涕泗而別俄不知所之（唐尉遲偓中朝故事）

唐劉軻字希仁家曲江父綺方商于郴而軻生因夢孟子相遇遂以軻名（廣東志互見童幼）

唐崔信明以五月五日生日方中有異雀五色鳴集庭樹太史占曰生子當以文顯位殆不高（後博聞強記有楓落吳江冷句爲秦州令）

唐崔徜父愼由廉察浙西日有術士言相國面上氣色有貴子問姙娠所在夫人妾媵皆無所見徐名曾侍更衣官妓示術士曰果在此及誕腋下有文乃充官僧名因小字緇郎（七歲尚不食肉一僧掌其額曰旣愛官爵何不食肉乃味葷血互見七歲四十歲）

唐張志和字子同母孕時夢楓生腹上而產志和（互見十六歲）

唐陸羽字鴻漸不知所生有僧得諸水濱旣長以易自筮得蹇之漸曰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爲儀乃以陸爲氏羽爲名而字以鴻漸（互見童幼三歲萬姓統譜）

唐李參軍者善相蒭知休咎必驗皆呼爲李相蒭鹽鐵院官陸邈以蒭覘之云許事鄭君見到陸邈笑曰是



子姪否曰是許事鄭君陸君曰足下失聲名矣某且無兒乃更將出簾下看云必不錯陸君甚薄之以爲詐陸君先有歌姬在任處其月有孕分娩果男子也

唐羅隱字昭諫爲宰相鄭畋所重嘗江常有二氣浮起及羅隱杜建徽生而二氣不復見人謂文武秀氣云（浙江志）

後唐太祖在姙十三月而生載誕之夕母后甚危令族人市藥于鴈門遇神人教以率部人被介持旄擊鉦鼓躍馬大噪環所居三周而止果如所教而生是時紅光燭室白氣盈庭井水暴溢（北夢瑣言廣記互見十三歲）

後唐莊宗誕日紫氣出於庭戶

後唐明宗徵時隨蕃將李存信巡邊宿于雁門逆旅逆旅媼方娠帝至不時具食腹中兒語謂母曰天子至速宜具食聲聞于外媼異之遽起親奉庖爨敬事尤謹帝以媼前倨後恭詰之曰公貴不可言也問其故具道娠子腹語事帝曰老嫗遜言懼我辱耳後果如言（北夢瑣言）

後唐同光二年有郡倅因內孕歲餘不產求盧道者卜之書一醋字遂不踰月二十一日酉時娩倅以爲神建塔居之（廣西志）

後蜀孟知祥字保胤以咸通十五年甲午歲四月二十一日生有火光照室隣里皆異之有僧見而撫曰此



武擔山靈也（宋居白幸蜀記）

吳越高彥司徒夢見一道士仗劍至臥內高問彼何人答曰來作司徒之子要戮數千冤讐高驚覺語其妻是月有孕朞長一子精神俊利名曰禮年十三四心奸詐後繼父之位毒害生民動惟傷殺醉怒一婢斬之後頻作祟照鏡見其形禮甚惡之謂親密者曰我前後殺人多矣或衙內宿舊或軍中勳列皆無滯魄偶勅一婢彷彿在焉有善道法者求以厭之親密者乃言道士葉孤雲精于符籙請試佩之禮如其言後果絕影響（唐傳充靈應錄）

南唐烈祖初受禪以十二月二日爲仁壽節江王景遏以是日生故小字仁壽（又見生辰）

南唐時宮中嘗賜洗兒菓有近臣謝表云猥蒙寵數深愧無功李主曰此事卿安得有功東坡賀洗兒詞云犀錢玉果利市平分沾四座自愧無功此事如何得到儂

南唐齊王景達字子通順義四年旱七月既望雩祀得雨景達以是日生因小字雨師（成童爽悟與羣兒異烈祖器之）

南唐潘佑母夢古衣冠人告曰我顏延之也與夫人爲子及生七歲始能語（互見三十六歲又見前後身）

南唐馬仁裕字德寬母方娠夢人謂曰北平來歸及生有紫氣滿庭（數歲學兵書若成誦然）



南唐邊鎬初生時父母夢謝靈運來謁遂生鎬故小名康樂（後從查文徽克建州俘獲皆全號邊佛子克潭州市不易肆號邊菩薩爲節度盛修佛事號邊和尚又見前後身）

五代南漢主劉龑初名巖謙妾段氏生於外舍謙妻常氏素妒聞之怒挾劍而出命持龑至將殺之及見而悸劍輒墮地良久曰此非常兒也後三日卒殺段氏養龑爲已子

五代王承肇母崔氏夢周公山神牽五色獸逼其衣遂生承肇後有異僧見而拊之曰老僧所居周公山佳氣滅半乃孕靈此子耶（或作承肇）

五代龔定墨君和幼名三旺世寒賤業屠宰母懷姙之

時會夢胡僧攜一孺子面色光黑授之曰與汝爲子
他日必大得力既生眉目稜岸肌膚若鐵（劉氏耳目記互見十六歲）
五代曹仲達生於臨平室有紫光（父圭仕吳越互見童幼）
夏李繼遷生而有齒（族兄繼捧歸宋時年二十留居銀州及使至召緦麻親赴闕乃詐言乳母死出葬于郊遂與其黨數十人奔入地斤澤）
夏李諒祚母沒藏氏從元昊出獵至兩岔河而生小字
寧令哥國語謂歡喜爲寧令兩岔河名也二月六日
生方期歲即位
宋太祖姓趙諱匡胤初生洛陽夾馬營中赤光滿室異
香經宿不散體有金色三日不變人謂之香孩兒營



太祖母杜氏夢日入懷而孕
宋太宗初名匡義即位改名炅母杜氏夢神人捧日以
授已而有孕遂生帝于浚儀官舍是夜赤光上騰如
火閭巷聞有異香時晉天福四年十月十七日甲辰
也（帝幼不羣與他兒戲皆畏服）
宋眞宗諱恆太宗第三子母李氏夢以裾承日有孕開
寶元年十二月二日生於開封府第赤光照室右足
指有文成天字　一載李賢妃常夢日輪逼已以裾
承之光耀徧體驚而寤遂生眞宗
宋仁宗母章懿李后初在側微事章獻明肅眞宗過閤
中欲盥手后奉洗而前上悅其膚色玉耀與之言后

奏昨夕夢一羽衣士跣足從空而下云來爲汝子時
上未有嗣聞之大喜當爲汝成之是夕召幸有娠明
年誕育昭陵始生啼不止有妻道者言能止兒啼召
入則摩其頂曰莫叫莫叫何似當初莫笑啼遂止蓋
眞宗嘗禱上帝求嗣上帝問羣仙誰當往者皆不應
赤脚大仙一笑遂命降爲眞宗子幼年每穿履襪即
令脫去嘗跣步禁掖宮中呼爲赤脚仙人蓋古之得
道李君也　后初有娠從帝臨砌臺玉釵墜后惡之
帝心卜釵完當爲男子左右取以進釵果不毀已而
生仁宗后榻下生靈芝一本四十二葉應享國四十
二年之瑞生時火光燭天　一載后夢二日在天其



一墜后以衣裾承之
宋英宗諱曙濮王允讓第十三子母任氏初娠夢兩龍
與日並墮以衣承之明道元年正月三日生於宣平
坊第赤光滿室或見黃龍遊光中（互見四歲）
宋神宗生於濮邸祥光照室羣鼠吐五色氣成雲
宋哲宗高宗生俱赤光照室
宋高宗韋后生徽宗夢錢王再三乞還兩浙夢覺與鄭
后言朕夜被錢王取兩浙甚急鄭后奏云昨夜妾夢
亦然須臾報韋后誕高宗及建炎渡江都錢塘百有
餘年豈非應乞兩浙之夢乎（宋趙溍養痾漫筆）
宋孝宗母張氏夢一羊遺之曰以此爲識已而有娠以

建炎元年十月生帝於秀州青杉牐之官舍紅光滿
室如日正中高宗未有後詔選太祖之後伯宇行中昭穆順序紹興二年選帝育于禁中三十年立為皇太子秀州外醫張浩云少為清德閘官一日過
嘉興忽覩丞廳赤光照天疑為回祿亟入視之乃趙
縣丞室中適免娠是誕育孝宗也揮麈錄
宋寧宗母李氏夢日墜於庭以手承之已而有娠
宋理宗生前一夕榮王夢一紫衣金帽人來謁比寤夜
漏未盡十刻室中五采爛然赤光屬天如日正中既
誕三日家人聞戶外車馬聲亟出無所覩幼嘗晝寢
人忽見身隱隱如龍鱗又見童幼未蒂
宋度宗父嗣榮王與芮理宗母弟也嘉興四年四月九



日生初榮王夫人全氏夢神言帝命爾孫然非爾家
所有嗣榮王夫人錢氏夢日光照東室是夕齊國夫
人黃氏亦夢神人采衣擁一龍納懷中已而有娠及
生室有赤光　母孕時女醫治藥毒之見有金龍于
上懼不敢煮互見七歲
宋陳希夷初生不能言至四五歲戲水濱有青衣媼置
懷中乳之始能言說鈴冬夜箋記
宋樂史字子正母夢異人授五色珠而生史力學有文舉南唐進
士第一入宋復登科甲著太平寰宇記　西江志作令吞五色珠
宋范質字文素生之夕母夢神人授以五色筆九歲能屬文十
三治尚書子旻字貴參十歲亦能屬文

宋薛奎字宿藝父化光善數術嘗以平晉策干太宗行
在召見不用罷歸適奎始生撫其首曰是子必至公
輔
宋馬適祖艮俊葬幞頭山讖言沙洲圓出狀元已而生
適慧悟勤敏嗜學建隆二年以文學高等擢進士第一人　西江志
宋邵曄字日華母夢神賜以明珠遂生曄七歲能詩廣東志
宋和峴字晦仁生之年父凝適入翰林加金紫知貢舉
凝喜曰我生平美事三者併集此子宜于我也因名
之曰三美七歲以門蔭為左千牛備身十六登朝為著作郎　後苛刻鄙吝好殖財
宋韓忠憲公億將生令公夢人手中書一大與字示之
知門戶之將起也及命名從人從意而字宗魏蓋取



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魏大名之義耳宋韓元吉桐陰舊話
宋楊億字大年祖文逸南唐玉山令視事頃見一道士
來謁自稱懷玉山人冠褐秀爽斯須遂失所在遂生
億有毛被體長尺餘經月乃落　何蘧春渚紀聞楊
文公即億之生也其胞蔭始脫則見兩鶴翅交掩塊物
而蠕動其母急令密棄諸溪流始出戶而祖母迎見
亟啓視之則兩翅歛開中有玉嬰轉仄而啼舉家驚
異非常器也余宣和間于其五世孫德裕家見其八九歲時病起謝郡官一啓屬對用事如
老書生而筆跡則童稚也　互見童幼七歲十歲十一二十三十七四十餘歲
宋章得象字希言母方娠夢登山遇神人授以玉象及
生父奐復夢家庭積笏如山一云生時母夢庭橫象笏因名得象

閬中唯建劍汀邵武四處殺子士大夫家亦然章郇公
建州人生時家嫗將不舉凡滅燭而復明者三有呼
于梁者曰相公家人懼甚遽收養之 孫升君子談圖
宋富弼字彦國母韓有娠夢旌旂鶴雁降其庭云有天
赦已而生弼 少篤學有大度范仲淹見而奇之曰王佐才也以其文示王曾晏殊殊妻以女
宋宋庠字公序父杞爲九江掾與其妻鍾禱于廬阜鍾
夢道士授以書曰以遺爾子視之小戴禮也已而庠
生他日見許眞君像卽夢中見者 初名郊李淑中之曰宋受命之號郊
交也合姓名言之爲不祥帝以諭之因改名庠
宋黃亢字淸臣母夢星隕于懷掬而呑之遂有娠 互見十五歲



宋王詵父文提求嗣于仰山廟廟史夢王子出爲其嗣
眞宗朝詵以學士使單于諸王見其秀美送于百尺
樓上以苦其心詵遙禱仰山廟曰詵果爲王之子何
困阨至此是夕雷雨交作致詵于幕次詵亦不覺達
旦單于大驚以禮遣還仕至公輔將薨廟史又夢鉦
鼓迎王子歸未幾詵卒果其日也 西江志
宋程顥云從高祖太評事治生事淳儉嚴整家人未嘗
見笑惟長孫始生一老嫗白曰承旨新婦生男微開
顏曰善視之 程氏家世舊事
宋馬涓父從政未有子買一妾詢知其父卒于官母不
克還故鬻之遂還妾不責所值後夢一翁謝曰我妾

父也閬之上帝矣令君家富貴涓涓不絶後生子以
涓名元祐狀元 四川志
宋馮商字式之壯歲無子至京師買一妾問所自來涕
泣不言固問之乃曰吾父居官因綱運折鬻妾賠償
耳商惻然送還不索其錢及歸家妻問買妾安在商
告以故妻曰君用心如此陰德厚矣何患無子居數
月妻有娠將誕里人夢鼓吹喧塡送狀元至馮家次
早生京云
宋閻守恭生而體貌奇偉父榮曰是必當事太平天子
吾無恨矣
宋范祖禹字淳甫一字夢得其生也母夢一偉丈夫被



金甲入寢室曰吾漢將軍鄧禹既寤猶見之遂以爲
名 初孤叔祖鎮撫育如己子祖禹自以既孤每歲時親朋慶集愀然若無所容閉門讀書未嘗預人事既至京師所與交遊皆一時聞人鎮器之曰此兒天下士也
宋趙師旦字潛叔知康州儂智高攻城破罵賊遇害先
是師旦藏其妻于山谷生一子棄草中賊去凡三日
尚生人謂忠義之報云 廣東志
宋范純仁字堯夫其始生之夕母李氏夢兒墮月中承
以衣裾得之遂生純仁 資警悟八歲能講所授書 互見七十歲
宋趙葵字南仲初生時父方夢南岳神降其家 互見十三歲
宋滕元發初名甫字達道將生之夕母夢虎行月中墮
其室 互見九歲

宋李覯作疑仙賦自序云吾母無子凡有可禱無不至祥符二年夢二道士奕棋戶外往觀之其一人者取局之一子授焉遂娠生覯互見五歲三十八五十一歲

宋王安石詩南山新長鳳皇雛眉目分明畫不如

宋邵堯夫母李氏夢神人令以玉筯食羹一杯後生堯夫　堯夫四十餘始娶生男有詩曰我今行年四十五生男方始為人父鞠育教誨誡在我壽夭賢愚係於汝我若壽年七十歲眼前見汝二十五我欲願汝成大賢未知天意肯從否

宋胡寅字明仲安國弟之子也寅將生弟婦以多男欲不舉安國妻夢大魚躍盆水中急往取而子之少桀黠難制父閉之空閣其上有雜木寅盡刻為人形安國曰當有以移其心別置書數千卷于其上年餘寅悉成誦不遺一卷



宋李庭芝字祥甫生時有芝產屋棟鄉人聚觀以為生男祥也遂以名之互見十八

宋許驤字允升父唐擁商貲于汴洛間見進士綴行而出竊嘆曰生子當令如此因不復行商卜居睢陽娶李氏女生驤風骨秀異唐曰成吾志矣郡人戚同文以經術聚徒唐攜驤詣之且曰唐頃者不辭父母死有餘恨今拜先生即吾父矣又自念不學思教子以興宗緒此兒年幼願先生成之驤十三能屬文善詞賦唐不識字而醫產為驤交當時秀彥後詣貢部與呂蒙正齊名

宋王繼勳生時其母見一人赤髮狀貌異常入室中遂生繼勳及長美風儀性兇率無賴以不法敗

宋張宋卿字恭父母方娠父夢人贈詩曰白蓮池上白蓮兒一舉成名天下知四十二年開富貴滿船空載月明歸及宋卿卒於官年四十二舟還初殯僧刹名白蓮軒既葬於羅浮麻姑峯前有小池號白蓮夢之驗如此廣東志又見四十二

宋李昴英字俊明母黎氏夢大星降庭而生昴英廣東志互見二十歲

宋趙荆字道授生時父夢一道人以手簡書荆字授之因以為名字紹興甲戌中南省第廣東志

宋楊价未生時父燦有將校夢神白靖州來號蜀威將軍者暨价生狀貌如之後襲職有邊功



宋周起字萬卿生而豐下父意異之曰此兒必起吾門因名起幼敏慧如成人互見十三

宋李至字言幾母張氏常夢八仙人自天降授字圖使吞之及寤猶若有物在胸中未幾生至七歲而孤鞠于飛龍使李知審家幼沉靜好學能屬文

宋章惇字子厚始生時族父得象奇其風骨以為必貴

宋蘇洵嘗於天聖中至玉局觀無礙子肆中見一畫像筆法清奇云乃張仙也無子者禱之輒應洵尚無子因解玉環易之每旦露天以告乃得軾又得轍四川志

宋蘇軾洗兒戲作云人皆養子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惟願孩兒愚且蠢無災無難到公卿　借韻賀子

由生第四孫斗老云今日散幽憂彈冠及新沐況聞萬里孫已報三日浴朋來四男子大壯泰臨復開書喜見面未飲春生腹無官一身輕有子萬事足舉家傳好夢殊相驚凡目爛爛開眼電磽磽峙頭玉但令強筋骨可以耕衍沃不須富文章端解耗紙竹君歸定何日我計久已熟長留五車書要使九子讀筆瓢有內樂軒冕無流矚人言迨似我窮達已可卜柔謀二項田莫待八州督　賀陳述古弟章生子詩鬱葱佳氣夜充閭始見徐卿第二雛甚欲去爲湯餅客惟愁錯寫弄麞書參軍新婦賢相敵阿大中郎喜有餘我亦從來識英物試教啼看定何如



蘇轍曾祖母蜀國太夫人夢蛟龍伸臂而生公

蘇東坡云舊聞老蚌生明珠未省老兎生於菟坡弟子由已卯生坡號卯君生子名虎兒故云四川志

宋玧瑊字次公母夢神人授珠吞之而娠生瑊眉目美秀

宋熊克字子復將生有翠羽雀翔臥內幼而翹秀既長好學善屬文郡博士胡憲器之曰子學老于才他日當以文章顯

王荊公之次子名雱爲太常寺太祝素有心疾娶同郡龐氏女爲妻逾年生一子雱以貌不類已百計欲殺之竟以悸死又與其妻日相鬬鬨荊公知其子失心念其婦無罪欲離異之則恐其誤被惡聲遂與擇壻而嫁之是時工部員外郎侯叔獻者荊公之門人也娶魏氏女爲妻少悍叔獻死而帷薄不肅荊公奏逐魏氏婦歸本宗京師有諺語曰王太祝生前嫁婦侯工部死後休妻宋魏泰東軒筆錄

宋李顯忠其母當產數日不能娩有僧過門曰所孕乃奇男子當以劍矢置母旁即生已而果生顯忠立於蓐咸異之互見十七歲

宋范應鈴字旂叟方娠大父夢雙日照庭應鈴生稍長屬志于學丞相周必大見其文嘉賞之

宋劉沆字冲之母夢衣冠丈夫曰牛相公來已而有娠乃生沆沆祖景洪嘗告人曰我不從彭玕幾活萬人後世當有隆者因名所居北山曰後隆山



有牛僧孺讀書堂即故基築臺曰聰明臺

宋嵇穎字公實父適爲石首主簿民有父子坐重繫府檄適按之抵其父于法而子獲免父死假人言曰主簿仁人也行且生賢子後必大明年穎生天聖中進士及第

宋殷少連字希逸其母夢鳳集家庭寤而生少連官至學士

宋宗澤字汝霖母劉夢天大雷電光燭其身翼日而澤生澤自幼豪爽有大志登元祐六年進士

宋岳飛字鵬舉生時有大禽若鵠飛鳴室上因以爲名未彌月河決內黃水暴至母姚抱飛坐甕中衝濤及岸免人異之互見十餘歲三十九歲

宋虞允文字彬甫產之日戶外有異光識者知爲大器互見六歲七歲十歲

虞允文隆興間知太平舊制民舉子必納添丁錢歲額
百萬貧民生子多不舉丁口衰絕允文憫之爲措置
蘆荻一項補百姓添丁錢後生子皆舉丁口日增江南
志

宋嚴武祖爲獄吏里有孝婦事姑甚謹姑忽以疾終姑
之女利其貲產誣孝婦謀他適毒其母孝婦久繫苦
捶楚遂誣服武祖得其情抱案詣郡守力爲之辯郡
守怒勒歸田里孝婦尋亦釋遂生武廣東志互見九歲

宋乾道間有一媵隨嫁單氏而生尚書夔又往耿氏生
侍郎延年及死單耿爭葬其母事達朝廷壽皇云二
子無爭朕爲葬之衣冠家以爲美談

宋陳了翁之父與潘良貴父榮之交密潘云吾二人官
職年齒種種相似恨一事獨不如公陳問之潘曰公
有子三我乃無子陳曰吾有一婢已生子矣當以奉
借他日生子卽見還旣而遣至卽了翁之母也未幾
生良貴後其母遂往來兩家焉一母生二名儒亦前
所未有也國憲家獻

宋練亨甫字葆光始生之夕其父夢游大澤得圓石上
有字云一七聰二七悟聲名滿天下覺而驚異旣生
父甚奇之互見五歲十四歲又見七歲

宋朱喬年洗兒二首云行年已合識頭顱舊學屠龍意
轉疎有子添丁助征戍肯令辛苦更冠儒　舉子三



朝酒一壺百年歡好笑掀髯厭兵已識天公意不忍
回頭更指渠　朱熹以建炎四年生南劍尤溪之寓
舍父韋齋酷信地理嘗招山人擇地問富貴何如其
人久之答曰富也只如此貴也只如此生個小孩兒
便是孔夫子後生晦菴果爲大儒見聞錄

宋汪體仁字濟仲生有異質一目重瞳

宋俞夢龜始生時母夢羽士授之黃龜因名生卽有齒
能言夢中嘗有讀書聲互見六歲九歲尚友錄

宋易爲鼎字用王生而有文在手曰汪號汪來子

宋陸九淵始生鄉人有求抱養爲子者二親以子多欲
許之兄九思不可是年九思適生子煥之語妻曰我
子付田婦乳之爾可且乳小叔其妻欣然從之九淵
旣長事兄嫂如父母江西志

宋陳亮字同父生而目光有芒爲人才氣超邁喜談兵論議風生下筆千言立
就

宋柴蒙亨母徐娠夢神人遺大珠乃生浙江志互見幼童

宋江萬里字子遠大父璘鄉稱善人其鄰史知縣者夸
其能杖講健士璘俯首不答歸語子燁曰史祖父故
寒士今居官以杖士人自憙于我心有不釋然審爾
史氏且不昌汝其戒之是夕燁妻陳夢一貴人入其
家曰以爾家長有善言故來已而有娠生萬里少神雋有
鋒穎連舉于鄉入太學有文聲理宗在潛邸嘗書其姓名几研間　互見七十六

宋王珏字叔保號達觀父榮爲獄吏以活人爲務太守
杖人必見血榮爲潛漬血杖中行杖卽見不致重傷
嘗置罌于臥處每活一人投一錢滿則更置之苦無
嗣一夕夢人遺雙玉已而生珏遂以爲名後登進士
伯顏至投左池死 浙江志

宋王庭玉字唐珪初締葉氏姻入太學後結褵女微跛
而又承虛筐公姑銳欲出之庭玉過庭衎請謂婚姻
前定罪非七出何敢爲此薄德事越三年登科生三
子皆競爽鄉曲高其行義稱爲厚德之家 宋俞文豹清夜錄

宋謝石拆字有人遇於塗告以婦不能產書日字于地
石曰明出地上得男矣



南宋劉志淵字海南其未生時牡丹先開人皆異之及
誕有紅光滿室迨爲兒童不作嬉戲事親至孝識者
稱爲今之曾子 風慕仙道値金亂萬騎採戮獨不罹于害壽七十有九 平陽志

遼太祖母蕭氏夢日墮懷中有娠及生室有神光異香
體如三歲兒卽能匍匐祖母異之鞠爲已子常匿于
別幕塗其面不令他人見 互見周歲

遼太宗諱德光唐天復二年生神光異常獵者獲白鹿
白鷹人以爲瑞

遼聖宗皇后蕭氏夢拂承天太后榻獲金雞吞之光澤
勝常已而生興宗

遼耶律乙辛毋方娠夜夢手搏羖羊拔其角尾旣寤占
之術者曰此吉兆也羊去角尾爲王字汝後有子當
王及乙辛生適在路無水以滌廻車破轍忽見湧泉
父迭刺自以得子欲酒以慶聞酒香于草棘間得二
榼因祭東焉 遼俗凡祭皆東向故曰祭東 互見童幼

金烏古出昭祖久無子有巫者能道神語甚
驗乃往禱焉巫良久曰男子之魂至矣此子厚有福
德子孫昌盛可拜而受之若生則名之曰烏古廼是
爲景祖又良久曰女子之魂至矣可名曰五鵶忍又
良久曰女子之兆復見可名曰幹都拔又久之復曰
男子之兆復見然性不馴良長則殘忍無親親之恩
必行非義不可受也昭祖方念後嗣未立乃曰雖不



良亦願受之巫者曰當名之曰烏古出既而生二男
二女其次第先後皆如巫者之言遂以巫所名名之
景祖初立烏古出酗酒屢悖威順皇后后曰巫言驗
矣悖亂之人終不可留遂與景祖謀而殺之部人怒
曰此子性如此在國俗當主父母之業奈何殺之欲
殺景祖后乃匿景祖出謂衆曰爲子而悖其母率是
而行將焉用之吾割愛而殺之烏古廼不知也汝輩
寧殺我乎衆乃罷去

金太祖旻遼道宗時有五色雲氣屢出東方大若二千
斛囷倉之狀司天孔致和竊謂人曰其下當生異人
建非常之事天以象告非人力所能爲也咸雍四年

戊申七月初一太祖生

金世宗生于上京胷間有七子如北斗形

金章宗諱璟小字麻達葛顯宗嫡子也大定八年世宗幸金蓮川秋七月次氷井上生翼日世宗幸東宮宴飲歡甚語顯宗曰祖宗積慶而有今日社稷之福也又謂司徒李石樞密使紇石烈志寧等曰朕子雖多皇后止有太子一人幸見嫡孫又生于麻達葛山朕嘗喜其地衍而氣清其以山名之

金宗雄康宗長子其始生也世祖見而異之曰此兒風骨非常他日必爲國器因解佩刀使常置其側曰俟其成人則使佩之（互見十一歲四十歲）



金張萬公字良輔父彌學夢至一室牓曰張萬公讀書堂已而萬公生因以名焉（幼聰悟喜讀書）

金黄久約字彌大母劉氏一夕夢鼠啣明珠寤而久約生歲實在子也

金李國棟夏卿感懷云東金西木兩暌違由此生男不足依但願相怨不相顧莫言誰是復誰非幾家能用三牲養千古空傳五綵衣一把殘骸著無處不歸溝壑欲何歸自注云珞琭子曰東金西木定生五逆之男僕命庚寅日甲申時政爲此也

元祖字端叉兒父亾母阿蘭寡居夜寢帳中夢白光自天窗中入化爲金色神人來趨臥榻阿蘭驚覺遂有娠産一子即字端叉兒也

元太祖生手握凝血如赤石烈祖異之時征塔塔兒部獲其部長鐵木眞因以名之志武功也

元憲宗以戊辰十二月三日生時有黄忽荅部知天象者言帝後必大貴故以蒙哥爲名蒙哥者華言長子也（後太宗養以爲子）

元廉希憲字善甫父布魯凱拜廉訪使之命時適希憲生顧曰是兒必大吾門吾聞古者以官受氏天將以廉氏吾宗乎吾其從之舉族受命（輟耕錄）

元虞集字伯生初父汲未有子妻父楊文仲守衡爲禱于南岳集之將生文仲晨起衣冠坐而假寐夢一道



士至前牙兵啓曰南岳眞人來見既覺聞甥館得男心頗異之（互見三歲）

元劉因字夢吉父述夢神人馬載一兒至其家曰善養之既覺生男乃名曰駰字夢驥後改今名及字（互見三歲六歲七歲二十歲四十三歲）

元吳澄字幼淸祖居咸口里當華蓋臨川二山間望氣者徐覺言其地當出異人澄生前一夕鄉父老見異氣降其家鄰嫗復夢有物蜿蜒降其舍傍池中旦以告于人而澄生（互見童幼三歲五歲九歲十五二十歲八十四八十五歲）

元呂思誠字仲實母馮氏夢一丈夫烏巾白襴衫紅鞓束帶趨而揖曰我文昌星也及寤思誠生目有神光

見者異之

元黃溍字晉卿母童氏夢大星墜于懷乃有娠歷二十四月始生溍溍生而俊異比成童授以書詩不一月而成誦逮長以文名于四方

元張起巖字夢臣母邱氏有娠見長蛇數丈入榻下已忽不見乃驚而誕起巖互見六十五歲及同生

元閻復字子靖始生有奇光照室互見二十歲

元史天倪字和甫始生之夕白氣貫庭成童姿貌魁傑有道士見而異之曰封侯相也及長好學日誦千言互見三十九

元李木魯翀字子翬父居謙辟掾江西以家自隨生翀贛江舟中釜鳴者三人以爲異稍長勤學往師新喻蕭克翁夜夢大鳥止其所居翼覆軒外舉家驚異出視之沖天而去明日翀至始名思誠字伯和克翁爲易今名字以夢故



西江志

元張孔孫字夢符父之純夜夢謁孔子廟得賜嘉果已而孔孫生因丐名於衍聖公遂名今名

元雷機母夢黑熊行天而生機

元燕公楠字國材母雷氏夢五色巨翼入幃遂生公楠互見十歲

元于文傳字壽道先世以武弁入官而力教其子以文易武故其父雷龍兩舉進士宋亡不及仕及生文傳乃名今名以期之文傳少嗜學十歲能屬文未冠已有聲譽用舉者爲吳及金壇兩縣學教諭互見十歲

元阿里海牙初生胞中剖而出其父以爲不祥將棄之母不忍比長果聰辨有膽畧

元楊奐字煥然母嘗夢東南日光射其身旁一神人以筆授之已而奐生其父以爲文明之象因名之曰奐互見十六歲

元劉黑馬名嶷字孟方始生時家有白馬產黑駒故以爲小字後遂以小字行驍勇有智畧年幾弱冠隨父伯林征伐大小數百戰出入行陣畧無懼色

元王鶚字百一始生有大鳥止于庭鄉先生張大淵曰鶚也是兒其有大名乎因名之幼聰悟日誦千餘言長工詞賦金正大元年中進士第一甲第一人後蔡陷元獲而用之

元小雲石海涯母廉氏夜夢神人授以大星使吞之已



而有娠及生神彩秀異互見十二歲

元歸暘字彥溫將生其母楊氏夢朝日出東山上有輕雲來掩之故名暘

元張本正父廣無嗣禱于霍山夢第八位支伽羅漢降爲已子次年果生一子名本正長性敏襲職既娶生一子數月本正即遘疾卒是日鄉人或遇本正乘白馬于塗如平昔至地名張坊邑人生員藍碧赴縣與本正駐馬道傍款曲相叙本正袖出書一封再拜曰願爲告老親提攜寡婦孤兒藍曰君何往乃有此囑曰歸霍山藍曰霍山咫尺路也張曰君至余家開緘自悉之矣遂分袂藍到縣詢知本正其日五更死矣

驚怪之夜馳至家尚未歛以書告其父閱之果本正手筆皆丁寧永訣之詞有詩一絶云離却山門十八年雙親慈愛阿嬌賢那堪歸路西山急空染塵埃半世緣 廣東志

元吳福字壽甫有巨賈寄千金其家福爲貿遷得羸洎賈子至悉歸之賈子不受其羸互讓鄉長者爲中分其息福仍捐之僧舍時福尚無子賈子感其義購得顏氏女納之遂生子奉有父風

元李大方母管氏娠十二月夢神人捧日照室而生長學道日記千言 平陽志

元余闕既死其妾甫生一子棄水濱元將杜萬戶見呼之曰此余忝政子義種也悉捐所攜物懷其子去 河南志



明太祖泗州人泗州有楊家墩下有窩熈祖嘗臥其中有二道士過指臥處曰若葬此出天子其徒曰何也曰此地氣暖試以枯枝栽之十日必生葉呼熈祖起曰汝聞吾言乎熈祖佯聾乃以枯枝插之去熈祖候之十日果生葉熈祖拔去另以枯枝插之二道士復來其徒曰葉何不生也曰必此人拔去矣熈祖不能隱道士曰但泄氣非長支傳矣謂曰汝有福歿當葬此出天子熈祖語仁祖後果得葬葬後土自壅爲墳半歲淳皇后陳氏孕太祖 黃瑜雙槐歲抄云陳后嘗夢黃冠饋藥一丸吞之既覺口尚異香遂娠焉及誕有紅光燭天異香經宿不散天曆元年戊辰九月十有八日丁丑日昳時也河上取水澡浴忽有紅羅一方浮來遂取衣之故所居名紅羅幛鄰有二郎神廟其夜火光照耀及天明廟徙東北百餘步生數日不乳食仁祖遇一僧語曰夜子時食矣謝之忽不見夜半果食自是室中嘗有神光每嚮晦將臥忽煜爚若焚家人慮失火亟起視之惟堂前供神之燈耳

啓運錄云太祖生於盱眙縣靈跡鄉之紅廟邃近見火光燭天水次紅苔如線泛水如練丹彩可挹所生地方圓丈許至今不生草 張定在田錄云上皇居



鍾離鄉以賣腐爲生皇覺寺僧衆爲主顧生太祖之夜鄰里中只聞上皇屋上霹靂一聲啓戶視之但見紅光屯聚一鄉之人無不驚駭又寺僧高彬于是夜夢上皇屋上火發烟燄沖天空中見一人擎金推而下彬遂覺至晨候上皇來欲語之上皇不來歇月餘挑腐而至彬問何故一月不來莫非有恙上皇曰非病某于某夜得一小男恐不淨故弗敢來彬遂言其夢因稱此兒後必大貴上皇言草野之人何敢望此但得長成送爲長老弟子我之願也 元天曆戊辰婁宿降靈明太祖以是年生至洪武戊寅婁宿復明

明太祖馬皇后生成祖有龍見于寢 彤史拾遺記

明宣宗生之夕成祖夢高祖授以大圭命曰傳之子孫
永世其昌（互見十一歲）
明英宗生之日日下五色雲見光灼殿陛（互見二歲）
明憲宗生時紅光滿室其歲天下大稔
明武宗母張皇后以弘治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夢白龍
據腹生武宗白者西方色兵象故生而好武且所生
辰枝爲申酉戌亥連若貫珠粹質比水玉神彩煥發
自少舉止非常兩歲郎册爲皇太子孝宗愛之（毛翰林武
宗外紀）
明鎮平恭靖王有爌周定王第八子也母周夫人建文
庚辰八月生王于雲南蒙化病不能乳陳夫人解簪



珥噴罊乳之（朱謀㙔藩獻記）
明慶成王濟炫始生之日高帝方御慶成之宴喜曰長
封王以號國故他王率繫地而王獨號慶成王
明慶成端順王奇湞生一百子俱長成自長子襲封外
餘九十九人並封鎮國將軍每會紫玉盈坐至不能
相識而人皆隆準極異事也（王世貞皇朝盛事）
明宸濠父康王甚賢洪都人至今道之無子齋禱一日
午寢夢天狼降宮中須臾食宮中人殆盡復繞而遍
王王寤甚惡之申刻宸濠生其母洪也亦失愛於王
王命亟殺兒宮中人環跪而請曰憂無子有子而又
棄之耶鍾陵王者康王弟也狂易常放言爰其兒至
是亟騎而至曰喜王兄之得子也又聞將殺之甚善
弟幸多子矣康王怒遽命育之六月十三日也後謀
逆國除卒符夢云（呵凍漫筆）　又國憲家猷載宸濠乃婢
妾馮針兒生於成化十四年六月十三日是夜其祖
靖王夢犬咬傷一家明發鵙鳴褫王心疑之忽生濠
王曰此必妖孽也命并死之針兒以他女代而藏之
至八月詭言別妾生男（後即位暴很有術士李士寔等每稱八字好當爲天子于是心事益橫御史劾之遂定計以衆官謝生日酒借言有旨而後發逆兵敗回舟黃石磯至八字腦爲知驗王覓所擒自謀叛至終不過五十餘日生靈死者十萬餘追憶生當戊戌非犬乎咬傷一家則濠生時殘害石城弋陽各府至親叔姪禁錮死後遝及親王二三十人非咬傷一家者乎至言八字好者乃八字腦爲受生之地黃石磯者王失機矣豈非數哉　互見十三歲）



明太祖戰偶失利夜行宿妓館明發語姓名題詩于壁
日二之十古之一、左七右七橫山倒出得了一是爲
之土之一皆不能解後生子闡登極錄壁詩攜子叅
闡郎命工部造府封子爲王其婦不名見詩蓋言王
吉婦得子爲王（王文祿龍興慈記）
明楊繼禎字廉夫號鐵崖父宏母李氏夢神人授金錢
一枚吞之遂娠廉夫一云母夢見月中一枚金錢內
閃有光墜懷而生（李後錢思復挽詩云生前母應金錢夢死後人稱鐵笛仙　男孟熙
弄雪錄）
楊廉夫初趨臨海王節婦詩曰介馬馱馱百里程青楓
後夜血書成秪應劉阮桃花水不似巴陵漢水清後

廉夫無子一夕夢一婦人曰汝知所以無後乎曰不知婦人曰汝憶題王節婦詩乎汝雖不能損節婦之名而心則傷于刻薄毀謗節義其罪至重故天絕爾後廉夫既寤大悔遂更作詩曰天隨地老妾隨兵天地無情妾有情指血嚙開霞嶠赤苔痕化作雪江清願隨湘瑟聲中死不逐胡笳拍裏生三月子規啼斷血秋風無淚寫哀銘後復夢婦來謝未幾果得子 明楊儀高坡異纂

明黃文獻公母夢大星煜煜然墜于懷及其生也繡川之水爲之一清 浙志宋濂祠記

明宋濂字景濂浦江人姙七月而生



明方孝孺先塋有蛇穴其祖欲焚之夜夢一人來祈曰我蛇王也容三日徙去方不可其人曰殺我我能致汝滅族遂寤明旦焚蛇千萬而孫婦娩身得男故先生平生好以舌舐唇如蛇果致赤族之禍 鴻書 方孝孺始生之夕有大星隕于其所居 讀書十行俱下鄉人呼爲小韓子 浙江志

明楊任母張氏初生任有僧過之聞啼聲嘆曰此兒異日必顯然不免于刑 後與黃子澄謀求舊君以圖大舉事泄俱被擒至京磔于市 志 互見十五歲

明劉璟字仲璟基之仲子生時月食復光基嘆曰天墜乃緒而卒能幹之者也 互見二十八 浙江志

明陶凱字中立號耐久生時有大星墜簷前光耀臥室

比成童讀書過目成誦 浙江志

明曾鶴齡母胡氏夢星墜臥內感而生鶴齡 後永樂辛丑廷對擢第一

明朱佳梁字夢奇紫陽十六世孫生之夕父夢大蛇繞梁因得名

明陳九川字維濟母常夢吞星而娠 互見十餘歲六十九歲

明戚景通擧賊有功歸養母人稱孝廉將軍初未有子魯橋故有異人衣褐衣據槁木自云八百歲矣前知事下帷通賓客不見身意其妖精也至孝廉將軍見褰帷與入曰端人也吾無隱乎爾孝廉將軍問母病言無恙也問幾何子曰猶未之知明年某日朝會茅



山爲公察早晚至期往見賀曰將軍有子矣後十三年戊子歲十月閏朔其時矣此爲三朝虎臣兄衛霍而弟之也老夫乞以爲弟子名之曰長壽後五年當復擧其功名亦差亞十有三年繼光果生及期其母夢神人衣絳衣降于庭虎變躍梱內是日日華五色孝廉將軍命之曰繼光 互見十餘歲

明倪岳字舜咨父謙常奉命祀北嶽夫人姚夢緋袍神入室生公因名岳瓌偉秀異目光炯炯望之如神又邈圖居士名公像記云倪文僖謙禱北嶽其夫人姚夢嶽神指香合童子曰以爲爾子孕而生子故名岳

明胡濙字源潔初生時髮白如絲彌月方黑是夕母夢一僧持花入室覺而生公生數日有異僧至家索見濙見僧而笑父問之僧曰此吾先師天池僧也師嘗示夢某甲云我今已生胡氏家爾來見我當以一笑爲記今果然矣（嵩陽雜志 又見前後身）

明薛瑄字德溫母齊氏夢一紫衣人謁見已而生瑄生而肌如水晶洞見五內母氏欲棄之祖仲義聞其啼聲止之曰體清聲嘽必異人也卜之吉（年十二能賦詩 互見七歲十二）

明堵循錫字仲緘父緒常禱于茅山夢茅君寻以牧牛童而生（後成進士追念先人夢徵因自號牧游云 江南志）



明殷雲霄字近夫母孕七月而生修眉碧目口可容拳體羸而骨健（讀書數行下既成誦終身不忘年二十六舉弘治進士補南工科卒年三十有七）

明林瀚以大司馬改南冢宰方建屋樑橫於戶侍女騎而出匠詈之女曰何異閣老尚書不此中出耶公異其語名欲私之女正色曰何可草草公高年脫孕後誰明寻者盍書數字爲據公命取側理女入公室以絳色機緞全端至公益奇其志遂書舉男以機名女以緞名後舉男名廷機爲大宗伯復舉女配鄭侍郎（閩小記）

明商輅父爲嚴州府吏輅生時府公夜見吏舍光芒踪跡之非火也旦問吏云商某生子心異之語其父云此子必貴宜善撫之又刺史是夕夢天門開有神人乘鸞車降公廨詰旦公生故命名輅（公父親見公發解絶無遺瞍之事傳奇造言耳）

明舒芬字國裳始生有士人泊舟野江夜半聞曰狀元姓舒（及殁之前日門生謡梢夢垂白簾中有六字曰忠孝狀元止此 互見三十四十二四十四歲）

明劉健字希賢大母張氏夢一偉人致上帝命持紫玉帶賜其家驚而寤恍然猶有見也時白夫人已有身比寤則報生男矣（互見九十九十一九十四歲）

明羅玘字景明別號圭峯母傅夢紅光燭天有物輪囷類牛旋五色雲而下膜拜呼天熊天熊俄墜而寤越



三日生兒時頭角嶄異奇氣勃勃（互見童幼四十七十三歲）

明舒化字汝德父爲東陽教諭生化於官舍中父先月叢夢若麟者入舍云

明胡壽昌字子琪生時其夕有大星墜舍自幼已屹然負巨志（後得疾一夕其家在吉水者復有大星墜舍遂卒于官年四十五歲）

明楊守陳在娠時母夢大星入懷及生天庭有黑子狀如北斗人以爲異

明韓文將生母吉氏夢紫衣人抱送文潞公與之因名文（平陽志 互見五十八十六歲）

明王守仁字伯安居母娠十有四月而生岑夫人夢天仙乘五色雲抱丈夫子授之既生祖天叙命之曰雲

五歲而不能言有異僧過之曰是兒也名泄之天叙爲改守仁而卽能誦讀矣　互見八歲十餘歲十五十八歲

明李夢陽字獻吉母夢日墮懷而生故名年十八舉鄉試第一弘治癸丑進士　陝西志

明韓邦靖字汝慶母閻氏夢五色雲中奏咸韶之音已而玉女十餘持蓋擁一童子入室覺而生邦靖陝西志　互見三歲四歲五歲

明趙俶字本初宋宗室之後母方娠時夢僧抱兒畀而承之已而生俶互見八歲

明楊愼字用脩廷和遲子禱神夢五代夏曾奇至曰武臣也以中庸十八篇輔之遂生愼愼戍永昌年七十餘還蜀有終焉之志而雲南巡撫昺授四指揮鎮之來至則昺已罷敗然遂不能歸病寓禪寺以歿　楊少師所見夢夏曾奇武臣也成籍乎輔以中庸十八所謂追王太王王季者也大禮之兆矣　互見童幼七歲十一十八二十四三十七七十二歲



明章溢始生其音如鐘父母疑爲不祥幾不舉及成童嶷焉莊重不習鄉井輕儇態閔文振仰山脞錄

明歸有禎字養素父一齋六十一歲乃生有禎體最尫弱絕憐愛之口誦以經輒成誦後年九十預知死期無疾而終　江南志

明徐右之與都思賢交善思賢死妻唐有娠晝夜悲泣右之曰使人存問且慰之曰若生子吾當妻之已而果生文信右之遂館爲壻後右之坐事文信請代行右之曰汝未有子豈可爲人死不許既而右之事白得還以以事被逮文信曰今已有子可矣潛冐右之名以往竟死于獄右之感其義卽屏妾侍遂無子都氏世奉其祀焉　江南志

明孫應鰲字山甫生之日適衞人饋六鯉因以名就塾受業日誦數千言　互見十九　貴州志

明殷乾產時父拾古印一方其篆文一淸道人郎字一淸江南志　互見少壯

明王錫爵字元馭生時萬爵集屋故名江南志

明歸起先字裔興父德明再娶王夫人夢關壯繆抱一兒來授之互見五歲　江南志

明嚴訥字敏卿生時有紅光墜星之異長與瞿文懿輩結社號十傑江南志

明歸有光字熙甫生時庭有虹自地起祥光燭天因名有光互見九歲二十歲　江南志



明陳以勤字逸甫別號松谷母免身時夢一星如月狀光燭庭堦驚而拜之忽有神人自天下授以硯夢覺而公生四川志

明陳于陛字元忠別號玉壘山人父太傅公以勤爲檢討時生公長安邸第先夕比鄰數人夢天樂塡塡導一羽衣太傅公所旦而公生既長犀角豐盈太傅絕愛憐之卽課讀不甚亟而公自喜學益甚所綜攬立數千百言俱如太傅意所出太傅愈益喜曰兒類我　互見十七二十四五十二四川志本傳

明李奇字平叔初生時其父夢長吉降生其家後博學鴻文名噪海內兩中副車年甫逾壯而歿　江西志

明龔則敬字德輿原籍豫章生而有文在手曰孝九歲母姚氏病篤哀傷割股

明陶欽夔字克諧母夢日墮懷而生江西志

明黃紱字用章父中商重慶娶于張生紱生之夜夢老人抱嬰兒曰送寒尚書爲汝子後爲南京戶部尚書致仕年七十有一又見二十六貴州志

明周希聖母夢坐月下見一鶴集懷而生

明吳應賓字尚之母孫氏夢星入口而生五歲入塾日誦千言十四博覽羣書登進士第授翰林編修江南志

明高琳字允升初誕時母夢旭日墮懷中稍長能爲七言詩喜讀蔡虛齋書



明劉儁父夢天降赤幟上書儁字是夕儁生會鄉里師命名適與夢符

明盧雍字師邵父綱有德操一日芝產于庭而生雍江南志

明張奇齡父綱有隱德夢唐相張九齡輿騎入室而奇齡生故名齡字符九互見八歲浙江志

明呂調陽字和卿父璋令徐聞有惠政母張夫人夢巨蟒入室寤而生公後嘉靖庚戌榜眼官至大學士加少傅廣西志

明姚淶字維東母夢五色鳥投懷遂生淶後薦于鄉嘗曰讀書當與天下後世爭雄長一方不足爲也嘉靖二年殿試大魁天下浙江志

明馮履祥字名德倭賊斷其父左手履祥以身蔽之泣訴曰願無害我父寧殺我賊竟刃之其妻袁氏孕已彌月夜夢神告曰爾夫孝當與爾一子次日果生男後値倭亂將入馬策之不肯前賊遂返人謂孝感所致云浙江志

明程山人精太乙六壬之術萬曆辛巳有問歲事者山人曰明年五福在燕太子生建德大將冲文昌主將相失位是年生皇儲而張居正馮保俱罷浙江志

明黃國魁爲諸生設教臨安道經柯某門柯爲飢寒所迫欲賣其婦夫婦號痛不忍別國魁出館穀數十金盡予之次年即得一子名曰嗣昌入黌門子孫蕃衍浙江志互見前後身

明王光宇字德潛母夢白虎入室而生及長聲雄貌偉登進士居官有



威名平陽志

明馮守禮字約中初誕同鄉劉近塘夢馮氏門有正氣扁異之謂禮父曰此子必樹非常以族姪女妻之平陽志

明楊炳字文彪精于醫其妻嘗有娠炳診畢喜曰吾活人多矣是子必以科名顯生子世增後登辛丑進士官御史平陽志

明全璲未生前一夕母王孺人夢有介而至者十八九人繞室數匝如有所擁送驚而寤獨彷彿聞語云獨守寒窗二十秋未幾璲生後成進士得年僅二十彭淩晉全進士傳南陽府志互見少壯八歲

明方震孺字孩未母孔氏夢方孝孺至而生因以命名
舉萬曆癸丑進士宰相葉向高器之許以館選
聞母小病一夕遁歸相國爲之驚異 廣東志
明韓上桂字孟郁號月峯誕之夕其父夢美丈夫持青
蓮拜呼爲大人遂生 廣東志 互見童幼
明曹端字正夫號月川母郜夢修竹而生 平陽志 互見三歲五歲
九歲十七歲二十歲
明李顒生時止一血泡以爲怪棄之外祖曰有嬰在中
名連泡生多貴收爲割之果得男 太原志 後鄉試 官至貴州叅議
明魏雲中字定遠號震彝生時父夢漢魏尚躍馬至其
家因誕焉 稍長穎慧異常兒睥睨千古傍若無人每 援筆出一語令人作數日思 山西武鄉
縣志



明趙天麒字平符誕時母張氏夢麒麟自天而下因取
以名 山西武鄉志 互見五歲十一歲
明劉琨父夢童子綮衣而揖曰吾閔子騫也及醒而琨
生後果遭繼母孝行特著 陝西志
明師功凱字雲庵以醫全活人弗責報夢帝錫以佳嗣
果生子名國禎遂謝絕人世遍遊名山不返後國禎
成進士人以爲積德之報云 陝西志
明聶大年字壽卿生而一目重瞳 江西志
明曾銘西方伯誕前一夕父夢廳事左棟有物盤挂蜿
蜒鱗甲爍目知其龍也旦日方伯公生因以棟名之
後竟貴顯而壽 江西志

明韓敬字求仲當孕時尊人夢文昌入母懷其產時又
夢商輅錢福入其室一持旂常二字一持科目二字
曰汝子好爲之 及長連掇會狀
明吳易字日生其母善繡觀音技同針絕乞繡者一金
始得一幅生易之夕遂見雙燈前導有帢首少婦引
朱衣童入室倏然不見而易墜地蓋釋氏親送也 後仕職方司南都陷舉義旂死焉 鈕琇觚賸
明夏子羽字伯起自幼至孝妻徐氏化于孝義嫂生子
三日亡乳哺之如已子子羽病危禱以身代而徐果
卒無子力爲娶妾其里中好善者二十四人擇日設
誓禱天曰奈何子羽無後次年妾以是日生一子手



足生六指應二十四之數蓋報施之奇徵焉 江南志
明李自成母呂氏嘗夢一皇者服袞冕謂之曰吾送破
軍星來爲爾兒醒而生自成因呼自成爲皇來兒嘗
曰皇來兒當貴特吾不見耳 後鑒錄
明趙應知浮梁凡里胥生男必命報餽湯餅九年民奏
留加六品俸復任九年則前所生男能應役矣輒喜
曰此嘗餽我湯餅者眞猶父母于子也 江西志
明袁政字文理遷遂安知縣未覲篆宿于驛亭夢小兒
被血者數輩挽其衣覺而問其父老知境內民貧產
女多不舉爲之禁後縣民生女名曰袁留 江南志
明於仲完任永新知縣時南鄉龍仁和爲亂千戶所欲

盡屠南鄉完力止之惟治其渠魁南鄉人生子者多以仲完姓爲名（江西志作仲覧　浙江志）

鎭江衛左所軍士范某妻患瘵疾瀕死遇道人與之藥云用雀百頭以藥米飼之至三七日取其腦服之當瘥然一雀莫滅也范如教買雀養之有死者則旋買之以充數未旬日范以公差出妻覩雀嘆曰以吾一人殘物命至百甚不仁也吾寧死安忍爲此開籠放之夫歸怒責其妻亦不悔已而病差初久不産育是年忽有娠生一男男兩臂上各有黑痣如雀形一飛一俯而啄羽毛分明不滅刻畫盖雀報也（陸粲庚巳編）

明陳指揮妻死將斂其女病問命于王奇奇曰女固無恙其母亦且未死後當生二子卽欲斂斂必越午午時妻復生後果生二子（浙江志）

明宋子京遊會城中見舁棺者漏血一滴子京曰此可生也問之則婦以難娩死呼夫至開棺一鍼其穴娩一男母子俱全

明陸次雲湖壖雜記近一生科舉祈夢于墳夢于以始生葫蘆示之落第後每科舉每夢葫蘆漸大見之則必落第是生潦倒積七科矣又當就試復夢于出一大葫蘆示之生意悶絕及入闈見夾號兩少年一曰胡一曰盧放榜與之俱雋蓋生初夢時胡盧始生符其大等身方得中式



海虞有祝生者妻盧氏懷娠十五月不産延醫診之曰中有蓄血結而成痞或又曰此係蠱疾非孕也投以藥俱不效又逾月産一男然則十四月生者未足爲異也（尊鄉贅筆）

俗傳七月生子生八月生子死華亭有朱氏妻八月生一子妾七月産一子妾産者週歲而殤妻所生無恙醫書以胎成七月屬太陰脾經脉內屬于肺土能生金故壽八月屬乎陽明脉內屬於太腸生氣交於洩氣故夭此論似不足執以爲據也（尊鄉贅筆）

江南有李氏無子一夕夢春州射木神托生爲嗣後生其子登第得守春州臨行其母曰兒往必不歸矣及到任謁祠下瞻視其門廡若常所見者未幾卒于官自李氏之生廟食久廢及卒而廟復靈水旱蝗疾祈禱應驗（廣東志）

詩斯干篇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貽罹（詳前）

記內則女子設帨於門右（詳前）

明獻皇后蔣氏女訓云夫女坤也生則設帨門右明其女也三日臥之牀下明卑弱也七歲不與男子同席十歲閨門不出

堯母慶都蓋大帝之女生於斗維之野天大雷電有血

流潤大石之中生慶都生而神異常有黃雲覆其上（出春秋合誠圖及竹書）

史記夏后氏之衰有二龍止於夏廷而言余褒之二君也夏帝卜殺之去之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乃吉于是布幣策告之龍亡而漦在乃匵弃之其後夏亡傳匵於殷周三代莫發至厲末發而觀之漦流於庭不可除也厲王使婦人𧟰而譟之漦化爲玄黿入後宮處妾遇之而孕生子懼而弃之宣王立女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後有夫婦鬻是器者宣王使執而僇之既去見處妾所弃妖子聞其夜號哀而收之遂亡奔褒後褒人有罪入妖子以贖是爲褒姒幽



王見而愛之生子伯服廢申后及太子而立之申侯與繒西犬戎共攻殺幽王（漢書漦血也一曰沫也去藏也當作弃音同諾）

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

西施母夢明珠射體因而有孕

漢趙飛燕初生時父母不舉三日不死乃收養之（及壯屬陽阿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又見末春三日）

漢王禁妻李氏方娠身夢月入其懷生女小字政君是爲元帝后（漢野史）

漢梁后諱妠大將軍商之女生有光景之祥（互見九歲十三歲）

魏卞皇后生時有黃氣滿室移日父敬侯怪之以問卜者王越越曰此吉祥也（年二十太祖納于譙）

三國魏甄后生每寢寐家中髣髴見如有人持玉衣覆其上者常共怪之後相者劉良曰此女乃貴不可言

晉綠珠姓梁生雙角山下美而艷越俗以珠爲上寶生女爲珠娘生男爲珠兒綠珠之字由此而稱綠珠井在雙角山下耆老傳云汲此井者誕女必多美麗里閭有識者以美色無益於國以巨石塡之爾後雖有產女端妍者而七竅四肢多不完具（唐樂史綠珠傳）

南齊高帝后劉氏諱智容母桓氏夢吞玉勝生后時有紫光滿室以告父壽之壽之曰恨非是男桓笑曰雖女亦足興家矣（互見十七歲）



梁武帝郗皇后諱徽母方娠夢當生貴子及后生有赤光照室器物盡明家人怪之巫言此女光高將有所妨乃于水濱祓除之

梁武帝丁貴嬪諱令光初產有神光之異紫氣滿室故以光爲名相者云當大貴（互見少壯十四歲）

陳武帝后章氏諱要兒母薛遇道士遺以小龜光采五色曰三年有徵及期后生紫光照室因失龜所在（編年考作鈕氏母蘇氏）

北齊神武婁后生二女皆夢月入懷而女爲魏之二后（詳見前男內）

唐楊貴妃小名玉環父維母葉氏先世有祖墳遇術士

云此墳若高數尺後代出貴子惜其太低亦生貴妃
母懷孕十三月開元初生三日目不開母夢神人以
手拭其目次日目開眸如點漆抱出日下目不瞬肥
白如玉廣西志互見十四歲太眞生而有玉環在其左臂環上有墳起太眞二小字故小名
玉環唐陳鴻長恨歌傳
唐壽安公主孕九月而育帝惡之詔衣羽人服代宗以
廣平王入謁帝字呼主曰蟲娘汝後可與名王在靈
州請封
唐上官昭容名婉兒西臺侍郎儀之孫父庭芝死母鄭
氏方娠夢巨人畀大秤曰持此秤量天下昭容生逾
月母戲曰秤量者豈爾耶輒啞然應後內秉機政符



其夢云互見十四歲
唐盧眉娘生而綠眉人呼爲眉娘廣東志互見童幼十四歲
唐蕭氏乳母自言初生遭荒亂父母度其必不全遂將
往南山盛於被中棄於石上衆迹罕及俄有避難者
數人見而憐之相率將歸土龕下以泉水浸松葉點
其口數日益康強逸史
吳步夫人生二女長曰魯班字虎少曰魯育字小虎唐陸
龜蒙小名錄
蜀潘炕娶妾解愁姓趙氏其母夢吞海棠花蘂而生有國
色善爲新聲及工小詞王建嘗至炕第見之謂曰朕
宮無如此人意欲取之炕曰此臣下賤人不敢以薦
于君其實斲之弟稍謂曰綠珠之禍可不戒耶炕曰
人生貴于適志豈能愛死而自不足于心耶四川
志作潘峴
宋眞宗劉后母龐夢月入懷已有娠遂生后
宋高宗吳皇后父近嘗夢至一亭扁曰侍康傍植芍藥
獨放一花殊妍麗可愛花下白羊一近寤而異之后
以乙未歲生方產時紅光徹戶外年十四高宗爲康王被選入宮人謂
侍康之徵宋史
宋孝宗夏皇后初生有異光穿室父協奇之及長以姿
納宮中
宋光宗李后父道慶遣軍節度使后生有黑鳳集道營
前石上道心異之遂字后曰鳳娘道帥湖北聞道士
皇甫坦善相人乃出諸女拜坦坦見后驚不敢受拜



曰此女當母天下坦言於高宗遂聘爲恭王妃
遼穆宗后蕭氏生有雲氣馥郁久之
金世宗后劉氏天眷二年九月巳亥夜后家若見有黃
衣女子入其母室中者俄頃后生又見二十三歲
明孝宗張皇后父巒母金夫人夢月入懷生后后當適
人其所當適者忽大病及選爲太子妃則前所當適
者病已彤史拾遺記
明李娥李仲仁女母夢皓月入懷而孕生時光輝滿室
受祉生陳還聘還夭死娥母吊娥沐浴登樓自縊四川志
姚姥住長離橋十一月夜半大寒夢觀星墜于地化爲
水仙花一叢甚香美摘食之覺而產一女長而令淑

有文名因以名焉覲星郎女史在天柱下故迄今水仙名女史花又名姚女兒（內觀日疏）





童幼

廣昌[illegible]曾峯氏纂輯



記禮運幼有所長疏幼有所長者無所獨子故天下之幼皆獲長養以成人也（詳見老年）

白虎通童子當受父爵命使大夫就其國命之明王者不與童子為禮也以春秋魯成公幼少與諸侯會公不見之經不以魯恥明不與童子為禮也

楊雄方言凡小兒多詐而獪謂之央王或謂之壂尿（壂尿）（潛齊狡也音目丑夷反）或謂之姡（言黠姡也）姡娗也（言恫娗也）或謂之猾（音猾）皆通語也　崽者子也（崽音枲聲之轉也）湘沅之會（兩水合處也音稽）凡言是子者謂之崽若東齊言子矣（聲如宰方言）

小兒髮初生為小髻十數其父母為兒女相勝之辭曰蒲桃髻十穗勝五穗（唐馮贄雲仙雜記一云記事珠）

譚景昇化書道化篇稚子弄影不知為影所弄　儉化篇乳童拱手誰敢戲之豈在乎黼黻也

吳子經云稚子夜啼拊背以哀之而不止取果以與之而不止許之以早市物而不止于是其母滅燭其父伏戶下為鬼嘯出垣後為狐鳴其口如窒此事所以貴乎權也

大童蒙之學始於衣服冠履次及語言步趨次及灑掃涓潔次及讀書寫文字及有襍細事宜皆所當知今

逐目條列名曰童蒙須知 朱子訓學齋規

古人製小兒睡車曰搖車以兒搖則睡故也一名搖籃 單宇菊坡叢話

小兒乳哺時值母有孕輒眉心青黑泄瀉黃瘦此病俗謂之記爾雅翼言伯勞能療繼病繼病者母有娠而乳使子得疾如痁 單宇菊坡叢話

小兒周歲後多有見字卽愛讀若有所知者此舊習之猶存也漸長能言則漸忘之故叔子探金環白公識之無信非偶云 董穀豢龍子

嬰兒目不留采色故明全耳不留音聲故聰全舌不留苦甘故味全君子則之養其聰晦其明忘其味是之



謂道原通原則幾乎聖人不用則已用則爲天下獨 宋濂潛溪邃言

孔子家兒不知駡曾子家兒不知怒所以然者生而善教也 蘇士潛蘇氏家語

三代教人年未五十者不得衣帛未七十者不得食肉是天下莫非素縞也今自嬰兒時便厚味華衣豈知古人愛養生命之道 朱得之霄練匯

吳中社會公卿士庶之家稚齒孩提弱齡髫齔蘭芽蕀心鷄雛璧樹白皙清揚之子錦帶懸髦之嬰輒令佩刀躍馬執鞭持囊消赤子之心傷黃口之氣雕其樸而琢其純嗟乎可惜已 王穉登社編

近有稗子戲以線錘置口中誤吞之有胡僧咲以餳糊半觔郎于穀道中隨穢而下僧云凡誤吞五金者皆可咲也 皇甫庸近峯聞略

吳松齔者垂髫䚢刻而謳吟平京三尺童子柞木爲弓紉筋爲弦被竹木以鳥雉羽而射不避猥虎纔離保姆已手挈生馬鬃騁乎峻阪兀崖之上以相笑衆使挽一葦筏行涇汭岸乃愕然失措其風土嗜好背馳懸絕固若是哉 陝西志 明趙時春送翰通判序

明薛岡云嬰兒纔舉立見成人寸木方栽俄成林樾惟人學問只覺不增是故分陰可惜而思假數年

列子堯遊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烝民莫非爾極不識



不知順帝之則堯喜問曰誰教爾爲此言童兒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大夫曰古詩也 左傳童謠杜注云童齔之子未有念慮之感而會成嬉戲之言似若有憑者其言或中或否博覽之士能懼思之人兼而志之以爲鑒戒以爲將來之驗有益於世教

吳越春秋后稷爲兒時好種樹禾黍桑麻五穀相五土之宜青赤黃黑陵 陸或作 水高下粢稷黍禾蕖麥豆稻各得其理 吳越春秋

后稷爲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戲好種麻菽 山東志 互見初生

說苑成王處襁褓而朝諸侯周公用事也 互見五十歲

秦師襲鄭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

孫蒲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

孔子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

列子孔子東遊見兩小兒辯鬭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曰我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爲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則滄滄凉凉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爲近者熱而遠者凉乎孔子不能决也兩小兒笑曰孰謂汝多智乎

顏回少孔子三十歲甫成童即從遊於孔門孔門達者



七十二人顏氏有八 山東志

齊伐魯戰於郎公叔禺人與其鄰童汪踦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童汪踦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 禮童子爲殤魯人見其死君事欲以成人之喪治之疑而問仲尼仲尼言其可爲不殤也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將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弗果從 註公輸若匠師方小言年尚幼未知禮也斂下棺于槨般若之族多技巧者見若掌斂事而年尚幼請代之而欲嘗其技巧時人服般之巧將從之時有公肩假止而不許曰不可爲機窆之事

景公覩嬰兒有乞於途者公曰是無歸夫晏子對曰君存何爲無歸使養之可立而以聞 說苑

周羊舌子晉大夫邑人攘羊而遺之羊舌子不受叔姬曰不如受而埋之羊舌子曰何不餉肸與鮒姬曰不可南方有鳥曰吉乾食其子不擇肉子多不義今肸與鮒童子也隨大人而化不可食以不義之肉乃盛以甕埋壚陰後攘羊事敗吏至發而視之舌尚存吏曰君子哉羊舌子不與攘羊矣 平陽志

孫叔敖之爲嬰兒也出遊而還憂而不食其母問其故泣而對曰今日吾見兩頭蛇恐去死無日矣其母曰今蛇安在曰吾聞見兩頭蛇者必死吾恐他人又見之吾已殺而埋之也其母曰無憂汝不死吾聞之有陰德者天必報之以福果不死 賈誼新書



范蠡生於宛橐或五戶之虛其爲結童之時一癡一醒時人盡以爲狂然獨有聖賢之明人莫可與語以內視若盲反聽若聾 越絕書

孟軻三歲喪父其母有賢德挾子以居始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爲墓間事踴躍築埋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爲賈衒事母曰又非所以居子也遂徙舍學宮之傍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眞可以居子也遂居之時東家殺豚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豚何爲母曰欲啖汝其母自悔而言曰吾懷姙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東家豚肉以

食之明不欺也山東志　孟子少時誦其母方織孟子輟
然中止乃復進其母知其諠也呼而問之曰何爲中
止對曰有所失復得其母引刀裂其織以此誡之自
是之後孟子不復諠矣韓詩外傳

漢武帝爲膠東王年數歲景帝問曰兒欲得婦否曰欲
得長公主指其女曰阿嬌好否笑曰若得阿嬌當作
金屋貯之公主大喜乃以配帝是曰陳后阿嬌小字
也

漢梁孝王驕恣不道然其子買從入朝尚幼竇太后欲
強冠婚之上謂王曰兒堪冠矣王頓首謝曰臣聞二
十而冠冠而字字以表德自非顯才高行安可強冠



之哉帝曰兒堪冠矣他日帝又曰兒堪室矣王頓首
曰臣聞禮三十而有室兒年蒙稚未有人父之端安
可強室之哉帝曰兒堪室矣他日買復入朝及闔而
遺烏帝曰兒眞幼矣乃白太后不復冠文海披沙

漢張良字子房童幼時過下邳圯橋風雪方甚遇一老
叟著烏巾黃單衣墜履于橋下目子房曰孺子爲我
取之子房無倦色下橋取履以進老叟引足以納之
子房神意愈恭叟笑曰孺子可教也明旦來此當有
所敎子房昧爽至叟已在矣曰期而後至未可傳道
如是者三子房先至亦無倦怠老叟喜以書授之曰
讀此當爲帝王師若復求吾乃穀城山下黃石也子
房讀其書能應機權變佐漢祖定天下仙傳拾遺太平廣記

漢杜安入太學時號神童貴戚慕之多有與書者不輒
發以慮後患常鑿壁藏書當時皆嘉其遠慮漢書作杜根乃安子也又見十三歲杜根事

漢翟方進幼孤給事太守府爲小史數爲掾吏所詈辱
迺從蔡父相蔡父曰小史有封侯骨當以經術進其
努力爲學問方進聞言心喜遂棄去而遊京師卒以
丞相封侯汝寧志又見十二歲較詳

漢張湯兒時隨父爲長安丞父令之守舍鼠盜肉父怒
笞之湯熏掘得鼠及餘肉劾鼠掠治爰書訊鞫磔鼠
堂下父視其文辭大驚曰此乃老吏斷案也



漢張禹字子文爲兒數隨家至市喜觀于卜相者前久
之頗曉其別著布卦意時從旁言卜者愛之又奇其
面貌謂禹父是兒多知可令學經

漢張堪字君時少時志美行厲諸儒號曰聖童詳見十六

漢施讐字長卿爲童子從田王孫受易與孟喜梁邱賀
竝爲門人賀爲少府薦讐結髮事師數十年賀不能及詔讐爲博士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于石渠閣江南志

漢馮衍幼有奇才博通羣書王莽時多薦之者辭不肯
仕北直

漢唐珍字惠伯幼時人講書即能記誦人謂神童廣東志

漢郭亮字恆直童年遊洛陽時大尉李固忤梁冀被誅

冀告戒有敢收尸者加其罪亮以固弟子自提鈇鉞
詣闕上書乞收固尸不許因往臨哭守喪不去太后
聞而憐之乃許遂殮歸葬由是顯名
漢王充字仲任爲小兒與儕倫遨戲不好狎侮儕倫好
掩雀捕蟬戲錢林熙充獨不肯父誦奇之（互見六歲八歲）
漢婁壽字九考童孩岐嶷有志好學不厭（南陽志）
後漢張霸字伯饒年數歲知孝讓雖出入飲食自然合
禮鄉人號爲張曾子（互見七歲）
漢郭泰嘗止陳國童子魏昭求入其房供給洒掃泰曰
年少當精義講書曷爲求進我乎昭曰蓋聞經師易
遇人師難遭故欲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耳泰美其



言聽與其止嘗不佳夜命昭作粥粥成進泰泰呵之
曰爲長者作粥不加意敬使不可食以杯擲地昭更
爲粥重進泰復呵之如是者三昭姿無變容
東漢郭泰里中惡少至泰納而不拒張君直素號剛介
見之卽回泰追及之曰昔孔子不拒互鄉童子余安
敢追其既往其和以處衆如此（汾州志）
東漢張仲景總角造何顒顒妙有知人之鑒謂曰君用
思精密而韻不能高將爲良醫矣仲景後果有奇術
（小說廣記）
漢王柔字叔優與弟澤字季道幼時聞郭林宗有知人
之鑒詣問才行所宜以自處業林宗笑曰卿二人皆

二千石才也雖然叔優當以仕宦顯季道宜以經術
進
漢鍾覲李膺姑子也與膺年齊並有令名覲又好學慕
古有退讓之行童幼時膺祖太尉修言覲似我家性
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于刑戮者也復以膺妹妻之
後漢李善本南陽李元蒼頭元家疾疫相繼死惟有孤
兒續始生數旬諸奴婢欲殺續分財善潛負續逃親
自哺養乳爲生湩　唐元德秀兄子襁褓親喪無資
得乳媼乃自乳之數日湩流能食乃止（宋趙崇絢雞肋）
三國吳丁固字子賤在襁褓中闞澤見而異之曰此兒
後必至公輔（本名密避滕密改名）



三國吳淩烈淩封父統卒兄弟年各數歲權內養于宮
愛待與諸子同賓客進見呼示之曰此吾虎子也（互見八九歲）
三國諸葛恪父瑾面長似驢孫權大會賓客使人牽一
驢題其面曰諸葛子瑜恪年方數歲亦在坐見之請
筆續之驢二字權驚異以驢賜之
三國吳郡張純與張儼朱異俱童少往見驃騎將軍朱
據據聞三人才名欲試之曰今三賢屈顧老鄙渴甚
矣其爲我各賦一物然後乃坐純曰騕褭以迅驟爲
工鷹隼以輕疾爲妙何必積思皆謴目立成據大歡
悅純賦席曰席爲冬設簟爲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

宜儆賦犬曰守則有威出則有獲韓盧宋鵲書名竹
帛異賦弩曰南岳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射隼高
墉（文士傳）
三國吳徐平字伯元陵子童齓知名虞翻甚愛之（浙江志）
魏明帝諱叡文帝太子生而愛之常令在左右數歲而
有岐嶷之姿武帝異之曰我基於爾三世矣
三國鍾繇字元常幼與族父瑜至洛陽相者曰此童有
貴相然當厄於水行未十里度橋馬驚墮水幾死瑜
因心貴繇而供給資費使得常學
三國魏賈逵字梁道自爲兒童戲弄常設部伍祖父習
異之曰汝後必爲將帥授以兵法數萬言

行年錄　童幼　十

三國魏武陔字元夏及二弟韶茂皆總角見稱莫能覺
其多少父周謂劉公榮曰卿有知人之鑒欲使三兒
見卿卿爲目高下以效郭許之聽可乎公榮乃詣其
言語觀其舉動出語周曰君三子皆國士也元夏器
量最優有輔佐之風展力仕宦可爲亞公叔夏季夏
不減常伯納言也（與晉書小異）
三國魏夏侯稱自孺子好聚羣童爲之渠帥違者嚴以
鞭捶衆莫敢逆淵陰奇之使讀項羽傳及兵書不肯
曰能則自爲耳安能學人（互見十六歲）
三國張旣爲兒童游殷察異之引過家先敕家具賓饌
及旣至殷妻笑曰君其悖乎張德容童昏小兒何異

容哉殷曰卿勿怪乃方伯之器也遂與論王霸之略
饗訖以子楚託之
晉明帝數歲坐元帝膝上有人從長安來元帝問洛下
消息潸然流涕明帝問何以致泣具以東渡意告之
因問明帝汝意謂長安何如日遠答曰日遠長安近
但見人從長安來不聞人從日邊來元帝異之明日
宴羣臣告以此語更重問之答曰日近長安遠元帝
失色曰爾何異昨日之言耶答曰舉頭見日不見長
安帝益奇之（編年考作八歲）
晉簡文帝名昱字道萬幼而岐嶷爲元帝所愛郭璞見
而謂人曰興晉祚者必此人也（互見七歲）

行年錄　童幼　十一

晉孫晷字文度顧榮稱之薛兼曰此兒神明清審志氣
正立非常童也（卒年三十八朝野歎痛之浙江志又見三十八）
晉鍾毓鍾會少有令譽其父晝寢因其偷服藥酒父託
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父問其故毓曰
酒以成禮不敢不拜問會曰偷酒非禮所以不拜（世說）
（互見十二父卽鍾繇）
晉石崇字季倫生於青州小名齊奴父苞臨終分諸子
財物獨不及崇其母以爲言苞曰此兒雖小後自能
得（互見二十餘歲）
冀州刺史楊淮二子喬與髦俱總角爲成器淮與裴頠
樂廣友善遣見之頠性弘放愛喬之有風韻謂淮曰

喬當及卿髦小減也廣性清淳愛髦之有神檢謂進
曰喬自及卿然髦尤精出進笑曰我二兒之優劣乃
裴樂之優劣也論者評之以爲喬雖高韻而無檢局
樂言爲得然並爲後之雋 世說
晉衞玠字叔寶總角時常問樂廣夢廣云是想玠曰神
形所不接而夢豈是想耶廣曰因也玠思之經月不
得遂以成疾廣聞故命駕剖之玠病卽愈廣嘆曰此
賢胸中當必無膏肓之疾　玠風神秀異總角乘羊
車入市見者以爲玉人其舅王濟嘆曰珠玉在側覺
我形穢又曰與玠遊若明珠之在側朗然照人
晉王澄字平子生而警悟雖未能言見人舉動便識其

意 互見十四歲
晉王平子與人書稱其兒風氣日上足散人懷澄之第
四子徵別傳云徵邁上有父風 蘇士譜蘇氏家語
晉王戎字濬冲幼而穎悟神采秀徹視日不眩 衞輝志
晉王濬冲裴叔則二人總角詣鍾士季須臾去後客問
二童何如鍾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 世說
晉趙至字景眞幼時詣師受業聞父耕叱牛聲投書而
泣師怪問之至曰我小未能榮養使老父不免勤苦
師甚異之 北直志 又見十三歲較詳 互見十四十六三十七歲
晉潘岳鄉邑號爲奇童作藉田賦才名冠世 藻思如江濯錦綺而
增韵

晉謝安總角時神識沉敏風宇條暢善行書
晉顏含兄畿客死其婦夢畿曰我未應死爲醫所悞可
急開棺含時尚小力請父發棺尚有餘息含旦夕營
視不出戶者十三年而畿始卒
晉夏侯湛字孝若幼有盛才而美容觀瞥與潘岳同車
接茵京師謂之連璧
晉郭奕字雅行幼請其母從師歲餘便歸粗識大義鄉
人少府范晷宗人武陵太守郭景咸稱奕當爲後來
之秀
晉謝朗字長度父據早卒總角時病新起體羸未勝勞
於叔父安前與沙門支遁講論遂至相苦嫂王氏再

遣信令還安留使竟論王氏因出云新婦少遭艱難
一生所寄惟在此兒因流涕攜朗去 安謂坐客曰家嫂辭情慷慨不使朝士見之 天中記
晉薛強字威明幼有大志懷軍國籌畧與北海王猛同
志友善 年九十八卒
晉李矩字世迴童齔時與羣兒聚戲便爲其率計畫指
授有成人之量
晉荀崧字景猷齠齔時族曾祖顗見而奇之以爲必興
頵門 頵崧父也 互見弱冠
晉王覽字玄通祥異母弟年數歲每見兄常被母箠輒
涕泣抱其母母以非禮使祥覽輒與俱

晉王衍字夷甫神情明秀風姿詳雅總角嘗造山濤濤嗟嘆良久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互見十四歲

晉王羲之深爲從伯導所器嘗謂之曰汝是吾家佳子弟當不減阮主簿蘇士齊蘇氏家語互見七歲

晉王獻之字子敬數歲時常看諸門生樗蒲見有勝負因曰南風不競門生輩輕其小兒廼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班子敬瞋目曰遠慚荀奉倩近愧劉真長遂拂衣而去

晉戴逵字安道幼年已聰明好學爲童兒時以白瓦屑雞卵汁和溲作鄭玄碑時稱絕妙善琴工畫庾道季



看之語逵曰神猶太俗卿未盡耳逵曰惟務允當免卿此語名畫記安道幼歲在瓦棺寺內畫王長史見之曰此童非徒能畫亦終當致名但恨吾老不能見其成耳世說雜書

晉王允之字深猷總角從伯敦謂爲似已恆以自隨敦常夜飲允之醉先臥敦與錢鳳謀爲逆允之慮敦疑已臥處大吐衣面並汚鳳既出敦果照視見允之臥吐中不復疑之時父舒始拜廷尉允之求還定省敦許之至都以敦鳳謀白舒舒即與導俱啓明帝敦平帝欲令允之仕舒請曰臣子尚少不樂早官王文獻機譽作羲之事

晉顧和字君孝二歲喪父總角便有清操族叔榮雅重之曰此吾家麒麟時宗人球亦有令聞爲州別駕榮謂之曰卿速步君孝超卿矣

晉車徇字武子王胡之見徇于童幼之中謂徇父曰此兒當大興卿門可使專學徇博學不倦窮練囊聚螢火以照讀書

晉李徇字宣伯祖敏避公孫度聘召輕舟浮海莫知所終父信追求積年不見欲制服疑尚存情若居喪而不婚娶後有鄰居故人與其父同年者亡因行喪制服徐邈以無後不孝勸使娶妻既生徇遂絕房室數年憂卒徇既幼孤母又改行有識之後降食哀戚亦以喪禮自居又以祖不知存亡設木主事之由是以



孝聞

晉褚裒字季野總角詣庾亮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駭然亮曰有不祥乎璞曰此非人臣卦不知此年少何以乃表斯祥二十年外吾言方驗及二十九年皇太后臨朝有司以裒皇太后父議加不臣之禮拜侍中衛將軍錄尚書事持節都督刺史如故永和五年褚裒卒年四十七加拜則永和二年七月事當是四十四歲

晉庾彬年數歲雅量過人溫嶠嘗隱暗但之彬神色恬如也乃徐跪謂嶠曰君侯何至于此論者謂不減於亮

晉韓伯字康伯數歲家酷貧至大寒止得襦母殷夫人自成之令康伯捉熨斗謂曰且著襦尋當作複褌兒

云不復須母問故答曰火在熨斗中而柄熱今既著襦下亦當煖故不須耳母甚異之知爲國器

晉張憑字長宗祖鎮守蒼梧憑年數歲鎮謂其父曰我不如汝其父未解所以蒼梧曰汝有佳兒憑斂手向前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一作十歲）

晉賀循字彥光童齔不羣進止必以禮（浙江志）

晉孫綽楚孫幼與綽及從弟盛過江誕狂不羈而善屬文時人以爲有楚風（太原志）

晉林靜號愚齋髫齔時即解綴篇什（研窮經史百氏旁及元詮釋典悉採其芳潤　浙江志）

晉孫放幼秀異與庾園客同爲學生園客亦少有佳稱因嘲放曰孫安國何在答曰庾穉恭家復笑曰諸孫大盛有兒如此放曰未若諸庾之翼翼及還語人曰我固勝之得重喚其父名（放父名盛園客父名翼）

晉吳猛字世雲性至孝小兒時在父母旁臥時夏月多蚊蟲而終不搖扇同宿人覺問其故答曰懼蚊蟲去噆我父母爾（一作八歲事　搜神後記止載小兒不言八歲）

前秦苻堅字永固兒時有非常相徐統有知人之鑒遇於路異之執其手曰苻郎此官之御街小兒敢戲于此不畏司隸縛耶堅曰司隸縛罪人不縛小兒戲也統謂左右曰此兒有霸王之相後遇之統下車謂曰苻郎當大貴但僕不及見如何堅曰若如公言不敢



忘德後堅稱帝如洛陽下書曰士死知已由來格模故喬公一言魏祖追慟趙司隸高平徐統往在鄴都識朕於童稚每思其殷勤之言勿敢忘也可名其子孫詣行所八年五月以統少子攀爲瑯琊太守以舊恩拔之也（前秦錄　或作六歲事　互見初生七歲八歲　徐統或作徐正）

前秦苻生字長生生無一目爲兒童時祖洪戲問侍者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侍者曰然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驚鞭之生曰性耐刀槊不堪鞭箠洪曰汝爲爾不已吾將以汝爲奴生曰可不如石勒也洪懼跣而掩其口謂健曰此兒狂悖宜早除之不然長大必破人家健將殺之雄止之曰兒長成自當修改何至便可如此健乃止（前秦錄　作七歲）

前趙劉淵幼而好學不舍晝夜嘗謂同門生朱紀范隆等曰吾每觀書傳常鄙隨陸之無武絳灌之無文一物之不知固君子恥之也二生遇高皇不能建封侯之業兩公屬太宗不能開庠序之美惜哉（前趙錄　互見初生）

前趙劉聰幼而聰悟究通經書百家之言孫吳兵法靡不誦之（前趙錄　互見初生十四十五二十歲）

後趙石勒幼而力耕每聞鞞鐸之聲或在前後歸以告其母母曰作勞耳鳴非不祥也（後趙錄　互見初生十四歲）

前燕陽裕字士倫幼時叔父耽奇之曰此兒非惟吾門之標秀實佐時之良器也

劉宋謝瞻字宣鏡年數歲所生母郭氏疾溫肴和藥不闕一時戚顏無改執勞不懈母爲疾畏驚而徵賤過甚一家尊卑感瞻至性咸納履而行屏氣而語如此者十餘年

劉宋謝弘徵童幼時精神端審時然後言所繼叔父混名知人見而異之謂其父思曰此兒深中夙敏方成佳器有子如此足矣詳見十歲互見六十歲

劉宋張敷字景徧生而母亡年數歲問母所在家人告以死生之分敷雖童蒙便有感慕之色

劉宋徐湛之字孝源年數歲與弟淳之共車行牛奔車壞左右馳來赴之湛之先令取弟衆咸嘆其幼而有識



劉宋沈林子字敬士年數歲隨王父警在京口王恭見而奇之曰此兒王子師之流也嘗與衆共見遺寶咸爭趨之林子直去不顧互見十三十八二十一歲

劉宋沈璞字道眞童孺時神意閑審北史作密有異於衆太祖曰林子闡君小兒器質不凡甚欲相識林子令璞進見太祖奇璞應對謂林子曰此非常兒見十許歲

劉宋袁淑字陽源少有風氣年數歲伯父湛謂人曰此非凡兒互見十餘歲

劉宋王儉字仲寶生而父僧綽遇害爲叔父僧虔所養數歲襲爵拜受茅土流涕嗚咽幼篤學手不釋卷賓客或相稱美僧虔曰我不患此兒無名政恐名太盛耳乃手書崔子玉座右銘以遺之袁粲見之曰宰相之材也栝栢豫章雖小已有棟梁器矣終當任人家國事互見二十八三十八歲又見齊書

劉宋王玄謨幼而不羣世父蕤有知人鑒常笑曰此兒氣槩高亮有太尉彥雲之風太原志

劉宋蕭道度與弟道成俱受學雷次宗父承之問二兒受業次宗答曰兄外朗弟內潤皆良璞也江南志

劉宋崔道固字季堅其母卑賤嫡母兄攸之等輕侮之父輯謂攸之曰此兒姿識或能興人門戶汝等何以輕之



劉宋喬順隱棲霞谷服飛龍藥二十年不饑文帝詩云西山有仙童不飲亦不食

劉宋柳世隆字彥緒幼孤挺然自立雖門勢子弟獨修布衣業及長好讀書涉獵文史音吐溫潤元帝甚加愛賞子狀仕梁

南齊高帝宅南有桑樹擢本三丈橫生四枝狀似華蓋帝年數歲好戲其下從兄敬宗曰此樹爲汝生也

南齊竟陵王子良字雲英武帝爲贛縣時與裴后不諧遣船送還都子良時年小在庭前不悅帝曰汝何不讀書子良曰孃今何處何用讀書帝異之卽名后還縣

南齊曲江公遙欣字重暉老齔中便嶷然明帝謂江祏

日逄欣雖幼觀其神彩殊有局幹必成令器未知年
命何如耳安陸昭王緬曰不患其兒弟不富貴但恐
緬不及見耳言之慘然而悲五見七歲十五六歲
南齊王融字元長少而神明警慧從叔儉曰此兒至四
十名位自然及祖五見二十五歲
南齊王僧祐字胤宗幼聰悟父叔微撫其首曰兒神明
意用當不作率爾人雅爲從兄儉所重每鳴笳列騶到其門候之僧祐輒稱疾不前
儉曰此吾之所望于若人也
南齊王暕字思晦年數歲而風神警拔有成人之度時
父儉作宰相賓客盈門見暕相謂曰公才公望復在
此矣五見二十一歲



南齊王訓幼有識量僧正惠超謂門人羅智國曰四郎
眉目疎朗舉動和韻此是興門戶者智國以白暕暕
亦曰基業不墜其在文殊文殊訓小字也五見初生十二十六三十餘歲
南齊庾杲之字景行幼有孝行劉勔見而奇之謂曰見
卿足使江漢崇望杞梓發聲
南齊劉懷珍字道玉幼隨伯父奉伯至壽陽豫州刺史
趙伯符出獵百姓聚觀懷珍獨避不視奉伯異之
南齊江斅字叔文母宋文帝女淮陽公主幼以戚屬名
見孝武謂謝莊曰此小兒方當爲名器五見少壯
南齊王弘與兄弟集會任子孫戲適僧達跳下地作虎
子僧綽正坐采蠟燭珠爲鳳皇僧達奪取打壞亦復
不惜僧虔累十二博棊既不墜落亦不重作弘嘆曰
僧達俊爽當不減人然恐終危吾家僧綽當以名義
見美僧虔必爲長者位至公台已而皆如其言綱目爐
鳳或作僧虔
南齊柳忱字文若年數歲父世隆及母閻氏竝疾忱不
解帶經年及居喪以毀聞
南齊沈顗字處默幼清靜有至行慕黃叔度徐孺子之
爲人讀書不爲章句著述不尚浮華常獨處一室人
罕見其面
南齊朱謙之字處光年數歲所生母亡父昭之假葬田
側爲族人朱幼方燎火所焚同產姊密語之謙之雖



小便哀戚如持喪姊謂載謙之數歲父昭之爲族人幼方焚死不勝哀泣即手刃殺幼方自詣縣獄令上其事南齊世祖嘉其義赦之
南齊傅昭字茂遠袁凱見而奇之曰此兒神情不凡必
成佳器陝西志
梁武帝爲兒時能蹈空而行五見初生二歲
梁元帝母阮修容嘗失一珠元帝時絕幼吞之謂是左
右所盜乃炙魚眼以厭之信宿之間珠從便出元帝
尋一目眇唐傳亮靈應錄
梁始安王方略侯景亂元帝結好於魏方略年數歲便
遣入關帝親送近畿執手歔欷既而旋觴憶之賦詩
曰如何吾幼子勝衣已別離十日無由宴千里送遣

陲至長安卽得還賵遺甚厚

梁張弘策字眞簡幼以孝聞母嘗有疾五日不食弘策亦不食母強爲進粥弘策乃食母所餘遭母喪三年不食鹽菜 北直

梁賀琛字國寶幼孤伯父瑒授其經業一聞便通義理瑒異之曰此兒當以明經致貴 互見二十餘四十餘歲

梁柳遐字子昇髫歲便有成人之量世父慶遠器之謂曰昔伯父太尉公謂吾云我昨夢汝登一樓甚峻麗吾以坐席與汝汝後名宦必達恨吾不及見耳吾向聊復晝寢又夢將昔時坐席還以賜汝汝之官位當復及吾宜勉應嘉祥也 互見十二歲 一作柳霞



梁呂僧珍字元瑜始童兒時從師學有相工歷觀諸生指僧珍謂博士曰此有奇聲封侯相也 後武帝封爲平固縣侯

梁劉潛字孝儀幼孤與兄弟勵學工文孝綽嘗曰三筆六詩三卽孝儀六孝威也

梁謝徵字玄度幼聰慧父璟異之常謂親從曰此兒非常器所憂者壽若天假其年吾無恨矣

梁王錫字公嘏幼與兄弟受業至應休暇輒獨留不起精力不倦致損右目 又見七歲十四二十四歲 互見

梁甄恬字彥約數歲喪父哀感有若成人家人矜其小以肉汁和飯飼之恬不肯食 互見八歲

梁劉杳字士深年數歲徵士明僧紹見之撫而言曰此兒實千里之駒 互見十三歲

梁劉訏字彥度幼稱純孝數歲父母繼卒哭泣孺慕幾至滅性赴弔者莫不傷焉

梁劉三達字三善數歲能清言及屬文湘東王繹聞之盛集賓客召而試之說義屬詩皆有理致 互見十二歲

梁王茂字休遠年數歲爲大父深所異常謂親識曰此吾家千里駒成門戶者必此兒也

梁張緬字元長年數歲外祖劉仲德異之曰此兒非常器非止爲張氏寶方爲海內令名也 互見十歲十八歲

梁蕭琛字彥瑜年數歲從伯惠開撫其背曰必興吾宗

梁袁君正字世忠年數歲父疾晝夜不眠專侍左右家



人勸令暫臥答曰官既未差眠亦不安

梁孔奐字休文數歲而孤爲叔父虔孫所養好學善屬文劉顯執其手曰昔伯喈墳索悉與仲宣吾當希彼蔡君足下無愧王氏所保書籍尋以相付

梁顧協字正禮年數歲外祖張永攜遊虎邱山撫之曰兒欲何戲協曰兒正欲枕石漱流永曰顧氏興於此子 互見三十五六十餘歲

梁朱异字彥和年數歲外祖顧歡撫之謂其祖昭之曰此兒非常器當成卿門戶 互見十餘歲二十歲二十一歲

梁褚向字景政年數歲父母相繼亡殁毀若成人親表異之

梁王泰字仲通年數歲祖母集諸孫姪散棗栗於床羣兒競取之泰獨不取祖母問故曰不取自當得賜徐炫五代新說云不敢自取當待賜

梁范逃曾字子元一字穎彥幼從餘杭呂道惠受五經道惠曰此子必爲王者師浙江志

梁周捨字昇逸顒之子也幼聰穎顒異之臨終謂曰汝不患不富貴但當將之以道德既長博學多通音韻淸辨汝寧志

梁曹景宗字子震幼善騎射頗愛史書每讀穰苴樂毅傳輒嘆息曰丈夫當如是南陽志

梁庾詵字彥實幼聰警篤學經史百氏無不該綜而性夷簡愛林泉南陽志作彥寶



梁江從簡小時有文情作採荷調以刺何敬容曰欲持荷作柱荷弱不勝梁欲持荷作鏡荷暗本無光敬容不覺惟嘆其工趙瑜兒世說又見十七歲

梁樂法才字元輔幼有美名沈約曰法才實才子

梁臧盾字宣卿幼從徵士諸葛璩受五經璩曰此生王佐才也江南志

梁臧嚴字彥威幼居父憂以哀毀聞江南志

梁許道幼常以母疾遂覽醫方因而究極時號名醫誡諸子曰爲人子者嘗膳視藥不知方術豈謂孝乎北直

梁阮孝緒字士宗自幼沉靜恆以穿池築山爲樂開封志又見十三歲七歲十五十六歲互見

陳陸辨慧年數歲詔引入殿內辨慧應對進止有父風宣帝因賜名辨慧字敬仁父繕字士儒慧或作惠

陳虞寄字次安年數歲客有造其父者遇寄于門嘲曰郞子姓虞必當無智寄應聲曰文字不辨豈得非愚客大慚入謂其父曰此子非常人文舉之對不是過也互見二十歲

陳徐陵字孝穆摛之子年數歲家人攜以候寶誌寶誌手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惠雲法師每嗟其早成就謂之顏回互見初生八歲十三歲

陳鄭灼字茂昭少時嘗夢與皇侃遇於途侃謂灼曰鄭郞開口侃因唾灼口中自後義理逾進一作字昭茂



陳袁憲字德章幼聰敏國子博士周弘正將升講堂授以麈尾令升講坐論說曰此兒已堪代博士矣時生儒對策多行賄賂其父君正曰我豈用錢爲兒買第耶尋擢高等詳見十四歲

元魏道武帝弱而能言目有光曜劉庫仁常謂其子曰帝有高天下之志必興復洪業互見初生

元魏平文崩昭成在襁褓時國有內難將害帝子王后匿帝於袴中呪曰若天祚未終者汝無聲遂良久不啼得免於難太原志

元魏彭城王勰生而母潘氏卒及有所知啓求追服文明太后不許乃毀容憔悴心喪三年不參吉慶孝文

奇之
元魏裴駿幼而聰慧親表稱爲神駒因以爲字
元魏張景仁童時詣國學摹石經許子華遇之執手曰
張郎風骨必當通貴非但官爵顯達乃與天子同筆
硯得衣履後二十餘年果驗
元魏薛瓊字珍之幼時隨父備在邊謁刺史曹芝芝戲
問曰卿欲官否對曰設官求人非人求官芝異其對
署爲府長流參軍
元魏李冲字思順少孤爲兄承訓養承嘗言此兒器重
非恆方爲門戶所寄互見四十歲
元魏劉渢字處和父紹仕宋被勅納路太后兄女年數



歲路不以爲子常遭婢奴捶打路生漸渢愛之不忍
捨嘗在床帳側被驅打終不肯去路病經年渢晝夜
不離左右每流涕不食路病差感其孝愛遂隆南陽志
元魏李遵字萬歲幼有器局嘗與羣兒戲指揮有軍陳
法郡守見而異之及長涉獵書傳正光末賊侵原州遵鄉人拒守衆情異同遵按劍喻
以節義曰有異同者斬之衆懼皆聽命朝廷嘉之陝西志
北魏游明根幼年遭難爲櫟陽王氏牧羊以壺漿倩人
書字地上學之從兄雅贖之教讀書北直又見十六互見七十七
十餘八十尉元事內
元魏孫益德其母爲人所害益德童幼爲母復仇還家
哭於殯以待罪孝文文明太后以其幼而孝不逃罪

特免之
魏書段暉師事歐陽湯有一童子與暉同志後二年童
子辭歸從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之童子甚悅謝暉
曰吾泰山府君子奉勅遊學今將歸損子厚贈無以
報德子後至常伯封侯非報也且以爲好言訖乘馬
騰虛而去
元魏暴顯字思祖幼時見一沙門指之曰此子好相表
大必爲良將貴極人臣顯善騎射嘗從孝莊獵一日手獲禽獸七十二後封定陽
王
元魏陸定國在襁褓時文成幸其第詔養宮內至於游
止常與獻文同處年六歲爲中庶子又見六歲



元魏崔昂字懷遠幼孤事母孝叔孝芬嘗曰此兒吾家
千里駒也又見七歲
元魏李邕字穆修幼而俊爽有逸才凡所交遊皆倍年
俊秀
元魏楊愔字遵彥小名秦王幼喪母曾詣舅源子恭子
恭與之飲問讀何書曰誦詩子恭曰誦至渭陽未耶
愔便號泣感噎子恭亦對之歔欷遂爲之罷酒子恭
後謂津曰嘗謂秦王不甚察慧從今已後更欲刮目
視之　愔兒童時口若不能言而風度深敏出入門
閭未嘗戲弄互見六歲十一十八歲一作梁人一作北齊
後魏祖瑩幼耽書父母恐其成疾禁之不能止常灰中

藏火父母寢後燃火讀書以衣被蔽塞牕戶恐漏光明爲家人所覺互見八歲詳見十二歲

北齊世宗立崔㥄竊言黃頷小兒堪當重任否世宗怒絕其朝請㥄要拜道左世宗曰黃頷小兒何足拜也一鏁而訊之陳元康爲之言乃舍之㥄謁謝世宗猶怒曰我雖無堪忝當大任被卿名作黃頷小兒金石可銷此言難滅

北齊上黨王渙雖在童幼恆以將略自許神武愛而壯之曰此兒似我

北齊趙郡公高獻生三旬而失父及數歲讀孝經至資于事父則流泣及喪母舉聲則絕遂長齋骨立徐炫五代



新說與北齊叙四歲事似同一人

北齊李師上聰敏好學外祖魏收無子惟有一女生師上甚愛重之童齔便自敎屬文有名於世

北齊李幼廉少寡欲爲兒童時初不從人家有所求請嘗故以金寶授之終不取強附輒擲之地州牧以其蒙幼而廉故以名焉齊書作稚廉互見十五歲

北齊顏之推云昔在齠齔便蒙誨誘每從兩兄曉夕溫清規行矩步安辭定色鏘鏘翼翼若朝嚴君焉賜以優言問所好尚勵短引長莫不懇篤顏氏家訓互見九歲二十歲作隋人

劉綏幼子民譽年始數歲俊悟善體物江陵嘗有一僧面形上廣下狹民譽見之曰面似馬莧其伯父劉紹因呼爲荔挺法師月令荔挺出鄭元注馬薤也高挺注呂氏春秋荔草挺出也月令注爲草名誤矣河北平澤多生之江東頗有此物但呼爲旱蒲故不識馬薤講禮者乃以爲馬莧俗曰馬齒紹講禮名儒亦誤顏氏家訓

北齊高洋內明決而外若不慧衆皆嗤鄙之父歡獨異之謂長史薛琡曰此兒識慮過我非凡器也幼時歡嘗欲觀諸子意識使各治亂絲洋獨刀斬之曰亂者必斬

北齊李士謙幼孤事母孝其伯父瑒稱曰吾家曾子也北史載族長伯瑒每嘆曰此子吾家顏子也

北齊王慧龍幼聰慧祖愉以爲諸孫之龍因名焉詳見十四



歲人在元魏時

北周太祖宇文泰字黑獺初事魏齊神武專政泰請往觀之至并州神武以泰非常人曰此小兒眼目異常將留之泰詭陳忠款苦求復命倍道而行太原志

北周齊王憲未逾齠齔已議論天下事人或曰是爲弱木一枝旁蔭數國長河一直自然千里出庾集互見十六歲

北周宇文深字奴干年數歲累石爲營伍折草作旌旗布置行列皆有軍陣之勢父永遇見之喜曰汝自然知此于後必爲名將

北周辛昂字進君年數歲便有成人志行有善相人者謂其父仲略曰公家雖世載冠冕然名德富貴莫有

及此兒者仲暑亦重昂志氣深以爲然 互見十八歲
北周帝師字公穎初就學讀孝經捨書而嘆曰名敎之
極其在茲乎少丁父憂居喪盡性鄉里稱其孝行
北周柳謇之字公正風神爽亮進止可觀爲兒童時齊
王憲遇于途異而與語大奇之因奏爲國子生
北周李賢字賢和幼嘗出遊逢老人鬚眉皓白謂曰我
年八十觀士多矣未有如卿卿必爲台牧努力勉之
互見九歲十四歲
北周李崇字永隆英果有籌算膽略過人以父賢功封
廻樂縣侯崇尚小拜爵之日親族相賀崇獨泣下賢
怪問之對曰無功於國而幼小封侯當報主恩不得



終於孝養耳賢奇之 陝西志
北周梁九思性秀美甫能言卽知孝親敬長 平陽志
隋元亨字德良一名孝才時周齊分隔父季海仕長安
亨時年數歲與母李氏在洛陽齊神武禁錮之李氏
詐稱凍餒請就食滎陽齊許之乃陰託大豪李長壽
攜之長安周太祖大悅 互見十二歲
隋李德林字公輔數歲誦左思蜀都賦十日便度高隆
之見而嘆異之徧告朝士云若假其年必爲天下偉
器鄴京人士多就宅觀之月餘車馬不絕 互見十五十六歲
隋牛弘字里仁在襁褓有相者見之謂其父元曰此兒
當貴善愛養之

隋高熲字照玄孩孺時家有柳樹高百許尺亭亭如蓋
里中父老曰此家當出貴人 年十七周齊王憲引爲記室襲爵武陽縣伯
隋盧昌衡字子均小字龍子從弟思道小字釋奴宗中
俱稱英妙故幽州爲之語曰盧家千里釋奴龍子
隋許善心字務本性聰敏博學多聞家有書萬卷無不
徧覽時稱爲神童
隋楊玄感小時晚成人多謂之癡素謂所親曰此兒不
癡也 或是楊素
隋皇甫績字功明幼孤鞠于外祖甯孝寬孝寬督諸子
甚嚴愍績孤幼特捨之績嘆曰我無庭訓養於外氏
不能尅躬勵己何以成立深自感激命左右自杖三



十孝寬聞而對之流涕 互見三歲
隋薛世雄字世英童時與諸兒畫地爲城郭作攻守勢
不從令者輒撻之諸兒畏憚莫不齊整其父見而奇
之謂人曰此兒當興吾家 互見十七歲
隋末李密字玄邃以蔭爲東宮千牛備身煬帝見之謂
宇文述曰左仗下小兒爲誰曰蒲山公李寬子密帝
曰此兒顧盼不常無入衞宅日述諭密曰君世素貴
當以才學顯何事三衞閒哉密大喜謝病去
俗怖嬰兒曰麻胡來隋將軍麻祜性酷虐煬帝令開汴
河威稜既盛至稚童望風而畏互相恐嚇曰麻祜來
稚童語不正轉祜爲胡 憲宗朝涇將郝玼番中皆

畏憚其國嬰兒啼者以玭怖之則止又武宗朝閻閭孩孺相胥云薛尹來魏志載張文遼遼來皆類此 李濟翁資暇錄

唐高陵縣有神堯先世莊田後爲宮觀有栢樹焉相傳高祖在襁褓之時母卽置放栢樹之陰而往餉田比餉回日斜而樹影不移史傳不載而故老言之 王堂閒話

唐玄宗爲皇孫時風表瓌異神彩英邁常于朝堂叱武攸暨曰朝堂我家朝堂汝得恣蜂蠆而狼顧耶則天驚異之再三顧曰此兒氣槩不常爲吾家太平天子也 唐鄭棨傳信記

唐天后嘗召諸皇孫坐於殿上觀其嬉戲因出西國所



貢玉環釧盃盤列于前後縱令爭取以觀其志莫不奔競厚有所獲獨玄宗端坐畧不爲動后大奇之撫其背曰此兒當爲太平天子因命取玉龍子以賜 明皇雜錄

肅宗爲兒時常爲玄宗所器每坐於前熟視其貌謂武惠妃曰此兒甚有異相他日亦吾家一有福天子因命取上清玉珠以絳紗裹之繫于頸是開元中罽賓國所貢光明潔白可照一室視之則仙人玉女雲鶴絳節之形搖動于其中及卽位寶庫中往往有神光驗目掌庫者具以事告帝曰豈非上清珠耶遂令出之絳紗猶在因流涕遍示近臣曰此我爲兒時明皇所賜也遂令貯之以翠玉函置之臥內四方忽有水旱兵革之災則虔懇祝之無不應驗也 酉陽雜俎

唐章懷太子賢字明允甫數歲讀書一覽輒不忘至論語賢賢易色一再誦之高宗問故對曰性實愛此帝語世勣稱其夙敏

唐汴王璥于諸子爲最少初封纔數歲容貌淸澈有成人風玄宗愛之

唐許王素節方羈丱卽讀書日千言師事徐齊聃淬勉自彊帝愛之

王宏太宗幼日同學因問爲八體書太宗旣卽極因訪宏而鄉人竟傳隱去是亦子陵之徒歟 唐柳宗元龍城錄



唐李百藥字重規幼多病祖母趙以百藥名之 互見老年七歲十餘歲八十五歲

唐房玄齡幼警敏高孝基謂裴矩曰此郎當爲國器但恨不見其聳壑昂霄耳玄齡幼穉曰王通說其文謂此細眼奴非立忠志則爲亂賊輔帝者則爲儒師綽有大譽矣 唐柳宗元龍城錄

唐張九齡作徐堅神道碑云公生而濬發默識經藝粤自童齔則善文言時先府君爲沛王侍讀公之岐嶷聲振平臺王聞而延佇與之談議授簡能賦博奕惟賢門客府寮深所厭服 堅字元固 互見十四歲

唐狄仁傑字懷英爲兒時門人有被害者吏就詰衆爭

辨對仁傑誦書不置吏讓之答曰黃卷中方與聖賢對何暇偶俗吏語耶

唐盧懷愼在童丱已不凡父友韓思彥嘆曰此兒器不可量

唐李嶠字巨山兒時夢人遺雙筆自是有文辭擢進士第懷慶志互見八歲

唐蘇頲幼聰有京兆令咏尹字乃云丑雖有足甲不全身見君無口知伊無人瓌初未知頲常處頲于馬廐中與傭保雜作一日有客詣瓌候廳事頲擁篲趨庭遺墮文書客取視之乃詠昆侖奴詩也其詞云指頭十挺墨耳朶兩張匙客心異之久而瓌出與客淹留笑語之餘因詠其詩并言形貌問瓌何人非足下宗族庶孽耶瓌備言其事客驚賀之請瓌加禮收舉必蘇氏之令子也瓌自是稍親之適有人獻瓌兎懸于廊廡之下瓌乃召頲詠之頲立呈詩曰兎子死闌殫持來掛竹竿試將明鏡照何異月中看瓌乃驚奇驟加顧禮由是學問日新文章蓋代唐鄭棨傳信記頲一作逛又見九歲

中宗嘗召宰相蘇瓌李嶠子進見二子皆僮年上迎撫于前賜與甚厚因語二兒曰爾宜憶所通書可爲奏吾者言之頲應之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嶠子亡其名亦進曰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上曰蘇瓌有子李嶠無兒松窗錄

唐蘇晉數歲知爲文作八卦論房穎叔王紹宗歎曰後來之王粲也藍田人子珦

唐張鷟字文成爲兒時夢紫文大鳥五色成文止其庭大父曰吾聞五色赤文鳳也紫文鸑鷟也若壯殆以文章瑞朝廷乎遂命以名尚友錄兒世說夢作有作五歲

唐楊元琰字温卿數歲未能言相者曰語遲者神定必爲重器河南府

唐獨孤及字至之爲兒時讀孝經父試之曰兒志何語對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

唐裴休字公美志操堅正童齔時兄弟四人學于濟源別墅公美經年不出墅門晝講經籍夜課賦詩虞人有以鹿爲贄者兄弟炰之召公美共食公美曰我等窮生菜食不充今日食肉異日何繼無宜改饌獨不肯食懷慶志

唐常述爲兒時家厨書二千卷誦憶略偏父姑子元行冲常載書數車自隨述入其室觀書不知寢食行冲異之試與語前世事熟復詳諦如指掌然使屬文受紙輒就行冲曰外家之寶也

唐何昌期幼健捷力制奔牛羣兒畏之及長能挽二石弓以是知名廣東志

唐尚衡童幼時遊戲曾脫其碧衫惟著紫衫有善相者

見之曰此兒已後當亦脫碧著紫矣後衡爲濮陽丞
遇安祿山反守節不受賊官將軍某乙使衡將緋衣
魚袋差攝一官衡不肯受曰吾當脫碧著紫此非吾
衣曾未旬月有敕命改官賜紫于是脫碧著紫衡自
又云當作七十政今歷十餘政已爲中丞大夫定命錄
唐王維詩翩翩繁華子多出金張門幸有先人業早蒙
明主恩童年且未學肉食鶩華軒云云
唐杜甫示宗武詩覓句新知律攤書解滿床試吟青玉
案莫羨紫羅囊
唐嚴武字季鷹幼豪爽讀書不甚究其義陝西志
唐韋應物奉和張大夫戲示青山郎詩天生逸世姿竹



馬不曾騎覽卷冰將釋援毫露欲垂金貂傳幾葉玉
樹長新枝榮祿何妨早甘羅亦小兒
唐韓愈詩少長聚嬉戲不殊同隊魚
唐張仲方字靖之九皐孫幼朗秀父友高郢奇之曰此
子終爲國器吾得志必拔之廣東志
唐歐陽詢字信本幼敏悟絕人每讀書輒數行同盡遂
博貫經史
唐褚無量字洪度家臨平湖有龍出人皆走觀無量尚
幼讀書若不聞衆異之
唐鍾紹京字可大性孝童幼時嘗得瓜菓不敢先食以
奉二親

唐劉軻童年嗜學羣書靡不閱覽貞元間扶風馬植見
其文嘆曰韓愈流亞也　元和初隱匡廬山嘗夢一
書生訴殯僧舍旅魂不安乞爲遷葬軻訪得其櫬窆
之及還武溪夢書生來謝持三雞子俾食之自後文
學日進韓愈聞其言欲記其事不果廣東志互見初生
唐劉禹錫詩小兒弄筆不能嗔涴壁書窗且賞勤　禹
錫嘗云季龍挾彈彈人其父怒之其母曰健犢須走
車破轅良馬須逸鞅泛駕然後能負重致遠人言童
稚不奇不慧必非異器定矣嘉話錄廣記
唐竇相易直幼時名祕家貧就業村學其教授叟有道
術而人不知一日近暮風雪暴至學童悉歸家不得



而宿于漏屋之中寒爭附火惟竇寢于榻夜深方覺
叟撫之令起曰竇秘君後爲人臣貴壽之極勉勵自
愛也因話錄文宗時
唐李德裕幼神俊憲宗賞之坐於膝上父吉甫每以敏
辯誇于同列武相元衡召謂曰吾子在家所嗜何書
蓋欲探其志也德裕不應翌日武具告吉甫因戲曰
公誠涉大癡耳吉甫歸責之曰武公身爲帝弼不問
理國調陰陽而問所讀書書者成均禮部之職也其
言不當是以不應父復告武大慚唐孫光憲北夢瑣言
唐崔鉉爲童兒時隨父元畧訪韓滉滉見而憐之父曰
此子邇來詩道頗長滉乃指架上鷹令詠焉遂命牋

筆畧無佇思于是進曰天邊心性架頭身欲擬飛騰未有因萬里碧霄終一去不知誰是解絛人浞益奇之嘆曰此兒可謂前程萬里也（南楚新聞）

唐白居易聞龜兒咏詩憐渠已解詠詩章搖膝揞頤學二郎莫學二郎吟太苦纔年四十鬢如霜

唐莫宣卿字仲節幼儁拔稱神童與羣兒戲沙中題詩云我本南山鳳豈同凡鳥羣（大中五年狀元及第 廣東志）

唐李端贈陳童詩聖朝殊漢令才子少登科每見先鳴草常驚後進多獨居方寂寞相對覺蹉跎不是通家舊頻勞文舉過

李賀詩頭玉磽磽眉刷翠骨重神寒天廟器一雙瞳人



剪秋水竹馬梢梢搖翠尾

唐鄭谷字守愚幼負儁聲司空圖許其為一代風騷主而薛能李頻當世名士咸愛重之（西江志 宜春人）

唐盧肇字子發兒時見宜春令盧蕣奇之曰子異日當有聞肇於是益力于學（江西志）

唐杜邠公悰為小兒時常至昭應觀與羣兒戲于野忽有一道士獨呼悰以手摩挲曰郎君勤讀書勿與諸兒戲指其觀曰吾居此頗能相訪否郎去悰郎詣之但見荒凉他無所有獨一殿巍然存焉內有老君像初道士半面紫黑色至是詳視其像頗類向所見道士乃半面為漏雨所淋故也（廣記 悰武宗朝拜相）

唐鄭愚幼穎力學嘗作詩云臺山初罷霧岐海正分流漁浦颺來笛鴻逵翼去舟隱然有濟川之志識者知其公輔器云（廣東志）

唐吳通元與弟通微皆博學善文工書畫通元舉神童復擢文詞清麗科與通微相繼召為翰林學士（江南志）

唐王方翼早孤哀毀骨立時號孝童（太原志）

唐陳逸幼時宅傍有大竹母令取竹陳兩指握之皆破今有破竹林（長為舡工有神術 浙江志）

唐盧仝詩閒來案上翻墨汁塗抹詩書似老鴉

唐大曆中有一奇童某能詩性至孝讀書處供觀音兩尊平明焚香禮大士為父母祝釐踰年兩大士俱現



形摩奇童頂曰汝勉終此志吾默佑汝倏不見因題其所居曰二觀齋文思大進（元伊世珍 瑯環記）

唐陸羽幼時為僧其師教以旁行書答曰終鮮兄弟而絕後嗣得為孝乎師怒苦之使牧犛嘆曰歲月往矣奈何不知書嗚咽不自勝因亡去匿為優人太守李齊物異之授以書（互見秘生三歲）　陸羽本遺小兒為竟陵能蓋寺僧收養至成人後他適聞所養僧卒作歌曰不羨黃金罍不羨白玉杯不羨朝入省不羨暮入臺千羨萬羨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來（唐趙璘因話錄）

唐釋皎然陳童子草書歌陳家孺子有奇名天然文章令人驚僧虔老時把筆法孺子如今皆暗合飈飛電

灑眼不及但覺毫端鳴颯颯有時作點險且能太行
片石看欲崩偶然長掣濃又燥少室孤松欹不倒
唐楊牢字松年絕孔郎能賦詩積思經術無不貫綜有
至行李甘以書薦於河南尹曰執事之部孝童楊牢
父茂卿從田氏府趙軍反殺田氏茂卿死牢之兄蜀
三往索父喪慮死不果至牢自洛陽走常山二千里
號伏叛壘委髮羸骸有可憐狀仇意感解以尸還之
單縗冬月往來太行間凍膚皸瘃銜哀泣血行路稠
人爲牢泣歸責其子以牢勉之牢爲兒戲操如此未
聞執事門唁而書顯之豈樹風扶教意耶五兒六歲

唐盧嘉瑒有莊田與表丈人張某隣近張任監察御史



丁憂及終制攜嘉瑒同詣張同藏其時年尚齠齔張
立嘉瑒于中門外入見同藏曰服終欲見宰執不知
何如同藏曰侍御且得本官纔遷不過省郎言畢同
藏相送出門忽見嘉瑒謂張曰侍御官爵不及此兒
此兒甚貴而壽與十郡以上後嘉瑒歷十郡守壽至
八十定命錄

唐常莊幼時常在華州下邽縣僑居多與鄰巷諸兒會
戲及廣明亂後再經舊里追思往事但有遺蹤因賦
詩以記之詩曰昔爲童稚不知愁竹馬閒乘遶縣遊
曾爲看花偷出郭也因逃學暫登樓招他邑客來還
醉繞得先生去始休今日故人無處問夕陽衰草盡
荒坵

唐路德延儋州巖相之猶子也數歲能爲詩居學舍中
嘗賦芭蕉詩曰一種靈苗異天然體性虛葉如斜界
紙心似倒抽書詩成翌日傳于都會儋州坐事詠故
德久不能振光化初方就舉擢第大有詩價又爲感
舊詩曰初騎竹馬詠芭蕉嘗忝名卿誦薦朝五字便
容過絳帳一枝尋許折丹霄豈知流落萍蓬遠不覺
推遷歲月遙國境永寧身未立至今顏巷守簞瓢

唐路德延孩兒詩曰情態任天然桃紅兩頰鮮乍行人
共看初語客多憐臂膊肥如瓠肌膚軟勝綿長頭纔
覆額分角漸垂肩散誕無塵慮逍遙占地仙排衙朱



楊上喝道畫堂前合調歌楊柳齊聲踏採蓮走堤衝
細雨奔巷趁輕烟嫩竹乘爲馬新蒲掉作鞭鸎雛金
鏇繫猧子綵絲牽擁鶴歸晴島驅鸞入暖泉楊花爭
弄雪榆葉共收錢錫鏡當胷掛銀珠對耳懸頭依蒼
鶻裹袖學柘枝揎酒殢丹砂暖茶催小玉煎頻邀籌
花揷時乞繡針穿寶匣尋紅豆粧奩拾翠鈿短袍披
案褥劣帽戴靴氈展畫趨三聖開屏笑七賢貯懷青
杏小垂額綠荷圓驚滴沾羅淚嬌流污錦涎倦書饒
婭姹憎藥巧遷延弄帳鸞綃映藏衾鳳結纏指敲迎
使鼓筋撥賽神絃簾拂魚鉤動箏推雁柱偏菩圖添
路畫笛管欠聲鐫惱客初酣睡驚僧半入禪尋蛛窮

屋瓦探雀遍樓椽拋菓仳開口藏鈎亂出拳夜分圖
榾柮朝聚打鍬鞭折竹裝泥鴦添絲放紙鳶互誇輪
水磑相效放風旋旗小裁紅絹書幽截碧牋達鋪張
鴿網低控射蜩弦吉語時時道謠歌處處傳匿窗肩
作曲遮路臂相連鬭草當春逕爭毬出晩田柳傍牖
獨坐花底困橫眠等鵲潛籬畔聽蛩伏砌邊傍枝拈
舞蝶隈樹捉鳴蟬平島誇蹻上層崖逞撓緣嫩苔車
跡小深雪履痕全競指雲生岫齊呼月上天蟻窠尋
逕斸蜂穴遶堦塡樵唱廻深嶺牽歌下遠川壘材爲
屋木和土作盤筵險砌高臺石危挑峻塔磚忽昇鄰
舍樹踰上後池舡項槖稱師日甘羅作相年明時方



在德勸爾減狂顛德延天祐中授左拾遺會河中節度使朱友謙領鎭辟掌書記友謙初頗禮待之然德延性浮薄驕慢動多忤物友謙稍解體德延乃作孩兒詩五十韻以刺友謹友謹閱而大怒乃因醉沈之黃河

後唐莊宗名存勗克用長子父破王行瑜獻捷于京師
昭宗異其狀貌賜以鸂鶒巵翡翠盤撫其背曰兒有
奇表後當富貴無忘予家長善騎射膽勇過人後破
寨梁王驚歎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克用爲不死矣吾
兒豚犬耳太原志

後唐張誼字希賈幼孤好學不事產業諸父使督耕隴
上見其閱書樹下輒詬辱之誼遂潛詣洛陽龍門書
院刻志勵學歸德府

南唐吉王從謙後主母弟後主燕閒常與侍臣奕從謙
甫數歲侍側後主命賦觀碁詩曰竹林二君子盡日
竟沉吟相對終無語爭先各有心恃强斯有失守分
固無侵若算機籌處滄海未深後主賞嘆久之

南唐鄧佑擢童子科弟佶登三禮科鄉人易其鄉曰揚
名里曰雙秀江西志

南唐鄧及新建人試定於一論并銷刑鼎賦主司取寘
第二以羅穎爲首後主更取第一遂爲童子科狀元江西志

南唐湯悅幼穎悟嘗夢飛星墜水盤中悅吞之自是文
思日奇江南志



五代趙犨幼與羣兒戲道中部分行伍指顧如將帥雖
諸大兒皆聽其節度其父叔文見之驚曰大吾門者
此兒也一作唐人

五代蜀王處回字亞賢初幼時相者周玄貌見之曰此
寶精也當大富故處回積鏹比內藏三之二宋居白幸蜀記

後五代錢鏐字具美幼年嘗與羣兒戲里中大木下坐
石上指麾羣兒爲隊伍號令有法羣兒憚之既貴改所居爲衣錦城幼所戲大樹曰衣錦將軍弋釣之所盡蒙華屋販鹽擔亦裁錦韜之嘆日吾敢忘本卒年八十二互見九十餘文類及百歲

五代吳越曹仲達少小父主嘗節其飲食雖嚴冬尚未
挾纊品備悉與僕隸等又日令遷變互見初生

僞吳壽州節度使姚景爲兒時事濠州節度使劉金給
使廄中金嘗卒行至廄見景方寢有二小赤蛇戲于
景面出入兩鼻中良久景寤蛇乃不見金由是驟加
寵擢妻之以女卒至大官 稽神錄
宋太祖生于西京夾馬營開寶九年西幸還其廬駐蹕
以鞭指其巷曰朕憶昔得一石馬兒爲戲羣兒屢竊
之朕埋于此不知在否劚之果然 宋張淏雲谷雜記
宋眞宗幼英睿姿表特異與諸王嬉戲好作戰陣之狀
自稱元帥太祖愛之育于宮中嘗登萬歲殿陞御榻
坐太祖大奇之撫而問曰天子好作否對曰由天命
耳比就學受經一覽成誦



宋仁宗在襁褓章獻以爲己子使楊淑妃保視之仁宗
即位李妃默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太后亦
無敢言者終太后世仁宗不自知爲妃所出也 浙江志
宋高宗云頃自束髮即喜攬筆作字雖屢易典刑而心
所嗜者固有在矣 指右軍 凡五十年間非大害相妨未
始一日捨筆墨故晚年得趣橫斜平直隨意所適至
作尺餘大字肆筆皆成每不介意至或膚腴瘦硬山
林邱壑之氣則酒後頗有佳處古人豈難到也 御製翰墨志
宋理宗幼嘗晝寢人忽見身隱隱如龍鱗 已見初生
宋王澡官山陰令一夕夢龍繞于堂柱次早乃稚子繞

焉因詰之稚子曰某太祖子德芳之後父避金難遷
於越同寡母依舅氏以遁糧有譏拘至澡奇之撫之
如己子值史彌遠與楊太后廢濟王竑因鄭清之訪
太祖之後遂擁立焉即理宗也 時澡歸老于家理宗訪諸廷臣誤以物故對理宗嗟悼親書德菴二字及遣祭至而澡果卒矣 浙江志
宋元祐初賜吳王顥諸子官制曰漢明帝問東平王在
家何以爲樂王言爲善最樂帝大其言因送列侯印
十九枚諸子五歲以上悉佩之著之簡策天下不以
爲私今王諸子性於忠孝漸于禮義自勝衣以上頎
然皆有成人之風朕甚嘉之其各進一官以助其爲
善之樂尚勉之哉毋忝祖父以爲邦家光



宋宗室子湜幼警悟蘇軾過其家抱置膝上謂其父曰
此公家千里駒也
宋杜鎬侍郎兄仕江南爲法官嘗有子毀父畫像爲近
親所證者兄疑其法未能決形于顏色鎬尚幼問知
其故輒曰僧道毀天尊佛像可以比也兄甚奇之 智囊
宋魏咸信字國寶初太祖在潛邸昭憲太后嘗至仁浦
第咸信方幼侍母側儼如成人太后奇之欲結姻好
宋李廷珙父處顏歿廷珙猶在襁褓寄食母家幼岐嶷
不羣其舅器之曰此千里駒也 廣東志
宋魏昭亮字克明永慶公主所生幼未名太宗召入禁
中命賦賞花詩詩成上之太宗大悅酌以上尊酒命

筆題從訓昭亮二名令自擇之

宋曹琮字寶章兄琊娶秦王女興平郡主琮幼時從主入禁中太祖置膝上拊其背曰曹氏有功我家此亦佳兒也

宋侯延廣在襁褓中遭王景崇之難乳母劉氏以巳子代延廣死劉氏行丐抱持延廣至京師還益延廣父名益互見五十歲

宋李穆字孟雍幼能屬文有至行行路得遺物必訪主歸之

宋梁狀元灝丱角時從其父至官府畢士安時爲郡官見其有異于人又定目看廳壁上書字問其父曰此子亦讀書耶曰亦就學又問會學屬對否曰其師嘗教之但某不識其能否乃指壁間字曰此有一句詩無人得對曰鸚鵡能言爭似鳳灝應聲曰蜘蛛雖巧不如蠶畢大驚異延之家塾自教養之卒成大名呂希哲傳講稱記與王禹偁七歲事同未知孰確兩存之

宋胡穎字叔獻自幼風神秀異機警不常趙氏諸舅以其類已每加賞鑒成童即能背誦諸經中童子科復從兄學弓馬母不許曰爾家世儒業不可復爾也遂感勵苦學

宋楊億數歲不能言一日家人抱之登樓觸其首即吟曰危樓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一作六歲互見初生七歲十一二十三十七四十餘歲



宋李昭遘宗諤從子幼時楊億常過其家出拜億命爲賦既成億曰桂林之下無雜木非虛語也

宋王旦字子明幼沉默好學有文父祐器之曰此兒當至公相

宋王文正公幼時見天門開中有公姓名弟旭乘間問之公曰要待死後墓誌寫上南窗紀談

宋向敏中字常之父瑀性嚴毅躬自教督嘗謂其母曰大吾門者此兒也敏中隨瑀赴調京師有書生過門見敏中謂隣母曰此兒風骨秀異貴且壽隣母入告其家比出已不見矣

宋自盧多遜爲相子雍起家即授水部員外郎遂以爲常至呂蒙正奏曰臣忝甲科及第止授九品京官況天下才能老於巖穴不霑寸祿者多矣今臣男始離襁褓膺此寵命恐罹陰譴乞以臣釋褐時官補之

宋錢惟演字師聖幼有俊才賦遠山詩有云高爲天一柱秀作海三峯父俶深器之或作字希聖浙江志同

宋謝景溫字師直方總角錢惟演見之曰此兒舉措不凡若非龍駒定是鳳雛當作黑頭公矣浙江志

宋楊延昭幼沉默寡言爲兒時多戲爲軍陣業嘗曰此兒類我每征行必以從

宋何繼筠字化龍幼時與羣兒戲必分行伍爲戰陣之象

宋王昭遠魁偉色黑幼名鐵山祖母郭氏嘗對昭遠母指昭遠曰此兒有貴相他日必至公侯指昭懿曰此兒奉錢過二萬不能勝矣果皆如其言（昭遠子懷普九歲事太宗左右至西京左藏庫使）

宋王元之數歲時夜出門見一道士隨之入江在水底月明中行不見泥涉水隨步自開路傍一物十丈許如龍如蛇有五色光道士指曰此水母也見之長生自是便能逆風掛帆泛水安坐（陳繼儒香案牘）

宋張鑑字德明藏英之孫本將家幼能嗜學入衛州霖落山肄業凡十餘年

宋宋湜字持正幼警悟早孤與兄泌勵志篤學事母以



孝聞叔溫舒典耀州湜侍行代作歲奏詞敏而麗溫舒拊背曰此兒眞國器恨吾兒不及見也

宋文彥博字寬夫幼時與羣兒戲擊毬入柱穴中不能取彥博以水灌之毬浮出　少與張昇高若訥從潁昌史炤學炤母異之曰貴人也待之甚厚（納疑訥）　幼侍父令公監征閬州有道士異之曰公南極之精降爲國之中甫遂自號南極眞子（四川志）

宋馮京字當世幼儁邁不羣父式常取其所誦書題其後云將作監丞通判荆南軍府事馮京式既退十一年舉進士自鄉試至廷對俱策名第一爲將作監丞通判荆南如式之言時人謂式爲知子

宋李諮字仲詢幼有至性父文捷出其母諮日夜號泣飲食不入口父憐之而還其母

宋查道字湛然兒時嘗戲畫地爲大第曰此當分贍孤遺（互見六十四歲）

宋張洞字仲通爲人長大眉目如畫自幼開悟卓犖不羣父惟簡異之抱以訪里之卜者曰郎君生甚奇必在策名後當以文學政事顯既誦書日數千言而文甚敏未冠嘩然有聲（互見四十九歲）

宋熊本字伯通兒時知學郡守范仲淹異其文

宋何中立字公南幼警邁與狄遵度遊遵度曰美才也其父棐遂以女妻之



宋王琪字君玉兒童時已能爲詩歌

宋王珪字禹玉弱歲奇警出語驚人從兄琪讀其所賦嘆曰騏驥方生已有千里之志但蘭筋未就耳

宋邵雍字堯夫幼從父古徙居共城卜隱蘇門山下結廬百泉之上（衛輝志）

宋司馬光幼與羣兒戲於庭一兒登甕足跌墜水中衆皆棄去光以石擊甕破之水迸兒得活京師畫以爲圖性不喜華靡自爲乳兒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赧棄去之（互見七歲二十歲六十八歲）

宋歐陽修梅聖俞詩集序其家宛陵幼學乎詩自爲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既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說

昔一長老在歐陽公座上見公家小兒有小名僧哥者
戲謂公不重佛安得此名公曰人家小兒要易長育
往往以賤物爲小名如牛羊犬馬之類是也聞者莫
不絕倒宋元懷拊掌錄
宋呂公著字晦叔幼嗜學至忘寢食父夷簡器異之曰
他日必爲公輔
宋呂由誠字子明誨季子幼明爽有知畧范鎮司馬光
父友也皆器重之
宋程顥字伯淳未言時叔祖母任氏抱之行墜釵後數
日方求顥以手指示果得釵　顥數歲誦詩書強記
過人嘗賦酌貪泉詩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先達



許其志操
宋唐介字子方父拱卒漳州州人知其貧合錢以賻介
年尚幼謝不取
宋張載字子厚始就外傅志氣不羣知虔奉父命守不
可奪且無所不學與鄜人焦寅游寅喜談兵先生悅
其言上書謁范文正公一見知其遠器責之曰儒者
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猶未以爲足
又訪諸釋老之書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陝西志
宋孔延之字長源幼孤刻勵晝耕隴上夜燃松火讀書
不輟學藝大成舉第一登甲榜
宋朱尹字湯輔舉元豐神童科名入禁欽慈皇后置膝

上而撫之賜金錢玉菓江西志
宋王巖叟字彥霖幼時語未正已知文字仁宗患詞賦致經術不明
初置明經科巖叟十八鄉舉省試廷對皆第一
宋李清臣方束髮即才俊辭句驚人老儒輩莫不心服
一日薄遊定州時韓魏公知定州李攜刺往謁吏報
日太祝方寢李求筆爲詩一絕書刺授吏日太祝覺
而投之詩曰公子乘閑臥絳廚白衣老吏慢寒儒不
知夢見周公否曾說當時吐哺無後魏公見詩云吾
知此人久矣竟有東牀之選元劉斧青瑣詩話
宋司馬康字公休幼端謹不妄言笑事父母至孝敏學
過人博通古書以明經上第光居洛從學者退與康語未嘗不有得望之人



見其容止雖不識皆知其爲司馬氏子也　互見四十一
宋丁顥子謂方幼實僴見之曰此兒必遠到以女妻之
有珩燕山可存鑑
宋祖士衡字平叔兒時過外家有僧善相見之語人曰
是兒神骨秀異他日有名于時若年過四十當位極
人臣年三十九卒於官　汝寧志天聖初以附丁謂落職
王荊公教元澤求門賓博學善士或謂發蒙恐不必然
公曰先入者爲之主宋晁迥晁氏客語
王荊公居鍾山時與金華俞秀老過故人家飲飲罷少
坐水亭顧水際沙間有饌器數件皆黃白物意吏卒
竊之故使人問司之者乃小兒適聚于此食棗栗食

盡棄之而去荆公謂秀老曰士欲任大事閲富貴如
羣兒作息乃可耳釋惠洪冷齋夜話
宋王安國字平甫自丱角未嘗從人受學操筆爲文語
皆驚人
宋王雱字元澤數歲時客有以一獐一鹿同籠以獻者
荆公問雱何者是獐何者是鹿雱實未識良久曰獐
邊者是鹿鹿邊者是獐客大奇之
宋燕達字逢辰爲兒時與儕輩戲輒爲軍陣行列狀長
老異之　燕達爲兒時賣鴨卵嚴法華取其卵悉啖
之既而撫其背曰借取此身他日一個節度使孫升君孚談圃



宋張吉鄱陽人毋方娠其父介客遊西蜀不還吉爲兒
時已愴然有感其言語食息未嘗不在蜀也常與尚
書彭汝勵同學作詩云應是子規啼不到致令我父
未歸家聞者憐之既長入蜀迎父往返者三其父遂以熙寧十年二月至自蜀鄉人迎謁嘆息汝勵贈以詩畧云河可以竭山可徙我翁不歸行不已三往三復翁歸止翁行方壯今老矣兒昔未生今壯齒西江志
宋呂本中字居仁公著曾孫好問之子幼而敏悟公著
奇愛之公著薨宣仁太后及哲宗臨奠諸童稚立廷
下宣仁獨進本中摩其頂曰孝于親忠于君兒勉焉
宋黃永滾師憲狀元之從兄也幼時戲于廳正晝雲雨
晦冥雷震轟轟繞柱穿壁而過家人意其驚怖爭出

尋之原在戲處端坐無所覺也得一斧長三寸非鐵
非石鑿小孔而無柄蓋雷神所執而誤墮者諸人傳
玩未已黃持入藏之雷復至似訪其物不可取俄頃
開霽宣和間黃以童子入京蒙召對賜五經及第仕
止郢州通判斧猶存宋劉質近異錄
宋蘇軾自爲童子時士有傳石介慶曆聖德詩至蜀中
者軾歷舉詩中所言韓富杜范諸賢以問其師師怪
而詰之則曰正欲識是諸人耳蓋已有頡頏當世賢
哲之意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師一日而聲名赫然動于四方
蘇軾童時夜讀書窻一鳥來呼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
水共長天一色如此幾夜一夕蘇應聲曰二句佳矣



借多與共二字當除去之何不曰落霞孤鶩齊飛秋
水長天一色鳥遂絕呼筆談鴻書
蘇軾和飲酒詩我夢入小學自謂總角時不記有白髮
猶誦論語詞人間本兒戲顛倒略似茲
東坡幼年作却鼠刀銘子由作缸硯賦老蘇稱之命佳
紙脩寫裝釘于所居壁上蘇籀欒城遺言
宋黃庭堅字魯直幼警悟讀書數過輒成誦舅李常過
其家取架上書問之無不通常驚以爲一日千里至見

七歲

夏文莊父爲侍禁時文莊尚幼有道士愛之乞爲養子
父止一子弗許道士曰是兒有仙骨不爾位極人臣

但可惜墮落了後文莊爲通判又見昔日道士曰尚可作地仙在成都復見道士誇驢于
而搖手曰無及矣遂不復見孫昇君孚談圃

宋葉夢得云余在許昌歲適大水災傷京西尤甚流殍自鄧唐入吾境不可勝計令發常平所儲奏乞越常制賑之全活幾十餘萬人惟遺棄小兒無由皆得之一日詢左右曰人之無子者何不收以自棄乎曰人固願得之但患旣長或來歲稔父母來識認耳余爲閱法則凡因災傷棄遺小兒父母不得復取乃知爲此法者亦仁人也夫彼旣棄而不育則父母之恩已絕若人不收之其誰與活乎遂作空券數千具載本法卽給內外廂界保伍凡得兒者使自言其所從來明書于券付之胥爲籍記使以時上其數給多者賞且常平分餘粟貧者量授以爲資事定按籍給券凡三千八百皆奪之溝壑置之襁褓雖細事不足道然每告臨民者恐緩急不知有此法或不能出此術也葉夢得避暑錄話

宋蘇元老字子廷幼孤力學長於春秋善屬文黃庭堅見而奇之曰此蘇氏之秀也

宋毛君卿字公弼慶曆童子科執政薦其才上殿敷奏六事皆合上意江西志

宋辛次膺字起季幼孤從母依外氏王聖美於丹徒俊慧力學日誦千言甫冠登進士第江西志



宋陳彭年字永年幼好學母惟一子愛之禁其夜讀彭年籍燈密室不令母知江西志 見十三歲 互

嘉祐末余在太學有傭書陳遠者攜一子方孩饑凍不可支書亦不佳或曰此陳彭年嫡孫也其父彥博守汀州以贓敗杖脊流海島遂至無賴時余方冠未知彭年之爲人獨念祖爲執政而孫已若是耶旣而見劉貢父畫得彭年所謂九尾野狐者乃知天之報應不差後遠困甚與其弟歸發彭年冢取金帶分貨抵罪云宋張舜民畫墁錄

宋蔣偕字齊賢幼貧有立志父病嘗刲股以療父愈詰之曰此豈孝耶曰情之所感實不自知也

宋劉摯字莘老兒時父居正課以書朝夕不少間或謂君止一子獨不可少寬耶居正曰正以一子不可縱也十歲而孤鞠于外氏就學東平因家焉

宋陳汝錫字師予數歲能屬文或以其詩一聯示黃庭堅曰閉愁莫浪遣留爲痛飲資黃擊節稱賞曰我輩人也

宋李植字元直幼明敏篤學兩舉於鄉從父中行客蘇軾門太史晁無咎見之曰此國士也以女妻焉

宋李光字泰發童稚不戲弄父高稱曰吾兒雲間鶴其興吾門乎親喪哀毁如成人有致賻者悉辭之及葬禮皆中節互見八十餘歲

宋杜莘老字起莘子美十三世孫幼歲時方禁蘇氏文獨喜誦習

宋何章字文成豐城人幼負儁聲出語每驚人諸公父行者皆折節與交未冠挍州解運帥異之呼為小友問所欲以覘其能荅曰鄉有斗陂溉田數百頃頻年潰決民病之願與邑人拜此賜帥偉其言為之竟役 江西志

宋孫覿字仲益方髫齓東坡命對衡門稱子瑀璵器覿應聲云翰苑仙人錦繡腸坡嘆曰眞璠璵也 周必大鴻慶集序 江南志 互見老年八十七歲

宋劉童子善聲骨及命術遊荊南謁夏侯嘉正曰將來須及第亦有清職惟得清貴已俸外有百金橫入不病則死後官至正言其餘皆驗

宋胡宏字仁仲幼事楊時侯仲良而卒傳其父之學 安國子

宋潘景憲字叔度以童子中禮部選入太學一時學官如王十朋輩咸器重焉 浙江志

宋浮梁朱天錫以神童應詔邑令張景修作詩送之天錫到闕會忘取本州公據為禮部所卻因擊登聞鼓院繳景修所送詩為証 宋葉夢得石林詩話

宋王韶在京師值元夕張燈家人出觀幼子寀行第十三方能言珠帽錄服憑肩以從至宣德門喧擁閧咽



轉眄已失所在家人狠狽歸詞其友之亟問知其為失南陔曰他子當遂訪若吾十三子必能自歸怡然不復求咸叵測居旬日內出犢車至第有中大人下宣旨抱南陔以出諸車家人驚喜迎拜天語既定問南陔以所之乃知是夕姦人利其服裝自第中已竊跡其後既負而趨南陔覺負已者之異亟納珠帽於懷適內家車數乘將入東華南陔過之攀幰呼焉中大人悅其娟秀抱置之膝翼早擁之上閤以為宜男之祥上問以誰氏子竦然對曰兒乃韶之幼子也具道所以上以聽對不凡且嘆其早慧曰是有子矣命暫留欽聖撫覩密詔開封捕賊既獲盡戮之乃命載以歸且以具獄示韶欽賜壓驚金犀錢果直鉅萬其機警見于幼年已如此

宋詹迪字明遠幼廬墓致甘露降于家 官至禮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 浙江志

宋蕭振字德起幼莊重不好弄稍長能自謀學嘗奉父命董農役廳畝手不釋卷其師詢其父曰此兒遠大器也 未冠遊郡庠既冠升太學時有聲三賢者推振為首

宋朱龍文字鼎臣自幼刻意問學父早世母教之甚嚴傍舍雞初鳴郎促起讀率以為常由是六經百氏之書靡不淹貫

宋戴式之父敏號東皋子以詩自適終窮而不悔且死

戉之方襁褓中敏語親友曰吾之病革矣而子甚幼
詩遂無傳乎爲之太息語不及他已而卒後式之竟
以詩名世云
宋陸時雍幼孤貧與兄力樵養母〔稍長補郡學生念母兄貧不給語掌膳曰吾自飯勿盡炊願輟一膳遺母自以一膳分爲晨午其苦節孝養如此〕
宋洪邁字景盧皓季幼讀書日數千言一過目輒不忘
邁對兩編云士之處世視金珠珍玩當如小兒之
弄戲劇方穠然前陳凝若可悅卽委之以去了無戀
想
宋洪遵字景嚴自兒時端重如成人從師業文不以歲
時寒暑輟



宋黃勳字有功幼有至性母歿家貧無以爲葬或議火
之勳哭曰吾母何罪而罹焚烙之酷乎乃爲人傭書
得錢以葬鄉黨咸嘖嘖曰黃氏有子如此必不久貧
貧矣〔紹興二年登進士第郡守季陵素重勳新其第宅名所居巷曰擢甲〕
宋進士謝諤字昌國家於南康爲兒時嘗夢浴舍前溪
中有人以珠一器遺之曰郎吞此則明悟矣諤度其
大者不可吞卽吞細者六十餘顆及長善爲詩進士
裴說爲選其善者六十餘篇行于世〔稽神錄〕
宋蘇立字挺之幼慷慨有遠志并力讀書不治家事人
笑之曰汝世農家勤治耕桑以豐衣食汝無故棄業
爲書生窮蹶無日矣立不顧聽爲學益堅〔蘇旗驥神道碑像〕

慶府志
宋童大定字持之總角入鄉校有聲所交皆一時名士
侍郎高閌愛其粹美夜共一燈觀書〔浙江志〕
宋朱熹字元晦幼穎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
問曰天之上何物松異之就傅授以孝經一閱題其
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
畫沙視之八卦也〔年十八貢於鄉中紹興十八年進士互見七十〕
宋王克勤字叔弼淳熙二年中童子科稱郎其所居立
瑞童坊入秘書省讀書〔又登淳熙十四年第　西江志〕
宋張闡字大猷幼力學博涉經史善屬文將命名夢神
人大書闡字曰以是名爾父異之力勉其爲學〔未冠由舍〕
選〔選送京師登宣和六年進士第〕



周弘直子思方幼時于林下見一鶴爲彈所傷取歸養
之候其愈縱去後數日夜讀書聞有物擊其扉啟視
之乃向縱之鶴也背負一金串銜于地串上書云始
于博士終于大夫後果然〔玄池說林〕
宋鄭雄飛幼以他事繫獄御史異之命題堦下小松有
云如今暫好低頭看他日參天仰面難御史遽脫之
〔浙江志詩別載解縉事〕
宋胡澹菴與藍守帥稷書云某伏見鄉中小童郭洵直
穎脫不羣淹貫九經諸子以應科目委得允當自非
郡大尹樂育有方善誘不倦何以及此謹採之輿論

伱溷高明伏乞臺慈特賜收錄　近時郡邑之試童
囑公然至有形之章奏令童子納金助餉無使縉紳
專利者胡忠簡何等人品觀此亦嘗爲郡試緩頰矣
然忠簡生平仗忠信以感人此札實爲憐才而作非
時輩所可借口也 西江志

宋高應科登童子科高宗命引至便殿問曰汝童子也
何爲在朕前行對曰務引其君以當道上悅命傳送
六宮賜錢緡而歸 江南志

宋姚兕父寶戰死定州兕幼力學兵法凡圖書器用皆
刻仇讐未報字 大同志

宋李椿字壽翁父升進士起家靖康之難升翼其父以



背受刃與長子俱卒椿年尚幼槖殯佛寺深竄而詳
識之奉繼母南走艱苦備嘗竭力以養 互見三十歲六十九歲

宋李如珪吉水人七歲能文中童子榜孝宗召誦尚書
如珪乃誦無逸篇帝喜拊榻和誦至終明日賜宴以
父在賜珠簾隔之宴罷撤簾賜如珪後登進士 江西志
西江作如圭

宋劉辰翁序羅滄州詩云當吾從水心翁齠齔舉梨棗
行酒姿玉雪意儒雅雖眉間英睿已不可遏而豈敢
望其即科第爲世用哉盛時不載家國全陷時翁起
孤童變服馳逆旅塞外犯大寒暑復故物如內府乃
歸 西江志

宋余端禮字處恭幼時偕婺大水與里人共處一閣閣
將沉空中有聲云余端禮宰相在內當護之有頃一
物如龍長數十丈來護此閣達于平地衆賴以全 光宗朝入相

宋莆田黃詠大觀二年以童子特賜五經及第

宋胡舜卿深於易朱洪範館于其門得其傳未幾舜卿
卒子幼洪範以易授之嘗語人曰學不可私教不可
吝使舜卿不授子易其子能世易耶

宋崔涇爲兒時見蟻出穴不敢踐 及長見蜘蛛投網必與救脫見網罟者多與之錢令其改業

宋曹悅字習之幼歲痛其父沒絕葷酒婚宦刻志問學



宋袁樞字機仲幼力學嘗以修身爲弓賦試國子監周
必大劉珙皆期以遠器

宋吳遁字雲交爲兒童時不逐嬉戲而心樂于善暇日
或瞑而坐或昂首而望皆若有思于學也 陝西志种放敗論

宋王居安字資道始能言讀孝經有從傍指曰曉此乎
即答曰夫子教人孝耳劉孝韙七月八日過其家塾
見居安異凡兒使賦八夕詩援筆成之有思致孝韙
驚拊其背曰子異日名位必過我

宋韓晉卿字伯修爲童子時日誦書數千言 長以五經中第卒爲循吏

宋張栻字敬夫穎悟速成父浚愛之自幼學所教莫非

仁義忠孝之實長師胡宏宏一見卽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栻退而思若有得焉宏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勵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

宋孫奭字宗古幼與諸生師里中王徹徹死有從奭問經者奭爲解說微指人人驚服于是門人數百皆從奭 互見七十餘

宋吳淑字正儀幼俊爽屬文敏速韓希載潘佑以文章著名江左一見淑深加器重自是每有滯義難于措詞者必命淑賦述

宋黃伯思字長睿體弱如不勝衣風韻洒落飄飄有凌雲意自幼警敏不好弄日誦書數千言每聽祖履講經史退與他兒言無遺誤者嘗夢孔雀于庭覺而賦



之詞采甚麗 甫冠入太學校藝屢占上游 互見四十

宋陳與義字去非天資卓偉爲兒時已能作文致名譽流輩斂衽莫敢與抗

宋錢文卿方數歲執父喪如成人

宋石待擧字寶臣幼奇俊有志于學初爲父遲卜兆旣得卜術者謂不利幼子諸兄疑未決寶臣曰父得藏身奚䘏手持畚鍤以前遂葬

宋仲并字彌性幼好學強記每一展誦終身不忘其母嘗屏所觀書几上惟餘臺曆一冊明旦默記吉曜凶殺纖悉不誤

宋李丑父字良翁先名鋼字汝礪幼穎悟讀書迎刃而解出語輒驚人劉克莊王邁方大琮見大奇之

宋石處道字元叟自幼聰敏築室讀書鄕人因其所居之村及水皆名書堂 廣東志

宋羅孟郊生而穎異早喪父事母孝兒時牧牛長陂莊坐讀書有山人過而奇之與語孟郊告以父喪貧未葬山人指示地遂從葬焉 互見二十歲

宋劉袞然幼英穎性端謹同邑梁惟中見而歎異曰是必以學行顯亟以女弟妻之 廣東志

宋夏達才字行可幼聰敏嗜學師鄕先生宋士嘉曹提幹每夜讀書殘燈達曙隣父老嗟異曰是兒苦學如此



宋黃正字仲通後以字行家本寒微垂髫見刺史潘夙驚曰此奇童也令就學比冠以詞賦知名 廣東志 互見六十餘歲

宋任盡言眉山人秦檜死推湯鵬擧侍御史盡言以啓賀曰以三尺之童連冠兩科之上老牛舐犢溺愛誰先野鳥爲鸞欺君孰甚 四川志

宋張持字久中幼而孤育于兄嫂嘗曰嫂猶母也能姑覡嫂者可爲吾婦矣 廣東志

宋楊天惠幼警敏嘗取韓愈歐陽修文集縱觀作歌行十二篇老師宿儒相傳驚歎 四川志

宋范成大字至能在懷抱中識屛間字 互見十二 江南志

宋魏了翁字華父年數歲從諸兄入學儼如成人少長英悟絕出日誦千餘言過目不再覽鄉里稱爲神童 五見十五

宋陳起宗字興祖幼敏師命對云秋月如盤人在氷壺影裡陳云春山若畫鳥飛錦帳圖中又師于星月下同步圓亭命對云小沼沉星似仙人撒下金碁子即應云枯松掛月如老龍擎出夜明珠又同師出見馬岸行命對云馬足踏開岸上沙風來復合即應云櫓稍撥破江心月水定還圓

姜道隱者蜀州綿竹人也年纔齠齔盡日不歸父母尋之多于神佛廟中畫處纔見及長爲人木訥不務農桑惟畫是好不畜妻孥孑然一身常戴一竹笠布衣草屨筆墨而已雖父母兄弟亦罕測其行止人皆呼爲木呆頭 蜀語謂其



鬢髮蓬鬆 宋黃休復名畫錄

宋柴蒙亨太守張面試神童科聞于監省宋理宗時從幸六和寺上指寺塔曰一塔七層八面萬佛千燈蒙亨即應聲曰孤舟雙槳片帆五湖四海上大嘉之 浙江志 五見初生

宋黃從且總角日祖禹錫命賦早春詩有就中喜是龍門客躍出洪波只待雷之句當時皆器重之

宋王景芬小兒四五歲甚俊爽病將卒忽言翁婆留取某某長大必能葬翁婆景芬大駭始改葬其父母 宋江休復鄰幾雜記

宋喻樗字子材爲玉山尉技汪端明於童子時妻以女

西江志

宋龐安時字安常兒時能讀書過目輒記父世醫也授以脉訣安時曰是不足爲也獨取黃帝扁鵲之脉書治之未久已能通其說時出新意辨詰不可屈父大驚時年猶未冠已而病聵乃益讀靈樞太素甲乙諸秘書凡經傳百家之涉其道者靡不通貫嘗曰世所謂醫書予皆見之惟扁鵲之言深矣蓋所謂難經者扁鵲寓術于其書而言之不詳意者使後人自求之歟 五見五十八歲

宋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自爲童子時見學宮所祠鄉先生歐陽修楊邦乂胡銓像皆謚忠即欣然慕之曰歿不俎豆其間非丈夫也 五見二十三十七四十七歲

宋陸秀夫生三歲其父徙家鎮江稍長從其鄉人孟先生學孟之徒百餘獨指秀夫曰此非凡兒也 五見四十四歲



宋徐副尉失其名拒元兵死徐氏男女無少長皆被害鄉人作大墓瘞之因號爲大墓徐獨乳母抱所乳兒歸寧父母得免三傳至善述大顯世以爲忠節之報 浙江志

宋朝以童子舉加國初賈黃中舉自五代不論若太宗朝洛陽郭忠恕通九經七歲舉童子科淳化二年賜泰州童子譚孺卿出身雍熙間得楊億年十一以童子召對授秘書正字咸平間得宋綬景德間撫州進士晏殊年十四大名府進士姜蓋年十三祥符間又得李淑又趙煥以童子名對令從秘閣讀書時年十二蔡伯希四歲誦詩百餘篇召爲秘書正字神宗朝元

豐七年賜饒州童子朱天錫五經出身年九歲賜錢
五萬又天錫從兄天申年十二試十經皆通賜五經
出身紹興七年賜處州孝童周智出身乾道淳熙間
呂嗣興王克勤賜童子出身先君子十歲通九經以
不調丁晉公擯不以聞竟不得與諸君子同聲治朝
也 宋袁褧楓窗小錄
宋京畿各郡有慈幼局貧家子多厭之輒不育乃許抱
至局書生年月日時局有乳嫗鞠育之他人家或無
子女却來取于局故道無拋棄子女 元鄭元祐遂昌雜錄
遼太祖破吐谷渾一騎士棄橐反射不中而去及追兵
開橐視之中得一嬰兒即直魯古也因所俘者問其



故乃知射橐者嬰之父也世善醫雖馬上視疾亦知
標本意不欲子爲人所得欲殺之耳由是進于太祖
淳欽皇后收養之長亦能醫年至九十
遼宗室曷魯字控溫一字洪隱性質厚在髫髻與太祖
遊從父釋魯奇之曰興我家者必此兒也
遼宗室昉幼謹厚篤學不出戸外者二十年
遼楊佶字正叔幼穎悟異常讀書自能成句識者奇之
弱冠聲名籍甚
遼耶律乙辛幼慧黠嘗牧羊至日昃父迭剌視之乙辛
熟寢迭剌觸之覺乙辛怒曰何遽驚我適夢人手執
日月以食我我已食月啗日方半而覺惜不盡食之

迭剌自是不令牧羊 後爲奸臣誣殺皇后尋害太子
金張僅言幼名元奴宗望攻下平山僅言在襁褓間里
人劉承宣得之養于家其隣韓夫人甚愛之年數歲
因隨韓夫人得見貞懿皇后留之藩邸稍長侍世宗
讀書遂使僅言主家事繩檢部曲一府憚之
金張汝霖字仲澤少聰慧好學父浩嘗稱之曰吾家千
里駒也
金內族思烈當宣宗入承大統胡沙虎跋扈思烈尚在
髫齔嘗涕泣跪抱帝膝致詞曰願早誅權臣以靖王
室帝急顧左右掩其口自是帝甚器重之 互見五歲
金左光慶字君錫幼穎悟沉厚少言父淵嘗謂所親曰



世吾家者此兒也
金高衎字穆仲敏而好學自少有能賦聲同舍生欲試
其才使一日賦十題戲之衎執筆怡然未暮十賦皆
就彬彬然有可觀 年二十六登進士第
金納合椿年幼置女直字立學宮于西京椿年與諸部
兒童俱入學最號警悟久之選諸學生送京師俾上
京教授耶魯教之椿年在選中
金神童嘗添壽方數歲參知政事程輝名之輝好論醫
因書醫非細事四字添壽塗細字改書作相輝頗慙
人亦以此爲中其病云
金李純甫字之純幼穎悟異常幼業詞賦及讀左氏春

秋大愛之遂更爲經義學擢永安二年經義進士
金劉煥字德文宋末兵起乏食煥尚幼煮糠覈而食之
自飲其清者以醲厚者供其母鄉里異之稍長就學天寒擁糞
火讀書不怠
金紇石烈良弼本名婁室天會中選諸路女直字學生
送京師良弼與納合椿年皆童丱俱在選中是時希
尹爲丞相以事如外郡良弼過之途中望見之歎曰
吾輩學丞相文字千里來京師固當一見乃入傳舍
求見拜於堂下希尹問曰此何兒也良弼自贊曰有
司所薦學丞相文字者也希尹大喜問所學良弼應
對無懼色希尹曰此子他日必爲國之令器留之數
日互見十四十七歲



金張廷玉幼善詩其友邢進之嘗謂曰昔劉光遠日賦
百篇子能繼乎翼日黎明搜題百種授之廷玉揮翰
不停日中已就此直嘗有詩云烏鳶繞樹山梨熟蝴
蝶穿花木槿開赤脚城中借書去蒼頭原上負薪來
句法清新大率類此
元買奴蚤從父移剌揑兒習戰陣初入見太祖問曰爾
年小能襲父爵乎對曰臣年雖小國法不小帝異其
對顧左右曰此兒甚肖乃父以爲高州等處達魯花
赤兼征行萬戶
元楊惟中字彥誠金末以孤童子事太祖知讀書有膽

畧太宗器之互見二十歲
元王幼學字行卿幼罹兵俘掠至河南陳氏得之養以
爲子乃命之學其家畜書萬卷幼學手不釋卷學識
大進年九十三終江南志
元暢師文字純甫幼警悟家貧無書手錄口誦過目輒
不忘弱冠謁許衡與衡門人姚燧高凝皆相友善又見二十歲
元虞槃字仲常幼時嘗讀柳子厚非國語以爲國語誠
可非而柳子之說亦非也著非非國語時人已歎其
有識槃爲人方正雖兄集亦嚴憚之然不幸年不及艾而卒又見少壯
元至元十四年世祖遣柴椿等往諭安南王陳日烜入
朝日烜辭以生長深宮不習乘騎椿曰宋主年未十
歲亦生長深宮如何亦至京師但詔旨之外不敢聞



命
元察罕幼牧羊于野植杖于地脫帽寘杖端跪拜歌舞
太祖出獵見而問之察罕對曰獨行則帽在上而尊
二人行則年長者尊今獨行故致敬於帽且聞有大
官至先習禮儀耳帝異之乃挈以歸語后曰今日出
獵得佳兒可善視之命給事內廷
元郭侃字仲和幼爲丞相史天澤所器重留於家而教
養之弱冠爲百戶鷙勇有謀畧互見二十歲
元趙神童賦擔子詩分付兩頭輕與重世間何事不擔
當脫脫大奇之

元揭傒斯字曼碩幼貧讀書尤刻苦晝夜不少懈父子自爲師友由是貫通百氏早有文名互見七十歲

元吳師道字正傳自羈丱知學卽善記覽工詞章才思涌溢發爲詩歌淸麗俊逸互見二十歲

元許有壬字可用幼穎悟讀書一目五行嘗閱衡州淨居院碑文近千言一覽輒背誦無遺年二十暢師文薦入翰林不報授開寧路學政互見老年

元齊榮顯字仁卿幼聰悟總角與羣兒戲畫地爲戰陣端坐指揮各就行列九歲代父旺任爲金千戶佩金符從外舅嚴寔來歸

元同恕字寬甫安靜端凝羈丱如成人從鄉先生學日記數千言年十三以書經魁鄉校



元金履祥字吉甫幼而敏睿父兄稍授之書卽能記誦比長益自策勵凡天文地形禮樂田乘兵謀陰陽律曆之書靡不畢究

元尚野字文蔚幼穎異祖母劉厚資之使就學後爲國子博士誨人先經學而後文藝每謂諸生曰學未有得徒事華藻若持錢買木所取有限能自鑿井及泉而汲之不可勝用矣

元脫烈海牙幼嗜學警敏絕人性整暇雖居倉卒未嘗見其急遽卒年六十有七

元吳草廬天稟異常自齠齔羣書過目悉記不忘互見初生三歲五歲九歲二十八十四八十五歲　西江志

元李洞字溉之生有異質始從學卽穎悟強記作爲文辭如宿習者姚燧以文章負大名一見其文深獎異之

元曹元用字子貞資稟俊爽幼嗜書一經目輒成誦每夜讀書常達曙不寢父憂其致疾止之輒以衣蔽窗默觀之

元朱童子逸其名住江濱至正庚寅海寇猝至母羅入江童子隨母哭亦赴江死浙江志

元董士選字舜卿幼從父文炳居兵間晝治武事夜讀書不輟

元許謙字益之生數歲而孤甫能言世母陶氏口授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稍長受業金履祥之門多所自得

元孔思晦字明道資質端重而性簡默童丱時讀書已識大義及長授業於導江張顏講求義理於詞章之習薄而弗爲互見六十七



元袁桷字伯長爲童子時已著聲部使者舉茂才異等起爲麗澤書院山長又浙江志桷幼穎悟絕去戲弄互見三十五歲

元李杲字明之幼歲好醫藥時易人張元素以醫名燕趙間杲捐千金從之學不數年盡傳其業

元楊桓字武子幼警悟讀論語至宰予晝寢章慨然有立志由是終身非疾病未嘗晝寢弱冠爲郡諸生一時名公咸稱譽之

元賀方幼聰慧日誦數千言人呼小學士平陽志

元秦起宗幼生長兵間學書無從得紙父順削柳爲簡寫以授之成誦削去更書北直

元董璉字君章幼讀書卽曉大義日記數千言父母未

之奇也一日隨父見道傍古碑父使視之一覽輒記
父大驚乃遣詣學就名師遂卒業後登至治辛酉狀元北直
元華昭生未晬父亡母沈氏家貧不能自存父母欲奪
其志誓死弗許勤紡績以教育其子後疾亟昭尚幼
刻意茹素禱之弗瘥乃露禱于天刲左股作糜和藥
以進母愈至正十年尹許廣大夫書節孝字表其門後沈氏壽七十七而卒
元李奉先父卒既葬竊自嘆曰奉先兒時父嘗戒家人
曰兒幼弗令獨入林野慮其驚恐今親歿一旦棄於
林野吾心惻然安所忍乎乃結菴墓側晝夜哭臨植
樹數百株時呼為孝子林
元閻順幼患足病拘攣不能伸屈兩手托泥鏝以尻著



地而行值寒食節備祭物赴州拜掃每歲如之忽一
日回至洪洞縣拱辰橋遇一人問曰子何往曰之臨
汾其人曰何不行曰足疾不能行其人用針刺其患
處即起行若無疾者人皆以為孝感所至咸稱閻孝
子平陽志
元黃景春幼貧為人管店有客攜妻子假宿者次日早
行遺匣景春開視金首飾也追十許里付之客分半
謝之景春不受平陽志
元葉荊才幼時丰采特異丞相伯顏遇於道命載後車
歸
元董士元字長卿自穉祿喪母祖母李氏愛之訓文炳

日侯兒能言即令讀書數歲從明儒受學互見二十三
元李蘭奚幼孤能自刻勵如成人暇日習弓馬夜則讀
書其母嘗訓之曰汝父忠勇絕人天不假年汝能自
立則汝父歿無憾矣李蘭奚由是感激期以成父之
志
元合剌普華幼侍母與敦氏居盃都嘗嘆曰幼而不學
有不墮吾宗者乎父時以斷事官建牙保定合剌普
華往自其志父奇之俾習畏兀書及經史誦記精敏
出於天性
元拜降生甫數月父忽都卒母徐氏鞠育教誨甚至每
曰吾惟一子巳童丱矣不可使不知學顧縣僻左無



良師友遂遣從師大名城中郡守每旦望入學見拜
降容止講解大異羣兒甚愛獎之比弱冠美髭髯儀表甚偉
元張樞字子長幼敏慧外家潘氏蓄書數萬卷樞盡取
而讀之過目輒不忘既長肆筆成章頃刻數千言後不仕
元吳定翁字仲谷幼歲儼如成人寒暑衣冠不少懈清
修文雅與孫轍齊名而最善為詩
元張昇字伯高幼警敏過人學語時輒能辨字音應對
異於常兒既長力學工文辭互見六十九
元阿尼哥幼敏悟異凡兒稍長誦習佛書期年能曉其
義同學有為繪畫粧塑業者讀尺寸經阿尼哥一聞
即能記長善畫塑及鑄金為像互見十七

元王克敬字叔能幼奇穎嘗戲道旁丞相元澤見之謂
左右曰是兒貴貌秀偉異日必令器也互見五十九歲
元石抹明安性寬厚不拘小節爲童子時嘗騎杖爲馬
令羣兒前導行列整肅無敢喧嘩者父老見而異之
曰是兒體貌不凡進退有度他日必貴既長嘆曰士生于世當立功名書竹帛以傳無窮寧碌碌無聞與草木同腐耶
元楊朶兒只少孤與其兄皆幼即知自立語言儀度如
成人事仁宗於藩邸甚見倚重
元脫脫字大用生而岐嶷異於常兒及就學請於其師
補江吳直方曰使脫脫終日危坐讀書不若日記古
人嘉言善行服之終身耳稍長膂力過人能挽弓一石年十五爲皇太子怯憐



口怯薛官
元李謙字受益幼有成人風始就學日記數千言爲賦
有聲與徐世隆孟祺閻復齊名而謙爲首互見七十一
元士明善幼敏好學嘗牧野外書聲徹林表牛逸蹊人
之田主人欲毆見挾策而免開封志
元張叔廉爲小兒在鄭縣聆陽觀讀書張三丰過訪道
士李白雲適他出三丰摩叔廉頂曰張玄玄到此李
白雲不遇白雲歸悵然久之問其故曰此邋遢仙也
後叔廉以子貴勅贈吏部右侍郎汝州志
僕在童齔與同隊行笑令曰無聲樂其令以十數輩環
立相覷笙簫鼓板各司其一無其器而有其狀其手

之所指口之所擬身之所倚足之所履儼如其部之
器瞪目禁聲先笑者犯大抵笑者不惑人之狀亦自
惑其狀曰是何等作爲貌像耶此笑機所以暗發而不
可禁耶然亦多輕衒者犯沉重者免僕素非沉重者
而卒嘗不犯每記當是時亦有道處之方其將作此
態也先定想於胸中曰此乎之平時手足口體也今
變動而爲是耳而又奚足笑哉又能目寓而神不營
形接而心不隨常特此以自免輩類且訝之嗚呼壯
而長也能守此道以涉世何憂患之能入哉元鄭厚藝圃折
中
明太祖爲兒童時糾合村中年相若者聚爲一羣採蘆



蒂結作宮室朝夕至其所南向令衆小兒羅拜稱山
呼又于曠野營石爲陣圖衆小兒爲行伍習行軍之
儀識者謂其過於老將張定在田錄
明太祖幼時與羣牧兒戲以車幅版作平天冠以碎板
作笏令羣兒朝之望見儼然王者殺小犢煮食之犢
尾插入地詐主者曰陷地裂去矣主者拽尾轉入地
中真以爲陷也掃梵宇以帚擊伽藍像令縮足起待
我掃即縮起佛前燭鼠傷責伽藍不管事書其背曰
發去三千里其晚僧夢伽藍辭行曰何也當世主遣
發三千里矣明早僧覩伽藍背字追問之太祖曰戲
耳今釋之晚又夢伽藍來謝江淮訛言接新天子太

祖立於仆碑趺石龜背上望之石龜行十數步王文祿龍興慈記

明孝宗在東宮時生母孝肅皇太后養之每囑之曰萬貴妃名爾食勿食也既而妃進太子羹太子却之曰疑有毒不食妃恚曰是兒數歲即如是他日魚肉我矣氣憤不能語力勸上易儲會泰山震臺官奏東朝有戒心上覽奏悟曰天意也事遂寢形史拾遺記

明楚恭靖王均鉳幼不好狎凝重老成有鉅志楚志

明危素借書錄序云方髫齔先大父俾治儒業甚篤及長從師友稍知自勵而無書家又貧不能致書學未成輒爲童子師得錢以供賦稅給衣食問遺姻族應



接賓友其龎悉以市書妻子數告空乏而書不可以不備也若此者幾二十年西江志

明宋濂字景濂幼入小學日記二千言爲詩歌有奇語人呼爲神童浙江志

明李希顏號愚庵幼嗜學師宗聖道博極羣書洪武初高皇帝聞其賢以手書徵爲青宮侍從延教諸王子希顏師道嚴毅教諸王子與齊民同法諸王弗率教者或擊以筆管帝撫其額怒時高皇后在御問所授何書帝曰虞書堯典高皇后正色曰惡有以堯舜教爾子顧怒之耶帝笑而止孫漢李先生祠堂記

明練子寧名安以字行性英邁不凡幼從鄉長者竹庄先生遊竹庄命賦水竹居歌即有千山暮雨石泉流一夜春雷長籜龍之句竹庄大異之

明祝崑幼克孝洪武初隨母陳氏避亂山中母被賊逼投崖下崑擲身赴救忽雷雨大震賊衆驚潰一時被難者俱得脫母悶絕崖下崑掛樹梢得不死卒救母全活浙江志

明張適幼時師命對云春光相對秋光秋光不比春光好張云旦氣接連夜氣夜氣何如旦氣清五兒七歲

濮眞者明初都督僉事征高麗被執不降而死上嘉其忠追封樂浪公謚忠襄表其門曰班超羣將志邁雄師時眞子璵甫生數月即封爲西凉侯年幼趨朝爲多士蹋傷母夫人以聞上命御用監鑄一王字牌懸璵冠上每朝使人知所遜避梁億遵聞錄



明許思溫字升維幼時鄉居門首俱低田客云里中田上土何下許云巖畔石低山自高

明楊溥幼時有司令其父充役溥求免有司出對曰四口同圖內口皆從外口管溥云五人共傘小人全仗大人遮

夏原吉德量汪洋人莫測其際時同事有性褊急者嘗書公姓于座右以自警少忘之性如舊嘆曰夏公眞不可及也或問公量可學乎公曰某幼時人有犯者未嘗不怒始忍于色中忍于心久則自熟殊不與人較何嘗不自學來閔文振仰山脞錄

趙文字宗文幼時口撮一偈云胡孫獻果摘來尖嘴挑

兒趙云和尚栽秧種出光頭穀子

明解縉幼聰慧太祖以神童召見出對云虎皮褥蓋學士椅答曰兎毫筆寫狀元坊後侍文皇嘗謂曰有一書句甚難其對曰色難解卽應曰容易文皇不省曰旣云易矣何久不屬對答曰臣適已對矣文皇大笑 虎皮對同戴大賓事見八歲未知孰確

明王宇爲兒時張三丰過其里而異之曰此兒他日必貴顯後果如其言官大理寺卿開封府志

明張敷華字公實自爲兒時社樹爲祟率羣兒斫伐之祟已里人異焉又見七歲

明于謙幼時梳雙角髻僧蘭古春戲曰牛頭喜得生龍角于應曰狗口何曾出象牙僧已異之公回乃語母



束髮爲三角又過古春戲曰三角如鼓架公笑曰一禿似雷鎚古春大駭謂其師曰此他日救時宰相又見七歲

謙童年題石灰詩云千鎚萬斧出深山烈火坑中過一番粉骨碎身都不惜只留清白在人間江[illegible]科[illegible]濤詩話互見十六二十三三十三歲

古林何子總角時讀書崑都山麓與蘭坡老人儆居寺間編竹爲垣上覆以茅僅容一榻客至無坐處三面野塘湫隘人不能堪何子居之甚適雨漏則拾竹敗葺補日夜端默靜坐壁間書李延平先生默坐澄心體認天理八字日顧諟之至忘寢食如是者逾[illegible]冠乃還故里閉南軒以專志於學陳獻章題書堂詩序

明徐階幼時應宗師考適庭樹有鶴巢風吹墮地宗師命諸生對風落鶴巢二三子連窠及地徐卽應云雨淋猿穴衆諸侯待漏朝天

明柯潛生有奇質數歲能詩常讀書水際夜聞鬼揶揄曰明早有人將替我矣潛先候于水次有婦人往滌器潛止之婦人乃還夜復聞鬼哭曰主者許我一婦人交替今被柯狀元解脫我將何時得離此苦也

明楊一清字應寧幼穎敏成化初知府吳節試而奇之同知鎭江胡欽許以女配焉薦一淸藩司舉奇童爲翰林秀才

明陳萬言父用彝多隱善相者摩其頂告彝曰公富陰德上帝賚郎君大公之門萬言始孩父誦陳太師聖



恩憐老母詩一再聞輒成誦互見五歲四十歲

明楊廷和字介夫成化中以奇童中鄉試弱冠登會彥榜官翰林檢討四川志

明王世貞幼稱聖童六七齡已能讀父書至數十萬言十五爲寶劍詩有奇句十八舉於鄉明年成進士授刑部主事閉戶讀書與李攀龍諸子修詞賦之業過從無日夜相彈射後相稱詡勳曰吾黨曰吾輩曰我二三兄弟曰海內曰中原其聲華意氣睥睨諸公間至前無古人

明李懋字時勉童時每自勵曰顏曾希聖四勿三省

明李楠字仲木號涇野家貧未總角志學聖賢不爲辭章之習夏居矮屋衣冠危坐炎日嚴寒不出戶限後正德戊辰殿試第一

明程敏政號篁墩以神童至京大學士李賢妻以女因留款指席間菓曰因何而得偶程曰有幸不須媒大見賞　又張誼宦遊紀聞云安南國遣使來獻朝命程篁墩先生父程某作館伴使出一對求對琴瑟琵琶八大王一般頭腦程命其子敏政對時年纔數齡對曰魑魅魍魎四小鬼各樣肚腸使驚異自是朝貢不絕矣（互見八歲十歲）

明陳繼先字仲述幼穎悟特異受詩於劉崧數年學日進雖貧約僅自立而氣岸高邁不少降意時人崧甚重之



明諸大綬幼敏捷師命對云涇渭同流淸斯濯纓濁斯濯足對曰炎凉異態夏則飲水冬則飲湯

明何孟春幼稱神童隨父往縣學中命對云夫子之墻數仞高得其門而入者或寡矣卽應曰文王之囿七十里同于民而小之不宜乎又同父乘凉父命對云蛙鼓螢燈蚯蚓笛草堂夜夜元宵卽應云鶯簧蝶拍鷓鴣詞香陌年年上巳　又月夜師命對云窻外一團風月這般淸趣少人知何云架頭幾部詩書那裏精微皆自得

明顧鼎臣幼同父觀新柳樓鶯父命對曰柳線鶯梭織就江南三月錦郞應云雲箋雁字傳來塞北九秋書　又一日師命對云花塢春晴鳥韻奏成無孔笛應云草堂日暮蟬聲彈出不弦琴

明萬安幼時有客命對云日出東月出西天上生成明字安云子居右女居左世間配定好人

李東陽文正舉神童入朝不能踰門限帝曰神童足短曰天子門高帝置之膝上時父伏丹陛帝曰子坐父立禮乎對曰嫂溺叔援權也（趙瑜兒世說　互見四歲六歲八歲）

明李賓之號西涯幼時在翰林讀書一學士云星爲夜象却從日下而生李云花本木形何自草頭而化

明少師李賓之子兆先幼穎敏過人然遊俠無度西涯一日過其書館中書其几云今日柳街明日花街焚膏繼晷秀才秀才兆先歸見之亦過公齋書案云今



日黃風明日黑風燮理陰陽相公相公聞者以爲笑談（沈周客座新聞）

明儲巏幼時同父入寺中命對云三尊大佛坐獅坐象坐蓮花卽應云一介書生攀鳳攀龍攀桂蕚

明王洪幼時一友人見其家造樓命對云地樓之上起樓樓間無地王云天井之中開井井底有天

明陳燁幼時師指通鑑出對云執玉帛者萬國燁云舞干羽于兩階

明張潛字用鄂生而穎秀日記數千言從李西涯受尚書西涯語人曰退之稱張童子不易得今復有之（陝西志）

明鄧元錫送金谿蔡童子詩始我年十五所師在青田
恢恢明本心炳炳白日懸爾時志方奮邁往思與肩
忽弁忽已壯未免鄉人焉爾居象山里早悟者稱賢
及茲心尚童夙夜時勉旃毋爲我所歎老大曾少年
西江志
明唐寅幼時隨父侍客食瓜及荳客曰炒荳撚開拋下
一雙金聖笞唐云甜瓜切破分成兩片玉琉璃
明林大欽幼時言語有大志師出對云議論吞天口林
曰功名志士心
明蜀中一奇童應府試太守見其紗衣袖中有紅花一
朶乃命對云書生袖裏攜花暗藏春色對云太府堂



前秉鑑明察秋毫太府善之薦入泮
明鄭世威字中孚方總丱題其齋云志樂顏瓢貧甘范
飦弱冠舉于鄉後成進士
明林聰字季聰幼時客見其目奇因命對云重瞳項羽
重瞳舜祗有二人林云九尺曹交九尺湯尚多四寸
明景公暘字伯時數歲隨父官廣州劉大夏見其文異
之曰此國器也
明王懋字常宗幼敏慧客命對云天上星地下薪人中
心字義各别王云雲間雁簷前燕籬邊鷄物類相同
明馬文升字負圖生有異兆貌瓌奇多膂力嘗與羣兒
戲十數爲羣角之靡不仆互見二十六歲

明張泰字叔亨按雲南嘗薦董玘神童不稱旨後玘及
第人始服其知人廣東志
明項炯幼同師舟行見雲起不雨師云寄雲無雨過州
無水不通舟項云鉅野皆田卽墨有秋皆卽麥
明趙東山垂髫有詩名有二執友來訪其一因投荒過
家其一以磨勘需調栖栖桑楡猶戀雞肋者見庭下
有鋸匠解木因以命題東山口占絕句云一條黑路
兩人忙傍晚相看鬢有霜你去我來何日了虧他扯
拽過時光二執友知詩意諷已相與感嘆而去
白圻幼時因師玩月命對云新月帶星銀彈弓加金彈
子圻云長虹貫日繡毬縧繫錦毬兒又一日師見雷



電交作命對云雷掣雲端火焰攙開金絡索圻對云
日沉海底碧波湧出水晶毬字輔之成化進士
明楊季任爲浙東僉憲見數丱角書生從社學歸中一
生拋弄書囊爲戲見其秀異召至前出對曰童子六
七人無如爾狡應曰太守二千石莫若公其末一字
不言且請賞許之曰莫若公廉詰之曰設不賞云何
笑曰貪耳季任大稱賞書生名升後亦官江西僉憲詢楊家顧眾撫之出鏹綴
錄
王獻幼時友問治何經曰尚書友卽書中出一對云藻
火粉米黼黻絺繡予觀古人獻云舟楫霖雨麴糵鹽
梅帝賚良弼友曰公輔器也字伯臣景泰進士

明康海字德涵數歲與羣兒戲爲嬉師焉父鏞授之業
輒退而嬉怒欲箠之課所業無可箠乃已弘治間狀元及第
陸天池幼隨父遊圃父命對云鶯入榴花似火煉黃金
數點天池云鷺棲荷葉如盤堆白玉一團
明羅玘童時言議動作皆不肯後人常與羣從兄弟遊
遇遺金衆爭趨攫玘獨礫視之未常色動互見初生四十七十
三歲
明邱濬童穉時嘗得韶郡所刻金鑑錄讀之灼知其僞
邱濬張文獻集序
吳文之幼時客至其家値養蠶客云蠶作繭繭抽絲織
就綾羅緞疋吳云兎生毫毫扎筆寫成錦繡文章



文之家有畫花草客云畫草發生須刻工夫非爲雨
吳云燈花開落須臾造化不關春
明趙時春字景仁幼與羣兒戲每列旗鼓部署自長御
之年十四登壬午經魁互見十八歲
明許繼性質高朗童時志意已如成人作觀樂九詩宋
學士見而賞之年三十七卒方遜志銘其墓曰予取友二十年所交海內知名之士甚衆
考其所有莫有如我許君者浙江志
明單道髫時紒於唐家橋有老叟出囊書一編以授之
由是機智絕倫明初定圖籍剏四柱冊以上太祖嘉之浙江志
明何士晉字武莪父其孝得士晉最晚族姪利其資產
爲所毆傷而斃繼母吳氏匿之外家士晉讀書稍解

輒以父之血衣勵之士晉濳書父難時日於衣帶中
自幼至長人未嘗見其嬉笑旣貴乃訟之官持血衣
庭質仇人服辜江南志
明張羅俊字元美幼端嚴尚大節聘婦中瞽女家來辭
羅俊向父母曰設兒瞽將若何卒娶之終身不設妾
滕兄弟不析箸里人稱之北直志
明周公穆性愿樸無他能幼見其父與人圍棋劣不能
勝心怏怏乃畫紙爲局張於臥榻之上仰而視之如
此彌月忽請於父曰幸呼前奕者來兒當勝之父以
爲謾也姑試之連勝三局其人歛手退曰是兒他日
當爲國手吾非其敵也年三十遂以絕技名於江左
江南志



明顧闕字子良一字桂巖問之弟也總角即志道德厭
薄舉子業其父教嘗叩之曰汝欲何爲對曰欲不臣
不仕耳後問曰欲駕風鞭霆耳父憮然不樂曰闕之
志與天齊者不肯闕乃就帖括互見二十八十六歲
明焦竑字弱侯爲東宮講官時元子冲齡竑採輯故事
繪圖衍義名養正圖解上溫語批答同列忌之調外
江南志
明鄧光舒字裕之幼有飛豹之目及長留心性命之學幼嘗爲後于伯父伯父年七十六舉一子纔三歲而歿光舒撫循教訓旣長悉舉遺產授之乃復歸本生父
明邱敦字一成性簡默初就塾師疑其不慧及濟道喪

留敦于家敦乃盡讀所儲書足不妄至公府對客如土木偶不輕出一語有司開高雷閘故河以便往瓊敦寄濬書謂疏治失宜恐先貽害元人治河因之召亂往事可鑒濬得書始知其不凡（思毋嬰疾卒于京邸年三十一廣東志）

明曾朝節父鋭爲郡掾節幼讀書廨中郡守蔡汝楠聞書聲召見之歎曰有兒如此若猶逐刀筆耶鋭由是謝去

明胡全羅田諸生自幼事親孝凡得菓蔬必懷以奉母（及長兄弟七人不能完娶者罄所有不惜）

明謝海童時遇猺賊掠其父鏞以去祖語之輒涕不自



勝（甫長親詣猺界贖之不可得乃想像刻木偶針指血滴其中以禮葬焉廬墓三年）

明胡順明幼時母病父遠行遂割股母痊人無知者母憐其倦臥下榻撫之見血濺衣衾駭然大哭隣人驚嘆知縣申請學道得補弟子員父母俱八十餘壽

明羅汝芳知太湖時單騎尋勝牧豎不知其爲官也乃自作歌曰我馬飲清泉清泉照我馬童子不知官紛紛來馬下（江南志 互見三歲五歲十五歲）

明吾謹字惟可總角能吟博綜經傳子史天文地理兵家陰陽釋道等書過目不忘李崆峒奇之曰今之李賀也（浙江志）

于授幼時家以緣眞珠勝爲簾抑授讀書眞珠以記日輒一遍（馮贄記事珠）

明楊愼兒時過目成誦每一搦管萬言立就文忠公奇之見者呼爲神童卽少擬過秦論眞賈長沙之匹也（年譜序 四川志 互見初生七歲十一十八二十四三十七七十二歲）

明趙南星爲童子時求婚於馮時化時化索趙文讀之奇其才妻以女後果爲名臣（北直）

明石邦憲字希尹姿貌穎異兒時苗廹城憲於階下立壘持鏢作禦敵狀曰以我當賊不足多也識者壯之（貴州志）

明紀旻童子時讀書務力行念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佩一青囊落爪髮必蓄囊中（江南志）



明常三省字希曾父鑑每訓以紬繹思君恩祖德三省兒提時服膺無忘（受詩外傳十六爲諸生壬子舉于鄉丙辰舉南宮 江南志 李維楨誌銘 互見七十九）

明曹廷啓字道可幼時讀詩至蓼莪塾師爲遮王裒故事啓瞿然曰哭是自家要哭廢詩無益師奇之（甫弱冠徙業服賈有贏利歸告於父分給諸兄弟 江南志）

明高大茂童子時母石氏病盲大茂問所以毋言產汝時居簷下爲風所傷大茂舌舐至復明（江南志）

明蕭良幹字以寧甫入塾聞范希文義田故事卽欲倣行書片紙藏笥中（江南志）

明朱繼輅生三月喪父少長每問父貌於母母哀號輅

亦哭不休江南志

明劉棐字居輔垂髫時聞父訃音晝夜奔赴渡河墮水逾時而出人以爲孝感江南志

明李昇字雲超幼喪父聞家人稱父名輒哭不輟聲江南志

明沈文亮字星白父鎬以苦學成瘵將不起文亮髮纔覆額哀號禱天願以身代時有碧雲巖供觀音大士乃步拜乞靈若聞空中語曰臂血可療爾父於是夜藏薙髮刀刺臂血投糜中以進病遂瘥江南志

明吳國琦字公良齒初落讀文選朗覆三都兩京一字無舛詩古文詞數千言立就年十五割股愈父疾稱純孝江南志



明江來岷字本初垂髫應童子試作背水陣論歷引孫吳兵法令奇之江南志

明施槃字宗銘幼警敏隨父遊維揚主羅鐸家有都憲張某來鐸命其子與槃偕見張令屬對曰新月如弓殘月如弓上弦弓下弦弓槃應聲曰朝霞似錦晚霞似錦東川錦西川錦張大奇之互見二十歲江南志

明周木字近仁總角有高識幼時或問讀書奚爲曰爲事君人皆異之江南志

明王百穀字世周少有俊才父晃携之入京見城郭廛里之盛輒有咏歌時號神童江南志

明容士賓字寅主甫髫即賦四時歌行皆古韻可誦江南志

明卞謹字寅之父嘗以誣被繫謹方幼日詣獄躬視飲食家人請代弗聽江南志

明陳汝錡字伯容生有奇氣幼時塾師試問諸童子四科中願學何賢對或言顏或言閔汝錡獨對願學子路問學路何事則對曰喜聞過亦喜攻人過師輾然異之江西志

明陳邦符穉祿失怙母萬氏年二十守節符甫數歲母誡之曰兒能勉讀父書庶不負母忍死之意也符聞感泣就塾師出入必稟母命江南志

明萬曆時差徭煩重役及僮童有王九叙者以童年應



役學博吳榕從傍中識之爲請於令得免且使就學於齋飲食教誨之後成進士江西志

明姚黃一總角時即以古文詞自期而厭薄舉子業流連山水詞賦書法及清談諧笑大有晉人風山東志

明胡彝爵字近道自幼師事吉水羅公洪先羅以小友呼之江西志

明費有時字子雨孩年母姚病輒泣不食事父漢鄉邑不豫即長跪江南志

明劉秉仁字于元父節齋爲國子學錄隨父之京師時方總角林粲酒一見即以公輔期之貴州志

明萬一之字不二童子時從事庭訓下帷攻苦讀書務

解大意每一藝出輒勝儕偶江西志

明余仲敬孩時便識日月字長讀書過目成誦江西志

明孫清愍公繼魯幼有疾夢漢壽亭侯授以左氏春秋覺而疾愈讀之遂成誦雲南志

明范儁字國吉生而穎異爲兒時就章句師令破嗚吻題應聲曰立乎棟梁之上沐乎雨露之恩師大奇之江西志

明魏允中總角時郎擅文譽且負奇節萬曆丙子鄉試第一庚辰成進士

明王應熊幼試督學舒其志閱卷許爲臺閣遂冠軍又憐其貧命隨考塲讀書後果拜相四川志



明汪藻幼以奇童稱七歲補弟子員登進士四川志

明馬鳴鑾字君御幼從大父宜泉公口授經史輒能成誦趙文肅一見嘆曰此國器也弱冠舉于鄉後登進士四川志

明劉丹崖以奇童背負入試時廉憲出一對云雲月桂兒萬丈高在人平步劉即對曰綱常擔子千觔重須我著肩後任御史因武廟南巡具疏極諫瀕九死而不回其英風勁節已見于童稚時矣四川志

明陸釴字舉之甫能言母楊氏命之以字百試不爽稍長智慧開發一目輒數行

明王廷陳字穉欽兒時便文敏記黏竿風鳴狎遊蹴鞬父齊每挾朴之輒呼曰大人奈何輕虐海內文士耶

明張琦字廷珍天資穎異讀書一二過輒終身不忘作文有俊才自總角入庠校負其才氣旁若無人前輩亦畏憚之

明吳子孝字純叔髫時侍父一膳宴前傀儡中婦人命賦之子孝應口曰裝成美婦人歌舞畫堂春一笑清燈下元來不是真坐客絕倒

明鄒續字孟熙父渙有雅行以詩名續方數歲渙試以詩有奇句

明郭希賢幼時與一長者浴於池偶見龜浮水面出對云龜浮水面分開綠郎應云鶴立松梢點破青長者奇之



明安舜庭世鳳童子時向郡守求試郡守指路傍此房賃賣四字令爲破題安云賃安宅而弗居求善價而沽諸郡守首拔之宋季[illegible][illegible]

明胡一湘父母歿時在襁褓長知爲葉葬即卜地居焉倚廬三年哀毀如新喪有雙鶴徘徊墓側江南志

明陸體仁麗季子也麗繫獄權奸必欲寘之死絕其食飲體仁甫髫年乃變服爲他囚親屬饋於父浙江志

明宋厚字德完八歲能文與徐文溥俱髫年應試邑相伯仲浙江志

明許瓏字廷璧幼孤依其母無頃刻舍一日母擲竹誤中瓏誤仆地母急抱持泣瓏稍蘇即開目笑語曰兒

故嫌母非眞輩也長極奉養同母欲必竭力供具平居伍言孔門以色養爲難此不假外求不費貲貨直易易耳浙江志

明邱緒字繼元甫數歲生母黃氏爲嫡母余氏所逐人或告以母故輒欷歔不自勝余氏亦憐之父卒事嫡母甚篤母病且劇嫡兄弟俱客京師緒獨侍湯藥惟謹母感其孝與訣曰我死汝無忘若母緒泣承之是時黃氏他適已二十年杳不可跡忽一夕夢人告之曰君之母蓋在台州因之台遍覓始遇焉遂迎母歸孝養備至浙江志

明杜澐父遠遊不歸總髮即模父貌徒步訪尋至雲南金齒驛遇其父未幾父卒扶櫬以歸度鄱陽風浪大作舟將覆澐跪禱號泣浪頓息浙江志



明孫文父爲同族孫時行毆死文時尚幼即刺臂爲恨銘二字見時行即欲手刃時行固諸生族人皆護之文知力不敵遂修好時行與之武斷于鄉曲時行坦然不疑而文每至朔日必禱于關壯繆問仇可復乎神不許者數年一日入禱神許之時行入市歸遇文於田間文即以田器擊殺之自投縣獄縣令以無告者不肯收文抵死不歸三日而時行之子始至郡縣亦憐其志坐以讁戍文投牒願死無以文故枉法未幾遇大赦得出浙江志

明陳垣字子崇性資穎異童時嘗道拾金環訪而歸其主浙江志 見五十四 互

明楊舜兒戲即習定省儀長不染貨利浙江志

明張淶字文東生有異質童時日誦數千言爲文詞釆煥麗名輩咸以爲王子安復生也浙江志 見十餘歲 互

明龔五楰字華茂張墉字石宗兩人總角定交龔貧張推宅而居終其身浙江志 見十二歲 又

明嚴渡字子岸兒時氣格超異不屑與時俗伍方就外傅有督以記誦者曰書所以言大似吾欲言者師其意何爲師其辭耶聞者異之弱冠餼于邑庠年四十以明經終

明胡應麟字元瑞幼有逸才父僖任儀制司嘗過庭請質曰吾鄉范金二賢皆布衣也何忝於科名自此益敦名節勵實行睥睨一切不屑屑舉子業 互見十餘歲 浙江志



明童佩字子鳴幼隨父彥清于賈肆中得遍讀古人書浙江志

明葉元幼時渡槐潭溺水見一赤面長鬚人救不死自是遂通符呪諳五雷祈雨法浙江志

明吳任聖字以重母黃氏病劇時方耆齡嘗夜禱于天曰願以身代是夕夢一神人謂汝以虔禱某月某日母病當痊果如言愈浙江志 嘗舟中遇寇以身衛父賊矢皆反汎而落

明侯鶴齡童時即知孝敬祖疾視湯藥終年不息平陽志

明喬巖號雲臺父南川著性理通鑑二書日抄若干卷總角時即能研悉默誦平陽志

明曹戛戛曹氏老僕曹寧子垂髫時以揣摸爲生每得

毫蘆則爲父母具美味稍長傭工其父母不之酒肉平陽志

明裴鶴章幼而端凝羣兒戲以聖賢道學目之答曰目我爲聖賢聖賢何敢當笑我爲道學道學有何妨識者知非常人平陽志

明張四維字子維别號鳳磐甫能言解夫人弄之膝上問兒所欲公亢聲曰欲一當明主康濟天下解夫人大驚互見十五歲平陽志

明栗僉憲應麟李知府延馨憲副延康幼時同羣兒就學神霄宮有相者謂栗曰好好貴不勝壽謂二李曰好好壽不勝貴餘無所許問其姓名不答畱題壁間曰鐵笛驚秋夜道人踪跡孤食霞歸碧落跨鶴入玄



都海月丹陽路松風太乙爐直同天地老若問姓名無風韵脫洒絕類純陽後三公名位畧不相違惟栗壽多二十年勝不勝各自以貴壽相提耳潞安志

明魏光緒字孟類生而具異質讀書十行俱下人即以社稷器目之武鄉志

明趙廷抃幼時往隣邑就傳途次見魏某浴河淹歿泥沙中呼救不可得去魏之親屬疑其隣張令德害之也訟之官張不勝箠楚自誣服擬絞越明年廷抃歸聞其事代白之張得出謝廷抃曰微子德死矣德之命賴子以生雖然德貧甚何以報子廷抃曰吾哀子之寃而白之豈望報乎山西武鄉志

明温予知字無知方就外傅所受書輒誦暇即整襟坐不作羣兒嬉陝西志

明呂潛字時見幼讀書解大義嘗秘書克己銘懷袖中時爲展玩稍長事呂涇野深喜其得所依言動率以涇野爲法陝西志

明王天祐字受之世農家爲兒時在樵牧間即能畫地成字鄉人異之稍長覓書籍讀山澗間羣牧兒聚笑之陝西志互見二十歲

明張希賢幼孝讓居父母喪哭泣三年未嘗露齒陝西志

明李郁北角知事母母病朝夕不離側湯藥必先嘗隨母食多少衣不解帶者三月遭荒歲走百里外負米以延母命母壽七十餘閭里咸謂孝童陝西志

明朱氏二孫失其名年甫垂髫往莊取租兄爲賊所獲



弟已潛匿聞賊欲殺兄即挺身出求以己代兄死兄亟揮弟去語賊曰願殺我請釋弟兄弟爭死不已賊倂殺之陝西志

明張宗讓幼孝得一美味不先奉親不入口陝西志

明張鐸爲兒時見其兄錦能作畫即領悟之遂以畫名家翎毛尤精陝西志

明朱試字以功在童子中即端嚴不苟戲笑受學於章布衣潢晝誦夕論多獨得之悟江西志

明敖銑元幼不善記誦父剛數加箠楚銑苦之嘗走匿於頓江祠張平子座下是夕夢神與之易其心腹詰旦歸凡前所讀皆能成誦父詢之具言其故遂得博

究羣書工吟咏志（西江）
明李孝子幼喪母哀毀過甚事父益至每出踰里輒返
曰吾可暫時忘膝下乎（父病十旬衣不解帶既歿未葬比舍失火火驟至遂慟哭伏棺而死 西江志）
明周永清韓庄農家子幼聞讀書聲甚美負笈郡城從
師肄習咏蓼莪詩心惻惻動歸侍父母疾父母相繼
逝號哭三年竟瘦死廬中志（汝寧）
明桂繼攀字世叔總角時穎異不凡郡張卓甫先生見
而奇之即中雀屏選（汝寧志）
明賈體心幼失恃悲惆不食三日幾絕復甦（河南府）
明張賢字堯臣自幼聰穎過人每旦昧爽起朗誦經史
夜則閉目默誦不近燈火或諷其夜讀曰吾見學者
晝則嬉遊乃夜費膏油非徒欺人亦以自欺吾不為
也
明劉崇儒幼時夢入五嵩山因字五嵩初父督之耕儒
求讀書師出一聯曰綠柳堤邊飛紫燕對云青松枝
上囀黃鸝（開封志）
明李繼業字伯耀仕東鹿令常命駕歷原野途次遇童
子携孝經行稅駕為之講解由是里塾無不讀矣（互見百歲 開封志）
明秦夢熊字吉甫幼讀書時有女夜竊拒不納託他故
阻之（開封志）



明魯穆字希文拜福建道漳州民許某家裕無子以姪
為後既而妾生子託孤于姪及許子長其姪言子實
非吾叔出也逐之庵有其貲穆至漳妾携孤言狀穆
取孤別置之名父老問嘗識許某者得數人問曰汝
識其子否皆曰未嘗識也乃于市集諸小兒密以孤
子雜其中令諸父老別之諸父老指曰此兒甚類許
某即孤子也事遂白悉歸其貲（浙江志）
明徐春芳幼有至性憤祖父為賊所殺誓不共戴（年漸長會縣兵擊賊謂友人曰吾行矣其友止之曰子娶期始有女盍少待生男乎芳指日曰吾不料吾躬敢卜吾後乎遂仗劍請軍前報効爭先赴敵死焉報至其妻曾氏自收藏遺其姑抱女痛哭而絕 廣東志）
明王尚聘字任宇幼從兄別駕習舉子業不應第作小
詞見志遂絕意仕進卜築西郭為圃一畝栽菊種竹
手自灌溉嗜三蘇文窮覽不倦暇則與一二知己碁
酒為樂人世榮辱絕口不道終身無慼色（人稱為隱君子 開封府志）
明韓上桂幼穎異絕倫日誦萬言如宿記好讀書家貧
不能給常借人二十一史閱覽一月即默識人物地
名（廣東志 見初生）互
明伍汝忠為兒時病痞幾殆其家以謁楊布袋楊曰是
兒當不死且有一金帶遂與其臥者累日病霍然已
後為寧夏遊擊將軍果橫金也（楊布袋不知何許人蓬頭跣足體有瘢痕然狀貌綽約若處子冬夏繫一衲若布袋然故人呼為楊布袋 汝寧志）

明許逵字汝登神清氣朗風格迥異童習即觀理敦倫
會詩書大旨 杜柟許逵傳 少壯二十餘二十九三十六歲 汝寧府志 互見
明房景敏幼聰慧與兄景敭共鉛槧屢試不售乃慨然
曰丈夫不爲良相則爲良醫遂潛心素問難經而通
其奧 汝寧志
明張家玉字元子幼穎異聞祖父語古忠孝名人奮然
如有所興起比隣林游異而器之 廣東志
明陳宗文幼遇異人授以醫術凡診人脉或無病而言
死或易簀而言生或在童時而言終身貴賤壽夭無
不奇中 西江志
明吳滄字源深自幼嚴謹嘗讀書一室有女僕戲于房



滄怒白其母出之乃已 廣東志
通江童子崇禎間流賊犯境邑令李姓守禦甚嚴賊知
不可近佯扮爲通巴降兵襲城道過童子紿之曰勿
謂我兵也童子佯應之且走將及城門大呼曰賊至
矣賊殺之邑令郭爲葬于城西祭之以文 四川志
明李濂詠王文定惲詩云中州號文藪最著乃秋澗幼
從鹿菴遊蘇門事筆硯登壇沛厥辭燦爛雲錦絢筠
林景依然伊人不可見 衛輝府志
明末童子嚴自泰應季考縣令傅孕岱得其卷曰此大
成器也拔第一加意作養 國朝辛卯壬辰聯捷尤溪辭在山林明三百年科
甲僅數人自此文風遂盛 汝寧志

海邑沈布政恩致政歸創大第將落成擇日上扁夜夢
數人鼓吹迎扁入懸之中堂仰覩則名之上易一潘
字亦不以爲意詰朝送客遙見一小兒才數歲眉目
秀異挾册往村塾呼問曰兒何姓曰姓潘因憶昨夢
取册閱之則名恩也瞿然自失嘆曰堂未成而居者
已有人矣我何營建爲哉命止工作潘後果登進士
累官大司寇沈氏之孫中落遂買其宅改爲樂壽堂
二子連舉甲榜拓地爲園壯麗甲於一邑 後亦付之荒烟蔓草
云 蓴鄉贅筆
明萬曆間臨清州稅璫嗜嬰兒爲藥餌孫拱辰揭
正其罪 江浦志



明李思謨字承伯崇禎進士令溧陽時權相奏令各省
童子分等第納銀免府縣考試諸路風靡思謨獨不
奉行 西江志
陳後主沈皇后諱婺華母早亡后尚幼毀瘠過甚服畢
歲時朔望亟獨坐涕泣哀動左右
北周竇毅女方數歲讀列女傳一過不忘聞隋祖受周
禪自投牀下曰恨我非男子不能救舅家難毅掩口
曰毋妄言赤吾族毅謂有奇相不妄與人畫二孔雀
於屏間約中目者婚李淵最後射各中一目遂歸之
出學圃萱蘇
北魏文帝后乙弗氏美容儀少言笑年數歲父母異之

指示諸親曰生女何妨也若此者實勝男

唐武士彠之爲利州都督也敕名袁天罡詣京師途經利州士彠使相其妻楊氏天綱曰夫人骨法非常必生貴子遍召其子令相元慶元爽曰可至刺史終亦屯否見韓國夫人曰此女大貴然不利其夫武后時衣男子之服乳母抱于懷中天綱大驚曰此郎君男子神彩奥澈不易知遂令后試行床下天綱大驚曰日角龍顏龍睛鳳頸伏羲之相貴人之極也更轉側視之又驚曰若是女當爲天下主也 談賓錄

唐張氏營州都督晥城公儉之女生數歲父母微有疾即觀顏色不離左右晝夜省視宛如成人



唐李泌母周氏尚幼有異僧伽從泗上來見而奇之且曰此女後當歸李氏而生三子其小者慎勿以紫衣衣之當起家金紫爲帝王師 鄴侯小傳

南唐吳媛生數歲口無戲言順奉姆教宛如夙授 蒙氏段生五十無子聘爲繼室生子期月段生卒父母俾移所天務函不從

宋眞宗宴近臣語及莊子忽命秋水至則翠鬟綠衣一小女童誦秋水一篇聞者悚立

淳熙元年女童林妙玉求試中書挑試所誦經書四十三件竝通特封孺人

明王廷賓繼妻劉氏幼時父教以列女內則諸傳答曰在此心不在傳 後念齡完節 湖廣志

明蕭山孝婦蔣氏幼時一老僧造門呼之曰遍覓不見汝來此耶言訖忽不見 又見七十餘 浙江志

行年錄

廣昌[illegible]孝氏集輯



少壯

記禮運壯有所用　疏壯謂年齒壯盛者所用謂不愛其力以奉老幼也(詳見老年)

漢世古諺雖有神藥不如少年雖有珠玉不如金錢(梁任昉述異記)

醫用艾一灼謂之一壯者以壯人爲法其言若干壯壯人當以此數老幼羸弱量力减之(鴻書)

人之年壯而髮斑白者俗曰筭髮以爲心多思慮所致蓋髮乃血之餘心主血血爲心役不能上蔭乎髮也



(本草蕪青子油塗頭能變蒜髮則亦可作蒜易說卦巽爲寡髮陸德明曰寡本作宣黑白雜爲宣髮據此則當用宣字爲是○輟耕錄)

晉郗奚辭於軍尉公問焉曰孰可對曰臣之子午可人有言曰擇臣莫若君擇子莫若父午之少也婉以從令游有鄉處有所好學而不戲其壯也彊志而用命守業而不淫其冠也和好而安敬柔惠小物而鎮定大事有直質而無流心非義不變非上不舉若臨大事其可以賢於臣也(國語)

周秦緩字越人少爲舍長客長桑君過緩奇事之君亦知緩非常人私謂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君毋泄乃出懷中藥曰飲責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悉取禁方與之

戰國魯仲連師事徐劫劫嘗語人曰吾弟子雖少千里駒也(山東志)

秦阮翁仲少爲縣吏爲督郵所笞歎曰人當如是耶遂入學究書史(始皇使爲將)

陳勝字涉少時嘗與人傭耕輟耕壠上悵恨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曰若爲傭何富貴也勝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志哉(汝寧志)

漢宗室德字路叔少時數言事召見甘泉宮武帝謂之千里駒(千里駒始魯仲連)

漢陳平少時家貧好讀書治黃老術與兄伯居伯常耕



田縱平游學平爲人長美色或謂之曰貧何所食而肥若是其嫂嫉之曰亦食糠覈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兄聞之逐其婦(開封志)

漢司馬相如少好讀書學擊劍事景帝爲武騎常侍

漢李陵字少卿當戶子也少爲侍中善騎射愛人下士甚得名譽武帝以爲有廣風使將八百騎深入居延視地形還拜爲騎都尉(陝西志)

漢何比干字少卿少學尚書於晁錯經明行修通曉法律(江南志互見初生五十八)

漢鄭當時字莊少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厄聲聞梁楚間(開封志)

漢桓榮字春卿少學長安習歐陽尚書事博士九江朱普家貧常客傭以自給十五年不窺家園

漢吳雄字季高少時家貧母死葬人所不封之地喪事促辦不卜日術者皆言當族滅而子訢孫恭三世爲廷尉

漢鮑宣少時上計道遇一書生暴心痛宣下車爲按摩奄忽而卒不及問其名氏有素書一卷銀十餠乃以一餠貿殯餘同素書以爲殉後有一馬至其家白官以畀宣乘入京兆逸入一關內侯家乃馬故主也因問其得馬故且問素所行陰德事乃以殯書生事告之侯泣曰吾子也使人啓之書銀宛如所言（潞安志）

漢蕭育字次君少與朱博友善著聞當世（後爲執金吾力辟博於朝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

漢名馴字伯春少習韓詩以志義聞鄉里稱之曰德行恂恂名伯春（江南志）

漢應奉少聰明自爲兒童時及長凡所經履莫不暗記讀書五行並下

漢井丹字大春少受業太學通五經善談論京師爲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陝西志）

漢趙曅字長君少嘗爲縣吏奉檄迎督郵曅恥於厮役遂棄車馬去到犍爲詣杜撫受韓詩究竟其術積二十年絕問不還家爲發喪制服曅卒業乃歸



漢施延字君子少明五經旁通星官風角家貧常任作半路亭食其力以養母人不識也吳郡督郵馮敷過亭延持箒往敷望而知爲賢者下車謝之推食解衣與之錢不受（浙江志）

漢孫章字孫文少時負笈從師不憚千里之遠

漢第五倫字伯魚少介然有義行始以營長詣郡尹鮮於褒褒見而異之署爲吏

漢鄭弘字巨君少爲鄉嗇夫太守第五倫見而奇之召署督郵舉孝廉（浙江志）

漢樊宏字靡卿少有志行更始欲以爲將辭之與宗族作營塹自守老弱歸之者千餘家（南陽志）

漢或問楊雄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爲也（法言） 顏氏非之曰虞舜歌南風之詩周公作鴟鴞之詠吉甫史克雅頌之美者未聞皆在幼年累德也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大明孝道引詩證之楊雄安敢忽之也若論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但知變之而已又未知雄自爲壯夫何如也著劇秦美新妄投於閣周章怖慴不達天命童子之爲耳且太玄今竟何用乎不啻覆醬瓿而已（顏氏家訓）

漢侯芭少肆力於學壯遊四方聞楊雄博覽經史往從之雄授以太玄法言芭得其旨焉（北直志）

漢丁蘭少喪母刻木爲像事之朝夕定省不少怠隣人張叔妻從蘭妻借貸蘭妻跪告木像木像不悅不以借之張叔醉罵木像以杖擊其首蘭還見像不懌怪問故妻具以告卽奮擊張叔吏捕蘭辭木像木像爲垂涕郡縣嘉其孝具以聞之上詔圖其像懷慶志 又開封志云蘭刻木爲母形朝夕進食妻子惡之伺蘭他出以針刺木見鮮血妻大驚蘭歸抱哭欲絶後人卽其所居之地名其鎭曰丁蘭鎭里曰丁蘭里

漢董永少失母奉父避兵汝南後父亡無以葬乃從人貸錢一萬後無錢還當以身作奴葬畢忽遇一婦人求爲妻永與詣錢主令織縑三百疋以償一月而



畢辭永去乃曰我天之織女緣君至孝天帝令我助汝償債言訖淩空而去汝寧志

漢周磐字堅伯少遊京師學尚書洪範左氏傳諸儒宗之居貧養母儉薄不充嘗誦詩至汝墳卒章慨然而歎乃解裳帶就孝廉之舉汝寧志

漢郭憲字子橫少師事東海王仲子時王莽爲大司馬名仲子仲子欲往憲諫曰禮有來學無往教今君賤道畏貴竊所不取仲子曰王公至重不敢違之憲曰今正臨講業且當訖事仲子從之日晏乃往莽問君來遲具以憲言對莽陰奇之

漢包咸字子良少受業長安爲赤眉所得拘執十餘日晨夜誦經自若賊異而遣之江南志

漢高獲字敬公少遊學京師與光武有舊師事司徒歐陽歙歙下獄當斷獲冠鐵冠帶鈇鑕詣闕請歙帝雖不赦而引見之謂曰敬公朕欲用子爲吏宜改常性獲對曰臣受性於父母不可改之於陛下出便辭去汝寧志

漢祭遵字弟孫少好經書家富給而遵恭儉惡衣服母喪負土起墳開封志

漢王霸字元伯少爲獄吏常慷慨不樂父奇之遣西學長安開封志

東漢賈復少時好學習尚書師事李生生奇之謂門人



曰賈君之容貌志氣如此而勤於學將相之器也盡授所學南陽志

漢高鳳字文通少耽學家以晨爲業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鷄時天暴雨鳳持竿誦經麥爲潦水所漂妻還怪問鳳方悟

漢張衡字平子少善屬文常從容淡靜不好交接俗人永元中舉孝廉不行連辟公府不就南陽志

漢樊準字幼陵宏之族曾孫少勵志行修儒術和帝幸南陽準爲郡功曹帝見器之拜郎中南陽志

漢許峻善卜筮之術自云少嘗病篤三年不愈乃詣太山請命行遇道士張巨君授以方術汝寧志

漢魏譚少時爲饑寇所獲等輩數十人皆束縛以次當烹賊見譚似謹厚獨令主爨暮輒就縛賊有夷長公特哀念譚密解其縛語曰汝曹皆應就食急從此去對曰譚爲諸君爨恒得遺餘餘人皆如草菜不如食我長公義之相曉赦遣並得俱免永平中爲主家令

漢魏朗字少英少爲縣吏兄爲鄉人所殺朗白日操刀報讐於縣中遂亡命到陳國從博士郗仲信學春秋圖緯又詣太學受五經京師長者李膺之徒爭從之會稽典錄桓帝時以黨被徵自殺

漢袁閎字夏甫少厲操行父賀爲彭城相閎往省謁變名姓徒行無旅既至府門累日吏不爲通會阿母出見閎驚入白夫人乃密呼見既而辭去賀遣車送之閎稱眩疾不肯乘反郡界無知者汝寧志

漢楊震少好學授歐陽尚書於太常桓郁明經博覽無不闚時人謂之關西夫子河南府志

漢杜欽字子夏少好經書家富目偏盲故不爲吏與茂陵杜鄴同姓字俱以材能稱京師故衣冠謂欽盲杜子夏欽惡以疾見詆乃爲小冠高二寸京師更謂小冠杜子夏云南陽志

漢陳重字景公少與鄱陽雷義爲友俱學魯詩顏氏春秋郡太守張雲舉重孝廉重以讓義雲不聽明年舉孝廉江西志



漢蔡衍字孟喜少明經講授以禮讓化鄉里里中有爭者輒詣衍決之其所平處皆無怨開封志汝寧志作孟嘉

漢楊威少失父事母至孝嘗與母入山採薪爲虎所逼自計不能禦于是抱母且號且行虎竟弭耳而去浙江志

漢橋玄字公祖少爲縣功曹時豫州刺史周景行部到梁國玄謁景因伏地言陳相羊昌罪惡乞爲部從事窮案其事梁冀爲馳檄救之景承旨名玄玄還檄不發案之益急昌坐檻車徵玄由是著名歸德志

漢李固字子堅狀有奇表少好學究覽墳籍交結時賢舉孝廉辟司京掾皆不就陝西志



漢董班字季少遊太學宗事李固才高行美嘗耦耕澤畔惡衣蔬食俟李固爲梁冀所害乃奔赴哭泣盡哀司隸察狀奏聞釋而不罪班遂守尸積十日不去桓帝嘉其義烈聽許送喪到漢中葬畢而還南陽志

漢朱邑字仲卿少時爲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所部吏民愛敬焉後邑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共爲起冢立祠歲時祭祀不絕江南志

漢傅毅字武仲少博學嘗作廸志詩又以顯宗求賢不篤作七激以爲諷陝西志

漢夏馥字子治少爲書生質直不苟動必依道同縣高氏蔡氏並皆豪富郡人畏而事之惟馥比門不與通

開封志

漢戴良字叔鸞少誕才既高達而議倫奇多駭俗同郡

謝季孝問曰子自視天下孰可爲比良曰仲尼長東

魯大禹出西羌獨步天下誰與爲偶 汝寧志

漢李恂字叔英少習韓詩教授諸生常數百人 陝西志

漢李休字子材少好學遊心典謨鈎深極奥窮覽妙旨

古今疑義前人所希論後學所不覽休盡剖判靡不

昭晰 南陽志

漢李業字巨遊少執志清白太守劉咸慕其名名爲功

曹不詣咸怒欲殺之業徑入獄咸釋之 梓橦士女志

漢吳匡字伯康少服職事號爲敏達爲侍御史與長樂



少府黃瓊共佐清河王事文書郎成甚嘉異之 德慶志

漢孟嘗字伯周少修操行仕郡爲戶曹吏邑寡婦養姑

至孝姑卒夫女弟誣婦鴆母嘗言婦枉狀太守不爲

理遂謝病歸婦竟寃死郡中連旱後太守殷丹問故

嘗言其事丹刑訟女而祭婦墳天應澍雨穀稼以登

廣東志

漢丁茂字仲應少孤貧服勤事母曲盡其孝母終負土

治墳列植松栢白鹿遊其下馴擾如家畜 廣東志

漢黃演字元長少有至性父母病輒不飲食病止復故

章和中舉孝廉 廣東志

漢朱儁字公偉少孤以孝養聞好義輕財用母繒帛爲

友人償債母深責之儁跪對曰小損當大益縣長度

尚見而奇之舉孝廉除蘭陵令 廣東志

漢吳覇字于公少以才勇爲兵校鎮中宿洭浦關嘗禦

傜至湞陽招徠流徙民感其仁旌所駐山曰吳山 廣東志

漢范滂字孟博少厲清節舉孝廉爲清詔使登車攬轡

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江南志

漢鍾皓字季明少以篤行稱避隱密山前後九辟公府

皆不就李膺歎曰鍾君至德可師

漢符融字偉明少爲都官吏厭之委去後遊太學師事

少府李膺善談辨辟舉皆不應 開封志



漢岑晊字公孝少詣太學受業李膺王暢稱其有幹國

器 南陽志

漢郭泰少遊汝南先過袁閎不宿而退往從黃憲累日

方還或以問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氿濫雖清而易

挹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

也 汝寧志

漢孫居直字德威少剛介郭林宗母卒往吊之適林宗

里中有惡少亦往吊焉林宗納而不拒居直見之即

回林宗追及之曰昔者孔子不拒互鄉童子子爲敢

追其既往居直不從徑回

漢史叔賓少有盛名郭林宗曰墻高基下雖得必失後

畀以詩議敗 闕封志

漢何顒字伯求少遊學洛陽顒雖後進而郭林宗賈偉節等與之相好顯名太學 汝寧志

漢庾乘字世游少給事縣庭郭泰見而拔之勸遊學宮遂為諸生傭後能講論自以卑第每處下坐諸生博士皆就讐問由是學中以下坐為貴

漢張霸字伯饒自少知孝讓鄉人號為曾子 四川志 互見七歲

漢王允少有大節郭林宗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 太原志○互見十九歲

漢王延壽逸子字文考有儁才少遊魯國作靈光殿賦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見延壽所作遂毀已稿 年二十餘溺水死 延壽嘗感異夢作夢賦以自厲



漢王粲字仲宣少有異才嘗詣左中郎將蔡邕邕倒屣迎之 汝寧志○又見十七互見三十四十

漢邊讓字文禮少辯博能屬文作章華賦麗而正蔡邕薦于大將軍何進謂讓可大用 開封志

漢許劭字子將少立名節於人倫多所賞識與從兄靖俱有重名 好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 汝寧志

漢荀淑字季和少有高行博學而不好章句有子八人號曰八龍靖字叔慈少有儁才以孝著名爽字慈明十二通春秋或問許劭靖爽孰賢劭曰二人皆玉慈明外朗叔慈內潤

漢荀彧字文若少有才名何顒一見曰許以王佐才 開封志

漢徐庶少任俠擊劍初平末始折節讀書 開封志

後漢孟建字公威少與諸葛孔明徐元直石廣元遊學襄鄧亮嘗謂三人曰卿等仕進可至郡守刺史也三人問其所至亮笑而不言 汝寧志

三國蜀先主少孤其母販履織蓆自業舍東南籬上有桑高五丈餘童童如車蓋或謂當出貴人先主少時與宗中諸兒戲樹下言吾必乘此羽葆蓋車叔父子敬謂曰汝勿妄語滅吾門也 華陽國志 互見十五歲

三國蜀龐統字士元少樸鈍未有識者惟從父德公重之



三國劉巴字子初優長子少知名諸葛亮嘗勸使從先主巴不從及先主定蜀巴乃辭謝因辟為左將軍西曹掾先主嘗曰子初才智絕人亮亦曰運籌帷幄之中吾不如也後代法正為尚書令

三國向朗字巨達少師事司馬德操與徐元直韓德高龐士元皆親善先主以為巴西太守 互見八十八十餘歲

三國蜀張裔字君嗣少與楊恭友善恭早死遺孤未數歲裔迎恭母事之及恭子長為娶婦買田宅

三國蜀諸葛瞻字思遠亮子少聰慧累遷尚書僕射蜀人咸喜其才敏朝廷每有一善政佳事雖非瞻所建

倡百姓皆曰葛侯之所爲也
三國諸葛尚瞻之子年少慷慨有大節從父至綿竹鄧艾遣書諭降瞻未决尚曰有意降乎瞻叱之尚曰讀至封瑯琊王而不怒何也瞻曰吾不如子也遂斬其使父子俱力戰而死四川志
三國吳孫權好畋常乘馬射虎虎突前攀馬鞍張昭變色諫權謝曰年少不能慮事然猶不能已命作射虎車王稱登虎苑
三國吳魯肅字子敬少有壯節不治家產散財結士與周瑜同渡江往見孫策大奇之江南志
三國吳李肅字偉恭少以才聞善論議臧否得中甄奇



錄異薦述後進題目品藻曲有條貫衆人服之南陽志
三國吳孟宗少遊學其母制十二幅被以招賢士共卧處得聞君子之言元周達觀誠齋雜記
三國吳丁奉字承淵少以勇事吳爲小將每出斬將搴旗屢立戰功江南志
三國吳甘寧少有氣力好游俠爲孫權將善計四川志
三國吳朱育少好奇字造作異字千名以上浙江志
三國吳呂範字子衡少爲縣吏有容觀姿貌邑人劉氏家富女美範求之女母嫌其貧欲勿與劉氏曰呂子衡寧當久貧者耶遂與之婚汝寧志
三國吳陳表武虔子也少知名侍東宮尚書暨艷與表善後艷遇罪時人咸自營護掩爲疏表獨不然士以此重之江南志
三國趙達少習九宮之術能應機射覆問對如神嘗使人取小荳數斗播于席上悉知其數江南志
三國魏任城王彰少而剛毅學陰陽緯候之術誦六韜洪範之書數千言善左右射尤好擊劍百步中於懸髮有神勇能曳虎尾以繞臂手頓象鼻不動劍俠傳
三國魏郭嘉字奉孝少有遠量深通籌畧達於事情荀彧薦之曹操召見與論天下事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開封志
三國魏賈詡少時人莫知惟閻忠異之謂其有良平之



奇
三國魏司馬芝字子華少爲書生避亂荆州於魯陽山遇賊同行者皆棄老弱走芝獨坐守老母賊至以刃臨芝芝叩頭曰母老惟在諸君賊曰此孝子也殺之不義遂得免害懷慶志
三國魏婁圭少有猛志嘗歎息曰男兒當得數萬騎著後耳儕輩笑之會天下義兵起乃合衆與劉表相依後歸魏南陽志
三國王象字義伯少孤時爲人僕隸牧羊而私讀書因被箠楚楊俊嘉其才質即贖象着家聘娶立屋然後與別建安中與同郡荀緯等俱爲魏太子所禮待懷慶志

三國鄧艾字士載少有大志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軍營處所

魏鍾繇字元常少從劉勝入抱犢山學書三年遂與魏太祖邯鄲淳韋誕等議用筆繇乃問蔡伯喈筆法于韋誕誕惜不與乃自搥胸嘔血太祖以五靈丹救之得活及誕死繇令人盜掘其墓遂得由是繇筆更妙（宋張懷瓘書斷）

三國魏陳羣字長文少穎異祖實嘗奇之謂宗人曰此兒必興吾宗孔融高才倨傲年在紀羣之間先與紀友後與羣交更爲羣父紀拜由是顯名

三國魏王弼字嗣輔注易輒笑鄭玄爲儒云老奴無意



于時夜分忽聞外閤有著屐聲須臾便進自云鄭玄責之曰君年少何以輕穿鑿文句而妄譏詆老子也極有忿色言竟便退弼惡之後遇癘而卒

晉鄭袤字林叔少孤有識鑒荀攸見之曰鄭公業爲不亡矣（仕魏）

晉何曾字頴考自少至老夫婦相見如賓（開封志）

晉王濟渾子少有逸才風姿英爽氣蓋一世好弓馬勇力絶人（太原志）

晉葉譚少負節操舉孝廉王濟曰君吳楚人也亡國之餘有何秀異而應斯舉譚曰君不聞明珠大貝獨生河海之濱乎武子默然

晉魏舒字陽元少爲外家甯氏所養甯氏起宅相宅者云當出貴甥舒曰當爲外氏成此宅相

晉胡母輔之字彥國少擅才名有知人之鑒王澄嘗稱其吐佳言如鋸木屑霏霏不絶誠爲後進領袖也（澄或作衍）

晉成公綏少有俊才詞賦甚麗（嘗以賦者貴能分賦物理敷衍無方天地之盛可以致思矣歷觀古人未之有賦豈獨以至麗無文難以詞贊不然何其闕哉遂爲天地賦）

晉薛兼字令長少與紀瞻閔鴻顧榮賀循齊名號爲五儁初入洛張華見而奇之曰皆南金也

晉閔鴻初入洛張華見而歎曰此南金也陸機兄弟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當是鳳雛（江南志○又見十六歲作閔鴻奇陸雲）



晉張闓字敬緒少有志操薛兼進之元帝言闓才幹卽引爲參贊甚加禮遇（江南志）

晉葛洪字稚川少好學躬自伐薪以貿紙筆夜輒寫書誦習尤好神仙（江南志）

晉阮籍詠懷詩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絃歌西遊咸陽中趙李相經過娛樂未終極白日忽蹉跎

晉潘岳妙有姿容少時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者莫不連手共縈之（天中記）

晉潘尼字正叔少有清才與從父岳俱以文章見知

晉桓溫語人曰少時吾與殷浩共騎竹馬我棄去浩輒取之故當出我下也（殷浩傳）

陶侃字士行少時漁于雷澤網得一織梭以掛于壁有頃雷雨自化爲龍而去 明胡維霖墨池浪語 ○又侃少時有長者車及門鄰人問曰何不延之侃曰貧不能爲禮客于墻頭送濁醪隻雞遂成終日之歡

陶侃每飲酒必自制其量人或以爲言侃曰少時常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盡量耳 宋竇苹酒譜

晉孟陋字少孤少而希古布衣蔬食棲遲蓬蓽之下絶人間之事兄萬年遊宦有盛名當世少孤未嘗出京邑人士思欲見之乃遺信報少孤云兄病篤狼狽至都時賢見之者莫不嗟異因相謂曰少孤如此萬年可死 故寧志 陋喪母毀瘠殆于滅性不飲酒食肉十餘



年親族謂之曰毀性無嗣更爲不孝然後從吉

晉庾翼字稚恭少有經畧每見京兆杜乂陳郡殷浩歎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徐議其任耳

晉孫楚字子荊年少時欲隱語王武子云當枕石漱流誤曰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子荊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 世說新語

晉謝尚無子有夏侯弘見鬼尚問之曰我無嗣是我一身之罰弘逢一鬼乘新車從十許人着青絲布袍弘前提牛鼻車中人謂弘曰何以見阻弘曰欲有所問鎭西將軍謝尚無兒此君風流令望不可使之絶祀車中人動容曰君所道正是僕兒年少時與家中婢通誓約不再婚而違約今此婢死在天訴之是故無兒弘具以告尚曰吾少時誠有此事

晉王導字茂弘少有風鑑識量淸遠陳留高士張君奇之曰此兒將相器也 江南志○又見十四歲

王藍田少有癡稱王丞相以地望辟之既見無所他問問來時米價藍田不答直張目視王公王公云王掾不癡何以云癡 晉裴啓語林

晉謝安字安石少有時名朝命敦逼皆不就人爲語曰安石不起當如蒼生何 互見四十餘

謝遏年少時好着紫羅香囊垂裹子叔父患之而不欲傷其意乃譎與棋賭得乃燒之 唐陸龜蒙小名錄



晉袁耽字彥道少有才氣俶儻不羈爲士類所稱桓溫少時遊於博徒貲產俱盡尚有負逋無自振之方莫知所出欲求濟於耽而耽在艱試以告焉耽畧無難色遂變服懷布帽隨溫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者聞之而不相識謂之曰卿當不辦作袁彥道也遂就局十萬一擲直上百萬耽投馬絶叫探布帽擲地曰竟識袁彥道否

晉顧顯字孟著少有重名嘗以酒勸周顗顗不受顯因移勸柱而語曰詎可便作棟梁自寓頗得之欣然遂爲衿契

晉王育字伯春少爲人傭牧羊每過小學必欷歔流涕

暇卽折蒲學書忘而失羊爲羊主所責將鬻已以償
之同郡許子章聞而嘉之代育償羊給其衣食使與
子同學遂博通經史
晉褚爽字茂弘太傅謝安見其少歎曰若期生爽小字不
佳我不復論事長果俊邁有風氣唐陸龜蒙小名錄
晉郗超小字嘉賓少有才氣越世遺俗常檢語曰大才
槃槃謝家安盛德日新郗嘉賓桓公聞之向佛大歎
語曰嘉賓阿源殷浩字巨源小字阿源有德有言向使便作令
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唐陸龜蒙小名錄
晉羅友字它仁習鑿齒之舅少負氣節博學能文桓溫
以其放曠未用會有得郡者溫集僚佐餞之友獨後
至溫怪問友答曰中途逢鬼揶揄云只見汝送人作
郡不見人送汝作郡始怖終慙不覺掩涙溫以爲襄
陽太守
晉孫放與兄潛少時同詣庾公公問潛何字答曰字齊
由公曰欲何齊耶曰齊許由復問放何字答曰字齊
莊公曰欲何齊曰齊莊周公曰何不慕仲尼而慕莊
周對曰仲尼生知故難企慕至于莊周是其次者故
慕耳庾公大嘉之又見八歲
晉慕容儼少見潘樂長揖而已或勸屈節儼攘袂曰吾
狀貌如此行望人拜安能拜人
晉易雄字興長少爲縣吏念無由自達乃脫幘掛縣門



而去
晉山濤字巨源器量不羣少與嵇阮等爲竹林遊懷慶志
晉向秀字子期清悟有遠識少爲山濤所知雅好莊老
之學懷慶志
晉和嶠字長輿少有風格慕舅夏侯玄之爲人厚自崇重
有盛名于世庾顗見而歎曰和嶠森森若千丈松施之
大廈必有棟梁之用汝寧志
晉嵇康字叔夜少負奇才寬簡有大量土木形骸不事
修飾人以爲龍章鳳姿衛輝志叔夜嘗詣孫登登不與
語叔夜退登曰少年才優而識寡劣于保身其能免
乎後叔夜竟陷大辟神仙傳
晉褚裒字季野少有簡貴之風與京兆杜乂俱有盛名
江西志桓彝見而目之曰季野皮裏春秋言其外無臧
否而內有褒貶也開封志
晉周處年少兇俠爲鄉里所患又義興水中有蛟山中
有虎皆暴犯百姓時謂之三橫而處尤劇或說處殺
虎斬蛟冀除三橫惟餘其一處卽刺殺虎又入水擊
蛟或浮或沒行數十里處與之俱經三日夜鄉里皆
謂處已死更相慶竟殺蛟而出處亦知爲人情所患
有自改意乃入吳訪二陸平原不在止見淸河具以
情告并云欲自修改而年已蹉跎終無所成淸河曰
古人貴朝聞夕死況君前途尚可恃患志之不立亦

何晏令名不彰處遜改勵卒爲忠臣孝子劍俠傳又見十餘歲

晉盧志字宣仁少好學不倦朝夕惟焚香讀書嘗與君盟曰誓與此君共老

晉劉道眞少時嘗漁草澤善歌嘯聞者莫不留連有一老嫗識其非常人甚樂其歌嘯乃殺豚進之道眞食豚盡了不謝嫗見不飽又進一豚食半餘半乃還之後爲吏部郎嫗兒爲小令史道眞超用之不知所由問母母告之世說新語

晉郭象字子玄少有才理好老莊閒居以文論自娛

晉王長文字德叡少以才學知名閉門著書擬易名通道經四川志



晉孫康盛晉孫少貧常映雪讀書太原志

晉蔡克字子尼少好學博涉書記爲邦族所敬性公亮守正行不合已雖富貴不交也高平劉整恃才縱誕無所拘忌嘗與克同坐整戁不自安克時爲處士而見憚如此歸德志

晉郭文字文舉少愛山水尚嘉遯恒着鹿裘葛巾採竹葉木實貿鹽以自給

晉羅含字君章少時嘗晝臥夢一鳥文彩異常飛入口中自此藻思日新

晉翟莊字祖休少以孝友著名遵父湯之操不交人物耕而後食語不及俗惟以弋釣爲事及長不復獵或問漁獵同是害生之事而止去其一何哉莊曰獵自我釣自物未能頓盡故先節其甚者且夫貪餌吞鉤豈我哉時人以爲知言

晉劉柳字叔惠少登清官歷尚書左右僕射時右丞傅迪廣讀書而不解其義柳惟讀老子而已迪每輕之柳云卿讀書雖多而無所解可謂書簏矣時人重其言南陽志

晉陳頵字延思少好學有文義仕爲郡督郵檢獲隱匿者三千人爲一州最刺史解結甚異之歸德志

晉朱冲字巨容少有志行好學而貧鄰人失犢認冲犢以歸後得犢大慙以還冲竟不之受

晉樂詳字文載少好學聞南郡謝該善左氏傳乃從南



陽步詣該問疑難諸要今左氏樂氏問七十二事詳所撰也

晉霍原字休明少有志嘗詣京師貴游子弟皆求一見同郡劉岱將舉之疾華勅其子児曰原蔡道清虛汝當薦之

晉索靖字幼安少有逸羣之量與鄉人氾衷張甝索紾索永俱詣太學號敦煌五龍子綝亦少有逸羣之量綝入八歲

晉郭黙字彥雅驍勇峯捷能貫甲跳三丈塹人異之曰此兒必與郭氏河內豪民陸允以女妻之

晉郭翻字長翔少有志操漁獵自娛居貧無業嘗欲墾

荒田先立表題經年無主乃暫業之稻將熟有認之者坐推與之縣令聞而詰之以稻還翻翻遂不受

晉張賓字孟孫少好學博涉經史不爲章句濶達有大節嘗謂昆弟曰吾自言智筭鑒識不後子房但不遇高祖耳

晉劉寔字子眞少貧賣牛衣以自給好學博通今古清身絜行（山東志）

晉劉智字子房少貧窶負薪自給誦讀不輟竟以儒行稱（山東志）

晉檀憑之字慶子少有志力治家雍肅撫從兄五子若巳生（江南志）



晉劉驎之字子驥少尚質素謙退寡欲不修儀標人莫之知好遊山澤志存遯逸嘗採藥至衡山深入忘返見有一澗水水南有二石囷一囷開一囷閉水深廣不得越欲還失道遇人問徑乃獲還或言囷中皆仙靈方藥諸雜物驎之欲更尋索終不復知其處（南陽志）

晉張鏡少與顏延之鄰居延之嘗談議飲酒喧呼不絕而鏡靜默無聲後鏡與客談延之從籬邊聞之辭義淸婉延之謂客曰此中有人由是不復酣呼

晉張彪少亡命若耶山爲盜率所領歸梁爲東揚州刺史陳文帝入會稽彪拒之彪部曲家口並在香巖寺盡爲陳所獲彪還若邪山陳遣兵重購彪彪眠未覺其養犬黃蒼驚吠齧一人中喉死彪拔刀逐映火識之曰卿須我者但可取頭誓不生見僑遂遇害

前秦苻丕字永叙堅之長庶子少而聰慧好學堅與之言將畧異之（才幹亞于苻融爲將善收士卒時出鎭于鄴東夏安之 前秦錄）

後燕慕容垂字道明皝第五子少有器度長七尺七寸手垂過膝皝甚寵之常曰此兒濶達好奇終能破人家或能成人家故名霸字道業（因墜馬傷前二齒慕容儁卽王位因改名缺外以慕郤缺爲名內惡而改之尋以讖記之文去夬以垂爲名 後燕錄）

宋劉裕克長安留子義眞守之赫連勃勃之臣王買德進計曰劉裕以亂攻亂未有德政濟蒼生使弱才小兒守之非經遠之計也狼狽而返者欲速成篡耳無



暇有意于中原陛下斷其去來之路絕水陸之道兵不血刃而自定矣勃勃從之後陷長安（元經薛傳）

劉宋劉榮祖少好騎射盧循過京邑賊乘小艦入淮拔柵武帝令三軍不得輒射賊榮祖不勝憤怒冒禁射之所中應弦而倒帝益奇之（江南志）

劉宋謝靈運少好學博覽羣書與顏延之並以文章爲江左第一（浙江志○互見四十九）

劉宋謝孺子少與族兄莊齊名多藝能尤善聲律與王彧宴於相臺孺子吹笙彧起舞歎曰今日眞使人飄飄有伊洛間意

宋鮑明遠少年時至衰老行篇寄語後生子作樂當及

春朱龔熙正云今俗少年者呼為後生子士往往笑之不謂此乃古語而人尚用之也 續釋常談

劉宋張緒自少知名叔父鏡比之樂廣時靈和殿前植蜀柳帝笑曰此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少年時 浙江志作南齊人云每朝見武帝吐納風流聽者皆忘饑疲後帝賞玩蜀柳因歎曰此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

劉宋柳元景少貧苦嘗有一異人相其後當大貴便習弓馬數隨父憑伐蠻以驍勇稱 平陽志

劉宋卜天生少為隊將十人同火屋後有坑廣二丈餘十人共跳之皆度惟天生墜天生乃取實中苦竹剡其端使利交橫布坑內更呼等類共跳並懼不敢天生乃復跳之往來十餘曾無留礙衆並歎服



劉宋焦度字文績少有氣幹便弓馬沈攸之反度守郢城有功嘗于城上罵辱攸之人呼其樓為焦度樓

劉宋何昌寓字儼望少而清靜獨立不羣所交者必當世清名

劉宋劉湛字弘仁少有局力不尚浮華博請前世舊典常自比管仲諸葛亮 南陽志

劉宋王諶少貧常自紡績及通貴每為人說世稱其達 江南志

劉宋張敬兒年少便弓馬有膽氣補府將隨同郡人劉胡領軍伐襄陽諸山蠻深入險阻所向皆破 南陽志

劉宋何子平少有志行事母至孝揚州辟從事史月俸得白米輒貨麥人曰所利無幾何足為煩子平曰尊母在東不辦得米何心獨享白粲 浙江志 又見五十餘

南齊永明中諸王年少不得妄與人接敕庾杲之與江淹五日一詣諸王使申遊好 南陽志

南齊江淹少時嘗夢人授以五色筆故文采峻發後夢一丈人自稱郭景純謂淹曰前借卿筆可以見還探懷得五色筆與之自爾淹文章躓矣故時人有才盡之論 南史

南齊江泌少貧晝日斫屧為業夜讀書隨月光光斜則握書升屋

南齊宗測少靜退不樂人間豫章王嶷徵為參軍測答曰何為謬傷海鳥橫斤山木 慎蒙山棲志



南齊李安民少時貧窶一人從門過相之曰君後當大富貴與天子交手共戲 後屢戰有功明帝大會新亭勞接諸軍主樗蒱官賭安民五擲皆盧帝大驚目安民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相也

南齊邱仲孚字公信少好學讀書常以中宵鐘鳴為限從祖靈鞠嘗稱為千里駒王儉嘗曰東南之美復見邱生 一作梁人

南齊江斅少有美譽尚孝武女臨汝公主拜駙馬都尉為丹陽丞時袁粲為尹見斅歎曰風流不墜政在江郎 歸德志 互見童幼

南齊柳惔字文通少與兄悅有名瑯琊王儉謂人曰柳

氏二一龍可謂一日千里

南齊柳惲字文暢少有志行好學善尺牘與陳郡謝瀹鄰居深見友愛瀹曰宅南柳郎可爲儀表 弟倓 又徐玄五代新說云梁柳吳興惲少時高祖問讀何書答曰尚書又問有何美句應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高祖稱善諮尚公主 又見十二歲作 柳惲字彥游事

南齊陸澄少博學遠覽無所不知王儉曰陸公書厨也儉自恃博識獨見澄自謂不及嘗數遺逸事數百條皆儉所未覩 竟陵王子良得古器小口方腹以問澄澄曰此名服匿子良詳觀器底有字彷彿可識如澄言 江南志

梁蕭琛字彥瑜王儉當朝琛年少未爲儉識自負其才



氣候儉宴于樂游乃著虎皮鞾策桃枝杖直造其座儉與語大悅

梁王茂身長八尺潔白美容儀齊武帝布衣時常見之歎曰王某年少堂堂必爲公輔 太原志

梁陸襄字師卿少有大志與里閈落落不合刺史趙政問故襄曰不爲鄉人之喜自爲鄉人之惡世態不容臭味郎疎耳政深器之

梁裴子野博學有孝行范鎮表薦之曰幼稟至人之行長厲國士之風 平陽志

梁宗懍字元懍少好讀書晝夜不倦語輒引古事鄉里呼爲小兒學士 南陽志

梁范雲字彥龍少機警有識善屬文賦詩下筆輒成未嘗起稿 南陽志

梁到洽少知名謝脁見之深相賞好每語洽曰君非直名人乃亦兼資文武 任昉有知人之鑒常訪洽歎曰此子日下無雙遂申拜親之禮 浙江志

梁陸倕字佐公少勤學嘗借人漢書失五行志四卷乃寫還之略無遺脫 江南志

梁江文遥少有大度輕財好士士多歸之襲父封拜咸陽太守終日坐廳事至者假以恩顏屛人密問于是人所疾苦大盜猾吏奸狀無不知悉郡中震肅政爲諸郡最 歸德志



梁韋粲字長倩少好學仗氣身長八尺容貌甚偉與許仲容張率才名相同並忘年交好

梁沈約字休文少孤讀書晝夜不釋卷母恐其勞生疾常遣減油滅火

梁沈約指其子謂陸喬曰此吾愛子也少聰慧好讀書因以靑箱名之 蘇士濟蘇氏家譜

梁何遜少舉秀才范雲見其策歎賞曰頃者文人質則過儒麗則傷俗其能含淸濁中古今得之何生矣

梁劉孺少聰敏叔父瑱爲義興郡攜之官每謂客曰吾家明珠也 江南志

梁皇侃少卽著孝經疏語 江南志

梁庾承先字子通少沉靜有志操是非不涉于言喜慍
不形于色人不能窺也開封志
梁裴之横字如岳少好賓游重氣俠不事產業兄之高
爲狹被蔬食以激勵之之横歎曰大丈夫富貴必作
百幅被後守吳興乃成其志
梁陶隱居弘景少時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
生之志謂人曰仰青天覩白日不覺爲遠遂居句容
之句曲山云是第八洞天名金陵華陽之天自號華
陽隱居徐炫五代新說
梁章昭達少時遇相者曰卿容貌甚善須少虧則當富
貴侯景之亂昭達率鄉人入援中流矢眇一目相者



見之曰卿相善矣不久當貴浙江志
梁程靈洗字元滌少有勇畧嘗手殪妖蜃以安鄉井子
文季少從征討必先登陷陣
梁孔子袪少孤好學耕耘樵採常懷書自隨浙江志
陳徐度字孝節少倜儻不拘小節姿貌瓌偉嗜酒好博
初從梁始興內史蕭介征諸洞以驍勇聞陳武帝在
交阯乃委質焉
陳蔡景歷字茂世少俊爽有孝行家貧好學工草隸爲
海陽令政有能名歸德志
陳陸瓊字伯玉少聰慧博學善屬文號爲神童
陳陸瑜字幹玉少篤學美詞藻與兄玠同時爲翰林[illegible]

士兼以才學娛侍左右時人比之二應
劉璞亂祖之子少習門風至老筆法不渝前制體韻精
研亞於其父信代有其人茲名不墮矣陳姚最後畫品錄
元魏長孫彥少嘗墜馬折臂肘上起骨寸餘乃命開肉
鋸骨流血數升言戲自若時以爲踰於關羽
元魏長孫禮彥子少以父任爲散騎侍郎與襄城公盧
魯元等內侍恭敏有才志太武寵信之曰其父親近
吾祖其子在我左右不亦宜乎
元魏裴諏之字士正少好儒學釋褐太學博士嘗從常
景借書百卷十日便還景歎曰應奉五行俱下禰衡
一覽便記今復見之於裴生矣平陽志



元魏伊馛少勇健善射走及奔馬力挽牛却行
元魏陸夸少有大度好書傳未嘗以世務經心高尚不
仕與崔浩爲莫逆交言不及世利浩每欲屈之竟不
能發言
元魏高允字伯華少有奇度崔宏異之曰高子黃中內
潤文明外照必爲一代偉器北直志〇五見九十八歲
元魏長孫儉少方正有操行狀貌魁偉神彩嚴肅雖在
私室終日儼然性不妄交非其同志雖貴游造門不
見
元魏念賢字蓋盧少時在學有善相者過衆競詣之賢
笑曰男兒生死富貴皆在天何用相乎姓念

元魏邢產字神寶好學善屬文少時作孤蓬賦爲時所稱

元魏崔㥄少博通今古丰儀俊偉望之如神名輩燕集㥄到則一座歛容鄭伯猷歎曰身長八尺面如刻畫謦欬如洪鐘胸中貯書千卷使人那得不畏

元魏陸卭字雲駒少機悟美風神甚爲河間邢卲所賞卲又與其父子彰交游謂曰吾以卿老蚌遂出明珠意欲爲羣拜紀可乎由是名譽日高雅爲縉紳所推許

元魏盧詢祖文辭華美爲後生之俊邢卲嘗謂曰卿少年才學富盛戴角者無上齒恐卿不壽對曰詢祖初聞此言實懷惕懼見丈人著書在鬢差以自安卲重其敏贍

元魏常爽字仕明少聰敏嚴正有志槩雖家人童隸未嘗見其寬誕之容 懷慶志

元魏辛少雍字季和少聰頴有孝行尤爲祖父紹先所愛紹先嗜羊肝嘗呼少雍共食及卒少雍終身不食羊肝 陜西志

元魏宋弁字義和愔之孫才學儁贍少有美名尚書李冲見而異之曰此人一日千里王佐才也

元魏楊大眼少有膽氣驍捷跳走如飛孝文將南伐令尚書李冲典選征官大眼求爲冲不許大眼曰請出一技便出長繩三丈許繫髻而走繩直如矢馬馳不及冲曰千載以來未有逸才若此者遂用爲軍主 陜西志談藪

元魏公子元志少清辯有志操邢巒曰露竹霜條故多勁節非鸞則鳳其在本支也

北魏崔瞻字彥通才學風流爲後來之秀侍中李神儁晚年無子語邢卲曰昨見崔㥄兒使人傷懷 又見十五

元魏信都芳少明筭術兼有巧思常云筭歷之妙機巧精微我每一沉思不聞雷霆之聲 北史

北魏祖瑩少好學不遇偶行野外遇一人授一封函戒之曰至家啟視歸視之乃墨也上有字云祖元珍何



不憚興于學終于伯舞爲太學博士異之因函此墨供于堂上夙興必整衣冠拜之故相傳太學博士所居爲墨堂天平初進爵爲伯 玄池說林

北魏羊侃膂力絕人少時爲郎以力聞魏帝嘗謂曰郎官謂卿爲武豈羊質虎皮乎試作武狀因伏以手抉殿沒指 後歸梁。宋趙崇絢雞肋。又見二十歲

元魏郭祚少孤貧姿貌不偉人莫之識有女巫相其當富貴後仕魏果爲吏部尚書 太原志

元魏奚康生少驍勇彎弓十石矢異常箭

元魏眘爽少有武藝魏太武知之嘗置左右驍勇善射號萬人敵 陜西志

北魏陽休之字子烈固之子儁爽有風槩少勤學愛文藻（弱冠擅聲時人爲之語曰能賦能詩陽休之○北齊志　又見二十歲）

北魏馮偉少從李寶鼎遊李重其聰明常以別意試問之多所通解（北齊志）

北齊盧潛與弟士邃少爲崔昂所知云此昆季足爲後生之俊但恨其俱不讀書耳

北齊裴讓之字士敬少有志節好直言文宣末昏縱朝臣罕有言者讓之上書正諫言甚切直文宣怒將殺之白刃臨頸辭色不變帝曰癡漢何敢爾楊愔曰此子望陛下殺之以取後世名帝投刀曰小子望我殺爾以取名我終不成爾名也遣人送出（平陽志）



北齊高昂字敖曹龍準豹頭姿體雄異少不遵師教專事馳騁每言男兒當橫行天下自取富貴誰能端坐讀書作老博士也其父嘗曰此兒不大吾門當滅吾族

北齊盧景裕字仲孺少聰明精專爲學居拒馬河將一老婢作食妻子不自隨（齊文襄入相時延之開講　北齊志）

北齊樊遜字孝謙少好學兄仲以造氈爲業嘗優饒之遜自責曰爲人弟獨愛安逸可不愧于心乎欲同勤事業母曰汝欲謹小行耶遜感母言遂專心典籍書壁見賢思齊四字以自勵（平陽志）

北齊石動筩嘗于國學中看博士論云孔子弟子達者七十二人動筩因問曰達者七十二人幾人已著冠幾人未着冠博士曰經傳無文何因得考動筩曰先生讀書豈合不解孔子弟子已著冠有三十人未著冠有四十二人博士曰據何文以辨之曰論語云冠者五六人五六三十人也童子六七人六七四十二人也豈非七十二人乎坐中皆大笑博士無以復之

北周宇文貴少從師受學嘗輟書歎曰男兒當提劍汗馬以取公侯何能如先生爲博士也（姓譜作字永貴　互見初生）

北周薛憕幼遭亂避居襄陽家貧躬耕以養父母有暇則讀書（平陽志）

北周楊寬字景仁少有大志每與諸兒童遊處必擇高



大之物而坐之見者咸異焉（互見二十歲）

北周韓褒字弘業少好學不守章句師怪問之對曰文字之間當奉訓誘至商較異同請從所好師因此奇之

南北朝賈恩少有志行母亡未葬爲鄰火所逼恩及妻柏氏號哭奔救鄰近赴助棺櫬得免恩俱死于火（浙江志）

南北朝辛普明字文達少就闕康之受業居貧與兄共處一帳兄亡以帳圍柩蚊甚多通夕不寐及葬鄉人高其行爭以金賻後至者不復受人問其故答曰本以兄墓不周故不逆親友之意今葬費已足豈可利

亡者餘贈耶浙江志

南北朝盧元明字幼章少時常從鄉還洛途遇相州刺史王㷆見而歎曰盧郎有如此風神唯須誦離騷飲美酒自爲佳器罶之數日厚贈而别北史范陽人

南北朝𡚁遵世字季緒少學易入恒山忽見一老人授以開心符遵世跪吞之遂明占卜

南北朝余齊少有孝行父亡號呌而絶𡚁改其里爲孝行里

南朝太史叔明少善莊老兼通孝經論語每講説聽者常數百人邵陵王好其學携之江郢鎮所

隋韓擒虎字子通少慷慨有膽畧博通經史周文一見稱其容貌魁奇有雄傑之表河南府志



隋陸士秀字南容幼時在陳容儀迅舉齊使李騊駼至江南問江南孟婆是何神也士秀曰山海經云帝之二女游於江郭璞注云天帝二女尊之爲神由此言之則以天帝女尊之爲孟婆猶郊祀志以地神爲泰媼也騊駼曰僑南之辨無以加焉江南志

隋賀樓子幹少以驍勇知名文帝授榆關總管下詔曰自公守北門風塵不警

隋煬帝名天下儒臣集東都詔國子秘書學生與議論孔頴達爲冠年最少宿儒耻出其下陰遣客刺之匿之得免冬夜箋記說鈴

隋麥鐵杖少雄猛走及奔馬日行五百里好交遊重信義惟事漁獵不治家人産乘嶺表多事結衆横行廣東志

隋劉焯少聞武强劉智海家多墳籍往就讀凡十載北直志

隋潘徽字伯彦性聰敏少受禮于鄭灼受詩于施公受書于張冲講莊老于張機並通大義江南志

隋王貞字孝逸少好學善易詩禮記不治産業每以諷讀爲娛開封志

隋馬光字榮伯少好學從師數十年晝夜不息尤明三禮爲儒者所宗彰德志



唐太宗少時帥師戰淮人于千秋嶺大克之彼望我軍上雲物如龍虎之狀有識者曰此王者之氣也唐丁逖開奇錄

唐李靖字藥師少負志節有文武才其舅韓擒虎異之曰此子可與言將帥畧吏部尚書牛弘見之曰王佐才也陝西志

唐武居常天后高祖也少時遊洛下人呼爲猴頰郎以居常頤下有鬚若猿頷也其上有四鬲一日伊水上遇一丐者曰郎君當有身後名而骨法當刑然有女當八十年後起家暴貴壽亦浸微居常不信後卒如言柳宗元龍城錄

唐虞世南字伯施少與兄世基同受學顧野王十年精思不懈

趙公宴朝貴酒酣樂闋顧羣公曰無忌不才幸遇休明之運因緣寵私致位上公人臣之貴可謂極矣公視無忌富貴何如越公或對為不如或謂過之曰自揣誠不羨越公所不及越公一而已越公之貴也老而無忌之貴也少 唐劉餗隋唐嘉話

唐薛仁貴少貧賤其妻柳氏曰今天子自征遼東求猛將盍圖功名以自顯乃往應募仁貴自恃驍勇著白衣以自標顯所向披靡賊遂奔潰帝望見馳使問白衣者誰始知其名名賜金帛人馬甚衆 平陽志



唐封德彝名倫以字行年方少舅盧思道曰吾兒識量過人當立致卿相楊素與論天下事奇之薦為内史舍人妻以從妹撫牀曰封郎終據此也

唐郝處俊高宗嘗分音樂為東西朋使雍王周王角勝俊曰二王春秋少志趣未定當推梨讓棗相親如一今分二朋遞相誇競非所以崇禮義勸敦睦也 太原志

唐魏元忠少時曾謁張冏藏冏藏待之甚薄就質通塞亦不答也公大怒曰僕不遠千里褁糧非徒行耳必謂明公有以見教而含木舌不盡勤勤之意耶且窮通貧賤自屬蒼蒼何預公焉因拂衣而去冏藏遽起言曰君之相祿正在怒中後當位極人臣 定命錄

唐蘇頲聰悟過人日誦數千言及壯而文學該博冠于一時性疎俊嗜酒及玄宗既平內難將欲草制書甚難其人顧謂瓌曰誰可為詔瓌曰臣不知其他臣男頲甚敏捷可備指使然嗜酒幸免沾醉可以了其事玄宗遽命名來至時宿酲未解粗備拜舞嘗醉嘔殿下命中人扶卧于御前玄宗親為舉衾以覆之既醒授簡筆立成才藻縱横詞理典贍玄宗大喜撫其背曰知子莫若父有如此耶 明皇雜錄

唐賈循少有大畧尚書蘇頲嘗謂今之頗牧 陝西志

唐劉延祐進士補渭南尉有吏能治第一李勣戒之曰子年少而有美名宜稍自抑無為出人上延祐欽納 江南志 又見二十歲



唐崔膺性狂少長于外家不齒及長能文作道傍孤兒歌以諷外氏其文典而美 唐馮翊桂苑叢談

唐豆盧署本名輔貞少年旅于衢州刺史鄭式瞻厚待之謂曰子復姓不宜二名吾為子易之乃書署著助三字授之曰吾恐子羣從中有同者子自擇焉其夕夢老父告之曰使君與君易名君當四舉成名四者甚佳又曰君後二十年牧茲郡又指一方地曰此處可建亭臺既寤因改名署後已再下第又二舉後不第又二舉乃成名蓋自改名後四舉也後二十年果為衢州刺史于所夢之地立徵夢亭 傳載

唐中宗時正月八日立春內出綵花賜近臣武平一應
制云鑾輅青旂下帝臺東郊上苑望春來黃鶯未解
林間囀紅蘂先從殿裏開書閣條風初變柳銀塘曲
水半含苔欣逢睿藻光韶律更促霞觴畏景催是日
上手勅批云平一年雖至少文甚新藝悅紅蘂之先
開訝黃鶯之未囀循還吟咀賞歎兼懷今更賜花一
枝以彰其美 武平一景龍文館記
張九齡少時家養羣鴿每與親知書信往來只以書繫
鴿足依所教之處飛往投之目之為飛奴 唐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
唐李邕字太和善之子少時特造李嶠願一見秘書嶠



許之假直秘閣未幾辭去嶠驚問與篇秘袟對辭如
嚮 邕素豪侈不拘細行李林甫因事繇殺之年七十 又見二十五見七十歲
唐元希聲少聰俊左手畫圓右手畫方口誦經史目數羣
羊兼四十字詩一時而就足書五言一絕六事齊舉
代號神仙童子 唐張鷟朝野僉載所記多唐事
唐任瞻字育長少有令名王安豐選壻得四人任在其
中任童少時神明可愛時人謂育長影也好
唐潘孟陽為戶部侍郎母晏相女也告之曰以爾人才
在丞郎之位吾懼禍之及也令會同列觀之曰皆爾
之儔不足憂矣末坐綠衫少年何人曰補闕杜黃裳
夫人曰此人全別必是有名卿相 唐記

唐盧齊賢少時孫思邈謂之曰君後五十年當位方伯
吾孫為屬吏願自愛時思邈之孫溥尚未生及溥為
蕭縣丞而齊賢為徐州刺史 唐鍾輅續前定錄作齊卿
杜子美詩偏勸腹腴貴年少 燕人膾鯉方寸切其腴以啗所貴腴魚腹下肥處也
。黃庭堅涪翁雜說
唐裴琰之為司戶參軍年甚少積案數百省決一日畢
號霹靂手 詳見二十
唐吳道玄字道子少學書于張旭賀知章不成因工畫
筆法超妙為百代畫聖
唐蕭穎士少夢有人授紙百番開之皆是繡花又夢裁
錦因此文思大進 文筆孫喉 宋馮贄雲仙雜記



唐李白少時夢所用之筆頭上生花後天才贍逸名聞
天下 開寶遺事 李白賦春感詩蘇頲一見奇之時太白
齒方少英氣溢發諸為詩文甚多微類宮中行樂詞
體雖頗體弱然短羽雛雛已有鵷鳳態淳化中縣令
楊遂為之引謂為少作是也 李白既謫退用是脫
屣軒冕釋羈韁鎖因事性情大放于宇宙間意欲耗
壯心而遣餘年 李白少年行青春少年子挾彈章
臺左鞍馬四邊開突如流星過金丸落飛鳥夜入瓊
樓卧夷齊是何人獨守西山餓 四川志
房琯少時曾至洲渚上團砂捏成壓嵇康甚有標態見
者多愛之 童子通神錄

唐孟雲卿少好學工于詩高古奥逸不作常語廣東志

唐張玠少任俠安祿山反使僞將李廷瑞徇山東至魯郡太守王擇木迎之爲舘舍玠率鄉豪集兵斬之擇木以聞得受賞而玠不自言功南陽志

唐李勉少貧苦旅次宋州與一士共寓不旬日疾作瀕死語勉曰某家洪州將求仕北都今且病且死命也因出囊金百兩遺勉曰某之僕使罔知有此公爲我營後事餘金奉之勉許諾及瘞置金墓中後數年勉尉開封士之兄弟齎洪州牒跡至宋州知勉爲主喪事詣開封請金所在勉請假至墓所出金付焉歸德志

唐王忠嗣有武畧帝與論兵器之蕭嵩出河西引爲麾下帝以其年少有復仇志詔不得特將及嵩入朝忠嗣曰從公三年無以歸報天子乃請精銳數百襲敵殺賊數千人獲牛馬萬計嵩上其功帝大悅

唐羊襲吉狀元之子少時庭中乘凉忽見天開其內雲霞洞樓閣參差光明下照山嶽襲吉驚懼逡巡乃閉襲吉勤于書寫仡仡不倦年逾八旬尚在也　唐子逖聞奇錄

唐烏重胤字保君少爲潞州節度使盧從史牙將詔討王承宗陰與賊連重胤卽帳下縛從史叱其下曰天子命士斂手退部憲宗嘉其功擢河陽節度使封張掖公陝西志

唐韓愈少時夢人與丹篆一卷令強吞之傍一人拊掌



而笑覺後胸中如物噎經數日方無恙猶記其上一兩字筆勢非人間書也後見孟郊似與之目熟思之乃夢中傍笑者異人傳　柳宗元龍城錄

唐孟琯嘗撰嶺南異物志韓愈送琯序云今年秋見孟氏子琯於郴年甚少禮甚度手其文一編甚鉅退披其篇以讀之盡其書無有不能

唐白居易少時以詩投顧況況戲曰長安物貴居大不易及見原上草篇云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曰有句如此居亦何難

唐元集虛少好羣籍仕爲協律郎博通三教之說以儒爲宗而黜佛老廣東志

唐錢起字仲文少能詩嘗過驛舍聞人吟二句云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天寶十年就進士試湘靈鼓瑟詩成結句未得遂以二語足之試官李煒批曰神句也遂中首選浙江志

唐趙武孟少游獵以所獲饋其母母泣曰汝不好書而放蕩吾安望哉不爲食武孟感激遂力學淹該書記

唐蘇祐少穎悟過人至成都遇道士異之屛人謂曰吾能變化百物將以授子祐固辭道人笑曰是果有以過人矣

唐羅向少貧困常投福泉寺隨僧飯二十年間持節歸鄉書僧房云二十年來此布衣鹿鳴西上虎符歸故

時賓從追前事到處松杉長舊圍野老共遮官路拜
沙鷗遥認隼旟飛春風一宿琉璃殿惟有泉聲帳素
機
唐呂溫字和叔爲侍御史謫道州司馬遷衡州刺史卒
于官二州之人哭者逾月劉夢得云和叔年少進士
而卒以謫似賈生（平陽志）
唐辛讜少耕于野有牛鬬而兩持其角久之竟折其角
里人駭異
唐尹知章字文叔少時性懵夢一赤衣人持巨鑿破其
腹若納草茹于心中痛甚驚寤自後聰明爲流輩所
尊（柳宗元龍城錄）



唐梁文貞少從征北回親卒恨不終養乃穿壙爲門晨
夕灑掃其中結廬墓側喑默三十年有問但書字以
對有甘露降白兎馴之祥（河南府）
唐王讚誦少喪親培土墳二十年不脫衰麻（四川志）
唐趙來章父矜仕襄陽丞客死于柳州時來章尙幼及
壯自襄州徒行至柳求其瘞不得哭于野凡十九日
卜筮其兆曰金食其墨而火以貴其墓直丑在道之
右南有貴神冢土是守乙巳于野宜遇西人深目而
髯其得實因七日發之乃覩其神明日求諸野有叟
指其瘞處一如兆言人皆爲出涕謂來章之孝感神
付是叟以輿龜協云

唐孫泰少師皇甫穎守操有古風姨病以二女托之曰
吾長女損一目汝可娶其次姨卒泰乃娶其長者或
詰之曰人有廢疾非泰何適衆咸服之（懷慶志　見九十歲　五）
唐蘇弁字元容少博學好古聚書三萬卷當時號爲秘
府（陝西志）
唐郤謌少貧爲縣吏令有客至目使揩床謌不應顧指
之三謌又不應令怒罵謌瞪目視曰咄吏豈供汝揩
床者耶大丈夫安能俯爲人役且讀書干祿何難也
令益怒厲聲曰狗胥敢爾令左右曳梃之謌不爲動
掉臂而出握刀截髻着縣門矢之曰倘學不成有如
髮發憤讀書晝夜不輟築室水中距縣十里許平居



雙髻遂然如里中兒親友多笑之謌不少沮久之學
成博通經史百家（廣東志）
唐李嗣眞字承胄直弘文閣與學士劉獻臣徐昭皆少
有名號三少（北直志）
唐李懷遠字廣德少孤嗜學宗人欲藉以高蔭懷遠辭
退曰因人之勢高士恥之乃擢四科第（北直志）
唐溫廷筠有詞賦盛名初將從鄉里舉客遊江淮間楊
子晉後姚勗厚遺之廷筠少年其所得錢帛多爲狹
邪所費勗大怒笞且逐之以故廷筠卒不中第其姊
趙顓之妻也毎以廷筠下第輒切齒于勗一日廳有
客溫氏偶問客姓氏左右以勗對溫氏遂出廳事前

執勗袖大哭勗殊驚異且持袖牢固不可脫不知所爲移時溫氏方言曰我弟年少宴遊人之常情奈何笞之迄今無有成遂得不由汝致之後大哭久之方得解勗歸償訝竟因此得疾而卒（玉泉子）

唐羅隱字昭諫少與桐廬章魯風齊名爲宰相鄭畋所重畋女覽隱詩諷詠不已畋疑有慕才意隱貌陋女窺見之遂絕口不詠

唐徐侍郎知業少時遊天臺山歇于大樹陰巖上石盤欲隊空中語曰下有人石硿然架樹回身乃落震地堛然（唐于逖聞奇錄）

唐韋行規少時遊京西暮至店中更欲前進店有老人



方工作謂曰客勿夜行此中多盜韋曰某留心弧矢無所患也因行數十里天黑有人起草中尾之韋叱不應連發矢中之復不退矢盡韋懼奔馬有頃風雷驟至韋下馬負一大樹見空中有電光相逐如鞫杖勢漸逼樹杪規乃投弓矢仰空乞命拜數十電光漸高而滅風雷亦息顧大樹枝幹盡矣鞍馱已失遂返前店見老人方箍桶韋意其異人也拜而且謝老人笑曰客勿恃弓矢須知劍術引韋入後院領取鞍馱曰聊相試耳又出桶板一片箭悉中其上韋請役力承事不許微露擊劍事韋亦得一二焉（劍俠傳）

唐文王虬鬚壯冠人號髯聖（宋陶穀清異錄）

五代梁姚顗字伯眞少樸不修容止時人莫之知中條山處士司空圖一見奇之妻以女（陝西志）

五代梁李懌少好學頗工文辭張文蔚知貢舉所取進士有覆落者乃下學士院作詩賦爲貢舉格學士等所作不工乃命懌爲之懌笑曰予少舉進士登科蓋偶然耳後生可畏來者未可量假令予復就禮部試未必不落第安能與英俊爲準格聞者多其知體（陝西志）

晉時李特長子蕩字仲平少子雄字仲儁初特妻羅氏夢雙虹自門昇天一虹中斷羅曰吾二兒若有先亡在者必大貴雄少時辛冉相當貴有劉化者道術士



也言關隴民皆當南移李氏子中惟仲儁天姿奇異終爲人主（華陽國志）

五代王處訥少時有老叟賫石如麵令食之且曰汝性聰慧後當爲師

五代鍾隱字晦叔少淸恬不娶俗事嘗卜居閑曠結茅室好畫花竹禽鳥以自娛

南唐胡元龜少有俊才嘗候邑宰宰欲窮其所學指屏間戲珠龍求詩元龜援筆立就有云翻身騰白浪伸爪攫明珠意以諷其貪也宰媿服（江西志）

南唐李徵古少時貶遊嘗宿同郡潘長史家是夜潘妻夢門前有儀注鞍馬擁劍鍔鎗衙隊約二百人或坐

或立且云太守在此洎見乃寓宿秀才覺後言于潘曰此客非常人也來晨餞之酒贈之金梔碗曰郎君他日富貴愼勿相忘來年至京一舉成名不二十年自樞密副使除本州刺史宋鄭文寶南唐近事

南唐孟賓于字國儀少聰慧力學不倦父以家貧且少兄弟止之不聽天福九年登進士第廣東志

僞蜀劉光祚有桃核盃濶尺餘紋彩燦然眞蟠桃之實也劉謂客曰予少年嘗遊華岳逢一道士以此核取瀑泉盥漱予覩之驚駭道士笑曰爾意欲之耶即以半片見授予寶之有年矣野人閒話

王蜀范禹偁少拓落隨母改適張氏因冒姓張名詡有



道士謂之曰子骨法異常若讀書必大貴遂從師苦學天成中登第始復姓上郡守啟曰昔年上第誤標張祿之名今日故園復作范雎之裔四川志

少師楊凝式書畫獨步一時求字者紙軸堆疊若市壁少師見則浩歎曰無奈許多債主眞尺二寃家也少時怪閻立本戒子弟勿習丹青年長以來始覺以能爲累宋陶穀清異錄

宋太宗立襄王爲太子廟見還京師之人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懌名寇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

宋太宗幸佛寺禱雨至天慶三館因駐輦問曰天久不雨奈何或對天數或對至誠必有應一綠衣少年越次對曰刑政不修故也上領之而行歸復駐輦召綠衣者問狀曰某所守臣犯贓法當配宰相以親故不配某所守臣犯贓不當死宰相以嫌卒死之翌日上爲罷宰相天即大雨綠衣者寇萊公準也其露英如此嘉謨錄

宋潘美字仲詢少倜儻嘗曰大丈夫當因亂世立功名而碌碌與萬物共盡可羞也後征嶺南平之終檢校太師同平章事卒贈中書令謚武惠廣東志

宋陶穀少時夢爲吏追去云奉符換眼吏附穀耳求錢安第一等眼穀不應又安第二等眼又不應吏曰只



得第三等眼矣既覺眼睛深碧色後遇善相道士陳紫陽相穀曰一雙鬼眼因當淸貴然不至大位也後果然宋張君房括異記

宋楚昭輔字拱辰少隸太祖麾下以才幹稱甚信之陳橋師還昭憲太后在城中太祖遣昭輔問起居昭輔具士衆推戴狀太后乃安歸德志

宋宋白字太素少善屬文乾德初獻文百軸雍熙中召白與李昉等纂文苑英華一千卷北直志

宋馮拯字道濟少以文謁趙普普奇之謂曰子位與壽他日若我也太平興國二年探花及第太宗賜詩曰二三千客裏成事七十四人中少年摭言載唐進士賜燕曲江置圖

司年最少爲探花郞蔡寛夫詩話亦言期集擇少年爲探花是杏園賞花之會使少年者探之今以稱鼎魁不知何義○鼠璞

宋薛惟吉字世康與京師少年追逐角觝蹴踘縱酒不謹又好音樂與伶人游父居正不能治蔭補西頭供奉及居正卒太宗親臨存撫其妻因問不肖子安在頗改行否恐不能負荷奈何惟吉懼赧自是盡革故態時論翕然稱之

宋陳漸堯叟從子少以文學知名太宗時嘗與父堯封同廷試漸中第辭不就願擢其父許之 四川志

宋丁謂少時好蹴踘長韻其二聯云鷹鶻騰雙眼龍蛇繞四肢躡來行數步蹺後立多時 宋司馬溫公詩話



宋李沆字大初少好學器度宏遠父炳嘗語人曰此兒後日必至公輔 眞宗時拜相日取水旱盜賊奏聞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則留意於土木禱祠之事矣 北直志

宋蕭貫少時夢至一宮殿羣女如神仙一人授紙云此衍波牋賦曉寒歌援筆立成云十二堯闌隱宮綠獸猊噴酒椒壁馥渴烏涓涓不相續轆轤欲轉霏紅玉百刻香殘隕蓮燭五龍吐水漫寒漿紅綃佩魚無左瑞兩兩懸足聽扶桑紅蘋半辨出波面回首觚稜九霞絢鳴鞘遠從天上來大劍高冠滿前殿賦畢衆仙女拱立曰子詩甚有奇話異日必貴 祥符中蔡齊榜登第

宋道人張無夢在眞宗朝以處士見除校書郞無夢善拜生嘗語人少時屏居山中十歲自以爲不動及出見婦人美色乃復歎然又入三十餘年乃始寂定 後年九十卒

宋范仲淹肄業帳中夜分不寢後貴夫人猶収其帳頂如黒色時以示諸子孫曰爾父少時勤學燈烟跡也

仲淹少時作虀賦其警句云陶家甕內醃成碧綠靑黄措大口中嚼出宮商角徵益親嘗忍窮故得虀之妙處

宋呂夷簡生四子公弼公著公奭公孺皆少時文靖與其夫人語曰四兒他日皆繫金帶但未知誰作宰相吾將驗之他日四子居外使小鬟擎四寶器貯茶而往教令至門故跌而碎之三子皆失聲或走歸告夫人者獨公著凝然不動文靖謂夫人曰此子必作相元祐果大拜 孫升君孚談圃何氏語林同



宋富文忠少日有詬者如不聞或問之曰恐罵他人曰斥公名云富某曰天下安知無同姓者 宋陳唯室步里客談

少篤學范仲淹見而奇之曰王佐才也以其文示王曾晏殊殊妻以女 懐慶志

宋文彦博字寛夫父令公名異爲白波發運使潞公爲子弟讀書于孔目官張望家少年好遊令公怪責之潞公久不敢歸張望白令公曰郞君在某家學問益

勤苦不復遊矣因出潞公文數百篇令公爲之喜潞
公後出入將相張望尚無恙懷慶志　公少與張昇高
若訥從潁昌史炤學炤母異之謂炤曰兒無失此人
哉汾州志
范蜀公少年儀矩任真爲文善腹藁作賦場屋中默坐
至日晏無一語及下筆頃刻而就同試者笑之范公
遂魁成都[illegible]遺言
宋張方平字安道少頴悟絶倫家貧無書從人假三史
旬日還之曰吾已得其詳矣凡書皆一閱不再讀宋
綬蔡齊以爲天下奇才
宋馮京字當世少讀書於皖之萬松山鄉舉禮部至廷



試皆第一京時猶未娶張堯佐方挾戚畹勢欲妻以
女擁至其家束以金帶曰上意也中官持酒肴奩具
至京峻拒之富文忠公㴱以女妻焉互見童幼
宋韓忠憲億少年貧時學書無紙莊門前有大石就其
上學字晚即滌去遇烈日及小雨張敝傘自蔽率以
爲常宋韓元吉桐陰舊話
歐陽文忠謝人送枕簟詩云少壯喘息人莫聽中年鼻
鼾尤惡聲癡兒掩耳謂作雷窟婦驚窺疑釜鳴姜南大賓
[illegible]語
歐聞梅二授德興令詩綠髮方少年青衫喜爲吏
宋周沂字翊臣少與趙公抃同研席抃入登政府沂[illegible]

入都門門大呼曰吾欲一見趙四閣吏走白抃曰周
先生天下士整襟肅入延之上座浙江志
宋鄭獬字毅夫少負俊才詞章豪偉初試圜丘象天賦進士第一仁宗重
選士廷試考定焚香祝天曰願得忠孝狀元已而得獬
宋王洙訓諸子曰壯年爲文當以氣焰爲上悲哀憔悴
之詞愼不得法王氏談錄
宋楊察遷江南東路轉運使屬吏以察年少易之及行
部數摘奸隱衆始畏服江南志
宋過源字時源少頴異問其父曰聖賢之學何學曰心
學曰何古多而今少曰非有古今在人爲之耳于是
篤志聖賢之學



李漢老邴少年日作漢宮春詞膾炙人口所謂問玉堂
何似茅舍疎籬者是也政和間自中書省丁憂歸山
東服終造朝舉國無與立談者方悵悵無計時王黼
爲首相忽遣人招至東閣開宴延之上坐出其家姬
數十皆絶色也漢老惘然莫曉酒半羣唱是詞以侑
觴漢老私竊自欣除目可無慮矣大醉而歸又數日
有館閣之命不數年遂入翰苑宋王明清玉照新志
京兆李植字化光自少年好道不樂婚宦初爲侍禁約
婚慈聖娶迎入門見鬼神千萬在前驚走踰墻避之
后卽時還父母家俄選爲后焉植後自放田野往來
關中洛陽汝州人以爲有道之士也宋王銍默記

宋周敦頤爲獄掾歷南安司理叅軍年甚少不爲人知興國宰程珦假倅南安視其氣貌非常獨重其人與語果知道者卽命二子顥頤師事之（江西志）

宋程明道少好田獵既見周茂叔自謂無此好茂叔曰言何容易此心潛隱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見獵者于野不覺有喜心乃知果未也

黃嗣徽少年時讀書有俊聲不幸爲後母訴于官隸軍籍王岐公丞相宣借得之問其識字使抄書一日覩宋復古郎中所畫山水使子弟賦詩嗣徽亦請岐公頷之頃刻成一絕句曰匣有瑤琴篋有書棲遲猶未卜吾廬主人況是丹青手乞取生涯似畫圖岐公大嗟賞之（許周彥詩話）



宋趙宗萬字仲困少知名錢忠懿器之入朝欲與之俱以老親辭不行築室于郡之照水坊足跡不及高門（浙江志。互見老年）

宋李絢字公素少放蕩亡檢兄絢教之書嚴其課業而出絢遨遊自若比暮絢歸絢徐取書覩之一過輒誦數千言絢奇之（稍長能屬文尤工詩歌）

宋劉安世字器之少爲文彥博奨識既舉進士不就選從學于司馬光咨盡心行已之要光告以自不妄語始（關封志）

宋游酢字定夫初與其兄醇俱以文行知名于時所交皆天下英豪公雖少而一時老師宿儒咸推先之（公自幼不羣一過目卽成誦比壯益自力心專目致不爲世儒之習宣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以疾終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一楊時作墓誌銘　江南志）

宋張戩橫渠先生之弟少時莊重老成長而好學不喜爲雕蟲辭雅有兄風（河南府）

宋魏閑字雲夫野之子少善爲詩學鼓琴不樂仕進遵父志（互見老年　八十四歲）

宋徐中行字德臣少從胡瑗學司馬光見而奇之曰神清氣爽可以進道

宋蘇軾少時入京師有相者云一雙學士眼半個配軍頭異日文章顯名然有遷涉不測之禍



東坡與王郎書云少年爲學者每一書皆作數次讀之當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爾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迹文物之類亦如之也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讀書者當作此觀（陳繼儒讀書十六觀）

東坡少年有詩云清吟雜夢寐得句旋已忘固已奇矣晚謫惠州復有一聯云春江有佳句我醉墮渺莽則又加少作一等評書家謂筆隨年老豈詩亦然（朱承爵存餘堂詩話）

子由中歲歸自江南過宋聞鐵龜山人善術數邀至舟中問休咎云此去十年如飛騰升進前十年流落已過然尚有十年流落也後皆如其言（蘇籀欒城遺言）

子由曰余少作文要使心如旋床大事大圓成小事小圓轉每句如珠圓（蘇籀欒城遺言）

宋漫浪翁劉壯輿年過壯久不仕嗜學著書自名漫浪所居之園林堂室皆以是名之張耒爲詩寄之（西江志）

宋陳慥字季常號龍丘少遊太學時朝廷起大儒安定胡瑗以範多士慥爲其高弟蘇軾作方山子傳即陳慥傳曰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爲人閭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遯于光黃間曰岐亭菴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歩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着帽方屋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汝寧志）

宋張吉鄱陽人母方娠其父介客遊西蜀不還吉爲兒時已愴然有感其言語食息未嘗不在蜀也嘗與尚書彭汝礪同學作詩云應是子規啼不到致令我父未歸家閱者憐之既長入蜀迎父往返者三其父遂以熙寧十年二月至自蜀鄉人迎謁嘆息汝礪贈以詩畧云河可以蹈山可徙我翁不歸行不已三往三復翁歸止翁行方壯今老矣兒昔未生今壯齒（西江志）



米元章少時作邑會歲大旱遣吏捕蝗甚急有鄰邑宰忽移文責之謂吏驅蝗入境元章取公牒作一絕大書其背而遣之云蝗虫本是天災不由人力擠排若是敝邑遣去却煩貴縣發來見者大笑（周少隱竹坡詩話）

宋晁詠之少有異材兄補之以其詩獻東坡坡曰有才如此獨不令一識面乎後謁坡坡挽而上之謂坐客曰此奇士也

宋魏矼字邦達少穎悟時方尚王安石新說矼獨守所學（江南志作邦達）

宋朝士王逈美姿容有才思少年間不甚持重爲狎邪輩所誣播入樂府今六么所歌奇俊王家郎乃逈也元豐中蔡持正薦之可任監司神宗忽云此乃奇俊王家郎乎持正叩頭謝罪（宋朱彧可談）

宋石汝礪少穎敏過目成誦謂僻處嶺嶠局于聞見乃適江右從名賢遊久而有得精通五經尤深于易（廣東志）

宋雷庠字長善少聰敏與孔文仲登岳陽樓翫古碑一閲即記（廣東志　五　見六十餘歲）

宋徐信少力學工詩文蘇軾謫惠州過焉見所作甘露寺詩平地風烟飛白鳥半空雲木捲蒼藤軾以橫字易飛字信不覺歎服（廣東志）

宋陳應辰字濟溝少年讀書一室夜半鄰女踰墻而至

辰正色拒之狄早遂遷他室居與翟爲鄰有田北翟者翟圖之不得後售其田分其半與翟而自取其瘠之半故時人有遷室避嫌明暗漏買田分券便比隣之語廣東志 見八十餘 五

宋晁説之字以道少日激昂刻意經術慕司馬文章自號景迂見二十五 十餘

宋歐陽發字伯和修之子少師胡安定瑗盡傳其古樂鍾律之説不治科舉業蘇軾謂其得文忠之學江西志

宋張繹字思叔家甚微年長未知讀書爲人傭作一日見官出入傳呼道路思叔頗羡慕之問人何以如此或告之曰此是讀書致耳思叔乃發憤從人授學後見伊川先生而從學焉遂以功名爲輕道義爲重先生獨許之河南志



李建樞詠月云昨夜圓非今夜圓却疑圓處减嬋娟一年十二度圓缺能得幾多時少年宋盧懐抒情録

宋陳淵字分黙自少穎悟于書無所不讀師楊時時稱其深識聖賢旨趣且妻以子

宋汪應辰年未冠擢紹興五年進士第一人方其少也遇事則正色危言數忤權奸而無悔忌其中年多識前言往行蘊之爲德而見之行事歴官外郡専務安靖息民而不擾入侍朝宁惟欲引君當道而不阿江西志 蘇天爵端明書院記

宋劉光字謙仲其遺稿有詩數十首王十朋爲序之曰某恨生太晩不及識翁壯年時見鄉人言翁昔年豪氣可掬嘗坐屈輩行直出其上有不可其意輒以氣拼之晩年偃蹇不遇東役西馳有酸寒可憐態前日一之氣使然也子不見去時得一醉揚眉瞬目高談雄辯尚有壯年之風某年少幸得與翁接乗間以鄉人語問之翁微頷而笑于又問昔年製作尚能記否翁日盡亡矣吾壯年不獨豪于氣亦豪于詩今日氣窮詩亦然也于悲其言江西志

宋岳飛字鵬舉少負氣節好左氏春秋孫呉兵法誓以忠義報國五子雲雷霖震霆



宋岳霖忠武第四子少穎悟能文慨然有昭雪父兄寃枉之志初忠武王下獄時秦檜盡収其家所得御扎數篋束之左藏南庫淳熙五年孝宗名見霖宣諭曰卿家紀律用兵之法張韓遠不及卿家寃枉朕悉知之霖對曰仰蒙聖察撫念故家臣不勝感激遂上疏求還高宗所賜御扎手詔帝詔還之彰德志

宋葉惟周少孤事母竭力母多病躬究醫書湯藥一日母自外家遘疫還其家死者六七人惟周在側頃刻不離疫不能染母病亦愈

宋錢儼字誠允少嗜學博渉經史夢人遺一大硯自是樂爲文辭頗敏速富贍

宋陳起宗字與祖少入上庠連冠多士一日歸省囑同舍生投試卷起宗治書同舍疾之輒易以周禮試復第一年三十七以徽猷閣學士知并州卒

宋童蒙字敏求未第時居城北郭外曰塔步貧聚小兒學以自給壯年儁貌鄰室處女素慕之一夕排闥來奔童力拒之女不肯去曰苟不見容當死于此童百方譬解終不及亂女嘆惋涕泣而退童不復居其地託故徙焉江西志

宋凌策字子奇早年嘗夢異人以六印加劍上遺之後仕蜀凡六任江南志

宋吳玠字晉卿少頴悟有志節日誦書史凡往事可師者錄置座右積久墻牖皆格言

宋柴禹錫少時有客見之曰子質不凡若輔以經術必致將相由是留心學政事北直志

宋陸象山少時嘗坐臨安市肆觀棊者累日棋工曰官人日來看必高手願求教一局象山曰未也三日却來乃買棋局一幅歸懸室中卧而仰觀之兩日忽悟曰此河圖數也遂往與棋工對棋工連負二局乃起謝曰某臨安第一手也來奕者皆饒一先今官人反饒得某一先天下無敵手矣象山笑而去浙江志

宋崔嘉彥少慷慨有奇志壯歲避地巴東三峽之間修神農老子術東下吳越以耕獵之策干故相趙忠簡公趙公是之會去相不果行自是絕跡廬山西江志　朱子西原庵記　見七十餘　互

宋葉寅字眞翁少時飄蕩豪爽方士綠語之曰以子之才俊何善不可爲乃甘心里巷以辱其身耶寅感泣問過可改否曰惟狂克念作聖于是奮勵修飭登朱熹之門問學精詣言行準繩鄉人敬歎之

宋輔廣字漢卿爲人醇恪少讀濂洛書慨然願學從呂祖謙遊復師事朱熹與黃幹並稱浙江志

宋沈作喆自言壯歲嘗于座右書云俢心生當念敗德淫心生當念速死此未能戒定者攝心以其所畏也寓簡　互見寓山　老年

宋魏必昌字世復爲懷安尉通法律知詩書年少兀如老蒼豪家訟田數年不能决折以禮法兩爭遂息

宋李壁字季章少英悟日誦萬餘言屬詞精博周必大見其文異之曰此謫仙才也

宋石景術字順思爲天臺尉民有貰酒不與奪而往酒家擊之幾令欲置其死順思曰貰勿與從而奪之盜也安有擊盜而入於死乎初令以順思年少易之至是屈服

宋羅尚友字明善少負俊才文章倚馬可待嘗謁閤門使蕭注令賦詩有人間酒客兼詩客天上文星與將星句江西志

宋鄭獻翁字帝臣少從鄉先生黃嶺學嘗與朋儕叙自
較藝一日作三十餘論

宋歐陽程少貧爲郡吏郡後有池常淬鐵爲戎器名鐵
作池柱亭其傍一日太守于吏牘間得副紙紀池亭
之勝有寒影倒吞夌漢樹冷光高浴半天星之句問
知爲程語大驚異之與之金使歸爲學

宋狄遵度字元規少穎悟篤志于學每讀書意有所得
即仰臥瞪視人呼之弗應也

宋司馬池少喪父家貲數十萬悉推諸父而自力讀書

宋晁子冲字叔謙自少力學不倦築小齋藏書數萬卷
無復鬻用意郡以遺逸入行舉固辭不就西江志

宋侯可字無可少時倜儻不羈以氣節自喜既壯盡易
前好篤志爲學祁寒酷暑未嘗廢業博極羣書聲聞
四馳就學者日衆太原志

宋方有開字躬明少倜儻有大志嘗遊荆襄觀形勢謂
吳蜀偏重荆襄居中爲用武之地因奏聯形勢講攻
守闢田疇建府衛四篇孝宗大悅浙江志

呂東萊曰後生學問聰明強記不足畏惟思索尋究者
爲可畏耳

呂知止少年作詩云彭澤有琴常無絃大令舊物惟青
氊我亦四壁對默坐中有一床供晝眠元實深賞愛
之云殆似山谷少時詩也呂伯恭紫微詩話



宋趙胥少孤季父析其產與兄異財胥不可悉以屬兄
獨遊京師互見十歲浙江志

宋蘓丕少時一試禮部不中拂衣去居灞水之濱五十
年不踐城市山東志

宋張綸字公信少倜儻任氣從雷有終討王均于蜀有
降寇數百據險叛使綸擊之綸馳報曰此窮寇急之
則生患不如諭以向背有終用其說賊果來降江南志

宋孔鑑字規祖中年棄舉業尙理學戶外之屨盈焉自
幼至老手不停披以詩自娛江西志

宋吳育通判蘓州知府黃宗旦負材自喜頗以新進少
育議事則曰少年乃與丈人爭事育曰受命佐君有
事當爭職也宗旦雖屢屈而政常無失頗德育助已
爲之加禮江南志

宋李戴字伯熙少苦學隆暑讀書着足于水雖得疾不
舍去北直志

宋齊唐字祖之少貧苦學得書輙手錄之過誦不忘郡
從事魏庭堅閩士也謂唐曰今士多不讀書唐曰公
任意以几上書令唐誦之如何庭堅以一帙開示乃
文選頭陀寺記而唐誦不遺一字庭堅大驚服浙江志

宋王隨字子正少與韓叅政億李叅政若谷同讀書山
寺一男子自言善相曰韓李與君皆當執政後以進
士累官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

學士懷慶志
宋趙汝譧字蹈中少倜儻有軼才智畧出人上龍泉葉
適嘗過其家汝譧年少衣短後衣不得避適勸之曰
名家子安可不學汝譧自是終身不衣短後衣折節
讀書與兄汝談齊名浙江志
宋徐俊字英父少有節概始爲國子生率六館諸生乞
誅賈似道疏三上不報浙江志
宋歐洊少見楊誠齋教以熟讀孟子丁酉復見喜曰子
非吳下蒙矣果登第
宋李芾字叔章生而聰警少自樹立名其齋曰無暴棄
魏了翁一見禮之謂其有祖風芾高祖升以金人及逼其父遂前捍之與父俱死

衍年錄　少壯　六三

宋楊萬里序歐陽鈇脞辭集云方吾二人相識皆年少
氣銳豈信天下有老哉余既疲患難鬚髮之白者十
二而風霜彫剝之餘落然無復故吾矣伯威之氣凜
凜焉不減于昔獨其貧增焉耳不以增于貧而減乎
氣如伯威者鮮乎哉江西志
宋呂文德魁梧勇悍少嘗鬻薪城中制置趙葵見其道
傍遺屨長尺餘訝之遣吏訪其家偵文德出獵暮負
虎鹿各一而歸與偕見趙留之帳前擢用江南志
宋喻南強字伯強自少負奇氣父直方謂與陳亮類俾
從之遊同門者數百人亮獨稱其議論可畏浙江志

宋何敏中字元功自少學易恐飲酒廢事終其身弗御
浙江志
宋郭安仁少遊邑校能自檢飭博士黃以寧稱之曰安
仁好修之士也廣東志
宋鄭格字廸民少穎悟博聞強記時號書厨廣東志
宋鄭酢字賓禮少力學性穎悟胡橐宣諭湖湘酢獻五
策十事橐曰吾雖不及庚何獲領高論敬與安能遠
過廣東志
宋王奇字攄謀少爲縣椽史縣令偶題屏障畫雁云隻
隻啣蘆背曉霜盡隨鴛鷺立寒塘奇宻續云曉來魚
棹驚飛去書破遥天字一行令奇之因勸之學江西志

衍年錄　少壯　六四

宋簡克已少習舉業已而厭之嘆曰言行未寡尤悔遽
投牒事干祿豈古人意哉廣東志
宋江萬里字子遠號古心少神雋銖穎舉于鄉以文名
理宗嘗書其姓名於屏几江西志
宋陳汝達少習經史未及應舉而宋事已去遂隱居焉
廣東志
宋劉子俊字民章少與文天祥同里閈相友善後天祥
兵敗子俊被執自詭爲天祥意使大兵不窮追天祥
可間道走未幾別隊執天祥至相遇于途各爭眞贋
至大將前始得其實乃烹子俊江西志
宋詹鈞少負奇氣不屑作齷齪儒耗敝精神事無用語

每云古人有言讀書了大意耳暇日挾勁弓矢驅馬
出平原曠野指東西南北射日大丈夫立功名封萬
里侯當如此萬殿帥器之妻以兄女吳叔詹統制墓表汝寧府志
新淦蕭友少時貧嘗獵見一白鹿射中後見箭着梓樹太平廣記
容牧張篯少年時常有一飛鳥狀若尺鷃銜一青銅錢
墮張懷袖間張異之常繫錢于衣冠間其後累財巨
萬至死物力不衰卽被鳥墮錢將富之祥也玉堂閒話廣記
宋馬公亮少時夜閱書忽有大手如扇自窓入亮以雄
黃水大書草字窓外大呼曰速與我滌去不然禍及



汝亮不聽而臥將曉哀告手不能縮且曰公將大貴
我戲犯公何忍致極地獄不見燃犀之事乎亮悟以
水滌遜謝而去睽車志草字作花字
大隱先生朱翼中壯年勇退著書釀酒僑居西湖上而
老焉　朝廷大興醫學求深於道術者爲之官師乃
起公爲博士宋李保續北山酒經
劉牧之少時家貧常往妻父家乞食每食畢求檳榔江
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乃常饑何忽須此及爲
丹陽尹名妻兄弟食令廚人以金盤貯檳榔一斛以
進之元周達觀誠齋雜記
馮布少時絕有才幹贅于孫氏其外父有煩瑣事輒曰

畀布代之至今吳中謂倩爲布代潛居錄
元王都中生三歲世祖追念父積勳功授都中少中大
夫平江路總管府治僚吏見其年少頗易視之都中
遇事立決略無凝滯僚吏皆驚愕不敢欺陝西志
元何實字誠卿少孤依叔父居氣節不凡家人嘗入臥
內見一青虵蜿蜒衣被中駭而視之乃實也
元虞槃性方正少與兄從吳澂游嘗著非非國語時稱
其有識四川志見童幼巳
元顧觀字利賓少工詩從趙文敏游一時名公鉅卿皆
欲置之館閣道路阻絕不果江南志
元孔祺字伯祥天才議度非衆可肩壯年選充唐山尉



太行盜賊蠭午委捕驍悍無敵束手就擒者有之叛
命斬首者有之四境泰然
元賀勝方少壯能日馳千里時天下初定四方以邊聞
者上欲亟賜報輒見遣受命無留行復命無後期或
朝至而夕復出亦不少憚也故六詔西域交廣之屬
無不至焉槃計其所歷無慮數十萬里陝西志見十六二十五
八歲
元吳復字見心少落拓不羈中歲折節讀書晚好遊聞
有名士不憚千里求見見聞益博浙江志
元楊後字子元壯年卽投拏杜門惟養親課子爲樂溪
船嘯月山屐訪春蓋泊然于世也江西志

元張道寬壯嬰危疾一夜夢神人授以符呪且語之曰北去結緣呼努山既寤疾皆愈遂訪至順州得呼努山館焉北直志

元董筆潭少牧牛夜常夢筆浮潭上旦往視之果得筆遂以筆潭名由是畫鷹隼及驚濤果木皆絕倫浙江志

元張翥字仲舉少有勇力負才不羈父以爲憂翻然改業閉戶讀書遂以詩文名世平陽志

元王結字儀伯生而聰穎讀書數行下終身不忘少年遊京師上執政書陳時政八事其言純正剴切宰相不能盡用之北直志

元劉信字仲寬少孤事母至孝或勸之仕曰余少喪吾父今以身事君何以事母平陽志



元徐世隆字威卿金大正初舉進士辟爲縣令其父戒曰汝年少學未至毋急仕進世隆遂辭官益篤于學開封志

元高興字功起少慷慨多大節力能挽二石弓嘗步獵南陽山遇虎跳踉大吼衆皆辟易興神色自若發一矢斃之汝寧志

元葉子奇字世傑少極穎悟壯遊王剛叔門聞理一分殊之旨乃知聖賢之學以靜立極遂號靜齋

明朱翊鈺字升甫一字震岳少穎異目十行下博學工詩文不喜富貴慕淮南八公之徒折節名士一時士大

夫皆與遊年七十薨著廣諴堂集八十卷震岳詩話二十卷鈺弟翊𨫼字仲艮爲楚藩宗正博學能文尤工書翰與兄震岳相倡和海內傳誦之

明富順王厚焜幼孤未就外傳稍壯愧與長者語乃潛心問學發憤至廢寢食遂博貫羣藝復嗜詩兼精繪事一日拂素圖蜀葵移暴日中蜂蝶叢集花上拂之輒來朱謀㙔藩獻記

明馬后父少時膂力過人沉毅寡言笑重然諾而性剛强見有爲不義者視之若仇然鄉人莫敢犯

明郭濟少穎悟爲宋太史方遜志所器重後爲太學生祭酒聽忌者誣奏殺之既而太祖讀其文恨之曰把我好秀才壞了遂追戮祭酒士論快之浙江志



明劉璟基仲子也少靜樸峻厲博通經書兵畧太祖愛之欲置左右倣宋制授爲閤門史且金書除姦摘佞四字于鐵簡賜之令糾正不法者北直志

明汪一初字暘復少以能詩名洪武庚子郡守薦之朝上方覩書命作詩立賦一絕以進有花影上階春滿地讀書餘暇問蒼生之句即命以白衣侍講浙江志

明練子寧名安以字行少英邁不羣與金幼孜友善曰子異日必爲良臣我必爲忠臣無相負也西江志

明解縉上封事論時政剴切萬言上見之喜縉少年有才志封事留中諸大臣皆忌之罪且不測上憐縉慰諭賜絲曰汝歸且讀書十年上崩來奔喪有章劾縉

母喪未葬父年九十遣詔奔喪謫河州衛吏陝西志
明解縉贈劉編修歸娶詩少年歸娶奏金鑾喜得天顏
一笑看紅錦裁雲剪奠雁紫簫吹月夜乘鸞靈椿堂
上承中饋寶鏡臺前結合歡從此梅花消息好青綾
不似玉堂寒
明胡儼授華亭教諭時年尚少抗顏以師道訓勵諸生
講說經史寒暑不廢江南志
明況鍾少貧賤有御史過聊城縣官發徒前驅公在遣
中御史就輿中假寐忽見神人謂曰尚書導輿能安
坐耶覺而異之因物色諸執事見公年少狀貌雄偉
令縣收錄教之果大顯楊儀明良記



明張斌永樂間北征募三河壯士其兄當遣斌曰兄老
矣且無嗣此行能生還乎吾幸有子又膂力壯乃毅
然代往窮絕塞而還平陽志
明徐有貞字元玉初名珵幼慷慨有經世志見祭酒胡
儼命賦詩援筆立就儼不覺躍起曰此鼎銘器也江南志
明于謙少時博戲市中僧如蘭見之曰少年何不自愛
異時救世才也時有道人在傍曰相如斯已乎如蘭
更熟視曰惜不令終道人曰和尚可教矣問其姓名
不答而去浙江志
明樊凱字大振少給役至縣令見其狀貌驚異令就學
成化初選尚廣德公主不以貴戚自多彰德志

明孫昊字曰明少以文學名督學御史戴珊稱十才子
昊爲首王鏊董傑輩次之江南志
明袁凱字景文少以白燕詩得名人呼爲袁白燕江南志
明陳魯少學易入五臺見老翁授開心符魯跪吞之遂
明占卜澤州志
明史書字獻忠任陽城時年尚少大猾路省祭輕之居
逼衙前會新縣門餘零木其家不問而取令巡官執
以來路至厲聲曰木無幾胡足索書曰若吏乎曰吏
曰讀律乎曰熟律曰常人盜官物徒乎路默然叱吏
擒治箠殺之一縣皆驚澤州志
明沈錦好讀古秦漢文終不入試或戲之曰既不試學



將何用錦正色曰下士晩聞道將以自修耳學豈專
爲青紫設哉學益力壯年猶從師不厭苦焉
明易貞字子順少讀小學及朱氏家禮即躬行不倦父
廷選故端肅諸子少遺輒叱怒直跪伏終日不命之
不起
明沈堯章字佩臯弱不好戲行坐間率正身端拱矜儼
自持嘗慕范希文爲人著先憂後樂論以見志浙江志
明柴大履字旋父少孤不能從師每聞村塾講誦聲輒
徘徊若有開悟里人顧若尹見而奇之館令就學江南
志
明諸葛伯衡少清介持名節從鄉先生游獲聞前輩緒

一論精求實踐鄉里咸推重之
明傅瀚字曰川自少秀異讀書過目成誦始就外傅則
往往推究典義人多奇之見六十八
明楊暄字杏園少好古爲文幽深澹折治春秋見陳不
占死崔杼之難掩卷嘆曰是應死而死知有生人之
事者也澤州志
明王應電字昭明少游星溪師事莊渠先生授周禮時
巢中被倭去遊江右從羅洪先學前席問難連晝夜
三月羅嘆曰昭明之書如盤根槮枝附麗宛轉卽白
虎諸儒莫能駕其上也江南志
明何景明字仲默少稱神童旋以詩文與李獻吉等號



七子陝西志○互見十二十五二十歲
明韓汝臣十四入鄉校累試不售以親老不欲遠離年
甫壯卽棄去科舉以著述自娛日飲酒數斗醉則歌
嘯自若遇有寠者輒悉口以咲之陝西志
明牧相字時庸少受業于王尚書華華器異之妻以女
弟令與文成同學浙江志
明賈廷試字四明少時問業于鄭鳴峴鹿之門一見大
喜卽以弟女妻之
明徐雲從字時際少從羅念菴唐荆川二先生游聞李
同野先生與學黔中負笈遠從終身不忍歸貴州志
明王用賓字永與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時弁髮登第歷

淸署三十餘年咸逡巡不踰繩檢陝西志
明方太古字元素少警敏好吟咏其父遣從章楙受經
不屑治章句遂棄去專力爲詩有聲縉紳間居女埠
溪上自號曰寒溪壯歲出遊三吳與姑蘇楊循吉都穆
文徵明結社唱和而詩益進又遊八閩舉人林埜一
見莫逆爲作錦囊十咏贈之浙江志
明應宗祥字尚履少好學讀書達旦縣髻屏床以自警
浙江志
明祝瀚字惟容弱冠登進士知南昌府濠府有鶴帶牌
者縱于街民家犬噬之濠牒府欲抵罪傾奪其資瀚
批牒曰鶴雖帶牌犬不識字禽獸相爭何與人事濠



不能逞竟以中傷謝事歸時年尚壯杜門終其身未
嘗入城府
明范瓘字廷潤少從新建學嘗謂人曰天下有至寶得
而玩之可以忘貧作古詩二十章歷叙道統及太極之說以自見浙江志
明馮從吾劉璽外孫也少時璽口授五經昕夕誨育共
後竟傳其學陝西志
明毋道少警敏或試畫鵲應筆成詞充弟子員每試輒舉首四川志
明李傑少貧負米以養祖母長少裕兄弟貧無居傑以
已屋分居之四川志
明高任說字汝霖少篤學性端重嘗銘其座曰程明道
坐如泥塑包文肅笑比河淸後舉進士四川志

明羅朝貴廣東人僑寓寧遠南橋以草屨爲業嘗于橋下得遺金而還之或笑以爲迂曰吾少爲湛尚書守書院門聞公講義利之辨心篤信之故不敢匿金

明陳昹字子覺少倜儻自雄其才遊于陳獻章之門亟稱之讀書于南海廟大書一聯于其門云自浪起時浪花拍天山骨折呼吸雷風黑雲去後雲牙拂渚海懷開吐吞日月御史按部見而奇之禮而見焉廣東志

明周枉字廷直少遇相者言骨貧賤且殀枉曰修身以俟命骨相如我何未幾舉嘉靖乙酉鄉試讀書焦山足未嘗入公府夢帝謂之曰曩相者言非妄顧汝有隱德以一官酬汝江南志



明何守拙字子工少穎敏辨博頗露英氣有道士語之曰子天下士精深静爲宜遂一意近裏講明心學四川志

明虞舜卿字國賢少爲諸生日以古文詩賦自娛其于技藝方術書畫皆通而尤篤于孝友一日哭父墓聞空中語曰有虎言至再市及山下而塚有蟠跡矣浙江志

明馬加禎號和叟早歲爲諸生誦法聖賢課生徒束脯所入輒長跪進二人供甘旨浙江志

明謝瀚少時乏二親養謂弟曰若卒讀吾爲負米計矣營致甘旨渭得一意讀書成進士浙江志

明陸大漳號湛泉少年嘗館于平湖一夕忽聞叩門聲啟視則一艷婦也亟閉門峻拒之達旦遂辭歸年八十一浙江志

明劉孝字子仁號遂渠少時館天寧寺每夜就月光讀書登隆慶戊辰進士彰德志

明武琦少爲邑庠生喪母廬墓讀書其中三年時有横軍作亂守墳不避軍入其廬欲掠之視廬無別物惟書盈几案知其爲廬墓賢云孝子也遂去之汾州志

明羊可立字子豫出爲天雄司李移瑞陽少府皆不攜妻子以示便于去就乞休者再張洪陽鄉南皐咸曰壯年奇才賜環指日慰留無已迨有遼陽經畧之命適臥病不起矣汝寧志



明茅瓚字邦獻少時夢神人授二巨字文曰見滄因以爲號後讀書寶壑寺山巔始至夜雷雨大作崖崩數十丈獨所居無恙質明露見滄二大字蓋故鐫宋理宗御書適與夢符中戊戌第一甲一名浙江志

明魏一恭字道莊督廣西學政額其扁二曰黜浮薄抑奔競揭之門首遇諸生年少列高等必戒之曰毋志小氣輕也廣西志

明柯延茹壯年失偶不再娶江南志

明陳禹咨少時曾在粵西得遺金還之粵人至今頌其事互見八十

明郭文輔字良弼少家貧父使牧牛山中文輔挾筆研

及獨足几以行就巖間註周易

明陳鑰字孔貞少讀易至善遷過改句遂慨然爲善過二格晝所爲夜焚香記之

明許逵字汝登正德戊辰進士授樂陵令樂陵故敝邑逵時年且少而才能惠愛同輩莫及民用德之李鳳來許忠節公祠堂記 汝寧府志 互見童幼二十餘二十九三十十六歲

明水萬鍾字仲詔少時文章翰墨之譽滿天下生平雅慕米顛蓄石八種曰八友各圖其形命之以名人皆呼爲石友先生北直志

明蔡國熙字春臺少書超凡入聖四字於坐側沉心性命之學北直志

行年錄　少壯　圭

明儆大經字守道少聰慧日記數千言家貧無書走借崔尚寶家未幾還書曰吾已得其槩矣三十二而卒士大夫甚悼惜之北直志

明鹿善繼字伯順賦形瓌偉少卽嶷然無溫飽意諸生時布袍草履謁邑前輩范一泉語次以做人爲柄大佩服之北直志

明初進忠少持方正里人多就之折是非

明錢應婁字褰黔少爲諸生尚名節持清議與弟應旂同學于顧端文之門端文深器重之年九十無疾而逝江南志

明李鏡字仲南自少坐臥一樓讀易數年不履戸外嘗曰不讀書萬卷卽作文皆兒女子氣平陽志

明李棲鵬生而沉默寡言郇陽馬瀛海者負相術一見嗟異曰法應貴而且壽少爲諸生讀書河東王盟文壇平陽志

明劉遷字于喬少貧代兄爲吏役宿縣中縣令夢白虎臥鐘下晨起求之得遷使之業書試藝奇之名其兄屬曰此必亢而家陝西志

明楊鼎字宗器少貧未知書嘗恨學晚鋭意力學遂登鄉薦第一陝西志

明屠隆號赤水少有儁才巡海使者劉訒試以溟海波恬賦頃刻卽成浙江志

明吳麟玉字稚貞少負才名放浪詩酒間家築小圃栽

行年錄　少壯　夫

竹萬竿構數椽廬居其中顏爲琅玕社與陳繼儒釋智舷唱和浙江志

明趙士際字維行少強學嘗以磚爲警枕咿唔達旦江南志

明何思鰲字子極性至孝其仲父何岫富而無子欲繼之思鰲嘆曰父母可以金易乎因固辭屬其從兄以代時年甚少也江南志

明陶之哲字復九少應縣試張艮請借前著論以奇見賞旋厭進取曰聖賢事業徒博一名乎遂專精五經學尤深性理

明尚鵬字雲翼少聘周儁女病癱瘓儁恐累于櫛沐議

辭婚不可伉儷無間言鄉黨賢之

明江盈科字進之少時推祖業與昆弟授徒自給除夕自郡回逢失金赴水者傾所攜賑之得不死

明康時升少聞王塘南講學螺川往從之塘南語及君子自得問所得何事時升曰旣自得矣又何所得塘南曰子誠有得也

明喬梓字子芳中年失偶不再娶著鰥夫論以見志（平陽志）

明呂經字道甫少孤貧負薪養母不輟讀書嘗荷擔市米見遺金故不售薪以待之果有泣至者問之曰近鬻女得數金藉以納官脫罪今失之更無他可貸惟有死而已經卽檢還之負薪歸母怪其久曰兒得遺金于途俟還金也母大悅（陝西志　後登進士仕至右副都御史）

明董樸少魯攻苦誦讀日不能識數行鄰父見而憐之謂其父曰郎君不慧讀書非其質也奈何苦之何不令牧耶公聞之憤丐工畫一牧子牧牛置座右益奮勵堅苦力學比長而發慧卒成進士以文學顯累官大叅（耿定向先進遺風）

明吳執禮字汝立進士授保寧推官發奸摘伏辨枉伸邪有神明之號太守羅紳初以年少易之嗣嘆曰老吏不如也（陝西志）

明楊大賓字君山少時讀書東山後人慕之題石壁曰君山讀書處（貴州志）

明郭宗蔭少讀書一室有婺婦夜奔正色拒之（貴州志）

明鄭安民字敬修少時父怒召至門忽却母曰兒何不速曰吾聞命顏色不怡姑緩受父撻耳（貴州志　本傳）

明劉涇字叔清少時有隣女贈芍藥杜門謝去（懷慶志）

明申懷珍少未業儒痛思孤苦乃毅然力學期年執筆爲文有驚人語人詫其敏（陝西志）

明黃琰正子晉金山寇叛有薦琰往討者對曰臣年幼才弱不如臣父遂徵正討平之（江南志）

明張澄字世傑少時執厨役事母江惟謹江喜飲澄具佳醞飲之少不樂輒唱舞務致其悅（母壽至九十餘養盡禮　江南志）



明陳晟字克昭嘗奏獄上叹其奏牘令晟背誦晟條對如流上曰汝年少朕特試汝[illegible]（江南志）

明吳棋辰幼失怙恃及長追思不釋刻像奉祀憂勿肖遇道士自言善鐫摹因迎歸像成甚肖族人駭異顏其堂曰刻木祠（江南志）

明趙元銘字廷時號白雲少讀書務踐履有館人女侍其姿潛奔卽徙他寓（浙江志　互見九十）

明李世藩懷慶衞千戶年少文弱如諸生而精悍敢戰常單騎入賊壁賊人馬皆辟易撫軍玄公聞而壯之檄藩禦寶冦冦憚藩勇伏弩千餘夾藩射之中股

滿抜矢震呼兵益鼓進又中臂猶戰及中腦折栝殿
後保軍全歸腦鏃潰不可藥臥疾于孟未死前猶日
與健兒飲酒彈箏高歌相和士皆垂泣而藩意氣慨
然越十日卒懷慶志
明褚僎字本中稍長喪母旣壯喪父哀痛幾不能生母
歿歲有嘉木二苗於所居牖上枝葉類梓桐僎移植
于所居之旁十閱寒暑二木劍拔而上父旣歿忽一
日徘徊樹下有風颯然起于樹末俄而怒號樹欲仆
僎曰古人有欲養而不能逮者喻以風木與二弟構
向大泣風稍定四十二代天師爲篆風木軒三字揭
其居浙江志



明葉茂春字梅崖性至孝少孤失聰疾呼罔聞時時伺
母顔色母稍不懌卽不食蹙眉額爲嬰兒啼母告之
故能悉以意解懷慶志
明王邦楨字國寧生而駢脅巨臂膂力絶人少從父宦
遊道遇盜數十人單身直前格殺盜解散彰德志
明魏錕少從兄鎮宦遊熟歷邊事諳韜畧尤精騎射每
以忠義自矢比兄出塞錕常在左右指麾調度一日
戰敵簇射其兄錕與部下精騎轉戰酣爲黠敵乘
隙射墮兄指錕卽還射其敵中目應弦而倒敵衆驚
潰扶屍而去陝西志
明秦潮壯年妻喪遂不娶慕喬松之術南遊衡嶽匡廬
西抵終南太華遇異人授以秘訣兼通太乙奇門諸
數于天地風雲人生休咎占驗無爽汝寧志
明陳類兒少孤貧爲人飼鵝聽里塾讀書遂能代生徒
捉筆師奇之予以衣食而授之經師飲客擲骰客屬
對云六面四方單點雙點色不一類曰一奇二偶內
卦外卦象皆同
明張步雲字子龍少入州庠荆藩擬賓選雲煎荷汁以
自汚免
明越效忠少負俠氣負擔入山遇異人授以仙術凡沉
痾不起者以手摩之卽愈汝寧志
明黃雲闓字正野制行端方少時見朋儕擁妓者輒勃
然曰有人心者堪見此乎晚年喜讀堯夫集人謂之仁誠先生子彥士奇士世其學



明萬建崐字季瑜除荆州府推官人以年少易之及視
事習爰書精讞决雖老吏不如西江志○互見二十餘歲
明賀冠壯時授經鄉村有民欲以女爲媵不從因遂遷
避焉嘗作口號曰獨處一嬌娥吾心總未波老來思
往事下惠豈爲多汝寧志
明劉伯燮字元甫別號小鶴少就外傅適何司寇遷偶
過塾師館中諸童子皆皇遽避席伯燮獨危坐自若
塾師讓之伯燮曰何公亦人子也彼自出遊吾自讀
書何憚爲遷曰此公輔器吾弟有女相宜賁選壻無

踰此者

明劉本道少嗜學有才畧能詩由掾史見知于淸遠伯王驥引置幕下奏授刑部照磨從征雲南戰克攻守之策多咨訪之（王凝齋掾曹名臣錄）

明楊繼宗踰壯年卽獨居在嘉興九年止一老僕朝夕飯兩盂蔬兩豆而已夫人自其鄉來閱三日促歸官滿田郡居宿客堂（崔銑明臣十節）

明張琳號成弋少孤家貧嗜學得百金於厠反之失者曰官銀也將鬻產償願與子剖曰有是哉反子之金而酬我以貪也如其利之何若不子知揮金而去（汝寧志○壬子舉人丙辰進士）



明鄭繼之字善夫少讀書山寺中往還袖籍拾落葉以炊有寓室欲以女字之且懷託孤意公不可婉辭之娶婁人子（及爲冢宰年已八十入朝不杖）

明吳芊字蔓之少工舉子業讀書僧寺中韲粥布衣足不窺園者十年（江南志）

明趙頴葛加定子頴異嗜書少若成人項邑趙宗舜喜讀書士有藻鑒見而異之謂葛氏曰此子必顯名于世汝家貧吾與汝共撫之趙氏諸子皆能文章命爲昆弟試于祥符因冒其姓登崇禎癸未進士官翰林庶吉士（開封志）

明楊藹少爲鄉塾師有狂生夤晉之藹若不聞人以告藹曰豈無同姓名者耶（江南志）

明彭濟物少慷慨有志節初會試時前二場文皆得意忽得家報言母夫人劇病卽束裝歸朋輩咸勸其留終場必取高第公曰吾方寸亂矣且母病與取第孰重耶遂行抵家母見之喜病亦尋愈（澤山雜記）

明陳嵾字子兼少有大度巨蛇起坐側不驚一夕盜入室亦弗動（江南志）

明張梅少孤從姊丈馬文學于高郵學舍年方總角鄉薦爲新安尹縣寄邇京畿多中貴梅以公濟明以明濟威大得民心薦剡至十八（河南志）

明焦弘祚字丕顯少頴悟邑令丁應泰摩其頂曰焦氏有子矣十三遊泮子丑聯捷（河南府）



明王弘譽字聖昭號五雲生而秀傑頴悟嗜學讀書每以午夜爲度時至大昕不自覺父母心喜恐過勞諭止之公俟其旣寢剔燈潛誦歷年卽高自期許以爲科第吾囊中物求則得之豈論命哉領鄉書同榜最少鄉里艷之（按公生于萬歷二十四年卒于崇禎十四年年四十六歲竟不能博甲第以終所謂求則得之豈論命哉然歟否歟○陝西志）

明殷乾少讀書一室有徽商滕夜至峻拒不納又晨起如厠見人盜其物匿他所終不發其姓名（江南志○互見初志）

明聯承乾父卒號泣柩側者九歲手不釋卷依依大恭人膝下雖壯年如孺子（江西志）

明周宗彜字五重少出于吳太冲章正宸之門爲人有
膽決尚氣節吳章二公素重之曰周生吾道干城也
後殉節死其妻卜氏二妾朱衣紫衣弟啟埼皆死浙江志
明張時中字龍田少博覽羣書躬行實踐尤性喜靜僻
卜居嵩少之間頗得鳶飛魚躍之趣足跡不履城市
教誡子侄以讀書濟時爲務河南府志
明牟賢號拙菴甲戌進士與龔鼎孳楊元錫爲一榜三
少年賜歸畢姻當時榮之浙江志
明林文秩少穎敏不凡嘗覩穫禾于田值震雷相去數
步有擊死者文秩恬然不少懾
鄭宣徽達少時日懷二餅讀書于京師西樓止饑即食



其餅沽酒一升飲再讀書抵暮歸率以爲常
明潘之揖號寰瀛少負才名天性篤孝生甫週歲母孀
居撫揖長出就傅母每留餘食啖之揖見哭無煙知
母未食忍飡半以奉母母燈下紡織揖取師所授書
就餘光而讀廣東志
明陳澂衷字元誠少爲諸生釋奠掌俯歌鹿鳴諸詩聲
若出金石聞者樂之廣東志
明周孝少孤問名于母母曰孝喜曰吾求爲孝子雖不
誦讀可也廣東志
明張詡字廷實少負經濟力行好古厭薄章句莆田彭
詔見其詩歎曰嶺海孤鳳也廣東志

明袁奎字文卿以進士授新會知縣時年甚少至則執
簡御繁不事更張而政平訟理吏畏民懷廣東志
明全璲字東玉丁酉科河南鄉試第一戊戌成進士觀
工部政是歲同榜三百人璲最少未娶聲譽籍甚座
主大學士沈公尚璽蔣公給諫項公咸刮目謂中州
庶常之選無踰者而璲獨夷然不屑竟以久客京邸
思親至病乃援例疏娶以歸歸而疾劇遂不起年僅
二十也後入祀鄉賢彭麥青全進士傳南陽府志互見初生入歲
明黃潑字元浩少時父以部解客死于虔不能歸潑長
母告以故不覺殞絕復甦歲時薦奠輒西向哀絕遂
甦意儒業領鄉薦母亦尋歿乃走虔州歸其父骨合



葬焉廣東志
明李曰巽字順之少穎悟博覽以綠衣構變坐獄讀書
不輟太守姚良弼見其文異之立爲平反廣東志
明林挺春字少和少事親孝藩臬並旌其門挺春不喜
標榜輒屏去
明蕭成字子韶少喪母同母弟亦幼繼母陳氏生弟二
人獨私愛之成自少至冠備極友愛陳氏感化廣東志
明王臣直字聖鄰少有遠志讀書籠鷄臥榻側聞鷄初
號輒危坐誦讀至夜五鼓不休互見十二歲平陽志
明何維柏字喬仲少爲三水諸生見同舍生臨祭而謔
輒引避以爲辱已衆皆愧服由是嚴憚之廣東志

明陳騏字夢祥少爲醫生有司使覰重囚入獄中饑不能忍恥之乃學舉子業後連登進士廣東志

明黎民懷字惟仁少受業于黃官詹佐佐深器之與兄民表民衷偕梁有譽輩結社講業有三鳳之稱廣東志

明周孚先字克道少居近辟鍾離先生之門篤志聖賢又從甘泉先生于天關其事父母就養無方出入必告待弟友愛教子以義甘泉亟稱其孝廣東志

明鄔佐卿字汝翼幼負異資成童輒能爲詩充貢上春官忽太息向人言年愈壯安能復旅諸生進退遂謝去稱丹徒布衣砥礪道義風化鄉人江南志

明郭大治字思道幼警敏動循矩矱少時父正爲仇家所齮齕搆入靜室大治號訴法司多其孝爲直誣廣東志



明陳文學名思賢生而穎異性廉介少以節義自許仕後漳州教授文皇入承大統偕其徒吳性原等六生不奉詔執送京師俱死曹志遇表忠祠碑記廣東志

明李方少孤事母至孝定省無間寒暑家貧業漁以美者供母餘乃鬻之不二價廣東志

明陳立父宗錫之逢不返立七齡知讀書既壯告其母曰父去久音問不通若不訪求天地間一罪人也聚糧走燕越書姓名倩狀于衣背日詢訪之至開中平屯遇一父老攜至家出其父所作樂靜遺稿因復訪

所立誓指滴血而骸果滲仰天大慟絕而復甦乃負骨以歸間關者萬里廣東志

明霍任字尹先少同兄韜讀書僧舍衣冠相對即暑夜不違人服其端莊廣東志

明莫如勤少勵志苦學嘗于獨立峯險絕處搆室讀書人罕見其跡廣東志

明李鳳字鳴岡少從兄學終身執弟子禮廣東志

明鄧魯壯年喪配不再婚廣東志

明陳邦楨字德輿少失怙恃依戚黨以成立苦志篤學有隣女挑之峻詞固拒不減魯男子風廣東志

明萬元吉崇禎間爲潮州節推青年負氣節風采凜然



而洞悉民隱摘發隱伏老吏弗如後爲都御史殉節廣東志

明李模字灌谿知東莞縣邑故頗劇甫下車黠胥以其年少易之至發奸摘伏凜若神明庭宇肅清無敢譁者廣東志

明黎弘業字孟擴少穎異王大母奇愛之不令夜讀而弘業篝燈閱光繼晷申旦父遇以博士弟子員淹極羣書每覽今古興廢之由掩卷累欷弘業幼侍膝下往往爲之動色其忠孝蓋根于天性云廣東志

明吳政少有異才補弟子員以忠信式俗頑者化之時猺獞虜政索贖始不知姓名後詢之皆稽拜曰吾聞吳秀才善人也贈以金帛政辭贈而求歸諸被虜者

賊從之廣東志

明朱璧少爲邑諸生志行端潔孝友著聞丁母憂泣血三年未嘗見齒與弟姪同爨四十餘年錢帛不入私囊廣東志

明黄用直字宗弼少負奇氣讀書通大指縉紳見而異之一日早起得遺金一橐于道已而還其人不受亦不告以姓名廣東志

明朝少年狀元費宏二十林大欽二十二施槃二十三朱希周楊愼俱二十四孫繼皐二十五胡廣彭教張昇龔用卿羅洪先俱二十六謝遷秦鳴雷俱二十七丁顯康海申時行俱二十八蕭時中陳循柯潛陳謹俱二十九　少年會元趙時春十八倫以訓二十鄒



守益二十一彭華董玘唐順之俱二十三陳瀾二十四陸鈛趙寬李舜臣俱二十五洪英王鏊汪俊俱二十六陳璲劉定之梁儲儲巏鄒銳霍韜俱二十八姚夔王錫爵陳棟田一儁俱二十九　少年解元廣西蔣冕十五歲南直隸余毅中馬拯俱十七歲王世貞皇朝盛事

又世貞文章九命云夏侯榮七歲屬文十三歲戰歿林傑六歲能文十七歲卒夏侯稱十八袁著十九邢居實二十王寂二十一何烱二十二王弼王延壽何子朗俱二十四袁耽二十五禰衡王訓李賀俱二十六衞玠王融俱二十七鄒炎陸厥俱二十八沈友王勃俱二十九阮瞻到鏡孔熙先劉訏歐陽建俱三十劉世敦盧詢俱三十二賈誼三十三謝瞻三十五王洽劉琰王錫王僧達謝朓俱三十六謝晦謝惠連俱三十七王珉王儉王肅俱三十八王濛三十九嵇康歐陽詹俱四十

夏姬內挾伎術老而復壯者三三爲皇后七爲夫人九爲寡婦當之者輒死諺曰夏姬得道雞皮三少

魏文德郭皇后少凊慧父永奇之曰吾此女女中王遂以女王爲字早失二親遭難流離在銅鞮侯家太祖爲魏公時得入東宮文帝所愛唐陸龜蒙小名錄

梁武帝丁貴嬪少時與鄰女月下紡績諸女並患蚊蚋而貴嬪弗之覺也互見十四歲



南康縣外二十里許有劉氏女父母初以許蔡無故絕蔡而許吳吳亡又以許蔡女曰吾一身而三許人何顏登人門戶投潭水而死鄉社立賢女祠宋陳郁話腴

行年錄

廣昌魏□□晉峯氏纂輯



老年

易大過卦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陽過之始而比初陰故其象占如此稊根也榮于下者也榮于下則生于上矣夫雖老而得女妻猶能成生育之功也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九五陽過之極又比過極之陰故其象占皆與二反　明睦㮚周易稽疑云少字誤作士字及觀郭氏定本亦云少字央傷類于士字誤亦明矣士字義理無謂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離卦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重離之間前明將盡故有日昃之象不安常以自樂則不能自處而凶矣戒占者宜如是也　周易稽疑云昃字下古文及鄭薛本无凶字晁景迂曰无凶字者得象數理或然也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詩七月篇第六章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介助也介眉壽者頌禱之詞也

八章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公堂君之堂也稱舉也見民忠愛其君之甚

天保篇第三章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興盛也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皆高大之意言其與長之未可量也

四章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君謂先公先王卜猶期也此尸傳神意以嘏主人之辭

六章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恒弦升出也月上弦而就盈日始出而就明騫虧也承繼也言舊葉將落而新葉已生相繼而長茂也

南山有臺篇樂只君子萬壽無期樂只君子萬壽無疆

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遐不黃耇君子指賓客也此道達主人尊賓之意美其德而祝其壽也眉壽秀眉也黃老人髮復黃也耇老人面凍梨色如浮垢也

蓼蕭篇第二章其德不爽壽考不忘爽差也其德不爽則壽考不忘矣

三章宜兄宜弟令德壽豈宜兄宜弟猶曰宜其家人蓋諸侯繼世而立多疑忌其兄弟故以宜其兄弟美之亦所以警戒之也壽豈壽而且樂也



楚茨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報以介福萬壽攸酢賓飲主人曰酢酢報也

神嗜飲食使君壽考神既嗜君之飲食矣是以使君壽考也

信南山篇畀我尸賓壽考萬年畀與也曾孫之穡以爲酒食而獻之於尸及賓客則神降之福故壽考萬年也

曾孫壽考受天之祜祜福也

報以介福萬壽無疆甫田篇句同

行葦篇第四章曾孫維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黃耇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曾孫主祭者之稱今祭畢而燕故因而稱之也醹厚也大斗柄長三尺祈求也黃耇老人之稱以祈黃耇猶曰以介眉壽云爾古器物款識云用蘄萬壽用蘄眉壽永命多福萬年無疆皆此類也台鮐也大老則背有鮐文引導

翼輔祺吉也此頌禱之詞欲其飲此酒而得老壽又相引導輔翼以享壽祺介景福也

卷阿篇第二章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伴奐優游閒暇之意爾君子皆指王也彌終也性猶命也酋終也言爾既伴奐優游矣又呼而告言使爾終其壽命似先君善始而善終也

四章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茀嘏皆福常常厚之也

板篇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用憂謔灌灌欵欵也蹻蹻驕貌耄老而昏也老者知其不可而盡其欵誠以告之少者不信而驕之非我老耄而妄言乃爾以憂爲戲耳

抑之篇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借曰未知亦聿



既耄夢夢不明亂意也慘慘憂貌諄諄詳熟也藐藐忽畧貌耄老也八十九十曰耄左史所謂年九十有五時也

江漢篇第五章虎拜稽首天子萬年虎召穆公名王賜召公策命而召公拜稽首以受之人臣受恩無可以報謝者但言使君壽考而已

六章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言穆公既受賜遂答稱天子之美命作穆公之廟報而勸王策命之辭以考其成且祝天子以萬壽也

雝篇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右尊也言文昌厥後而安之以眉壽助之以多福使我得以右於烈考文母也

載見篇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於純嘏言孝享以介眉壽而受多福是皆諸侯助祭有以致之使我得繼而明之以至於純嘏也

載芟篇有椒其馨胡考之寧胡壽也有馨加椒以共養耆老則胡考之所以安也

絲衣篇不吳不敖胡考之休吳譁也祭而飲酒能謹其威儀不諠譁不怠傲故能得壽考之福

閟宮篇第四章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震騰驚動也三壽未詳鄭氏曰三卿也或曰願公壽與岡陵等而爲三也

五章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

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說信公昌大壽考也壽胥王氏曰壽考者相與爲公用也蘇氏曰願其壽而相與試其才力以爲用也

八章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

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



祉黃髮兒齒常或在嘗在許之旁許許田也皆魯之故地見侵於諸侯而未復者故魯人以是願僖公也令妻令善之妻聲姜也壽母壽考之母成風也有常有也兒齒齒落更生細者亦壽徵也

烈祖篇綏我眉壽黃耇無疆安我以眉壽黃耇之福也

書盤庚上汝無侮老成人老成人有言當遷者不可侮之也

微子吾家耄遜於荒言紂無道我家老成之人皆遜遯于荒野

泰誓中播棄犂老犂黧黑而黃也微子所謂耄遜於荒是也

洪範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召誥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言王以童子嗣位不可遺棄老成言其能稽古人之德是固不可遺也况言其能稽謀自天是尤不可遺也稽古人之德則於事有所證稽謀自天則於理無所遺非壽耇閱

見之遠無所質非壽考德盛智明不能決也

君奭天壽平格坦然無私之謂平格者通徹三極而無間者也天無私壽惟至平通格於天者則壽之伊尹而下六臣能盡平格之實故能保乂有殷多歷年所

耇造德不降言召公去則耇老成人之德不下於民

呂刑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耄老而昏亂之稱荒忽也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立五十五年崩無逸言其享國皆謂在位之年此乃從王生年而數享國百年益在位五十年之後也

文侯之命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平王自言今我御事之臣無有老成俊傑在厥官者

秦誓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古之謀人老成之士也今之謀人新進之士也非不知其為老成以其不說已而忌嫉之非不知其新進姑樂其順便而親信之前日之過雖已云然尚謀詢茲黃髮之人則庶罔有所愆也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番番老貌旅與膂通脊骨也旅力既愆之良士前日所詆墓木既拱者我猶庶幾得而有之

記曲禮老者不以筋力為禮　註五十始杖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

君子式黃髮　疏黃髮大老人也人初老則髮白大老則髮黃髮黃彌老故人君見而式敬也

王制司空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　註寬其力饒其食疏凡國家為役之法老少功程不同老則功少壯則功多今使民之時雖役壯者限以老者之



功程故曰任老者之事凡廩餼牲體壯者食多老者食少雖老者給以壯者之料故曰食壯者之食

司徒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於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　耆老致仕及鄉中老賢者朝猶會也此庠謂鄉學也鄉謂飲酒也擇善日於鄉學內為此不帥教之人習其射禮中者在上故云上功習此鄉飲酒之禮令老者居上故云尚齒使其觀上功自勵為功觀上齒則知尊敬長老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　註天子諸侯養老同也鄉鄉學也國國中小學也在王宮之左學大學也在郊

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下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　疏案孝經云男子六十無妻曰鰥婦人五十無夫曰寡舜年三十而尚書謂之鰥者以其父頑母嚚無為娶之端故雖三十而亦稱鰥

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班白不提挈　註謂於塗中疏擯負老少並輕則并與少擔之老少並重不可并則分為輕重重與少者輕與老者

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　徒猶空也

文王世子凡大合樂必遂養老　註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於是時也天子則視學焉遂養老者謂用其明日也

天子視學有司卒事反命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　註告祭畢乃之養老之處養老東序則是視學於上庠三老五更各一人也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天子以父兄養之示天下之孝悌也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者羣老無數其禮亡以鄉飲酒禮言之帝位之處則三老如賓五更如介羣老如衆賓必也正義曰三老五更各一人蔡邕以更字爲叟又以



三老爲三人五更爲五人非鄭義不取三老亦有更名五更亦以老稱但尊此老名特屬三老耳

禮運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　疏使老有所終者旣四海如一無所獨親故天下之老者皆得贍養終其餘年也

郊特牲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皇氏云春是生養之時故饗孤子取長養之義秋是成熟之時故食耆老取老成之義

內則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爲惇史三王亦憲旣養老而後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　疏憲法也言五帝養老法其德行三王德漸薄非但法其德行又從求乞善言五帝就氣息自體恐其勞動故不乞言惇厚也言老人有善德行則記錄之使衆人法則爲惇厚之史亦微其禮者言其乞言之禮亦依違求之而不偪切三代皆法其德行善言爲惇厚之史故云皆

祭義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尙齒夏后氏貴爵而尙齒殷人貴富而尙齒周人貴親而尙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　註貴謂燕賜有加於諸臣也尙謂有事尊之於



其黨也臣能世祿曰富舜時後德則在小官未有遺年言其先老也　疏虞貴德德之中年高者在前夏漸澆薄而尙功功高則爵高德雖下而爵高者則貴之殷又劣於夏累世有功世爵而富乃貴之周又劣於殷敬愛褊狹殷人疏而富者猶貴之周人於巳有親乃貴之俱就其中年高者在前故云尙齒

行肩而不併不錯則隨見老者則車徒辟班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而弟達乎道路矣　此少者與長者同行之禮併並也肩而不併謂少者不可以肩齊並長者之肩當差退在後也不錯則隨謂此長者若是兄之輩則爲雁行差之差錯稍偏而後之若是父

之筆則直隨從其後矣車徒辟言或乘車或徒行皆
當辟之也任所負戴之物也
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强不犯弱衆不暴寡而弟達
乎州巷矣
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
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是故鄉里有齒
而窮老不遺强不犯弱衆不暴寡此由大學來者也
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　註割牲制俎實也
冕而總干親在舞位以樂侑食也四學謂周四郊之
虞庠也疏祖而割牲謂牲入之時天子親割也執醬
而饋謂食之時親執醬而饋也執爵而酳謂食罷親



執爵而酳之也干盾也親在舞位持盾而舞也天子
敬老鄉里化之故有齒也老而被養故在下年老及
困窮者皆化上而養之故不見遺棄作記者以老弱
被尊養人皆化上故强不犯弱衆不暴寡四學周學
也殷學也夏學也虞學也當入學之時而太子齒於
國人故曰太子齒
射義孔子射於矍相之圃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
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
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
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
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勵有存者註耆耋皆老也八十

九十曰旄百年曰期頤稱猶言也疏幼壯孝弟能於
幼壯以來行孝弟也耆耋好禮謂六十之耆七十之
耋老而不倦愛好於禮旄期稱道不亂者謂八十九
十百年年雖甚老行道不亂正義曰服虔注僖九年
傳云七十曰耋又鄭注易大耋之嗟謂年餘七十也
又毛詩箋云八十曰耋大畧言之七十八十皆謂之
耋也
周禮天官外饔邦饗耆老孤子則掌其割亨之事註王
制曰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疏陳氏禮
書曰天子之於老也其所養也三國老也庶老也死
政者之老也歲養之也三仲春也季春也仲秋也周



禮羅氏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在仲春月令養衰老
授几杖在仲秋文王世子曰凡大合樂必遂養老鄭
氏曰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於是
時也天子則視學焉遂養老此養老於仲春仲秋者
也月令季春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帥三公九
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大合樂亦必養老此又養老
於季春者也若夫簡不帥教出征受成以訊馘告凡
天子入學莫不養老此又不在歲養之數也故羅氏
獻鳩以養之者國老也司徒以保息養之者庶老也
司門以其財養之者死政者之老也若夫外饔酒正
槀人所謂耆老者總三者而言之也方其養也必先

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適饌省醴
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登歌清廟下管象武天子袒
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則乞言憲行
之養著而孝悌之化行矣周官外饔言饗耆老此周
人以饗禮養老也行葦言飲射而繼之以祈黃耇此
以燕禮養老也祭記曰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此以食
禮養老也漢明舉之彷彿古制然其養特三老五更
二人而羣老不與焉非古先王之意也李氏曰養老
之禮自古帝王未嘗不隆也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
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虞夏殷周莫之改也天子
無父矣欲為人子不可得也無兄矣欲為人弟不可



得也是以父事三老所以教天下之為人子者也兄
事五更所以教天下之為人弟者也親冕而總干袒
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祝哽在前祝噎在後公
卿奉杖大夫進履天子之尊四海之内其義莫不為
臣然而以父兄事人者孝弟之心無所用之以教天
下之孝悌也天子之尊且事他人為父兄天下之人
其莫遺於親父兄乎是一舉而孝悌之風洋洋乎九
州之外矣　愚按長樂陳氏謂天子養老三國老庶
老及死政者之祖父賈公彥云國老卿大夫致仕者
庶老士之致仕者而皇氏云三者之外又有引戶校
年庶人之老共為四種陳氏之意以為聖王之世苟

德行道藝孝弟睦婣有學者遂舉而升之鄉遂大夫
獻之於王矣此其老也非卿大夫則其士也苟其人
庸下不帥教者可無煩至尊屈體而下之此李氏所
以又有國老庶老之外非賢不可皆養之說也愚以
為其說似是而非夫聖王教天下以孝弟而養老於
學以養老也非養賢也當時賢能者賓之於朝不肖
者擯之於鄉終身不齒豈無有上之不必賢能而无
告無譽歌咏王風以至於八十九十者乎是亦王者
所欲致其一日之養以風化天下者也然則皇氏之
說其可廢乎
疾醫死終註少者曰死老者曰終



酒正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　註鄭謂所秩者老
臣王制曰九十日有秩疏謂每日有秩膳即此經秩
酒是也
地官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
註保息謂安之使蕃息也疏禮記庶人食稷士黍食
黍大夫又加以粱今雖庶人老者或與士大夫同食
故曰異粻
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
正齒位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而不齒
註國索鬼神而祭祀謂歲十二月大蜡之時建亥之
月也正齒位者鄉飲酒義所謂六十者坐五十者立

侍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是也必正之者爲民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幾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也齒於鄉里者以年與衆賓相次也齒於父族者父族有爲賓者以年與之相次異姓雖有老者居於其上不齒者席於尊東所謂僎朱子語錄曰問黨正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不齒若據如此雖說鄉黨莫如齒到得爵尊後又不復序齒曰古人貴貴長長並行而不悖他雖說不序亦不相壓自別設一位如今之掛位爲葉氏時曰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年之貴乎天



下久矣雖曰三命不齒若夫族有七十者則其年爲尊三命者亦不敢先之則依然貴親而尚齒矣以此知周人親親貴貴尚齒尚爵並行而不相悖也

夏官羅氏中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行羽物　註是時鷹化爲鳩鳩與春鳥變舊爲新宜以養老助生氣行謂頒賜疏陳氏曰天子之於老其所養者三國老也庶老也死政者之老也夫貴冑謂之國子故貴而老者爲國老賤者謂之庶人故賤而老者爲庶老國子與庶人之俊者同其學所以一道德國老與庶老異其養所以別分義記所言四代養老是也而又有死政之老爲故羅氏獻鳩以養之者國老也司徒以保息養之者庶老也司門以財養之者死政之老也若夫外饔酒正稾人所謂耆老者則總三者言之也

秋官伊耆氏共王之齒杖　註王所以賜老者之杖鄭司農云謂年七十當以王命受杖者今時亦命之爲王杖

爾雅釋詁黃髮齯齒鮐背耇老壽也　註黃髮髮落更生黃者齯齒齒墮更生細者鮐背背皮如鮐魚耇猶耆也皆壽考之通稱齯音倪鮐音台　疏皆壽考之通稱也黃髮之者合人凡黃髮老人髮白復黃也郭云黃髮落更生黃者齯齒者說文云齯老人兒齒也郭云齒墮更生細者魯頌閟宮云既多受祉黃髮兒齒鄭箋云兒齒亦壽徵鮐背者舍人曰老人氣衰皮膚消瘠背若鮐魚郭云鮐背之皮如鮐魚劉熙釋名云九十曰鮐背背有鮐文大雅行葦云黃耇鮐背毛傳云鮐背大老也鄭箋云台之言鮐也大老則背有鮐文方言云秦晉之郊陳兗之會謂老曰耇鮐耇者郭云耇也方言云燕



岱北郊謂耇爲黎郭璞注云黎面色似凍黎也舍人曰耇觀也血氣精華觀竭言色赤黑如狗矣孫炎曰耇面如凍黎色如浮垢老人壽徵也老者說文云七十曰老從人毛七言鬚髮變白也

育孟耆艾正伯長也　疏邶谷風云既生既育鄭箋云育謂長老也孟庚長也耆艾皆老長也曲禮五十曰艾六十曰耆正伯皆官長

艾歷也　註長者多更歷　疏艾又爲歷

宣聖猗蘭操年紀逝邁一身將老

離騷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悲回風篇歲曶曶其若頹兮時亦冉冉而將至　曶音忽

韓詩外傳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樹木欲茂霜露忽凋使賢士欲成其名二親不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

漢孔鮒小爾雅廣言篇耋艾老也　廣訓篇遐不黃耇
言壽考也
揚雄方言眉棃耋鮐老也東齊曰眉言秀眉也燕代之北鄙
曰棃言面色如凍棃宋衛兗豫之內曰耋八十曰耋音経秦晉之郊
陳兗之會曰耇鮐言背皮如鮐魚耇音垢
傻艾長老也東齊魯衛之間凡尊老謂之傻或謂之艾
周晉秦隴謂之公或謂之翁南楚謂之父或謂之父
老南楚瀑音庄涯之間母謂之媓謂父妣曰母媓音多稱
父考曰父姼古者通以考妣為生存之稱
揚子法言或謂壽可益乎曰德曰回牛之行德矣曷壽
之不益也曰德故爾如回之殘牛之賊也焉得爾曰



殘賊或壽曰彼妄也君子不妄有以不朽為壽
徐幹中論夫形體者人之精魄也德義令聞者精魄之
榮華也君子愛其形體故以成其德義也夫形體固
自朽弊消亡之物壽與不壽不過數十歲德義立與
不立差數千歲豈可同日語也哉顏淵時有百歲之
人今寧復知其姓名耶詩云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人豈有萬壽千歲者皆令德之謂也由此觀之仁者
壽豈不信哉此荀爽之論以不朽為壽
中論孤居而願智不如積學之必達君子不恤年之將
暮而憂志之有倦古今玄屑
白虎通禮曰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感親年
衰老代至也
白虎通鄉射篇祭義享三老五更於大學者所以教諸
侯悌也不正言父兄言五更者何老者壽考也欲言
所令者多也更者更也所更歷者衆也即如是不但
言老言三何欲言其明於天地人之道而老也五更
者欲言其明於五行之道而更事也三老五更幾人
乎曰各一人何以知之既以父事父一而已不宜有
三
釋名釋長幼老朽也老而不死曰仙仙遷也遷入山也
故其制字人傍作山也
釋親屬父甫也始生己也母冒也含生己也子孳也相



生蕃孳也孫遜也遜遁在後生也曾孫義如曾祖轉
增益也玄孫玄懸也上懸於高祖最在下也玄孫之
子曰來孫此在無服之外其意疏遠呼之乃來也來
孫之子曰昆孫昆貫也恩情轉遠以禮貫連之耳昆
孫之子曰仍孫以禮仍有之耳恩意實遠也仍孫之
子曰雲孫言去已遠如浮雲也皆為早娶晚死壽考
者言也
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其少不諷誦其壯不論議其老不
教誨亦可謂無業之人矣少稱不弟焉恥也壯稱無
德焉辱也老稱無禮焉罪也
曾子疾病篇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

為故君子思其不復者而先施焉親戚既殁雖欲孝誰為孝年既耆艾雖欲弟誰為弟故孝有不及弟有不時其此之謂歟

武王踐祚篇帶之銘曰火滅修容慎戒必恭恭則壽

易本命篇食氣者神明而壽不食者不死而神

蔡邕獨斷天子父事三老者適成於天地人也兄事五更者訓於五品也更者長也更相代至五也能以善道更改已也又三老老謂久也舊也壽也皆取首妻男女完具者古者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三公設几九卿正履使老安車輭輪送迎而至其家天子獨拜於屏其明旦三老詣闕謝以其禮過厚故也又五更或為叟叟老稱與三老同義也



漢蔡邕月令問答問記曰三老五更子獨曰五叟何也曰字誤也叟長老之稱其字與更相似書者轉誤遂以為更嫂字女旁瘦字從叟今皆以為更矣立字法者不以形聲何得以為字以嫂瘦推之知是更為叟也

汲冢周書美男破老美女破舌盖頑童䠒比則黎老播棄艷妻煽處則忠臣結舌〔天祿識餘〕

北齊顏之推云人有坎壈失於盛年猶當晚學不可自棄孔子云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魏武袁遺老而彌篤此皆少學而至老不倦也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荀卿五十始來遊學猶為碩儒公孫弘四十餘方讀春秋以此遂登丞相朱雲亦四十始學易論語皇甫謐二十始授孝經論語皆終成大儒此並早迷而晚寤也世人婚冠未學便稱遲暮因循面墻亦為愚爾幼而學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學者如秉燭夜行猶賢乎瞑目而無見者也〔家訓〕

古者賓客得主人饌則老者一人先舉酒祭地故以祭酒為稱官名祭酒者在位之元長也

客星有三一曰老子古之有德不仕老壽之人二曰國星三曰溫星

南陽酈縣有甘谷谷左右皆生甘菊菊墮其中歷久水



味為變谷中居民皆不穿井悉飲此水無不壽考高者百四五十歲下者不失八九十故司空王暢太尉劉寬太傅袁隗皆為南陽太守每到官常使酈縣月送甘谷水四十斛以為飲食此諸公多患風痺及眩冒皆得愈但不能大得其益如甘谷上居民生小便飲食此水者耳〔抱朴子〕

益眼者無如磁石以為盆枕可老而不昏寧王宮中多用之〔豐寧傳唐馮贄雲仙雜記〕

古謂老者為老成蓋老然後成也蠶不老不成絲穀不老不可刈智者涉世故多至老而愈智仁者積功行日久至老而愈仁為家業者老而後可以多蓄志功

名者老而後可以登籍今甫在中年而動嗟淹滯畢竟是英氣不除（經鉏堂）

古稱耆壽俊者耆壽語其福俊美其德具也禮六十曰耆指使又曰八十曰耆壽而至六十八十亦云至矣然而不徒曰耆壽而必曰俊者才過千人曰俊不俊是徒福也徒福之人百歲之上者有矣可以俊國家束帛牛酒之賜而非所謂鄉先生殁而可祭於社者故耆可能也俊為難（西江志陳謨誤李梅所詩序）（互見七十餘）

世言眉毫不如耳毫耳毫不如老饕此言老人饕餮嗜飲食最年老之相也此言未必然某見數老人皆飲食至少其說亦有理內侍張茂而每食不過麁飯一



盞許濃膩之物絕不向口老而安寧年八十餘卒茂每勸人曰且少食無大飽王晳龍圖造食物必至精細食不盡一𥺃包子不過一二枚耳年八十卒臨老猶康強精神不衰王為予言食取補氣不饑即已飽生眾疾至用藥物消化尤傷和也劉几秘監食物尤薄僅飽即止亦年八十而卒劉且猶喜飲酒每飲酒更不食物啖少果實而已循州蘇侍郎每見某即勸令節食言食少則藏氣流通而少疾蘇公貶瘴鄉累年近六十而傳聞亦康健無疾益得其力也蘇公飲酒而不服藥每與客食未飽已捨七箸（宋張耒續明道雜志）

世言老醫少卜則醫者以年老為貴卜者以年少為貴老醫人皆知之問之少卜不知何謂按王彥輔麈史云老取其閱少取其決乃知俗語其來久矣

氣之初生也甚微及其久也壯而老矣由其壯也而知節之則不老由其老也而知養之則不衰所謂養者以氣養之耳非飲食所能養也以飲食養者養其有形以氣養氣者無形之養也

宋洪邁對雨編云士之處世見紛華盛麗當如老人之撫節物以上元清明言之少年壯盛晝夜出遊若恐不暇燈收花暮輒怏然移日不能忘老人則不然未嘗置欣戚於胸中也

宋倪思云造物勞我以生逸我以老少年不勤是不知



勞也老年奔競是不知逸也天命我佚而我自勞以取困辱豈非逆天乎（經鉏堂雜記）

官無大小皆稱曰老人無老幼皆稱曰翁此四語見明朝奏疏中然猶為士大夫言之今市魁厮養互相呼謂居之不疑上下不分體統莫辨狐裘雖敝以補黃狗之皮毋乃不可乎（蓴鄉贅筆）

高年之人作事有如嬰孺喜得錢財微利喜受飲食果實小惠喜與孫童玩狎為子弟者能知此而順適其意則盡其歡矣（宋袁釆世範）

八十非人不煖故杜詩云煖老須燕玉今之老而好淫者借此為辭多至隕身可不戒諸

老人十拘見七十二歲周益公詩話

俗斥年長者爲老物實非惡語人亦物也故曰人物況六經中巳有之周禮籥祭章祭蜡以息老物宋蕭參希通錄

宋晁迥云夫曲終而奏雅猶勝終不變其淫聲年老而修善猶勝終不改其前過昭德新編

古老人飯後必散步欲搖動其身以消食也故後人以散步爲消搖宋程正敏剡溪野語

唐詩雙袖龍鍾淚不乾以貌老人衰相也然羅浮第三十一嶺半是巨竹七八圍長一二丈謂之龍鍾竹漢武時楊關外花牛津得異石長十丈高三丈立於望仙宮名龍鍾石錢希言戲瑕



山中老人以秃鶖頭形刻杖上謂之扶老以此鳥能辟蛇也古今註以秃鶖爲扶老謬甚林蘭雜志

明翁萬達漢陂續集序說者謂文能窮人而又曰人窮則文工謂耄期倦勤而又曰老乃詩律細也是二者將何取衷哉墳典之文至文也其人率皆在位游夏之文不加于顏原而顧以文學稱郊島寒薄根於所賦雖不苦吟退思要之不能通顯故以窮咎文者誣文者也司馬子長遍歷名山異境而其文益奇柳柳州不摧踣困鬱亦不能辭理極到則窮而工者益一說也有初鮮終鋭進退速此志不帥氣者之事衛武公克自抑畏九十自警今觀賓筵諸詩所謂有德之言也唐詩人杜子美夔州以後之作讀者更爲刮目矣則老而細者亦一說也陝西志

明敖英云古者士大夫閒居必有高人韻士與之杖履徜徉於水聲林影之間尋幽弔古以暢沖襟如杜少陵之於錦里先生青蓮居士之於范野人是也或有禪客與之爐熏隱几散慮忘情如坡仙之於佛印涪翁之於黃龍參寥是也幸而生於多賢之邦又有天壽平格之老爲衣冠眞率之會如睢陽香山洛社耆英諸會是也東谷贅言

敖英東谷贅言云壽五福之一也得之者有幸不幸焉彼得壽以成名者幸也得壽以敗名者不幸也雖然



壽何負於人哉人負壽耳是故申公年八十餘而應聘使其先數年而死則爲治不在多言之對不登漢史矣夏貴七十九而降元使其先數年而死則忘君事仇之恥不穢宋史矣　又敖英綠雪亭雜言或問士大夫居鄉與故老讌集當序爵乎序齒乎曰古者一命齒於鄉而再命不齒再命齒于族而三命不齒明貴貴之意也又曰族有七十者不敢先貴老老之仁也然觀孔子居鄉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則是老老之人孔子亦嘗行之於鄉矣今士大夫居鄉有能然者詎非忠厚之風耶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

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
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
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
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為聖人耶今然君子也
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
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鶉居而鷇食鳥
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
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
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
問封人曰退已 莊子天地

巢父堯時隱人也年老以樹為巢寢其上故時人號曰



巢父 平陽志

敖英云太公望為妻所棄耄故也 東谷贅言

周鬻熊 詳見九十

昭公元年周使劉定公勞晉趙孟因曰子弁冕以臨諸
侯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
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
語王曰諺所謂老將至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
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
矣神怒民畔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 互見四十餘歲

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
二毛子魚曰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
之何有于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
勿重若愛重傷則何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 左傳宋下
名氏釋常談云鬢半白謂之二毛昔潘安仁年三十二歲鬢已二毛

管仲妾倩曰毋老老毋少少昔者太公望七十屠牛于
朝歌市八十為天子師九十而[illegible]於齊老可老耶甯
子生五歲而贊禹少可少耶 堯山堂外紀

景公遊於壽宮覩長年負薪而有憂色公悲之喟然歎
曰令吏養之晏子曰臣聞之樂賢而哀不肖守國之
本也今君愛老而恩無不逮治國之本也公笑有喜
色晏子曰聖王見賢以樂賢見不肖以哀不肖今請
求老弱之不養鰥寡之不室者論而供秩焉景公曰



諾于是老弱有養鰥寡有室 說苑

左史倚相延見申公子亹子亹不出左史謗之舉伯以
告子亹怒而出曰汝無亦謂我老耄而舍我而又謗
我左史曰惟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儆子若子方壯能
經營百事倚相將奔走承序於是不給而何暇得見
國語

晉趙文子冠見郤駒伯駒伯曰美哉然而壯不若老者
多矣 國語

孔子晚喜易讀之韋編三絕鐵擿三折漆書三滅

孔子喟然歎曰向使銅鞮伯華無死天下其定矣子路
曰願聞其為人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

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下人有此三者以定天下
何難乎子路曰幼而好學壯而有勇則其可也若夫
有道誰下哉子曰由汝不知也吾聞以衆攻寡無不
克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者周公居冢宰之尊制
天下之政猶下白屋之士日見百七十人斯豈以無
道也欲得士之用也惡有道而無天下君子者乎家語
楚王遣使聘陸通妻從市來曰先生少而爲義豈老而
違之哉門外車跡何深也于是夫負釜甑妻戴紝罷
遊諸名山食桂櫨實黃精子隱蜀峨眉山四川志
楚丘先生披蓑帶索往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老矣
春秋高矣多遺忘矣何以教文楚丘先生曰惡君謂



我老惡君謂我老意者將使我投石超距乎追車赴
馬乎逐麋鹿搏虎豹乎吾則死矣何暇老哉將使我
深計遠謀乎定猶豫而決嫌疑乎出正詞而當諸侯
乎吾乃始壯耳何老之有孟嘗君赧然汗出至踵曰
文過矣文過矣韓詩外傳
周田光燕太子丹聞其賢願交以圖國事光曰臣聞騏
驥壯盛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
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臣精力銷亡矣雖然光不
敢以圖國事所善荊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
結交於荊卿可乎光曰敬諾卽起趨出太子送至門
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

光俯而笑曰諾僂行見荊卿曰吾聞之長者爲行不
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
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
也欲自殺以激荊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
明不言也因自刎而死荊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
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
丹所以誠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
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北直志
孫卿善爲詩禮易春秋至襄王時而孫卿最爲老師齊
尙脩列大夫之缺而孫卿三爲祭酒焉風俗通互見十五又見

五十



東海黃公能御虎佩赤金刀以絳繒束髮及衰老力憊
飲酒過度不能復行其術秦末有白虎見於東海黃
公乃以赤刀往厭之術既不行遂爲虎所殺王琚登虎苑
漢武帝秋風辭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漢東園公姓唐名秉字宣明綺里季姓吳名寶字子景
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角里先生姓周名術字元
道隱商洛山號稱四皓身不掛漢綱而竟成夾日之
功書蕪
史記灌夫傳與長孺共一老禿翁何爲首鼠兩端
漢田何字子莊年老家貧守道不仕惠帝幸其廬受易
齊魯之士多宗之

漢伏勝文帝時求能治尚書者伏生老不能行使鼂錯往受之得二十九篇今文尚書是也

漢韋孟在鄒詩微微小子既耇且陋又云我之退征請于天子天子我恤矜我髮齒赫赫天子明哲且仁懸車之義以洎小臣（山東志）

漢嵗下老人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字武帝南巡狩過彭蠡詔舉逸民時老人厖眉皓髮處於嵗下左右强以應詔老人曰堯仁如天孤雲自飛一水一石臣之樂也帝曰卿不願仕乎曰簪纓縉紳束身王朝其如舊山谿之雲何帝嘉其志而遣之（西江志 舊志無處於嵗下句）（樂作祿 紳作笏）



漢顏駟厖眉皓髮爲郎武帝輦過郎署問何其老也駟曰文帝好文臣好武景帝好美臣貌醜陛下好少臣已老是以三葉不遇上拜爲都尉（左太冲作馮唐誤）

漢馮唐白首爲郎官素髮垂領（項後白髮曰素領 輟耕錄）

漢平帝詔太師孔光曰聖人之後先師之子德行純淑居四輔年耆有疾令太師毋朝十日一賜餐賜太師靈壽杖令爲太師省坐置几太師用杖（類聚几類）

漢野王二老光武遣鄧禹西征送之於道既因於野王獵路見二老者即禽光武問曰禽何向並舉手西指言此中多虎臣每即禽虎亦即臣大王勿往也光武曰苟有其備虎亦何患父曰何大王之謬也昔湯即桀於鳴條而大城於亳武王亦即紂于牧野而大城於郟鄏彼二王者其備非不深也是以即人者人亦即之雖有其備庸可忽乎光武悟其旨顧左右曰此隱者也將用之辭而去莫知所在（懷慶志）

漢鄭敬字次都隱於弋陽山中郅惲從敬止留數十日惲志在從政謂敬曰天生俊士以爲人也子從我爲伊呂乎將爲巢許乎敬曰吾足矣初從生步重華於南野謂來歸爲松子今幸得全軀㢮類還奉墳墓盡問學道雖不從政施之有政是亦爲政也吾年老矣安得從子子勉正性命勿勞神以害生惲於是告別而去（范曄郅惲傳）



漢李咸字元貞拜太尉以老乞骸骨見許悉還所賜物乘敝牛車使子男御晨發京師百僚追送盈途不能得見（家舊貧狹庇蔭草廬 辛○范曄李咸傳）

漢龔勝字君賓（許見七十九）

漢班超自以久在絶域年老思土上書曰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死首丘代馬依風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間況於遠處絶域小臣能無依風首丘之思哉蠻夷之俗畏壯侮老臣超犬馬齒殲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棄捐昔蘇武留匈奴中尚十九年今臣幸得奉節帶金銀護西域如自以壽終屯部誠無所恨然恐後世或名臣爲沒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

但願生入玉門關臣老病衰困冒死瞽言謹遣子勇
隨獻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見中土漢書
漢司馬防字建公歷京兆尹以年老轉拜騎都尉養志
閭巷閉門自守諸子雖已冠成人不命坐不敢坐不
指有所問不敢言父子之間肅如也
漢桓帝時黨禍起士大夫有去官者相抱而泣陳留老
父過之嘆曰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
適雖泣何及乎衆欲與語不顧而竟去不知其姓名
開封志
漢桓帝時侍中刁存年耆口臭上出雞舌香使含之自
疑有過賜毒歸舍辭訣欲就便宜賴僚友求視其藥



更為含食意遂解應劭漢官儀一作向存
後漢李尤九曲歌年歲晚暮時已斜安得壯士翻日車
庾芝州命辟南陽從事太守張忠連姻王室罪名入重
芝依法執按刺史畏勢名芝芝曰吾年往志盡譬如
八百錢馬死生同價且欲立效於明時耳遂投傳去
劉彧長沙耆舊傳
後漢劉備在荊州數年嘗於劉表坐起至厠見髀裏肉
生慨然流涕還坐表怪問備備曰吾嘗身不離鞍髀
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若馳老將至矣而
功業不建是以悲耳英雄記鈔王粲撰
三國魏楊脩答曹植書曰脩家子雲老不曉事强著一

書悔其少作
魏司馬懿讌飲歌云肅清萬里總齊八荒告成歸老待
罪武陽
鍾繇有膝疾拜起不便時華歆亦以高年有疾朝見皆
使載輿車上殿就坐三公有疾遂為故事
魏應璩與弟君苗君胄書云前者邑人念弟無已欲州
郡崇禮官師授邑誠美意也歷觀前後來入軍府至
有皓首猶未遇也徒有饑寒駿奔之勞俟河之清人
壽幾何且宦無金張之援遊無子孟之資而圖富貴
之榮望殊異之寵是隴西之遊越人之射耳　又云
郊牧之田宜以為意廣開土宇吾將老焉汝寧府志　又



應璩詩云昔有行道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歲餘相
與鋤禾莠往拜再三問何以得此壽上叟前致詞室
內姬粗醜二叟前致詞夜飯減數口下叟前致詞暮
臥不覆首首哉三叟言可以壽長久
晉武帝賜河內山濤詔云君年耆德茂朝之碩老是以
授君台輔之位而遠崇克讓至于反覆良用於邑當
終始朝政翼輔朕躬山濤除尚書僕射加侍中領吏
部固辭以老疾上表陳情章表數十上久不攝職為
左丞白褒所奏帝曰濤以疾自聞但不聽之耳使濤
坐執銓衡則可何必上下耶不得有所問濤不自安
表謝曰古之王道正直而已陛下不可以一老臣為

加曲私臣亦何心累塵日月乞如所表以章典刑帝
再手詔濤志必欲退因發從弟婦喪輒還外舍詔曰
山僕射近日暫出遂以微苦未還豈吾側席之意其
遣丞掾奉詔諭旨若體力故未平康着便以輿車輿
還寺舍濤辭不獲已乃起視事 晉書山濤傳 懷慶府志 互見六十餘
歲

晉陸機鼓吹賦詠悲翁之流思庾信竹杖賦拉虎狎熊
余猶雅童覩形察貌子實悲翁

晉魏舒以年老每稱疾遜位中復暫起後因正旦朝罷
還第表送章綬上手詔敦勉而舒執意彌固乃下詔
賜安車駟馬門施行馬時論者以爲晉興以來三公



能辭爵祿終者未之有也衛瓘與書曰每與足下共
論此事日日未果可謂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矣 卒時年八
十二 謚曰康 互見八十二歲

晉王祥字休徵官太尉太子幸學命爲三老北面乞言
年八十五 卒 江南志

晉索紞字叔徹太守陰澹命爲西閣祭酒紞辭曰少無
山林之操遊學京師交結時貴希申鄙藝會中國不
靖欲養志終年老亦至矣不求聞達又少不習勤老
無吏幹蒙汜之年弗敢聞命 陝西志 又見七十五歲

晉張肅軌弟實叔父建威將軍以京師危逼請爲先鋒
擊劉曜實以肅年老不許肅曰受晉寵秩剖符列位
今國運方艱朝廷有難不奮何以爲臣實以軍旅非
耆耄所堪終不用旣而肅聞京師陷悲憤而卒 陝西志

晉孫盛字安國自少至老手不釋卷

晉陶侃嘗夢八翼飛上天見天門九重比登其八惟一
門不得入閽者以杖擊之墜地折其右翼後爲都督
八州封長沙公晚年每思折翼之夢深以盈滿自懼
不預朝權

晉王敦酒後輒詠魏武樂府歌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擊唾壺爲節壺邊盡缺
李白詩烈士擊玉壺壯心惜暮年

晉何琦字萬倫不就辟命桓溫過其山曰此中有人善



養性老而不衰 卒年八十三

晉羅結歸老賜第東川并爲築城號曰羅侯城

晉周續之老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布衣蔬食終身不
娶 江西志 互見八歲十二歲

晉宗炳字少文有疾還江陵嘆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
徧覩惟當澄懷觀道臥以遊之耳凡所遊履皆圖之
于室壁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 互見六十九

晉陶潛命子云顧慚華鬢負影隻立
郭爲郵晉載記慕容儁曰不可復以西夕之年取笑來
今 慕容儁傳。宋龔檢討芥隱筆記

劉宋柳世隆晚年以談義自高喜彈琴世稱柳公雙瑣

[illegible]士品第一

劉宋謝靈運詩頹年追暮齒

劉宋何承天除著作郎年已邁諸佐郎並名家年少荀伯子嘲之嘗呼爲妳母承天曰卿當言鳳皇將九子何言妳母耶談藪

劉宋沈攸之晚好讀書手不釋卷常嘆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唐馮贄雲仙雜記

南齊王僧虔晚年惡白髮一日對客左右進銅鑷僧虔曰却老先生至矣庶幾乎唐劉訥言諧噱錄

南齊徐伯珍兄弟四人俱白首相對時人謂之四皓又見八十四歲



南齊褚思莊素奉釋氏眠於梁下短柽是楷木去地四尺餘有節大明中忽有一物如芝生于節上黃色鮮明漸漸長數日遂成千佛狀面目指爪及光相衣服莫不宛具如金鍱起隱摩之殊軟嘗以春末落落時佛形如故但色褐耳至落時其家貯之箱中積五年思莊不復住其下亦無他顯盛闔門壽老思莊父九十七兄年七十健如壯年酉陽雜俎

南齊蕭惠基父思話於曲河起宅有閒曠之致惠基常謂所親曰須婚嫁畢當歸老舊廬江南志

梁傅映字徵遠兄昭守臨海陸倕餞之賓主俱懽日暮不返映以昭年高不可連夜極樂乃自往候接同乘而歸兄弟並已班白時人美之南齊初本作

梁沈約銅栢山金庭館碑早尚齒樓屏棄情累留愛嶽壑托分魚鳥遂愈遠而靡倦年既老而不衰南陽府志

梁夏侯亶字世龍晚年頗好音樂有妓妾十數人並無被服姿容每有客常隔簾奏之時謂簾爲夏侯妓衣

梁楊公則字君義時議北侵以公則威名素著詔假節先屯洛口公則受命將發遘疾謂人曰廉頗馬援以年老見遺猶力請用國家不以吾朽懦任以前驅見知重矣夫豈可辭馬革還葬吾志也力疾登舟至洛口壽春士女歸降者數千戶疾篤卒帝甚痛惜之陝西志



後魏孫紹歷職內外垂老始拜太府少卿謝日靈太后曰公年似太老紹重拜曰臣年雖老臣卿太少后大笑曰是將正卿唐劉訥言諧噱錄啟顏錄同

元魏寇祖禮與兄祖訓並孝友敦睦白首同居

後魏李延實莊帝舅也除青州刺史將行奉辭帝謂曰懷塼之俗世號難治舅宜好用心副朝廷所委實答曰臣年迫桑榆氣同朝露人間稍遠日近松丘臣已久乞閒退陛下渭陽興念寵及老臣使夜行罪人裁錦萬里謹奉明敕不敢失墜時楊寬在側不曉懷塼之義私問舍人溫子升子升曰齊土之民風俗淺薄虛論高談專在榮利太守初入境百姓皆懷塼叩頭以美其意及代還卽以塼擊之言其向背速於反掌也洛陽伽藍記或作延實

北魏陸麗封平原王再三讓不聽乃啟曰臣父歷奉先朝忠勤著稱今年至西夕未登王爵臣幼荷寵榮於分已過愚欵之情未申犬馬之効未展願裁過恩聽遂所請帝曰朕為天下主豈不能得二王封卿父子也乃以其父俟為東平王

北魏苟濟見執楊愔謂曰遲暮何為然濟曰叱叱氣耳何關遲暮乃下拜曰自傷年幾摧頹功名不見舍兒女之情起風雲之事故欲扶天子誅權臣齊文襄惜其才將不殺親謂之曰苟公何意反濟曰奉詔誅將軍高澄何謂反于是燔殺之

東魏崔伯謙字士遜為鉅鹿太守事無鉅細必行親覽民有貧弱未理者皆曰我自有白髮公不慮不决（北齊志）



北齊李恕身短而袍長盧詢祖腰粗而帶急恕曰盧郎腰粗帶難匝答曰丈人身短袍易長恕又謂詢祖曰盧郎聰明必不壽答曰見丈人蒼蒼在鬢差以自安（北史 已入少年類 異作元魏又作邢邵）

北周庾信竹杖賦子老矣鶴髮雞皮蓬頭歷齒（後漢趙典傳贊大儀鶴髮汪白髮也列女傳曰夏姬得道雞皮三少劉熙釋名咽如雞皮）髮種種而㳂短眉髟髟而競長（髟音彪又音標左傳昭公三年齊侯田于莒盧蒲嫳泣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為汪種種短也○竹杖賦又云別有九棘麗眉三槐蒼首）

北周寇儁字祖儁武城元年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年齒雖邁而志識未衰教授子孫必先禮典世宗特欽賞之與同席而坐因顧訪洛陽故事帝不覺屢為前膝及辭還帝親執其手曰公年德俱尊朕所欽尚乞言之事所望于公宜數相見以慰虛想以御輿令於帝前乘出顧謂左右曰如此之事惟積善者可以致之何止見重于今亦將傳之萬古時人咸以為榮（保定三年卒時年八十）

北周張羨年老致仕隋高祖徵至賜以几杖羨上表勸以儉約優詔答之（卒年八十四）

北周于謹位高志謙功臣中禮遇終始無間保定中以為三老（大同志）



北周樊深性好學老而不怠朝暮還往常據鞍讀書至馬驚墮地損折肢體終亦不改（平陽志）

北周王士良字君明建德六年授并州刺史士良去鄉既久忽臨本州耆舊故人猶有存者遠近咸以為榮隋開皇元年卒時年八十二

隋樊子蓋字華宗陪宴積翠池煬帝親以金盃屬子蓋酒曰良筭嘉謀俟公後勳即以此盃賜公用為高年之瑞

隋劉炫字光伯自贊云昔在幼弱樂參長者爰及耆艾數接後生又曰晝漏方盡大耋已嗟退返初服歸骸故里翫文史以怡神閱魚鳥以散慮觀省野物登臨

園洺緩步代車無事爲貴（又見八十）
隋敬肅字弘儉帝取天下郡官狀稱肅曰心如鐵石老而彌篤（平陽志）
唐尉遲敬德晩年餌雲母粉爲方外遊（下帷短牒）
唐李百藥太宗與偕賦帝京篇歎其工詔曰卿何身老而才之壯齒宿而意之新乎（互見童幼七歲十餘歲八十五歲）
唐王顯與太宗有舊微時常戲顯曰王顯抵老不作繭及帝登極而顯謁因奏曰臣今日得作繭耶帝笑曰未可知也召其三子皆授五品顯獨不及謂曰卿無貴相朕非爲卿惜也曰朝貴而夕死足矣房玄齡曰陛下既有龍潛之舊何不試與之帝與三品取紫袍



金帶錫之其夜卒
唐英公雖貴爲僕射其姊病必親爲粥釜燃輒焚其鬚姊曰僕妾多矣何爲自苦如此勣曰豈爲無人耶顧今姊老勣亦年老雖欲久爲姊粥復可得乎（唐劉餗隋唐佳話）
唐王勃文老當益壯寧知白首之心
武攸緒則天姪也恬淡寡欲日以周易及老莊書自怡隱居龍門少室間冬蔽茅椒夏居石室晩年肌肉充潤瞳有紫光晝能見星（王遠累仰撫書）
唐中宗命侍臣爲祓河之戲以大麻絙兩頭繫十餘小索每索數人執之以挽力弱爲輸時七宰相二駙馬爲東朋三相五將爲西朋僕射韋巨源少師唐休璟以年老隨絙而踣久不能起帝以爲笑樂
唐李嶠字巨山幼有清才昆弟五人皆年不過三十而卒惟嶠已長成矣母憂之益切詣袁天綱天綱曰郎君神氣清秀而壽苦不永恐不出三十其母大以爲憾又請袁[illegible]診視云定矣又請同於書齋連榻坐寢至五[illegible]袁視嶠無喘息以手候之鼻下氣絶初大驚怪良久偵其出入息乃在耳中撫而告之曰得矣遂起賀其母曰數候之皆不得今方見之矣郎君必大貴壽是龜息也貴壽而不富耳後果如其言則天朝拜相而家常貧是時帝數幸宰相宅見嶠



臥青絁帳帝嘆曰國相如是乖大國之體賜御用繡羅帳爲嶠寢其中達曉不安覺體生疾遂自奏曰臣少被相人云不當華故寢不安焉帝嘆息久之任意用舊者（定命錄）（嶠前與王楊接跡中與崔蘇齊名晩諸人殁而爲文章宿老一時學者取宗焉文苑[illegible]）
天寶末玄宗嘗乘月登勤政樓命梨園弟子歌數闋有唱李嶠詩富貴榮華能幾時山川滿目淚沾衣不見祗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飛時上春秋已高問是誰詩或對曰李嶠因淒然泣下不終曲而起曰李嶠眞才子也（唐孟啟本事詩）
唐賀知章字季眞晩節尤誕放遨嬉里巷自號四明狂

客浙江志

宋璟求致仕表云臣竊祿簪裳備員廊廟霜毫生領雪刺滿頭求退歸耕養慵巖穴樂生堯世感荷聖恩唐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

唐王維詩老來嬾賦詩惟有老相隨又冬夜書懷詩麗服映頹顏朱燈照華髮漢家方尚少顧影慙朝謁又嘆白髮詩我年一何長鬢髮日已白俯仰天地間能為幾時客

唐呂向字子回始生時父岌客遠方存亡莫知音信累年訪求不得一日自朝還道見一老人惻然心動物色問之乃父也向抱頭號慟且悲且喜帝聞之咨嘆以為孝感所致官岌朝散大夫賜緋錦樂工娛懌其志陝西志



唐李白行行且遊獵篇儒生不及遊俠人白首下帷復何益又古風徒霜鏡中髮羞彼鶴上人　又中有綠髮翁披雲臥松雪不笑亦不語冥棲在巖穴又惜餘春賦春不留兮時已失老衰颯兮逾疾恨不得掛長繩于青天繫此西飛之白日

唐裴休晚年披毳衲于歌姬院持鉢乞食日不為俗情所染可以說法為人乃知熙載之前已有此例宋周密癸辛雜識

唐常應物嘆白髮詩還同一葉落對此孤鏡曉絲縷乍難分楊花復相繞時役人易衰吾年白猶少

唐衛大經篤學善易口無二言解令孔慎言造門就謁時大經已年老辭疾不見嘗預筮死日先鑿墓自為誌文果如筮而終

楊巨源在元和詩韻不為新語體律務實功夫頗深自旦至暮吟詠不輟年老頭數搖人言吟詩多所致唐王讜語林

裴度除夜嘆老追曉不寐爐中商陸火凡數添也金門歲節唐馮贄雲仙雜記

唐劉禹錫暮年與裴白優游綠野堂有句云在人稱晚達於樹比冬青又云莫道桑榆晚為霞尚滿天英邁之氣老而不衰瞿佑歸田詩話



張文昌詩六宮才人大垂手願君千年萬年壽朝出射麋暮飲酒古樂府大垂手小垂手獨搖手皆舞名也宋唐庚文錄

唐孟郊詩志士白髮早羅隱詩云只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此語殊有味許顗彥周詩話

唐孔戣為尚書左丞以老自乞韓愈曰公尚壯上三留何去之果戣曰吾豈要君者吾年一宜去吾為左丞不能進退郎官二宜去愈曰公無留資何恃而歸曰吾負二宜去尚奚顧予言

唐杜祐字君卿嶺南節度使名拜尙書右丞復相德宗年老以太保致仕元和七年卒贈太傅謚曰安簡祐行兼修而性嗜學雖貴猶夜分讀書先是劉秩爲政典二十五篇房琯稱才過劉向祐以爲未盡因廣其闕參益新禮爲二百篇名曰通典奏之優詔褒美　廣東志

唐沈千運元結篋中集云千運獨挺於流俗之中強振于已溺之後窮老不惑五十餘年　浙江志

唐白樂天洛中九老會序會昌五年三月二十四日胡吉劉鄭盧張等六賢皆多年壽予亦次爲於東都敝居履道坊合尙齒之會七老相顧既醉且歡靜而思之此會希有因各賦七言韻詩以記之或傳諸好事者其年夏又有二老年貌絶倫同歸故鄉亦來斯會



續命貫姓名年齒寫其形貌附於圖右仍以一絶贈之云雪作鬚眉荷作衣遼東華表暮雙歸當時一鶴猶希有何況今逢兩令威時胡杲年八十九吉旼八十八劉眞八十七鄭據八十五盧愼八十三張渾一作渾七十七白居易七十四秘書狄兼謨河南尹盧貞二人未滿七十雖與會而不及列會中遺老李元爽年一百三十六禪僧如滿歸洛年九十五　詩入各人各歲

白樂天自警一詩云蠶老繭成不庇身蜂饑蜜熟屬他人須知年老憂家者恐似二虫虛苦辛　曹安讕言長語

唐李德裕常有老叟詣門引五六輩舁巨桑木請謁爲閽者不能拒之德裕異而出見叟曰此木某家寶之三世矣某今年耄感公之仁德且好奇異是以獻耳木中有奇寶若能者斷之必有所得洛邑有匠計其年齒已老或身已殁子孫亦當得其旨設非洛匠無有能斷之者公如其言訪于洛下匠已殂矣子隨使而至審視良久曰可徐而斷之因解爲二琵琶槽自然有白鴿羽翼嘴足巨細畢備匠料之微失厚薄不中一鴿失其翼公以形全者進之自留其一　廣異記

唐司空圖隱中條山王官谷作亭悉圖唐興節士文人名亭曰休休作文見志曰休美也既休而美具故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耄而聵三宜休又少也惰長也率老也迂三者非濟時用則又宜休自目爲耐休



居士

唐獨孤及晩年嗜琴有眼疾不肯治欲聽之專也　唐書

唐薛逢晩年厄于官途策羸馬赴朝値新進士綴行而出前騶曰迴避新郎君逢曰莫貪相阿婆三五少年時也曾東塗西抹來

唐褚載字厚之有詩云流年怕老看將老百計求安未得安

唐許棠以晩年登第云自得一第輕健愈於少年乃知一名孤進之還丹也

唐劉蛻字復愚寓居澧川年老瘞文于南山刻石曰文塚銘曰文乎文乎其有神乎山木爲眞將利其子孫

于四川志

唐劉希夷一名庭芝嘗爲白頭翁詠云今年落花顏色改明年花開誰復在旣而自悔曰我此詩讖與石崇白首同所歸何異乃更作一聯云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旣而嘆曰此句復似向讖語然死生由命豈復由此乃兩存之詩成未周歲遇害方應遐述

唐新語 汝州志

孫山年老成名有詩云盤古楊中同進士伏羲手裏探花郎

長安孫逢年日一醉無虛席妓妾曳綺羅者二百餘人晚年衰憊齒皆蚛齲空虛如樓閣而舊好不衰長安後記

唐馮贄雲仙雜記

唐朱忠亮守仁輔爲節度使吏白耄卒不任戰可罷答曰古於老馬且不忍棄況戰士乎聞者莫不感奮開封志

唐文明年劉諷夜投夷陵空館月明不寢有女郎數輩攜尊來飲一女郎起傳口令仍抽一翠簪過令不通即罰令曰鸞老頭腦好好頭腦鸞老傳說數巡翠綏下坐素吃訥令至但稱鸞老鸞老女郎皆大笑曰昔賀若弼弄長孫鸞侍郎以其年老口吃又無髮故造此令

唐天復元年杜德祥牓放曹松王希羽劉象柯崇鄭希



顏等及第時上新平內難聞放新進士喜甚詔選中有孤貧屈久宜令以名聞特勅授官故德祥以松等塞詔各授校正制署曰念爾登科之際當予反正之年宜降異恩各膺寵命松舒州人學賈司倉爲詩此外無他能時號松啟事爲送羊腳狀希羽歙州人詞藉優博松羽甲子皆七十餘象京兆人崇希顏閩人皆以詩卷及第亦俱年逾耳順矣時謂五老牓。摭言又見七十文小異

唐王元賓者年老好獻譃出入里市爲人所知人以錢文有元寶字因呼錢王老盛流于時矣西京記

唐周傑避地嶺南劉隱素聞其名每令占候天文災變傑自以年老嘗策名中朝恥以星曆事僭僞乃謝病不出廣東志

唐詩昨日勝今日今年老去年黃河清有日白髮黑無緣

後唐時高郁爲楚王馬殷謀主鄰國疾之殷子希聲聰反間矯殷命殺郁明日吏以郁死告殷撫膺大慟曰吾老耄政非已出使勳舊橫罹冤酷吾亦何可久處此乎江南志

後唐梁延嗣諱健兒士卒之語每聚談有犯者往往變遊變爲伉儷孫光憲與延嗣年甲相亞君常自謂筋力不衰一日赴毬場上馬左右扶持者甚衆延嗣且在

後笑曰孰謂大卿年老而彌壯觀其上馬輕捷良由扶持者耳光憲乃回顧曰非因衆扶蓋是老健延嗣不勝怒（宋周羽冲三楚新錄）

五代錢鏐年老一目失明中國朝醫胡某曰可無瘵此當延五七歲壽若決膜去內瘴眼即復舊但慮損福鏐曰吾得不爲一目鬼于地下足矣醫人治之復故凡賂醫金帛計五萬緡未幾鏐卒（談苑）

五代江南有李令者累任大邑假秩至評事世亂年老無復宦情築室於廣陵法雲寺之西爲終焉之計嘗夢束草加首口銜一刀兩手各持一刀入水而行意甚異之俄而孫儒陷廣陵儒部將李瓊屯兵于法雲



寺恒止李令家父事令及儒死宣城裨將馬殷劉建鋒葬李衆南走瓊因強令俱行及殷據湖南瓊爲桂管觀察使用令爲荔浦令則前夢之驗也（稽神錄）

宋宗室德文字子征雖老嗜學不倦晚被足疾不能朝眞宗以其好學呼爲五秀才仁宗稱爲五相公以方漢東平王蒼進封東平郡王（壽年七十二）

宋葉元福天福中擊漢契丹以功累官至檢校太尉宋初加檢校太師老年筋力不衰人言尚堪領兵必大喜（太原志）

宋王溥父祚爲周觀察使致仕居富貴久奉養奢侈所不足者未知年壽耳一日居洛陽里第聞有卜者令人呼之乃瞽者也密問老兵云何人呼我答曰王相公父也貴極富溢所不知者壽也令以告汝俟出當厚以卦錢相酧也既見祚令布卦成文推命大驚曰此命惟有壽也祚喜問曰能至七十否瞽者笑曰更向上答以至八九十否又大笑曰更向上答曰能至百歲乎又嘆息曰此命至少亦一百三四十歲也祚大喜曰其間莫有疾病否曰並無之其人又細數之曰俱無秪是近一百二十歲之年春夏間微苦臟腑尋便安愈矣祚大喜回顧子孫在後侍立者曰孩兒輩切記之是年莫教我吃冷湯水（宋元懷拊掌錄。又見百二十歲）

宋張齊賢字師亮致仕歸洛陽得裴晉公午橋莊鑿渠通流栽花植木日與故舊携觴遊釣其間嘗咏詩云午橋今得晉公廬水竹烟花興有餘師亮白頭心巳足四登五府九尙書



宋李昉字明遠以司空致仕至道元年年七十一思白樂天九老之會且交游中有此數曰太子中允張好問（八十五）太常少卿李運（八十）故相吏部尙書宋琪（七十九）廬州節度副使武允成（七十九）吳僧贊寧（七十八）郢州刺史魏丕（七十六）諫議大夫楊徽之（七十五）水部郎中朱昻（七十一）欲繼其事爲宴集會蜀寇起而罷其中兩宰相乃著一僧唐世元豐耆英所無也次年卽世此事竟不成

宋梅侍讀詢晚年躋于祿位而病足嘗撫其足而詈曰
是中有鬼令我不至兩府者汝也北堂書鈔
宋趙宗萬祥符中詔舉遺逸曰吾老矣不足以任事獻
跋鰲傳以自見朝廷不奪其志賜以羽服浙江志互見少壯
宋韓琦勤於吏職簿書文檄檢察研覈莫不躬親左右
或曰公位重年耆功名如此朝廷賜守鄉郡以養安
幸無親小事公曰已憚煩勞吏民當有受弊者且俸
祿日萬錢不事事吾何安哉　琦雖在外其心常繫
社稷至身老而心益篤或有時間更祖宗一法度壞
朝廷一紀綱則終日不食
宋王德用在朝屢引年仁宗惜其去兩爲減年一日除



樞密使孔道輔上言德用狀類藝祖宅枕乾岡郎出
知隨州謝表云狀類藝祖父母所生宅枕乾岡先朝
所賜時人莫不多其言孫升君孚談圃
宋睢陽五老圖詩序夫蹈榮名而保終吉都貴勢而躋
遐齡白首一節人生所難今致政宮師相國杜衍八十
雅度敏識圭璋巖廟清德令望龜準當世功成自引
得謝君門視所難得者則安享之謂所難行者則恬
居之燕申睢陽與賓客太原王渙九十故衛尉河東畢
公世長九十四兵部沛國朱貫八十八駕部始平馮平八十
七咸以耆年掛冠優游鄉梓暇日宴集爲五老會賦
詩酬唱詩見各人各歲怡然自得宋人形于繪事以紀其盛

昔唐白樂天居洛陽爲九老會于今圖識相傳以爲
盛事距茲數百歲無能紹者以今况昔則休烈鉅美
過之明逸游公之門久矣以鄉閭世契倍厚常品今
假守留鑰日登翹館因得圖像占述序引以代鄉校
詠謠之萬一至和丙申中秋日錢明逸序附歐陽修
謝借觀五老詩脫游軒冕就安閒笑傲丘園縱倒冠
白髮憂民雖種種丹心許國尚桓桓鴻冥得路高難
慕松老無風韻自寒聞說優游多唱和新篇何惜盡
傳看
歐陽公號醉翁林中子稱醒老沈士林下清錄
宋歐陽修弔石曼卿詩乖離四五載人事忽焉殊歸來



見京師心老貌亦癯但驚何其衰豈意今也無才高
不少下淵若與世疎馳騁當少時其志萬里途一旦
老伏櫪猶思玉山芻○贈姚闢詩著述須待老積勤
宜少時苟思垂後世大禹尚胼胝顧我今老矣兩瞳
觸昏眵大書難久視心在力已衰○歸田詩乞身當
及强健時顧我蹉跎已衰老○思白兎答公儀憶鶴
詩兎奔滄海却入明月窟鶴飛玉山千仞直上青松
巢索然兩衰翁何以慰無憀纖腰綠鬢旣非老者事
玉山滄海一去何由招○答聖俞歲日書事詩年光
向老遽物意逐時新○止致政太傅杜相公詩貌先
年老因憂國事與心違始乞身○會老堂詩出處三

朝俱白首凋零萬木見青松○解官後答韓魏公見寄詩老爲南畝一夫去猶是東宮二品臣○齋宮思聞鶯寄詩原父因而有感詩老來何與青春事閒處方知白日長自恨乞身今未得齒牙浮動鬢蒼浪○聖節五方老人祝壽文會老堂致語（俱見本集）戲書云人老思家甚年少身閒泥酒過春寒○贈王介甫詩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爭先○採桑子詞去年綠鬢今年改不覺衰容明月清風把酒何人憶謝公○十年一別流光速白首相逢莫話衰翁但鬪樽前笑語同○又十年前是樽前客月白風清憂患凋零老去光陰速可驚○鬢華雖改心無改試把金觥舊曲重聽猶是當年醉裏聲

歐陽永叔主文試貴老爲其近于親賦有進士散句云覩茲黃耇之狀類我嚴君之容時烘堂大笑（宋元懷拊掌錄）

宋歐陽修蔡州再致仕表云伏望俾其解組官庭還君故里披裘散髮逍遥垂盡之年鑿井耕田歌詠太平之樂其爲榮幸曷可勝陳（汝寧府志）

宋陳秀公丞相與元參政厚之同日得疾陳忽寄聲問元安否曰參政之疾當即痊矣某雖小愈亦非久世者續請其說秀公曰某病中夢至一所金碧煥目室間羅列甕罌甚多上皆以青帛羃之具題曰元參政香飯也某問其故有守者謂某曰元公自幼至老每



食度不盡則分減別器未嘗殘一食此甕所貯皆其餘也世人每食不盡則狼藉委棄其餘爲掠剩所罰至于減算奪祿無有免者今元公由此當更延十年福算也後數月而秀公薨元果安享耆壽云（何遠春渚紀聞）

任恭惠與呂許公同年進士而同爲博士恭惠登樞年耆康强許公時尚爲相嘗所歎羨詢其服餌之法恭惠謝曰不曉養生之術但中年因讀文選有所悟爾謂石韞玉以山輝水含珠而川媚許公以爲然（宋敏求退朝錄）

宋魏閑野之子仁宗祀明堂詔求遺逸草萊年耆德茂者知府直史館李昭遘薦閑再世有高節上嘉之賜號清逸處士（互見少壯八十四歲）

种放隱終南山至老不娶養母非力耕之粒不饋四方從學者幾百人由此被名（宋王銍國老談苑）

宋王元之壽域碑古聖人之營壽域也非土木非版築不金乎城不湯乎池蓄無鍵而閑夜無敵而擊東西不吾戎夷南北不吾蠻狄五嶽其雉堞四瀆其溝湟天地離合我其扃鐍春秋啟閉我其門戸入是域也幼者蚩蚩壯者怡怡老者熙熙悉無中絶咸躋上壽故謂之壽域焉得非道爲土木德爲版築仁乎城義乎池慈乎雉堞愛乎溝湟恭乎扃鐍儉乎門戸使風雨不能毀矢石不能攻高低侔老氏之臺廣狹莊華胥之國崇崇焉屹屹焉信善建而不拔者也洎羲道

既昌皇風不競則必灑法令爲風雨以驅之興賦役爲矢石以攻之壽域之基忽焉委地於戲域之壞也若民命何于是賤穀帛貴金玉盜賊蠭起斂欲角張刑巢薮空憲絓絡野壽域之民有以法而死者開拓疆場肆放侵伐鋒鏑霜瑩卒乘鱗集歛吞鼓顙鐵食喉吻壽域之民有以兵而死者烟蒸霧障發厲成妖壽域之民有以天而死者山貙搏人水蜮射影壽域之民有以橫而死者王者患民之無壽也舉引年之典行養老之禮乞言于東序展禮于南庠又謂老者非帛不煖于是乎錫之以縉綵非肉不飽于是乎錫之以黻截非車不安于是乎錫之以几杖斯亦得其



末而失其本矣殊不知民之壽夭繫君之政教其猶影響爾其或捐金于山沉珠於泉禁不急之務棄難得之貨君德尚儉人心反淳則無法死者矣干羽舞階戈矛倒載謹不祥之器崇止敵之基我國無外斯民不爭則無兵死者矣燮和律歷端正節候舉授時之典興除害之利五穀豐順兆人克寧則無天死者矣貢金于遠方鑄鼎于中夏示不寶之物免逢旃之患彼怪斯屏厲人用康則無橫死者矣夫如是則域不築而自成人不憂而自壽矣今我后道德慈愛行之于上法兵天橫絕之于下游游乎蕩蕩乎見壽域復成于今世某亦壽域中之一民其知我帝力得無述焉碑者悲也悲域之中廢頹域之再興也其辭曰古之域築道樹德民欲天兮安得後之域基奸址賊民欲壽兮不獲我聖人兮復于古昔

宋李垂明道中知絳州還朝閣門祗候李康伯謂之謂曰舜工文學議論稱于天下諸公欲用爲知制誥但宰相以舜工未嘗相識盍一往見之垂曰我昔謁丁崖州則乾興初已爲翰林學士矣今已老大焉能隨羣逐隊趨炎附熱看人眉睫以冀推挽乎道之不行命也 王景仰撰書

元豐五年文彥博以太尉留守西都時富韓公以司徒致仕潞公慕唐白樂天九老會乃集洛中公卿大夫



年德高者爲耆英會以洛中風俗尚齒不尚官就資聖院建大厦曰耆英堂命閩人鄭奐繪像堂中共十三人各賦詩司馬光爲之序時富弼七十九文彥博席汝言俱七十七王尚恭七十六趙丙劉几馮行已俱七十五楚建中七十三王慎言七十二張問張燾俱七十時宣徽使王拱辰留守北京貽書潞公願與其會年七十一獨司馬溫公年六十四未七十潞公素重其人用唐九老狄兼謨故事請入會溫公辭以晚進不敢班文富二公之後潞公不從令鄭奐自幕後傳溫公像又之北京傳王公像于是與其會者凡十三人潞公以地主携鼓樂就富公宅作第一會至富

公會逸伞酒不出餘皆次爲會洛陽多名園古剎有
水竹林亭之勝諸老鬚眉皓白衣冠甚偉每宴集都
人隨觀之詩載各人年內
宋司馬光耆英會序昔白樂天在洛與高年者八人游
時人慕之圖傳於世宋興洛中諸公繼而爲之者再
矣皆圖形普明僧舍樂天之故第也元豐中潞國文
公留守西都韓國富公致政在里第皆自逸于洛者
潞國謂韓國公曰凡所爲慕于樂天者以其志趣高
逸也奚必文與地之襲焉一日悉集士大夫老而賢
者於韓公之第置酒相樂賓主凡十有二人圖形妙
覺僧舍時人謂之洛陽耆英會孔子曰好賢如緇衣



取其敝又改爲樂善無厭也二公寅亮三朝爲國元
老入贊萬機出綏四方上則固社稷尊宗廟下則熙
百工和萬民爲天子股肱耳目天下所取安所取平
其勳業閎大顯融豈樂天所能庶幾然猶慕効樂天
所爲汲汲如恐不及豈非樂善無厭者歟又洛中舊
俗燕私相聚尚齒不尚官自樂天之會已然是日復
行之斯乃風化之本可頌也宣徽王公方留守北都
聞之以書請于潞公曰某亦家洛位與年不居數客
之後顧以官守不得執卮酒在坐席良以爲恨願寓
名其間幸無我遺其爲諸公嘉羨如此光未七十用
狄監盧尹故事亦預于會潞公命光序其事光不敢
辭時元豐五年正月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
大中大夫提舉崇福宮司馬光序 會約 序齒不
序官 爲具務簡素 朝夕食各不過五味 菜果
脯醢之類各不過三十器 酒巡無算深淺自斟
主人不勸客亦不辭逐巡無下酒時作菜羹不禁
召客共用一簡客注可否于字下不別作簡或因事
分簡者聽會日早赴不待促 違約者每事罰一巨
觥 四月 日押
宋元祐之初詔起太師潞公于洛命以重事公惟仁宗
英宗神考三聖眷倚之重不敢以既老爲辭杖而造
朝朞年乃求去詔曰昔西伯善養老而太公至魯繆



公無人子思之側則長者去之公自爲謀則善矣獨
不爲朝廷惜乎又曰唐太宗以干戈之事尙能起李
靖於既老而穆宗文宗以燕安之際不能用裴度于
未病治亂之效于斯可見公讀詔聳然不敢言去復
留四年乃力請而歸公之在朝也契丹使耶律永昌
劉霄來聘軾奉詔館客與使者入覲望見宮殿門外
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所謂以德服人者問其年
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
酧酢事物雖精練少年有不如貫穿古今洽聞強記
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蘇軾德威
堂銘懷慶府志

宋司馬光作眞率會伯康與君從席汝言七十八歲安之王尚恭七十七歲正叔楚建中七十四歲不疑王謹言七十三歲叔達七十歲光六十五歲合五百一十五歲口號成詩用安之前韻云七人五百有餘歲同醉花前今古稀走馬鬬雞非我事紵衣絲髮且相輝又經春無事連翩醉彼此往來能幾家切莫辭斟十分酒儘從他笑滿頭花　有約酒不過五行食不過五味惟菜無限楚正議違約增飲食之數罰一會皆洛陽太平盛事也洛之士庶又生祠潞公於資聖院溫公取神宗送公判河南詩隸于榜曰莳瞻堂塑公像其中冠劍偉然都人事之甚肅



司馬溫公熙寧間自長安得請留臺歸始至洛中嘗以詩言懷云三十餘年西復東勞生薄宦等飛蓬所存舊業惟清白不負明君有樸忠早避喧煩眞得策未逢危辱早收功太平觸處農桑滿贏取閒閒鶴髮翁（葉夢得石林詩話）

宋劉几字伯壽者英會中人築室嵩山下每登崧頂回則于峻極中院記其歲月捐館之年記云余今年、若干歲登頂七十四次後王輔道與其孫之靜共遊至峻極中院作一絕云爛紅一點出浮漚夜半高峰頂上頭笑對松窗談祖德當年七十四回遊（玉海）互見七十餘

七十四

七十五

宋蘇洵晚歲讀易作易傳未完而疾革命軾述志卒以成書

宋曾幾字吉甫已爲館職去三十八年而復至鬢髮皓白衣冠偉然每會同舍多談前輩言行臺閣典章薦紳推重焉修神宗寶訓書成引年請謝上曰卿氣貌不類老人姑爲朕留謝曰臣無補萬一惟進退有禮尚不負陛下拔擢帝閔勞孝宗受禪上疏屢請老乃致仕年八十二（西江志）

呂東萊嘗稱曾子固謝歷日表云臣幸備藩預聞告朔去親方遠已驚歲月之新許國雖堅更嘆功名之晚以爲妙處全在晚字（曾鞏後耳目志）



宋蔡挺字子政在渭久鬱鬱不自聊寓意詞曲有玉關人老之歎優伶歌之達于禁掖神宗憫焉遂拜樞密副使（歸德志）

蔡君謨嗜茶老不能飲但把玩而已（元袁桷澄懷錄）

宋張載在雲巖每以月吉具酒食名鄉人高年會于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教子弟之意（陝西志）

宋陸藻知泉州崇尚高年招致郡中謝事五老藻賦詩云五老三百九十七俱生仁祖承平時名齊廬阜久傳世身異商山深采芝

宋孫莘老喜讀書晚年病目乃擇卒伍中識字稍解事

者二人使其子端取西漢左氏諸書授以句讀每瞑目危坐命二人更讀于旁終一策則易一人飲之酒一杯使退卒亦自喜不爲難（然藜餘筆）

宋龐籍請老或謂曰君精力克壯少年所不及況主上眷顧方殷何遽爾若是籍曰知止不辱知足不殆必待筋力不支明主見棄豈知止足之謂耶上表凡九手疏凡二十有餘朝廷終奪之奪以太子太保致仕卒謚壯敏（北直志）

宋王洙好永禪師書嘗得石本千字文手自褫褙暇則玩閱至老不倦（王氏談錄）

宋蘇子瞻云蜀青城山老人村有見五世孫者道極險



遠生不識鹽醯而溪中多枸杞根盤如龍蛇飲其水故壽圖經云即老澤也夷堅志平時無人至其處關壽卿與同志七八人作意往遊未到二十里日勢漸晚鳥鳴猿悲境界淒厲同行相顧塵埃之念如掃策杖徐進久之山月稍出花香撲鼻諦視之滿山皆牡丹也幾二更乃得一民家老人猶未睡見客至欣然延入布藁席而坐客謝曰中夜爲不速之客庖僕尙遠無所得食願從翁賒一飧明當償值矣翁曰幸不獨食見鄙敢論值乎少頃設麥飯一鉢菜羹一盂當席間環以椀揖客坐食翁獨據榻正中坐俄然一物如小兒狀置于前衆莫敢下箸獨壽卿擘食少許翁曰吾儲此味六十年規以待老今遇重客不敢愛而皆不顧何也取而盡食之此松根下人參也明日蕉往傷舍亦皆爭相延餽曰茲地無租稅吾儕山爲隴僅可播種以贍伏臘縣吏不到門或經年無人跡諸賢何爲肯臨之留三日始出山凡在彼所見百人其少者亦龐眉白髮略無兒曹近歲道漸通漸能致五味而壽亦衰

青城山西北中有平阜如秦人之桃源昔人避難其中多享年壽故名或謂滑夫張不群因入山採藥浹旬不返見一老叟致敬而問之曰吾族本丞相范賢之裔范知李雄之祚不永挈吾輩居此爲終焉之計云

至和二年成都費孝先遊青城



詣老人村坐壞其竹牀孝先欲償其值老人曰子視其下書云某年月日造某年月日爲費孝先所壞孝先因師事之名聞天下（四川志）

東坡云嘗有三老人相遇或問之年一人曰吾年不可記但憶少年時與盤古有舊一人曰海水變桑田時吾輒下一籌爾來吾籌已滿十間屋一人曰吾所食蟠桃棄其核于崑崙山下今已與崑崙山齊矣以余觀之三子者與蜉蝣朝菌何以異哉（林志）

○皇甫庸近筆記略云東坡云人老簪花不自羞花應羞上老人頭康節云花見白頭人莫笑白頭人見好花多康節壯而東坡怯

宋劉原父晚年病不復識字日月兒女皆不能認人言永興中多發冢墓求古物致此（宋劉岐暇日記）

黃魯直晚年懸東坡像于室中每早衣冠薦香肅揖甚敬或以同時相上下為問則離席驚避曰庭堅望蘇公門弟子耳安敢失其序（元袁桷澄懷錄）

宋米元章書長壽菴三字後兩句云人是西方無量佛壽如南極老人星不知何人詩或曰元章自作也（二老堂詩話）

宋雷德遜任諫議大夫深明易義王元之上詩其略云當時直氣壓朱雲老作皇朝諫議臣題詩野館光泉石講易新堂動鬼神（陝西志）



宋黃宗旦晚年病目每奏事先具奏目成誦于口至上前展奏目誦之其實不見也同列害之密以他書易其奏目宗旦不知也至上前所誦與奏目不同歸方覺之遂乞致仕（宋彭乘墨客揮犀）

宋楊孝本字行先以直秘閣歸老時李存亦以高年掛冠日與賦詠嬉崆峒二老蘇軾嘗贊其直曰道不二德不孤無人所有有人所無

宋任愿字謹叔熙寧二年遇青巾者欲授以術曰能點鐵為金愿曰旗亭門有先子別業日得一緡數口之家寒綿暑葛日食膏鮮自謂踰分常恐召禍安敢學此幸愛之青巾者歎伏曰如子真知命者也子當有壽仍出藥一粒云服之百鬼不近（劍俠傳）

宋孫諭元祐末棄官同時退休者吳師道梁宏朱光復賈亨彥張景逵布衣唐愈為七老會五日一集時人榮之

宋元祐間子由及蘇子容劉貢父同在省中二人各云某輩少年所讀書老而遺忘子由亦云然貢父云觀君為文強記甚敏子由辭焉二人皆曰某等自小記憶書籍不免抄節而後稍不忘觀君昆仲未嘗抄節而下筆引據精切乃真記得者也（蘇籀欒城遺言）

宋楊訓字公發初與蔡京同學後京當國余深備道京欲見訓之意訓曰某三十勤力學問今老矣榮除非



所望他日躡足豈能僕僕與諸公為嶺嶠之行耶故卒老常調人咸高之

宋董敦逸字夢受嘉祐間使契丹歸而鬚髮盡白上疏詆蔡京忤旨謫知江州久之上問白鬚御史安在召還諫議大夫（江西志）

宋趙鼎至吉陽謝表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秦檜見之曰此老倔強猶昔必欲殺之具令本軍月具存亡申尚書省後鼎不食而死臨終自書銘旌曰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又十年放還海外逐客獨李胡北歸矣（宣和初有金明縣道士自稱白雲片鶴游行見趙鼎大呼曰中興名相人驚異之他日又遇鼎曰吉陽相逢後鼎貶興

五年爲相有並名晚寓吉陽忽與白雲相見白雲曰德嘗昔之言乎公將歸矣未幾果卒 廣東志

宋晏敦復字景初時秦檜方力贊屈己之說敦復與尙
書張燾等爭之檜使所親諭敦復曰公能曲從兩府
地且夕可至敦復曰吾終不爲身計誤國家況吾薑
桂之性到老愈辣請勿言卒不能屈

宋紹興間有老卒失其姓名一日留題于譙樓上云畫
角吹來歲月深譙樓無古亦無今不如歸我龍山去
松竹青青何處尋遂遁去莫知其處 廣東志

宋胡旦喜讀書晚年喪明令人誦經史憑几聽之

宋王綸鄧璋俱有才名胡安國提舉湖南學事詔舉遺
逸安國以綸與璋應詔二人老不行安國請命之官
以勸爲學者



宋藍大卿丞知吉州日朝廷議行新法自念年老乞致
仕忽有相手紋者曰大卿正做官何故要閒藍黴曰
吾雖有意而未發也何以知之相者曰只爲手中一
道紋分明 孫君孚談圃

宋陳嶠閒居詩小橋風月年年事爭奈潘郎老去何 五見
六十

宋陳亞以藥名詠白髮云若是道人頭不白老人當日
合烏頭 劉貢父詩話

宋吳駿字晞遠通判永州告老龍圖祖秀實寄詩云官
路聲名二十年江鄉舊仰二車賢推將事業歸塵外
收得工夫到酒邊解揚幾間招隱士炷香終日對常
緇明朝況是登耆哲早晚蒲輪穩着鞭 年七十四卒

宋秦檜晚年昏耄倦于爲政軍國大細事悉委其子熺
處決號爲小相由是賄賂大行檜頗亦自知而危疑
焉後因會楊和王曰外庭議論如何曰但只聞人言
公相不師伊周乃效唐令狐之作檜有慚色徐曰然
則古既不乏老夫何逃乎楊退而言于子弟曰秦公
出語謬亂不常不死則病將作矣未幾果殂 宋張仲文白獺髓

宋晁冲之詩男兒更老氣如虹短髮何嫌亂似蓬欲問
桃花借顏色未甘著笑向東風



近代洛中致政侍郎張師錫追次唐路德延孩兒詩韻
和成老兒詩亦五十韻云鬢髮盡皤然眉分白雪鮮
過遮延客話傴僂抱孫憐無病常供粥非寒亦衣綿
假溫推擁背借力仗擔肩貌比三峰客年過四皓仙
喚方離枕上扶始到門前每愛烹山茗常嫌飫石蓮
耳聾如塞纊眼暗似籠烟宴坐羸凭几乘騎困韓鞭
頭搖如轉旋脣動若抽牽骨冷愁離火牙疼怯漱泉
形骸將就木囊橐尚貪錢膠睫乾眵綴粘髭冷涕懸
披裘腰懶繫濯手袖慵揎撞搴衣頻換扶持藥屢煎
坐多茵易破行少履難穿喜婢裁裙布嗔妻買粉鈿
房教深下幕牀遣厚鋪氈琴聽憐三樂圖張笑七賢

看嫌經字小蔵喜磬聲圓食能羨流袂盃餘酒帶涎
樂來須遣罷醫到久相延裹帽縱横掠梳頭取次纒
長吁思往事多感聽哀絃氣注腰還重風牽口便偏
墓松先遺種誌石預教鐫客到惟求藥僧來忽問禪
養茶懸竈壁晒艾繫簷椽怒僕空睜眼嗔兒謾握拳
心驚懸蹴踘脚軟怕鞦韆局縮同寒狖摧頹似飽鳶
覩瞻多目眩牽動即頭旋女嫁求紅燭男婚乞綵錢
已聞捐几杖寧更佩韋弦賓客身非與兒孫事已傳
養和屏作伴如意拂相連久棄東山屐惟存負郭田
呻吟朝不樂展轉夜無眠呼稚臨床畔看書就枕邊
泠疑懷貯水虛訝耳聞蟬束帛非無分安車信有緣



伏生甘坐末絳老讓行先拘急將風夜昏沉欲雨天
鷄皮塵漸漬齯齒食頻塡每憶居郎署常思釣渭川
喜逢迎佛會羞赴賞花筵徑狹容移檻堦危索減塼
好生焚鳥網惡殺拆漁船既感桑榆日常嗟蒲柳年
長思當弱冠悔不勝狂顛（宋吳處厚青箱雜記）。張師錫老兒
詩五十韻摹寫極工中有看嫌經字小不免是老僧
脚軟怕鞦韆不免是老婦（朱承爵存餘堂詩話）
宋余艮弼勤于課子嘗教子詩云白髮無憑吾老矣青
春不再汝知乎年將弱冠非童子學不成名豈丈夫
幸有明窻并淨几何勞鑿壁與編蒲功成欲自殊頭
角記取韓公訓阿符

宋王觀莫惱翁篇云數垂乾穗豆垂角兩足年登不勝
樂烏巾紫領銀鬚長白酒滿盃翁自酌翁醉不知秋
色涼兒捋翁鬚孫撼床莫惱翁翁年已高百事慵（周少
隱竹坡詩話）
宋王豐父拄杖詩老境得爲工壑伴醉鄉還勝子孫扶
（許彥周詩話）
宋歐陽光祖詩白髮鬖鬖吾老矣名場從此欲投簪（時趙汝愚列薦方欲名用而汝愚去國光祖賦詩有此）
宋傅自修字勤道監泉司船務秩滿從耆商爲貪吏所
困號泣訴下或詰之對曰昔官有鬚而白者王我故
多載今不見此官人者吾輩所載衆奪殆盡聞于朝



由福建機幕除提舉福建市舶稚髻之民舉手相賀
宋鄭可復字彥修他無所嗜惟喜古書祿俸餘貲悉以
市書手自編錄晚年積至數千卷
宋杜介之貞純野逸有隱士風李光贈詩云白鬚映紅
頰疑是羲皇人
宋呂居仁罷官歸作詩留别顏岐云昔日同升夫子堂
如今俱是鬢蒼浪（岐嘗從呂榮公學贈居仁詩有云念昔從學日同升夫子堂）
宋愼知禮自幼至白首歲讀五經一周每開卷必正襟
危坐不少懈（浙江志。五見十八）
宋彭汝礪久在侍從剛明正直朝野推重晚娶宋氏婦
有姿色罷叅承順惟恐不及後出守九江病中忽索

紙錚大書云宿世冤家五年夫婦從今以往不打這
鼓披錚而逝
宋朱熹晚年刪定大學一編曰此書欲付得人惟子上
足以當之鄭可學字也
宋朱熹晚年家居題桃符詩愛君希道泰憂國願年豐
則見公非不欲仕但道不合則去耳 又晚年親書一帖戒其子云年來
衰疾多因飲食過度所致近覺肉多爲害尤甚自丁
巳正旦以往早晚飯各不得過一肉一則寬胃養氣
一則節用省財庶幾全生盡年儉德避難之方
宋文公晚年以野服見客榜客位云榮陽呂公嘗言京
洛致仕官與人相接皆以閒居野服爲禮而歎外郡



之不能然其肯深矣某已叨國恩許致其仕本末敢
遠以老夫自居而比緣久病艱于動作遂不免遵用
舊京故俗輒以野服從事然上衣下裳大帶方履比
之京衫自不爲簡其所便者但取束帶足以爲禮解
帶足以燕居且使窮鄉下邑得以復見祖宗盛時京
都舊俗如此之美也 羅大經鶴林玉露
宋周必大序孫覿鴻慶集云大凡文人才士少之時屈
首受書未能多閱天下之義理壯則從事四方志有
所分及其老也血氣既衰聰明隨之雖有著述鮮克
名家此古今之通患也其或軼羣邁往賦才獨異而
復天假之年磨淬鍛鍊重之以湖山之助名章儁語

少而成壯而盛晚而愈精有若戶部尚書晉陵孫公
蓋千萬人中時一遇焉 又云天門劃開詞章上達
論撰次對璽書繼下年雖耋老親爲謝表至于宰執
侍從臺諫則人致一啟各出新意其用事屬詞少壯
所不逮又後十載當孝宗朝嘗命編類蔡京王黼等
事實上之史官此與伏生年九十餘詔太常往受尚
書何異是豈可以他人老少常理論也哉 乃見童幼八十七歲
江南志
宋林謙之詩鶴起何波理殘夢自注述夢中所見何使
君蜀人以波呼之猶丈人也范氏吳船錄記嘉州王
波渡云蜀中稱尊者爲波又有所謂天波月波日波



雷波者皆尊之稱此王波盖王老或王翁也宋景文
嘗辨之謂當作皤字魯直貶涪州別駕自號涪皤或
其俗云按景文所記云蜀人謂老爲皤音波取皤皤
黃髮義 宋葉愛日齋叢抄
宋董琦涉世不偶更折節爲儒生老年漸屏家務即所
居傷藝花果以自娛 西江志。五見二十五歲
宋方大琮字德潤淳祐二年帥廣鄉飲酒禮久廢命賓
佐與領袖士討論之禮樂器服悉遵古制一行之拜
七十有奇膝席以宴漏過三十刻時已邁而終禮無
倦也
宋鄭春卿字榮伯甘貧樂道卜築南山之阿而老爲郡

守章淸訪之春卿謝不能肅詩云在陋愧無顏子志
過廬難稱魏公心望塵不敢希潘岳雲滿山頭雪滿
簪自是高臥年九十六卒
宋朱昂字舉之晚致仕自稱退叟招弟協亦告老歸兄
弟皆眉壽時比漢二疏知府陳堯咨署其居曰東西
致政坊自建二亭曰知止曰幽棲晚歲自爲墓誌卒
年八十三
宋袁長吉字叔巽秩滿致仕號秀順翁徜徉林泉托興
吟咏雖老手不釋卷
宋孫冕字伯純守蘇州甫及引年大書一詩于壁有曰
莫待朝廷差致仕早謀泉石養閑身遂拂衣去詳見七十

行年錄　老年　老七

宋薛據書成劉克莊謝子強愛而薦之云藩垣置筆非
晧不衰上可裨乙夜之覽觀下可實崇文之藏貯
宋薛高字寧仲棄官而隱讀書作文至老不休陳謙贈
詩云萬卷編抄高似室一門師友重如山
宋狄棐字輔之知河南府有貴人過言將授棐棐退謂
所親曰吾湘潭一寒士今官侍從可以老而自汙耶
宋傅崧卿字子駿自國家多事每與客言及輒憤詫或
至流涕覽鏡見齒髮衰晧嘆曰吾遂無以報國家而
死乎未及大用而卒時人惜之
宋徐端字矩叔晚歲號絜矩病叟叙平生大畧授其子
侯屬續刻石表墓自作祭文挽歌超然無所芥蔕一

日手錄忠孝大致數百言集家人對酒索筆書曰若
以爲了多少未了以爲未了何時而了擲曰了了道
人自贊擲筆而逝
宋沈莊可宜和間進士嗜菊庭植嘗數百本晚年退居
益放情於菊後以九月九日死朱文公哭之詩曰愛
菊平生不愛錢此君原是菊花仙正當地下修文日
恰值人間落帽天生與唐詩同一脉死隨陶徑葬千
年如今忍向西郊哭東野無兒更可憐江西志
宋危稹字逢吉知潮州乞歸挈舉崇熙觀與鄉里耆老
七人爲眞率會卒年七十四江西志
宋喻偘字伯經從諸縉紳游幕中多新進少年議論多

行年錄　老年　老八

不合偘歎曰吾髮已種種寧能與翩翩小兒較短長
哉遂請祠而歸
宋王有開字守仁晚慕賀知章爲人黃冠野服逍遙物
外年八十四卒浙江志
宋魏了翁字華父忤史彌遠謫官嘗言自結髮遊聖人
之門窮探邃遠今髮星星矣大懼年數之不足其於
他道益未遑及也
宋齊廓及唐父母垂老窮居鄉里二子委而之官唐復
久不歸省于是罷唐令歸侍養廓方使湖南雖罷不
問然士論薄之
宋彭乘舉進士登相國寺閣悵然曰親老矣安敢舍晨

昏之奉而圖一身之榮乎遂奏乞歸養四川志
宋陸游詩鏡中顏髮今如此席上賓朋好在不又詞云
自憐華髮滿紗巾猶是官身四川志
宋周遵道豹隱紀談云杜工部詩髮短何勞白顏衰肯
更紅鄭都官云衰鬓霜供白愁顏酒借紅白太傅云
鬢爲愁先白顏因酔後頳陳后山云髮短愁催白顏
衰酒借紅語意相類必有定其優劣
宋胡仔苕溪漁隱云裴說云讀書貧裏樂搜句静中忻
此二事乃余日用者甘貧守静自少至老飽諳此味
矣
宋陳龍復字本叔泉南安老儒也與天祥同舉進士德



祐初退居家食至天祥軍南劍時始辟爲督府叅議
時天祥幕下多名士龍復獨以持重老成推儕輩天
祥每咨問焉後分司潮陽號召諸路四方豪傑響應
天祥由是得入潮爲討賊之舉至則梗槩已具鄉兵
多練習水戰天祥賴之未幾從至五坡遇害時年七
十有三廣東志
宋沈作喆寓簡云子沈子老矣無田可耕無園可耡無
屋可處大率皆無耳更願于身無病于心無念于人
無往還于世無交涉于妻兒無愛戀則亦于死生無
凝滯矣天地萬物同歸于無豈不快哉
宋曾廷字天錫始自得于佛老晚聞正學探幽珍頗改
故意既得疾即告訣人怪之廷曰死生如晝夜不足
多憾索酒三飲之連呼曰吾逝矣聲絕而卒西江志
宋潘及甫字憲臣晚得目疾每命子姪執策讀于前未
卒前一日猶卧聽周書漢史口占詩以遺親友江南志
宋鮑彪字文虎爲封司員外請老賦詩曰此身甘作老
林泉縉紳高之浙江志
宋沈括字存中博學有文晚年繹舊所聞見名夢溪筆
談二十六卷浙江志
宋李無悔字行中高尚不仕以詩酒自娛晚年治園亭
名曰酔眠江南志
宋李龍字和父効元白歌詩不樂仕進年登耄期自作



墓銘云孰生予孰死予予自不知爲文之徒詩之徒
今瘞于斯孰知伯道之無兒未幾死趙文曜爲誌葬
之河道兩山間梅樹百株趙德符題碣曰宋詩人雪
林李君之墓元成輔之佩楚軒客談
晁景迂曰吾晚年日課識十五字凡爲文者宜略識字沈士林下清錄
宋朝大官最享高年者凡三人曰太傅張公士遜樞相
張公昇少師趙公槩皆壽至八十六又二人次之曰
陳文惠公堯佐至八十二杜祁公至八十一又一人
次之曰富文忠公弼壽至八十餘皆不及焉宋唐規硯岡筆記

金王雍謂宰相曰朕觀唐史見太宗行事初甚厲精晚
年與羣臣議多飾詞朕嘗思始終如一今雖年高敬
慎之心無時或怠
金蓋時敏號西村幼時兎乳及長積善好施年老如童
一日無疾名集親朋攝衣冠危坐取筆書偈而逝山東
志五見初生
金馮志恩依先人茅屋以道自樂平生未嘗有疾及年
老行不杖坐不倚氣爽神清目有餘光見者疑爲神
仙五見九歲平陽志
金許古字通眞進士官右司諫乞身還伊陽性嗜酒老
而不衰每乘舟村落間留或十數日不歸及泝流而



上老稚奔走爭爲之挽舟數十里不絕河南府
元史天澤髭鬚已白一朝忽盡黑世祖見之驚問曰史
拔都汝之鬚何乃更黑耶對曰臣用藥染之故也上
曰染之欲何如曰臣覽鏡見髭鬚白竊傷年暮盡忠
于陛下之日短矣因染之使玄而報効之心不異疇
昔耳上大喜輟耕錄
元海上老人隱姓氏住渤海條山洞中時與山左右耆
老相遊息遇金亂年荒諸老憂切不擇老人曰從吾
入海以度年儉入海煮石而食甚甘美次年諸老皆
肥澤而歸北直志
元邢政官禮部尚書手書十戒以自箴老號錦衣散人

元張德輝字輝卿與元裕李冶遊封龍山時人號爲龍
山三老卒年八十
元許有壬至正十七年以老疾力乞致其事久之始得
請給俸賜以終其身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卒年七十八。有壬歷事七朝垂五
十年至正十七年致仕乃年七十一時也五見童幼
元李天祐字君佐爲武畧將軍自得代曰吾老矣奚復
官爲嘗歸問鄉社與故人子弟爲歲時豚蹄杯酒之
樂耳未幾以疾不起享年七十又一吳澂李將軍墓碑懷慶府志
元郝修巳官刑部郎中年老乞骸骨免歸負囊步履道
里間關上疑其有私詒回驗之止攜俸一錠而巳既
放復驗則前金稍減矣詰之則曰爲旬日路費故也



上悅曰眞廉官也賜所居紫金山東至大水峪西至
照殿南至石門界溝北至沙坡爲養老計且命子孫
世守之賦其稅五斗焉平陽志
元韓擇字從善其教學者雖中歲以後亦必自小學始
曰人不知學白首童心且童蒙所知而皓首不知可
乎陝西志
元袁煥嘗自贊其像云官高而不知其貴道違而恒自
退不時乎時而心乎憂世處靈衆同中正獨異惟孜
孜于聖學不知老之將至江南志
元洪淵號沐齋晚號邵子易學揭先天方圓圖於屋壁
扁曰環中年八十一而卒江西志

元楊乘字文載張士誠欲招致之矣曰吾豈事二姓者哉命子具禮享先祠畢起行後圃顧西日晴好慨然曰晚節如是足矣夜分自縊遺書誨子以得全臣節爲快南陽志

元楊維禎字鐵崖爲浙江儒學提舉明初召修史年七十六而卒洗夢麟爲武康尹入明五司閩浙文衡一考會試九十三而卒滕克恭爲翰林學士入明一主河南鄉試至一百餘年而卒皆不肯屈節以仕爲明初三遺老　維禎晚年臥起小蓬臺不復下直榻于門曰客至不下樓恕老嬾見客不答禮恕老病客問事不對恕老默發言無所避恕老迂飲酒不輒樂恕老狂其誕情傲世如此山堂肆考



將復軒鑷白髮詩勸君休鑷鬢毛斑鬢到斑時已自難多少朱門年少子業風吹上北邙山元蔣子正山房隨筆

元顧阿瑛敵遁迹界鄉甘與草木同腐今年目昏手倦老態頓加因踏雪坡舟中數日得入城一見然風景非前諸公散落獨與學古彥文周旋兩日不勝慨然陳繼儒書畫史

明朝大臣至眉壽者魏文靖驥九十八劉文靖健九十四王端毅恕九十三尚書胡公拱辰陳公雍俱九十二嘉靖中廣東按臣言致仕尚書湛若水年九十請賜存問已之又五年而卒嘉靖末喻尚書茂堅萬歷初王尚書學夔俱九十餘王以九十四卒方尚書鈍以九十卒應尚書大猷今九十四尚無恙諸子俱貴顯其尚書以上至八十餘者胡忠安濙韓司寇邦問蔣恭靖瑤俱八十九鄒宗伯幹殷司徒從儉李太宰裕張大保子麟俱八十八馬端肅文升林司徒瀚忠定文章文懿懋高襄簡友璣劉清惠麟嚴分宜嵩俱八十六畢司馬安仁楊宗伯翥王靖遠驥孫司馬原貞王安簡宗彝陶恭介琰趙康敏鑑朱宗伯恩俱八十五王文端直王忠肅翱崔司空文奎賈文[illegible]詠朱恭襄希周孫司徒應奎俱八十四黃文簡淮胡寬客儼劉君保璋薛司馬遠尹文和直毛文簡紀羅文



莊欽順顧宮保應祥張恭肅潤俱八十三陸康僖瑜尹恭簡旻李襄敏秉閔莊靖珪焦泌陽芳李恭襄鐩劉司寇纓聞莊靖淵俱八十二徐宗伯瓊侯司空瓚洪太保鍾林司寇泮周司寇倫俱八十一俞司寇士悅苗文康衷何司馬鑑雍司徒泰王司寇鑑之孫司徒交楊司徒濂俱八十王世貞皇朝盛事

明晚達者劉文介儼以四十九會學士槩以五十四唐修撰皐以五十八俱登狀元金編修達以五十八會元及第惟張文忠四十七舉進士六年大拜任師臣者十二年亦奇遇也王世貞皇朝盛事

明初倪瓚字元鎮晚年遊歷江湖多寓琳宮梵刹洪武

甲寅還鄉無家寓姻親鄒惟高家中秋賞月以脾疾
戒飲淒然不樂賦詩云紅畝捲碧應無分白髮悲秋
不自支不久竟卒
明宋濂字景濂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廢書及致仕歸青
蘿山終日閉戶纂述人不見其面四川志
李艮知號孺野武學教授乞休歸與張治邦孫豹黃森
高采為太乙五老有漢陳實之風歸德志
明周伯玉不仕明初復被辟曰臣老矣無能為也以處
士終廣東志
明方處漸樂平人洪武初以老人奏民情太祖嘉納賜
衣服靴韈鈔錠旌其直義授之官辭不受江西志



明劉于宇永泰洪武初以賢良徵至京召見便殿講說
經書敷繹詳明將授之官于以年老力辭太祖以其
言誠懇不奪其志賦詩賜之俾還山西江志
明閻正叔侯伯正泰定中同舉進士洪武初並被徵至
京深衣幅巾入見以年老辭不願仕太祖見其鬚眉
皓然禮之使歸俱以壽終于家陝西志
明盧逈以貢入太學元夕太祖微行聞書聲若欲泣者
扣扉詢曰花市易往觀逈未意其為上也曰客何問
家二大人白髮紛如進在天涯安能樂此耶與語久
之上悅詰旦召對復稱旨授戶部主事浙江志
明董倫建文時與方孝孺同入內閣侍經筵御書脩老
堂扁及綵几玉鳩杖賜之成祖即位倫年八十餘致
仕每念華除悒悒吁嘆數日卒　王泌東朝記作太
祖某年七月十一日賜學士董倫云云
明茅大芳靖難兵起遺詩淮南守將梅殷云幽燕消息
近如何聞道將軍志不磨縱有火龍翻地軸莫教鐵
騎過天河關中世業蕭丞相塞上功勳馬伏波老我
不才無補報西風一度一悲歌建文四年八月死之
明解縉吉水莊西十老宴集詩序云蕭侍御楊忠襄文
節之里至本朝之初有十老者道存先生為之倡和
而隨之者蕭之良日從字與善衎字樂善楊氏則思
忠思文道濟廷璋彥璋彥徹劉氏子通合而命之日



莊溪十老相與月為一會會必飲飲必賦詩循環然
亦時有嘉客若歐陽先生師尹孫廷望廷璧聿修家
季父原濂雞魚蔬筍取具隨時而文字之歡樂近所
未有也西江志
明金幼孜羅氏老人亭詩序羅故吉水望族宋南渡以
來世多長者享年之久或八九十或百有餘歲其時
官府存問高年出于羅氏者先後相望由是見稱于
時莫不以為太平之盛事遂相與名其里曰老人里
其後子孫蕃蘊春秋會合揖拜至舍無所容則又構
亭于里中以展家慶亦名其亭曰老人亭
明毛倫字有倫晚年與鄉先生陳中復烏斯道徐和仲

優游半村之間以詩酒琴棋爲樂

明張績龍山縉之弟也以貢試大廷高等耿尚書定向勸入國學績謝曰吾兄衰老平生甘苦節吾茲欲承受一官資祿以養銓次方及而卒

張寧云指揮胡鑑父宗伯公得宣廟賜物如錢大者二形色絕似雲母石而質甚薄以金相輪廓而衍之爲柄紐制其末合則爲一岐則爲二如市肆中等子匣老人目昏不辨細字張此物于雙目字明大加倍又孫景章一具復然云以良馬易得于西域賈胡滿剌似聞其名爲僾逮 方洲雜錄

明蔣瑤清節動天下自揚州守至工部尚書白首懸輿



卒無改于羔羊之節士論嘉之

明桂瓖字懷英自幼至老手不釋卷詩文克積縉紳士夫及門請益者無虛日相語不以名氏尊之曰古香先生

明劉崧詩集自序云余也方幼而竊銳于學迨壯而未之克既强而益以不競忽焉老之將至而不知追維往時父兄師友所以期待之意每一念之不覺悲憤之相仍而涕泗之交下也 西江志 互見十歲十六十九歲

明蔚能上疏請查入內供應器皿詔下問所由能謂同寮曰上怒不可測能老矣當獨任之勿累諸公也……受責降未嘗有後言

明李士亨號竹野通籍二十年夫人兩承恩爲命婦服止布素出則徒步至晚年精心理學課諸子名之曰養德養志後二子捷南宮人人謂清白吏子孫自是昌大云 四川志

明徐曦字叔睿官文淵閣纂修父晚香翁年高乞歸養翰苑諸公各以晚香堂詩文贈其行 浙江志

明陳瑢天性孝友比晚歲手現全孝字紋亦奇徵云 浙江志

明汪懷字惟德周歲失父往來吳楚以贍母養一日寓吳賦懷歸詩曰乘風清夜鶴鳴孤一曲夷猶過鏡湖粟里書陪三逕菊錦江何羨四腮鱸夢回巫峽猿聲



切目斷衡陽雁影迂白首歸來猶及養兆堂稱壽學萊夫士夫嘆曰隱君子 四川志

明工部尚書周恂如巡撫南京畿內及浙水諸郡久矣殫心竭力思所以利國利民不知其年之老而身之病也然猶憂勤不少懈天子閔而憫焉俾致其事以去公既得榮歸故鄉士大夫素相厚者皆爲書徵言以贈行 西江志

明王鉞隱居翠屏山號竹墅老人言動不苟侍御方昇贈以詩曾向蟾宮折桂花歸來林下度年華於今兩鬢俱成雪萬竹森森暮景賒 四川志

明兵部王竑應詔薦編修岳正給事中張寧爲都御史

二公爲內閣李賢所忌嫉吏書王翺附之皆得外補
竝致仕歸河州柯學士潛有詩送之末云不知白髮
龍鍾者猶踏清霜候早朝王翺見之曰柯君此詩蓋
譏我也祝允明九朝野記

明蔣昇字誠之弟冕字敬之昇陞戶部尚書數月以老
疾辭賜勅褒諭命有司歲給輿隸馳驛以歸無何弟
以少傅致仕扁其堂曰賜閒相與優游林泉兄弟完
名海內罕儷也廣西志

明曾鵬字元翰備兵都勻以足疾乞休疏三上不許乙
未入覲時武定侯郭勛當國外官多餽遺者鵬曰吾
平生不能阿諛今老矣奈何白首改節會有䣝之者
遂歸廣東志



明鄺宏與陳獻章齊和淡于勢利二子通顯其貧如舊
獻章以三代遺老稱之廣東志

明王守溪先生早年詞氣如風檣駕濤如逸驥馳野如
銀河汪滇如長虹橫漢如電走列缺如駛颶之嘯六
合可謂雄矣晚年脫枝落英尙淡崇質太羹不和大
烹不割元酒不麴大音不絃古鐘古磬俚耳不諧蓋
雄而古者也霍韜玉王文恪公集序

明劉文靖教人嘗以收放心爲主嘗語諸子姓曰吾老
榮已極壽躋耆耋此心猶日兢兢不敢放爾曹生膏
粱中易流後肆少弗知檢將損若身敗若家可不愼

[illegible]浴溪雜記

明淩漢字斗南爲右都御史與左都御史詹徽不合被
劾左遷上憫其老命之歸漢曰臣願居京師後徽誅
拜僉都御史致仕上問先賜歸不行今歸何也對曰
今詹徽誅臣無後患故歸耳開封志

明郭璡正統初旱蝗侍臣言大臣尸位妨賢內批令自
陳諸大臣皆乞去璡曰主上冲年吾輩皆先帝簡任
受付託者一時請去誰與共理宜引罪自新璡老矣
豈敢貪位顧君臣恩義如此衆韙之北直志後子告年九十卒

明毛宗成母卒葬於室側日每往視至老而無倦焉四川
志



明譚紀字廷璽父志聰有足疾左右扶侍四十年不少
間父歿泣血三年不御酒肉不入妻室左右建思親
樓望親臺時復悲哀至老不替四川志

明劉覲文嘗曰儉則無求肅則無妄年及耄耋猶細書
深揖不敢慢童穉

明趙禹字玉鉉爲訓導薛文淸曰先生爲子而能肖其
親爲師而能淑諸人爲父而能善其後少而學壯而
仕老而休全歸壽考可謂卓乎有立克保終身者矣
平陽志

明桑愈高暮年言及父母猶泣下食遇肯輒思其親年
七十九卒

明何景明簡粹夫詩云二十知學道于今猶未眞白髮空愁我金丹不遇人（懷慶府志）

明林春澤正德甲戌進士爲建昌太守子應亮嘉靖壬辰進士爲戸部侍郎孫如楚嘉靖乙丑進士爲廣東提學副使建昌一百四歲侍郎八十歲學憲自廣東告歸侍養焉

明熊士章字文麓樂善好施至老不倦日坐市門見人有饑寒狀者即捐囊金與之有僞者亦捐金弗問也年八十七卒

明陶銓字文衡以參議致仕與諸里居者爲九老延齡會（平陽志）



明余振英字仲英至京或謂曰會謁劉司禮乎書刺無用常體振英再三詰故出刺示之振英不答出曰吾老矣不能俛首奄豎遂棄官歸（浙江志）

明陸樹聲云余晚年知慕入法然衰老指腕多強復孏放不能抑首臨池每屈意摹放拙態故在乃知秉燭不逮蓋造歐陽公云晚知書畫眞有益却悔歲月來無多（清暑筆談）

明龔大章晚歲獨與一二老姆居破廬中種豆植麻詠歌自遣每有所詣無遠近皆步或勸稍就舟楫先生曰生吾足將何用哉歿年八十餘門人私謚曰安節先生

明[illegible]廷拆晚年猶同子菱麒登華嶽絕頂題詩于上五舉觴飲與魏杜諸君年皆七十餘爲華山十老會年九十一無疾而終（山西武鄉志）

明余或字文域初號必隱晚年號瓠落子自爲傳有斬曰瓜斬自爲記

明唐希皐字一齋晚喜白沙詩吟咏不輟病革或問曰此物如何格希皐曰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乃所以格之也

明賈俊字廷傑孝宗欲建水亭俊謂財用匱乏不宜興不急土木疏三上事雖寢而中不懌太監李廣爲上理髮前跪曰罷此老可也上怒曰俊爲朕省費渠安



敢出此言靴踢落一齒（北直志）

明袁義爲楚雄衛指揮使墾田築堰修城郭建橋梁區畫久遠之計入覲上惜其老令醫爲染其白髮俾仍撫治以威遠人（雲南志）

明沈堯章家故有池臺復壘石疏圃栽花藥而蒔菊尤多嘗被酒對花太息曰晚香晚香盍自况云（浙江志）

明徐咸字子正晚歲築園築閣名小瀛洲遇勝日邀邑中諸名士飲酒賦詩陶然自適時在會者多高年耆宿風流文雅爲一時之盛（浙江志）

明李濼字宗禹以母憂歸遂無仕進意旦暮手一編絕跡公府中貴廖鑾鎮守河南茂視士大夫獨心敬濼

爲具拾之賓客待以舉酒不得已強徃酒一再行即據席睡大鼾鐘懸癲左右曰李公老人不勝杯酌矣少選起拭目理鬚長揖徑去（開封志）

明康靖字安卿令肥鄉歸林下與祝世祿史梓芳講學不輟劉司空睢以聯云衛公耄耋猶勤學陶令歸來不厭貧卒年九十祀于鄉（江西志）

明劉容致仕獨居索處一榻蕭然親知勸爲主饋計洏涕曰老而再娶是曰昏悖卽賢耶且有累如不賢敗德破家所不忍道（汝寧志）

明楊學可暮年蜀王名爲國中士子矜式賜田宅于大安門外駟馬橋北特書流水畫橋題柱客清風精舍



讀書人十四字列其門學者稱爲清風先生（四川志）

明杜瓊字用嘉晚歲持方竹杖出遊朋舊間逍遥自娛號鹿冠老人歸則菜羮糲食家有小圃不滿一畝上築喈絲亭時亦寓意筆耕浩然自足尤善畫層巒叠嶂師董伯源年八十一卒（出吳中往哲記）

明劉鉉爲翰林侍講劉昌舉進士以鄉曲上謁踰年公始報禮坐定言年來老孏不欲與人競相徃來必俟有來者可報則報之此雖迂濶而簡于接人亦省事

明毛晉字子晉初爲名諸生晚而博學嗜書其汲古閣所藏宋元人本甚多鏤板行世校讐皆出其手爲人敦孝友樂施予有司理贈之詩曰行野漁樵皆謝賑

入門僮僕盡抄書（江南志）

明吳瑞字德徵有別業在山西每棹小舟混跡田夫野老閒自號西溪居士晚歲營墓地于陳題曰紫霞堆自爲文志之（江南志）

明王用賓以貢令靜海未期投劾去曰枋奮而起者見吾見也泥蟠而卷者遊吾遣也歸篋無長物讀書課子姓不改其常與同鄉別駕張應武邈撫溫景葵詩酒共娛飄然物外號雲中三老（大同志）

明鄒野漁徜徉肆志一日居尚書廖玘家同諸新貴題壁間漁樵圖詩云士林朽木歸樵斧宦海貪魚上釣竿須信堯夫原有意時人勿作畫圖看諸進士改容



受之後老年玘卒餓死鄉賢祠中（北直志）

明胡應麟云李惟寅太保別僅一再易涼暑耳遂不良于行蹣跚出見客道故殷勤至涕落不能止因念走馬長干金陵躍滇時何輕捷也而一旦衰憊乃爾乃知人生壯盛足恃幾何不覺覽鏡亦爲髩絲興嘆（甲乙剩言）

明呂需字時行晚年家居遊行遠近自製小車乘之勒名于上謂之安平居年八十卒（浙江志）

明莊仲祥父以苦學失明仲祥日侍側口誦古史數十則雖沍寒深夜無閒曰老人畏夜長吾欲爲大人減刻漏也歲（万見七十三　江南志）

明楊彝長子志編成晉安彝乞就養居晉安東屯四面
多松開軒其中扁曰萬松自號萬松老人
楊傑記云龍唐周氏五老同時子養其父而復養其祖
之祖父鞠其子而復鞠其孫之孫又云觀周氏綵衣
之樂則天下之昇平可知矣明一統志 西江志
明劉麟字元瑞晚好樓居力不能搆懸籃輿于梁出臥
其中名曰神樓文徵明給圖遺之年八十七卒西江志
明徐億字子裁父母歿廬墓每歸祀先未嘗還內晩休
廬中喪畢不食鹽酪不括髮者十年垂老遊城中市
人堵立張遜至家令子孫識之曰此徐孝子御史溫
如璋請建坊表之江南志



明吳儕字仕富少即託隱浪跡雲深晚年樹槐于庭自
號綠窓玉人爲詩曰頼向花黃占事業三公留與後
人封四傳兒孫果列卿
明耿復初字明善晚年不嗜飮惟讀書誘諸子嘗玩易
至節之六四歎曰宜退而進殃也可止而止無咎遂
自號曰安節老人年八十陝西志
明湯東谷徜勤詩長身惟食粟老眼漸生花
明陳五經嗣初家居王淮過之引其二子拜而乞文遂
爲命筆時五經老矣寘擻耗精至成疾乃戒弗復親
篇翰後一客頗無狀必欲五經爲之辭而不獲因怒
曰若强我作須死耳客責曰王學士固有勢人文宜

與之吾故人輩何足勞公耶五經不得已勉領之操
觚而疾重遂以不起楊循吉蘓談
明諸餘齡字雲泉善醫晚隱靈鷲山預知死期不爽每
語客曰我巾車馳城中起死人何得身爲死人馳喪
車出城乎當終于此浙江志
明何東序工鍾王法爲世所珍晩年右腕無力代之以
左見二十歲。平陽志 夕
文徵明晚歲德尊行成海宇欽慕縑素山積喧溢里門
寸圖纔出千臨百摹家藏市售眞贋縱橫一時硯食
之士沾脂浥香往往自潤然慧眼印可譬之魚目夜
光不別自異也年齡大耋神明不凋斷烟殘瀋彝燈



夜作故得者益深保愛如珪璋王穉登丹淸志
明徐弘澤字春門工詩畫書號春門三絕晚登峨眉絕
頂得山水之助歸而益工詩畫自號竹浪老人年七
十有七無疾而逝浙江志
明吳嶽秀號遜齋晚年謂湛甘泉隨處體認天理之語
爲學者入聖之門大書于室并作自警語云儼龍見
于尸居小心翼翼聽雞鳴而蚤起爲善孳孳
明李廷諫字文源吉水人嘗戒其子邦華曰我亦人臣
令老不能事君汝能致其身是代吾忠也江西志
明伍思韶字舜臣其爲學紬繹理與晚乃悟要領在明
明德一言其說曰明德之謂一明于天下國家之謂

貫學者學此誨人者誨此（江西志）

明魏淵淵字空空隱居華嶽足不出山者三十餘年後其子以淵淵老三至嶽頂欲迎還就養淵淵决志不歸其子泣請移綿山乃許之終不至家無疾而卒（陝西志）

明康漢字曾章晨夕焚香告天以祈母壽及母喪漢亦垂老哀毀如前喪父時里人稱康孝子而不名（江西志）

明鄒元標曰予束髮向道冉冉至矣而知孝友為聖學極莞百行總萃云（太原志）

明鄧元錫詩榮木五章念將老也菀彼榮木朱皇其華既久隕而溘然泥沙眷言內傷有生無涯弗力弗競



何及追嗟（一）榮木煜煜蕣言觀者成蹊無何莫過其下靜言孔念時日予假力競弗逮而還多瑕（二）先師有訓鐘鼓其鼖四十見惡若其無聞已而已而孰畏其臻途人可禹奈何弗勤（三）嗟而小子詹而有覺日漸月流迄今逾邁誰賓膠汝而俾前却途人可堯心為如灼（四）二罹一轂决驟駸駸往者弗及來者未任力所可賓曰惟斯今失今不力賓痗我心（五）（江西志）

明徐聰字博聞為訓導免去歸瀘上年衰矣猶聚徒講說雖大寒暑弗輟也晚病目眚過經生學士則纏纏竟日（開封志）

明符仍字弘宗為巡檢發擿如神越三歲忽悒悒不樂曰吾少有大志謂功名可裂契取竟為術者所誤斑白是官紅腐五斗吾何屑為遂致政而歸問田園就松菊月夕花朝則炙海鮮溫家釀葛巾野服與一二耆舊徜徉于名山勝水若忘其身之既老者（玉寮齋掾曹名臣錄）

明喬起鳳官太僕寺卿廉潔不苟取家人不知其貧亦不自白老而不能自贍衆方知之（平陽志）

明張傑指揮同知性喜翰墨有逸趣以老致政屏跡公門鄉飲舉大賓亦武弁之傑出者（廣東志）

明李濂詠耶律中書令楚材詩云老臣愛名山上疏謝朝請抱膝玉泉亭頗諳魚鳥性苦吟聊自娛猖狂未為病（衛輝府志）



明茹連知長沙府身長大帶圍六尺一飯數升豕首一枚然皆仰給于公廪之入未嘗取于民一日入對上憫其老令致仕連不肯去曰臣月食米若干臣去官無以自飽然郡中廉聲獨著（廣東志）

明區大倫常曰吾生惟二事一崇正學一佐太平今老矣將寄撰述以俟知者疾且革猶惓惓後學言不及家事（廣東志）

明翟夢杰與余事三兄夢標夢桂夢槐如父讓產讓財白首篤愛不衰（平陽志）

明鄧思顏耄期力學非公不至宰庭督學贈以聯曰淇

漁堪千古澹臺自一家廣東志

明鍾景星晚年養愈冲粹喜怒不形未嘗疾言遽色望者知其爲有道之士卒年七十四殁無以斂邑令喬詰捐貲功之乃克葬焉廣東志

明龐嵩晚年築室西樵大科峰下常棲息焉卒年七十有七嵩秩二千石田僅數十畝食不兼味淡薄若寒儒世多其清苦廣東志見五十歲

明黎貞嘗自贊其像曰江湖勝覽渤海浪遊飄飄一葉浩蕩沉浮惟酒是務陶陶忘憂譬彼力穡乃亦有秋不知老之將至樂夫天命死卽休廣東志

明聞人詮字邦正晚年足跡遍天下歷粵閩齊楚諸名



山曰吾必目自此益矣浙江志

明黃淳字鳴谷嘗遊戲翰墨解衣磅礴出尋常蹊徑之外當道聞而索之淳曰罷邑令救過不遑遑及畫哉竟以此得罪謝病歸三十餘年闢洞鳴山搆定帆亭醉詠其中不知老之將至閭里阻饑則建白當事發賑之晚年自稱六栁先生以爲出處大有類于陶彭澤焉廣東志

明何彥字魯克遷太僕卿遂不出彥長者于物無忤居里中恂恂如也當道以其耆德年又最高益重之九十卒廣東志

明張秖五誠其四云予行括之深山中見一翁石室中顏如童子異而問之曰皇都北徙老夫居此予曰何術而壽也曰予兄業商北走邊塞南窮百越珠翠過極手足不停先予而死九十年二弟佞不能辨奸不能耻雅好文辭日事筆硯利害是非瑣瑣不倦先予而死百有十年予長而愚妻子曰咎遂不室廬風雨霧雪言蔽其楊朝陽明月抱膝于于起臥無常黃精爲糧曰春與夏花明草萊落葉飛鴻乃知秋冬夏不至我樂不知終言訖而去噫于長松翁蓋有道者也予也結髮記誦逶迤盛年窮通好醜其中乃遷元贊種種顏色不妍攬鏡自照爲之茫然自今而後須命于天如木如石謹識斯言浙江志



明時一童生七十餘求考文宗命其作破以長而無述爲老而不死爲題卽應曰不得其名必得其壽文宗奇之遂入泮

三山士人鄭唐有逸才好譏謔有老人寫真乞題唐索飲題之曰精神炯炯老貌堂堂烏巾白髮龜鶴呈祥數年有讀之者曰此四語橫讀則精老烏龜也老人毀之古書鬮薈駒陰冗記

老儒陳體方以詩名吳中有一妓黃秀雲好詩謬謂體方曰吾必嫁君然君家貧如此肯爲詩百首贈我以爲聘資乎體方信之爲賦至六十餘篇而殁倩致消婉傳誦詞林然是妓性實黠慧利于多得其詩而已

於體方本無意也方體方之爲詩時人多笑其老耄
被紿而欣然每談于人以爲奇遇焉 楊循吉燕談
余嘗過一山鄰老而嗜花紅紫映戶弄孫負日使人不
復知有城居車馬之鬧況京都滚滚塵耶余贈以詩
云有個小門松下開堂前名藥繞畦栽老翁抱孫不
抱甕恰欲灌花山雨來 陳繼儒巖棲幽事
晉山濤爲尚書吏部郎帝贈春服又以母老幷贈藜杖
一枝 懷慶志
齊婁逞乃東陽女子變服爲丈夫能奕又解文義仕至
揚州從事後事發始作婦人服語曰有如此技還作
老嫗 元周達觀誠齋雜記
宋陳繹奉親至孝嘗作慶老堂以娛其母王介甫贈詩
曰種竹嘗疑出冬笋開池故合湧寒泉
宋傅實之字莊父寶慶二年進士調分宜簿時祖母蕭
氏壽百有八歲母楊氏亦八十餘蕭卒實之以嫡孫
承重不赴官弟謙之字温父開禧甲子以春秋首選
當陛對亦以母老不赴兄弟怡怡承歡一室學者以
南齋西齋先生稱之太守名其地爲慶壽里 又見百八歲
漁隱叢話云趙明誠清獻公之子妻李氏能文詞號易
安居士有樂府詞三卷名漱玉集明誠卒易安再適
非類既而反目有啟與綦處厚學士猥以桑榆之晚
景配茲駔儈之下才見者笑之此宗吉所以有清獻



名家阸運乖離將晚景對非才之句予嘆易安翁則
清獻爲時名臣夫則明誠官至郡守亦晚景薄桑榆何
爲而再適耶
宋侯可知巴州化城縣俗娶婦責財貧女老不嫁可爲
約束變其俗 四川志
浙漕王楚文子遵諭罷官以老夫人年高託言得除以
悅母意母曰我已知之汝父昔以諫諍忤時相能去
國今汝又如此吾方以爲喜汝復何憂 元俛遂稗史
明杜季寬女性至孝母多疾遂不願有家殷憲副求以
配其弟子襄不從托邑宰勸諭再三始許之子襄未
婚而卒氏誓不他適終老于家至今稱杜老女云 四川志
明馮銀字純端進士爲刑部員外以父母已得貤封遂
慨然曰吾所以含温凊于五千里外爲未有以報先
人于地下耳今邀國恩追貽北堂白髮其可不爲逮
存計乎遂引疾乞歸 浙江志
明伍賓行傭養母隆冬若寒有憐而遺以綿者受之不
服曰母年老非絮不煖我猶可耐母疾禱天請代母
卒哀毀骨立得棺于鄉民伍蘭家以葬願償三年日
出給力夜哭于墓歲餘蘭嘉其孝勸之輟工泣曰母
骸藉恩不至暴露盟言若爽母終不瞑于地下工既
畢于墓盡其哀而去

明何仲才家貧母老無齒才爲人傭作日得鷄子以養久而不衰（四川志）

有一士夫年老納二寵託其友命名友以忠奴孝奴名之其人曰忠孝誠美名然而命婢不稱友曰有出處孝當竭力忠則盡命（宋羅點聞見錄）

隋義寧初一縣丞衣緋之胄年少時甚有丰采涉獵書史兼有文性其後沉湎于酒老而彌篤日飲數升畧無醒時得病將終酒臭聞于數里遠近驚愕不知所由如此一旬遂卒故釋典戒酒令人昏痴今臨亡酒臭彰其入惡道耳（五行記）

壽之醫者老娶少婦或嘲之曰假他門戶傍他墻年去



年來年去忙採得百花成蜜後爲他人作嫁衣裳（陳后山詩話）

曹月川洛中名儒也里中嘗有二叟訪之留飲一叟劇談勢利紛華口沫津津如海夫逐臭一叟沉默寡言少焉畧談及尋幽弔古之事眞想蕭然飲罷或問優劣月川曰一叟是黑風暗雨胸襟一叟是青山白雲胸襟（敖英東谷贅言）



行年錄

廣昌[illegible]峯氏纂輯

同生

左傳魯子同生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太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云云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

漢盧綰與高祖同里盧綰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及生男高祖盧綰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及高祖盧綰壯俱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兩家羊酒



漢鍾瑾好古慕學有退讓風與李膺同年俱有聲名膺祖脩常言瑾似我家性以膺妹妻之膺謂之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弟何期不與孟軻同耶瑾以白叔皓皓曰保身全家爾道爲貴（開封志）

漢鄭玄子爲孔融吏舉孝廉融之被圍往赴難爲賊害有遺腹子以丁卯日生而玄以丁卯歲生故名曰小同長遂名焉（唐陸龜蒙小名錄）

漢末公孫度字升濟時玄菟太守公孫琙子豹年十八歲早死度少時名豹又與琙子同年琙見而親愛之遣就師學爲娶妻

三國司馬朗時董卓遷天子都長安朗父防當徙西以

四方雲擾乃遣朗將家屬還本縣或有告朗欲逃亡者執以詣卓卓問朗曰卿與吾亡兒同歲幾大相負朗因曰明公以高世之德遭陽九之會清除羣穢廣舉賢士此誠虛心垂慮將與至治也威德以隆功業以著而兵難日起州郡鼎沸郊境之內民不安業捐棄居產流亡藏竄雖四關設禁重加刑戮猶不絕息此朗之所以於邑也卓曰吾亦悟之卿言有意（懷慶志）

三國吳孫策年十餘歲已交結知名舒人周瑜與策同年亦英達夙成自舒來造推結分好勸策徙居舒推道南大宅與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　曹操責孫權任子羣僚不決權引周瑜詣吳夫人前定議瑜以送質則見制於人不如勿遣徐觀其變吳夫人曰公瑾議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汝其兄事之（互見十七歲）

晉何劭字敬祖少與武帝同年有總角之好帝爲王太子以劭爲中庶子

晉劉弘字和季遊洛陽與武帝同居永安里又同年累遷荊州都督（江南志）

梁簡文初生日武帝遣使問誌公誌合掌云皇子誕育幸甚然寃家亦生于後推尋曆數與侯景同年月日而生也（高僧傳洛陽伽藍記）

梁顧悅與簡文同年而髮早白簡文問曰卿何以先老



答曰蒲柳之質望秋先零松柏之姿經霜猶茂（姓譜作悅之字君叔晉人）

北周宇文孝伯字胡三與周主同日生太祖愛而養之幼與周主同學及卽位欲引致左右託言欲與講習與共謀討宇文護誅之

唐申太芝母楊氏夢吞芝草而孕（一作雲芝覺而有娠）則天垂拱二年八月與玄宗同日誕隱邵陽山玄宗感夢以像求得之後飛昇去（或作泰芝或作秦芝邵一作劭）

唐許遠與張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之爲兄（韓文）

唐史窣干卽思明與安祿山先後一日生及長相親愛皆爲互市牙郎（通鑑窣孫入聲互見四十歲）

唐劉夢得白樂天元日舉酒賦詩劉云與君同甲子歲酒讓先杯白云與君同甲子歲酒合誰先

唐白居易詩何事共生壬子歲老於崔相及劉郎（注云與崔劉同年）又喜見劉夢得詩紫綬白髭鬚同年二老夫

唐裴度在相位日有遺以槐癭者欲削爲枕時郎中庾威稱博物召請別之庾捧玩良久白曰此是雌樹生者恐不堪用裴曰郎中甲子多少庾曰某與令公同是甲辰生公笑曰郎中便是雌甲辰

唐武元衡與李吉甫同年生以同日拜相武以御史中丞遷門下侍郎李以中書舍人遷中書侍郎俱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出鎭西川明年李出鎭淮南久之

李復入爲中書相武以亥年十月復入門下相李以
又亥年十月卒卒之日爲武生日武以又亥年十月
殞盜其日亦李生日　李吉甫年五十一出鎭淮南
五十四自淮南復相至德裕鎭淮南復入相一如父
之年（冬夜箋記 定錄畧同）感
唐李搴與李敏同姓同歲同門同年登第搴詩云因緣
三紀異契分四般同（唐何晦 摭言）
唐代國公主適鄭萬鈞數年無子時有僧和和者如狂
如愚衆號爲聖言事多中住大安寺修營殿閣和和
常至公主家萬鈞請曰吾無嗣願得一子惟師降恩
可得乎師曰遺我三千疋絹主當誕兩兒鈞如言施



之和和取絹付寺云修功德乃謂鈞曰主有娠矣吾
令二天人下爲公主作兒又曰公主腹小能併二男
乎吾當使同年而前後耳公主遂娠年初歲終各誕
一子長曰潛耀少曰晦明皆美丈夫博通有識焉
唐董進朝在軍宿直城樓一夕月明忽見四人衣黃聚
城下說巳姓名狀若追捕相語曰董進朝常持金剛
經以一分功德祝庇冥司我輩久蒙其惠殺之我等
無所賴矣一人云董進朝對門有人同姓同年壽限
相埒可以代矣因忽不見進朝驚異及明巳聞對門
復魂聲問之其父母云子昨宵暴卒進朝感泣說之
因爲殯葬供養其父母焉（唐段成式金 剛經鳩異）

宋太祖生於丁亥而建國於庚申元太祖之降年與建
國之年同宋以甲戌渡江平江南于乙亥丙子元平
宋亦同宋祖以乙亥受江南李煜降後帝㬎丙子爲
元所虜宋以巳卯滅漢混一天下帝昺以巳卯亡於
崖山宋之興始於後周顯德七年恭帝方八歲及其
亡也終於少帝德祐元年少帝時四歲名㬎而顯德
二字適合
宋英宗在濮邸與燕王宮族人世雄厚善兩家各生子
同年月日時是爲神宗而世雄之子令鑠也　神宗
後卽帝位令鑠進士及第爲宗室登科第一
宋趙普時一軍校與同年月日時生趙有一大遷除軍



校則有一大責罰有小遷轉則軍校有小呵譴
宋董儼太宗朝陳讓爲三司史董儼爲樞副胡旦知制
誥皆同年生旦夕會飲茶觴壺矢未嘗虛日夜歸金
吾候馬首聲喏諺曰陳三更董半夜
宋王旦字子明李沆以同年生相厚善謂爲遠大之器
（隆平集）
宋蔡魯公生慶曆之丁亥其月當壬寅日當壬辰時爲
辛亥幼時言命者不多取之及逢時遇主術者爭談
格局之高推富貴之極徒供一笑耳大觀改元歲復
丁亥東都有貨粉鄭氏頗贍給偶以正月五日亥時
生一子歲月日時與魯公合其家大喜謂其必貴時

人亦爲之傾聳長則恣所欲爲鬬鷄走犬一切不禁也始年十有八春末携技從浮浪人躍大馬遊金明月苑中歸上下悉大醉矣馬忽駭入波中沒而死

宋時狀元生多同歲徐奭梁固皆生於乙酉王曾張師德皆生於戊寅呂溱楊寘皆生於甲寅賈黯鄭獬皆生於壬戌彭汝礪許安世皆生於辛巳陳堯咨王整皆生於庚午宋唐稷硯岡筆志

宋文彥博居洛日與中散大夫程珦朝議大夫司馬旦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皆七十八歲嘗爲同甲會亦繪像于資聖院各賦詩潞公詩曰四人三百十二歲况是同生甲午年招得梁園爲賦客合成商嶺采芝



仙清談亹亹風生席素髮蕭蕭雪滿肩此會從來誠未有洛中應作畫圖傳甲午一作丙午彭乘墨客揮犀

宋洛中士人張啟宗以教小童爲生居會節園側年四十餘一日行於內前見有西來行李甚盛問之曰文樞密知成都回也姬侍皆騎馬錦繡蘭麝溢人眼鼻啟宗自嘆曰我丙午生相遠如此傍有瞽卜輒曰秀才我與汝算命因與藉地卜者出算子約百餘布地上幾長丈餘凡閱兩時曰好笑諸事不同但三十年後有某星臨某所兩人皆同當並案而食者九箇月啟宗後七十餘歲時文公亦居於洛啟宗視其交遊歆羨者皆一時貴人輒自疑曰余安得並案而食乎

一日公獨遊會節園問其下曰吾適來聞園側教學者甚人對曰老張先生公曰請來及見大喜問其甲子又與之同因呼爲會節先生每召客必預召赴人會無先生則不往公爲主人則拐於左公爲客則拐於右並案而食者將及九月公之子及甫知河陽府公往視之公所居私第地名東田有小姬四人謂之東田小藉共升大車隨行祖於城西有伶人素不平之因爲口號曰東田小藉已登油壁之車會節先生暫別玳筵之宴坐客微笑自此潞公復歸洛不復召之矣嬾真子

宋馮京字當世與王安石同年生呂惠卿告安石罪發



其書有曰勿令齊年知齊年謂京也　江南志馮京爲翰林學士時安石專政京爲同年生數與爭事尋致仕

宋黃任道見荊公有謬忝辛酉叨竊仲冬之語言同歲也宋李廌師友談記

宋王定國素爲馮當世所知力薦之神宗荊公不悅曰此孺子耳何足大用當世忿然曰王鞏亦戊子生安得謂之孺子荊公愕然退立鞏生與天節同日

宋李濬字德淵與李宗諤同宗同甲後一日而生平日休戚一同宗諤死濬亦後一日卒玉堂清話

宋王仲儀與呂寶臣俱以丁未生申公在相位仲儀三

十餘歲龍圖閣待制知渭州時西方有警令三帥選
差神龍衛千兵送行更候迓吏騶御之盛前此未有
往別申公申公顧左右喚十二郎來（即寶臣也）公曰仲儀
今擁千兵擢帥汝猶爲莞庫也仲儀既去申公徐曰
汝無羡後十年却於汝手作差遣治平初寶臣擢樞
密院副使仲儀復以端明殿學士爲渭帥（聞見錄）
宋蘇軾送沈逵詩嗟我與君皆丙子又贈長蘆長老詩
與公同丙子三萬六千日又詩舊遊到處皆蒼蘚同
甲惟君尚黑頭
宋蘇軾云永和清都觀道士童顏鬒髮問其年生於丙
子蓋與余同求此詩鏡湖勅賜老江東未似西歸玉



局翁羈枕未容春夢斷清都宛在默存中每逢佳境
携兒去試問行年與我同自笑餘生消底物半篙清
溜百灘空（西江志）
宋馬正卿字夢得東坡志林云夢得與僕同歲月生少
僕八日是歲生者無富貴人而僕與夢得爲窮之冠
即吾二人而觀之當推夢得爲首（又云夢得作太學正清苦有氣節余
倒至其齋書杜子美秋風數一篇初無意也正卿即日辭歸至白首窮餓守節如故）
宋程文惠與龐籍同戊子生程已貴龐尚爲小官程嘗
戲龐曰君乃小戊子也後龐爲王夷甫所薦慶曆中
大拜文惠以書賀曰今日大戊子却爲小戊子矣（東軒
○西江志畧同）

宋翰林王洙修撰錢延年俱以丁酉八月丑時生王十
九日錢二十日錢以嘉祐六年六月卒時王公已病
或謂王起于寒素早歲蹇剝庶可以免災侍郎掌公
曰錢雖少年榮進晚即滯留王雖早歲奇蹇晚即遷
擢長短比折禍福適均王公竟不起（吳處厚青箱雜記）
宋章惇與晁美叔同生乙亥年同榜及第又同爲館職
常以三同相呼元祐間惇有詩三同晁秘監乃謂此
也紹聖初惇作相美叔見其施設大與在金山時所
言違惇因竭力諫之惇怒黜爲陝州守美叔謂所親
曰三同今百不同矣（晁端彥　宋朱弁曲洧舊聞同）
紹興初有退相寓永嘉獨陳用中彦才雖隣不謁及再



相有薦之者止就部注邑連江戲作小詩云命賦安
能比鉅公偶然年月與時同只因日上爭些子笑向
連江作醉翁蓋其所生年月時適與時宰同但日差
異耳（周少隱竹坡詩話）
宋周必大齊年會詩序曰文忠烈公居洛有丙午同甲
會詩今執政府凡三位樞密使王季海參政錢師魏
先在焉前歲夏某忝參預連墻而居適然齊年時號
丙午坊次文公韻簡二公云文公八十會伊川盛事
於今有百年豈意蒼顏華髮叟亦陪黃閣業樞仙府
居末至容連棟班路前瞻愧比肩丁丙連干支合德
君臣慶會豈虛傳又三月二十八日春華樓前芍藥

盛開特招歐葛二兄再爲齊年之集次舊韻云老去
翁思飲吸川靜中還喜日爲年艾耆天畀如三壽談
辨人驚似八仙洞鑠嵩峯偏入眼丹成峋嶁遠齊肩
定知樂事年年共更看新詩句句傳丁巳二月甲子
蜀錦堂海棠盛開適有惠以繡書錦堂記者招伯威
德源爲齊年會次舊韻云曾因客夢到西川萬戸疏
封抵隔年花重錦官思杜老鶴飛沙苑看徐仙衰顏
倘許任誇齒淺量深慚賜及肩燃眼蜀粧依舊幌共
驚十載識先傳戊午仲春同甲小集次舊韻云會老
三人似潁川生同絳縣免疑年（各年七十三）尊常有酒何
妨醉事每無心即是仙儉欲固應知足足忘形誰問



是肩肩香山已寫丹青像（德源近繪三壽圖）洛誦仍憑副墨
傳己未二月十七日會同甲次舊韻云里人初不問
山川身健徒教換歲年紅紫丁寧容老圃丹青點化
屬詩仙情均雁序兼鷺友壽貫犀顱映鶴肩莫算酒
行徵罰令一株花下一杯傳
周必大廬山後錄云自廬山下至棲賢徹老不在藏
主可昇省山人與予同庚爲占四韻云我比同年百
不能只餘霜鬢愧師兄殷勤覓句無言說共撥寒灰
聽水聲
宋周必大謝許監丞壽詩啟云庚威雖甲辰敢攀壽儁
公違小一月適契吾宗過軫高情曲承盛體賦兩詩

而寵甚及二丙以欣然憶元豐壬戌之明年有潞公
丙午之盛集今幸密隣於几杖阻陪高會於笑談（自注云與予同歲衆長一月又云繪與其子皆丙午生來詩及二丙）
宋朱熹呈清叟詩歲月幸同庚詩書復同道（詳見五十二）
宋趙丞相鼎庚申生繼之者韓平原壬申生繼平原者
史衛王甲申生繼衛王者鄭太傅清之丙申生每一
相各長一紀
宋王方嶽云充全先生王公溁字身甫以先公同生丙
戌且相友善之故遂辱撰先公墓銘誌中有文不逮
岳而岳强以銘之前輩獎借後進如此
宋王十朋贈喻叔奇詩同舍同年友天資迥不羣詩文



侵晉宋兄弟頡機雲梅市訪仙侶蘭亭懷右軍公服
時過我無酒亦論文（此或是同傳未必同庚也）
宋陸游云祖母楚國鄭夫人撫視庶子與巳子等先君
與叔父（諱宋字元珍）同歲方懷孕時祖母作襁褓二副付
侍者曰先產者先用之已而八月祖母生先君九月
杜支婆生叔父相距才二十餘日也（先世以來庶母稱支婆）家世舊聞
宋王應麟字伯厚九歲通六經淳祐元年舉進士閉門
發憤誓以博學宏詞科自見假館閣書讀之寶祐四
年中是科弟應鳳與同日生開慶元年亦中博學宏
詞科詔褒諭之（河南志開封）

元至元乙酉三月乙亥太史奏文昌星明文運將興時世祖行幸上京明日丙子皇孫降生於儒州是夜張起巖亦生其後皇孫踐祚是爲仁宗始詔設科取士及廷試起巖遂爲第一人論者以爲非偶然也五見初生

元歐陽元吾汝蘗序云盧陵梅邊先生與先君渤海侯爲太學存心齋同舍又同生淳祐之壬子先君嘗稱其才器卓犖有往哲風運改世遷篤志稽古斷爲文章以見志西江志梅邊郎王鼎翁作文生祭文丞相者

明曾棨永樂甲申狀元生洪武乙巳九月七日亥時其孫曾追中成化戊戌探花亦生於洪熙乙巳九月七日亥時祖孫高第而生辰年月日時皆同



明正德丁丑狀元舒芬授修撰未幾以諫南幸謫外召復官卒萬曆丁丑狀元沈懋學授脩撰未幾以上書諫張相丁憂不合移病歸卒二公才氣畧相同而脩撰皆無滿任壽皆四十二

明文徵仲生年與靈均同嘗爲圖書記取離騷句曰惟庚寅吾以降徵仲書畫名盛郡守令無不致敬者有一貳守問人曰文先生前尚有善畫於先生者否或對曰有唐解元伯虎問唐何名曰唐寅貳守矍然起曰信然信然吾見先生圖書曰唯庚寅吾以降聞者爲之絕倒蓋唐庚二字篆書難辨也

明徐棉字子聰與同里宋姓者所生年月日時盡同少同學同食餼於庠同無子至四十九歲而宋卒徐懼不敢出戶其後乃相繼舉三子以貢士至縣令歸年八十餘始卒後事乃大不同

明文大士與路慶雲者同年月日時生以此相善大士尊人爲通州守與母皆壽考無恙路則起家衆微幼即孤大士以文名當時路僅能識之無又先大士死十年大士生二子路一子沒於水生平無一同者惟大士食餼之年路得補藩司掾差相似耳

明范準字平仲以工部主事與侍郎朱同中軍都督府斷事程天同庚同師同業同仕而死亦同人以爲異

明朱善清溪書隱序云筠陽羅氏君友與余生同年學



同業居相近情相親也而其往來之密則莫若今年在京師時爲甚是時余與君友年俱六十一矣而俱爲有司所廹以衰暮之年枝藝京師白髮皤然若老鶴之孤騫獨峙而與六七俊秀俯首吏部之庭以試所業豈其心之所樂哉亦有不得已焉者矣西江志

明張獻忠延安衛人與李自成同年生後鑒錄

張金鼓善星曆一富翁僕從乘馬至以命詢焉金鼓推其致富享祿歷歷如見翁去有丐臥簷下告曰適富翁與我生年月日不謬晷刻何貧富懸絕張爲細推曰汝生於舟乎丐曰某父舟傭張曰汝亦富翁但所處非其地若於大江之北汝富可頡頏於彼丐者悟

省有親識居淮安生理頗盛往依焉俾居一空房向有鬼祟人不敢入丐者夜臥聞鬼喧呼曰主來矣復導入後圃大樹下若有所指荷鍤發之得金一瓮有金鼓覆其上丐者遂持金鼓歸吳酬張張遂以金鼓為號（激石新談）

漢九江太守武陵威生不識母常自悲感遊學京師還於陵谷中見一老母年六十餘因就問母姓為何曰陳家女李氏何故獨行曰我孤獨欲依親家子威再拜長跪自白曰子威少失慈母姓陳舅氏亦李母與亡親同年會遇於此乃天意也因載歸家供養以為母（風俗通）



明棲霞生員衣惟友妻王氏夫妻同日時生夫死以死狥人咸以撫孤勸解氏曰夫亡婦死分也何以孤為即日縊死生死同日人皆異之（山東志）

明張昱妻彭氏名妙寧父公衍鍾愛之館昱為甥未幾昱疾且革妙寧泣曰妾與君同年生必同年死苟不幸妾不忍獨存已而昱死兒尚在抱既葬慨欲自盡姑泣戒曰吾年老爾兒幼且病奈棄捐耶乃奉姑命調護其兒兒遂愈遂絕飲食擗踊號泣五日而死（事具呂原貞烈傳浙江志）

艾子行出邯鄲道上見二媼相與讓路一曰媼幾歲曰七十問者曰我今六十九然則明年當與汝同歲矣（艾子雜說）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 孿生

公羊傳古人尚質雙生以後生者居上取以爲兄

戰國策孿子之相似惟其母知之

揚雄方言陳楚之間凡人獸乳而雙產謂之釐孳秦晉之間謂之僆（音輦）子自關而東趙魏之間謂之孿生（孿蘇官反說郊作孿似得）

張揖博雅匹偶孿也（山患反）

陸深燕閒錄一產而三有至四者皆陰氣盛而母道壯也



陸終氏娶鬼方之女孕而不育十一年開其左脇而出三人焉又開其右脇而出三人焉長曰昆吾名樊已姓封於衛次曰參胡董姓封於韓周時爲胡國楚滅之三曰彭祖名翦彭姓封於韓大彭之墟即彭城也四曰會人妘姓封於鄭五曰安曹姓封於邾六曰季連芊姓其後爲楚昆吾氏爲夏伯湯伐桀滅之彭祖氏爲商伯商之末世始亡（筆叢）顓頊裔孫陸終娶隤氏孕之三年一產六子曰樊曰惠連曰錢曰萊曰安曰季連

白虎通周有八士論語曰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積於叔何蓋以兩兩俱生故也不積於伯季明其無二也

左傳晉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及子圉西質妾爲宦女焉

越王句踐命於國中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

漢霍將軍妻一產二子疑所爲兄弟或曰前生爲兄後生爲弟今雖同日亦宜以先生爲兄或曰居上者宜爲兄居下者前生今宜以前生爲弟時霍光聞之曰昔殷王祖甲一產二子曰嚚曰良以卯日生嚚以巳日生良則以嚚爲兄以良爲弟若以在上者爲兄嚚



亦當爲弟昔許釐莊公一產二女曰妜曰茂楚大夫唐勒一產二子一男一女男曰貞夫女曰瓊華皆以先生爲長近代鄭昌時文長蒨並生二男滕公一生二女李黎生一男一女並以前生爲長霍氏亦以前生爲兄焉（西京雜記）（國憲家猷）

漢永寧元年南昌有婦一產四子太守劉祗問唐檀檀善星占謂京師當有兵氣禍發蕭墻至延光間中黃門孫程揚兵殿省誅皇后兄車騎將軍閻顯果如所言（江西志　西江志作閻顯等）

漢竇武母產武而并產一蛇送之林中追母卒葬未窆之

有大蛇自榛草而出徑至喪所以頭擊柩涕血皆流俯仰結屈若哀泣之容有頃而去

蜀譙周法訓有一產二子者以後生者爲兄言其先胎也愚謂此野人之鄙語耳君子不測暗安知胎之先後也

晉王郭二仙顏眞卿云爲方平從弟族弟又云同胞雙生一從父姓一從縣令之姓吳曾云晉時士大夫棲隱巖壑此或然也崇仁華蓋山有浮丘先生壇浮丘吐氣成橋度王郭二仙故今華蓋立祠之。江西志

晉沛國一士姓周同生三子年將弱冠皆有聲無言忽有客過乞飲聞兒聲問之答曰是僕之子皆不能言



客令還內省過良久出云都不憶有過客令更思幼時事入內食頃出曰記兒時當牀上有燕巢三子其母哺食三子皆出口受之試以指內巢中雛亦出口承受因取三薔茨各與食之俄而皆死昔有此事今實悔之客聞言遂變爲道人曰君既自知悔罪今除矣言訖便聞其子言語周正忽不見此道人搜神後記

後趙石勒三年黎陽民陳武妻產三男一女上書自陳令曰昔周之興也四乳八子今武妻一乳四子可謂度過姬祥美加爨日其賜乳婦一人穀百石雜繒十四疋庶以爲迎嘉祥後趙錄

北魏延興三年秀容郡今太原之忻州婦人一產四男四產十六男天祿識餘

事物紺珠云延興間忻州婦人四產十六子或三男一女或三女一男皆陰氣盛母道壯也互見初生

唐柳宗元爲廣南節度使鄭絪奏狀右臣所部貞節坊百姓某妻產三男者臣詳往例實爲休徵已量事給絹三十疋充其乳養者伏以陛下勤恤黎元感通天地囊心昭答景福已興故表祥于字育是啟運于昇平事係化源慶延邦本鱗羽之瑞曾何足云河東集

唐張伯偕與弟仲偕孿生形貌相似仲妻新粧畢見伯偕曰粧好否答曰我伯偕也趨避之須臾又見告曰向大謨認伯爲卿答曰我固伯偕也大慚不敢復見



一作伯楷仲楷晉書

唐鴿兒見前後身并州釋條

後唐賀氏二孝女大曰英兒小曰華兒同乳而母卒父翔以不利棄之三日夜不死隣嫗勸收育之年十九多力工機杼長興二年八月一日父漁於海溺死二女與異母弟瑄年十三號泣江滸求父屍不得前後俱投於江次日二姊一弟手足相挽抱父屍而浮至三石山距其父溺所三百餘里里人異之爲收葬焉後每天日晦冥多見二女遊岩洞中又嘗助人緝績因立祠祀之浙江志

宋李鍔字彥良與弟衡字平國生而同乳二歲喪母十

歳喪父兄弟每以不逮事親爲恨政和中改葬其母於廬山二人廬於墓左未幾廬所產木一本兩榦爲丈許復合爲一至其末乃分兩榦五枝人以爲瑞（西江志）

宋向汲與其弟學生狀貌酷相肖人不能辨一日汲自外歸弟婦以爲夫也迎而呼之不應隨而詈之遂批其頰汲正色謂之曰我乃伯也婦惶愧而退汲自是更其衣冠以自別汲兄弟母不能辨以五綵繩一繫於臂一繫於足（宋郭彖睽車志）

宋宣和間沂密有優人持二子號曰　孩兒年各六七歲童首而長鬣所至觀者如堵自云其婦學生此



二兒生而倩麗亦不知優人所自來後失所在

李易安賀人學生子啟無午未二時之分有伯仲兩楷（音皆）之秀既繫臂而繫足實難弟而難兄玉刻雙璋錦挑對褓　任文二子學生德卿生於午道卿生於未

金明昌元年禮官言民或一產三男內有才行可用者可令察舉量材敘用（詳典制）

元時會川有尹先生者伯仲同乳至泰定丁卯皆九十矣二季亦各八十餘當時見於賦詠者多館閣之賢虞文靖公爲序以人瑞稱之夫天下之壽者多矣然未必萃於一家萃於一家者有矣未必出於同氣尹氏兄弟如此得不謂之人瑞乎（西江志　尹氏伯仲以宋嘉熙三年正月朔日學生）

明永樂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靈山縣馱水鄉民李文秀妻米氏一乳生三子長曰吉祥次曰壽山次曰福海奏聞詔遣官臨門賜吉祥米鈔壽山福海聽鄰家乳養給米五斗待十二歲乃止後二子俱入邑庠（大同府志）

永樂十二年癸巳秋七月番禺民何卓妻林氏一乳三男名泰謙渙有司以其事聞賜寶鈔一錠米五石仍月賜育養米五斗且下令無子之家分乳其子（廣東志）

明譚安暉遇歲歉出粟賑濟嘗有盜入室爲暉所覺飲之酒贈以金且勸其改行盜卒自新里人聞其事暉



終秘弗言也初艱於嗣及暮齡乃舉孿子云

明楊向春謁翅撫歐陽重重書一梅字令之占而不言所占何事春曰梅有兩人字而下有母字公將舉兩子後生者得男赤文奕人也後歲餘歐公復見之問曰子言信然所云赤文奕人隱語也今可得聞乎春曰是生以天赦日當名赦保公服其神命晰其義曰赦從赤文奕人即保字歐公嘆曰奇驗乃爾乎（雲南志）

李夢陽云雙生以後爲兄者昧化理者也凡產必前動謂之回轉無礙則首始下首下則生矣卽以受氣先後疑則回轉時先氣者先出矣斯造化至妙之幾所以全母子者也予亦雙生子先生者體大差長亦獨

光訛登同子
天順中有民妻一孕五兒體貌無異森然無一夭者母
亦無恙此事聞之非誣而往往不詳其姓里或曰揚
州人成化間諸子爭財拆居巡撫畢公案涖吾蘇其
父母率諸子來訟故蘇人習知之未暇究其案牘也
侯甸西樵野記
明汝寧燕生妻一產三男陸鍾人傑知光州時嘗以公
事適府城過其家生呼三男出拜皆韶秀才形狀衣
飾畧無少差其髻一向左一向右一在頂中生云其
年皆十二矣以貌類難別故剃髮爲髻以識耳他日
生率三子來州謁見云閣此地有一胎三女者與吾



兒同年欲求爲配人傑奇之召見其人爲議而聘焉
明仁和郎瑛續已編
正德元年汝寧府庠燕福妻王氏一乳
生三子固始縣王輔妻楊氏一乳生三女兩家遂結
爲婚姻汝寧志
明潘海濱年四十無子努力爲善常布金僧寺而土關
新寺及大覺菴兩老衲感誦尤倍時祝大士前願化
爲兒以報一日潘坐中庭恍見兩衲排闥入亟起出
迎忽失所在而婢報閫中坐草矣一產二子𨻶遣使
訪兩衲則正以是日是時同圓寂始知雙生即兩衲
也一名某字宗海一名士彥字慕海並爲諸生士彥
中天啟辛酉鄉試時呂邦耀爲偈以贈云兩衲是潘
生潘生在何處潘生是兩衲兩衲在何處都人士競
傳之讀圃譯志
明成化七年郃陽民魏宣妻一乳四子陝西志
明朱元初妻呂氏嘗刲股救姑得愈及夫病又刲股救
之亦愈三乳生六子人咸謂孝德所致江西志
明黃賁黃積上思州人其母一乳而生長有義氣正德
八年黃鏐攻州城兄弟敢勇赴敵同日死廣西志
明萬曆二十九年冬十月指揮馮國恩妻生子一產三
男貴州志
明綦我綦芷萬曆末雙生也並遊庠序母歿同廬墓歷
三年腰絰不除志稱二綦山東志



蛾皇夜寢夢昇于天無日而明光芒射目不可視驚覺
乃孀也于是孿生二女名曰宵明燭光漂粟手牘
漢江都王孫女姑蘇主嫁江都中尉趙曼曼幸馮萬金
食不同器不飽萬金得通趙主主有娠曼性暴妒且
早有私病不近婦人主恐稱疾居王宮一產二女歸
之萬金長曰宜主次曰合德然皆冒姓趙漢伶玄趙飛燕外傳
○王世懋藝圃擷餘云飛燕合德孿生雙絕
學生詩藍田美玉雙呈瑞滄海明珠兩孕奇　又赤水
已削珠並出丹山還覩鳳聯飛
哀牢夷蒙迦獨一日抵牟苴捕魚死江中其妻沙壺哭
之哀觸浮木嘗浣絮其上若有感因懷妊十月產十

男一日往江邊浮木化爲龍出水上語沙壺曰若爲我生子今安在九子怖而走惟季子不去背龍坐龍因舐其背彝語謂背爲九謂坐爲隆因名子曰九隆其十子曰眥附羅曰牟苴廉曰牟苴諾曰牟苴酬曰牟苴篤曰牟苴託曰牟苴林曰牟苴頌曰牟苴閃九隆長而黠驚常有天樂奏鳳凰棲五色花開之祥衆遂推爲酋長時哀牢山下有奴波息者生十女九隆弟兄娶之厥後種類蔓延分據谿谷是爲六詔之始

雲南志水經注作沙壺後漢作沙壹南中志作沙壹楊愼滇載記作沙壹九隆南中志作元隆然永昌今有九隆山當作九爲是





賓昌魏方泰嵒峯氏纂輯

## 遺腹

淮南子遺腹不思其父無貌於心也不夢見像無形於目也

彭祖云吾遺腹而生三歲而失母

趙朔爲屠岸賈攻滅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朔客公孫杵臼謂程嬰曰朔不死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卽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娩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卽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公孫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强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請先死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葆匿山中程嬰出謬謂諸將曰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許之發師隨程嬰攻公孫杵臼杵臼謬曰小人哉程嬰縱不能立而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可也諸將不許遂殺杵臼與孤兒諸將以爲趙氏孤兒已死皆喜然趙氏眞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景公問

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趙孤名曰武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程嬰曰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遂自殺趙武服齊衰三年為之祭邑

漢李廣子當戶早卒有遺腹生子陵有廣之風烈

漢鄭玄子為孔融吏舉孝廉融被圍往赴難被賊害有遺腹子以丁卯日生玄以丁卯歲生故名曰小同（小名錄丁卯日作丁卯月）



漢陳臨字子然官蒼梧太守民有遺腹子為父報怨殺人者在繫臨知其無嗣令其妻侍獄中後產一男郡人歌曰蒼梧府君恩廣大能令死囚有後代

漢陳助女夫楊鳳珪亡生遺腹子守節兄弟必欲改嫁陳乃引刀割咽幾死宗族駭之遂全其義（四川志）

劉宋徐孝嗣在孕父被害母年少欲更行不願有子自牀投地者無算又以擣衣杵舂其腰并服墮胎藥胎更堅及生故小字遺奴（互見八歲三十餘歲又見初生）

北齊瑯琊王儼以殺和士開之罪齊主用祖珽言殺之年十四遺腹四男皆幽死（互見十四歲）

周王少玄隋末父死亂兵遺腹生少玄甫十歲問父所在母以告即哀泣求尸時野中白骨覆壓或曰以子血漬而滲者父骼也少玄鑱膚越旬而獲遂葬事聞拜徐王府參軍（巳見十歲）

唐王弘之有女壻崔軏卒夜忽聞崔語云軏是女壻雖不合于妻家立靈然苦無所依但為畀立也妻從其請朝夕惟令置素食妻為設齋寫經軏來謝別軏有遺腹子已年四五歲軏云此子必有名宦願善養育自此不復來矣（法苑珠林）

唐杜荀鶴父牧之守秋浦妾程氏有孕妻逐之適長林杜筠遺腹生荀鶴（互見七歲江南志）



宋杜衍父早卒遺腹生衍前母有二子不孝其母改適河南錢氏衍年十五六其二兄以為其母匿私財以適人就衍索之不得引劍斫之傷腦走投其姑姑匿其重橑上出血數升僅而得免乃詣河南歸其母繼父不之容往來孟洛間貧甚傭書以自資（東軒筆記）

宋范鎮兄鎡卒於隴城無子聞其有遺腹子在外鎮時未仕徒步求之兩蜀間二年乃得之曰吾兄異於人體有四乳是兒亦必然驗之果然名之曰百常

宋翁過妻黃氏婚數月卽寡年甫二十遺腹生子夔夔居數十年命夔從陳埴學易登淳祐第黃年八十（浙江志）

宋余元卿母吳氏夫死始生元卿慨然曰我不見夫何
忍見子因劓其目自誓不他適浙江志

宋劉汝舟調興化軍司法郡有富民王氏死而無嗣人
以戶絕告委驗實得貲二十萬其妻以遺腹自訴守
欲籍其業汝舟執不可旣而生男又爲辨折守怒汝
舟納告命乞歸守怒雖霽尙籍其半王氏子名濟紹
興中登第

宋劉子玠父錫砥卒乃生蘄於外家六歲哭其叔父如
成人後從黃幹學已見六歲

宋何氏名道融年十九歸麥楠越一年楠亡遺腹產一
子名堅誓不再適堅長俾從陳亮遊後堅與薦書以



姓名自見於諸君子喜曰吾不死者欲待此見汝父
於地下耳汝勉之堅卒以學聞浙江志

宋史簡爲尉卒尉受賕杖平民簡憫之染朱于杖首舉
杖血流尉知怒甚杖之死妻葉氏年二十五四壁蕭
然不奪其志遺腹舉一男名詔以孝行聞遇大比輒
引避嘗曰無母氏之節已無史氏矣誓終身母子不
相離大觀二年詔舉孝友睦婣任卹中和八行兼備
者以詔應命遂與母避于大田山迫使就道誓不起
鄉人稱爲八行先生後詔累世貴顯葉封至冀國夫
人

宋劉似之妻徐柔嘉甫兩期柔嘉孕而未育似之死產
男名潛泣曰劉氏宗勿墜矣潛育二子一女年二十
六亦卒姑娣死守臥起相依久之潛所遺二子皆克
有立而女亦有從卒能亢劉氏之宗浙江志

元馮淑安夫李如忠初娶蒙古氏生子任數歲而卒繼
娶馮如忠任山陰縣尹病沒兩月遺腹生子伏李氏
及蒙古氏族至山陰盡取其貲及子任以去惟餘如
忠及蒙古氏兩柩馮鬻衣權厝二柩携其子廬墓側
居二十餘年始護喪歸葬子亦成立互見二十二歲

元大德末京民王氏仕江南而歿有遺腹子其女育之
年十六乃訴其姊匿貲若干有司責之急禮部尙書
王約覽其牘曰無父之子育之成人且不絕王氏之



祀姊之恩居多誠利其貲寧育之至今日耶改前議
而斥之

元馮英妻劉氏夫亡年甫二十八哀毀喪明生遺腹子
通字養踰歲目復明奉姑教子守節四十六年開封府

元扈鐸蚤孤育於伯父及長事伯父如所生伯父無嗣
鐸爲買妾及伯父卒遺腹生一男鐸常抱哺與同起
臥十年不少息弟病鐸夜禱於天曰天不伐余家鐸
父子可間去一人勿喪吾弟使伯父無後也明旦弟
愈

元宗杞年十九父內宰卒擗踊號泣絕而復甦水漿不
入口者三日哀氣傷心遂成疾伏臥床榻猶哭不止

淚盡繼之以血旣葬疾轉甚杝有繼母無他兄弟度不能自起作遺書囑妻楊氏曰汝善守志以事吾母遂卒楊氏遺腹生一男人以爲孝感天不絕其嗣云一作宋杞又見十九歲

元吳璟妻林氏名廉年二十二適璟懷姙九月夫卒生子荃一月而舅繼卒婦姑相依爲命元季盜賊蜂起族有聚兵保鄉土者利其多貲謀勒兵强娶廉謂姑曰事急矣不行必及禍遂挾姑與子俱逃昆陽躬絲枲貿易以教子後荃學亦有成學士宋濂銘其墓浙江志

元余闕旣死其妾甫生一子棄水濱元將杜萬戶見呼之曰此余參政子義種也悉捐所携物懷其子去江南志



明王亭縣君宗室典柄之女年二十四適儀賓楊仂未兩月而楊疾卒縣君號慟不食者累日或諭以上有垂白舅姑且遺孕在腹倘生男可綿楊氏宗祧何以死爲縣君乃忍死襄事及誕得男哺子事舅姑家日削歲歉升米百餘錢三日紡績不充一飧乃呼孤曰昔所以忍死者以上有爾祖父母爾未成立今爾祖父母卽古爾年三十有五値連歲凶荒五日三飯情何以堪我其死矣但願爾勿墜家聲母子慟哭悶而就寢夢神語曰汝之苦節已聞天庭矣冥中自有賚勿自求盡也晨興會孫女餓泣子曰家後積土可作坯易粟掘土得錢數千厥後日以爲常一日忽地陷一穴出煤數甕遂鬻以供食母若子遺度六七十日逮二麥熟官給以俸餼而錢盡煤盡矣河南府

明成貞之女蕭俊妻也俊卒哀毀幾死有遺腹不兩月生一子謂人曰育此弱息則蕭氏庶不絕我未亡人其永有依靠兒三歲舅姑以氏尚幼欲易其志氏泣曰從一而終古有明訓吾豈忍離舅姑棄孤兒爲他適辱身之事哉遂守節終身卒年九十三汝寧府

明杜氏宜陽陳忠之妻年二十夫死遺腹生男名復禮奉姑訓子復禮以孝弟舉任湖廣宜城知縣移檄宜



陽闔於朝廷旌表其門河南府

明周氏生員焦一霑妻夫故時遺兩子長齠幼方襁褓氏與側室李俱有遺腹姙氏哀痛絕粒母諭之强食及期兩娠皆男李隨逝擇乳媪恐媪以無母兒撫不盡心乃以巳子就媪乳而自乳李氏子二子能勝衣衣同色教之揖讓分兄弟不分嫡庶當就傅擇邑雋可兒女託者卽以少孤壻傅俾善誨之學使者來試三子同案與長男俱列青衿遺腹孤貢亨登鄉舉河南府

明彭良甫父珩遊荆襄客死遺腹生良甫母任氏守志孀居良甫十五歲母遣之襄陽收遺骨得柩至舟中

夜夢祈覺思像焉寫其容置柩上朝夕瞻拜及歸母見之絕肖因哀暈仆地鄉人美其事咸歌詠之江西志

明太史黃輝孫女適杜琭夫卒年十七生遺腹子長齊奉佛甲申聞變泣語其子曰我苦節十七年遘茲亂世敢求活乎我死汝勿事賊即報汝父母也遂縊死四川志

明王氏秦寧妻寧爲救弟撲死殺咎氏奔墜欲與俱死家人遮擁不果姑曰汝有娠而死是絕爾夫也乃勉就飲食後果生子又以歲洊饑恐藉女紅養老育孤及子杞食餼於庠彰德府

明馮履祥字君德隨父避倭賊被執賊斷父左手且裂



其背履祥以身蔽之泣訴曰此吾父願無加害寧殺我賊竟刃之死其妻袁氏逝於靈山時孕已彌月迨十七日夜夢一紅面神告曰汝夫爲父死不可無後吾與汝一子產時無恐次日婦果生一子後値倭寇將入馬策之不肯前賊遂返人謂孝感所致云

明孝子王冲從父淑陵官京邸病亡妻劉氏十七聞訃哀號更衣自縊家人救甦姑慰曰汝有遺腹獨不爲王氏一綫念耶劉意動撫子元禎成立山西志

明張氏李養正妻年二十五夫亡張有遺孕禱於天曰若不絕李氏一綫當生男及生果子撫育成立年九十餘卒山西志

明何廣仁妻傅氏年二十五而寡撫遺腹子弘道弘道娶高氏年二十一撫遺腹子松壽松壽娶幸氏亦早卒幸撫孤子守節蓋兩世遺腹三世貞嫠也江西志

明李鴻妻孫氏名義姑流寇袁三剽掠孫與側室俱被執側室方有娠孫謂之曰爾死如李宗何乃給賊請以所攜金贖之賊如其請既脫側室遂抱橋柱厲聲罵賊賊怒磔之江西志

明郭氏陳敬妻年十七適陳甫三月夫以戍勤王臨行與氏訣曰吾此行歸未卜汝能守志事舅姑不失遺孕以續陳氏祀敬雖外亡亦瞑目於地下氏曰我爲陳氏婦更將何歸夫果不歸後生男名俊撫育成立曾孫陳孜官陝西右布政山西志



明柯爀妻黃氏年十九夫亡遺腹生子垣守節撫孤垣長娶嚴泗女未一載垣又卒嚴年十六遺腹生子鍾矢節撫孤黃踰八十以壽終江西志

明張元春女字文娥夫方印督兵討姚源盜死難張年二十三聞訃號曰吾夫以死報國吾何難以死報夫一慟遂絕救之得甦以懷娠默禱曰姑俟之男也勉強存祀若女吾與俱殉矣踰月生子恩盡瘁事姑撫子成立恩後官都督僉事封張太淑人贈夫人江西志

明周梯雲妻許氏名鳳深年十九梯雲卒方有娠慟哭欲以身殉姑曰存祀與死孰重許訣曰娠男則生不

男則死越四十有六日生男煦遂堅以養舅姑撫子爲已任年四十九而卒正德辛巳煦登進士第西江志

明生員馬珮妻張氏珮歿氏有娠哀毀骨立自矢必死有勸以生子存嗣乃止將產時姑曰產婦毋坐犯太歲恐妨後生張痛泣曰媳所以不死者以有娠故旣生子吾志畢矣寧復圖再生耶遂不食而死陝西志

明趙氏朔州人李通妻正統間夫亡趙年十八懷孕㬺欲自盡姑曰爾幸有身如生男爾夫有後雖死不死已女也當聽遂爾志生果男名緐忍死撫育孀居四十餘年山西志

明胡以謙妾周氏永樂初以謙爲海口鹽課副使死於



兵周日夜號泣求尸得之欲以死殉其父母止之曰汝今有娠盍爲胡氏一脉計且千里歸櫬汝責也奈何欲死越月生子伯槐護喪歸葬寧州豪慕其姿周斷髮自誓撫孤成立縣丞黎斌欲上其事固辭乃止西江志

明常氏吳橋縣女也嫁豐城李與祿僅歲餘與祿卒旅邸常遺腹生一男扶櫬歸父母留不聽去常泣曰吾留將置此兒何所即以死爲誓竟歸西江志

明何天祐妻陳氏年二十二夫死子純甫三歲族之貪暴者百計欲危其孤而謀其產陳心如鐵石日夜撫孤長娶婦鍾氏甫一年純暴殞婦鍾有孕僅五月族之蝇集虎視者十倍於前欲謀立繼則披髮斬衰破扉而踞其家陳以孑身孤嫠力禦强暴及遺腹甫生數歲而婦鍾氏又死陳之所以保持其孤者又百倍其子也有以毒置糗餌誘乳嫗啗孤者陳覺之得免復結大盜夜刦之陳抱孤渡河若有神物乘以濟得不死歲租貲產悉爲抄奪陳夜則明燈和淚教孫讀書晝則挺身訟庭辨復產業歷十五年始得復還其故孫世睿以垂髫補弟子員高等然後飄搖稍定巢卵得完廣東志

明李辰妻趙氏辰夭氏有孕欲死以殉勺水不下者半月或曰爾亡則孕亡孕亡則李嗣絕矣趙始勉强少



啖饘粥後三月竟誕男男且多疾家道屢空趙百計扶持備受艱辛孀居五十餘年陝西志

明王守中死兄守恒有三子利其貲逼其妻呂氏使改適呂忍死不從遺娠生子守恒設計欲害之氏以遺產四分之以一予孤孤得無恙浙江志

明陶氏衞指揮牛可耕母也娠三月而夫故及生可耕年且十五材而貧陶指可耕幼所坐敗草席謂之曰此中有金一錠今可取爲北上資襲祖職矣後可耕生四子長若麟崇禎丁丑進士官御史陶且百歲湖廣志又見百歲

明陳貞姑適魏謙三載矣其母弟庠生陳寄早卒遺腹

一孤甫周歲而母又卒族利孤產謀乳母佗之陳覺
涕泣請辭歸撫孤卽出貲爲魏更娶捐陳遺租五十
石爲魏舅姑祀田孤得成立至長史陳學范漸大陳
宗今世祀姑爲不祧之祖魏家亦感其義歲竝祀焉
廣東志
明孔金父椿死母謝氏遺腹三月生金母被大賈杜言
逼娶沉河金長屢訟不勝言以賄謀欲斃金金丐食
走闕下擊登聞鼓不得達復走歸墓所晝夜號不輟
聲里人劉清等上其事知府張守約召閭里媒氏質
實擬言斬未幾張卒言賄緣得脫金復號訟不休被
箠無完膚撫按理舊牘仍坐言斬死獄中金涕泣終



身江南志
明朱應恢妻胡氏年十九喪夫撫遺腹子歷三十七年
正德間華林賊經其居走匿園中爲所執罵曰我四
十年老寡婦也賊奴敢爾耶賊怒斬身分首而去江西志
明盧繼伯妻楊氏年十六夫歿慟欲俱亡時有娠五月
姑李恭人亦孀居諭曰倘得一子亦可承祀奈何死
後果生子閨範甚肅奉姑極孝直隸志
明韓氏生員王師孔妾師孔無子娶氏僅生一女復娶
楊氏有娠師孔卒楊氏他適氏獨留與女居族人以
其無後攘分遺貲又謂氏曰女長亦他姓人汝艱苦

若此何不早擇富家往氏哭曰夫君有遺腹在外倘
幸生男我去若長來歸將焉依未幾楊氏果生兒送
還氏大喜曰夫君有後矣撫養如已出長爲娶婦生
孫氏七十二卒彰德府志
明盛思賢妻柳氏字桂英年二十思賢疾革指柳氏曰
我今將亡天佑若孕生子幸矣言訖而逝歷七閱月
果生一子父母以子幼欲奪嫁之桂英誓不他適撫
子終節湖廣志
明楊希顏妻韓氏夫故年十七有遺腹子根韓深居房
帳教子嚴切根補庠生孀居五十載有司表其閭或
歲時餽粟氏輒呼其子根責之曰夫死婦守人道當



然何足異豈世間孀婦盡妹人耶使讓勿受壽七十
九卒懷慶府志
明趙學普妻劉氏年二十普蚤世遺腹生子艮相家素
貧氷霜愈凜數十年如一日後艮相登萬曆間進士
湖廣志
明劉志明妻吳氏夫亡彌月生男氏矢志撫孤力能持
家先業浸拓命子臣置義田立義塾以成亡夫之志
明南海鍾佛成女十九嫁吳貫之未十月已孕貫之病
革語曰予死不恨第二喪未舉汝年少異日倘儷他
族縱得一孤又安能保兄產業門戶耶鍾涕泣曰君
平生好善天道必祐萬一有此妾安敢二心及卒鍾

哀毀如禮營葬三喪既而産一子斯惟紡績自贍內
外無間言廣東志
明王貴德妻劉氏德歿氏年十九誓以死殉時有遺娠
兩月家人解之曰倘天不絕王氏幸而生男則守節
倍于死矣氏悟彌月果生男及撫之成立乃慨然嘆
息曰今而後可以見夫于地下矣遂哀悴不食卒直隸
志
明郭將行繼室王氏時行素多病婦日夕供藥餌前室
遺媵有娠以時行病革潛欲投墮胎王氏寢食不離
護之已時行卒媵得生男王氏喜曰是可以死矣遂
絕食而死浙江志



明梅氏年十八適士人謝黑兒夫疾篤囑曰爾年尚幼
勿爲我累梅泣欲自盡以隨姑覺止之曰爾志固如
此但吾夫婦皆老無他兒弟備養况爾娠未娩倘得
一子以續吾家宗祀豈不重乎梅悟後果生子紡織
奉養子俊亦成立孀居四十餘年廣東志
明陶國清妻談氏年二十而寡生子得仁方二歲遺腹
生次子孝兒舅姑相繼歿氏鬻次子以襄後事仍贖
回存祀五十餘年無玷湖廣志
明董應鯤妻陳氏鯤病篤謂陳曰我病不起汝勿爲我
而自悞陳訣曰從一而終婦道也况懷娠兩月天若
祐我而遺一綫亦未可知鯤卒果生一子織絍資活

氷蘖自持四十年如一日浙江志
明王玫妻李氏玫卒李年甫十九欲自殞者數四其姑
慰之曰夫雖亡幸汝有娠倘生男夫亦不絕不愈于
徒死乎李曰天若有知妾當忍死以待後果生一子
李撫之教以耕讀相守至老直隸志
明李孟陽業儒不就變業商賈卒於西粵泗城妻梁氏
年二十七乙亥春遺腹舉男郎秋聞訃幾絕復甦命
男小名曰泗哥志勿忘父終處也每訓子以讀書成
入爲孝故泗長而名曰克孝從父志也廣東志
明劉坡妻章氏年二十七而寡遺腹生宗周其舅貧甚
章依父紡績以養孤兒兒爲壽昌廣文迎父至任時



宗周年十二章恐其失學令至壽昌讀書不能辦舟
車徒步以往凡三上壽昌幾攣一足及宗周鄉舉聞
謁當途章厲色庭詰謂人須有剛骨方能自立宗周
不敢失墜萬曆辛丑宗周登進士第未聞而卒累贈
至夫人浙江志
明楊瓊赴選卒於途妻左氏年二十三遺腹生子益宗
長痴愚或勸之嫁自誓曰但得延嗣何計痴愚耶後
益宗生二子皆氏撫養成立年八十二而終四川志
明生員劉弟妻蘇氏年二十五早寡遺腹生子喜曰吾
借是可報夫矣撫子守節八十餘卒陝西志
明徐傑甫妻任氏夫亡誓不毀節遺娠生子錦登正德

進士仕巡撫都御史浙江志

明吳八娘父吳緡早卒母石氏泣禱曰我幸有孕若生男則汝父爲不死矣奈家貧何女奮然曰倘天佑我父使有弟願在家助之不適人也後果生男堅守前誓母欲爲之贅壻曰有壻卽有外心亦弗許終身不事粉澤日夜拮据不怠年七十有六卒浙江志

明尹詔妻李氏年二十二夫亡遺腹生子方週歲家貧無倚親戚或勸之再適氏泣曰吾痛吾兒生不見父吾忍令吾兒呼他人爲父耶遂斷髮自矢守節五十年卒直隷志

明黃氏海康鄧九成妻年二十四始歸九成又一年而



九成死遺腹生一子曰堅節事姑至孝育子俾之成立人無間言廣東志

明陳氏遂溪張鍾靈妻年十九夫故遺腹生子曰守禮孀居守節至老不渝隆慶戊辰里鄰具實以聞撫按司道給獎壽一百一載卒按院嘉其節而助之葬守禮事母以孝聞龔按院給冠帶褒之

明王曉父没有遺腹子曉盡以田讓之四川志

明王庭父莪故遺腹生庭有嫡母何氏庶母董氏生母郭氏撫育讀書舉進士不仕上陳情表孝三親而卒四川志

明楊堪之妻胡氏夫亡年二十子甫二歲且有遺腹哀痛自經家人强解之氏甘貧教子苦節七十年湖廣志

詳見女二十歲

明蔡氏郭鶴禎妻年二十七夫亡遺腹三月生子魁矢志勵節竭力事姑撫魁成立官廣西鬱林州同知迄今書香相繼廣東志

明周尚信妻陳氏生子存敏三歲而孤陳守節撫育之長爲娶溫氏生子藻一歲而溫卒陳爲祖母自鞠之存敏繼室劉氏未幾而存敏卒後三月遺腹生鐸劉有疾陳又鞠之鐸方七齡劉亦卒陳年已六十六而家益落辛勤以育二孤鐸後取進士官刑部有名於時王直周氏族譜序 西江志



明郭維一妻孫氏維一死氏年二十八有娠伯氏虓虓遺產氏護防嚴密及月閤戶禁聲産兒於床幾絶姊推戶救之乃蘇竟延夫祀湖廣志

明吳凱字相虞父早亡遺腹生凱能力學養母幼時里胥見役卽詣縣自陳有老母在不能遠離竊有志於學縣令芮某寬其役令其就學

明談本立妻楊氏年十八適談不一月夫死翁姑繼没遺夫弟方二歲楊乃撫夫弟爲之娶妻未幾弟亦卒娣有遺娠欲嫁楊懇留之及産一子又爲乞乳旣長娶親未幾而姪又卒姪婦復有遺娠生子而姪婦嫁楊爲撫姪孫世傑娶余氏生三子談祀賴以不墜年

七十卒四川志

明宋氏原文會妻未朞而寡生遺腹子常守節六十餘年常亦能養其母子垂白而母常無恙直指以絹米恤之旌曰貞孝山西志

明王毅妻沈淑祥年十九適毅毅卒遺腹生子善氏志慮深遠閨門整肅竟日不聞其聲擇師教子勤苦七十餘年幾百齡而死杭州府

明郭氏任朝陽妻朝陽病死郭年二十餘有遺腹男而姑溺愛其次子欲併其産每勒郭嫁至毀容以見志而不置也郭事姑愈謹卒得母子相保後遺腹子年幾七十而郭方卒壽近朞頤焉山西志



明江應全父歿以三月遺腹而生遇父忌辰輒悲號踰旬事孀母色養盡歡江南志

明戚貢宋呂妾王氏無嫡室羣妾中有一遺腹呂臨終嘆曰縱生子疇克守而撫之王氏慨然誓以撫孤呂亡四月而生子太初後生母他適王與其姑苦守四十年舉四孫壽八十餘而卒陝西志

明王紀妻張氏年十九夫卒有遺腹誓不改節祝天生男以延其祀果生男世寶竭力鞠育仍善事孀姑採樵汲水皆躬親之陝西志

明萬全字惟一射龍將軍武之遺腹子年十六襲指揮職事母吳以色養念祖考皆死王事祖妣以下世著苦節乃繪四忠三節圖浙江志

明女子萬義顓字祖心聰慧能書祖明威將軍父忠襲指揮兄武弟文三世四忠三節惟弟婦吳有遺腹母曹孺人泣謂曰汝祖從高皇帝起兵後北征力戰歿於陣汝父死遜國之難汝兄從征交阯死弟又射龍死爾萬氏將無後嫂張婦吳泣曰姑老郎得男艱育奈何義顓笑謂曰無憂及吳娩身得男名曰全義顓喟然起曰吾家三世死國事俱不得以馬革裹寸骨還今吾母老而二嫠婦主家俱年少而所遺孤在乳下微宗血脉之繫在此一兒吾若行則復失一臂矣古人曰立孤難吾強爲其難者遂與嫫氏絕畢身不



字日夜同撫全兼治家營立門戶全未十歲遂嗣父官義顓逾七十歲乃卒浙江志

明武氏常清妻生一子方二歲夫亡氏年二十五遺腹生一子每夜獨寢一室以灰迹環之曉視而後出終始如一壽九十六卒河南府志

明趙永徤早死妻呂氏產遺腹子品與姑商氏相依爲命後品成立於商稱孝孫於呂稱孝子商壽八十二呂壽八十九葢賢慈節孝萃一門云山西志

明孫尚魁節婦孫氏子也孕三月父卒尚魁自痛爲遺孤不識父面每登高及風雨夜則大哭母歿設主學室旦暁侍食凡數十年忽一日請親族作別曰三日

後別諸君去尙魁遺孤喜將識吾父於地下也踰三日果卒江南志

明項城趙二病故妻李氏年二十五斷髮矢志遺腹生男氏嘆曰妾不幸矒巾櫛于夜臺幸撫此血孤守趙祀躬自機杼視其子成人卒年九十有四開封府

明饒贊妻唐氏妾甯氏贊歿甯氏方舉子唐之季女諆毒之母驚覺遂訟於官而讐其女唐壽八十有一甯壽九十有二江西志

明程璋父早逝母年十八遺腹生璋璋長傷母節弗彰徒步詣闕三次槌登聞鼓刺血上書朝廷嘉之降旨立坊旌表江南志



明吳景和妻李氏景和卒李年二十有一數欲自絕母持之不得死已而泣曰妾幸有遺孕倘得生男則夫死從子禮也踰月果舉子撫子養姑始終一節汝寧府志

明楊昇字起同卒之日婦孕未產已而得子伊志嘉靖丙辰登第歷官右副都御史亦著聲績江南志

明李氏劉幹妻同媳呂氏劉世科妻唱隨皆朞月子皆遺腹兩世一節守幹孫守志成立沈丘縣

明李氏蕭東陽妻先是陽母李氏及伯母閻氏俱勵節孀居貧甚陽負米百里外時隆冬大寒歸省母寢曰無衾奈何明日入山刈稿草薦重不堪任輒嘔血死氏年十九姙甫三月已而生男日惟績紡拾遺禾畔

菜以養歲大饑姑度不能全欲氏嫁氏曰無論婦無再醮理卽今姑在堂兒在袍縱不念兒豈不念姑姑縱不憐婦寧不憐孫跪泣終夜守志終身里人號三節云魯山縣

明葉維青妻魏氏年十九夫亡遺腹生子自昂苦節教子詳見十九歲

明和中妻賈氏順德府人年十六歸中不二年夫病氏侍湯藥衣不解帶者數月夫亡哀毀絕粒志在殉夫其姑與家人勸之曰和氏無後所恃子有遺腹也倘生男爲和氏存宗祀不愈於殉夫地下耶氏僶勉强進食料理夫喪未幾果生子氏撫育成立氏自十八



歲孀居壽一百十五歲卒直隸志

明殷相儒卒妻錢氏懷孕兩月誓欲從死姑泣慰曰倘邀天生男不斬夫祀大義不更重乎已果生子遂一意撫孤竭力奉姑蘇州志

明王佳傳妻歐陽氏夫亡年十八撫遺腹子紡績爲生父母迫之嫁乃鍼刺其額爲誓死守節字用突黑湼之深入膚裏里人稱爲黑頭節婦明史 西江志 按安志王節婦卒葬野鷄壠墓前多產異木幽禽棲焉

明方獻夫字叔賢父遂以鄉薦署全州學正卒遺腹生獻夫七歲卽苦學不輟莊重如成人弘治甲子舉鄉試第二登乙丑進士選庶吉士廣東志 見七歲五十歲

明朱大化妻褚氏化死氏年十八即欲同死遺腹將娩
公姑苦勸不得已忍死以待果生子未幾夭折氏曰
向爲夫存嗣今子亡矣復何生焉絕粒踰旬竟餓死
直隸志
明末張之俊死妻侯氏撫遺腹孤允恭成立寇陷城之
俊棺爲賊破顏色如生允恭生不識父忽見而痛哭
哀感路人儀封志
漢劉平字公子更始時弟仲爲賊所殺後賊復忽至平
扶母逃難仲遺腹女始一歲平抱仲女而棄其子曰
仲不可以絕類江南志
唐上官昭容者侍郎儀之孤也儀有罪婦鄭氏填宮遺



腹生昭容其母將誕之夕夢人與秤曰持之秤量天
下鄭氏與其男也及生昭容母視之戲曰秤量天下
豈汝耶嘔啞如應曰是唐韋絢嘉話錄
明馮氏南海馮希聘女也未生而父先卒其母吳遺腹
產女誓不易獨女從兒時習見其母志操即知節孝
大義許婚里人子高日煥亡何高子死女請往弔且
願歸高執喪守不嫁之節母難之曰若尙未字非高
婦也女泫然曰兒已許人有死無二爲節母女而配
二姓不亦媿乎且身爲女子終無益於父母留將安
歸請以兒往母不能奪乃勉徇之于是匍匐詣高撫
屍哭盡哀且請于高之父母曰煥雖未婚今兒歸則

煥有婦非殤也請冠而殮他日以祔於廟可乎許之
隨脫簪珥具棺出所織帛手製衣衾衣成加冠于首
躬爲含殮酌酒酬地一慟幾絕既殯辭歸母家笄而
後返及歸高事舅姑以孝撿身以禮綦履不踰閫閾
即妯娌姻戚罕有見其面者越八年煥弟旣娶有子
乃爲立嗣遠近聞者莫不稱歎一時搢紳大夫作爲
詩歌序而傳之其後二十餘年舅姑俱歿乃還母家
養母終其身年六十三卒廣東志
明馮氏郭浤妻夫卒氏誓以身殉姑托其母撫慰曰爾
尙有遺腹可望一綫以終天年豈不以節顯氏遂勉
活以逮夫塋越八日娩生一女氏泣而告之曰向未



死者望一血孕耳今更何待即絕食旬日死山西志
明崔氏適沈雲鵬勉夫以舉子業夫死氏有娠哭幾絕
衆慰解之以得男尤先爲重崔勉自寬假後竟生女
氏痛哭不食懷抱夫之書籍縊死開封志
明方憲濂妻金氏年二十八夫亡金以有娠冀得男繼
祀故不即死及期生女金大慟遂自書其夫與己神
主自經而死江南志
宋岳侯軍中一兵犯法梟首妻方懷姙後誕一子如常
人軀幹甚偉首僅如拳眉目皆雕刻則胞胎所係父
母相爲感應陳晦行都紀事
明薛氏韓玻妻玻商於淮以病歿氏聞訃慟不欲生弟

瓚妻王氏慰曰嫂得無念後嗣乎我生男即爲伯後氏泣謝日夜祝姒生男後果舉子櫛未彌月氏即取而鞠育之備極艱苦慈祥勤毖櫛右通政贈孺人以孫大學士廣貴累贈一品夫人山西志





廣昌魏方泰魯峯氏纂輯

前後身

隋李士謙論前後身云客有不信佛家報應者士謙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豈非休咎耶佛經云轉輪五道此賈誼所謂千變萬化未始有極也若鯀爲黃能杜宇爲鶗鴂褒君爲龍牛哀爲虎君子爲鵠小人爲猿黃母爲黿宣武爲鱉鄧艾爲牛徐伯爲魚此非佛家變受異形之謂耶客曰邢子才云豈有松柏後身化爲樗櫟者士謙曰此不類之說也變化皆由心作木豈有心乎客亦不能難



老子者名重耳或云上三皇時爲玄中法師下三皇時爲金闕帝君伏羲時爲鬱華子神農時爲九靈老子祝融時爲廣壽子黃帝時爲廣成子顓頊時爲赤精子帝嚳時爲祿圖子堯時爲務成子舜時爲尹壽子夏禹時爲真行子殷湯時爲錫則子文王時爲文邑先生一云守藏史或云在越爲范蠡在齊爲鴟夷子在吳爲陶朱公皆出于羣書不出神仙正經未可據也廣記神仙傳 互見初生老年 百六十餘歲九百九十六歲

漢張衡死月蔡邕母始懷孕此二人才貌甚相類時人云邕是衡之後身商芸小說太平廣記

晉羊祜年五歲令乳母取所弄金環乳母曰汝先無此

物祐郎詣隣人李氏東垣桑木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吾亡兒所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惋乃知李氏子即祐前身也晉干寶搜神記獨異記作三歲詞小異

晉鮑靚字太玄年五歲語父母云兒本曲陽李家兒九歲墮井死尋訪李氏推問皆驗

晉孫稚字法暉幼奉佛法年十八亡父祚後移居武昌四月八日沙門行尊像經家門夫妻大小出觀見稚亦在衆中隨像行見父母跪問訊隨共還家祚先病稚云無他禍祟不自將護所致耳五月當差言畢辭去其年七月十五日復歸跪行問訊悉如生時稚兄容字思淵時在其側稚謂曰雖離故形在優樂處但



讀書無他作願兄勿憂也兄但勤精進福自隨八矣我二年學成當生國王家同輩有五百人今在福堂學成皆當上生六天上我本亦應上生但以解救先人因緣遷縛故獨生王家耳法苑珠林

劉宋向靖字奉仁有女數歲而亡始病時弄小刀子母奪取不與傷母手喪後又産一女年四歲謂母曰前時刀子安在母曰無也女曰昔爭刀子故傷母手云何無耶母怪告靖靖曰可更取數刀合置一處令女自識女見大喜即取先者冥祥記

劉宋王練字玄明父珉字季琰晉中書令有胡沙門每瞻珉風采悅之云若我後生得爲此人作子於願足矣頃之病亡歲餘而練生焉始能言便解外國語及絕國珍奇銅器珠貝生所未見即能名之識其產出又自然親愛諸胡過於漢人咸謂沙門審其先身故珉字之曰阿練冥祥記

劉宋陳秀遠少奉三寶年過耳順篤業不衰元徽二年七月中偃臥未寢時夕結陰室無燈燭有頃見枕邊如螢火者明照流飛俄而一室盡明連空如晝秀遠遽興合掌喘息見庭中四五丈上有一橋危欄彩檻立于空中秀遠不覺升之坐于橋側見橋上士女往還衣裝不異世人末有一嫗年可三十青襖白裳行至秀遠而立有頃又一婦人純衣白布偏環髻持香



花前詣秀遠曰汝前身即我也以此花供養佛故得轉身作爾復指青白嫗曰此即復是我前身也言畢而去後指者亦漸隱秀遠忽不覺還下之時光亦尋滅冥祥記廣記

南齊宜都王鏗年七歲出閤陶弘景爲侍讀八九年中甚相接遇後鏗遇害時弘景隱山中夢鏗來惻然言別曰某今命過無罪後三年當生某家弘景訪之以幽中事多秘不出及覺即使人至都參訪果與夢符弘景因此著夢記夢記

南齊董青建年十四州辟主簿建元二年寢疾自云不振濟臨盡謂母自愛不須憂念因失聲大哭聲盡而

絶或靈語或見齋前願父母勿哭云阿母不久當命終郎共建同生忉利天父壽可得七十三命終後當三年受罪報勤苦行道可免又曰生從四十七年以來至七死七生臨盡時見七處生死所以大哭者與七家分別也問皆生誰家建曰生江吏用羊廣州張吳興王車騎蕭吳興梁給事董越騎等家惟此生十七年餘處止三五年耳忽然不見竹林猶有香氣一日七家江槩羊希張永王玄宋謨蕭惠明梁季文也法苑珠林五 見初生

梁武昌小吏顧總性昏戇不任事數為縣令鞭朴因逃壚墓之間忽有二黃衣顧見總曰劉君頗憶疇日周



旋耶總曰做宗乃顧氏先未曾而清顏何有周旋之問二人曰僕王粲徐幹也足下前生是劉楨為坤明侍中以納賂金謫為小吏因出袖中軸書示之曰此君集也當諦視之總試省覽乃了然明悟便覺文思坌涌其集人多有本唯卒後數篇記得詩一章題云從駕遊幽厲宮却憶平生西園文會因寄地文府正郎蔡伯喈詩曰在漢綱綱緒溟瀆多騰湍煌煌魏英祖拯溺靜波瀾天紀已垂定邦人亦保完大開相公府掇拾盡幽蘭始從眾君子日侍賢王歡文王在春宮蒸孝踰問安監撫多餘暇園圃恣遊觀末臣載簪筆翊聖從和鑾月出行殿涼珍木清露薄天文信輝麗鏗鏘振琅玕被命仰為和顧已試所難弱質可自持危脆朽萎殘豈意十餘年陵緩梧楸寒今來坤明國再顧簪蟬冠侍遊于離宮足躡浮雲端却想西園時主死嘗悲酸君昔漢公卿未央冠群賢儻若念平生覽此同愴然其餘七篇傳者失本總良久沉思稍如相識因曰二君既是總友人何計可脫小吏之厄徐幹曰君但執前集訴于縣宰則脫矣總問坤明是何國幹曰魏武開國鄴地也公昔為其國侍中遽忘耶公在坤明家悉無恙賢小嬌羞娘有一篇奉憶昨昔已誦似丈人矣詩曰憶爺爺撫背不歸家不作侍中為小吏就他辛苦棄榮華願爺相念早相見與兒



買李市甘瓜誦訖總不覺涕泗交下因為一章寄嬌羞云憶兒貌念兒心望兒不見淚沾襟時移世異難相見棄謝此生當重尋既而王粲徐幹與總殷勤敘別乃遺劉楨集五卷見縣令具陳其事令見楨集後詩驚曰不可使劉公幹為小吏即解遣以賓禮待之後不知總所在集亦尋失時人勗子弟皆曰死劉楨猶庇得生顧總可不修進哉玄怪錄

梁武帝殺南齊主東昏侯以取其位誅殺甚眾東昏死之日侯景生焉後景亂梁破建業武帝禁而餓終簡文幽而壓死誅梁子弟畧無子遺時人謂景是東昏侯之後身也朝野僉載 廣記

北周申宗十八從征夢青衣二人謂宗曰呂走天年人向主壽百千宗乃詣占夢者占者曰呂走廻字也人向主住字也豈子住乃壽也遂陳情獲許因却詣占夢者曰住郎可矣壽有術乎占者曰汝前生梓潼薛君胄也好服餌多尋異書日誦黃老百紙徙居鶴鳴山下草堂三間戶外駢植花竹泉石縈繞八月十五日長嘯獨飲因酣暢大言曰薛君胄疏濶若此豈無異人降旨忽思寢耳中有二童駕小車而出謂君胄曰吾自兜玄國來向聞長嘯清激願接清論君胄大駭曰君適出吾耳何謂兜玄國來二童子曰兜玄國在吾耳中不信盍從吾遊一童因傾耳示君胄君胄



覘之乃別有天地因捫耳投之已至一都會樓堞壯麗顧見向二童在側遂引君胄謁蒙玄眞伯眞伯居大殿宣制俾爲主籙大夫君胄拜舞出門引至一曹署因暇登樓遠望忽有歸思賦詩曰風軟景和煦異香馥林塘登高一長望信美非吾鄉以詩示二童子童子怒曰吾以君質性冲寂引至吾國鄙俗餘態果乃未去鄉有何憶耶遂疾逐君胄乃自童子耳中落舊處童子亦不復見因問諸隣人云失君胄已七八年矣君胄在彼如數月未幾卒生于君家郎今身也占者又云吾前生乃出耳中童子以汝前生好道得到兜玄國而俗態未盡不可長生然汝自此壽千年矣吾授汝符即歸因吐朱絹尺餘令吞之占者遂復童子形而滅宗自是不復有疾周行天下名山迨唐開元中張佐遇之云已二百餘歲旋復不見玄怪錄

隋開皇中魏州刺史崔彥武行部至一邑愕然驚喜謂從者曰吾昔常在此邑中爲婦人今知家處因乘馬入修巷屈曲至一家命叩門主人公年老走出拜謁彥武入家先升其堂視東壁上去地六七尺有高隆處客謂主人曰吾昔所讀法華經并金釵五隻藏此壁中高處是也其經第七卷尾後紙火燒失文字吾今每誦此經至第七卷尾恒忘失不能記因令左右鑿壁果得經函開第七卷尾及金釵並如其言主人



涕泣曰已妻存日常誦此經釵亦失其處彥武指庭前槐樹吾欲產時自解髮置此樹空中試令人探樹中果得髮于是主人悲喜彥武留衣物厚給主人而去幽冥雜錄

唐元和五年內給事張惟則自新羅使廻云于海中泊洲島間忽聞雞犬鳴吠似有烟火遂乘月閒步一二里見花木樓臺殿閣中有數公子戴章甫冠衣紫霞衣惟則異之請謁公子問所從來惟則具言其故公子曰唐皇帝乃吾友也俄命一青衣捧出金龜印置寶匣授惟則曰致意皇帝惟則持之還舟廻顧舊路無跡金龜印長五寸上負黃金玉印面方一寸八分

其篆曰鳳芝龍木受命無疆惟則至京具以事上進
憲宗曰朕前生豈非仙人乎及覽金龜印歎異良久
但不能諭其文耳因緘置帳內往往見五色光丈餘
是月寢殿前連理樹上生靈芝二株宛如龍鳳憲宗
因歎曰鳳芝龍木寧非此兆乎（太平廣記）
唐岐王範以無子求葉道士淨能爲奏天曹聞天曹報
云範業無子淨能又牒天曹爲範求子天曹令二人
取敬愛寺僧爲岐王子鬼誤至善慧寺大德房大德
云此故應誤我修兜率天業不當爲貴人作子當敬
愛寺僧某乙耳鬼遂不見僧竟亡經一年岐王生子
年六七歲恒來敬愛寺禮拜王亦知其事任意游歷



至本院若有素及年十餘竟不行善唯好持彈彈寺
院諸鴿殆盡耳（廣異記）
唐司馬承禎字紫微形狀類陶隱居玄宗謂人曰承禎
弘景後身也（唐李綽尚書故實）
唐宰相裴休歸心釋氏每自發願願世世爲國王弘護
佛法後于闐國王生一子手文中有裴休二字闐于
中朝其子弟請迎之彼國不允而止（北夢瑣言廣記）
唐唐紹幼通悟知前生事未嘗言於妻子亦不知也後
爲給事中每休沐召同里郎中李邈情好甚篤或時
爲具饌妻以其非類詰之紹曰非子所知也開元驪
山講武紹攝禮部尚書明皇援桴擊鼓時未三合兵

部尚書郭元振進令紹奏畢神武赫怒將斬元振張
說奏元振於社稷有保護功合赦殊死遂釋元振而
斬紹先一日紹謂妻子曰吾善李邈須死而言今日
至矣吾自幼即具知前生事明日講武吾其不免吾
前世爲某氏女旣笄適灞陵王氏子姑甚嚴年十七
冬至前一日姑令縫羅裙遲明服以待客夜分一犬
銜入觸燈油汙裙上吾且懼且恨此犬犬却伏床下
遂以剪刺中其頸而剪一股亦折復以一股重刺之
而斃詰朝姑責罵於床下引斃犬陳姑前始解吾年
十九卒遂生此往者斃犬乃今李邈也吾明日之死
蓋彖報也行戮者必李邈乎翼日果李邈執刀初一



刀不殊而刀折再舉乃絶焉（同年集）
唐房琯爲盧氏宰與道士邢和璞出遊過夏口村入廢
寺坐古松下和璞使人鑿地得甕中所藏婁師德與
永禪師書謂琯曰頗憶此耶因悵然悟前身之爲永
禪師也
唐李白贈湖州司馬詩青蓮居士謫仙人酒肆藏名三
十春湖州司馬何須問金粟如來是後身
唐王維詩宿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
唐御史中丞薛存誠再入亞臺及廳吟曰捲簾疑客到
入戶似僧歸後月闕吏晝寢夢見僧數十持香
花幢蓋作梵唱入臺吏呵之一僧自稱識遂是中丞

弟子來迎本師吏曰此中丞本非僧侶奈何入臺門
識達曰中丞原是須彌山東峯靜居院羅漢大德緣
誤與天人言意涉近俗謫來俗界五十年今足合歸
故來迎耳閽吏將馳報遂驚覺後數日薛公遇疾而
薨其年正五十矣 續玄怪錄

唐右丞錢珝與裴安居近珝病死再宿而活言于妻子
曰人召云命已終然平生無作罪業便再爲男子去
市人畢珝家托身入見其家雖門戶低小而物力甚
豐其畢氏妻有孕月數足將有所育忽一使者持帖
奔至云候矣合在裴家爲男此非也又隨使者到裴
家見其妻使者云當在斯爲子緣裴氏妻月數未滿



故令其同此去四十日壽當終爾及期而卒裴家是
日果産一男容色有似右丞訪畢氏之子皆如所說
唐傳亮 靈應錄

唐夏宗萬知前生事年五歲門首見一僧牽其衣呼是
奴子和尙涕泣不已衆罔知情僧將去堅覓相隨往
寺似熟其路入房良久云奴子讀底經安某處何在
又云念珠雜戲具子在某處果然取得僧方悟云是
貧道前手下童子年七歲而卒今涉五載矣其經是
觀音經品試之尙彷彿記爾 唐于逖 聞奇錄

唐崔融和梁王泉傳張光祿是王子晉後身詩聞有冲
天客披雲下帝畿三年上賓去千載忽來歸昔遇浮
丘伯今同丁令威中郎才貌是柱史姓名非祇召趨
龍闕承恩拜虎闈丹成金鼎獻酒至玉杯揮天仗分
旄節朝容問羽衣舊壇何處所新廟坐光輝漢主存
仙要淮南愛道機朝朝緱氏鶴長向洛城飛

唐崔愼由初未有子嗣頗以爲念有僧常遊崔氏之門
崔因告之且問其計僧曰請夫人盛飾而遊長安大
寺有老僧院卽詣之彼若不顧更之他所若顧我厚
當厚結之俾感動其心則其後身爲公子矣如其言
初過二處不顧後至一院僧年近六十矣接待甚勤
至崔亦厚施之自是供施不絕僧乃曰身老矣無以
報公願以後身爲公子不數年僧卒而子生手文有



緇僧二字 玉堂閒話互見四十歲與此異

唐崔胤父愼由廉察浙西日有術士言相國面上氣色
有貴子問姙娠所在夫人妾媵皆無所見徐召會侍
更衣官妓示術士曰果在此及誕脇下有文乃死官
僧名因小字緇郎 七歲尙不食肉一僧掌其額曰旣愛官爵何不食肉乃味葷血 互見初生七歲四十歲

唐李紳少時止華陰夜見一老叟異而拜之老父曰我
唐若山也子非李紳乎對曰某姓李不名紳老父曰
子合名紳字公垂在籍矣能隨我一遊羅浮乎紳許
之乃袖出一箇若笏擲之成舟形遂與紳同登戒閉
目勿偷視但覺風濤洶湧遂及舟止要令開視已在

一山前有端雅士十餘人迎叟問紳何人叟曰李紳耳叟令遍拜之羣士曰子能從我乎紳曰紳未立家不獲辭恐若黃初平貽憂于兄弟未言間羣士已知曰子念歸不當入此居也子雖仙籙有名而俗塵尚重此生猶沉幻界耳美名崇官外皆得之守正修靜來生既冠遂居此矣勉之勉之紳拜辭歸遂合目有一物若驢乘之頃之悶甚開目已墮地而失所乘者緩步二十餘里而歸乃改名紳字公垂續玄怪錄

唐袁滋登清溪山遇儒生甚狎問曰此處合有靈仙隱士儒生言有道者五人甚惡見人然頗嗜酒令袁密携酒伺其至飲之各三五盞問何處得此乃引袁出



拜五人悔并怒儒生儒生從容為言乃解見袁恭甚乃令坐酒酣注視袁曰此人大似西華坐禪和尚頁久云直是便屈指數此僧亡來四十七年問袁公之歲正四十七撫掌曰須求官職福祿已至遂別去袁果拜相為西川節度使逸史 太平廣記

唐齊君房為凍餒所驅干謁多不遇未嘗積一金脫滿一緡則必病罄而復愈元和初遊錢塘求朝殞于天竺至孤山寺西餒甚不能前因臨流零涕悲吟數聲俄有胡僧西來亦臨流坐顧笑曰法師諳秀才旅遊滋味否君房曰旅遊滋味卽足矣法師之呼一何謬哉僧曰子不憶講法華經于洛中同德寺乎君房曰某生四十五矣盤桓吳楚間未嘗涉京江何有洛中僧曰子應為饑火所惱不暇憶前事也乃探鉢囊出一棗如拳曰此吾國所產食之知過去未來事君房食之甚渴掬泉水飲之忽欠伸枕石而寢頃刻乃寤因思講法華于同德寺如昨日焉乃泣涕禮僧曰震和尚安在曰專精未至再為蜀僧今則斷攀援矣神上人安在曰前願未滿又聞為法師矣悟法師焉在曰豈不憶香山寺石像前戲發大願若不證無上菩提必願為赳赳貴臣昨聞已得大將軍當將雲水五人惟吾得解脫獨爾為凍餒之士耳乃探鉢囊中出一鏡背面皆瑩徹謂君房曰要知貴賤之分修短之



限佛法興替吾道盛衰宜一覽焉君房覽鏡久之謝曰報應之事榮枯之理謹知之矣僧收鏡入囊而去行十餘步旋失所在是夕君房至靈隱寺乃剪髮具戒法名鏡空太和元年李玫習業天竺寺鏡空訪之語玫曰我生五十有七矣僧臘方十二持鉢乞食尚九年在捨世之日佛法其衰乎詰之默然乃請筆硯題數行于經藏北垣而去曰興一沙衰恒沙兔而罝犬而拏牛虎相交亡角牙寶檀終不滅其華纂異記

唐秘書少監盧常師進士擢第性淡薄不樂軒冕棄官之東洛謂所親曰某浙省魚尚書故舊旬日看去又曰某前生是僧坐禪處猶在會稽亦擬自訪遺跡家

人怪其欲遠行而不備舟檝不逾旬遂歿矣逸史廣記

唐韓滉廉問浙西頗有不軌之志有商客李順泊船京口夜深矴斷漂船及明泊一山下上岸尋鳥徑行五六里見一人烏巾岸幘引登一山宮闕華麗入門數重望殿遙拜有人出簾語之曰欲寓金陵韓公一書出一函授之齎者引送至舟所因問此爲何處恐韓公問是何人致書荅曰此東海廣桑山也是魯國宣父仲尼得道爲真官理于此山韓公即仲由也性强自恃夫子恐其掇刑網致書以諭之言訖別去李順還舟有一使者戒舟人安坐勿驚不得顧船外遂廻可遠舊所違戒必致傾覆舟中皆如其言舟行如飛



頃之復在京口堰下既而詣衙投書韓公發函視之古文九字皆科斗書不可識詰問其由以爲妖妄拘之有一客龐眉古服自言善識古文韓公見以書示之客捧書于頂再拜賀曰此孔宣父之書乃夏禹科斗文也文曰告韓滉謹臣節勿妄動客出門不知所止韓慘然默坐良久了然自懷廣桑之事以爲非遠厚遺李順自是恭默謙謹克保終始焉廣記神仙感遇傳

唐韋皐既生一月其家召羣僧會食有一胡僧貌甚陋不召而至韋氏家童咸怒之以弊席坐於庭中既食韋氏命乳母出嬰兒請羣僧祝其壽胡僧忽自升階謂嬰兒別來無恙乎嬰兒若有喜色衆皆異之韋氏先君曰此子生纔一月吾師何故言別久耶胡僧曰此非檀越之所知也韋氏固問之胡僧曰此子乃諸葛武侯之後身耳武侯當東漢之季爲蜀丞相蜀人受其賜且久今降生於世將爲蜀門帥且受蜀人之福吾往歲在劍門與此子友善今聞降於韋氏吾故不遠而來韋氏異其言因以武侯字之後皐自少金吾節制劍門累遷太尉兼中書令在蜀十八年果契胡僧之語宣室志

唐韋皐遊江夏止於姜使君之館姜氏孺子曰荊寶有小青衣曰玉簫常令祗侯玉簫年稍長大因而有情韋以違覲日久辭歸因留玉指環并詩一首與玉簫



爲驗五年不至玉簫乃靜禱於鸚鵡洲又逾二年玉簫嘆曰韋家郎君一別七年是不來耳遂絕食而殞姜氏以玉環著於中指而瘞焉後韋公鎮蜀到府三日詢玉簫知其已殞常增悽嘆有祖山人挾少翁之術但令府公齋戒七日中夜玉簫乃至謝曰承僕射寫經贈佛之力旬日託生却後十二年再爲侍妾以謝鴻恩後韋公隴右之功天下歸附瀘沔歸心東川盧八座送一歌姬未當破瓜之年亦以玉簫爲號中指有肉環隱出觀之乃真姜氏之玉簫也

唐王武俊帥成德軍恃功頁衆郡守側目嘗遣子士真至深州太守備華樂宴禮甚謹慮賓客以酒忤一不

敢召士真大喜以爲他郡莫及飲酒至夜士真曰幸使君見待之厚欲盡歡於今夕豈無嘉賓願得召之太守曰偏郡無名人不敢奉宴席唯録事叅軍李某足以侍談笑士真曰但命之召入趨拜士真目之色甚怒既而命坐貌益恭士真愈不悅瞪顧攘腕無向時之歡矣太守莫知所謂顧視生覥然而汗不能持杯有頃士真叱左右縛李某繫獄疾械去已而士真歡飲如初迨曉宴罷太守且驚且懼潛使獄中訊李生曰君貌甚恭且未嘗言固非忤於王君者君寧自知耶李生悲泣久之乃曰嘗聞釋氏有現世之報吾知之矣某少貧無以自資因好與俠士遊掠人財帛



一日遇少年鞭駿驢負二巨囊吾利其貲遂力排墮崖下得緡百餘段稍贍讀書遂仕而至此及今凡二十七年矣昨入覲王公貌乃曩時所殺少年也中心慚惕今則延頸待刃又何言哉幸謝君侯知深敢以身後爲託有頃士真寤急召左右斬李某首至士真熟視而笑既又飲郡齋因歡而訊其故士真笑曰李生亦無罪但吾一見之遂忿然有戮之之意今既殺之吾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君無復言及宴罷太守密訊其年則政二十有七（太平廣記　鴻書）

唐顧況有子數歲而卒況悲傷不已爲詩哭之云老人哭愛子日暮千行血心逐斷猿驚迹隨飛鳥滅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其子雖卒魂神常在其家每聞父哭聲感慟因自誓當再爲顧家子一日如被人執至一處若縣吏者斷令託生顧家復都無所知忽覺心醒目開認其屋宇兄弟親愛滿側惟語不得至年七歲其兄戲批之忽曰我是爾兄何故批我一家驚異方敘前生事歷歷不誤弟妹小名悉遍呼之郎顧非熊也（酉陽雜俎）

唐白樂天晚極喜李義山詩文嘗謂我死得爲爾子足矣義山生子遂以白老字之既長畧無文性溫庭筠常戲之曰以爾爲樂天後身不亦忝乎（慎慶志）

唐東京玩敲師與侍郎齊澣遊往齋自吏部侍郎貶高



安尉償云從今十年當却迴亦有權要後如期入爲陳留採訪使師嘗云侍郎前身曾經打殺兩人今被謫罪所以十年左降（定命錄）

唐李中丞汶好術士時李山人寓居門館汶敬之後忽辭云某久此爲客將有没化之期但益悵然汶曰何忽若是曰運數且爾亦當委順汶曰可少留乎曰可因留月餘又云欲遂前期汶又留半月曰此須去矣乃晨起與汶訣其後諸相識人家皆云同日見李山人來告別初別時曰某有少事欲言之于第三郎君問何事乃云十五年後于昆明池邊見人家小兒頰有疵者郎某身也乃行其後亦不知所之（廣記　原化記）

唐王鄂尚書鄗之弟也西京亂離鄗挈家入蜀沿嘉陵江下至利州百堂寺前鄂年七歲忽云我曾有經一卷藏在此寺石龕內因令家人相隨訪獲之木梳亦存寺僧曰此我童子也較其所夭之年與王氏子所生之歲果驗其前生父母尚存及長仕蜀官至令錄

唐趙氏子先身於同村馬家為兒至貞觀末死臨死謂母曰兒于趙宗家有宿因緣死後當與宗為孫其母弗信乃以墨點兒右肘趙家妻夢此兒來云當與娘為息因而有娠夢中所見宛然馬家之子產訖驗其黑子還在舊處及兒年三歲無人導引乃自向馬家云此是兒舊舍也法苑珠林

唐信都元方少有操尚尤好釋典年二十九死其兄法觀寺僧道傑思悼不已乃將一巫者至家遣求元方與語道傑又頗解法術乃作一符攝得元方令巫者問其由委巫者不識字遣解書人執筆巫者為元方口授作書云元方不入地獄亦不墮鬼中蒙冥官處方於石州李仁師家為男但為隴州吳山縣石名遠于華嶽祈子乃改與石家為男又再受生日逼匆遽不得更住從二月受胎至十二月誕育願兄等慈流就彼相看也言訖涕泣而去冥報拾遺

唐劉三復能記三生事云曾為馬馬常患渴望驛而嘶傷其蹄則連心痛後三復乘馬磽确之地必為緩轡



有石必去之其家不施門限慮傷馬蹄也北夢瑣言

唐孫緬為曲沃縣尉有家奴年六歲忽瞪視緬母笑云娘子總角時曾着黃裙白褯襦養一野狐今憶否母亦省之奴云爾時野狐郎奴身也見鷹走入東園古塚藏活二年後為獵人擊殪見閻羅王王以無罪當得人身遂生海州為乞人子苦饑寒二十而死又見王王曰與爾作貴人家奴遂得至此今奴已三生娘子故在猶無恙有福不其異乎廣異記

唐太華公主世傳高宗王皇后後身雖為武妃所生而未嘗歡顏見妃輒嗔年數歲忽求念珠左右問何得此物恒言有但諸人不知始皇后雖惡終然其所居之殿及平素玩弄俱在後保母抱公主從殿所過因廻指云我珠在殿寶帳東北角使人求之果得焉廣異記

唐鄭侃妻張氏有女名采娘年十六七夕陳香筵祈于織女是夕夢雲輿羽蓋蔽空駐車命采娘曰吾織女汝祈何福曰願丐巧耳乃遺一金針長寸餘綴于紙上置裙帶中令三日勿語汝當奇巧不爾化成男子經二日以告其母母異而視之則空紙矣其針迹猶在張數女皆卒至娠采娘忽病而不言張氏有恨言曰男女五人皆夭亡復懷何為將服藥以損之藥至采娘昏奄之內忽稱殺人母驚問之曰某若終當為

男子母之所懷是也聞藥至情急是以呼耳母異之乃不服藥采娘尋卒母悲念收常所戲物匿之未逾月遂生一男人有動所匿之物兒卽啼哭張氏哭女其兒亦哭罷卽止及能言常收戲弄之物乃采娘後身也因名曰叔子後位至柱史唐馮翊桂苑叢談

唐崔氏婢妙女年可十三四夕汲庭中忽一僧以錫杖連擊三下須臾迷亂稍間吐痢不息及瘥不復食食輒嘔吐既而清爽方說初昏迷之際見一人引乘白雲至一處宮殿甚嚴其中天仙多是妙女之族言本是㨗頭賴吒天王小女爲洩天門閒事故謫墮人世已兩生矣賴吒王姓韋名寬前所見僧打腰上欲女吐瀉藏中穢惡俗氣然後得昇天天上居處華盛各有姻戚及奴婢與人間不殊所使奴名羣角婢名金胥其前生有一子名遙見並依然相識昨來之日于金橋上與兒別賦詩唯記兩句曰手攀橋柱立滴淚天河滿時自吟咏悲不自勝如此五六日通幽記互見十四

唐潞州節度使薛嵩家青衣紅線通經史俾掌牋表號曰內記室時魏博節度使田承嗣募武勇三千人號外宅男厚其卹養將併潞州嵩聞之憂悶時夜漏將傳杖策庭際紅線曰主自一月不遑寢食豈非隣境乎嵩曰非汝能料紅線曰某誠賤品亦能解主憂者嵩遂具告其事紅線曰此易與耳暫放某一到魏城觀其形勢覘其有無今一更首途二更可以復命請先定一走馬使具寒暄書其他事待某却廻也乃入閨房飭行具再拜而行倏忽不見嵩乃閉戶危坐舉觴十餘忽紅線廻矣嵩慰問事諧否紅線曰某子夜前二刻卽達魏城及寢所聞外宅兒止于房廊睡聲雷動田親家翁止於帳內枕前露七星劍劍前仰一金合合內書生身甲子與北斗神名復以名香美珠散覆其上某遂持金合以歸夜漏三時往返七百里矣嵩乃發使遺田承嗣書曰昨夜有客從魏中來云自元帥牀頭獲一金合不敢留駐謹却封納專使星馳夜半方到見搜捕金合一軍憂疑使者以馬箠撾門非時請見承嗣遽出使者乃以金合授之捧承之時驚怛絕倒遣使齎厚幣獻于嵩曰某之首領繫在恩私便宜知過自新不復更貽伊戚所置紀綱外宅兒者本防他盜亦非異圖今並脫其甲裳放歸田畝矣由是一兩月內河北河南信使交至忽一日紅線辭去嵩曰汝生我家今欲何往紅線曰某前身本男子讀神農藥書救人災患時里有孕婦患蠱瘕某以芫花酒下之婦與腹中二子俱斃是某一舉殺三人陰力見誅降爲女子幸生于公家今十九年矣身厭羅綺口窮甘鮮寵待有加榮亦甚矣昨往魏邦以是報恩今兩地保其城池萬人全其性命在某一婦人

功亦不小固可贖其前罪還其本形便當遁跡塵中栖心物外澄清一氣生死長存嵩曰不然以千金爲居山之所紅綫曰事關來世安可預謀嵩知不可留乃悉集賓友夜餞中堂嵩以歌送酒請座客冷朝陽爲詞詞曰採菱歌怨木蘭舟送客魂銷百尺樓還似洛妃乘霧去碧天無際水空流歌竟嵩不勝其悲紅綫拜且泣因僞醉離席遂亡所在（甘澤謡）

唐李元平讀書東陽寺暮見一女娥冶自若領數青衣入脩院元平悅之問青衣所適青衣怒曰誰家兒郎遽此相逼須臾女自出院四顧見元平如舊識延入問其行李女曰亦欲見君以論宿昔之事無嫌疑也



我非人頃者大人曾任江州刺史君前身爲門吏長直君雖貧賤而容色可悅我幽房一小女不自思量與君調戲因有私情繾過十旬君隨物故余雖不哭殆不勝情潛以朱筆塗君左股將以爲誌每焚香發願各生富貴之家相慕願爲夫婦請君驗之元平乃自視實如其言及曉將別謂元平曰託生時至不可久留後身之父見任刺史我年十六君即爲縣令此時正當與君爲夫婦未間幸存思戀愼勿婚也然天命已定君雖別娶故不可得悲泣而去他年果爲夫婦（異物誌 廣記）

唐王居士有道術刺史鄭君有幼女甚念之而自幼多疾若神魂不足者鄭君問諸王生居士曰此女非疾乃生魂未歸其身耳某縣令某者即此女前身也當死數歲矣以平生爲善幽冥祐之過期今九十餘矣令歿之日此女當愈鄭君使訪之果有此令後月女忽若醉寤再驗之則令以女疾愈日卒矣（宣室志）

長葛尉劉立妻楊氏琴瑟甚和妻忽病困自度不濟乃以小女美美爲託其夕楊卒及立罷官寓居長葛已十年矣時鄭帥崔公即立表丈也立往詣之崔念其貧令賓幕致書諸縣將以濟之有縣令邀立郭外看花立先行三二里見一杏園中有婦女十數人駐馬觀之一女年可十五六亦近垣中竊立又行百許步



至趙長官之宅入門見人物匆遽主人移時方出曰適女子與親族看花忽中暴疾所以不果奉迎坐未定有青衣耳語趙趙起入內數四出問曰君某年某月爲長葛尉乎曰然婦楊氏乎曰然有女名美美僕名秋笋乎曰然僕今控馬者是矣趙嘆息驚異旋有人喚秋笋入宅中見一女子涕泣問曰美美安否僕拜而出不知其繇趙乃以實告曰女適看花暴卒既蘇自言前身乃公妻也今雖隔生而情愛未斷適窺見公不覺悶絕立欲歔久之乃曰某今年倘未高亦有名宦願與小娘子尋隔生之好於是成婿而美美是於母三歳矣（會昌解頤錄）

唐惠州一娼女震厄死于市衢脇下有朱字李林甫以毒虐弄正權帝命列仙舉三震之疑此女子偃月公後身耶誦而可懼元和元年六月也柳宗元龍城錄

唐內臣魯思郾女生十七年一日臨鏡見一婦披髮徒跣抱一嬰兒恐懼頓仆久之乃蘇自是恒見家人亦見之思郾自問其故荅云已楊子縣里民女往歲建昌錄事某聘爲側室君女卽其正妻歲餘生此子後錄事出旁縣君女因投已于井并此子以石塡之詐其夫云逃去我方訟于所司適君女卒今雖後身固當償命也思郾使人馳至建昌驗事其錄事老猶在如言發井果得骸骨多方禳之皆不可女嫁褚氏竟以驚悸卒稽神錄廣記



南唐邊鎬初生父忽夢前永嘉守謝靈運來謁顧託君爲父子鎬生貌類夢中者小字康樂及冠頴秀嗣主克湘潭號爲邊羅漢克建州俘獲皆全號邊佛子克潭州市不易肆號邊菩薩爲節度盛修佛事號邊和尙已見初生

南唐潘佑母夢古衣冠人告曰我顏延之也與夫人爲子及生七歲始能語已見初生五見三十六歲

五代劉景洪事楊行密爲江西牙將有彭玕者稱太守脅景洪附湖南僞許之復以歸行密遂不仕初景洪曰我不從彭玕因活萬餘人後必隆因名所居山曰後隆山山有牛僧孺讀書堂沆母夢牛相公來而生沆其曾孫也楊行密五代僞方割據國號吳

鄭又玄名家子也性驕率自小與隣子閭丘氏偕讀書以其寒賤戲罵曰閭丘氏非吾類也而我偕學于師氏我雖不語汝寧不媿于心乎閭丘子嘿然慚數歲病死後又玄假尉唐興有同舍仇生大賈之子年始冠又玄累受其金錢賂遺然仇非士族未嘗以禮貌接之嘗置酒高會而仇不得預酒闌或以爲言又玄慚卽召仇生至以巵飲之生辭不能引滿又玄怒罵曰汝市井之民吾與汝爲伍實汝之幸敢辭酒乎因振衣起仇俛而退數月病卒後又玄東入長安次褒城逆旅遇一童十餘歲貌甚秀與之語辨慧千轉又



玄自謂不能及已而謂又玄曰我與君故人有年矣君省之乎又玄曰忘矣曰吾嘗生閭丘氏與子偕學子以我寒賤非類後又爲仇氏子尉于唐興子受我賂遺甚多罵我市井之民何吾子驕傲之甚耶又玄驚因再拜謝曰誠吾之罪也然子非聖人安得知三生事乎曰我太淸眞人上帝以汝有道氣故生我于人間與汝爲友將授眞仙之訣而汝以性驕傲終不能得其道吁可悲乎言訖忽亡所見又玄旣寤其事慚恚竟卒宣室志廣記

王琪爲舒州刺史有軍吏方某者其家忽有鬼降自言姓杜年二十廣陵富家子居通泗橋之西前生欠君

錢十萬今地府使我爲神償君此債耳因爲人占候
禍福其言多中方以家貧告珙求爲一鎮將因問鬼
吾所求可得否鬼曰諾吾將問之良久乃至曰必得
之其鎮名一字正方他不能識矣既而得雙港鎮將
以爲其言無驗未及之任忽謂方曰適得軍牒軍中
令一人來爲雙港鎮將吾今以爾爲皖口鎮將竟加
其言凡歲餘鬼忽言曰吾還君債足告別而去遂寂
然方後至廣陵訪得杜氏問其弟子云吾弟二子頃
忽病如癡人歲餘愈矣（稽神錄）

江湖妻林氏忽病有鬼憑之言我陳九娘也以香花祠
我當有益于主人謝許之乃呼林爲阿姐爲人言禍



福多中半歲餘乃見形自腰以下可見人未嘗來者
亦不見也但以言語相接鄉人有召者不擇遠近與
林偕往人有祭祀但具酒食陳氏自召神名祝詞明
惠聽者忘倦林拱坐而已二年間獲利甚博一旦忽
悲泣謂林曰我累生爲人女年未及笄而夭聞于地
府乃前生隱沒阿姐錢二十萬故主者令我爲神以
償此錢訖即生爲男子而獲壽今酬已足請置酒爲
別乃盡見其形容質端媚言辭婉順殷勤致謝嗚咽
云珍重珍重遂不見（稽神錄）

上谷侯生初娶韓氏女五年矣韓氏嘗夕夢黃衣者數
輩召至一官署列吏卒數十輩又引至一院有一青
衣危冠方履狀甚峻峙左右者數百几案茵席羅列
前後韓氏再拜俄有一婦人年二十許身長豐麗衣
碧襦絳袖以金玉釵爲首飾自門而來稱盧氏謂韓
氏曰妾與子仇敵且久子知之乎韓氏曰妾一女子
未嘗出深閨安得有仇敵耶盧氏色甚怒曰我前身
嘗爲職官子誣告我罪而代之使吾擯斥草野而死
非仇敵乎今我訴于上帝欲洩前身冤帝從吾請汝
之死不朝夕矣韓氏益懼欲以詞拒而盧氏喋喋不
已青衣者謂盧氏曰汝之冤誠如是然楊氏固未當
死不可爲也遂令吏出案牘吏曰韓氏餘壽一年青
衣曰可疾遣歸無久留也命送至門行未數里忽悸



而寤自是神色摧沮若有疾者侯生訊之具以夢告
後數月韓氏又夢盧氏至曰子將死矣驚寤疾益加
歲餘遂卒侯生竊嘆異數年旅遊襄漢途次富水郡
僚蕭某以女妻之常衣絳袖碧襦以金玉釵爲首飾
而又身長豐麗與韓氏先夢同生因以韓氏之夢告
焉蕭氏聞之甚不樂曰妾外族盧氏妾自孩提時爲
伯舅見念命爲己女故以盧爲小字則君亡室之夢
信矣（宣室志）

張克勤置一妾無子其家世祀華嶽神克勤母乃禱神
求子果生一男名最憐甚慧黠後五年克勤登第娶
妻經年亦無子母亦禱祈之婦産一子而最憐日羸

弱吏禱神求祐是夕母見一人紫綬金章謂母曰郎君分少子前子乃[illegible]所致耳令婦復生子前子必不全矣非我之力所能救也但謝其祭享而去後最憐果卒乃以朱塗右髆黛記眉上埋之明年克勤罷葭萌令居利州至録事參軍章副家見一女至前再拜克勤視之頗類最憐歸告其母母取視之女便欣然謂家人曰彼我家也及至驗其塗記宛然具在其家使人取女猶眷眷不忍去焉

洪州醫博士馬思道病篤忽自歎曰我平生不省為惡何故乃為女子今在條子坊朱氏婦所託生矣其子試尋之其家婦果娠乃作襁褓以候之及思道卒而朱氏生實女子也稽神錄



偽蜀李貞家養狗名黑兒貞因醉持斧擊殺之貞臨老與隣舍惡少白昌祚爭競昌祚乘醉以斧擊貞死焉時昌祚年十九歲與殺狗年正同而小字黑兒儆戒錄

廣記

後蜀文澹三四歲能知前生事父母先有一子名谷纔五歲讀書頗聰利失足墜井卒父母悲慟不勝後乃生澹澹一旦語父母曰兒先有銀胡盧子并漆毬香囊等曾收在杏樹孔中不知在否遂與母尋得之父母知澹乃前子也憐惜過于諸兒志學之年詞藻俊逸後應舉及第野人閒話

吳越王以誕辰飯僧永明禪師曰長耳和尚乃定光佛應身也王趣駕參禮師師但云永明饒舌跏趺而化五代割據干戈相侵不勝其苦有一僧雖佯狂而言多奇中嘗謂人曰汝等望太平甚切若要太平須在定光佛出世始得至太祖一天下皆以為定光佛後身蓋用此僧之話也宋朱弁曲洧舊聞

宋神宗幸秘書省閱江南李主像見其人物儁雅再三嘆訝而徽宗生時夢李後主來謁所以風流文采過李主百倍及北狩女直用江南李主見藝祖故事養疴漫筆

徽宗夢錢武肅王乞還兩浙舊疆甚懇且曰以好來朝



何故留我我當遣第三子居之覺而與鄭后言之鄭后曰妾夢亦然果何祥也須臾韋妃報誕郎高宗也既三日徽宗臨視抱膝間甚喜戲妃曰酷似浙臉蓋妃籍雖貫開封而原占於浙豈其生固有本而錢王壽八十一高宗亦壽八十一以夢讖參之良不誣矣浙江志

宋田佑恭母夢馬援入其宅遂生佑恭田氏代產異才保安蕃部累賜璽書勞之世為思州守見初生

宋馮大參京嘗患傷寒已死家中哭之已而復甦云適往五臺山見昔為僧時室中之物皆在有言我俗緣未盡故遣歸因作文記之屬其子他日勿載墓誌中

孫升君孚談圃

宋王安石讀書鍾山有一長老曰先輩必作宰相但不可念舊惡改壞祖宗格法介甫云一第未就奚暇問作宰相併壞祖宗格法僧戲言也老僧云曾坐禪入定見秦王入寺來知先輩秦王後身也貴耳集

宋范祖禹母夢一丈夫被金甲至寢曰吾故漢將鄧禹也祖禹是日生遂以名初字夢得温公以傳稱鄧禹篤行淳備改字淳甫

宋郭祥正字功父母夢李太白而生祥正少有詩名梅堯臣一見嘆曰天才如此眞太白後身也贈詩末云死生往復猶康莊樹穴探環知姓羊功父和李白鳳



凰臺詩高臺不見鳳凰游浩浩長江入海流舞罷青娥同去國戰殘白骨尚盈坵風搖落日催行棹潮湧新沙換故洲結綺臨春無處覓年年芳草向人愁眞得太白逸氣其母夢太白而生是信其後身耶存餘堂詩話

宋黃庭堅爲泰和令一日勸民出東郊聞竹林中哭聲回登快閣隱臥夢飯鮓魚及覺猶若在口也起馳竹林見一老嫗哭之哀墓前置列飯鮓爲詢其故嫗云平生只有一女死若干年矣因詢其日月即堅所生之辰遂與老嫗歸終身養之因自贊曰似僧有髮似俗無塵作夢中夢見身外身

宋張文定以端明殿學士尹成都日値藥市其門醫李生因市藥遇一老人相與問訊老人曰張公已再鎭蜀矣文忠實一至老人似言其前身事也又曰今有藥二粒君爲我達于公或公不信未肯餌則以一粒烹水銀俟汞成金可無疑也李生以藥獻公公素好道聞之甚喜乃于府第小亭躬取水銀搆火投藥一粒烹之既烹有聲如粥沸有紅光自鼎中起俄頃光罩一亭而鼎中聲亦屢變火滅視鼎中爛然餅金矣公取餘一粒即服之公壽八十五歲康寧終身無疾坐而逝殯後柩有大聲意其尸解矣不然神丹在腹豈與常人同腐也張耒續明道雜志



宋熙寧中王廸爲洪州左司理參軍一日有道人以磨鏡因俾廸自照乃見星冠羽帔縹緲現鑑中廸問其故曰此汝前身也由汝誤念墮此勉自脩證勿淪苦海既去廸具以告妻妻然之遂棄官與妻隱去郡僚挽留不可咸作詩以餞行時新建王藩劉純臣有詩雖非警拔可以紀其實云鬓如抹漆左參軍脫却青衫去隱淪世上更無羈絆事壺中別有自由身鼎烹玉兔山前藥花看金鼇背上春莫怪少年能決裂藍田夫婦總登眞後歸姑蘇不知所終西江志

李太白詩云問予何事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閑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東坡嶺外詩云老父

爭看烏角巾應緣曾現宰官身溪邊古路三叉口獨立斜陽數過人賀知章呼李白爲謫仙人世傳東坡是戒禪師後身僕竊信之許顗彥周詩話

宋仲清源君嘗言前身當是陶淵明愛酒不入遠公社故流轉至今耳呂伯恭紫微詩話

宋賢穆孔母永嘉董夫人一日入禁中慈聖問云主主以未得子爲念爲甚不去玉仙聖母處求嗣董奏曰都尉不信事須是官家娘娘處分後數日光玉入禁中上笑曰董婆來娘娘處說都尉來光玉皇恐謝罪欽聖云別沒事只是娘娘要教主主去玉仙求嗣董云都尉不信光玉奏云既得聖旨安敢不信遂同日



與賢穆同詣玉仙止留知觀老道士一人祝香祈禱道士見貴主車服之盛歆艷富貴云願得貧道與大主做兒子歸而有娠明年四月十五日光玉欲赴朝賢穆云我昨夜夢見玉仙觀知觀來與我做孩兒亟遣人詣廟祈禱且問道士動靜知觀自去年大主上廟後便不安不下床多日矣知觀在房內聞人聲問云甚處人來報云錢大主臨蓐齋香燭祈禱知觀笑云來催我也是日告殂大父實閣善推步午時遣人來報光玉云符數七十有九若今日酉時生是箇有福節度使伯兄果酉時生平生淡薄享壽七十有九宋錢世昭錢氏私誌

宋李撰徐禧爲同人時善景德寺嚴法華嚴死又與小法華善一日法華引禧撰往相國寺小巷中至一茅茨間見一老人藉薦而坐老人見撰曰華山童子也得也得次見禧詫曰許眞君兒五代時宰相殺人多獄三品後禧敗永洛以給事中贈金紫光祿大夫果第四品也孫升君孚談圃

宋張無盡丞相爲河東大漕日于上黨訪得李長者古墳爲加修治且發土以驗之掘地數尺得一大磐石面平瑩無他銘款獨鐫天覺二字故人傳無盡爲長者後身宋何薳春渚紀聞

宋蔡元度適餘杭舟次泗州僧伽吐光射其舟萬人仰



瞻　呈露士大夫知元度不起矣至高郵而歿世言元度乃木义後身云宋魯應龍括異記

宋蔡元度子仍悟前身是潤州丹陽王家兒訪之果然妻子尚在來見之相語如昔時至八九歲漸熟世境旋忘前事

宋雍丘李三禮生女小師數歲則曰我是黃州黃陂典吏雷澤男亨甫年十七歲病足瘡死雍丘牛商多在黃陂尋問如合符契他日雷澤往覷小師一見便呼爲父政和八年小師來黃陂抱其舊母號泣又數與邑人說其平昔皆驗宋朱彧可談

宋雷申錫貂與中一舉中南省高第廷試前三日客死

都下捷音與訃踵至鄉里其妻日夜悲哭忽一夕夢申錫如平生自言我往爲大吏有功德于民故累世爲士大夫然嘗誤入死囚故地下罰我凡三世如意時暴死前一世仕久連蹇後忽以要官召纔入都門而卒今復如此凡兩世矣要更一世乃能以償宿譴耳其事可以爲治獄者之戒宋廉宣清尊錄

宋明發晉叔紹興辛亥十月末在蒼梧失子其子未病時書窗壁皆作十月十日字既卒夢于其母且復爲子壬子十月十日於五羊復得子其事頗與唐顧非熊相類宋莊綽雞肋編

宋陳塤父母求子於佛照光禪師就上寫一偈末二句云諸佛菩薩齊着力只今生个大男兒此十月三十日書十二月三十日塤生父母乞名於佛照光曰覺老塤無髭有則去之省元後凡有除目即先夢見住院前身即一尊宿也宋張端義貴耳錄

宋鶴山先生母夫人方坐蓐時其先公晝寢夢有人朝服入其臥內因問爲誰荅曰陳了翁覺而鶴山生所以用其號而命名陳瑩中前三名登第後兩甲子鶴山中第亦第三名其出處風節相似處極多在東南時有了翁家子孫必異遇之宋許景迂野雪雜說

宋史彌遠父丞相浩與覺長老道契極渥史一日問之曰我好和尚好覺見堂輿中簾幙綺羅榮華富裕粉



白黛綠環列左右乃應答曰大丞相富貴好老僧何好之有既而曰此念頭一差積年蒲團工夫俱廢未免墮落一日浩坐堂上儼然見覺長老揖而哭入使人往寺中已圓寂於法堂頃時浩堂裡弄璋矣後以覺字爲彌遠小名觀彌遠元吳萊三朝野史

宋張世傑擁佑昺炎祥興于海上擁兵南北岸忽大風雨舟覆而斃翌早尋屍棺歛焚島上其膽如斗更焚不化諸軍感慟須臾雲中現金甲神人且云今天上我關係不小後身出必驅除恢復矣忠誠義烈雖亡猶耿耿也元蔣子正山房隨筆

宋知州陳邦光建戲綵堂後知州汪叔詹夢前身爲奇章公改名奇章堂奇章公牛僧儒也楚志

宋尤著生而右手六指四歲尚未能言忽遇老僧曰六指禪師其生於此乎著曰別來平善自此能言江南志

宋夾允性敏而貪仕陳州司獄有富商死罪繫獄其僕謀盡酬主財以求活允詐許之假成文卷爲輕罪以暴死報其僕僕乞尸化歸允謂名利俱得乃免官歸惜無子乃娶妾一歲生才子八九歲歷覽諸書十六舉狀元授臺州路學錄衣馬酒色恣其欲家財殆盡十七病死於家父母哭之垂死踰月而葬父母固欲開棺視之鄰里以爲尸腐抱持遺視尸變爲四五十有鬚者乃富商貌也允止哭曰天示人我敢隱具述

前事司馬公聞之驗實紀其事於集末（永樂大典）

宋潤州一監征與務胥盜官錢皆藏之胥家約曰官滿分以裝我胥僞諾之既代去不與一錢監征不敢索悒悒渡揚子江竟死于維揚胥得全贓遂富告歸治田宅是年妻孕如見監征褰帷而入即誕子甚慧長喜讀書使之就學二十歲登第盜鬻其產挈家至京師爲桂玉費其子調官南下已匱乏至中途子病磬所餘召醫及維揚而死胥無所歸旅寓貧索無聊亦死（宋朱彧可談）

宋王十朋絶句石橋未到神先到日裏還同夢裏時僧教我名劉道者前身曾寫石橋碑石橋乃天台五百



尊羅漢洞口也（宋于俞子螢雪叢說）

宋王氏婦梁歸夫家數月元兵至與夫約曰吾遇兵必死若後娶當告我夫婦俱被一千戶所掠婦紿千戶乞歸其夫千戶與以金帛并與一矢以却後兵約行十餘里千戶即之婦奮罵而死後夫以無嗣謀更娶議輒不諧因告其故妻夜夢妻曰我死後生某氏家今十歲矣後七年當復爲君婦明日遣人聘之一言而合詢其生與婦死年月同云

元陳伯號雲嶠畢命時作偈云前身本是泗州僧（輟耕錄）

元紫陽先生楊英字煥然少年時自悟以前身爲紫陽宮道士因以自號

元胡孟敬嘗言于任城客邸遇一人豐顧長髯頭着青幘身被布衲手提一扇來謁胡胡與之言則道流也須臾拉胡上太白樓下瞰南池遠眺洸水劃然長嘯有如鳳音因相與對坐道人曰倉卒無以爲娛聊與君飲遂袖出一盤如赤玉徑八寸許光瑩可愛又出二杯則琥珀也胡意安所得酒餚乎未幾以盤向空言曰取無魂餚來忽見鹿脯滿中杯紅香撲人矣心益大駭既飲而杯復滿脯亦不見增減道流更言曰明月在酒清風滿襟不有歌舞多負佳客因向南招之頃之有白鶴一雙自南而來下集客前相對鳴舞胡不覺五體投地曰凡夫不知賢聖願知此身昔所



從來今何底止幸一爲指示道人曰人有星宿降謫身有菩薩出世身有眞仙再來身有山川孕靈身有鬼神托見身汝是匡廬山伯來所從來止所從止後當自驗吾乃言天地之秘未敢盡泄胡因歷以在朝諸大寮問則曰趙相國是天目上眞張相國是旌陽顯化陳相國是參水猿沈相國是南溟公孫太宰是金天上相孫少宰是文昌司命楊尚書是司祿褚侍郎是司祿左相范尚書是貫相馮侍郎是畢月烏劉侍郎是江伯曾侍郎是南岳副司命石尚書是武曲李侍郎是北地主者沈侍郎是優波離尊者蕭尚書是折威星呂侍郎是尾火虎徐侍郎是營室東總憲

是左執法臨淮是夾將李寧遠是上將軍胡欲更問
諸公而忽聞窓外大聲曰盜道多言有翅不奪道人
曰余過矣余過矣遽起長別不知所之余笑曰可惜
此問只成得天上一部緗緗耳何不問胡元瑞以上
應少徵庶幾解俗乎 胡應麟甲乙剩言

元薛公世南爲山西僉憲時言一皮匠忽晝見二急脚
召渠云是冥府符命其人令家人作饌供二冥使家
人無所見也且語家人曰吾平日寡愆雖死必復生
愼勿瘞我是日果死三日後復蘇云至一官府設王
者儀衛一人冕服坐殿廷問曰汝知過否皮匠曰某
有生以來未嘗造惡王者命以物如青泥之狀塗其



頂久之心骨醒然累世之事皆能記憶王者曰白起
坑長平四十萬卒汝不預乎其人乃王紇九世身對
曰起坑卒時某阻之不聽非某罪也上帝以某有陰
德賜某八世爲將今九世矣俄而起械而至羸然一
鬼囚也與之對得其情起復押入冥獄夜叉送匠還
自後棄所業乘馬出入士夫家能談其前世事云 明孟熙霏雪錄

元延祐間天水趙源僑寓葛嶺其側即賈似道舊宅也
日晚徙倚門外忽有一女子從東而來綠衣佩環年
可十五六源注目久之明日出門又見如此凡數度
源戲問之曰姐姐家居何處暮暮來此女笑而拜曰
兒家與君爲鄰君自不識爾源挑之女子欣然而應
遂留宿焉明旦辭去夜則復來如此月餘問其居止
姓名女子終不告但曰兒常衣綠但呼我爲綠衣人
可矣源一夕被酒戲之曰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女子
有慙色數夕不至及再來源叩之乃曰本欲與郎偕
老奈何以婢妾待之然君已知之矣不敢復隱源問
其故女慘然曰得無難乎兒實非今世人亦非有禍
于君者但冥數當然耳源大驚曰願聞其詳女子曰
兒故宋平章秋壑之侍女也本臨安良家子少善奕
棋年十五以棋童入侍每秋壑朝回宴坐半閒堂必
召兒侍奕備見寵愛是時君爲其家蒼頭職主煎茶



每因供進茶甌得至後堂君時年少美姿容兒見而
慕之嘗以繡羅錢篋乘暗投君君亦以玳瑁指盒爲
贈彼此雖覺有意內外嚴密莫得其便後爲同輩所
覺讒于秋壑遂與君同賜死于斷橋之下君今已再
世爲人而兒猶在鬼錄得非命與言訖嗚咽泣下源
亦爲之動容久之乃曰審如此則君與我乃再世因
緣也當更加親愛以償疇昔因曰汝之精氣能久存
于世耶女曰數至則散矣源曰何時女曰三年耳及
期臥病不起曰曩固與君言矣面壁而化源大慟舉
衣衾而葬之感其情不復娶投靈隱寺爲僧 田汝成幽怪錄

明胡濙母夢一僧持花以遺之覺而生公數日有異僧

至家索見幾見僧卽笑父問之僧荅云此吾師天池高僧後身也先師嘗示夢今生胡氏家後當顯爾來見我當以一笑爲記今果然矣已見初生嵩陽雜識

明王守仁嘗遊僧寺見一室鎖封甚密欲開視之寺僧不可云中有入定僧閉門五十年矣陽明固開視之見龕中坐一僧儼然如生其像貌酷肖陽明陽明曰此豈吾之前身乎既而見壁間一詩云五十年前王守仁開門原是閉門人精靈剝後還歸復始信禪門不壞身陽明曰此固吾之前身悵然久之建塔以瘞而去代醉編

明朝邑雷子質縣諸生李九疇後身也九疇爲名諸生因毆傷死子質父雷冬者白晝假寐聽事夢九疇直入臥內呼之不應覺而子質生子質後登正德辛巳進士銓潛山知縣病寓京師冬在家復夢九疇長揖而去甚訝之無何子質之訃至陝西志

明嘉靖間永昌有請乩仙者久不至及降問之乩曰時在龍泉門外觀杜子美蹴踘故遲遲耳人趨視之則張舍也志以爲杜甫後身云

明嘉靖甲辰張子徵有外弟趙生其前生爲大同趙某子列本學增廣生暑日赴督學因京次飲火酒大醉臥樹側僕以水澆之遂氣絕魂遊水邊見犬來畏爲所嚙適有孕婦在傍避身婦邊不覺入其婦孕中是晩婦產子生見已生爲嬰孩卽悟託生在此北地貧家生子不坐月三日後卽往餉田間時有一犬在床前生呼其婦曰爾出外須閉門勿使犬近床婦人大駭以爲妖欲擊殺之乃不敢言至五歲見乘馬者呼其名曰我是爾某身某生也其人驚報其家以錢贖回其妻尚未改醮也漫筆

明張振德字季修父應忠先舉子而殤毋娠祝再來生彌月祖抱視云再來耶卽笑異之曰吾家羊叔子也小字曰環號蜆孩焉幼讀出師表而泣作求忠於孝論授經養親二十六拔爲太學稱二張蓋公與雲閣太史公嘉海也四川志



明王勑字嘉訏別號雲芝有仙術與一僧山頭採杞葉持葉先下比僧叩門公已在門內矣後僧疾將逝公問曰富貴何願僧曰願兼之公曰惜也功行未滿且著蜀府爲二子王因批其背如所語比蜀王產第二子背上隱隱有此字王摩之而沒四川志

明羅萬策字明獻少遊太學有聲仕郡佐視事輒病退則否因決意致仕當策走長安時嘗夢入一古刹兩沙彌前導至一室有大書法朗二字自是醉餘詩暇時復夢至其處及解任道經一寺恍如舊遊須臾二沙彌前迎歷歷如夢中至一室則大書法朗二字在焉策異而扣之則曰吾師祖法朗坐化已久矣自是策每題咏輒自識爲法朗云

明朱大統任代州知州歲饑捐俸施粥委一吏督行全活甚衆致仕晉四品服邑長子國昌以選貢任浮梁而歸得一子時見老吏入房而生因乳名代弱冠鄉舉名之寵人咸以爲施粥賑饑之報

明黃國魁將卒曰上帝謂我完柯六婦於某月某日命往常州王家爲子探之如期生後果擢魏科黃王兩姓至今世世往來見浙江志初生五

明王曰銓生而記憶兩世事後棄舉子業悉心內典祝直志

明潘海濱年四十無子詳見學生

萬曆中陳大澤遇一僧號天香趣菴資給垂數十年天香嘗云我受陳居士供養如何報答後至七十餘感



微疾忽一日將晚陳氏門前環列多人見天香徑入其門大澤在中堂亦親見之即問師欲何爲天香俛而不答直入臥內大澤追訊之而其妻已產一子趨使人到菴問天香則已入寂矣後陳氏新生子至拿遇日見渠道友平昔所厚者輿銀一錠一徒爲平昔所怒者操拳向之足驗其種性之不昧也後長大字聖璇名廷樞舉進士

明吳晉錫司理永州崇禎壬午入闈校士夜夢一婦人素粧麗質攜餒餉吳指魚羹曰此桃花魚也因出詩相貽中一聯云桃花魚漾桃花水濯錦人吟濯錦詩次夕夢復如前尋獲一卷其表聯乃有此二語心甚驚異因薦之入彀及榜發則江陵姚士升也偶與同年友省山朱枏修話其事朱曰此我姨某氏詩也氏少而慧嫻於吟咏夫蚤夭苦節十餘載以某歲卒弟不知何緣入夢未幾姚入謁詢其生辰正氏卒之歲

明車明輿號埜雲幼穎慧善圖山水人物名聞海內惟未見南方水牛一日褁糧往觀之已而寫風雨阴忙四景遍眞有百牛圖世共珍之自稱爲呂紀後身開封志

葉文鳳登進士第調官天台薄遇生日於旅邸假寐夢人請吃麻糍既覺聞隣居老嫗號哭問之曰亡兒忌日作麻糍祭享感泣耳文鳳問其所業曰業詩命取



其舊業視之乃與葉及第程文一字無異因拜嫗爲前生之母奉之別所夷堅志

臨平趙某年四十許同人飲酒登假山失足跌死是夕隣村錢姓產一子生而不啼逮九歲其父庠試歸錄試藝置案上出探友歸見其文已經批斷如老生宿儒之筆駭問家人竝無人至因戲詰其子曰豈汝爲之邪子忽笑曰此我筆也父因大喜詰其何以不言曰我臨平趙某也因酒後跌死不意是日即生於此初出胞時自見手足身體微小柔弱心雖了了口不能言逮長因自悔失足且念妻子言恐見怪故爾默然父喜其夙慧因自督課十六歲遊庠而其前生妻

子向無恙也錢子欲証前因挐舟往訪其子出迎竟成賓主適見其匆遽詢其故曰先父有舊欠一宗欲往取討而年來覓文契不得故心緒少寧耳錢子嘆曰試往書架某書第幾本內覓之趙子如其言果得前契因大驚異錢亦不告其故而別

馮某父四十始誕子眚目如畫保若拱璧婢抱失手跌死封翁急呼婢奔避自抱入曰吾自跌死婦驚痛撞翁倒者再索婢無有婢歸母家言其故感泣籲天願公早生貴子次年生某傷痕宛然

京師一指揮中歲無嗣其妻欲祈於廟神聽焉涓日齋戒具香燭牲帛以往隣婦見之求少待同往指揮妻



從之乃同懇於神已而隣婦娠得男指揮妻自恨命薄曰我發念求嗣他家娘子趁我去却得子我反無所應語夫將再禱夜夢廟神告曰汝不得子非吾吝與誤也自有故耳婦曰何故神曰彼庸易得子汝夫乃貴顯之職且世業優厚汝夫婦九無隱慝須得一智慧福德者則可吾擬以一僧與汝渠今在五臺山戒行精嚴世臘未盡待積修滿日來汝家作貴人耳婦悚領而覺遂話於指揮明日亦備禮往祝越數載乃得孕生男丰骨不凡稍長多善行人皆愛之訪之五臺神言一一不爽僧死之日即此兒之生辰也後襲職安樂終其身　說圃

山東登州前進士王晉觀察越中家甚裕棟宇巍煥服用侈麗年老被病卒其魂投萊州濰縣生員劉曰瑚家爲子纔下地四顧久之撫膺大哭曰瑚舉家驚怪止一子不忍殺因叩其故曰我本王某托生汝家今貧窶若此奈何隨話前生事甚悉令召其二子一將曰瑚如其言濰去登二百餘里不三日俱到語及家事纖悉不遺其子伏地大慟又命召妾李氏至問牀下埋金五百得毋爲人所竊乎妾言公亡後即取助喪事矣語畢悲不自勝於是二子分產之半授曰瑚家往來如至戚　尊卿贅筆

馮紹曾歷官少司空食貧時與一尼結歡於神前密誓



苟富貴以側室處之後懼物議竟負前約尼畜恨服鹵而死逾年夫人生一子肯堂將薄暮見一少尼踉蹌入內隨覓無所覩而婢報已舉子公憂疑不決欲溺之夫人力爭而止及長悖逆盡奪父橐祖臥病肯堂齋遣兩奴挾之出曰毋死我室也祖憤恚一慟而卒公以白金授妾王氏肯堂往索不與怒詈曰我父尚不敢違我命汝何爲者呼僕去袒服痛捶之攫金去王氏自縊未死適公歸憤甚獨步書齋踟躕半日飲鹵半升腸潰而卒弟及妾訟冤合邑欲截鼓樓一角乃論如律肯堂於獄自殺　尊卿贅筆

前進士曹邱昌辛亥夏季往廣迎贈公柩回籍過楚雄

府一村落間有農家童子年十五臥病在床聞門外車馬聲大呼曰此曹石霞也何故過門不入促父往邀父怪其妄此之府正聞之以語曹曹甚訝復至村中覓之此童大喜留坐敘濶汴論曹會闈硃卷深加嘆賞兼述都中晤語之地一一不爽曹驚曰得非內閣魏老師乎曰然問何以托生於此屢叩不答良久曰我病已劇今將往粵中某縣兒當偕往辦然恐兒少遲趕不上矣曹大駭而別未幾此童卒曹扶櫬至昆明寓西寺亦卒蓴鄉贅筆

鈕秀觚賸云邵士梅自記前生為棲霞處士生四子年六旬餘乃卒值四子皆出獨孫女垂涕送訣一青衣



卒引見冥王語之曰汝後身當復為男登乙榜官至邑宰遂生邵家歷歷皆能憶之既領鄉薦隸籍青州適棲霞廣文缺往攝篆乃尋其故居巷陌門庭無不認識四子竝已物故惟孫女孀居鬓且白矣邵具道其故敘前生及沒時景狀悉符女甚貧悴因解俸金賙之令吳江不三月即解組歸自言冥數如此不可久於官也

新安吳瑤號象星老而能詩貧無子依侍御程梓園先生以居言前世為女即其族叔祖母也叔祖號元朝奉母號元孺人居上山年七十餘一夕孺人忽謂元朝奉曰吾明日巳時當死即託生於浯溪姪君正朝奉為第二子汝無悲幸來覷我可也翌日果無疾而卒元朝奉殯畢即往浯溪探之君正舉第二子矣自是時致遺問及長就學時以果餌貽之羣塾兒見元朝奉來共笑之云汝夫至矣象星亦恍惚如舊識一日象星因市茉莉花至上山元朝奉家入門歷歷如故居登堂入室床榻井灶花木器具皆素物也見其二子不覺戚然而悲歸家惘惘者數月後元朝奉死象星哭而送之如夫婦焉及老言之猶鑿鑿也

大名府小灘鎮鄭監生家於正月初二日舉一子閱三日忽瞪目而語曰予手足何忽小耶予懷慶府濟源縣人姓趙伯父與兄皆監生外舅係孝廉以上年臘



月二十七日無疾而終年止五十六有兩人引至一衙門內過堂同行者十二人復至一處憲體森嚴十一人挨次進去我立於門外俄頃十一人出其隨行之二人曰汝可不過堂矣同至小灘見一大門樓二人曰此可安汝身因儘力一推不覺墮此地回念家中有二女一妻一妾妾受身已九月大約正月間必坐草不知生兒可得延嗣否長女已十八歲擇於正月初九日遣嫁吾死後不知家中若何鄭有族孀往觀之既去兒復咎其母曰何物老嫗竟入吾室以後可辭衆人不必以吾為奇貨恐招尤也述異記

閩僧古木言昔在會稽一頭陀頗樸誠無他過郡紳祁

氏豪富甲一邑每過其家歸必欣羨不已詫嘆累日俄病卒其魂冉冉直至祁室夫人方坐蓐見一僧哭入遂產一子父母極憐愛兒生而不慧善飲啖食兼數人至十五六長大肥白而荏無所解後方飽餐遇亂不能行爲盜所殺尊鄉贅筆

洞庭陳生柔佞善貿易不數年累千金忽染疾伏枕數日蹶起謂妻與弟曰我三人前生俱爲僧共姦一婦而殺其夫手刺之者卽我也今冤將償拘訊期廹我先行汝二人亦不免矣言畢自拔其髮并鬚髯俱盡復取刀割舌又以兩指將眼珠剜出少頃氣絕云云尊鄉贅筆



北橋鎭農民張寧生一子年已二十忽發疹醫藥罔效臨危呼父把臂爲別堅持父臂嚙去肉二寸許瞑目大罵曰我前生爲爾所殺今始得報勿望久活也未幾寧創口潰爛脫落一臂叫號月餘而死尊鄉贅筆

明吳江徐氏女許沈廷訓仲子仲子亡氏方七齡父母議更字氏引刀自刺幸不死常刲股療母疾父亡氏一號而絕又周氏女初生時家人夢徐氏再世及長事祖母孝辛巳大饑荒以白米奉親而自食糠粃勞苦成瘵死江南志徐女詳見七歲

宣府都指揮胡鑰有妻死後八十里外民家產一女生便言我胡指揮取室也可喚吾家人來其家來告胡不信令二僕往女見僕遽呼名言汝輩來何用請主翁來僕返命胡猶不信更命一婢事妾者往婢至女又呼之言生前事令必請主翁來婢歸言之胡乃自往女見胡喜言官人汝來甚好因道前身事胡卽抱女於懷女附耳切切密言舊事胡不覺淚下頓足悲傷與敘委曲女又言家有某物瘞某地胡遂取女歸女益呼諸子諸婦家人一一慰諭從而發地悉得其貨因呼之爲前世娘女言幽冥間事與世所傳無異又言死者須飲迷魂湯我方飲時爲一犬過踣而失湯遂不飲而過是以記憶了了既長胡婦以嫁人女不肯言當從佛法終身不嫁胡不能強既至十六七



胡以事死既而子死家人皆死惟一二婦人在不能活乃強嫁之祝允明語怪

晉沙門法志嘗誦法華有雉巢于菴側翔集座隅若聽受狀如是七年一日忽憔悴志曰汝能聽經必生人道明旦雉殞卽爲瘞之夜夢童子拜曰因聽經得脫羽類今生山前王氏後其家設齋志方入門兒曰我和尚來也志撫之曰汝我雉兒也解衣視腋下有雉毳三莖七歲令入山出家十六落髮以腋有毳因名以翼晉古名氏蓮社高賢傳

北齊稠禪師于并州管幢子未成甚病歎曰生死大分如來未免但恨功德未成耳死後願爲大力長者繼

成此功言終而化至後三十年隋帝過并州見此寺心中渙然記憶有似舊修行處頂禮恭敬無所不為處分并州大興營葺其寺遂成時人謂帝為大力長者云 紀聞 朝野僉載

隋開皇中僧澄空年甫二十誓于晉陽汾西鑄鐵像高七十尺焉鳩集金炭經求用度周二十年物力乃辦于是造報遐邇選日寫像及啟爐其像無成復堅前約再謀鑄造精勤艱苦又二十年事費復備復寫像啟鑄又無成于是呼天求哀叩頭請罪勤勵又二十年功力復集然後選日復寫像焉及期澄空乃身登爐巔百尺懸絕揚聲謂觀者曰吾少發誓願鑄寫大



佛今年八十兩已不成盧費積年如或踵前失吾亦無面見大衆也吾今俟其啟爐欲于金液而捨命焉一以謝僭于諸佛一以表誠于衆善倘大像圓滿後五十年吾當為建重閣耳時觀者萬衆號泣諫止而澄空殊不聽覽俄而金液注射赫耀踴躍澄空揮手辭謝投身如飛鳥而入焉及開爐鐵像莊嚴端妙毫髮皆備自是并州之人因起閣以覆之而佛身洪大功用極廣自非殊力無由而致唐開元初李暠為大原軍節度使出游因仰像歎曰如此好像而為風日所侵痛哉即施錢百萬緡周歲之內而重閣成就今北都謂之平等閣者是也計僧死佛成日至暠正五十年矣則暠也得非澄空之後身歟 集異記 廣記

唐永徽中龍懷寺曇相禪師臨終語弟子會當生廣漢綿竹峯頂王氏七年後汝來見吾其後會造峯頂問扣扉者誰會曰弟子會也得師聲猶昔聲耳遂泰之再歸龍懷寺神異日顯為慧寬禪師俗號聖和尚寬自言十世為大僧著十生記

唐并州石壁釋明度者貞觀末有鴿巢楹孔二雛度每以餘粥就哺之日乘我經力羽翼速成忽一日學飛墜地俱死度為瘞之旬餘夢二小兒曰兒本鴿也今轉生寺東某家矣度往訪求果孿生二子入視之呼曰鴿兒一時廻顧應諾後俱成立 張萬鍾鴿經 檀几叢書



唐洛師惠林寺故光祿卿李憕居第祿山陷東都憕以居守死之子源少時以貴遊子豪侈善歌聞於時及憕死悲憤自誓不仕不娶不食肉居寺中五十餘年寺有僧圓澤富而知音源與之遊甚密促膝交語竟日人莫能測一日相約遊蜀青城峨眉山源欲自荊州泝峽澤欲取長安斜谷路源不可曰吾已絕世事豈可復道京師哉澤默然久之曰行止固不由人遂自荊州路舟次南浦見婦人錦襠負甖而汲者澤望而泣曰吾不欲由此者為是也源驚問之澤曰婦人姓王氏吾當為之子孕三歲矣吾不來故不得乳今既見無可逃者公當以符咒助我速生三日浴兒時

願公臨我以笑爲信後十三年中秋月夜杭州天竺寺外當與公相見源悲悔而爲具沐浴易服至暮澤亡而婦乳三日往視之兒見源果笑具以語王氏出家財葬澤山下源遂不果行反寺中問其徒則旣有治命矣後十三年自洛適吳赴其約至所約聞葛洪川畔有牧童扣牛角而歌之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慙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長存呼問澤公健否答曰李公眞信士然俗緣未盡愼勿相近惟勤修不墮乃復相見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尋已遍却回烟棹上瞿塘遂去不知所之後二年李德裕奏源忠臣子篤孝拜諫議大夫不就竟死寺中年八十東坡集甘澤謠作圓觀宋吳縝新唐書糾謬云李源年七十四而傳以爲八十

唐覺禪師受業藥山陀得法於汾州或云師圓通大士後身也嘗住瑯琊開化寺有五百梵僧寓席不休夏同日而來同日而去江南志

唐釋智威號法華尊者姓蔣氏年十八父母令歸納婿路逢梵僧謂之曰少年欲違昔誓耶因示其五願一願臨終正念二願不墮三途三願人中託生四願童眞出家五願不爲流俗之僧蓋前身爲徐陵聽智者講經親立此願師聞願已卽往國淸投章安爲師浙江志

唐釋弘忍先爲破頭山栽松道者嘗請於四祖信大師曰法可得聞乎祖曰汝已老脫有聞其能廣化耶若再來吾尙可遲汝乃去行水邊見一女子浣衣揖曰寄宿得否女曰我有父兄可往求之曰諾我敢卽行女首肯之遂回策而去女乃周氏子歸而有孕父母大惡逐之已而生一子以爲不祥因棄濁港中明日見泝流而上色相光明大驚遂舉之隨母乞食呼爲無姓兒後遇信大師得法壽七十有四

唐方辯來曹溪請見惠能傳來衣鉢能出示因問工何事曰善塑能令試塑之方辯數日塑就直可七寸曲盡其妙呈能能笑曰汝只解塑性不解佛性能舒手摩方辯頂曰永爲人天福田酬以衣辯取分爲三一披塑像一自留一用椶裹瘞地中誓曰後得此衣乃吾出世住持于此重建殿宇宋嘉祐八年有僧惟先修殿掘地得衣其像在高泉寺祈禱輒應廣東志

華嚴和尙堂食嚴整有弟子夏臘道業高出流輩而性頗褊躁因臥疾不赴一沙彌曾借瓶鉢僧不與懇告再三僧乃借之曰吾愛鉢如命必若有損同殺吾也沙彌捧持兢懼食畢下堂不意磚破蹴倒遂碎之卽至僧所作禮承過僧大叫曰汝殺我也怒罵至甚因病亟而卒爾後和尙講華嚴經沙彌亦在聽會忽聞寺外山谷若風雨聲和尙遂招此沙彌令立已背後

須臾一大虵入寺努目張口漸至講堂升階睥睨和尙以錫杖止之云住遂俛首閉目和尙以錫杖叩其首令囘向三寶與受三歸五戒此虵宛轉而出和尙召亡僧弟子謂曰此虵汝師也修行累年爲臨終惜一鉢破怒此沙彌遂作一蟒適欲殺之若殺之當墮大地獄無出期也賴吾止之與受禁戒今當捨此身矣汝往尋之弟子受命而出虵行所過草木開靡如車路焉行四十五里至深谷間此虵自以首叩石死矣歸白和尙曰此虵今已受生在裴郎中宅作女亦甚聰慧年十八當亡卽却爲男然後出家修道裴郎中寬卽吾門徒汝可入城省問之其女欲生甚艱汝可救之弟子受命入城遇裴請假在宅遂令報云華嚴和尙傳語郎中出見神色甚憂僧問其故云妻欲產已六七日燈燭相守甚危困矣僧曰我能救之令堂門外設牀席僧入焚香擊磬呼和尙者三其夫人安然而產一女後果年十八歲而卒 原化記

宋僧眞容自幼爲觀音寺僧禮佛守戒後卒生於[illegible]山魏伯藤家年十七不能言一日謂其家曰吾生前故觀音寺僧今當復還歸寺尋往僧徒叅見卽知其名隨令取原收舍利古畫次第拜其父祖墳墓乃諢生前事皆不爽衆往謁者誠否皆先知邑令周俊密使一人往觀容先夜令徒一人具茶候於途號爲神僧一日跏趺而化 四川志

宋釋德韶謁淨有悟囘至天台山見智覬遺跡恍如舊居或謂韶卽覬之後身 浙江志

宋釋可宣與南昌尉郭功甫善坐歸宗郡守恚宣不爲禮宣作書寄功甫曰某世緣尙有六年奈州主抑逼當逃公家中夜其妻夢見宣入其寢失聲曰此不是和尙來處功甫撼而問之妻以告呼燈示書相笑不已遂孕及生名曰宣老期年記問如昔三歲白雲端抵其家卽呼曰吾姪來也端曰與和尙相別幾年宣屈指曰四年矣問甚麼處別曰白蓮庄上問以何爲驗宣曰爹爹媽媽明日請和尙齋忽聞車聲端曰外面是甚麼聲宣以手作推車勢端曰過後如何曰平地兩條溝果六週無疾而逝 江西志



宋釋文通慧開封白雲寺僧其師令掌盥盆偶有市鮮者濯於盆文恚擊之死因潛奔華州總持寺久之爲長老蓋三十餘年矣一日忽語其徒曰三十年前公案今日當了衆問故曰日午當自知之遂趺坐以俟時張浚統兵至關中一卒持弓矢至法堂瞪目視文將射之文笑曰老僧相待久矣卒曰素未相面而恚心不可遏卽欲相戕何耶文語以昔故卒遂說偈曰冤冤相報何時了刼刼相纏豈偶然不若與師俱解釋如今立地往西天覩之已立化矣文亦書偈曰三

十三年飄蕩做了幾番模樣誰知今日相逢却是在
前身變障書畢泊然而化關府志作魔障
金釋佛光道悟將遊諸方鄉人求頌有水流須到海鶴
出白雲頭之句至熊耳果遇白雲禪師海公先是人
問海公何不擇法嗣亦有芝蘭秀發系出西秦之語
比師至夜聞空中言來日接郭相公黎明海呼僧令
持香花接我關西弟子寺乃唐郭子儀建既至一言
相契徑付衣鉢或以師前身爲汾陽王云陝西志
元釋壁峯應州祖師院脩道有法力再世生於乾州石
氏生時白光滿室六歲出家智慧異常行脚至雲中
在定中見一山甚秀麗諸佛菩薩行道其中有招禪



師謂曰此五臺山秘魔巖也爾前身修道其中既寤
遂盡知生前事因遊五臺順帝賜號寂照圓明大禪
師大同府志
元釋崇裕住圓通初緣德示寂累青石爲塔語其徒曰
此塔若紅即吾再來暨圓機旻來鎮法席塔果紅色
旻臨終復默記三百年後大興佛事之讖裕入院時
衆夢旻至其塔又瞭然有光自旻至裕適符其數焉
江西志
明清江樟樹通慧寺有遊僧法定死是日鎮劉氏生一
子背上有法定再來四字西江志
明釋法幢李氏黃梅永福鄉人爲四祖寺僧逝後有廣

濟安樂鄉余志王家生子自言吾法幢也識舊物不
爽人呼再來僧仍居前寺
明僧無遐居九峯山嘗至縣詣邊氏家一徒羨其侈麗
曰汝樂之何不遂來後三日徒死邊氏舉子哭不食
乳師往摩其頂曰既來何須哭耶子遂輟哭四川志
明曲靖真峯山一僧功行神異成化間黔國公過宜良
有一人皂冠緋衣迎謁道傍左右不見公問此中有
神祠否對曰有土主廟禱嗣甚靈公尚無嗣乃禱焉
久而無應欲毀之夢告曰嘗有積功累行者生君家
勿以嗣晚爲慮也後內人有娠一日坐廳事見僧人
入俄而不見內報生子已而詢之僧以是日坐化其



子爲繼軒穎敏邃學多所樹立雲南志
僧便聰自五臺還京有老僧寄書題云東京城北尋勃
賀分付僧竊啟視之云度衆僧畢早來苟更强住却
恐造業復封之至京尋訪不見一日五丈河側見一
小兒逐一大豬名勃賀僧問之云屠者趙氏之子能
引羣豬令不亂遂愛婆荷故以名僧試呼其名以書
投之豬遂食其書人立而化徑往五臺訪僧亦化去
矣
輪廻之事正史載羊祜前身爲李氏子若此類見於紀
載者不可勝述聊記古之名人數條於此蔡邕是張
衡後身商芸小說顧總是劉禎玄怪錄邊鎬是謝靈運玉壺清話

嚴武是諸葛武侯(代醉編)韋臯亦是武侯(宣室志)房琯是永禪師(東坡詩序)韓滉是仲由(神仙感遇集)范祖禹是鄧禹(家傳)劉沆是牛僧孺(事文類聚)張方平是瑯琊寺僧(冷齋夜話)東坡是五戒和尚(捫虱新話)史彌遠是覺闍黎(隆山雜志)馮京是五臺僧(孫公談圃)眞西山是草菴和尚(癸辛雜志外集)黄山谷是涪陽誦法華一女子(春渚錄)趙鼎是李德裕宋高宗是錢鏐(坦齋筆衡)王十朋是族叔之師嚴伯威(梅溪文集)王安石是秦王(貴耳集)岳陽王蕭詧是許玄度(詢簡)袁滋是西華坐禪和尚(逸史)至胡濙是天池僧王守仁則入定僧也(天都載)

余因以類彰羊祜自省前身爲李氏之子邊鎬爲謝靈



運後身韋臯既生一月有胡僧造其家見兒若有喜色韋氏問之僧曰此子乃諸葛武侯後身因以武侯字之見宣室志及觀王十朋絕句石橋未到神先到日裏還同夢裏時僧教我名劉道者前身曾寫石橋碑石橋乃天台五百尊羅漢洞口也今世所以聰明所以福德所以不昧本來面目皆前世有以貽之不是大修行僧道便是大有德官員功成行滿道洽政治故有如是滅亦復有如是生彼有靈物托化星辰降誕神道出世爲我等相者應見自性如來豈他人之所能知哉(宋子俞子螢雪叢說)

外安侯世高者安息國王子與大長者共出家學道周旋二十八年云當至廣州值亂有一人逢高唾手拔刀曰眞得汝矣高大笑曰我宿命負對故遠來相償遂殺之有一少年云此遠國異人而能作吾國言受害無難色將是神人乎衆皆駭笑世高神識還生安息國復爲王作子名高安侯年二十復辭王學道十數年將詣會稽過嵇山廟廟神蟒形長數丈世高呼之共語蟒便去世高亦還船有少年上船長跽前受呪願遂不見因謂廣州客曰向少年卽廟神得離惡形矣廟神卽宿大長者子蟒死廟從此神歇(幽明錄)

西番貢舍利云伊國人初生時卽能言前生功果者國王拜爲國師僧人老死能前知死期而以所餘付後



人者國人卽謂眞佛遂合衆同焚從灰燼中得舍利(四川志)

雜隴右百姓劉潛家大富唯有一女初笄美資質繼有求聘者其父未許家養一鸚鵡能言無比此女每日與之言話後能佛經一卷鸚鵡念之或有差誤女必證之每念此經女必焚香忽一日鸚鵡謂女曰開我籠爾自居之我當飛去女怪而問之何此言耶鸚鵡曰爾本與我身同偶託化劉潛之家今須却復本族無怪我言人不識爾我固識爾其女驚白其父母父母遂開籠放鸚鵡飛去曉夕監守其女後三日女無故而死父母驚哭不已方欲葬之其屍忽爲一白鸚

鵲飛去不知所之大唐奇事

明宋氏番禺廣文宋鳴珂之妹三歲即知誦彌陀經極樂國土句珂以為偶然一日有比丘尼至其家聞其熟此句將經語逐句引之應聲如流若夙誦者毋絕乳粥之則食啖以葷物却不入口家始知其具胎戒為再來人八九歲時舉止智慧邑巨族爭聘之已許字嚴姓子及長堅不于歸迺言清淨國中來自當往清淨國中去豈肯為俗塵所染耶惟獨居一室專修淨業

宋景定年間有雲遊僧寓郊外小可室門書專醫婦人難產居數年莫有問者其師至寺怒其以僧而攻此必非戒行久之師子婦難產遍求醫士法官三四十輩連數十日不產師忽憶之急招至胗脉曰所產生男欲便產耶欲三日後產耶師曰正欲便產何言三日後也僧曰便產子生母死母生子死三日後產子母俱全師曰果爾當全其母子僧與丸藥即安如期果產男子師大喜厚賜之明日批銀牌住持光孝寺不願強之居半年升座辭衆曰今往某人家衆視之化矣其人亦當時大仕宦夢僧至云來自光孝寺覺則生子焉夷堅志



行年錄無卷數 禮部尚書曹秀先家藏本

國朝魏方泰撰方泰字日乾號魯峯江西廣昌人康熙癸未進士官至禮部右侍郎翰林院學士是書取古人事跡有年可紀者各以其年編之每一歲為一篇其但有幾十歲字而不得其畸零之數者則各立幾十餘一篇其並無幾十字可考者則分立初生童幼少壯老年四篇而冠以各朝歷及制令附以生辰同生孿生遺腹前後身四篇原本不分卷數亦無目錄次第頗為顛倒如凡例稱冠以各朝歷而此本以前後身為冠知非方泰之舊矣所列儒異兼陳不免稍失於襍又臆所見聞即據其書載入不復究其本源亦稍失之疎畧

# 石樓臆編六卷

〔清〕周綸輯
天津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石樓臆編五卷》提要

石樓臆編序

周子鷹垂爲釜山先生令嗣纫負異才擩染家學年未弱冠摛華掞藻以詞賦名海內既長益窮搜博覽務爲經濟有用之學凡夾漈鄭氏端臨馬氏以及西山眞氏瓊山丘氏諸家之所纂述皆能融液鉤貫得其

指歸於是上考歷代之
制作叅以
本朝之典法分爲六曹合
成一書其間因革損益
瞭如指掌所謂坐而言



作而可行者也夫經濟
之學貴乎洞識時變深
通古今知今而不知古
則繆盭而不經武靈之
騎射鞅斯之文法叔孫

之綿蕞也知古而不知
今則拘滯而不通新莽
之井田房琯之車戰安
石之周禮也周子之爲
是書也去其二蔽兼其



二長斯可以言經濟矣
昔劉歆移書讓太常傳
士謂學者因陋就寡信
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
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

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誠有識之所歎慼也今

皇上削平僭逆六合晏然



方右文稽古思得恢閎博達之儒講求制作潤色隆平周子他日射策甲科抗議巖廊之上挾此以往舉而措之有餘

裕矣然而周子猶欿然不自以爲能事而名之曰臆編臆之者何曰意之也未立乎其位未任乎其事則亦遙而意之



云耳雖然昔諸葛武鄉未出南陽而天下大局了然胸中范希文未第時即以天下爲己任所謂閉戸造車出而合轍

周子以爲一人之意而
不知卽深合乎古人之
意亦深合乎當今
聖君賢相之意者也而僅
謂之臆者此周子之所

以自名其書也
康熙癸亥十月之朔會
稽年家弟曾超拜題

序

往者讀典彙一書作而歎曰噫
儒者稽古之功當如是夫讀治
平一書作而歎曰噫儒者通今
之學當如是夫雖然此猶往者

之見也其在于今則兩書皆有
不然者何也偏也專家也
今皇帝御極誕敷文教崇實黜浮
詔天下經生家非博通時務者
不錄凡操觚者莫不修然自以

爲知時務卬之其于國計民生
銓政吏治兵刑禮樂錢穀漕務
郵傳屯田水利律曆諸大事或
因或革或損益變通蓋莁如也
顧時務不考之古則無徵而不



縱觀乎今則不達兩者並重而
臨文之際分編考驗未免顧此
失彼鮮有能貫者舍乎周子膺
甄石樓一編爲能折衷而一貫
乎周子擅英絕之姿富三才之

學淹洽經史博綜纂今獵之欲
其富也周子曰未也懼其龐而
寡要也考之欲其詳也周子曰
未也懼其紛而無緒也晰之欲
其辨也周子曰未也懼其歧而



弗融也會之欲其簡也周子曰
未也懼其畧而多漏也富矣而
不龐詳矣而不紛辨矣而勿歧
簡矣而勿畧博而核練要而有
則故以前數十朝之所著合之

今皇帝御極以來之所載而不見前數十朝之緐卽以

今皇帝御極以來之所載合之前數十朝之所著而不見今茲之簡苟非宏裁卓識有大過人者而能若是乎以視往者典彙治平兩書爲何如哉其曰臆編者何也猶曰取諸胸中而措之簡編也云爾心藪也腹笥也周子之爲是編也當不在削梨剞棗



之末也我有以觀其深矣

康熙六年丁未季春五日同學

弟盧元昌頓首題

石樓臆編凡例

一今上定制於爲國爲民之策論表判中出題考試究心經世者當出其積學定識以不負所知願熟悉性轍必參合時務廣上下古今得失瞭如

一世祖御寓百度文明體國經野美不勝述以筆去八股出自今上睿裁故所載時務以康熙元年爲始

一今上聖德大業日新月盛經生愚悃偶志一書開有述肯綮猶坐井觀天所見尠矣然帝典王謨僅即都俞吁咈自可垂耀千古

一名公鉅卿封章所載多從鈔畧美言可市槩若貫珠以分類成文使一字一義開卷輒得

一名公卿章奏銜諱並書者君前臣名之義其或闕焉蓋從傳寫



一是編始事者癸卯之九月前爲篋中物此與舍弟十經一鈔本不敢示人也今無分筆研矣猝就剞劂挂一漏萬諒爲周人之璞夫復何言

康熙丙午嘉平月周綸謹識

石樓臆編目次

是編發坊於丙午冬月隨
遭鬱攸今經
鉅公欣賞趣付剞劂誠濟
世之津梁揣摩之蓍鑑也
有目寶之　書林白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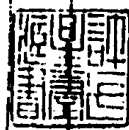




石樓臆編

雲間周　綸廣垂輯

天官門

用人

設官分職量才置吏此本於理人而務安之也官得其人而天下自理古者取人必先採鄉曲之譽然後辟于州郡州郡有聲然後辟於五府才著五府然後升之天朝用一人所擇者甚悉擢一士所歷者甚深孔子曰譬有美錦不可使人學製此明用人不可不審擇也古者懸爵待士惟有才者得之若任以無才則有才之路塞賢人君子所以遁跡銷聲常懷嘆恨者也韋嗣立論職官多濫疏

名臣賢輔出於儒學者十常八九方今取士之失患在貴吏事而賤文章歐陽修論館閣取士

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宜鑒嗇夫捷急之對深思絳侯木訥之功其二千石視事雖久而為吏民所便安者宜增秩重賞勿妄遷徙韋彪論選舉

選秋疏

若用之既盡然後可以言乏才試之不效然後可以言難知唐之德宗非不愛惜名器由其責人太密授任至難至于東省閉几累月南臺止一御史故陸贄以爲太精而失士 呂公著論選任之際務存公坦疏

貞觀中上以僕射當洞開耳目訪賢才爲弘益

漢代求才猶徵百行閭里推高然後爲府寺所辟晉宋之後秖重門資



古之仕者不出鄉里今則有奔走南北之勞古之仕者常處其職今則有罷官待次之費自非貪吏及素有經產則其祿已常若不足朝廷之恩愈薄而臣下之節益壞 呂公著請乞致仕官給四分俸錢

唐武德中外官無祿貞觀二年制有上考者乃給祿其後乃遂定給俸之制

宋朝兼官則有兼祿亦優厚君子之道

甯戚見桓公公悅將任之羣臣爭之曰客衛人不若使人問之桓公曰問之恐其有小惡以其小惡忘人之大美此人主所以失天下之士也

漢靈帝開西邸賣官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西園立庫貯之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

唐德宗幸梁州有百姓進瓜果欲與散試官陸贄曰突鋒鏑而竭筋力者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彼以進瓜果而獲官是國家以吾軀命同瓜果矣



宋孝宗詔曰鬻爵非古制也理財有道均節財用足矣

漢順帝陽嘉二年以災異徵安丘郎顗詣公車策問之顗對言賢德不用厥罰常陰賢者化之本雲者雨之具得賢而不用猶久陰而不雨

康熙三年五月吏部疏曰查得順治十五年四月內遵奉

上諭二甲三甲進士俱授外官着永著爲例又十六年十月內奉有進士初授知州品級太遽俱

旨以推官知縣用永著爲例之

康熙四年六月吏部等衙門疏曰會查得吏部職掌内開成化年間題准舉人每遇會試後揀選年貌器度相應者考試選府同知知州通判推官知縣又嘉靖十年揀選賢能立心爲國者一體炤例選科道並部屬用及至順治八年以前不拘科分遠近會試下第願赴部揀選者考其文義以通判推官知縣用又順治九年七月



内覆御史王條奏嗣後揀選舉人酌以會試三科爲限又順治十五年五月議遠省舉人酌議仍舊其餘直隸近省舉人會試五科方准考試外其舉人未經一次會試之先無授官職之例今會試未中願出仕者不論科分考其文義上卷以府衛都司塩運司教授用次卷以州學正縣教諭用可也奉

旨舉人内願出仕的即一次以至十次考試及一次未經考試的不必論其考試多寡炤部議准

職銜考試分別錄用

康熙五年七月禮部疏曰相應將奉

旨後舉人已經授教職者不准其會試其考定職銜候選者因未授職仍應准其會試可也奉

旨依議

康熙三年閏六月吏部疏曰本年六月初二日奉

上諭未考職銜舉貢監生一概停止内有不合處爾部再查請



旨具奏欽此該臣等會議得廪生挨年分考取歲貢等貢生仍炤前停止外查先經停止貢生等内恩貢拔貢准貢監生在監期滿咨部候

命下之日准其考定職銜候選奉

旨依議

康熙二年三月吏部疏曰奉

上諭自古用人視其才品錄用原未限定資格今見爾部將各官俱限定資格由吏員出身者不升正印該臣等查得科甲貢生原爲正途自科

臣魏大善條奏臣部覆准將生員與舉人貢生
一體升轉正印其吏員與例監准貢歷來不升
正印今應將由吏員例監准貢出身者俱照生
員例准升正印可也奉
旨納銀授官于理不合以後吏員年滿果係勤勞
無過者准其考職免納銀作何考授仍詳議具
奏吏部疏曰該臣等議得吏員五年役滿果係
勤勞無過者各衙門咨送臣部收考試以文藝
二道分爲五等一等者授以正九品考期定于



每年八月在內五年役滿書辦及在外三考九
年役滿吏員凡各衙門起送文內註有服役年
滿勤勞無過者准其收考
康熙三年三月戶部疏招民百名送至遼陽者
奏
旨不論文義優劣俱知縣用
康熙二年四月吏部疏曰准貢例監吏員升轉
正印則投誠各佐貳官相應亦照此升轉正印
可也奉
旨依議
康熙三年五月奉
旨這投誠官員內有通曉文義願以文職効用者
該地方督撫察明具題之後酌量以文職用
康熙四年九月吏部疏曰查得左都御史郝惟
訥條奏雖新例被叅各官先已解任今後除犯
不枉法及因公懸坐贓非入已者仍照前引免
其眞正枉法害民贓證確然審實定罪者雖在
赦前止免其應擬之罪或止准以原官解任部



議照原品解任永不敘用奉
旨依議
康熙四年三月吏部疏曰凡文官先經緣事因
其事革職後又有別事發覺者前既已革職應
停止交與刑部照民例議罪奉
旨依議
湖廣道御史李之芳疏曰戶部見行事例休致
官員任內經征錢粮自未完一分罰銀二百兩
遞至未完十分罰銀二千兩臣愚見所及竊謂

未完與侵欺不同侵欺係入已之贓未完係民欠之數況休致與革職不同革職係有罪處分之官任內經征錢粮即有十分不完刑部議處不過杖一百折贖銀三十五兩吏部疏曰凡官員如病故桀不議處以後此等休致官員因拖欠錢粮追銀之間有病故者應免其追銀奉
旨依議

康熙四年十一月吏部等衙門疏留任事多難行等事奉
旨老病官員未完等案不必勒限及照分數追銀着即革職爲民



## 文武

漢與官制多仍秦舊初置一相國御史大夫副之而太尉主南北軍孝惠呂后時置左右相奪太尉權昇諸呂亂作丞相平太尉勃協計誅之則將相和之力也霍光以受遺輔政丞相獨建空名於上而事皆決於大將軍矣

文武不分則官不冗而自魏晋以來始分矣昔之能爲武者分不能爲文者也　葉適官法中論設官疏



孝明帝時張仲瑀上封事求銓削選格排抑武人不使與清品於是誼謗盈路羽林虎賁作亂殺仲瑀

宋理宗以余玠爲四川制置使玠入對有言方今指即戎之士爲粗人斥爲噲伍願陛下視文武之士爲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則必至於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

康熙四年六月兵部督捕理事官郭廷祚疏曰
國家任人圖治不外文武兩途自古盛世揆文

奮武必相資爲用我
世祖章皇帝定制以來文武並重而事權宜一故
令文統乎武
山西總督白秉貞疏曰文武分途各不相統奉
行已久其間有隔礙難行者文武同在地方一
切逃人盜賊城守封疆諸事惟其互相察核所
以不敢怠荒今不得統轄遇有盜賊生發文曰
緝捕應歸武將武曰地方屬在文官始猶推諉
終成欺飾誤事逸賊往往有之即如兵餉一節
皇上申嚴扣尅今餉銀止令將弁給散倘有侵尅
之弊難以稽查又如邊墻一節各道均有責成
今既不相節制文移往來未免膜視勢均力敵
督責難施



銓政

周官九命漢自中二千石至百石凡十六等後
漢自中二千石至斗石凡十三等魏始有九品
之制晉宋齊因之至梁分爲十八班班多爲貴
陳因之後魏制九品分正從隋唐以來因之宇
文周又以九命分正從
漢官制有爵有職官又有加官官吏多久任惟
邊吏三歲一更均勞逸焉
北魏員少應選者多吏部尚書李部銓注不行
大致怨嗟以崔亮爲之人無賢愚以停解月日
爲斷魏之失才實由亮始薛琡言義均行廢文
若貫魚執簿呼名一吏足矣何謂銓衡隋文盡
有天下不欲權分州郡內外一命畢歸吏部以
俄頃之周旋定才行之優劣故辨論之方止於
書判
開元中天子自撰唐典判定職次六部之設迄
於今倣焉而議者頗譏其繁複莫省
漢光武建武時廢縣門吏率十署一魏太和

時分遣使者省吏員晉太元省官七百隋開皇廢郡五百員貞觀初省內官六百員神龍中官紀蕩然選者既無闕員則置員外官二千人杜佑

論省官議

唐太宗曰官在得人不在員多省內外官定制爲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才足矣高宗而後日增歲益開元末至一萬七千餘員李吉甫謂自漢至隋設官之多無如唐者請敕有司詳定省吏員併州縣



肅代兵興舉選濫而銓弊沈既濟言今選曹之法乃在書判言辭之間就令執此無失猶乖得人況耳目聰明又有所不及前代選用皆州府察舉至於魏齊多由請托其時議以爲外濫不若內收於是罷州府之權歸之吏部今吏部之弊極矣請五品以上及羣司長官宰臣進敘吏兵部參議六品而下及參佐之屬聽牧守選之其辟用非公則吏兵二部得察而劾之

唐黔中嶺南閩中州縣官不由吏部委都督選擇凡居官以年爲考六品以下四考爲滿

陸贄曰謹按命秩有職事官焉散官焉勳官焉爵號焉然其掌務而受俸惟職事之一官其勳散爵號假虛名以佐實利

李泌請復所減州縣官德宗曰置吏以爲人也今戶口減於承平之時三分之二而吏員更增可乎對曰所減皆有職事而冗官不減此所以爲未當也

宋初官號名秩皆仍唐舊其時即所涖爲職司



百司庶府皆得以其職自達中書樞密院三省六曹二十四司互以它官典領其正官特以寓祿秩位著非别敕不治本司事惟內侍省閤門省四方館署有職掌他無所典署故以差遣要劇爲貴而階勳爵邑無能重輕名實混殽神宗覽唐六典慨然欲酌古今之宜置局中書考故實釐定制諸省臺寺監各還其職司會明堂禮成詔以新制遷敘尚書新省成上親臨幸召六曹長貳而下詢職事申敕而異時試擬判知差

選之弊廓然矣
秦漢之做法厲天下豪傑由刀筆選而至三公
今幸已甄別流品士大夫不習國家臺省故事
一旦身居其位見侮於吏今何不使新進士及
士子之應仕者更迭爲之三考而滿常調則出
官州縣士人顧惜終身畏法尚義吏曹清則庶
務舉京師紀綱之首吏曹淸則諸司州縣之吏
蘊亦必少異於今日 葉適論吏胥
太祖太宗朝仕者或有功勞民譽則拔任其人

人莫不勸然以孤遠守常之人湮沉不遷者有
之眞宗設三年磨勘法然後孤遠守常之人與
夫權要圖進之士無異也日月既久漸以成俗
雖有長才異能出衆人者有小過累未可遷也
但能於人無忤者數月必遷此三年一遷之法
今爲大弊 宋蔡襄去冗策
宋曾鞏經費言景德官一萬餘員治平中增至
二萬四千員
洪武永樂時銓選簡隸吏部宣德正統以來始
有大臣舉保之例行之既久奔競成風
晁錯議貴粟詔民入粟邊以差次拜爵而吏道
雜矣
唐自天寶末安祿山反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
官爵賞功大將軍告身一通僅易一醉至有朝
士僮僕衣金紫而執賤役者五代唐莊宗以伶
人爲刺史
康熙三年五月奉
上諭諭吏部向來所定部院衙門滿洲蒙古漢軍

官員品級升轉與漢官不同滿洲蒙古官員無
向外升轉之例故其品級稍優今漢軍官員既
與漢官一體向外升轉其品級升轉理應與漢
官畫一爾部即酌議妥確具奏
康熙二年五月吏科給事中于可托疏曰臣見
寄憑之法其弊百端諸如死者授生者之銜進
士除舉人之官以及革職復選月名頂充或人
居數千里而選缺又去數千里發憑必到原籍
然後領憑再赴任所地方經年關官再或丁憂

事故徃來更務則闕官當不止經年耶云候選
各官若有事故令該督撫隨時報部以應扣選
係無報文亦去而選憑即來者乎迨繳憑更選
又遲延數月矣近閱兵部覆臣同官柯武榜選
法參差一疏奉
旨武官職任緊要居家候選懸空遲久着照舊投
供于雙月二十五日選授况候憑一節不過防
其賄嘗規避今在京者照舊領憑詎不慮其賄
營且科道已同看掣簽雖至愚亦不敢向廣衆



之地而作奸也若謂恐其捐貸滋貪寄憑以前
未聞天下皆貪寄憑以後未聞天下皆廉請俟
令人文到部投供但于投供之中仍照科貢榜
案爲次序則榜案在後者必不肯早赴守候應
隨到隨選朝聞命而夕就道地方無懸空之患
職業無曠廢之憂吏部疏曰查向來選法原係
投供點卯親自領憑赴任順治十八年七月內
科臣張松齡條陳故爲在籍候選奉
旨着照于可托所奏行

康熙三年四月吏部疏曰大選急選推升官員
俱着一同簽補該臣等議得凡初授官員至候
補大小官員應停其各項選授之期俱合爲一
處遇每雙月二十五日掣簽但推升大小各官
若與初選官員及候補官員一同選補寔屬煩
多其考語俸次銓補不便合爲一處掣簽應將
推升官員停其各項補授之期俱于每單月二
十五日掣簽有所出相宜之缺若干候補之人
少于初授之人應停其分別年分照人文到部



點卯盡行擬出其初授之人項煩人多應停分
別進士舉人貢生吏員每行擬取數人按考定
年分將本年內次序在前點卯之人若干盡行
擬出與點卯候補之人總歸一處論擬出之人
封定缺簽空簽入簽筒內簽補在京候補員缺
郎中以下在外候補員缺布政使以下各官俱
于每雙月二十五日補授內郎中下外布政下
應停其各項各升補之期應于每單月二十五
日升授各部郎中除改授科道外原遇在外僉

事道與知府員缺並出升補道府之缺不並出
郎中不升補將內外應升官員升補今仍照舊
例各大選等官之缺于雙月二十一日截于二
十五日仍照前例在
天安門外同科道官簽補推升官員之缺于單月
二十一日截于二十五日仍照前例在臣部同
科道簽補
康熙四年正月和碩康親王疏曰奉
上諭諭吏部向以選官寄憑多有事故恐或貽誤



地方故今其赴京點卯簽選近聞將直省候補
及考定職銜官員俱令至京其年分在前者尚
得簽選年分在後者守候無期今除奉
旨特陞即用者不議外一切候選官員應酌量一
年所出缺之多少應截留者留京候選之期尚
遠聽其回籍俟選期將近行咨曉諭令其到京
該臣等公同會議得直隸各省候補及初選官
員俱赴京毎單月令投供點卯年分在前者得
掣簽補授年分在後者離家守候無期實係勞
苦除奉
旨特陞即用者不議外其大小選授各官俱量各
本項之缺將應留之人聽吏部議奏其餘俱令
各回原籍俟選授將完之日吏部預先行咨該
地方總督廵撫將年分在前之人令其赴京選
補奉
旨依議
吏部疏曰臣部見行之例候補之人不論年分
有人若干俱提出與初授年分在前之人合爲



一處簽選不便照缺之多寡截去若伊等內有
情愿回籍者聽回原籍將來京供卯到部者簽
補可也奉
旨滿洲官員已經着將考滿陪過俱停止但照俸
次用理應將滿漢俱着畫一摞奏議將掣過簽
簽之人存留不合此等之人俱着停止今除奉
旨先用者但凡缺出着止照年分在前之人于
其內令掣簽補授
康熙四年七月掌陝西[illegible]田六善疏曰吏部

酌量截留一年人數計截留官員常有三四年等候不止也吏部按月黙卯選官不敢少離貲斧艱難萬難久待既已按年截留宜令挨掣實簽臨選兩日前止須一供如遇有缺應選挨次不到題明議處名次已定既可絕規避之端不到處分誹肯誤功名之路在吏部按冊而序除授不慮乏人在選官各揣其期窮途可免困苦即于按年截留之例無不便者至于急選降補等官定例隨到隨掣空簽後來赴部者其數政



自無窮先掣空簽者未必盡皆得補以此計之將有經年陪掣空簽而究竟不得一缺者矣亦宜截任挨次實選部議奉

旨這按缺截留初授各官將年分在前者如留二十人者着十人留百人者着五十人折半截留候選其候補官員赴部投文改補者亦照次序在前者先選不必每月黙卯如有丁憂事故患病亡故者令其預先取甘結報部

吏部疏曰其初選之官今既不黙卯恐有詐冒規避應將初授各官于单月初一日令親身赴部投遞互結以便稽查至候補裁缺改補丁憂服滿降調并革職還職降級還級各官即不黙卯其投文遲誤恐有觀望之弊以後投文到部俱隔一選簽補以杜規避此候補官員原給有該地方印結不必另取互結但臨補選時照文到先後挨次簽補俱不掣空簽其投文時務令親身到部投文如人先到而文不到或文到而人不到俱行扣選以上選補各項官員前一日於照例出序令各官齊集過堂掣簽如互結之



後臨期患病具結俱不准行奉

旨依議

康熙五年二月禮科粘疏曰併者急選行于单月推升大選行于雙月其所出之缺有大選得八推升得二之例蓋以大選之人加倍於推升而急選之人有開復還職丁憂起復降補之多故亦隨到隨選乃今单月所出之缺歸之推升一項雙月所出之缺歸之急選大選兩項則是

人數少者偏得其缺數之多人數多者偏得其
缺數之少
康熙五年三月吏部等衙門疏議得相應仍照
往例大選推升行於雙月急選行於单月其京
堂等官應照現行事例按所出之缺補授其餘
在京別項各官在外方面等官今應改於雙月
內推升单月急選奉
旨依議
康熙五年六月吏部疏議得御史劉疏稱凡內



外各官皆較俸升轉又於較俸之中特設一不
論俸滿即升之法以待查解逃人并能完舊欠
者但推升每年止六次每次不過數缺是徒設
一較俸升轉之法實無一較俸得升之人奉
旨每年六次推升官員即升者着推四次俸升者
着推二次吏部又定每年六次俸深之官其一
次題定十二月其一次定八月
康熙五年四月吏科顧疏曰部司之弊莫大於
壓缺或留美缺以待人或壓惡缺以規避其中

關竅全在議覆之遲速揑故之駁查
康熙五年六月掌京畿道顧疏稱京官與外官
例不較俸亟宜變通升轉以疏壅滞自康熙元
年舉行考滿每推升之時京官與外官有等第
相同者較俸升轉今考滿久奉停升而內外較
俸未更即如內院中書固得論次升轉主事而
中行評博由推知歷俸多年者仍與推知一體
較俸於理未當
康熙二年二月吏科左給事中雷一龍疏曰吏



部每月大選急選臣科滿漢官公同河南道封
簽掣簽已經奉
旨遵行近憲臣曹國柄敬佐銓政一疏內稱推升
官員比照選例一體用科道官眼同簽補等語
如每月推升各官正推與陪推有與服俸與遲
俸不同即如考滿曾否稱職加級紀錄爲次不
論俸滿即升停升開復解任還職等項若無前
後資序清册恐其間牽混隱漏啓將詭誘在部
司詳查造送則易爲力臣科無册詳查一有差

錯則臨時與部司辯論是非不已晚乎
康熙四年六月吏科給事中碩穆科疏曰舊例
每遇逝期科道官赴部同議但一切資俸功過
文冊俱貯部司一時何能盡行檢閱酌奪不過
就部司開載者按冊較正而已若一時失察同
掛吏議惟有請勅吏部將內外大小官員從前
歷年功過資俸及裁缺丁憂還職等官並進士
舉貢監生吏員各案挨供榜案文冊炤依部式
一一清造送科備查以後凡遇各官彈薦章疏



一經奉
旨處分臣科逐日畢錄存案其未具題止
達部處分者請勅行各該督撫于咨到之日并
移臣科註冊則次序皎如庶不致臨時茫然奉
旨着炤科臣奏請將文冊仍由爾部全行抄寫給
與
康熙二年十二月吏部疏曰該臣等議得凡地
方任內失事各官該督撫未題參之先升轉者
仍照錢粮未完官撤回原任照例處分緝賊候

賊犯全獲之日開復其署事官任內失事者署
官不久在任應照離任官例罰俸一年
康熙四年正月吏部等衙門疏曰奉
旨向來地方官緝賊未獲錢粮未完者如有裁缺
患病丁憂等事止議罰俸今其離任其未完事
件責成接管官員管理臣等會議得凡官員任
內錢粮未完失事未緝若裁缺患病丁憂一案
罰俸一年二案罰俸二年等奉
旨以後裁缺患病離任官員一案着降一級二案



着降二級其丁憂等官如有緝賊及錢粮未完
事情仍留原任候案結離任丁憂官員因別案
革職降調者一案着降一級二案着降二級
康熙四年四月吏部疏曰議得山東巡撫周有
德條奏查見行事例凡官員因錢粮未完一經
參革其缺即行銓補如參革之後能在任全完
者准復職赴部改補今撫臣周有德疏稱將未
離任全完之官許令該撫題明仍留原任如有
新官撤回另補相應如其所請新官未到之先

在任全完者令該撫隨即題明仍留原任其新
補之官撤回另補可也奉
旨依議
吏部疏曰議得凡官員升任後如有錢粮未完
等事題參者新任員缺另補應升之官將本官
撤回勒限一年令其將未完事件完結如限內
不完該督撫查明題參照原任降三級調用盜
賊原無蹤跡難以防拏不便與錢粮一體如不
勒限緝拏恐有借稱緝拏留戀原任地方亦未



可知凡官員升任後如有被盜緝賊越獄之事
題參者將本官撤回勒限二年督緝如限內緝
拏不完該督撫查明題參照原任降三級調用
其撤回官員如限內錢粮全完盜賊全獲者本
官既係升任之官照伊原任之次補用其撤回
官員之缺先補之官撤回另行選補可也奉
旨依議

考滿

丘濬言九載黜陟始於唐虞後世任人雖西漢
爲最久黃霸在潁川至於八年
明制官皆三年一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中有
善政著聞者即行旌異之典其秩滿者則又增
秩加官仍其舊任胡端敏奏議曰藩臬守令久
任而責成功弘治以前皆然也今則遷徙不常
矣進士爲知縣者亦唯三年即擢中簡朝覲科
場奔走曠廢



漢章帝詔曰安靜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月
計有餘順帝時左雄疏曰用賢之道必在考黜
吏數變則下不安業守相長吏有顯效者可就
增秩勿移徙
今省府之重擇人宜精任人宜久夫世之君子
苟有志於天下而欲爲長遠計者則其效不可
以朝夕見朝廷旣以汲汲而求之而其人又莫
不汲汲而求去夫胥吏者皆老於其官長子孫
於其中以汲汲求去之人御長子孫之吏胡觀

如客主之勢宜奸弊不可得而去也古之用人者知其久勞於位則時有以賜予勸奬之以厲其心不聞驟遷以奪成效 蘇軾事任使策

蘇轍曰英宗之初三載考績增以四歲

王安石曰在位者數徙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其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於著

康熙元年七月吏部等衙門疏曰奉

上諭吏部都察院內外大小官員以後貪酷罷者及不能稱職者在外督撫不時糾劾在內各衙



門堂官及科道糾察其京察大計應行停止俱着三年考滿該臣等會議得以後內外大小官員除議處罰俸逞歷俸三年已滿者考滿在內責成各部院衙門堂官在外責成各督撫矢公矢慎據實考覈滿漢三品衙門堂官以上及在外二品以上督撫俱各自陳其勸懲應候

上裁其在京滿漢四品僉都御史及卿以下在外僉都御史銜之巡撫及布政司以下各官應列五等考滿考語一等者加一級二等者紀錄一次此紀錄後有緣事降級者抵銷降一級辦事平常者仍留原任不及者降一級調用不稱職者革職後遇缺陞轉照考語次序一等者先用其筆帖式等以官職補用今亦應三年考滿但筆帖式見不係職官各色其考滿不必具題俟各部衙門註考語送部院後臣部再加考核註册奏

旨依議

康熙二年四月吏部等衙門疏曰臣等會議得



科臣薛奮生疏稱部院大臣等有降罰者必待三年復級之后始計俸考滿或降或罰新舊牽連終無應考之期其降級留任者固不必待其復級而罰俸罰止累勤威勸者亦不必扣除月日但計歷任三年即令據實自陳上聽

睿裁去留推此以至庶僚亦俱一體通行應如科臣所請奏

旨依議

康熙三年正月工科給事中吳國龍疏曰竊惟

外官考滿固有優劣之分而優考相同猶有難易之別今天下州縣分有四項有荒殘有衝疲有充實有簡易四項之中有司之賢否難易判如天淵伏乞

天語申飭先考滿冊內事跡考語必須開註四項若四項之中各有優等則荒殘與衝疲兼者先陞荒殘者次之衝疲者又次之充實與簡易者居後吏部等衙門疏曰查科臣吳國龍所議應如所請其陞遷原止照考滿優等俸次陞遷此



款無容置議奉

旨依議

康熙三年四月奉

旨據近日內外文武各官考滿一等二等者甚多豈無一才力不及不稱職者此後各部院直隸各省文武官員考滿將三年之內某官所辦某事奏

旨改正者某事駁行者某事處分者某事察明部院尚書侍郎各省總督巡撫提督將某官賢能稱職應爲一等二等保奏若考過一等二等官員非係賢能及不稱職事發者將考核時具保之官一并治罪

康熙三年十一月吏部等衙門疏曰奉

上諭諭吏部兵部都察院近見考滿內外各衙門具奏吏部等衙門又行復題以致事多煩冗賢否甚難甄別內外大小文武各官除今年已經考滿外其餘未經考滿內外文武大小各官俱着于康熙三年彙考其到任未及三月者不必



考以後自道考過年分三年一次彙考向來考滿自陳等官仍照舊例自行陳奏候旨定奪至于司屬漢官定例升授時如無考滿之人論俸深者升授既無壅滞又于一年一次考核無益以後一年考核着停止該臣部院會議得先考滿在京內大小官員督撫三年及在外知府以下以至微官腹俸三年邊俸二年半任滿考滿司道官腹俸二年邊俸年半考滿內外大小武職各官三年任滿考滿今以後俱應遵

旨三年一次彙齊考滿今奉
上諭内外文武各官俱着于康熙三年彙考但地
方遠近不同今年内不能到齊在内官員應于
康熙四年正月二十日考起在外官員于四月
内考起
康熙四年正月掌山西道御史季振宜疏曰使
大小諸臣之陞轉果盡憑考滿之殿最而爭進
速猶可言也但目前大學士吏部尚書悉是拔
補之官其于考滿固全無關涉而學士京卿偶



逢缺出按品級以升補未嘗必待其考滿即署
升授或内而科道或外而道府亦未嘗定以優
等者當在内次等者當在外也是考滿之法寔
無益于銓序激勸有如此致望
皇上獨斷立停考滿
和碩顯親王疏曰以後内外文武各官三年考
滿應行停止論俸升轉其自陳考滿各官亦應
停考奉
旨依議

康熙四年四月都察院左都御史郝惟訥疏
奉
上諭停無益之考滿自康熙四年起從今以後六
年内外各官俱行考察查得舊例考察京官原
係六年一次考察外文官原係三年一次考察
京外武官原係五年一次
康熙五年正月和碩康親王等議得臺臣蕭係
奏今將文武各官考察年分改于康熙元年起
仍爲六年于康熙七年考察京官三月内外官



八月内考察奉
旨依議

## 部院

尚書非周官也秦寄國事於丞相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曰尚書通章奏漢宰相御史大夫不可至內庭遂因之武帝晚年晏遊不出又用宦者主中書爲中書謁者令以典尚書章奏天下事盡歸中書至末年霍光以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裁斷萬幾兼馭官禁而九卿將軍守相所咨白不之丞相而之大將軍成帝置尚書四曹後益爲五然不過一大將軍掾屬光武不以



政委三公天下章疏皆尚書與人主參決乃下三府此宰夫之職在西漢則分爲尚書中書迭相輕重在東漢則有尚書無中書魏分尚書五晉分爲六魏晉則中書爲重尚書爲輕宋齊輙重頗均梁陳則政入中書隋唐兩省並立遂爲宰相元制中書省丞相平章左右丞參政而吏戶禮兵刑工六尚書率屬分職洪武初隸中書省仍元舊獨戶部事煩設三四科尚書丞相胡惟庸誅分其職於部分五大都督府而攝其樞要於兵部益隱然周世六官之美特冢宰不制國用司徒不掌邦教小异耳建文歸重左班進尚書正一品欲以賜五都督上至文皇從洪武舊弘正以還內閣日益重尚書日益輕分宜江陵之時殆難言矣

都察院古御史府也自周官御史掌贊書授法令秦人因之漢益重置大夫貳丞相於萬幾無不參攝丞相闕以次遷代當御史大夫有中丞二在內掌蘭臺秘受公卿奏事外則督部刺史



察舉非法後魏以至比齊改中丞爲中尉李彪崔暹之類糾按貴戚威行朝省瑯琊帝子之尊尚假赤棒之威以自張開元之際御史臺大夫雖卑大夫而雄峻過之有遷入相者宋初有中丞不並設其職俱以振綱紀察奸弊中丞秩丞而無大夫其屬有侍御史監察裏行知雜之類至元尤重其任故明左右大夫湯和鄧愈數膺斧鉞寄外出而中丞劉基章溢理臺事洪武十四年御史臺改爲都察院僅正七品有御史

而無都御史後定設左右都御史正二品左右副都御史正三品左右僉都御史正四品職糾劾官邪申辨冤抑所屬御史分十三道巡按以至他公委出則奏請還則考績然相得糾察其以左右都御史而下總督提督參贊撫各鎮者初自本院出曰公差事或得代則回理院事其後不勝多則往往自部佐卿寺籓臬遷轉亦不復歸院

康熙四年三月湖廣道御史蕭震疏曰朝廷政



事皆統于六曹按舊例各部司官俱由本衙門升藩臬使之熟習本部事務由主事員外而後居郎中掌印之任今自六部互升之例行往往有錢穀方熟而即移刑名之地有律例始諳而旋推兵馬之司者在勤敏者甫任之初尚在頭緒茫然而況人才難得

吏部疏曰查六部事務俱各不一各部漢司官互相升轉此部事務方練忽而轉務別部其升任官于所升部內之事不得即知至員缺所補之官又爲生手以後其部漢郎中缺出將本部員外郎內論俸升轉員外郎缺出將本部主事內論俸升轉主事缺出方將別項應升官員升授奏

旨依議

康熙元年十月吏科都給事中花上疏曰辦事但中見內外事宜一次具題一次題覆即可完結屢因原疏含糊以致部覆多駁行查往返動需數月情弊因以日滋如地方失事也但見混



開塘報而不詳汛守之職名如欽件遲誤也但有題參而不開料理月日如錢糧侵挪也但見欠數煩多而不明斷經征接管必待該部查駁乃始一一奏覆督撫身在地方所司何事前疏蒙混直至查駁乃明

工科右給事中吳國龍疏曰各部事務除凡正抄宜一部單題外又有外抄則宜會同公覆矣現今考滿一事吏部同都察院一本刑名一事三法司亦共一本此法可倣而行也如錢糧一

案戶工各該部會同吏部公覆欠者處分完者
開復則錢糧數目官員功罪一本可結以免錯
誤察駁之煩矣按誠一案吏部會同兵部公覆
吏部議文職兵部議武官一本可結以免彼此
岐視之端矣盜賊一案吏部會同兵部公覆失
事者處分已獲者開復則文武官員一本可結
以免一事異議之誤矣議安置督撫與安置提
督總兵吏兵二部當公議具題以知形勢要害
相地用人也取士設官吏禮二部公議具題以



免彼此推諉也工部議營造兵部議火藥軍需
當會戶部公題以便通長打算銀糧足用與否
也諸如一事而有關別部職掌即宜會同具本
不惟事情通知無隅越舛錯之弊抑且公同商
確無偏枯輕重之嫌

督撫

漢初以合治矣其終也以分侯王而亂唐初以合
合治矣其終也以分藩鎮而亂宋初以合治矣
其終也以分南北而亂正統而後或變生於腹
裏或釁起於邊陲而諸邊諸省一時撫臣多不
能振聯屬之策與討罪之師保境以自全嬰城
以自守非盡撫臣怯也亡算也爵位權均兩大
不能以相使振長策而[illegible]屬多故總督若一
省難作總督調近省之兵與食首尾左右有牽



合制難已散而歸之無借兵之苦無萃食之擾
語云分指之十彈不如合掌之一擊也
正統四年麓川之役命兵部尚書王驥總督軍
務總兵官皆聽節制明總督自此始
天下設巡撫都御史洪武未有也不欲以重臣
令典錢糧兵馬永樂十九年勅尚書侍郎都御
史少卿等官十三員各同給事中一員巡行天
下是謂巡撫宣德間令巡撫官每歲八月一赴
京議事蓋不欲疎逖以懸機重耳泰四年總差

都御史其意在執持風紀有故則入參廟議自
是曰整飭曰提督曰總制曰鎮守百僚犂將俯
首聽誅
康熙三年六月奉
旨督撫員缺止應量其才品推補以后不必分別
新舊
康熙四年三月奉
諭諭吏部都察院督撫中有不肖昭著應參奏
者即行參奏處分



康熙四年三月吏部疏曰各省督撫多設如要
省督撫全留如非要省應酌量裁併
和碩康親王等題覆奉
旨湖廣四川福建浙江此四省仍各留總督一員
貴州歸併雲南廣西歸併廣東江西歸併江南
山西歸併陝西直隸山東河南着設一總督
陝西總督白疏曰陝撫見有三員以其員數之
多與內地一概裁併查陝西一省東西四千里
南北二千餘里計四圍則萬餘里省會之大未
有逾于秦者且三面逼隣番夷止間一墻省分
之要又未有過于秦者原設西安延綏寧夏甘
肅巡撫四員康熙二年延綏巡撫林天擎疏請
裁併延撫一員歸併省撫蓋以榆林外部落効
順且距西安止一千三百餘里至于寧撫駐扎
寧夏距省一千四百五十里逼近套夷甘撫駐
扎凉州距省二千五百里逼近海夷甘寧二撫
各相距又千里山隔河阻勢不相通就今日無
事時視之巡撫既御兵馬似為閑員倘值有事
實有必不可少者



康熙四年十月鎮守陝西總兵桑疏稱寧夏一
鎮為全陝要地東至黃河四十里西北至賀蘭
山六十里河山以外皆夷人地方賀蘭山有三
百六十墩口黃河氷凍之後即與沙漠接連明
設巡撫南至西安府一千五百里西至甘凉一
千七百餘里皆荒山草地行人稀少今裁寧撫
他撫兼領緊急邊情必失機宜
康熙四年二月左都御史郝疏曰近例直省

督巡撫皆得巡歷郡邑蓋自巡按御史奉裁而
巡歷之責遂歸督撫體統尊嚴當其出巡儀從
未免衆多供應未免浩繁請自今以後除事關
重大必須親到料理者大減儀從事竣即還其
餘巡歷概行停止部覆奉
旨依議



臺省

上天垂司過之星聖主建敢諫之鼓凡有所長
必有所短也　孫策責袁術書

李絳言於憲宗曰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如有雷
霆之威晝夜思始而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
雖開納獎厲尚恐不至蘇軾言于神宗曰姦臣
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
之而不足

御史之名周官有之掌贊書而授法令戰國時



皆記事之職也至秦漢任爲糾察

宋制御史入臺滿十旬無章疏者有辱臺之罰

秦始制給事中漢因之唐定爲四員宋制凡制
勅有所不便準故事封駁明分爲六科章奏出
入咸必經由有所違失皆得封駁朝政得失百
官賢佞皆許聯署以聞

魏晉宋齊梁陳隋唐以來侍中給事中諫議大
夫等官爲門下省

唐太宗命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閣議事皆

命諫官隨之有失輒奏
擇言事官當以三事爲先第一不愛富貴次重
惜名節三曉知治體 司馬光論舉諫官劄子
明初新進士分習九卿衙門堂上官以其通敏
穎出者咨詮司充科選謂初仕人能率真不懼
也弘治時馬文升題議開行人博士兼除之例
而推官知縣行取入選則正德中始
武后以法制羣下許諫官御史得風聞言事宋
人因按爲故事明憲綱許御史糾劾百司須明



著年月指陳實跡
唐宗曰鷹搏狡兎須急救之不爾必反爲所噬
御史懲奸慝亦然
肅宗在靈武時武臣無法度御史李勉劾之帝
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
石晉高祖樂聞讜言詔百官各上封事畫詳定
院以考之無取者留中可者行之
康熙二年正月湖廣道御史季振宜疏曰從來
考選改授必于多人之中選拔其尤者授之科

道一用補現任之鈌一用儲候補之材原不限
鈌之多少定取數之多寡
康熙四年六月江南道御史張所志疏曰舊例
科道鈌員以各部主事及中行評博推知中之
端勁特立才望素著者改授近例只以各部郎
中改授但郎中一官兼升道府近又改授侍讀
又復改授科道則是一官而升授之途不幾太
多
康熙五年四月禮部疏奉
旨六科滿漢官各一員太少今每科添設滿漢官



各一員
康熙三年三月吏部疏議得科臣胡稱言略中
或聽人囑託或受人指示或一人發端一人附
和宜立駁正之法郎科不妨駁正糾舉于科而
道不妨駁正糾舉于道應如科臣行奉
旨依議
康熙四年三月都察院疏曰查得順治十八年
各省巡方之事奉

旨議政王貝勒大臣會議二三年後行查一次等因具題奉
旨在案看得停止巡方已經五年今請
皇上選擇滿洲文武大臣差察各省奉
旨大省二員小省兼二省差二員道差將各部院賢能公廉滿官該部院尚書侍郎具保吏部推
奏
刑科給事中楊雍建疏部覆奉
旨據楊雍建疏稱肆赦之後從前官吏人等犯罪及錢糧拖欠俱已赦除更何所用其差察後有積弊難清再行請
旨差察等語說的是這差察且停止
康熙元年六月都察院左都御史魏裔介疏曰竊見在京各衙門奉行事件俱以科抄為限本衙門議結者限二十日兩衙門議結者限一個月凡事有難結者題請寬限亦照此為限



藩臬

唐分天下為十道置巡察使尋改按察使後又改採訪處置使又改曰觀察使其有戎旅之地即置節度使宋初置轉運使後又置提點刑獄凡有四司曰帥曰漕即轉運曰憲即提刑曰倉各自建臺
宋神宗曰諸道帥臣轉運使職任至重一道慘舒係焉宜謹擇其人久於其任
歐陽修乞選强幹廉明者為諸路按察使請令進奏院各錄一州官吏姓名為空行簿授之至州縣徧見官吏其公廉强幹明著實狀及老病不才顯有不治之迹皆以朱書之中材之人別無奇效亦不至贓敗者墨書之使還具奏而朝廷重於特遣使唯詔諸路轉運使兼按察
康熙二年四月戶科都給事中史彪古疏曰天下十四布政司除江南而外陝西湖廣兩省地方較他省倍大陝西舊稱三秦湖廣亦稱三楚其省會又不設于中區武昌則僻乎東偏西安

乃邇乎南界以三楚言之辰沅遠蹻滇黔越嶺而後能達武昌以三秦言之自榆林迤北而西以至臨洮其達西安皆必累一二十宿之粮夫錢粮出于州縣初自窵遠解至省會而兵餉給于藩司則又自省會轉發窵遠凡民夫解役其往返既不免多費而重疲且道路稽遲則兵丁更不無荷戈而待餉况四塞之輿素多緑林暴客洞庭之淼亦饒江洋巨盜是以向者挽輸刦輸紛紛見告也臣愚以為莫如左右藩司分駐



兩地就便征收近者以江南地方廣遠分右藩于蘇州軍民至今稱便

吏部等衙門疏將二藩分駐奉

旨依議今江南省左藩駐江寧府分轄安徽寧池太廬鳳淮揚七府徐滁和廣四州右藩駐蘇州府分轄江蘇松常鎮五府陜西省左藩駐西安府分轄西漢鳳延四府興安一州右藩駐鞏昌府分轄平慶臨鞏四府及寧夏河西各衛所湖廣省左藩駐武昌府分轄武漢黃安德荆鄖襄八府右藩駐長沙府分轄長衡永寶辰常岳七府郴靖二州

康熙二年十二月吏部疏曰該臣等查得雲南道黃疏稱藩司為錢糧之總絲毫務在必晰稍不清楚奸弊叢生藩司之吏大半皆府州縣積年經管錢粮之人胸中原自了了請凡藩司一切錢粮文冊皆寫經手書吏姓名于上遇有舛錯朦溷一面將官題參一面提該吏嚴究情弊查臺臣黃條議應如所請奉



旨依議

康熙二年七月山西道御史李贊元疏曰臬司一官職掌通省刑名請江南添設臬司一員照依右藩事例

吏部等衙門疏曰臣等會議得相應于江南湖廣陜西三省各增設按察使一員分府料理奉

旨依議今江南省江南按察司駐江寧府轄江寧蘇松常鎮徽寧池太九府廣德一州江北按察司駐泗州轄安慶廬鳳淮揚五府徐滁和三州

陝西省舊設按察司駐西安府轄西漢鳳延四府與安一州新設按察司駐鞏昌府轄平慶臨鞏四府湖廣省湖北按察司駐武昌府轄武漢安德黃鄖荆襄八府湖南按察司駐長沙府轄長衡永寶辰常岳七府郴靖二州

康熙五年七月福撫許題稱臬司經管通省刑名每年問理事件例造册題報考核



## 監司

禮記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

秦制以御史監郡謂監察御史漢惠帝三年遣御史監三輔郡察詞訟文帝又遣丞相史出刺并督察御史武帝元封元年御史止不復監置部刺史以六條察郡國成帝更爲州牧至明復遣御史巡按

宋高宗詔曰監司守朕所寄以惠養元元者也仍選嘗經親民所至有政迹聰明公正之人方得爲監司聰明則知官吏賢不肖公正則黜陟無私部下官吏既皆得人事務安有不幹集百姓安有不富庶此乃國家鎮撫四方之本也司馬光乞罷提舉官狀



元世祖至正二十三年立按察司巡行郡縣法除使二員留司副使以下每歲二月分巡按治十月還司

兵備憲員弘治間始也馬文升居本兵慮武備

不修故增梟員飭之
康熙元年正月吏部疏曰科臣金漢鼎疏稱各
省監司浮于郡守請勅裁減等語乞
勅下各督撫詳察地方情形事務繁簡議定題到
之日臣部再加核定去留具題可也奉
旨依議行



守令

秦滅諸侯以其地爲郡置守丞尉各一人
漢太守謂之郡將兼領武事都尉掌佐守典武
職
漢武時董仲舒曰郡守縣令民之師帥使承流
而宣化也宣帝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
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嘗稱曰庶民所以
安其田里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良二千
石乎以爲太守吏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
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
石有治效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
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故漢世良吏於是爲盛明
帝詔司隸刺史歲考長吏殿最以聞嘗曰郎官
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
吏部郎中辛雄上疏以爲民相聚亂正以守令
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命故也但郡縣選舉由來
共輕宜改其弊分郡縣爲三等妙盡才望不歷
守令不得爲內職則人思自勉魏主不聽

唐太宗曰爲我養民者惟在都督刺史嘗疏其名於屏風坐卧觀之在官善惡注於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爲親民不可不擇明皇引見京畿縣令戒以惠養黎民又詔新除縣令試理人策韋濟第一擢醴泉令中有不第者吏部侍郎坐左遷又詔三省侍郎缺擇嘗任刺史者郎官缺擇嘗任縣令者

唐太宗時馬周疏言百姓所以治安唯在刺史縣令今朝廷重内官刺史多用武人或京官不



稱職補外任邊遠之處用人更輕百姓未安殆由於此疏奏太宗稱善久之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選縣令宜詔京官五品以上各舉一人

張九齡言天道雖遠其應甚邇六合元元懸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苟非其人水旱由之

唐制近畿之州爲四輔其餘爲六雄十望十緊及上中下之差縣有赤縣畿縣望縣緊縣上中下七等宋定天下諸縣除赤縣畿縣外四千户爲望縣三千户爲緊縣二千爲上千户

滿千户爲中下五百户以下爲下

宋神宗謂文彦博等曰朕每思祖宗百戰得天下令以一州生靈付庸人

宋高宗嚴守令遣部科率之禁

宋陳永魯言宜併省州郡俾縣令得專心撫字法藝祖出京朝官爲令之典重其權遵光武擢卓茂爲三公之意激其氣

康熙二年正月工科左給事中何澄疏曰近因科員缺人以各部司官改授惟是中行評博等



官舊係進士初授近亦由推知升轉或掌
誥勑或司平反或備驅騶或供祭祀與各部司官其由推知升轉同其在内辦事亦同似當一體改授

康熙三年二月江撫韓疏以財賦而論天下之最稱繁重者莫若江南而江南一省之中分隸三撫其間相去又有不同如每歲額征本折之數安徽撫臣所屬五府一州則共條銀三十一萬七千有奇共漕米一十六萬八千有奇而鳳

陽撫臣所屬四府三州則共條銀六十一萬二千有奇共漕米二十九萬三千有奇而臣屬蘇松五府則條銀獨多至一百七十五萬七千有奇漕米則多至一百六十六萬四千有奇更有白糧二十七萬七百有奇此一歲起運之大較而存留歲用尚不與焉故臣屬州縣其糧額至多者則有三四十萬少者亦不下一二十萬兼之節年壓欠新舊帶徵催呼日迫民力日疲逋負僾那千頭萬緒此項方完彼項掛議𥠖削頻



而更代速更代速而事愈㢓其蘇松常三府州縣應補員缺乞勿泥定資格或將進士舉貢內另行考選方始銓除或于他處州縣中有政績已試考課優等才堪治劇者量與調繁

康熙四年六月山西總督白秉貞疏曰司府州縣官職任催徵豈不願賦額全完求免參處其完過九分以上未完不過幾釐者必民間有萬不能完之苦情今若概行參罰各官畏罪不追惟有日事催科㳂行鞭扑民力有限今年欲强

全完明年必拖欠迫仍鞭扑從事必致逃亡今年錢糧雖欠百姓尚在地方明年百姓逃亡錢糧總無所出是病官者輕而病民者重病國者尤重臣請凡未完不及一分之官免其罰俸停升責令隨次年錢糧報完

石樓臆編

雲間周　綸膺垂輯

地官門

戶口

周禮大司徒掌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

周禮小司寇及大比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於天府司民掌登萬民之數皆書於版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

禹平水土九州人口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



百二十三周公相成王制理刑措人口千三百七十萬四千九百二十三

魏文侯時租賦增倍于常或有賀者文侯曰今戶口不加而租賦歲倍此由課多也夫貪其賦稅不愛人是虞人反裘而負芻也徒惜其毛不知皮盡而毛無所傅

秦舍地而稅人收大半之賦二世承之不變海內潰叛

馬端臨曰古之治民者有田則稅之有身則役之未有稅其身者也漢高祖四年初爲筭賦民年十五而筭出口賦人百二十爲一筭至五十六歲而除景帝二年男子年二十始傅給徭役五十六乃免是稅之且役之也

漢自高祖迄于孝平民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餘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餘東漢桓帝永壽二年戶千六百七萬九百口五千六萬六千八百五十六

漢孝平元始中天下千二百餘萬戶淮漢以南



止二百萬戶是秦漢以前萬里南邦僅當天下四分之一加之三國而下斯民重困故晉武平吳籍其民戶才五十萬

三國鼎峙合其戶數不能滿百五十萬昔人以爲纔及盛漢時南陽汝南兩郡蓋戰爭戶耗也

晉平吳之後戶一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口千一百一十六萬三千八百六十三

齊高祖曰黃籍人之大紀頃民僞巳久乃至竊注爵位盜易年月或戶存而文書巳絕

隋大業二年戶八百九十萬七十有奇
杜佑曰隋承西魏喪亂周齊分據人不堪命多依豪室高熲建輸籍之法使人知爲浮客被彊宗收大半之賦爲編氓奉公上蒙輕減之征烝庶懷惠姦無所容人俗康阜熲之力也
唐制凡丁附于籍帳者春附則課役並徵夏附則免課從役秋附則課役俱免每歲一造帳三年一造籍天寶十三載戶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



唐令以百戶爲里里設正一人掌案比戶口
貞觀中太宗方銳意於治官吏考課以鰥寡少者進考如增戶法
馬氏曰隋唐土地不殊兩漢而戶口極盛之時纔及其三之一葢兩漢時戶賦輕故郡國所上戶口版籍其數必實魏晉以來戶口之賦繁重則版籍容有隱漏固其勢也
胡寅論隋氏之耗不咎楊李而咎獨孤后天寶之耗不罪安史而罪楊太真李林甫元和之耗則歸於程异皇甫鎛之聚歛
憲宗時李渤上言逃戶稅攤於比鄰致驅迫俱逃此皆聚歛之徒惟思竭澤不慮無魚乞絕攤逃之弊丘濬言民雖去而產則存宜斟酌常法每歲十月以後布政司委官一員親臨州縣俾官吏里胥各具本縣本里民數逃去開除者若干移來新收者若干其民雖逃其產安在即所收以補所除究其產以求其稅
唐初始定租庸調之法以人丁爲本一曰租丁



男一人授田百畝歲納粟二石二曰調每丁隨鄉土所出歲輸絹或綾絁共二丈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三曰庸每丁定役二十日不役則日爲絹三尺德宗時楊炎爲相作兩稅法夏稅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以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爲定而均收之陸贄曰租庸調之法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法制均一兩稅每州取大曆中一年科率錢穀數最多者定爲額惟以資產爲宗不以丁身爲本丘濬曰授

人以田而未嘗別有戶賦者三代也不授人以田而輕其戶賦者兩漢也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戶賦田之授否不常而賦之重者已不可復輕至重爲民病則自魏至唐之中葉是也兩稅法行而此弊革矣豈可以出於楊炎而少之乎又謂定稅以丁稽覈爲難以畝撿覈爲易兩稅以資產爲宗未必全非也明以天下之墾田定天下之賦稅徵之以夏者謂之稅徵之以秋者謂之糧歲有定額非若唐人遇有百役之費先度其數而賦於人也



安史之亂天下戶口十亡八九所在宿重兵其費不貲皆倚辦于劉晏晏以爲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常以養民爲先

宋太祖建隆中程能請定諸州戶爲九等著于籍上四等量輕重給役餘五等免

宋太宗至道元年詔復造天下戶口版籍徽宗崇寧元年戶三十萬三千四百九十五口四十萬九千一百六十三

宋高宗紹興時有言欲多賣度牒者上曰一度牒所得不過三百文一人爲僧則一夫不耕所失豈止一度牒之利若任數年其徒當自少矣

明黃冊所載天下人丁事產人丁即前代戶口事產即前代田賦洪武三年令中書省臣凡行郊祀禮以天下戶口錢糧之籍陳於壇下祭畢內府藏之戶計一千六十五萬二千八百七十口計六千五十四萬五千八百二十一

江以南戶無實丁以系產爲戶脫漏戶丁律條



未之能守也洪武十四年詔天下府州縣編賦役黃冊以一百一十戶爲里推丁多者十人爲長餘百戶爲十甲甲凡十人歲役里長一人管攝一里之事城中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里凡十年一周先後則以丁數多寡爲次每里編爲一冊冊首總爲一圖鰥寡孤獨不任役者則帶管於百一十戶之外而列於圖後名曰畸零冊成一本進戶部布政司府州縣各存一本二十四年奏准攢造黃冊格式有司先將一戶定式

備刻印板給與坊長廂長里長并各甲首令人戶自將本戶人丁事產依式開寫付該管甲首其甲首將本戶并十戶造到文冊送各該坊廂里長攢造一處赴縣縣官吏將冊比照先次原造黃冊查筭田地等項買者從其增添賣者准令過割原定人戶有事故戶絕者畸零內補湊如無畸零方許隣圖人戶內撥補其上中下三等人戶照原定編排果有消乏有司驗其丁產定奪凡編排里甲務不出本都且如一都六百戶五百五十戶爲五里剩下五十戶分派本都附各里長帶管當差凡庵觀寺院已給度牒僧道有田者編入黃冊與里甲納糧當差無田糧者編入帶管畸零下作數所造黃冊送戶部轉送後湖收架御史二員戶科給事中一員戶部主事四員監生千二百名以舊冊比對

嘉靖時學士桂言黃冊外別作一圖名曰人戶歸圖冊與黃冊判而爲二其今之黃冊則名曰地土歸戶冊以相參對



康熙元年四月山西按察使張疏曰臣備員晉臬恭逢輯瑞例應敷奏竊三晉接壤京畿惟是有沿久累民無如工匠銀兩一事查此項銀兩創自明初將各項匠役編戶當役到京供役其各省道路窵遠者即納匠戶銀兩解赴工部以致子孫相承世遠人湮間有一二孑遺亦皆徙業而每年匠戶該征銀兩關係京編刻不容緩有本家絕而累本族者本戶絕而累本里者臣不敢擅請豁免以獄度支獨是人亡技改與其征比以致逃扳不如均攤以垂畫一

理財

三代之君食租衣稅而已自漢以來鹽鐵酒茗之禁稱貸榷易之利皆心知其非而身行之民皆國之本而刑者民之賊興利以聚財必先煩刑以賊民國本揺矣而言利之臣先受其賞蘇軾論刑政疏

管子曰王者藏於民霸者藏於大夫殘國亡家藏於篋民富君無與貧民貧君無與富

古者王制以歲終制國用量入以爲出計三年



所入必積有一年之餘以待非常之事

李翺作平賦書謂人皆知重斂之可以得財而不知輕斂之得財愈多重斂則人貧人貧則流者不歸而地力有所遺輕斂則居者不流而流者日來土地無荒桑柘日繁

周時冢宰制國用合用物旣關由於太府而冢宰又皆得以樽節之秦置少府官主山澤陂池之入爲天子禁錢漢制少府錢供天子雜用大司農錢非軍國事不得用東漢光武改少府禁錢屬司農內庭支用大司農不能盡應其求所以桓靈之君嘆天子無私財于是開鴻都賣爵後園爲私庫使宦官者掌之

魯宣公初稅畝是公田外復履私田之畝行十一之稅至成公作丘甲則三甸而加一乘兵車之賦非復司馬舊法哀公用田賦則受田百畝而出賦二十畝子產言鄭伯之男而使從公侯之貢是晉人責貢于諸侯者又難給焉

漢蕭何爲相國而張蒼爲計相計相之權正周



司會之職計天下之財而財不在其手夠攷爲甚公使漢終守此制而行之司農少府之上夫誰曰非古然三王計之名與蒼俱罷司農少府各自受天下之財入而三公之屬又有倉曹主倉穀金曹主鹽鐵貨幣又自分司農之財而有之而會計之官獨無聞焉毋觀文帝問一歲錢穀出入之數平勃皆以爲不知而請問治粟內史則知錢穀自司農外無有知者光武歸禁錢於司農歸水利于少府歸鹽鐵於郡國意若而治

不精故章和以後改司農平準爲中準而列于內署而取少府之所掌尚藥大官尚方考工諸曹列而爲監又盡用奄人以領之矣至唐三司使之名一曰鹽鐵二曰租調三曰度支度支以相會計名非不美然度支要是三司使之屬其官長治財而其屬攷之勢爲不順宋三司使其屬亦有磨勘司均之失周官意也渡江後南庫令宰相提領雖稍異於他官之撿覈而內外不得以兼統矣 鄭伯謙論理財重會計之任上



漢家無計相之官是以人主肆其侈人臣肆其欺 鄭伯謙會計論下

漢初輕田租十五而稅一文景三十而稅一光武初行十一之法後亦三十而稅一晉隆和畝收二升五季錢氏稅兩浙畝三升元耶律楚材定天下稅則三上畝三升中畝二升五合下畝二升水田五升明初東南之地以都北加運耗又籍沒田襲原租額及沿宋六郡公田例

漢文帝十二年賜天下民租之半後除之不收者十餘年

光武時尚書張林上言穀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又鹽食之急者雖貴人不得不須官可自鬻又宜交阯益州上計吏往來市珍寶收采其利武帝時所謂均輸者也朱暉奏不可施行事遂寢

漢靈帝好私藏歛天下田畝十錢以修宮每郡國貢獻先輸錢內府名導行錢

晉室東徙從遷者衆西北民散而東南利興至



五代時錢鏐竊據以稱饒及南宋偏安以致富民益聚利益興財賦遂甲天下

丘濬言按馬端臨謂古今稱國計之富者莫如隋隋承周後凡酒榷鹽鐵市征一切罷之開皇三年以來屢减田租史稱賞賜有功又並無所愛求其致殷富而不可得則謂躬履儉約六宮服澣濯之衣非燕饗不過一肉夫然後知大易所謂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非迂濶之談也

唐制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

法其用之也有節蓋其畜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無所損租輸八先後以歛穫早晚地險易遠近爲差同時輸者先遠民皆自槩量庸調輸以八月商賈無田者以其戶爲九等出粟自五石至五斗歲不登則以賑民或貸爲種子至秋償貞觀初戶不及三百萬絹一疋易米一斗至四年米斗四五錢是歲天下斷獄死罪者二十九人號稱太平後王鉷爲戶口色役使歲進錢百億萬緡非租庸正額者積百寶大盈庫以



供天子燕私安祿山反楊國忠謂正庫物不可以給士遣御史崔衆至太原納錢度僧尼道士肅宗即位遣御史鄭叔清等籍江淮蜀漢富商右族貲畜十收其二謂之率貸於是第五琦以錢穀得見請於江淮置租庸使吳鹽蜀麻銅冶皆有稅又鄭叔清與宰相裴冕議諸道得召人納錢給空名告身錢百千賜明經出身百姓殘於兵盜米斗至錢七千乃詔能賑貧乏者寵以爵秩故事天下財賦歸左藏而太府以時上其數尚書比部覆其出入是時京師豪將假取不能禁第五琦爲度支鹽鐵使請皆歸大盈庫供天子給賜主以中官自是天下之財爲人君私藏及吐蕃逼京師近甸屯兵數萬百官進俸錢大曆元年方苗青即征號青苗錢又有地頭錢每畝二十初轉運使掌外度支使掌內永泰二年分天下財賦東都畿內河南淮南江東西湖南荊南山南東道以轉運使劉晏領之京畿關內河南劍南山南西道以京兆尹判度支第五



琦領之琦既以戶部侍郎判度支韓滉與晏分治時回紇有助收西京功代宗厚遇之歲送馬十萬疋酬縑帛百餘萬匹而財力屈竭歲負馬價河湟六鎮既陷歲發防秋兵三萬戍京西中官魚朝恩方恃恩擅權君臣猜間邊計兵食置而不議者幾十年而諸鎮擅地結爲表裡崇意祠禱度支稟賜僧巫歲鉅萬計帝性儉約所御衣必浣染至再三而生日端午四方貢獻數至千萬者加以恩澤德宗即位用楊炎改租庸調

法兩稅既行民力未及寬而朱泚王武俊田悅
合從叛用益不給而借商之令出約罷兵乃償
淮南節度使陳少游增本道稅錢每緡二百因
詔天下皆增之自太宗時置義倉及常平倉以
備凶荒高宗後稍假義倉給它費至是趙贊又
言自軍興常平倉廢垂三十年可兼儲布帛請
兩都江陵成都揚汴蘇洪置常平輕重本錢上
至百萬緡下至十萬積米粟布帛絲麻貴則下
價出之賤則加估收之諸道津會置吏閱商賈



錢每緡稅二十竹木茶漆稅十之一以贍常平
本錢德宗納其策屬軍用迫蹙亦隨而耗竭時
諸道討賊兵在外者度支給出界糧每軍以臺
省官一人爲糧料使一卒出境兼三人之費趙
贊復請稅間架筭除陌常州刺史裴肅進奉得
遷浙東觀察使刺史進奉自肅始順宗即位罷
鹽鐵使月進憲宗又罷除官受代進奉穆宗即
位兩稅外加率一錢者以枉法贓論然謂戎臣
武士法當姑息自神策諸軍非時賞賜僖宗乾
符初大水山東飢中官田令孜爲神策中軍怙
權用事督賦益急王仙芝黃巢等起

隋置殿中監唐置內諸司使凡天子服食器用
一切付奄人之手

楊炎言于德宗曰財賦者國之大本前世重臣
掌其事猶或耗亂今獨使中人出入盈虛大臣
不得知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歲用量數奉
入即日下詔凡財賦皆歸左藏

劉晏置遞相望覘報四方物價食貨輕重之權



悉在掌握國家獲利而天下無甚貴甚賤之憂
晏以爲辦集衆務在于得人嘗言士陷贓賄則
淪棄于時名重于利故多清修吏雖廉潔終無
顯榮利重于名故多貪汚其勾檢簿書出納錢
穀必委士類吏唯書符牒不得出一言理財以
養民爲先諸道置知院官旬月具雨雪豐歉狀
豐則貴糴歉則賤糶其初財賦歲入四百萬緡
季年乃千餘萬緡

杜佑請解財賦之職舉李巽代自劉晏後莫能

繼之與掌使一年課入類畧之多明年過之

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世充資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用夫蓄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强歛以資冦敵也 馬周疏

唐權萬紀上言宣饒二州銀大發採之歲可得數百萬緡太宗曰朕貴爲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利民耳昔堯舜抵璧于山投珠于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爲私藏卿欲以桓靈視



我耶黜之

武后時豆盧欽望請京官九品以上輸兩月俸贍軍王求禮曰陛下富有四海何藉貧官九品之俸而欺奪之

唐西北數十州宿重兵始用和糴之法明皇時有彭果者獻策請行糴法於關中敕以歲稔穀賤傷農增價和糴東西畿粟停今年江淮所運租自是關中蓄積漸溢

德宗畋於新店入民趙光奇家對上曰前云兩稅外悉無它徭今非稅而誅求者殆過于稅後又云和糴而實强取之曾不識一錢

自唐李吉甫爲元和國計錄丁謂因之爲景德會計錄其後林特作於祥符田況作於皇祐蔡襄作於治平韓絳作於熈寧蘇轍作於元祐

宋太宗淳化初詔三司每歲具見管金銀錢帛軍儲等簿以聞至丁謂權三司使著會計錄獻因條大禮經費以備參較優詔奬之

仁宗時上下困于財三司使李諮請省浮費鹽



鐵判官俞獻卿亦言天下穀帛日耗稻苗未生而和糴桑葉未吐而和買自天禧以來日甚一日宜與大臣議捄正之乃立計置司初陝西河北商人入芻糧者權貨務給券以茶償之又益以東南緡錢及香藥犀象爲虛實三估謂之三稅其法屢更不能無弊命諸等校歲入登耗更定之

神宗謂文彥博曰當今理財最爲急務養兵備邊大臣共宜留意節用

執政以河朔旱傷乞南郊勿賜金帛司馬光曰救災節用當自貴近始可聽也王安石曰常袞辭堂饌時以袞自知不能當辭職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耳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地所生財貨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其不明耳

宋聚兵京師支用悉出三司真宗祥符中天書一出齋醮費甚衆仁宗天聖初命有司取真宗時景德一歲用度較天禧所出省其不急者京師營造多內侍傳旨呼索帝與太后知其弊詔自今營造所須先下三司度工費然後給韓琦言省費當自掖庭始

凡貨財不領于有司者則有內藏庫有鉅貲左藏不足給則發內藏佐之宋諸州貢賦皆輸左藏庫太祖于講武殿後別爲內庫嘗謂軍旅飢饉當預爲備不可臨事厚斂



所謂總制錢者徽宗宣和末東南用兵陳亨伯以發運兼經制使添酒錢及增一分稅錢頭子賣契等錢高宗紹興五年孟庾請因經制之額增折而爲總制錢所謂月椿錢者始於紹興二年時韓世忠駐軍建康宰相呂頤浩朱勝非議令江東漕臣月椿發大軍錢十萬緡當時漕司一例均科於是郡縣橫斂十七年詔州郡以寬剩錢充月椿以寬民力所謂板帳錢者如輸米則增收耗剩交錢帛則多收縻費幸富人之犯法而重其罰恣胥吏之受賕而課其入索盜贓則不償失主亡僧絕戶不俟覈實而入官逃產廢田不與消除而抑納雖欲不橫取於民不可得已

宋承唐之法天下財賦除送京師外並留之州郡至坊塲坑冶酒稅商稅增虧不常未嘗定額其留州郡者長吏得以擅收支之柄景德以來雖屢有比筭之令然法度寬大未嘗究竟到底熙豐以後密矣然又有青苗助役市易免行等

項錢物則州郡所入亦復不少過江以來遂立總制等名取之雖曰增征商之羨餘裁出納之貫陌所以牧州縣遺利不及百姓也然朱熹嘗論其事以爲自戸部四折而至於縣如轉圜於千仞之坂至其址而蓺窮矣縣何所取之不過巧爲科目以取之民耳

光宗時趙汝愚言諸縣措置月樁錢名色類多違法至兩訟不勝有罰錢既勝納歡喜錢

宋高宗建炎三年林勳獻本政書十三篇言國



家兵農之政率由唐末之故今農貧而多失職兵驕而不可用是以飢民窺卒類爲盜賊宜假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有羨田之家毋得市田宋二稅之數視唐增至七倍今本政之制每十六夫爲一井提封百里爲三千四百井率稅米五萬一千斛錢萬二千緡每井賦二兵馬一匹率爲兵六千四百人馬三千四百匹歲取五之一以爲上番之額以給征役無事則又分爲四番以直官府以給守衛匹婦之貢絹三尺綿一兩百里之縣歲收絹四千餘匹綿三千四百斤非蠶鄉則布六尺麻二兩行之十年則民之口筭官之酒酤與凡茶鹽香礬之榷皆可弛以予民

王安石熙寧青苗法苗青時以錢貸民春散秋斂取二分息葢假周禮泉府國服爲息之說提舉司以多散爲功遂有抑配之弊然元祐再行青苗則興利之途雖君子不能盡窒

宋蔡京爲相務以侈靡惑王動以周官惟王不



會爲說有應奉司蘇杭造作局御前人船所歲運花石綱一石之費尚至三十萬緡京又動以筆帖于榷貨務支賞給言者請令戸部周知大數而不失盈虛緩急之宜上至宮禁所須下逮吏卒廪稍一切付之有司格以法度示天下以至公

東南財用之饒盛於唐而宋猶且加增數倍唐時歲運東南粟賓開中不盈二百萬石而宋漕運增至六百餘萬石唐出銅鐵銀錫凡六州而

宣潤饒衢信五在江淅歲鑄錢多至十數萬緡而朱鼓鑄增至百餘萬緡

唐李絳爲戸部侍郎憲宗問絳故事戸部皆進羨餘卿獨無進何也對曰守土之官厚歛於人以市私恩天下猶共非之戸部所掌皆陛下府庫物出納有籍安得羨餘若自左藏輸之内藏以爲進奉猶東庫移之西庫臣不敢也

陳恕久領三司帝初即位嘗命條具中外錢穀恕久不進曰陛下冨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



生侈心後寇準代準至三司檢尋恕前後改創事類爲冊及所出新榜躬至恕第請判

宋神宗元豐中王安石行新法既鬻坊場河渡又并祠廟鬻之募人承買

明十三布政司并直隸府州實在田土嘗計二百二十二萬八千八十八頃九十二畝零夏稅米麥四百七十一萬二千九百石秋糧米二千四百七十三萬四百五十石

明張文忠疏請敕吏部查冗官兵部查冗兵工部查冗匠禮部於光祿寺司禮於内府各監局查各冗費臣等查得京庫銀歲入夏稅五萬五百餘兩秋糧九十四萬四千八百餘兩馬草二十三萬七十餘兩鹽課折銀三十餘萬兩以歲用言之除各邊年例外給散京衛官軍俸銀三十三萬五千餘兩内府成造寶玩等項其數不可與知通計各項該一百萬餘兩其間支剩馬草等銀節該題准俱送太倉收候以備邊方急用



京通倉糧入三百七十萬石嘉靖十年以前有八九年積

太倉庫歲入二百萬兩嘉靖八年以前内庫積四百餘萬外庫一百餘萬

萬曆五年歲入太倉銀庫者四百五十五萬九千四百餘兩

正德以來天下親王三十郡王二百十五鎮國將軍至中尉二千七百文職二萬四百餘員武職十萬餘員衛所七百七十二旗軍八十九萬

六千餘廩膳生員三萬五千八百吏二五萬五千
餘各項祿粮約數十萬
明徵一法者歐陽鐸撫南畿時督十郡糧儲法
也鐸曰吾不廣他七郡獨廣蘇松常最甚者蘇
蘇漕當天下半即不給如國計何厥田雖有上
下然猶伯季耳季畝僅五升而伯十五倍之如
蘇何版籍糧業不可擅變而加耗歲會固巡撫
職也昔周文襄撫田以行法吾當因法以補田
請於上科則不易其舊而比其最重者與其最
輕者稍以耗損益推移之重而不能盡損者為
遞減耗米派輕齎折除之以陰見輕輕而不能
盡益者為徵本色遞增耗米以陰見重諸推收
田者從圩不從戶田為毋人為子綱銀者舉民
間應役歲費丁四粮六總徵之在官法易知不
繁猶綱有綱也一條鞭法者通府州縣十歲中
夏稅秋糧存留起運額若干均徭里甲上貢雇
募加銀額若干通為一條總徵而均支之也其
徵收不輪甲蓋輪甲則通年十甲充一歲之役



條鞭則合一邑之丁粮充一年之役也輪甲則
十年一差賦多易困條鞭則毋年均辦賦少易
輸又均徭之法各甲丁糧多寡勢不能皆齊丁
糧多則其年派數皆輕丁糧少則其年派數皆
重固已不均而所當之差有編銀一兩止納一
兩者有納三四倍者甚且相什伯則名為均徭
實不均之大者今合民間加納之銀俱入官正
派之數均輕重逼若樂固便
韓愈謂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明都燕歲漕
江南米四百餘萬石實京師而蘇松常嘉湖幾
居江西湖廣南直之半自宣德正統以來毎撥
任有心計重臣巡撫其地以司歲入
康熙二年四月工科給事中吳國龍疏曰賦役
一書分為四部二寺款項多則經承多內外書
吏利其頭緒不清可以叢滋奸弊款項多則參
罰多司府州縣因其各處打點愈以浚削民膏
其中催提差使不一費常例陋規不一處日被
侵蝕不一端思從前賦役全書只司為會計原

不肖待稽察將雜項筭成總數另造簡明賦役
爲催徵之捷法而一歸戶部以總其出入由單
內明刊地丁若干征銀若干而戶部催提州縣
征解一以簡明賦役之書爲主則弊竇俱絕兵
若干撥餉之虛者戶部錢糧未必年年足額只
得將未完虛數强爲搭撥是戶部日憂缺額而
別部寺者本色徒付朽爛折色尚煩借用何如
錢糧一歸戶部通盤打筭各省先扣兵餉其餘
方聽解部而兵餉有不實者乎考成周之制毋



歲用三存一以備凶荒而通攬出入之權太府
王之漢有計相唐有判度支宋改三司爲總計
司皆爲專胥錢穀未聞雜然而收而用也如今
四部二寺入則俱爲取盈不爲官民籌緩急出
則俱爲支給不爲國計酌盈虛豈理財之良法
乎此後吏部添官兵部添兵禮部議典禮工部
議營造皆以戶部論斷行止取其量入以爲出
不致將絀而舉贏也如以現行事例不便更改
然金花一項原貯內帑十三等庫原屬內官今

俱奏
上諭令歸戶部如以部寺分理錢糧易完不知顧
此失彼完前欠後自部寺分理二十年來而拖
欠何可勝計
戶部等衙門疏曰臣等會查各省解京各項錢
糧自順治元年起總歸戶部至七年間議分各
部寺料理今科臣吳國龍條議前來相應將各
省一應錢糧俱歸併戶部總理應俟康熙三年
爲始總作十分考成核銷每省各造一本簡明



賦役之書明白刊送戶部較對前訂賦役全書
由單內止開丁地銀米各若干俾務民間至于
康熙三年起外省兵餉戶部每年正月全撥餘
剩全解戶部如各部寺應用錢糧須年前將應
用銀兩物料等數目筭明具題戶部照錢糧解
到陸續給發仍令該部寺年終將收放細數查
核明確題報奏
旨依議
康熙元年六月兵科給事中劉如漢疏曰竊惟

理財之道莫要於嚴考成然有考成之法愈嚴而積逋卒不得清清逋之方愈密而財用究未見理者則天下錢糧每項分爲十分之法是也從來考成之法除正賦外其餘雜項總作十分自順治十三年八月諸臣會議始以總作十分之錢粮改爲各作十分之會計葢爲一項有一項之考成則一分有一分之叅罰庶幾有司知警悉力催科積欠可以不勞而清其爲法非不甚備而極善也然奉行以來爲日已久不問累



年之積逋從此全完徒見有司之叅罰接踵而至葢稽核旣難則完欠無從而知于是有方完此項而忽爲彼項受叅者又有完過多項而忽爲一項被劾者此中吏胥那移解役侵蝕甚至有司巧飾目前勢必那新收以完舊逋借正賦以完雜征侵漁朦混因雜項而至悞正供清舊欠而反增新逋日叅月革所由來矣夫有司之叅罰不足惜也至叅罰愈多更代愈速而錢粮愈不能清楚則大可慮也

刑科右給事中張惟赤疏曰竊見戶部題覆臣同官吳國龍錢糧宜歸畫一一疏將各部寺錢粮俱歸并戶部奉
旨依議但各省原解戶部錢粮尚有各項名色臣伏思各項錢粮除鹽課蘆課不涉州縣有司外其他如顏料本折皆屬按畝征收各作十分考成無乃太煩似應增入丁地錢粮數目內通盤合筭彙載賦役全書一例考成至漕白二粮總係漕粮應歸併一項其本折輕齎截頭倉米付



米銀兩淺貢月糧減存行月二粮過湖淺船贈銀贈米板木蓆片等項名色雖多總屬漕項錢粮咸歸隨漕項下總筭十分考成庶欵項不分而絲毫不漏百姓旣易于征納部臣亦易于核算不惟省文冊之煩亦可祛那移之弊矣

康熙三年正月戶科左給事中孫際昌疏曰從來理財用者量入爲出臣聞戶部每歲舊例原有進呈冊籍約畧天下經征經費一歲之中入之總數若干出之總數若干或盈或絀燦如指

掌閲列進呈近聞本部以各省清察未完兵餉撥發無定不造總册數年矣思各年年分劃然如本年之正糧若干雜稅若干已完若干未完若干各有其數矣則合盤打筭撮一總數爲一册又如本年自內府

御用以及官俸役食給賜兵餉等項已支若干未支若干存剩若干不敷若干各有其數矣則合盤打筭撮一總數爲一册蓋未定之數難預知而已定之數可直指也且聚各項之總以爲大



總至簡至易伏乞

勅部綜核繕寫早完進呈

康熙三年二月工科給事中吳國龍疏曰竊惟天下錢粮壓欠不淸官之弊有二州縣捕塞考成以完作欠其造册時不日現今起解則曰守候批迴及歲終已過方行補解甚有終于不解者矣藩司移緩就急或解本任錢粮抵改前任或解正項錢粮改作雜項收銀之後勒令州縣換批甚至藩司自于批上改註及其造册報部

多有以完作欠者矣吏之弊有二州縣解役領銀到手任意侵欺洗補數目以千改百藩司書吏每于錢粮內扣出使費以致允平短數不得掣批種種積弊撫糸部駁何日蔑有臣愚請定解收批迴之法凡州縣起解錢粮先備印批一樣二張預申巡撫掛號巡撫即于批內親判某縣銀數若干計道里遠近限何日交銀藩司限何日掣批一一塡明發回州縣同銀起解交銀之後藩司親註收銀若干印鈐數目一張發解



役回銷一張申巡撫存案如解到稽遲或銀兩短少藩司親註批內着令另文補解不許挎捺批迴如此則歲終之時巡撫有批州縣册內不敢以欠作完但報現今守候批迴等語而前後分數一一俱淸矣藩司改動欵項在州縣以爲完在藩司以爲欠兩相錯誤今巡撫有批則藩司不敢擅改而完皆實完欠皆實欠矣往日解役皆因上下隔絕細字易爲洗改今藩司親註數目令其繳撫倘違限無批即可按日察糸立

窮此項着落上下書吏何計以掩飾耶此雖藩司積棍力能需索使費任意捺批莫敢誰何巡撫奏銷冊內有完欠不清該部勢必駁查而巡撫不能立辨仍復吊取批廻夫州縣止一批也藩司取去未回而巡撫復來提取文移差役百弊叢生今巡撫有批即為州縣底冊縱或駁查對批亦可立刻咨

戶部疏曰相應如科臣條議印批二張直省巡撫藩司遵行可也奉

旨依議



江寧巡撫韓世琦疏曰自順治十年內科臣張條議部覆行藩司印發編號空批凡起解一應錢粮挨號填註如後號已到前號不至者以侵那拿究于是始稍清楚今科臣吳國龍議以州縣起解錢粮備印批二張臣接准部咨再四枀酌若以一項錢粮印給批廻二張不行稍加分別恐將來時日久遠不無混作兩項之數以啓影射之奸臣愚凡錢粮批廻用紙一張中間聯寫字號對半截分其一註定給發衙門備照其一註定送院存查各字樣

戶部疏曰該撫議立連環之式應如所議奉

旨依議

康熙三年正月戶部題該臣等議總作十分考成經征州縣官欠不及一分者停其升轉罰俸一年欠一分者降職一級欠二分者降職二級欠三分者降職三級欠四分者降職四級俱帶罪征收欠五分以上者革職布政司知府經徵



錢粮道官直隸知州欠不及一分者停其升轉罰俸半年欠一分者罰俸一年欠二分者降職一級欠三分者降職二級欠四分者降職三級欠五分者降職四級俱帶罪督催欠六分以上者革職巡撫欠不及一分者罰俸三箇月停其升轉欠一分者罰俸一年欠二分者降職二級欠三分者降職一級欠四分者降職二級欠五分者降職三級欠六分者降職四級以上帶罪督催欠七分以上者革職一應各官如遲誤軍

需者仍照舊俱行革職至于怠緩稽遲者該督撫各降一級帶罪督催完結司道府直隸知州降二級帶罪督催完結州縣衛所俱各降三級帶罪督催完結已上各官全完之日准其開復署印各官任內不久不必停其升轉欠不及一分者罰俸三个月欠一分者罰俸六箇月欠二分者罰俸九箇月欠三分者罰俸一年欠四分五分者降一級調用欠六分七分者降二級調用欠八分以上者革職不及一月者免議再查



參后各項錢粮限年全完州縣官限一年布政司知府直隸知州限一年半巡撫限二年其年限內不完照原參分數處分州縣官原欠不及一分者降一級調用一分者降二級調用二分者降四級調用三分者降五級調用四分者革職巡撫布政司欠不及一分者降一級仍帶罪督催其餘俱依州縣例處分以上降級革職等官俱交代未經離任之前拖欠錢粮能全完者准其開復以有年限錢粮接征之官俱接前官

總作十分題參之日照初次分數例處分凡各官任內催征各項錢粮本年內俱能全完者紀錄二次一連三年全完者加一級如衙役侵欺拖欠者官照縱役貪贓例革職恭

旨依議

康熙四年九月吏部題查本年分應征條餉漕租銀兩各官一年之內全完五十萬兩以上者巡撫左布政使照例紀錄二次十萬兩以上者知府照例紀錄二次十萬兩以下者知府五萬



兩以下者知州知縣照例紀錄一次

康熙二年七月刑科給事中查培繼疏曰查處分帶征定例原限二年內不能全完者俱照例處分能全完者不論俸滿即升再案查戶部題定各省積欠鹽課銀兩亦各總筭十分定限四年全完每年則以帶征二分五厘爲額自行此法鹽課積欠漸次報完臣請目前帶征之法所欠數目統筭若干總作十分考成酌議三年爲限

康熙五年五月吏部題今以後帶征錢糧二年全完將州縣官員一萬兩以上者紀錄一次二萬兩以上者照例不論俸滿升轉其知府直隸知州督錢糧道官二萬兩以上者紀錄一次四萬兩以上者紀錄二次六萬兩以上者不論俸滿升轉巡撫布政司十萬兩以上紀錄一次二十萬兩以上紀錄二次三十萬兩以上不論俸滿升轉奏

旨依議



康熙四年五月江撫韓疏曰財賦之重首稱江南而江南之中蘇松爲最詳按其地在禹貢本屬下下之壤由晉迄唐至天寶以後兵革四起東南之稅始增至宋而更定江浙稅法每畝不出一斗之外後因行公田賦法雜亂元仍宋舊至延祐中增定賦額蘇州至八十餘萬松江至七十餘萬明洪武初克士誠怒民之附寇乃取豪族租入之簿定稅遂一時驟加至洪武十三年稍減其額至宣德正統間逋賦日甚特遣侍郎周忱巡撫其地清追不能屢議捐免蘇州得減秋糧七十餘萬石松江得減秋糧三十餘萬石然十分止輕其二三故彼時殿最蘇松有司終明之世以完及七分者即爲上考今所照萬曆年間應徵之數載今新訂全書者蘇州則其平米二百五十餘萬石每畝猶有科至三斗七升與三斗四升不等松江則共平米一百二十餘萬石每畝猶有科至三斗六升五合不等與其民力弗勝逃亡莫保議蠲于催徵不得之後孰若預演

恩綸施惠于浮賦當減之先全民于敲脂剝髓之餘孰若早敷寬政愛養于元氣未瘁之日



康熙四年四月江督郎題查直隸錢糧每年共九十一萬餘兩福建共九十二萬餘兩湖廣共一百二十萬餘兩廣西僅六萬餘兩而蘇州一府銀一百十八萬餘兩尚有米麥豆一百五萬餘石松江一府銀六十三萬餘兩米四十三萬餘石

康熙四年六月江撫韓題臣屬江寧蘇松常鎮
康熙三年分共應起運地丁銀一百五十六萬
四千九百八十四兩零解南本色米豆十一萬
五百十三石零
康熙四年八月戶部題查得先據江督郎疏稱
左布政使康熙三年分實徵地丁銀一百四十
四萬八千餘兩
康熙元年四月江西右布政使王庭疏曰竊惟
江西浮糧一事緣明初南昌瑞州袁州三府俱

僞漢陳友諒竊踞地方友諒用兵不貲錢糧加
徵比于宋元舊額過倍明太祖因惡友諒抗違
三府浮糧未經減除先是順治九年右布政使
菲應會入覲先以瑞袁二府請
命隨奉豁免
康熙二年正月戶部疏曰南昌府屬浮糧查與
袁瑞二府事同一體俱應請減奉
旨遠南昌府浮糧也着照二府例行
康熙二年四月戶科給事中吳愈運疏曰各有

土產苟非其地必無其物不得不委官採買委
官一領解批因而議帮貼議使用盤費脚費一
一派之民間至有雜費倍于買價者臣愚請將
各省應解顏料等物某件係該省所產應就本
省起解某件係出某省應就某省起解聽部臣
撥土產所宜斟酌確議量贏補虛則諸弊悉清
康熙二年七月左都御史龔疏曰新舊並徵叅
罰叠出有司日換生手猾吏之朦混愈以不清
百姓徒苦追呼度支之金錢依然不足盍亦現

徵以補帶徵即因舊欠而滋新欠陳陳相積撫
了無休合籌通盤仍歸虧欠
康熙四年三月戶部疏曰先經臺臣馬大士條
議業經臣部會同吏部議覆嗣後如州縣官加
派私征司道府廳等官查確申報督撫題叅將
州縣官員革職拏問司道府廳等官朦隱不報
督撫題叅將司道府廳官員革職奉
旨在案相應再行嚴禁可也
康熙五年六月江撫韓題該臣看得脚價一項

乃隨正編給解運之需自康熙二年爲始部覆
如擬本省兵餉則無長途解運之煩其隨正脚
價扣解充餉附入考成乃江北所屬歷年竟未
循行臣既兼轄不得不行詳查



徭役

國之所以爲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爲民者
以有穀也穀之所以豐植者以有民功也化國
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閒暇而力有餘舒長者非
謂羲和安行乃君明民靜也富足生於寬暇貧
窮起於無日聖人深知力者民之本國之基也
故務省徭役使之愛日 王符愛日論

周官之法貴者賢者及新甿之遷徙者皆復其
征役故六朝議役法必釐正譜籍

漢世宰相之子然且戍邊蓋樂齊而力均



周文帝創置六官司役主力役之政令人自十
八至五十九任於役豐年三旬中年二旬下年
一旬八十者一子不從役百年者其家不從役
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役凶札無力征蓋
是時蘇綽爲法依於古然猶重恨之嘗曰今所
爲制如張弓非平代法也後之君子孰從爲弛
之其子威開皇中專脩高祖䟽請減賦役甚力
從之故戶口歲增其後江表混一益寬徭賦

唐著令民始生爲黄二十爲丁六十爲老里立
手實法歲終具民生死與地闊狹之數爲鄉帳
上之縣縣上之州州上之戶部又爲計帳具來
歲課役之數以報度支有任當應免課役者給
蠲符蠲之
蘇文忠公謂自楊炎定兩稅後租調與庸兩稅
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錢
宋以衙前主官物里正戶長鄉書課督賦稅弓
手壯丁逐捕盜賊太祖建隆中詔能審定諸州



戶爲九等著於籍上四等量輕重給役餘五等
免之承平既久奸僞滋生命官形勢占田無限
皆得復役應役之戶僞爲券售田於形勢之家
假佃戶名以避徭役乾興初始立限田法形勢
敢挾他戶田者聽人告予所挾田三之一自里
正鄉戶爲衙前主典府庫或輦運官物往往破
產景祐中稍欲寬其法而卒不克役之法始矣
慶曆中范仲淹執政謂天下縣多故役繁而民
瘠王逵爲荊湖轉運使民輸錢免役得緡錢三十

十萬進爲羨餘蒙部獎
司馬光之始議差役蓋有緣曰熙寧免役法行
開封罷遣衙前數百人民皆欣幸後有司求羨
餘務刻剝乃以法爲病
元祐初溫公入相革王安石新法青苗助役其
尤甚然既曰罷青苗錢未幾而復有再給散出
息之令至于役法則諸賢之是熙寧而主雍熙
者居其半故差僱二法雜然並行免役之錢仍
復徵取然僱募之行助役也既取盈分寬剩復



徵頭子錢民間輸錢日多而僱人給直日損此
其極弊處
金華松陽民在淳熙倡義度其時里正一歲役
費乃自實其貲爲三等定著役之差次於籍衆
以其粟佐當役者他日戶升降則告于衆而進
退之歲三月衆畢會舊里正以授新里正名曰
義役某適時爲令曰民誠義吾有司之失義甚

丈量

古者步百為畝漢人以二百四十為畝北齊又益之以三百六十為畝今所用者漢畝也今五十畝古百畝也漢提封田萬萬頃平帝元始初遣司農勸課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頃是時天下之民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戶以田均之計戶得六十七畝古百四十畝也

殷人以一百四十步為畝則七十畝當周之百



畝夏后氏以二百為畝則五十畝亦當周之百畝周尺止六寸有奇

古者聖人制數周密其制方田之數以御田疇廣狹制勾股之數以御遠近高深方田之制行則自井畝徑遂之直積而為道路川澮截然直方無有迂曲故中邦之地雖廣而里數則徑自秦漢開阡陌於是道里始遷遠矣

杜君卿曰秦以後阡陌既敝又為稽覈稽覈在乎權宜權宜憑乎簿書政由羣吏人無所信

五代時歲檢視見墾田定租吏緣為姦宋太祖詔許民闢田墾土州縣毋得檢括止以見所佃為額真宗景德中有言廉橫賓向諸州民墾田未輸賦者請檢括定租上曰遠方民宜省徭賦寬假之

後梁時楚王希範奢欲無厭用度不足每遣使者行田專以增頃畝為功民不勝租賦而逃王曰但令田在何憂無穀命營田使鄧懿文籍逃田募民耕藝出租民舍故從新各失其業



紹興中李椿年上言經界不正為害十淳熙中朱熹知漳州言經界最民間莫大之利綢民業畫稅存不勝其痛而州縣坐失常賦豪右占隱者為异論以搖之椿年熹所欲行經界非復若限田均田有反古拂衆之難獨丈量隱稅令貧富得以實自占而亦竟沮不行

宋內侍楊戩主後苑言汝州地可為稻田者置務掌之租入可數萬以佐費乃置稻田務已行於府畿名公田務其後南暨襄唐西及澠池北

踰大河民田步畝稍溢於初務者輙名公田令輸公田錢而山東河朔荒逃田與河堤退灘租稅舉入焉皆內侍主之名應奉局部使者至自督御前租課民輸公田錢外即正稅倚閣不復能畢輸矣

洪武元年詔周鑄等百六十四人往浙西覈田畝經理以實聞毋妄有增損為民病

洪武二十年覈實天下地土兩浙等處富民多畏避差役號寄田產遣監生往丈之畫圖編號



為魚鱗圖册以備查考

林勳本政書作圖之法以田為母以管業人戶為子人戶雖有逃亡土地只在本處

萬曆初行丈量法大均天下之田賦且論言所為均賦者用蘇民寬非盡地利求增稅也

明桂萼言北方直隸河南等處州縣、社屯分里甲猶南方江西湖廣等處以鄉村分里甲也祖宗時北方民少地寬遷山陝等處無田之民分屯其地故稱屯時屯民新至其受地頃畝甚狹社民土著其分地頃畝甚廣故屯地謂之小畝社地謂之廣畝此北方之民所甚不均者也天下任土作貢宜科則較一而南方定稅時吏舞文受賂有輕則重則之殊在重鄉雖下田重則輕鄉雖上田輕則又各州縣抄沒之產即因民間所收佃作之租定為稅糧此南方之民所甚不均者也時唐龍以御史按江西疏言江西有等巨室置買田產遇造冊時賄里書飛灑之見在人戶名為活灑有暗藏之逃絕戶內名為



死寄有花分子戶不落戶限者有留賣戶不過割有過割不歸本戶有推無收以致派糧編差無所歸者俱小民賠償江西此弊吉安為甚臨江次之乞令守巡分詣地方督州縣將飛詭弊源重者隨田丈量輕者隨戶清理究首尾之因度廣狹之則分肥瘠磽沃之等均崩攤開墾之數

明霍韜疏言洪武初天下田土八百四十九萬六千頃弘治十五年存額四百二十二萬八千

頃有奇是宇內額田失者半也湖廣額田二百
二十萬今存六十三萬河南額田一百四十四
萬今存四十一萬非撥給于藩府則欺隱於猾
民廣東額田五十三萬今存七萬
南方江淮間沙淤之田所謂坍江之田廢復不
常故畝無常數稅無定額也宋乾道間梁俊彥
請稅沙田時相葉顒奏曰沙田者乃江濱出沒
之地水激於東則沙漲於西水激於西則沙復
漲於東百姓隨沙漲而田是未可以為常也其



事遂寢
各處臨河邊江濱海田地東坍西漲彼長此消
名曰新增實非舊額昔王恕巡撫蘇松常等處
將此等錢糧不入黃冊另作白冊以補小民包
賠之數
康熙三年十月刑科都給事中楊雍建疏曰丈
量一事奉行不善則弊未除而害已滋所當急
議停止者也丈量必用圖長圩長奸胥妄報愚
民畏懼求脫此僉報之害也有司躬親履畝隨

從多人加以弓手索手書手算手等役工價之
外供億煩多此供給之害也應用廠舍樁繩界
牌木植為費不一即如攢造圖冊逐號稽寫自
縣府至道自藩司督撫至部紙張筆墨工費浩
煩毫無官價悉出民資又如提冊繳冊駁冊經
承需索無有虛日此造冊之害也業主居址窵
遠聚糧奔走既苦艱難況乎上司差承府縣快
役借名催工催役催丈催冊絡繹不絕此差役
之害也即將善弓恐不可考胥吏意為增減產
釐之差便為詐局此弓式之害也事頗未竣立



限比較該管衙門既多必催數人分值應用工
食既有常例一經扑責費愈不貲此比較之害
也丈完一圩勢必更員覆丈弁與役從再費經
營雖所丈絕無弊端而執弓者未充所欲上下
其手那移之間杖責立至此覆丈之害也臣聞
西北之地有熟有荒東南之土熟多荒少與故
明萬曆年間賦役全書所載頃畝數目原自符
同糧額未嘗減也版籍未嘗更也如拋荒原有

定數勒其荒者不必核其熟者額征自有㡳冊
察其缺額者不必查其如額者
康熙四年三月安徽巡撫張疏曰一歲之中民
田軍田牙錯其間縣官只丈民田衛官只丈軍
田縣官方去衛官又來一月之中所丈幾何若
夫青苗在地弗能丈也縣官事忙弗能丈也天
雨連綿弗能丈也一月之日所丈幾何故數年
不能丈完之說誠然也然一日不完則前項里
民侗候一日



催科

陸贄曰蠶事方興已輸縑稅農功未艾遽斂穀
租上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
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
德宗即位楊炎爲相先是租庸調法以戶田丁
產爲宗天下兵起版籍散而戶部按空文責
租庸所在科徵名目猥出迫趣取辦無復常準
炎更兩稅法夏稅無過六月秋稅無過十一月
五代唐莊宗同光四年敕河南尹豫借夏秋稅
民不聊生



宋元祐中傅堯俞言監司以今歲蠶麥並熟催
督積年逋負百姓必不能用一熟之力了積年
之欠且令帶納一料候秋成更令帶納
知杭州蘇軾言朝廷恩貸指揮多被有司巧爲
艱閡故四方皆有黃紙放白紙取之語試他日
又言自祖宗以來赦令必曰凡欠官物無侵欺
盜用及雖有侵用而無家業者並與除放以民
既乏竭雖加鞭撻終無所得緩之則爲姦吏之

所蠶食急之則為盜賊之所憑藉舉而放之雖有水旱盜賊民不思亂此為捐虛名收實利也

孝宗時朱熹上封事伏見祖宗舊法州縣催理官物已及九分以上謂之破分諸司即行住催版曹亦置不問由是州縣得其贏餘以相補助貧民有所拖欠亦得遷延待蠲

宋時曾沖上言使為令者惴惴惟征歛是急亦何暇奉行寬恤詔書今銓曹有縣令一二百餘闕無願補者正緣畏財賦督迫避罪耳孝宗受禪



歲蠲積欠楊萬里言陛下欲安國家當自厚下始登大寶以來蠲詔數下而吏胥攬戶輙已先期督小民急輸及詔下則所放者吏胥之物所倚閣者攬戶之錢也是以寬恤之詔雖頒愁歎之聲如故竊觀漢史恤民之詔多以減民明年田租為文意豈慮是乎陳永曾言今常賦為額已重近乃預借一二歲甚乃至五六歲以百口之家計之雖罄永業然且不給將流亡隨之此公私俱困之道也

明徵以夏曰夏稅農桑絲也無過八月徵以秋曰秋糧有本色有折色米一石折銀二錢五分無過明年二月永樂初湖廣夏稅至期後戶尚書郁新請治州縣官稽緩罪上不許曰賦入令無失經制而可矣苟罪其官必急責于民

康熙元年四月浙江嘉湖道上官鑑疏曰欲清本原宜將征比簿冊每里一本每本前列總額後開十甲花戶姓名各名下應納錢糧細數務與實征黃冊及由單纂派之數參對相符不許



絲毫舛錯至日收流水簿亦每里一本止記一里內花戶完納數目每逢比限經征官即宜查明填註本人名下應完欠分明所置比收二簿每年于未開征一月前送府查驗鈐印若比簿止列總數而不列花戶名下細數日收流水簿仍復總統登記不分每里一本即是經管吏胥混淆作弊

康熙元年四月刑科都給事中王命岳疏曰從來易知由單為錢糧額徵之總會目最詳悉亦最

箇明官不得以意爲增減民乃得憑单爲輸納舊例毎年冬季戶部即定明年由单頒發各省廵撫藩司藩司頒發郡縣各縣俱于春前頒發里班

康熙元年七月戶科左給事中蘭挺達疏曰竊惟由单之設取名易知使下民通曉以便輸納而杜侵漁法甚善也故征收欵項一依賦役全書絲毫不容假借即有不肖官吏借名加派猶慮由单昭然未免有所顧忌若併由单而假之



則小民輸納全無可憑貪汚横征何所忌憚如江南長洲縣則大可异焉臣見其十七年內由單一紙至十八年八月始行頒發心訝其何遲誤太甚乃爾及查其報部之單則在十六年十二月是該縣未嘗不知頒發之當預也乃頒民與報部竟隔兩年是誠何心因細細磨對始見其數目互異明明私改

康熙四年三月戶部疏曰奉

上諭諭戶部設官原以養民民足然後國裕近聞府州縣官貪婪者多征收錢糧加派火耗或借公費科歛或于行戶强取借端肥己獻媚上官及戶書里長等役恣行妄派小民困苦無所伸告以後着科道官將此等情弊不時察訪糾叅至于夏秋征收錢糧原有定期隔年預征小民何能完納以後預征着停止

山東巡撫周有德疏曰臣查故明萬曆以前則例俱係本年十月開征至次年歲終奏銷遇農忙之時則停催科以養民力不使匱竭不必稱



貸于人不至變産賠補是以下不迫而上有餘至明末兵興糧餉新加遂至預徵其後習以爲常

康熙五年四月戶部題覆江南道施題事查催征錢糧原係州縣印官職掌何得濫委府佐協征應如所議奉

旨依議

周綸曰財賦至今日有司動輒去官爲期會促催科不前也於是爲之法曰行滚單則完

欠立辦夫滾單每啚從甲至癸一紙分發甲完則移之乙其頑欠沉閣者差拘宪比法甚善也獨是今之財賦非小民之不前即竭澤而漁食土之毛無有正供膜外置者勢不可也而其間完者併力以催欠者掛額如故則是按戶按分按期之不講而慘遭鞭撻者唯殺胥特也於是有甲之完移之乙而乙之欠歸於丙縱十分徹底水落石出嚴終之究横受其戶外分外期外茶毒者莫可詰矣是滾



單之簡稽民欠不若設一法於收吏限胥為愈也一或每啚總田若干總徵若干有總有分有總則無別啚隱裁之弊有分則以欠首為赴比之首而梗頑者必正身至官是滾單之意也一或計一縣之田一縣之起科如一縣三百啚則爲三限每限百啚應比或五十啚或百啚以一練習謹飭之吏分掌田糧冊籍民上納時屬之收如五十啚百啚應徵萬計每月二限十限十分寬其限無承辦不及

無分外耗費如逢十比逢入先收收吏于收後將銀呈驗萬金之一以千金輸庫大白于民使應一分者不得短少一分之內尤不得帶納下次之分晝然有額止須問完欠於一收吏不及一分則收吏以欠戶指名而完者先期曉示可悉歸而力業也不得短少尤不得帶納下次之分則雖大奸惡吏斷無可甲之完移額於乙而乙之欠卸擔於丙州縣之精力沛然有餘期會之隨責可無過慮如日



惱餉定限八月全完豈暇十分輸比不知撥協之銀大約十中三四在州縣不事講求徒日民欠累官并日而食一部內黄吹冬烘不半載而嚴刑之下完欠不清逃者逃斃者斃徒以殘剩之鳩形鵠諸後人而一行作吏兆吏復廢豈不惜哉

漕輓

中古制國用悉賦畿内秦廢封建漕運事興漢初歲不過數十萬石武帝元封元年山東漕歲益六百萬石昭帝時有詔勿漕唐初亦不過二十萬石天寶歲水陸二百五十萬石代宗時劉晏歲百一十萬石宋太宗太平興國始置汴河歲運江淮秔米三百萬石真宗大中祥符初至七百萬石元漕三百餘萬石明定例歲運四百萬餘石



秦使天下飛芻挽粟起于黄腄瑯琊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蓋由海道入河也

漢唐建都於關中漢漕仰于山東唐漕仰於江淮其運道所經止河渭一路宋都汴梁四通之地故其運道所至凡四路

漢宣帝五鳳中耿壽昌奏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諸郡穀足供京師可省關東漕卒過半

漢漕關東山東之粟從渭而上河東有根倉溼倉滎陽有敖倉轉般八都迨後魏邸閣倉廪之也法歷代相因在唐則于水次有集津倉洛口倉含嘉倉河陰倉水通則隨近轉運否則暫寓以待

隋制凡經過之處以丁夫遞運要害之處置倉場收貯次第運之以至京師運丁得以番休而不久勞漕船得以回轉而不長運

煬帝大業元年引河通於淮海自是天下利於



轉輸

貞元之始巨盜初平太倉無兼月之儲關輔遇連年之旱而有司奏停水運務省脚錢至使郊畿之間烟火殆絶今夏江淮水潦漂損田苗比如常時米貴加倍畊廢置乏關輔以穀賤傷農宜加價糴穀以勸稼穡江淮以穀貴民困宜減價糶米以救凶災今宜糴之處則無錢宜糶之處則無米今淮南諸州米每斗當錢百五十文從淮南轉運至東渭橋每斗船脚又約錢二百

文項者每年從江西湖南浙東浙西淮南等道運米一百十萬石送至河陰其中減四十萬石留貯河陰倉餘七十萬石送至陝州又減三十萬石留貯太原倉唯餘四十萬石送至渭橋輸納當崔造拜相之初懲元琇罷運之失請每年轉漕米一百萬石以贍京師比至中途力殫歲盡所以節級停減分貯諸倉每至春水初通江淮所撥未到便取此米入運免令停滯舟船江淮收米至倉還復留納填數頗亦協宜邇年積



數滋廣歲月漸深耗損增甚今歲關中百穀豐成有憂在京米賤請廣和糴以救農人一斗轉運之資足以和糴五斗運務且合悉停臣慮運務若停則舟船無用壞爛莫脩倘遇凶災復須轉漕江淮所停運米請委轉運使于澧水州縣出糶每斗減時價五十文以救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貫文節級所減運脚計得錢六十九萬貫請支二十萬貫付京兆府于京城內及東渭橋開場和糴米二十萬石每斗錢一百文計加時估價三十已上利農其米便送東渭橋及太原倉收貯充填每年轉漕四十萬石之數餘尚有錢一百十三萬貫文以供邊鎮和糴　陸贄請備蓄軍糧事宜狀

劉晏以為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隨便宜造運船教漕卒江船達揚州汴船達河陰河船達渭口渭船達太倉其間緣水置倉轉相受給自是無斗升沉覆者船十艘為一綱使將領之十運無失賞官其人晏于揚子置十場造船每艘



給錢千緡或言所用實不及半虛費太多晏曰論大計者不可惜小費當先使之私用無窘則官物堅完矣

唐文宗太和時秦漢時故漕興成堰東達永豐倉咸陽縣令韓遼請疏之自咸陽抵潼關三百里罷車輓之勞

宋初兩浙既獻地歲運米四百萬石所在雇民挽舟吏並緣為姦初荊湖江浙湖南諸州擇部民高貲者部送上供物民多質魯不能檢御舟

入舟人侵盜官物民破產不能償乃詔于吏部送勿復擾民哲宗紹聖二年在京進納官銓試不中者差押上供糧斛不用衙前土人軍將未幾復募土人押諸路綱如故

宋徽宗崇寧三年戶部尚書曾孝廣言往年南自真州江岸北至楚州淮堤以堰潴水不通重船般剝勞費遂於堰旁置轉般倉受逐州所輸更用運河船載之入汴以達京師儉盜由此而起仁宗天聖中發運使方仲荀奏請真楚州堰



爲水牐自是東南金帛茶布之類直至京師惟六路上供斛米猶用轉般法在路折閱欲將米並依東南雜運直至京師號直達綱譚稹上言祖宗建立真楚泗州轉般倉一以備中都緩急二以防漕渠阻節三則綱船裝發資次運行更無虛日自其法廢河道日益淺澁致中都糧儲不繼淮南路轉運判官向子諲奏轉般法寓平糴之意坐視六路豐歉有不登處則以錢折斛發運司得以斡旋之

宋歲漕東南米麥置轉般倉於真楚泗三州以發運官董之江南之船輸米至三倉卸納即載官鹽歸舟還其郡卒還其家汴船詣轉般倉漕米輸京師

元時有宋季海盜朱清者與其徒張瑄抄掠海上尋就招懷伯顏平宋時遣清等載送庫藏諸物從海道入京師時會通河未鑿東南茌平道中車運三百里轉輸艱難二人言海運可通逾年始至朝廷未知其利乃運舊運後立萬戶府



四總海運事又併四府爲都漕運萬戶府令瑄二人掌之歲運江淮米三百餘萬石以給元京四五月南風至起運大倉入海得便風十數日即抵直沽交卸二人以功賜鈔印聽其自印及張九四據有浙西而海道又有方國珍海運遂梗

元世祖從壽張縣尹韓仲暉等言起須城縣安山西南由壽張西北至東昌又西北至臨清引汶水以達御河長二百五十餘里中建牐三十

有一以時蓄洩河成名曰會通
元世祖時都水監郭守敬言導昌平縣白浮村
神山泉西折南向過雙塔榆河至都城南引一
畝玉泉至西門入都城滙積水潭復東折而南
入三里河經十里河至烟墩港入渾河東下每
十里一閘以時啓閉漕舟自通州直抵都城民
無陸輓之勞公私便之賜名通惠永樂間亦以
通漕後廢蓋運船一隻載米三百石自通州上
車費腳價三十七兩有奇船直抵京則車家頓



失此利不免流言惑衆自通抵京僅五十里而
高低實踰五十尺莫若因故閘遺址爲五壩置
剝船
元初江南糧餉或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
流至中灤陸運至淇門入御河達京或自利津
河或開膠萊河入海後鑿渠起安山西南由壽
張西北至臨清引汶絕濟直屬漳御名會通河
蓋汶水自古東北入海而以智力導引使南接
淮泗北通白衛則自元人始也時汶渠雖開海

運如故明永樂以來始大濬會通以便糧運于
是江淮一帶萬里通津
元人分水于濟寧明尚書宋禮築壩城坝乃老
人白英所陳
前代所用之夫皆是民丁惟明則以軍運前代
所運之粟皆是轉遞惟明則是長運
洪武末永樂初蘇松浙江等處歲糧俱輸納蘇
州府太倉由海道以達順天府武清縣之直沽
衛河白河合流于此入海



永樂初肇北京河海兼運一由海道一由淮海入
黃河至陽武陸運至衛輝由衛河入白河至通
州永樂九年命工部尚書宋禮都督周長等發
山東丁夫十六萬五千濬元會通河自濟寧至
臨清三百八十五里於是始達通州
先是漕河民運多失期永樂末始令民運于
淮安瓜州補給腳價兌與軍衛所出給通關付
繳從巡撫周忱等議也宣德八年參將吳亮言
江西浙江湖廣江南州縣各回附近[illegible]南

京江北船于瓜淮領兌浙江蘇松等船本各司府地方領兌不盡者仍於瓜淮交兌其北邊一帶如河南彰德府于小灘山東濟南州縣于濟寧脚價米在淮安水次者每正糧一石外加五斗在瓜州水次者每正糧一石外加五斗五升成化七年都御史滕昭議罷瓜淮兌運裏河官軍僱江船于江南水次交兌民加過江之費視遠近爲差天順間始定漕舟共額一萬七千七百七十五隻官軍十二萬一千五百員名歲運



糧四百萬石

糧運輕齎一六二六三六者即耗糧也江西湖廣浙江兌運正米一石加耗六斗六升又加尖米一斗以四斗隨船作耗餘三斗六升則折銀謂之三六江南直隸兌運正米一石加耗尖米共六斗六升除四斗隨船作耗只二斗六升折銀謂之二六江北直隸兌運正米一石加耗尖米共五斗六升除三斗隨船作耗亦只二斗六升折銀亦謂之二六山東河南加耗尖米共四斗一升除二斗五升隨船餘一斗六升折銀謂之一六蓋加耗隨地里遠近爲差耳先是耗糧俱本色隨船候到灣僱車起糧則易銀爲用後以灣中米價低昂不一而易賣又滯交納弘治十三年都御史張敷華都督郭宏方議折銀每石定價五錢可以輕齎就于交兌時支領隨船然只令完納兌運三百三十萬石而已餘耗本折皆歸旗李旗李富饒糧運于斯爲盛其成化一年改淮徐臨德四倉支運糧七十萬石此山



東河南直隸民運四倉交納者亦令軍船就水次與民交兌運赴京通二倉上納即所謂改兌者其加耗數少止有隨船耗米俱無一六二六三六折耗輕齎就令于兌運輕齎銀內均貼脚價進倉等用亦只總完四百萬石而已然用亦裕而軍無告若至正德六七年來京師權要始有官債壓立文約逼奪輕齎而弊生矣于是始有鞘封過淮赴漕運衙門呈驗重封仍委至張家灣過發之蓋以革偏奪之弊而遂有驗封查

筴使用

永樂十三年平江伯陳瑄因運舟泝淮險惡乃尋宋劉璠議開沙河即今淮安府板牐至新莊口一帶避淮水之險牾惟嶽繼自楚州之至淮陰故道開淸江浦五十餘里置四牐以通漕又於沿江一帶增堰以防走洩蓄水以資灌注引泉以備乾涸

自通州以至儀眞三千里南旺分水適當其中

白英曰南旺地聳盍分水焉第勿令汶南注洸河北傾坎河導使趨南旺南九十里流于濟寧



天井閘北百八十里流于張秋樓船可濟也乃造梁室汶之入洸者大壩戴村遏汶之入坎河者開新渠百十有餘里抵南旺而分注之道大通爲罷海運

南旺脊水也閉諸北閘則南流閉諸南閘則北流水如人意者莫如汶故命之左則左灌濟寧命之右則右灌臨淸

河道譬之人身淸河以下尾閭也邳宿之間水道也徐呂之間肚腹也

諸閘漕以汶爲主而以諸湖輔之若蜀山南旺安山沙灣諸湖皆輔汶北流者也獨山微山昭陽呂孟諸湖皆輔汶南流者也汶水微于春夏之交而灌輸方盛湖水溢于夏秋之間而運事已竣要在節要諸湖秋終則悉閉之以待運春終則漸發之以濟運

漕河十月徵稅十一月兌軍十二月開幇次年二月過淮

明初海運十萬餘石給邊永樂引汶泗諸水以



益濟引黃河自魚臺以益御漳

京通倉糧入三百七十萬石嘉靖十年以前至有八九年之積

康熙三年八月總漕林疏稱蘇松糧道經管下江漕糧正耗共一百二十九萬有奇白糧八萬有奇江安糧道經管上江漕糧正耗共五十三萬有奇

康熙四年九月戶部題江西省額該漕米五十萬二千一百餘石先經總漕因江西缺船將漕

糧艘留京口便可挽避爲速覆准永例

康熙五年二月戶部疏查康熙三年分山東省該運北正耗尖米二十四萬七千三百六十六石零河南省十九萬一千二百七石零浙江省六十八萬六千八百五十六石零江南省除截留京口兵米五萬三百八十七石該一百六十四萬二千四百四十五石零江西省該四十四萬六千八百六十二石零

康熙四年六月兵科給事中徐惺疏曰河流之



疏濬固宜急籌而轉運之良法亦宜預講查故明初漕運舊例俱民運交淮徐臨德四倉軍船接運入京通二倉名爲支運歲四運以抵通州至宣德時民運至淮安瓜州補給脚價等費兑與軍丁而直隸各省軍各于附近水次領兑名爲兑運成化時復罷瓜淮兑運令裡河官軍駕江船于江南水次受兑長運至通則今日見行之法也臣愚以爲長運之法既慮其淺阻而支運兑運之法何不叅酌而並行之

康熙元年五月巡倉御史董文驥疏曰自頃歲巡漕既撤之後東豫二省糧道押運抵通外其餘每省僅委通判一員長途督押請

勅總漕臣當過淮之時面同糧道通判逐船盤驗如有短少勒令領運官丁當時買補足數驗過全船全米即付押運通判取其收管責令嚴督抵通總漕臣先將各幫盤足米數過淮日期及押運通判職名預咨倉場與臣衙門查考其通判押運抵通後將過淮進口閘河津門一帶路



程某日至某處入境出境某官催趲計日細開揭送倉場並臣衙門其天津南北沿河運官向有五日揭帖到臣臣將押運之揭互相磨對如或時日不符停泊盜賣以致糧米虧欠容臣等指名畫地題參查究停泊稽遲之地巳究復欠之由將督催各官究處領運官丁嚴追正罪其押運通判計其停泊之時日虧欠之分數分別議處庶糧道不得諉卸于南通判不得諉卸于北督催不得諉卸于中而侵欠之端可杜矣

康熙元年十二月總督倉場疏曰竊炤總漕臣
須發全單開列本幫總糧丁船數目行月修船
錢糧及到次開兌開行過淮到通回空違限日
期與夫驗米色核夾販欵項備具奈法久漸弛
今查各弁投到全单止開兌運粮官其他欵項
日期並不填註乞

勅

下總漕各撫臣嚴飭所屬嗣後務必遵照全单
依樣據實填註

康熙四年七月御史戈英疏曰凡運官運丁至



回空比欠之時毋借變產完糧名色波累無辜
又衛所神棍往往從屯册中查取遠年絕軍無
証者遂以民間殷寔冨戶同姓者强扯幫貼漕
運之費又雖軍戶甚多有當年造船僉解者有
人丁单寡或鄉愚無知當年不造船僉解者衛
所千戶帶領衙役及當年運糧軍戶坐勒幫貼
至回空比欠又復扳扯不已

康熙二年八月漕運總督林疏曰通漕計船約
有六千餘隻少有稽阻到通必遲到通遲則回
空必遲回空遲則歸衛必遲歸衛遲則修船必
遲修船遲則赴次必遲赴次遲則受兌必遲受
兌遲則開幫必遲項接前文內開請

勅

總漕沿河督撫並各關監督凡糧船經由地方
各關口嚴察如有夾帶即行題条但自湖廣江
西浙江至于河西務設有十數員監督關口不
下一二十處船隻行走不能盤查勢必令其停
泊船船搜艙艙搜通漕六千餘號恐一船延一
日則通幫延一日漕運議单凡運軍土宜每船



許帶六十石監兌糧儲等官水次先行搜檢督
押司道及府佐官員沿途稽查經過儀真聽潛
運御史盤詰淮安天津聽理刑主事兵備道盤
詰是舊例止有二處盤詰

康熙二年九月戸部覆淮總漕林題請循舊例
于儀真瓜州責令漕儲道淮安責令臣衙門同
淮海道推官濟寧責令總河臣濟寧道天津責
令倉場通倉滿漢分司盤詰其餘衙門俱行議
免又屯丁土宜如六十石之外多有夾帶者治

題奉
旨依議
康熙四年四月江寧巡撫韓疏曰查前撫臣朱以蘇松常鎮四郡所屬徵收本色內有南糧軍儲等米給發衛軍行月者較諸兌運漕糧每石可省耗贈五升遂捜括廒底之餘粒名之曰省存餘耗部覆照漕米折價易銀起解于是相沿歲以為例

康熙四年三月刑科給事中楊雍建疏曰案查



康熙三年戶部議將康熙四年運解三年分江浙二省白糧正耗盡行改折以充兵餉每石照舊例折徵銀二兩限文到六個月內照數全完奉
旨依議以臣愚見之所及米價隨時為高下比年江浙之米每石價值七八錢而止今每石改折二兩加以貪吏火耗纛書勒索非本色三石不足以完折色之一石二省白糧正米二十一萬七千四百七十二石五斗零耗辦等米一十六萬六千一百四十七石九斗零如以本色之三完折色之一是一改折而多費民間八十萬石矣又況有夫船等銀二十九萬三千九百兩零一併征解者乎臣愚以為有本色則有耗辦既已改折矣不應并耗辦而亦折之也有本色則有夫船等銀既已改折矣不應并夫船而又征之也

江寧巡撫韓疏曰舊額起運白糧項內其
上供玉粒則係舂辦上白而府部院等衙門與運



船水手等米則全書開載原係糙粳今內部不分白糙俱照總數一例折銀二兩則糙米與白米同價矣更有舂辦一項原因民間徵輸之時本係糙米必須舂過方成白糧是以編此舂辦之欵以為糙米舂白之折耗向來原非起解之數也今改折若照糙米定價則舂辦之米似應一併科算如既照白米定價則舂辦即在其中而又重複算派皆作正數豈非一項而徵舂辦之外復加舂辦乎

康熙二年五月巡倉御史李廷松疏曰京通各倉放糧原有挨陳之法成例昭然案查各旂兵丁支給月糧等項倉役任意更換一廒未完復開一廒有久貯數年而不放有甫收入廒而即放挼其隱情以多侵盜恐粮米放完則短少立見也夫收貯之米業經前差題定五日進倉五日晒揚入廒俱期乾潔焉有美惡不齊惟積之年遠遂多紅朽故挨陳之法所以稽出入之數免久貯之耗絕侵盜之源

康熙四年八月吏部疏稱查漕船過淮之時盤驗給有批廻

康熙四年九月吏部覆總漕林疏稱漕運告竣每年舉劾一次查康熙四年二月内臣部覆停總河年終舉薦其總漕年終之薦亦應停止奉
旨依議

康熙四年十月吏部疏查漕糧過淮遲延三个月以上糧道降一級調用

康熙五年七月戸科孫疏稱輕賫銀兩原以脩運軍盤剝費用定例星夜越幫前進先送通倉交收

康熙二年十二月戸部疏曰查得總河朱條議船式一欵查漕船每隻裝米四百五十石不許違式大造

康熙四年五月江撫董疏稱江西省衛所漕船成造一船費用千金而所給料價止照清江廠例給銀二百八十餘兩

康熙四年六月工部疏稱清江廠歲造漕船三百九十五隻需用工料銀九萬三千七百三十五兩零

康熙四年八月戸部疏查楚撫劉疏稱楚省協濟江西漕船自康熙二年三年併四年正月盡數發協至今並無片帆回空恐誤新運

康熙五年二月御史顏疏稱向有清江工部分司造船如湖廣江西木料甚賤成造固易獨直隸山東河南鳳陽等處地不產木設有淮安四廠成造之後撑駕赴次今清江工部既裁淮道

一身豈能兼攝而四廠之中又分江寧一廠夫
江寧相距淮安遠至六七百里採辦之木由江
寧逆流而上到淮廠造後又將本船駕至水次
時日躭延且江寧各衛所交兌者悉屬蘇松二
府之粮蘇州原設船廠則江寧一廠所造之船
自應於蘇廠成造

康熙四年三月奉

上諭諭工部漕運關係國用河道理宜嚴肅近聞
內外顯要官員多置船隻貿易往來奸徒冦棍



假借名色恣意橫行以致閘座啓閉不時河水
淺涸粮艘爲阻又欽差及赴任等項官員多帶
貨船縱容下役騷擾河路俱應嚴行禁止

康熙四年三月總河朱之錫疏曰運河自臨清
以至董口將及千里地勢高亢不通江河所賴
濟運者唯藉諸泉之水南北分流故必挑濬節
宜設法利涉

御史顧疏曰運河全藉太山下泉水流出即爲
汶河至分水龍王廟滙合衆水剖爲二支北流
至通州南流出黃河

康熙五年五月工部覆總漕林疏稱近日湖泉
之地多被勢豪土棍耕種不濟漕而灌田以致
年來水櫃日小泉流日微坐誤儲糈

康熙三年六月工科左給事中徐惺疏曰黃河
修守額設一應夫柳錢粮常川防禦唯是運河
與黃河不同自董口直達天津中間如徐淮滕
嶧等處每年額設夫役築壩則有壩夫撈淺則
有淺夫且有備夫募夫等項以備非時搶救立



法甚密其間伏秋泛漲噴沙阻運一年之中不
過三四月耳每年漕船未行之前業有大挑小
挑工程倘果疏築得宜自可備終歳之用一切
夫役儘多空閒之時因官役乘機扣贓上下侵
肥蠹國誤工良可惋惜查得經制額設夫食錢
糧每名歳食銀十兩八錢而此項夫役各州縣
派自地畆正戸雇募每名食不下一二十兩河
道各官所轄土多則二三千名少亦不下千名

康熙二年七月倉場總督白色純疏曰五閘河

道京庾轉運要區請專屬通惠河分司管理俾其不時巡察凡有應挑者即挑應修者即修卑薄者預爲培厚沖决者立行通塞隨時修葺則工力不多而運務無誤

蔡方炳曰運河之内建閘甚多惟分水以北至臨清三百里地降九十尺爲閘二十有一分水以南至鎮口三百九十里地降一百十有六尺爲閘二十有三尤爲節宣泉水之要道故啓閉宜嚴第閘之所蓄有限而源之所



出無窮何也臨清而北藉衛水之盛流濟寧而南藉河水之餘漲獨此會通河者衛水不南河水不北獨賴汶泗沂洸諸水以濟焉者也然則漕河非泉不流而石傍山罅發源于層巖沓幛之間者凡二百二十有六治水使者憚于窮搜艱于露宿既不濬其泉之源即汶泗沂洸諸水亦水脉微細多有淺澁復不濬其泉之流故雨則盛不雨則微矣粮運盛行之時或遇水涸河淺宜放輸沓之法濟運艘淺于濟寧之間則閉南旺北閘令水盡南流如運艘淺于東昌之間則閉南旺南閘令水盡北流蓋南北分流則不足南北合流則有餘雖當旱暵自克有濟如是而後可以盡古人設閘之妙用矣

周綸曰南河中河北河三河道官南河治黄河之衝决徐邳而南者止言河不言漕北河治黄河之衝决張秋而北者恐河决於閘河而病漕中河止言閘河絶不與黄河閘河以



汶爲主汶以泉爲主引汶則爲閘河有泉而有汶河在太山下則爲泉水懽日小泉流日微則太山旁塹泉灌田者咎也

## 兵餉

國依兵而立兵待貨食而後可聚冗兵冗爲大患 張方平論國計策

孫武曰千里餽糧士有饑色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

德宗時邊兵衣饟多不贍諸將詭請遙隸神策軍廩賜遂贏舊三倍由是塞上往往稱神策行營皆納統於中人矣

宋眞宗景德元年內出銀三十萬付河北貿易



軍糧馬端臨曰平糴法始於魏李悝豐則取之民歉則捐以濟軍國之用未嘗仰此自唐始以和糴充他用至宋而遂爲軍餉邊儲一大事熙寧八年劉佐體量川茶因便結糴九年詔淮南常平司及時兌糴政和元年童貫奏行均糴以人戶家業田土均敷元符元年章楶行括糴括索人家量存其蓄推原其故蓋自眞宗仁宗以來西北用兵以茶鹽貨物召商入中而姦商點賈遂至佐價估貨高價入粟後懲其弊所以只取之民甚至或不償其直

祖宗舊制三司每季供糧草文帳一本赴樞密院夫樞密院不主財賦而使供帳者是欲置廢兵馬常與糧照對也 曾公亮答邵倚書時務論兵食

明天下銀課自上供外領于度支之經費者歲二百九十萬有奇而邊餉且稱是初開立各邊以陝西八府供延寧甘肅山西三府供宣大山東永平供遼東而又各以畿輔河南諸郡麥銀益之率歲入自足一歲之用發帑金以代賦乃



權宜非經制也後乃每額且歲有加益矣

霍韜曰成化以前邊防歲困邊地盡耕邊粟自多今則將庸卒弱不堪支持地之出粟者寡入之食粟者衆成化以前鹽引皆輸邊粟故富商自招流民自墾邊地米價自平而食自足成化中葉淇變中鹽本色爲納銀故富商大賈得輸銀之便不復墾邊粟所以貴食所以不足也

康熙四年三月掌京畿道顧題查戶部歲入約計天下錢糧地畝雜項止於一千五百萬順治

十七八年間各處兵餉用一千七百萬尚浮於
歲入二百萬上年止用一千萬零數百兩
康熙四年八月江督郎題江南通省官兵俸餉
馬乾等項康熙四年歲共支銀二百六萬八百
七十六兩零
康熙二年十一月江督郎疏稱京口康熙三年
分兵餉連閏該銀五十三萬兩有奇
康熙三年九月戶部題查得江督郎稱康熙三
年駐防京口官兵月米連閏該一十四萬三千
石蘇州官兵月米連閏該八萬五千石隨征二
路官兵月米連閏該二萬三千四百石循例請
留漕米應如所請奉
旨依議
康熙三年十二月江督郎題康熙四年分京口
八旗官員歲支白米一千二百石有奇兵丁歲
支米十三萬八百石有奇
康熙五年六月江撫韓題蘇松常三府額解江
南省倉白糧一項於康熙四年九月內戶部議

每年止留備用白米三百石餘俱折征解部續
據江寧倉司以江寧駐防添有副都統及分得
撥什庫等員必得歲留白米五百石方足供用
行司確議去後茲覆稱白米一項乃專供駐防
四旗及織造各差并過往官員祿米之需從前
三百石僅足供將軍哈下固山大佐領各官員
并妻室一歲俸糧之用嗣因四旗共添設副都
統二員每旗又添分得撥什庫七員及各官員
妻室歲需白米遂倍於常况省會冲地更有過
往官員不時支應應如該司所請歲留五百石
康熙二年九月福撫許題閩省官兵歲該米
一十七萬四千四百三十石通省民地除遷荒
外康熙二年應實征米十萬五千二百十一石
二斗零即如額全完已缺米六萬九千二百八
十石七斗零
康熙四年六月戶部題查靖南王耿奏銷康熙
三年分藩下官兵家口并左右兩翼總兵官下
官兵支過俸餉等銀共二十五萬四千五百七

十六兩五錢六分零米共二十萬五千六百二
十石六斗給過馬匹豆一十五萬二千三百石六
斗二升草四百三十四萬九千五百四十六束
康熙三年九月福督李題閩省經制與靖藩并
隨征各標暨投誠各官兵馬匹康熙二年分俸
餉總計銀二百五十二萬六千四百三十餘兩
康熙四年十月福撫許題稱康熙四年閩省兵
馬所需糧餉米料通算請撥餉銀三百四十二
萬兩零



康熙三年八月福撫許題閩省投誠官兵歲需
餉銀六十二萬六千一百兩有奇
康熙二年十月平西親王吳疏稱戶部題撥康
熙元年兵餉藩下並綠旗共撥銀二百八十一
萬五千九百七十六兩五錢零
康熙四年七月貴督楊題貴州省康熙四年分
兵餉歲需銀七十二萬一百五十六兩零
康熙五年八月戶部題起解協餉四月內完三
分之二八月全完如有遲延照分數題參議處

撫分數以怠緩稽遲題參者降級督催以遲誤
軍需題參者革職或所缺錢糧不動別項抵解
以致遲誤將督撫降二級留任布政司降三級
調用以下經管官革職爲民解餉省分督撫照
所限月終將起解數目題報如不曾起解以起
解具題者革職不依所限月終題報者罰俸一
年收餉省分督撫仍將解到月日題報可也奉
旨依議



康熙二年正月都察院疏曰撥協湖廣轉解雲
貴而湖廣又有解京錢糧撥協福建而福建又
有解京錢糧既有舟車往來之費又多差役守
催之苦豈能按時而給兵等以爲各直省應于
年終通算額兵若干應餉若干有餘者方撥協
隣近其兵馬頗多地方只給本省應用不必解
京以滋勞費定爲經制不必年年零撥

屯田

夫省運就糧分兵久駐磨以歲月何敵之變此昔日屯田之常論也 陳亮乞措置裒山爪步石跋三堡屯田狀

漢昭帝時屯田張掖郡宣帝時後將軍趙充國擊先零羌罷騎兵屯田以待其弊上便宜十二事司馬宣王伐吳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艾以爲田良水少不足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漕運之道又以爲昔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今事在淮南淮



北屯二萬人淮南屯三萬人且田且守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于淮上則十萬之衆五年之食也以此乘吳無往而不克矣

馬援引洮水種秔稻而狄道並塞之民得以樂業虞詡激河浚渠爲屯田而省內郡之費

曹操從棗祗請建置田官以祗爲都尉募民屯田許下諸葛亮由斜谷伐魏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己志不申乃分兵屯田耕者雜于渭濱居民之間晉羊祜鎮襄陽墾田八百餘頃祜之始至軍無百日之儲及其季年有十年之積

唐高祖武德初始置軍府關中爲十二道軍置將副各一人以督耕戰車騎府統之

唐憲宗元和中李絳請開營田可省度支漕運起代北墾田三百頃出贓罪吏九百餘人給耒耜耕牛假種糧因募人爲十五屯墾田三千八百餘里



宋太宗端拱中何承矩請于順安砦西引易河築堤爲屯田及承矩知雄州又言宜因積潦蓄爲陂塘大作稻田以足食會臨津令黃懋上書言河北州軍多陂塘引水溉田省功易就詔承矩按視還奏如懋言以承矩爲河北沿邊屯田使懋充判官發諸州鎮兵一萬八千人給其役懋以晚稻九月熟河北霜早而地氣遲江東早稻七月即熟取其種種之度支判官陳堯叟亦言漢魏晉唐於陳許鄧蔡宿亳至於壽春用水

利墾田陳迹具在請遴官大開屯田每屯十人人給一牛治田五十畝歲登所取垂如民間王客之例

昔有爲行經界寓地網之議者以爲邊塞平原曠野險阻實稱宜因屯田定其經界開爲溝洫可以備旱潦可以阻敵騎此益本與珍在天水軍遺法也

寶坻東安豐潤玉田燕之督亢地也故稱肥饒元末學士虞集曾議屯田以足元京之食淮揚



荒土甚多安東而下直至贛榆六七百里曠地數萬頃安東之大湖海州之傅湖沭陽之桑墟湖贛榆之南湖各方廣數十里可漏利溝渠便成水田

明初四十二衛散處江北屯田自養

永樂時徵耕牛分給遼東諸屯士命靖安侯王忠往北平安插屯田軍民整理屯種已又給陝西行都司所屬屯田牛具論今寧夏各屯于四五屯內擇一屯有水草者四圍浚濠築土堡聚旁近屯糧草俾無警

永樂時聽今北直隸各屯原額拋荒及空閒地土不拘土客官民軍舍儘力開墾永不起科正統四年令各邊空閒處許官軍戶下人丁儘力耕種免納子粒益所貴平廣種多收民間米穀價賤發銀可糴則邊備易足矣

屯田之興也官不起科屯卒有利而無害况鹽商納粟于邊每引止二斗五升商之利厚矣是以屯卒始焉賴商人以便牛種之需既焉賴商



人以獲貿粟之利此屯田所以日廣屯粮積于西北則東南漕運可以少緩屯田之廢也鹽商納銀于部每引至四錢八分屯卒始焉耕種無其力既焉收獲無所售此屯田所以日廢銀在部而官解於邊就若商人自輸之便

康熙四年二月都察院左都御史郝疏曰本省已設之官兵頗難議裁而投誠之將卒又勢必贍養所以本省之供應如故而他省之協濟猶未能盡罷無法以急救之欲緩天下之征求但

百姓之疾苦得平今查川湖雲貴等處甚多荒
地沿海遷移地方各有廢田合無將綠旗官兵
投誠將卒選其精銳者分隷營伍其餘則倣歷
代盛時養兵之長策查無主荒地給以牛種使
之屯種況沿海遷移之地必須設兵防守目今
海氛既靖即以防海之兵而種近海之地尤爲
兩便

康熙元年四月湖廣湖北道陳疏曰竊照開荒
之例先給牛種三年起科爲法甚善



康熙四年四月福建道御史進月巽疏曰竊惟
政莫先于開荒弊莫深于捏報捏報之地祇不
清則民困不蘇包賠之根不除則地荒日甚
荒地日增一日逃亡年甚一年其前定則例荒
地五年墾完之限不必固執以滋勒報之端

戶部疏曰限年開墾并處分之例應行停止奉
旨依議

鹽法

周禮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而未之
有禁

管仲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十口之家十人食
鹽說桓公伐菹薪煮海水爲鹽令北海之衆無
得聚庸而煮鹽

董仲舒曰漢承秦法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馬
端臨曰當時封國至多山澤之利在諸侯王國
者皆取以自豐非縣官經費所權也



漢武時孔僅東郭咸陽言募民作鹽官與牢廩食
盆煮鹽之器敢私鬻者釱左趾孝昭時令郡國舉賢
良文學之士問民疾苦皆對曰願罷鹽鐵官桑
弘羊難以爲此國家大業安邊足用之本孝元
時嘗罷三年而復之明帝時張林言鹽食之急
官可自鬻朱暉等言鹽利歸官則人貧怨

北魏時于河東鹽池立官司以收稅利孝明即
位罷其禁與百姓共之

古無竈戶魏遷鄴後于滄瀛幽青四州之境傍

海䥫籠至唐乾元初置鹽院游民業鹽者爲亭
戶免其雜傜宋元豐三年罷買鹽場盡竈所煮
鹽官自賣之迄元皆有定額明毎十年清查灶
丁擇有力者充總秤如有司里長
宋太平興國四年詔配役者分隸亭役使此發
囚徒煎鹽之始
唐劉晏爲鹽鐵使上鹽法輕重之宜其始至鹽
利歲纔四十萬緡其後乃至六百餘萬緡天下
之賦鹽居其半



劉晏嘗用榷鹽法充軍國之用時許鄭之西皆
食河東池鹽度支主之汴蔡之東皆食海鹽晏
主之晏以爲官多則民擾故但于出鹽之鄉置
官收鹽轉鬻於商人任其所之又去鹽鄉遠者
轉官鹽于彼貯之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
之常平鹽又以鹽爲漕傭
張平叔上言官自糶鹽可以獲利一倍又乞令
宰相領鹽鐵使又請以糶鹽多少爲刺史縣令
殿最又乞據戶團保給一年鹽使其四季輸價

韓愈上言以爲城郭之外少有見錢多用雜物
貿易商則無物不取或賒貸徐還今令人吏坐
鋪自糶必現錢如此貧者無從得鹽自然坐失
常課何有倍利又令人吏將鹽家至戶到而糶
之必索百姓供應又刺史縣令職在分憂豈可
惟以鹽利多少爲升黜不復考其理行又據戶
給鹽依時徵價官吏畏罪必用威刑臣恐因此
所在不安韋處厚議以爲宰相處論道之地雜
以鹺務非宜事遂寢



宋雍熙後以用兵乏饋餉令商輸芻粟塞下增
其直江淮荊湖給鹽端拱二年置折中倉聽商
輸粟京師優其直給江淮鹽丘濬曰此後世召
商中鹽之始無起倩丁夫之擾明制天下產鹽
之地設轉運司者六提舉司者七鹽課有定額
行鹽有地界毎引三百斤爲袋帶耗五斤凡遇
開中鹽粮量所在米價貴賤及道路遠近定例
召商中納初制鹽司毎歲收貯歲課存積在官
商人執引照支各有次第謂之常股鹽後因邊

儲急用增直召商中納不依資次人到即與支
給謂之存積鹽存積既與常股遂欹支者日多
而積者日少遂使今日之存積亦無異於前日
之常股商賈待日久而支出難其利微矣臣唯
今日之鹽最得利多而濟國用者莫如兩淮行
鹽地方北他運司爲多竊惟召商中鹽之法唯
可行於邊方無粟之地若其地之粟自足以供
其地之用可行臣向所陳邊地設立常平司市
糴之策蓋商人以數斗之穀易吾一引之鹽是



本一而息七八也今吾預于未用之先自行市
糴所得之粟比所中納者豈不倍蓰哉又莫若
行漢人官給牢盆之法任民自煮而不征其入
預令竈戶將欲煎滷時先於該管官司告知官
給以券所煮之盆定爲尺寸每盆煮鹽以一引
爲則或以二引三引其盆非官給不許用給券
之時每引先取舉火錢若干若夫商賈赴場買
鹽之後令其具數以告官司官給鈔引付之載
照俾於各該行鹽地方發賣給鈔之際每引取

工墨錢百文所得鹽錢貯於運司歲具數申戶
部以待分派各邊常平司收糴米粟以實邊儲
此法既行不必中納於商賈也不必官自賣也
不必官自煮也
宋初鹽鈔未行於建安軍置鹽倉(在真州)時李沆
爲發運使江浙湖廣以船運米而入真州真州
因船回鹽而散江浙湖廣丘濬曰此宋朝轉般
之法今運道所經凡三運司淮鹽在南滄鹽在
北山東之鹽居其中價直各有低昂中納各有



等則唯淮鹽價最高滄鹽近河價最廉臣請行
宋人轉般法遇運糧空船南回道經滄州每船
量與官鹽每引量與腳價俾運至揚州河下官
爲建倉兩岸照數收貯原數不虧然後給與腳
錢如此官得倍稱之息軍得順回之利積鹽既
多乃通筭累年各商所中常股存積等鹽若干
依次給與見鹽不出一二年支給完足然後行
臣向所陳官給牢盆民自煎煮之策此後又乞
於河間沿海一帶出鹽去處不分民丁竈戶許

其煮鹽具數赴官告賣量爲定價給與見錢其
錢乞於内帑豫借待成效後筭還年年存積歲
歲轉般積之既多遇有急用即出榜定直召商
于所用之地或上糧芻或輸金帛付以執照定
以倉分俾之糶請其所即給見鹽於 川鹽地方
發賣
陜西河東顆鹽舊法官自般運置務拘賣范祥
始爲鈔法令商人就邊郡入錢售鈔請鹽任其
私賣



末鹽出於海顆鹽出於池池惟解州有之解鹽
畦隴既成決水以灌必俟南風起然後結焉
明初天下鹽課俱於各邊開中上納本色米豆
弘治五年令兩淮等鹽運司鹽引俱于運司招
商納銀類解户部太倉銀庫以備邊儲户
部尚書葉淇因商人言赴邊納糧價少而有遠
涉之勞在運司納銀價多而得易便之利故改
壞舊法
明初以兩淮鹵地授民煎鹽歲收課鹽亦猶授

民以田而收其賦也鹽課條例云凡各竈丁除
正額外將煎到餘鹽交帶出場及私鹽貨賣者
緻淮鹽原額歲辦三十五萬引有奇後改辦小
引七十萬有奇然兩淮鹽除正額外猶產餘鹽
三百萬引有奇正額不得多取餘鹽復不得私
賣即三百萬餘鹽寄所消遣明初竈丁辦鹽每
引四百斤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蓋洪武時鈔
一貫值錢千文今鈔一貫不易粟二升乃禁絕
竈丁勿賣私鹽乎正統二年令曰貧難竈丁除



正額鹽照舊收納其餘鹽聽本場每二百斤
官給米麥二斗十三年令曰每餘鹽二百斤竈
丁實得米一石當時此令雖出而米實無措故
官司徒挾此令以征取餘鹽實不能必行此令
以給民米麥貧弱竈丁不得已先從富室稱貸
加倍償貸貧民賣私鹽入即捕獲富室賣私鹽
官亦容隱且廣占鹵地煎鹽私賣洪武時招商
中鹽每引納銀入分官之徵至薄商之獲至厚
故鹽價平賤民亦受賜永樂時每引輸邊粟二

斗五升商税雖加邊糧仰足永樂以前淮鹽歲
中歲無定額永樂以後歲定七十二萬引每定
七分常股三分存積夫曰常股猶常行也商人
先納邊糧乃給引自守場候支鹽有數十年不
得支者曰存積者積鹽在場遇邊糧急缺乃倍
價開中越次放支之鹽也成化以後淮納折支
每引銀三錢五分或四錢二分又今云客商若
無見鹽計本場買補夫曰本場買補即開餘鹽
私賣之禁矣故奸商借官引以影私鹽弘治正



德年間或權奸奏討或勲戚恩賜皆給引目自
買餘鹽復有各年開中未支鹽名曰零鹽稱掣
餘鹽堆積在所名曰所鹽自御史秦越奏稱掣
餘鹽每二百斤作一小引稅銀一兩則取之過
重自御史[illegible]秦減鹽價每引八錢今之議者
復論鹽包過大不知洪武時一引納銀八分永
樂[illegible]斗五升而今則每引七錢五分復以
長蘆兩浙兼搭配支商人一身三路支鹽勞費
殆不貲矣正鹽滯貴則私鹽盛行私鹽愈行則

正鹽愈滯雖殺刑不可禁況有腐刑乎今
兩淮鹽課幾二百萬天下各鹽運兩淮鹽課
居其半浙次之長蘆次之
洪武初給竈丁鹵地復給草場免雜差
明長蘆鹽課則以上給郊廟百神之祭祀帝后
內府之膳羞餘以貨之于商
大清律文凡起運官鹽每引二百斤爲一袋帶
耗五斤經過批驗所依引目數隨手掣袋秤驗
輕重但有夾帶餘鹽同私鹽法凡客商販賣有
引官鹽不許鹽引相離違者同私鹽法賣鹽畢



十日之內不繳退引者笞四十若將舊引不繳
影射鹽貨同私鹽法凡將有引官鹽不於拘定
應該地方發賣杖一百知而買食者杖六十鹽
入官凡客商赴官中買鹽引勘合不親赴場支
鹽中途增價轉賣以致中買日少阻壞鹽法買
賣人各杖八十牙保減一等貨價並入官
康熙元年正月奉
上諭諭戶部以後各處鹽課官多得課銀者皆以

稱職從優議敘額課不足虧欠者以溺職從重
治罪

康熙三年八月戶部疏曰查長蘆運司鹽引順
治元年起各商俱赴部先納課而後領引順治
十五年間都察院九卿科道會議各差鹽引用
印繁多一時用印不得今後御史奉
旨之後即將用過印引盡數帶去其用印未得者
陸續給發臣部復會同都察院將印完長蘆引
目發該御史轉給各商行鹽當據蘆商陰積仁



等呈稱天下六運司鹽法原自不同會議引令
御史親帶蓋爲淮浙路遥恐發引稽遲有誤行
鹽長蘆行鹽之地俱在真順廣大等府多屬京
南課銀皆聚京都故在京完課各商稱便若引
發長蘆課必由蘆起解往返驛舍之擾途路疎
錯之虞不惟病商而且病課仰乞具題仍於京
庫納銀自部領引臣部查長蘆各商在京難比
別處奉
旨依議照舊先將課銀交庫而後領引順治十六
年五月内長蘆巡鹽御史田疏稱預先發引各
商無守候之苦請照淮浙等處先發引而後納
課臣部覆准照淮浙遵行又順治十七年科臣
蔣疏稱長蘆運司胥役發引多狥情而商棍領
引任意花消逋欠愈多請
勑鹽臣詳查甚便據御史張查稱引歸部納商人
不得空領課今先輸引目不致虛發奉
俞旨遵行照舊赴部先納課銀按銀給引在案今
查兩淮兩浙山東河東等處俱發引運司後解



課銀今應將蘆引自康熙四年爲始仍發運司
轉給各商奉
旨依議

康熙四年十月蘆鹽李疏曰查順治十七年分
鹽課銀兩蘆商逃亡所遺懸引無可追徵隨該
前差御史高康熙元年四月併將順治十五六
兩年及順治十八年共計拖欠下銀一十三萬
八千一百餘兩題請帶征責令見在各商照數
完納業經戶部議覆每月帶征銀二千一百兩

奉
旨在案
康熙五年五月浙鹽雷疏曰兩浙年行六十六萬七千一百五十三引鹺誌計州縣戶口多寡以定銷引數目蒞任以來查丁口若干酌定數目刊設食鹽小票給商塡數發賣買鹽之人塡註丁口交保正副朔望彙繳俾買者不敢食私賣者不致夾帶
康熙四年七月戶部疏曰查浙鹽張疏稱兩浙



自順治十三年秋季戶部因兵餉不敷議加課銀四萬五千餘兩行引一十萬道多商多引必致壅滯前御史遲爲加課不加引之請歷年以來苦於包賠查順治十三年間兩浙增引其各運司俱有新增引課後順治十六年間御史遲請將新增十萬引照長蘆例加課而不行鹽覆准在案即各運司新增之引俱准加課而不行鹽所請減免不便准從
康熙四年二月掌京畿道御史顧如華疏曰兩浙鹽課積年取稅至溢朋季舊例幾倍皆因邊海數郡禁其燒鹽引課俱攤于各場是以課重又灶戶丁蕩久廢奉有鹽滯求與恩赦之例遂致壓欠不得蠲免商灶貫多貧苦力不能辦而灶戶尤爲可憫蓋商人領引自應納課至灶戶錢粮派自地畝同屬赤子遇赦不得沾恩民灶異例亦豈爲得平乎
康熙五年七月戶部題稱准例每引納課銀六錢七分五厘五毫



康熙四年三月河南道御史張問政疏曰兩淮各商倒追一項真謂商苦累夫倒追者係歷年多觔原非正項通課且十餘年以前之多觔追及十餘年以後之項商今日承追之商已非昔日帶觔之人長蘆兩浙久蒙
恩免惟兩淮倒追至今未豁
康熙四年八月淮鹽趙題着得倒追一項每引帶征五分今淮北引壅商困倒追銀兩不能如數抑征是以節年奏銷未入考成分數

康熙三年九月戸部題各州縣以後銷引奏銷
應照各運司一年一次考成不得兩年並造牽
混奉
旨依議



錢法

管子曰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贖人之無檀賣子
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救人之困
王昭禹曰古者寶龜而貨貝太公立九府圜法
始用錢代貝或曰泉或曰布布取宜布泉取流
行之意丘濬曰後世之錢形質外圓內方始此
但未有文耳
鄭玄曰周官司市荒年物貴大鑄錢以饒民
周禮外府掌邦布以待邦用泉府掌以市之征



布斂貨之滯於民用者
周景王時患錢輕將鑄大錢單穆公曰古者民
患輕則作重幣有母權子而行若不堪重則作
輕而行之有子權母而行卒鑄大錢文曰寶貨
丘濬曰錢有文始此重者母也輕者子也重者
行其貴輕者行其賤貴賤相權而並行焉
秦兼天下幣二黃金爲上赤金爲錢文曰半重
爲下
漢興以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米至石萬

錢弄文時莢錢益多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爲半兩除盜鑄錢令故吳王濞諸侯也富埒天子後卒叛逆鄧通大夫也財過王者吳鄧錢布天下而鑄錢之禁生焉

漢武時有司言三銖錢輕易作姦詐更請郡國鑄五銖錢丘濬曰秦世八銖失之太重漢初榆莢失之太輕武帝五銖最得輕重之宜

漢元帝時貢禹請罷鑄錢之官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議者以爲交易待錢布帛不可以尺



寸分裂丘濬曰穀帛有用者也錢幣無用者也孔琳所謂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運致之苦

吳孫權始鑄當千錢太貴人患之

唐高祖武德四年廢五銖錢鑄開元通寶錢每十錢重一兩丘濬曰太公圜法凡泉輕重以銖今之一兩卽古之二十四銖古秤比今秤三之一則今一錢爲古之七銖以上凡造一錢用銅一錢此開元所以最得中也此後如宋元太平淳化之類皆倣此制

宋初錢文曰宋元通寶太平興國後又鑄太平通寶自後改元必更鑄以年號爲文丘濬曰以年號爲文始於劉宋孝建宋自開寶每更一號必鑄一錢

宋王安石爲政始罷銅禁丘濬曰劉秩有言鑄錢之用不贍者在乎銅貴銅貴之由在乎採用者衆耳宋朝鑄錢比前代爲多天下置監鑄錢二十六處計其最多之年歲課至五百四十九



萬貫韶州永通一監歲造八十萬貫時銅禁最嚴銷錢爲器者有罪漏錢出界者抵死所以致銅之多多則賤安石一變其法圜用日耗

丘濬曰自古論錢法者多矣惟南齊孔顗所謂不惜銅不愛工此二語者鑄錢之良法也自太公圜法以來或爲半兩或爲榆莢或爲八銖或爲四銖惟漢之五銖得其中五銖之後或爲赤仄或爲當千或爲鵞眼綖環或爲荇葉惟唐之開元得其中二者之外或以一當三或以一當

十或以一當百皆行之不久

康熙二年十一月雲南道御史王遵訓疏曰邇來遵奉

新制收解舊錢歸局改鑄停止外省之錢爐止留寶泉江寧二局改鑄制錢誠至善矣第鑄局既少而需用方多定例新錢一千抵銀一兩而部亦通行則銀一兩即抵錢一千三百有零皆因舊錢充斥新錢稀而難通所以價超于賤今各旗兵丁之月餉俱錢一千作銀一兩而以十千三百計之則包虛耗之害者四分之一矣此又于兵有未便也

康熙四年四月戶部疏稱查於順治十八年十一月內題定知明季廢錢攙和行使者係民責四十板枷號一月該州縣官不能覺察每一起降職二級二起降職四級調用三起者革職今後每一起督撫罰俸三個月司道六個月知府直隸知州一年二起督撫六個月司道一年知府直隸知州降一級三起督撫一年司道降一



級知府直隸知州降二級仍留原任奏

旨依議

康熙二年十一月戶部疏曰查行使制錢前經議定每文重一錢四分作銀一釐

康熙四年十一月廣西道御史劉疏稱查順治十三年戶部覆錢法侍郎郝疏起解徵銀存留徵錢近見州縣易知由單不過於存留款內每銀一兩搭錢二三十文

康熙五年四月戶部覆江督郎疏稱江寧省城向原設爐三百座順治十八年裁去二百座制錢歲僅得一萬七千九百四十八萬有奇兵餉三分搭放止足左司所屬唯有增爐鼓鑄之法令在蘇州府添爐一百座足敷右司搭放查順治十三年定例征收錢糧銀七錢三搭放兵餉等項亦銀七錢三通行在案江寧見有百座不便准行

江撫韓疏曰江寧康熙四年分開爐百座鑄過十二鑄共出錢一萬九千九百七十九萬一千

文每千作銀一兩內除辦買銅鉛炭罐並爐匠
工食共算用過本銀二十五萬九千三百四十餘
兩淨獲鑄息銀四萬四百四十餘兩查錢銅價
值原准部定每斤六分撥存鑄息錢易銀貯庫



鈔法

漢武帝元狩四年有司請更錢造幣贍用乃以
白鹿皮方尺緣藻繢爲皮幣直四十萬朝覲聘
享必以皮幣薦璧後世楮幣造端於此

唐憲宗時令商賈至京師委錢諸路進奏院以
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號飛錢然券與錢猶是
二物非若後之即鈔爲錢也

宋太祖時許商人入錢左藏庫以諸州錢給之
丘濬曰此即唐飛錢之法但恐奉行者于民之
給受有停滯錢之出入有藏換耳



眞宗時張詠鎮蜀患蜀人鐵錢重設質劑法一
交一緡以三年爲一界而換之謂之交子富民
十六户主之寇瑊守蜀乞禁交子轉運使薛田
張若谷議廢交子則貿易不便請官爲置務禁
民私造詔置益州交子務丘濬言交子每三年
一換新舊相易上下相關不免勞擾明之鈔法
一定不更可謂便矣

高宗紹興時户部侍郎錢端禮被旨造會子始

直以紙爲錢矣

紹興末年會子行未有兩淮湖廣之分乾道初林安宅乞不得越他路

丘濬言宋朝會子始有川引後又有淮會湖會金循宋交子法置交鈔一貫至十貫五等謂大鈔一百至七百五五等謂小鈔七年爲限納舊易新其後罷七年叠革之限字有昏者易之丘濬言楮幣在唐謂之券宋謂之交會而鈔之名始此



戴埴曰自物貨難於阜通于是假圜法以流轉故言錢則曰平準所以見有是錢必有是物而後可準平也錢多易得則物價貴踴此漢唐以後議論也自商賈憚於般挈於是利交子之兌換故言楮則曰稱提所以見有是楮必有是錢以稱提之也楮多易得則金錢貴重此宋紹興以後議論也陸贄謂錢多則輕必作法以斂之趙開謂楮多則輕必用錢以收之

丘濬言平準以幣權貨之低昂而稱提則以錢權楮之通塞今世鈔法不行出內帑錢收之則行矣

榷稅

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

周禮太宰九賦其七日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

漢高祖時凡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至封君各自為私奉養不領於天下之經費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武帝元光六年初稅商賈車船令出算



漢興有酒酤禁其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罰金四兩武帝天漢三年初榷酒酤謂之榷者禁民無釀官自開置獨專其利如渡水之榷焉昭帝元始六年以賢良文學言罷之聽民自釀以賣而官定其價每升四錢隱度所賣多寡定稅明于酒課不設務而開肆即報官納課

漢宣帝五鳳中耿壽昌白增海租按後世漁課原此明凡有河泊處立官以掌漁課歲有定額而湖廣為最多一籓十三府四州共百四十餘處沔襄等州至有三十一處

唐德宗時始用戶部侍郎趙贊稅天下竹木十取其一為常平本

唐德宗建中元年罷酒稅三年禁人酤酒官自置店收利以助軍費

唐揚州等八道州府置榷麴務宋諸鄉有酒坊元祐初臣僚請罷榷酤

宋太祖詔榜商稅則例于務門毋得擅改更增損及創收太宗詔販夫販婦細碎交易並不得收其算



宋太祖開寶三年令通計坊務該得稅錢總數商先出錢與官買之聽其自行取稅以償名曰撲買元初亦有此法

宋真宗詔曰榷酤之法素有定規不得復議增課以圖恩獎

蘇軾曰穀大賤則傷農大貴則傷末是以法不稅五穀使豐熟之鄉商賈爭糴以起大賤之價災傷之地舟車輻輳以壓大貴之直近歲法令

始有五穀力勝稅錢
元額外之課三十有二有房地租門攤池塘蒲
葦荻葦株炭牙例
明制不許稅五穀及書籍紙扎
明每府立稅課司州縣各立爲局設官以征商
稅凡商賈欲行貨于四方者必先赴所司起關
券是卽周禮司關凡達貨賄者節以驗其物傳
以書其數出之也
康熙四年正月奉



上諭諭戶工二部各省設立關稅原期通便商賈
以充國用向定例收稅溢額者加級紀錄遂致
各差官員務求溢額困苦商民殊爲不合欽額
者處分溢額者加級紀錄永應停止其輪流差
遣官員亦應停罷
和碩顯親王疏曰以後凡各處收稅事務俱應
交與地方官兼收照例按年考核奉
旨依議
康熙四年十一月戶部等衙門疏曰查各關稅
交與道官徵收缺額仍照先定例欠不及半分
者罰俸一年欠半分以上一分以上者降一級
二分以上者降二級三分以上者降四級調用
四分以上者革職
康熙四年五月廣東道御史鄭爲光疏曰各關
書吏有投單掛號値日小票等名色皆係積蠹
營充其中坐收常例數倍公帑
康熙四年九月湖廣道御史蕭震疏曰各處鈔
關舖戶蠹役巧立名色借端勒詐商民困苦卽



有紅單稅簿率皆視爲具文今部差雖停而舖
役如故則蠹弊仍存是各關之舊役宜盡行革
除也舊制料船貨物各有一定則例今紅單內
只註納銀數目故各商不知應納之數唯憑蠹
役加派多收少報是宜照州縣易知由單例將
應納各項料則詳列于前并征收船物銀數備
開于後付本商存照聽別關查驗仍依單入簿
月報督撫季報戶部以憑稽核
康熙五年五月戶部疏稱浙撫蔣題北關征收

貨稅船料有部頒則例刊刻本榜豎立關前謹照
則填單輸納其鹽船經過止照梁頭納料稅例
煩多非比地丁錢糧可片紙而盡難以更置由
單倘有多收加派許各商控告題參奉
旨依議
康熙四年五月御史鄭疏稱查民間米麥柴草
日用土產不得起稅欽奉
嚴旨已久
康熙五年五月戶部題查關省康熙二年分關
稅額銀一萬四千五百六十六兩六錢零





茶課

茶之稅始于唐德宗時趙贊議稅茶以爲常平
本錢然軍用廣所稅亦隨盡及出奉天迺悔詔
亟罷之
唐穆宗時王播爲鹽鐵使增天下茶稅率百錢
增五十及播爲相置榷使自領之遂爲天下生
民無窮之害
宋太祖開寶七年有司以湖南新茶異于常歲
請高價以鬻太祖曰茶則善矣無乃重困吾民
乎
陳恕爲三司使將立茶法召茶商條利害三等
副使宋太初曰上等利取太深此可行於商賈
不可行於朝廷
仁宗時上下困於財三司使李諮等言淮南十
三場茶歲虧得息錢已二萬餘緡請罷官給本錢
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而官收其息何鬲王
嘉麟皆上書請罷給本錢富弼韓琦曾公亮然
其策請於帝行之下三司議宜約歲入息錢之

數均賦於民悉其買賣不給本錢遂詔弛舊禁俾通商利

宋榷茶之制擇要會之地江陵府眞州海州漢陽軍無爲軍蘄州之蘄口爲榷貨務六又京城務但會給交鈔往來不積茶產茶之州官自爲場置吏總之謂之山場采茶之民皆隸焉謂之園戶歲課作茶輸租餘則官悉市之其售于官者皆先受錢而後入茶謂之本錢又民歲輸稅願折茶者謂之折稅茶悉送六榷貨務鬻之民



之欲茶者售于官給其日用謂之食茶出境則給券商賈貿易入錢京師榷貨務以射六務諸山場茶給券隨所射與之願就東南入錢者聽計直與茶如京師惟川陝廣南聽民自買賣禁其出境雍熙後用兵切於餽餉令商入芻糧塞下酌地遠近而爲其直授以要券謂之交引至京師給以緡錢又移文江淮荊湖給以茶端拱二年置折中倉聽商輸粟京師給茶鹽于江淮淳化三年秘書丞劉式等請罷諸榷務令商人就出茶州軍官場算買大省輦運又商得新茶楊允恭言罷榷務令就茶山買不可行鹽鐵使陳恕等定議召問商人皆願仍舊式議遂寢

景祐中葉清臣疏曰山澤有產天資惠民草芽木葉私不得專封園置吏隨處立笎一切官禁人犯則刑既奪其資又加之罪

蔡京誑悅帝意始廣茶利歲以一百萬緡進御以京城所主之

明四川置茶馬司一陝西四間於關津要害置



批驗茶引所

明通商之法商人請所在買茶赴府州輸錢千文給引引照茶百觔零畸不及引者納錢六百文給由帖照六十觔量地定程以責犯私販與鹽法同罪諸批驗截角退引一准鹽法

備荒

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役五曰舍禁（山林川澤之禁）六曰去幾（關市不幾察）九曰蕃樂（閉藏樂器）十一曰索鬼神（修廢祀）十二曰除盜賊

遺人掌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艱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

魏李悝平糴法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糴之漢耿壽昌請令邊郡築倉以穀賤時增價而糴穀貴時減價而糶名常平倉

丘濬言周宣王所以中興者以萬民離散而能還定安集之也晉惠帝六郡荒饑流民入于漢川者數萬家不撫卹之而有李特之首亂

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魏相上書）

汲黯爲謁者使過河南以便宜持節發倉粟賑貧民請伏矯制罪上釋之



隋開皇五年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差等儲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胡寅曰賑饑莫要乎近人隋義倉取之於民不厚而置倉當社饑民其庶矣乎後世義倉之名固在而置倉州郡一有凶饑無狀有司不以上聞也良有司敢以聞矣比及報可文移反覆給散艱阻監臨胥吏相與侵沒其受惠者大抵城郭之近力能自達之人耳

唐太宗時遇凶荒則有社倉賑給不足則徙民就食他州尚書左丞戴冑建議自王公以下計墾田秋熟所在爲義倉歲凶給民太宗善之乃詔畝稅二升粟麥秔稻隨地所宜

唐德宗時自關東至海大旱冬蔬皆盡貧者以蓬子爲麵槐葉爲虀

河南北江淮荊襄陳許等四十餘州大水陸贄請遣使賑撫德宗曰聞所損殊少即議優恤恐生姦欺贄奏曰流俗之弊多徇謟諛揣所悅意

則侈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且今遣使巡撫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憂乏用

代宗時劉晏職掌財賦以為戶口滋多則財稅自廣故其理財以愛民為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縣豐歉之狀白使司豐則貴糴歉則賤糶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須如干蠲免如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即奏行之應民之急未嘗失職

山東蝗民以為天災不敢捕拜祭之相姚崇遣



御史分道督州縣捕瘞或以為殺蝗多且傷和氣崇曰昔楚莊吞蛭而愈疾孫叔殺蛇而致福奈何不忍于蝗而忍于人之饑而死乎

元和初南方旱饑學士絳居易言欲實惠及人無如減租稅賑恤不必徧也諸道橫斂充進奉宜禁絕上立從之而雨

唐高宗以河南北旱遣御史中丞崔謐等分道賑給侍御史劉思立疏曰麥秀蠶老農事方殷本欲安存更成煩擾望且委州縣賑給疏奏謐等遂不行制曰承前饑饉皆待奏報然後開倉道路悠遠何救懸絕自今委州縣及採訪使給訖奏聞

憲宗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為災李絳對曰臣按淮南浙西浙東奏狀皆云水旱人多流亡求設法招撫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豈肯無災而妄言有災耶此蓋御史欲為姦諛悅上意耳願得其主名致法上曰卿言是也國以人為本當亟救之



豈可復疑之耶時南方旱饑遣鄭敬等宣慰賑恤戒之曰朕宮中用帛一疋皆籍其數惟賙救百姓則不計費卿等宜識此意

盧坦為宣歙觀察使值歲饑或請抑穀價坦曰宣歙穀少仰食四方若價賤則商船不來益困矣既而米斗二百商旅輻輳民賴以生

五代周顯德六年淮南饑世宗令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世宗曰民猶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為解者安責其必償也

宋太宗淳化三年京畿大穰分遣使于京城四門置場增價以糴俟歲饑即減價糶與貧民

宋真宗時歲歉民流命侍御史乘傳安撫發倉賑貸

仁宗於被災之處必發倉賑貸或平價以糶不足則轉他路粟以給又不足則誘富人入粟秩以官爵災甚出內帑金帛或鬻僧牒留歲漕免租稅寬逋負

慶曆八年河朔大水知青州富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擇公私廬舍十萬餘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活五十餘萬人募為兵者萬計

皇祐中韓琦奏請戶絕田勿鬻募人耕而收其租別為倉貯之以給貧不能自存者曰廣惠倉提刑領其事歲中具出納之數上三司尋之粟而不責其償熙寧法行廢惠倉用常平倉粟舉以為青苗本云

孝宗時下朱熹社倉法於諸路初建之崇安縣開耀鄉有社倉一所熹請于府得常平米六百



石賑貸夏受粟于倉冬則加息償凡十四年得元數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為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三升丘濬言其法善矣然里社不能皆得如朱熹者主之又不能皆得如劉如愚父子者為之耶熹固自言里社不能皆有可任之人欲一聽其所為則懼其計私以害公欲謹其出入則鉤校靡密上下相遁其害又有甚于官府者矣

朱熹又嘗言于其君曰臣嘗集得蘇軾與林希書說熙寧中荒政之弊費多而無益以救之遲故也

辛棄疾帥湖南賑濟榜文止用八字曰劫禾者斬閉糶者配

真宗時相李沆日取四方水旱盜賊事奏御曰人主沖年當使知四方災異民所疾苦庶幾務其懼心即不然他日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

王安石　國者七年災異並作旱饑民流監安

上門鄭俠繪日所見爲圖具疏上閤門拒不受乃假稱急密發馬遞上之乞罷新法當立雨翌日凡罷十八事民歡呼相賀是日果大雨

明初荒政郡縣立四鄉倉出官銀糴粟貯之以時斂散楊士奇等謂爲萬世之利後廢

康熙四年三月工部尚書傅疏曰山西饑荒

皇上慨然捐康熙四年錢糧向來定例荒至十分者止免三分八九分者免二分六七分者免一分五分以下不免臣請此後災傷幾分即免幾



分前部覆報災之疏每復下督撫取結取冊往來動經歲月及奉

旨捐免而完納已久勢不得不于次年流抵至于次年百姓無由提起照舊催科徒飽官吏之腹

康熙四年六月戸部覆山東巡撫異常旱災等事奉

旨山東省將康熙四年應征錢糧俱着蠲免

康熙四年三月湖廣巡撫劉兆麒疏曰臣房行舉例夏災不過六月秋災不過九月由州縣以至司道由司道以至督撫初次疏報水旱情形必待接到部文之後取造冊結覆奏二次疏報被災分數亦必待接到部文之後轉行曉諭并免中間閱歷數月是夏災必于本年冬季奉文秋災必于次年春季奉文于是乃議流抵下年之法臣請嗣後若遇州縣水旱災荒于初報情形之時一面拜疏一面嚴行查勘分數星馳補牘奏聞不必候部文行查而後覆疏也既報分數之後仍一面查核受災冊結分數行令有司將



應免錢糧停其徵比如或以事關國賦未經題奉

欽依不便先行准免則流抵之例不必分別未完者議捐本年已完者方行流抵但按額准捐來年正賦行令州縣大張曉諭并另刊應免印票一紙全由單俱給花戸知照則百姓家喻戸曉

康熙四年九月戸部疏曰案查本年三月內臣部爲遵諭陳言等事被災州縣將本年錢糧暫行停徵十分之三奉

旨在案

康熙四年三月江西總督張朝璘疏曰查歷年水旱蠲免漕南二米以及隨漕等項不在其內但小民歲稔則並可輸將歲歉則均難措納

左都御史郝疏曰被災地方例多糧免而丁不免以後凡有被災地方地糧應免幾分丁銀亦免幾分庶恩澤均沾

康熙四年三月奉

恩赦內開一各府州縣設立常平倉原以預備荒災賑濟窮民近聞徒有虛名實積甚少且貪官奸吏侵欺挪借私支不補該部即行該督撫嚴察各屬實積如有虛捏充數等情弊即行指參治罪

康熙四年十一月戶部疏查常平倉舊例春夏積銀秋冬積穀



石樓臆編

雲間周　綸鷹再輯

## 春官門

### 禮制

周禮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

荀子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先王制禮義以防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

夫禮者經天緯地本之則太一之初原始要終體之乃人情之欲蟠系則大享之濫觴土鼓乃雲門之拳石冠冕備於軒初玉帛朝于虞始夏商革命損益可知文武重光典章斯備洎乎姬旦負扆臨朝述曲禮以節威儀制周禮而經邦國禮者體也履也郁郁乎文哉三百三千於斯爲盛順之則宗祏固社稷寧君臣序　二正孔穎達周禮正義序

三代以前以禮爲治天下之大綱三代以後以

禮爲治天下之一事古今治效有汚隆之可考

以此

周内史過曰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敬則

禮不行孟獻子曰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叔

向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

魯昭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女叔齊

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

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

羈弗能用也



晏子對景公曰齊國五尺童子力盡勝嬰而又

勝君所以不敢亂者畏禮也上若無禮無以使

其下

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

咸爲選首

揚雄有言曰周之士也貴夫士貴而後官貴官

貴而後國貴國貴而後王尊然則周、、以之所

以貴其士禮其臣者能使之無犯法而未嘗以

刑法御之也

樂律

孝經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漢書禮樂志曰

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爲急

歐陽脩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

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

周敦頤曰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

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

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丘濬曰宋儒周敦頤論變今樂以復古禮爲先



張載以人之德性爲本

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一稟於六律六律爲

萬事根本焉其于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

凶聞聲効勝負 司馬遷律書

易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

上帝以配祖考

漢制氏以世在樂官頗能記其鏗鏘、、而不

能言其義武帝時河間獻王與毛生等共采周

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

樂記曰禮節民心樂和民聲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

庖犧氏作樂曰扶來亦曰立本炎帝之時多風雨陽氣畜積萬物解散作五絃之瑟來陰氣以定羣生其樂曰扶持亦曰下謀黃帝令伶倫作律取竹嶰谿之谷定黃鐘之宮以爲律本又鑄十二鐘以和五聲八音樂曰大卷亦曰雲門顓



頊作八風之音命之曰承雲亦曰六莖少昊樂曰大淵帝嚳樂曰大英陶唐氏之始未塵不行民氣鬱閼作爲大咸以宣導之命之曰大章舜命夔典樂簫韶九成禹作大夏湯作大濩武作大武周公相成王以六詩四始備六代之樂太師以六律六同合陰陽之聲大司樂以樂德樂語樂舞教國子

伶州鳩曰夫樂天子之職也天子省風以作樂

晉平公說新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文侯曰鐘聲不比乎左高子方曰君明樂官不明樂官今君審於音恐聾於官也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

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自殷以前但有五音自周以來加文武二聲謂之七聲五聲爲正二聲爲變

漢高祖時叔孫通制宗廟樂後備以樂府之樂



起於武帝殊不知孝惠二年已命夏侯寬爲樂府令東漢明帝分樂爲四品

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　漢武帝定廟樂詔

武帝以侍中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司馬相如數十人造爲詩賦畧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得神馬渥洼水中伐大宛得千里馬作蒲梢天馬之歌時河間獻王以爲治道非禮樂不成獻所集雅樂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常

御及郊廟非雅聲神爵五鳳之間上欲興治律
之事丞相魏相奏知音善鼓雅琴者趙定龔德
之倫召見待詔于雅樂終莫能宣明元帝被疾
不親政留好音樂窮極要渺嘗自以銅丸中鼓
鄭時京房得六十律相生之法成帝時王禹世
受河間樂禹弟子宋曄等上書言之天子下太
夫博士平當等考試公卿以爲久遠難明是時
鄭聲尤甚黃門名倡冨顯于世哀帝爲定陶王
時疾惡之又性不好音及即位詔曰鄭衛之聲



興則淫辟之化流而欲黎庶敦朴家給猶濁其
源而求流之清也光武平隴蜀得公孫述瞽師
及郊廟樂器法物稍具乃增廣郊祀樂章帝建
初中太尉防言聖人作樂所以宣氣致和順
陰陽也可因歲首發太簇之律奏雅頌之音以
迎和氣於是始行十二月迎氣之樂儒者蔡邕
張衡精音樂邕銅龠銘後世言黃鍾圍徑之數
多亂焉自東京更董卓之亂樂器無復存者杜
夔以精識爲魏雅樂郎工鑄鐘其清濁不法

輒毀令改作晉太始中荀勗造新律云與古器
合阮咸心譏其聲已高殆若今尺長短所致也
後勗樂施用而始平田夫於野得古玉尺勗以
校已所治果長四分有奇而莫能曉意焉梁武
博求學術通明者陳所見莞於樂莫知其解帝
善鍾律遂自定樂文有法樂梵唄設無遮大會
則用陳後主宮女習北方簫鼓自爲度曲造黃
鸝留無愁曲極於靡靡孔穎考文獨心古雅隋
開皇初詔牛弘辛彥之何妥等議正樂積歲不



能定帝恚曰我受命七年樂府猶歌前代功德
庸設官何爲李諤曰斯事體大不可速成武王
克殷至周公相成王始制禮樂蓋其難也于是
鄭譯以爲律有七音音立一調十二律合八十
四調旋轉相合而樂和蘇夔譏欲累黍立分以
正律呂而何妥舊學爲儒者所宗推恥不逮譯
等欲沮壞其事且逢上意言黃鍾君象法當用
黃鍾一宮如假餘律旋生是君臣更相爲也帝
悅九年平陳獲宋齊舊樂及樂工太常置清商

署頌之終隋之世紲旋宮之議惟奏黃鍾一宮
餘聲律不復通巳舊工或有能爲雅直一宮者
于饗祀展之竟無覺者而新樂偄氣㒸不驗弘
曰𠕋飛半出爲和氣其政平金出爲猛氣其臣
紲世不能出爲衰氣其君暴帝驟曰臣縱君暴
政不平非月有別而歲有异也余十二月律於
一歲中應各不同何哉時樂工萬寶常妙達鍾
律嘗食論樂取食器及他物以著叩之品其高
下宮商畢備諧于絲竹文帝召見之聽鄭譯方



定樂對上曰樂聲哀不可用命造樂器以水尺
起律調樂器其聲率下於譯調三律撰六樂譜
論八音旋相爲宮之法爲八十四調百四十四
律變化極于千有八聲時周禮旋宮之義久亾
漢魏知音者鮮能通之見寶常創其事初皆恠
哂及應手成曲皆依雅正莫不嗟异然聲雅淡
不爲時好竟不行後新樂成寶常聽之泣曰聲
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盡矣後貧困焚所著書見
者火中僅探得數卷煬帝將之江都樂工王令

言聽彈琵琶曰此曲宮聲往而不反初樂既施
用弘等恐衆論疵詆之乃上言樂議易淆請盡
銷毀前代金石以息异議而古器間存者益湮
御史大夫裴蘊逢煬帝意擇周齊梁陳樂工子
弟及知聲者數百人進之倡優雜揉樂壞極矣
唐太宗詔太常少卿祖孝孫考正雅樂孝孫故
傳京房律法一律而生五音復旋宮之義協律
郎張文收依古法斷竹爲十二律吹調之而和
隋初唯用黃鍾一宮擊止七鍾五鍾設而不擊



至是畢用布管飛灰順月皆驗十二律而生五音
十二律爲六十音因而六之爲三百六十音當
一歲之日樂成時上躬臨考觀謂侍臣曰禮樂
者聖人緣物以設教耳治之隆替豈由於此杜
淹曰齊之將亾作伴侶曲陳之將亾作玉樹後
庭花曲聞者泣下上曰將亾之政其民苦故聞
樂而悲非樂能使悲也魏徵曰樂誠在人和不
在聲音時文收請以次董正餘樂上不許曰朕
聞人和則樂和誠百姓安而金石諧矣語近本

而先王風化天下之具彌淪廢不復存明皇時分樂為二部堂下立奏為立部伎堂上坐奏為坐部伎太常閱立部又不可教者隸雅樂薄雅樂至矣後上惑於仙楊敬忠上霓裳羽衣十二曲道士司馬承禎承詔製玄真大羅紫清上聖諸道曲皆隸太常選坐部子弟教之梨園周世宗時王朴言樂作於人心而聲假於物聲氣和而能以反感乎人心一本故祖所假之物九者成敗是以黄帝吹九寸之管得黄鍾之聲以為



樂端半之為清聲倍之為濁聲益三分其一損益之為相生之聲益十有二變而復于黄鍾之宮黄鍾者聲之總數也宋祖受命議以為朴所定雅樂聲已高不合中和部和峴詳定峴言作樂先立尺寸為律呂而三分損益上下之以相生但尺寸長短非書可傳故累秬黍為之準後代試之或不符會惟西京銅望臬古法所存即今司天臺影表銅臬下石尺是也朴所定尺短石尺四分聲之高由此乃今依古造尺及黄鍾之

管校其聲果下於朴所定管一律又內出上黨羊頭山秬黍累尺校之亦適相符丁度言歲有豐儉地有肥磽一歲之中一境之內取黍校驗亦復不齊蓋天之生物理難均一昔人立法用存大槩云爾故前代制樂必求古雅之器校焉隋氏銷毀金石典正之物無復存者今獨大泉錯刀貨布尚存取首足肉好長廣分寸合正史者參校宜制尺可定范鎮與司馬光太節如一以至論樂各不相協鎮鑄鐘與律以成光曰樂



之要鄒先之甚易求之甚難自漢以來校竹管之短長計黍粒之多寡競無形之域訟無證之庭非后夔復生莫之能決崇寧中魏漢津嘗事范鎮祖通其一班託言遊蜀師事唐仙人李良授鼎樂之法極詆累黍之謬本大禹聲律身度之言請帝中指中寸為寸以度律準燕中蔡元定于樂律有冥契著律呂新書二卷明祭祀用雅樂太常領之朝會燕享兼用俗樂奉鑾司掌之

漢志曰律數九九八十一以爲宮通典曰增减
之法皆以三爲度上生者皆三分益一下生者
皆三分去一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三
分損益管敬仲謂五音非謂十二律淮南客乃
嫁其說于律謂十二律亦復下生上上生下馬
遷誤信之著在律書度管仲不過謂宮聲濁宮
數多而商次之角又次之徵又次之羽又次之
姑爲此以示則
土旺四時實不與火金水木並論流行之序宮



主五音自不與徵商羽角並論流行之序宮既
居中勿論則樂道象天南方屬徵由中央達至
南方宮之外自當起徵徵爲夏商爲秋羽爲冬
角爲春夏既生秋則自當以徵生商秋既生冬
則自當以商生羽冬既生春則自當以羽生角
春既生夏則自當以角生徵徵商羽角皆自上
而下其序最順必加上生下生之說則是四時
之序惟秋之生冬冬之生春春之生夏爲順而夏之生秋
冬之生春皆逆耶管子宮聲八十一三分損一

分而爲徵徵聲五十四三分損一分而爲商商
聲七十二三分損一分而爲羽羽聲四十八三
分損一分而爲角其爲說已非矣呂覽淮南上
六律皆從損下六律皆從益遷史班志凡陽律
皆從損凡陰律皆從益大抵穿鑿之談欲樂道
大明必盡捐此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諸說而後
可
隔八相生是又因十二律三分損益之說而謬
成之者也管子以五音準四時而淮南亦以十



二律準十二月管子謂宮聲八十一而淮南亦
以黃鐘爲八十一徵五十四而以林鐘爲五十
四商七十二而以太簇爲七十二羽四十八而
以南呂爲四十八角六十四而以姑洗爲六十
四然黃大太夾姑仲二律而當一音以當宮商
角蕤林夷南無應三律而當一音以當徵羽可
乎音但有五律則有十二既難分配則又自姑
洗六十四之後復棄其一筭以三分損益諸律
姑洗本六十四可去一而以六十三爲筭乎彼

徒欲三分損益上生下生以求合管子損益之說黃鍾爲十一月大呂十二月太簇正月夾鍾二月姑洗三月仲呂四月蕤賓五月林鍾六月夷則七月南呂八月無射九月應鍾十月若果加漢史則如黃鍾生林鍾是十一月而生六月林鍾生太簇是六月而生正月有是理乎若造化無是理則隔八相生之說無所復用

樂但有十二律未必有變律恐未必有清聲今乃獨黃大太夾有四清聲或謂黃林太南而它律皆無有此其說恐不然

律但十二必無變律而又云有正半律變半律必加是說是正變律各十二正半變半律各十二聖人何不日四十八律究其說第樂記謂宮爲君而漢儒謂黃鍾即宮遂亦以黃鍾爲君又樂記有迭相陵謂之慢之說恐十二律旋相爲宮或至以諸律陵黃鍾故多爲變律避之

樂但五音韋昭注國語乃指七律爲七音遂使變宮變徵之說歷數千載而猶然未悟



李氏祖呂氏春秋三寸九分爲黃鍾曰含少之文辯黃鍾九寸之誤以太極陰陽五行由一生二由少及多見黃鍾數少爲極清辯宮聲極濁之誤作律呂元聲書二篇而王廷相韓邦奇大儒通音律皆不謂然廷相駁之宮本喉商本齒角本牙徵本舌羽本唇故凡呼而出聲必自宮而徵而角而商而羽角者氣平之聲音之中也故宮音始而濁羽音極而清此聲氣自然之妙今曰黃鍾宮爲清越之音不知其音出於喉乎出于唇乎若欲盡五音之調非加以十二子聲不可何也清之分數少也故古之編鍾編磬有一架二十四枚之設蓋通正聲子聲並擊之也晉宋以來十二律外止加四清聲故作徵調終不能成今日取聲不用半律是不用子律矣即徵羽之調終不可成

李氏之說皆長樂陳氏樂書之緒餘豈闇人無喉中之音遂以唇舌不正之音而杜撰定之歟大都黃鍾沖氣無所不在而十二律之損益從

出其中九寸爲之宮諧少㴱焉豈極淸哉
黃鐘謂九寸漢以來巳然弘治中李文利謂三寸九分非矣獨謂陽氣自冬至後巳漸升而遷律乃反減則是氣有餘而管乃反不足陽氣自夏至後巳漸降而遷律乃反增則是氣不足而管反有餘此說亦是
司馬遷京房蔡氏律呂新書曰黃鐘九寸長孫無忌劉恕李氏律呂元聲曰黃鐘三寸九分李照胡瑗房庶皆以黍求律者也范蜀公力主



房庶之說謂照以縱黍累尺則太長瑗以橫黍累尺則太短皆以尺生律不合古法庶所言寔千二百黍于管較前二說爲是夫古人之制律管皆有分寸隋書因漢制之說以一黍爲一分則是十黍爲一寸庶闢縱橫之說而以千二百黍亂實管中隨其長短斷爲黃鐘九寸之管取三分以度空徑則不知庶之所謂空徑三分之管非縱黍非橫黍必別有一物爲度以起分則只須以其三分爲徑以九十分其長爲黃鐘之管爲律本不因於黍矣
荀勗則以尺生黍鄧保信則以黍生尺漢晉則以一黍之廣爲分元魏則以一黍之長爲分永平則以十二黍爲寸景祐則吕十黍爲寸阮逸用大黍鄧保信用長黍
先儒謂度量權衡生於黃鐘而今者必待龠泉布而後徵律則是黃鐘反生于度量權衡不知其可也
宋李照胡瑗阮逸改鑄鐘磬徐復笑之曰聖人寓器以聲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乎後



卒無所成
凡調一律爲主餘律皆比而和之終始出入不離首音曰還相爲宮言各律還各自爲首也
自周至漢唐宋雅俗樂流傳於世者大抵宮調獨多商角次之徵羽二調止三之一此足見聲音之道濁者常有餘淸者常不足而京房氏所謂六十調說雖美無所實用也
樂必用五音然周禮三大祭無商音說者謂周

德木也故去金鼎元諸臣建言唐土德王請加
商調去角調
明冷謙建議用四清聲故編鐘編磬皆爲十六
武王名其樂曰厲曰宣曰亂而覆周者厲王典
周者宣王代周者嬴秦
三代之樂壞於秦漢至成帝尚未有金石之樂
及晉武破苻堅後四廂金石始備
鄭師文總四絃而翔慶雲晉師曠歌南風而知
楚弱阮咸聽晉樂而識國運信都芳造輪扇而



合律氣李嗣真振鐸於地而黃鐘自應張文收
斷竹爲律而啞鐘自鳴
元定欲一室之中多截管以候黃鐘夫差毫釐
氣即不應而欲多埋律管豈非臆說哉
宋仁宗元豐中楊傑欲銷王朴舊鐘意新樂成
雖不善更無可校詔不得銷毀
宋樂屢變景祐之樂李照主之太常歌工病其
太濁私賂鑄工減銅劑而聲稍清歌乃叶照卒
不知

皇極聲音之樂康節得於其父天叟老人者其
以多良千刀妻宮心等十二字爲聲古黑安夫
卜東乃走思等百三十二字爲音不無失之瑣
屑

天象

揚子曰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又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

三垣總論曰天市天子巡狩之宮明堂位也太微天子布政之宮明位也紫微爲寢宮天市歲臨之太微日臨之紫微朝夕臨事七曜必遵黃道歷天街歲一受事於太微而出猶太臣受命於朝而出任職也二十八宿列四方各有分野



猶諸侯郡國各安其土也

白虎通曰天左旋地右周猶君臣陰陽相向也

二十八宿爲經星隨天左旋金木水火土五星爲緯星右轉

晉天文志謂天如磨形日月蟻行於上蓋惑於日月右行之說彼呂氏春秋及繁露分九野十端皆妄也而况云斷鰲鍊石尤爲不經屈原天問謂西北無光燭龍以照此惑於天不足西北之說彼淮南子謂行九州七舍皆妄也而况謂揮戈乘杖尤爲不稽保章氏以五色辨吉凶若尚書中候及漢書所云堯璧漢鼎謬矣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去地九萬二千餘里二十八宿爲羣生之繫命一十二次當下土之封圻

房心者帝之明堂也歲星守之年穀豐

泰階平而君臣穆招搖指而天下春南斗主爵祿東壁主文章須女主布帛牽牛匡關梁五星同色天下偃兵

保章氏言星土辨九州之地不明言其所辨者



何星隨其土之所屬應其星之所臨是星土分星不可以州國定名非如鄭氏言十二邦繫十二次也隨其國之所封屬其星之所在封域皆有分星非如賈氏言受封之日歲星所在國屬焉

天運終於西始于北造化歸於西復於北西與北爲始終之介

星分野之說而不言則周禮不應有星土之辨謂分野之說以爲虛則左氏未免有傅會之誣

星紀同爲吳分則吳亦得歲士壓何以謂之越
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參虛東爲晉分則實
沈爲星子産何以謂之高辛之子而能爲晉侯
之祟此左氏之不足信也四星聚牛女而晉元
王吳四星聚觜參而齊祖王魏彗星掃東井而
符堅亡秦景星見箕尾而慕容德復燕此分野
之難盡暑也

裨竈梓愼之所占京房李郃之所候至如熒惑
退舍宋公延齡中台告坼晉相遂禍星集潁川



而賢人聚月犯少微而處士亾

歐陽志唐天文日食星孛之變一一紀之而獨
不言其事應

齊有彗星景公使禳之晏子曰天之有彗以除
穢也若德之穢禳之何益

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數十年間無災眚者天所
弃也天之於漢殷勤示變以悟陛下除妖去孽
實在修德李膺等以黨事下獄考實陳蕃上疏諫

元世祖以彗入紫微垣抵斗魁夜召不忽木入
禁中問所以銷天變之道不忽木曰父母怒人
子起敬起孝故易曰君子恐懼修省漢文之世
同日山崩者二十九日食地震頻歲有之善用
此道天亦悔禍海内又安因誦文帝日食求言
詔帝曰此深合朕意

嘉靖三年春正月五星聚營室欽天監掌監事
樂護疏言自古五星之聚不有大祥必且爲大
災視人君德政淑慝何如耳占書曰五星之聚
改易侯王五星聚房而周祚昌聚箕而齊桓霸



漢興聚井宋興聚奎是四者皆當更革之際一
福一禍培栽覆傾昭然甚明天寶聚于尾箕而
有祿山之亂又占書言天下兵謀則五星聚于
營室

康熙三年十二月刑科給事中楊雍建疏曰伏
見本年十月初間彗星見于翼軫分野迄今未
消日漸西行直抵婁宿現今五十餘日歷有一
十三宿誠非恆見竊念從來上天仁愛人君垂
象示警欲其恐懼修省力行德政加惠民生故

商湯之時大旱七年湯禱于桑林以六事自責而甘雨隨降周宣王時旱既太甚宣王遇災而懼側身修德故終爲一代令主漢文帝二年日食文帝詔求直言命羣臣悉思朕之過失啓告無隱故能恭儉化民海内富庶號稱至治是以有道之世雖有異不爲災非不爲災也遇災異而勤修省則可以化災而致福也即以彗星考之宋真宗咸平元年正月見于營室明憲宗成化四年九月彗星見掃三台七年十一月出天



田入太微垣考其時或下詔求言或廷臣疏請修省上皆嘉納此言之存乾惕之誠心勵憂勤之實政古之賢君所以回天心而弭變異未有不出乎此也

## 曆法

曆之名始於黃帝曆之筭定於容成有起之以律者矣累實于黃鐘是已有積之以數者矣較分于緜蕝是已有驗之以象者矣作儀于渾天是已黃帝起辛卯顓帝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商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漢承秦顓帝曆初用乙卯此則曆元之可驗者也夏四百三十二年日差五度商六百二十八年日差八度周訖春秋日差八度戰國及秦日差三度此



則歲差之可證者也斗分未易考也古曆謂在建星賈逵謂在牽牛中星范曄謂在斗十一度日度未易稽也秦曆以孟春在營室五度三統以立春在危斗六度元嘉以正月中在室一度堯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考四方之中星定四時之仲月然曆象之法猶未詳也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後世如洛下閎鮮于妄人輩遂其遺制而作渾天儀二十八宿周天之度十二辰日月之會二十四氣之推移七十二候之遷變

如環之循如輪之轉

天一周夜繞地一周復前一度南北極持天之兩端

赤道横亘於列宿上下之交黃道之經耶日之行而名之黃道交於赤道南北適均故晝夜刻漏平分冬至黃道移而迤南故晝短而夜長夏至黃道移而迤北故晝長而夜短

赤道分南北之中黃道出入於赤道之内外赤道横而黃道斜斜長於横赤道居中黃道旁出



旁狹於中赤分天中故爲天度日行黃道故爲日度日行天之内天運日之外外則有餘内則不足

十二辰乃十二月斗綱所指之地斗綱所指之辰即一月元氣所在謂之月建

斗隨天而左旋故一日而進一度月退天而右轉故一日而不及天一度斗日一周而成一歲也

蔡仲默傳堯典曰天體至圓周三百六十五度而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月麗天亦左旋日則一日繞地一周而在天爲不及一度月則尤遲一日合氣盈朔虛而閏生

歲星自商周迄春秋之季率百二十餘年而超一次戰國後其行寖急一云歲星每歲而減一分積百四十四年而滿本數則爲超辰之限　洪邁論歲星

周禮馮相氏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



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

武帝元封七年作太初曆元以丁丑章帝四分曆元以庚申曆法必先推其元之所起以爲積筭之紀綱後漢順帝時宗訢等議建曆之本必先正元元正然後定日法日法定然後度周天以定分至也唐傅仁均以高祖戊寅歲登極作戊寅曆武德元年爲曆始而歲朔遲疾交會及五星皆有加減至九年復用上元積筭

東漢志曰律首黃鍾曆始冬至

歲差之說宋大明曆以四十五年差一度梁祖
冲之大同曆以一百八十三年差一度唐大衍
曆以八十四年差一度虞喜謂五十年差一度
何承天謂百年差一度皆未得其實豢紀元曆
以七十八年差一度最爲密率
夫所謂歲差蓋總統運佚而恭併言之當作曆
時已設爲歲差以總運佚非歲差外復有所謂
天運潛移者
晉志曰東漢靈帝光和中劉洪以四分曆疏濶



依易立數造乾象曆又制日行月行黃道赤道
之度法自黃初後改曆者皆斟酌乾象
春秋分是黃道與赤道交處日就豎處行則過
北之勢直而速只五六日進退一刻冬夏至黃
道與赤道相去各二十四度爲最遠日就橫處
行其過爲南北之勢斜而緩故十日二十日方
進退一刻
西漢之曆莫善於太初東漢之曆莫善于四分
由魏至隋莫善於皇極在唐則大衍爲善在五
代則欽天爲善其立法各有不同
熙寧七年沈括上渾儀浮漏景表三儀渾儀議
曰五星之行有疾舒日月之變有見匿求其次
舍經劘之會其法一寓於日周天之體日別之
謂之度度不可見其可見者星也唐僧一行改
大衍曆法用渾儀其術所得比諸家爲多考之
虞書璿璣玉衡唯鄭康成粗記其法至洛下閎
製圓儀賈逵又加黃道其後張衡爲銅儀于密
室中以水轉之所謂渾象非古之璣衡也孫吳



時王蕃陸績皆嘗爲儀及象蕃具黃赤道焉績
之說以黃赤道短長相害不能應法劉曜時孔
定製銅儀有雙規規正距子午以象天有橫規
判儀之中以象地特規斜絡天腹以候赤道南
北直幹以法二極中爲游規窺管劉曜太史令
晁崇斛蘭二人嘗爲鐵儀與定法大同皆不言
有黃道疑其失傳也唐李淳風爲圓儀三重其
外日六合次日三辰轉于六合之內圓徑八尺
有璿璣規黃赤道屬焉一行以爲難用而其法

亦以其後梁令瓚更以木爲游儀因淳風法而稍附新意詔與一行校得失改鑄銅儀古今稱其詳確至道中初鑄渾儀於司天監因晁崇斛蘭之法皇祐中改鑄銅儀于天文院用令瓚一行之論李淳風嘗謂斛蘭所作鐵儀赤道不動乃如膠柱以考月行差或至十七度少不減十度令瓚舊法黃道設於月道之上赤道又次月道而璣最處其下每月移交則黃赤道輒變今當省去月道徙璣于赤道之上而黃道居赤



道之下則二道與衡端相直而星度易審古之人知黃道歲易不知赤道之因變也黃道之度與赤道之度相偶者也黃道徙而西則赤道不得獨膠今當變赤道與黃道同法舊法黃赤道平設正當天度掩蔽人目不可占察今當側置少偏使天度出北際之外自不凌蔽置一閏而有餘則留所餘之分以起後閏此不易之論也置兩閏而不足則借下季之日以終前閏此不通之論也

歷代立八尺之表以量日景故表短而晷景短尺寸易差元立四丈之表於二丈折中開竅以量日景故表長而晷景長尺寸縱有毫杪之差則少矣

元立簡儀爲圓室一間平置地盤二十四位於其下屋背中開一圓竅以漏日光可以不出戶而知天運

古法以五表求地中以今思之唯用一表以午景與北極定東西之偏正又以東西之景定南



北之偏正測驗之最精者也

誠以爲蓋天耶則南方之度漸狹果以爲渾天耶則北方之極寖高凡晷表春夏不同南北亦异先儒多以里數齊之遂失其實歐陽脩唐天文志

蔡氏據地中而言故晝夜刻數長極於六十短止於四十授時曆據今燕都而言故晝夜刻數長極於六十二短極于三十八

漢志天子常以冬夏至御前殿權土灰候鍾律謂天子候進退於先後五日之中漢天子即賢

竊恐不再日巳倦先後五日則天子萬幾可十日待耶隋時毛爽蔡子元等候氣或初入月氣輒應或至中下旬始應或灰三五夜輒盡或終一月始飛此又何說夫尺長則入地深氣易得灰易飛尺短則入地淺氣未必即可得灰未必即可飛此亦定理也隋志及云魏杜夔用後漢尺制律候氣尺度長灰不飛累毛悉截用古玉管及宋太史尺制律候灰乃飛是律短及飛律長反不飛耶凡候氣所以作曆謂氣盈則曆差



當爲改曆耳然冬至曆已頒尚可改耶若候氣所以爲又明年曆則天地之氣俄頃變化可前定耶冬至至爲氣初冬至定則其它節候皆可定當是時陽氣方在地中則冬至誠爲可候而緹衍京房鼇誤傳其說遂十二月每月必按誠屬無當

漏刻之制始於黃帝周禮挈壺氏則其職也太史成法有四十八箭此周制之大略漢武所用之法二十至後九日而增損一刻晉陸機有刻漏賦晉李充孫綽梁陸倕有刻漏銘唐藝文志有刻漏經孔穎達謂浮箭壺內以出刻爲準賈公彥謂漏水壺內以設刻爲度或浮或沉此其說之异也古今刻漏之法有浮漏有稱漏或浮或稱此其制之异也

古今曆法至於元郭守敬授時曆可謂度越千古其說曰上能合于數百載之前則下可以行之永久

曆法异者太初曆本于律大衍曆本於易其餘



皆襲舊法而增損焉耳

夫漢之公孫卿壺遂司馬遷請改正朔而不能爲算也鄧平唐都洛下閎之徒出然後成太初曆程子嘗曰堯夫差法冠絕古今堯夫嘗曰揚子雲知曆法又知曆理

使日食皆不可以常數求則無以稽曆數之疏密若可以常數求則無以知政之休咎　唐一行日蝕議

北齊文宣悅宋景業讖緯之佞而改行天保曆隋高祖喜張賓陳代謝之証而改行開皇曆上

之人所以改曆者不[illegible]而散也劉孝孫曆
法甚精輙爲劉焯所抑劉焯推古至詳嘗不爲
張胄元所容丁之人所以造曆者冒懵皆利初
不探其法之是非也
康熙四年二月[illegible]康熙五年曆日
例應[illegible]康熙四年正月[illegible]十月進呈
御覽四月頒行[illegible]刻去可
也
康熙四年七月[illegible]光先疏曰臣隨



滿漢諸監臣上[illegible]晷之
西洋日晷斜安八分[illegible]旨曰去年十二月初
一日日食用此斜晷以測[illegible]時刻曆科博士何雒
書馬惟能安得不輸李光宏答曰不在西洋日
晷上測是在簡儀上測臣指簡儀問光宏曰簡
儀是子在北午在南乃夜用之以測星者豈可
用以測日之時刻光宏答曰二百年來俱是如
此測臣答曰二百年來既用簡儀測星之赤
道何故于簡儀下之平[illegible]不立廿子在南午在
北之日晷諸臣看日此纔是月晷臣日放着子
南午北之日晷不用以測日之時刻二百年來
之臺官共不通不至此也光宏猶曰此是倒冲
測法臣日依你說夜時刻可倒冲日時刻獨不
思小寒節太陽在赤道外二十一度不曾躔入
赤道如何二月之太陽照得上簡儀之面復于
簡儀平水槽中注水見簡儀斜側五分儀既不
正即測天度星辰盡皆不準何況用測太陽
禮部題疏曰該臣等看得採用不應看洪範之



書緣由將所看官員交付刑部治以重罪訖此
各項選擇書內若有洪範顛倒五行之書將壬
山屬水爲洪範五行作火之書及似此不應看
之書俱行查燬可也奉
旨依議
康熙五年二月禮部題議得欽天監監正楊疏
稱候氣之法義精理微律管不合古玉尺之分
寸徑圍則氣不應埋案不合律管之長短淺深
則氣不應今順天府候氣之制陰陽官久失其

儔事不師古件件錯謬安望其氣應乎惟臣延
訪博學有心計之人與之製器共候假以歲月
較正講求等語照依所請交付舉行其竹管並
葭莩蘆葦秬黍用時預行該撫送來可也奉
旨依議

康熙五年八月欽天監監正馬等題歷代設立
儀器不時較對測驗若非用儀器測驗何由知
其曆數之疎密今觀象臺所有簡儀渾儀影表
皆係測驗之儀器乃監中應整頓之首務也一



治曆之道合天為本求合之法測驗為先當今
所推算曆日冬夏二至春秋二分其逐月節氣
太陽當躔離赤道幾度去極多遠其晷影丈尺
寸分若干與夫太陰一年與太陽十二會應在
何道去極多遠並五星伏見遲疾逆留在某宿
去極多遠紫炁月孛羅睺計都四餘之星何以
考測其測諸曜何時起測一併預先一一詳開
題明以來年正月為始着令曆科官一員與天
文科該直官公同測驗

## 郊祀

郊特牲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
也

祭義唯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

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諸侯
及其太祖大夫唯有功始祫其高祖

孝經子曰嚴父莫大于配天則周公其人也言
以父配天之禮始於周公周公郊祀后稷以配
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



鄭氏不察謂禘又郊之大者於是以祭法之禘
為祀天圜丘以嚳配之以大傳之禘為正月祀
感生帝於南郊以稷配之馴至隋唐之際昊天
上帝與感生帝兩祀常並行唐杜佑作通典亦
惑於鄭注大傳之說

或問朱熹帝與天分祭何也曰為壇而祭故謂
之天祭於屋下故謂之帝

朱子曰古祭天於圜丘其禮極簡聖人以是為
未足盡其意之委曲故季秋有大享禮

唐迄貞觀末未議立明堂季秋大享則圜丘行
事
丘濬曰古者聖人之於天一歲之間而有二祭
旣于歲首一陽初生之月祭天于泰壇而以祖
之有功者配祀又于季秋萬寶告成之後祀帝
於明堂而以宗之有德者配食朱熹引陳氏說
謂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周公以義起之也
明初分祀天地各爲之壇後乃合祀其爲壇南
郊其上則屋之焉蓋泰壇明堂合而爲一以太



祖太宗並配
必也知冬至之郊爲大報天正月之郊事爲祈
穀二郊不同而皆配以后稷則諸家异說可以
一掃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於天子是以不
同
楊氏曰古者祭天地有正祭有告祭冬至一陽
生周官大司樂以圜鍾爲宮冬至日地上之圜
丘奏之六變以祀天神祭天必南郊順陽位也
夏至一陰生大司樂以函鍾爲宮夏至日澤中
之方丘奏之八變以祀地祇祭地必北郊順陰
位也此所謂正祭也舜類于上帝武王伐商告
于皇天后土氏因事並告天地此所謂告祭也
周家以建子月爲歲首祀天至午月乃祀地明
制每歲祭天地於首春
郊者祀天之名地不得而干也北郊之名乃臣
衞輩緣飾緯書以對南郊非周禮所有配天之
禮古有以始祖者后稷是也有以受命之君者
漢高是也有天帝各配者周以稷配郊文王配



明堂漢高祖配郊光武配明堂是也有祖宗並
配者唐垂拱開元以高祖太宗配昊天宋至道
以太祖太宗配圜丘是也夫廟歷于祖昭穆對
向非嫌也郊壓于天祖宗序列非嫌也
魏明帝景初元年詔曰曹出有虞今祀圜丘以
始祖帝舜配方丘所祭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
祭以太祖武帝配地郊所祭以武宣后配宗祀
皇考高祖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此郊與圜
丘爲二處用鄭說

張載曰日月星辰風雨寒暑無特祭皆從祀於
郊王宮夜明幽宗皆指其祭位耳寒暑無定位
暑近日壇寒近月坎
漢武元光元年幸雍郊見五時後甞三歲一郊
程頤曰古者一年之間祭天甚多春則因民播
種而祈穀夏則恐旱暵而大雩以至秋則明堂
冬則圜丘凡人子不可一日不見父母人君不
可一歲不祭天
秦襄公始制西時祠白帝其子孫井青黃赤而

祀之漢高又立黑帝祠然未嘗親享也文帝賢
君也賈生通儒也生親承文帝宣室鬼神之問
而不能引經援古復三代制文帝始幸雍郊見
五時又用新垣平言立渭陽五帝廟始親祠之
武帝元光元年定三歲一郊郊之名雖沿于周
而所行之禮所祀之神則用方士說是則所謂
昊天上帝曾不得如其所謂太一五帝而高帝
一代創業之祖不得配享於天成帝時雖定南
北郊然亦不能盡復古禮而哀平休於禍亂之

說南北郊與甘泉五時互爲罷復卒無定制光
武制郊兆於雒陽以高帝配祀中爲重壇其外
壇爲五帝位其外爲壝重營皆紫
淳化四年禮儀使蘇易簡言唐永徽中以高祖
太宗同配上帝欲望親祀郊丘奉宣祖太祖同
配從之
漢之祀天不於南郊而于甘泉其祠地不於北
郊而于汾陰河東其壇有八觚席有六綵而匡
衡劉向之徒昇同論起元始之間謬戾尤甚春

秋則天地同牢冬夏則天地分祭
漢武帝祠明堂高皇帝對之章帝祠明堂以光
武配後又以高祖太宗世宗中宗世祖顯宗配
合一太牢
詩序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合祭天地經
之明文議者謂合祭始於王莽臣謂禮當論其
是非不當以人廢光武誅莽者也尚采用元始
合祭故事按水經注伊水東北至洛陽圜丘東
大魏郊天之所準漢故事爲圜壇八陛中又爲

重壇天地位其上唐睿宗將有事南郊賈曾議曰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嚳夏后氏禘黄帝而郊鯀郊之與廟皆有禘禘于廟則祖宗合食於太祖禘于郊則地祇羣望皆合於圜丘以始祖配享明皇天寶元年二月勅曰朕不躬親禮將有闕其皇地祇宜如南郊合祭今議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以爲用周禮也臣請言周禮與今禮之別古者一歲祀天者三明堂享帝者一四時迎氣者五祭地者二享宗廟者四皆天子親



祭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羣小祀亦親祭周禮也太祖受命肇造宋室建隆初郊先享宗廟並祀天地自真宗以來三歲一郊必先有事景靈徧享太廟乃祀天地此國朝之禮也今所行三年一郊先郊二日而告原廟一日而祭太廟郊而肆赦優賞諸軍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蔭補親屬自宰相宗室以下至百官皆有賜賚非周禮也而獨于地祇則日周禮不當祭于圜丘此何議也西漢之衰元帝納

貢禹言毀宗廟成帝用丞相衡議改郊位皆有殃咎徙鑒甚明可爲寒心矣唐制有事南郊則先朝獻太清宮朝享太廟亦如今禮先二日告原廟先一日享太廟按武王克商丁未祀周廟庚戌柴望相去三日則先廟後郊亦三代禮也

蘇軾圜丘合祭議

謹按國朝舊典冬至圜丘必兼享天地從祀百神若其有故不祀圜丘則行他禮或大雩於南郊或大享於明堂或恭謝于大慶皆用圜丘禮



樂神位臣竊見皇祐明堂遂用此法自後凡祀明堂或用鄭氏說獨祀五天帝或用王氏說獨祀昊天上帝考之國朝之舊則爲失當　蘇軾請復用皇祐典禮

宋祖宗皆合祭天地其不合祭者唯元豐六年一郊元祐詔議北郊蘇軾主合祭從之者五人劉安世主分祭從之者四十人

郊祀禮見于經者若事之先詣祖廟告以配享唐宋用青詞設素饌親享太清宮玉清昭應宮

然後詣郊壇行禮此何謂哉

明制大祀殿祀昊天上帝凡所謂天王太一五天帝之類一切革去三代以下祀典爲正

嘉靖九年上從夏言欲分祀天地南北二郊奉太祖配孟春祈穀祀上帝于大祀殿奉文皇配廷議以爲不可

鄭玄以孝經緯云后稷爲天地主則后稷配天南郊亦當配地北郊漢平帝用王莽言以呂太后配地光武時改薄太后爲高皇后以配後魏



道武以神元寶后配則愈不經矣

唐高祖武德初定令每歲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以景帝配孟春辛日祈穀祭感帝於南郊以元帝配

唐中宗復辟韋后武三思亂政河南北大水洛陽尉宋務光疏曰自夏以來水氣勃戾去月洛水暴溢按五行傳曰簡宗廟廢祭祀則水不潤下夫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嚴配祖宗陛下光臨寶極有年矣而郊廟遲留不稱殷薦山川寂寞未議懷柔又按水者陰類臣妾之道陰氣盛滿則水泉迸溢

武太后臨朝垂拱元年詔有司議圜丘方丘及南郊明堂嚴配之禮以高祖太宗高宗三帝並配按並配始於唐

乾興元年禮官請孟春上辛祈穀孟冬祭神州地祇以太祖配孟夏雩祀冬至祀昊天上帝夏至祭皇地祇以太宗配上辛祀感生帝以宣祖配季秋大享明堂以真宗配皇帝親祀郊丘以太祖太宗配奏可



嘉祐七年以禮院言對越天地神無二主唐垂拱中始三祖同配至開元親享罷之皇祐詔書南郊三聖並侑後叠配未幾復並侑雖出孝思頗違禮經詔南郊奉太祖定配

司馬光曰前漢以高祖配天後漢以光武配明堂以是觀古之帝王自非建邦啓土及造有區夏者皆無配天之文故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明章其德業非不美也然而子孫不敢推以配

天者遵祖宗也

胡直孺曰仁宗皇祐時大享明堂合祭天地並侑祖宗文彥博以仁祖爲能達禮之情國朝配祀初無定制自英宗皇帝始尚配以近考聖宋肇起非有始封之祖則創業之君太祖是也太祖則周之后稷配祭於郊者也太宗則周之文王配祭於明堂者也當時蓋拘於嚴父故配帝并及於真宗是時太常少卿孫疌等則請用皇祐詔書之意



昔人言父昭子穆而有常數者禮也祖功宗德而無定法者義也

宗廟

易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商書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謂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故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者韋玄成之說也謂三昭三穆與太



祖之廟而七文武爲宗不在數中者劉歆之說也朱熹以劉歆說爲是穆王時文別立廟爲文世室共王時武別立廟爲武世室自是以後穆之祧者藏文世室昭之祧者藏武世室而不復藏於太廟矣

周人都宮之制七廟各爲一室太祖之廟居中分爲三昭三穆其中有功德者別出之以爲世室

朱熹曰漢承秦弊不能深考古制諸帝之廟各

在一處不合爲都宮以序昭穆然猶獨出一廟之尊貢禹韋玄成匡衡之徒雖欲正之終不能盡合古制旋亦廢罷明帝又欲遵儉自抑遺詔無起寢廟但藏其主於光武廟中更衣別室後世遂不敢加而公私廟皆爲同堂异室之制以西爲上歷魏晉隋唐因之不改先王宗廟之禮廢矣

韓愈曰禮天子七廟一壇一墠遷主皆藏於祧祫則太廟享焉魏晉以來始有毀瘞之議不見



于經唐家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猶在壇墠可毀瘞而不禘祫乎昔魯立煬宮春秋非之謂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復築宮以祭

晦庵謂廟制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太祖不遷以下六廟親盡則毀而遞遷昭常爲昭穆常爲穆祔昭則羣昭皆動而穆不移祔穆則羣穆皆移而昭不動蓋文爲穆則文之孫及玄孫皆穆其子與曾孫皆昭也武爲昭則武之孫及玄孫皆昭其子與曾孫皆穆也祔者昭入於昭穆入于穆然周自懿王以前皆父傳之子則其序未嘗紊也孝王以共王之弟懿王之叔繼懿王而立晦菴廟圖孝王爲共王之弟而以繼共王爲穆雖於世次不紊然以弟而據孫之廟矣

劉歆據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之文止序爲君之次故史皇孫宣帝之父也而不列于考廟桀謂爲人後者爲之子而廢私親班固以歆說爲是



漢以周郊后稷議欲郊堯杜林以爲周興自后稷漢業特起功不緣堯卒不果郊

周當禘之時則特設一神主于后稷廟而稷配享其旁禘畢則撤去嚳之神主稷仍居東面以享四時之祭五年一禘禘必於四月

周官有先公之祧先王之祧先公遷主藏后稷之廟其周未受命之祧乎先王遷主藏文武之廟其周已受命之祧乎

程頤有言立春祭先祖冬至祭始祖朱熹謂先

祖之祭似祫始祖之祭似禘
禘有二名有大禘之禘大傳所謂禮不王不禘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禮運所謂
魯之郊禘非禮也是也有時禘之禘祭義所謂
春禘秋嘗王制天子祫禘諸侯禘一犆一祫是
也
祫者合祭也大祫則以巳毀廟之主合于太祖
而祭之時祫則以未毀昭穆之主合于太祖而
祭之至于祔則亦是以新主合于舊主而祭之



光武詔問張純禘祫之禮純奏禮三年一祫五
年一禘此語出于緯書而光武深信之康成以
漢禮爲周禮非魯禮也
后稷有廟郊既配帝嚳雖配天而無廟不可闕
人鬼之享故五年一禘則后稷率有廟無廟之
主以共享於嚳所以使子孫皆得見其祖
明一歲五享太廟而無有所謂祫禘之制丘濬
言宗廟之祭最大者禘次則大祫禘者禘其所
自出之帝爲東向之尊其餘皆合食于前大祫
者三年一行太祖之廟合毀廟未毀廟之主以
食謂之大祫則四時之祫不陳毀廟之主者小
矣
周禮大宗伯享先王春祠夏禴秋嘗冬烝小宗
伯辨廟祧之昭穆
自古帝王于時祭外又有薦新之禮月令有薦
寢廟之文丘濬言月令之書雜記秦禮而以寢
廟并言無所經見意必宗廟外別有奉先之所
藏其衣冠几杖之類如所謂極廟原廟者明制



於太廟之外設奉先殿於大內每月太常寺進
薦新品物送光祿寺供薦
國語楚語曰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韋
昭曰日祭於祖考月祭于曾高時類及二祧歲
祀于壇墠丘濬言日祭月享時類蓋行於寢廟
者非太廟常禮也漢時宗廟在郡國及京師各
居陵旁立廟又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于寢四
上食月祭于廟時祭于便殿歲二十五祠原廟
十二祠有閏加一祠失之煩褻

漢明帝永平元年正月帝率公卿以下朝于原陵此帝王上陵之始乃加元會儀奏樂郡國奏計言民疾苦何居宋志古無墓祭至唐有清明設祭朔望時節之祀進食薦衣之式五代諸陵遣者令本州長吏朝拜近者遣太常宗正卿宋乾德四年始令宮人詣陵上冬服

漢太常屬官有寢園令長丞園郎寢郎丞相以四時行園明上陵之禮歲凡三舉清明中元冬至也



故明春月特享分祭於各室三時合享共食于前殿而已祧之廟不與時享之禮以太祖為尊歲暮之祫則祧廟之主咸出而共享焉

太上皇親盡以高帝父不毀悼皇考私親也以宣帝父不毀非禮之正猶云可也武哀王則高帝兄昭哀后則高帝姊乃立寢園與諸帝同而天子世世祠之不經尤甚東漢獻帝即位相國董卓左中郎將蔡邕等以和帝以下皆有過差不應為宗四時所祭高廟一祖二宗及近帝四凡七廟時有司奏議宗廟迭毀邕議曰漢承秦滅學之後宗廟之制不用周禮毎帝即世輒立一廟不止于七不列昭穆迭毀孝元帝時丞相匡衡御史大夫貢禹始建議請依典禮孝文孝武孝宣皆以功德為宗不毀

叔孫通既諫漢惠帝作複道又請以複道為原廟不知宗廟之輕自此始

唐世以景帝為太祖高祖父當中睿間則景帝世近在三昭三穆之內故祫則虛東向之位而太



祖列于昭穆至代宗後以景帝方居第一室禘祫得以正位然獻懿二祖景帝之祖父親盡已毀而禘祫則合祭故當時建議者請景帝禘祫之時暫居昭穆屈己以奉祖宗而以獻祖東向

宋熙寧之事當時以僖祖為太祖本無功德非宋所以興僖祖為百世不遷之太祖而藝祖太宗僅同世室終不足以厭人心

廟必有配一帝一后禮之正也周人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姜嫄為其生稷故特立廟曰閟

宮

古宗廟一帝一后後世有以子貴者始著並祔之文其不當祔者則又有別廟之祭

樂所以象功彰德也古宗廟各奏其本廟之樂以崇厥美

章帝時太尉熹奏孝明帝宜上尊號曰顯宗立廟樂東平王蒼言昔太宗廟樂曰昭德之舞世宗廟樂曰盛德之舞袷食高廟昭德盛德之舞不進與高廟同樂今孝明帝謙德不廟耶世祖



光武皇帝廟藏主樂無所施用宜統於世祖大武之舞自是漢諸帝皆不別廟不別樂統于武舞焉

盤庚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此功臣配享也

社稷

祭法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為立社曰侯社士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王社侯社國中之土神而已無預農事不當稷大社國社則農之祈報在焉故皆有稷其勝國之社則以示鑒戒之意王之大社則土五色而冒以黃侯之國社則受其五色之土于天子而盖以茅漢時有受青土赤土其位則中門之右社主陰也其壝則



北面其餙則不屋達天地之氣也其表則木夏以松商以柏是也方廣五丈其主則石為之其列則社東而稷西

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

社土神稷穀神鄭玄謂句龍有平水土功配社祀之稷有播種功配稷祀之非謂即祀之以為社稷也

詩序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良耜秋報社稷

也
郊特牲祭社用甲日而召誥用戊日戊者土之
氣當用上戊
明大社天子親祭以太祖太宗並配



宗室
周禮少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其親疏秦置宗
正漢高祖七年因秦設官明制立宗人府於六
部上秩一品以皇親掌之
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角弓父兄
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葛藟
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弃其九族焉
能言吾祖鄭子見師於孔公不識其先籍談取
誚于姬后楚置三閭實掌王族



漢孝文即位淮南王長驕蹇數不奉法入朝從
上苑獵同輦謂上大兄歸國不用漢法反事覺
召至長安丞相張蒼等請棄市制曰朕不忍置
法廢勿王有司請處蜀嚴道袁盎諫曰上素驕
淮南王不能置嚴相傅以至此恐道死而陛下
有殺弟名長不食死民有尺布斗粟之歌
唐太宗貞觀十年諸王之藩上曰兄弟之情豈
不欲常相共處但以天下之重不得不爾諸子
尚可復有兄弟不復得因流涕嗚咽

唐明皇素友愛初即位爲長枕大被兄弟同寢聽朝暇多從諸王遊禁中如家人禮殿設五幄與諸王處其中謂之五王帳宋王成器尤恭謹未嘗議及時政

蘇轍曰國之財賦非天不生非地不養非民不長取之有法收之有時止於是矣而宗室官吏之衆可以禮法節也神宗之始宗室袒免之外不復推恩袒免之内以試出仕

明制王府賜田例畝稅銀三分初親王祿歲五



萬石後裁爲萬或千將軍以下有才能者得改官陞轉

聖學

黄帝學於大眞顓頊學于綠圖帝嚳學於赤松子堯學於尹壽舜學於務成

唐太宗考定六經宋太宗命儒臣集太平御覽一千卷日閱三卷

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詔曰弘我王化在乎儒術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

唐明皇謂宰相曰每讀書有所疑滯無從質問可選儒學之士使入内侍讀宋太宗命李文仲



爲翰林院侍讀寓直禁中以備顧問眞宗視朝之暇即令講說嘗曰聽政之餘惟文史是樂哲宗時程頤在經筵每進講繼以諷諫

哲宗元祐中幸國子監命祭酒豐稷講尚書無逸

宋孝宗宴講臣於秘書省召宰執賜酒語曰自古人主讀書少有知道甚者但作歌詩如陳隋之君竟亦何補唐德宗豈不知書然所行不至與陸贄論事皆使中人傳旨且事有是非面相

詰難猶恐未盡投機之會間不容髮唯其若此
誤事多矣
漢武表章六經宣帝石渠議論光武談經幸學
明帝臨雍拜老而征伐土木尊顯方士信用讖
文奉迎釋典不可謂純學
漢成帝封元舅王氏五侯黃霧四塞大異數見
上方精於詩書古文詔劉向領校中秘書向乃
集上古以來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
占驗禍福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之

而不能奪王氏權
宋張浚言人主之學以一心爲本一心合天何
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
元齊默曰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心既正則朝
廷遠近莫敢不一於正
丘濬言崇聖人以虛名不若遵聖人以實理唐
明皇謚聖人以文宣而瀆倫茂道宋真宗加聖
謚以至聖而僞作天書
邵雍曰君子於易玩象玩數玩辭玩意夫易者
聖人長君子消小人之具也
王通曰春秋之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
繩墨也
元仁宗讀貞觀政要諭侍臣曰此書有益於國
家其譯以國語刊行又嘗有進大學衍義者曰
治天下此一書足矣因命刊行以賜臣下
巙巙言天下事宰相當言宰相不得言則臺諫
言之臺諫不敢言則經筵言之
明制經筵正統時以月之二日進文華講者旬

一至焉萬曆二年定春講以二月至五月秋講
以八月至十月而日講則簡其儀文隆慶六年
制每日早閣臣及講官講畢各退候於西直凡
上章奏不時諮詢焉以近午講唯三六九視朝
日暫免

學校

學記曰君子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又曰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

董仲舒曰王者正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養士莫大乎太學太學賢士所關也

有虞氏上庠下庠夏后氏東序西序商人右學左學周兼三代

天子設四學并中學而五一處並建周則辟雍



居中天子承師問道養三老五更南爲成均學樂德樂舞者就焉北爲上庠學書者就焉東爲東序學干戈者就焉西爲瞽宗學禮者就焉

賈誼曰五學者既成于上則百姓化輯于下矣

宋濂曰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其所謂先聖者虞庠則以舜夏學則以禹殷學則以湯東膠則以文王復各取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爲之先師配饗

詩序子衿刺學校廢也菁莪樂育材也魯頌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宫也

漢歷高惠文景至武帝五世始立太學宋歷太祖太宗真宗至仁宗四世州郡始有學明立國子學於未登極前之三年立郡縣學於登極後之二年至八年立社學

漢人補博士弟子員止限以通一經授官宋熙豐後立三舍之法則不過試以浮靡之文

紹興八年葉林言光武起於河朔五年而建太學元帝興於江左一年而建太學二君急于教



養未嘗以恢復饋餉爲解

唐太宗增創學舍一千二百間其書算各置博士屯營飛騎亦給博士授以經業

韋嗣立疏曰時俗寖輕儒學官分三公以下子弟皆入國學不聽以他岐仕進

神宗熙寧八年詔諸州學官先赴學士院試大義五道選差

馬端臨曰元豐中大興學校而天下之有教授者止五十三員蓋不肯輕授濫設也

朱熹曰學校必選實有道德之人爲學官

元豐二年頒學令太學八十齋生二千四百人彌封謄錄試上等命官

洪武中教官給由到京問以時事吳從權張恒以不知對上曰宋儒胡瑗教蘇湖二州士皆兼時務今汝言平時在學不出則所教何事民情不知世務不通雖有聰明賢才亦爲爾所壞矣之極邊有司考課令必書農桑學校之績

明初立學擢許存仁爲博士以掌學事四年設



祭酒即拜存仁一宗考亭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

丘濬言明初學校惟立師儒以教命有司提調至正統中以學政廢弛乃添設督學

丘濬言太學之設關係至重張載有言人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明初各門設宣課司收商稅盡爲供給士子之費設典簿以掌錢糧設掌饌以司飲食

丘濬言自唐以前並祀周公以孔子配太宗時左僕射房玄齡以爲庠序本緣孔子故晉宋梁陳及隋以孔子爲先聖顏回爲先師請停周公升孔子爲先聖

漢高帝過魯以太牢祀孔子平帝元年初追諡孔子曰褒成宣尼公蓋王莽假善以收譽也安帝延光三年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

魏正始七年令太常釋奠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雍顏淵配丘濬曰太學祠孔子始此

郡縣有學昉於北魏其生徒始有數唐制京都



學生八十人大都督府中都督府上州各六十人上縣四十人至下縣二十人每歲仲冬舉其成者送之尚書省

丘濬曰今松江之華亭江右之臨川人民里數多至七百而漢中之平利廣右之恭城止於一二里其生徒之數乃無异焉請如唐制因其郡邑人民多少而定爲養士之額

康熙二年六月兵科趙之符疏曰臣辦事垣中見吏部爲欽奉

上諭一就奉
旨納銀授官于理不合以後吏員年滿果係勤勞
無過者准其考職免納銀作何考授仍詳議具
奏其納銀例監以後也着停止
康熙二年正月禮部疏曰照得順治十八年十
一月臣部題覆科臣史彪古疏奉
旨科考歲考應併一次着照科臣議行今以後各
直省學臣三年内止應考試生童一次奉
旨依議



康熙四年六月浙江總督趙廷臣疏曰人生而
有才幹心思者恭之以功名則念有所歸嚮之
于放棄閑散之地而外爲閭里所譏誚内爲飢
寒所困逼求其不窮而走險者難矣乃知功名
一途所以伸天下之士氣正以柔天下之士心
也大縣十五名中縣十二名小縣七名前此取
士之額甚廣三年之内一歲一科而兩校之爲
期最密日今額數既少三年一試爲期復遠天
下極大之縣生民不止數十萬中間有才幹心
思者寧止十五人七八人乎臣愚以爲取士之
額關一人之功名小關天下之人心大
康熙三年二月吏部疏曰議得每府衛各留教
授一員每州留學正一員大縣留教諭一員中
縣小縣各所各留訓導一員餘照實缺盡行裁
去再查教官例于本省銓選原籍候選教官從
不投供點卯仍照舊行奉
旨依議

士習

程顥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宜悉心推訪有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脩者萃於京師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擇其學明德尊者為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賓興於太學太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

先漢初經師淳質術業淵邃至東漢家守章句



固滯於所聞是時經師以守經訓為道之所傳不反約於實踐世所名大師專教授顧從於沓涯於是經乃下衰

史臣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疵吝將以道周性全無德而稱乎

陽城為國子司業告諸生曰凡學者所以學為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丘濬言明學規每三年一次歸省著在令甲

宋仁宗慶曆中范仲淹等請興學校本行實胡瑗教學於蘇湖時尚詞賦獨湖學以經義時務有經義齋治事齋及為政多適於世用至是詔州縣皆立學取瑗法以為太學法

康熙元年七月刑科都給事中王命岳疏曰臣近聞廷議欲裁天下教官豈謂知府即可兼攝府學知縣即可兼攝縣學是驅天下之生員而日與守令相酬酢必與胥役相表裏士風日壞



人才日下職此之由矣

康熙四年六月兵科給事中徐惺疏曰臣于康熙元年二月內具有士風當責學臣一疏內開士子出入衙門連名公呈該地方官立送學臣褫革等語部覆嗣後專責有司有此等劣行者有司即行提審斥革照民例一體處分奉
旨依議仰見我
皇上愛養人才必先芟除匪類也但今日之士如錢糧既完而胥吏之需索未遂則以完作欠者

有之又或足跡不及公門而惡棍肆行株連官吏之挾詐未遂則以該作曲者有之又豈無貪殘之吏一言未質輙云操縱由我一事未悉動謂鞭扑可加嗟乎欲求其覆盆得燭也難矣



理學

董仲舒言於武帝曰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丞相衛綰因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者請皆罷于是世之學者知尊孔子之道

韓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又各以其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孔



子沒獨孟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

理宗淳祐元年詔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子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眞見力踐于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使中庸大學語孟之書本末洞徹詔令學宮從祀景定二年皇太子言乾淳間文公朱熹與宣公張栻成公呂祖謙志同道合開牖後學有功聖門

程顥曰天下之英才不爲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

張橫渠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又曰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得私也又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又曰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又曰中正然後貫天下之道

朱熹曰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



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理氣本無先後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從來則須說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別爲一物即存乎是氣之中無是氣則是理亦無掛搭處

程子曰天所付與之謂命稟之在我之謂性見於事物之謂理三者未嘗有異

陳北溪曰命一字有二義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其實理不外乎氣

程子曰有形總是氣無形只是道

朱子曰橫渠心統性情一句乃不易之論孟子說心許多皆未有似此語又曰孟子言性善而荀卿言性惡揚雄言善惡混韓文公言三品及至橫渠張子分爲天地之性氣質之性然後諸子之說始定

吳臨川曰程子性即理也一語正是鍼砭世俗錯認性字之非所以爲大有功又曰天下之清



莫如水先儒以水之清喻性之善極是又曰心學之妙自周子程子發其秘學者始有悟以致其存存之功周子云無欲故靜程子云有主則虛此二言者萬世心學之綱要也不爲外物所動之謂靜不爲外物所實之謂虛

朱熹曰情者性之動而禮義者性之德也

朱子曰易者陰陽之變太極者其理也

眞德秀曰聖人作易不過推明陰陽消長之理而已人而學易則知吉凶消長之理以陰陽對

言則陽爲善爲吉陰爲惡爲凶獨言陽則陽自有吉有凶蓋陽得中則吉不中則凶陰亦然以天理言則爲消息盈虛以人事言則爲存亡進退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退則退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此孔子之身全體皆易也

程頤曰易起於數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明理由象而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



丘濬曰易之爲易有理有數言理者宗程頤言數者宗邵雍至朱熹作本義啓蒙始兼二家說窮理而精則可修己治人言數不精且將流於技術

邵子曰能造萬物者天地也能造天地者太極也太極者其可得而名乎可得而知乎故强名之曰太極太極者其無名之謂乎

問康節數學朱子曰且未須理會數自是有此理且如一朶花含蕊時是將開爛熳時是衰謝

君曰渠能知未來事則與占覆之術何異其去道遠矣其知康節者末矣

朱子曰太極只是一個理字在天地言則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言則萬物中各有太極又曰太極非是別爲一物即陰陽而在陰陽即五行而在五行即萬物而在萬物因其極至故名曰太極又曰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之根不言太極則太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物之根又曰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



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賛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

楊龜山曰六經不言無心唯佛氏言之亦不言修性惟揚雄言之心不可無性不假修

程子曰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是也

董隅曰危微精一四言所以開知行之端王善協一四言所以示博約之義

經術

孔子論次詩書脩起禮樂孟子荀卿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秦焚詩書六藝從此缺焉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武安侯田蚡爲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封平津侯天下靡然嚮風矣 司馬遷史記儒林傳序

王莽更始之際典文殘落光武好經術未及下車先訪儒雅采求闕文補綴漏逸四方學士抱負墳策雲會京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集于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明帝即位諸儒執經問難于前圜橋門而觀聽者億萬計後復爲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校舍搜選高能以授其業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建初中大會諸儒于白虎觀考詳同異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孝和



亦數幸東觀覽閱書林安帝攬政薄于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靈帝詔諸儒正立五經刊于石碑樹之學門初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秘書載之二千餘兩及董卓移都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剖散王允所收而西者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去其半 范曄東漢儒林傳序

永嘉之後宇內分崩魏道武始建都邑以經術爲先立太學置五經博士隋文膺期纂歷博士罄懸河之辯侍中竭重席之奧超擢奇雋厚賞諸儒及帝暮年專尚刑名仁壽間遂廢天下之學煬帝即位復開庠序徵辟儒生講論得失于東都之下納言定其差次聞奏既而戎馬不息空有建學之名 李延壽北史儒林傳序

秦以儒者爲博士每國家有大事下博士議之因淳于越進議封建而下焚書之令因盧生輩竊議時事而下坑儒之令此二事激于博士之正論然則其所用必周青臣叔孫通輩能持祿

苟免耳秦書雖存而實亡　馬端臨論秦焚書

商瞿孔門弟子授易爲真其傳自田何以上源出于一田何以下流分爲四而施孟梁京之學立矣漢制易有十三家唐七十六家宋一百四十家皆周易也連山易已亡周劉炫作僞易十卷歸藏十三篇隋時始出僅存三篇

尚書纂自孔子秦燔書濟南伏生壁藏之漢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三家後亡于永嘉之亂而古文之書始行于六朝古文尚書出孔子



宅壁中漢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得之孔安國獻其書劉向以中古文校之歐陽大小夏侯三家文字异者七百餘脫字數十不獲列于學官東京杜林最好之然石經卒從伏氏朱子曰熹嘗疑孔書是假漢志尚書九家唐志二十五家宋志四十二家

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删詩存三百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間也漢時言詩者四家齊轅固生傳後亡於曹魏申魯公傳後亡於西晉燕韓嬰傳後亡於隋荀卿授魯國毛亨毛萇傳後獨行蓋毛亨之詩得之申公申公傳之子夏鄭樵作毛詩辨妄以已意解之朱子集註乃多主鄭玄玄有詩譜歐陽公有詩圖皆爲十四國世次而作漢志詩六家唐志二十五家宋志五十三家

仲尼因魯史成春秋左氏公羊穀梁三傳公羊盛行初瑕丘江公授穀梁春秋爲博士而董仲



舒善公羊與江論武帝前江吶于口論不如仲舒穀梁不立其後公羊顔嚴二氏之學益廣武帝爲之立顔嚴二博士唐玄宗所謂學開五傳也穀梁唯戾太子好之漢志春秋二十三家唐志六十六家宋志一百二十九家宋胡安國以王安石廢春秋潛心講學胡傳爲制科獨行

左氏與孔子同時以魯史附春秋作傳而公羊高穀梁赤皆出子夏門人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摭訓三家不本所承憑私臆決尊曰孔子意也

諸前人之成說而自爲紛紛助所階已　歐陽修

唐書儒學傳序

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二篇傳後戴德戴聖
慶普爲后蒼弟子德傳記八十五篇大戴禮也
聖傳禮四十九篇今禮記也西漢慶氏與二戴
並傳東漢止立二戴傳士漢末唯鄭玄宗小戴
記爲之注通儀禮周禮爲三禮漢志禮十三家
唐志六十九家宋志六十四家樂志雜禮記中
凡六家



唐魏徵嘗以小戴禮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二十
篇王嵒于明皇時請刪去禮記舊文益以今事
張說以禮記不刊之書去聖逾遠不可改易

胡寅曰禮記出于孔子弟子須去呂不韋之月
令漢儒之王制

程頤曰禮記雜出於漢儒然其間聖門緒餘格
言甚多如樂記學記之類無可議者檀弓表記
亦甚有至理又曰禮記中庸大學樂記爲最近
道表記其亦近道乎其言正

朱熹曰禮記要兼儀禮讀如冠禮喪禮鄉飲酒
禮皆載其事禮記只發明其禮

莊子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樂以道和易以道
陰陽春秋以道名分丘濬曰莊周非聖人之道
而亦尊崇聖人之經如此然言六經而不及禮
則彼學老聃者固以禮爲忠信之薄而放蕩於
禮法之外者乎荀之言則重乎禮莊之言則遺
乎禮可見儒學所以異于老莊者其辨在乎禮
而已矣



秦用苛政與周官相反故禁焚獨悉漢惠除挾
書律武帝時河間獻王得周禮上之時學官博
士非師說不傳隨聲羣詆帝以爲瀆亂不經之
書作十論七難排之藏于秘府不立於學官成
帝詔劉向校錄經傳子歆繼之知周禮爲周公
致太平之迹而杜子春年九十能通其說鄭興
與子衆及賈逵受業焉由是衛仲馬季良皆著
周禮解詁何休以爲六國陰謀之書惟鄭玄徧
覽羣經以爲經世大法具載周禮爲之條注唐

陸德明爲之釋文賈公彥爲之疏而後大行於世王仲淹曰周禮其敵於天命乎朱仲晦曰周官布濩周密乃姬公運用天理之書

冬官錯雜於五官漢劉歆補以考功記而其職遂亾宋俞廷椿復古篇謂司空篇實出於五官之屬也元吳澂作三禮考注且謂冬官未嘗亡而地官之文實亾

孝經自魯共王得之孔壁皆蝌蚪書孔安國以今文考定唐玄宗自注詔元澹爲疏始立于學



官

爾雅舊附孝經六書爲小學之書唐陸德明始爲周公之書列於經

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漢氏圖籍所在有石渠石室延閣廣内貯之外府又有御史居殿中掌蘭臺秘書及麒麟天祿二閣藏之内禁後漢圖書在東觀桓帝置秘書監一人掌典圖書考合同異唐制秘書省秘書郎掌四部圖籍校書郎掌讐典籍宋有秘書監明圖籍皆藏内閣官有典籍

漢宣帝詔諸儒論五經同異於石渠閣唐太宗命國子祭酒孔穎達等撰五經正義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詔更裁定

歐陽修曰士之所本在乎六經唐九經正義多引讖緯之書以相雜亂乞詔刪去使學者不爲怪异之言所惑丘濬曰有孔穎達正義因得見古人訓詁義例雖其間如歐陽氏所言然朱子謂魏漢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功于此苐欲中



心有主而知所擇耳

歐陽脩曰館閣者儲輔相之地也材既難得而又難知故嘗博采廣求而多蓄之時冀一得于其間祖宗用人凡有文章莫不蓄之館閣而長養之

丘濬言洪武癸丑命編脩張唯等十八人入禁中文華堂肄業詔宋濂爲之師聽政之暇輙幸堂中取其文親評優劣光祿給酒饌每食太子親

王选爲之主永樂甲申命解縉選新進士修撰曾棨等二十九人俾就文淵閣進其學且諭之曰文淵閣載籍所萃日就閣下恣爾玩索務實得於已庶國家得爾用司禮監給筆札光祿寺供飲饌分鈔賜第

康熙二年十二月兵科都給事中柯聳疏曰宋儒曰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有國家者不可以不學也查得明洪武年間春秋題目以四傳爲主至永樂以後則專主胡傳于是單



題之外有合題有比題有傳題至用傳語爲題意則主傳而題則仍經割裂扭合無異乎藏鬮射覆部覆專出单題應如科臣所請奉
旨依議

史官

古者天子諸侯左史記言右史書事君舉必書善惡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咸在載籍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宜置史官掌其典文紀其行事每於歲盡舉之尚書以助賞罰以行法教　荀悅請置史官奏

周禮宰夫八職有史以贊治漢法太史公位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唐宋宰相皆兼史官成周之左右史漢之起居注唐宋



之起居舍人著作郎皆史官也明初有起居注後革唯修撰編脩檢討掌國史遇有纂脩則大臣爲監脩學士爲總裁

修撰之名始於唐掌修國史宋又置編脩檢討官有秘書監掌古今經籍圖書國史實錄天文曆數之事

丘濬有言百官所任者一時之事史官所任者萬世之事

梁武帝勅羣臣撰成通史其書自秦以上皆史

記為本而別采異聞至兩漢以還全錄當時紀傳吳蜀二主皆入世家體如史記唯無表元魏王暉業著科錄編次多倣通史取其行事相似者共為一科唐顯慶中李延壽抄撮近代諸史南起宋終陳北起魏終隋曰南北史

遷以天子為本紀案姬自后稷至于西伯纂自伯翳至於莊王爵乃諸侯若西伯莊王以上別作周秦世家持殷紂以對武王拔秦繆以承周赧使帝王傳授昭然有別為善項羽僭盜而稱



本紀名實乖謬曹武雖曰人臣實同王者以未登帝位國不建元陳志權假漢年編作魏紀陸機晉書列紀三祖直序其事竟不編年年既不編何紀之有夫位終北面倘追加大號止入傳限是以弘嗣吳史不紀孫和紀者既以編年為主唯叙天子一人有大事可書者則見之於年月魏彥淵撰後魏書李百藥撰北齊書于諸帝篇或雜載臣下或兼言他事巨細畢書全為傳體有與紀文

列傳如二人行事首尾相隨則有一傳兼書若陳餘張耳合體成篇陳勝吳廣相參並錄亦有事跡雖寡名行可崇寄在他篇為其標冠若商山四皓事列王陽之首廬江毛義名在劉平之上

昔干寶議撰晉史以為宜準左丘明其臣下委曲仍為譜注于時議者宗之

休文宋籍廣以符瑞伯起魏篇加之釋老不急為務曾何足云



蕭子顯李百藥南北史唐新修晉史皆依范書誤本篇終有贊夫每卷立論其煩已多嗣論以贊為黷彌甚至若與奪乖宜是非失中如班固深排賈誼范曄虛美隗囂陳壽謂諸葛不逮管蕭魏收稱爾朱可方伊霍

世之議者咸以北朝衆作周史為工蓋賞其記言之體多同於古夫託飾虛言都捐實事便號良直師其模楷是以董狐南史齊首可求班固華嶠比肩皆是者也近有張太素郎餘令並稱

述者自負史才凡所撰人語皆依倣舊辭夫天地久長風俗無恒而作者皆怯書今語勇效昔言不其惑乎 劉知幾史通言語

永徽以後高宗不躬萬幾重臣許李綰權持政長孫羣臣自是起居止對仗承旨仗下議論不復與聞至長壽中宰臣姚璹建議執政大臣錄仗下論議爲時政記修過隱非筆削自私方今史官之選若止以編制勅類除免叙年月爲奉職則但遍曉文字求之二省一令史足矣唐天寶以後天下多故起居之職因循曠弛然後百家傳記之事雜然方興夫起居之錄不詳則臣下之記逾廣又考漢事記注無定員而太史有常職是時近臣皆持橐簪筆入侍左右有所紀述 石公弼請復還史館



唐李德裕論起居注不逐季撰錄至有去官三五年猶未送納者採于傳聞耳目已隔必起居注於每季初送納向前一季文字於史館並具狀申中書門下史館受訖亦申報中書門下起居改轉便以注記遲速爲殿最軍國大政傳聞疑誤者仍許於政事堂見宰相等酌量

自古人君皆不自閱史今撰述既成必錄本進呈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不敢書也時政記起居注日曆等並令次月供報如稍有遲滯許修撰官至中書樞密院催請 歐陽修論修日曆

王安石日錄七十餘卷具載熙寧中奏對議論之語此乃人臣私錄之書非朝廷典冊自紹聖再修神宗實錄付史院尊宗廟之美以歸故臣建堂書之官以修私史古無此例惟唐武宗時宰相李德裕引鄭亞之徒改修憲宗實錄宣宗即位追念憲考制曰委國史于愛婿之手寵秘文於弱子之身奪他人之懿績爲私門之令猷德裕鄭亞皆從貶竄 陳瓘乞別行刪修紹聖神宗實錄



康熙四年九月奉

上諭論禮部前于順治五年九月內有旨纂修明史缺少天啓四年七年實錄及崇禎九年以後事蹟今內外衙門速察開送至今未行察送一

代之史尚欽爾部則再行內外各衙門將彼府行過事蹟察送官民家如有開載天啓崇禎之書亦著送來雖有忌諱之語亦不治罪



## 文體

西漢之賦其辭工於楚騷東漢之賦其文工於西漢辭愈工則情愈短體愈下建安七子獨王仲宣辭賦有古風晉陸士衡輩文賦等作已用俳體流至潘岳首尾絕俳迨沈休文等出四聲八病起而俳體又入於律矣徐庾繼出又復隔句對聯以爲駢四儷六簇事對偶以爲博物洽聞有辭無情義亡體失其中安仁秋興明遠舞鶴等篇猶得古詩之餘李太白所作古賦差强人意俳之蔓雖除律之根故在韓柳諸賦一以



騷爲宗至杜牧之阿房宮賦大是論體

馬卿之子虛上林楊雄之甘泉羽獵班固兩都馬融廣成喻過其體詞沒其義且漢代詞賦雖云虛矯自餘他文大抵猶實至魏晉以下則僞謬雷同其失有五夫作者形言本無定准故觀猗歟之頌而驗有殷方興覩魚藻之刺而知宗周將殞近代則不然雖人事屢改而文理無易

劉知幾史通載文

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淸壯頌優游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煒燁而譎誑要辭達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 陸機文賦

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若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文以氣爲主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 魏文帝典論論文



述者相效自古而然列禦寇之言理也則憑李叟揚子雲之草玄也全師孔公符朗則比跡於莊周范曄則參蹤於賈誼 劉知幾史通摹擬

揚雄曰今之學者非獨爲之華藻又從而繡其鞶帨

揚雄好爲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物也而獨悔於賦何哉

康熙二一年八月奉旨八股文章乃宋朝奸臣王安石祟尚文詞倡立異論實于政事無涉自今以後永行停止惟于爲國爲民之策論表判中出題考試

科目

王制曰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升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論定然後官之周人賢書之貢必加拜受三物之教必曰賓興賢良極諫之科始於漢文郡國孝廉之舉始于武帝光武詔三公光祿勳御史司隸州牧歲舉



茂才順帝時左雄議改察舉之法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

漢武帝立五經博士廣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之以官祿而天下風於學

射策者設為疑義使人隨其所得而釋之何武蕭望之等皆以是進對策者顯問以政事經義董仲舒公孫弘等皆以是進

隋煬進士科唐興因之又有秀才明經名法書算之選而天子之自詔者則曰制舉以待非常之才武后親試殿前天寶時禮部侍郎楊浚王試設兵棘圍

唐以詩賦策論設科益嚴聲律之禁禮部掌貢舉有禮部韵畧至宋神宗時王安石請除聲病對偶之文使學者治經術

昔秦法惟耕與戰始得入官漢有賢良方正孝弟力田之科而常歲郡國以丁口率二十萬而貢一人約當時推薦天下僅以百數則考擇精審固其勢也唐開元天寶歲貢舉輒數千人宋



太祖許士得詣闕自薦詔諸州察孝弟力田奇才異行送闕七百四人召試無可採自陳習武藝上怒曰是宜隸兵于是始復重科舉科制大都因唐親覆試諸進士上御邇英講周禮三年大比上曰古選士如此令率四五歲一下詔故士有抑而不得進者令裁其數而屢舉之有司言數舉則無滯才人少則易檢察請間歲一貢舉於是進士諸科減解額之半增明經科意變重經術矣宋進士科最重而舉首僅以京散秩

判州郡甲乙科而下取試邑丞簿尉令練習民
事
馬端臨曰虞廷九載采德成周賓興賢能惟尚
德也兩漢刺史得辟舉魏晉中正甄采行實
自世之衰以科目取士而所程者詞章於是操
觚末技得以階榮進之路
唐肅宗至德二年御史鄭叔清奏請納錢百千
與明經出身不識文字者加三十千
洪武三年開科詔曰其中選者將親策於廷超



衆者顯擢六年罷十七年復時科薦竝行
康熙二年三月江撫韓題稱照江南省癸卯科
文場鄉試科場銀兩臣誠諭諸司槩惟儉朴勿
事虛靡查江南一省共計編銀九千三百餘兩
內實動用銀五千三百六十餘兩共計節省銀
四千一兩七錢零于以少佐餉需

主司
韓子進學解曰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
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
史弼河東太守詔書當舉孝廉中常侍侯覽遣
諸生齎書請之弼曰太守忝荷重任當選士報
國
崔洪薦雍州刺史郤詵代已為左丞詵後糾洪
且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為司馬以軍法戮宣子
之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我選厥也任



其事崔侯為國舉才我以才見用惟官是視各
明至公
唐武后時始令糊名宋淳化二年陳靖復請行
之
真宗祥符八年置謄錄院令彌封官封印試卷
王師旦知貢舉時張昌齡王公瑾有文名以文
體浮薄獨黜
韋執誼從祖兄夏卿為吏部侍郎執誼為人求
科第夏卿不應探出懷中物以內夏卿袖夏卿

襬袖引身而去

崔羣知貢舉歸妻勸令求田羣曰予有美莊三十所榜放三十人是也

李廸與賈義皆有名場屋禮部奏名不與特令就御試王旦議廸落韻者失於不詳審義論立異者不可許

蘇轍語切直考官欲黜之上曰求直言而以直弃之天下其謂我何收入第四等

嘉祐中劉幾爲險恠語歐公惡之公主文一舉



人論曰天地軋萬物茁聖人發公曰必幾也後公爲御試考官一舉子公大稱賞及唱名乃劉幾所賦

劉蕡對策切直考官馮宿見之嘆服畏宦官不敢取

崔鶠試進士東都公卿咸祖道鄠武陵謂鶠曰君方爲天下求奇才敢獻所益因出袖中杜牧之阿房宮賦讀之曰牧方試有司請以第一人處之

李廌以文見知於蘇軾軾主試廌不得第軾作詩送之曰平生漫說古戰場過眼空迷日五色

蘇軾之病未愈貢舉特請緩期齊賢之卷不前同榜盡賜及第

康熙三年七月禮部等衙門疏曰議得策內文理悖謬所對非所問論不遵詮章旨表判不合題及磨勘出字何可疑者正副主考先定同考官同閱官俱革職提問舉人斥革提問場內墨筆添改罪在正副監筆添改罪在同考俱革職



革舉人提問卷內疵業正副同考革職舉人革去中式文內錯寫一定字樣正副同考同閱官革職舉人革去中式一并提問受卷應貼不貼謄錄不照原字謄寫對讀不行對明革職舉人革去中式及謄錄對讀人一并提問策論表判全篇雷同勦襲者革舉人正副降二級共閱一經同考官降四級出題錯字正副降三級本經擬題同考降五級將本身考中論表題目出者革職牽

康熙三年六月吏部疏曰該臣等看得禮科左
拜疏稱嗣後差委各直省鄉試應照今年差委
會試之例不論大小部院衙門相應通列題請
欽點速令起程庶不知必去某省定處其預先
干托情弊不生應如科臣所請奉
旨依議



風俗

董仲舒曰王者正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
為大務

內則曰后王命冢宰降德於衆兆民呂祖謙曰
三代所以教天下者以是秦漢以來外風俗而
論政事不復以人家事為間矣

王制曰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
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
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
惡



周禮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師以賢得民儒
以道得民

漢文帝時賈誼上疏曰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
心而嚮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
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令君君臣臣上下
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此業一定世世常安
而後有所持循矣

太史公曰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渺論終不

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君子富好行其德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

漢武帝時嚴安上書曰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廉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則盜賊消刑罰少陰陽和風雨時

民貧則奸邪生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饑寒至身不顧廉恥 晁錯



論貴粟

文景之際建元之始民朴而歸本吏廉而自重殷殷屯屯人衍而家富今政非改而教非易也何世之彌薄而俗之滋衰也竊聞閭里長老之言往者常民衣服溫煖而不靡馬足以易步車足以自載酒足以合歡而不湛樂足以理心而不淫入無宴樂之聞出無佚游之觀用約而財饒本脩而民富故黎民寧其性百吏保其官 桓寬鹽鐵議

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行雖犬彘家富勢足目指氣使是為賢耳謂居官而致富者為雄桀處奸而得利者為壯士俗之壞敗乃至于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之所致也 貢禹除贖罪法疏

文中子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婚禮廢天下無家道矣喪禮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



公孫弘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為天下先然無益於俗

鄭子產為政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

文翁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才者遣詣京師受業博士修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為學官弟子蜀郡學者比齊魯焉

韓延壽為潁川太守潁川多豪強召郡中長老

按以禮意問以謠俗爲陳和睦親愛因與議定
儀品從入守左馮翊二十四縣莫敢以詞訟自
言
黄霸爲潁川太守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天子下
詔曰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悌弟貞婦順
孫日以衆多可謂賢人君子矣賜爵關內侯黄
金百斤以風二千石而潁川孝弟有行義民三
老力田皆以次賜爵及帛
卓茂爲密令舉善而教吏人親愛不忍欺之魯



恭爲中牟令專以德化爲理
隋文帝以田德懋有孝行舉書褒之唐張公藝
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宋徐承珪與
兄弟三人及其族三十口同甘藜藿木連理瓜
异蔓同實太祖詔改鄉名義感里名和順
唐玄宗天寶七載詔歷代忠臣義士孝婦烈女
所在置祠致祭後世祭始此
常袞爲福建觀察使設立鄉校風俗一變歲得
貢士甚盛

程顥爲晉城令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以孝弟忠
信度鄉村遠近爲保伍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
恤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
恥
朱熹知漳州俗未知禮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
以示之俗崇信釋氏男女聚僧廬爲傳經會悉
禁之
丘濬曰宋儒朱熹本儀禮及程張司馬氏諸家
之書作爲家禮一書永樂時命儒臣脩性理大



全書亦得載其書
洪武時旨下戶尚書言百戶爲里耕穫之時一
家無力百家代之每月旦召京師父老躬諭以
力田敦行
康熙四年六月廣東總督盧疏曰僧道不耕而
食不織而衣無在冊之丁粮官府不得而問是
羅天之勝會婦女擁擠而觀始焉一唱而羣和
遂至累百而盈千無君臣父子之倫爲惑世誣
民之事小民無知爲其所愚借名接衆借名修

造百計巧取夫此輩既不業以生財而又爲
邪教以耗民之財則誠世界之一大蠹耳



石樓臆編

雲間周　綸廖垂輯

夏官門

兵制

丘濬言成周之制兵籍於大司徒征行則屬之大司馬凡其有事以起徒役則皆前日之農也士不待遷皆吾民將不改置即吾吏居則聯其家爲比閭族黨出則聯其人爲伍兩卒旅六鄉之官皆折衝禦侮之人六鄉之民皆敵愾伏節之士無招收之繁無廩給之費無屯戍之勞無握兵之變始壞於齊之內政而家一人焉繼壞于晉之州兵而家五人焉魯作丘甲益兵備敵重困農民厥後楚爲乘廣魏爲武士秦爲戎卒古制亡矣兵農遂分永不可復

周制七家而賦一兵孫子曰興師十萬內外騷動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蓋言一夫從軍七家奉之亦七而賦一也則王畿之內凡七人而役方一適司徒之可任者多司馬之所用者少孔

明以蜀之大兵不過十三萬常留四萬爲更代
周㢑士八百人自六軍之外獨此爲王之親兵
乃不統于太宰而散於司馬者司馬亦聽命于
太宰必散之見彼此之勢不可以不相持
古者畿內之兵不出重內也卒有四方之役即
用諸侯人耳而調兵諸侯亦各從其方之便高
宗伐楚荔衰荊之旅武王克商實用西土至征
齊以魯追貊以韓於淮夷以江漢平王自洛戍
申許未甚遠也周人已不堪且以見刺



漢志天下既定踵秦而制材官于郡國京師有
南北軍之屯南軍衛官調之郡國都尉主之北
軍護京調之左右京輔中尉主之武帝平百粤
內增七校外有樓船皆歲時講肄脩武備云
漢百官表左右京輔兵卒皆屬中尉漢太守謂
之郡將兼領武事都尉佐典武職在王國則相
比郡守中尉比都尉若三輔錯列畿甸勢爲甚
逼故兵不屬郡守而特屬中尉之北軍
漢八月太守都尉令長丞尉會都試課殿最光
武罷之而外兵不練國有征伐悉藉京師之兵
奔命四方禁旅無復禁衛之職
漢之制有踐更之卒而無營田之兵雖皆出于
農夫而郡縣無常屯之兵京師亦不過南北軍
期門羽林而已有事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至
于事已休兵則各復其故未嘗聚也唐置十六
衛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餘所而屯于關中者至
有五百然皆無事則力耕而積穀兵聚京師而
天下亦不至歛者未嘗無事而食也



周漢之世以期門羽林等爲宮禁之親兵以衛
尉掌宮門之屯兵而以城門校尉掌京師十二
城門之屯兵及三輔所屬于中尉之兵所謂南
軍蓋指環衛王宮在長安之內者言之所謂北
軍蓋指十二城門及三輔屬中尉之兵在長安
之外者言之南北軍隸于三公而掌於太尉然
皆以文屬而政令不行於其間宋朝有皇城司
于內庭宿衛無不預者而諸班禁衛則分隸于
殿前司

漢初置南北軍于京師材官于郡國武帝增期門羽林屬南軍八校屬北軍

漢不惟南北軍隸于三公而衛尉掌兵衛調發於外更番以充宿衛光祿勳掌郎衛若三署以下卿大夫子弟皆屬于丞相御史猶周之皆統於冢宰也光祿勳凡更直執戟內護門禁外充車騎者無非以經明行脩者爲之自武帝使犯令入財者皆得補郎而郎選始衰自期門羽林佽飛反隸光祿勳爲天子私人而兵衛始變宣



帝發羽林孤兒佽飛射士征西羌而禁衛始紛輕出光武以來其制益壞京師止置北軍八校并爲五營中尉不掌京輔士卒衛尉不聞更戍之士于是北軍分爲宦官所親魏晉而降光祿勳不復居禁中士大夫不復與宮衛唐置左右金吾衛將軍掌宮中及京師之巡警烽候而文武于是判然兩途德宗世權移近習宦官遂禁兵而廢立在其手矣

漢武更太尉爲大司馬大將軍以寵將帥而北軍分八校尉以中壘領之中尉爲執金吾置三輔都尉屬焉郎中令爲光祿勳而置建章營騎屬焉後更名羽林騎

漢南北軍本以相制而文帝以宋昌兼領失本意矣然出于倉卒周防之謀隨仍以其兵分屬武帝內增七校以壯羽衛之勢又恐北軍偏重置期門羽林而南北之制壞

張衡兩都賦曰衛尉八屯衛尉南軍也宮門四面皆有公車每門各有二司馬凡八司馬故曰



八屯

杜祐通典云兵制可採惟有漢氏重兵悉在京師四邊但設亭障

唐志唐有天下二百餘年其始盛時有府兵蓋起自西魏後周而備於隋唐典因之每府領以折衝農隙教習戰陣番上者宿衛京師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以符契下其州及府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教習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事解輒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故士不失

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高宗以劉仁軌爲洮河
鎮守使圖吐蕃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來承平
日久府兵漸墮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
亡匿宰相張説乃請一切募士長從宿衛謂之
彍騎番上之制廢六軍皆市人而方鎮之勢盛
矣原其始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天子因增置禁
軍自衛而神策專以宦官掌之國勢日替

唐太宗因周齊之制置十六衛將軍内統北門
百騎士營市騎爲南衙禁軍外統關内天下諸



府番上宿衛者爲北衙衛兵北衙即漢北軍南
衙即漢南軍也後周府兵農隙講閲身租庸調
一切蠲除北齊租調之制十八受田二十充兵
六十免力役唐沿周齊有口分世業田各八十
畝諸府坊團有主掌督課農桑

唐置兵部尚書一人侍郎二人掌武選地圖車
馬甲械之政凡將出征告廟授斧鉞軍不從令
大將專決其止其罪宋以來因之然皆爲宰相
之屬至明罷中書省及樞密院而兵部始得專
達於上

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
皆有使而總之者曰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
已而曰大都督太宗時在本道曰大都督行軍
征討曰大總管自武德至天寶以前邊防之制
凡十道以總天下控扼高宗永徽以後都督帶
使持節者始曰節度使後范陽節度使安祿山
反犯京師天子兵弱逆陷兩京肅宗命李光弼
等以節度討賊而功勲行陣別爲侯王者皆除



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内地兵驕則逐帥帥
强則叛上宋懲其弊天下兵權萃於京師有二
司三衙四廂統於樞密院退藩鎮以分州郡禁
旅番更戍邊及今就糧于外

唐高祖起兵太原已定天下罷歸願留宿衛者
三萬人以渭北白渠旁民棄腴田給之號元從
禁軍後老以子弟代謂父子軍太宗擇善射者
百人爲二番曰百騎以從田獵高宗始取府兵
越騎步射置左右羽林軍武后改百騎曰千騎

睿宗改曰萬騎分左右營明皇以萬騎平韋氏改爲左右龍武軍用唐初功臣子弟制若宿衛兵良家子避征戍者納貲隸軍分什更上如羽林末年禁兵寖耗祿山反從幸者纔千人肅宗置左右神武軍又擇便騎射者置衙前射生手千人分左右廂

宿衛之士累朝姑息每遇大敵不走即降周世宗因高平之戰始知其弊乃大簡精銳命宋太祖趙匡胤選其尤者爲殿前諸班征伐四方所向皆捷而陳橋之變卒致代周



宋用趙普策定兵制天子之衛兵以守京師更番戍邊曰禁軍諸州之鎮兵以分給役使曰廂軍選于戶籍或應募使之團結訓練以爲所在防守曰鄉兵具籍塞下爲藩籬者又有蕃兵至神宗時議者以更戍法雖無藩制之患而兵將不相識緩急不可恃乃部分諸路將兵總隸禁旅使平居知有訓厲而無番戍之勞然禁旅盡屬將官番戍驕惰又聯比其民以爲保甲哲宗嗣位司馬光疏乞罷之爲妨農事且保甲乘保馬爲盜也

宋仁宗至和二年知諫院范鎮言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中書視民之困而不知使樞密減兵三司寬財欲乞使中書樞密通知兵民財用大計與三司量其出入制爲國用

宋范祖禹言于哲宗曰祖宗制兵之法天下之兵本於樞密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京師之兵總于將帥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上下相維不可專制此所以無兵變也



宋神宗曰藝祖養兵京師諸道止各十餘萬使京師足以制諸道則無外亂合諸道足以當京師則無內變

宋徽宗熙寧四年于京畿四面置輔郡南潁昌北澶州東襄邑西鄭州兵各二萬明建國江南于鳳陽屯重兵凡京師軍散于江北滁和等處

爲屯田雖不名輔儼然有藩屏之意明丘濬云
太宗建都于北非若漢唐之長安宋之汴梁去
邊地遠直以都城爲北邊捍蔽應以宣府爲北
輔其東也永平守松亭一帶關隘扼遼左要害
西也易州或真定守紫荊一帶關隘南則臨清
總扼河南山東之衝又自此而屯兵徐州以通
南北咽喉每處重兵一二萬罷直隸江南河南
山東上京操備班軍因地屯守以爲京師屏蔽
遇京師有事則調發焉



丘濬言明祖得國之初在内設錦衣以下十二
衛親軍指揮使司不屬五軍都督府番上宿衛
即周之虎賁天子之親兵也設留守等四十八
衛以衛京城分屬五府有事則將握兵兵隨將
事已則兵歸于府將歸于朝卒有意外之變生
于一軍四軍足以相制天下都指揮使司十六
而爲行都司者四復于湖廣添一行都司衛軍
士大率以五千六百名爲一衛一千一百十二
名爲一千戸所一百十二名爲一百戸所每一
百戸内總旗二名小旗十名鈐束成伍上而屬
之都指揮使司

明永樂時設三大營五軍營有馬步隊神機營
皆步習火器三千營皆馬隊扈從每營公侯伯
二人充提督其營總兵官景泰初兵部尚書于
謙乃於三大營選精銳分立十營團操爲團營
于三營六提督中揀二人充提督團營總兵官
文臣提督以兵尚書四方有警或用一營二營
三營以次挨發而行天順初罷成化初復置後



增爲十二團營一歲計之各營官軍支米几十
七萬八千餘石承平日久團營非復操練之舊
又變爲東西官廳名曰聽征初制微意不欲武
臣權重内營操官止管操練無印信五府有印
信理常行政務非特命不預營操

康熙三年四月兵部疏稱案查順治七年十一
月臣部題准京衛二十二衛裁併爲十衛今十
衛經征錢糧共銀二千餘兩豆二百餘石其衛
守備十員千總二十員俸薪每年約費二千三

百餘兩相應裁去四衛奉
旨依議
康熙三年閏六月兵部疏浙江福建除陸兵提
督總兵外水師提督各一員左右兩路總兵各
二員水師各一萬名今廣東經制二萬六千二
百名應照例設水師提督一員左右兩路總兵
二員奉
旨依議



將帥

六韜曰將者國之輔鼂錯上言兵事曰兵法曰
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由此觀之安邊境立
功名在于良將不可不擇也
丘濬言古者大軍之制軍將皆命卿無事則將
歸卿列有事則諸卿皆將
善將者視三軍之衆與視一隸一妾無加焉故
其心常若有餘夫以一人之心當三軍之衆而
其中恢恢然猶有餘地此韓信之所以多多而
益辦也　蘇洵孫武論



荀子曰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無威內
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
用財欲泰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慎行六術
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夫是之謂天下之將
晉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說禮樂而敦
詩書
漢與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爲官
名將多出焉唐武后始置武舉郭子儀其選也

丘濬言唐人選將不但於武臣而亦於文吏中求焉唐宣宗大中六年党項復擾邊擇邠寧帥而難其人翰林學士畢諴援古據今具陳方畧上曰吾方擇帥不意頗牧近在禁廷卿其爲朕行乎諴欣然奉命宋仁宗親試武舉先閱騎射而後試之慶曆六年以策爲去留弓馬爲高下

唐太宗曰隋煬帝勞百姓築長城以備突厥卒無所益朕惟置李世勣于晉陽而邊塵不驚其爲長城豈不壯哉



昔人謂光武善將將關輔之役不取諸將之健鬬而獨遣馮異荊州之事以吳漢之不習舟師而獨任岑彭皆知其才畧明于授任

漢將軍置以征伐無員職衛霍勳高績重命將旋罷身奉朝請兵皆散歸或中郎公卿或邊郡守尉御史大夫出爲護軍不爲左遷酒泉太守即命破羌不爲異數雲中戰士上功幕府差首虜六級賞典輙格是以終漢之世上無叛將下無驕兵

曹公用兵嘗以堅守挫強敵及征孫權輙來亟戰敗于赤壁此則西北之兵便于持久不利於速戰項王持孤軍轉戰無前及遇漢祖堅守相持敗於垓下此東南之兵利於亟戰不利于持久周亞夫堅壁以挫吳楚謝玄度亟戰而敗苻堅各用其便利也故張良賈充皆有南兵剽銳之言

丘濬言先儒謂世之爲將者咸欲多兵而不知兵至三十萬難用矣前代以六十萬勝楚四十萬勝秦唯王翦項籍二人多多益善者韓信能之若趙括王尋苻堅其衆愈多其敗愈甚然猶有可諉者曰將不善也曹操以水軍六十萬敗於烏林是時戰艦相接故爲敵人所燒大衆屯聚故疫死者幾半豈非兵多爲之累乎



唐李抱貞之鎮澤潞也乗戰伐後軍伍凋刓乃籍戶三丁擇一蠲其徭租歲終大校比三年皆爲精兵不廩於官而府庫實遂雄山東天下稱昭義步兵爲諸軍冠李德裕之帥蜀也嘗訪部

蹂踐之後率戶三取一人使習戰貸他役謂之
雄邊子弟震於西南

馬遴以殿秀實為都虞候卒有引弓重二百四
十斤者犯盜當死秀實曰將有愛憎而法不一
雖韓彭不能為理

宋狄青待軍立行伍明約束野宿皆成營栅

完顏仲德杖忠孝軍提控李德言於金主曰時
方多故錄功隱過自陛下之德至于將帥之職
則不然小犯則決大犯則誅其強兵悍卒不可



使一日不在紀律

蘇轍曰太祖用將備契丹備河東備西羌皆厚
之以關市之征饒之以金帛之賜貿易在道不
問其稅故皆富厚有餘賜人之急捐軀命用患
難者深入敵國刺其陰計所備者寡而兵力不
分備邊之兵多不過萬少者五六千以天下之
大而三十萬兵足為之用

丘濬言明立錦衣衛官所以待武臣之超出羣
類者然亦惟武臣之冑而他途不得與焉後有
以變倖伎藝進者

康熙元年九月奉
上諭諭兵部以後推選武官着照吏部會同科道
官公同掣簽補授

康熙二年六月兵部疏曰查臣部見行事例升
轉武職官員不論紀錄功薦多寡並論有無功
薦有紀錄者銜缺並升無紀錄者升銜不升缺
升缺不升銜以後武職官員推升之日有紀錄
軍功一次者加一等有幾次者照其紀錄功次



加等奉
旨依議

康熙元年八月吏科右給事中周明新疏曰伏
覩
世祖先皇帝上諭以後鄉會考試馬箭着照滿例
射帽步箭着照滿例近射尋常小把又十八年
九月內奉
上諭武闈着先試策論後試馬步箭

## 形勢

道陽上谷雲朔者肩背也河渠咽喉也伊洛湘漢江淮之間腹心也齊魯秦晋左右手也閩蜀腋也交廣滇粤足也肩背欲厚咽喉欲通腹心欲實左右手腋欲疆

華南北之輕重者川陝夫江南恃以爲固者長江而四川據長江上游河北恃以爲固者黄河而陝西據黄河上游江南以淮漢爲喉襟以荆襄爲肘腋而巴蜀之地控勒湘漢北人兼有巴蜀則南國以湘漢爲戰守之地而耕桑止於江浙河北以汴洛爲喉襟以并汾爲肘腋而秦中之地汾洛壓接南人兼有秦中則汾洛之間爲戰守之地而耕桑止于河濟之間南人之守在巴蜀而戰在陝西北人之守在陝西而戰在巴蜀彼河南江北間特舟車往來之地耳非制勝所也

自京口而至秣陵控帶荆揚引輔江湖咫尺淮甸應接梁宋人皆知其爲長江之險也自武昌



而至于江陵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襄北控關洛人皆知其爲荆湖之險也自涪陵而極于成都土地險塞沃野千里控渝扼瀘聯接關隴人皆知其爲巴蜀之險也然知有長江之勢而不知所以爲守淮之計非知江之險者也知有荆湖之勢而不知所以爲襄漢之計非知荆湖之險者也知有巴蜀之勢而不知所以爲漢中之備非知巴蜀之險者也蓋長淮所以爲江浙之藩籬襄漢所以爲荆湖之唇齒漢中所以爲巴蜀之門戶陳宣帝失淮甸之地而致隋人之禍吳人不得襄陽杜預得以成江陵之捷曹操既破漢中故蜀人皆無自固之志晋人能守合肥壽陽以爲重地故劉石終不能踰淮以圖晋蜀以魏延鎮漢中故魏人不能踰南鄭以謀蜀漢高祖自南鄭以克三秦諸葛孔明自漢中以鎮關隴

自丹陽而抵淮陰盱眙此全淮右臂自釆石而抵鍾離蘄春此全淮左臂自武昌齊安而達信

陽自江陵而至襄陽此漢沔關梁淮陰盱眙之
險固則自淮而東無患鍾離之城固則自淮而
西獲全信陽樊城之壘全則漢沔以南無敵虜
矣
江北徐潁二三州地跨中原瓜連數省
江水源于岷山下夔峽而抵荊楚則江陵爲之
都會故諸葛亮謂荊州北據漢沔東連吳會西
通巴蜀用武之國也漢沔之上則襄陽爲之都
會故庾翼謂襄陽因援益梁與關隴咫尺北去



洛不盈千里方城險峻土沃用足水路通流
進可掃蕩秦趙退可保據上流沅湘衆水合洞
庭之波而輸之江則武昌爲都會豫章西江與
鄱陽之浸滙于湓口則九江爲都會西連荊郢
固荊州可以開蜀道固襄陽可以控川陝固武
昌九江則可以蔽全吳固洛陽可以制淮關
江西大勢四都有警皆所可慮而湖口尤爲咽
喉境內有警皆所可慮而贛州尤爲樞機大江
之舟入自湖口乘風南指一省皆震贛州上

流方舟而北猶建瓴也明御史楊必進疏曰南
京根本重地淮揚諸衛悉屯重兵所以備淮海
也荊蜀江漢會於九江而贛吉撫饒滙于鄱湖
口國家於九江開府置衛又置兵備守之而湖
口無一卒之戍非全策也請增設一軍與九江
各置戰船百艘俾南康黃州二府隸九江兵備
巡江御史往來巡歷則荊蜀諸盜不敢窺九江
贛瑞諸盜不敢窺湖口其安慶九江蕪湖三處
各以時演習水操江西閩廣之盜浸鄱湖而登



陸則池之建德徽之祁門晝夜兼程五日可至
金陵宜撥屯祁門戍建德
江西之鎮莫重於潯陽而舒蘄者潯陽之表也
江北之鎮莫重于武昌而齊安者武昌之表也
南贛盜賊其在南安之橫水桶岡諸巢則接境
于湖郴在贛州之浰頭岑岡諸巢則連界于閩
廣
湖廣襄鄧抗其頭蘄黃引其肘腋荊州制其
腰腹鄖陽之保商陝郴桂之跨閩粵辰沅之捍

薇雲貴大江中貫五溪外錯
湖廣土官皆援湖南中錯辰常外連川貴溪洞深險難撫易亂荊襄流逋自元已然山深土沃啟湖廣四川陝西之間自撫治鄖陽之設寂然樂土
楚之邊有三曰靖州曰清浪曰鎮筸而鎮筸為要以川貴相株連且當麻陽之出沒也必也離哨兵土司之糾結則黨援可孤
浙江左廣信右閩關嚴衢以徽饒為郛郭安吉



長興以西本山越巢窟界在廣德之間溫台並海而南信宿達於福寧倭之入貢風帆直指寧波先事而備其在定海
福建以溫處衢州廣信為北籓建昌南贛為右壁惠潮為外戶海為門汀漳山廣人跡罕到與贛州聲勢相連
四川北有劍閣而瞿塘鎖巴峽之流界以西番阻以蠻部地饒險備松潘以孤城介在番域而寄喉于龍州千里轉運輓為所遮斯鄖巴西之隱禍也烏撒芒部藺蠻數生兵釁且於敘瀘有唇齒之重建昌六衛併處安業
松潘一鎮為蜀城右臂係全省安危松潘不守則威灌之籓籬不固
蜀外水即岷江自重慶上敘州嘉定是也內水即涪江自重慶上合州遂寧潼綿是也中水即沱江自瀘州上富順資簡金堂漢州是也
自秦入蜀有三谷四道西南曰褒谷南曰駱谷從洋入東南曰斜谷從鄠入舊謂首尾一谷非



是棧道有四從成和階文出者為陰平道鄧艾伐蜀由之從兩當出者為故道漢高帝攻陳倉由之從褒鳳出者為連雲棧道漢王之南鄭由之從城固洋縣出者為斜谷道武侯屯渭上由之
雲南南以元江為關以車里為蔽而達于八百西以永昌為關以麓川為蔽而達于木邦西南通緬甸底于南海東南通寧遠而竟乎安南西北盡麗江而通乎吐蕃

自古入滇之路有三楚將莊蹻略巴黔以西其所由入則今之貴州古之牂牁郡也史稱牂牁江出番禺城下源在田州泗城之境與雲之廣西貴之普安接壤輕舟東下徑達南海所謂南路也司馬相如持檄喻西南夷諸葛武侯渡瀘深入皆由益部取道南中非古所謂西路耶金沙江寬廣數里自麗江而下呑納瀾滄諸水徑達蜀江其爲舟楫利涉一疏鑿之民固樂從雲南萬里外惟貴州九驛以爲通道萬一中阻



彼此懸隔議者謂入滇之路有三今之貴竹其一也而烏道可危莫若西南疏鑿金沙江由水達蜀東南經營廣南郡自普安安隆由陸達粵三路俱通公私兩便宜四川雲貴三省擇其接壤各割郡縣合爲總鎭

河西在漢武帝始郡縣其地東漢以來民物富庶竇融張軌乘時多難保有其地融值光武中興亟歸版圖而軌遂割據累世後又有呂光禿髮沮渠之徒迭據其土蓋地勢險絆貨賄殷富故五京相繼經制文物俱能做效中華唐天寶後河西隴右沒于吐蕃宣宗大中時雖復河湟而名存實亡流傳五代以及于宋河隴爲西夏所據元昊構逆不能少挫其鋒然至絕其歲賜互市則亟亟屈服蓋唐中葉後化爲荒莽也

康熙二年二月四川總督李國英疏曰蜀省長江控荊楚之上游年來夔巫一帶爲巨寇所盤踞其巢穴距江不遠各有舟楫故我防禦之官兵所以有議設水師專鎭之請也



康熙四年五月平西親王吳疏曰竊照水西平定臣議設流臣撫將比喇大方水西各設一鎭每鎭設兵一千四百名

江防

江南所恃以爲固者長江也而四川據長江上
游下臨吳楚
上游之勢沅湘諸水合洞庭之波而輸之江則
武昌爲之都會故湖廣省所以蔽九江江西諸
水與鄱陽之浸滙於湓口則九江爲之都會故
九江所以捍武昌而蔽金陵
荆州武昌之應也而襄陽又荆州之應也固荆
州可以開蜀道固襄陽可以控川陝



海防

明華鈺云北平北枕居庸咫尺滄渤遼陽東控
鴨綠爲左臂山東橫亘海上爲門戶沿海而南
則江淮南北又南則兩浙閩粵皆近與倭鄰朝
鮮接壤遼左爲外藩倭雖强二十六島戶不過
六十七萬餘課不過八十八萬二千三百有奇
止薩摩州之徒獷悍健鬭倭慣用伏長於陸戰
其舟甚小可犁而沈臨濤震蕩難使火器洪武
時信國公湯和築登萊至浙東西防倭衛所江
夏侯周德興築福建海上十六城魏國公徐輝
祖安陸侯吳傑練兵海上絕倭貢不與通倭之
西北至高麗也必由對馬島開洋風順僅一二
日南至琉球也必由薩摩州開洋順風七日倭
既出日本洋隨風所之北多則犯廣東東多則
犯福建東北多則犯溫州或由舟山之南犯定
海犯象山奉化犯昌國犯台州正東則由洋山
之南犯紹興之臨山寧波之觀海杭州之錢塘
或由洋山之北犯太倉或過南沙而入大江若

在大洋而風欻東南則犯淮揚犯登萊若在五
島開洋而南風方猛則由綠水大洋過朝鮮抄
避陽趨天津倭船之來恒在清明後方有東北
風多日而不變過五月風自南來倭不利於行
矣重陽後亦有東北風過十月風自西北來亦
非倭利故備之者三四五月爲大汛九十月爲
小汛廣東有東路守惠潮要害扼全粵上游中
路有香山戍兵防省會大洋西路有廣海新寧
戍兵遏番賊突入南澳設漳潮副總兵制閩廣



交界福建有浯嶼南日烽火門銅山小埕水寨
五守浯嶼守廈門泉州無門戶之慮而小埕爲
福州連江之籓翰浙江有六總各分哨遞會金
鄉磐石把總一南與福建北與松門關會哨轄
溫州沿海四百餘里松門海門把總一轄台州
沿海五百餘里而定海之舟山八十三嶴可食
數萬衆賊所必窺以爲巢必集兵屯守壯寧紹
外藩海寧把總一係浙西咽喉乍浦門戶在江
南蘇松專防海常鎮兼防江由浙而松乍浦以

東金山衛扼其衝於是有參將之設由松而蘇
黃浦以北吳淞江口當其吭於是有總兵之駐
而若太倉之劉家河常熟之福山港賊舟可入
處各設水兵堵截崇明孤懸海中賊所必經設
兵分哨又所以巡視海洋而警報港口由蘇而
常而鎮于楊舍設守備西與孟河堡官兵相哨
至于圌山設把總西與永生洲遊擊相聲援又
皆所以東堵江口而遥衛金陵上元縣東南三
十里有攝山西北十七里有江乘晉石季龍青



州造船掠沿海諸縣謀出海趨建康蔡謨皆備
之於此淮揚江海淮三者並防狼山爲通州門
戶則設把總通州又全揚門戶則駐總兵西設
周家橋把總以防泰興之衝犯又西設三江會
口把總設儀真守備以防內地之突入其自海
門而北掘港設守備鹽城設守備山陽之廟灣
設遊擊以防東海一帶港岸登犯在山東登萊
二郡突出于海如人吐舌三面受敵故設登州
營控北海文登營控東海萊之即墨營控南海

海中自淮達萊片帆可至犯淮者犯萊之漸也在薊遼自天津東抵鴨綠沿海二千餘里並置守衛爲京師左翼大沽海口副總領重兵實坻之草頭沽抵豐潤之黑雞坨各以入衛兵汛守而齊雲永平各有海防遊擊之兵關以外則有遼東之中前前屯等五所兵汛守芝麻灣至望虎臺口信地旅順口跨登接遼守之以金復衆將哨之以登州水兵遊擊鎮江城遊擊兵千七百哨海上北與寬奠衆將之馬步兵相聯絡以固鴨綠之扃鑰



嘉靖間倭寇入犯兩淮轉運通泰淮安三分司所轄三十鹽塲竈丁生長海濵素稱勇敢多得其力題准選取三千名爲竈勇毎年三月初一防汛至五月中旬止

明初定海外秀岱蘭劍金塘五山爭利相侻殺連倭爲患信國公經畧海上遷其民盡入內地普陀乃賊換水之所必登洋山乃賊由浙入江南之所必犯宜於舟山爲重鎮集水陸諸軍爲正兵餘戰具於沈家門岑港等處而奇兵則遠出普陀伏兵則潛布洛伽山等叅互爲聲援

福建漳泉等處多山少田平日仰給全賴廣東惠潮之米海禁嚴急米價即貴民何以存活乎漳泉人運貨至省城海行者毎百觔脚價銀不過三分陸行十倍地產魚鹽比浙爲賤蓋肩挑度嶺無從發賣也故漳泉彼猾之徒貸貲通番愈遏愈熾莫若因勢利導舉借府縣道令漳泉巨室有船隻者官爲編號富者與之保結許其出



洋南則哨至廣東北則哨至浙江裝貨納稅將以將官限以信地交相報驗其回南則許販惠潮之米北則許販福寧溫台之米

明唐順之云江南控扼在崇明浙東控扼在舟山天生此海中以障蔽浙直門戶諸哨船皆自此分而南北總會於洋山若會哨嚴緊賊何從入

明翁大立云出海會哨毋使入港得上策備塘距守毋使登岸得中策與淞所乃水陸要衝蘇

松喉吭也提兵南向可以援金山之急揚帆北
哨可以扼長江之險自吳淞出北為劉家河為
七丫港又東為崇明縣七丫而西為白茆港為
福山又折而西北為楊舍為江陰為靖江又西
為孟河為圌山皆舟師可以用利於水戰以圌山
遊兵把總駐劄營前沙會哨於江北吳淞遊兵
把總駐劄竹箔沙會哨于洋山常鎮將統水
陸兵據江海之交鎮守於楊舍吳淞而南雖有
港汊每多砂磧賊可登岸兵難泊舟非選練步



兵循環距守以出中策不可也今吳淞所而南
為川沙堡川沙而南為南滙所南滙而西為青
村所各以把總練兵一枝守之青村而西為柘
林堡以都司練兵一枝守之此皆不遠六十里
聲援易及柘林而西為金山衛添遊擊將軍一
員北護松江西援乍浦
明仇俊卿云海寇之來每自南而北度南麂山
則自廣入閩矣過流江寨則出閩入浙東矣越
游門則又浙之西矣踰寶山至吳淞沙上等處
則又入江南矣海道之要害切於江北者狼山
當江南之吭而料角掘港皆揚之東南界也廟
山據淮海之首贛州嘤游山皆淮之東北境也
中包泰興之周家橋鹽城之射陽湖山陽之雲
梯關廟灣等處此皆沿海衝要之區振守所當
先者也
康熙二年十二月靖南王耿疏稱福建一省延
建邵汀四府遠接崇山福興泉漳四府近臨大
海唯泉州居沿海之中提督重臣控扼於此實



為防邊至計
康熙三年八月浙江總督趙疏稱浙海一帶南
自溫州平陽縣分水關北至嘉興府金山衛止
延袤二千餘里
康熙四年三月兵部疏曰奉
上諭諭兵部山東青登萊等處沿海居民向賴捕
魚為生今應照該撫所請令其捕魚以資民生
案查順治十八年閏七月題定例內開凡官員
民兵若有違禁出洋貿易及蓋房居住耕種

田地者俱以通賊論處斬貨物家產給訐告之
人至該督文武各官不能查獲者俱革職從重
治罪該地方保甲互相隱匿知情不首者處絞
拏獲違禁出境之人審明係何地方海口出去
其守口官兵知情者官兵俱從重治罪在案今
萊州等處沿海居民若有借端捕魚在海貿易
通賊往來船隻即應照此定例處分可也奉
旨依議

直撫王登聯疏稱天津永平昌樂一帶居民咸



賴捕魚接天津與昌樂之海勢東達登萊北達
遼左非有此際出沒往來交通之事奉
旨著照王登聯所請行

## 弭盜

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先王之理財必
漸之以正辭其辭正則其取之也義自漢以來
辭出而民為盜今欲嚴刑妄賞以去盜不若損
利以與民衣食足而盜賊自止　蘇軾論刑政疏

丘濬言遠方州縣得一良令如得勝兵三千得
一良守如得勝兵三萬得一良部使者如得勝
兵三十萬

秦二世發閭左戍漁陽者九百人屯大澤鄉屯



長陳勝吳廣殺將尉與衆反郡縣苦秦法爭殺
長吏應之使從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之
吏後至者曰鼠竊狗偷不足憂也

漢武帝天漢中東方盜賊滋起使御史中丞丞
相長史督之弗能禁乃使光祿大夫范昆等衣
繡衣持節虎符發兵興擊所至誅殺甚衆聚黨
阻山川者無可奈何於是作沉命法盜起不發
覺發覺而捕弗滿品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
皆死後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法焉

漢宣帝渤海盜起丞相以冀遂薦召至殿庭親
行詰問假以文法寵之厚賜盡心劾力盜賊悉
平
張角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大方萬餘人小方
六七千以中常侍封諝徐奉等內應事露馳敕
四方一時俱起皆着黃巾爲幟所在燔劫長吏
逃亡靈帝召羣臣會議北地太守皇甫嵩以爲
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廐馬以班軍士中
常侍呂彊曰黨錮久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與



角合謀爲變滋大請先誅左右貪濁大赦黨人
料簡牧守能否則盜無不平矣
元魏孝文以李崇爲兗州刺史崇命村置一樓
懸鼓盜發處擊之旁村始聞者一以擊爲節次
二次三俄頃之間聲布百里皆發人守險要盜
發無不擒獲
隋文帝以盜賊繁多盜一錢以上棄市或三人
共盜一瓜事發即死
隋煬帝謀討高麗發民夫運米集下於是貧人

爲盜知世郎剽掠齊濟避征役者多歸之劉霸
道竇建德等相繼爲亂
唐懿宗咸通九年初南詔陷安南敕徐泗募兵
二千赴援分八百人戍桂州初約三年一代至
是戍桂州六年屢求代還徐泗觀察使崔彥曾
性嚴刻請令更留一年戍卒怒殺都料叛官龐勛
爲主劫庫兵北還部道中使赦其罪部送歸徐
招集亡命陷宿州滁州破魚臺等縣據淮口漕
驛路絕分將南寇舒廬北侵沂海破沭陽下蔡



烏江巢縣大掠泗州圍壽州掠諸道貢獻商貨
稱天冊將軍自九年七月作亂至明年八月平
唐末之亂始此胡寅曰徐卒所以叛者爲彥曾
失信而已彥曾所以失信者爲軍帑空虛而已
自宣宗末年諸鎮相繼逐帥而叛言事者謂藩
鎮減削衣糧以充貢獻所致
寶應中租庸使元載言江淮雖經荒亂視諸道
終爲富實乃籍八年租調之違負者畢徵而擇
豪敢吏爲縣令均之民不問逋負有無察民有

粟帛者籍所有中分之謂之白著盗賊大起

僖宗乾符元年濮州人王仙芝起於長垣宛朐人黄巢少與仙芝販私鹽爲事屢舉進士不第遂爲盗應之横行山東七年廣明之元年巢陷東都留守劉允章迎謁張承範等將京師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賂宦官竄名軍籍遝勢使氣出征僱人代行不能操兵至潼關絕糧賊自潼關入長安稱齊帝

周世宗時竇儼請令盗賊自相糾告以所告資



產之半賞之

後梁時吳禁民私畜兵器盗賊益繁盧樞言宜團結民兵自衛鄉里

韓愈言召募土豪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

熙寧初王安石變募兵而行保甲三年十家爲一保選一人爲保長五十家爲一大保一大保長十大保爲一都保有都保正又一人爲之副

主客户兩丁以上選一人爲保丁每一大保夜輪五人警盗既行之畿甸遂行之五路以達於天下時則以捕盗賊相保任四年始詔畿內隸習武事農隙所隸官試騎步射第一等保明以聞天子親閲試之命以官都副保正武藝不及等能勸誘丁壯習藝捕盗最多官以聞其恩視第一等然使習武未番上也五年會布言保户願分番隸廵檢司於是十日一更月給口糧薪菜錢分番廵警



岳飛討楊太用太黨黄佐諭令歸湖中覘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以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離其腹心使孤立而王師乘之八日之內悉俘諸酋湖湘遂平

康熙四年九月總漕林疏稱案准部文道路村莊被盗失事知府提鎮例不議及

康熙三年正月禮科給事中李唐喬疏見行事例地方失盗自督提以及防捕皆次第分别議罪而緝賊不獲復與錢糧不完例處分弭盗之

令不謂不嚴近見直省各處猶有畏
功令之森嚴行脫卸之巧計者以强諱竊以有諱
無初爲各官飾一時之罪戾究爲地方貽無窮
之隱憂
兵部疏曰凡有盜案如有以强諱竊以有諱無
該督撫復行隱諱不參者從重議處奉
旨依議
廣東道御史李秀疏曰查現行定例諱盜止嚴
州縣夫州縣諱盜不報以欺上司者部議照例



革職督撫提鎮諱盜不報部中從未議及
兵部疏曰凡諱盜不報州縣官革職其專汛武
職照文職例革職至文職該管道府同知武職
兼轄知而隱匿降二級調用督撫提鎮徇情隱
諱不行查明糾參降一級照舊管事奉
旨依議

緝逃

康熙元年十二月兵科右給事中趙之符疏曰
州縣希圖邀叙往往將地方無干之人或以土
棍因仇誣陷或以蠹役乘隙索詐不爲審問明
白竟行申解到部遍查旗檔無名可稽督捕則
懸坐以入官州縣則按名而記檔
康熙五年五月督捕題查例州縣官若查解逃
人十五名加一級三十名不論俸滿即陞知府
直隸知州所屬地方三十名加一級六十名即
陞道官所屬地方四十五名加一級九十名即



陞其都司守備照州縣例參將遊擊照知府例
副將照道官例在案
康熙五年七月督捕題查如有同知通判自行
拿獲照例查叙
康熙二年四月刑科給事中查培繼疏曰
朝
廷特設督捕衙門凡人口逃亡必投遞逃牌以
爲據蓋投遞逃牌則姓名在官後來緝獲真僞
易辨惟有果係逃僕不遞逃牌者一被獲容門則

斷僕歸主主責二十七鞭毋見督捕衙門以主僕相爭之案移送刑部審理或無記檔可憑或無逃牌足據在主則專藉証口以爲信在僕則堅稱被証以呼冤司讞者不得不據証口以折斷照例鞭主斷歸其僕往往主則甘心而僕不心服臣請

皇上再申逃牌之限除隨征遠調日後逃亡者隨逃隨遞未限月日外其畿輔內外庄屯地方如從前有人口逃去或在庄屯私逃庄頭徇縱悉



限三個月內責令各旂傳示佐領及撥什庫庄頭互相覺察確開逃人來歷姓名與逃亡年月日期併開明從前所以未遞逃牌情節赴督捕遞牌子督捕須移查原檔姓名如果相同卽與註明或原檔無名亦須窮究詳確方許補遞凡限內遞過逃牌者被獲之日質對相符卽斷歸原主如限內不遞逃牌雖有干証槩不准理則逃案既清逃人無所展辯主僕不必紛爭

康熙四年五月山西巡撫楊熙疏曰凡首解逃人到部必有旗主可給者方是真正逃人若部檔無名無主識認者向令其遊旗認主至遊旗認主尚恐其有冒認之弊況今竟不遊旗認主而令卽入官乎

康熙四年二月和碩安親王疏曰本年正月

上諭兵部督捕衙門向因滿洲家僕逃走者多故嚴定窩逃之法將逃人逃一次二次者面上刺字逃三次者處死窩主責刺入官兩鄰十家長甲方等流徙今聞各地方奸棍結黨肆行詐



害淑譽或有指稱逃人赴部報信及提解來京審係全虛者或有指稱某家窩逃審虛復又扳指別家者或有逃檔無名復改易姓名云某人卽係某人者或有自稱逃人解至部中無人識認者甚至有棍徒在地方犯罪潛逃來京旋投旗下希圖免死者地方官拿獲重犯因其証稱逃人不敢加刑遷延漏網者解役逃人結黨沿途搶掠騷擾村庄肆行無忌者有地方官唆令逃人指扳富室巧行嚇詐者欽此會議得或有

自稱逃人解至部中無人識認者仍行入官若
地方棍徒因讐誣首良民爲逃人審虛將原告
照光棍例治罪解役逃人結黨沿途搶掠騷擾
村庄者俱照光棍例治罪地方官唆令逃人指
扳富室巧行嚇詐者革職拿問
和碩康親王疏曰臣等再議得首告某家窩隱
逃人提至審虛若係報讐誣扳無分旗下民人
俱照光棍例治罪其地方官解到逃人扳指某
家係窩家提至審虛者應枷號三個月鞭一百



復又扳指別家將所扳之家提至審虛將逃人
照光棍例治罪奉
旨地方官解到逃人扳指某家係窩家提至審虛
如又扳指別家不准行餘依議
康熙四年四月江西總督張朝璘疏曰前奉
旨今後拏獲逃人止將逃人解督捕衙門問明窩
家將逃人供出之人行文地方官提解來京審
問若逃人供出之窩主涉虛又改供混扳別人
着將逃人于舊例加等治罪但逃人萬一將不

相干之人妄爲扳報部中不得不據以行提及
至到部之日審明無辜而長途往返此人之身
家性命已不可復問矣逃人定例坐末尾一家
拿着之處即其窩家又逃人自行投首并窩家
自行出首者止解逃人窩家俱免此俱有定例
可援何必逃人到部自供
康熙四年正月兵部督捕疏曰竊惟臣衙門之
設專以緝獲逃人而近有奸民首告之狀紛然
叠庭及至提審多屬子虛或云原係傳聞未經



目睹旣章原非實報逃人止欲借端打詐挾仇
報復奉
旨若將被告干証提來質審不但牽連多人且往
來提解甚苦以後有首告逃人在某處某家者
將首告之人拿送地方官照此處發去戶供止
將窩隱之人令出質問若有逃人拿解若無逃
人或于伊原首人外牽引他人着不准將原告
拿解爾衙門加等從重治罪
康熙三年八月吏部題督捕定例凡逃人[illegible]

牽連人等行文地方官提解因其不到行催一
次如再不到者等候二月該管官革職



馬政

周人因井田制軍賦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戎馬四萬匹平時則官給芻牧有警則民供調發然而在天子之都諸侯之國士大夫之家未嘗不自畜馬如周禮天子十有二閑養之于官林騶曰馬政之說古今凡幾變以官民遍牧者周也

漢始命太僕專司馬政在官則京師有天子六



廐在民則于內郡勸民養馬有一匹者居閒免三人之算有事當三人之卒邊塞縱民畜牧烏氏馬數千羣橋姚致馬千匹時內郡則所而成羣邊郡則三十六苑分置西北武帝既數出師馬大耗乃令封君而下至三百石吏以次出馬則內郡庶民之有馬者欲望復卒難矣又令民畜邊者從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其息什一則邊郡之欲畜畜牧者難矣又匿馬者有罪內郡不足籍民馬以補車騎邊郡不足發酒泉騶騋以

頁糧食出玉門關輪臺之悔始修馬令
唐之初起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匹於涇渭徙之隴右令太僕張萬歲領之自貞觀至麟德中四十年有馬七十餘萬匹置八坊岐幽涇寧間地廣千里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八坊之馬為四十八監而馬多地狹又析八監列布河西豐野若天子御馬之制則尚乘左右六閑為祥麟鳳苑二廄後禁中又增置飛龍廄開元初國馬既耗以空名



告身易馬率三十匹與一游擊將軍以王毛仲領內外閑廄馬稍稍復始二十四萬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突厥款塞玄宗厚撫之歲許互市以金帛市馬於河東朔方秦漢以來唐馬最盛
唐府兵當給馬者官予其直市之每匹予錢二萬五千刺史折衝果毅歲閱不任戰事者鬻之以其錢更市
宋朝馬政畜於監牧曰官馬散於編戶曰戶馬
神宗熙寧中文彥博言漢唐之盛苑監實繁祖宗以來修舉甚至七八十年蒐補取用源源不絕近時議者多不深究本末熟詳利害乃欲賦牧地與農民斂其租課散國馬與編戶責其孳息而王安石持論益堅遂詔開封府界保甲願牧馬者聽以陝西所市馬給之曾布等承詔上其條約凡五路義勇保甲願養馬者戶一匹物力高願養二匹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令自市馬哲宗罷之復廢監百姓如舜重頁市於邊郡曰戎馬仁宗嘉祐中置買馬司



神宗元豐中復命呂大防經制邊郡之可市馬者郭茂恂言專以茶市馬而併茶馬為一司雅州名山茶為易馬用而蕃馬至者愈衆
丘濬言古今馬政漢人牧於民而用于官唐人牧於官而給于民宋朝始則[illegible]之在官後則畜之于民又其後則市之外[illegible]朝則兼用前代之制在內地則散之於民即宋人戶馬之令也直隸江南山東河南者是邊地則牧之于官即唐人監牧之制也山西陝西遼東者是而陝西茶

馬司四四川茶馬司　以茶易馬設官掌之非
宋之市于外番者乎
太僕志曰苑馬之政不舉則邊馬不足太僕不
領內廐則內馬無節明御馬監二十四內廐太
監掌之備乘輿之用後或取諸太僕而內廐爲
徒設冒濫草糧初都金陵滁州設太僕寺都于
北又設于京師兩淮及江左馬政屬南順天等
府山東河南屬北山西陜西遼東設行太僕寺
苑馬寺凡三處內地則民牧以給京師之用外



地則官牧以給邊方之用
大清律例太僕寺所屬十四牧監九十八羣專
一提調牧養孳生馬騾驢牛其養戶俱近京民
人或十戶五戶共養一匹若人戶不用心孳牧
致有虧欠倒死者令買補還官每歲將上年所
生馬駒起解赴京調撥本寺凡馬戶羣頭管領
騍馬百疋爲一羣每年孳生駒百匹止八十者
笞五十七十疋者杖六十太僕寺少卿二員一
巡視京營及各邊騎操馬匹一巡視順天府所

屬寄牧馬匹
康熙三年十二月兵部疏言查順治八年七月
內題定凡內外各營馬匹倒斃賠椿銀一年倒
斃者本兵賠椿七兩令隊二兩本管官一兩本
兵責二十板以次遞減十年以後椿銀免追如
對陣追賊損失者免追其各營官兵朋扣每月
官扣三錢馬兵一錢步戰兵五分守兵三分以
上二項銀兩俱存貯本處以備買補缺額馬匹
如各營朋銀不敷及不係產馬地方即赴部請



領兵部如數給發今再議得廣東西福建雲貴
四川江浙江西湖廣等省減半定爲五年賠椿
俱免責直隸山東河南山陜係陸路又近產馬
之地容易喂養定爲八年賠椿亦免責奉
旨廣東等十省着三年賠椿直隸山東等五省着
五年賠椿
康熙四年七月兵部覆廣督盧稱朋扣一項爲
買馬修船之用雖從節省起見但粵兵調剿無
休置器辦械艱苦伏乞免其朋扣奉

旨着照該督所請行

康熙五年四月靖南王耿疏稱臣旗官兵倒不朋扣

康熙三年三月兵部疏曰該臣等據巡視茶馬孫疏稱西莊洮河四月所中茶馬撥發河南四川陝西山西四省及湖廣北各營驛騎征之需將朋椿站銀扣充兵餉遵行已久今各省或稱動銀買補或稱官兵正在征勦不暇但臣所易之馬原供數省營驛之缺今臣差已逾半載而各省關領無期



吏部疏曰該臣等議得陝督白疏稱苑馬寺卿與主簿各監正裁汰惟管馬政同知未嘗言及查康熙二年六月內户部具題將苑馬寺卿主簿各監俱應裁去等因臣部伏准在案並未裁同知今議督管馬政同知為平凉府同知專管鹽茶等事等語相應如該督所請可也奉

旨依議

驛傳

古者候人修路館人戒垣塘燎人具膏燭遣人掌委積

唐初驛馬有收田明初馬遞止以飛報軍情所大止以遞運上供物料給邊錢糧大臣以禮致仕方准馳驛撫按欽差行部始給脚力

該科臣題准分發撫按等衙門勘合不過二十五道總兵等官不過四五道然事屬獨司必關書吏之手每印發時輙額外多印盜賣一紙又



火牌之設專為飛報聲息爪探賊情唯兵部與各邊總鎮得用之止一人一馬給與飯食今部中輕給多填夫馬廪糧洪武時定品官行李皆有觔數今承舍大包往往厭損馬匹前站者率積慣走差之人旱驛一到額外索常例馬匹折乾水驛官船一到索提縴馬趕夫錢

康熙三年四月兵部左侍郎石疏曰各省藩鎮將軍督撫提鎮賞奏人員原未定額任意差遣以致驛遞倒斃至極

兵部疏月嗣後各驛遞馬匹錢糧該管道府不時嚴加稽察務期足額廿臕用該管州縣印信印烙以杜僱殛之弊其錢糧按時支給不許掯勒短少仍將給發月日季報臣部查核再查以前驛遞不即應付遲誤者止議處州縣驛丞官員不議處府道官員以後驛遞不即應付遲誤緊急軍機者該督撫即將該管道府州縣各官題參議處至各藩及將軍督撫提鎮責奏人員嗣後如遇緊急塘報軍機應聽酌量差遣員役外其責奏人員各藩鎮馬不過五匹公將軍督撫提鎮馬止許三匹總兵鹽院止許二匹奉

旨依議

康熙四年三月奉

上諭諭兵部近聞在外督撫提鎮司道各衙門多給吏胥衙役家人私票經過驛站威逼官役不令銷算以後除兵部火牌勘合外其文武各衙門給與私票者槩行禁止

康熙四年三月兵科給事中徐惺疏曰臣查每



驛額設驛馬六十餘匹不等每匹歲支工料約四十餘兩遞夫額設二百餘名不等每名歲支工食十二兩一驛工料合計不下萬有餘金其馬匹倒斃則有糧僉一項買補此外絲毫不得添擾民間然前此站銀各縣額編者較少外屬協濟者居多既各痛癢無關宜乎支解不繼今所隷道府將各屬協濟責解該府貯庫欲該驛具領名爲預徵在庫按季給發實則入有添秤等項出有每兩扣頭以致不肖有司互相扣剋以致額設錢糧竟歸烏有草豆價值不能依限借名協濟不前額設不敷值有差使即派里民僱覔值有倒斃即着里民買補近雖協濟立有考成究竟非若京邊錢糧實爲嚴切合無將各縣應需工料若干即于該縣條銀內照數按期動支其原派各屬協濟名色盡行裁去總入該縣京邊考成一併解部則一轉移間各屬自不膜視而喂養始有實用

兵部疏曰以本處正項錢糧作本處驛站支用

他處協濟銀兩改為正項解部似屬可行奉
旨依議
康熙四年七月兵部疏稱駐防官兵往來水路給船隻陸路給車輛並經過官員給勘合者止用驛遞夫馬俱不許擅用民夫屢經奉
旨嚴禁嗣後除大兵應用夫役地方官計算確數用價僱覓事完報銷其尋常兵馬往來與經過地方官員有擅用民夫者各該督撫指參
康熙四年五月河南巡撫張自德疏曰部覆



俞允將閩廣江浙等五省差使原由東路者照舊分歸東路今撫臣周有德以山東水陸交沖縴夫苦累復請以江西廣東改由河南山東縴夫不過動以一時而中州河夫則盈千盈萬經年累月矣東道雖沖不過五省往來而河南除六省官兵往來住飼外解馬解餉多由河南用車用夫動需千百豫民困憊不但豫民知之
兵部疏曰查驛圖所開程途里數江廣二省必由江南廬鳳二府直達山東兗州府至京其由河南路近四百十里且前直撫王登聯條議疏內差使禁止枉道奉
旨遵行在案今江廣二省差使枉道應照前旨遵行奉
旨依議
康熙五年四月兵部疏稱驛設錢糧河南歲支二十一萬四千三百兩零山東歲支二十九萬三千二百兩零又水驛縴夫歲銷編剩等銀一萬餘兩山東比河南每年多九萬餘兩

司馬法曰兵不雜則不利長兵以衛短兵以守
又曰弓矢禦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當長以衛
短短以捄長
丘濬言漢郡國則有庫兵以笇賦爲之或置工
官與鐵官於産鐵之郡京師則有武庫令掌於
中尉而天子又有若盧考工室以藏兵器
唐謝爲武都守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發無不
勝陳球守零陵弦大木爲弓羽矛爲矢引機發



之遠射千步
唐初置軍器監後并入少監開元初以軍器使
爲監領弩甲二坊
唐李光弼作礮飛巨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
宋真宗時石歸宋進木羽弩箭以木爲幹爲翎
長尺餘入甲則幹去而箭留
宋神宗置軍器監凡産材州置都作院天下知
軍器利害者聽詣監陳述
元西域人亦思馬從攻襄陽相地勢置礮重百
五十斤機發聲震天地所擊無不摧陷世因目
曰襄陽礮
丘濬言唐鄧山居者毒藥漬矢射獸謂之毛胡
盧元末用其人爲兵立毛胡盧萬户府廣西猺
獞所用弩矢傅藥尤毒說者謂西北地寒恐藥
性不行然耿恭爲戊巳校尉在金浦城以毒藥
傅矢豈非冱寒地耶
丘濬言宋太祖時始有火箭真宗時始有火球
之名今之火藥用硝石硫黃柳炭爲之硫黃自



舶上來唐以前海島未通自古中國所謂礮者
用機運石而飛之致遠近世以火藥實銅鐵器
中亦謂之礮近有神機火鎗者用鐵爲矢鏃以
火發之可至百步之外聲聞而矢即至永樂時
征交趾得之立神機營在內命大將總神機營
在邊命內官監神機鎗
朔漠有硝無黃東倭有黃無硝兩廣川貴亦間
有其一唯中國兼而有之法疏航海故倭亦以
鳥銃爲長技明太祖平羣兇之後火器收之內

樓庫言不輕泄也



舟師

丘濬言考齊世家太公會舟楫于孟津則舟師始自武王也舟師可以進戰之處東南之師趨三齊者自淮入泗而止劉裕伐南燕舟至下邳是也趨河北者自汴入河而止桓溫伐燕至枋頭是也趨關中者自河而入渭至長安王鎮惡以蒙衝小艦至渭橋是也舟師可以守之處塞建平之口使自三峽者不得下此王濬伐吳楊素伐陳之路也據武昌之要使自漢水者不得進此何尚之所謂津要根本之地也守采石之險使自合肥者不得渡蓋韓擒虎皆因以滅陳也防瓜步之津使自盱眙者不得至蓋魏大武欲道此以寇宋也

漢武帝時有樓船有戈船有下瀨有橫海擊南粵抹東甌用江淮會稽樓船滅朝鮮用齊樓船又開昆明池以習水戰

周瑜與劉備禦曹操于赤壁瑜部將黃蓋取蒙衝鬪艦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中江舉帆同時

發火火烈風猛燒盡北船操軍敗退此古人焚
敵舟之法

宋太祖乾德初鑿池習戰于京城之南迄真宗
朝不輟





# 秋官門

## 刑律

雲間周　綸慶晉輯

禮記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
子盡心焉

敎笞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捐于國誅伐不可
偃於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順耳 司馬遷律書

有虞氏之時畫衣冠异章服以爲戮而民弗之
犯

周禮秋官司寇帥屬掌邦禁刑新國用輕典平
國用中典亂國用重典

周懸法象魏未有律書也魏李悝造法經六篇
商君受之以相秦蕭何加爲九章曹魏劉劭又
衍漢律爲十八篇晉賈充又參魏律爲二十篇
唐長孫無忌等又擇漢魏晉可行者定爲十二
篇宋因唐律令格式隨時損益則有編敕神宗
以律不足周事情凡律所不載一斷以勅乃更

其目曰勑令格式而律恒存乎勑之外曰禁於未然之謂勑禁於已然之謂令設於此以待彼之謂格使彼效之之謂式其目愈繁而一準於唐以定律

晋文公反國李離爲大理殺不辜自繫曰臣之罪當死

鄭人鑄刑書於鼎以爲國之常法叔向詒子產書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



晋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

漢高約法三章蕭何更定律九篇而已文景刑措不用歷魏而晋至二萬六千餘條民無所措手足唐及五代止用律令國初加以注疏令編勑續降動若牛毛人之耳目所不能周思慮所不能照而法病矣蘇軾論刑政疏

孝文時罪白者伏其誅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天下斷獄四百貢禹除贖罪法疏

漢郭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不逆詐君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

漢景帝中六年詔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

漢武徵發煩數窮民犯法於是進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禁網寖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



漢宣時鄭昌疏言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姦吏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也

漢元帝初詔曰今律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其議律令可蠲除者條奏惟是便安百姓而已

漢元成之世奇請它比日益滋多奇請謂常文之外別有所請以定罪也它比謂引它類以比附之不主正律也分破律條妄生端緒舞弄文法巧詆文致意所欲生即援輕比意欲其死即

引重例

光武時羣臣言宜增科禁杜林奏曰周之五刑不過三千大漢初興破矩為圜斵雕為樸更立疏綱人懷寬德及至其後吹毛索疵果桃菜茹之饋集以成贓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為弊彌深

漢之後去笞而獨用髡減死罪一等即止于髡鉗進髡鉗一等即入於死隋唐以來始制五刑曰笞杖徒流死



隋煬帝以高祖末年法令峻刻詔牛弘等造大業律十八篇頒行之民久厭嚴刻喜於寬政後征役繁興有司臨時迫脅以求濟事不復用律令矣

隋定律令置十惡之條

唐因隋制高祖入京師約法十二條後詔裴寂等更撰律令太宗即位詔長孫無忌房玄齡等復定高宗時又詔長孫無忌等增損格勅其曹司常務曰留司格頒之天下曰散分格武后有垂拱格玄宗有開元格

唐太宗曰以死刑至重故令三覆奏欲思之詳熟也

張說曰刑不上大夫為其近於君且所以養廉恥也故士可殺不可辱

武后時法官競為深酷唯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人曰遇來侯必死遇徐杜必生有功嘗曰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太后默然



宋太宗慮大理刑部吏舞文巧詆置審刑院於禁中以李昌齡知院事置詳議官六員凡獄上奏先達院印訖付大理刑部斷覆以聞乃下院詳議申覆裁決訖以付中書省行之其未允者宰相覆以聞

宋神宗因王安石議疑學者多不通律意設刑法科許有官無贓罪者試律令大義通曉者補刑法官

宋趙冬曦謂立法貴乎人盡知何必飾其文義

簡其科條請直書其事毋假文飾

元時法制不一有司無所遵守英宗命完顏納丹曹伯啓等纂集累朝格例而損益之凡二千五百三十九條名大元通制

明洪武六年命刑部尚書劉惟謙等定律近代比例之繁姦吏可資以出入者咸痛革之合六百六條分十三卷後復定爲吏戶禮兵刑工六類析十八篇以爲二十九約六百六十條以爲四百六十卷三十



丘濬言法者祖宗所制百世之典例者臣僚所建一時之宜法所不載而後用例可也

周禮孟夏出輕繫休夏挺重囚此熱審之始

宋詔獄本以糾大奸慝故事不常見蓋其始本由柄國之臣藉此以威縉紳朋黨之禍遂起流毒不已紹聖間章惇蔡卞用事最後起同文館獄將悉誅元祐舊臣

明登聞鼓揆詞即古設肺石以達窮民之制

明廠衛每獲一犯即紀一功遂使市井無賴參假躡官階與凡無功欲冒有功之賞不免以無辜致之有罪之地

康熙元年正月刑科給事中俞之琰疏曰竊見今年朝審諸囚凡鬪毆殺人者以原無夙仇槩入矜疑後奉

特旨駁正始行正法查律令所載凡殺人係造謀設意情重故斬係一時忿毆情輕故絞是立法之時已定差等若謂原無夙仇于絞罪之中欲更求遞減是生者倖免死者含冤非法之平也



康熙四年四月安徽廵撫張疏曰律稱說事過錢者減受錢人二等罪止杖一百徒三年新例議改與受錢人同罪但今衙役犯贓一兩以上流徙至一百二十兩擬辟設若常人而與衙役過贓一兩便擬流徙過贓一百二十兩即罝之死地是說事過錢之罪反重于詐欺取財之罪矣

康熙元年三月吏科給事中朱訓詁疏曰臣見刑部諸臣審事未必得情而口供復不全錄其

爲弊最大比例未必當罪看語又無確據其居
心太欺每専用雖如彼但如此游移之詞而不
定斷其當否
康熙三年四月廣東道御史李秀疏曰在外督
撫成招在内刑部定案罪自繯首以上必三法
司核議今臣每見法司衙門一閙會議僧其承
問出論多有參差及至成招看語仍然照舊依
樣畫題
刑部疏曰查順治十二年十月十八日



上諭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事不同審擬不商議豈
能得平以后核議死罪在京者爾等堂上各官
面同研審在外題奏者各將原招詳察明白面
同議覆欽遵在案奉行已久且會同核議事件
情罪未協者亦曾另出看語具題
康熙五年七月福建許疏稱推官承問招案例
每年造册具題考核
康熙四年三月刑部尚書龔鼎孳疏曰查大清
律開載若斷罪失于入者各減三等失于出者
各減五等則是失出之罪原輕于失入也
刑部疏曰查承問各官審擬一切事件擬罪稍
輕引律稍有未協遺漏等項臣部將案内查明
非係果實徇私免其究參即行改正可也奉
旨依議
康熙四年八月雲南巡撫袁懋功疏曰舊例定
讞之後有朝審熱審秋審而一經會訊又分應
決應緩矜疑
康熙三年九月安撫張疏稱六月停刑定有成



例
康熙四年三月奉
赦詔以後除叛逆强盜等即應立決外其律中所
載凡應監候秋後處決者仍着照例行
康熙三年六月刑部覆工科徐疏曰查順治十
八年三月奉
上諭官員仍聽折贖小民應杖的決示懲請
勅督撫不時稽察如有借名倫賑罰穀肥私即指
名糾參奉

旨依議
康熙元年正月御史何可化疏曰鼓狀通狀原
爲百姓伸冤理枉凡在內三法司所未結在外
督撫未經審明不得遽行控告法至善也
吏科都給事中嚴沆疏曰我
皇上慮下情壅于上聞復于通政司登聞衙門之
外又許叩閽以宣達民隱



恤刑

今世之用刑重于三代顧未能輕也則恤之而
已矣祖宗之恤刑可謂至矣以恤刑之仁行制
刑之仁重失入之坐厚雪冤之賞 葉適國本下

論用刑

五教在寬著之經典湯去三面八方歸仁武王
入殷先去炮烙之刑高祖鑒秦唯定三章之法
孝文感一緹縈蠲除肉刑夫明哲之君網漏吞
舟之魚然後三光明于上人物悅於下言之若



迂其效甚近懇懇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姦未
若禮賢舜舉皋陶不仁者遠隨會爲政晉盜奔
秦 張敞奏記王暢

崔仁師曰治獄當以平恕爲本豈可自規免罪
知其冤而不爲伸

元成宗時陳天祥疏曰盜賊之起各有所因除
歲凶誘之天時厚斂煩刑皆足致盜中間保護
滋長之者赦令是也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
幸

康熙三年二月廣東道御史李秀疏曰前會議
實錄見載有恤刑一欵合無請照定例差遣廉
幹官員分行直省細閱招情詳加審鞫



石樓臆編

冬官門

雲間周　綸慶承輯

河道

舜命益作虞以掌山澤周有川澤之禁秦漢以
來有都水之職武帝時尤重之于是又有左右
使者居其事者莫不明于禹貢之學故劉向以
治書爲三輔都尉平當以明禹貢領護河堤於
魏則有都尉水衡之號晉宋齊皆曰都水臺或



爲水衡令梁天監中始改曰太舟卿主治舟航
河隄隋唐爲都水使者或改曰監

治河不從雍冀孟津懷衛引爲陂堰鑿爲溝渠
以廣其利而分其勢乃從徐沛下流浚其淤土
厚其隄防則愈浚而愈淤愈築而愈潰

河原自吐蕃西鄙之星宿海東三千餘里至崑
崙又三千餘里至積石禹導河始此禹後無水
患者七百餘年周定王五年河南徙砱礫漢文
時河決酸棗（今延津縣）東南流經封丘入長垣縣至

東昌府濮州張秋入海其後宣房之築二渠道河北行復禹古迹其後又疏屯氏諸河(今衛河)復播爲八東北入海八十年無水患成帝時屯氏河塞又決于館陶及東郡(今東昌府)分流於博州(今聊城縣)後又決平原(今德州)決渤海(今景州滄州武定州)決清河(今廣平府清河縣及真定等縣皆是)決信都(今冀定冀深州地)皆東北青冀之境達海自東漢歷魏晉隋唐以及宋初並鮮河患宋仁宗至和間河始決大名神宗熙寧初始決于澶州曹林(今開州地)北流斷絕河道南徙



東匯于梁山濼(在東平州西)分爲二派一入南清河入于淮(在今淮安清河縣即泗水下流發源泰安州經徐邳南流入淮)一合北清河入於海(即濟水故道自兗州東北流經濟南府長清濟陽武定濱蒲霑利津等州縣入海)是時淮僅受河之少半耳金時河始自開封北衛州決入渦河以合于淮明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之黑羊山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南行至項城經潁州潁上縣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於淮而故道遂淤永樂九年遣徐亨等復疏入故道運河原不用黃河之水唯用洸汶沂泗諸水足以濟之渡淮而西皆是清水故名清河正統十三年黃河決入運河衝潰張秋之沙灣濟汶諸水皆從之入海而會通河遂淤景泰四年命徐有貞塞之乃分流自蘭陽東至徐入于漕河以疏殺之而黃河始來然亦小小與清水合流清水七分黃水三分並入於淮至正德六年水勢方盛行浸漫而衝洗迄矣先是黃河未衝之時清河故道皆狹故易充然亦有淺沿河設淺鋪後而黃河水大來益自淮達濟由會通而上一路隄防只恐黃河之水衝入爲漕河之害今徐州二洪以下向反用黃河之水而忘其故及水不來則用工挑濬以引之



中州濱河之區全河建瓴而下秋水時至方數千里之水無一溝一澮爲之停蓄以故頻受其患若乃鄴之漳水南陽鉗盧陂昔人率用以廣灌溉宋于河北諸州水所積處興堰六百里置二閘引定水灌田關中引涇通渭舊有鄭國渠白渠諸跡可尋并州西南蒲汾若沁盡可引爲

農田用

漢哀帝初平當奏宜博求能濬川疏河者賈讓言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兒啼而塞其口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善爲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各以自利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則河定民安此謂上策若乃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此謂中策若乃繕



完故堤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取下策

疏其下流求其入海之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澁則終虞上決　歐陽修論修河第三狀

禹治河至兗州分爲九道以殺其勢其間相去二百里徒駭是河之本道最北鬲津最南齊桓擅一時之利遏河行徒駭因以八河之地充樹藝立城邑下流始遏溢爲患

若不爲餉道計而徒欲去河之害以復禹故道則從河南銅瓦箱一決之使東趨東海則河南徐邳永絕河患是居高屋建瓴水也而可乎故九河故道必不可復者爲餉道也而非難復也

黃河自宿遷而下河博而流迅宜縱之必勿隄宿遷而上河窄而流舒宜束之亟隄可也徐邳水高而岸平泛溢之患在上宜築隄以制其上河南水平而岸高衝刷之患在下宜捲埽以制其下

黃河患不在徐邳必在河南嘉靖以前河經河



南竟莫支吾適天幸河併行徐邳而後息大患今若復河南之故道豈惟人力不勝即勝之是又移徐邳之患於河南而又生二洪乾涸沮運之患也

丘瓊山嘗論周以前河勢自西而東而之北漢以後河勢自西而東而之南又謂自宋以前河自入海尚能爲並河州郡之害況今河淮合一考之前代傳記黃河徙決于夏月者十之六七秋月者十之四五冬月蓋無幾焉夫以數千里

之黄河秋五六月之霖潦乃僅以一淮受之欲
無潰難矣
漢興三十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于
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其後四十有餘年今天子
元光之中而河決于瓠子在大名府開州東南城南二十五里東南
注鉅野通於淮泗于是天子使汲黯鄭當時興
人徒塞之輙復壊時武安侯田蚡爲丞相其奉
邑食鄃鄃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鄃無水菑邑收
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

爲强塞于是天子久之不事復塞也
歐陽修論黄河已弃之故道自古難復亦未爲
定論但當順其性而利道之周用謂河之不安
其流由于所[illegible]之壊[illegible]塞之不修斯言誠爲確
論
宋真宗之在大名也詔調丁夫十五萬修黄河
王濟以勞民請徐圖之
初黄河歲調夫修築埽岸其[illegible]即役者輸免夫
熙寧間淮南科黄河夫夫錢十千富戶有及
六十夫者
河決大名館陶李仲昌請自澶州商胡河穿六
塔渠入横隴故道以披其勢富弼是其策詔發
三十萬丁修六塔河以回河道歐陽修三上疏
諫不可行帝不聽
李仲昌等塞商河北流入六塔河不能容復決
溺兵夫漂芻藁內侍劉恢奏河口乃趙征村于
國姓御名有嫌而大興鍤劚非便詔罷其役置
獄于澶以仲昌等違詔旨不俟秋冬塞北流致

決潰流仲昌于英州
弘治二年決荆隆口衝張秋五年復決荆隆口
潰黄陵崗堤趨張秋
正統十三年河決孫家渡全河從此南徙
河套東至山西偏頭關地界西至寧夏鎮地界
東西二千餘里南自邊墻北至黄河遠者八九
百里近者二三百里昔秦取其地募內郡貧民
充實其中漢武時復取之立朔方郡縣募民徙
者十萬口及山東大水徙其貧民於中者又七

千餘萬戶皆仰給縣官使者分護宋史稱地饒五穀

康熙二年六月工科左給事中徐惺疏曰隄防河决每年集夫辦料浮土築堤歷來沿河諸臣相沿已久但思採柳作埽者因順水而利用集石壘堤者亦因地以制宜經年累歲所費不貲採柳傭夫易于朽壞何如增修石堤之爲一勞永逸也



## 水利

古之爲吏境內者開鏡湖于會稽復漢陂于勾章則漢馬臻孔愉也捍錢塘而築之堤浚廣德而疏其監則唐白居易任侗也周因令奉化而濬靈濟陳渾令餘杭而開南湖陸明允疊龍潭之石李濬築陽陂之湖王濟剏梳斗門增置諸牐相繼全浙賴之

孫叔敖起芍陂則楚受其惠史起灌漳水于魏則鄴旁有稻粱之咏鄭國導涇水于秦則谷口



有禾黍之謠許景山復蕭何故堰則興元無荒瘠復爲膏腴趙尚寬修召信臣故渠則南陽瀉鹵變爲沃壤

馬援引洮水種秔稻而狄道並塞之民得以樂業虞詡復三郡激河浚渠爲屯田省內郡之費

蘇湖常鎮七郡中含太湖上受杭睦宣歙天目諸山之水而東漸于海自漢以來咸獲其利蓋古人順導之法上築溧陽之間分水銀林五堰以節其流使發源之水得以西决于蕪湖下疏

三江使積集之水得以東注於海故自吳江至華亭青龍合于三江之水雖有二百八十之逆而上流既迅大海之潮不得以障之也夫何唐末東南商販由宣歙以達兩浙病五堰艱阻而廢則金陵數郡之水不西入於蕪湖而東入於震澤矣至宋慶曆間李禹卿又于吳江堤太湖四十里爲漕而中截之使湖水不得以東下是五堰既開則來者愈迅湖堤既錮則去者復緩由是三江之水上不受湖流之衝而下有湖沙



之壅矣單鍔言自五堰以至湖堤猶之一身五堰則首荊溪則咽喉百瀆則心震澤則腹旁通太湖之衆瀆則脈絡諸竅吳江則足也今上有五堰之固下有江岸之阻是桎其首足塞其衆竅以沃其口則腹滿而中絕矣明永樂間夏原吉善言水利惜其不念厥本徒自崑山開下界里引吳以達劉家河而洩吳江北去之水自華亭開黃浦三泖以達范家浜而洩吳江南去之水湖堤之錮漫不加意正統間周忱修復三江復以湖沙淤積成田因循不舉豈知湖堤不去終非利導之原三江不復終非底定之本哉爲今之計五堰之復于正德者修其成可也其下委之勢當自吳江以決其堤自堤以決三江之壅使由華亭青龍顧會諸浦以入海其他疏淺之處若宜興之百瀆呂城之三堰崑山之至和塘咸復故道則水何患其不治哉

澱湖之西曰急水曰白水東曰小漕曰大瀝皆東江入海之故道也今諸港淺狹而東江遂湮



惟澱湖支流北入吳淞江耳吳淞江通塞無定夏原吉嘗浚夏駕浦北貫吳塘通劉家港以入海矣周忱嘗浚顧浦以通吳淞江入海矣然潮汐往來江流漸狹古人于沿海浚三十六浦以分三江之勢則入海之途多而水之流不滯也今則入海者惟茜涇七鴉白茆楊林入江者惟福山許浦而已

決去吳江灘漲使太湖積水直注瀉湖洩澱泖之水于黃浦洩崑山太倉諸水于劉河洩長蕩

荆溪諸水入于運河滑武進之水于孟瀆丹陽之九曲河丹徒之鐵甕港洩潤州之派之水入於大江夏駕吳淞江口並建一閘以時啓閉庶潮不倒注吳淞可保無虞

劉晏分官吏主丹陽湖禁止引溉自是河漕不涸

置五堰于溧陽開百瀆于宜興置斗門于江陰建千橋于吳江單鍔之大概也環湖卑下之地縱浦以通于江橫塘以分其勢堅厚隄岸以禦



湍悍必使塘浦高於江而田無所容水郟亶之大概也鍔之議詳于導水亶之見工于固田按禹跡大勢湖之下流莫要吳淞今得開吳淞與黃浦會則太湖不足瀉矣議者謂黃浦吳淞其勢相敵此盛則彼衰恐吳淞未必通而黃浦先湮非也

范家浜劉家港夏駕安亭諸處凡以達婁江導之海者而潮汐難退則壅滯爲可虞

黃浦即東江之別名劉河即婁江之舊跡併吳淞爲三江吳淞西連太湖東通大海江流迅駛唐以前未聞有水患吳江長堤一築俱自始失其利明初以來水患轉亟夏原吉乃專力於夏駕新洋一時大有所裨後新洋港水勢湍悍日就深濶而吳淞江之氣脈漸微矣夫江流汪緩既無以蕩滌潮沙而新洋夏駕倒注之潮復與東來之潮相會合合則停停則淤淤之旋塞有由然也

梁大通三年吳興告災遣王奕督率三郡丁闢



鑿泄時十郡流移草竊窺伺昭明太子上請止之時不可爲也然求逸者不吝其勞圖遠者不泥於近

明太祖渡江初即以康茂才爲營田使諭之曰比兵亂隄防頹圮民廢耕作命爾此職巡行水利之事俾高無患乾卑不病潦務以時蓄洩

霍韜言自真定至永平等處近邊境多山澗泉此人不知水利反以爲害

康熙五年正月福建道李疏曰漕河自淮安山

陽縣至江都邵伯鎮二百六十餘里河東有堤與河俱長即現在鳩工修補之漕堤也堤之東係高郵江都興化寶應泰州鹽城山陽各州縣民田地形低窪如在釜中全恃此堤護七邑居民障二百餘里河水水漲堤潰則糧艘有傾阻之虞居民有淹沒之患按河水去路原有舊制東可入海南可入江查淮南涇河開乃水入海之去路若將此開深挖兩岸增堤一逢水漲即行開放則浩漫之勢自減查瓜儀雖有各閘惟芒稻河開出水甚速乃泰州運鹽河入江之去路若將裏河開深數尺則水勢直注於江堤自不致潰決矣



織造

黃帝作冕垂旒充纊爲玄衣黃裳以象天地之正色旁觀翬翟草木之華乃染五采爲文章以表貴賤於是衮冕衣裳之制興帝嚳其動也時其服也士帝堯黃收純衣金銀珠玉不飾錦繡文綺不展布衣掩形鹿裘禦寒衣履不敝盡不更爲

周禮太宰以九式均節財用四曰羞服之式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七曰服貢內宰仲春詔后帥內外命婦始蠶於北郊以爲祭服節服氏衽三之服中節司裘掌爲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司服掌王之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

西漢車旗衣服與民無禁後漢孝明帝詔從歐陽夏侯二家所說制冕服乘輿刺繡文公卿以下織成文齊建武中明帝以織不重乃采畫爲之陳武帝即位曰天下初定務從節儉應用繡織成者並可彩畫陳桃根監豫州以上織成羅

文錦袱宣帝詔於雲龍門外焚之
晉武焚雉頭裘明皇於勵政初焚珠玉錦繡后
妃已下皆毋得服珠玉錦繡天下毋得采珠玉
織錦繡罷兩京織錦坊

蘆政

康熙三年六月工部覆工科徐蘆課照戶部田
畝酌量易知由单部覆應如所議蘆差每年酌
定坍漲增減刊刻由单通給洲戶並報部科仍
嚴飭州縣將洲書課皂洲頭汰革奉
旨依議

石樓臆編五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周綸撰綸字鷹垂松江華亭人康熙中官國子監學正是書分吏戶禮兵刑工六門中立五十九目自漢唐迄於本朝凡關六曹政事者俱類紀之於國朝以來章疏案牘亦頗有所徵引大旨以爲場屋對策之用然書生局於里閈凡官府故事未能明習掛漏殊多不足盡資考核也